
CUHK Libraries
003143054



萬人雜誌

（第二五四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五四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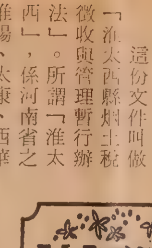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九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販毒並非新聞



八月份英國的「情報文摘」刊載美國聯邦麻醉品及危險藥品管理局長殷格索在國會的特別委員會的報告說：「自從中國內戰以來，中共就一直以毒品配合武裝鬬爭和心理作戰來對付其假想敵。」並且指出中共毒品外運的六條路綫，大陸有十七處秘密的種植鴉片地區（以雲南、貴州兩省爲主），台北有關當局還提供四十一處「國營農場」（種植鴉片）的名單；報告中又提及中共設有二十六個大工廠，加工鴉片、製造海洛英，由農業部、公安部、商業部、外貿部等機構負責販毒任務。

上述的報導已見本港各大報，對於那些以中共爲中國的左傾幼稚病者們，無疑的是晴天霹靂，當頭棒喝。可是，其中少數人，不管鐵證如山，仍懵然不信，竟反斥爲天方夜譚。其實中共販毒不打今日始，也不打國共內戰始，早在抗日戰爭期間已開始，口說無憑，試引中共文件爲證。

與日軍配合毒化同胞

這份文件叫做「淮太西縣烟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所謂「淮太西」，係河南省之淮陽、太康、西華三縣邊區，中共所建之縣區，隸屬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

這個「暫行辦法」第一條寫道：

「一、爲了加強對敵經濟鬬爭，減輕人民負擔，管制烟土出口，爭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據冀魯豫邊區政府稅收原則及本縣實際情況製定本辦法。」

話說的倒也冠冕堂皇，什麼「爲了加強對敵經濟鬬爭」，對敵鬬爭應該打擊日本人才對，現在販賣鴉片到淪陷區，吸鴉片者都是中國人，等於毒化同胞，加強日軍的佔領與統治。

據知當時日軍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淪陷區，爲了毒化同胞也實行鴉片公賣制，設立「禁烟局」，即負責抽烟土稅的機構，與中共互相配合。

讀者或問，中共爲什麼要採取販毒這種下策來斂財呢？原因也很簡單，當時國民政府只核准它擁有八路軍三萬人，新四軍一萬二千人，但中共爲了準備內戰，擴充武力，到抗戰末期已擴軍到一百二十萬人，試想以四萬二千人的經費如何維持一百二十萬大軍的費用？而當時中共割據的地方，多是窮山惡水的邊區，生產貧乏，當地人民自給都成困難，無論中共怎樣搜刮都榨不出油水，因此販賣鴉片成了唯一辦法。

蕭勁光負責販運鴉片

「西安晚報」（戰時西安市的報紙）詳細報導當時中共種植販運鴉片的情形。茲概述要點：

一、栽種區域，以陝北、晉北各綫爲主，「爲掩蔽耳目，所種之地多在距離交通大道較遠的偏僻處，尤其對我方接近地區尚未敢種。……在晉北方面爲河曲、保德、偏關……等九縣。……」在陝北則有保安、安塞、延長等縣。

二、掩飾的伎倆：「僞稱中央停發各軍抗日餉項，前方將士無法抗日，故下種大烟。」

三、民間種植抽稅比率：「水田烟收十分之五，旱田烟收十分之四……」

四、販運的路綫：「邊區保運商民鴉片，係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主持，每日繳邊區財政廳包運所一百二十萬元，每兩烟土收保運費九十元……。其運輸綫有二：①由邊區運至宜川、韓城；②由邊區運至耀縣、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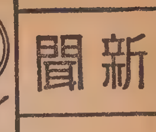
據一位當時身在延安的一個土共幹部回憶說，爲了討論種植販賣鴉片問題，黨內曾有很多人反對；毛澤東曾厲色厲聲的說，一個是賣鴉片，一個是再不向重慶投降，必須選擇其一。

主持保運鴉片烟的蕭勁光是毛澤東的同鄉，在瑞金時代曾因畏戰，生活腐化被判處五年徒刑，由他來主持販運鴉片，對中共說算是「深慶得人」了。

田中尼克遜完成了交易 十一億美元購得「諒解」

萬人傑

田中答應購買十一億美元美國貨，尼克遜對日本與中共建交表示「諒解」，這就是田中和尼克遜在檀香山兩天會談的結果。這一宗交易雖然完成，日本與中共建交仍有障碍，那就是中華民國的報復，以及可能導致自民黨內部的分裂。



檀島之會

美國總統尼克遜與日本首相田中檀島之會，舉行了兩天高峯會議，他們討論的有兩項主題：其一是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其二是美日貿易問題。

關於日本與中共建交，據說已獲得尼克遜同意，同時，田中並向美國保證，日本與中共建交，不影響太平洋防衛協定。

關於美日貿易問題，田中作了大幅度的讓步，答應立即買入美國貨十一億美元，並且先付款七億五千萬元。

這兩天的會議，算得是「收穫」甚大，兩個問題，都有了「圓滿」解決。可是，這兩個問題眞是圓滿解決了嗎？事實上並不如此。日本與中共建交，卽使眞的已獲得尼克遜諒解，並不表示這一項活動已登上坦途，單是日本自由民主黨本身，已顯得意見參商，是否能達成一致協議，目前尚在未知之數。

各派反對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爲了使他的對中共政策獲得全黨一致的支持，設立了一個專案小組性質的「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委員會」，由小坂善太郎任主席召集人。這小坂善太郎是著名親共分子，曾草擬了一項與中共建交的五原則，提出全體大會討論。由於該五項原則並沒提及「維持對台灣關係」，因此引起所有親中華民國的黨員一致不滿，紛紛提出反對，要求對該項原則加以修正，還有人提出要罷免小坂善太郎，迫得小坂只好宣佈休會，待田中首相與大平外相從檀島會議歸來後，再舉行會議，以謀解決。

右派黨員並曾提出，主張把這議案提交黨員大會公決。這提議反映在自民黨中，有很大數目的黨員反對田中盲目親共，否則右派就不會提出這麼一個建議，而這個建議也十分合理。不過，大平和三木等人一定極力阻止此事取決於黨員大會，否則他們的主張便無法達成了。

政策要「修正」

爲了自民黨政府內部有這矛盾存在，日本與中共建交仍有相當阻力。雖然田中角榮和周恩來對建交事都顯得急不及待，用盡一切方法促其早日實現，但如果田中角榮不能把內部的矛盾統一，就會使自民黨陷於分裂，這對他們極爲不利。

田中角榮是否會在這一情勢下讓步修改其與中共建交的政策，經「修正」後的政策——與中共建交，同時維持與國府的若干關係，是否爲周恩來所同意，大成疑問。

更難過的一關，恐怕是大平正芳、三木武夫。田中角榮之能壓倒福田赳夫，奪得首相寶座，因爲他得到大平、三木的支持，而大平、三木在自民黨內屬於實力派，因此在田中內閣中，他們的地位雖在田中之下，實際上田中卻是給他們牽着鼻子走，受他們支配和控制。大平和三木都是中共收買的馬仔，若他們不同意將對中共建交的政策「修正」，田中也不能獨斷獨行。

椎名悅三郎

田中角榮自檀島回國後，是否有辦法應付黨內的右派分子，目前尚難逆料，不過，自民黨這次因辯論與中共建交而產生的糾紛，表示了自民黨內部仍不乏有識之士，因此，日本與中共建交雖已得到美國「諒解」，仍有兩點值得注意的。

第一點是田中是否在黨內獲得一致的支持；第二點是台灣方面的反應。

黨內的問題，已如上述，對台灣方面，因爲經濟上的利益，田中也無法忽視。因此，在田中動身到北平之前，決定派出前日本外相椎名悅三郎到台北活動。

椎名是一位老練的談判代表，他以田中特使身份，將謁見蔣總統，但他的任務只是聆聽而不是談判，並在可能情形下，安撫台灣方面的憤怒情緒。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曾使台灣對美國不滿，但因爲美國保證繼續支持國府，同時，美國也沒有

太過份的行動，因此台北還可以勉強接受；但對日本的行動，反應較爲強烈。

多年來，台灣的國民黨與日本執政的自民黨，彼此一直保持一種近似家庭的感情。曾領導日本政府與經歷二次大戰的日本官僚，對蔣總統寬恕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放棄要求賠償，深表感激。但近年日本政界已有了重大變化，田中當選自民黨總裁，這個小伙子跟舊日的軍國主義分子沒什麼關係，對蔣總統也沒有感情。前任日本首相佐藤一直盡力阻止日本與台灣斷絕關係，但田中則認爲與台灣絕交是承認北平政權的不可避免的代價。

舊和約一旦廢棄

形勢如此，看來日本與中共建交是不可避免的事。日本最佳的外交藍圖當然是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後，繼續與台北方面保持商業上的往來，互派商業代表團，繼續其「政經分離」政策。

國府如果要維持目前的經濟成長，必須在政治上吃虧，繼續保持中日間的經濟關係；否則國府就要有壯士斷臂的精神，斬斷和日本的關係，採取強硬態度。

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雙方終止「戰爭狀態」，重新簽訂中（共）日和約，相對的，日本和國府一九五二年所簽訂的中日和約就自然失去效力，也即是說國府與日本又恢復了戰爭狀態，雙方處於敵對中。

根據國際法，凡處於敵對狀態任何一國的國民，在對方境內是不受任何保障的，包括財產在內。早些時台北的輿論反映了政府可能採取一項斷然措置，把在台日本人的財產沒收，並將日僑關進集中營中營，不許日本飛機、船隻使用台灣的機場和海域。

這一切行動都是合法的，不過國府要採取這些行動也不能無所顧慮。

強硬與柔軟

如果國府採取這種強硬行動，今後就不可能再由日本輸入重工業產品或其他物品，台灣的經濟將遭受很大打擊，人民生活水準也會大爲降低。在技術方面，台灣許多工業仍須依賴日本。同時，如國府以強硬態度對付日本，在國際上也容易招致一些國家的非議，得不到國際上的支持，和日本互相對立，可能兩敗俱傷，而中共卻坐收漁人之利。

強硬手段既然有所顧慮，因此有人主張國府應採取較柔軟的方法，把目光放長遠點，不再讓日本資本掌握了國家經濟命脈，首先須限制日資繼續投入，也限制台灣對日貿的投資，讓這些資本慢慢退出台灣市場。

工業發展方面須建立獨立的生產系統，開闢新的貿易市場，不再依賴日本的技術和原料的供應。雖然在短期內會遭遇若干困難，但以長遠目光看來，對國府仍是有利的。

國府爲了顧慮到人民生活，不能只顧體面，不理人民死活，這是國府在外交上的弱點；日本之不顧台灣而承認中共政權，也就是看出這個弱點。

得不償失

但日本和極權統治下的中共建交，並不見得就可以得到實際的利益。

首先，日本與中共簽訂新的和約時，中共極可能要求日本賠償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失，這當然不是一個小數目——周恩來雖然作過非正式表示，中共將不要求日本賠償，這不過是爭取日本建交的一種手段，到田中正式到北平與周恩來談判時，才可眞正獲知中共的意圖。

目前，日本在台灣每年賺取外滙約四億美元，和中共建交後，即使目前一段時間還能保持這利益，但無論國府採強硬或柔軟的政策，這一筆外滙遲早也必然要失去，是否能在中共身上取償，那還是在未知之數。如果另加上一筆賠償，日本就更得不償失。

這一來，得到實際利益的是中共，除了政治上的勝利外，經濟上，日本的貢獻也將不少。不過，日本當然也有他不同的想法，他不是看目前，而是作長遠的看法。

台灣只是一個小小的地方，中國大陸，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經濟落後，許多資源都未開發，是一個典型可供開拓的市場。

七億五千萬的人口，每人每年幫襯一塊錢美金，就是一個極其巨大的數字，從這數字看，的確前途似錦，可是，他們卻沒考慮到大陸人民的購買力以及政治危機。

只有中共有利

大陸局勢，貌似安定，實際上埋藏着一觸即發的革命運動。在中共領導階層的不斷鬪爭中，二十多年來，人民的生活都沒有改善，而且一天一天的壞下去，再等個二十年，恐怕不可能有所改變。日本要從已被搜刮得民窮財盡的社會中揩點油水，恐怕很不容易得到滿意的結果。

因此，日本與中共建交，不管國府採強硬或柔軟的政策，無論就長期或短期的利益來說，日本都是吃虧的。當然，這對中華民國也只是有害無利，唯一有利的是中共，除了在政治上孤立中華民國外，還可以在日本身上敲一筆。至少，日本答應替他們建一條快速鐵路，這也是中共自己辦不到的事。

兩頭蛇

再回說到田中和尼克遜的會談，田中在經濟上讓步，以求取美國政治上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事。

目前，日本與中共建交，已獲得美國「諒解」，而田中也答應立刻購入十一億美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過，美國得到的是十一億美元的進帳，非常實際；日本得到諒解，和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是禍是福，還未知道，國際間的關係，只講「利益」，從這事的發展，也可見其一斑。

報載：日本三菱重工業、三菱電機與三菱商事集團向台灣電力公司輸銷原子能發電全套設備，日本政府已同意該項出口交易得使用日本進出口銀行資金，分十年償還。這事會因政治動向急劇變化而談判停頓，現在的「獲准」，顯然是日本對台灣的一種安撫，以期減少台灣的憤怒，這完全是「兩頭蛇」的做法。

毛澤東與陰謀詭計

指林欲搞地下活動

毛澤東在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當幹部的三大原則是：㈠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㈡要團結，不要分裂；㈢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前兩個基本原則撇開不論，就第三個原則，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衛詭計來說，這只是毛澤東要求別人對待他的原則而已；換過來說，毛澤東對待別人，是否也使用這個原則呢？

毛澤東之所以提出這個原則，是因爲他認爲林彪是在「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來反對他。據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的負責人談話紀要指出，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中午共二天半時間，林彪糾合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峯、鄭維山在一起，偷偷地舉行會議，先搞隱瞞，後搞突然襲擊，策劃擁護林彪當「國家主席」。毛澤東認爲，林彪這樣不敢公開活動「風格很低」，連彭德懷還不如，因爲彭德懷搞軍事俱樂部，還下了一道戰書。毛澤東認爲，這就是林彪在背後「搞陰謀詭計」，不光明正大。

搞政治這玩意兒，是很難會「光明正大」的。這個原則，適應於林彪。林彪爲了當「國家主席」，不惜暗中勾結陳伯達、黃永勝等人，偷偷地商量，以便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施加壓

等到「國家主席」當不上，被毛澤東揪出來批判後，又企圖利用空軍飛機炸死毛澤東。同時，還搞出了一個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圖謀發動宮廷政變，一舉推翻毛澤東。這一切，都是「陰謀詭計」，眾所周知。

但是，作爲當權派的毛澤東，在擊敗林彪政變的過程中，是否很「光明正大」呢？實際上，毛澤東爲了鞏固或維持自己的權威，也是不擇手段地去對付林彪的。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也揭破了毛澤東的面目說：毛澤東「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不僅挑動幹部鬬幹部，群眾鬬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鬬軍隊，黨員鬬黨員，是中國武鬬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維持他們統治地位的目的。」這也是「陰謀詭計」。

更加重要的是，毛澤東在向各地負責人談話中，也公開承認他自己也是以「陰謀詭計」來對付林彪的。這就是毛澤東自己所說的：「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

文件上加批語反擊

所謂「甩石頭」，據毛澤東說，就是「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

也說廣東幾位

：本港某左報一位頭頭赴穗歸來，在文章裏大談特談廣州作家的近況。他說：「在廣州的朋友家裏，看到了濶別六年以上的老作家周鋼鳴、黃慶雲夫婦，也看到了還在盛年的作家秦牧、吳紫風夫婦。

說老作家夫婦，顯得有些老態的只是周鋼鳴，不是黃慶雲。周鋼鳴的老態主要在於滿頭如雪的白髮，他的精神其實還是很好的。

說盛年的作家，顯得精力旺盛的只是秦牧，不是吳紫風。吳紫風近年患有慢性病，好像是肝病，在四人當中，精神算是較差的一個。至於秦牧，比起當年最肥壯時瘦了一些，但瘦得恰到好處，而精神卻是『肥壯』的。

周鋼鳴據說解放還不太久，秦牧卻已經解放近兩年了——這倒是出人意外的。談到『五・七』幹校時，幾個經過這樣勞動鍛鍊的人，都談得興緻勃勃。秦牧在幹校管過伙食，曾經一個人一個晚上煎了一百多斤魚，談起這件事時他還面有得色。」

他這段話對我們來說倒是新消息，前些日子雖然聽說秦牧和陳殘雲這位「黑秀才」獲得「解放」，倒未想到周鋼鳴、黃慶雲、吳紫風、韋丘、黃秋雲（耘）、黃谷柳等也獲得「解放」了。這批作家能夠活到今天，也有幸獲「解放」，不僅是我們想不到的事，連那位左報頭頭也想不到。在「文革」鬬爭最猛烈的時候，這位左報頭頭也認爲被鬬爭的大陸作家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追不上時代要求，應該被時代淘汰。也認爲被打倒了的人將「永世不得翻身」。

可是作家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呢？現在事實證明「文革」時中共對他們的指責都是子虛烏有的。周鋼鳴、秦牧、黃慶雲假如說有罪，那麼只是有爲中共歌功頌德之罪。幾十年爲中共說盡好話，到頭來自己還得挨整。然而他們只挨整過一次，已經算是僥倖的了，像黃谷柳、黃秋雲（耘）「反右」時挨鬬，「文革」時又挨鬬，每隔幾年就有一場大難。

周鋼鳴是資格比較老的作家，「文革」前爲作協廣州分會副主席，廣東省文聯副主席。「解放」初期至一九五六年底長駐廣西，爲廣西省「文聯」主席。一貫以來都是當權派，因而「文革」時期，鬬完了秦牧、歐陽山，便輪到陳殘雲和周鋼鳴了。於是帶着滿頭銀色的白髮，到「五・七」幹校勞動鍛鍊去。接受過了精神的煎熬，又繼續接受肉體的折磨。

黃慶雲是作協廣州分會的理事，也是一位老作家，但才情並不怎樣突出。五五年前出版過一部名叫「奇異的紅星」的兒童故事。以後雖然常有短篇創作發表，但出版單行本並不多。吳紫風對我來說更加感到陌生。只知道他寫過一部叫做「團年飯」的小說。這位左報頭頭還在他的文章裏透露了陳殘雲、黃谷柳、黃秋雲（耘）的情況。他說：「目前參加『廣東文藝』編輯工作的黃慶雲說，以前『作品』的編輯韋丘也在一起編『廣東文藝』。此刻還是『試刊』，要到明年才正式創刊。

這種甩石頭的方法，就是以批陳伯達這些人的反毛文件來到達全黨批陳的目的，也是陰謀詭計。

派人滲透革委會

所謂「摻沙子」，據毛澤東自己說，就是「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軍委辦事組，可說是林彪控制的一個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核心組織。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設有一辦事組，成員包括黃永務、吳法憲、葉群、溫玉成、邱會作、謝富治、李作鵬、劉賢權。中央軍委會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等。葉群又是林彪軍委辦公室主任。據毛澤東透露說：「我一向不贊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指黃、吳、李、邱）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麼大的權」。由此可見，中央軍委辦事組就是林彪的一個獨立王國，以葉群為守門大將，糾合黃、吳、溫、邱、李等人反毛。謝富治和劉賢權，可能就是毛澤摻進去的沙子。

調兵清除君側

所謂「挖牆角」，據毛澤東自己說，就是「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北京軍區是京畿重地，所以，兩年來擔任北京軍區司京員和政委的，都是最親信的人物。北京軍區，自一九五〇年起，本來由聶榮臻出任京津衛戍區司令員，楊成武為副司令員北、山西兩省軍區及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一九五九年，才調離北京軍區。楊成武過去與毛澤東、林彪都有深切關係，獲得毛林的信任。楊成武離開北京軍區後，即本來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一九六六年八月因羅瑞卿有問題，始由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職位。原來的北京軍區由楊勇擔任司令員，廖漢生擔任政委。文革運動之後，楊勇和廖漢生被疑與賀龍勾結在一起反毛，因此毛澤東又挖了牆角，把楊勇和廖漢生撤職，由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擔任北京軍區以及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後來，又發現這一批人不可靠，楊成武指示傅崇碧率領部隊衝入中央文革小組辦公處抓人，危害到江青的地位，才發生了楊成武事件，楊、余、傅等人均被撤職，由溫玉成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當時北京軍區與北京衛戍區組織相當混亂）。林彪勢力加強之後，又以鄭維山出任北京軍區司令員之職，而撤換了溫玉成，溫玉成在文革中也失了勢。看來，鄭維山成了林彪的死黨。林彪事發，毛澤東就在一九七一年一月改組了北京軍區，撤了鄭維山之職，去了一個心腹之患。

毛澤東建黨五十年間，已在黨內進行了十次大鬪爭，沒有一次，不是毛澤東使用「陰謀詭計」把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彭德懷、黃克誠、劉少奇倒的。俗語說：敗者為寇，勝者為王。毛澤東剪除了群雄，稱王稱霸，始可以自稱為「光明正大」，實際上，所使用的手段，也是「陰謀詭計」。

完顏

的作家

待旦

陳殘雲，在廣東省文藝辦公室創作室文藝組擔任領導工作。」

黃谷柳這位「蝦球傳」的作者恐怕香港讀者比我還要熟悉。他回到廣州後根本就沒有什麼創作，「反右」前記得他曾跟周國瑾、符公望合寫過一個劇本「平凡的創作」。不久便被打成右派，曾被送到海南島勞教。什麼創作衝動都喪失了，直至一九六二年前後，才被中共摘除「右派」帽子。可是一九六六年底，又被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二十年來，黃谷柳根本沒有一天得意過。

左報頭頭所提到的黃秋雲，跟「文藝報」編輯部副主任黃秋耘的「耘」字，同音而異形。但我認為應該是同一個人。

黃秋雲（耘）和黃谷柳一樣，一九四九年前在香港從事文藝活動。是左翼文化圈的成員，深受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影响，主張個人奮鬪，個性解放。一九五〇年回到大陸，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擔任「文藝學習」月刊編委，實際主持該刊編務。把「文藝學習」辦得有聲有色，使其成為最受大陸青年歡迎的讀物之一。

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間，他組織過對鄧友梅的「在懸崖上」，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以及蘇聯作品「拖拉機站長與總農藝師」的討論。也發表過不少匕首式的雜文。當「文藝學習」介入對流沙河的「草木篇」的批評時，他自己也寫過「刺在那裏」等幾篇文章，主張揭示現實，干預生活。他說：「作為一個有着正直良心和清明理智的藝術家，是不應該在現實生活面前，在人民痛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閉上眼睛，保持緘默。」又說：「好些人有眼淚，並非因為笑得過份，而是……困難和不愉快的遭遇在折磨人。」「反右」運動來臨時，他這些言論曾受到異常猛烈的批評。幸而得到文藝界頭頭的保護，不被戴上右派帽子。但倒也下鄉體驗生活一段時間。一九六二年邵荃麟的「寫中間人物」下了這麼一個定義：「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芸芸眾生。」據說他在當時出版的那本「古今集」裏，還提出很多跟毛澤東文藝理論相對抗的理論。同年，他在「北京文藝」發表了一篇歷史小說「杜子美還家」。中共認為這篇小說是「惡毒的借古諷今的大毒草，它借詩人杜甫的故事，別有用心地影射現實，惡意地反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還說黃秋雲（耘）含沙射影地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因為他的文章裏有這樣的句子：「這些年來……吏治腐化……皇帝深居宮中，蔽塞聰明，杜絕言路，人民的痛苦一天比一天加深，生產力一天比一天衰落。」因而，「文革」一開始，他就被紅衛兵鬪得死來活去，其激烈的程度不下於秦牧。

儘管左報利用他們「尚未死去」來宣傳，大作文章，但他們的心境和生活情況恐怕是不堪為外人道的。黃谷柳、黃秋雲（耘）所走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回歸」的道路。倒是此刻高唱「回歸」的人們一個很好的借鑑。

台北見聞

岳騫

筆者上月去台北旅行半月，所見所聞有爲本港報刊所未載者，拉雜寫出，以告關心祖國的讀者。

一、陳大慶勘破生死關

現任國防部長陳大慶將軍係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其作人處事之道，有許多值得我人效法與尊重的。筆者在本刊發表談寄經閣內閣時，對於陳氏在南口抗戰擔任第四師副師長之事蹟，曾有述敍，此外就所知，還有幾件事也相當重要。

當三十八年大陸局勢逆轉時，湯恩伯將軍任京滬杭地區總司令，陳氏任上海警備司令，當時中央銀行庫存一批黃金，據傳是二十萬兩。總統密令陳氏將黃金運去台灣，最初決定由巡洋艦重慶號負責運輸，因爲重慶號是海軍中噸位最大的一隻兵艦，交重慶號運送自較安全，不料重慶號艦長鄧兆祥受到毛幫地下人員收買，已經秘密投共，就待這批黃金上船，立時起碇開去大連。這一陰謀進行得非常秘密，中央情報機關並不知道，但陳氏有一侄在重慶號任職，地位甚低，就當起運前夕，此君回到陳公館，偶然談起重慶號上重要人員都非常緊張，並且增加了許多陌生人，言者無心，陳氏聽了卻留心戒備，經過細心觀察，發現重慶號確實有問題，但在叛迹未彰之前，又無法予以制裁，唯一可行辦法只有不將黃金交重慶號運輸。但交重慶號運金是總統命令，重慶號艦長也知道，若是公開宣佈不交重慶號運送，是逼其速反，陳氏權衡輕重，自行決定將預定交太康號運送之銀圓運上重慶號，將黃金運上太康號。果然重慶號啓碇後即叛變，消息傳到台灣據說總統都吃一驚，因爲政府退出大陸後，庫存以此爲主，若此批黃金失去，以後維持幣信都難，軍糈民食更無處籌措。重慶號叛變次日，太康號已將黃金運抵台灣，以後一年多時間，直到韓戰爆發，美援再來，經濟情況始告穩定，此一年多時間若無此一批黃金，眞不知道如何度過難關，此事已成公開秘密。本年元月，筆者在台北，陳氏仍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在省政府宴會時，曾叩詢當時經過，出乎意外，陳氏竟一口否認，聲言並無此事，筆者當時不便再爭，內心對陳氏更加敬佩。放眼今世，當政人物不愛錢者有的是，不愛名的實在少見，陳氏既不愛錢，又不愛名，只願默默無聞作事，其忠誠樸實性格，至老未變。

另一件事是在三四月間，陳氏仍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某日正主持省府會議，突然發生地震，全體廳處長紛紛外逃，及至地震過後，大家回到會議室，發現主席端然正坐，紋風未動。

再有一次就是這次在台北得到的消息，陳氏交卸台灣省政府主席，內調國防部長，尙未接事，去醫院作例行檢查，突然發現有癌症跡象，再經醫師仔細研究，確實是癌症，當即在醫院留醫，由醫師開會決定是否開刀。陳氏得到消息醫師即將開會，當即向主診醫師提出要求，希望參加會議，根據一般習慣，癌症多數要瞞着病人，以免其精神崩潰，增加痛苦，准病人列席醫務會議，全世界也無先例，主診醫師因此婉言拒絕。陳氏當時十分誠懇說道：「我是一個軍人出身，一生戎馬，隨時隨地都可以死，生死久已不在心上，如今年將七十，如果再怕死，簡直是否定自己了。我要參加醫務會議，並無他意，只是想在你們決定原則之後，我可以提供一些本身資料，供給諸位參考，在諸位開會時，我決不插口，至於開過會之後，不論我的病開不開得刀，還能不能治療，對我皆無半點影響，你們放心好了。」主診醫師爲其眞誠所感，竟破例准許列席旁聽，會後決定開刀，一直進行很順利，開刀後休養一個多月，到八月底已經康復，正式出院到國防部視事。

岳武穆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陳氏文官任到省政府主席，國防部長，武官曾任集團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官階上將，畢生眞是作到既不愛錢，又不怕死，更不好名，卽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何況今世。

二、查出大量白粉

幾個月前，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在台北破獲一件毒品案，是由一個泰國華僑交由四名菲律賓人代爲運送，已經混過機場，到了台北住進旅社，但是仍然逃

出調查局人員佈下的天羅地網，終於將主犯、從犯，人贓並獲，其經過情形，較一部偵探小說還要離奇，目前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的成績已菲聲世界，足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媲美，實至名歸，確非倖至。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爲招待歸國學人，特地開放供大家參觀，筆者也有幸看了一部份，尤其是對毒品陳列室，印象至深。這次查獲的白粉，共計裝了十四塑膠袋，每一塑膠袋的容量約有一斤格蘭素奶粉，這十四包如果合裝一起，也許能裝滿一個麵粉袋，參觀諸人一齊搖頭認爲大開眼界。筆者數十年前在家鄉見過白粉，但見到皆小包，每包不過兩個黃豆粒大，價值已經可觀，像這種大規模的毒品，眞是畢生難得一見，展覽說明估計此項毒品價值當在四百萬美元以上，當係批發價格，若是到了零售商手上，應不止十倍，即以四千萬美元計，折合港幣也達到兩億二三千萬，若任其流入市場，對於國計民生影響之大，眞不可想像。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人員此項功績，何遜於在前方執干戈衛國土的將士。又此次毒品數目如此龐大，決非個人財力所能負擔，推測其背後一定另有強大背景，其目的也並不是爲了賺錢。

此外該局還陳列了許多種毒品，有些原包上面有紅獅牌商標，印刷及紙張均粗劣，一望而知是共區出品。

三、豫源輪走私案

一羣商人購買豫源輪改裝成走私專用貨輪，艙內大小九個暗窩，此次所運私貨共計裝了七大卡車，價值達台幣四百萬，又被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查出，人贓並獲，移送法院，初審時，爲首三人判死刑，其餘判無期徒刑及二十年徒刑不等，判決後，各方皆認爲科刑太重，任匪諜的李荊蓀尚不致死，商人走私無非牟利，何致處死。但又據側面得到消息，此一批走私者，亦非純粹商人，因爲所有貨品皆是毛幫所賒借，言明在台賺錢後歸還，即使不是作情報工作，但受毛幫指使，破壞金融之罪是確定的，根據戡亂條例，自可判處死刑。不過，這批商人正在進行上訴，推測上訴可能會減爲無期徒刑。

豫源輪走私案破獲後，查出該輪貨品共裝七卡車運上岸，靑天白日，眾目睽睽之下，能將七卡車私運上岸，不但需有力者包庇，而且一方面都包庇不來，除非所有在碼頭查緝人員一致同意放行，絕不能運出。因此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乃擴大偵察面，追查之下，果然各部門在碼頭人員均牽涉進去，爲首者係警備總部駐碼頭一位職處長，官階少將。在台軍公教人員待遇一向淸苦，少將薪俸僅夠養家糊口，而這位處長家中竟然有三部電視機（台灣三座電視台），家庭生活之豪華，絕非公務員所應有，據傳共牽連文武官員三十多人，由於商人判刑之重，一般人都爲這批官員揑一把汗。

四、政治新貌

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後，政壇確實面目一新，社會風氣丕變，筆者所識皆中下級公務員，他們認爲蔣院長最大的德政是不准發請帖宴客，過去若干年來，官場上流行結婚、慶壽、生子等等項目大宴賓客的習慣，每次皆以請客多排場大爲榮，此事顯著弊病有二，一是養成社會奢靡風氣，浪費財力人力。一是增加公教人員的負擔，一個公務員生活僅是溫飽，若是一個月內接到幾份紅帖，家庭生活預算就要打亂，所以大家皆稱紅帖爲紅色炸彈，但又不能躲避，這次蔣院長上任之後，首先革除此弊，所有中下級公務員無不額手稱慶。

除去廢除喜慶鋪張之外，蔣院長又禁止政府大員爲人證婚揭幕，政府機關任何紀念日不准送花籃，此事也挽回頹風不少，尤其是政府官長爲人剪綵、證婚事，更是費時失事，有損無益，而今也都一掃而空。

五、整頓教育部

偶同台北友人談及，認爲政府遷台後勵精圖治，許多部門確實脫胎換骨，以軍事部門而論，靑年及齡時須服兵役，家長及子弟對此均無異議，從無人想到逃避兵役事，皆視爲天經地義，家長固然不作此想，事實上無法可想，以此事去請托，徒徒使人看不起，決不可能有半點收穫。

其次是大專聯考，也無半點小路可走，考不取即是考不取，落榜者最多怪自己運氣不好，事前事後家長決不會設法請托，因爲也是無此可能，既不可能，也就不必費神了。

至於財經部門，過去一貫最易出毛病，政府遷台之後對此特別注意，人員更不敢大意，所以近年來有關財經部門的毛病也很少聽到。

倒是一個平日認爲淸高的冷衙門教育部，卻醜聞頻頻，一連三任部長各有千秋，但把教育部搞得臭而不可聞也，大家的功勞是均等的。蔣院長組閣後，任命原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彥士爲部長，社會人士已寄以大的期望。不知其中還有下文，蔣院長竟然向蔣部長推荐了一名總務司長，此公到任後，始知其出身原是一名退役軍法官，以軍法官去掌教育部總務司，當然有點對教育部大員不敬，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這位司長上任後，每天到各辦公室巡邏，凡是有寫字枱而無人辦公，即命工友搬走。原來這些寫字枱有主，主人都去各大學兼課，在教部拿薪而不上班，偶然來一趟就了。誰知這次擅了班，回到教育部沒有了寫字枱，就去找總務司理論，總務司長反問他們既不上班要寫字枱幹嗎？到了月底這些失去寫字枱的大官，也接到了大信封，以後再也不必去教育部畫卯了。

這件事在台北街談巷議，談得最起勁，大家都認爲蔣院長的一套作法，有時是不守繩墨，但處此時代，原不必本着面孔去作，像對付教育部這批冗官的辦法，確也使他們啼笑不得。

總之，在台北所能看到的皆是欣欣向榮的氣象，雖然國際上有些野心家合而謀我，但朝野一心，方寸不亂，向着固定的目標邁進，國家前途還是光明。

南侵北越軍集體大屠殺

南越到處是亂葬塚

河內權力鬬爭 武元甲受攻擊

施大同

美國反戰分子女明星珍芳達、前檢察總長克拉克等，於「訪問」河內後，回到美國，力指美機轟炸北越，爲「不人道」。可惜他們沒有到南越前線視察，否則一定發現北越軍南侵的暴行，令人震驚。南越人民的慘苦，爲大明星、大官員所意想不到。現在，讓我們作出公平的報導，希望珍芳達、克拉克之流清醒過來！

「執刑隊」逞獸行

南越軍隊逐步收復失地之際，發現愈來愈多的恐怖事實。凡曾被北越軍佔領過的村莊，所有村幹部與壯丁皆已失踪。倖存的老弱婦孺向政府軍投訴共軍暴行，使人震驚的是這次北越軍的攻勢簡直是一次有組織的大屠殺，每一個曾被共軍佔領的村莊所發生的慘劇，皆是千篇一律的。每當北越軍佔領一個村莊後，立即就有一小隊穿黑衣黑褲的越共「刑執隊」進村，拘捕村長和所有村幹部，如果村內有學校，則校長與全體教員也皆屬必拘之列。這些被捕者經盤詢後，執刑隊即召集全體村民大會，當衆把他們槍斃，並迫令村民掘坑，把遇害者投入坑內埋葬。

近來南越政府軍頻頻反攻，收復了許多村莊。北越軍從每一個村莊撤退時，照例召集全村壯丁，命令他們搬運糧食和有用的物品隨共軍撤退，而這些壯丁皆一去不回。現在被政府軍收復的村莊中，找不到一個十四歲至五十歲的男子。

在被政府軍收復的村莊中，根據老弱婦孺的指引，皆已發掘了遇害的村幹部與教員的亂葬塚，但那些被帶走的壯丁之下落，則迄今未有一人被發現，相信要到戰局平靜下來之後，才會在遠離村莊的叢林或山區裏陸續掘出他們的屍體。

這種慘劇如果只是發生在個別村莊中，則也許尙可解釋爲個別北越軍官的殘暴成性。但現在的事實是所有曾被北越軍佔領過的村莊皆有亂葬塚和沒有壯丁，則證明此種暴行決非出諸於個別共軍人員之缺德，而是代表着一種「政策路線」，這種路線在共產黨的術語中叫做「解放戰爭的革命戰畧」。

這種「解放革命」的戰畧手段，也不是在這次大攻勢中初見的。早在一九六八年初的共軍新春攻勢中，就曾採取過這種戰畧。當時共軍一度佔領南越第二大城市順化，在短短兩星期內殺人無算，政府軍在收復順化時發現了幾百個亂葬塚，至今仍時有發現，並且仍有數以萬計的順化市民列於失踪名單內。可見北越軍是「一貫堅決執行解放戰爭的革命戰畧」的。此所以越南人民對「解放革命」愈來愈怕怕矣。

南越政府軍在克復廣治外圍一個戰略村時，鹵獲一批北越軍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南方民族解放軍政委朱龍」在四月廿四日頒發給各部隊政委的極密命令，指示共軍在佔領南越的任何一個村莊或市鎮時，首要任務是「徹底消滅上層結構」並稱此項行動爲「絕對必要」及「非常重要」。

殘殺指令來自中央

所謂上層結構，就是指行政與文教的領導人。以一般城市而言，由市長、保安司令、教育局長而至民衆自衞隊隊長及各學校的校長，皆屬上層結構分子；以一般鄉村爲例，由村長而至鄉紳及校長皆屬上層結構分子。政府軍克復的每一個村莊，發現當地的村長和村幹部皆已被殺，想必是根據朱龍的這項命令。所謂「南方民族解放軍」，是共黨對入侵南越的北越正規軍與越共游擊隊之總稱，因此這個朱龍就是南越共軍部隊之最高政工領導人。照理這是一個很高的職位，應由重要人物擔任，但在北越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的名單及越共民族解放陣線臨時中央政府成員名單中皆找不到有朱龍其人。

南越軍政當局曾一再調查朱龍的背景，他現在已成爲越戰中的顯赫人物，外電報導中近來也一再提到他，英文拼音爲 Chu Long，但在一年前從沒有人聽到過這個名字。

據美國赫斯特系報紙駐西貢辦事處首席記者占士·福斯特的一篇報導說，這個朱龍，就是大名鼎鼎的陳杜將軍之化名。陳杜是北越勞動黨中央委員，也是北越「人民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北越軍總部內的地位僅次於武元甲及已故的阮志清。

陳杜於一九六八年時首次出現於南越，當時南越會向日內瓦會議的聯合主席英國與蘇聯提出抗議，指稱北越違約侵犯南越。但北越的立場認爲南越與北越並非兩個國家，陳杜有權到南方領導作戰，因此拒絕否認陳杜現身南方之權利，但又怕觸怒國際輿論，因此在一九六九年時故意「洩漏」消息說陳杜將軍已在南方戰場「壯烈犧牲」。現在「朱龍」的身份已被揭露，不知北越當局又將玩弄什麼花樣。

冒險失敗武元甲獲罪

北越「人民軍」統帥武元甲將軍在南越發動的大攻勢已肯定失敗了，他非但無法奪佔安祿與崑嵩等省會城市，而且連大攻勢以來唯一奪取的大城市廣治，也已被南越軍數度出入。

三月三十日發動大攻勢至今，北越軍死傷已達四萬人，佔北越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在電訊報導中可以看到，北越坦克部隊出動的次數愈來愈少，巨型野戰炮亦已不見踪影。北越軍賴以爲生的供應線受到轟炸的嚴重破壞，以至連武元甲曾經公開揚言的「解放順化之戰」計劃終已告吹。

非常明顯的事實是：老將武元甲在發動大攻勢之前，對形勢的估計全盤錯誤。他低估了南越軍隊的士氣與戰鬬力，過高估計了北越裝甲部隊的效率，他完全沒有估計到尼克遜支持南越抵抗侵畧的決心。而最致命的錯誤是他對南越的人心向背一無所知，他滿以爲南越人民會「起義」響應共軍，而事實卻是南越的城鄉居民一聽聞「解放軍」要來，皆聞風而逃。十五年來，武元甲不斷派遣北越精兵滲入南越作戰，這些壯丁很少有活着回去的，至今在南越作戰的北越軍皆是殘缺不全的師團，部隊中有許多是十六七歲的孩子。而在所謂大後方的北越境內，壯丁缺乏與日夜轟炸已使經濟癱瘓，近月來蘇聯和中共的援助已日漸減少，這兩個老大哥皆害怕泥足深陷而臨陣退縮，藉口海路不通而不把承諾的物資運供北越。

在這種局面下，武元甲唯一出路是像四年前「春節攻勢」失敗時一樣，把他的部隊撤回北越或避入高棉及寮國境內。但這次的損失遠比四年前慘重，河內那些當權的政客是否會寬恕他？最可能的發展是政客們爲求自保而把一切失敗責任推在武元甲一個人身上。早在這次大攻勢發動之前，已屢有報導傳說河內兩派權力鬬爭，親中共的長征派不滿武元甲過份依賴俄製武器並蓄意進行軍事冒險。現在這種冒險已造成災禍，當然予長征派以更大的攻擊口實。但在極權的共產國家，若把軍事統帥拉下馬，後果與影響是極嚴重的。

愈來愈多的報導顯示，北越領導層內發生了嚴重分裂，權力鬬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展開。

呼籲團結反映分裂

據馬尼拉出版的「菲律賓報導」登載一條西貢特訊說，該報駐西貢記者自權威方面得到證實，謂河內現正展開的權力鬬爭，一派是以總理范文同及國民議會議長（相當於中共的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長征爲首，另一派是以勞動黨（即北越共黨）第一書記黎筍與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武元甲爲首。

這兩派之分裂由來已久，但大攻勢之失敗使雙方的爭執表面化，分歧也日趨加深。儘管河內當局一再強調團結，但分裂之勢已成，兩派的鬬爭已到了無法共存的地步，發生火拼可能性也並非沒有。

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有一種公式，凡是談到「團結」時，必定表示已經發生內部分裂，而當高呼團結口號時，則必定表示分裂已非常嚴重。最明顯的例證是去年九月林彪垮台前後，中共一再發出「團結」號召，至今北京報紙仍在接二連三發出號召團結的社論。北越的情況亦正是如此，當胡志明在世時，從來不談團結問題，因爲當時團結根本不成其爲問題，而胡志明死後，「團結問題」就經常成爲河內「人民報」的社論題材，現在內部分裂已到了無法掩飾的地步，因此「團結」口號也比過去任何時期叫得更響。

「菲律賓導報」記者引述西貢情報當局的資料稱，目前在河內掌握實權的是黎筍與武元甲集團，他們操制槍桿子，所以有發言權。三月底在南越發動的大攻勢，是這個集團一手促成的，如果大攻勢馬到功成，則冷眼旁觀的范文同與長征集團被迫一聲不響，服服貼貼接受對方領導。但現在的事實是大攻勢在損兵折將之餘一事無成，於是「團結問題」油然而生。

在河內的許多外國記者，一向把黎筍武元甲集團稱爲親蘇派，而范文同與長征集團則爲親周恩來派。北越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共產黨內現在已沒有人願意被稱爲「親毛派」，這個名稱帶有侮辱性，通常是指那些胡作非爲而有鬬爭歇斯底里的人。

趙無極「天謊夜談」

羅子



在「赤色屠場邊緣」的香港，時常可以接觸到許多準備「回歸祖國」，或者「回歸祖國」後返回僑居地的「海外學人」。

如果你沉得住氣，如果你有「天方夜譚」的雅興，跟這些所謂「學人」的「知識分子」談談說說，你會發現這些自命「時髦」、「前進」的傢伙，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都以為自己的立場很客觀。然後他們也會套用西方一些短視分子的荒謬論調：「我們不能忽視那擁有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廣大的土地。」

在此，我想以「享譽歐洲」的現代畫家趙無極作為一個抽樣來加以報導，原因之一是：此人曾經在過境香港回巴黎之前與我在一個晚宴餐會上辯論了兩個多小時，而從談話中對他以「回歸」之名而標榜自己地位的「恐共幼稚病」有很深刻的體察。

近十幾年來，中國人在國外享有盛譽的人不少，但在藝術界嶄露頭角卻不很多，趙無極以現代畫的風格，厠身於藝術之宮——巴黎，不僅嶄露頭角，而且在國際畫壇上也建立了一點地位。

儘管毛共強調藝術家應該以「廣大的工農兵為服務對象」，儘管毛共曾經嚴厲抨擊「現代畫是資本主義腐敗頹喪的代表」，但是為了配合他們隱藏着陰謀的「笑臉外交」攻勢，也極力拉攏這些在政治上的愚昧分子，供他們作統戰宣傳之工具，以達到他們統戰的醜惡目標。趙無極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挾着他在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的名聲，前往大陸。

提到趙無極，香港的人知道的不多，如果有人知道，也是因為他已故的妻子朱纓所導致；朱纓是香港頗負盛名的電影演員，她與趙無極結婚後定居於巴黎；未幾即傳來她的死訊，當時曾有人盛傳朱纓自殺，但趙無極在香港過境時否認此一傳說，他說朱纓是死於腦溢血。

趙無極從大陸訪問出來以後，極口讚揚大陸的「進步」與「建設」，經過他的描述，他所僑居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是頹喪而墮落，前途一片灰黯，祇有毛共政權盤據的大陸才有希望。

「既然如此，為什麼趙先生不回國定居？」我曾經像其他人質問那些「左傾投機分子」一樣向趙無極說：「況且中國有句古話，樹高千丈，落葉歸根，你在外國多年，既然大陸如此進步有希望，何必還在外面流浪？」

「你應該知道，我是法國公民。」趙無極面無慚色的說：「而且我承認自私，因為那種制度不合於我。」

「換句話說你願意與墮落、灰黯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流合汚？」

這句話使得趙無極表情很不自然，但是他很快控制了自己，用似乎看去比較誠摯的態度及口吻說：「中國大陸是我的國土，我是中國人，所以我這次回去看看，將來自然會回去定居。」

「你會不會去台灣看看？」我問他。

趙無極不清楚我問這句話的意思，但這句話顯然觸到他的忌諱，他立即搖頭說：「我不去那裏，我不會去台灣的。」

「是不是台灣不是你的國土？或者台灣的人不是中國人？所以你不願意去？」

「不是這個意思。」趙無極有點惱羞，他自然想出自圓其說的話：「目前不去，將來有機會自然去。」

「你是否可以從藝術觀點去分析一下目前大陸上從事藝術者的方向？」為了和緩窘局，我把話題拉開。

「大陸的藝術強調為廣大的人民服務，」趙無極像背號似的說：「透過人民的批判，接受羣眾的要求，藝術家便根據批判與要求從事藝術創作。」

「那是不是違背藝術自我創作的精神？」我根據西方藝術家所稱表現自我的理論問趙無極。

「什麼叫做自我？」趙無極甚至否定了自己一貫的藝術家立場：「資本主義社會，藝術家因為要謀取錢財養生，就祇有跟從資本家的需要而改變自己的風格，企圖迎合資本家的胃口而爭取報酬，那裏是在表現自己，如果是為人民服務，那就不同了，祇要迎合普羅大眾就夠了，那麼服務大眾總比服務少數資本家有意義多了。」

「大陸的藝術家生活如何？」

「過得很好，」趙無極說：「他們的待遇比一般人高，生活也比一般人好。」

趙無極似乎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毛病，但不自覺，一再用數字來說明這些人的日子過得不錯。

「是不是可以舉一個例？」我問他。

「比如，關山月生活就過得很寫意，我經過廣州，關山月及幾個畫家請我吃飯，飯桌上的菜很不錯，有雞有鴨有魚有肉，吃得很好。」

「他們有沒有像你這樣來往世界各地的自由與能力？」

「當然有，當然有！」趙無極像個賣膏藥的江湖郎中：「像關山月，被

派出國好幾次，到達東歐許多國家，開過畫展，也參觀了那些國家的藝術作品。」

我無法求得趙無極的話眞實性，但我卻自得文化革命時關山月被紅衞兵整得死去活來的報導，我問他：「聽說關山月在廣州曾經被紅衞兵罰跪，並迫他他吃螂與死老鼠，有沒有這樣的事？」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趙無極還眞有幾分眞誠：「不過我認爲不可能有這種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很有意義的運動，不會這樣亂整。」

從這句話，可以肯定趙無極連報紙也不看，他所得到的印象，完全是毛共掩飾這場奪權鬪爭人禍眞相的宣傳語句，於是他又眞的補充一句說：「關山月爲什麼沒有告訴我這件事？」

「聽說在大陸城市之間的往來很麻煩？」

「沒有這件事，我個人就一點麻煩也沒有。」否認一切不利於毛共之事實，已成了趙無極的口頭語：「我拿的是法國護照，而且是法國文化部爲了中、法文化交流派我去大陸的，我不相信有什麼麻煩。」

後來調查，趙無極是拿法國護照去大陸，但絕非法國文化部派他去的，他的話讓人有點覺得他替自己在臉上貼金。

在大陸逗留了才五個星期，趙無極頓時成了「大陸通」，毛共政權統治下的人民過些什麼日子他好像全知道，他說，大陸上每個人都有吃有穿，物價廉宜，什麼東西都有得賣，他的論據是，他曾經在有關方面安排下去過大陸六個大城市，看了很多，聽了很多。一切比他在一九四八年去國之前變得多了。

「你知不知道每年有多少人爲求生存、求生活冒生命危險逃來香港？」我提醒他。

「我不知道，」趙答得很快：「不過我相信那些逃出來的人有問題，一定是違法、違規的不良分子。」

從趙無極這幾句話，可以看出他所說的那些話可靠性如何。

趙無極祗在國際畫壇上有點名氣，但一點也沒有藝術家那種敦厚，樸質，不羈的風儀，他的衣着，打扮與談吐，給人有一種油滑，狡詐的感覺，尤其是他那種抹煞事實，油腔滑調的答話，就可知他的「成功」是如何獲致的。

我不懂藝術，也不知道如何評定趙無極的藝術地位與價值。但是，他對毛共政權以教條思想所表現的「樣板」、「模式」，他對毛共否定個人思想與自我創作的惡劣行爲，竟不敢以藝術家的良知給予批評，見微知著，所以也不願對他的廢話報導太多，以免浪費「萬人雜誌」太多的篇幅。

埃及利比亞的合併把戲

卡達費是一位喜怒無常、容易衝動的利比亞陸軍的年輕上校，他生活簡樸，住在簡陋的營房裏，控制兩百萬的人口（大部分是沙漠游牧民族），以及一片一望無垠的沙漠和無數製造財富的油井。他是一個強烈的泛阿拉伯主義者，自視爲另一個納薩，負有聯合阿拉伯世界的使命。回教是他生命的原動力，因此他要肅淨化與復興伊斯蘭之名達到大阿拉伯的聯合。

埃及總統沙達是一個和藹慇懃的政治家與統治者。他的國家擁有三千五百萬人口；不斷上揚的人口壓力是他薄弱經濟基礎的一大負擔，他必須和這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戰鬪。他還必須在強權之間周旋，對以色列繼續估領他的一部分疆土想想辦法，憂慮埃及的中堅分子及廣大的社會對他的印象，簡言之，沙達的心裏，除了阿拉伯聯合的問題外，還有許許多多複雜的事。上週卡達費上校和沙達總統在利比亞的班哈齊會面。埃及和利比亞合併一直是這位上校的泛阿拉伯夢想的一部分。沙達很審慎地應付這個問題，但也似乎不願意違背這個阿拉伯的神聖理想，因此他會要求五個月的時間愼重考慮。五個月過去了，卡達費要他的回音。

上週會談的結果：埃及的代表在三天的會議裏獲得了一項協議，叫做「完全合併，儘可能地」，但是將實際的合併步驟延期十三個月，並予雙方政府對未來的結果有否決權。

這次協議提出組成一個「統一指揮小組」，這個小組會議將於九月三日——卡達費上校軍事政變成功三週年紀念日——在的里波里召開。七個合併事務委員會將在今後一年內，分別研究政治、社會和軍事各方面的合併問題。這些委員會對向「統一指揮小組」提出報告，再由這個小組將所得報告分別轉給雙方的政府。最後的計劃，如果可行的話，將付全民投票表決。整個過程將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以前完成。

可以想像得到的，有些委員會，諸如處理經濟和政治的團體，可能會要求在他們的那一方面完全合併，而另外的一些——例如研究憲法事務的委員會——可能會要求保持雙方國家的型態。很有意思的是班哈齊協議並沒有提出一個首都、一個國旗、一個總統的建議。

事實上，那些政治合併的象徵早就存在阿拉伯共和國聯邦的體制之中。距今不久的那次聯邦，聯合了埃及、敍利亞和利比亞，毫無意義。它在開羅郊外設有一個聯邦政府，而實際上它的三個組成分子仍擁有完全的國家主權。它的唯一特徵是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將軍和卡達費上校在政治上和私人之間水火不容。我們還可以想到一個更早的合併經驗。一九六一年敍利亞和埃及合併了兩年半。

那個聯邦由納薩總統治理。實際上所有的號令皆來自開羅的嚴密控制下，突然爆發了一次武裝政變，結束了那個聯邦；而那次不愉快的經驗，現仍存於開羅和大馬士革的記憶中。

班哈齊協議的宣佈，在開羅的反應幾乎是漠不關心的：這和沙達下令驅逐俄國人，全埃及人的熱烈反應成尖銳的對比。在大部份的阿拉伯國家中，除了卡達費上校，國家主義似乎是較泛阿拉伯主義更爲有力。

（譯自八月六日紐約時報雜誌）

蘇聯偉大作家蘇辛尼申

王恩

「一個國家如果出現了一個偉大作家，就像出現了第二個政府。因此，沒有一個政權是喜歡偉大作家的。他們寵愛的只是那些微小的作家。」

蘇辛尼申

向世界罪惡挑戰

蘇聯當代最偉大作家蘇辛尼申，曾榮獲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但他的作品卻不准在國內出版。這是蘇聯的悲哀，也是世界的悲劇。從蘇辛尼申事件，可以顯示共產主義時代的沒落，民主自由的不可戰勝的力量。蘇辛尼申事件，將永遠載入文學史冊，蘇辛尼申本人，也成爲一位世世代代所將懷念的不朽文學家。很多偉大人物，必須到了死後才蓋棺論定，但對於蘇辛尼申來說，在他正當壯年時代，已可以肯定他是世界偉人之一，他的功蹟將永垂不朽。

今年八月廿四日，諾貝爾基金會所出版的「諾貝爾獎金年鑑」中，發表了蘇辛尼申一篇長達十六頁的「接受獎金講詞」，他又再次發出了對世界的挑戰。蘇辛尼申在講詞中，語重心長地譴責世界壓制文學與言論的政府，並指控聯合國出賣了獨裁國家的被奴役的人民。蘇辛尼申是一個心無偏袒，只向世界罪惡挑戰的作家，因此他不但指責蘇聯的專制壓迫。指出「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魔鬼正在我們眼前的世界到處爬行，侵犯他們從未能夢想到的國家，近年來又藉騎刼、綁架、爆炸與縱火，宣佈決心撼動及摧毀文明」；他還抨擊中共紅衛兵在文革時期之作爲，指爲「無恥野蠻之突然復甦」。

爭取寫作自由象徵

蘇辛尼申還說：「從外表看，西方社會的動盪已日益擴大，將達到一點，如果超過這點之約，整個制度將形成變態而必然崩潰。」他又說：「我甚至敢大膽地說，慕尼黑精神將在整個二十世紀盛行，膽怯的文明世界對無恥野蠻的突然復甦之侵犯，無以相抗，只有以讓步及微笑相對。」

蘇辛尼申之所以偉大，這是因爲他已成爲蘇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一個叛逆作家，也是爭取寫作自由的象徵英雄，但他卻不願離開祖國，願與祖國人民一起受苦受難。所以，當有人勸他爲什麼不移居西方國家時，他對此極表反對，並說：「我的一生完全在家鄉渡過，我要傾訴祖國的哀訴。」他在獲得諾貝爾獎金時，蘇聯政府卻阻止他接受這種榮譽，他本來可以出國前往瑞典親自領取，但又怕蘇聯當局設下陷阱，禁止他重回祖國，流亡國外。他是這樣一個又熱愛自己的祖國，又極力抨擊蘇維埃政權的偉大作家，他知道「祖國有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他必須舉起禿筆，爲人民請命，爲時代開路。他表示過：「沒有人能夠堵塞前往眞理之路。爲了前進，雖死無怨。」他和中國的古代作家屈原倒有十分相似的地方，但他比屈原更加勇敢，一直在蘇聯秘密警察迫害和壓制下寫作、活動。

從小決心當一個作家

不久前，倫敦的「泰晤士報」曾獨家發表過蘇辛尼申寫給諾貝爾獎金委員會的自傳。這份自傳，反映了蘇辛尼申的前半生經歷，對於研究蘇辛尼申這個蘇聯當今的反叛作家，是一份很好的參考資料。

蘇辛尼申於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基斯洛伏斯克出生，今年五十四歲。他的父親是莫斯科大學語言學系學生，但沒有完成學業就於一九一四年應召入伍當志願軍。後來在德國戰線，以砲兵軍官身份作戰，在一九一八年夏天才逝世。蘇辛尼申一生下來就沒有了父親，由母親撫養長大，母親在羅斯托夫鎮當速記打字員維生。蘇辛尼申就在那裏長大，受教育。一九三六年，他離開了文法學校。從孩提時代起，雖然沒有鼓勵，但蘇辛尼申已決心要成爲一個作家，並且寫了不少少年時代的作品。三十年代，他希望能夠持自己的作品發表，但找不到出版人。

蘇辛尼申雖希望受到文學教育，但在羅斯托夫鎮是很難實現的，因此只得在羅斯托夫大學的數學系攻讀，雖有這方面的天資，但仍不願從事數學工作。可是，數學卻使他以後得以兩次從死亡邊緣過關。如果他不是一個數學家，一定無法在集中營中掙扎了八年。其後，他在流放時期，獲准在集中營中教授數學和物理學，這使他不致遭受非人生活和熬難，也有一些時間來偷偸地寫作。

因批評史大林被捕

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天，他從羅斯托夫大學的物理系和數學系畢業。那時，由於健康不佳，他被分配去當一個馬車夫。其後，由於他的數學知識，又被調到砲兵學校，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完成了速成課程之後，立即被分配到尋找砲位連的指揮部，在前線服役，到一九四五年二月被捕爲止。他是在東普魯士被捕的。早在一九三七年，當他還是大學一年級生時，他寫了一篇紀述一九一四年在東普魯士發生的「桑蘇諾夫的災難」的文章。一九四五年

，他親自到了這個地區調查，這對於他以後的命運，有了很重大的關係。

蘇辛尼申在戰場上被蘇聯秘密警察逮捕的原因，是在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期間，當局檢查到他跟一個同學的通信內容，顯有對史達林不敬之處。雖然他們在信中提到史達林時都是使用假名，但為了增添控告的理由，蘇聯當局又利用了在他的地圖箱內所發現的小說原稿等作為證據。這些證據是不足提起控訴的，但當局還是判他八年關進拘留營的刑罰，當時只由內政部的一個特別委員會OSO作出決議，而沒有把他提交審判，這種刑罰在當時已算是較為輕微的了。

服刑期間偷寫作

他在矯正營內服了一年刑，就在一九四六年，因他是一個數學家而轉調到秘密警察所設立的一個科學研究機關內工作，又渡過了幾年刑期，這是他的小說「第一環」內有詳細的描述。一九五〇年，他又被送往新建立的一個新政治犯集中營。他在這個設於哈薩克的伊基巴斯杜辛鎮的勞動營中，幹挖礦，砌磚和鑄鐵勞動，這在他的第一部小說「伊凡丹尼蘇維奇的一天生活中」也有詳細描述。

蘇辛尼申服了八年刑期之後，又被流放到哈薩克南部的柯德力，既沒有判決，也不是由內政部決議，而僅僅是一紙行政命令，這在當時也是很經常的作法。從一九五三年三月起（三月五日，史達林死訊公開宣佈之後，他第一次出外時已沒有監視人員陪伴），至一九五六年六月，他流放期滿了，但卻患上癌症，而且越來越嚴重。一九五六年底，他已頻於死亡邊緣，因為癌症的嚴重折磨而不能吃不能睡。不過，他還是獲准進入塔什干的癌症病院治療。他的第三本小說「癌症病室」，便是描述這一段的生活。一九五四年，他的癌症被治好了（「右手」一文中有詳述），他恢復了正常的生活。

第一本小說震動世界

蘇辛尼申在流放期間，一直在一間小學教數學和物理，在這一段艱苦、孤單的生活中，他秘密地寫詩（在勞動營內，他只能在心底裏寫詩）。他保留了所有的作品，帶着過去的回憶回到蘇聯的歐洲地區，表面上教書，但仍在秘密地寫作。在這些年月，他不但相信在他有生之年是無法看到他寫的東西出版，甚至也不敢讓他的最親近的朋友閱讀他的作品，恐怕又被當局發現。在四十二歲時，這種隱名的作法徒使他折損。一九六一年蘇共第廿二屆代表大會以及特華托夫斯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之後，他就決定出面，發表「伊凡丹尼蘇維奇一天的生活」這本小說了。這種公開露面可能使他失去所有的原稿，毀滅前途。但就在這次，事態極為順利地發展。原來，在一九六二年，赫魯曉夫為了批判史達林，曾放寬一些尺度，准許一些抨擊史達林的作品發表。當時，主編蘇聯文藝刊物「新世紀」的是一位自由派作家特華托夫斯基，他經常發表一些自由主義的作品，代表當時蘇聯對文學的解凍。特華托夫斯基在「新世紀」發表了「伊凡・丹尼維奇一天的生活」這部小說之後，使到蘇辛尼申一夜成名，可是，不久蘇聯又限制自由派小說的出版，蘇辛尼申也就沒有公開發表作品的機會了。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蘇辛尼申沒有機會在國內發表作品，就將以後第四本小說「第一環」和「癌症病室」，裝訂成打字稿，秘密在地下流傳，受到廣泛的歡迎。後來，有人將這兩本小說的打字稿本偷運到西方出版，影響很大。一九六九年，蘇聯作家聯盟就因為蘇辛尼申不阻止他的小說在國外出版的罪名，把他開除出會。在蘇聯，一個作家被開除出作家聯盟，說明他再也沒有在國內公開發表作品的權利，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等於是判處了寫作的死刑。但是，蘇辛尼申仍然不屈不撓地寫作，秘密警察經常監視、干擾，搜查蘇辛尼申，他仍然堅持下去。

一九七〇年諾貝爾獎金委員會因為蘇辛尼申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以及他已成為一個爭取自由寫作的象徵，因此特將該年度的文學獎頒給他。於是，蘇聯老羞成怒，對蘇辛尼申進行了更大的迫害，指他的著作成為「西方反動派抨擊蘇聯的力量」，並變相禁止他領取文學獎金。

蘇辛尼申獲得文學獎之後，開始寫作一本新小說「一九一四年八月」，完稿後就在一九六一年三月致函蘇聯數家出版社，要求他們出版他的新書，但均遭受拒絕。他在國內無法獲得出版，只得寄到國外去，授權巴黎青年會出版社出版。過去，他的作品在西方國家出版時，據說未獲他的授權，變成了亂印一通。這次，他正式授權在巴黎出版，防止偷印或剽竊。至於他的原稿如何偷運到法國，那就不得而知了。同時，他還聘請瑞士的一名律師佛里玆・希布作為他的國外的代表。

新小說國外出版

「一九一四年八月」這本小說是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頭十二天的故事，蘇辛尼申於一九三六年離開中學時就已經構思了這一部小說，它不但表現了蘇辛尼申對戰爭的看法，還體現了對俄國命運的評價。書分兩部，目前是在寫下篇，可能成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以外的最傑出的戰爭史詩。

蘇辛尼申在是蘇聯著名的音樂家羅斯特洛波維奇的莫斯科郊外鄉間住宅完成「一九一四年八月」的寫作，他們已結成患難之交，在生活上還互相支持。蘇辛尼申的家庭生活不很愉快，曾提出與妻子離婚，但遭受拒絕。他愛上了一個三十多歲的女數學家，兩人同居在莫斯科，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還生了一個孩子。

蘇辛尼申小說的特點，是他將自己的生活體驗和遭遇貫串在小說的篇章中，既不是他所虛構的，也不是他的完全的生活史，使到小說達到更加完美的概括性、典型性的境地。這樣的小說，可以反應一個時代的歷史和特點，但又不是純粹的歷史教科書。

横眉語

刼刼刼刼刼刼刼

有家報紙版面上連「突發」與「法庭」新聞，共有刼案達十八宗之多，幾乎佔港聞版全部篇幅五分之三，那位老編十分幽默，用了十個「刼」字做標題。

有心人看報紙後，不禁搖頭嘆息，看來香港實際是賊的世界。何以匪徒如此猖獗，細心分析，理由很多，也可以說是香港這個「特殊環境」造成的。香港並不是一個國家，也不是一個殖民地（因爲中共已否定了「殖民地」的地位）。

如果是一個國家，應有適合國情的法律，但香港的法律並不適合「國」情，這裏四百多萬「居民」，中國人口佔百分九九，但香港的法律是根據英國擬訂的。英國的國情，與中國國情大有不同，這由於不同的風俗習慣所造成，最顯著的異點，中國人對青少年的教育要嚴，而英國人則讓其自由發展。中國人對不肖的子侄都予嚴懲，英國人卻姑息，要曉以大義。因此，對青少年犯人只會感化、教導，而中國人則會施以體罰或其他嚴厲處罰方法，使他們知所戒懼，不會再犯。

如果是一個殖民地，政府的統治是高壓的，稍有差池，便會受到嚴刑，對刼殺案及其他罪案都可如此。但香港又不是這樣一個高壓統治的殖民地，而是用懷柔政策，至少表面上要

覺悟悔改。可惜中國青少年未必如英國青少年那樣子，結果，姑息的法律就鼓勵了更多青少年走向犯罪之途。今天，香港社會治安敗壞，刼案如麻；而罪犯又多是青少年，歸咎於法律不合「國」情，是有理由的。

有人把刼案猖獗歸咎警方不力；也有人說打刼的青年，多半是由大陸逃港的。這雖可能都是事實，但警察有限，要使所有刼案都能「防止」與「破獲」，那未免太苛求，即使警察全力應付，也會感到人力不足。

大陸逃港青年打刼，容或有之，但不能一竹竿打一船人，絕非所有大陸青年都有膽打刼。其中也有不少是在本港受教育的。如果有嚴厲的法律予是懲處，總可以收到阻嚇作用。

詹森變成老亞飛

詹森可以說是美國最倒霉的一任總統，他的倒霉一半是由於他自己的庸懦無能。

五十萬美國大軍派到越南打仗，是詹森任內的傑作，他的介入越戰並沒有錯，因爲如果他不打越戰，中南半島已全部赤化，而今天的東南亞，也不知是誰家天下了。

他的錯是錯在派了五十萬大軍到越南，卻不求取勝利，給小小的北越拖住，拖到泥足深陷，無法自拔，由此而使到國內的反戰分子有大條道理攻擊政府。

如果詹森決定出兵的時候，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求取勝利，把北越徹底打垮，戰事也不會拖延到現在。

詹森是在四面楚歌之下下台的，尼克遜給他收拾這個爛攤子，實在煞費苦心，一方面要使中南半島不要赤化，一面要把美國子弟從中南半島送

大賊何必罵小偷

毛共「紅旗」第八期有一篇「認眞改進文風」的「思想評論」文章，除了大罵言之無物的又長又臭的寫作方式之外，又咒罵若干武斷、誇張的「歪風」，如說：「有的材料寫得不留餘地，愛作絕對的肯定或否定，好就沒有缺點了，壞就沒有優點了。」

這句話罵得眞妙，除了罵盡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文人」之外，也罵及文章作者自己。因爲這篇文章在罵「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資產階級文風」時，就是抱着「壞就沒有優點了」的態度的。什說「引上了邪路，使之泛濫成災」、「離開事物的本質十萬八千里」等等惡毒、誇張的詞句全都用上了。奇怪的是，「劉少奇一類騙子」的「文風」那麼一無是處，卻能佔據中共文壇數十年。「紅旗」文章如此否定「騙子」們的「文風」，豈不等於否定中共過往歷史上的「文風」？其實，這也不過是中共看待一切事物的一貫作風。不獨「文風」爲然。毛澤東對待異己分子的態度，由陳獨秀、張國燾，一直到劉少奇、林彪，有哪一個不是「不留餘地」、「沒有優點」的呢？

又說：「把一些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形容詞、副詞當作閃光的標簽，花言巧語，強行推銷。什麼『最、最、最』……」。

這處顯然是指林彪一伙稱毛爲「最、最、最敬愛的」某某而言。記得，「文革」之初，香港的自由文人就以此諷刺過中共，指爲違背「歷史唯物論」。可是，直到今天，他們仍在呼喊着封建帝王時代遺留下來的「萬歲」口號。「最、最、最」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難道「萬歲」就符合馬克思主義嗎？

毛共莫奈瘟神何

湖南岳陽縣無法消滅血吸虫的媒介體——釘螺。毛共岳陽縣委在「人民日報」寫文章說，這是由於沒有搞好「調査研究」之故。大家都知道，「調査研究」是毛澤東常好瞎吹的一個詞兒，什麼「沒有調査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是毛虫們平日不離口的一句「語錄」。可見，「岳陽縣委」文章之論點，無非又是一堆「煩瑣哲學」與毛思庸俗化的貨色而已。

問題卻在於，如果單靠一句毛說過的「調査研究」就可以解決問題的話，毛共今日也就不致於搞到「每隔那麼幾年」就要大亂一次的田地了。即如關於消滅釘螺——消滅血吸虫的問題，「人民日報」早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就揚言局部消滅，並誇言五年（後來改爲七年、十年）內「全部消滅」。毛澤東的「送瘟神」詩就是爲此而寫的。然而，時間是無情的見證人，如今一轉眼十四年又過去了，毛曾欲「紙船明燭照天燒」送之而去的「瘟神」，至今竟仍賴死不走。這，難道也是因爲毛幹們沒有背熟毛澤東關於「調査研究」的「哲學著作」之故？

我想，只要毛澤東和毛共這些個眞正的瘟神一日不去，虫吸

中共宣傳

克遜那麼好的精神體魄，恐怕早已瓜直；現在他又雄心勃勃，競選連任，完成他的未竟計劃。尼克遜的確是個敢作敢為的總統，他的越南化計劃勉強可以說成功了，他下令轟炸北越，封鎖港口，不管反戰分子的叫囂，我行我素，卻也把北越發動三月攻勢所造成的危局挽救過來。他與上任的詹森相比，眞是相差十萬八千哩！

詹森卸任後，本該韜光養晦，靜思己過，可是在這次美國大選中，他卻有支持麥高文的主張。本來，麥高文的主張，與他剛好是背道而馳，詹森何以又會支持他？除了因為他老胡塗了，恐怕沒第二個解釋。

還有一點可以證明詹森是老胡塗的，據說近來他已成為一個「老亞飛」，他把頭髮留長，長披兩肩，為了不願人見到他這個怪相，絕少露面，他的保密工作做得相當好，新聞記者千方百計想拍一張他的長髮照片，可是無法達到目的。

麥高文的支持者，是一班嬉皮士、阿飛，這就是他的政治本錢，詹森支持他，難道除了留長頭髮外，更在行動上走向阿飛之途嗎？

美宣佈自越撤軍

參加越戰的美國戰鬪部隊，人數最多的時期是一九六八年的冬天，那時在越美軍共有五十三萬人之多，那時候的美國總統是詹森，他還計劃再增兵越南，西貢美軍司令部當時認為，美軍的作戰部隊要增加到五十五萬人始足以應付四處竄擾的北越軍和越共分子。詹森派出了五十多萬軍隊，而在越南戰場中還不足以應付，因為他在越南打的是有限度戰爭，不求勝利，即是說他的戰畧是有守無攻。

吸住，在金錢和人力上，蒙有了巨大的損失，軍費之龐大，甚至足以把美國的經濟拖垮，美國的青年也無數因此喪失了生命，於是反戰分子到處示威，弄得詹森悄然下台。尼克遜繼任為美總統後，倡議「越南化」計劃，訓練南越軍隊，使他們自行擔負抗拒北越的侵畧，而把美國軍隊撤出越南戰場。這一項計劃總算已有若干成就，把越南戰事局勢也扭轉了。

報載：尼克遜將宣佈再自越南撤退美軍一萬到一萬五千人。目前，留在越南的美軍大約只有三萬三千人，無論如何不超過三萬五千，如果尼克遜再宣佈撤退一萬到一萬五千，則剩下來的只有二萬到二萬五千了，這和最高峯時相比，只有二十分之一還不夠。這一來，距離「全部撤退」已十分接近，目前離開大選期間還有兩個多月，到十一月間，這二萬多名美軍又可能最後一批撤退，完成了尼克遜盡撤地面戰鬪部隊的計劃，這一來，麥高文就不能獲得任何實質的話柄對尼克遜有所不利了。

大部分的美國人都明白，尼克遜的「有計劃撤退」是美國脫出越戰的最好方法，今後，南越可以憑自己的能力保衛自己，美國人的子弟用不着在南越戰場上送命，只消美國在軍火上及海空支持，南越一定可以抵抗北越的侵畧，北越和越共吸住美軍的計劃就徹底失敗了。在軍事上說，這時候撤退南越部隊是不智的；但在政治上說，這一次的撤退，卻有很大作用，足以有力的打擊他的政敵麥高文。

萬人傑

產

詠輝

毛共在這次藉批林運動而推行的「整頓學風」中，曾狠批了一陣所謂劉少奇一類騙子在學習過程中搞的「形式主義」「煩瑣哲學」和「庸俗化」等「歪風」。據云，過往毛報刊登的什麼「數噸大石滾下來壓不死人」，是毛語錄之功；毛語錄能使瞎子復明、啞巴說話、聾子恢復聽覺；靠毛思想掏糞，臭氣變成香等等，都屬這種「歪風」的產物。

可是，白紙黑字的批判文章油墨尚未乾，毛報上搞煩瑣哲學、庸俗化的新鮮貨色又大量推出來充場了。茲舉一例：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的「認眞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專頁，有一篇題為「反映論是我們照明燈」的文章畧謂，共軍某部搞坑道訓練，照明問題出了困難，但另一「戰勤小組」卻想不出解決的辦法。後來翻開毛咒，唸難，「一連」製成了「吸烟照明燈」，解決了困唸有詞一番，終於發覺原來是他們未能「堅持唯物論的反映論」之故。於是應用「反映論」的方法，發明了「聚光防震燈」。

其實大家都知道，人類之所以能有所發現、有所發明，無非就是認識與實踐反複對證之結果，也可以說就是人類的本能，與什麼「唯物論的反映論」之類的漂亮名詞絕無關係。試想，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瓦發明蒸汽機，蔡倫發明造紙術，何嘗要根據什麼「反映論」，何嘗須唸什麼咒。更遑論一盞小小的防風燈！

看來，大概林彪的陰魂未息，仍正暗中指使毛報的宣傳員胡搞煩瑣哲學或毛思庸俗化吧。否則，必然是另一個「劉少奇一類騙子」已經應運而生了。

無法消滅的人性

下面三個由安徽電台廣播的事例暴露中共磨滅人性之企圖實枉費心機。

其一是：安徽有個大隊，前些時由於「養猪積肥政策沒有兌現，猪少，肥少，糧食產量低」：後來改變措施，實行「養猪積肥配肥料糧，社員交肥按質論價，合理計酬等制度」，結果「猪養得多，肥料積得多」。

其二是：「上杭大隊幾個生產隊，聯合建了一個排灌站，由於對誰受益，誰負擔的政策沒有兌現，工分沒有結算，以致挖灌溉支渠時，遲遲不能動工，排灌站建了三年，仍然沒有發揮作用，抗旱還是依靠人力」。後來將一切交代清楚，支渠很快便挖成了。

其三是：某「公社」沒收了農民私人屋前屋後的樹木，「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後來退回給各人，「進一步調動了羣眾的積極性」。

上述三個例子看似平常，其實正反映了人性與共黨的黨性的鬬爭。共黨欲消滅人性，但失敗了，反而人性取得了勝利。三個事例中，前半部的做法，都代表了「黨性」，也就是中共所說的「為革命」，「顧全大局」，「無私」，是中共一意企圖「培養」的；但行不通。後半部就是人性，也即中共所謂的「私心」，是中共處心積慮所欲消滅的，但卻始終無法得逞，最終且向之讓步。

這一事例也反映，人性終將消滅共黨的暴政。

今天，尼克遜和基辛格在國際局勢中究竟玩弄什麼手法，採取怎樣的政策呢？

他以反共起家，何以上台後又對中蘇共如此親近，對一向有好感的中華民國如此冷淡和疏遠呢？

面對的問題

分析下來實在有他的原因，而並不只是政客善變而已。

首先，他積極的反共，主張強硬對付共黨的時候，是美國獨佔核子武器以至武力佔世界首位而可以壓倒蘇俄的時候。那是一九四五到六〇年的十五年，美國的武力和財富不只甲於天下，簡直可以隨心所欲，操縱世局。但美國的決策當局不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雖然有可以隨心所欲的本錢，卻做不到隨心所欲的事情。

一九六〇年後，到六八年的八年之間，國際局勢有了決定性的變化，美國的武力已被蘇俄追上，美國的財富也不能再操縱世界經濟，反之，美元的弱點開始暴露。尤其是對付越戰政策的弱點，更使美國陷入危機中。

國際上三不利

國際上，三項不利後果：

A、西歐盟國的不滿，認爲美國太重視亞洲，而忽略了眞正重要的西歐防務，說南越的得失，無關大局，美國大舉捲入越戰，殊爲不智。

B、以世界第一強國的美國，對付一個小小的北越，竟然久戰無功，做成了美國無能的印象，使美國聲望大打折扣——北韓之所以敢於刦俘美國情報船柏布魯號，就是看準美國無能爲力之故，而結果也確實證明了美國毫無辦法，只有簽字認錯，才獲釋放被俘的海軍人員，而如今紐約時報等美國記者又到北韓訪問去，並有美國要和北韓友好的傳說了。

C、各國共黨以至左傾團體，紛紛發動大規模的反對美國侵畧南越運動，捲起狂熱的國際反美浪潮。

國內也有三不利

國內，也是三點不利後果：

A、美軍死傷數字太大，師久無功，做成厭戰心理。

B、電視每晚詳細播放戰場上美軍作戰的鏡頭，砲火、死亡、破壞，使國內人心趨於反戰，其他的大眾傳播界也同樣的反戰，再加上共黨與左派的煽動，反戰運動咄咄迫人。

C、另一部份的美國人，則主張要打下去，絕不能中途罷手，否則後患無窮，這一派就被稱爲鷹派。他們與鴿派針鋒相對，簡直弄到美國有內部分裂，互相敵視之虞。

尼克遜就是在這樣的不利局勢之下登台的，他面對的問題如下

一石二鳥

要做到這一步，首先要搞好美國和這兩個假想敵之間的關係，於是，尼克遜就分別訪問了北京與莫斯科。

這一着棋，妙得很，美國自己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卻一石二鳥的達到兩項目的：

㈠中蘇共之間，敵對更深，但又都對美國好感——至少不再把美國當作是第一號敵人。

㈡中蘇共爲了避免惹起美國反感，都對北越採取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或者，至少可以說，尼克遜利用與中蘇共新取得的諒解作本錢，而採取了前任總統詹森所不敢採取的封鎖行動，料定中蘇共不會眞正予以反對，果然就切斷了北越所獲得的大量外援物資輸入的運輸線。

孤立了北越

在國際陣營中，北越等於是被孤立了，幾於是孤軍奮鬪的對抗美國，如今，唯一的希望寄託於麥高文的當選爲美國總統，假如十一月的大選結果還是尼克遜贏了的話，北越很快就會誠意談判，從而很快就會停火的。

因爲，在謀畧這方面，尼克遜已經贏了，只有一心一意要利用反越戰青年的支持來進入白宮，只知個人政治野心、不理國家利害的政客如麥高文之流，才會高唱美國放棄越南論調的。

中蘇共的領導層，難道會不知道尼克遜的這種謀畧麼？當然知道的，至少，河內當局就會向北京與莫斯科當局痛陳，指出美國的陰謀了。

但北京與莫斯科當局，爲了本身的利害點，卻又有另外一套的看法，它們認爲自己也在利用美國。

對中共來說：它也要利用美國來對抗蘇俄，並且，要利用與美國關係好轉來求取外交上的突破，打開對日本關係的僵局，並且，希望進一步達到「解放台灣」的目標。

無意犧牲中華民國

若非中華民國當局十分堅定，並且反應迅速，立即改組，在政治方面力求進步，並且大量起用台灣人，是杜絕中共滲透煽惑的陰謀，全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對外交走經濟與文化關係路線的話，實在不容易站得住的。

在尼克遜來說，實在沒有犧牲中華民國的存心，反之，仍要加強這一枚棋子在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力量，俾可以在國際局勢一旦有變時，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爲「以夷制夷」也好，「勢力均衡」也好，策畧總是有時而窮，並非可以長久的——假如可以的話，英國那裏會霸權消失

尼克遜前

其實不然。今日世界局勢已經大變，從前的一套，已不適用。尼克遜目前的政

動暴亂陰謀得逞。

對付越戰，他採取越戰越南化的政策，支援南越軍隊作戰，而把地面戰鬥的美軍撤走，這一點，已是有目共睹，並且十分有效的。

越戰不再是主題

今年的總統大選，越戰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競選的題目，和四年前剛好相反了，雖然北越大舉南下，越戰又在激烈進行中，但由於美軍死傷輕微，在美國國內引不起什麼刺激，電視、報紙、雜誌都再也刊不出美軍在前線上死傷的血淋淋鏡頭，美國人民也就淡然處之了。

甚至尼克遜封鎖海防港口——這是詹森總統所考慮過要採取的行動，但結果終於不敢採行，再度大炸北越——詹森總統曾經進行過轟炸北越，但在國內一片反對之聲下，終於停止。而尼克遜卻行動自如，不受縛束，沒有遭遇到激烈的反對。

巧妙擊敗鴿派

爲什麼有如此不同呢？

不能不說是尼克遜巧妙的擊敗了國內的反對越戰的鴿派，即使左傾的珍芳達等女星聲嘶力竭一再呼喚，胡塗蛋的聯合國的秘書長華爾海做了北越的應聲蟲，結果，都可以說是毫無作用。以反越戰爲競選本錢的麥高文，在民意測驗上，他所獲得的支持，幾於只及尼克遜的一半。尼克遜是有一手的！

運用計謀

尼克遜對付中蘇共的策略是：「可以智取，不可力敵」。全面的軍事力量比較，美國與蘇俄大約是平手，而各有所長，例如：蘇俄地面飛彈較多，但美國北極星式飛彈潛艇卻佔了上風，蘇俄陸軍強勁，美國卻海軍稱雄。

局部戰爭，例如越戰，美國不僅未能取勝，反而陷入泥足中！用武力，行強硬之路，那是不行了，只有運用計謀。

所以一九六八年尼克遜競選總統之前，在外交季刊上已經提出兩句話：「對抗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談判的時代。」

談判的策略怎麼樣？說穿了，很簡單，就是中國古來慣用的以夷制夷之策——滿清末期，李鴻章更喜歡使用這一套。亦卽是英國維持它的百年霸權的一套，稱爲「勢力均衡」；名詞雖然不同，實質則一，都是要使各假想敵互相牽制，而自己則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如此而已。

中共與蘇俄都是美國的假想敵，而它們已互相交惡，順理成章地，美國就可以利用它們來互相牽制，自己則從中操縱。

若兩人?

夷」手法。尼克遜運用得宜，在國際政壇中，又漸漸居於有利地位了。

•要抽空和田中會晤，就是要日本協力支持中華民國。

坐收漁人之利

尼克遜是否會利用中蘇共之間的矛盾到製造它們之間發生戰爭，從而坐收漁人之利的地步呢？這一點，當然十分值得注意。

要說尼克遜沒有這樣的期待的話，那是無法使人相信的，但以目前形勢來說，必須顧慮到兩點：

㈠中蘇共一旦發生衝突的話，就是核子戰爭，後果如何呢？誰也料不到。

㈡美國能否絕對的置身事外，而不致被捲進去呢？

在這兩點顧慮未有萬全的應付辦法之前，看不到尼克遜有走這一條捷徑的跡象。

大抵，還是走英國當年雄霸世界時代的老路子居多，就是盡量以維持「世界均衡」來維持世界和平，然後，在經濟與貿易方面盡量獲取利益。

但走這一條路，必須避免重蹈英國當年的未能保持足夠武力的覆轍，由於英國犯了這一個錯誤，兩次世界大戰都吃了大虧，雖然幸而獲得美國的支援，反敗爲勝，但霸權終於墜落了。

假如英國當年一直保有強大的軍事武力，使德國不敢輕舉妄動的話，那裏會發生兩次世界大戰。

海外基地要保持

今天的美國，更加非要維持強大兵力不可，否則，如何「以夷制夷」？而且，「以夷制夷」；——往往有時而窮的，因爲國際形勢一直在變化中，各國勢力的對比絕對不可能凍結起來，保持不變，不論是急變，抑或是積聚小變而成大變，總之，「均衡形勢」一定會變，天平傾側，就會發生危機，甚至會出現戰禍。

這種局面，不僅是可能發生，簡直可以說是必然發生！

美國若是沒有足夠武力的話，如何應付，如何自保呢？

儘管尼克遜不會蓄意挑起中蘇共之戰，但不能不使美國具備充份的條件來準備應付，除了武力之外，還有海外的戰略基地與可以發生作用的盟國，這就包括了以台灣爲基地的中華民國在內。

可以相信，尼克遜是有此認識的，日本的田中首相如何呢？就不得而知了，且看兩人的會談，會談出怎樣一個結果來吧。

美國與蘇較接近

在香港所看到的，美國表面上與中共來往日益頻繁，大談貿易，中共甚至有購買波音廠七〇七民航機的消息，似乎很友好，從而使若干人有了錯覺，以爲美國很可能要扶掖中共，以聯手對抗蘇俄。

（轉下頁）

採取這樣看法的人士可忽畧了一點，美國年來對蘇俄更是接近——至少，實質的行動上接近得多。

外交上：美蘇簽訂一連串的限制戰畧武器的協議，而中共則始終拒絕簽署美國所極力促成的「禁止核武器擴散公約」。

中共斥責美國轟炸北越水利系統，蘇俄默不作聲，以致有北越醞釀反蘇的消息。

蘇俄為了與美國合作，保持中東和平，寧可被埃及驅逐蘇軍事人員出境。中共包庇高棉政客施哈諾王子，對中南半島野心未泯，蘇俄卻已接近洗手不幹的邊緣。

經濟上：美國與中共的貿易，還是紙上談兵的階段，但對蘇俄則已經完成了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小麥交易。

另外，以美國的技術和生產設備來交換西伯利亞大量生產的天然瓦斯；甚至合作開發西利亞等計劃，都在接觸中。

更重要的是：蘇俄打算償還美國二次大戰時租借法案的數十億美元援助；而美國則在貿易方面予以最優惠國的待遇，並給予信用賒貸的貿易安排。

美國與中共接近呢？還是與蘇俄較為接近？

從目前迹象看來，顯然還是後者呢！

吾生此外復何求？

古鶴翔

世無百年人，
強作千年調；
打鐵作門限，
鬼見拍手笑！

這是唐代詩僧王梵志的詩篇，在這名利物慾薰天的時代中，這首詩實在發人深省。君不見，尼克遜為了保持總統的寶座，不惜將美國立國的原則拋棄，而與中共進行「禽獸外交」？君不見，毛澤東為了奪權，不惜毀滅自己親手訂立的憲法？君不見，自由世界的股市、房產、汽車都染滿了失敗者的鮮血？君不見，共產社會的新階級，全都踏在人類和「同志」的屍骸上？人們不斷地向上爬，向上爬，「試與天公共比高」。「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竟因此而「粉身碎骨」。人們為什麼要向上爬？為了名、為了利、為了物慾！

泰戈爾在一篇散文詩中說：「孩子們會集在無邊無際的世界的海邊，叫着、跳着。他們拿沙來建築房屋，拿空貝殼來做遊戲。他們把落葉編成了船，笑嘻嘻的把牠們放到大海上。孩子們在世界的海邊，做他們的遊戲。他們不知道怎樣泅水，他們不知道怎樣撒網。採珠的人為了珠潛水，商人在他們的船上航行，孩子們卻祇把小圓石聚了又散。他們不搜求寶藏；他們不知道怎樣撒網。」

孩子們祇知遊戲，並不管他們用沙建築的房屋被風浪一沖即歸毀滅，也不管用落葉編成的船的浮沉。

採珠的人為了珠潛水，商人為了利航行，成人為了名利物慾而鬬爭。秦始皇為了皇權而修築萬里長城，為了皇權而行暴政，為了不死的慾望而派人求不老藥！

結果秦皇帝短命而死，秦皇朝跟着毀滅，萬里長城卻成為毛澤東招待「美帝頭子」欣賞的古蹟。而且，萬里長城也不會永遠矗立於天地之間。

筆者童年時候居住的祖屋，曾經矗立在澳門南灣將近一百年，有些替友寄信來時寫錯了地址，也可以收到。這祖屋可以說建築得相當堅固了。可是由於環境變易，大家都離開了它，終於它易手了，拆掉了，最近聽說它已變成一座新型大廈。

那埋藏着幾代人底悲歡離合的祖屋，那曾經矗立在日本軍閥鐵蹄旁邊的祖屋，它終於在一九七一年被新主人拆掉了。

時光在消逝，幼小的嬰兒迅即長成，變為老翁。即使「打鐵作門限」，結果也是「鬼見拍手笑」啊！

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壓碎了林彪，捧高了江青，但他是否可以再擊敗周恩來呢？毛周政權還可以維持多久呢？毛澤東還可以活上幾年？

李白曾經慨嘆道：「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隕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終投湘水濱；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上蔡蒼鷹何足道？」

李白的感慨，確實深刻。他將古今的世態，在幾句話中便表露無遺了。最近，本港有一位擁有數千萬元家產的名流去世了。當他苦苦地為事業而掙扎之時，何曾想得到這千萬家財，如今再也買不到半粒落花生給棺木中的人享受？

還是東坡居士說得對：「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報載，一位熟悉華南情況的商人說：「我在博羅鄉間，曾與幾位現任幹部的親友接觸，他們雖然對自己的處境感到悲哀，但相信大局會有劇變，可能在今年內，廣東也會成為自由地區了。」

倘若這樣，我將返回兒時的聖地——荔子灣頭暢遊，我將到先人墓前報喜。祇要暴政倒塌，吾生此外復何求？

中共海員兼任白粉帶家

資料室

美最近退休的華特將軍，從亞洲蒐集有關販毒情報，將爲參院國內安全小組作證。

最近退休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副司令，著名的華特將軍已從亞洲返回，他會在亞洲爲參議員依斯特蘭所主持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蒐集世界販毒的情報。華特將告訴該小組委員會些什麼，現在還不知道，但華盛頓有很多人，希望他將對於中共涉及國際毒品交易的傳說，詳細提供他所蒐集的情報。

很多觀察家都認爲，該小組委員會應對於這個極爲重要的問題，舉行公開聽證會，以便對於中共正從事廣泛的世界性販毒活動發生爭論的指控加以澄清。

「人間事」雜誌會在五月六日一期中透露，美國政府隱蔽這一事實，並全力爲北平從事販毒的任何罪責加以洗刷。

事實上，今年較早時白宮給國會議員傳閱的一項備忘錄中說，對於中共從事販毒的指控，完全是中華民國的友人所策動的，而這種指控不確。

然而，甚至來自美國政府機構，麻醉品及危險藥物管理局的證據，也證明中共與販毒有關。在一九七〇年名爲「麻醉品與危險藥物非法販運」的第二號事實報告中，該局說明中國大陸雲南省種植的鴉片運入美國。同時，兩位紐約日報的調查記者麥斯基爾和法蘇在「眞實」雜誌七月號上撰文，率直指控中共推銷毒品。

這兩位記者說：「海洛英和古柯鹼也從中國大陸運至美國。去年聯邦人員在紐約搜獲十磅純海洛英（在毒品市場上，約値二百萬美金），都是由香港的海員帶到美國的。更多的毒品在西海岸和加拿大被捕的中共海員身上搜獲。」

據麥斯基爾和法斯說，當時毒品的樣品被送到地下毒品整批推銷毒販那裏去，以證明中共製造的毒品，其品質不下於從歐洲運到美國的毒品。

聯邦官員「在芝加哥捕獲三名北平的毒販」，他們藏有零售價達十萬美元的海洛英樣品。「他們也藏有宣傳品，企圖向美國中西部學校的革命集團分發」。

這兩位記者說，最近美國邊界巡邏艇，在從加拿大到美國密歇根州的赫倫湖上，攔截了一艘私運五名中共海員的遊艇，一位巡邏警員將其中一位跳船的中共海員擒獲。他的腰間繫着一個防水錢帶，裏面裝着來自中國大陸的海洛英。

關於中共涉及販毒，其眞實性佔多少，虛構性佔多少，仍待確定。但我們至少有興趣知道的是：我們在北平找到了新朋友，而且我們現將向中國大陸出口一批可以改裝爲轟炸機的波音七〇七噴射機，但我們這些新朋友，是否將販運邪惡危險的毒品，使之充斥於美國？很多人認爲，依斯特蘭主持的小組委員會，以華特將軍爲主要的證人，能對於這件事調查得淸淸楚楚，俾有益於國家。（原載美國「人間事」雜誌）

共黨慘無人道又一證明
北越拒受傷殘釋俘

黎剛

南越政府最近單獨無條件釋放六百名殘廢的北越戰俘，並准許他們返回北越與家人歡渡餘生。但北越和談代表竟然在上週例會席上拒絕接回這些傷殘兵士返回北越，足見北越政權之慘無人道。

北越強迫人民參軍，派遣到南方去打仗，「古來征戰幾人回」，戰死沙場的姑且不計，而僥倖受傷被俘，也成了永遠殘廢，身體痛苦固已不堪；而且在異地日夕思家，情殊可憫。南越政府乃本其人道的精神，釋放他們，以遂其返鄉與家人團聚之願。那些傷殘北越兵士，得聆此訊，正滿懷興奮與希望，大家歸心似箭，渴望回家，但是，北越當局卻拒人於千里，不准他們返回北越，那些傷殘兵士，其悲憤情形概可想見。他們會警覺於北越迫使他們離鄉背井，遠別家人，放棄他們的家園，而去參軍作戰，以身殉戰，或終身殘廢，究竟爲何。爲國家嗎？但結果而終被遺棄他鄉！客死他鄉！

北越這種拒絕接回傷殘兵士，是無人性的，是不顧人道的，必爲世人所唾棄。北越曾簽署日內瓦戰俘協定，但是，竟不尊重協定的精神和最低限度的基本原則，試將自由世界爲要求釋俘而進行種種努力的情形，與共黨拒絕接受傷殘兵士返國兩件事實作比照，亦可以看出自由之可貴。誰是眞正愛民的國家，誰是眞正虐民的暴君，於此可見了。

歷盡滄桑摩洛哥

胡養之

在二次大戰後的二十多年中，非洲的絕大部份國家雖已獲得先後獨立，然其局勢則一直未能穩定；尤其是北非方面的摩洛哥王國，更一再陷於恐怖的動亂狀態中。就拿八月十七日的一次短命軍事政變來說，幾使摩洛哥國王哈森二世的生命千鈞一髮，死裏逃生。幸而天相吉人，反叛的空軍企圖空中謀殺國王不遂，致令政變陰謀敗露後，不僅策動政變的國防部長奧夫基爾自殺，一千餘名官兵被捕；並導致八人死亡，四十七人受傷的流血慘劇。

國王共有五百多個妃嬪

本來，摩洛哥就是一個歷盡滄桑的北非古國，東南界阿爾及利亞，西北則濱大西洋及直布羅陀。全面積約四十三萬餘方公里，人口約八百五十餘萬，其中多爲棕色的柏巴族人。這些山地民族，原爲非洲西北角棕種民族的正統後裔；遠在公元四百五十五年時，柏巴族的騎兵，就已經協助過梵達爾人攻陷羅馬。第八世紀初葉，當阿拉伯人橫掃北非的時候，便將伊斯蘭的新月族帶到了非洲各地，柏巴人也都信奉回教；並協助它們進攻西班牙呢。

至阿拉伯帝國式微之後，摩洛哥地區即先後由阿拉伯人及柏巴王朝所統治，而成爲北非古老王國。到了十九世紀的時候，由於歐洲各國對非洲的爭奪戰期間，摩洛哥仍在動亂的狀態中，法國與英國成立了一個「君子協定」，在摩洛哥任所欲爲，而英國則得到了埃及，雙方各得其所，互不干涉。據說最早到達摩洛哥的第一批法國人之中，有一個是法王路易十四的大使，他在殘暴的摩洛哥君主伊斯梅爾底下，會經協助其建立一個強大的封建王國。相傳伊斯梅爾當年共有五百四十九個如花似玉的妃嬪；並要求法王路易十四的公主做他的第五百五十個妃子時，終遭路易十四的斷然加以拒絕。

最駭人聽聞的是：摩洛哥那位暴君伊斯梅爾的五百多個妻妾所生下的女兒，都在出生的煞那間即遭扼斃。結果一共只剩下八百一十四個男孩子。等到伊斯梅爾死後，這八百多個王子都紛起奪權，而令到摩洛哥陷入極端混亂局面。到了二十世紀初葉的一九〇四年，法國與西班牙劃分了勢力範圍，可是又有德國起而跟法國相爭。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的六年之間，法、德爲了爭奪摩洛哥，而掀起了一場戰爭。到一九一一年，兩國始會商協定，德國承認法國對摩洛哥有保護權。因之，法國於一九一二年，即公然派兵佔領了摩洛哥；同時，巴黎銀行唆使法國的外交當局，使用軍隊壓迫摩洛哥的蘇丹簽訂出讓自主權的條約，稱爲「非斯條約」，便可正式地取得了保護權。接着的唯一工作，就是將那頑強不馴的摩洛哥人說服，使他們每個人相信做法國的殖民地大有好處。當時奉命執行這項工作的人，則是法蘭西王國最後一個締造者利握台將軍。他協助蘇丹對摩洛哥人執行「綏靖」工作，從而牢牢地控制了摩洛哥。

法國統治摩洛哥的經過

就從那時起，摩洛哥人民即開始被法蘭西人所奴役。由於一九二〇年間，法國便紛紛移殖到摩洛哥去的居民，已達八萬五千餘人；到了一九三〇年間，移居到摩洛哥境內的法國人，增至十六萬二千餘人，形成了喧賓奪主的現象。當地土著因此第一次獲覩西方世界的光輝。然而，法國人一面高叫「自由、平等、博愛」等等口號，表示對摩洛哥居民一視同人；另一方面則把當地土著當做奴隸！不獨是土人的田地均被法國殖民當局沒收殆盡；且其原有地主的子孫，也被強迫在原地充作奴工，每日工資約合美金一角五分；而法國工人的工資，則比他們多了十五倍。摩洛哥人受到這種壓搾和壓迫之後，便逐漸掀起了民族主義的激盪。因之，一九三〇年間，便有一批留學法國的摩洛哥青年，組織了一個所謂「伊斯格爾黨」，四方志士翕然風從。一九三七年，法國人看到情勢不妙，乃將該黨幾名領袖人物統統抓進監獄去並搗毀黨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歐洲的局勢隨即陷入混亂狀態，法國首當其衝地已被德軍所打敗，而變成了自身難保的過河泥馬。但北非已成爲世人所重視的戰場，一九四二年，盟軍登陸了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港；一九四三年，前美總統羅斯福，與前英首相邱吉爾等人又在卡港舉行了高峯會議，使摩洛哥的地位日益提高；特別是當時羅斯福總統曾邀請前摩洛哥王尤塞夫（哈森的父親）參加他的晚宴，已令人刮目相看；更傳說羅斯福曾對尤塞夫表示：「法國已經完蛋了，你可以取回你的國土去，我們將幫助你。……」所以，摩洛哥的伊斯格爾黨於一九四四年曾發表一篇重要的宣言，要摩洛哥獨立。一九四七年，法國則派遣強硬的茹盎將軍，擔任了摩洛哥的新總督，一面派兵暗中搜捕伊斯格爾黨的殘餘分子，企圖瓦解摩洛哥民族主義的政黨組織；一面則加緊扶植親法國的摩洛哥人葛勞伊爲傀儡，以與尤塞夫分庭抗禮。

這樣一來，逼成了摩洛哥的反法運動，便逐漸地加強起來。使其民族主義的情緒，於一九五〇年間已開始達到高潮。前摩洛哥王尤塞夫，除了羅致復國運動的義士入閣外，他且曾親去巴黎要求法國政府取銷那項「保護國的條約」，從而換上一份以平等相待的協定。可是，尤塞夫這一要求不獨不得要領，反而引起了法國對他的高壓，予以嚴密監視。摩洛哥諮議會中的八名議員，因爲他們曾經分別發表過復國的言論之故，而一律遭到茹盎將軍所驅逐；更進一步地製造了摩洛哥內部的重大裂痕！而且使到尤塞夫對美國發生誤會，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

由於當時駐摩洛哥的法國總督茹盎，可以說是摩國的「太上皇」。他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的陰謀策畧是：跑回巴黎去，把前美國駐法大使布魯

斯（即年前任巴黎越戰和談的美國首席代表），帶到摩洛哥去拜訪法國傀儡葛勞伊，而不謁見尤塞夫王，表示杯葛其王室。這時的尤塞夫肚裏明白，對於這種行動根本不加理會；而茹盎將軍見計不售，隨後則散佈謠言，謂計劃將蘇丹西底穆罕默德五世尤塞夫廢黜，而另選繼任人；並施行其卑鄙的手段，收買了少數土人，每人以白糖一磅爲酬，在摩洛哥各地舉行示威運動，對外宣傳土人抗議蘇丹的復國態度。實則參加示威的土人，多數不知道他們已被人所利用了；有一次，被驅來參加示威的農民，以爲是集體到城市去打針種痘呢。

摩洛哥王室被放逐國外

另一方面，在法國人支持下的傀儡葛勞伊，也大力策動摩洛哥的簽名運動，要求蘇丹尤塞夫遜位。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葛勞伊的騎兵，突然從山區奔馳而下，將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重重包圍起來，企圖實行暴力奪權。前法國外交部長皮杜爾，並會批准了放逐尤塞夫的命令，便決定將摩洛哥王予以放逐。——這位穆罕默德五世，在國內擁有大量的私人財產，一如沙地阿拉伯前王沙德所擁有的私人財富和宮中之美。根據前法國駐摩洛哥總督杜爾的筆記指出：「尤塞夫的宮室中，擁有一枝美式汽車隊約六十四輛，一位正式的王后，和四十個妃嬪，何等的豪華威風！」但臨到他被放逐時，則像喪家之犬，只有他那位刁蠻的十九歲女兒愛查公主，會因此而表示萬分憤怒，她手裏拿着一把短短的尖刀，氣憤憤地插在宮裏的國王御座上，並說：「在父王離國期間，誰敢坐上這張椅子？」其目的顯然在針對那賣國賊葛勞伊；同時，也表現她的豪氣及其強烈的愛國心。

愛查公主就是現任摩洛哥國王哈森的妹妹，他們一共有六個兄弟姊妹。其中包括兩個兒子及四個女兒。國王哈森居長，現年四十二歲，愛查公主居次，芳齡三十八；阿勃拉王子居第三，以下還有三個妹妹。當年隨着前摩洛哥王尤塞夫被放逐到馬達加斯加島上去的，除了他們六兄弟姊妹外，尙有王后（哈森母后）貝亞公主和八個妃嬪，以及他們的王叔等一行共三十六人。因之，摩洛哥王室全家，把整個旅館佔了一大半，每年要付出九千英磅的租金。因爲，馬達加斯加地方，位於一個高山的頂上，冬天的氣溫較摩洛哥內地低得多，而摩洛哥王尤塞夫，則是一個最怕冷的人，他當年才四十四歲，然其身體較弱，每入冬季就必須講究保持自己體溫，是故，一九五三年冬季，他即下令設置了三十個電爐，供他取暖，所費不貲。在他當時的私人財產來說，已經四分五裂，六十四輛組成的汽車隊，亦已改爲運輸用的貨車了。他的妾侍因經過長途流徙，而死的死，散的散，也從四十個減至八個了。這八個妃子中，包括着兩個柏巴地方的女孩子，兩個薩加斯亞的女奴，兩個金髮碧眼的摩里塔人，及兩個像黑炭似的黑種女人，各有各的長處，各有各的風味。

哈森王子在當時已有二十三歲了，他每天領着一羣年輕的弟弟妹妹們，經常圍坐在那座旅館的平台上，不是飲可口可樂，便在游泳池裏面游水。而穆罕默德五世尤塞夫，每星期僅外出一次，也必須由他的女兒愛查公主陪伴着。原來，尤塞夫在他的六個兒女中，最寵愛的便是愛查公主。這位頗有才幹，而且帶有「革命性」的女孩子，自幼在摩洛哥人的心目中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她十七歲那年，即大膽地違反了回教的傳統——她自己率先拋棄其面幕，在卡薩布蘭卡向民眾作公開演說，鼓吹回教婦女進行「解放」運動，儘管那些回教主司、貴族紛紛反對，但受過教育的阿拉伯女性則多半擁護，一唱百和，兩個月後，都拋棄了千餘年的傳統面幕。

十三個月內的兩次兵變

說也奇怪，尤塞夫王在任時並無多大號召力，但他一被放逐，卻成爲「民族烈士」。法國這一行動即觸發了摩洛哥人變本加厲的反叛，幾乎所有摩洛哥居民的大門前，都懸掛着尤塞夫王和愛查公主的肖像，以示思慕，把尤塞夫父女視爲民族獨立運動的象徵。法國人當時以老朽的阿拉發繼任尤塞的蘇丹職位，更激怒了摩洛哥人民；他們怒責阿拉發爲法國人的傀儡和幫兇！

一九五四年起的反法運動日益劇烈，在所有的土著村落中，婦女們製造手榴彈，男人則組織起來，建立起恐怖活動的集團，標奇立異，名目繁多，有的稱爲「黑月」，有的則稱爲「黑手」。他們的利火和炸彈，在數月中則造成了二百名法人的死亡，五百餘人受傷。在摩洛哥王室被放逐的二週年紀念日那天，強悍的綑巴恐怖分子騎着馬，分別突襲了好幾個大城市，在一天之內，共殺死三百四十五名法國人，數名青年法國工程師被綑綁，並被強迫解看自己的婦子被輪姦。儘管法國使用坦克、飛機大施報復行動，可是反法的獨立運動，則始終無法消除。因此，法國不得已乃於一九五五年十月，由傅亥內閣與尤塞夫訂立協定，同年十一月讓摩洛哥王室作「凱旋」式地返國，從而宣佈摩洛哥獨立。

一九六一年二月廿六日，前摩洛哥王尤塞夫，在一間療養院裏因割治鼻膜之後，而突告逝世。當摩洛哥王室宣佈國王逝世的噩耗時，全國人民均異常悲痛。其時儲君哈森已三十一歲，於同日下午宣告繼承其父的王位，成爲摩洛哥新王。而他的妹妹愛查公主，也盡量幫助其兄以統治這個國家。據內幕報導：愛查公主之所以不嫁前伊拉克王費索爾，而堅持下嫁王室侍從長阿華特，目的即在有機會協助其兄長哈森王。一九六九年三月，哈森王特派愛查公主出任義大利大使，而其駙馬阿華特則擔任郵政交通大臣。

哈森王自一九六一年繼承其父尤塞夫的王位以來，他在國內頗得其人民的擁護；因爲，他自幼做儲君時，便看到自己的國家多難，在法國三十五年的所謂「保護」下，實際上無論摩洛哥王室及人民，均備受壓迫，歷盡滄桑！所以，哈森不像其他回教國家的國王那樣腐化。可是摩洛哥獨立後，國內卻產生了好幾個政黨，包括共產黨領導的C、C、T左翼團體。因之，搞得摩洛哥鷄犬不寧。在數年前也曾發生過不成功的軍事政變，共有十餘名軍官被處決。特別是前利比亞國王被推翻後，摩洛哥王室的處境更爲危險。自去年七月至今的十三個月中兩度發生兵變，相信都是受了利比亞的影響。



大陸近事

王英

大陸雖然關上竹幕，但透過竹幕縫隙，仍可看到一些動態和內幕。下面數則大陸近事，經過多方面引證，可靠性較高，也足以反映一般情況，值得一讀。

大陸日本記者閉門造車

八月一日和二日，香港和西方各國報紙皆登載一則來自北京的日本記者的報導，說林彪要求擔任國家主席而被毛澤東拒絕。因此動了殺機，企圖謀殺毛澤東不遂而自招粉身碎骨的下場。這條消息像煞有介事地說，中共官員認為此事太可恥，因此拒絕透露詳情。

查實這條消息的眞正來源不是北京，而是東京。一名日本記者在七月間從日本調往北京擔任特派員，他在進入中國大陸前，已經在海外報紙上看到過「林彪三刺毛澤東」之類的消息，到北京後，曾多方「求證」而得不到任何確證，爲了「交差」，他把這條舊聞改頭換面當作新聞從北京發出，居然再度引起注意。

此事是三天前從北京抵達香港的一名日本記者親口說的。這位久駐北京的日本記者最近奉調回國途經香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和筆者及另外兩位朋友晤談了三個多鐘頭，所談內容主要是關於在北京做採訪工作的辛酸味。

照他說，在北京城裏消息最不靈通的人就是外國記者。北京外交部新聞司有一條明文規定，凡對中共持有不友好態度的外國人皆不得擔任駐北京記者。

在這種大前提下，所有在北京的外國記者爲了保住飯碗和混個資歷，必須對中共表示「友好」，非但不發任何有違當權派意旨的消息，而且爲了避嫌而不敢接觸非官方人士。在此情況下當然不可能有任何靈通消息，而日本記者的處況尤比其他外國記者困難，因爲他們在文革期間鋒頭太健，他們佔便宜的地方是皆懂中文，當時只要每天抄幾段大字報就可穩佔全世界報紙的頭條新聞。現在新聞司對他們特別「關懷」，經常設茶會招待在北京的四名日本記者，談笑間一再提到「三原則」與「五原則」，意思就是要他們把活動局限於這個框框內。

在文革期間，北京曾駐有七家日本報紙和通訊社的記者，其中大部份後來皆因「不友好」的原因而被驅逐出境，現在只剩下「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西日本新聞」，和「共同通訊社」四個機構的記者。他們的簽證有效期是二年至三年。換一句話說，當他們在人地生疏的北京剛把社會關係（記者術語中所謂「線」）搞妥時，就必須捲鋪蓋回國了。

這位捲鋪蓋的日本記者途經香港時談述了他們消息不靈通的情況之一斑。

話說去年十月中旬林彪倒台的「謠言」已在海外盛傳時，在北京的四名日本記者卻一無所知。幾

份在東京出版的日本報紙在十月十三日引述了香港報紙在十二日登載的林彪的消息。接着法新社駐北京記者也發出了「林彪可能出問題」的消息。但當時在北京的四名日本記者非但不相信這種說法，而且還多方努力去「證明」林彪沒有政治問題，充其量只是健康可能有問題。他們在十月十四日發出的報導中還說北京市內有許多地方還懸掛着林彪的照片。

到十六日上午，全世界報紙皆已注意到「林彪問題」的嚴重性，但東京方面仍在苦候一向號稱消息靈通的駐北京日本記者羣的報導。這天中午，有一家東京報紙的總編輯忍無可忍，發了一個長途電話給該報駐北京特派員，劈頭第一句就問：「關於林彪先生的消息，你們在搞些什麼鬼？」這個記者在上司責問下，吞吞吐吐說：「我們現在相信法新社的消息是正確的，但這裏找不到新材料，就請編輯部照法新社的報導寫一篇通訊吧。」

事後，這四個大機構的「長」字級和「總」字級人物曾舉行一個茶會商討責任問題，結果一致同意不能過份責怪這四名駐北京通訊特派員，因爲他們的處境的確值得同情。

從此，在日本新聞界流行起一個新名詞，名叫「新聞奉承學」（Journalism-toadyism），意思是在北京做記者必須裝懵扮傻，不發任何不爲當權者所喜歡的新聞。這種「學問」現已成爲所有派駐北京的日本記者之金科玉律。

大陸盛行絕育手術

中國大陸惡性人口膨脹，現在似乎已受到控制了。稍早之前，聯合國人口報告書預測中國在一九八一年時的人口將突破十億大關，現在看來也不必再作這種杞人之憂了。

大陸人口增長率開始減緩，主要原因是中共推行節育運動已見成效。全世界都在推行家庭計劃運動，中共雖不使用這名稱，但實際上中共的節育運動也就是一般所謂的家庭計劃。

在大陸的城市和農村皆看不到節育運動的標語，但各地的衛生當局皆派員到每一個家庭、機關、工廠、公社宣傳節育，並且已顯然收效。

節育運動在中國大陸比任何其他國家更易收效，原因是在其他國家奉行家庭計劃的人，純粹是出於經濟原因，而在大陸奉行節育的人，除了經濟上顯而易見的原因之外，還有一種政治上的原因，甚至可以說是政治上的壓力，使人們非得「自願」節育不可。「養兒防老」的觀念既已被批判爲封建思想，兒女長大後，做父母的根本不必期望有什麼回哺，成年的兒女下放去勞動改造已經算是幸運的了，不幸的是兒子鬬爭老子。另一種傳統的觀念「望子成龍」，也已受盡批判，現在的口號是「望子成農」。在此情況下，誰還稀罕生兒育女呢？因此中共當局推行的節育運動在人民羣眾中獲得「熱烈響應」，自是不在話下。

據周恩來的私人醫生對訪問北京的美國醫學雜誌記者查爾斯・法拉托說，中共在一九五七年時已通過了墮胎合法化的法例（我們在中共典章中查不到此法例，也可能是法拉托報導有誤），並且在城鄉各地普遍免費供應男女避孕工具（這一點已獲證實），這是在近年來大陸人口增長率減緩的主要原因。

據法拉托說，現在北京和上海的醫院皆設置一個特別手術室，專爲男女施行紮結輸精管與輸卵管之類的絕育手術。除此之外，還普遍推行提倡遲婚的「教育運動」，現在女子結婚年齡皆已由廿五歲延遲至廿七歲，男子由廿七歲延遲至三十歲，雖然在法律上無此明文規定。但當局使用「說服教育」或拒不批准住屋配給等方法，迫使就範。

樣板戲「智取威虎山」遭禁演

不由你不信，江青一手泡製的早期「革命樣板戲」之一「智取威虎山」，已在大陸禁演。至少從去年十月以來，未在大陸任何地方上演過。

這部戲是毛太親自領導編寫的三部最早的「革命樣板戲」之一，起初是舞台京劇，由於在大陸各地上演獲得「好評如潮」，又拍成了彩色電影，去年曾在香港盛大公映，港共「文化界人士」照例吹捧如儀，現在應該是準備作自我檢討的時候了。

上月初，香港左派的「三聯書店」和「商務印書館」聯合發行三十一種大陸郵票，其中一種是「智取威虎山」特種郵票，全套六張。筆者向有集郵癖好，看到這三十一套郵票的簡目，當即訂購，所有這些郵票皆無限制供應，每種購買五十套以上還有八折優待，但獨缺「智取威虎山」郵票。當時一名店員說已經「賣完了」，等有新貨到時再專函通知。

但等了一個月仍未接到通知信，再去問，又說「剛剛賣完」，後來有一位相熟的店員悄悄告訴我，這套郵票在五月底已被「當局」收回，這使筆者聯想到去年十月港共收回所有印有林彪像的郵票。於是要求一位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代爲考證。

這位吳先生查到在今年五六月間，北京爲慶祝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週年，向工農兵演出了所有樣板戲，而沒有「智取威虎山」。計在六月五日的第一次盛大演出中，演出劇目有「紅燈記」、「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平原作戰」。六月十九日第二次大規模演出的有「紅燈記」、「海港」、「龍江頌」、「沂蒙頌」。再往前查，自去年十月起，「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皆未登載過吹捧「智取威虎山」的文章。

據吳先生分析，最近兩次用「毛主席」名義盛大演出的劇目，皆是毛太的招牌戲，因此「智」劇之禁演，並非表示毛太地位動搖，而是因爲此劇的故事背景是一九四六年前後林彪領導下的東北。從這一點看來，現在凡是與林彪稍有關連的事物，皆要受到徹底清除。

鹹魚紛紛番生

毛澤東正在採取最原始的政治手法，把自己應負的一切罪責推在一個已死的政敵身上。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亂與大破壞，現在皆記在林彪賬上，而毛澤東則是「一貫正確」的。他叫喊了幾年的「團結」，現在看來似乎已有可能獲致

，因為在文革末間以莫須有的罪名遭關吳鬬垮的領導幹部已紛紛翻身復出，毛澤東利用這個機會，一方面使幹部們痛恨林彪，一方面使這些人感激他的解救之恩，從而使他得以把自己一手造成的混亂和破壞之責推得一乾二淨。

在「八一建軍節」晚會上出現了大批翻生的鹹魚，陳雲和李富春重新掛起「副總理」名銜，陳再道和鍾漢華又成為「解放軍負責人」，曾經頭戴三角紙帽遊街示眾的前新華社社長吳冷西也再度成為「政府領導人」。而在這一長串名單中，我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卻是東山復出的廖漢生。

廖漢生曾經是「副國防部長」兼北京軍區第一政委，是文革初期第一個被鬬臭鬬垮的高級軍人，當時林彪系紅衛兵組織「八一戰鬬兵團」出版的小型報，羅織了廖漢生的七大罪狀，其中之一是「反革命土匪軍閥、修正主義大黑幫賀龍的親信」。他是賀龍的外甥，賀龍當年跟隨他的姊姊（廖漢生的母親）率領一批土匪參加「革命」，成為井崗山以外實力最大的一支土共，也就是長征時期的紅二方面軍。這個封大蟲死後，廖漢生一直追隨賀龍。在落後的中共家族政治中，一人有罪，全家必受株連，文革初期廖漢生和賀龍相繼被彪林鬬倒，現在還無法知道究竟是賀漢生株連了賀龍，還是賀龍連累了廖漢生。中共的領導人儘管鬬來鬬去，但始終脫不出家族政治的範疇，現在既然廖漢生已鹹魚翻生，相信賀龍之復出也已指日可待。

從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報紙中可以看到，有許多人並無具體的反毛罪行，而只是因為與林彪的私怨而受整肅，最究出的例子是陸定一和伍修權。陸定一的老婆嚴慰冰曾一再寫匿名信向中共中央揭露林彪的陰謀野心，伍修權曾幫彭眞搜集林彪的反黨材料。現在看來，這些人非但不是「反革命」，而且是「先知」。

韓復渠之審決案

前山東省主席韓復渠，原是馮玉祥部下的大兵出身，未嘗學問，魯莽無知，這本是馮氏治軍的特色，他的部下大將，諸如吉鴻昌、劉郁芬、張之江……等，幾無不土頭土腦，癡鈍如豬，蓋馮氏本人，亦是由伙伕做到將弁，識字無多，好用權術，善於投機叛變，居然成為新式軍閥的首腦人物，談論馮氏一生者無不以倒戈將軍稱之，韓復渠自為他心腹將領之一，跟着步步高升，做到山東省主席，但在中原大戰後，韓氏漸漸輸親中央，一効馮的故智，陰叛其主，抗戰初期，中樞由武漢播遷重慶，韓又暗通日寇，擅離防地，縱敵深入，終以漢奸論罪伏法。

韓氏在山東，也曾模倣馮的作風，每從坊間小說，看到包公案施公案那些私訪民間的故事，於是刻意効顰，遇有民刑訴訟，必由他親自審問，一以軍法處理，不依司法程序，以致悖謬荒唐，笑話百出，人民寃憤莫伸，他還自以為斷獄如神，古之青天，不過如此，讀過韓氏這一類的事蹟，眞欲令人捧腹絕倒，啼笑皆非，茲但舉其一則，以概其餘云：

有黃縣縣長楊金山，貪汚瀆職，漁肉人民，該縣紳民，因乘各廳長下鄉出巡之便，攔路跪訴，請求撤換，各廳長囑其推舉代表十五人，晉省請願，楊金山得到消息，當即計出機先，賄通省府秘書長，以代表十五人中，有一王春山，曾是辦過自新手續的匪犯，遂援此事為據，說王春山重復上山，與宿匪廖蘭亭混同一夥，茲竟串通多人，入省探聽虛實，韓復渠正苦廖蘭亭這股土匪，無法跟踪剿滅，見了這樣的報告，不禁碰上氣頭，也就不暇詳細研討，馬上坐堂審問，一聲傳入，吆喝地問了王春山幾句，王春山在驚駭之餘，只得期期艾艾，供認前此所犯各節，韓復渠便再不作聲了，只在下顎摸了一摸，兩旁侍立的衛兵，就把王春山拉向左邊，其餘的十四人，接着都在一摸一拉之下，向左邊一行站着，原來這就是韓復渠審決案犯，宣佈死刑的方式，凡用手示拉向左邊的，一律執行槍決，拉向右邊的，便是皇恩浩蕩，僥倖免死了。不防這一天，卻有第三捐稅局派來的差人，叫做錢貴的，因素聞韓主席審閱案件，最是輕快了決，由於好奇心所使，悄悄地溜入省府，門警以其手中持有稅局文件，並未攔阻，錢遂不知就裏，剛好站在左邊一列。韓復渠退堂之後，執法便照長向例執行，竟將錢貴一併推出槍決，等到稅局局長史鵬程知道此事，來信查問，為何主席把他的差人，也宣佈死刑，韓復渠卻瞪着兩眼答道：「那來的事，我昨

滇邊國軍恢復活躍

從六月份起，中共雲南電台增闢了兩個「對雲南境外蔣軍殘部廣播」的節目，所佔時間之長，超過了該電台的任何其他節目。

這證明了在雲南與緬甸邊界地區的國民黨游擊活動正在急劇增加。這支游擊隊活躍於滇緬邊境已有二十年歷史，其中有一度時期處境非常不利，幾乎有被消滅之虞。那是在五十年代後期與六十年代初期，當時中共與緬甸的關係很融洽，又是緬甸國力最強盛的時期，周恩來兩度訪問仰光，與當時的緬甸總理吳努訂立了聯合進剿滇緬邊界國軍殘部的

[illegible]是新一營上團，並無什麼錢貴！」隨叫副官出去一查，方知昨天槍斃的十五名匪犯，屍首中卻多了一個，這一名就是史所派來的錢貴。韓復渠反連聲大罵副官糊塗不已！

這錢貴是史鵬的得意親隨，是他太太的乳媼的兒子，剛娶了媳婦孫氏不久，史太太在痛悼之下，便叫老錢媽帶了孫氏一同來住，對他們撫慰備至，孫氏雖是鄉下姑娘，卻生得玲瓏俏麗，別有一種丰韻，史鵬程看在眼裏，自不會放過這娃兒的，韓復渠倒在無形中，就成了另一件好事。

胡漢民於腐化兩字的妙解

覺初

有革命聖人之稱的胡漢民，他的原名叫衍鸛，後改衍鴻，漢民是他從事革命，在日本主編民報的筆名，後來這筆名竟代替了他眞正的名字，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原名衍鸛或衍鴻了。

胡氏眼光敏銳，思慮精詳，立身處世，嚴正不苟，眞有古代所謂帝王師，社稷臣的風度，自贊助孫中山先生，以及北伐後建都南京，一直被視爲黨國重要領導之一，其一生功業，道德文章，自不乏專書記載，國史徵錄無遺，毋庸筆者再行贅述。不過，我近來從傳記文學中，讀到他的自傳，覺有很多寶貴而親切的言論，如對黎元洪的批評，「庸懦而有機心」，寥寥數字，確能刻劃入骨，即對文字之末，亦評判不失錙銖，嚴復、梁啓超，在當時負盛名，他認爲嚴文迂緩疲弱，頗拘拘於桐城派的義法，梁則較爲奔放有力，然立論太易，見解太偏，今日之我，不惜與昨日之我鬬爭，是其立腳不能堅實之故。黎元洪的秘書長饒漢祥，以四六駢文馳騁一時，胡則指其不諳文法，徒以堆砌餖飣爲能，並指其代黎元洪所撰之當選電文，中有「元洪備位儲貳」之句，及饒氏自己下車視事的文告，中有「漢祥，法人也」之句，均爲紕謬不通的字眼，且撰一聯以嘲之曰：「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饒漢祥是法蘭西人」，妙語解頤，令人絕倒，毋怪汪精衛常嘆以爲不及，而以佩弦佩韋，互相箴規，謂胡氏的剛明，其過也，恐流於刻薄寡恩；己之渾厚，其過也，恐流於糊塗鄉愿。據此，汪精衛亦似有藻鑒之明，可是他的晚節不終，且於中山先生逝世後，便與胡氏友好不篤，聽從鮑羅庭牽鼻，縱容共黨專橫，是汪氏只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識者多謂其人格修養，不如胡氏之健全，不待南京組府，早已判其優劣矣！

胡氏則每以汪之忠告，以自警惕，嘗曰「待人必寬厚，論人必刻薄，用人必得當」，又曰：「以超人哲學待己，以唯物史觀待人」，故自律甚嚴，待人常恕，自敵以上，無不服其嚴而有恩。

胡氏自獻身黨國，從不過問家人生產，每接家書，不肯折閱，以爲徒亂人意，對於「腐化」兩字的解釋，尤爲透闢。

「我們如把腐化這個東西，從性情方面去分析起來，可以得到三個叠韻的字，是『懶』、『散』、『慢』。若從他的病態去求，又可得三個叠韻的字，是『舊』、『陋』、『謬』。凡是肯努力肯奮鬬的人，一定不懶。凡是有主義，能合羣的人，一定不散，有決心有朝氣的人，一定不慢。懶、散、慢，可說是腐化的原因。凡不肯求新知識的人，不能適應時代變遷，一定因落伍而腐起來，如果連舊的知識也沒有，一切是非不明，糊糊塗塗，那就是陋的腐化。如果自己又有先入爲主的謬解，與頑固不化的雄質，凡事自以爲是，自尊自大，那就一腐而不可救藥了。」

這些話，眞可作爲統治階層百世不刊的座右銘。

[illegible]說，因此使這支游擊隊一度難以立足，有一部份撤退到南越富國島，傳說還有一部份撤回了台灣，只留下少數骨幹分子在怒江之濱的野人山中保持幾個孤立的秘密據點。中共在一九六三年夏季曾宣佈滇邊國軍已被「基本上肅清」，而雲南電台對國軍游擊隊的廣播也在此時停止。

現在，雲南電台恢復這種廣播，證明這支游擊隊已在「基本上復活」。

滇緬邊界國軍游擊隊之恢復活動，一方面固然表示台北當局不甘於偏安局面，仍在致力於製造有利於反攻的條件。反攻是否可能，是另一回事，但台北當局仍有此雄心則是事實。另一方面是由客觀形勢造成，中共經過文化革命後，內部混亂至今不息，雲南局勢尤其混沌，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及昆明軍區司令一再換人，就是雲南局勢不靖的明證。加上緬甸在尼溫將軍的「國家社會主義」政策下弄成民不聊生，叛亂紛起，中共與緬甸的友好關係也長期中斷，這一切皆成爲國軍游擊隊重整旗鼓的最有利條件。

雲南電台自六月份起每天分兩段時間廣播上午六時至九時有景頗語、擺夷語、拉祜語、西雙版納傣語、怒江傈僳語、國語等廣播節目，各佔半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翌晨一時三十分的第二段廣播時間，除最後一個半鐘頭爲轉播中央人民電台之外，其餘各少數民族語言的廣播也各佔半小時，但在下午七時至八時及十一時至午夜的兩段時間則爲「對雲南境外蔣軍殘部廣播」，各佔一小時。從這種安排來看，游擊隊的活動在中共心目中顯然已比少數民族問題更爲嚴重。

中共假借抗戰趁火打刧

「皖南事變」之經過及從未公開的秘密（二）

乙上

至於新四軍，歷史上並不短過八路軍，如若說到接受國府的番號，新四軍亦與八路軍差不多是同一時間，他們的來源，由他們自以爲得意的「軍歌」之一句：「光榮北閥，武昌城下，血染着新四軍的姓名……」看來，他們似乎自認就正是當汪精衛攪寧漢分裂之際，在武昌任國民政府之警衛而叛變的那一個團，雖由朱德帶到萬洋山中一個叫做井崗山的地區，參加了「紅軍」，但當國軍進行圍勦的時候，他們竟甩開毛澤東而自行溜了，毛澤東開始了自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逃竄，而他們卻化整爲零，就在江西、湖南、湖北、廣東一帶的各山區裏落草爲寇了。

在「八一三」淞滬作戰的期間，從前曾經參加南昌叛變的那個葉挺，逃亡近十年之久，此時竟又出現了，竟上書國府，認罪悔過，要求國府准許他招集已作了土匪的舊部，開赴前線殺敵報國，立功贖罪。葉挺的理由是：如果不准許招安的話，恐怕該等土匪，在抗戰之際仍舊打家刼舍，禍害百姓事小，影响抗戰則事就大了……。當時國府既已明令抗戰，且已准朱毛大批共軍招安，隨亦即予批准葉挺之申請。那批散處湘贛各地的「綠林紅軍」，既經招安，遂由國府指令編爲新編第四軍，任葉挺爲軍長，項英爲副軍長，但限令全部人數不得超過一萬，列爲國軍之一個「別動旅」，配屬於第三戰區，由顧祝同長官轄制，進入抗戰序列。

葉挺投機反覆無常

但是葉挺是個反覆無常的投機分子，在先原爲國民黨之黨員，終日懷着高官厚祿的幻想，希望一步登天，因此經共黨的引誘，遂在南昌參加了朱德、陳毅、賀龍等聯手的暴動，所以雖然又入了共黨，但卻並未達到幻想的願望。在江西勦共之際，毛澤東等逃竄了，他見形勢不利，竟不理毛澤東等的結果如何，卻帶着大量由民間搜刮來的資財，一聲不响的逃去海外，作其寓公去了。到了抗日戰爭展開，他見投機取巧的時機又到，想借抗戰之名，混水摸魚再多撈點油水。所以當「新四軍」在進入了防地之後，即開始躍躍思動，遂於暗中再與共黨展開勾搭。本來朱毛等人早已嚐過不顧義氣的滋味，自然深知其變動無常，但是爲了增加自己的聲勢，又且可以找機會利用他一下，所以一拍即又「[illegible]」的創辦人之一；而新四軍則是「紅軍」舊人員，如此一來葉挺就又算投機投得好，在國、共兩方面都是撈進了門；薪餉由國府之三戰區支領，但卻受延安方面的操縱。對於三戰區的軍令，陽奉陰違，由於當時三戰區兵力雄厚，尚不敢輕舉妄動公然抗令，但暗中卻積極從事擴軍。經過了抗戰前半期四年的時間，新四軍由不足一萬人的數目，而擴成了十三萬餘人，人數多了，對於國府的軍令就逐漸由怠忽作起，而終致發展成公然的違抗。

當時的三戰區之範圍約略而言，較抗戰初期，擴大了一倍以上，原本僅包括着江蘇省，長江以南的部份，浙江全省及江西東部地區，後來隨着戰爭的進展和變動，爲了適應佈署和調動之便利，在二十九年的夏季，遂擴展到整個浙江，整個福建以及贛東，江南和皖南，皆隸屬於第三戰區。自京滬杭等地陷敵後，三戰區之戰事，轉變爲以游擊戰爲主，而陣地戰則爲輔，配合着對敵之政治戰及經濟封鎖，防禦敵僞侵佔地域的擴張，同時進行整訓、建軍等長期抗戰爲後期準備工作，這些，就是當時三戰區的任務。至於三戰區當時所轄的部隊，連同地方性的保安部隊，總計約五十萬餘，其中主力計有五個集團軍，即第十集團軍、十九集團軍、二十三集團軍、二十八集團軍及三十二集團軍，而新四軍，由於建軍之初，就有些特殊，是故難以配屬於任何一個集團軍中去，因此直接由戰區長官部指揮。新四軍之防地並未限定，但命令准其在長江南岸之南京與蕪湖之間一帶地區方便活動。抗戰初期，他們遵命駐於石臼湖、大[illegible]山、丹陽附近區域達兩年許，但在二十八年後半年，就開始向東逐漸移動，終於到達了南京東面及南面地區，其人數由於已經擴展了，所以踞據的區面也漸大了，後來竟滿佈了太湖北岸，滆湘和長蕩湖以西，圍繞在磨盤山（又名大茅山）的四週，共計約金壇、丹徒、句容、郎溪、溧陽等五個縣境，由於其所擴張的新兵，皆未換穿軍服，戰區方面雖多次詢查，但他們卻不承認，是故長官部恐影响抗日而暫任其活動，但原則只求其不破壞抗戰。其實，他們之所以集於南京之東、南，是具有數種原因的，其一，太湖地區，出產豐富是個魚米之鄉，易於搜刮軍費；其二，太湖區域地形複雜易於隱蔽，而且易於活動；其三，在此處易於渡江北上，而方便與蘇北和山東的八路軍聯繫，這是其選擇此地的最大理由，倘若不在此區，而在南京以西如果要進入蘇北，就必須越過津浦路，在當時而言，就較爲困難了，由儀徵和揚州之間渡江，則相當便利。事實證

明，在二十九年的春季，新四軍的葉飛、張逸雲兩部已在蘇北、皖東等地開始活動，而李先念也出現在湖北北部，他們就全部是走這條路渡江北進的。同年夏季又於此派出了彭雪楓到淮河沿線去，八、九月間管文蔚部及陳毅部之新四軍第一次大規模的暗襲國軍韓德勤部及其所轄的魯蘇戰區長官部，也是由此渡江北進的。

這些綜合的報告，由各地區報向了軍事委員會。統帥部衡量了當時的抗戰工作，正在吃緊，不願將此等事態擴張，多少顧及團結的局面，恐影响抗戰大局，遂以息事寧人的方法，命令新四軍全部撤出三戰區，着令渡江北上。因為其既自不安心好好的作為國軍了，就乾脆讓他們和八路軍會合在一起，臭也臭在一起算了！至少可以免了分散國軍抗敵的情緒，所以就下令北調新四軍。

國府寬容費盡苦心

照情理而論，國府如此命令，可謂盡了苦心，亦算作了最大的寬容和遷就。豈料葉挺非但抗令拒調，反而背道而馳，逐步南進，並於南移之時，趁國軍第二十五軍王敬久轄下的四十師一一九團換防之際，竟突然展開暗襲。此一一九團約一千四百人，被新四軍三個團的兵力，團團包圍，在兩個小時的時間，就全部被消滅。一一九團的一千四百餘眾，竟無人幸免。及至四十師的一一八團及一〇八師的二二三團到達援救之際，只見屍橫遍地，而新四軍卻經已去遠，此事之發生，震動了三十二集團軍，也震動了三戰區各友軍及長官部。

關於這個被新四軍暗算的一一九團，是屬於第二十五軍的三個師之一的四十師，當時的師長是張文清，軍長王敬久，受三十二集團軍上官雲相臨時指揮，二十五軍在抗戰初期，原駐守於浙江西部的金華、蘭溪一帶，二十九年夏，始調至金壇、丹陽一帶，事發的時候，是民國三十年的一月四日下午六時左右，為了準備換防，該團已將輜重搬上了車輛，臼砲與重機槍皆已拆卸，正在晚飯，準備飯後開拔，恰於此時新四軍蜂湧而至，而一一九團見衝進者，乃為友軍初時並不在意，但新四軍立即開槍，毫無防備的一一九團根本沒有回擊，就被新四軍殲滅了，等到將近夜間十時，援軍始到，但為時已太遲了。

忍無可忍下討伐令

五日的早上，軍委會由三戰區轉下之討伐新四軍的命令，已到達了江南及皖南。國軍計七個師的兵力，展開對新四軍追討。該七個師儘屬於第十二集團軍，其中計有獨立第六十七師莫興碩部及二十九軍陳安寶轄下的三個暫編師，另外的三個師，就是方被新四軍偷襲的四十師，及其同隸二十五軍的兩個兄弟師，即一〇八師及一四八師，所以在追擊新四軍的過程中，換言之，也就是在所謂的「皖南事變」中，這三個師，根本就是主角，——他們懷着公仇以及私恨，在追討戰中，一馬當先，跟在新四軍的背後，如影隨形，直至新四軍於疲憊之餘，倉卒的在安徽旌德縣的三溪一帶十幾村鎮紮下了營，隨在背後的一〇師及一四八師，立即展開了大迂迴的包圍，正當一〇八師及一四八師開始包圍之際，急不及待的四十師轄下的一二〇團及一一八團，立即就展開了進攻。

其時季節正是嚴冬，該處戰地雖屬江南，但仍是極為寒冷，猶其入夜之後。被追的新四軍，紮下了營，尚來不及挖掘戰壕，修築碉堡，而在後追擊的一一八團及一二〇團，竟亦步亦趨的到達了村莊之外，新四軍沒有掩避難以抵擋，竟皆爬到了村中民房的頂上去了。一一八團及一二〇團，就進了村莊，當時的戰鬬是房頂與庭院之戰，爬到房頂的新四軍開始作戰之初，是相當方便的，但六日這一夜，不到天亮，在房頂上的就都成了死屍。一二〇團的士兵，在消滅了張渡橋村的新四軍之後，立即和一一八團加入了一〇八師三二三團攻擊的三溪村，繼續攻擊，而一四八師攻葛谷一帶，二十九軍的暫三一師攻茂林鎮，暫三八師攻源泉一帶，暫三六師攻東石廟一帶，獨立的六十七師攻劉河村一帶。從七日夜間開始，雙方皆在展開挖掘工事，由八日早晨，國軍又開始了全面性的攻擊，一次、兩次，休息完了再攻，用車輪戰，一刻不停的攻，總之，勢在必得。到了十一日，新四軍的大部勢力已完了，葛谷村一帶的也撤到三溪去，範圍縮小了，圍在外面的七師國軍，火力更加集中，十一日中午，茂林村中豎起了白旗，一部約二千人的新四軍繳槍投降了。十二日晨五點鐘國軍攻克了源泉村，六點攻克了劉河村，到了十時又攻下了東石廟村。至此，新四軍所剩下的只有三溪這一個村了，國軍不便向村中開砲，因為村中百姓沒有機會疏散出去，因此就將新四軍俘虜，解到陣地之前去喊話，到了十二時正，終於村中也挑出白旗，之後數約三千多人，跟在白旗之後由葉挺帶頭，從村中走了出來。國軍在四面八方仍做着戒備，一一八團的士兵們提着槍走上前去，將投降的全部人們一一搜身，葉挺就被士兵們搜了數次。接着，一一八團的團長，就命令俘虜全部坐在地上，並命令士兵將全部俘虜綑綁，葉挺竟乖乖的由士兵綁了起來，幾個士兵上前就拳打腳踢了起來，在此時恰被一個連指導官發覺了，立即制止，倘若那個連指導官發現遲了一陣的話，新四軍不少高級幹部，就會被一一八團的士兵零刀碎割了，因為一羣眼睛恨得發紅的士兵，正在剝那些幹部的衣服，而嘴裏都咬着刀。那軍官的制止，許多士兵就不服的說：「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為什麼不准殺？」有的就說：「殺俘虜犯法？——犯就犯好了，先宰了這羣龜兒子之後再說！」正於此時，進入村中搜索的一二〇團，搜索完畢，已携着大量擄獲物出了村，馬上也就將俘虜圍了起來，又是上來就拳打腳踢，後來一一八團團長陳士章着傳令排吹起了召集號音，才算恢復了秩序。不久，四十師師長張文清到達了三溪，向俘虜遠遠的看了一下，就向陳士章：「那個是葉挺嗎？沒弄錯吧？」陳士章說：「問過俘虜，證實了不錯；——是不是將他交軍部？」張文清說：「你先將他個別看管，別讓士兵們亂來。」他們正在說着，王敬久也到達了，下了馬，站在公路的一個小橋上，張文清立即去報告了逮到葉挺的情形，王敬久遂立即執起胸前的望遠鏡，畧向葉挺遠遠的看了一下，就說：「不錯，是他！」但也並未走近葉挺，卻轉身就走了。

四十師全師人員押着所有的俘虜，再重新進入了三溪村，當夜就在該村中宿了營，軍部和師部的政工人員及參謀人員連夜審訊俘虜。

（未完）

再次鳴謝

本人半年前突患半身麻痺（先左後右），百藥罔效，後幸得張仲仁中醫師施以針灸，三日後，麻痺全消。最近，本人之舊傷風濕腰痛又告發作，在張醫師治療下，針到病除。日前開萬人協會執委會時，突另一舊病復發，頭昏不堪，會後在張醫師針灸下，立即回復正常。

張仲仁中醫師，尤精針灸跌打，對藥物、手力針灸綜合治療，每有獨到之處。

張仲仁中醫師為本刊張故老編贛萍兄之胞弟，現任「萬人協會」醫療部主任，熱心公益，劍膽琴心，為此，本人在本刊再次鳴謝張仲仁醫師，並向各病友鄭重介紹。

曾憲光啓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

萬人意見

有關台北旅客過境措施

梁莊答曾偉賢再作討論

昨閱萬人雜誌二五一期，曾偉賢先生對鄙人與袁暘照先生拙文對戎馬書生質疑，提出討論，本人亦有數點根據曾君所述作爲解釋：㈠對過境旅客有否分等級及世界各國對「過境旅客歡迎爲恐不及」，前拙文未有談過旅客有等級之分不述，至謂「歡迎唯恐不及」，此點本人雖未出過國門，實在情形無所確知，不敢武斷。但依本人外甥女於一九六八年，往英國倫敦習護士，搭英航機經「曼谷」、「巴黎」，在巴黎過境休息數小時之久，據舍甥女詳細談及，在巴黎過境休息時，祇有在機場之餐室客進茶點，並無什麼特別招待，更不能越出機場一步，至航機繼續起飛，都有職員陪同，且不能自由行動。又本人世姪董家立現在中華航空公司任職，乃退役空軍，一九五九年由台北往泰國辦事，經港時欲與他在港之胞妹見面亦不可能，祇有在電話通知過港而已，及後在泰國公畢返回，因在泰國事先向港方申請停留七十二時方得與親友會面，由上述兩點，若依照曾君所云「歡迎唯恐不及」，前者可以暑遊巴黎，後者可以不須申請便可在港過境居留七十二小時了，但事實不然呢！雖然曾君所見或有實情，但有時各地環境不同，而措施各異不獨，是我們中華民國爲然也。

㈡稍有常識者均明白「航機決不等候旅客」，本人於民國六十年完成國慶之後，於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時搭韓國航空公司班機返港，機票註明下午五時起飛，及至時間已到，仍未開動，由是五時六時七時，中經數度檢查客票及清點人數，我們都莫名其妙，直至七時十五分起飛後，據空姐所云，延遲原因，乃有一旅客仍未登機，公司四處找尋，故此悞時開出，倘如曾君所云航機不等旅客，大好如時開行，何以因一人而至延遲二小時之久呢？該旅客是否特殊人物，或是過境者，本人不敢妄說，但航機等候旅客確是事實，是次同機者有革命老人劉兆楠先生及香港旅客十餘人，時隔非遙，謂予不信，可往韓航一查或仍可覆按的。

㈢以「港澳龍蛇混集視同化外」，實乃千眞萬確，任何去過台灣之港澳同胞亦同意，理由有「（甲）（乙）（丙）」。先談（甲）項：舉凡任何國家，倘遇奸賊稱兵作亂，入於非常時期，必有非常措施，這是立國處變之常理，現在共黨稱兵作亂，神州陸沉，我國正處於非常狀態，港澳接近鐵幕邊緣，難保絕無喪心病狂的毛共走狗，僞稱觀光，混入復興基地散佈毒素，所以須要申請，經過審查分別奸僞與忠貞，此乃常理，而認爲奇聞，莫非別有用心麼！（乙）項：持有英國護照的中國人，均可隨時不用簽證過境七十二小時，但有「祇要不是英國護照而是香港發出者」，均可隨時不用簽證過境七十二小時，而在本港之英籍或非英籍（即執有Certificate of Identity）「之本國人」則一律要申請入境證。這乙項驟然間看起來以爲對港澳同胞特別歧視，其實稍用理智的剖析，使不爲怪，而認爲應有的措施呢。曾君若是在香港居留在六年以上者，必是記憶猶新，一九六七年五月，港共藉口人造花廠工潮，陰謀煽動暴亂，殺中國人放火、掟炸彈、製造恐怖，遂至腥風血雨，瀰漫港九，欲置香港於鐵幕之下，使四百萬同胞任其魚肉與宰割。既然口稱打倒港英，當然與中國人無涉，何以工商日報、香港時報、中國聯合銀行，都是中國人資本，並無分港英資金，祇是中華民國忠貞人士所創辦者，竟然受到焚燒與搗亂。至於大公報、文滙報、新華銀行、中國銀行，及許多左派之銀行或商店，則絕無搔擾，而中國銀行天台，竟然以鐵絲網等特殊障碍物封閉，簡直與警方爲難，從以上證明，此次香港暴動之背境，不言而喻了。香港有這小撮中毒已到了瘋魔程度的暴徒，其目的乃在於顚覆中華民族爲榮爲職志的，曾君倘是自由人士，應具公正的立場，從以（甲）（乙）兩項本人所指出事實與道理，對於港澳之中國人應否採取忠奸之別？至謂「任何到過台之港澳同胞亦同意」，這點實在太過武斷，就以本人歷年來領隊到過台灣之港澳同胞，總有百數十人，我敢負責答覆絕無同意者。其他社團之忠貞人士，我未得他們同意，不便強爲指出，可見曾君所云「任何」「同意」祇是強奸人意而已。㈣㈤兩條經袁暘照先生解答，不再多費篇幅了。

「萬人協會」簡訊（三七）

「回國觀光團」定期啓程

本會舉辦的「雙十回國觀光團」雖然籌備匆促，但已順利組成，這不能不感謝僑委部主任焦毅夫先生在百忙中給予協助和指導。

八月三十日，康樂部邀請了報名參加回國觀光的會友見面座談，由焦毅夫先生詳細解釋須知事項，介紹行程秩序。

屆時，本會的觀光團除了暢遊寶島，飽覽勝蹟景物外，還可以參加各種由政府安排招待的雙十慶祝項目，在台南高雄更可以看到由政府招待參觀的海、陸、空軍演習情形。

這次回國觀光團公推由康樂部主任岑嘯雷親任團長，參加的團員大部份是本會會友及其眷屬。焦毅夫先生經常回國，有豐富的經驗和見聞，在他指導之下，相信我們觀光團定有滿意的收穫，盡興而回。

參加「義務工作小組」

九月一日起，由藍海文先生領導本會的會務工作，積極展開會務。

會務的開展，在在亟需人手，尤其在舉辦各種文娛康樂活動時，即需要很多的「志願軍」參與和協助。九月份的執行委員會決定今後一年的各部門工作計劃後，對於人手問題，更是「需求甚殷」，因此，爲了配合會務的推展，特誠意徵求熱心會友，參加「義務工作小組」。

志願參加「義務工作小組」者，只須給本會撥個電話，先作登記，聲明參加義務工作的最方便時間，及願意參加那一類型的義務工作，本會登記後，日後在需要人手時，即分別通知，請求協助。

「義務工作小組」組員愈多，會務進展的效率和速度必然愈大、愈好，希望各位會友將自己的工餘時間作一考慮，踴躍登記。

給本會捐助金錢、捐助物品的會友很多，現在盼望大家能「認捐」時間。把熱心會友「捐」出的一分一秒集合積聚下來，必可解決人手問題，推進工作，這也是我們取名「協會」的原意所在，倘使大家都能樂捐時間，即可發揮最大潛力，達到「事事有人做」，進一步是「人人有事做」！

謝捐

紐約陳華先生，爲洋惠寄美金五元，由董壇主力行先生轉交本會作經費；又萬人雜誌第二四四至二四九期，連載「花縣赤坭勞教場內幕」一文，作者呂清先生捐出全部稿費，惠贈本會。上述兩筆捐款撥入「萬人協會基金」項下，謹此向陳華、呂清兩位先生致謝。

港澳僑胞良莠不齊申請入台嚴密調查並無不對

人傑先生：

再煩台端借出寶貴篇幅，俾向曾偉賢君答覆五個問題。對那些存心攻擊中華民國政府之人，提供眞理，以公諸讀友，明辨是非。茲將曾君五個問題，分別答覆如下：

㈠任何一個國家，甚至絕無政治傾向之香港，對於過境或入境旅客均不免要經過登記手續，絕無理由下機後即直出機場，既要登記，就要經過一定時間，是必然的。至於曾君提出旅客有無分等級問題，當沒有的。談到「世界各國對旅客過境，歡迎惟恐不及」，莫非中華民國政府對過境旅客就不歡迎嗎？如不歡迎，怎會任到一流酒店的中泰賓館呢？想是便安排施及時間限制，當然有一定，祇是各國環境不同，有久暫之別而已。至於所謂過境居留「絕無限制」，就未必盡然。年前我宗弟自曼谷回台，經港探視其父母，祇准停留七十二小時（但須返港前先行申請），在歐美各國是否亦如香港一樣，則我未經目擊，不敢置評。

㈡航機雖不等旅客，但在過境所在地之政府有負責旅客安全之責任、及照顧旅客不致延悞居留時限之煩瑣，自應給與關懷，集體接送，豈是「囚車押解」？吾人組團回國觀光，幾乎受到貴賓式接待，但任何赴會，均有旅遊車集體接送，莫非又是「囚車」，若以某君之形容，不如將集會場所改爲「法庭」了！

㈢曾先生亦謂國府對港澳僑胞「視同化外」之說，本人不明白閣下之存心，港澳僑胞回國參加慶典，而又受到各部長官盛大歡迎，政府每年付出大量金錢，作爲僑生的培育，亦以香港返國最多，與各地僑生並無分別，可以說明「視同化外」之言，不攻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白俄。香港僑胞發生任何災患，國府備極關懷，滙欵救災，此又何能「視爲化外」之說呢？再由曾君本條（甲）項指出，「本國人入境要申請是奇聞」。（乙）項，「同是中國人持其他國家護照，不用簽證，可以過境七十二小時，而香港發出者，一律要申請入境」。曾先生能通中英兩國之文，並非才薄之上，何竟不明原委？港澳僑胞雖非龍蛇混集（本人就不與毛共走狗交遊），實有忠奸之分，其他國家之中國人，沒有如一九六七年暴動，隨街放炸彈，僞稱「打倒港英」，其實搗亂，其幕後操縱者，當然是毛共無疑，若曾君當時住於香港，其恐怖之情況當然記憶猶新。此種乃毛共走狗的華人，國府是不予歡迎的。至於港澳僑胞回國，必經申請，此乃天經地義，其他各地華僑回國一律需要申請，祇是距離遙遠，由當地派駐機構直接批准而已。僑胞回國之後，視同國民，絕對事實；但未回國之前，就是僑民，在此我與毛共搏鬪之時，申請手續乃是忠奸之分，在非常時應有的合理措施，而曾君竟然作爲「奇聞」，何其怪也？況且國府對港澳僑胞，絕無歧視，不過廿爲虎倀者，就不得不防了。祇舉兩個例，一些受過大學教育，回共區旅行，受着一時的糖衣毒藥招待，迷塞於心，回港謬然招待記者，竟爲毛共隱惡揚善，勸人自投羅網的「回歸」。另一些明知毛共笑臉外交政治滲透，而開口毛主席閉口周總理向毛共乒乓球隊大獻殷勤，欲求肇攏取利，試問這種民族敗類，政府會歡迎其過境嗎？不能入台，是咎由自取，與人何尤？

㈣中興新村確爲澳門義胞當日回國定居之地，當然由於從商關係，後來也有遷居其他地方，政府擴建爲辦公機構及官員宿舍，亦是事實，本人曾經前往參觀，不須參閱台灣遊記。曾君應明白，我復興基地台灣省，不是共區，是絕對民主自由的，除政治措施外，其餘生活居住無官民分，所以省府所在地當有其他民居，何足爲奇呢？

㈤曾君說辦回國證要兩星期是彌天大謊，可能爲閣下誤會，我們是說往返郵程及經辦時間。並非一律兩星期。惟是亦非「彌天大謊」，本年暑假吾兒爲英文中學五年生，申請回台大醫眼，由發函日起接到入境證之日，僅十二天，本人祇屬一介平民，在從未回過台灣前，中華民國五十六年港共暴動，我全家申請回國定居，僅二十多天，即告批准。

國府對全世界僑胞都備極關懷，絕無歧視，可惜有的人偏不自愛，廿心爲共作倀，連帶影响多數不問政治，但非壞人之僑胞，（包括原則反共立場的在內），但有家人困處共區，平日不敢表示，一旦申請回國，政府爲了瞭解申請人思想行動，要調査關係，不得不將發證署爲延遲，國難當前，情非得已，愛國僑胞，亦應諒解的。現在本人主觀見解答覆曾君，凡屬忠貞人士，祇是懾於毛共淫威，本人對這些人絕對同情，可爲朋友，最令人痛心的，一些人僞裝反共姿態，專向政府指責，挑撥離間，則太令人遺憾矣！

弟袁暘照敬上

（八月廿五日）

對日姑息、委曲求全，試問何以對國人？

萬人雜誌總編輯萬人傑先生賜鑒：

鄙人愛讀　貴刊，尤敬佩台端對國是之偉論。對二五一期大作及居翁先生建議，日毛建交，我國應採應付態度，極表贊同。豈料於蔣院長宣佈我國「將取強硬態度」之後，經濟部之高級人員竟說：「我國不會沒收日人在台資產」的話，殊令人憤慨。試問日本之歷年欺負我國，而不圖雪恨，倘若又再委曲求存，試問何以服國人？從此華冑子孫，萬刼不復矣！悲憤之餘，謹修寸函，敬陳座右，並希在　貴刊「萬人意見」欄刊出爲盼。

弟高尙拜啓（八月十九日）

來函照登

萬人雜誌執事先生：

晚生是貴刊及星島晚報長期讀者，特別喜愛讀萬人傑先生之大作，在萬人雜誌第二二三期二七——二八頁萬人意見版，「和平統一之途」行得通嗎？一文作者——文弢，因小弟亦是此名字，欲和作者交個朋友，盼望甚殷，有勞貴刊主編幫忙，把作者通訊地址示知是盼。謹此祝

編安

晚輩文弢草

七二年八月廿日

（編者按：請「和平統一之途行得通嗎」作者之文先生自行決定，若同意與現在來信的文先生交朋友，請來信本刊代轉達。）

所謂和平演變 實是統戰伎倆

明眼人絕不會上當的

人傑先生：

弟在二五二期致徐平先生關於「嚴懲私梟」公開函中，以為徐先生同是「忠貞之士」，想不到這位讀友竟是別有用心，用「和平演變」來煽動人心，目的如何，概可想見。為了不願多佔篇幅，簡單摘錄四點，駁斥如下：

㈠「超級大國尚且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何況我們手無寸鐵，儘管死硬，於事無補」。別人國家，沒有受到中共蹂躪，可以做姑息之徒，可以與毛共「建交」，我們的同胞，受到中共屠殺、勞改、鬥爭，長期過着飢寒交迫，牛馬不如的生活，如果再進一步，這種慘狀加到我們身上，比死了還苦，豈能受辱生存？

㈡「處身今日，如果活得要像一個人，不肯平白地被當作犧牲品，凡事都應該由自己的大腦去思想」，我忠告徐先生，我想通了！我本人絕對無政治觀念，但受盡毛共折磨，從身歷其境的痛苦，可想像到大陸同胞今天的慘狀，與其再度自投羅網受苦，何怕犧牲呢？就算戰死沙場，或浮屍碧海，總比長期被磨折愉快得多。所以本人站穩正義立場，決心奮鬥，死而後已，絕對不怕死。

㈢劉少奇、林彪與毛澤東鬥爭，是為了爭權，一丘之貉，狗咬狗骨，誰勝誰負，與人民無關，同是殘民，同是殺人的劊子手，我們不必關懷，至於徐先生說到「劉、林非其敵手，何況我們，徒作無謂犧牲」，我絕對反對屈膝求和，更反對投降受辱。我們今天所持的是正義、是民心，徐先生怕「無謂犧牲」，可以個人自己向毛澤東求和，向中共求和，有你個人的自由，請勿別具用心，亂放挑撥離間的冷箭。為了解救大陸同胞疾苦，為世代子孫自由，正義之人不怕犧牲的！

㈣最後談所謂「共產主義在修正，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地修正」。資本主義在修正是事實，老闆為了賺錢，惟有好好照顧工人，提高工資，最能給值，以提高工作效率，賺錢的仍是老闆佔便宜，所以應該修正。共產黨人絕無信義，絕無諾言，所謂「修正」，祇是退一步，進兩步，這是下流卑鄙的騙人手法，這些卑劣伎倆，可以欺騙紅鬚綠眼，不可能欺騙身受其害的中國人，如果「正在修正」，大陸同胞就不會冒死逃亡，「勞改場」的「犯人」，也應該分批釋放，大陸同胞的衣食應該逐步增加，這些都做不到，怎能叫修正呢？

我向徐「讀友」忠告一言，這裏不是賣紅色毒藥的園地，明眼人不會上當的。同時我敬請尊敬的萬先生，此後放毒的謬論，不必刊登，以免中敵人的統戰陰謀，誤了我們反攻復土的神聖責任。

讀者袁曉照上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新作預告

必琴先生繼「踏聲劍影錄」之後另一散文體長篇回憶「江南啼痕錄」，將於下期起在本刊連載。該著題名江南啼痕，取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所詠「我志未酬人已苦，江南處處有啼痕」的命意，格調新穎，行文暢達，敬希讀者留意。

賦劉女士其一　萬里

香江女士少風流，婚事方兄最講求，
朱子採薪妻嘗去，石家金谷綠珠樓。

其二

失卻個心那處尋，思從異性覓知音，
此間人比臨邛俗，空負相如一曲琴。

壇主評註

萬里先生，爲詩壇老友，執教香港，久不晤，馳系殊殷。頃接惠書，畧云：「每讀萬人雜誌，則先閱詩評，及賓主佳作，頓覺技癢」，近作數首，寄與鄙人。

詩中所言，情懷寂寞，思覓異性知音，但此間女士，不解風流，論到婚事，則先談「孔方兄」，「此間人比臨邛俗，空負相如一曲琴」，二句最好，該二句詩用典佳妙，典故如下。

漢代四川臨邛縣，有卓小姐，字「文君」，家財億萬，才美無雙，擅長文學，精曉音律，對任何古典音樂，一聽便知，時有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對卓十分仰慕，相如善彈琴，某日卓府宴客，相如列入貴賓，偕縣令前往，席終，眾賓請相如一顯身手，相如乃彈「鳳求凰」調以佐歡。

當時文君小姐，在屏風後竊聽，對相如音樂，極爲欣賞，因愛其才華，夜半至相如住所，叩門拜訪，二人一見傾心，結爲夫婦，且至白頭偕老，爲中國婚姻史中，一段佳話。

相如家貧，史稱「家徒四壁」，即是桌椅床板均無，室中只有四周圍牆壁而已，至於聘禮首飾宴客等費，無力負擔，當時女子，無人肯嫁之，卓小姐獨具慧眼，知相如爲非常人物，不嫌貧窮，委身下嫁，後相如顯貴，通西南夷，等於今日國家大使，卓文君能識英雄於未貴之時，所以亦能名垂千古。

萬里兄品高學優，才華不讓司馬長卿，思從異性尋覓知音，香港女子，多無慧眼，只重金錢，不重學問人品，更無卓文君其人，司馬相如，若生於今日，身居香港，因「家徒四壁」，絕無小姐垂青，文章雖好，稿費價低，音樂高深，俗人不懂，教書則無牌，測字犯阻街，舞廳樂隊任鋼琴手，尙須有人介紹，且所彈古典樂調，俗人不能欣賞，令人喜聽者，爲披頭四之狂人調，及中國人莫名其妙之「貝多芬」耳。

有一段笑話，鄙人初到香港，年輕風雅，自顧不俗，雖無汽車洋樓，然亦可溫飽，友人有熱心者，欲爲論婚，見面之後，雙方印象均佳，女家三姑獻策，結婚必駛「抓手」，當時不懂香港話，認爲「抓手」即是握手，余笑曰：「夫婦之間，閨房之內，花前携手，月下並肩，焉有不抓手之理」？友人大笑曰：非也，抓手者，指財產業物也，且須贈與女方。余大驚，事乃寢。有此經過，此後談虎色變，今日抓手雖多，仍是不敢問津。可以斷言，司馬相如，若在香港，只有鰥居終老耳。

贈中華民國少年棒球隊　李劍平

(一)
萬里長征苦亦勞，少年志氣斗牛高，
中興大業憑君輩，一棒横來掃赤毛。

(二)
漢族雄風揚海外，此中盡屬棟樑材，
好將熱烈青春血，灌溉自由花遍開。

八一三抗日紀念感賦　李劍平

血花爭與炮花開，擲盡頭顱骨幾堆，
往事難忘傷水逝，故園未復仗誰來，
八年烽火人猶健，一片心期死不灰，
但得他時歸馬去，更從大陸起風雷。

劍平先生之詩，平仄聲韻均佳，壇主

壬子七夕感懷　傅裕

(一)
羅湖橋下水生波，織女牛郎可奈何，
二十三年行不得，斷腸聲裏喚哥哥。

(二)
天河夜色視茫茫，人倚欄杆別緒長，
誰識阿儂心裏事，相思兩地各神傷。

(三)
話到歸期似石沉，鵲橋相會夢中尋，
東君太不憐牛女，故把銀河阻不通。

七夕懷舊　雪梨　林康

青梅竹馬小心癡，效演長生兩不疑，
濕透素巾揮別淚，數殘紅豆寄相思，
微行未識驚多露，繫足那知各有絲，
勾起前塵逢七夕，難忘情𦿉破題兒。

一年容易又中秋用轆轤體　李懷蒼

(一)
一年容易又中秋，悄倚闌干月滿樓，
最是西風管閒事，也來吹白老人頭。

(二)
白日堂堂去不留，一年容易又中秋，
可憐多少飄零客，猶滯天涯尙未休。

(三)
江上西風楓葉落，萬千心緒都無著，
一年容易又秋風，縱有金樽對誰酌。

(四)
碧雲縹緲水悠悠，雲自無心水自流，
大好韶華空負我，一年容易又中秋。

大嶼山觀日出　藍天

偸得浮生拜佛禪，嶼山攬勝晉空前，
汪洋萬里猶無岸，廖廓蒼茫別有天，
幾處瑤宮鳴羽曲，一輪紅日舞蹁躚，
消遙雲霧遊仙樂，共惜人間絕此緣！

秋夜懷人　藍天

瀲灩秋江晚，千帆自遠回，
不愁斜日盡，唯怕夜珠來，
滿目飄殘葉，一心尙勁梅，
星河空望切，離恨託鴻哀！

路過藍田口占　韓粹然

藍田原日是咸田，得美奚須種玉先，
彷彿鴿籠單位也，高空發展七連年。

端午節有感　韓粹然

生天欲出信無訛，五月逃亡水鬼多，
十二蓄牲人世也，喬均盍去問巫婆。

父親節日憶先父　韓粹然

父兮生我見詩篇，棄養垂今卅閱年，
少小趨庭常訓誨，題兒第一孝爲先。

致富叢書

人人都希望致富，致富究竟有無途徑可循？思明先生著之「致富叢書」，列舉可循致富之道，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歡迎，現已印行十種：

生財秘訣	六元	物業投資	六元
推銷術	四元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三元
做生意	三元	用人與求職	三元
郵售業	三元五角	小本生意	二元五角
市場競爭	三元五角	副業	二元四角

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 ㈡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

萬人傑新作「雞尾小姐」出版

萬人傑新著「雞尾小姐」，是「人海百態」第二輯，包括有趣小故事數十則，篇篇充滿人情味，不但可博一笑，也可作為做人處世南針，文筆鋒利，入木三分，愛讀萬人傑輕鬆短文的，本書令你滿足，每冊三元，湘濤出版社出版。地址：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經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三——七號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歡迎郵購。

萬人傑語錄	每冊定價三元
左道旁門	每冊定價三元
大人物與小人物	每冊定價三元
牛馬二集	每冊定價三元

萬人傑上列著作亦可郵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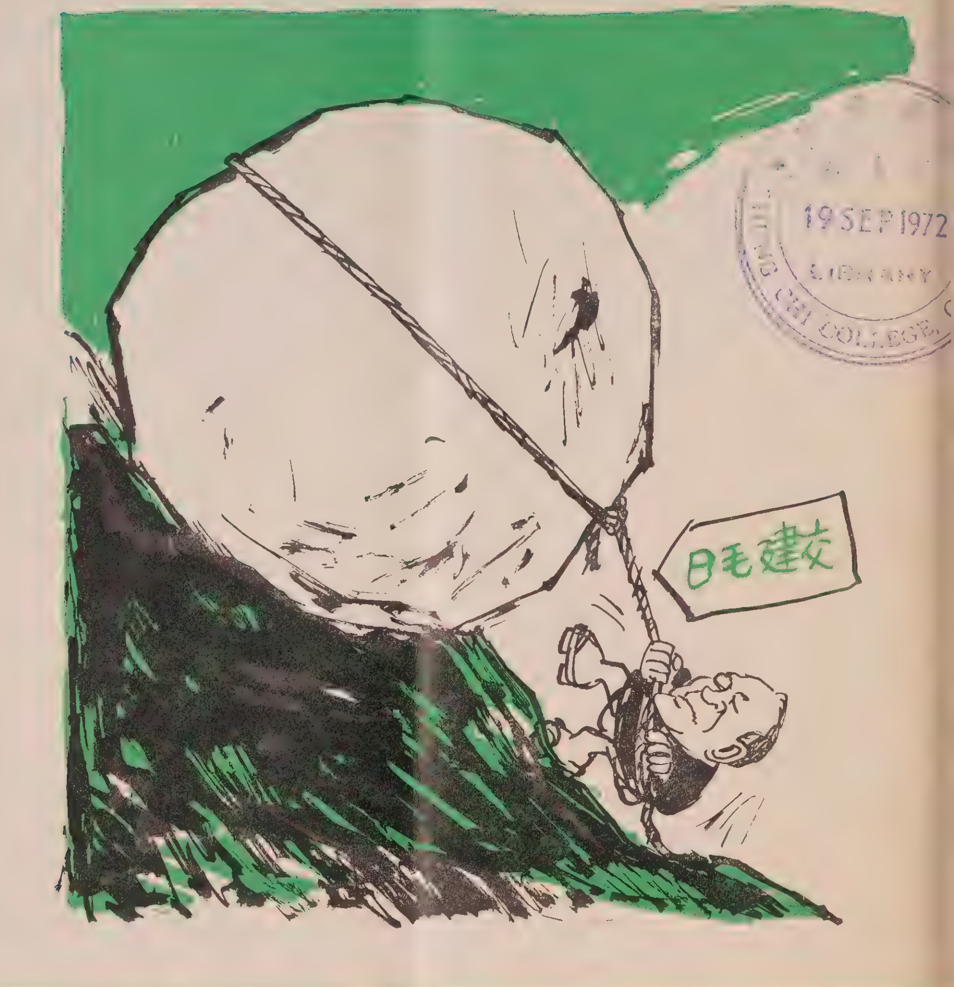
陳寒波生前死後

一九五二年九龍黃大仙發生一宗政治謀殺案，被害人陳寒波先生，是一位由中共特務轉變的民主鬬士，由於陳氏在港從事文化反共工作，著書暴露中共的兇殘內幕，故被共特暗殺滅口。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陳氏死後，激起海外反共人士强烈的反感，一個陳寒波倒下去，千萬個陳寒波站起來，其影响力，與六七年林彬烈士之死相同。「陳寒波生前死後」一書，是三郎先生將陳氏全部遺著及其生前一切有關資料整理，去蕪存菁，從新改寫，眞人眞事，生動感人，并附相片與原稿眞蹟，全書三百七十二頁，定價五元。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

（第二五五期）

拉關係——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五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九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每週評論

回教民族的悲劇

二次大戰以後，人類最荒誕、愚蠢的悲劇之一是阿剌伯諸國對以色列的圍攻與仇恨。

以色列人與阿剌伯人原是兄弟民族，都是在灼熱的阿剌伯的風沙中掙扎圖存的土著。以色列人歷受羅馬、波斯、埃及、英國人的征服與統治，他們亡國千餘年，被迫離棄故土，到處漂流，寄人籬下，苟活偷生，是人類史上最悲涼的哀歌。一九四八年他們在聯合國阿猶分治的決議案之下，在巴勒斯坦的故土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國家。當時巴勒斯坦共有一百五十萬人口，猶太人佔了四十二萬九百人，他們有權利在那裏生存建國，而這麼小的一個國家，對其它國家也不會有什麼妨碍。阿剌伯人應該同情和歡迎這個被壓迫、受盡政治欺凌的兄弟民族的新生，可是他們不但不歡迎，竟仇視之，並且還發動莫名的聖戰！以一億人打五十萬人，結果被打得頭破血出，落花流水。

國際大醜角納薩

結果，以色列的領土擴大了，流散各國的猶太人紛紛拋棄家業返回以色列，人口增多了，由一個小的玩具國家，成為中東的強國。糊塗的阿剌伯人，到此還不覺悟，最可憎的是投靠和倒向共產陣營的，前埃及總統納薩，這個天字第一號的國際醜角，不理會埃及人的貧困和愚昧，不腳踏實地的建設自己的國家，每天以高唱消滅以色列的狂想曲，以反以色列的大元帥自我陶醉，蠱惑埃及人、蠱惑阿剌伯人。

於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又再發動「聖戰」，結果二十萬大軍，六天即被殲滅淨盡，假使不是有蘇聯撐腰，英美諸國制止，以軍可一鼓直下開羅，使這個國際醜角無容身之地。可是他仍不覺悟，死不肯下台階。最可笑的是打敗了，失去了西奈半島大片土地，還想硬裝好漢，拒絕與以色列談和，成天搞反美運動，對花旗佬實行政治敲詐，妄想藉美國的壓力，使戰勝的以色列跪倒在地，把佔領的土地雙手捧着還給埃及。天地間那有這種便宜事！

埃及、叙利亞、以拉克這些「好漢」，對於消滅以色列，奪回巴勒斯坦都無能為力了，一部分巴勒斯坦難民，在埃及諸國及共產諸國的鼓動下，開始組織巴勒斯坦游擊隊，叫稱：「巴勒斯坦要由巴勒斯坦人奪回來。」

巴游初時甚盛，共有三十多個團體，約五萬人。可是他們不知所以，在約旦、黎巴嫩諸國，橫行霸道，出現「國中之國」。尤其在約旦，竟煽動軍隊叛變，攻擊約旦王胡辛對以色列妥協，終使約旦當局忍無可忍，一九七〇年九月乃爆發了內戰，巴游被趕出約旦，逃到叙利亞喘息去了。

大醜角納薩瓜咗了，阿剌伯國家大有樹倒猢猻散的情勢，巴游被趕出約旦，由五萬減至萬人。

於是巴游中的信奉毛澤東思想的極左派「巴勒斯坦解放人民戰綫」，開始了恐怖主義行動。

過去幾年屢搞刼機事件，今春僱用日本「赤軍派」槍手，在台拉維夫機場掀起慘殺平民事件，最近在慕尼黑世運會又搞出綁架慘殺以色列運動員事件！

慕尼黑世運會，是分裂敵對的人類，唯一和平的節日，要殺以色列人，何必選擇這個時間地方？依他們的愚蠢腦袋，以為可以特別哄動，殊不知是自絕於人類的大蠢行為！

中共支持殺人者

對這次巴游的暴行，舉世一致憤慨，唯有中共保持沉默，再次證明這個政權背叛正義、公理和良知。正像最近在聯合國安全理會否決孟加拉共和國入聯合國一樣，也好像過去支持巴基斯坦屠殺孟加拉人（當時為東巴）一樣，它永遠站在壓迫者、屠殺者一邊！

巴游與全人類為敵，支持巴游的中共也在與全人類為敵。

新聞以外

武器供巴游製造血腥事件
中共唯恐天下不亂

萬人傑

巴勒斯坦數十萬難民，離鄉別井，茫茫大地，竟無容身之所。國際陰謀者利用他們復土心切，以武器供應，讓他們到處作亂，製造事件，正符合了毛澤東「愈亂愈好」的話頭。奧運村殺人事件，舉世譴責巴游暴行，中共獨持緘默，正因爲他們所處的地位太尷尬了。

中共不提奧運村事件

或者有人覺得奇怪，爲什麼舉世譴責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奧運村製造的血腥事件，中共報紙電台，都沒有發佈這一項消息，更沒有加以評論，表明他們的態度；而在香港出版的左派報紙，也隻字未提，彷彿沒有發生過這事情。

對血洗奧運村事件，中共處在非常尷尬的地位。在他的立場，很難說話，因此索性不談此事。這是左派處理不利他們的新聞的獨步板斧。在國內，新華社不發，人民日報不登，各電台不談，七億五千萬人就不會曉得有這麼一回事；但香港有幾十家報紙，每一家都把這件轟動世界的大新聞作爲競爭，務求詳盡，而左派報紙都獨付厥如，這是十分奇怪的現象。不過，中共也實在有他難言的苦衷，因爲，中共對巴勒斯坦游擊隊一向採取支持態度，巴游鬪爭所需要的武器，也大部分由中共供給。現在巴游一而再的幹出這種不爲世人同情的暴力行動，中共又沒有勇氣出面，獨排衆議，對他維護支持，因此只好不聲不响了。

以色列復國

除了中共外，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支持巴游的，如果大家弄清楚了巴勒斯坦游擊隊的來歷，也都會有點同情他們。只是他們的活動，全不是英雄行徑，而且不分青紅皂白，殘忍嗜殺，因此，漸漸使同情他們的人，也不再支持他們的暴行。

巴勒斯坦這塊土地究竟誰屬？這是很難解答的問題，數千年來，有許多不同的民族在這兒居住過，也有許多不同的民族統治過。以色列復國前，統治者是英國。不過，自從猶太人亡國後，二千年來，就由阿拉伯人在這裏經之營之，以迄於今，這塊土地就成爲許多阿拉伯人的故鄉。

二次大戰結束後，由於英國的建議，經聯合國通過，於一九四七年由英美等國扶植，以色列便宣佈復國。而原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則被逐出家園，流離失所。

今天，他們受到以色列的仇視，也沒有一個大國肯於替他們說句公道話，週遭的阿拉伯國家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也對他們多方排斥打擊，使到這批巴勒斯坦難民在茫茫大地中，竟毫無容身處，照事實說，他們的處境也十分可悲的。

六日戰爭

巴勒斯坦游擊隊是怎樣組成的呢？這要回溯到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戰爭」。在這一場戰役前，被以色列逐出巴勒斯坦的數十萬阿拉伯難民都寄希望於各阿拉伯國家的政府，以聯合力量，有一天擊敗以色列，他們就可恢復國土，重返家園。

埃及是阿拉伯國家中最強大的一個，巴勒斯坦難民對他們的期望也最大，當時的埃及總統納薩，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想不到「六日戰爭」的結果，阿拉伯國家一敗塗地，埃及敗得最慘，整個西奈半島落入以色列之手，蘇彝士運河的控制權，也喪失了一半，埃及的主力，實際上已遭以色列擊潰，如果不是蘇聯馬上給以大量軍援，恐怕已無翻身之日。

蘇聯在埃及慘敗後，以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新式武器源源輸入埃及，蘇聯的軍事顧問以及技術人員，在埃及建立起軍事基地和軍事設備，但，雖然如此，也只能保持守勢防禦，恢復失土的條件，還沒具備，這一來，也使到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大失所望。

百花齊放的游擊隊

他們知道，阿拉伯國家擊敗以色列的希望微乎其微，要達到目的，只有自己動手。因此，他們組織了游擊隊，希望以游擊戰來困擾及打擊以色列，最後迫使他們低頭，和他們舉行和談，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得以重返故鄉，與猶太人處於平等地位。

本來，猶太人有生存的權利，阿拉伯人也有生

存的權利，他們還要求十分合理的。在初，阿拉伯民族的意志昂揚，對巴勒斯坦游擊隊寄以重望，民間和政府都予以支持。中東許多國家因出產石油，十分富有，財經上的助力相當大，於是他們招兵買馬，以以色列鄰近的約旦、敍到亞爲基地，訓練人員，進行作戰。

不過，這些巴勒斯坦游擊隊並無統一組織，一百數十人組織了一支游擊隊，就掛出他們自己的旗幟，自成一支勢力，不相統屬。這大大小小的游擊隊，十分複雜，彼此間所採的路線也不同，各行其是，因而所收效也微乎其微。其後雖有所謂聯合統一陣線，也是有名無實，誰也指揮不了誰。

比方，今回在奧運村演出的血腥事件，也受到其他游擊隊的指責，可見他們內部並不統一。

鬪爭方式屢改

有過一個時期他們經常從約旦境內越過約旦河，滲入以色列境內進行破壞，但往往遭到以色列巡邏隊伏擊、截殺；同時，在約旦境內的基地，也常常受到以色列軍隊大舉越界報復，損失重大，漸漸他們覺得這個作戰方式行不通，游擊戰不但不能收效，而且傷亡被俘者無算，許多巴游分子都被以色列關在集中營。

於是他們改變方式，向民航機下手，先警告各國民航公司，不得飛以色列航線，接着下手騎刧民航機，對以色列國家航空公司的辦事處及客機施以攻擊。但以色列馬上對他們自己的民航公司戒備，每架飛機上都有神槍手，巴游分子刧機，碰上這些槍手，往往送命，因此，此路也是不通。

台拉維夫機場和奧運村這兩椿血腥事件，是巴游分子的「最新戰畧」，可惜的是他們濫殺無辜，徒然引起世人憤慨與譴責，本來同情他們的人，也都認爲他們的暴力主義要不得，徒然造成世界紛亂，不可能由此使以色列低頭。

他們以運動員爲人質，要求以色列釋放二百多名巴游俘虜，但以色列一再嚴拒，致終於發生了槍戰傷亡多人的一幕。

獨持異議

基於公正立場，巴游這種戰畧是違反人道及過火的。以台拉維夫機場事件來說，巴游收買了日本槍手，用機關槍掃射，投擲手榴彈，死了六十多人，他們都是旅客，大部分爲波多黎各人，試問波多黎各人與阿拉伯人有什麼仇怨，要做了以色列人的替死鬼？

爲了巴游的行動愈來愈失去理性，因此愈來愈不得人同情，本來他們求生的動機對的，不過採取這種行徑，十分惹人反感。

在舉世譴責巴游暴行中，一家報紙的專欄作者卻有獨異的見解，老萬覺得他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他認爲：奧運村中巴游所造成的慘劇，在世界上無數「寃魂」中，不過是滄海之一粟。

當年蘇聯坦克在布拉格把大批捷克大學生輾成肉醬，今天，美國飛機在越南的地氈式轟炸，雖說轟炸目標是倉庫設備，但多少平民遭池魚之殃？但因爲他們是「大國」，一切殺人的行徑都有冠冕堂皇的「法理」根據，而且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巴勒斯坦游擊隊沒打起什麼主義的旗幟，他們的行動就成爲「野蠻的暴行」。

「文明」與「野蠻」

他還舉出一個「文明與野蠻」的例子。

對國旗立正行禮，是文明的行爲，但在不明瞭這塊布的意義的「野蠻」人看來，覺得這些文明人的行動是愚昧可笑的。野蠻人對着一團火跪拜，在不明瞭火在野蠻人心目中的意義的文明人看來，也覺得是愚昧可憐。究竟誰是愚昧，這倒是很難找出個結論來的。蘇聯坦克的橫衝直撞，美國飛機的地氈式轟炸，與巴游在奧運村殺人，其實也和「拜布」與「拜火」的分別而已。

那位專欄作家還批評說：「超級大國以先進文明國家的地位，對奧運村的血腥暴行予以義正詞嚴的譴責，好像他們自己雙手非常乾淨似的。如果稍爲翻閱一下一九四六年以來的國際關係史，就可知道巴勒斯坦難民只是一批被一流大國和二三流大國迫到無地容身和無路可走的可憐蟲。」

他這說法自是十分公正，不過，就台拉維夫機場和奧運村的個別事件來說，巴游這種暴力主義的行動，徒然犧牲無辜，對他們的復土究竟有多大作用？

中共是幫兇

巴勒斯坦難民這一班被趕絕的可憐蟲，確是値得同情的，可惜他們不擇手段，到處施暴，以致把自己的聲譽弄垮。現在人們提到殘暴，就聯想到巴游，竟沒人想到誰把他們置於今天的絕境。

中共支持巴游，當然不是爲了什麼正義，更不是同情他們，只是利用這一羣亡命之徒，把世界秩序攪亂，正如毛澤東所說「愈亂愈好」，他們可以混水摸魚。中共以武器供應巴游，其實是血腥事件的幫兇，如果他們眞正同情巴勒斯坦難民，不該置身事外，不予報導也不加評論，在道義立場上，應挺身而出，爲巴勒斯坦人的行動作出辯護；並聲明對他們支持，這才是光明磊落的所爲。在目前舉世交相指責之下，正推行笑臉外交的中共，根本就沒勇氣作出這行動。

解開死結

目前，蘇聯和埃及鬧翻了，沒有蘇聯撑腰，沙達發動中東之戰的可能性極微，如果大家肯面對現實，承認「任何人都有生存權利」的原則，中東的死結不見得沒有解開的可能。

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已是無可推翻的事實；阿拉伯國家尙且不可能將之消滅，巴勒斯坦游擊隊更無此能力。因此，世界各國應共同尋求合理的方法，使原居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得到生存的條件才成。

大國在背後的暗鬬，只造成中東紛亂局勢的主要原因，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値得同情，大國放棄利用他們，終會把他們納於正軌的。

續台北見聞

岳騫

上期發表的台北見聞，還有許多重要事項未及寫出，茲就所聽到見到的事，再寫兩段。

一、蔣桂琴清歌對死亡

這是一個沉痛的故事，要從頭說起。八年前，有一個名叫蔣桂琴的十二歲女孩，參加了大鵬劇團第五科學國劇，也就是俗說的京戲。當時她是插班，爲了要能跟得上班，她日夜苦練，終於很快就追得上其他同學。大鵬劇團是空軍總部設立的，軍方似乎以這個劇團成立爲最早，成就也最大，許多馳名台港的名角，也出於「大鵬」，國內各界對大鵬訓練出的學員也特別重視，蔣桂琴在大鵬結業後，就到中國廣播公司主持「華夏笙歌」節目，生活很安定。但是她並不以此爲滿足，工作餘暇又學繪畫、練古箏，最後又進了淡江（台灣最大的一間大專學校）夜校攻讀，這麼一個聰明上進的女孩，本來前程似錦，誰知天妬紅顏，去年冬天她突然患了骨癌，經醫院診斷後，不得已截去了右腿，換上一條假腿，這一打擊無比的巨大，但是她卻勇敢承受下來，絲毫未挫折上進的勇氣。誰知到了今年春天，突然咯血，經醫院再檢查，發現癌症已侵入肺部，到此完全絕望，當她得到這個消息之後，自然驚悸欲絕，但馬上又鎮定下來，此時她所想的不是如何挽救自己的生命，而是如何利用這有限的時光，作些有益於別人的事。

她會唱戲，她決計登台再唱一次戲，將收入一半捐給母校作爲校友會的基金，一半捐給社會作防癌基金。這項計劃得到校友和社會人士的贊助，定於八月十一日義演。義演決定之後，商量唱什麼戲，她要唱「紅樓二尤」，當時許多師長同學都勸她改個戲碼，因爲這是一個大悲劇，以她來演尤二姐是悲劇中的悲劇，因此，大家勸她唱一齣喜劇。但爲她拒絕，她認爲自從學會「紅樓二尤」就患骨癌，未有機會唱過，如果不唱一次，就辜負了恩師白玉薇的教導，所以決心要貼出這齣戲。

一切決定之後就準備上演，報紙、電台都報導出蔣桂琴要登台的消息，到了那一天，全場滿座，從嚴副總統以下政府許多大員也入場聽戲，去聽戲的人皆預料滋味不好受，但是都覺得不能不去捧捧場，否則戲園內冷冷落落，更使蔣小姐傷心。人人抱着悲痛心情去聽戲，一千五百多座位全部滿座。人人

蔣桂琴的情緒超乎常情的鎮靜，她的表演既不似一個殘廢人，聲調更不似一個垂危的人，當她唱到「鴛鴦劍斷送了手足性命，思想起不由人撩亂芳心。……」「我今一死歸泉下，痛斷肝腸染黃沙。」當時她在哭，台下一千多觀衆也在流淚，她爲劇中人哭，台下則爲她流淚。但許多內行人都聽得出，她唱得絲絲入扣，並無半句荒腔走板，可知她在唱戲時，全神貫注在劇中人，完全忘記了自己。

落幕時，她從容出來謝幕，台下一千五百觀衆，自嚴副總統起，一齊起立鼓掌向她致敬，外面此時正下着傾盆大雨，記者們說她演完一生最後一場戲，當然她也很快就走完了人生路途。當她決定演出時，曾經告訴記者說出她的動機，「一方面是爲校友盡一份力量，一方面也是想給患癌症者一點啓發，希望癌症不致於把人的信念及內涵的精神給打垮了。如何好好地把握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這一個勇敢的女孩，演戲那天剛足二十歲，但她的崇高人生意境，一般人即使活到百歲也趕不到，她曾經在一篇「生命的謳歌」裏，寫過這一段話：「在人生的逆旅中，怎能匆匆的來去呢？應該盡量發揮個人的潛能，貢獻於人類社會，由現實的生命中，充滿着活躍生機，征服一切恐懼，拓展生命的永恆。」這一段話，比起躺在北平中南海的那位「四個偉大」，也在快走完人生旅途時，仍然教人怎樣鬪爭，怎樣害人，最近發表的「新語錄」又有「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的方法出現，比較起蔣桂琴小姐，究竟誰活得更有意義，誰眞王章大。

像蔣桂琴小姐這樣的勇者，在台灣有的是，一次，我海軍一艘艦艇去沿海突襲，被敵人魚雷襲中，艦長與政治指導員，一在船頭，一在船尾，命令官兵離船登上救生艇，他兩人寸步未移，兵士下船時，回頭看看海水已經到了兩人的胸際，還看見兩人相視而笑，隨船沉入海底。

「八二三」砲戰時，在台八位中外記者赴金門採訪，六人殉職，中國記者唯一生還的青年戰士報記者嚴重則先生，現任台灣日報副總編輯，敍述當落在大海中逐波飄流，生命已入絕望時，與他同時墜海的孫多梓車長向他說：「我們是老早就有這一天的打算，因爲這是免不了的，當了兵那能不打仗？要打仗又那能不死人？既然幹了這一行，輪到誰就是誰，要死，就死……」

筆者所以敍述過蔣桂琴小姐的事，又談到這三位烈士，旨在告訴大家朋友，這個時代，在這個地方，人人都應當有個心理準備，僅僅視死如歸還不成，而要了解「這是免不了的」，但在世一天，一定要使生命迸出火花。

在台北，當然有不少的貪官汚吏，如筆者上期報導的教育部一羣牛鬼蛇神，又如文化局長王某，還有這次因豫源輪走私案牽連到的一位嚴處長，客廳中竟然放了三部電視機，但這種人畢竟是少數，絕大部份都在默默地耕耘，爲自己國家貢獻出心力，這也就是我們國家民族的希望所在。

二、冒認漢奸之子爭產業

這又是一件怪事，也要從頭說起，話說四十年前——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人佔領中國東北之後，製造出來一個滿洲國，滿洲國當不當成立，不關本文範圍，且不談。這時這個滿洲國在日本的漢學家及軍人中的中國通聯合設計下，定爲三權分立的政體，除去擔任國家元首的執政總攬其上，下面設國務院（與北平國務院名稱相同，不過當時總理姓鄭不姓周），立法院、監察院。國務院總理鄭孝胥，立法院長趙欣伯，監察院長羅振玉。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人感到這個立法院實在沒有半點用處，而趙伯欣又將立法院作爲官舍，公私不分，日本人更看不順眼，就想把立法院取消。但趙欣伯自仗是老牌親日分子，與日本幾任首相，現任許多內閣大臣都有交情，硬不買帳，日本少壯軍人雖然兇悍，隨時可以發動政變，刺殺本國首相，但對趙欣伯也沒有辦法。最後終於想出一條路，派趙欣伯赴日考察憲政，趙欣伯欣然就道，去東京一住兩年，考察憲政自是胡扯，但仍然死把着立法院不放，日本人不便正面向他提條件，托滿洲國一位大員從中勸告，要他自動辭職，趙欣伯仍然不肯，而且振振有辭的說：「我不願替諸公開一惡例，滿洲特任官，可由軍部課長，任意去留，且脅迫提出辭呈。」

最後還是日本人讓步，任憑趙欣伯處理立法院財產，只求他放棄這個名義。結果趙欣伯將立法院所有可以搬得動的東西，全部運去日本，滿洲國的日本人始結束了立法院。

趙欣伯到日本後改行營商，抗戰期間中國無數商人發國難財，在日本亦然，趙欣伯在日本成了大富翁，更因爲他脫離滿洲國早，到了蘇軍進入東北，盡掠滿洲國大員，他又幸免，以後中國政府懲辦漢奸，也只限於關內，對東北的漢奸未深追究，趙欣伯又漏了網，安然終老日本。但是到他死去之後，剩下一筆財產，成了問題。

中國駐日大使館首先發現此一事實，照會日本政府指趙欣伯是附逆的中國人，其財產應暫予凍結，候中國政府處理。日本方面如何答覆，筆者不甚了了，不過，日本今天已成暴發戶，自不在乎這一筆私人財產，大概也就按照中國大使館意見，將趙欣伯財產凍結，等候合法繼承人領取。

趙欣伯自不會沒有兒女，但兒女均不在日本，消息傳到台灣，就有一個名叫趙雪男的男子，向宜蘭警察派出所報告，自承是趙欣伯之子，要求政府支持取回遺產。

台灣戶政辦理完善，每一居民家庭情況皆有詳細登記，派出所查閱戶籍冊，趙雪男之父並不叫作趙欣伯。但趙雪男說，三十八年由大陸逃來台灣，登記戶籍時，想到趙欣伯名譽太糟，恐怕被人指爲漢奸之子，所以替父改個名字。

派出所要他提出證據，趙雪男又拉出一個朋友，證明他實在是趙欣伯之子，但在警察局認眞調查下，證明是虛構，就將原案移送法院，控以僞造文件之罪。

趙雪男與其友棄家潛逃，法院下令通緝，交司法行政部調查局追查，一直查到了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滙中大飯店總經理羅仲銑，經理李水生的頭上，這兩人大概曾隱匿趙雪男，被調查局抓到證據。

滙中飯店在台北觀光旅館中都算不錯，筆者於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去台灣就住在該處，當時尙名南京飯店，以後因經營不善倒閉，改組後更名滙中，業務尙佳。

這兩位經理一時胡塗，也許不太了解行情，竟然向調查局人員行賄，願付出一百萬台幣，只求不再追查，將此案不了了之。誰知一來變成了罪上加罪，調查局辦案人員馬上報告上去，將二人解去宜蘭縣交法院處理。

一百萬台幣合港幣十五萬，確不是一個小數目，但用之於調查局人員則屬白費，宋人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今天在台北有人打主意向調查局行賄，消息傳出，社會人士無不引爲笑談，認爲此人太胡塗，如果此路行得通，關節也可以達到包老了。

筆者不知調查局人員待遇如何，但既屬司法行政部自是政府機構，待遇應與一般公務人員相等，就我所見到的中下級公務員，月薪總在台幣三千元上下，達到四千的可以列入高級了。假定這位辦案人員一月三千薪水，則一百萬將是他三十年的收入，居然打不動他，可知金錢有時並不萬能。

台北政治情況不能使人滿意的甚多，但是，值得安慰的是執掌國家大政的人確實在勵精圖治，想把國家搞好，事實上也非搞得好不可，執行的尙有像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這一類機構，不爲金錢或惡勢力所引誘，社會上尙有一個公認的道德規範，使貪官汚吏，奸商市儈不能公然活動，只是偷偷摸摸幹些不可告人的事，一旦發覺立時法辦。因此，國家的綱維不致解紐，雖在驚濤駭浪中仍然屹立不搖。

世界的病源

今日世界的亂，已經達到飽和點，爲歷代所無。如不及時治療，這個世界，確有整個毀滅可能。要想治療，必先尋出其病源。它的病源很簡單，就是思想問題。

㈠人性理解的分歧：無論古今中外哲學家，直到現在迄無一致的定論。大抵中國人以主張性善說佔優勢，代表人是孔孟，故中國傳統學術，皆尙仁愛而反對暴力。西方人以主張性惡說佔優勢，代表人是霍布士，馬克思即承受他的思想，故主張暴力反對溫情。今日世界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試想以此種思想統治世界，世界焉能和平。

人性究竟是善？是惡？這個問題一如一元二元多元的爭辯一樣，數千年以來，人皆以己見爲是。老實說，皆是偏執。在偏執中，怎能尋出眞理。主張性善說者，是根據人生在最原始階段。釋氏指人在精子時期，老子指人在嬰兒時期，孟子則指人在孩提時期，精子時只是一種物質，物質怎能分善惡。嬰兒、孩提時期雖具人形，但絕對是天眞無邪，稱得起「絕對的純潔」，當然談不上有「惡」的性質存在。

主張性惡說者，他們根據，是在成年人。成年除少數特別外，多數皆有自私心的。最親莫如夫與妻、父母與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然尙皆有自私心，其他更不說了。自私心就是惡，如此言之，性惡說也不算錯，但多數是能改變的。

不過，我們尋求眞理，在根據基本事實，不可存偏見、私見。所以如上所述，主張人性善的釋氏、老子、孔孟的思想，因爲最初的人，本性的確皆是善的。成年人多數皆有自私心，但也非全部，故主張性惡說者，不能算合理。

㈡兩大政治思想的衝突：自有歷史以來，便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衝突，統治者靠武力（角力、武器）智慧（陰謀、詭計）、天命、鬼神以統治善良、純樸的百姓。百姓不甘長受其暴虐，所以要時時起來反抗。西方自文藝復興、啓蒙兩運動後，民智大開，於是乃誕生出現代民主主義、自由主義。

錯在英國培根，他把道德與學術分了家，致形成西方無道德標準指導的學術。這等於無韁之馬，自不免四處闖禍了。於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遂相繼代之而起。兩者互不相容，後者總認爲優於前者，自詡進步，前進。其實，皆是無道德標指導的思想。前者既然失敗，爆發兩次大戰。後者較前者更不講道德，所以致造成今日瘋狂無人性的世界。

這種政治思想上的衝突，西方人是決無辦法解決的，只有遵從中國文化的道路，方有得救。西方人常誇耀White's Burden，其實他們所謂負擔，正是侵略的代名詞，十六世紀起到亞洲侵略，十九世紀起則入非洲侵略。可是收拾今日亂局者，卻輪到中國人去負擔了。

中國人

中西學術的特質與比較

中國學術的特質：自唐韓愈「原道」發表後，中國學術一向以孔子爲某古今學術之大成，尊孔子爲「大成至聖」，稱儒學爲唯一「道統」，也即說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何謂儒學？它的精義，就是詩、書、禮、易、春秋六經之學。依王守仁說：「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中包括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以言其陰陽消長之行，則謂之「易」。以充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尊經閣記）六經包括雖廣，其實只心、性、命一種東西而已。

以上是正統說法，然而有異議者，如李宗吾著「中國學術之趨勢」，卻謂老子才是集中國學術之大成，孔學包含在老學內。李氏並非標奇立異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尤以受周公影響最大。孔子受老子影響，是在他問禮於老子後，孔子已五十一歲（見梁啓超「老子研究」），故影響不太大。老子是南方（夏國或陳國）人，活潑進取，孔子是北方（魯國）人，嚴正保守。老子思想，是承襲黃帝、太公、鬻子、管子，因「漢書藝文志」把這些人皆列入道家。又因老子做過「守藏史」（國立圖書館長），所讀古代宗教、掌故的書籍必甚多，漢志謂「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宜其有那樣的高深學問。由於以上原因，所以孔老思想自然迥然有別，故應另獨立成一道統。換言之，就是說中國學術應該分爲孔老兩個道統的。

孔孟主張仁義，居心如仁，行之就是義。他的主要思想，即由正心、誠意、修身、齊家而達到治國、平天下。他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頭兩語是原則，第三語是對內，末語是對外。「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即使所有人民皆獲得合理安排，也即今日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即理想的社會主義。「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一篇中國最古的世界幸福和平宣言。這宣言，決非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乃至共產黨宣言所能比。

老子主張慈，與仁同，卽同是愛，由己推人。依梁啓超研究，老子學說分三大部分：即本體性、名相論、作用論。本體論即宇宙論，即孔子所謂「天」，這個問題，孔子一再說是不想談的，惟老子因信自然，故其研究甚精細，在那時代，他已想到宇宙有似現代原子、電子那樣東西。老子可稱得起「原子之父」了。「老子」（道德經是後人名的）一書，有些語常被人誤解，不得不論。⑴「無爲」：依李宗吾研究，所謂無爲，並非無爲，實是有爲。老子意思，是要想有爲，當從無爲下手，故曰：「無爲則無不爲」。也就是說凡事要先準備，準備工作做得完善，事到臨頭，便不必荒長了。⑵「絕

、識諷語。

歷代研究老子者太多了，如莊子、韓非、王弼、蘇轍、宋淵龍（淸初）等等，各有精闢解釋。總括說，老子講的理，卻是高深而正確的，但政論因太懷戀太古社會了，卻是失敗的，遠不及孔子。他講的理，最令人欣享的，在「作用論」。例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一語。意思是說，追求學問是有益的，若追求享受，愈追求卻愈有害。又說「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頭一語是指導人應該發揮創造本能，而不可專圖佔有，如愛廸生、史維茲。第二語是教人但問耕種莫問收穫，如范蠡、張良所爲。這眞是至理名言、金科玉律。今日世界之亂，正因人人皆想佔有、爭奪。

西方學術的特質：第一是將道德與學術分離。西方學術本是承襲古希臘。希臘早期賢哲也和中國同，以道德爲本，但到後期改變了，多研究天文、物理、數學。但並未拋棄道德，不料此風傳入西方，到培根手，遂決然將道德摒諸於學術之外。他們研究「人學」亦然，把人當做動物分析，有一書 Remaking Men，本是研究人的品德如何養成的書，但著者並非教育家、哲學家，乃是兩個醫生。醫生眼中只有血肉骨，他們的「改造」，不是把壞人改造成好人，只能把可變的男人變成女人而已。西方講政治，只講政治技術如制度、權利義務。中世紀馬基維里的「帝王論」即其代表作。

第二是純唯物論者，只對物質感興趣，上至太空行星，下至海中蜉蝣，研究皆有成績，唯獨對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天人一體思想，卻一竅不通。中國人對自然，只在欣賞，順其自然。西方人卻講征服，解剖，透視。當然他們有所長，今日世界不是成爲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嗎。但也有所短，亞丹·斯密斯倡自由競爭，產生資本主義，由之招致了社會革命。達爾文倡天演論、進化論，將人比動物，主張優勝劣敗，弱肉強食，由之鼓勵了帝國主義的發達。尼采倡超人說，主張強權主義，普王威廉二世迷信其說，不錯普魯士先統治德國，再稱霸歐洲。但卒招致了第一次大戰，德國大敗。希特勒也是

命

緡山

中庸」，反對太過，孔子勸人「食勿求飽，居勿求安」，「惟酒無量，不及亂」。不僅養生如此，作人處世亦然，古訓「留餘地」，「適可而止」，確是極高超見解。項伯阻項羽殺太公，即本此古訓。老子思想亦同。然西方思想卻絕對相反，他們主張極端，無論作學問、作人、處世皆好走極端。馬克思、希特勒就是代表。極端是一種非常危險思想，對個人、國家、全人類皆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神經病、吸毒、劫機、謀殺、放火、原子彈、新武器等等皆由此而發生。

第四過分好名與享受。好名、享受本是人的本性，本不分中西。但中國因受傳統文化陶薰，差不得人皆懂得「滿招損、謙受益」，謙虛道理益處，能抑制太過慾望。故古人名著、名畫，往往連名字也不署，此即老子的「爲而不有」。但西方則不然要想盡方法把自己的名宣揚出去，什麼搶先，講第一，使人人皆知。馬克思、希特勒及珍芳達的思想，在這方面，可說是一致的。中國古訓皆教人節儉，從無提倡享受的話。但西方異是，他們有一口語：「拚命工作，盡情享受」。這即由極端思想發出。度假、遊埠已成爲全世界風尙，目的不僅在享受，也是好名，以爲不如此恐被人看輕。美國人過去度假，僅在「大湖」附近，或加拿大，今則非到亞非不可，愈行愈遠。故一聞月球可以旅行，報名者驟有數千名。好名、享受竟成狂，當然其他也眞不狂，眞成爲狂人世界，古人的預言竟不幸而言中。

世界病源算是摸淸楚了，但看有無辦法治療。我以爲若走西方的路，是永無希望的，故非走中國之路不可。

中國人的使命

第一次大戰後，斯賓格拉發表一本震駭世界的名著「歐洲的毀滅」。大意一在痛斥西方文化的錯誤，一在表揚中國文化的特長。言外之意，則在呼籲西方人應該向中國人學習。後來梁啓超遊歷歐洲，見到許多西方政治家、學者，他們的論調，大抵

經破產了。」梁問：你回去做什麼？蒙賽答：「我回去就關起大門老等，等你們把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救我們。」梁初以爲他在奚落，後來聽得太多了，始恍然覺得西方學術有了缺陷，致造成世界禍根，倒不如中國學術好（「歐遊心影錄」）。

中西學術本各有長短，頗難評優劣，但從起點及後果說，仍應以中國學術較爲正確。中國人講良知（孟子、陽明講的最多），對人處世，皆以「問心無愧」爲原則，可以說是「神的意旨」，主張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民胞物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西方講「於身有益」，以利己爲主，演至害人利己；自由競爭，變成爲目的不擇手段。再就對宇宙觀說，印度人（佛學）把世界看成穢物，想達「彼岸」，甚至連己體也不要，認爲是「臭皮囊」，所以亡了國。西方人把世界看成到處是金銀珠寶，所以產生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在掠奪全球金銀珠寶。中國人講中庸，既不像印度人對世界的討厭，也不像西方人對世界的貪婪，乃是把自己與宇宙融合爲一。孔子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就是把宇宙與自己融合爲一體。從古詩文中皆可處處看出這種襟懷。老子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多藏必厚亡」。根本看不起財物，怎會有掠奪之念。又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因此他就與人無忤，與世無爭了。又說：「巷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因爲他目中的宇宙觀，是「如享大年，如登春台，衆人熙熙」的世界。

人人皆想和平，依西方人的辦法，威爾遜的聯合國構想是絕對失敗了，因爲他們的起點未建鞏固。但也不必悲觀，我以爲如把中西學術融合，使中學指導西學，建成新世界文化，問題就不難解決。這是一種長遠工作，今國府正在努力推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古籍今註今譯已完成三十餘種。假使再譯成英法文介紹於西方，必有極大反應。十八世紀西方耶穌會士只譯出「四書」、「道德經」，就已經掀起歐洲驚天動地的啓蒙運動，我們以政府全力做此工夫，影響自然更可觀了。這就是中國人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使命！

香港左報極力醜化蘇聯

完顏

今後香港左報將出現滿篇的「蘇修」、「社帝」，而不見了「美帝」、「英帝」……。

撥出篇幅排日攻擊

從八月中旬開始，香港的幾間左派報紙「文滙報」、「大公報」、「新晚報」，突然間闢出了很大的篇幅，排日發表新華社以及世界主要通訊社所發來有關蘇聯困境的新聞，同時還刊登攻擊蘇聯的社評、短評、文章以及翻譯有關各國抨擊、暴露蘇聯的文章。尤其是埃及驅逐蘇聯顧問事件發生之後，這些左派的報紙，更加幸災樂禍地極力醜化，攻擊蘇聯的侵畧面貌，這是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

香港左派報紙的發表醜化和攻擊蘇聯的消息和文章，大至外交政策，小至莫斯科附近的大火和蘇聯人酗酒的行爲，眞是包羅萬象，無所不有。

例如，有關埃及驅逐蘇聯顧問問題，左報是完全站在埃及一邊來對付蘇聯的。八月十六和十七兩日，「新晚報」、「大公報」和「文滙報」，均大字標題發表埃及「今日消息」周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新晚報」的頭條標題是「埃報諷刺克宮沉默，責美蘇幕後交易」，小標題是「文章指出有些人把中東不戰不和的局面說成是美蘇達成了瓜分領土的協議，即蘇聯將保持它在埃及和敍利亞的勢力，而美國則保有以色列和約旦，而且兩個大國將施加壓力來重開蘇伊士運河。」「大公報」的標題是「蘇美搞幕後交易，圖瓜分中東領上」，小標題是「有人指出蘇將保持在埃敍勢力美則保有以約兩國」。這篇埃及報紙的文章，還是由新華社從開羅直接發出來的。

支持埃及反對蘇聯

第二日，即八月十八日，「新晚報」又發表埃及總統沙達在議會上發表的談話，標題是「蘇迫埃向以屈服」，小標題是「薩達特（沙達）總統話音甫落會堂中一片嘩然，並稱已拒絕勃列日涅夫及美國務院居心叵測信件」。八月廿日，「大公報」又發表埃及「今日消息」報編者指責蘇聯的文章，標題是「埃及譴責蘇背信」，小標題是「美蘇兩超級大國勾結又危及埃及利益」。以後，各左報也陸續刊登有關埃及對付蘇聯的消息。八月廿六日「文滙報」報導「埃及續撰文責蘇背信棄義，蘇在埃軍力並不對抗美以」。八月廿七日「文滙報」發表美參議院會議記錄「美蘇海軍爭霸情況」等等。

八月廿五日及廿六日，本港英文「南華日報」發表了港府破獲蘇聯間諜案件的消息之後，「新晚報」、「大公報」和「文滙報」均以巨大的篇幅翻譯轉載，「新晚報」的特字號標題是「蘇特務在港活動，兩名被驅逐出境」，小標題是「搜出兩份密件列明活動計劃，僞裝海員收買爪牙事終敗露」。「文滙報」及「大公報」等，還發表了該報記者採訪的有關蘇聯船隻在香港活動的情況，揭發了蘇聯在香港活動的具體內幕。左報翻譯轉載本港英文報紙的消息，是很罕見的現象。而且對蘇聯間諜在香港活動大做文章，也是近年來罕有的現象。

指責蘇聯兇惡敵人

蘇聯在非洲進行滲透活動，也成爲「文滙報」感興趣的題目。該報在八月十二日就發表一篇英國蘇聯問題分析家所寫的一篇有關蘇聯在非洲的窘境的文章，暴露了蘇聯在非洲滲透的眞面目。

中共在聯合國否決孟加拉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前後，黃華等曾在聯合國安理會痛斥蘇聯如何勾結印度在南亞次大陸進行侵畧罪行的講話，當然是左報大力宣傳的好材題。到了八月廿八號至廿九日，三家左報均撥出重要的篇幅，發表「人民日報」一篇「堅持原則，伸張正義」的社論，指責社會帝國主義（蘇聯）乃是整個南亞次大陸人民的兇惡敵人。「新晚報」的標題特別明顯「北京責蘇修橫行南亞次大陸」。把蘇聯稱爲「兇惡的敵人」，「橫行」於南亞次大陸，已是到極了。八月廿九日的「文滙報」更進一步，在發表「人民日報」的社論時，冠上的標題是：「蘇修幹部橫行霸道的勾當，是南亞次大陸兇惡敵人」。香港左報，在標題上特別賣力，要使讀者得到這樣一個印象：中共已把蘇修當作「頭號敵」了。

蘇聯缺糧·穀物歉收

香港左報不但把蘇聯在外交上的猙獰面目和失敗窘境盡量地暴露，同時，就有關蘇聯的內部窘境，也毫無保留地予以揭發。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關於蘇聯向美國購買糧食的消息和評論的報導，也相當突出。例如，八月十七日「大公報」譯載了英國「觀察家報」的一篇文章「俄國需要一千萬噸美糧」。八月十八日，「新晚報」發表美聯社從莫斯科發出的有關「蘇穀物收成差」消息。八月廿三日，「大公報」發表美聯社消息「澳洲小麥售蘇聯，數額達一百萬噸」，八月廿四日「大公報」發表法新社消息「工作拖沓，乾旱嚴重，蘇聯飼料收成劇減」。同日的「文滙報」還譯載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一篇文章「蘇聯爲何需美國幫助」。同時附上一篇合眾國際社的消息「蘇糧產比歉收的去年還糟，節省麵包工作擴大宣傳」。八月廿五日，「大公報」則在「天下」時事副刊中譯載上述「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同一篇文章，冠以標題「蘇聯大量購買美麥背景」等等。

至於「蘇聯將猶太人當出口貨」、「蘇聯對地中海國家的侵畧」、「

莫斯科大火」、「蘇聯電影追隨西方」、「白俄羅斯農業部長因糧食歉收被撤職」、「也門驅逐蘇軍顧問之說」等等，也是本港三家左報好材料。

零碎新聞亦上報紙

在八月份，平均起來，香港這三家左報，每天必有一篇有關蘇聯的報導或文章，而一些比較零碎的小新聞，只要是對蘇聯不利的，無論是新華社，或是其他西方通訊社發出的消息和文章，也都兼容並包，唯恐遺漏，這和過去在左報上很少看見有關蘇聯的消息和文章的情況，形成十分鮮明的對照。

另外，香港左報在評論蘇聯問題時，過去是比較愼重或盡量避免振筆直書的。近月來，已有很大改變，評論的次數也多起來了。例如八月十七日「大公報」的縱橫談專欄，就評論了美蘇幕後交易的問題，八月廿日，又評論了蘇聯猶太人移民問題，八月廿一日，評論了蘇印互相勾結問題。「文滙報」的時事述評專欄，也在八月廿四日評論蘇聯歉收問題。八月廿五日「新晚報」的夕夕談專欄評論蘇援印剎削問題，八月廿八日評論蘇聯是今日野狼等等。這些評論反應之快，是鮮有先例的。過去，香港左報的評論，都是要等到北京吭聲之後，才拾着北京的牙慧，一字一句地搬抄，往往距離事件的發生已有好多日。

衆所周知，香港的正統左報，例如「新晚報」、「大公報」、「文滙報」等所發表的消息，文章和評論，都是根據北京的指示而行事的，這叫做亦步亦趨，一鼻孔出氣。因此，我們可以從香港左報的內容和編排，看出中共的政策、動向。

中共蘇聯關係惡化

綜觀香港左報開始撥出更多的篇幅來刊載更多醜化和攻擊蘇聯的消息和文章看來，一方面當然是在向香港的讀者及國際間揭發蘇聯的面目，另一方面更可反映出，中蘇共的關係，並不如一些外交人士所預測的那樣，是緩和了，而是一樣惡化。例如，最近北京出版了一本世界地圖冊，蘇聯就指責中共企圖要「吞併」被蘇聯佔領的大片土地。實際上，這本地圖冊所劃出的疆界，和過去中共所出版的地圖冊，並無兩樣。蘇聯借故生事，又對中共攻擊了一番。中共已明確指出，中蘇共的原則分歧，是無法調和的。毛澤東說過，中蘇共的爭論，一千年也要爭，破鏡已無法重圓。

近年來，蘇聯一直在東南亞進行滲透和擴張，香港也成為蘇聯陰謀反毛活動的重要基地。為了打擊蘇聯的這種陰謀詭計，香港左報奉北京的命令展開宣傳攻勢，這也是不足為奇的。相信，今後香港的幾家左報或外圍報紙，均將加強反擊蘇聯，而將反美的宣傳降到最低限度。今後，香港左報將出現滿紙的「蘇修」、「社帝」，而不見了，或少見了「美帝」、「英帝」了。

毛澤東後繼無人

美國學者指出中共前途黯淡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俄共問題研究所主任邁可教授，認為中共上層的權力鬬爭已經開始，所謂「毛澤東主義」是否可以存續，實在未定之數。這位六十五歲原籍德國的學者，以前在中國大陸居住過十多年，對於中國情況瞭解甚深，對於集權制度痛恨深切。他在華盛頓大學最近一期（今年第二期）校刊「G・W・時報」上，接受記者訪問，就尼克遜訪華後的美國對華關係發表意見，重點如下：

中共領導權的衰落與內鬬

㈠亞洲與中國大陸的情況，正在劇烈變化之中，最重要有兩點：第一是中共與蘇俄衝突的延續與加劇，促使北平積極向外爭取其他方面的接觸。㈡第二點是「中國大陸領導權的衰落」，毛澤東已經老邁，周恩來亦然，林彪去年九月已遭整肅。「我們可以看見繼承權的鬬爭已經開始」。㈢「毛澤東主義」將否延續，實在值得懷疑。「中共的內爭集團甚多，紛紛鬬鬬，毛澤東主義能否延續，要有許許多多中國境內和國外的因素來決定，目前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太多，沒有人可以對這個問題，作正確的回答。」

尼克遜訪大陸的正反效果

㈣尼克遜訪共的「電視大會」，給觀衆上了一堂極有益的課題，讓他們深切感到中國大陸生活的灰暗與困難問題，邁可教授覺得隨行採訪的大衆傳播工作人員，對於中共瞭解不夠。㈤卽令尼克遜訪共在電視上大為轟動一時，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與主要路線，並沒有澈底的改變，改變了的只有上述的亞洲與中國大陸的情勢。

㈥尼克遜訪共有收穫也有反效果，反效果的例子：（甲）導致美國與重要盟邦產生糾葛與猜疑。（乙）養成優柔苟安，漫不經心，警戒懈怠的心理。（丙）使美國的聲譽下落，可靠性格受人懷疑。

大陸經濟落後與台灣情形成對比

㈦中國大陸經濟並無進步，緩慢的發展一而再，再而三遭到大頓挫（「大躍進」等），與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情形比照，台灣的經濟強得多，農民的生活也好得多。

邁可教授因為反對集權政治，早年被逐出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他說：「我很坦白的承認住在一個集權國家，我實在感到不安，而且（如果到中國大陸去）看到我素來尊重的許多高等學府目前的淪落狀態，一定也會使我傷心。中國大陸在極權統治下，受軍事箝制，管得綦緊，如果職務上需要我去，我會同意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可是我內心不會感到愉悅。」

這篇由李德小姐執筆的訪問佔一整頁篇幅，以「乒乓與熊貓之後又如何呢？」為題。

必須制止中共

新地圖露奸謀

中共最近出版了一張新的「中國地圖」，很多西方人士都注意到，中共對香港並沒有任何特殊表示，僅只在地圖上標明香港爲「英佔」，澳門爲「葡佔」。但是我們另外注意到，中共對釣魚台列嶼也沒有作什麼特殊表示。只在釣魚台、赤尾嶼的位置印上「1」、「2」兩個阿拉伯數字。並沒有任何文字及標誌表示釣魚台列嶼是中國的領土，這是徹頭徹尾的賣國行徑。

地圖上中國的國界線是一條粗大的紅線，凡是中國的陸地和海洋都被這樣粗大的紅色線條圈開，東沙羣島、西沙羣島、中沙羣島、南沙羣島很明顯地被劃爲中國的領土，但是從地圖上看，釣魚台卻顯得模稜兩可，既像是中國的領土，也像是日本的領土，因爲在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羣島之間，並沒有標誌將之分開。

台灣東南部的蘭嶼與菲律賓的巴坦羣島之間，有一條粗大的紅線分開，使人明顯地看出蘭嶼是屬於台灣的，而巴坦羣島則是屬於菲律賓的。台灣東部領海與八重山羣島之間，也有一條粗大的紅線分開，表示八重山羣島是屬於琉球羣島的，台灣是屬於中國的，甚至連外國之海陸交界處，也用紅線劃分得十分清楚，例如朝鮮海峽，巨濟島與對馬島之間，劃一道紅色的國界線，表示前者屬南海，後者屬日本。在宗谷海峽和根室海峽蘇日交界處，也劃兩道紅色的國界線，表示庫頁島和國後島是屬於蘇聯的，北海道及其附屬島嶼是屬於日本的。但是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的八重山羣島和久米島（屬沖繩羣島）之間，卻沒有劃上任何界線，使人驟然看去，很容易誤會釣魚台、赤尾嶼是屬於日本的。

即使一九六六年版的地圖沒有在這些地方劃上分界線，現在再版也應該補上去。國民黨政府就曾經正式宣佈，在新版的教科書地圖上，把釣魚台列嶼劃爲台灣的附屬島嶼，由此可見賣國的是中共。

保釣分子銷聲匿跡

中共在新版的地圖上爲什麼不明確地在釣魚台列嶼和日本的久米島、八重山羣島之間劃上一道國界線呢？

爲什麼至今仍然持着這種可恥的含糊立場呢？唯一的解釋就是擔心把釣魚台明確地注明地中國的版圖，會刺激日本田中政府，影響田中訪問大陸談判與中共建交事議。

我們注意到，自從田中政府上台後，中共的態度便突

關山月與程十

近半年來有幾位老畫家突然變成新聞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受到注意，都被中共的宣傳機器報導。這幾位老畫家就是北京的李可染、廣州的關山月、上海的程十髮。

關山月是嶺南派大師高劍父的高足，「文革」前任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廣州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文革」時期曾被當作「走資派」，「陶鑄的走狗」，「資產階級藝術權威」而打倒。今年三、四月間才獲得「解放」，並恢復了原來的職務。據說，關山月在這幾個月間完成了以茂名市煉油廠爲題材的「南方油城」，以海南島尖鋒嶺林場作業區爲題材的「林區晨曲」，以及「星火燎原」等幾幅作品。我們沒有機會看到原畫，不敢妄加月旦。但從複製品中卻難於尋到「江山如此多嬌」上的磅礡氣勢和細膩的筆觸了。關山月的獲得「解放」，固然跟中共政治氣候的轉化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因爲他尚有利用價值。

據關山月被「解放」後，馬上被調到北京去，據說他要跟李可染、陶一清、李斛等北京的畫家，合繪一幅巨型壁畫。而這幅巨型壁畫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現在還沒有人可以知道，聽說爲了這幅畫，關山月、李可染等已經繪了數百幅草圖，其認眞之處雖然令人感到佩服，但也正因此而令人爲關山月在「文革」時的遭遇感到不值。

可不是嗎？當年他跟抱傅石合繪「江山如此多嬌」的時候，也曾[illegible]過數以百計的草圖，一幅幅細心比較琢磨，花了數月時間才最後定稿繪製。可是當他的畫還懸掛在人民大會堂的巨型會客廳裏，當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陪同外國賓客站在他的畫前面攝影留念的時候，他自己卻被人當作「反動派」、「黃閥」，被鬪個死去活來。現在又被逼竭盡全力爲中共駐聯合國辦事處繪畫，可是誰又能保證在未來的歲月，他不捱整捱鬪呢？名演員趙丹曾經說過一句極沉痛的挑皮話。他說，他啥也不想要，只想要一個「免」字牌，免被人揪出來鬪。其實想要一個「免」字牌的人又豈止趙丹？可惜誰都無法得到。

程十髮雖然也是一位著名的老畫家，但卻比關山月年輕許多，大約只有五十二、三歲。江蘇省松江縣人。抗戰時期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他的成名是五十年代的事，「解放」前受顧於某銀行，日間要撥算盤寫賬簿，只能利用業餘時間畫一些山水、花卉。一九五〇年才成爲一個專業畫家，繪畫連環圖和爲文學作品畫插圖，第一部作品是連環圖畫「野豬林」。

一九五四年，程十髮接受了外文出版社的約稿，爲英文本的「儒林外史」作插圖，並給足他三年時間。他鑽研了不少歷史資料和評論，儒林外史的文章，繪成一百幅初稿，後來精選出二十幅。此外還給英文本「杜甫詩選」作了多幅彩墨插圖。這兩部出版之後，國外的文化人士給程十髮的插圖

釣魚台

李大海

然軟化了，再沒有聽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聲音；也沒有聽到「釣魚台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的聲明；甚至連海外受他們操縱的「保釣」分子都消聲匿跡了，再也不上街散發傳單，遊行示威。

出賣國土換取建交

更値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共提出的與日本建交的幾項先決條件之中，全部都是針對國民政府的，沒有一項條件提到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也就是說，中共不把承認釣魚台爲中國領土列爲先決條件，就是首先承認了日本接管釣魚台。這種所謂「旣成事實」，只希望跟日本建交後，再通過外交途徑談判釣魚台的爭端，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先把釣魚台讓給日本，然後再通過談判收回（？）。這也就是中共所謂「保釣」的眞相。

誰都知道，領土爭端的一方造成「旣成事實」，實行了有效統治權管轄權，便佔到了絕對的優勢。另一方面即使據理力爭也不容易爭回來。中共跟蘇聯的邊界談判了幾年，毫無所成就是一個例證。因而中共在釣魚台問題上所表現的軟弱立場，實質上就是一種賣國行爲。現在實在到了國民政府的出頭，積極保衛釣魚台列嶼的時候了！

國族尊嚴不容兒戲

國共兩黨的矛盾鬪爭，是中國人自己內部的爭；但釣魚台之爭，是中國跟日本之爭，關係到中國的領土完整，我們要一爭到底，絕不允許中共把釣魚台列嶼讓給日本。

現在，中共不敢談釣魚台問題，我們就要大談特談；現在，中共不敢發動「保釣」運動，不敢爲「保釣」而舉行集會示威，我們就應該發動「保釣」運動，舉行「保釣」示威，這就是「針鋒相對」。

現時發動「保釣」行動，其意義不僅僅是「保衛釣魚台」，而且可以藉此揭發中共醜惡的嘴臉；揭發中共賣國的事實，可說是一箭雙雕。願國府的有關當局深省之。

「解放」

旦待

評價甚高，這便奠定了他在上海畫壇的地位。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間，程十髮創作了「畫皮」、「孔乙己」等連環圖，還爲「聊齋誌異」、「姑娘與八哥」、文學作品作插圖。

一九五七年起，程十髮的創作風格有了很大的轉變，在他個人的創作道路上，開拓了新的天地。該年，他隨美術工作團遠赴雲南邊陲寫生，繪制了許多以少數民族生活爲題材的作品。不再拘泥於形的刻劃，而着重於寫意，筆觸更加生動明快。在他個人的創作道路上，可說躍進了一大步。跟另一位畫家黃胄，有異功同曲之妙。

六十年代程十髮畫了許多單幅作品，畫過扇面畫，並曾爲郭沫若寫的劇本「蔡文姬」畫插圖，創作甚富。「文革」期間，他也和其他許多著名的作家、畫家一樣遭了殃，被「紅衛兵」小將鬪個死來活去，直至最近幾個月才獲得「解放」。

程十髮雖然「解放」了，可是據說他的創作風格跟以前已經不同了。五十年代那種優美的輕快的筆法已不復存在了，畫中所表現的情趣更加是大不相同了。

關於這個問題，左報自己也直言不諱，某左報說：「……不過，今天的程十髮和他的作品顯然不等於過去的程十髮及其作品。如果依舊用十年以前的欣賞趣味或水平要求於畫家，那是要失望的，如果一個美術愛好者今天依然要欣賞程十髮過去以獵奇趣味描寫兄弟民族生活場景的國畫，念念不忘那些纏包頭布趕着山羊的邊疆少女兒童一類旁觀生活的作品，此刻看到他參與創作的作品，這些形象完全消失了，甚至筆墨也找不到絲毫先前的痕跡，於是不免要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

據說在中共最近的畫展上，「工人階級心連心」這組畫裏其中兩幅是程十髮和謝之光、張桂銘、嚴國基、徐志文等畫家合繪的，可是在畫中再也看不到程十髮的風格和特色。某左報的評論者也說：

「我在這幾幅國畫中找尋曾經認識的程十髮慣用的意匠和筆墨技巧。在過去，他的作品在表現方法上的特點是很突出的。我這樣說並不是很欣賞這些，而是看畫家和工農兵羣眾業餘畫家結合以後怎樣改變自己的面貌，或者說在他們共同創作的國畫裏自己扮演怎樣的角色。結果是可以想得到的，如同別的欣賞者所得到的印象那樣，那裏再也沒有畫家過去非常具有特色的特點了。」

原來中共「解放」畫家，僅僅是爲了利用畫家熟練的繪畫技巧，並不允許他們表現自己的思想，甚至連一些富有生活情趣和泥土氣息的少數民族生活，也不允許畫家們表現了。畫家只能在中共黨老爺出題下進行繪畫。程十髮只許畫什麼「工人階級心連心」，關山月則只能畫什麼「南方石油城」，我爲中國的畫家而感到悲哀！

泰國對中共態度有變

泰國乒乓球隊已到了北京，這是否意味着曼谷與中共之間的關係有所突破呢？

王恩

泰國和中共以及美國的關係問題，一直成為泰國近半年來外交政策辯論的焦點。

泰國與美國結盟，從一九五〇年泰國與美國締結了軍事援助協定之後就已開始，到了一九五四年東南亞公約組織的建立，泰國成為東約組織的一個支柱之後，就更加加強了。泰美的緊密聯盟，大大加強了泰國的軍事實力，反過來又使泰國堅決支持美國對亞洲的政策，尤其是配合美國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對中共所實施的圍堵和遏制的政策。至於泰國領袖到底支持美國的政策何種程度，那是另一個問題，但泰國國內和國外的政治團體，大都是贊同這種政策的。

泰國對中共的政策問題，主要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居住在泰國的三百萬華人的忠誠問題；一是中共是否仍然在公開或秘密地支持泰共的叛亂問題。中共多年來對北越的軍事援助，也使到這個處在越南西南部的泰國，深覺到嚴重的威脅。

在政變前幾個月，泰國已掀起有關對中共政策的大辯論。中共進入聯合國以及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之後，這種大辯論，已經不是政府所能控制得了。代表泰國四個反對黨的國會議員，就曾經向北京發出賀電，另外一些國會議員和反對黨領袖，還申請前往北京訪問。泰國的主要反對黨，更進一步提出建議，要求修改選舉法，俾使父母親是華僑，而在泰國出生的華裔，獲得選舉權。學生和報界，也就泰國與中共貿易或泰國與中共建交有利或不利的問題展開辯論。至於這種辯論，對於泰國的外交決策有多大的影響，則不得而知。不過，這方面反使政府更增加恐懼，使到如何與中共建立關係的構想方面，徒增複雜化。

政變為壓制良藥 大辯論曇花一現

居住在泰國的華人的同化程度，要比居住在東南亞其他國家的華人更深。但是，泰國政府仍然懷疑他們的効忠問題。一九四六年，泰國與中華民國建立外交關係，泰國對華僑還是不信任。目前，各國爭先與中共「對話」或改善關係之際，泰國當局最擔心的還是華人的態度問題。儘管泰國華人大多數還是反共的，而且中華民國在那裏也做了不少工作，免不了還是會有少數親共人物或是中共的特務在那裏積極活動。泰國當局並沒有區別此一少數害羣之馬與絕大多數願意効忠泰國，並且堅決反共的華人，而把凡是華人一律視為可疑分子。於是，在一種十分奇怪的邏輯的支配下，泰國政府寧願在國內進行嚴密的控制，甚至頒佈戒嚴之下，然後才準備與中共打交道，這一來好像很冒險。這就是泰國政變的主要原因。在政變發生後兩週，泰國政府就下令禁止報紙評論有關中共關係問題，從而關閉了對中共關係的公開大辯論。

反對黨大肆攻擊 泰政策重新檢討

乃他儂發動政變 鎮壓與中共建交

越戰一旦結束，泰國將成為共黨在東南亞的第二個顛覆目標，這已成為眾多觀察家所預料的發展。泰國領導人，大概也有這種預感，因此才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發動了一次不流血的政變，乃他儂元帥和乃巴博將軍解散了國會，停止憲法的實施，重新組織了一個全國執行委員會，由廿五個泰國軍政要員組成，成為泰國最高執政機構。乃他儂元帥當時發動政變的理由，曾明白指出，左傾政客正在發起一個運動，企圖迫使泰國迅速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境內的泰共在中共的支持下，活動更加猖獗。因此，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在泰國立足，他才發動了這次政變。

政變後的泰國，政治上雖然十分穩定，就是無法一勞永逸地撲滅國內泰共的游擊叛亂，更加重要的是，在尼克遜總統訪問中國大陸的冲激下，最反共的泰國，也受到震盪，不得不在外交政策方面，尤其是對中共政策方面，進行深刻的檢討，目前，泰國已派出一個乒乓球代表隊，參加在北京舉行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這是泰國和中共非官方交往的開始，將來如何，殊難預料。

華人効忠及動向 中共仍支持泰共

泰國的國會議員，曾經猛烈攻擊泰國的外交政策。泰國支持美國主張將中華民國驅逐出聯合國必須當作「重要問題」的提案，最後在表決阿爾巴尼亞提出接納中共進入聯合國的投票中缺席的行動，也被國內的反對黨大肆攻擊，他們指責泰國政府缺少遠見，沒有外交手腕，未做獨立的判斷，一味跟着美國走。

他們要求政府結束這種心緒紛亂的決策，而採取一種明確果斷的外交政策。反對派還指責政府錯誤地估計了中共與美國關係的發展。因此，有一些反對派認爲，在這種形勢的發展下，政府必須重新制訂外交政策，或改組內閣，泰國政府的反應，當然是對內部嚴密控制，以防意外。

其實，泰國政府對於外交的重新檢討，已進行了很長時間。但因爲國際局勢的變幻莫測以及世局演變之迅速，也使到泰國領導層不知所從，無從把舵，總是等待局勢澄清和明朗之後，再作最後決定。「早春天氣，最難將息」，這可能是泰國執政諸公的煩惱心情。

說起來，早在一九六九年二月間，當時的外交部長乃他納已談到泰國願意與中共對話的問題。可是，中共並沒有反應，可能當時中共正忙於文化大革命，自顧不暇，那有心情對外。何況，當時的中共外交政策，還掌握在極左派的手中，自不會與極端反共的泰國打交道。

通過第三者接觸 態度始終不明確

實際上，泰國曾經通過第三者跟中共官方進行接觸。據說，居留在泰國多年的前總理乃比里，就是泰國與中共接觸的中間人。後來乃比里遷居法國，這種傳說，更加甚囂塵上。

中共宣佈邀請尼克遜總統訪問北京，以及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後，促使泰國意識到，也必須搭上前往北京的飛機，以便跟中共緩和緊張的局勢，泰國認爲這是符合泰國的利益的。

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十月和十一月，泰國的部長出事會討論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乃沙立政府時期所制訂的第五十三號的革命宣言，一是反共法案。前者規定禁止與中共進行貿易，後者不鼓勵泰國公民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在國會，倒有很多議員支持修改這兩個法案，政府則未表示明確的態度。政變的發生，使到上述的提議，更難於實現。

泰國主張重新檢討對中共政策最少者，當推前任外交部長乃他納，自政變之後他已被免去外長的職務，雖然仍保有大使的職銜，並且還代表泰國前往吉隆坡出席過亞細安國家組織會議，但他的去職，表明泰國仍未準備與中共正式談判。

泰與國府關係好 中共仍吊起來賣

泰國之所以不像日本那樣「擒擒青」，主要有下列幾個因素：

㈠中共尚未表示停止支持泰共的叛亂。目前，泰共正在泰國東北部比較管困的地區和南部的泰馬邊境稱兵作亂，人數約有數萬。由於泰共接受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思想領導，因此獲得中共的支持和援助。

中共以武器物資支援泰共游擊隊，經常通過設在中國邊境的泰共廣播電台進行宣傳，北京電台也經常發表泰共的聲明。泰共如果沒有中共的支持或鼓勵，泰共根本就無法進行游擊戰。近月來，中共雖然對泰共的公開聲援有所減少，但仍未取得泰國政府的信任。泰國政府所要求的，就是中共公開放棄對泰共的支援，始可談及建交問題。

中共當然也希望泰國能夠搭上北京的巴士。中共的條件則是，泰國必須與台灣斷絕關係，始有可能使關係正常化。泰國與國府的密切關係，是衆所周知的事實，泰國是否會背信棄義，也很難說。北京明知道泰國的堅決反共，不致輕易放棄國府的關係，因此也不急於與泰國相周旋。有時就在電台發表一些支援泰共的聲明，以便壓一壓泰國政府；另一方面然採取「吊起來賣」的辦法，等待泰國自己來上鈎。

美基地加強建設 泰不採冒然措施

㈡泰國境內設有軍事基地，也是泰國和中共雙方不急忙談交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美軍自一九六一年起，爲了對抗共黨的侵畧，支援南越的戰爭，就開始在泰國內建立基地。一九六六年雙方簽訂了十年的友好條約，開闢空軍基地，派出軍事顧問協助泰國訓練三軍。

近月來，由於美軍從南越大部份撤退，有一些美機和美軍已轉駐泰國境內，使泰國成爲東南亞的一個美軍重要基地。目前，駐在泰國境內的美軍，大約四萬五千人，泰境的美國官軍基地，也有好幾個，現在變成，駐在泰國的美軍，反而比駐在南越的美軍爲多。

由於越戰之降級，非律賓對美國日益抱不滿情緒，冲繩島基地的移交給日本，泰國就成爲美國在東南亞的一個戰畧基地。美軍基地在泰國，總是不爲中共所接管的。中共認爲泰國協助美國打越戰，威脅到中國南部邊境，鎮壓內部的泰共。所以，泰國一日不抑制美國基地的作用，中共一日就不想與泰國加強關係。

另外，泰國擔心華人的忠誠問題，與東南亞國家採取同一步調問題等案，都是泰國所考慮的是否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因素。相信，泰國不會冒然採取措施，而與中共建立較爲密切的關係。





周恩來談話眞意

周恩來對高棉落難王子施漢諾說：印支半島的戰爭可能在今年十一月結束，也可能再打四年。

他對這句話並沒有進一步的解釋，因此引起評論家們的猜測紛紜。有人認爲他是得到華盛頓方面的通知，或者從其他途徑取得尼克遜政府高層人士的意見。

不過，老萬卻認爲這事很簡單，周恩來並不是獲得什麼消息來源，純然是他自己作出來的猜測。

爲什麼周恩來認爲今年十一月印支半島戰爭會結束，否則便要再打四年？

因爲，十一月是美國大選揭曉之期，如果美國大選有了結果，而印支半島的戰事仍未能結束，便要再打四年，美國總統任期爲四年。

換句話說，周恩來說這話的意思是：如果今年美國大選的結果不能使戰事結束，就只有寄望於下一任。即是說，印支半島的戰事能否結束，端視美國大選的結果而定。

看過了這一點，他的意思就非常明顯。如果民主黨的麥高文當選，他一上台，十一月間中南半島的戰事就馬上可以結束，因爲他許下諾言，一上台便立即撤兵，美國撤兵，中南半島就是共產黨的世界，不用再打什麼仗了。

如若這一次大選麥高文失敗，共

續下去。

周恩來說這番話，當然有作用的，他無異告訴美國人，如果選舉尼克遜，便休想在他任內可以得到和平。

不過，共產黨雖說要打下去，但，今天北越軍已瀕瓦解邊緣，正規作戰已無法支持下去，聲言轉爲游擊戰了，如果打的是游擊戰，南越部隊已有足夠的力量應付，尼克遜可以按照原定計劃撤軍，所有美軍撤退回國，實行了越南化，美國的反戰分子再煽動不起來，又有什麼用處？

周恩來的話，是要給麥高文競選打氣，但，越南戰局發展到這個地步，周恩來的話所能發生的作用，微乎其微！

國府經濟上佈署

田中角榮在檀島與尼克遜會談，取得尼克遜的諒解後，正積極作出訪問中國大陸的準備，並且打算交換野獸等等，不讓尼克遜專美於前，要和老尼訪平時一樣的巴閉。

看來，日本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絕交，已是無可避免的事。據說，國府對於此一形勢，已作出了準備，打算如何應付日本的這一轉變呢？目前尚未作出明確的表示。

日本準備在與中共建交之後，仍然與中華民國保持經濟關係，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希望，中華民國未必願意，目前國府雖然未作表示，但可見的跡象是：國府要在經濟上盡力擺脫日本的影響力。

中共因爲無法以武力攻台，因此目前所施行的政策是：在外交上孤立台灣，在經濟上扼殺台灣。因此對日本諸般討好，萬般遷就，不再叫囂保

歸來人

這一段時期，左派報紙又大登特登觀光大陸歸來後的報導文章。有學人、有學生、有宗教人士和外國人士。可能這又是一次對外宣傳的攻勢。這些文章和報導，我都曾讀過。

像從八月十八日開始到九月四日的這短短的幾天，在大公報和新晚報所刊出的這一類的文字和報導，就有十幾篇之多。然而，所代表的內容，除了幾件特殊的人物接見外，大多數是大同小異的。

歸來之言堪回味

當然，這是中共海外工作人員，像藉了這些人士們的報導、觀感和口氣，是來讓我們認識「中國」的。我不妨把這些給以分析，看看目前中共的現狀：

首先，我很贊成「北望神州」周青先生的觀點，他說：「許多外國人，包括海外華僑和本港的青年學生，前赴中國大陸參觀一次之後，幾乎都異口同聲地稱讚中共的經濟建設成就。尤其是一些數十年前曾到過中國的外國學者，如費正清、李約瑟等，目睹中共在過去的一片空白中，建設起一系列輕工業和重工業來，難免稱讚幾句。……而中共本身，正是利用今天建設上的一些成就和達到一定程度的強大國勢，作爲對外宣傳和統戰的兩大法寶。他們企圖使人相信：共產主義制度是最優越的，毛澤東思想是最正確的。一些頭腦比較簡單的人，鑒於中共在建設上的成就和國勢上的強大，往往完全相信了中共的宣傳。接觸「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的理論，人民生活的好壞應該是最重要的。事實上，一個國家眞正的強大，乃是在於藏富於民，而不是藏富於國，而中共的國勢儘管更強大，經濟更發展，所富的也只是國家，老百姓永遠都是『無產階級』。更重要的是：中共治下的人民，連最起碼的自由也沒有。……」

「爲人民服務」是手段

事實上，偌多的人回來後對大陸的第一個深入的印象是：似乎都強調了「爲人民服務」的口號。

費正清把這口號解釋成合作精神和指導線，他說：「這種合作精神，可以用一句口號來概括。這句口號就是：『爲人民服務』。『爲人民服務』同時已成爲管理人員和領導幹部的指導線了。」（八月廿四日大公報）

中大學生內地旅行團稱之爲「道德精神」稱：「整個的社會彌漫着一股強烈『爲人民服務』的道德精神。」（八月廿八日大公報）

美加州大學訪華團稱之爲「精神面貌」（八月廿九日大公報）

戴振鐸教授稱之爲「先想別人，後想自己」（九月三日大公報）。

然而，我們無論怎樣地把「爲人民服務」去解釋，更不理會大陸的幹部如何用這一口號去控制大陸人民，事實上，大陸的人民並沒有因「爲人民服務」的口號，而得到生活上的改善——自

據台北方面消息說：國府準備貸款給私人工業，向日本以外的國家購買原料，以防止日本斷絕原料供應。

目前，台灣各種工業，賴日本供給原料的有百分之三十五，今後，國府鼓勵工業界多向歐洲、澳洲等地輸入原料，此舉或會使台灣的產品成本增加，因爲日本原料比歐洲、澳洲便宜，同時運費也比較節省，但爲了今後的生存，非另謀出路不可。

早些時，傳說國府將沒收在台日人資產，這事大概不會實行，因爲許多日本工商機構垂涎大陸市場，在周恩來威脅下，早已與國府斷絕來往，或撤回投資。目前仍然在台發展的，全是親國府的右派商人，如果將之「沒收」，怎對得住他們？

國府與日本絕交後，仍會與日本進行國民外交，爭取親台分子，對這些右派日人，國府將予以保護。

再說，日本在台灣的投資，不過佔外國總投資額的百分之十九而已。

椎名訪台無必要

日本田中政府已正式通知中華民國，將派遣以椎名悅三郎爲首的代表團到台北訪問。椎名代表團的任務，是要向台北當局解釋「日中（共）邦交關係正常化」，日本現政府所採行的政策。

中華民國對於日本走向北平，與中共進行勾結，特別是打算廢棄一九五二年所簽訂的「中日和約」，表示憤怒。較早時，台北官方已作出表示，要是日本政府態度不變，「解釋」實在是多此一舉。

目前，經過檀島之會後，田中與中共勾結的政策，並且已獲得尼克遜既然決心與中共打交道，椎名代表團決不會受到台北的歡迎，即使不致饗以閉門羹，也必然受到冷淡的待遇。

老萬執筆寫此稿時，台北方面還沒有表示同意接待椎名代表團。尙未作出表示的原因，可能台北當局先要弄清楚椎名訪台的眞正目的，如果椎名的任務只是向台北解釋「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台北不會感到興趣。

椎名會不會代表田中向台北提出某種承諾？較早時，傳說椎名攜有田中致蔣總統的親筆函，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彌補日本勾結中共所造成對中華民國的打擊。何況，「中日和約」尙且可以廢除，田中私函中倘有什麼承諾，又怎能保證不會被推翻呢？

田中的行動如此，一切的解釋都是不必要的，椎名可能替田中帶來一番甜言蜜語，但數十年來中國已不知上了蘿蔔頭多少次的當，最愚蠢的人也學乖了。

台北當局應該嚴詞拒絕椎名代表團的到訪，更不應再對日本存什麼幻想，過去在經濟上對日本的倚賴，必須及早予以擺脫，台灣已具備獨立發展的條件，技術上與原料的供應，失去了日本，或會蒙受若干損害，但捱過一時的艱困，一定可以站立起來。

種種跡象顯示，台北當局已採取這樣的措施，對日本的貿易，暗中已有所限制，台北當局這做法十分合理，將來，日本有一天會發覺，放棄了台灣的既得利益，而謀求在中國大陸取得更大利益，結果是得不償失。

萬人傑

大陸……

柳以青

從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教授鄧嗣禹所談的這方面的實情，更使我震驚，他說：「已經做到了五保：保證有吃，保證有穿，保證有住，保證有工做，保證有醫療。老有所養，死有所葬，這兩保還不算，在中國過去，有這五保麼？」（九月三日新晚報）

表面上看來，這該是多麼好的一幅圖畫。實際上，舉凡到過大陸，在中共統治下過的逃亡者的人，都清楚知道這所謂的「保」，是怎麼一回事。那不啻是絕對控制的政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

保證是控制

保證有吃，但並不理會你的營養或夠不夠；保證有穿，每年只配給丈幾的布料；保證有住和工作，是要聽中共的遣發和下放，並不能發揮自己的特長。保證有醫療是一定要從自己低廉的工資裏，扣除醫療費用，而且只能接受赤腳醫生的中草藥治療。

這種完全把人民的一切，加以控制、支配的政策，怎麼能用美好的名詞「保證」來形容呢？

而人的生活，除了基本的物質條件外，最能代表人性尊嚴者，還是人的精神和他的自由意志。無怪乎偌多的人們，寧願放棄這「五保」，而冒死逃出「保證」地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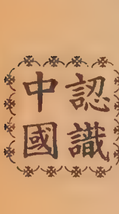
曾有人告訴我：大陸沿海的青年們，很嚮往香港，原因是香港能夠「享受」。可是，香港社會的生活方式，確是他們不容易習慣接受的，原因是自由競爭。

事實上，人們對香港冠以「享受」的名詞，也是不盡不實的。香港並不一定是個「享受」的地方，而是一個有「自由」的地方。有「自由」就有「享受」，無自由就無享受。享受的多少與自由的大小成正比。

自由競爭是發揮人之所以爲人的本能的。有競爭就有進步，有自由就有創造。惜乎中共所統治的大陸，已經把人——特別是青年人物化了，機械化了，失掉了自立自主的能力，因此，反對自由競爭的方式感到陌生與不習慣。這種政策，我不知道究竟是爲全體中國人之福呢？還是爲全體中國人之禍？這方面確乎是值得我們深思。

外國人與中國人

總之，在討論中共時，一定要注意到這政權的本質，不能與國家和民族所混淆。如此，才能有比較眞切和客觀的了解。假如把國家、民族和政權混淆來講的話，那是一種情感，一個衝動，一種不盡不實的題外話。在外國人士們來說，他們是可以如此述說的，但爲中國人來說，這就有點那個了，除非他們已經是入了外籍的所謂華裔們的假洋鬼子！



美在亞洲最大基地泰國

資料室

駐軍四五〇〇〇人

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泰國現在已經取代越南，而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最大作戰基地。

自從十年前美國深深投入東南亞戰爭以還，駐泰國美軍人數空前地比駐越南的為多。

截至八月十一日為止，官方的紀錄顯示駐越美軍有四四・六〇〇人，而駐泰美軍則有四五・〇〇〇人。不僅如此，駐越美軍人數到九月一日以前，還為降減至三九・〇〇〇人，而且在十一月份大選以前可能還有幾次削減。

數字所顯示的還僅是美國在東南亞戰爭作為上開始變動的一部份。美國在越南的地面作戰任務實際上已告終止。剩餘的部隊大半係從事非戰鬭性的任務——充當顧問、後勤人員、通訊專家、以及仍在美國管領之下少數基地的安全警衛等。

今天，美國的作戰負擔幾乎已完全轉移到空中——部份在越南，部份轉移到第七艦隊的各航空母艦，但最為擴大的是轉移到泰國。大量美國的空中威力就是從泰國的七個基地，發向中南半島共軍。巨型的B五二轟炸機是從泰國的馬打保基地起飛，打擊北越及越南境內的共黨目標。泰國的若干處基地更是戰鬭轟炸機猛襲北越河內——海防重要地區的起跳點。美國對寮國和高棉境內的共黨補給路線和車隊的空襲，以及對付南侵共軍的戰術性攻擊，極大多數的出勤任務，都是從泰國發動的。

B五二巨型轟炸機一百架

據估計，美國駐泰飛機總數當在六百至七百架之間。美國國防官員對此數字之內容會作如下的詳列：

執行大部份轟炸任務的美國空軍，計有四百架

即使在今天，這種警覺性仍然存在。曼谷一方面很快就歡迎美軍的集結，一方面對於美軍在泰國境內活動，卻始終嚴守機密，諱莫如深。美國實施空中作戰所憑藉的七處基地，始終禁止新聞記者進入。

美國官員們矢口否認最近的基地陳兵之事有什麼代價，曼谷之決定迅速同意駐泰美軍的增強，有什麼交換的條件為其原因。

於本年六月三十日告終的一個年度內，經公開宣佈的美國給予泰國的軍援約值六千萬美元。某消息靈通人士說，實際數字接近一億元。

曾與美泰雙方交談過的觀察家們有一種說法，比代價遠為可能的一項解釋，乃是泰國領袖們發覺最近北越共軍的南侵，實已危害到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安全。

泰國認為美國駐軍有必要

一位對泰國素有研究的專家指出：

「北越大軍傾巢南下，實無討價還價的時間，泰國人足夠精明，豈有不察之理。他們對於美軍駐在泰國所表現的耐心，日後終將沖淡，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跡象而已。」

美國首次派遣軍隊進駐泰國是在一九六二年，是為了對付鄰邦寮國境內共軍的囂張。是年日內瓦會議解決了寮國的危機，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共軍再舉蠢動，美國一面增加駐越南的兵力，一面在泰國增加飛機、基地及支援部隊的數量。

尼克遜總統開始撤退駐越美軍，美軍亦開始撤離泰國。一九七〇年美泰二國會協議減少美軍至三二・二〇〇人。但北越共軍的復活節攻勢使局面大為改觀。

泰國人和美國人心目中的重要問題，乃是美國

侵，恐怕還需相當歲月。所以美國勢必要在某一地區駐軍。

某權威人士報導說：

「我們雖擁有第七艦隊，但單靠海軍不能完成任務。越南既已不成為基地，菲律賓亦曾明白表示，不要美國飛機從菲律賓基地出動從事戰鬭任務，馬來西亞又口口聲聲要保中立，新加坡亦不必談。因此只有泰國合適。」

但美國與泰國之間並未締結共同防禦條約和駐軍地位協定。所有者無非口頭協議或「談話備忘錄」而已。

到現在為止，泰國並未汲汲乎要訂立較為正式的協定。高階層的泰國人士據說頗能曉然於美國駐軍對泰國有利，即使北越最近的南侵敗退之後亦然。這些泰國人士（幾乎全為軍人）始終認為美國不失為東南亞的「護傘」。

不過，最近泰國突然切望於與他們長久的敵人（中共）修好。泰國雖與中華民國建有邦交，但環顧美國和日本都在設法與北平發展友好關係，也不免動了凡心。

北平支持泰共叛亂

泰國桌球隊八月中旬訪問中國大陸，隨行者有一位政府官員，料將與周恩來有所晤談。原本反共的泰國對於北平作新的試探，自然小心翼翼，但駐泰的觀察家們說，他們很明顯的是在尋求改善關係之路。

泰國所特別急於要和北平解決的一項難題乃是共黨在泰國的叛亂。泰國一般人都推定北平是這種叛亂的後台老闆，假如中共能中止供給軍火和補給，泰國便決不會有共黨游擊隊存在。話雖這麼說，泰國境內的游擊戰實亦微不足道。據報導約有五千共黨叛亂分子在泰國北部活動，還有幾百名則在東北部。但迄未發動重大的恐怖活動，而且政府軍實際上掌握着全國任何地區。

亦有人曾對游擊隊突擊美國所用基地表示憂慮，不過軍事專家們說，美國和泰國的保安部隊足以對付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故。

架。

駐在洛坤柏農基地的一支空軍特別作戰聯隊，係擁有EC一二一和EB六六兩種飛機，執行電子戰爭任務。該聯隊擁有經過改裝的運輸機，滿載雷達和自動武器，對胡志明小徑上的補給車隊，實施攔截空襲。另有一種「歡樂綠色巨人」救難直升機亦配屬於該聯隊。其他空軍飛機尚有：觀察機，用以指揮空襲；一個KC一三五噴射機和運輸中隊，用以運送人員和給養。

上述空中部隊和支援人員佔美國駐泰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餘爲四千陸軍，他們的任務是管理梭桃邑軍港，操作通信網，並充任泰國訓練和作戰部隊的顧問。

如今泰國本身尚未面臨共黨接收的危險，而美國卻要在泰國集結如此重兵，其原因究竟何在？

第一目標在保衛越南

先要加以解釋，一語道破便是美國處於進退維谷之境。今年春間河內南侵之時，正値美國兵力（陸空皆然）迅速減少之際。當時若要挽救西貢的軍隊，美國大量空中支援是勢在必行的。但因國內遭受壓力，尼克遜仍決意進行預定的美國撤離南越。其結果乃是：美國勢必要迅速另覓空軍集結的基地。借用一位美國資深官員的說法：

「事實是我們若無泰國的援手，便不可能維持西貢於不墜以及繼續從越南撤軍。只此一途，別無他法。」

美國官員們私下承認，泰國樂意讓美國增加飛機、基地和人力，他們不免畧感意外。就部份實例說，泰國主政的全國執行委員會竟能在幾小時之內就同意美國的請求。而且同意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很少有超過一天或二天的。

以前的情形並不如此乾脆，猶憶一九六四年美國第一次將作戰飛機進駐泰國時，曼谷方面在九一六七年以前從未公開承認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因爲泰國惟恐受人指責割讓主權，頗有其警覺性。

南越空軍日益壯大

自美軍撤退後，駐越美空軍只剩下三個中隊時，越南空軍即挑大樑，承擔了百分之九十五對共黨出擊任務。

越南空軍在報紙上並沒有太多引人注目的報導，但其空軍健兒卻也負擔了對抗共黨的一份空戰任務，而且在戰場上蒙受重大的損失。

由於風雨無阻地出動執行任務，自從五個月以前北越發動攻勢以來，越南空軍已經損失一百五十架飛機，其中多半是直升機，約有五百五十餘架飛機被擊損，起碼一百三十二名軍官和機員在作戰中喪生，並有五十一人失踪。

就美國人的標準來衡量，這些損失並不嚴重，但是，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空軍機羣遠比越南空軍來得龐大，越南空軍目前有兩百架戰鬪轟炸機，六百架直升機和五百架普通飛機，而且，受過訓練的越南飛行員，人數有限，要訓練一名飛行員以取代在戰場中喪生的駕駛員最少需要一年半的時間。

當美國撤軍，使駐越美國空軍只剩下三上中隊時，越南空軍即挑起大樑，承擔了百分之九十五在越南及高棉上空對付共黨的攻擊任務，自從共黨南侵之後，迅速加強集結的美國空軍力量，使得上述百分比大爲降低，但是越南飛行員每天仍然承擔百分之三十到三十八對抗北越南侵的戰鬪任務。

越南空軍現在用以執行戰鬪任務的，乃是裝配不夠精良的螺旋槳A——一天兵式、A——三七蜻蜓式以及F——五A自由鬪士型戰鬪轟炸機，飛行員即使有的話，也很少奉命飛臨北越上空，他們主要在支援地面戰鬪部隊，飛行速度緩慢的天兵式飛機，尤其適合盤旋在叢林上空，搜索敵軍。

越南飛行員在對付共軍裝甲方面，表現優異，據稱已經摧毁兩百三十輛共黨坦克，有位飛行員，陳得明（譯音）上尉，在殉難之前，即已經摧毁二十一輛共軍坦克，其中有六輛還在一次戰役中只用八顆火箭即予摧毁。

越南空軍於一九五五年正式成立，當時只有三十二架過時的飛機，和九十二名由法國訓練的飛行員，如今，越南空軍已有五萬二千人。許多飛行員和技術人員都是在美國接受講習的，這表示新兵首先需要半年的時間學習英文。

一位美軍軍官說：「很遺憾，我們無法找到許多優秀的飛行員，僅因他們不懂基本的英文。」在基本的飛行員訓練由美國轉移到越南，以及越南講師代替美國講師之後，這個問題可望迎刃而解。

越南飛行員對他們的能力頗有自信，而且具有高度團體精神，他們要求讓他們駕駛現在在中南半島上只有美國人才駕駛的F——四幽靈式噴射機，但是美國官員懷疑他們是否眞能操作F——四幽靈式，美國計劃將兩中隊比較不複雜的F——五E虎式飛機移交給越南，這種新型攔截機相當於共黨米格廿一型機。

美國軍事專家認爲，越南飛行員已經有驚人的進步，但是他們還沒有眞正達到高度的操作水準，不管他們駕駛那種戰鬪機，不管他們的士氣多高，越南空軍起碼還要再過五年才能自力承擔目前這種程度的空戰。

（譯自九月四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

北越面臨最後抉擇

黃光譯

八月中旬的報紙，再度以重要的篇幅報導巴黎和談的消息，但是美國人仍然懷疑，這次是否與過去幾個月或幾年前的不實傳聞有任何區別。

接近談判的官員提出警告說，不要太樂觀。但是在巴黎、西貢和其他地方的種種發展，看來僵持不下的和談或將有突破的可能。

△尼克遜總統顧問基辛格於八月十四日與北越駐巴黎最高「官員」黎德壽舉行秘密談判，這是一個月內兩人第三度密談，然後，基辛格又飛往西貢與越南總統阮文紹舉行會談。

△大約在同一時間，黎德壽離開巴黎，返回河內與北越頭目會商。

一般人一致認爲，談判已經過十分敏感的新階段，秘密會談中發生的種種演變已足讓基辛格與西貢領袖作密切的磋商，有一種看法是，雙方已經在洽談一項妥協方案，而美國則需強行將此案「推銷」給阮文紹總統（河內一直要求下台）。

下面兩個因素加強了一種揣測，認爲美國和北越已經準備降低原先所設的謀和代價。這兩個因素是：

△美國總統因無法實踐一九六八年提出之結束戰爭的保證而深受國內政敵的攻擊，據說尼克遜表現在急於在總統選舉之前結束戰爭，而美國大選距今已不到三個月。

△企圖征服越南尚未能得逞的北越，這次已因美國加強轟炸而深受損害。

美國分析家說，北越的鐵路沒有一條不受損害，橋樑被摧毀，發電廠也封鎖了，河內各港更切斷海運，使其進口幾乎等於零。

但是，美國官員承認，共黨有力量在美國大選以前再發動一次攻擊。但是他仍然抱有一綫希望，期盼河內在美國的軍事壓力以及蘇俄和中共政治壓力之下，屈從於美國的條件。

下面這些事實使得最近的談判頗有希望。

巴黎和談一向是僵持在美國撤軍，釋放戰俘以及越南政府今後前途等等基本問題上面。

而美國最近卻已提議，在共黨釋放戰俘，並宣佈整個中南半島停火的四個月後，美軍將完全撤出越南。然後由南、北越單獨磋商，談判政治問題。

河內已經要求美國確定撤軍的期限，停止軍援西貢，並迫阮文紹辭職，而由聯合政府取代目前的西貢政府，在新政府成立以前將不會停火，而且要在最後一名美軍撤離越南之後，戰俘才完全釋放。

美國前任司法部長克拉克在最近訪問北越時獲悉，共黨的這些要求十分堅決。但是若干美國當局人士相信，河內的強硬態度已經逐漸軟化。

據一位美國官員說：「北越應該聰明的足以預見尼克遜可能會是十一月大選的勝利者，因此現在正是討價還價的時刻，如果他們還要等到大選以後，那麼美國國內的壓力將會消除，屆時尼克遜將不會像大選前一樣慷慨了。」

尼克遜總統在七月二十七日一次記者會中的談話，引起揣測認爲美國可能願意妥協，鑒於選舉即將在十一月舉行，他說：「在這三個月，我們希望盡一切力量結束戰爭。」

不管巴黎或越南戰地的情形如何，尼克遜總統已決心執行撤軍計劃，據此計劃目前已撤回五十萬美軍。駐越美軍的軍力計劃在九月一日減少到三萬九千人，預料在今後兩個月內將進一步降低到兩萬五千人，此數已接近尼克遜所說，在美國戰俘釋放之前，它將保持的「留駐部隊」。

但是，尼克遜總統仍無意停止轟炸，直到北越在巴黎讓步爲止。一位美國專家說：「河內面臨兩個選擇：不是妥協就是繼續挨炸。」

台省加速發展經濟作物

明芝

台灣農業發展，正在走向推廣種植高價作物的途徑。所謂高價值作物，即爲台灣缺乏生產或產量不足或尚未試種推廣的較爲貴重的農作物，並以利用和開發山地爲發展條件，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繁榮。現在，又有兩種高價值作物栽培成功了，那就是「當歸」與「蠶桑」。

台產當歸，是在中部橫貫公路梨山山區福壽山農場一帶高山上栽培成功的，種植了一年即可收成，目前每公頃產量爲二千公斤。若果種植一年半以上的時間，其成份就更加良好，決不遜於大陸產品。依照時價，台產當歸每斤三十元，即使藥效較差而加倍使用二斤亦僅需六十元，比香港時價每斤六百元，低廉多多。

高山種植當歸品質好

台灣生產多山，凡海拔一千二百公尺以上的高山和其他氣候比較陰涼的山坡地帶，均適宜栽培當歸。目前，在梨山、霧社、知本、埔里等中部高山寒冷地帶，都已有當歸種苗種植，而且成長情形均屬良好。

台產當歸的品質，經過化驗的結果，藥效成份很好；如係用於烹飪調味更無問題，但是，一般人仍難免誤認台灣當歸不是原種而懷疑藥用效能不夠，以致影響到種植業者不便擴大繁殖增產，這恐怕還需要一段長時間，慢慢地由事實才能在一般人心目中建立信用。可是，事實上有若干奸商中藥店，以價廉物美的台灣當歸而冒充大陸貨作高價出售，又豈是消費者所能察覺。

當歸——原是藥用效能廣泛而需要量特多的重要藥材。據統計：在台灣地區有一萬家中藥店，每天平均使用當歸四両的話，若以香港時價每斤六百[illegible]

所以，政府為抑止大量外滙損耗，在十年前就已引進當歸品種，並在國軍退役官員所經營的幾處農場裏試行栽培，經過了多年來的不斷研究改進，才得到了栽培成功，台產當歸的株型碩大，品質良好，產量無虞，政府乃即對外來當歸實施了管制進口。最近，連續查獲的船員走私案，在走私品之中，有不少都是當歸，足見其暴利之惡。

養蠶栽桑繁殖肉牛

台灣土地銀行，現決定在台東設立示範桑園，以發展養蠶事業。並同時決定在台東開闢肉牛繁殖及推廣中心，即先進口肉牛種牛一千頭。

該行所訂在台東栽桑養蠶繅絲綜合經營計劃，是以設立桑園五十公頃作為推廣示範，並在桑園內設置共同飼育養蠶室，乾繭設備及繅絲工廠等，用以輔導農民合作經營。此外，並將協助農民栽桑，首可以一百公頃為推廣目標。

關於桑苗的培植問題，早已在花蓮榮民農場裏栽培成功了。記者曾到該地參觀，桑苗成長的情形很好，大量供應在台東種植推廣，來源無缺。

台灣土地銀行的肉牛繁殖計劃，是決定利用台東縣初鹿墾區的山坡地帶來進行飼養。其計劃包括有：設立初鹿示範牧場六十公頃，作為肉牛繁殖與推廣中心；輔導農民成立肉牛產銷合作社，從事肉牛飼養與共同運銷；另闢地三百公頃，進口肉牛種牛一千頭。

「栽桑」與「養牛」這兩項計劃，是日前已經過常務董事會通過了。目的在多加速開發國有農地，並配合政府各項經濟事務的發展。這兩項計劃，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一面先由該行經營而作示範，一面則提供資金和技術，輔導農民自行合作創業經營。是故，該行原不以自我營利而要求。

未來數年的美國太空活動

美國在七十年代中採取的太空探究計劃，經過兩年多的公開討論和策劃，以及官員們的商討，終於略具眉目了。它和六十年代的計劃大不相同，但一樣令人神往。新計劃要達到多項目標，沒有一項像六十年代登月飛行那樣突出。新計劃反映時代要求，要經濟而且要從科技研究中得到可見便利。這都是人們所預料的。

七十年代美國太空活動的平均每年費用，將略多於三十億餘美元，僅及六十年代中期最高的費用的一半，一位老資格的觀察家在列舉這兩個十年期的差別時說：「六十年的計劃是動人的，七十年的計劃是實際的。」

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樣，主要重心在載人太空飛行上。載人飛行計劃有四大項：

一、「太陽神」後繼工作，研究人員相信：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工程計劃不會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太陽神十七號」第六次登月之後即告結束。數百磅的月上岩石及土壤以及「太陽神」飛行人員們携回的大量照片及資料，要繼續在七十年代全期中不斷加以分析。

「太陽神十七號」人員在月上加設第五個自動月上科學研究站，增加目前每天傳回數百萬資料的科學站網的功能，這一資料網要繼續工作多年，到機器設備損壞時為止。

這樣的研究會形成「太陽神計劃」的最大收穫：對宇宙的起源及性質，特別是在地球相近的範圍中，有了新的認識。

二、定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發射的第一座美國試驗性太空站「太空實驗室」，將在該年八個月中不斷在地球軌跡中運行，在五個月的時期中，三隊由三位太空人組成的小組人員們輪流前往站中，進行最廣泛的太空研究。

研究的目標在更進一步瞭解地球週圍區域的自然法則，包括觀察太陽以研究其對地球的影响，同時在無重狀態中進行物理、化學及生物學方面的實驗。這類研究可能會促成新的產能方法、改良的醫學技術以及在太空中製造合金及其它不能在地球重力作用中製造的各種產品。

三、一九七五年美蘇聯合飛行：美國「太陽神」和蘇聯「聯邦」太空船，分載三位及兩位飛行員，在空前的國際合作事業中，進行在軌跡飛行之中的會合和連接。兩國飛行員將互相進行會晤。

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遜總統及柯錫金總理在莫斯科簽定協議進行這一太空飛行。這一共同合作除了使兩國可以發展諸如太空救急等技術外，還能促進兩國在太空探究方面的合作對全人類有利。

四、太空交通車：這種新交通運輸系統能載送太空旅客到繞地軌跡中去，一如普通飛機載客飛行那樣。它對七十年代太空探究將有極大的貢獻。

科學家們將有機會飛入太空去進行實驗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太空交通車可以較低成本，遠低於今天所用發射工具的費用，發射不載人的人造衛星（供氣象預報、通訊及其它用途），對今後太空研究有深遠的意義。

太空交通車的維修人員可以到軌跡中去追上這些人造衛星，加以維修，使它們的有用生命得以無限延長，計劃中首次太空交通車飛行在一九七六年進行，到七十年代結束時會有太空交通車服務。

七十年代有兩個不載人「拓荒者（先鋒）」研究太空船飛往木星週圍（其中一個於一九七二年三月發射作二十二個月的飛航，另一個於一九七三年發射），此一九七四年另發射一個太空船飛過金星及水星。

一九七六年，美國的維金太空船將在繞火星的軌跡中放下一隻降落小艇，降落在火星上，探究是否有生物存在。一九七二及一九七三年發射的「地球資源技術人造衛星」，進行各種觀察，對農業、森林、土地經營及其它地球天然資源，將有新的貢獻。

七十年代結束時，太空將有新面目，太空的神秘色彩將進行消逝，至少在地球週圍的太空區域會成為為人類世界的組成部分。

（資料室）

北平害怕

北平僞政權自去年十月混入聯合國迄今還不到一年，卻已開始橫行霸道，露出了那副暴徒般的兇惡嘴臉，而與自由世界爲敵。例如僞代表黃華最近使用否決權，來阻止孟加拉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爲會員。此爲聯合國成立以來，安理會首次出現否決一個新國家的入會申請，比濫用否決權的蘇俄更顯得無聊！

中共爲什麼反對孟加拉入聯合國呢？據北平僞代表黃華在安理會辯論時指出：孟加拉共和國尚未履行去年（一九七一）十一月安理會的決議案，便無資格加入聯合國。其實，當安理會進行有關印巴戰爭的決議案時，孟加拉共和國尚未誕生。假定一個國家在未加入聯合國之前，就要履行安理會的決議案，那末毛共竊據大陸二十多年來，截至目前爲止，何嘗履行過安理會的決議案或盡了半點義務？所以，觀察家認爲：中共並非反對孟加拉國入會，而是憂慮蘇俄與印度扶植孟加拉國，並在印度次大陸擴張勢力，使中國大陸的西南面——特別是西藏感受到威脅！

防俄利用印、孟包圍大陸

毛共恐懼蘇俄利用印度和孟加拉共和國來包圍它的心理，在八個月前已有跡象可尋。根據前法國外長曼特斯，在其最近出版的「今日亞洲會談」那本書中指出：「中共總理周恩來，仍恐懼蘇聯的襲擊，及相信莫斯科會利用印度與孟加拉，以軍事包圍中國大陸。他認爲蘇聯對於印度、巴基斯坦戰爭的政策，目的在捕捉中共於兩軍事夾擊之間——即蘇聯集屯兵於北方的西伯利亞與蒙古，以及南方蘇聯控制下的印度與孟加拉。這是我（曼特斯）去年聖誕節那天訪問中國大陸，與周恩來在一次晚宴中，他親口對我透露的。……」

大家都知道，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黨大會時，俄共第一書記布里茲尼夫就曾提出所謂「南亞安全體系」的計劃，除在印度洋建立海軍基地外，便是與印度聯防。換言之，沒有一個安定的印度，則南亞方面根本談不上安全。因之，蘇外長葛羅米柯，去年八月與印度簽訂的一項所謂「二十年友好合作條約」，全文共十二條。其中第九欵規定：「印度與蘇聯保證於任何一方與另一國發生武裝衝突時，不對第三者供給援助。萬一任何一方受襲擊或威脅時，這簽約雙方立卽從事諮商，採取相當及有效的步驟，以保障其和平與安全。」故一般解釋：謂蘇聯與印度，認爲無論對其中任何一國受到其他國家的襲擊時，將等於對其中另一國襲擊。

尤其到了去年九、十月間，當印度與孟加拉的解放軍聯合進攻在達卡的西巴軍隊時，北平會不斷地叫嚷，指責蘇俄與印度擴張主義者緊密勾結，不僅進侵東巴，更企圖包圍中國，爭取世界的支配權。當時有許多外交觀察家覺得：中共之所以如此鼓噪，大聲呼號，並非爲了巴基斯坦，而是爲它自己憂慮！所謂「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是也。因爲它眼看到蘇俄公開支持印度的行動，怕得要死！假定印度扶助孟加拉國獨立，而讓它順地加入聯合國，則將可能再由印度出面扶助達賴喇嘛，套用類似的公式炮製一個「西藏民主共和國」；甚至於新疆及東北，亦均可能在蘇俄的支持下，而分別出現同樣的傀儡政權。誠如前巴國外長布圖（現任總統），去年十一月在聯大所說：「如巴基斯坦爲武裝所解體，則其他國家將必遭同樣命運！」這卽指中國的西藏而言吧。

實際上，自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之後，中共一直惴惴不安！特別是在毛共推行「文革」以來，由於西藏境內的反毛勢力潛滋暗長，局勢日益混亂之故，更使北平傷透腦筋！對庇護達賴喇嘛的印度政府，也無疑地越發憎恨。因之，它一直支持巴基斯坦。

達賴喇嘛獲印度庇護

西藏反共抗暴的偉大革命運動，發生於一九五九年三月，迄今已是十四個年頭了。在此漫長的歲月中，被關在鐵幕的七百萬藏胞中早被毛共屠殺了大部份，使這個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的「天外之國」，也成爲毛共槍桿刺刀下鬼哭神號的血腥場所！但不甘受奴役而潛伏於山區，待機而動的無名英雄，亦復不少。據估計：先後逃出生天，而分別流亡於尼泊爾、不丹、錫金及印度等地的西藏難民，至少達十六萬人以上，這對毛僞政權來說是不無威脅的。加以達賴喇嘛又是全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只要他一天存在，對藏人就有一天的號召力。假使達賴喇嘛不能得到藏人擁戴和保護的話，他當年怎可逃出魔掌而安然抵達印度？

如所週知：這位年青的西藏統治者，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在一次民眾大會上，正式宣佈廢除中共與西藏一九五一年的「協定」後，他已被毛共監視了。當西藏首府拉薩於同月十九日燃起怒火時，會一度盛傳「達賴已被中共特務挾走了」，令到全藏人民爲他捏着一把汗。直到同年四月廿七日，錫金首都岡托克始獲悉達賴及其廿餘名隨名逃出了拉薩；且已進入完全由藏人控制的地區，獲致革命軍的充分保護，而駐藏毛軍，則因地形險惡已長縮不前，更遭藏南邦達昌的抗暴軍切斷其後路，並在由拉藏至日喀則中途的卦蘭山發生遭遇戰，消滅共軍達八千五百人。因之，達賴一行得以安全地經過尼泊爾，於同年四月杪輾轉抵達新德里，與前印度總理尼赫魯見面時，表示興奮。

據說尼赫魯初時對達賴很是優待，除在口頭上答允他以政治庇護之外，並將跟他逃出的所有藏人，都安置在比較清靜的卡林邦地方。旋而北平方面卻指責印度境內的卡林邦，爲「西藏叛徒們的指揮中心」。當時尼赫魯也不示弱，一面否認北平的指責，同時在國會宣稱：「印度非常同情西藏人民的遭遇。」他並表示：「印度政府對來自任何方面的壓力，都不會屈服。」他的態度曾博得國會議員的喝采，而當時有兩組藏人向他請求支持，他也勸他們須運用「理智和耐心，在艱苦反抗的鬥爭中，相信最後勝利將屬於西藏人民」。

當時印度全國人民，對毛共的血腥鎮壓西藏，都表示憤慨！除新德里數以萬計的羣眾舉行示威，包圍毛共駐印「大使館」高呼「打倒毛澤東」的口號外，尚有緬甸、錫蘭、泰國、越南各地的佛教團

機構、民意代表、與新聞界及教育界，更如火如荼地達到支援藏胞的抗暴高潮。因之，給予藏人以莫大的鼓勵，是故後來繼續逃出的藏胞仍復不少。截至一九六〇年四月為止，據「印度快報」的概畧估計：先後逃出西藏的難民約十二萬人，而已安抵印度的約在五萬人左右，多數集中於卡林邦地方。其餘尚有五萬人則分別流亡於尼泊爾、不丹和錫金；加上近十年來陸續逃出的藏人，也多半散佈於上列各地，數字當無估計。

西藏難胞逃亡的目標

因為尼泊爾位於西藏的西南部，為三小邦中最大的一個王國，七百五十萬人口中，多屬藏族的尼哇爾人，它們本來長期取鎖國政策，然其風俗習慣與西藏相同，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信奉喇嘛教，全國共有二千三百間寺院。因此，逃入尼泊爾的藏人都不願離去。此外，逃入不丹、錫金兩地的難民，也獲得當地政府和民間的救助，並得到適當的安置。另一部份難民，則由中華民國政府的救濟總會，從上列各地或其他地區輾轉迎接到台灣安居。可是這些散居各地的西藏難胞，全部仍與現在印度的西藏領袖達賴有着連繫。

達賴喇嘛為什麼要選擇印度作他的流亡目標呢？因為：㈠西藏與印度相毗鄰，出入方便；㈡宗教、習慣大致相同；㈢彼此間有着悠久的關係——印度政府與往的英國一樣。一九一〇年，當滿清軍隊佔領拉薩時，達賴喇嘛第十三世也曾逃入印度求庇，其時，英國政府即宣佈西藏保守「中立」；並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至一九一一年，滿清政府被推翻後，英國即乘機護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返拉薩，繼續領導藏人。而這位年青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時，他曾以不堪中共的壓迫為理由，而一度要求尼赫魯讓他留居印度，給以政治庇護。但當時的尼赫魯政府與毛偽政權還在「蜜月」期間，不欲開罪於毛共，故狡猾的尼赫魯那時只好婉轉對達賴喇嘛表示：「若是你能返回拉薩，可以替西藏人民做許多事務；如果讓你留在印度，將使中（共）印關係發生困難。」

政府為什麼對達賴喇嘛終於加以政治庇護，而不怕開罪毛共呢？由於當時西藏既發生了反共抗暴的流血革命運動，雙方的傷亡人數共達二萬餘人，顯示其情勢發展頗不尋常，已使達賴與毛共勢不兩立；而且當時藏人所控制的西藏土地仍達十萬英里，尼赫魯以為達賴暫時性留居，等局勢安定便可返回西藏的。

返藏

胡養之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親人、西藏政府的主要首腦及其隨員等，都一致要求達賴喇嘛以印度為理想的居留地。當這批西藏流亡者被安置於卡林邦之初，不僅東南亞各地佛教團體的慰問郵電，有如雪片飛來；印度各界的大批慰勞品如食物、鮮花、布帛等等，也會紛紛獻給達賴之母；且其長兄嘉樂頓珠及前西藏的要員一行，更僕僕於新德里、東京、紐約之間，並數度請求聯合國大會對中共血腥鎮壓西藏的罪行予以制裁。而印政府則盡量約束達賴的行動，不許他在其境內作政治活動。因此，當尼赫魯在世時，達賴喇嘛的生活行動只限於卡林邦及新德里等地而已。

一九六二年四月，北平曾一再指印政府掩護達賴喇嘛作政治活動。印政府雖然加以否認，並指責毛共駐新德里「大使館」人員的行為不當，可是尼赫魯對毛共仍有顧忌，恐怕北平特務分子對達賴喇嘛有所不利，為了安全起見，曾要求達賴移居到距新德里三百公里的達林沙拉山區。因此，一九六四年後，達賴曾一度準備從印度移到曼谷，他要求庇護的理由是：「泰國乃先進佛教國家，適合他居住。」

毛共對達賴怕得要死

這充分意味到達賴喇嘛在印度處境，當時尼赫魯雖已去世，而中共對印度的壓力則日益加重，企圖迫使印政府及人民加緊歧視達賴，使他在印度將無立足之地，以減輕其對西藏的威脅。原因是中共

下：㈠達賴雖已逃離了西藏，然而他仍為藏人最崇拜的精神領袖，依然富有極大的號召力。西藏人民都相信他是「慈悲佛的化身」，當他出生的時候，恰好是十三世達賴喇嘛逝世的一剎那。照西藏的規定：凡在老達賴去世那天誕的孩子，都有參加競選新統治者的資格。因而經過調查全國的嬰兒後，費時四年，全部集中一起試驗。而現任的達賴喇嘛入殿後因選取錄珠和十三世達賴的遺物，而被認為活佛轉世，宣佈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立刻成為西藏最高的統治者。

㈡達賴喇嘛及其隨員所帶出的資料，都是毛共在西藏作惡多端的紀錄。據嘉樂頓珠致送聯合國的備忘錄中指出：「自一九五七年起，中共對藏民的鎮壓變本加厲，凡離家兩日或在壯丁年齡者，一概加以拘捕，其中有反共嫌疑的無論男女老幼，均一律處以死刑！自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九個月之中，先後被中共秘密或公開處死的西藏無辜人民，最保守估計在二十四萬人以上。」

㈢據資料顯示：目前潛伏於藏南山區的反共游擊隊仍很活躍，而現在印度、尼泊爾、錫金等地的西藏難民中，也多半是受過軍事教育的原西藏武裝官兵。如果時機成熟，蘇俄與印度支持達賴喇嘛返藏，一如英印侵藏，易如反掌。據「英畧藏邊誌」載：「……光緒十九年訂藏印條約，開西藏極南門戶亞東為商埠，益以啓其覬覦之端。光緒廿九年英人乘日俄戰起，知俄人無暇顧及中亞，乃進兵侵藏，陷拉薩，脅迫達賴。幾經交涉，續修條約，而成為中英之共管地。……」

一九一一年英乘中國革命，而公然派兵入藏，協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與藏民政府分庭抗禮。今印度不惟早已獨立，且擁有五億三千萬人口，為世界第二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在俄援助下已有一百零八萬國防軍，六百五十架戰機，一千四百五十輛坦克及三千門重砲，足可護送達賴返藏，依法炮製「西藏民主共和國」。如毛共對印作戰，則俄可能分別在東北及西北，炮製「滿洲人民共和國」及「東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國」，使毛共焦頭爛額，無怪怕得要命！

冷眼旁觀毛幫亂

詠輝

闘共又發大亂警報

闘共「福鼎地委書記」在一篇「讀書體會」文章中，對「紅旗」有關每隔幾年就有一次大亂的說法，作了具體化的闡述，予人以這場亂子即將到來的印象。這篇題爲「努力掌握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的文章，對下一場「鬭爭」的解釋，有下述要點：

一、「個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林彪）的失敗，不表示「整個反動階級的滅亡」；

二、「無產階級戰勝假社會主義的一次勝利，不是眞假社會主義鬭爭的止熄」；

三、「其他冒牌的社會主義還可能以其他形式表現出來」；

四、「每隔幾年，牛鬼蛇神就要跳出來表演一番，我們就要進行一次大掃除，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客觀規律」；

五、「假社會主義者」的手法越來越「陰險毒辣」，所以要「不斷提高識別能力」以對付之。

上述要點的第三點所指的「其他冒牌社會主義」，明顯地就是代表下次的「鬭爭對象」，也就是所謂「上一次修正主義的實際首領」。至於第四點所指的「牛鬼蛇神」，便是「上次修正主義的漏網骨幹」。

同時，這種由中下級頭目先製造輿論，導致高層鬭爭的手法，也與上次倒林運動前所搞的如出一轍。

所不同者，林彪一伙之失敗，也許存在一時大意，對毛澤東的陰謀詭計未能洞悉之因素。但是，這次的對立勢力充分吸收了上幾次劉少奇、陳伯達、林彪的失敗的經驗教訓，他們會不會仍一如「前輩」那樣被毛澤東一伙輕易地擊倒，則是任何觀察家所不敢輕下斷言的。

氣，前些時曾提出「堅持數年，必有好處」的口號。嚴格說來，這句口號與所謂「讀書做官論」，「勞動鍍金論」，甚至「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等爲毛共極力批判的貨色，在性質上是完全相同的，大家都是在鼓吹功利主義。現在，姑且假設「毛澤東的話永遠不會錯」神話說法成立，認爲他那句口號本身沒有原則問題。但，實際上，「堅持數年，必有好處」的說法，也不能爲一般小頭目所接受。因爲，在「紅旗」第八期一篇有關「堅持認眞看書學習」的文章中，有一句話爲老毛的口號作解釋，說：「在歷次路線鬭爭中，都有一些好人上了王明、劉少奇一類騙子的當，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一個重要原因是讀書太少，理論水平不高，分不清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路線，什麼是修正主義路線。」換言之，若能「堅持數年」學下去，必會獲得「不犯錯誤」好處了。

但是，事實是怎樣的呢？談到「上了劉少奇一類騙子的當」的人，毫無疑問地，首先應包括以毛澤東爲首的曾舉手（或投票）贊成立林爲「接班人」，並將之明文載入得到全體「中央委員」通過的「九大」黨章的中共最高「領導人」。假若毛澤東等一小撮人，不受林彪的「騙」，又怎會上了立林爲「接班人」這個大當呢？

既然連毛澤東都難免受騙上當，就證明上述「紅旗」關於「上當的原因是讀書太少」的說法已經破產了。因爲中共曾經宣傳，毛澤東是黨內馬列的書讀得最好的第一人；現在他竟自身難保，則他所提出的「堅持數年，必有好處」的說法，豈不就是自欺欺人！

求購化肥也算罪過

毛共在農業生產中有一項極端反動的措施，就是阻止農民使用「商品肥」——即化肥。這項措施，大概是古今中外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了。因爲化肥本身即代表進步與文明，是作爲一個國家與地區農業先進與否的象徵。站在政府的立場，爲了促進農業生產，只有千方百計替農民解決化肥的來源

秦墨哂原是軍人出身，因在軍界不能得志，被日本收買，由民國初年，即在北京做日本人的間諜。日本人爲他出錢，向北京政府的窮公務員，刺探秘密，除暗地裏供給日本方面的情報外，並常給申報主持人看，表示他能得到此一類的消息，因此關係，申報遂任用他爲北京特派員。但他只能撰寫很短的電報，長一點的東西，就必須人家代爲捉刀了。小說家張恨水，在還未寫小說前，也曾爲他代寫過電報，張恨水的爲人，極誠實而無城府，後在龔德柏與成舍我所辦的世界晚報編過副刊，並寫春明外史，日子長了，秦墨哂這一宗無恥的賣國勾當，自然瞞不過張恨水，當時龔成兩人，已對秦墨哂的發財暴富，感到有些奇怪，偶與張恨水談及，張便毫無隱飾地告訴了他們，認爲秦墨哂並非眞的是爲申報工作，他是藉新聞記者的身份，以便掩護的。秦墨哂既有了這些黑市錢，於是嫖賭吃喝，樣樣皆好，且樣樣皆精。

及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政府機關都奉令南遷，北京也改稱了北平，秦墨哂的間諜工作，不免要大受影響。經他左右運動，得到申報主持人的同意，居然又把他

柏德龔

京的記者王慰三，忽於那年（二十二年）二月某日下午，被兩個二十多歲的人，在南京夫子廟附近，把他拖上汽車，開至中山門外四方城，開槍刺殺，棄屍而去。南京新聞界羣起驚慌，莫名其妙，乃開會討論此事。龔與王慰三本是姻親，無論公私方面，都力主澈底查明，務須知道是出於何種原因？否則新聞界的生命將毫無保障。不料會後竟有人散發傳單，說王之被殺，是因他做敵人的間諜，以免洩漏國家的

「長豐縣大旗公社黃崗大隊黨支部，爲了解決肥料不足的困難，黨支部要求社員羣眾大積綠肥。……有個生產隊，一九七〇年大積綠肥，一九七一年水稻豐收，全年肥料開支，只有一百七十元，而另一個生產隊沒有積綠肥，單純靠國家供應商品肥，在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兩年中，單化肥開支達一千二百多元，雖然這兩年產量也有所增加，但由於生產成本高，實際上增產沒有增收。大隊黨支部以這兩個生產隊的事例在全大隊廣泛進行宣傳，組織大家討論，要社員羣眾認識自力更生辦好農家肥料是降低生產成本解決經濟困難的重要措施，一定要克服單純依賴國家供應商品肥料的思想，提高種植綠肥的積極性。」

安徽電台這樣說，表面看來只是爲農民的荷包設想而已。但再想深一層，我們便可發覺毛共說法的荒謬。

一、世界上使用化肥的，有無數農場與農戶，何以不見人家發生「增產不增收」的現象？

二、毛共的農業都是「集體所有」制，毛共既了解農民因使用化肥而造成入不敷支，何不減低「商品肥」的價格。

三、積綠肥固然也可以達到增產目的，但是，積肥所花的勞力，難道不算是「生產成本」嗎？如果因爲積肥之勞動報酬低於購買「商品肥」的費用就不使用「商品肥」，豈不就證明社員所獲報酬偏低？是則這種剝削農民勞力的措施，簡直超過地主、資本家千萬倍了。

四、因爲使用「商品肥」加重了生產成本，而阻止農民使用，這是進步，還是倒退？倘若大陸每個「社隊」都不使用「商品肥」，則中共整天呼喊「發展化肥生產」，「建立化肥廠」，難道那些化肥產品全部運銷外國，要來「增加」別國農民的「生產成本」的嗎？這種因噎廢食之愚行，與因乘車費用貴而步行之舉何異？如果這一理由成立，則人類也不必發展汽車、飛機、輪船製造業了，不如返回原始世紀過活更好！既可以「降低成本」，「節省開支」，又可以「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

哂一段往事

覺初

名，任人暗殺。龔德柏的態度，當然更爲激烈，次日，又有人發佈傳單，說他們有證據在上海，請新聞記者派人到上海去查看，但到上海什麼地方，可以看到該項證據，傳單中卻未說明，顯是不負責任的讕言，且由傳單的油印紙張來看，證明確是政府機關所發出。到了此時，新聞記者乃知這是一項政治暗殺而無疑了，要想追究也沒有用處了，因此大家都不說話了。

但王慰三的做事能力，既很平常，生活也極不講究，一般人都瞧不起他，說他當漢奸，總有點不敢相信，或說他是把編過的通信社的油印稿子，送了幾張給日本人，被軍統局（那時還叫藍衣社）搜去，遂認爲漢奸而致死的，但通訊社的油印稿，絕不是什麼秘密消息，何能據此而定罪呢？又據另一判斷，時事新報曾以「藍衣社」爲題，發表過攻擊言論，故軍統局很憎厭他，遂憑這幾張送給日本人的油印稿，借風發作以洩憤。動機若此，則尤覺其

回惹起新聞界的炮轟後，也就再無類似的暗殺行爲發生了。

可是秦墨哂卻乘此事，在南京播放謠言，說龔德柏與王既是連襟，關係很密切，王是漢奸，龔應該不無嫌疑。意在煽動軍統局，對龔也採取同樣的手段，爲日本除去一個言論界的敵對人物，不是很可痛快的事嗎？

龔德柏看到他這一手毒計，馬上寫一長文廣告，用兩寸見方的木刻字作標題，大書「請看漢奸秦墨哂之眞面目」，在救國日報第一版刊出。但在先晚十二時頃，有個在南京辦「青白報」的湘人唐三，與龔是同鄉要好，特地來到龔家，要求不要刊登，由他出面調停，龔德柏的脾氣，是典型的湖南辣椒，絕沒有中途軟化隨便撤銷之理，他竟推說要睡，把唐三支使回去了，約過半點鐘，這位好好先生的唐三，又來敲門見求了，龔仍高臥不起，給唐三吃了閉門羹，才懊嘆一聲而去。在龔氏的想法，「唐三必在第一次說好不成後，與秦墨哂通了電話，因奉墨哂之托而再來的，我如不在此時與他硬闖，放過了他這一關，他絕不會就此罷休，以後必層出不窮地設計中傷我，除非我死在他的手上才罷。

我現在既能鑿鑿有據，公佈他做漢奸的經過，雖不能打擊他的肉體生命，一方面可以堵塞他那陰謀之口，另方面足使他的間諜生涯，不能不有所忌憚，自我收歛，以逃避人家的耳目和偵察了。」

次日救國日報發出該篇廣告，頓使南京轟動，尤其是新聞界大爲吃驚，秦墨哂恐軍統局暗殺他，更惶亂不可終日，常僱壯夫隨身保鏢，最後，秦爲維持他的面子起見，先向法院告了龔德柏一狀，後得人從中調停，自願撤銷訴訟了事。

從此以後，秦墨哂不敢在南京再出風頭了，間諜活動，也在無形中受到限制，大概政府人員都對他不無戒心，消息的來源，當然也不易取得了，日本人亦不如從前那麼重視，給以鉅金了。

四年多後，日本佔領南京，秦墨哂便過了明路，辦了一間報紙，叫做南京新報，公開爲日本人宣傳，他的錢，還不是由日本人資助的！過去的假面具，完全揭穿了。勝利復員時，秦墨哂逃到北平被捕，判處六年徒刑，以他從事敵諜的歷史，照上面張恨水所說的時間看來，最少在十餘年以上，僅判刑期六年，可說是大爲輕減而方便了他。毋怪當時的流言，說他是用了一筆巨款而打通的。又有人說，像他這樣老資格的漢奸，如不是龔德柏給他棒打一下，說不定他在抗戰期中，可以混進戰時的首都重慶，利用各種人緣，供給敵人重要情報，國家固然受禍匪淺，而他的罪行，必也難逃顯誅，那麼，他之幽禁囹圄克保首領者，反要感激龔德柏那一次的無情反攻了。

中共假借抗戰趁火打刼

「皖南事變」之經過及從未公開的秘密（三）

乙上

欺善怕惡葉挺招供

被個別看管的葉挺，當晚是審訊人員的主要對象。但是，他起初卻不合作，兩眼看着屋子的頂，對於審訊者不理不睬，許多人用了各項說白，都無法使他開口說話。終於一個掛少校領章的政工人員，是個廣東人，牌氣很壞，一開口就是廣東三字經，他先坐到葉挺面前的桌子上，從自己身上解開武裝帶，握在手裏，就開始問話。他說：「姓葉的，你別裝腔作勢，自以爲是個英雄，是個烈士，我丢你老毛，不管是什麼東西，今天你不能令我滿意的話，我就叫你——滿意，我丢你老毛——」說着就向葉挺披頭戴臉抽了幾皮帶。咳，眞妙極了，沒想到葉挺吃硬不吃軟，只這麼一陣，他竟乖乖的說了話，他說：「你叫我說乜，說給了你，有乜用？——等我見了委員長，自然會報告！」那個少校，立刻又是一皮帶抽到他的臉上去，並且一面抽，一面說：「丢你老毛，你不要裝模作樣，我根本沒有把你看作是個什麼東西，只把你看作卵毛，不論你去見誰，今天你向我說不明白，你就等着試試吧！」說着，立即在旁邊一個上兵的子彈袋中，取出了五發連在一排的子彈，是七九尖彈，他用這五粒子彈的尖，就在葉挺的頸上，連劃了三次，葉挺立即大叫着說：「大佬，冇好如此，講就講好了，——」。他一口氣說了一個多鐘頭，終於算是說得那個姓陳的政工人員滿足，當晚還煑了雞鴨招待葉挺。十三日的淸早，葉挺就由一個連將之押解去江西上饒，是乘軍車走的。

十四日那天，一切俘虜中的士兵，就全部被撥入了一二〇團及一一八團，但是軍部的命令，卻着各收有俘虜的單位注意審查，因爲據說，該等士兵其中一部份是入了共產黨的黨員。該日下午，六十七師，二十九軍，一〇八和一四八師，都將他們所俘獲的新四軍幹部，送來移交給四十師，連同四十師所俘的，共計幹部二千四百多人，此等人員既已送到，就由四十師將他們編了組，每組一百人交由一一八團的一個班看管，一一八團的兩個連，就分成二十四組，每

理。

十三日下午三時許，葉挺就被長官部第一次提問，地址就在長官部的辦公廳中，在坐的計有顧祝同長官，三戰區政治部主任鄧文儀，三戰區參謀長黃伯韜，二十二集團軍司令上官雲相，二十五軍軍長，四十師師長及三戰區辦公廳四十幾位幕僚。然而，這仍是普通的訊問，絕不是軍法開庭，因爲在坐的三戰區，軍法處長，根本沒有說過一句話，況且也沒有承審，也沒有紀錄，只是眾人詢問而已，其實，提問題的，也只是鄧文儀及顧祝同二人，其他的人很少詢問，而葉挺自始至終的態度極好，不似四十師人員問話時，那麼不合作。

葉挺這天仍如十二日被俘時的衣着，灰棉軍服，無領章，亦無N4A的袖章，胸前只戴了一個蔣委長頭像章，頭髮及鬍鬚都未修飾，面黃似微腫，但答話時聲音很大，對於一些看起來很不便說的話，也能慷慨激昂地說了出來，看起來，這個人的眞本領中，能言善語就是一大項。及至他將一切問題答完之後，會場上的空氣，顯然與葉挺方被帶到之時，大大的不同了，顧祝同、鄧文儀、黃伯韜、上官雲相等人，似乎對這個違抗軍令，暗襲友軍的叛徒，起了原諒及同情之憐憫，所以，在之後的日子中，葉挺被送往重慶，當時全國人都不明白，也都注意着這件事的發展下文。但是，儘管罪證確鑿，但是始終既未公開軍法審訊，也未判處任何罪刑，即是說，按照其所犯的叛國、違令等嚴重罪行，如以軍法判處，縱然不槍決，最少也要判二十年以上的監禁，然而，葉挺竟未判監，雖然被禁了起來，但不過四年的時間，就無罪開釋了，到底是怎的一回事？爲什麼犯了重罪，而不須受刑，難道國家沒有法紀嗎？這個謎被人們疑問了很多年，但是日子太遠了，大家也就忘了，然而卻始終沒有揭曉，說起來還算是一項懸疑的公案。不過，雖然沒有公開這項謎底，但並非沒有人知道謎底，而且知道這謎底的人還不少呢！

參於這個「皖南事變」，在先作被動，而在後又作主動的主角是二十四軍及其轄下的三個師，即：四十師、一〇八師及一四八師，抗戰勝利後，這支部隊就作了第七兵團的骨幹，第七兵團的司令官黃伯韜，在皖南事變發生之際，

多皆耳熟能詳。

揭破謎底內幕驚人

現在僅將葉挺初被二十五軍俘虜時的口供及押到第三戰區長官部時的另一次口供，並在一起，讓大家看看這段秘密的複雜內容吧。

葉挺於民國二十六年的八月中，見到延安方面的共軍，已被國府招安，並編爲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心中不禁也想試一試，遂即寫了報告，並托了幾位在國府任職的朋友及舊同事，代爲向國府輸通。終於在上海之戰的時候，經國府批准葉挺招安。方開始成立新四軍之際，延安方面就派了許多人來找葉挺，所來的人，有的是勸告葉挺，應當常常想到自己是紅軍出身，不要忘本。有的卻是前來恐嚇、威脅葉挺，叫他不要和國民黨認眞合作，因爲在國民黨的各派系軍隊中，新四軍和任何一派都沒有淵源，是孤立的雜牌軍，一旦用不到的時候，國民黨就會將之除掉，唯一能合作的，是八路軍，因爲大家原是一家人，倘若不能和八路好好聯繫，既不能發展，也不會有前途……。這許多說客的話，終於打動了葉挺的心，就答應了和延安合作。一時之間延安方面派來了不少助手；陳毅、饒漱石、張雲逸、李先念、葉飛等等，都很幫忙，前後僅兩年多，竟擴展了十多萬人，延安方面又勸告他說：人數增多了，在三戰區是受非議的，不如先到別處，開闢新地盤吧，將來也好作爲攬政治的資本。但葉挺尙未拿定主意，李先念、張雲逸、管文蔚以及陳毅，竟一個個帶着部隊走了，他們對於軍長葉挺的命令，根本不理，因爲他們都向葉挺說，他們要服從黨的命令，沒有任何命令能高過黨的命令，如此一來，葉挺慌了，延安不僅調走了葉挺的隊伍，而且對葉挺也命令了起來，三天要葉挺成立農民救國會，兩天又命令葉挺向民間受繳救國捐……總之不勝其煩，在葉挺的看法，自己和朱毛是同樣高的身份，充其量只是平等的聯合，但至此時，葉挺始發覺到延安不僅不把他看成同等的地位，而是把他看成了屬下，在如此情形下，葉挺就開始後悔了，對於延安送來的命令和指示等等，他不再理會了。這麼一來，在之後的日子裏，延安送來的公文，皆不再給葉挺，而是送給了新四軍的副軍長項英，至延安給項英的一切命令，指示等文件中，竟將項英看作了新四軍的領袖。葉挺對於延安如此的幹法，又氣、又恨、又嫉妒項英，因此對多年老朋的友項英，也漸漸貌合神離。到了民國二十九年以後，新四軍已是「腳趾粗過了大腿」，李先念、陳毅、張雲逸等支隊，每部皆有三萬以上的人數，陳毅一部是時竟已發展超過了十萬，而新四軍的主力，只有二萬多人，葉挺所能指揮，只有六七千人，其他一萬多，比較起來，還算能服從副軍長項英。

在那個階段，就有了一個謠傳，在新四軍的高層幹部中，認爲「中共中央」要除掉葉挺，但這消息，卻無法求證。

至於副軍長項英這個人，如果用一個公道的言論來述說他，他這個人雖然是個共產黨員，但是他的身上的「成份」，還是以中國傳統的軍人道德含量最大，他對於延安的命令，和葉挺差不多的方法處理。他的想法是：作爲一個軍人，保國衛民是天職，國家政府既然信賴自己，並且委以重任，自己服從報效，至於個人的政治思想雖然覺得共產主義不錯，但是現在正在和敵人作戰，主義等等，並非當急之務，因此共產黨不應當來操持國軍，新四軍已是國家的軍隊了，共產黨就無權過問。——項英就是一個如此的人，所以延安方面雖然再三煽動他，並暗示葉挺垮了之後就由他任軍長，但是項英對這等引誘和煽動，置之不理，不肯見利忘義出賣老朋友葉挺。所以，太湖北岸的新四軍，在三戰區中還能勉強混下去，都是項英的功勞。

共黨內部勾心鬬角

民國二十九年七、八、九、十幾月，江北的新四軍管文蔚和陳毅部襲擊魯蘇戰區，事情弄得太過份了，國府中央就命令葉挺開到江北去和八路軍混在一起，國府下如此的命令，是件好事，一來使共黨的軍隊不再混在國軍羣中，免生磨擦和事端而影响抗戰，又能使彼此都是信仰共產主義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雙方「親密」在一起，減少整個抗日陣營中內部起糾紛。

當國軍事委員會向新四軍下了這項調新四軍渡江北進的命令後，新四軍葉挺卻抗令不服從。他之所以抗拒命令，那是因爲他怕，他躭心一旦八路軍接近，他就立卽會被吞併，縱然不被八路軍吞併，自己的軍權也會交出給共黨，自己白幹了一場，什麼卻撈不到還不算，在交出新四軍軍權的時候，可能連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葉挺的心中事，國府軍事委員會，卻不知道，所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及參謀總長白崇禧，先後下令延安八路軍總部，令朱德負責將一切八路軍及新四軍完全調集黃河以北的抗日戰場上去，八路軍總部爲此猶豫了很久，終於不肯撤向黃河以北，但卻願意將三戰區的新四軍調至江北，遂由「中共中央」下令項英北進蘇北，項英接到此令之後，先請示葉挺，葉挺不肯北進，項英遂卽扣押了此項北調的命令，不曾向部隊宣佈。

新四軍既已受了國、共雙方一致調他們北進的命令，倘若不北進，顯然必須要提出一定的理由方可，否則不服從是一定不行的了！葉挺衡量了當時的局面，覺得進退無路，如果遵命北進，就徹底完了，但如果不北進，國府固然不諒解，而共黨方面更加不會寬恕，在這等徬徨的局面下，他反覆研究，決心「出奇兵以解困圍」，終於出到了這項「下下策」的妙計，——萬事不顧先保命——，決心闖點小禍，到國府的監獄中避避難，緩和一下眼前的局面，用既不遵命，而又不抗命的辦法向中共交待，他的這個如意算盤，本來是打得既精且响的，那卻未料到陰差陽錯，將一個故意製造的小皮漏，竟弄成了大禍，這卻是葉挺始料不及的。在葉挺的本意，只是想使部份新四軍和國軍拳頭對拳頭的大打一場，如此，他打算在「事發後」必定會被調往長官部查訊，那麼，他就可以臨時暫緩一下北調的時間，而再找機會另作打算，這樣，既能緩和一下國府的命令，而共黨方面亦無話可說。

（未完）

江南啼痕錄（一）

安琴

一、作爲卷頭語

我的人生很矛盾，我出身於富貴門第；而我卻是個勒實肚皮，半工半讀的苦學生。我家的中憲第，是「六世祖」的製造所；而我卻不想淪爲紈袴子弟，歷盡辛酸的去闖天下。我沒有經過高中的階段，但讀滿四年大學；我當過最低級的公務員——書記，但我卻非靠公務員起家。我平生不懂吹拍，不善逢迎，蹭蹬名場；但我卻遭遇絕對信任，一手扶搖直上的長官。

年未三十，出席全國代表大會，越兩年獲頒勇字奬章。時當盛年，朝氣勃勃，拔劍起舞，氣吞河岳。不知天之高；地之厚。雖未敢自鳴以天下爲己任，惟霖雨蒼生，總想替國家幹一番有意義的大事。

奈世局突變，正在跋涉於人生艱苦的長途，忽爾狂風暴雨，天翻地覆；從理想的階梯，跌下難以翻身的深淵。不特個人的奮鬪成果，一夜化爲烏有；抑亦天下雖大，已成無家可歸！義不帝秦，我應爲天地間留點正氣，乃倉皇出走，逃亡海角，置身市廛，甘爲賣茶的小販。

國家刼運的種因，乃由於抗戰歷久；勝利突臨。抗戰歷久，則國力受瘁，野心者坐享漁人。勝利突臨，則復員準備，毫未周張，弊端百出，野心者煽風點火。世人渾噩，先受魔術迷幻，隨棒而舞，不明是非，不辨眞僞，叫囂紛鬧，擾亂視聽。於是，頹勢所傾，友邦撫敵而逼我；百姓背我而迷敵。中外一致，渴望乎變。以爲政局一變，可變樂園，可變天堂。尤其知識分子，其中竟有爲魔張目，甘受利用，以爲投靠的門路。誰料一變，變爲鐵幕低垂，變成地獄；羣魔亂飛，血流成河。霹靂一聲，迷夢始醒。可是，大錯以成，萬刼不復。

昔庾子山在哀江南賦序裏曾沉痛的自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追爲此賦，聊以紀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這幾句沉痛之言，卻成爲我個人的寫照。回憶大陸沉淪之年，恰是我三十五歲之日，眞是二毛之數。而我在廣州失陷之後，即開始過着顚沛流離的逃亡生活，海角吹簫，聽濤長洲，忽逾二十載。歲月用情，書生易老；壯士暮年，傷心逝水。獨對銀燈顧瘦影，回首前塵，恨我生不逢時，壯懷空抱。爰將抗戰勝利而迄大陸變色，以個人的身歷，追憶所及，縷縷紀述。危苦之辭，是亦仿庾信哀江南的深意。

中共以漏網之魚，北奔陝北，苟延殘喘於李闖的故鄉。後來，運用統戰，製造時機；利用抗戰，坐大勢力；竟爾赤浪滔天，大陸沉淪。痛定思痛，檢討過去，悲獨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抑亦前車之失，以爲殷鑑。倘書中有赤裸裸的報導，只求忠於歷史的事實，絕非針對任何人士，作惡意的攻訐。只以百刼沙蟲，細訴置身於浩刼的時代中，一段一段低吟的心曲。更無政治恩怨，以怨天尤人。自嘆剛入中年，即慘遭挫折，事業成空，妻離子別；今者倚欄看劍，徒悲老去。且哀我庶黎，困處鐵幕，南望王師，淚洒胡塵！

這回憶錄名之曰江南啼痕，是亦取翼王石達開所詠：「我志未酬人已苦，江南處處有啼痕」的命意。

二、撤守水口的是我們・凱旋水口的也是我們

勝利帶給全國的狂歡，民族的桎梏解除了；不平等的條約取消了。中國一躍而爲四強之一，後來才加上法國，這種光榮給予國人的是無限的陶醉。但全國給勝利冲昏了頭腦的那會，我卻潛伏了一點隱憂，因爲，勝利不是我們主力奪得來的勝利；而是友邦的原子彈逼敵人作城下之盟，叨光式的榮耀，恐怕會帶來煩惱。雖然我們和他們是並肩作戰，但恐怕這個擁有原子彈的世界巨人，無視於我們並肩作戰的力量；也無視於我們並肩作戰的情誼。頤指使氣，雄才大畧的邱吉爾，就要仰羅斯福的鼻息。

我記得：在民國三十年的六月，我參加中央訓練團第十六期受訓。一次，拉鐵摩爾來團演講，這個講得一口國語的共產黨同路人，當時還未撕下面具，從美奉命來擔任顧問。他登壇講話，以「太平洋的時代」爲題，滔滔不絕的說得天花亂墜。他指出大西洋時代已成過去，大英帝國已成老大，不能過問世界大事，未來的民主世界是由美國領導。未來的共產集團是由蘇聯爲首。中國的背部，完全與蘇聯爲鄰，隨時可以受到蘇聯的威脅。但蘇聯曾給希特勒致命的進攻，元氣大傷，再沒有能力進攻別國，當然也不能再威脅別國。中蘇兩國可能以友好的態度，和平相處五十年。中國就能以半個世紀的時間，和美國在太平洋的東西兩岸，維護太平洋的安全，保障太平洋的和平，使太平洋進入全盛時期，創造一頁轟烈的歷史。這個紅色顧問，不知是替蘇聯掩飾，還是替蘇聯散播痲醉劑。後來的歷史作證，中國不特不能做到和美國携手共做太平洋的主人，卻給蘇聯裁了一刀，給美國拐了一腳。在日本投降前十日，蘇聯才揷手遠東戰爭，揮軍進入中國的東北，盤據了東北，何只威脅別國，簡直是危害友邦。等到扶植林彪在東北的力量業已壯大，才口頭上將東北九省交還中國。但東北局面全非，爲中共公開稱兵作亂的開始。使中國挨了一刀才實施戡亂，大吃蘇聯之虧。（未完）

萬人意見

做人朦查查世事睇一半 此種人名爲半人道主義

從來只有人道主義者和非人道主義者之分，但最近世界上竟然多了一群半人道主義者出現。他獨特之處是：在遇到有人不幸受非人道的對待，有時他們會義憤塡胸，替受害者提出抗議，非常賣力；但有時他們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懶得理，木然無動於中。這確令人難以理解，只得稱之爲半人道主義者較爲貼切。現在讓我將這群新人物的大眾介紹一下：

本年三月間，北越不顧信義和公法，派遣正規軍十數師，甲車千乘，衝破停火綫，入侵南越。在奇兵突襲下，南越軍失利，連喪數城，當地平民數十萬，扶老攜幼，帶病負創，到處逃亡，流離失所，北越軍對這群難胞，非但不予憐恤，反而炮轟槍擊。對未能及時逃離戰火的老弱人民，加以集體屠殺，屍横遍野，令人目不忍睹，傷亡數字以萬計，這事有電視新聞片爲憑，各國記者電訊作證。當是時這撮半人道主義者，竟能無動於中，粒聲不响，不知是否他們的電視機和收音機通通失靈，或者是盲、聾、啞三病突發，所以對這件慘無人道的事，無絲毫反應；又或者是非這樣不足以顯示出他們是半人道主義者。

美總統尼克遜深知要壓止戰火南移，非把北越的作戰原動力徹底破壞不可，毅然下令恢復轟炸北越，以B五十二型重轟炸機，配命中率達百分之百的「醒目」炸彈，每日出擊數百架次，把北越前方的戰車掃光，北越後方的倉庫、船塢、橋樑、公路、兵工廠、發電所都炸個稀巴爛。南越軍也乘時反攻，節節勝利，因此北越形勢，一片大壞，不是小壞。立刻一步跳回巴黎和談桌上，大嚷着要求恢復「和談」。

與此同時，那撮半人道主義者，有若驚蟄聞雷，冬眠乍醒，空群蠢動，喊口號、散傳單、演街頭劇、唱反戰歌，式式俱全，樣樣都有。痛責美帝野蠻，要求停止轟炸北越，以合乎人道主義。他們雖然表演落力，可惜是白費心機，因爲全不引起觀眾們的共鳴。可是他們依然死心不息，最近又有過氣脫星和被炒政客，不辭勞瘁，親前北越，察視被炸災區，酬酢一番，回來在記者面前，力證「美帝」濫炸北越，慘無人道，摧毀堤壩，夷平民房，炸斃百姓，滿目瘡痍，不忍卒睹。言時大作悲天憫人之狀，看來好像混身毛管眼都充滿了人道主義感。我在嘆息南越難民沒有福氣贏得他們這份熱情的支援！

對不幸者給以同情，施予濟助，是人類的天性。所以歷來不論何地發生巨災，各國都會自動加入搶救工作，絕不因種族、畛域、政治、宗教有所不同而弗加理會。

這群半人道主義者既能對北越人民的苦痛關懷備至，希望他們能更進一步，將他們的愛，推而廣之，同一樣地關照南越的難民，那麼，越南的和平，指日可待。

還有另外的一種半人道主義者，就是那些所謂「社會工作專家」，他們極力反對以嚴刑峻法對付暴力犯，認爲這樣做法是不合乎人道主義，其理由是對犯罪的人，社會應該負一部分責任，所以要仁慈、寬大、容忍爲原則，而給予輕判，他們卻忽畧了被害者所受到精神上、肉體上、金錢上永遠不可磨滅的損失。在這方面，社會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判兇徒以應得之懲罰，給予受創的心靈一些補償和慰恤，這也是合乎人道的做法。

罪重而刑輕，無異是向創傷的心靈再加插一刀，對被害是非常不人道，這是人道主義者所不忍爲，只有半人道主義者才會想得出，做得到。損良民以益暴徒，鳴鼓而攻之可也。

凡是半人道主義者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半人道主義者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嚴正）

「蹄聲劍影錄」寫得好

加拿大讀者捧場　預訂一百本

萬先生：

沒有寫信給你很久了，想「萬人」仝人都好吧！

「蹄聲劍影錄」快完了，不知有無出單行本的打算？該「錄」很多是說我們四邑人士的抗戰事蹟，我們讀來，不無感觸，非常親切；加上宓琴先生文筆流麗，實爲不可多得的一本史記。

假如出版單行本，我先預定一百本，如要先付定洋，定當寄上，請來信告之。

前信曾詢問趙聰先生的「三十年代文壇點將錄」下集有否出版，未見在「萬人意見」答覆。趙先生以前在雜誌寫的三十年代名作家不只此數，應有一下集才不留下一條尾巴，不知然否？

小周自加拿大上

（「蹄聲劍影錄」已排好版，確有出版單行本打算；趙聰先生的「三十年文壇點將錄」也有下冊，不過近來工資物料飛漲，書本定價太高又賣不出，單行本生意非常難做，老萬爲此躊躇難決，閣下既如此捧場，只有盡其所能，不使閣下失望就是。）

警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一封公開信

梁莊 袁暘照

田中角榮先生：閣下榮任貴國首揆，總領百僚，國家之成敗得失繫於先生之手，倘若考慮週詳，具遠見，愼籌謀，不爲一時之利而忽永遠之憂，不爲他人眩惑而致無窮之禍，則措貴國於泰山之安；反之則禍國殃民，必定迫於眉睫！我們不欲貴國再有廣島長崎之禍，故鄭重爲先生陳之：先生接任依始，就不惜將貴國富強康樂，經濟繁榮之成果，作孤注一擲，急謀與世界亂源之毛共建交，其不智孰甚。先生以爲毛共僞政權，竊據廣大土地，奴役七億人民，便能代表中華民族，襯其表而不知裏，受其愚而不察其僞，鮮有不爲所害者。

試觀世界任何國家，都是得民者昌，失民者亡，此一定的道理，正如貴政府萬世一系的光榮傳統，倘非得到民眾擁護，安能千百年來，永恒不變呢？今日毛共僞政權，殘民以逞，七十年來死於其暴政之下數千萬人，衣不暖，食不飽者，除僞政少數高級幹部外，其餘民眾百分之百都是過着悲慘的非人生活，造成廣大民眾恨之刺骨，不過在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而已，觀於歷年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由共區逃亡香港者，盈千累萬可爲明證。至其僞政權內部，無日不在爾虞我詐，互相作生死鬬爭之中，遠之如高饒之背叛共黨，近之如劉鄧彭陶反毛，固無論矣，高級如僞主席劉少奇，號稱僞政權接班人之林彪，也被鬬到死無葬身之地，以此上下交閧，眾叛親離，廣大民眾又恨之刺骨之政權，安能長久立足於世界之上，豈不是笑話！

先生昧於一時形勢，甘與狼群爲伍，必爲其所噬無疑，危險孰甚，就以經濟與政治而言，對貴國有百害而無一利，先言經濟，貴國乃工業建國，其經濟繁榮，當然以對外貿易爲主要政策，則其貿易對象，必須生活安定，經濟繁榮，民眾收入豐裕，購買力強之國家爲爭取市場之目的，試問共共僞政權鐵幕內民眾，一窮二白，衣食尙且不足，焉有餘力消費其他用品呢？此足說明對貴國貿易經濟之裨益，祇是幻想而矣。就算貴國不用爭取匪區內之銷場，祇要購買工業原料便足，這正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祇貪一時之小利，而忘百年之大害。我前段所說，毛共必亡，已成定論。我中華民國光復大陸之後，貴國既與我取消和約，便成爲交戰國，試問倘有購買工業原料之權利否，或者可能捨近圖遠，別謀他途，但須注意，我國雖然絕無領土野心，但既是交戰國，封鎖敵國資源，扣留敵國商船，乃是必然之趨勢，以貴國現有兵力能與我中華民國爲敵否？到時欲不淪爲三等落後國家都不如，其可得乎！以上所說並非如歷史上妄談妄聽之預言家可比，不久之將來必定實現的，我之所謂一時之小利，百年之大害，就在於此。

尤有最重要一點，先生應特別注意；立即足爲貴國致命傷者，我們中華民國海外僑胞數千萬，百分九十以上都是熱愛中華民國，而鄙棄毛共僞政權者，倘貴國與毛僞建交，則無異與中華民國爲敵，我們愛國僑胞必定立即發起杯葛貴國貨物運動，有如民國十四、十五年的如火如荼的抵制日貨運動，我僑胞在世界各國執經濟貿易牛耳者，指不勝屈，全部僑胞聯合起來，對貴國貿易前途，其損失程度的確難於估計者也。此大害㈠，尤有甚者；共產無祖國，其狼子野心非達到全世界人民關入鐵幕受其奴役，決不中止其顛覆詭謀；故其行動下流、卑鄙、無恥、欺騙，無所不用其極，貴國在歷任老成謀國之閣揆，深知共滲乃世界之亂源，倘且受其暗中滲透，利用貴國短視者，或浪人，或不滿現實無知之輩成爲日共，從事搗亂，四處煽風點火，僥倖貴國當時執政諸公，不乏明智之士，宗旨堅定，倘能控制其顛覆陰謀，未爲大禍。

倘先生貿然與毛共建交，則大好明目張膽，進行政治滲透以顛覆貴國無疑；律之我國以放之四海而皆誰的三民主義的民主政體立國，倘且有無知青年受其蠱惑，貴國乃萬世一系的皇國，尤易受毛共僞稱民主專政之妖言所蒙蔽，倘有無知青年受其蠱惑，潛藏作逆，則在貴國爲禍之烈難以想像了！此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絕非危言聳聽，乃實昭然的，倘到此時先生何以對天皇，何以對列祖列宗，雖切腹也不能稱其過於萬一，其大害㈡，貴國自亡清甲午之後，百年來對我國侵略，迫簽不平等條約事件，何止千百，尤其是民國二十六年在蘆溝橋附近，藉口士兵失蹤，挑起戰禍，激起我國全民憤怒，起而抗戰，八年來

我國人命財產損失以天文數字，也確難於估計，尤有恨者，更造成殘存毛共得以擁兵自大，遂至國土沉淪，七億同胞陷於鐵幕，過着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非人生活，都由貴國所造成，此仇此恨記憶猶新，今先生甘心助紂爲虐，負義忘恩，新仇中再加新仇，以至中日兩大同種同文之民族仇恨，永難消滅，先生爲厲之階，何以自處，其大害㈢。

在上述三害之中，佔其一便招至無窮之禍，倘三害齊至，其不亡國敗家幾稀矣！誠然先生能任首揆，總領百僚，當非庸碌之輩，斷無不知與虎謀皮，必爲所噬者，度先生之用心，以爲貴國自戰敗之後，雖然藉他人之力，加以國人埋頭苦幹，成爲亞洲經濟皇國，在國際間有舉足輕重之勢，猶以爲未足，乃妙想天開，欲立不世之功，非恢復軍國主義，成爲一等強國，如明治至昭和初年之間，四處侵凌，所向無敵，因此企圖藉毛共竊據我廣大土地，奴役七億人民，利用我反攻勦共之空隙，不惜獻媚毛共以長囂長亂，欲師民國四年製造袁皇帝，民國二十二年製造僞滿皇朝，以冀我國長期暴亂，故此在未任閣揆以前，便嗾使同黨，鹵莽滅烈之三木武夫、大平方正、及中根曾等人，處心積慮，以毛共爲狼自爲狽，並進行僞稱民間貿易，欲以五大公司亡印度之詭謀，施於中國火中取栗，便可圖霸稱雄，重復亡朝鮮、割台灣、敗俄扶清，雄視全球之迷夢，我現在嚴重警告先生，欲將死去之灰燃起洪爐之火，既撟之木重發茂盛之枝，這種以拙計爲奇謀，必至身敗名裂，必至亡國敗家爲東條英機之續無疑，我們衷心的提醒先生，今日中華民國非亡清可比，我國父孫中山先生，創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三民主義爲基礎的民主國家，亦是世界上公認劃時代的光芒異彩，永遠不能磨滅的。

今　蔣總統繼承　國父遺志，南征北討，統一中華民國，我前面說過，雖然貴國甘爲戎首掀起彌天刼禍，至毛共坐大竊權，這乃是一時風雲，決不能永遠掩閉光芒之青天白日，不久之將來我中華民國必定完成勦共復土的大業，那時就算　蔣總統寬宏大量，不究既往，但憤激之廣大民衆，決無法平其怒火，以七億之人民，百年之仇恨，臨之貴國，先生思之以建國於島嶼上貴國，可能越太平洋一步麼？爲禍爲福在先生一念之間，愼之愼之。

再以道義來談，回憶三十年前，我們中華民國方告統一完成，便爲貴國所猜忌，掀起戰禍，苦戰八年，我炎黃子孫無辜死於炮火之下，及流離遷徙死於途中者，不下千萬之衆，財產損失超過千億美元，及至貴國戰敗投降，我　蔣主席以德報怨，下令軍人不得報復，全國同胞不得仇視日人，同時戰禍之後，百廢待舉，在在須財，元氣未復，國庫空虛的時候，不特不索賠償，仍然以悲天憫人之心情，不惜靡費大量金錢，將不下二百萬之貴國軍民，遣送回國，俾得重整家園，生長教訓，尤其重要者，在開羅蔣、羅、邱、史四元首會議，力爭保存貴國疆土及天皇地位，使貴國在戰敗之後，十年之間成爲亞洲經濟皇國，倘非當時　蔣委員長力爲廻護，貴國已經荳剖瓜分，日本國旗，已經沒落於世界了！還有今日之繁榮麼？如此深仁厚澤，先生親見親知，而竟然忘恩負義，甘爲名教罪人，尼克遜乃紅鬚綠眼，背義背信，已爲中華民族及各國正義人士所不恥，先生生長於禮義之邦，其作爲甚於尼氏，千秋之下的臭名，雖有孝子賢孫百世不能洗也，故此我將奉勸先生，臨崖勒馬，回頭是岸，鄙棄中華民國的亂臣賊子的毛共，聯合我中華民族與貴國有識之士，協力勦滅此世界之亂源、人類之蟊賊，作明知的抉擇，貴國幸甚。

最後我們又以對照式，及比例式，說明毛共必亡的道理，爲先生詳言之，貴國臣民當然百分之百忠於天皇，絕無疑問，但倘若天皇治下民衆，衣不蔽體，食不裹腹，行動不自由，役如牛馬，製造矛盾，連乙子弒其父，弟弒其兄，夫妻相鬭，朋友相仇，綱常喪盡，如此悲慘生活，貴國臣民仍否是忠於天皇呢。今日毛共竊據鐵幕內，除上述的悲慘外，尚有勞改、下放、農奴，等全國大監獄，尤不止此，將南方人民，移置北大投荒，因抵受不住風霜雪雨而死，生孝者百不得一，等於驅民於死地。反之我復興基地台灣省，民康物阜，工業發達，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自由自在，無不對政府衷心効忠，視毛共爲魔鬼。貴國商民有往鐵幕，雖然一切行動，受着戲劇性的裝飾由毛共安排，或無見其悲慘實情，但必有所聞，亦有到台灣，不獨有所聞，更能深入民間有所見，當知吾言之不謬也，以上對照，熟興熟亡，誰成誰敗，不卜可知，言盡於此，惟功惟罪，君自擇之。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中共雖然用盡方法防範 大陸青年仍能衝出鐵幕

一年一度的夏秋逃亡潮，今年逃亡的人數特別多，早在今年五月初，中共爲了阻遏青年逃亡，曾在廣州、惠陽、博羅、增城等地，執行一次大規模的戶口普查運動，共幹說是統計人口，事實上，人民心裏有數，因爲偸渡的季節到了！

在惠州城內和惠陽縣屬的郊區公社、瀝林公社、永湖公社及惠東縣的深化公社，仍在雷厲風行的實施「反心戰勾聯策反運動」，公社幹部淸查人民的階級成份和海外親友關係，要瞭解他們對海外通信情形，不時進入民屋突擊檢查，如發現有串聯逃亡或被認爲有反共嫌疑的來往信件，便會立即被拘捕。

中共在廣東地區嚴禁售賣球膽及指南針等物品，又在樟木頭、深圳、惠陽、惠東、淡水等地遍設收容站，邊防軍也加設流動哨，帶着軍用狼犬加強巡邏，逃亡被捕的青年，先在收容站監禁一個時期，每天吃兩餐飯，每餐三両米，監禁時間沒有一定，被捕的逃亡客太多了，擠得住不下，便通知家長來領回去，條件是要帶米票或折成現金來贖人，一顆米也不能少。

在廣州市的拘留所、收容所等更到處都是，除了拘留所是隸屬公安局和派出所，拘禁刑事犯外，工人糾察隊和文宣隊的各級隊部，都設有收容站收容所，收容盲流青年和逃亡青年，最大的收容站設在沙河，其餘大街小巷，到處都是收容所，比厠所還要多。在廣州的中心區如起義路（原維新路），高第街等處，找個厠所眞不容易，但找個收容所就太簡單了。最兇的是工人糾察隊的收容所，隨時可以給你一頓毒打。

儘管中共採取了一連串的普查戶口，禁止售賣球膽及指南針，大規模設立收容站，加強邊境巡邏等措施來遏制青年逃亡，然而吃中共奶水長大的青年們，卻有種種辦法衝破竹幕，投奔自由。他們首先是苦練游泳，起碼都能游得八千公尺以上；第二步是自製指南針，把收音機裏面的喇叭拆下，把裏面的磁石打碎，可以移做一百幾十個指南針，用膠水把磁石黏在剪作菱形的小鐵片上，放在一個手錶大小的塑膠壳，打孔穿上，就是一個很好的指南針了。買不到球膽，就隨時留意買吹氣的膠枕頭，事實上大多數的人游泳技術很好，也用不着球膽的，卽使沒有指南針也沒有關係，可以串聯一些曾經逃亡的同志作識途老馬，有些人逃亡兩次、三次，非達目的不止，眞是經驗豐富。爲着投奔自由，眞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們都會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來和毛共鬬爭。（逃亡人）

一位公務員認爲港府打完齋唔要和尚

萬人傑先生：

你是位响噹噹的自由文化鬪士，無論住在港、澳、台的自由人士，提起　先生大名，肅然起敬。現值國內外交逆轉，國際政客姑息暴戾，不少短視者乘時助紂爲虐，加深大陸同胞苦難，惟　先生始終不畏強權，爲民筆伐，相信在　先生正義筆下，必把這批牛鬼蛇神打下十八層地獄。憶一九六七年左仔暴動期間，當時的確風聲鶴唳，市民惶惶不可終日，　先生走到最前綫，領導同行，對左仔圍勦，終渡過難關，這種大無畏精神，確令人敬佩。

可恨這份功勞，被那些所謂紳士名流奪去，大家都知道，港九滿地菠蘿時，「名流」藉故逃去海外，平安無事，始返回督轅領勳，這顯示港府一貫作風，「有事鍾无艷，無事夏迎春」的手法。難得反罷工的自由工人，個個摩拳擦掌，不値得左仔所爲，尤其在政府廠的自由工人，不受威廹利誘，寧冒生命危險，同左仔搏鬬。左仔代表戴着僞善面具，登門造訪，甜言蜜語，用到大包白米政策利誘，但自由工人個個深明大義，嚴斥面拒，使左仔無法得逞，因此港府在這段時間，大抛銀彈，每天工人有補水，加班至晚上十時，還補回伙食每天四元，名爲郊外津貼，又有車費津貼，作爲犒賞「忠貞」工人，足見港府在當時確提心吊膽，故討好工人，免陷劣境。老實說，倘不是自由文化鬪士，和當時商台立場正確，及我們反罷工的自由工人團結一致去對付左仔，相信港九早已紅色一片，非得勳的「紳士」們所能挽救。現事已過去，想再無左仔式暴動。就因現在太平盛世，港府開始向我們這班中坑開刀，近忽頒下一條莫名其妙的通函（現附上該通函一件），照該通函第五條說各部門的小主管有無上權威，可以呼之卽來，揮之則去，留去與否，隨其心情好壞，十足大獨裁者作風。且港府條例，皆是六、七十年前訂下的，正是米字旗黃金時代，因而有不合理處，施之殖民身上。現在這些條例能否適合環境？且不討論，港府天天說照顧窮人，我們這班中坑，平時月薪既低微，僅可餬口，毫無積蓄，平時

[illegible]守，照情照理，應獲得照顧，方合人道，現反而受廹害，眞使人氣結！其實這班中坑，在暴動期間，是中堅份子，出力最多，又肯搏命，因爲那班中坑（將接近五十歲），有不少爲着逃避紅禍，隻身逃港，來加入港府機[illegible]，家人皆在大陸，在港無依無靠，一旦退休，更屬凄凉。因此，素仰先生有正義感，希藉　先生生花妙筆，促港府認眞注意，把法例修改，不但使人稱讚政府開明，還是一件好事。

長期讀者季武敬上

日本民族雖可惡也有正直可敬者

編輯先生：

照近三十多年來說，國內最大敵人是共產黨，國外最大敵人是日本人。但共產黨中，前有陳獨秀，後有張國燾，及許多不知名正直人士。日本人亦然，所以個人以爲，不應淸濁不分，好壞一齊敵視，該貶者貶，該褒者褒。分化敵陣營，就是强我們的力量。

日本人來源有三：一是本土蝦夷人，今只北海道尙有存者，人數不及萬名。一是南洋人包括馬來人、波里尼西亞人。三就是中國人。中國人自周秦以來，卽有人自朝鮮徙居日本，歷隋唐五代宋明淸皆有大量移民，日本「長崎志」記載甚詳。他們多是從東北、山東、江浙、閩、粤去的，江西也不少。「長崎志」說尙有歐陽修後裔。現代的日本人，卽以上兩種人的後裔，或兩者的混血兒，故過去常謂「同文同種」，並不虛假。依優生學推論，日本正直人士，大抵皆屬純華裔。

從歷史看，每一次重大事件，如明治時代「征韓論」（當時韓爲中國），甲午之役、「九一八」、「七七」直至今日，皆有不少日人在强力支持我國。

遠者勿論，單從「九一八」說起。柳條溝事件，東大聞名國際的橫田喜三郎國際法教授，因發表長篇論文，駁斥日政府揑造理由，侵畧中國之不當，而被軍閥逮捕。九大政治學教授今中次麿因反日閥製造蘆溝橋事件，領銜與多名教授發表宣言，而被撤職，有說被逮捕。這次田中角榮欲撕毁中日和約勾結中共事件，反對者更多了。有退伍軍人及其眷屬寫血書，有大阪擁護中國的義士雇直升飛機散發反田中內閣勾結中共的傳單。東京東亞協會發表嚴正聲明，反對田中勾結中共。有「支持中華民國委員會」派代表入台與國府當局共商對策，日國會議員熊谷太三郎等的堅決維持中日和約。

還有名作家、報人小川優訪台，竟建議國府使用海空軍控制台峽海空，禁止日本船艦、飛機進大陸。這些人就皆是我們的友人、正直人士。得道者多助，我想淺見的田中角榮政治生命決不會維持多久。

華白

請領稿費：

八月份稿費（二四九至二五三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十五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

兒子逃亡來港　父親慘遭槍斃

編輯先生：

本人是最近二期才閱讀「萬人雜誌」，對「萬人雜誌」內發表大陸的事情，本人感到很確實。

本人也有很多遭遇，痛恨心頭，但不懂得如何投訴。

因爲本人僅讀小學五年級，不知應該不應該將本人的遭遇一一寫給編輯先生，代本人一吐心頭之恨。

現將本人遭遇的幾點列下，希望編輯先生指點：

(1)因共產黨來而失學。

(2)工廠黨支部下令本人回鄉，因本人不服而遭毒手，將一家五口的糧食割斷。

(3)爲了出賣二枝牙膏而坐牢十五天。

(4)因本人逃走來香港父親被槍斃。

讀者：符少卿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中共乒乓球員應該申請到台灣比賽

中共訓練的球員，技術上無可否認是優越的，如以體育精神論，應該脫離政治，純粹技術上交流，無論任何一方，到達任何地點，都以同胞看待，無可厚非。惟中共竟要求以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省資格去北平參加，這簡直是夢囈。吾人深知中華民國是國父孫中山先生以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及先烈拋頭顱、洒熱血創造而成，是中國正統，誰改國號、換國旗，就是竊國，就是僞政權。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反對篡改國號，有氣節、有正義的人更不屑爲之，怎能接受竊國僞政權所邀請呢？

談到作用問題，中共三句不離政治，中華民國固然不會與亂臣爲伍，假如台灣省眞的派遣球隊參加，中共又能起什麼作用呢？因爲他們過慣豐衣足食，行動言論自由，到達北平，一定要求行動自由，那時怎辦呢？限制他們嗎？他們回到台灣後，一定作宣傳資料；任由他們自由嗎？更糟，他們會深入群眾基層，深入農村，縱使群眾不敢說話，也不能掩蓋其愁眉苦臉，衣衫襤褸，鵠形菜色的慘狀。設使這班球員把中共農村「景物一新」攝入鏡頭，帶回台灣，刊於報上，中共的假面具全部揭穿了！

不過共產黨人亦有一套：第一、向台灣青年灌輸毒素鬼話；第二、因台灣青年都受過軍訓，可以藉此而探索台灣軍事設施；第三、可把他們關閉起來，加上國民黨特務罪名，不准回台，長期折磨。除此之外，實無利用可言。相反對中共有害無益，因中華民國青年受過三民主義教育，對仁政與暴政分析力極高，不同外國人祇有眼睛，而無耳朵，更不同那些所謂「大學生」存心左傾，不分皂白，受中共利用，不識求眞理，台灣青年是具有良知的。

最可憐是「和平」論者，如八月二十九日某晚報轉載日本讀賣新聞記者說「美國表示歡迎」，東京電台「感到吃驚」，並且認爲「利用乒乓球比賽以『解放台灣』爲目標」，這種拙劣的手法，祇可欺騙美國及日本少數人，中國人怎會上當？所以最好莫如中共派乒乓球隊到台灣，或派到香港，任他們自由行動，吸點自由空氣，那就表示中共「大膽」的提議；如果這樣做，而中共球員還會返回大陸的話，那就奇了！　（袁暘照）

神交已久希望結識

澳門張文請回一音

萬老編鈞鑒：

小弟乃「萬人雜誌」長期讀者，由於事務纏身，無暇參加「萬人協會」聚會，十分抱歉。在「萬人意見」欄中，經常看到澳門讀者張文先生的控訴毛共暴行的文章，十分欽佩，只恨水隔天涯，無緣結識。祈請借貴刊一角，爲在下代郵，不勝銘感。

晚藍天敬上

× × ×

張文先生如面：

在下是「萬人雜誌」長期讀者，也是反共愛國熱血青年，在幾年來一直很讚賞您寫給「萬人雜誌」的大作，更崇敬您那種漢賊誓不兩立的大無畏精神。小弟亦是與您一樣，同是一代天涯淪落人。小弟一直渴望能與您認識，只是迫於政治環境，無從面晤。如先生信得過我，請給小弟回一函，託「萬人雜誌」交袁暘照先生轉我即可。

弟藍天敬上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三日）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賀中文文摘

林仁超

一卷輝煌揭漢文，山陬海角溙蘭芬，
春風筆底千年業，拭目重看北魏君。

壇主註解

中文文摘，創刊四週年紀念，與仁超先生同席，見其取筆立成，不加思索，舉座傳觀，羣相讚佩，余指出「溙」字用得最好，林兄笑點其首，許為行家，詩中第四句，含意頗深，應畧為說明。在西曆四百二三十年左右，北魏之主，原為番邦，不識中文，佔據中原之後，自知文化低淺，不能統治中國，乃極力提倡漢學，放棄北魏之固有低級文化，改讀中國書，寫中國字，北魏粗野民族，效法中國文明，力求漢化，居然統治一百四十九年。

英文文摘，風行世界，今有中文文摘，可與分庭抗禮，又香港政府，百餘年來，使用文字，是為英文，近以大勢所趨，已改為中英文並用，「拭目重看北魏君」者，意言香港政府，受中文之提倡，學北魏之君，拭目可待。

區區二十八字，含意極深，字少言多，讀者又能明曉，此中國詩學偉大之處也。

香港之夜

馮萬里

上徹霓虹下市塵，海鷗斜捲暮城烟，
一室月色澄江練，萬點星廻動客船，
簫鼓樓臺處處是，燕鶯梭柳飄飄然，
東君漏洩仙源訊，半入風花不解緣。

桃花三首疊韻

馮萬里

(一) 嫩綠輕紅五六枝，春陽送暖到瑤池，
怡情卻把羣芳譜，笑我風流似舊時。

(二) 無限春情在一枝，東風有意尙差池，
含葩未放青松老，魂斷江邊月夜時。

(三) 臨風當日亦枝枝，一陣狂飈向碧池，
芳訊夢殘踪跡杳，怪他料峭落紅時。

香港

鄭維珍

(一) 錦城如畫酒如油，車走雷聲夜不休，
粉黛香飄三里外，霓裳曲送九天悠，
旌旗搖月東西展，燈火漫空上下浮，
幾許豪商佳子弟，千金買笑學風流。

(二) 人潮洶湧市聲洪，功罪繁華在眼中，
賣笑蛾眉眞不少，買歡公子未全窮，
天空建路工堪傲，海底奔車利自隆，
處處崇樓星可摘，燈紅酒綠萬家同。

祝國慶

梁莊

山川河嶽入旗林，雙十盈空敵愾深，
風捲怒濤滄海動，氣衝霄漢客星沉，
浮雲那搔青天日，毒雨偏增碧血心，
台峽樓船頒大令，羽書馳檄報佳音。

國慶占共匪必亡

梁莊

任教狐鼠肆披猖，國旆高飄遍大洋，
狂妄毛酋崇馬列，英明蔣揆繼張良，
那拉竊政清終覆，江女登壇匪必殤，
新莽豈能移漢祚，佇看海峽作昆陽。

贈別江小玲有序

楊海天

南國佳麗江小玲新自星洲來港與小女曼蓉陳小姐傑瑛為莫逆之友常伴余清遊飲宴經旬又賦歸去臨行索詩字即走筆書小琴條以贈

離合悲歡水上萍，天南天北馬蹄經，
英雄兒女別多少，又別婷婷江小玲。

夜雨

荆廬 郭國彥

一天風雨夜瀟瀟，坐對秋燈苦寂寥，
蹴鞠讓人追犬馬，衡茅勸我薄金貂。
不諳趨附陶元亮，只愛清狂鄭板橋，
可奈堯年非丙子，江山何處問漁樵。

自適

雪梨 林康

長安異國閒居易，順境隨緣任所之，
俠膽高生看劍後，秋心香到讀書時，
歷程流水奇灣折，世局疑雲幻陸離，
樂土早知非吾土，避秦原為惜殘軀。

芙蓉

郭眞

雲幼織堯白，香纖活氣流，
樂天忘抱病，閱世逈含羞，
銀漢歸舟穩，風塵宿雨收，
經霜同草莽，或不到高樓。

郭眞詩，格調高古，對仗頗工，大有唐詩筆意，學李商隱，得其神氣，惟用字隱僻，讀者非經註釋，對其意指，不能領畧，例如：「雲幻織堯白」，「堯白」二字，多數人不懂，堯白可能即是「堯天」，翻白話，白色天空細雲如同織布，「香纖」指芙蓉花香味纖小，「活氣流」三字，意境亦殊不俗，又據來函，解釋「蚌胎」「燕脯」，李商隱詩；「蚌胎未滿思新桂，琥珀初成憶舊松」，「此時燕脯無人寄，雨滿空城蕙葉凋」，蚌胎，燕脯，典出李義山詩，本可使用，惟用字過於單調，不加註解，則無人能懂，李商隱詩，本屬難解，年輕人學李詩，似非所宜，最好以陸游詩，多作借鏡，則輕鬆易解而無扞格晦澀之病矣。壇主。

七十生朝

朱鶴皐

人生七十不為奇，林下山川共着棋，
晨運歸來先果腹，還須應對濟羣黎。

鶴皐先生，為上海名中醫，幼承家學，世代相傳，有名於時，在港懸壺，存心濟世耳。

壇主。

子家著

全書十五巨冊
售四十元四角



……以神出鬼沒的間諜行徑為緯，所有事蹟，均嘗為人道及，極有價值，故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現全書十五巨冊，均已出齊，誠為一代巨著，作為野史看，作為小說讀，都是甚有價值的。經售處：㈠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思明新著 **副業** 經已出版

增加入息的新途徑可以使我們有較好的家庭生活，較好的假期旅行，改善自己或子女的教育與得到較多的積蓄；「副業」便是我們進入新境域的鑰匙。思明新著「副業」一書，教我們怎樣爭取較多收入，列具賺錢的十大條件，兼營生意的步驟，小經營的開展程序，多種的額外收入，怎樣借錢經營生意，以及無本生利的副業……值得我們找尋副業的參考。每冊定價二元四角。

發行所：㈠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三至七號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思明其他致富叢書

㈠ 生財秘訣	港幣 五元正		㈤ 用人與求職	港幣 二元六角	
㈡ 白手興家的大富翁	港幣 二元五角		㈥ 做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㈢ 推銷術	港幣 三元五角		㈦ 郵售業	港幣 三元正	
㈣ 物業投資	港幣 五元正		㈧ 小本生意	港幣 二元五角	

函購免收郵費，以示優待。

萬人雜誌

（第二五六期）

等着瞧吧！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五六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九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illegible]本社或退[illegible]調換

每週評論

田中內閣不吉有兆

日本政壇有一不成文的陋習，那便是同一政黨內部公開建立派系。派系的首領俗稱「親分」，派內分子則稱「子分」。「親分」的意思是父輩或師父，子分的意思是兄輩或馬仔。

以自民黨來說，福田糾夫派有「新風會」的組織，已故首相池田勇人則有「宏池會」的組織，現任首相田中角榮，在佐藤內閣時代的小組織是「越山會」，當了首相之後，小組織擴大了，原來只有四十多人（上下兩院的國會議員），現在增至八十多人，九月十三日在東京舉行了新的結合，研究新派名，有人提議改爲「青山會」，後來決定爲「七日會」。因爲田中於七月七日當選自民黨總裁。

田中七月七日當選自民黨總裁，八月十五日接見中共「中日友好協會副主任」、上海舞劇團團長孫平化（初次正次會見中共高級官員），十三日結成新派系組織「七日會」。

對華一貫的投機分化

七月七日是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擴大侵略中國的紀念日，八月十五日是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的紀念日，十三日照西洋迷信，則是不祥的數目。

上述這些日期的巧合，當然沒有什麼眞實的意義。不過從田中上台後種種作爲看來，倒也有不少的不吉之兆。

第一、他決定接納中共的三項條件，出賣中華民國，在歷史上留下永遠抹不掉的汚點。

第二、他正癡心妄想與中共大搞經濟合作，這無異是與虎謀皮。

關於第一點，他此舉不但背棄了自民黨堅決反共的傳統，毀棄了中日兩民族和解的願望，並且是對大陸七億中國人民的打擊與傷害。孫中山先生早在四十年前即正式宣明：「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經二十二年中共在大陸的暴政之後，已完全證實了中山先生這一偉大的預斷。現在田中政府與中共建交，是漠視中國人民的意願，助長共產主義的勢焰，加深共產主義的災難。

查考民國以來的歷史，日本對中國向來實行腳踏多隻船的機會主義政策。例如民初它一方面支持袁世凱稱帝，一方面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時又支持蔡鍔等領導的護國軍，倒袁世凱；袁世凱死後，它一方面支持皖系軍閥段祺瑞，一方面又拉攏廣州的護法政府；在北伐時代它支持東北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破壞國民革命。現在它一面謀與中共「建交」，一面又派以椎名悅三郎爲特使到台北「解釋」苦衷；表現了傳統的投機主義、分化伎倆。

將成「第二個淺沼」

關於第二點，日本人血迷心竅，希望發展大陸市場，傾銷工業產品。但是中共的經濟路綫是重工業及軍事工業優先，絕不購買雪櫃、汽車、洗衣機等這些現代化的消費品，而是買鋼鐵、買整套的工廠設備，發展輕工業，擴大輸出與日本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大陸人民目前的生活理想是：收音機、單車和衣車；距離香港居民的電視、雪櫃、洗衣機生活水準差三十年，中共繼續實行勒緊腰帶政策，擴充軍力，不會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因此日本對中共實行所謂「經濟交流」，以期收到傾銷消費工業品的目的，純粹是發夢。反之，把中共工業餵大之後，只有增加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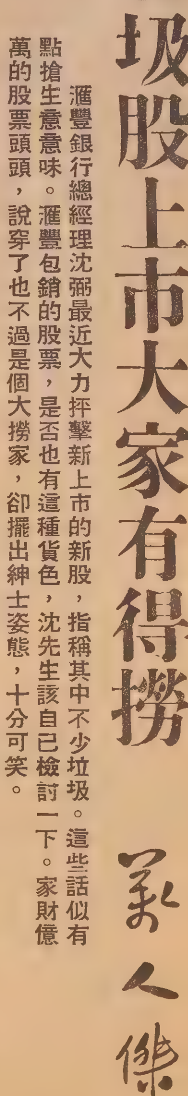
古云：「多行不義必自斃」，現在田中內閣正走向自斃之路。

據泛亞社十四日東京電訊報導稱，日本右派分子已向田中發出警告，勸他懸崖勒馬，否則將成爲「第二個淺沼」。淺沼稻次郎是社會黨書記長，因訪問中共做了中共的應聲蟲，一九六〇年十月被日本右派分子刺斃。當然右派這種行動，絕非正當，但是，卻反映了日本人民對田中的憤慨。



新聞以外

大家有個共同目標——鈔票
垃圾股上市大家有得撈



萬人傑

滙豐銀行總經理沈弼最近大力抨擊新上市的新股，指稱其中不少垃圾。這些話似有點搶生意意味。滙豐包銷的股票，是否也有這種貨色，沈先生該自已檢討一下。家財億萬的股票頭頭，說穿了也不過是個大撈家，卻擺出紳士姿態，十分可笑。

一窩蜂炒股票

正項生意只能獲蠅頭小利，股市起落迅速，往往一兩月間便獲暴利，因此許多小商人、工業家甚至白領階級、家庭主婦，都一窩蜂向股市裏鑽，使到香港人的炒股，成為一時風尚，其普遍有甚於賭外圍狗馬。

可是，從上月份至今，為了淡友作祟，股市如吃了瀉藥，一陣陣狂跌，一般的股價，跌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使中小散戶全部變成大閘蟹。未復原來買入價錢或接近這價錢，只有等待。但銀行追倉及付息，已使大部分炒友吃不消，在這浪潮中，損手的大不乏人。在股市狂瀉中，得益的是什麼人？有意做淡股市的淡友集團是也。

老萬前兩期在這兒報導過，一名股票頭頭因與淡友朋比為奸，致遭八大金剛毆打，這是我們的第一手情報，香港報紙有所顧忌，這類消息，例不報導。老萬在此揭發，目的在說明，股市是受人為因素左右，股票漲的時候，並不具備漲的條件；跌的時候，也必未有跌的理由，一漲一跌，可說完全由大戶操縱，中小散戶跟風，更造成大戶權威地位。

大彈細價新股

滙豐銀行總經理沈弼最近在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午餐例會中，突然改變原定講題，不講「如何成為銀行家」，而對新上市的一些細價股大肆抨擊。

滙豐銀行是香港最具權威的經濟機構，滙豐銀行總經理的發言，當然受到各方的注意。

了瘟聲蟲，沒一個不說沈弼的話「說得對，很對！」平心而論，沈弼的話是對，表面上看起來，態度公正，完全是為了投資者着想。不過，凡從事股市這行業的人，十九不會抱負對香港經濟作出怎樣偉大的貢獻，主要目的還是在「利」字上面，彼此的勾心鬬角，不過是利之所在。

別以為身家厚的人就不貪利，其實，如果不貪利，他們根本就不會身家厚。擁有龐大資金的人，仍希望錢賺得更多；同時，也因他們錢多，所發生的影響力更大。

股市領袖附和

在大家拚命搵鈔票的情形下，自然流弊百出。目前新股紛紛上市，且成為炒家的主要對象，當然，在這些新股上做了手腳，勢所難免。

沈弼抨擊一些新上市的「垃圾股」，他的話是不錯，所以他說出後，本港股市領袖人物，個個附和。其實，沈弼所要罵的，正是這些人，他們附和沈弼的言論，無非表示：我並不是沈弼罵的那種人

為寫財經新聞的，該向投資者「警告」，事實上，新股上市，全靠新聞界「吹噓」，大事宣傳，才會有人搶購。老記之能潔身自愛，百分之百無私的，究竟有限；而替垃圾股做宣傳工作的，卻是大有人在。

什麼是「垃圾股」？照沈弼的意思，是一些「小公司」，他們的資產薄弱而又差勁，沒有前途可言。他攻擊這些垃圾股的包銷人，這使人感覺到，沈先生的牢騷，似有點搶生意的意味。冷靜檢討一下，過去經由滙豐包銷上市的股票，有沒有這種垃圾貨色？滙豐對這些上市的新股，是不是能做到「嚴格審查「才予包銷？熟行股票的人，一定可尋出答案。

即使是滙豐銀行這麼大而具有領導地位的機構，「賺錢」仍是他們經營目標之一，如果所有新上市的股票都經他們發出，讓他們獲得更多利益，這當然最合乎理想了。

垃圾股過「關」

沈弼的談話發表後，香港、金銀、九龍、遠東四個交易所的頭頭，連忙替自己辯護，大致都說，經由他們掛牌上市的新股，都經過「審察程序」，首先由會計師作核數工作，再由律師根據各項資料，了解公司的董事組織、財政狀況、資金估值、營業狀況、未來派息率及盈利率，並須通過法律，以

一通過交易所的上市規章，始予以批准。

照這位股票頭頭的說法，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應根本沒所謂「垃圾股」。要經過這許多「關」，如果是垃圾，早該被甄審掉，但事實上香港的股票市場上，的確有沈弼說的那種「垃圾股」存在，然則，這些股又怎能「上市」？

大家知道，會計師、律師都是用鈔票僱用的，不給他們票鈔，他們不會替你做事。而他們服務「態度」，當然也視主顧付給的鈔票多寡而定。鈔票給得足夠，當然也辦得週到，一切可以迎刃而解。要過這個「關」沒多大困難，否則，新股就不會「排除」上市。

搵着數

嚴格說來，股票上市，等於把生意出頂，而自己仍然在公司裏揸權。凡是揸權的人，都可以喝「頭啖湯」，喝完喝罷，才輪到做「外股」的，十分着數。因此，許多做生意的都走這一條路，幾乎有一層樓、一塊地皮、一條船都要發行股票，包銷人、交易所大家有得撈，只要有人肯買，他們的目已達。

沈弼抨擊這些垃圾股，似乎是爲「投資者」着想，其實，沈弼是太過好心，他該知道，買股票的人有兩種：一種是投資；一種是投機。投資的人目的是保值，他們買的都是藍籌股，並且是長線投資，買了之後，放入夾萬，等他開股，等他漲價，等他派息，這自然就可把股票養大，這是正常的投資。投機者目的在求取暴利，他們只作短線投資，買股票爲了賺錢，拚命的炒，合力把一種股炒高，從中取利，這些人的目標，放在細價股上。

因此，卽使有一萬種新股上市，也引不起眞正投資者的興趣，他們不會買，買的人都有「投機」性質，希望很快賺得一筆就拋出，絕不留在手上。

咎由自取

發行垃圾股的人爲了賺錢，炒垃圾股的人也爲了賺錢，大家目標相同，便讓他們在垃圾堆中滾來滾去好了，沈弼毋須替他們着急，這些人不值得爲他們作什麼「保障」，明知人家張開虎口，卻自動走進去，給老虎吞噬了也咎由自取。

沈弼這樣苦心孤詣，恐怕他們這樣搞下去，將會「大大減低香港在海外的聲譽」。香港在海外目前的聲譽如何老萬不曉得，但因爲香港老襯「好搵」，已吸引了許多「過江龍」來香港搵老襯。紅鬚綠眼在香港吃香，固不必說；不少新加坡撈家也在香港搵到大把，前些時跑來香港開「銀會」的新加坡客，雖然給夏鼎基打了一棍，可是他仍然撈得盤滿砵滿，回到新加坡嘆世界了。

外地的投資者都大有所獲，相信他們會認爲香港的聲譽甚好，如果在別的地方「投資」，就不會這麼好搵。

香港眞是投資者的勝地，你用手提包拿一百萬美金進來，是你的；賺夠了，拿二百萬美金走，也是你的。

如果在別的地方，拿一百萬美金進來，歡迎歡迎！拿二百萬美金走，不成。因此，股市亂籠也不會影響香港的海外聲譽，相反的，在香港愈容易搵錢，會愈吸引「過江龍」來「投資」。

自行約束？

沈弼反對由政府立例管制股市，但贊成由證券交易所自行約束，港府並可成立監督委員會，授權知名人士注意新股動態。

「自律」這問題有許多人提出過，而且不限於股票這一行，敝行新聞界也有人認爲應該「自律」。但，老萬認爲，股票這一行，要「自律」，可比敝行更困難，因爲股票涉牽到炒票，而鈔票是最具惑誘力的一種東西，交易所裏面的人，固然沒有不愛鈔票的，由擁有億萬身家的頭頭，以至一個小職員，都希望多賺些鈔票。

至於由「政府」組成什麼監督委員會，也很可能在鈔票的威力下瓦解。

最近研究創興大樓有關事件委員會的報告書發表了，他們認爲創興大樓入伙之時，港府人員顯有「疏忽」，何以有此「疏忽」？委員會未有明言，但聰明的讀者可思過半矣。

沈弼想借重「知名人士」，不過老萬對香港的「知名人士」缺乏信心。試想，給八大金剛揍一頓的股市頭頭，何嘗不是「知名人士」？不管怎樣「知名」，要在大堆鈔票之前不軟化的人，實在非常難求。

一個人之愛鈔票，猶之滙豐銀行也要賺錢一樣，他們和客仔談判，斤斤於幾分幾厘，知名人士也和常人一樣，不會嫌錢腥的。

「宣傳」之責

香港交易所副主席呂桂旒說：最近有一家地產公司雖然宣佈收購物業，大肆宣傳，藉以吸引買家，但其收購的物業尚未付欵，而將來拆卸改建，亦未得到工務局批准。他們此舉，只使不明就裏的投資者受騙。

呂桂旒對這事情當然比別人清楚，因爲他所指的物業就是麗池，據說是以七百萬出售，已否成交，他很清楚。

地產公司的「宣傳」是要通過報章的，而替他們「宣傳」的報章，要不是上了他們的當，便是與他們同流合污。

明報主筆先生曾寫社論批評一些行家受人收買，這倒是事實；但卽使以「經濟權威」自命的報紙，也同樣有毛病。他們把「遠東經濟評論」的一篇社論譯載，不知是翻譯水皮，抑或故意歪曲原意，譯文和原文居然互相逕庭，意思完全相反，這對投資者有很大影響。

報章替這些垃圾股宣傳，部分是懞查查受利用；部分卻眞是被收買了，專替他們說騙人的好話。也有一些報紙是某一個集團的宣傳機關、代言人，卻以中立公正姿態出現。總之，利之所在，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會發生，最使人反感的卻是：明明身爲撈家，卻擺出一副紳士姿態，暗地裏他何嘗不也在滾紅滾綠！

誤人害己兩田中

岳騫



翻開日本史，自從日王睦仁（卽日本人稱的明治天皇）維新起，於一八八五年底開始設置內閣，由首任首相伊藤博文，到了現在的田中角榮，首相恰恰換了四十個人。這四十人中間同姓的只有兩對，卽一九二二年六月組閣的加藤友三郎，一九二四年六月組閣的加藤高明。另外一對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組閣的田中義一與現在的田中角榮。雖然岸信介與佐藤榮作的是胞兄弟，但兩人並不同姓，不在此列。

日本以前三十九位首相中，眞正對侵畧中國負重大責任的有四人，卽伊藤博文、田中義一、近衛文麿、東條英機。這四個人使中國人印象深刻永不能忘的，則是田中義一。因為伊藤博文發動中日戰爭，迫中國訂立馬關條約，割台灣、遼東半島，以後又滅朝鮮，罪大惡極，但是他自己也難逃顯誅，終於一九〇九年在中國哈爾濱車站被朝鮮志士安重根一排槍擊斃了他的性命。至於一九三七年發動中日戰爭的近衛文麿，本是軍人傀儡，日本投降，盟軍總部進駐日本後，近衛感覺大事不妙，服毒自殺，以後絞刑架少開一次。那個一九四一年發動太平洋戰爭，使半個世界陷入戰火，使香港人過了三年八個月暗無天日生活的東條英機，是日本四十名首相中，唯一凍結了國會，取得獨裁權力的「強人」，戰後卻在絞刑架上了卻罪惡的一生。四人中唯一未服顯誅的就是那個死田中了（卽田中義一，稱之為死田中者，有別於活着的田中角榮也。）

先談死田中

死田中的成名之作卽田中奏摺，其中警句有「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卽中國，二十七年前日人從不稱中國，而以支那稱之，實含有侮辱性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這項奏摺被中國愛國志士蔡智堪（中華民國台灣省人，勝利後病逝台灣。）偷出，公之於世界，當時歐美各國尚不置信，以為是中國反日手法。但以後事實演變，則又確與田中奏摺相符，大家始相信其價値。但日本政治人物，從不承認有田中奏摺，曾任田中內閣書記官長（等於中國行政院秘書長，日本現名內閣官房長官），戰後兩次組閣的鳩山一郎卽堅決否認有此奏摺，日本近代史家也都持此看法，他們指出這可能是田中侵華的一項秘密計劃，並非上與日王的奏摺，所以誤為奏摺，實因為稱謂上的不同，中國臣民對於皇帝在奏摺上稱陛下，私底下稱皇上，日本人對日王背後亦稱陛下，中國人見到這份文件口口聲聲謂陛下，以為是田中呈與裕仁（卽今在位之日王），實則並非如此。日人此言若非有意為日王裕仁開脫罪狀，倒是比較可信。但不管奏摺抑計劃，田中總是一個侵華巨犯而竟然未能正其罪刑，中國人到今天仍然覺得條氣不順。

撇開民族情感，本身利害不論，客觀來說，死田中的侵華計劃，確實相當周密，並非空口亂說，雖然征服世界是作夢，征服「支那」也作不到，但征服滿蒙則並非完全不可能。假定死田中這項文件是在組閣時提出，時在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當時國民革命軍已下武漢與上海，中國當時情形是這樣，南方國民革命軍雖然進展神速，統一在望，但由於共產黨從中煽動，出現寧漢分裂，蔣總司令一度下野，南方陣營陷於混亂。北京方面的段祺瑞政府被馮玉祥部鹿鍾麟驅逐，北京已無政府，整個中國可說羣龍無首，自從民國成立到此時，要算是最混亂的一年，死田中當時計劃首在製造中國分裂，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次年三月出兵山東，強佔濟南，族害中國外交部交涉員蔡公時，都是死田中幹的事。

但為日本人着想，死田中確是日本開疆拓土的功臣，死田中計劃所以未能實現，由於兩個無法掌握的因素，一是蔣總司令指揮的北伐軍勢如破竹，所向無敵，成功之速史無前例，使死田中佈置不及。另一是日本在東北的一羣軍人任意胡為，河本大作炸死張作霖，破壞了死田中對東北及內蒙的全盤計劃，更因此觸怒了日王裕仁，指死田中欺君罔上，公開聲言不願再見田中。日王雖然是象徵性的「神」，不得過問實際政治，無權罷免首相，但是裕仁當時卽位不到三年，年齡也只有二十七歲，氣勢正銳，他不願見死田中，死田中首相就幹不下去，只得黯然辭職，不久卽鬱鬱死去。死田中侵華不成，為日本結下了四億多仇人，自己也氣忿而死，永為歷史留一笑柄。但站在日本人立場看，田中總還是為了日本開疆拓土，並沒有對不起日本人之處。

再看活田中

現在再看這個活田中，自從繼任首相之後，就如中風狂走，任何事皆不理，唯一任務就是要與毛偽政權建交，推行所謂「日中關係正常化」，好似活田中組閣專為了要替毛偽政權打交道似的。世間安有這種當政人物，死田中死而有知，也要嘆息家門不幸，出了這麼一個敗類而兼胡塗蟲。

活田中與毛偽政權建交，對中國如何忘恩負義，這話不必再談，因為所謂恩義，必須要受者承認才能談到報，如果受者是中山狼，反而要奪恩人之命，

現在完全爲日本人着想，活田中此舉將把日本推進萬丈深淵，不但死田中不能與之相比，就是東條英機誤國之罪比起活田中也是小巫見大巫。

活田中與毛僞政權眞的建交，顯然可見的害處就有三點。

第一，損害了中日之間的貿易，目前中國政府已限制日貨進門，商人也都有了準備擬將所購日貨改向英美購買，對日本來說，將是一筆不小的損失，未必便能從毛幫取得補償。如果中國政府進一步封鎖了台灣海峽，不准日本船隻通過，則日本經濟將如毛澤東的身體一樣要癱瘓了一半。不過由於活田中在檀香山與尼克遜會談，仍然承認美國在台灣海峽發生危機時，可以從日本基地出擊，因此中國政府以武力對付日本的可能性不大，因爲如此一來將打亂了自由世界在遠東的防禦體系，也是毛僞政權求之不得的事，毛僞政權高興的事，我們自不會作，但雖然如此，對日本經濟打擊相當沉重，精神上壓力也無時或已，中國政府今天不封鎖台灣海峽，並不等於明天不封鎖，一旦根本形勢有了變化時，將是不可避免的事。

第二，折開了日蘇合作的可能。毛僞政權此次迫不及待要同日本建交，周恩來也施展渾身解數，眞正企圖一在對付中華民國政府，另一箭頭則射向蘇俄，離間了日蘇關係，因爲毛幫最怕的就是日蘇聯合。

蘇俄當然也不是好東西，並非能交的朋友，但在日本立場來看，卻寧可交蘇，不應當捨蘇親毛。何以？蘇俄目前在遠東最大敵人是毛幫，對日本沒有野心，不但沒有野心，蘇俄當局確實有心聯日，如蘇日聯合開發西伯利亞石油是一端，其他方面蘇聯仍希望日本能在經濟上予以支持，發展西伯利亞各項工業，蘇日繼續合作下去，最後蘇俄也非將南千島以南島嶼交還日本不可。但活田中突然宣佈親毛，蘇俄不僅不滿，必然心懷疑懼，本來尼克遜去共區時，蘇俄就懷疑美毛之間締有聯合對俄密約，經尼克遜親自去莫斯科解釋，俄人疑慮仍然未釋，現在活田中來上這麼一手，俄人固然不能不疑懼，毛幫一定要盡量利用，渲染，故佈疑陣使俄人以對毛之力轉而對日，此事未來發展如何，目前雖言之過早，但若干年後有重大事件發生，大家會想到肇因於活田中去訪毛。

第三，可能動搖美日合作的基礎，活田中所以迫不及待親毛，固然是受了大平、三木的蠱惑，但基本因素是受了尼克遜去共區的影響，認爲尼克遜去得，我田中爲什麼去不得。但活田中未有想到一點，尼克遜去共區與毛澤東、周恩來密談之後，不論談的什麼，也許只說今天天氣哈哈哈，紐約帝國大厦有多高，北平故宮有多大，但經此一談，俄毛之間再也沒有和解餘地了。尼克遜雖然不惜紆尊降貴，替美國人丟了臉，也引起了盟國的離心，但是，他總算達到了離間俄毛的目的。活田中去北平，究竟有何打算，且不說有無收穫，只問他想到能作什麼？除去爲毛幫利用之外，沒有半點利益可得。

但活田中既然要公開親毛，必然會引起美國的不安，對美日關係，對即將到期的安保條約，都要作一徹底檢討，安保條約本是針對蘇毛，蘇俄與日本恢復邦交之後，一直未生事端，尤其自蘇毛決裂之後，安保條約實際上完全對付毛幫，既然日毛親善，安保條約自然也就失去作用，加之日本在野黨派，職業學生及受僱的示威者一致反對，滋擾，而美國國內孤立情緒又在滋長，當南越戰爭結束後，美國也許眞會考慮廢除安保條約的，到了那一天，日本將變成世界孤兒，又如尖沙咀一間沒有鳥槍警衛的金店，一任毛幫這個大強盜宰割了。

第四，最可慮者還在內政，一個國家立國，並不靠外交，只要本身穩定，並不懼外交上的孤立。但日本不同，日本內部太不穩定，以東京而論，要算是全世界最混亂，示威最多，治安力量最薄弱的都市，等於一個虛弱的病人，受不得一點風寒的。

毛僞政權所以出盡花招拉攏活田中，基本目的是想假活田中之手，控制日本，毛幫一定擬有秘密計劃，我們無法看到，但根據毛幫一貫手法，可以推測其演變過程，第一步分化自民黨，目前自民黨在國會擁有三百席位，超出過半數六十多席，自民黨若能團結一致，無論在野黨同職業示威分子怎樣鬧，依然穩如泰山。

但自活田中與大平、三木共同採取親毛政策，已引起內部爭執，穩健保守的自民黨議員團結在福田赳夫旗下已超過一百人，對活田中的外交政策強烈的反對，日毛眞的建交，毛幫一定派出大批人員，去東京進行統戰活動，先促成自民黨的分裂，一如社會黨分成左右派，到時活田中這一派在國會當然不能保持多數，第二步，毛幫就可指示野黨與活田中合組聯合政府，再進一步推翻自民黨由親毛分子組成政府，最後日本將完全落入毛幫手上。

此非臆測，日本報紙也有同樣的估計，並指出毛幫屬意的過渡人物是公明黨黨魁竹入義勝，將以此人與活田中合組聯合政府，擔任副首相之類，然後取活田中而代之，當然竹入也不是毛幫夾袋中人，只是作爲過渡時期，將來的毛幫首相是誰，目前還看不出。無論誰是親毛首相，皆無關緊要。如果活田中眞的按照周恩來的安排，一步一步走向預設的陷阱，則結果爲害日本將比死田中更慘。日本這個民族對整個世界人類來說，永遠是個負數，惡有惡報，所以才出了死活兩個田中。

預告

岳騫先生著「瘟君夢」未完部分，將於下期在本刊續刊，敬希注意。

編輯部啓

檀島日美首腦會談表裏

芳亭

尼克遜總統和田中首相地檀島會談後，已於二日發表一項「聯合聲明」，謳歌日美兩國關係的協調，強調日美關係已翻開了「新的一章」。

但日本評論家們認爲，這個聯合聲明的最大特徵，在於「沒有印出來的部分，比印出來的部份還要重要」。他們特別指出，聯合聲明未提及會談的焦點「台灣條欵」存廢問題，尤足見日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的歧見，還沒有完全解消。對此表示甚爲重視。

聯合聲明的要點

日美聯合聲明的主要內容，有如下幾項：

㈠雙方同意日美兩國密切友好、合作關係的維持和強化，對世界和平與安定，是個重要的因素。

㈡兩國重申維持日美安全條約的決意，並同意爲期其圓滿而有效的實施，通過兩國政府的密切協商繼續合作。

㈢雙方確認尼克遜總統訪中共和蘇俄的意義，希望田中首相預定的訪問中共，也有助於亞洲的緊張緩和。

㈣美蘇間在限制戰畧武器談判所得的結果，是貢獻於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㈤爲達成國際貨幣的改善，兩國共同努力。

㈥日本同意在合理的期間內，對美國貿易的不平衡予以適當規模的糾正。在一九七三年比較早的時期，召開日美貿易經濟聯合委員會。

㈦兩國與其他先進國協力，繼續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以適當的條件提供政府間的開發援助。

㈧雙方同意繼續維持不斷的個人接觸。

只發表一致的意見

盡管雙方政府對於這次會談和聯合聲明，都表示滿意，而認爲「已造出日美關係的新的出發點」。但日美的報界和評論家一致認爲已發表的都是「一致」的東西，而沒有發表的部分才值得重視。他們認爲日美間在重要問題上依然存有歧見，是毫無疑問的，只是爲着雙方選舉的關係，有表示「日美協調關係」的必要，而故意把它掩蓋着罷了。

特別是美國對田中首相組閣以來所表現的對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急躁態度所感到的不安，並沒有因爲表面上的「融洽」、「一致」的聲明而告消失。

美未積極支持田中訪平

第一，尼克遜在會談中，對田中將訪問中共之舉，並未表示積極的同意或支持，而只表示「理解」而已。足見美國對他此舉所表現態度甚爲勉強。

據日本報界的內幕消息說，關於田中訪平這一段，日本外務省所擬的聲明原來草稿是：此舉「將促進亞洲的緊張緩和」，日美的「意見一致」（Share the view）；但因美國不同意，發表時改爲「希望一致」（Share the hope）。這即是說，由基於情勢展望的見解，改爲基於主觀的希望，其份量就差多了。這表現了美國對田中此舉的評價並不如日本那麼高。

重申堅持日美安全條約

第二，美國對田中的不安，在聯合聲明的第二項尤其表現出來。

在這一項的聲明中，日美重申維持安全條約的一致意見。並且同意「通過密切協商」，繼續謀「條約的圓滿而有效的實施」。日本評論家認爲這一點的意義最大。他們指出，雙方再確認日美安全條約的維持，就是表示把田中在進行的所謂「日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行動，「納入日美安全條約體制的範圍內」。也就是說，「日中（共）的正常化」，不能對日美安全條約有所損害。美國爲求保證，特加以「密切協商，以期條約的圓滿而有效的實施」一句，更表示美國內心仍有不安，而不能不先向日本說個明白，並從日本獲得保證。

原來，日美安全條約是以中共爲發動對象的，自然與田中所謀的「日中（共）正常化」非常矛盾的。但因爲美國的亞洲基本戰爭依然未變，所以，日本不能不陷入這個極端的矛盾，而引起支持他的在野各黨的批評。

日本特派員從檀島的消息說，「日本首腦在這次檀島會談中直接感觸到，美國仍然確信強大遏阻力，是保障今日世界和平與安全的最大因素，而日美安全條約是它的重要一環，所以絕對不許有所改變」。這一點，同時也就是檀島日美首腦會談的「結論」。

重大歧見未見解消

第三，日美安全條約的堅持，表示各方所注視的安全條約中的「遠東範圍」和六九年日美聯合公報中的「台灣條欵」依然存在，不受什麼影響。這樣，就使田中的「日中（共）正常化」要遭到更大的困難和矛盾了。

這裏最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台灣條欵」等有關「台灣」的問題，聯合聲明毫未提及這一點。

關於這一點，紐約時報指出：「未列入聲明之中，是因日本恐怕妨碍田中訪平而要求勿列入的。」接着它說：「最重要的不是聯合聲明中所寫出的東西，而是沒有寫出來的東西。這明顯表現兩國間的重大不一致，仍然未得解消。」

日本有名的評論家工藤亨在日本廣播協會電視

座談會中也說：一沒有提及，不意味着會談中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相反地，可能是討論最多的一個問題。」

日未取消「台灣條款」

田中在會談後強調：「情況已變化了，台灣條欵不至於會發動。」他想以「現實論」去抹煞「條約論」。而其根據是二月尼克遜訪平後在上海發表的「聯合公報」。但英文的日本時報星期專欄作者小川優即在他的專欄批評說：「田中過於樂觀了！他怎能保證中共不使用武力呢？」

事實上，美國副國務卿強生在會談後即招待新聞記者說：「在會談中確認了日本無意取消一九六九年的『台灣條欵』。美國對日本無意採取違反日美安全條約的共通利益的行動，感到滿意。」強生接着特別補充一句：「這包括日美在台灣的共同利益在內。」

每日新聞特派員的華府專電說：「雖然聯合聲明沒有提及，但華府認爲日美業已確認：爲防衛台灣的安全，必要時可以使用日本的基本的基地。根據就是強生的談話。」

美基本戰略未變

從以上的情況，在現地採訪記者和在東京觀察的評論家，都得到一個印象，認爲這次會談表面上極爲和洽，但幕後並不是「平靜無波」的，而是有相當的爭執和議論。

日美議論的焦點，就是美國的亞洲基本戰爭未變；美國對中共「無意急求建交」（大平外相語），且對繼續履行其條約承諾的意思甚爲堅決，使日本不能不跟着走。在第二次會談時，尼克遜告訴田中說：「美國將全力維持中華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地位，這是條約國家應盡的義務。」田中因也對尼克遜回答說：「日本也將在今秋的國際貨幣基金大會上，爲維持中華民國的地位而努力。」這就是一個好例。

誠如評論家江藤在上述座談會上所說的，「美國看到日本最近對中共態度的急變，內心是很感不安的。但是日本的當局者對此的認識非常不足。說什麼『台灣條欵』的形勢已變化了，只是一種觀念論。

實際上，美國是向強化安全條約的方向走。」

因此，他相信「會談中日美之間必有相當的糾紛，此所以田中的『正常化』工作，非採取二階段乃至三階段的方式不可。」田中在會談後強調今後「無間斷的對話」的必要，理由也該在此。

中共害怕美國自歐洲撤軍

中共私下但是非常有力地向訪問大陸的美國官方人士表示其恐懼說，美國自歐洲撤退軍隊或減少核子武力的任何單方面的決定，可能招致蘇俄統治世界的禍害。與這一標誌中共外交政策的微妙的間接行動俱來的，是北平發出爲保護它在尼克遜再度當選所作巨大投資而設計的訊號。

這些訊號在西歐可以強烈地聽到。中共駐巴黎「大使館」的一個高級外交人員曾經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旅行西歐各國首都，提出蘇俄自歐洲撤退或減少軍隊是不可信任的警告。

北平在尼克遜身上所作投資的動搖，只是因爲最近的一項報導（根據毛澤東自己的談話）而變得明顯的。此項報導說毛澤東的繼承人林彪在一九七一年會計劃一次暗殺毛澤東的陰謀。林彪的目標不僅把軍事統治加於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要終止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分裂，同時也要停止對尼克遜友好的序曲。

不過，雖然林彪已死，華府的高級官員相信，毛澤東的能力和周恩來的控制，部份有賴於如何與美國做好國際間的新的緊張關係的緩和。

在周恩來看來，這種高度的、暫時的國際緊張關係的緩和的初步考驗，並非來自亞洲——甚至不是越南——而是西歐。

就北平而言，美國在歐洲軍事力量的任何撤退——如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所保證的——將立即給在歐洲的蘇俄軍隊以行動的自由。其立即的結果將是四千一百五十英里的中俄邊界，莫斯科可怕的軍事力量的加強。

使即麥高文沒有當選，中共對未來在尼克遜之下撤退美國在歐洲軍隊的恐懼，也是向在北平訪問的美國官方人士灌輸的一個題目。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對於俄國人和美國互相撤退在中歐軍隊的任何協議，不能相信他們會充分做到。

美國眾議員路易斯安那州的包格斯和密歇根州的福特，在七月間和周恩來的一次長達六小時的晚餐，報導中共的看法如次：

一、蘇俄「不會」遵守未來與美國達成的逐步降低核子武力——美俄限制戰畧武裝談判的一個將來目標——的任何協議。

二、美國必須繼續核子武器的發展和生產，或者落在蘇俄後面，使蘇俄不容爭論地成爲第一號世界力量。

三、預料中的日本再武裝，配合蘇俄至印度的海上武力，構成「包圍」中共的威脅。

四、最後，決不能讓蘇俄成爲在東南亞的統治力量。

在中共這些恐懼的後面的是尼克遜在莫斯科談判中達成的交易，被認爲比他在北平的談判更爲實際和重要。但是，中共對於麥高文一旦當選總統更是絕對的恐懼——倡言完全撤退在歐洲的美國軍隊和大量削減國防費用。

（譯自八月十八日太平洋星條報）

中共為何不譴

巴勒斯坦游擊隊的黑色九月分子血洗奧運村，殘酷殺害十一名以色列代表隊隊員事件，受到舉世的譴責。蘇聯、波蘭等國家，也作出反應，認為這是一種暴行。阿拉伯國家，公開或私下，都不贊同黑色九月的恐怖行動。事件發生之後，各國震驚，輿論譁然。但是，唯獨中共的新聞媒介，一點也不報導和評論，香港的左派報紙，也僅僅是避重就輕，淡淡地當作新聞報導，不加評論。這種態度，是十分令人驚奇的。人們不禁要問，中共對巴游的恐怖暴行，是贊同呢？還是反對？中共到底有沒有暗中支援黑色九月的運動？中共與這個組織是否有關連？自從九月六日，血洗奧運村的事件發生之後，中共的新華社沒有發表過一段消息或評論，北京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更沒有刊登過有關這個事件的消息和評論。誠然，中共新華社和報紙過去也沒有發表過騎刼飛機和血洗羅德機場的消息，但是血洗奧運村慘案，是震動世界，足以影響世局的大事件，中共怎麼可以不報導，也不評論呢？中共不報導和不評論這個事件，決不是認為它不重要，而是處在尷尬的立場，難以處理和啓口。

背後支持好難開口

大家知道，中共是主張暴力武裝鬥爭的。中共不但支持北越南侵，支持施漢諾和巴特寮在高棉和寮國進行武裝鬥爭，而且還支持泰共、馬共，新人民軍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進行武裝叛亂。印尼共產黨，接受中共支持和指示之後，企圖發生政變而流產，現在還在中共的支持下，企圖捲土重來。中共也是公開聲稱支持這個共產黨，以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

同時，中共對於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支持，也是公開了的。中共以武器供應巴游分子，協助訓練巴游游擊隊員，不斷與巴游組織來往，發表公開支持的聲明，在在都說明中共是巴游組織的最大支持者。黑色九月組織也是屬於巴游的一個分支，目前雖然是一個地下組織，但它的活動，是武力鬥爭的一種方式，是和中共的主張相符合的，其中的蛛絲馬跡，不難找到。如果說中共沒有支持黑色九月組織，對他們的恐怖活動不贊同，那又為什麼不加以譴責，甚至也不報導呢？不報導，也不評論，不是說明中共已默認了他們的「革命行動」？至於本港的左派報紙「新晚報」、「文滙報」和「大公報」，雖然報導了奧運村血案，但他們的報導方式和選擇新聞時，是站在一種所謂「超客觀」的立場，實際上是一種同情的立場。

左報改寫掩蓋事實

例如，九月六日慘案發生後，「新晚報」在第二版利用「本報消息—綜合外電報導的手法，把此次血案的情況經描淡寫

巴游黑色九月

十一名以隊員犧牲

九月五日晨早，八名巴勒斯坦游擊隊黑色九月組織分子持有機關槍和手榴彈，衝入奧運村的以色列運動員宿舍，擊斃兩名隊員之後，又將九名人質挾持起來，然後向以色列提出強硬的條件，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釋放二百多名因暴行而被監禁的巴游分子，其中包括一名不久前血洗台拉維夫機場的日籍殺手岡三在內。這種無理的要求遭受以色列拒絕之後，西德當局即與巴游分子談判，准許提供飛機，使他們挾持人質飛往安全地區。就在西德使用直升機載運八名恐怖分子及九名以色列人質前往機場轉乘噴射機之際，由於西德的神槍手急於搶救人質，埋伏開槍，觸發了一場槍戰，結果恐怖分子以手榴彈炸直升機，九名人質同遭慘死，五名恐怖分子及一名西德警察也被擊斃，一共造成十七人喪生慘劇，另外三名恐怖分子即遭逮捕。

黑色九月組織人馬血洗奧運村慘劇發生後，舉世震動，輿論譁然，紛紛指責巴游分子的殘暴罪行。受害國家以色列，更是憤慨，立即派出軍隊和飛機，襲擊敍利亞和黎巴嫩境內的巴游基地，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卻指責西德不應埋伏開槍，導致人質的被殺。於是，由於這個血案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中東局勢又緊張起來了，黎敍已加強戒備，準備戰爭的爆發，以埃關係更加惡化，西德和埃及的關係，也瀕臨絕交地步。人們在擔心，由於以色列的報復，可能再引起巴游分子加強世界恐怖活動，一波平息，一波又起，如此互相報復，不知伊於胡底，最後受害者，還是無辜的平民。

阿猶三千年恩怨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恩怨，已歷數千年。猶太人世居巴勒斯坦，自從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入侵巴勒斯坦之後，信奉基督教的猶太人被屢次迫害和殘殺。猶太人在外族統治和驅逐下，紛紛流亡外國，過着有國難奔，有家難投的痛苦亡國生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即開始醞釀復國運動，等到巴勒斯坦在英國託管之下，猶太人始得大批返回巴勒斯坦，到了一九四八年，條件成熟，即宣佈成立以色列國。但是，居住在巴勒斯坦境內的阿拉伯人，也同樣受到不平等待遇，成千上萬逃難到鄰近的約旦、敍利亞和黎巴嫩等國。阿拉伯國家為了制止猶太人的建國，紛紛派兵干涉，由此引起阿猶的戰爭，經年累月，連綿不斷。

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戰爭之後，阿拉伯國家遭受到徹底失敗，以色列佔領了耶路撒冷和西奈半島大片土地，但以阿糾紛並未能結束。於是，流亡黎、敍、埃、約等國的巴勒斯坦難民的一些極端分子，就組織了巴勒斯坦游擊隊，配合阿拉伯國家

暴行？

完顏

的。譬如說，這一行動是爲了迫使以色列當局釋放巴勒斯坦戰俘，並對以色列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採取人道態度。但是，又另據報導，星期二日的流血事件，已經對第二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加上一個新問號」。「新晚報」的編者爲這條消息加上四格題的標題：「奧運村發生槍擊事件後，奧運續賽否待決定，機場續起流血事件復賽成問題」。

從這條消息的改寫和標題可以看出，左派對血洗奧運村的這種世界公認的滔天罪行僅說成是「槍擊事件」、「流血事件」，對該報的立場，讀者不言而喻。

反而渲染以軍侵略

九月七日，「大公報」則在第三版，以「奧運會決繼續比賽，延遲一天閉幕，全部節目順延」的標題，報導了「本報綜合報導」的消息。這條經過改寫了的消息說：「在這次槍擊事件中，一共有十六人喪生。兩名以色列代表團人員在事件剛發生時被開槍打死，後來，在機場上又有血案，九名以色列選手，四名阿拉伯持槍人員，一名西德警察在槍戰中死亡。三名阿拉伯人被捕，一人被追捕中」。新聞特別指出：「巴勒斯坦解放領袖阿拉法特六日說：『巴勒斯坦戰士們拿起槍桿子，是用來保護他們的文化、文明和領土，而不是用來造成流血事件。』」左報報紙，就是利用這種手法，把這個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至於世界對這個事件的反應，各國採取的安全措施，左派報紙一點也不報導。但是，對於以色列因爲十一名代表隊隊員被慘殺之後所採取的報復行爲，左派則大事報導和渲染。好像巴游的一切作爲都是正確的，而以色列則是暴行。例如「文滙報」在九月七日報導以色列巡邏隊搜索巴游分子的消息時，標題是「從八月廿六到九月二日，以色列侵略軍，多次侵入黎巴嫩」。九月八日，「大公報」以二格題說：「以軍又侵黎巴嫩，襲阿拉伯游擊隊」。同時，「新晚報」以四格題說：「蠢蠢欲動，局勢緊張，以軍集結黎敍邊境，傘兵、克坦、裝甲車、重型大砲等擺齊」。九月九日，「大公報」又說：「以機侵入敍黎濫炸，對境內巴勒斯坦難民營肆意襲擊」。九月十日，「大公報」則以六格特號標題指出「炸死六十六人大部爲婦孺，以機瘋狂襲敍黎，敍向聯合國控訴，黎巴嫩亦開內閣緊急會議應付以襲擊」。更加明顯的是，左報在報導「以軍侵略」消息時，並沒有採取「本報綜合外電報導」的改寫手法。

從左派如何處理奧運村慘案和以軍襲擊巴游基地這兩組新聞的手法，已可清楚出看出，左派的屁股是坐在那一邊的。記得，不久前，香港有一位著名的導演談到電影中的暴力題問時，曾遭香港數家左報的圍攻，指責這位導演在電影中主張暴力，罪大惡極。值得奇怪的是，電影中暴力問題的爭論接近尾聲之際，左報卻對在國際上採取更加殘酷的暴力手段殺人刼機的事件，又採取不同的態度。

洗奧運村

王恩

出軍隊和飛機進行報復。約旦國王胡辛，大概反對這種無休止的戰爭，因此單獨準備跟以色列談判，解決中東衝突。因此，約旦曾限制，甚至鎮壓境內阿游的恐怖活動，導致了一場內戰的發生。由於中東局勢的變幻莫測，蘇聯大力援助埃及，並派出顧問，企圖控制埃及，保持一種不戰不和的均勢。巴游組織各方面可能受到限制，雖背後有中共以及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援助，終是英雄既無用武之地。這時，在阿法塔屬下有一批極端分子，對於約旦在去年九月間的鎮壓行動大表不滿，於是另外組織了一個以恐怖活動爲主的突擊隊，取名爲黑色九月。黑色九月組織的分子甫成立，就在去年九月在開羅暗殺了正在開會的約旦總理泰爾。他們之所以拿泰爾來開刀，據說是因爲泰爾曾經協助約旦國王計劃鎮壓境內的巴游分子。所以，黑色九月殺害泰爾的目的，完全是一種報復尋仇。兇手一名及三名同黨，當場被捕，黑月九月這個組織，才第一次爲世人所知。

後來，黑色九月又派出敢死隊，在世界各地作了幾單大案，爲世界所側目。自從約旦總理泰爾被害之後，約旦駐英國大使，也慘遭巴游分子的暗殺。黑色九月分子又在布魯塞爾騎刼了一架比利時的航機，迫降台拉維夫機場，要脅以色列釋放被囚的二百多名巴勒斯坦犯罪分子。在以色列軍警埋伏襲擊下，兩名刼機男子被殺，另兩名女暴徒被捕。爲了報復這一事件，這個極端組織又派出三名日籍恐怖分子，在三週後僞裝乘客，抵達以色列的羅德機場，開槍和投擲手榴彈，造成廿六人死亡，八十多人受傷的國際慘劇。上個月，黑色九月組織還破壞了意大利北部特萊斯特附近的一，巨大的石油庫，一名游擊隊分子被擊斃，損失達數百萬美元以上。最近的一次恐怖行動，就是血洗奧運村。

組織情況保持秘密

黑色九月組織的這些恐怖和殘酷的暴行，是爲世界所不容的，因此它的組織情況，領導人員以及經費來源等，均不敢公開，迄今仍是一個神秘的地下組織。據說成員有一百至五百人，但個個都是思想十分激烈，主張打打殺殺，其中有醫生、工程師、學生和貨車司機等等。他們如果走上正途，倒不愧是英雄好漢，獻身，不怕死。一般人相信，黑色九月是阿法塔的一支秘密的突擊隊，屬於阿法塔的情報部所領導，由阿法塔撥出一部份經費，其他則由盛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援助。誰是這個組織的領導人，連底下的隊員也不知。阿法塔不久前宣佈，黑色九月組織一名在歐洲負責恐怖活動的首腦佛拉•契馬里，因癌症在日內瓦死去，屍體已被運回貝魯特。另外一種說法認爲，阿法塔並不同意黑色九月的極端恐怖行爲，因此雙方並沒有組織上的關係，因爲一批極端分子不同意阿法塔向約旦妥協，才另行組織黑色九月，吾行吾素。關於其他情況，仍然是一個謎。



政治·學術·學人

柳以青

據我這一時期所觀察的中共動態，更好說從尼克遜訪問大陸後的一段不到兩年的時間，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似乎是強調了學術與學人。一改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打倒、推翻、摧毀一切的作風。把搖在手上的小紅書，逐漸的消逝了；把毛澤東萬歲空頭口號也減至最低限度。不但此也，停刊已久的「文物」與「考古」雜誌首先恢復出版，而文化大革命前所從事的古籍點校工作，又重新恢復而陸續出版，地方上的文藝刊物也逐漸問世，甚至「紅旗」雜誌，也在連續的幾期中，強調了攻讀歷史，創造文藝等。更可注意的是，很多匿跡已久的學人們，也陸續的出現。大部份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但也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接着就是迎送着一批批的海外學人之到訪和觀光。

學人訪問大陸頻仍

這種情勢，似乎還是方興未艾呢！在這不夠兩年的時間中，使到不少的海外學術界人士為之側目，以為中共眞的從無產階級的土包子作風，逐漸嚮往了文化，高度文化的氣息，於是，引起了在二十幾年前，因避共產禍患而流落海外的海外學術界中人，在思鄉心切，或是要求實證，或是有所嚮往，有所幻想的情況下，走到大陸去觀光。

我不反對海外學術界中人前往大陸觀光的自由，這是住在海外自由地區人士的看似是一種特權——旅行自由的特權——其實，這不能說是特權，而是起碼的基本人權呢！然而，我卻沒有聽過，大陸的學術界人士，也可以自由前來海外自由地區觀光一下。這方面，我就不能不要向中共統治階層指控了。事實上，海外自由地區，卻是大陸上的學術界人士所更需要前來觀光的。反之，我卻聽到前往大陸觀光的學術人士中，總得先獲保證，一定可以再能重新從中共所統治的大陸上，還可以被送出來，然後才放心前往。這種學術界人士們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起碼還可以證明，學術界人士對中共的這個政權的政策，還是顧忌多端的。

這方面卻也是理所當然的。二十幾年來的中共對學術界人士的政策，多少是被鬪爭，多少是被清算，多少是被陷害，多少是被勞改。更使人觸目驚心的卻是：太多的高級知識分子，都是與共產黨起家、參與和有過不少貢獻的。然而，中共當權者，總是假借了莫須有的帽子或罪名，不斷地加以整肅。這一政策卻也會使人心寒。

所謂經過改造的高級知識分子中，在談學術時，總是先引了毛語錄為其冠冕堂皇的開場白和結束語，使到學術與政治，更好說是毛氏的思想連在一齊。做成了獨一無二的思想統治，本質上是違反了學人思想自由和學術研究自由的。這不啻是中國這一代學人和學術界的極大損失。即使是在學人們彼此的交談中，恐怕也是諸多忌諱的。

中共招待海外學人目的何在

那麼，中共這一向海外學術界人士們的招手政策，究竟為了什麼呢？

首先，這些前赴大陸觀光和旅遊的學人們，大多數是美籍中國學人，或加籍、英籍、法籍等中國學人。這方面中共的報刊上是公開指出的，並沒有絲毫隱蔽。從這一分野上，起碼中共決不是想讓這些學人眞的回大陸為發展學術而工作。這裏所存在的問題很大，一則思想形態的問題；二則生活方式的問題；三則客觀研究條件的問題等，都是無法也不能解決的。

其次，恐怕是要滿足這類學人的好奇心理吧！二十多年來的中共大陸的鐵幕，把其他世界的一切都給隔絕了，使得全世界的人們，都對中共的一切，產生極大的好奇心理。這裏，我們可以指出的是：何以以前偌多的人士們，特別是西方人士，只要去過大陸，就被西方的社會捧為明星，到處公開談論。接着入外籍的中國學者在回大陸後，又會受到西方社會人士的另眼相看。無形中提高了他們的學術地位，特別是在西方的學術界和學生群中。這方面，星島日報的駐美記者梁厚甫君，已經有了詳細的報導。以揭發這一好奇心理。對遠離大陸，而又被隔絕了二十多年的共產鐵幕，似乎都抱有探索「新大陸」的心情而前往的。既然所有到大陸觀光的學人們是為滿足好奇心理，因此，所見所聞都是以好奇的眼光來看的，就很難看得眞相。而中共為應付這一心理，當然有他們的絕好安排。

最後，在這些學人歸來之後，起碼發生幾重作用：一、對外國人談中共，以一個中國內心的學人，總是不甘大加批判的，以免更受到異地外國人士們的輕視與奚落。因此，必然是好話連篇或大捧小批。

二、鄉土的觀念，使他們雖然生活在外國的生活方式裏，但也有回味一下鄉土的綺思，因此，在情感上就會同情大陸政權。這是把鄉土與政權互為混淆的必然結果。因為起碼大陸的山河、古蹟是依舊存在的。

三、無形中做了中共海外的最佳宣傳人員，語辭中必是褒多於貶的。相信這是中共倡導學人歸來觀光最大收穫。

對學人行徑的失望

事實上，身爲學術界中人，如果眞的對國家民族的復興和建設有以致力的話，或是眞正愛護國家民族的話，前往大陸後，就該提出興革意見和大膽批評，起碼對中共共產主義方式的統治，特別是對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方面，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不爲功。

然而，使我很失望的是：似乎沒有一位學人在回到大陸之後，膽敢提出這方面的意見，或是對現存中共政權的措施提出質詢。我以爲這不啻是海外美籍、加籍、英籍、法籍等中國學人的學格墮落。在這樣的大好時機，不能爲大陸學術界人士，以及大陸人民來請命。

大陸上的一些建設，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可是，失敗的、待改進的、落伍的一面卻是更多更大。爲什麼不提出那失敗的、待改進的、落伍的一面的存在原因，可能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而成功的一面之所謂成功的原因，恐怕也決不是毛思想的路綫指引吧，而卻是良善中國人民忍苦耐勞、苦幹不息的德性。以及專制鎭壓的恐怖手段得一時之逞。

也許這些人們在心理上就有了中共強硬無理的性格的壓力，如果照實說了的話，恐怕不會被放了出來，或是又會影响到大陸上的親人和朋友。對於存有這一思想的學人們，我是站在個人的立場可以理解的，但爲了國家民族的話，我是不能諒解的。同時更感到可恥與可悲。難道「書生」救國竟是那麼的困難？而海外高級知識分子竟是那樣的軟骨頭，每當我談到本港左報刋載海外學人的歸來談時，我都是充滿了暗黯悲痛的。

前往台北的海外學人

根據最近的報導，在台北舉行了第一屆海外學人國家建設研究會，自九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圓滿結束。這是來自全球十四個國家及地區的一百六十三位學人代表的會議。這期的「新聞天地」（總號一二八二期，本年九月九日出版）有一篇趙楠玲的「海外學人匆忙來去」的文章。

蔣院長在大會開始，就希望學人們：「在國內兩星期中，自由地參觀、自由地瞭解、自由地發問、自由地討論，坦誠地說出心裏想說的話，也說出國內聽不到的話和國家最需要的話。」

從這篇報導中，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海外學人們，也眞地和不客氣地對國家建設提出了許多批評和意見。特別是對外交部的責難，致使「會後，一位資深的外交官感慨地說：『想當年我也做過「海外學人」，碩士、博上我也都拿過，當然，罵人、說人不對對很簡單，重要的，是要拿出實際可行的辦法來。』」

從這段話我就了解到：在台北所舉行的海外學人會議，起碼國民政府的官員都有雅量包容他人的批評——嚴厲的批評，而海外學人們也膽敢說大膽的話，不願聽的話和不好聽的話。以便共同負起興革的使命。

這與一些海外學人前往大陸後的情形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也正看出了中國目前的兩個政權的作風，以及海外學人們選擇前往前後的意識與心情了。

這一強烈的對比，使我在海外生活的中國，卻有很大的思索和衝擊呢！如果寄望於政權的話，而我又願有所貢獻於國家民族的話，已經給了我很鮮明的暗示。

學人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任何國家都尊重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的知識分子和學術界中人。任何政權，缺乏及高級知識分子這政權必不能持久。而身爲學術界中人在對國家民族的貢獻上，是如何策勵政權才上爲民爲國謀福利的正途，如果監督一個政府的政策，不致有所偏差。換句話說，他們該是超越政治而指導政治的；假如前往大陸的學術界中人，不敢或不能在這一高級知識分子責任承擔上來發揮作用的人，我就會懷疑他們之所以爲學術界中人的人格。到頭來不啻是把自己高貴的情操而賣身於政治，或是更可悲的做成了當權者的應聲蟲和工具。這是假借學術、學人其名，而進行政治欺騙和賣弄的。

中國古往今來的歷史上，這類趨炎赴勢的高級知識分子，史不絕書，而於今爲烈呢！我們不妨再重溫一下這類人士的嘴臉，這些只爲了一己的暫時，而放棄了救國救民的抱負。中國知識分子的可哀處在此！而海外知識分子的可悲處，也在此。難道說經過了百多年動亂後的中國知識分子，仍是那麼的不長進嗎？

什麼是「頭可斷，血可流，其志不可奪」呢？如果今天海外高級知識分子的志，仍存有自私利益的心理，或是走其騎牆、模棱路綫的話，中國的將來前途是不樂觀的。同時，我也看出：老一輩的高級知識分子，可能由於年齡的關係，在「志」上面似乎已是很消極的了。還是把我的希望寄託於後進的吧！

台灣大陸天涯海角

在目前海外學人們紛紛到台灣和大陸訪問之際，而觀察後可得的結果，對海外學人來說，我以爲，有以下的感想：無論如何，目前學人們都已是受到政治方面的多少影响的，爲學術而學術的時代，似乎在今天的中國情勢下，只是一種理想。所不同的是：大陸政權對學術是以政治來統治，學術的範圍不能超越政治，學術是不自由的，而是政治指導學術；至於對學人，也是硬性規定，不得擅自從事興趣上去研究的，更遑論學人和學術的地位了。最使人不解的是讓學術跟工、農、兵學習，這不啻是荒天下之大唐。而國民政府卻是主張學術自由、學術領導政治的，而學人們是政府的諍友與合作者。

由此而反映出兩種制度的不同，以及學術界人士的不同遭遇來。學人，特別是生活在海外地區的學人，是該來一個深刻反省的。

（遊美回憶）

訪維農山莊

馨晼

一天忽然飛到華盛頓，下榻於第十四街威拉德大飯店（Willard Hotel）。在我的房間書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書，隨手翻開一看，才知道是威拉德大飯店的沿革史。書上說，當一八四三年英國著名小說家迭更斯遊美時，曾在這飯店住過；那時還是用杉板建造的木樓，當然不是現在的樣子。

這個飯店，正位於政治中心區，白宮和國會就在附近；而面前還是一個公園，中央矗立着高聳入雲的華盛頓紀念碑；碑裏有電梯，可以上去瞭望。午餐後美人希爾曼陪我到公園散步，只見一個樹林角落裏，有二十多個男子優閒自在地圍坐一個廣場碧綠的木椅上納涼，誰也不跟誰講話。

回到飯店便和青邱通電話。他依時來了，一別十九年的老友，眞不知話從何處說起。兩人隨便聊了一陣子後，他忽然問我：「馨晼，你這次到華盛頓來，都想什麼？」我答道：「第一我想吃京館，第二我想逛逛這裏的名勝古蹟。」這時已到晚餐時候，於是我就隨青邱入「北京樓」，這裏的掌杓的即胡適任駐美大使時的廚子。我倆隨便叫了一點湯、菜、水餃、啤酒，就花費了美金六七元，要以港幣核算，豈不嚇死人。

次日我隨團體訪問各官署。在訪問過各官署後，我發現有兩個特異點：㈠是門口看不到森嚴的警衛。另一是辦公室見不到僕役，上下或彼此接洽事務，都盡量利用電話，不可能時就親身去辦，決不假手於第三者代勞。這些都與中國、日本、香港衙門大不同，我以爲値得效法。凡讀過「醜陋的美國人」者，都明白美國人也有不醜陋的，這次在美國農業部聽到該部部長彬遜（Ezra Taft Benon）談話，正恰如我給他譯名，謙遜而彬彬有禮，決不像在亞洲的一般美國人那樣自大驕傲。彬遜說：「美國農產品分配到亞洲去的最多，但不僅未獲得好評，且聽到許多怨言。」正所謂好心無好報。但他不責人而責己。跟着他繼續說：「大概不是我們辦法有錯誤，便是人事上有問題，我們對於這一點一定設法加以糾正。」

白宮當然也在訪問之列，不過這裏用「訪問」人並未出面，只是派一名負責總務的官員接待而已。「白宮」實在被中國人翻譯錯了，論氣派它既比不上我們北京的故宮，也與日本東京皇宮相差很遠。在一個花木葱鬱的園林裏，有一幢坐北朝南的品式的白色大厦（The White House）。在這裏好像沒什麼人似的，只見幾個穿紅條黑制服的警衛，手持木棒在大門口內優閒地踱來踱去。我初以爲這是一個博物院或圖書館呢，原來這就是美國總統府——白宮。

招待我們的人，是一個大胖子，看他的神氣很像是一個諸角。他的口才很好，對於白宮歷史逸事記得滾瓜爛熟。我們一進門，便聽他講演起來，大概總有兩鐘頭罷，始終未見他的嘴休息過，說得非常細膩，也可說太瑣碎了。例如他說若干年前，有人送白宮一幅油畫，已經懸掛多年，但誰也看不出畫的是什麼東西。後來，有一位日本畫家來了，請他檢查，原來這畫是倒掛了。他說到這時，引得我們哄堂大笑！

白宮共有四樓，三四樓是總統官邸，平常不開放，故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二樓。我們從東齋入綠齋，再由綠齋入藍齋、紅齋。我們從二樓出來後，有一位外國朋友特爲胡博士和我拍一個合影，留作紀念。

我是不大慣於團體生活的，尤其不愛逛枯燥無味的衙門、工廠，所以一有機會，便想自由活動。一天淸早，青邱和曾慶爛先生駕車來威拉德邀我出遊，眞叫我高興極了。

我們三人先到國會，只是在外面望了望，看見男女老幼成羣地像到天后廟進香一般出出進進。我問青邱怎麼就沒有個人來管呢？青邱回道：「這就叫民主，不僅進出沒人管，進裏頭去也沒有人管。國會的主人是議員，議員的主人是選民，你別小瞧這些鄉巴佬，他們是選民，誰敢管他們。」聽罷，我無異上了一堂政治學。

聞名已久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就在國會背面，這非進去看看不可。曾先生是前駐美大使館空軍武官，當時正在這館的中文部服務。大門裝飾得很別

而東方只有中國的倉頡，不免使人遺憾！

一進門右手有一廣濶的閱覽室，可能容納千數人。靠右方有若干舒適的研究室，內部應有盡有，市民可以申請長期使用，無需費用，眞令人羡慕。內部牆壁鑲着天然的各種顏色的大理石，不是從雲南而是從意大利運來的。

有一部門是專儲藏舊報紙的。我看到一位戴金絲眼鏡身體瘦瘦的老人，正在聚精會神地細閱一冊已經變成黑黃色的舊報紙，一面看，一面抄錄，意態盎然，想是正在找尋他所需要的寶貴資料罷。他那副神態，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們離開圖書館，由曾先生駕車，就一直駛往十六哩外的「維農山莊」（Mount Vernon）——即喬治·華盛頓墓地。這山莊位於維吉尼亞州的波多麥河（Potomac River）上游河畔，佔地有二百英畝之多，內中包括華盛頓生前的住屋、花園、農場、碼頭和墳墓等等。

兩友都逛膩了，不想再進去，所以青邱特爲我買了一張門票，讓我獨自去逛，他倆在門外等我。

地方太大了，一進門頗有不知往何處去之感。我只好跟着有人多的地方走，先參觀靠左手的一排房子，即華盛頓住宅。這是一幢三層的木樓。樓下分七間，即大廳、宴客室、音樂廳、西廳、家用餐室、夫人居室和書齋。樓上都是寢室，一是華盛頓臨終之所，一是華盛頓好友拉法夷脫（Morquis de Lafayette）所用。

不要以爲法國人都像戴高樂那樣討厭，像拉法夷脫就是一位可敬愛的法國人。當一七七六年第三次大陸會議決議獨立建國，發表獨立宣言時，拉法夷脫只不過十九歲，而且是名門貴族，但他居然有心約集了七八位年輕小朋友打算秘密出國，遠渡大西洋助華盛頓搞獨立建國運動。頭一次被法政府偵知，把他們都抓回去，因爲法國此時不願再與英國作戰。不料，拉法夷脫雄心不息，未久，乘機再作第二次出逃，這次卒如願以償，竟登入十三州東海岸。他們幾個年輕人，千辛萬苦訪尋到華盛頓總部，原以爲必可見到華盛頓呢，豈知竟碰了一個大釘

，欣然與獨立軍並肩作戰，而且英勇異常，屢立戰功。

華盛頓到這時才對他們另眼相看，把拉法夷脫提陞爲中上級軍官。一次拉法夷脫率領所部居然把英軍一大隊人馬引入一個死路夾谷裏而加以包圍。在這時，拉法夷脫只要一聲令下，英軍必定投降無疑，但他不這樣作。他想：此次來十三州原爲助華盛頓作戰，自己是客卿，得此戰功與否，可說意義甚小，何如將此熟透了的蘋菓讓之華盛頓，使其成名立功，建立新國家？所以，他馬上派人把華盛頓邀來，專等他下令，果然英軍即刻投降，從此華盛頓奠下立國基礎，英軍也無心再戰。拉法夷脫與華盛頓成爲亡年至交。古今最偉大的人物都不貪功貪名，拉法夷脫即其中之一。

連接這樓的後面有一排平房，內中有下房、廚房等等。距離這樓不遠地方，又有許多馬房。無論居室、廚房、以及馬房，內中陳設都一律保持着當年的老樣式，陳列華盛頓和他夫人所有的一切遺物，甚至如眼鏡、鈕扣、短箋、鞋跟等之微，也不肯忽畧。

再向前走，便到波多麥河邊了。這條河窄而彎曲，水色清瑩，流行緩慢，兩岸盡是樹木，風景當然是非常美麗的。

華盛頓的祖父從英國一到維吉尼亞州，便先卜居波多麥河邊，後來又遷到雷巴漢諾河邊的渡頭農場。現在這個山莊，原是他異母哥哥勞倫斯置造的，不幸早死，只活三十四歲，遺囑讓給他的弟弟，因此便歸喬治·華盛頓所有，成爲今日全世界人士瞻仰的名勝。

據說華盛頓死後五十幾年，這個小莊曾幾經滄桑，差一點淪爲廢墟。

一直到一八五三年由孔寧漢女士集合同志，成立了「維農婦女協會」，向各方面奔走募欵二十萬元，才購回這塊地方，加以重新修葺，並找回各種遺物，恢復了現在的這種規模。

我走到河邊，忽聽璫瑯璫瑯幾聲鐘響，一看原來有一艘小艇從這裏經過，只見船員立正並下半旗，鐘響即向墓地行禮的一種信號。

從這裏右轉向前，沒走幾步，就到了華盛頓墓。過去我曾瞻仰過北平明朝十三陵，南京明孝陵，中山陵更是週末常遊之地。在想像中華盛頓墓一定不知怎樣宏偉呢，那知現在走到它的跟前，竟是一個滿佈樹葉和蔓草遮蓋着的一個極普通的墓洞。

這個墓洞是用紅磚砌的，門口圍以鐵柵欄，一口石棺即放在鐵柵欄內。墓前有兩個警衛人員看守着。門口左右豎着兩面國旗和兩塊石碑，也圍以鐵柵欄，碑上刻着：「喬治·華盛頓將軍遺骸埋葬處」字樣。

這是新墓，在新墓的東邊不遠地方尚有舊墓，因一八三一年舊墓被盜，乃改葬於此。當時那個盜墓人掘出一個頭顱，以爲是屬於華盛頓的，其實是錯了，妄費一場心機。

我只顧自己貪眼福，在山莊留連差不多足足有兩小時之久，而忘了在門口苦候我的兩位朋友，忽然一時想起，趕快買了一組紀念畫片而去。三人從維農山莊回到市內，午餐後順便漫遊市區，大畧看了一下。

最後，我該寫對於這個都市的印象。從表面說來，一是人口少，特別感覺安靜。偌大一個都市，只有二百多萬人，故縱然在上下班時，馬路也不見像香港那樣擁擠。爲什麼像美國這樣一個首都人口會如此稀少呢？大約美國人習慣於晚婚、節育，甚至獨身，五十歲以上的人尚無配偶，那是極平常的事。青邱對我說，所謂「無配偶」只是說無法律上配偶而已，事實上美國社會的男女關係，是一團糟的。另一是樹木多，不僅市內外各交通幹線盡是林蔭大道，即政治區、商業區、住宅區也莫不處處成蔭，往往從四樓伸手可以摸到馬路上的樹葉。這個都市樓房除特殊的兩三建築物外，很少超過四樓以上的。所以，雖然是一個首都，卻一點也不感覺到煩囂，如置身在園林中。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即銅像多，到處皆是，或立或騎馬各種形態，一應俱全。青邱說，別看有這麼多的銅像，能夠指出其中姓名的恐怕少之又少。物以稀爲貴，任何東西太多了，它的價值自然就會減低。

橫眉語

銀會會仔被犧牲

財政司夏鼎基宣佈取締銀會，他是受到銀行界的壓力而出此的，因爲銀會的紛紛設立，影响了銀行的業務，政府採取取締政策，本來也說得過去。但既然決定取締，便應該周詳策劃，使到銀會的會仔，不致受到損失，使經營者不致有欺騙行爲，由政府助其逐步結束，才算合理。可是夏鼎基只宣佈予以取締，對銀會卻未加以管制，因而造成經營者「臨尾亦要掘番一筆」，而夏鼎基的「取締」，卻使會仔的血汗錢化爲烏有。

最近，香港銀會結束了，由一家會計師樓替他們清盤，可是，他們在銀行戶口的存欵只有二萬元，究竟他們的錢怎樣花光了？這是一個謎。

數以千計的會仔，付出的會銀百數十萬元，看樣子是得個吉了，雖然他們都「登記」了，但要得回一點點的希望，顯然微乎其微。

與其說是受了銀會的騙，毋寧說是夏鼎基財政司給他們造成一個發財機。不論法理如何，在道義上夏鼎基也該有責任把這件事攬掂。

如果夏鼎基不是嚴厲「取締」，銀會未必「爛尾」，會仔供了的會銀，可以標會也可以捧尾會，不致全軍盡墨，受到這巨大損失。

如果夏鼎基照顧會仔的利益，在態度，在半生不死的一段時間，銀會自然拼命刮龍，這一來，便苦了廣大的會仔。

據說，現在有一批香港銀會的會仔，聯合要求當局知會該公司的董事長馬海成，從速回港協助清盤。因爲，自香港銀會業務停頓後，馬海成已回到新加坡嘆世界了，香港這一筆蘇州屎，他並不理會，這是不合理的。

銀會的會仔並認爲，對於這一類隔江摵食的過江龍，當局太過放任，他組織銀會公司的時候，應該查明他的底子，如果認爲有問題，就不應讓他在香港開設。

守望相助防劫匪

香港的刼案，近來多得驚人，最可怕的趨勢是：匪徒入屋行刼，不但謀財，而且害命，事主被匪徒殺死的例子，這幾天來已有兩宗，而死者卻是五十餘歲，毫無抵抗力的婦人。匪徒竟以這樣兇殘的手段對付她，相信這個婦人在禍事發生前的幾分鐘，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在霎那之間，喪生於非命，眞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匪徒的兇暴，聞者實在令人髮指。

近幾天，中秋佳節期近，許多人會在節前送禮，利用送禮爲藉口，賺門而入，稍一不慎，便會引狼入室，因此，近幾天來住宅、診所之類的刼案特別多，如果市民小心門戶，相信匪徒不易得逞。

他們的另一種手法是在電梯或梯間用利器威脅住客，要他開門，隨之而入，這種手法，比較難防，不過，也不是無法防範。

近來有兩宗刼案，因爲住客守望

毛澤東無法挑

毛要讓江青「接班」

最近「北京人民印刷廠」印刷的「中國地圖」掛圖和「世界地圖冊」的出版，引起人們廣泛興趣，本港新聞界和西方通訊社都相率報導。有的根據地圖和地圖冊的文字，推測香港的命運；有的則報導蘇聯對中共的攻擊。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地圖冊背後的說明文字。

「世界地圖冊」有關中國部份，共有五張。一、中國地圖，二、中國東北部地圖，三、中國東南部地圖，四、中國西北部地圖，五、中國西南部地圖。在這五幅圖背後的說明文字不但千遍一律地吹噓「毛主席」的英明偉大，而且竟然也熱烈歌頌「江青同志」。

提到北京市的時候，地圖冊這樣說：「北京是我國最大的科學研究和文化中心，江青同志親自培育了無產階級新文藝的許多優秀樣板。」提到上海市時地圖冊又說：「上海是一個富有光榮革命歷史的城市。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手締造的中國共產黨在此誕生。上海是我國最大的科學文化中心之一，在教育革命中，創造地培養『赤脚醫生』，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等先進經驗。在江青同志精心培養下出現了一批優秀革命樣板戲。」在地圖冊裏歌頌領袖已經是史無前例的了，現在連「領袖」老婆的名字也上了地圖冊，被熱烈歌頌說，此舉跟在「九屆黨章」明文規定林彪爲接班人一樣地滑稽、一樣不可理喻。

我們再聯繫到今年二、三月間，毛澤東的宣傳「男女同工同酬」爲幌子，大樹特樹江青的威信。不但號召批判什麼「婦女無用論」、「婦女落後論」，還發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到也能辦得」的「最高指示」。

一切皆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毛澤東正千方百計地培植江青的勢力和威信，要強迫中共黨員接受江青爲「接班人」。爲江青未來的「接班」製造輿論，提供理論基礎。

我們注意到「世界地圖冊」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是一九七二年二月，而大叫特叫「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也是七二年二、三月間。跟「林彪事件」相隔只有四、五個月。由此可見毛澤東是早有預謀的。他之所以要打倒林彪，絕不是因爲造反，而只是爲了讓江青能順利地奪取「接班人」的位置。把最高權力當作私人財產，來一個夫傳妻。從這點上看毛澤東比封建帝皇更要封建、更加自私。

注定被挖墳鞭屍

江青能夠接班嗎？這個問題姑且不去談它。但我們已經知道，爲了安排江青「接班」，毛澤東不惜犧牲自己幾十年來的戰友

是三五個聯成一夥，但大厦單位多，如果住客互相合作，有所發現，立卽報警，匪徒也很難逐戶對付，被捕的機會較多。

許多人裝上防盜警鈴，也十分有效，全家出門，開了電掣，如果開門時不關上電掣，管理處的警燈便會亮了，管理員可以報警，也可以關閘，匪徒卽使得手，也無路可逃，這些防盜方法，在一些較高尙的大厦，已有裝置，收效也不錯。

由於匪徒愈來愈猖狂，財物的損失還是小事，若他們兇性大發而殺人，就犯不着了。守望相助的辦法，在最近發生的幾宗刧案中，已證明十分有效。如果每一幢大厦的住客，都互相呼應，作了整體合作，共同防盜，相信上門的刧案一定會大爲減少。

同時，刧案增加到這田地，治安當局必須想辦法遏止，據說警方要效法聯邦密探，注意射擊訓練，使警員成爲神槍手，百發百中，訓練當然會成功，可惜他們未必有機會碰到匪徒。

以阿鬪爭在香港

奧運村事件發生後，本港的以僑，十分憤怒。一家英文報紙接到一個自稱名阿沙的以色列人的神秘電話，聲言要在啓德機場轟炸阿拉伯人。又有一個上面寫有「殺盡阿拉伯人」的假彈被發現，這究竟是惡作劇行動，抑或以色列人一種憤怒的反應，不得而知。但這兩件事使香港居民感到不安，他們誠恐以阿間的流血鬪爭，會發展到以香港爲他們的戰場之一。

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據報載，有十五名被西德警方追緝，與慕尼黑槍擊事件有關的巴游分子，持有巴

狗急跳牆，又在香港弄出一幕有如台拉維夫機場或奧運村的事件，實在使人躭憂。因爲，近年來香港飛禍披猖，刧殺姦淫的案件，無日無之，治安敗壞到了極點，如果巴游的活動，蔓延到香港來，無辜市民，很可能遭遇到有如在台拉維夫機場上的幾十名波多黎各人那樣的池魚之殃。

本港警方接到國際刑警的知會後，已採取監視行動，嚴爲防範。不過，巴游分子是神通廣大的，嚴密如德國警網，他們也能順利通過，成爲漏網之魚，本港警察有沒有能耐抓住他們，頗成疑問。

不過，有人說，香港警察對付本港的飛仔雖然毫無辦法，因爲有法律的維護，吹佢唔脹；但對國際事務，卻表現得很好，蘇聯在港的間諜網，一下子就被破獲了，巴游雖然厲害，也許未必如蘇聯間諜，香港這個地方，也許不致被他們打進來。

不過，據消息說，利比亞獨裁者的一位高級顧問，在香港負責購買武器，供應全世界的恐怖分子集團，進行其暴力行動。

利比亞獨裁者卡達菲上校，自稱爲世界恐怖行動的支持者，利比亞石油出產豐富，因而國家有錢，卡達菲上校購買武器，鈔票不成問題。

據說，他們從高棉的貪污官吏手上購得美援的二千挺M一六型來福槍；又正進行在泰國購買三千挺「偸來的」M一六S型來福槍，這些武器落到恐怖分子手上，自然亂事更多了。

萬人傑

鞭屍命運

李大海

是不計犧牲，不擇手段的了。但他這樣做並不表明他對江青的情愛高人一等，只是因爲他對周圍一切人都不能信任，既無子可傳，無可奈何只好傳給老婆。認爲老婆總應該比別人親一點也可靠一點。

毛澤東之所以積心處慮，硬是要加自己手中的權力傳給江青，其思想根源是由於對挖墳鞭屍的恐懼。曾經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蘇聯大獨裁者斯大林，死後不夠四年就被續承人挖墳鞭屍。毛澤東也自知，他所作孽不會比斯大林少，他對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是數之不盡的。甚至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他也是罪多而功少。

他也認識到爲自己死後，權位不管移交到誰的手，被挖墳鞭屍的命運都將無法逃脫。

儘管劉少奇和林彪曾經表示毫無保留地擁護他，在語言上熱烈地歌頌他。但毛澤東也明白，這種擁護和歌頌跟赫魯曉夫當年歌頌斯大林是一樣的。只要他兩腿一伸，劉少奇或者林彪就都會把一切錯誤的罪過推到他的身上，挖其墳而鞭其屍。

毛澤東既認爲周圍一切人都不堪信任，自然而然想到自己的老婆，認爲最高權力假如握在自己老婆的手裏，自己或者還可以逃過被挖墳鞭屍的命運。所以利用林彪來打倒劉少奇，又聯合周恩來打倒林彪。爲江青的「接班」鋪路。

江青「接班」的計劃，目前似乎是擱淺，近幾個月來江青的氣焰已不像二、三月間那麼旺盛了。「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的毛語錄，也比較少提起了。這顯然是遭到周恩來反對的結果。然而這些跡象並不表明江青的勢力被削弱，江青的潛力還相當大的。江、周之間的鬪爭鹿死誰手仍未可知。不過可以肯定的卻是，毛澤東無論如何都無法逃脫被挖墳鞭屍的命運。卽使是由江青「接班」當最高領袖，最多也只是把被挖墳鞭屍的命運推遲一點，江青不可能千秋萬歲，繼江青之後當權的人，也一樣要挖毛澤東之墳而鞭其屍。卽使隔上三世死代的後人，也同樣要挖其墳而鞭其屍。說不定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力，江青接班之後，也會學赫魯曉夫，親自挖其墳鞭其屍。

因爲二十餘年來毛澤東所搞的「一面倒」、「鎭反」、「肅反」、「鳴放」、「反右」、「大躍進」、「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不僅禍及某一集團，不僅禍及某一階層，而是禍害了全中國人民；不僅禍及這一代人，而且遺禍無窮。倘若當前中共所行的違反人性的制度，不給予徹底的剷除，下一代的中國人也別想有好日子過。我們認爲卽使這一代的中國人，無法推翻毛澤東暴政，無法否定他所提倡的極其荒謬的「不斷革命論」、「階級鬪爭永不休止論」，那麼下一代的中國人也會把這些東西抛到垃圾桶裏去。

無論毛澤東怎樣孤心造詣爲身後事謀，被挖墳鞭屍的命運一樣無法逃脫。卽使安排江青「接班」也是枉然。

美國在歐洲的盟邦對蘇聯軍力的看法如何？現在是否已是接近美國可從歐洲撤軍的時間了？下面「是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記者訪問前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秘書長布羅西奧的談話。布羅西奧是現任義大利參議員，在國防事務方面仍然非常活躍。

△問：請問布羅西奧參議員，蘇聯在地中海及波羅的海的軍事設施是否對西方漸漸構成一種危險？

蘇聯仍推行實力政策

▲答：儘管蘇聯在地中海和波羅的海的軍力顯然地增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般判斷是：情勢仍未變成對蘇聯有利。

在地中海，感謝美國第六艦隊，西方擁有優勢，蘇聯則主要以其潛水艇實行非常嚴重的威脅。但是在地中海的均衡仍稍微對西方有利，而且將維持一段時日。

在波羅的海，從西方的觀點來看，情勢較不好。這些海域是在北方，蘇聯一直對這些海域有較多的直接興趣。

地中海的情勢在政治和經濟方面較嚴重，但是在波羅的海，軍事的情勢較困擾人。

△問：儘管蘇聯和埃及的關係目前有問題，蘇聯是否正把西方擠出中東？

▲答：蘇聯正犧牲西方，儘可能獲得在中東的影響力。這至少將有一種重要的影響：使歐洲的石油供應，尤其是在危機的時候不穩定。

△問：歐洲從中東獲得百分之八十的石油供應，但是大部分的歐洲人似乎對日增的蘇聯影響力不感到擔心，為什麼呢？

力量，那就不只是為了防守。那是為了要和美國爭平衡，以及可能的話，勝過美國。他們要保持並且擴大他們的，在全球性的力量，以保護他們的利益，並且在需要時候，掠取利益。

△問：美蘇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保持所謂的「恐懼的平衡」，兩國是否實際上又摒棄核子性的全球戰爭？

核子戰不可能發生

▲答：這種戰爭是自殺性的，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

△問：小戰爭也同時被摒棄嗎？

▲答：正好相反。在戰略方面的「恐懼的平衡」越被確定，就越有可能在較低程度上發生有限度的戰爭。

我們看看巴基斯坦、越南和中東的戰爭，這些地方性的衝突層出不窮的一個理由是一般相信，由於「恐懼的平衡」，沒有人會讓他們把戰爭升高為全球性的核子戰爭。

△問：請問布羅西奧參議員，是否尼克遜總統和蘇聯的戰略武器協議改變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角色和前途？

▲答：這些協約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前途沒有直接的影響。他

歐洲是否仍

望在歐洲獲得新的安全體系。

△問：這是說你反對和蘇俄人談到互相撤退軍隊嗎？

▲答：不，不是。一個人從來不拒絕談判，如果對方願意談判的話。

這種會議可能對西方有利，即使它是多邊性的，國與國，不是集團對集團的會談。這使得同盟國團結，並且有共同的認識來到會場，當然，在策略和接觸上較有彈性。

我看不出有人會反對承認現存的歐洲的疆界，如果承認德國人獲得重新統一的希望的話。

在不干涉其他國家的事務方面，較方便獲得有力的協議。這將在某些範圍之內，防止類似蘇俄入侵捷克事件的重演。

也較方便安排東西方間更自然的交換人民、貨物、觀念和文學。

但是危險是，西方可能幻想一紙安全的承諾就能代替武力平衡安全。

多邊性的安全保證特別不行，因為如果每一個國家保證其他每一個國家的安全，等於沒有人的安全是被保證的。不過，我不認為西方會跌入這樣的陷阱。

裁軍協議難達成

△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雙方在同意的原則下裁軍如何？這樣會不會減輕緊張的情勢？

▲答：我看不出現在在歐洲有十分大的緊張情況。但是這種協議無疑的有一些積極的心理影響。

事實上，心理影響甚至可能太大，因為它可能使西歐洲人認為他們不必再努力或關心他們自己的防衛了。

我要警告：這種協議是非常困難

約組織的軍隊並不劣於蘇俄的駐歐軍隊，即使蘇俄的軍隊在人數上和武器數量上較優。

△問：你不關心西方可能在相等力量方面有削弱的現象嗎？

▲答：蘇俄人確不是越來越弱。他們經常改進他們的部隊的素質，而且不減少。但是我否認在西方減少了力量。在過去，曾減少了一些，但最近歐洲的武力已恢復到了水準。一些歐洲國家有徵兵和裝備費用增加的問題。

最後，如果蘇聯人繼續使他們的軍事設備現代化，而西方不能或不願意同樣地做，不平衡就會漸漸發生。

△問：這會強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國化更多的錢在他們自己的武力上嗎？

▲答：他們已做了集體的決定，至少有兩次增加他們的軍費。兩年以前，他們計劃一起化費美金十億元，現在他們已決定再增加十億元。

因此，歐洲人努力分擔防衛的費用，儘管有些國家有政治和社會的困難，這些困難有時候十分嚴重。

但是，假如說美國負擔一切防衛歐洲的責任，而歐洲國家沒有負擔，那是錯誤的。如果你看看歐洲國家武裝部隊的數目，以及歐洲國家和美國花費在大西洋同盟關係上的費用，不平衡的情形並不如有些美國人所形容的那樣嚴重。即使如此，修正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問：美國能否讓歐洲完全負擔本身的防衛的責任呢？

▲答：那是對將來來說的一個複雜的問題。但是我確信歐洲和美國的同盟，有深遠的歷史和傳統，以及共

石油賣給他們的最好的顧客，那就是西方，以交換硬幣。因此歐洲人確有王牌在他們的手中。但是如果有大的危機出現，這種情勢可能改變，那麼可能就有眞正的危險。

△問：蘇聯人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們眞的是在準備戰爭嗎？

▲答：他們不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發動侵略，但是他們正繼續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使他們能夠把西方置於劣勢以及嚴重的政治壓力，以及如果將來的情況改變，西方嚴重地被削弱的話，他們可以輕地倚賴武力，如果他們選擇這樣做的話。

△問：蘇聯人將使用和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協定中所獲得的技術以擴展他們的軍事力量嗎？或是你預料他們會用來改善國內的生活水準？

▲答：他們會盡一切他們所能做的去應用他們得到的技術——舊的和新的，西方的和他們自己的去加強他們的軍力。而跟這個目標相合的話，他們也會應用那些技術去多多少少改善生活的水準。但是，要記住：在他們的政治制度下，他們能夠把生活長期維持在相當低的標準，這是西方無法做的。

△問：依你的看法，蘇聯現有足夠的軍力維護他們的安全嗎？

▲答：是的，他們有的。究竟，西方沒有人夢想使用武力攻擊或索勒壓制蘇聯。甚至當美國的軍力非常明顯地優於蘇聯，特別是在核子方面，美國也沒有使用這項優勢強迫蘇聯做他們不喜歡的決定，舉個例來說，德國問題就是如此。

因此，如果蘇聯繼續增進他們的

……威脅

布羅西奧

在的需要。

事實上，兩國之間的戰略核子武器的禁止的程度不怎麼可信，也不怎麼有效。因而，這更使得用傳統武器以及戰術性核子武器防衛歐洲有必要，也使得美國協助該項防衛更具需要性。

△問：你是說歐洲仍然害怕或預料會跟蘇俄發生戰爭嗎？

▲答：我敢肯定的說，危險永遠不會消失。你不會知道蘇俄的政策可能改變，如果目前的軍事和政治改變的話。

目前，那種危險還相當遠。我不認爲蘇俄在目前或不久的將來會在歐洲發動攻擊或冒險戰爭。

但是這並不是說，不需要維持武力的平衡了。歐洲人如果大大地削弱他們的力量，蘇俄人將會改變他們的政策。蘇俄在歐洲如果佔了優勢，而美國又自歐洲撤退，那麼歐洲人將在政治和經濟上依靠蘇俄的憐憫了。

△問：蘇俄人眞正要什麼？他們仍然擔心東西邊界嗎？即使西德已和蘇俄和波蘭簽訂條約了？

▲答：蘇俄人將盡他們所能去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要在西界有最高的安全，用最低的冒險和化費，主要的是他們在東邊和中共有大的問題存在。

他們從西德所獲得的，要歐洲安全會議來確認。除了這之外，他們希

絕你去？

▲答：首先，他們拒絕和我私人沒有關係。如果他們願意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代表談判，他們會接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何代表。

但是蘇俄人不願意和代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團人談判。他們感覺兩國之間談判，例如美國與蘇俄談判較有利。

△問：這是不是「分離而後統治」的技術？

▲答：可能是的。而這一點，法國人支持蘇俄人的看法。法國人也不喜歡集團對集團的談判，不過，法國人的理由可能不同。

△問：如雙方同意裁軍美國會撤出大部份的軍隊——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嗎？

▲答：在歐洲沒有建立集體的力量可以均衡之前，美國撤出大部軍力將是十分危險的。

甚至那個時候，美國也應負擔應有的防務任務，假如同盟國的關係要保持其意義和效能的話。

△問：一些批評者說，蘇俄在歐洲的軍隊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的裝備和訓練都較好，是否確實？

▲答：一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美國和英國的——的裝備和訓練甚至比蘇俄的好。

歐美務須繼續團結

△問：歐洲是否仍受蘇俄威脅？

▲答：其他的一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隊，因爲各種理由，差不多相等於或稍差於蘇俄的軍隊。

但是我的一般印象是北大西洋公

一個軍事的問題嗎？或是包含政治和心理的因素在內。

▲答：兩者都有。

歐洲部隊並不足夠強得可以抵抗攻擊，即使是暫時的沒有美國的支援。因此，美國部隊在歐洲駐紮是在軍事嚇阻和在緊急侵略下防衛歐洲所必須的。

而戰略性的嚇阻及撤軍將減少美國防衛歐洲的有效性。而這將有不可避免的，相反的政治和心理的結果。

△問：你認爲那會影響統一歐洲的觀念嗎？或是只是人們談談和夢想的一件事？

▲答：我絕對拒絕承認那只是談談和夢想的一件事而已。

我一直相信有一個統一的歐洲。並且將一直相信到最後。在經濟方面已經有進展，而且如果歐洲高階層會議召開時，將有經濟和貨幣方面的進展。同時，一些政治的統一可能也會稍稍推動。

但是我們不能無視大的困難。改進的速度很慢，我們必須加速。

如果我們認爲聯合這個這個或那個部分的歐洲人的生活就能達成歐洲的統一，那是錯誤的想法。事情的進展並不是自動地進展。如果沒有一個政治的統一的意願，也將徒勞，即使經濟的統一已經達成。

我仍然不失望。我要樂觀，英國的進入共同市場，以及法國的重燃的統一的興趣是有希望的象徵。



從事實體驗中共乃謊言詞典

兆華

中共竊據大陸廿二年，可說好話說盡，壞事做盡，康熙字典中之好字眼好詞語，幾是窮用無遺。但究其事實，則適得其反，其對國內人民與世界各國，無非盡是恐嚇煽騙的一套。有人說中共之奪得政權，得力於吹牛之宣傳佔十分之七，軍事力量只佔十分之三，此言確非虛語。他們因爲師事馬列，故宣傳工作第一，尤得納粹戈培謊言說一百遍便成眞理之秘，因之任何政策或推行工作，一定不厭其繁的大事宣傳，壞事說成好事，死馬講成活馬，更利用「會參殺人」的謠言攻勢，不由你不信，亦不許你不信，因爲它的宣傳後面，是有生殺力量做後盾。

共產黨何以長期以來都憎恨知識分子，無時或停的對知識分子迫害呢？就因爲知識分子有智慧，有良知，所謂「謠言止於智者」，共產黨所講的一套，知識分子是會很清楚的，即使有任何欺人的講法，甚至出於壓力，知識分子都會心裏明白或存疑，絕不會很直覺的受落。但共產黨一定要人直覺受落的，比如「畝產十萬斤」，「小球藻營養價値高於大米」，猶之夫有人說「四方石頭滾上山頂」一樣，小孩子下意識會相信的，知識分子會相信嗎？如果你有懷疑甚或不相信，則你馬上會得到反黨，反革命的大帽子，以後注定吃不消。你在它的統治下而要面對現實時，一切眞理解釋都是腐朽思想和階級敵人的詭辯，對共產黨全是罪過，不是這裏「眞理愈辯愈明」的一套的。

中共在流竄時期的謊言煽騙，因時日較久，人們記憶不淸了，但僞有大陸僞政權成立之後，原本是正式國家制度，不特要與民更始，更要示信於天下，中共能做到嗎？可說變本加厲，如細心蒐集其謊言煽騙的詞語，眞可編成一部謊言詞典。由此可知中共治國之道，無非以恐嚇煽騙爲能事。茲憑記憶所及，舉其犖犖大者，並分別簡要評述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四大階級團結在共產黨領導下連結而成的」——這是僞政權組成時開宗明義的第一句，可是「三反」「五反」運動之後，由公私合營以至併廠併店，小資產階級不存在了，「文化大革命」之後，破舊立新砸個淨盡，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了，現在中共國內，只有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五星國旗中的四星（代表四個階級，另一星是中共），已去其二，正確的國旗實在只有三星。但中共依然五星下去，這不是瞞騙嗎？其他兩個階級打倒了，這不表示利用完了，棄之如遺嗎？又能說這是「過渡時期」終結嗎？

窮人翻身，當家作主——共產黨來了，窮人翻身翻了落海，因爲從前是窮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新鬼變成人——這只是醜詆與自褒的講法。以「白毛女」爲例，從前社會把人變成鬼的絕少，但所謂新社會把人變成鬼的卻很多很多（不斷鬬爭的冤案，五類分子的家屬，倒行逆施的制度），把鬼變成人實在少之又少。

共產黨領導下，不會餓死一個人——三年人爲災害（自稱自然災害），全國餓死百多萬人，單廣西一省，也餓死近廿萬，水腫、肝炎、腎臟炎死去的不就是餓死的嗎？其他平日上繳多，豐年配糧少，歉收再剋扣，也常常地區性慣例的餓死人。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者獎——如果你是有資格要坦白了，則坦白是麻煩的要死，抗拒是較爽脆的亦死，立功可能慢一點一樣要死，因爲你既是問題人物，這個運動僥倖過得去，但別個運動還過得嗎？第三第四個運動會讓你存在，總之長期的疲勞、凌辱、與侮害，令你難以爲生。

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是全心全意爲自己的權利、地位，向上爬，陰謀害人而服務，所謂爲人民服務，是掛在口頭的一句名詞而已。

毫不爲己，完全爲人——中共慣將死人封爲英雄烈士，原因死了的人不會變質，王杰死了更撈到了這兩句並定爲王杰思想，但叫人毫不爲己，何以貴爲頭頭的劉少奇林彪要反毛澤東，完全爲人，又何以毛澤東要鬬垮整死劉少奇和林彪，實在自上至下，都是完全爲己，毫不爲人。

一面倒，蘇聯老大哥——靠蘇俄力量，靠蘇俄支持的時候，就叫人向蘇俄一面倒，稱蘇俄爲老大哥，叫史大林做爺爺。一旦羽毛長成，利害衝突，自己想做共產國際盟主時，就一腳把人踢開，大罵「蘇修」、「社帝」，試問中共現在所行的一套，連「紙老虎」頭子都國宴招待，又是什麼「修」呢？

兄弟之邦，無私的援助，牢不可破的友誼——都是中共與共產國家或同路人修好時的名詞，對蘇俄、古巴、南斯拉夫以至亞非部分小國都如是。但兄弟之邦一下會變成敵人（如蘇俄）。無私的援助，一下會因私而絕交（如古巴、日共）。牢不可破的友誼，更隨各國之政治動向而支離破碎（如南共、印尼、印度），反反覆覆。

美帝是紙老虎——一直叫響了廿年，認爲只會唬人並不可怕，進而應該將之打倒，爲何一個乒乓外交，突然與美帝拉相好，豈不是前倨而後恭，是否紙老虎現在値得怕呢？

再半年美帝乒乓球隊訪北平了，又三月基辛格也到北平訪問，又半年美帝頭子尼克遜夫婦與政府首要都來了，這究竟打倒美帝，還是歡迎美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鳴大放時要人多提意見，多作主張，俾國家庶政得以革新改善，學術文化齊放異彩，天眞的知識分子不知是陰謀（毛澤東後稱實是陽謀），紛紛提出意見，結果構成反右運動，提過意見的都成了右派，定爲黑五類分子之一（黑五類是反、富、地、壞、右），通通被鬬得死去活來，很多更丟了生命。

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幫助進步，治病救人——都是鳴放期間引人入甕的漂亮詞句，叫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批評執政者，幫助共產黨進步，但結果剛剛相反，是言者有罪，聞者照樣做官，共黨進步不進步不能管，病人不認病並推倒醫生。

一天等於二十年——大躍進時不度德不量力的狂妄冒進要求，憑什麼生產力一天可以抵得二十年，就是五億人日夜不停的工作（當時不是叫七億人口），全民整天不吃飯的節約累積，其生產及節餘成果，也難達此數字，誠荒天下之謬。

十年超英，廿年超美——也是大躍進時的妄想，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中共自認），不從腳踏實地的幹，而徒然大叫大嚷，看看聯合國去年全世界每一國家的國民平均收入統計，中共只比亞洲最落後之印度稍高，就夠不寒而慄了，什麼超英超美呢，何況五九年到現在，又過了十二三年了，還不是依然如故嗎。

畝產十萬斤——是天大笑話的數字，就算是什麼豐產田，衞星田，什麼深耕細作，什麼小株密植，一畝怎能產得十萬斤，除非掘地拾尺連泥秤。

祖國人民豐衣足食——立國廿多年，一般地區自然每人每月配十幾斤米，四兩油，每年六尺布（連毛巾在內），遙遠的山區，很多還沒有這個數字，港澳同胞寄回大陸的食物衣布郵包，經年堆積如山，年尾的時候更要排隊，有人寄食品去台灣嗎？能夠細心對比一下，便可了解眞相，試問人人只能從嚴格的定額領用配售品，則所謂豐衣足食實不問而知。

毛語錄治神經病，新針醫聾啞——患神經病的人，能多灌輸毛澤東思想，使其認識革命人生觀，堅強起來，其病便好，用新針可能使聾者復聽，啞者能言，這種接近神話的講法，如果能認識革命人生觀的怎叫得患神經病，極其簡單的新針又可以醫聾啞，則世界醫療研究機構可全收檔矣。

香花和毒草——共產黨對任何事物，用得着時叫香花，利用完了叫毒草，今日是香花，明日變毒草，謝添演的「武訓傳」，夏衍編的「林家舖子」，最初放映時被譽爲極成功的電影，但大鳴大放之後，則被批判爲奴才和兩面性的電影，是毒草了，其他很多文藝作家的作品，莫不如是，最難理解作品變了毒草之後，人必打爲牛鬼蛇神。叫人怎樣看事物，知識分子永遠遭殃。

憶苦思甜——中共最幼稚的騙人把戲，叫人吃「憶苦餐」，在吃這種薯藤豬糠粥時，宣佈在從前社會大家是過這種生活，是被官僚地主剝削而達到此苦場，現在共產黨來了，大家過着甜美的生活了，就要想念這甜美的來源，就要時時感謝共產黨。但參加過這場合的人，個個只有苦笑，因爲吃雙蒸飯、蕉渣糕、小球藻餅，是共產黨來了才吃到肝炎水腫的。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國外同一陣營之蘇俄罵成「蘇修」、「社帝」，搞到百萬大軍，陳師邊境，劍拔弩張，叫嚮廿多年的「美帝」紙老虎，突然邀請其侵畧頭子訪問，大拍膊頭，前後敵友難分，舉國人民迷惑，毛澤東思想勝利在什麼地方？國內大叫解放台灣，也叫了廿年有多，但人家依然繁榮昌盛，戰無不勝爲何不一戰而勝，最近中共宣佈黨內已經曾有十次大分裂鬬爭，並相信今後仍有不斷的鬬爭發生，爲什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幾十年也不能在黨內勝利，難怪國內、台灣，和國外問題，更弄得一團糟，而無法解決了。戰無不勝實在是笑話。

親密戰友之一——劉少奇當黨和國家副主席以至國家主席時，中共都叫他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他也確是捧起毛澤東和搞毛澤東思想最出力的人，毛澤東要他在白區搗亂的時候，也叫出「少奇同志白區的領導，是極其正確的」，他們共同「革命」幾十年，互相標榜，水漲船高，眞是親密戰友了，但六七年一個奪權的文化大革命，劉少奇便由「中國赫魯曉夫」變爲「劉修」，再變爲叛徒、工賊、內奸，從此成爲中共一切惡毒罪過的人，所謂親密戰友，原來就是如此。

親密戰友之二——文化大革命打垮劉少奇，毛澤東奪回失去的權力，是靠林彪槍桿子不功，結果林彪爬了上去，中共「九大」更通過林是毛的接班人，並載之黨章，從此什麼都「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了，林彪又做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但前後不到四年，去年九月發生外蒙墮機，林彪及以下幾員大將從此不見露面，繼之反「天才論」呀，反「不老實人」呀，「劉少奇一類騙子」呀，大叫大嚷差不多一年，才正式由中共透露，林彪搞陰謀政變，企圖刺殺毛澤東，計劃失敗後乘機逃亡，在外蒙墮毀「粉身碎骨」了，這又一個親密戰友的下場。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是林彪的語錄，看來是絕對服膺毛主席了，但他最後是要刺殺毛澤東，搞陰謀政變，可知中共這集團，自上至下都是講一套做一套，只有魚肉和愚弄人民最徹底。

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林彪事件之後，中共究然叫出這兩句話，其實打開中共幾十年歷史，所作所爲，有那一件是光明正大，又有那一件不是搞陰謀詭計，遠的什麼路線鬬爭不談了，三反、五反、土改以至反右運動，那一次不是運用陰謀詭計，使正直的人受其愚弄而吃了大虧，文化大革命奪劉少奇之權，是隨大鳴大放搞陰謀詭計的極巧運用，如以正常會議表決進行，失敗的一方決是毛澤東，林彪之逃亡墮機，也不是雙方陰謀詭計運用之結果嗎？共產黨沒有光明正大的，它的陰謀詭計，是隨馬、列、史和其黨的本質與生俱來的，到現在豈能加以糾正。

愛爾蘭革命與共和軍

自從英國派軍直接控制愛爾蘭的局面以來，使其內部的混亂情勢變本加厲。據外電報導，貝爾法斯特於八月十八日曾發生兩次威力強烈的炸彈爆炸事件，給北愛帶來足以導致毀滅途徑的威脅。而暗殺隊亦已使貝爾法斯特變成一個恐怖的城市。警方於八月廿八日的估計：在這次的宗教糾紛中，已有五百三十七人喪生。

愛爾蘭這一宗教衝突發生於一九七〇年七月間，騷亂逐漸擴大，隨即蔓延貝爾法斯特、倫敦德里等地，兩年多來就一直沒有平靜過；尤其到了今年二月，由於英軍開槍殺死了十三名北愛青年天主教徒之故，更引起猛烈的報復性流血衝突；究竟這場革命的騷亂鬪爭局勢，將到什麼時候才能平息？誰也不能逆料。

愛爾蘭之父其人其事

提起愛爾蘭的革命運動鬪爭，就不禁令人聯想起有「愛爾蘭之父」尊稱的凡勒拉其人。他也像許多的現代世界領袖，不是出生他所統治的國家。例如：德國的希特勒是個奧地利人，俄國的史達林是喬治亞人，土耳其的凱末爾則是希臘沙羅尼加人，奧國的舒斯格原爲義大利人。而凡勒拉的出生地，更遠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紐約市，與愛爾蘭的首府相距竟達三千英里。

凡勒拉一八八二年出生於紐約，而他父親則是由古巴移植到美國的西班牙人，他母親才是遷居美國不久的眞正愛爾蘭人。一八八四年當他父親死去時，凡勒拉僅有兩歲，便由其母將他送至愛爾蘭，托請他舅父代爲撫養，而他母親則仍舊留在美國改嫁了。此後，凡勒拉不僅成爲無父孤兒，他幼時候有否與母親接觸？現不可考；只知道他一直住在里麥立克縣伯魯里附近，即其外祖母的家裏。四歲時入當地小學就讀，因爲他的數學很好，畢業後考入一間教會學校中學部，他曾一度想進耶穌教學院，後來則升入了都柏林的里岩學院。他在皇家大學得到學位後，又學習愛爾蘭語，充當教師並開始其政治活動。

凡勒拉是一身材瘦長而富有筋骨的人，正適合一個政治狂熱者的條件。當他年青時候，原爲第一流的橄欖式足球隊員；他酷嗜騎馬，也歡喜遠足與爬山。每逢星期日，他總是在離都柏林十哩外的山徑上步行，如飛人疾走，不戴帽子而頭髮直聳，不只一般人趕不上他；甚至連八個保鏢，也很難跟得上的。他嘗以爲酗酒是愛爾蘭的災禍，所以他在任何場合都不敢飲酒，也不吸烟。但在一九一六年以前，他曾吸烟很凶，據說在復活節叛變發生後，他在被解往拘留所途中，正裝滿一斗烟準備要燃着時，他突然停止了，並說：「我不願意他們在監獄中連這點享受都被剝奪了！」話未說完即把烟斗丟掉，從此他就不再吸烟了。

凡勒拉的夫人是一位女教師，閨名瑾尼·法蘭娜安，是他學愛爾蘭語時在本地人同盟中相遇的。因爲凡勒拉對愛爾蘭本地語文不及格，所以考不取文官試驗。這種傳說固不足信，可是，無論如何他已跟他的女教師結了婚。那是一九一〇年的事，他們一共生了七個兒女。據說凡勒拉夫人在年青時代是一位美女，她的金髮後來變成了灰色。她的性格也像丈夫一樣的沉默，在革命期間對丈夫幫助很多。相傳凡勒拉有吸引異性的魔力，但是他從不注意於女性。在官場應酬上，她們往往圍繞着他；他的臉上帶着微笑，卻很沉重，從來不失禮貌；他對異性多半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同時，他對金錢也毫無興趣，當他就任愛爾蘭主席後，曾將自己的俸給二千五百鎊減至一千五百鎊。他沒有私人進益，沒有糜費嗜好，亦不歡喜鋪張奢侈。他卻頗愛音樂，對數學更有心得。他對藝術的見解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卻沒興趣於象形藝術。他當然虔誠宗教，然其對天主教的態度則是不偏不激的。因之，凡勒拉對愛爾蘭的新舊兩教——基督教及天主教——都能領導。

南愛自治邦成立經過

至於凡氏的特性，可以用下面幾句話來包括：嚴於克己，忠於爲國，績於思維，遠於世俗，而又帶些道學氣、固執性、和仁慈心。據說凡氏一生只發生過一次脾氣，那是在辯論愛爾蘭印刷公債問題的時候，連他的朋友也難想起他有感情衝動的事。當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以七票多數被通過時，他馬上起立發言：「在過去四年中，我們互相合作有如親兄弟一般。……」說到這兒他就嗚咽不能成聲，而雙手掩面哭了！可是他的愛國心卻非常的堅強。

這位愛爾蘭領袖也跟其他少有的政治家，如前英首相第斯拉理，二十六屆美國總統羅斯福一樣，具有一個舉世聞名的綽號。每個愛爾蘭人都稱他爲「達夫」，這可以表示被稱的人爲大衆所愛戴，足以抵過幾百萬張選票的。歐洲觀察家曾認爲：這是人民給予政治家的一種殊榮；如果是一個獨裁者或煽動的政客，則永遠得不到這綽號。希特勒、麥索里尼、史達林都沒有，毛澤東更不足道；惟凡勒拉獨膺此榮典。而所謂「達夫」，即指那人是最好的領袖之意。不過，凡氏在當初原爲極端派中的最極端者，他之所以必然參加比爾斯、麥杜諾、麥德穆等一班人，共同於一九一六年復活節起事，宣佈愛爾蘭共和國成立。當時頭腦不淸醒的人，以爲這是瘋狂的冒險，不能成功而且等於自殺！但這些人的看法是錯誤的。雖然叛變在一星期後便遭武力所敉平；各領袖中除凡勒拉以外，都被判處死刑並遭槍決！然而復活節革命並沒有失敗——至少凡氏不認爲失敗的。

實際上，經過多年的悲慘苦鬪，愛爾蘭自由邦終於革命之火與流血之中誕生了，而凡勒拉本人也做該邦的元首。他本來是負許實地作戰的「指揮官」之一，也曾經領導千部下，在都柏林郊外包

蘭共六，這是一個軍事要點，自從英軍渡海到者柏林，必須經過此地。英軍到達時，遭受愛軍的猛烈迎頭痛擊！凡勒拉的部下在愛軍中是訓練最好，指揮最優的隊伍，就是英軍自己也承認。凡氏運用的妙計之一是派遣極少的士兵，携帶幾挺機關槍，守住一個高揚愛爾蘭旗的小屋，英軍中了空城計，以爲這是愛軍的主力所在。當都柏林市內的亂局敉平後，凡勒拉仍不肯投降。但他終於走出了鮑蘭廠，並說：「你們可以殺死我，但是你們卻不能難爲我的弟兄們！……」

軍事法庭最初判他以死刑，及至法官知道凡勒拉爲美國人的時候，則改爲無期徒刑。由於這時英國急欲美國參加協約國作戰，愛爾蘭係美國人的民意和情感是很重要的。他在達德摩只坐了一年監牢，因爲一九一七年英國會舉行大赦。當時其他指揮事變的首領全部被槍決了，只有凡勒拉一人倖免。所以他獲釋後，立刻被選爲「新芬黨」主席。

戰爭促成南北愛分裂

這位傳奇性人物，不久便由一名醉漢助他越獄，先後匿藏於孟卻斯胡及利物浦各地，經過種種困難才返回愛爾蘭。其時英國當局大事搜捕的緣故，迫得凡氏喬裝一名尋常水手，匿在馬鈴薯堆裏始回到愛爾蘭；又化裝一個伙夫逃到紐約，展開爲愛爾蘭「解放運動」募欵，自此，凡勒拉便被公認爲愛爾蘭自由邦的發言人，從而再接再勵地繼續進行其獨立運動，並於一九一九年由紐約搭乘「賽爾特」號輪船，偷渡返抵愛爾蘭，領導南愛新共和組織的國民大會，自任主席，公開拒絕對英王宣誓效忠，甚至進一步地宣佈獨立。因而內戰開始爆發，愛爾蘭王室親吏團的新募警察，與民族主義者互相屠殺！一九二一年七月，雙方成立休戰協定，開始談判；五個月後才簽訂「英愛條約」。根據條約，愛爾蘭得到自治領導的地位，但南愛自治邦與北愛爲爾斯特，則從此分開；同時南愛新共和黨的內部亦因此而發生分裂，凡勒拉於是乃堅決拒絕接受「英愛條約」。

當時赴倫敦談判的代表，雖由凡勒拉授以全權，但他卻不肯與英方談判的結果，而要求更大的收穫，以致內戰重起，結果兩敗俱傷！於一九二三年春實行停火令，使流血告一段落。而凡勒拉及其信徒，則已成爲少數黨，他們堅持謂英愛條約是勞合，喬治以戰爭威脅自由邦的。故表示不敢取消議員，「爲愛爾蘭和大不列顛共同民權，及爲歸附並加入不列顛各民族聯邦計」，對英王效忠的宣誓，決不出席國民大會。一九二七年六月，柯斯克萊夫政府通過一項法案，規定國民大會議員必須出席會議。此舉使凡勒拉和他一派的議員四十三人，全部出席。一九三二年，凡黨被選的議員增至五十七人，聯合工黨獲得大多數，並取代了柯斯克萊夫的地位爲主席。

一九三三年他參加改選，又得到大多數，從而成爲當權派，迅速地撲滅了法西斯的藍衫運動，廢除國民大會對英王的效忠宣誓，削減英總督的權力和特權，否認愛爾蘭最高法院對英樞密院的上訴權，並停付購地年金五百萬鎊——這是上個世紀愛爾蘭佃農們，向英國大地主購買土地的代價，亦即所謂「刮地皮」是也。

共和軍及其宗教衝突

一九三七年四月，愛爾蘭自由邦的憲法公佈，對內政方面享有絕對的自主權；尤其共和軍更是一枝反分裂的武力，它們一直企圖統一愛爾蘭而逐英軍出境。共和軍的「前鋒隊」便有兩個旅，約八千人。其中二千人在英國，其餘六千人則潛伏於南、北愛爾蘭（共和軍擁有可供七千人的武器），有一個配備二吋口徑的迫擊砲隊，砲彈很充足；並且擁有手榴彈及其他武器。此外，尙有一個通訊營，和一個醫護人員配備完整的醫療隊。共和軍的參謀本部，設在韋克斯福德郡，前參謀長麥克代米達是個頗爲著名的人物。他在威斯特、蘇格蘭、紐約各地，都分別設有募兵處，其經濟來源則多半賴於旅美愛爾蘭人的滙欵，及英國工廠待遇較優厚的愛爾蘭職工們捐欵。這枝非法組織的所謂「愛爾蘭共和軍」，在聯合王國沒有立法宣佈它爲非法。愛爾蘭當局雖反對用武力達成其統一目標，卻也無法禁止共和軍的活動。一九二九年，愛爾蘭共和軍所推行的「S」計劃，曾在倫敦及曼哲斯特等地，製造過一百二十餘次的爆炸事件。

一九五四年十月，愛爾蘭共和軍又發動三次突襲行動，分別襲擊奧瑪英軍及英國軍營。特別是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阿伯菲爾德事件，更爲歷年來最大的一次武裝襲擊，曾一度震動世界。當時有十六原愛爾蘭共和軍的士兵，曾制服了英國軍需庫的十三名衛兵；並強迫該軍需庫職員打開軍械庫的鐵門，拿走了六十五枝機關槍及八萬二千六百發子彈，兩枝步槍，和一枝手槍。第二天，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便在倫敦最大勞工階級中心——坎登鎭舉行一次大示威，以慶祝共和軍襲擊英軍的勝利；同時，愛爾蘭居民領袖瑞安，也曾舉行記者招待會，支持共和軍的行動。他說：「這枝軍隊，等到時機成熟時，將出動對抗英軍，把留在北愛的英軍全部逐驅出境。……」

留在北愛爾蘭的英軍原有五千人，另有五千後備，二千八百五十名正式武裝警察，一萬名在家中儲槍以待的非正式警察，和十萬名宣誓於一旦發生戰爭時，致力保衛聯合王國的北愛聯邦人員。自一九七〇年六月起，已增至一萬一千五百名英軍，保護聯合王國的北愛人員。到今年英國接管北愛後，英軍人數更多，然則北愛爲何不能像南愛一樣獨立自治呢？因爲北愛內部的意見分歧：㈠是民族主義在北愛具有強大的號召力，每次選舉均獲勝利。㈡北愛有三分之二的新教派——基督徒，都願意繼續留在聯合王國之內；其餘三分之一的天主教徒，則堅決希望獨立。因之，兩派力量抵銷，而有利於英國。

但倘若北愛的騷動繼續擴大，則南愛很可能會採取行動。因共和軍自今年一月以後，卽已加強其狙擊活動，不斷要求多殺英軍，並在南、北愛邊境曾與英軍發生衝突；而北愛的共和軍於襲擊英軍後，亦可逃入南愛受到庇護。所以，愛爾蘭的複雜問題，是使英國極感頭痛的。

胡蓑之

鄭孝胥與駒井德三

覺初

鄭孝胥字蘇戡，號大夷，福建閩縣人，爲著名的詩人和書法家，滿清時代，做過駐日本的神戶領事，展西邊防會辦，才氣縱橫，好言新政，盛宣懷的鐵路國有政策，促成四川的亂子，並導發武昌的辛亥革命，就是採納他的建議，但就今日而言，卻是很正確而合理的。入民國後，旅居上海，專以賣字維持生活，段祺瑞曾欲延攬入閣，予以交通總長，婉辭不就，民國十二年夏五月，由於他的同鄉陳寶琛的介紹，入宮覲見宣統帝，造膝傾談，大獲信任，從此成爲宣統帝最爲倚重的人，

滿洲建國，國務總理人選，除了他以外，張景惠、熙洽、羅振玉，都有資格擔任，但在溥儀的心目中，張景惠是東北元老，具有深厚的地方勢力，又與他原無淵源，熙洽雖是滿人，在滿洲國的籌備期中，一切費用，都是他墊出來的，正恐他挾此功勞而不聽話，羅振玉是書呆，且未來長春，與本莊繁，板垣又鬧得不快，想來想去，只有鄭孝胥比較適當。

國務總理既定，但各部人事，由於包容各方面的派系，卻使鄭孝胥大傷腦筋，最感覺難以應付的，是財政總長仍兼吉林省長的熙洽，鄭孝胥的兒子鄭垂，亦頗有才氣，擅長英日各國語言，尤於日本政情熟悉，素有日本通之稱，或把他們父子，比做明朝奸相嚴嵩嚴世蕃。鄭垂爲乃父想出一條自以爲妙計的辦法，自願將總務廳長讓與顧問日人駒井德三，意在以日制華。駒井初猶謙遜，後見鄭垂再三請求，且徵得關東軍代表板垣同意，因乘機要挾起來，以謂廳長地位太低，僅等於各部司長，不足以制服熙洽，必具有總長相等之身份，始足以發揮權力，鄭遂將總務廳長，改爲特任級的總務長官。於是惡例一開，各部日籍顧問，都由司長而升爲次長，控有院行政大權。鄭氏父子一念之差，明知上當，而悔之莫及矣。且由日本而轉來滿洲做官，例必升一級，如原爲判任（委任）的，可晉升爲奏任（荐任），原爲奏任的，可晉升爲勅任，原爲勅任的，可晉升爲親任（特任），引起日本官僚，一批一批地趨之若鶩，滿洲國的官場，便一變而爲日本化。

駒井這個人，本是學農科的，曾在滿鐵裏面做過農林課長，一度由陳公洽的介紹，到南通見張季直提供實業方面的計劃。九一八事變，他得陸軍次長小磯國昭的援引，任爲關東軍囑托，後轉滿洲國顧問，又得鄭氏父子的倚重利用，居然獲致總務長官一席，大權獨攬，驕橫不可一世。

第一次國務院會議席上，熙洽對駒井的任命問題，果然提出質問，「此次編制改訂，不知經理大臣是根據什麼理由？是得到執政閣下的批准？還是得到關東軍的同意？」鄭孝胥含糊地答道：「這是國務院的事情，在閣議上可以解決，用不着呈請執政批准和取得友邦同意。」熙洽又迫進一步，發出冷笑道：「隨意變更組織，增加一名閣員，改變了日滿兩國關係，竟說是小事，請問總理大臣那樣才是大事！」鄭孝胥被問得幾乎下不了台。

可是就在第二次的國務會議，議程中有一條關於總長們的薪俸案，規定日本官吏的薪金，高於滿系約百分之四十左右，熙洽首先發言反對道：「：：咱們既然是個複合民族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爲什麼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是親善，就沒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爲什麼要拿特別高俸金？」他如實業總長張燕卿、交通總長丁鑒修等人，都紛紛附議，駒井德三叫議案起草人古海忠之加以解釋，動謂平等，必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當然薪金要高，而且日本人生來吃大米，不像滿人生來吃高粱，就可過日子。故請日本人多拿一點薪金，正就是講親善。」這簡直是撥火加油，使總長們聽了更爲不滿。駒井乃宣佈休會，次日繼續開會討論，駒井毫不客氣地說：「日系官吏遠離鄉土，前來爲滿洲人建設王道樂土，照理應該感激的，因此要付給另外的特別津貼。」熙洽接着頂撞道：「我不是爭兩個錢，不過我倒要問問，日本人在那兒建設王道樂土，不是在滿洲嗎？沒有滿洲，能建設嗎？」駒井聽了，勃然大怒，拍着桌子吼道：「你知道滿洲的歷史嗎？滿洲是日本人流血換來的，是從俄國人手裏奪回來的，我叫你要明白，這是軍部決定的。」說完，捲起袖子，表示要逞野的樣子，嚇得全體閣員都怔住了。熙洽臉色發白，噤若寒蟬，再也不敢開口了，會議在一場尷尬的氣氛中勉強敷衍過去。

散會後，熙洽便乘汽車回永吉去了，財政部的事務，全交次長孫仁昌代理，以後沒有再來出席國務會議，即或到了長春，也不和鄭氏父子及駒井會面，其他閣員，對駒井的流氓作風，亦無不深懷惡感，連鄭孝胥在內心中也有些戒懼了，暗地裏譴責自己，不該引狼入室。馬占山的反正，在海倫發動第二次抗日，可說就是受了熙洽這一事件的刺激，毅然出走而決定的。

但駒井還不止此，他以國務院的印信，究竟掌握在秘書長鄭垂的手中，雖欲發許施令，終有未便。一天，聽說國務院和日本南滿鐵道會社有事交涉，需要人到大連去，駒井心存鬼胎，便對鄭孝胥極力推重鄭垂，非請讓予（垂字）兒去走一遭不可，他是總理的長公子，又有才華，此去必然成功。鄭孝胥高興地接受了，鄭垂動身時，把所有印信圖章，都交給總務廳的秘書須崎暫爲保管，並竊取了一張收據。鄭垂到了大連，與內田康哉總裁相見，寒喧之後，甚爲驚訝，不知鄭垂有何大事，趕來就商。原來內田康哉只是通知滿洲國領取那筆半個月前，滿鐵火車，經過南滿某地壓死兩頭毛驢，每頭照賠二十大圓，這樣的小事，但派了一個公差洽辦，轉發給驢子的主人就夠了。誰想到竟驚動了國務院的秘書長，及鄭垂回到長春，須崎並不交還印信，幾次催索，須崎卻一味撒賴說：「官章印信，你不是已經移交給我了嗎？怎麼又要索回？」鄭垂反駁道：「我是托你代管一二天，怎可說是移交。」須

！」鄭垂去找駒井，駒井卻打口腔笑道：「這是一個誤會，你當時不該給他，我們日本人最重手續，他以爲你是移交，當然不會退還給你了。其實，國

鄭垂氣得無可奈何。不過，鄭孝胥後來還是找到了日本國本社領袖平沼騏一郎的支持，盡力排斥駒井，平沼爲人廉潔正直，極爲少壯軍人和愛國人士所

調升爲關東軍參謀長，所謂趙令所貴，趙令亦得賤之，駒井遂在小磯的壓力下，被迫辭職。足證求援外力與，每每使自己同遭屈辱。

奧運會的感想

待旦

近半個月來每天下午六時，例必放下手邊的工作收看電視台播映奧林匹克運動會實況。即使有事到外面去了，也總是爭取儘可能在五時半以前辦完，以便及時趕回家去。

這次在慕尼黑舉行的第二十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眞是一次空前盛大，又空前多事多難的運動會。非洲國家要求驅逐羅德西亞於先，巴勒斯坦游擊隊屠殺以色列運動員於後。致使有些運動員因爲服食興奮劑而被奪回金牌，或者因爲不遵守奧林匹克運動會章程而被取消資格，便變成爲微不足道的小事。

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熱門話題，電視台、電台、報紙刋物在這半個月中幾乎天天都在大談特談，各自抒發自己的感想和意見。可是，大家似乎卻忽畧了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實，就是居住亞洲大陸上的七億五千萬中國人，竟然沒有派出一個代表到慕尼黑去。雖說中華民國派出了一個代表團，這個代表團最多只能代表一千多萬居住於台灣的中國人，而不能代表七億五千萬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體育代表團絕不同於政府。國民政府是正統的合法的政府，她可以代表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民，但台灣的體育代表團卻無此資格。我這樣說，並非想貶低台灣的體育界，而只是想提請大家注意，大陸運動員沒有機會參加奧林匹克世運會這個可悲的事實，想想看這是誰之過？

據我所知，經過二十年來的不斷努力，大陸的體育運動水準已經提高了很多。曾稱霸多年的乒乓球自不必說，卽田徑、籃球、排球、游泳、舉重等運動項目，都已經達到國際勁旅的水準。跟世界上任何體育強國都是有得較量的。假如中共肯派出代表團，我雖然不敢武斷將會奪得多少個獎牌，但卻可以肯定然將會令奧運會增色不少，定然會爲中國人增光。中共自絕於奧運會到底是誰的損失呢？從慕尼黑第二十屆奧運會的盛況看來，受到損害的不是「奧運」會，而是中共自己；而是中國大陸運動員和中國人民。

在「奧運」的節目中，我看到南韓、北韓，東德、西德的選手，同在一個場地上競技。我更注想到西德的觀眾爲東德選手熱烈捧場。德國、韓國雖然也和中國一樣，不幸分裂爲兩個政府，但東德和北韓的人民和運動員幸福得多。雖然同是共產黨政權，但中共卻要比別的共產黨政權更要偏濶和固執。有時簡直固執到不可理諭的程度。中共對待奧運會的態度就是一例。

中共堅持驅逐台灣「奧運」代表，才肯參加「奧運」會的活動，別說「奧運會」不屈服於中共的政治壓力，受到損失的只是中共自己和中國人民。卽使「奧運會」接納了中共的要求，把台灣代表驅逐出去，中共當局又有何所得呢？台灣人口雖少，但卻誕生過楊傳廣、紀政這樣傑出的運動員，假使中共多年前得逞所願，剝削了像紀政、楊傳廣這樣的運動員參加世運的機會，作爲中國人民的我們，能夠不感到憤慨嗎？

中共整天都在高叫要劃清界綫，最近是高叫劃清什麼「讀書做官論」，「讀書無用論」和「爲革命學習」的界綫；劃淸什麼「業務第一」和「促生產」的界綫。可是說來說去結果還是混淆不淸。而體育與政治的界綫，中共更加是混淆不清。

「奧運會」不等於聯合國，出席奧運會的世界各國運動員，並不等於出席聯合國會議的各國政府代表團。奧運會的宗旨跟中共高唱的「友誼第一，勝利第二」是完全一致的。「奧運會」堅持不論種族、膚色、宗教和政治信仰，大家和平地公正地競技的精神，是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的。「奧運會」認爲無論居住在地球那一個角落裏，無論受到那一種政府的統治的人民，都應該享有參加公平競技的機會。這種立場更是應該得到擁護的。可惜自詡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澤東，對體育與政治並無直接關係這點顯淺的道理也弄不通。以至弄出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來。莊則棟乒乓球打得好，並不歸功於他平日的苦練和技巧的純熟，而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唱樣板戲的唱得好，也不歸功於演員本身的條件，而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甚至連在北京街頭賣西瓜的，西瓜賣得多了也要歸功於「毛澤東思想」。反之，無論什麼人或什麼事，只要弄不好了就要歸咎於自己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試問美國「水怪」史伯茲，在這次奧運會上，一口氣地奪下了七面金牌，豈是因爲學習「毛澤東思想」學得好的緣故？

據說現在流亡於英國的中國著名鋼琴家傅聰先生，一九五六年在華沙紀念蕭邦的音樂會上獲獎以後，當記者們問他爲什麼他的鋼琴彈得這麼好時，他按照中共領導人吩咐他的話回答，把一切都歸功於毛澤東思想，一句也沒有提到他自己怎樣苦練，及他父親傅雷先生（筆者按：中國著名的翻譯家，是翻譯法國文學的第一把手）怎麼細心教導和培養他。當他回到上海後，傅雷先生便問他，是誰幾歲時就開始教他彈鋼琴，是誰花錢給他請著名的意大利鋼琴教師。問得傅聰啞口無言。想不到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時，傅雷先生便因此而被評爲右派分子。幸而傅聰還善於利用機會，逃亡到英國去。加在中國人民頭頂上這副「毛澤東思想」枷鎖，是何等的沉重由此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中國大陸的運動員跟台灣的運動員，一塊在奧運會上競技，但我知道，至少須等到「毛澤東思想」枷鎖被砸碎以後。

中共假借抗戰趁火打刼

「皖南事變」之經過及從未公開的秘密（四）

乙上

著挺選中了四十師的一一九團作目標，不是爲了這一團人少易欺，而是要求戰局不能擴大。他既選中了三十里方圓之內沒有援手的一一九團，就向自己的三個團下了一項很激烈的命令：「一一九團經常欺負我們，不能不好好的教訓他們一次，我命令你們執行這命令，選擇一個趁他們手中無武器的時候，要好好的打，五個或十個人，打他們一個，直打到他們叫饒爲止。」葉挺這種口頭命令，是相當含糊的，他旣不能明說讓部下赤手空拳和國軍鬬毆，因爲如明說了，縱然達成了目的，將來也騙不過中共，所以他不能明說，但如果部下能絕對一字不錯的去執行他的命令，那麼，確實是造不成大禍的。但可惜，葉挺與自己的部下，在思想方面，是完全不同的，在江蘇的所有新四軍，都深信在江蘇如皐一帶攻擊魯蘇戰區長官部以及襲擊江蘇省政府的新四軍陳毅、管文蔚都是「自己人」；都是同樣受葉挺軍長領導的新四軍，現在葉挺既又下令攻擊國軍，在他們的想像中，以爲又是和江北的陳毅、管文蔚部攻擊江蘇省政府相同，所以在心理上用不到準備，都是明白的，況且此時的新四軍之中，共黨黨員已佔了全人數的三分之一，對於攻擊國軍，沒有人感到異意。只有唯一對此事不滿的，卻是副軍長項英，項英對於葉挺，事先未透露一點消息給他，而竟突然的下了這種具有嚴重性後果的命令，非常不滿，他先向葉挺詢問，葉挺含糊敷衍他，繼之，葉挺就到團裏去了。由於事情沒有了結，項英到處找葉挺，而各團皆答覆葉挺方離去，或尙未到。而正於此際，一一九團的被攻擊，已經開始了，項英現見不到葉挺，就自行下令命，攻擊的部隊停止襲擊國軍，但爲時已遲，大錯已經鑄成了。

新四軍既已偷襲了國軍，就向西南逃竄，兩日間的急行軍，竄出了兩百多華里，到達了安徽南部的涇縣和旌德、太平三縣的中間，就在青弋江的沿線紮下了營，但追擊的國軍隨即亦到，新四軍被包圍了。戰事展開，此時，新四軍中隱含着三種不同的思想。

葉挺，戰事是他挑起來的，但是出乎他的預謀，把事情弄大了，也弄糟了，到了此時既被包圍，他遂即下了死戰的命令。這並非他改變了計劃，而要與國軍至死敵對，而是，他想借國軍之手消滅了新四軍這支邪惡的隊伍。雖然，新四軍是他一手成立的，也是他的唯一本錢，但是可惜的這支部隊，已不能聽從葉挺的命令了，留着的話，不但不能造福葉挺，卻能壞葉挺的事，所以葉挺把心一横，決心消滅新四軍，如果自己有命做官，將來重新再另建立，所以他下令和國軍拚到底——這樣的命令，反而很被共黨欣賞，也樂於接受，所以新四軍被國軍包圍後，竟戰鬬了一個星期。

而副軍長項英，是一個堅決反對和國軍作戰的人，他在這場戰事中，一直的大聲疾呼：停戰，不反抗！他的看法是：不論自己是不是共產黨或任何什麼黨，現在既受國府的領導，就當服從國府！——他自己入了共黨，但他滿腦子卻裝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傳統德教，所以，他自己所領導的一部份新四軍，一會兒和國軍打起來了，一會兒卻被打而又不還槍了，這就是士兵們一陣聽從項英的命令，而一陣又聽了「黨」的命令之緣故。「黨」在那裏？就在隊伍中，差不多每一個班裏，都有三、兩個共黨的。這些黨員，可以令到士兵們藐視軍令，不服從長官。當這一仗，打到最激烈的時候，不服從命令的軍官擅自指揮部隊向國軍作戰，項英爲了制止，前後親手槍斃了十幾名中下級軍官，和數名煽動抗令的士兵，當然這些所謂士兵者，可能就是發號施令的黨員。項英的此舉，引起了部隊中共黨黨員的反感，遂在戰事激烈之際，將項英槍殺了，就行殺害項英的，是一名團政委。

一向存在新四軍中的「延安分子」——（即是共黨人員，新四軍皆稱此等人員爲「延安分子」，可見這等人是由延安派來，或代表延安之意）他們是不信任葉挺的，但卻比較信任項英，但在此次戰事中，他們誤以爲葉挺先襲國軍，而後渡江北進，是一種忠於共黨的表現，所以反而信任了葉挺。而項英呢？既是共黨黨員，而又袒護國府，反對和國軍作戰，是個思想大有問題的人物，

、出身不同，所以才會如此分歧。

派系鬭爭的犧牲品

新四軍原本的那幾千人，他們自認是共黨，但卻不同於延安的共黨。在他們的眼光中，葉挺、項英的身份原比毛澤東、朱德等要高一點，最低限度也是和朱、毛一樣高，他們不喜歡「延安分子」的多事，也不想聽「延安分子」的說教，他們根本看不起「延安分子」，但又無法趕「延安分子」離去，所以，長時間他們不順氣也處處表現不合作的狀態，除了葉挺和項英，任何人的話，他們都不理，他們不須要別人的共產黨，因爲他們自己就是最古老的老牌共產黨了。

新四軍中絕大部份的士兵，是徵來的壯丁以及強迫、誘惑來的「參軍」者，他們對共產黨沒有印象，又不懂老共黨和「延安分子」究竟誰正確，所以他們糊糊塗塗，不似新四軍以外的共軍那麼一致。

「延安分子」多是由共黨派了來的軍官和黨政人員，他們在新四軍中活動了一個階段之後，就吸收了部份士兵做了自己的「心腹人」，那麼，就成了土製的「延安分子」了，他們和老共黨既不合作，也不衝突，只暗中發展自己的勢力，吸收的對象，自然是那羣新兵。新四軍的血液裏，既已充滿了延安式的微生物，其結果怎能團結一致？

但葉挺被逮捕之後，在陣地中，以及在三戰區長官部中，兩次作了上述的口供，所以，該年的一月十七日，軍委會所下的命令，只是解散新四軍，卻不提如何懲處葉挺。然而，共黨延安方面可是慌了，接二連三的抗議，出版小冊子自辯和宣傳，表面上看，似乎是要求釋放葉挺，其實骨子裏，卻是希望借國府之手，殺掉葉挺，但國府既不上當，也不理會，葉挺的事，遂在之後的四年間，沒有了下文。

共黨之所以急欲殺掉葉挺，因爲有幾項理由：

一、新四軍從此可以徹底受毛澤東驅策，而再也沒有葉挺等名義上的障礙。

二、延安新任的新四軍首領：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鄧子恢等，都是親毛澤東的人，他們既已名正言順的掌握了軍權，而又不經過鬭爭、流血的內鬨奪權，正是求之不得的幸運，如若葉挺被放回了，如何是好？再讓他繼續作新四軍軍長嗎？毛澤東固然不甘心，陳毅等當然也不甘心。如果將葉挺投閒置散麼；那麼，新四軍的若干老幹不會甘心，葉挺也不會擅自罷休。

三、如果能使葉挺被國府殺死，那麼，新四軍反抗國府就比較有了藉口，而且可將葉挺造成英雄形象，俾便使新四軍更和八路軍團結。凡此，都是中共急欲刺激國府企望殺掉葉挺的理由。但中共窮喊了一陣，國府不理，國府所宣佈的命令和公告中，只說明「新四軍抗違軍令，襲擊國軍，依法逮捕軍長，解散叛軍。」就是那麼清楚明白，純正的依據了軍法的觀點，解散了新四軍和遊擊」，葉挺，但由於葉挺造成「皖南事變」的動機，並非存心叛變，法律之外，所以給予了寬容，而不予以制裁。因此，「皖南事變」的錯綜秘密，不僅二十五軍的人員清楚，三戰區的人員也清楚，而國府許多有關方面都清楚這件事的內容。但是詭詐、煽動等等下流的手法，堂堂國府自不屑採用，所以葉挺與毛澤東、陳毅間的矛盾，如此多年以來，未曾公開，時間既久，漸漸淡忘了，今日談起來，已成爲了一個掌故。但是，還有「皖南事件」的一個尾聲，仍屬未破的謎，那是：

葉挺被國府逮捕，將近四年後，在抗戰結束時，被釋放了出來，在當時美國調停中國內戰的「軍事調處執行委員會」裏，作了共軍的一員代表，但當乘飛機回延安的時候，竟墜機死了。葉挺之死，是死於意外呢？還是內中另有秘密，這則是另一個未揭開謎底的謎了。什麼人不喜歡葉挺回延安？葉挺回了延安，對什麼人不利？能想到這些，謎底縱然答不中，也就不遠了！

中共蘇聯會爆發戰爭嗎？

陳佐治譯

美蘇間的冷戰鬆弛了，但蘇聯與中共間的冷戰卻毫無消除的跡象。

近年來，蘇軍約一百萬人結集在遠東、蒙古、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接近或進入中共邊境的地方。那些軍隊，今日仍繼續在該等地方佈防，空軍機場不斷在開闢。現在蘇軍演習，在沿中國疆界，多於北大西洋公約國武裝的地方。

一位西方政治學校權威這樣說「我和若干歷史家，及若干軍事專家，詳加檢討過，我們一致同意這一點：以前的歷史，未曾有過這樣的先例，沿中蘇邊界佈防如許大軍，而未有無爆發戰爭者。」

中共今日的問題，像昔日萬里長城那樣，擊退從西北方對中國的入侵。自古每一個中國朝代，均深受其苦。對這些歷來人口稀少的邊境，中國歷代當牛永久性，佈防大量軍隊，中共軍事政策，已轉變到這一方面。中共並未停止對蘇聯要求，在蘇聯亞洲有極大部份的土地，中共認爲是中國的領土，中共迄未停止向蘇聯挑戰，爭奪共黨世界領導權。

中共蘇聯之爭，將會繼續很長很長的時間，即如美國過去看守着蘇聯的壯大和強盛，現在蘇聯必須看守着中共的壯大和強盛。

雖然歷史時會重演，然而這個共產大國，尚無立即發生全面戰爭的跡象。當然，戰爭的可能仍然存在。由於連續事件的觸發，會令戰爭成爲眞的出現。

（節譯自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江南啼痕錄（二）

宓琴

所以，拉鐵摩爾是替蘇聯散播痲醉劑，令我們自我陶醉，而上了譎詐毒而不自覺。等到國軍和中共纏着作生死戰的時候，美國竟然發表白皮書，落井下石，置友邦於絕境，毫不珍惜當年並肩作戰的友誼。這是共產分子滲透的結果。以領導自由世界自居的美國，在主持外交決策的國務院，竟爲共產分子所滲透，所左右，不獨爲百戰疲憊的中國所隱憂，更爲世界前途所隱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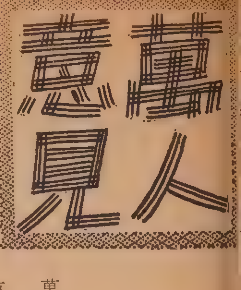
往事如煙

當勝利的爆竹，大燃特燃之後，我在開鶴十三鄉聯防辦事處，忽然接到挺七縱隊第二大隊何大隊長的電話，約我翌日率隊開入單水口，以作凱旋式的進入。回憶在民國三十三年的端午節的前夕，江會前線爆發戰事，日偽陸路沿新開公路進犯：水路進犯陳涌，衝過封鎖線，迂迴談雅。水陸在河村天等會合後，一路再沿新開公路渡潭江而進攻單水口；一路迂迴鶴山的芷山，從四九墟而附單水口之背。攻勢猛烈，銳不可當。挺七縱隊司令周漢鈴爲避免部隊犧牲，轉進皂幕山以南地區的有利陣地，我也率領戰時工作團的第三大隊，於大雨滂沱衣衫盡濕中，以沉重的心情，也以沉重的步伐，會同挺七，黯然撤退。撤出到松蓢的洪聖廟，周漢鈴還停下來，要通訊員掛通直屬第五中隊的電話，指示中隊長周福作戰機宜，並要周福盡可能堅守泮村唐良一帶，以免給日軍迅卽攻陷單水口，斷了第一大隊鎮炎如，第二大隊何志堅，第三大隊陳鑑泉等部隊的歸路。周漢鈴吩咐一番，便繼續撤退，時風雨交加，幸而是夏天，否則衣衫盡濕，士兵將瑟縮於凄風寒雨之中。我隨周漢鈴之後，大家心情沉重，在路上卽展開部署之時，後來才知道，也正是單水口淪陷之際。

懷念故人

在這裏，我値得提到兩個人，一個是單水口警察所所長楊魯，一個是紅花鄉鄉長譚美湛。當日寇竄到河村，我親率戰工團人員，巡視單水口市區，嚴防奸細，並要未疏散的商戶，緊急疏散。遠遠看見楊魯也率領一名警長，頭戴一頂竹織中山帽，身佩短槍，也冒雨巡邏市面。這時，未疏散的商戶，也紛紛關門撤走，在風雨交加中，一片蕭條。但身負地方治安之責者的楊魯，卻能盡最後的努力，絲毫不放棄責任，撐持到後最後五分鐘，不愧爲一個血性的鐵漢。楊魯看見了我，也陪我一起走動。三十分鐘後，周漢鈴派一個副官來找我，要我立卽去參加緊急會議。我趕到挺七司令部的時候，督戰官的廣陽守備區副指揮官何全標，凝視着作戰地圖，靜聽挺七參謀主任彭秋萍的報告。我才知道敵人已從新會天等分作兩路進攻，一路迂迴鶴山的芷山墟，一路直趨梧村、田邊。我軍在節節抵抗中。彭秋萍報告完畢，會議開始，周漢鈴首先提出由天等直至單水口，均是廣袤的平原，縱使在新會的梧村及開平的泮村，雖有起伏岡陵，卻無險可守，對敵人機械化部隊的進攻，起不了阻壓的作用，絕不適於陣地戰。爲了避免過度犧牲，應該放棄固守單水口的意圖。何副指揮官原不願敵人闖進僑鄉，但守備區沒有自己建制的部隊，自己缺乏本錢，是帶兵官最苦的一回事。默察現場形勢，已不適宜他督令周漢鈴死守單水口。他指示在單水口外圍的泮村唐良一帶，由挺七直屬第五中隊周福部相機抵抗日軍的兵弁匆匆趕回長沙指揮部。

何副指揮官走了之後，我們繼續商討，決定於必要時轉皂幕山南部地區，由副官處黍主任率領副官人員先行部署。戰工團負責督導市民火速疏散；並負責佈下情報線路，以爲刺探敵情。我統屬三個戰時工作大隊，第一大隊原在白廟、沙冲一帶服務；因敵軍迂迴談雅，切斷歸路，失卻聯絡，能否隨挺七第二大隊何大隊轉進有利地帶，難以判斷。第二大隊留於潭江以南地區，正在公益、大江一帶工作。我能直接掌握的，僅有第三大隊。於是，我立卽召集第三大隊舉行會議，指示機宜。後來有兩個假扮小乞丐，活躍於敵後，刺探情報，爲我們號稱小鋼炮的，就是在這時物色部署的人員。會後各工作人員便迅速展開工作。下午三時許日軍已竄至田邊，正強渡潭江，我們開始作忍痛撤退單水口的準備。當日軍的前鋒竄過了潭江渡，挺七司令部人員從穀埗街撤退；我率領戰工團人員從銀龍路後街撤退。至洪聖廟會合。當我穿過銀龍路轉入後街的時候，路經紅花鄉公所，見紅花鄉鄉長譚美湛仍是正襟危坐的端坐在鄉公所的裏面。這位以弱房而當鄉長，卻以風骨棱棱見稱的讀書人，我到新開前線來擔任戰地工作，時有和他接觸，以其有正義感心儀其人。今見其臨危不亂，仍堅守崗位，更使我欽佩。恐其未知我軍撤退，特向其打個招呼，走近鄉公所門首告訴他道：「譚鄉長！挺七司令部和我們都撤退了，你老先生也可以走了。」他見是我，站起來很從容的對我說：「所丁我都打發他們走了，我卻稍要逗留多一會兒，看看鄉民有什麼要求，聽聽縣府有什麼電話。」責任心之強，態度之堅決，比諸守土有責而望風披靡，則令人肅然起敬。戰時，徵兵和徵糧都是急如星火，身爲鄉長的，也總是爲這兩宗事而傷透腦筋。聞紅花鄉積欠兵糧太多時，開平縣政府派員下鄉坐催，如未能掃數解決，要扣留鄉長，譚美湛一聲不响的拿一本紅樓夢或三國演義的小說，隨縣兵到蒼城去，準備代鄉民受罪去坐



老毛作孽意猶未盡 不斷革命自毀長城

萬人傑先生：

茲付上關於馬列毛一篇草稿奉讀，及詩一首。請撥出萬人意見篇幅賜予刊登。謹此順頌

撰安

林哲齋謹上八月廿九日

老毛自從盤據大陸以後，對黨內戰友表面稱同志，內心則結黨營私，排擠異己，詭謀鬬爭，將從前爲國家民族而革命的口號，及爲人民利益的宣傳，擱置一邊，另行陰謀，指使江青這個賊婆娘暗自組織紅衞兵，起來造反革命。老毛利令智昏，忘卻那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造自己的反，正是毛的自作孽。

毛澤東心地狹窄自私，無寬宏大度，沒有海涵容物的修養，生怕別人勝他一籌，不但憎惡現世學者，知識分子，並且痛恨古聖先賢學說、著作、政教、文學，勝老毛多多者，其數倍蓰，故毛有所謂文化革命之舉，以便他自己所言的語錄獨興。殊不知「毛語錄」識者早指出言無成章律，法無成文句，並且言不對行，意屬欺騙，愚人，早已受到批評。狗口中那能長出象牙？爲毛話定論。毛所憎恨的爲孔子哲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毛卻己所不欲者，施之於人。及孔子曰：「恕己之心恕人，責人之心責己，庶幾世所免爭，人心安矣。」毛則自己可恕，人們不可恕。人們可責，自己可不必責。因之毛恨孔子，廢孔子的祀典，連中秋月餅都不准大陸人民吃，可見毛的見地偏狹，小氣，故一路來都向文化界造孽。

二十餘年來，中國大陸上人事，社會，各階層，眞是十足混亂，皆因毛事實上是讀不成書，故有造成倫常乖變，世事紊亂，毛讀不着曾子的大學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讀不着子思（孔伋）中庸篇，處世不偏不倚，不亢不卑之守正道，避歪邪之論，故而毛不明瞭無瑕者，方能摧人，毛不自檢自己滿身骯髒，胡亂說人們污濁，批判他人，劃分出什麼階級敵人，什麼黑五類，毒草，自己樹出週圍前後都是敵人，進忠言者，目爲思想反動，至現階段毛欲廢國家主席制，林彪、陳伯達等不同意，遭整肅，然此主席制的立案，應歸人民代表大會方可修改。毛本人的精神表示出有點混沌不清，近於猜忌，一味晨昏談搞馬、列，忘記列寧是死於非命，何以故？答案是非以德服人所致，更忘記馬克思是要求工人得到利潤多一點。而今天大陸的工人竟食不飽，何有利潤可言？所以說毛在人事方面繼續造孽。成七絕一首以記其實：

澤東本姓馬列毛
殺人忘祖意自豪
德政不修悖禮義
行比盜跖賽黃巢

林哲齋稿於澳洲雪梨

台灣執法如山 治安非常之好 香港應要學樣

報載，一香港居民，因販毒在台灣被捕，經審訊後，判處死刑。

看了這則新聞，對台灣司法當局，不禁讚一句：「好得很」。

台灣的禁毒，不是紙上文章，而是眞眞正正地切實執行，因爲判刑極嚴，不法之徒也不敢以生命嘗試，香港這位毒犯，財迷心竅，竟老遠跑到台灣去進行販毒勾當，今既被捕，判了死刑，也怨不了誰。

台灣到底不是香港，香港販毒、殺人，也不過坐幾年監，過了幾年，「又一條好漢」，台灣對這等歹徒，必須殺一儆百。而香港執法既鬆且懈，因此，販毒眾多，搶刧風行，香港，在東南亞人心目中，已是聞聲已怕的恐怖世界了。

亞稱冠，我們口袋裏的錢，也不用交由酒店保管，那怕深夜始返，也平安無事，而且屢試不爽，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而且，我接觸過各階層的人，包括侍應生、建築工人、司機、工廠技工、搬運工人，我從未發現過一個仙風道骨的「道友型」，而在香港卻不同了，只要你稍爲注意一下，面青皮皺，兩目無神，飄飄然如「仙人」下降者，比比皆是。

最近香港搶刧事件，無日無之，許多休班警探也被光顧，還幸警探身懷武器，可以鳴槍追捕，而老百姓只好乖乖地任人宰割了。

香港治安要好，首先學台灣，用「重刑」，否則，將會變成一個地獄世界了。（一山）

觀點與角度 太過呆板 應要改善

香港電台爲適應社會所需，特別成立一個電視部，差不多每天都在電視台播映一個節目「觀點與角度」。節目內容廣泛地談論社會問題，這是一個進步的注意，不但能適應潮流，而且也替政府做了一個很好的公共關係。雖然如此，它在製作上仍有些值得改善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電視節目製作比廣播節目製作要難得多，因爲電視除了有聲音外，還有畫面，而廣播則只有聲音，電視與廣播最大的差別也在此。

「觀點與角度」的製作卻沒有掌握此要領。也是說，製作人員沒有發揮電視獨有的優點，而使此節目只有四肢而沒有五官。

假如你是這節目的長期觀衆，就不難發現差不多每次節目都是由始至終只有一個人坐在梳化椅上，鏡頭對着他，然後來一個三步曲——全身景，半身景，面部特寫，就結束了五分鐘的節目。

我家多在吃飯的時候收看此節目，我常小家人說，當此節目播出時，就可以各吃點菜，因為每次的畫面都是大同小異，只要聽到聲音就可知道談些什麼了。

的確如此，諸電視節目中只有這個是只用耳朵而不必用眼睛。我心裏想，如果只聽聲音而用不着看畫面，香港電台又何必花那麼多錢去成立一個電視部，而「觀點與角度」也無須在電視台播映。

製作電視節目，畫面與聲音都很重要，這樣才能發揮電視的優點，簡單地說，用製作廣播節目的手法製作電視節目是失敗無疑的。

那麼，製作電視節目應注意些什麼問題呢？我卻有些意見。

我們都明白，電視比廣播多了一個畫面，因此當製作電視節目時，就需要盡量利用電視畫面，使它更能發揮電視傳播的效力。

節目主持人是很重要的，但卻沒有從頭到尾都出現在螢光幕上的必要，而需要配合一些影片、幻燈、圖片、統計表……等。

假設現在要製作一個有關節育問題的電視節目。如果只是由主持人坐也不容易使人聽得明白。但如果配合了畫面，事情就容易得多了。

首先由主持人說明香港人口增加情形，除了主持人講解外，螢光幕上還可以映上圖表，將近年來的人口增加作一比較，使人一目了然。

跟着主持人又可以介紹因人口過多而引起的問題，例如交通上的困難，這時螢光幕上又可出現一些人們在爭先恐後上車搭船的鏡頭，使人有切膚之之感，並覺得此問題的確是嚴重。又例如因家裏子女衆多，無法教管，而變成阿飛流氓在街上惹事生非，這時又可以放映一些阿飛械鬬的鏡頭，使為人父母者有所警惕。

最後才介紹節育的好處和方法，當然亦要配合一些影片幻燈片等。這樣才有說服力，總比一個人在電視上唱獨腳戲好得多。

我不是說整個「觀點與角度」是一文不值，相反的它的構想，它的主題，都是令人可佩的。只要在表達方面稍加注意，就可以製作成一個很有說服力的節目了。

（黎伯堅）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脉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

詩歌雖曰不倫不類 反共決心表露無遺

萬人傑先生：

不禮貌也要再麻煩你一次。感謝你讓我的多篇拙作刊登出來，令我高興萬分。今為表達我之反共決心，茲再將幾首不倫不類的詩歌奉上，祈給我刊登是荷。再見，祝你文章水長流。

晚輩棄左上八月廿四日

逃亡青年反共進行曲

衝、衝，我們是開路先鋒，我們是青年熱血，不怕死的無名英雄。

衝、衝，我們是開路先鋒，我們是炎黃華胄，鬬志昂揚的一羣。

衝、衝，我們是開路先鋒，我們是被迫逃亡者，反迫害的一羣。

衝、衝，我們是開路先鋒，我們是民族使者，反共抗暴的英雄。

我眞不明白

我眞不明白，香港那麼自由，都有人說不好。

大陸同胞說個「不」字都不得，甚至行步路都有監視，卻有人喊好。

我眞不明白，香港那麼任食任買唔嬲，都有人說不好。

大陸同胞莫說物質享受，起碼兩餐都不能飽，卻有人喊好。

我眞不明白，香港人的生活水準那麼高，都有人說不好。

大陸同胞由天亮作到天黑，人民幣一元都賺不到，卻有人喊好。

我眞不明白，香港「乞丐」俾飯都不要，都有人說不好。

大陸同胞行到「腳軟」，用錢到處買飯都買不到，卻有人喊好。

我的家

我的家，在梧桐山側，四九年前的往日，我們都是自由買賣，自耕自食，想不到，四九年後的今天，父離子散，無買無賣，且被強迫勞役，受了誰人所迫害？——「毛」主席。

我的家，在梧桐山側，四九年前的往日，我們都是豐衣足食，各擅其才，各盡其力，想不到四九年後的今天，不准橫財，不得不力，全年耕耘收到的果實，統統繳交毛主席，氣到我們

席。

我的家，在梧桐山側，四九年前的往日，我們朝夕往還港、九無所阻，任從我們主意，想不到，四九年後的今天，什麼都由毛共控制，七七都是講「證明」，歷史無此例，誰人的傑作？——毛主席。

（註釋：這裏的四個「毛」字寫成不同的方向，我的用意是視毛澤東擅於左右逢源，無仁義之道，他曾走右右到高呼蔣委長萬歲，今走左再走右。常施陰陽謀這套殺手鐧對付敵人，以致同志亦然，今日在你面前說同志、親密戰友，明日在你後面叫內奸、工賊、……賣國賊。這是毛澤東的人面獸心，狼心狗肺寫照，無所謂前後左右路綫宗旨，不論親如同志，密如戰友，若說一個「不」字就當敵人視之，禽獸性格尚未如此矣。）

憶逃亡並斥毛共王八蛋

提起大逃亡，如今心也慌，說到逃亡眞凄涼，我曾在，梧桐山上三晝夜，一點飯類未曾嘗，捱過暴風雨，冒過荷彈槍，聽過荒山假設恐嚇的「錄音帶」，越過梧桐河，爬過重重的鐵絲網，逃過共軍十步一哨的站崗，好不容易，才能抵達安全自由的香港。朋友，你估逃亡好簡單呀，實在好艱難。不信，請寫一信回「鄉下」，問問曾經此路失敗的過來人，保證百分之百都是眞。唉！差點兒，就快半世了，仍然作着國際間「難民」。想不到，毛共匪類——在聯合國——亂說眞，胡說我們逃亡者，是壞份子、叛國徒，硬說我們不是大陸逃來的「難民」，而是毛共寨內的「逃兵」。住口，王八蛋。一句話——眞——我們是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忠貞公民。也是香港守法市民。強盜說好話，騙子講眞理，同是撒謊話，演把戲的一撮流氓——俗語說，牛鬼蛇神。

曾憲光先生，囑我寫篇逃亡文章給萬人傑——馳名中外政論家。哎喲！我，「自問慚愧無能力，作文慘過擔大枷」。祇此寫一截逃亡歌吧。於此公之於四海正義者，告之國際間姑息爬蟲。

正義者、姑息蟲，請你們，憑憑良心說句公道話，究竟我們現居海外的逃亡者，是否曾經「聯合國」所聲明，是屬國際難民乎？

家長政治成績好
李光耀治星有一套

馬元

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政績斐然，譽滿東南亞。他處事公平而具鐵腕，只要他認為有利於國家之事，往往不按牌理出牌，遽下決定，往往有超意境的結果。例如他討厭長頭髮，新加坡馬上看不到這類人招搖過市。許多地方只是政府三令五申，叫嚷取締，而長髮披肩，不男不女之輩，依然出沒於鬧區之內，蓋因徒法不足以自行，說的多而做的太少之故也。

李光耀首先命令警察取締外籍旅客，凡披髮人境者，一律請到附近理髮廳經過修理後，才准發還護照。這是防止內流的第一個辦法，果然立即收到效果。第二個步驟更積極，規定凡長髮者，不准購郵票寫信。因為通常郵局與人民關係最密切，長髮人上了郵局，也只好讓步而把頭髮剪短了。

李光耀自從新加坡於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分治之後，一直擔任總理至今。新加坡的一切典籍規章，福利制度，完全由他一人主持而成。

李光耀治理之下，新加坡的經濟現正朝向年成長率百分之十四至十五的大道前進，雖然其間新加坡遭受英軍撤退的打擊。新加坡的外國人投資、建築業、貿易及工業都有長足的進展。兩百一十萬人口的新加坡，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為美金一千元，地亞洲僅次於日本，比台灣則高達兩倍有餘。三分之二的人口都住在政府營建的高層公寓。

李光耀痛恨貪污，經多年消滅的結果，收紅包的現象幾已絕跡。新加坡街道一塵不染，綠草紅瓦相映成趣。李光耀在掃除政治污染及環境污染方面，均有重大成就。

美和奪得青少棒冠軍 決心組成青年棒球隊

我國美和隊在美國蓋瑞城贏得世界第二十屆青少棒球冠軍，香港僑胞也引以爲榮，暢談青少棒和美和隊的事。全世界少棒比賽，在美國賓州威廉波特城舉行，我國少棒重衞冕戰成功，保持少棒冠軍王座，在這些日子中，青少棒和少棒，成爲香港人熱門談資。

這次台灣美和隊榮登世界青少棒王座，美和隊創辦和資助人徐傍興，欣聞美和勝利以後，決心組成美和青年棒球隊，遴選十六歲至十八歲的青年，施以嚴格訓練，俾以準備參加世界青年棒球賽。

在體育圈棒球賽中，計有少年棒球，青少年棒球，青年棒球和成年人棒球等四組。十二歲以下屬少棒，十三至十六歲屬青少棒，十六至十八歲屬青棒了，十九歲以上屬成人棒球。這四組棒球都有全世界性的錦標賽，成爲國際間一項引人注視的球賽。

就以少棒來說：在過去五年中，美國威恩隊贏得一九七〇年世界冠軍，其餘四年冠軍，則由我國與日本瓜分，各登兩年寶座，目前代表中華民國在美國競賽的少棒隊，則爲台北隊，而爲中華衞冕冠軍呀！

這次榮登世界青少棒王座的我國美和隊，則屬中國首次參加此項國際性比賽，早在今年七月，美和隊於

展開三戰兩勝式比賽，美和隊就以兩場勝直落擊敗關島隊，成爲遠東代表隊。

榮獲世界青少棒冠軍的美和隊，富有傳奇故事。

距今十二年前的九月，台灣大專聯考放榜，屏東縣應考學生成績特別壞，屏東高工校長鍾培盛，屏東縣督學鍾樂上，聯袂前往台北市，訪晤對家鄉教育關懷的徐外科醫院院長徐傍興，商談提高屏東學生水準問題，當時徐傍興表示，只要有一間好的高中就得，於是他慷慨捐贈台幣一千五百萬元，在屏東縣美和鄉購買一幅巨大土地，興建學校，準備辦一間好的高中，培養學生考大專學校。但是台灣省教育廳長劉眞卻要先辦初中，然後再辦高中，徐傍興只得接納，但卻使他有機會組成和訓練一支青少棒球隊，並以「美和」命名。如果十二年前的台灣省教育廳長劉眞，准許徐傍興辦高中，當然沒有今日的美和青少棒球隊了，所以天下間的事就是這麼奇妙者。

現今，美和中學已有學生一千二百多人，初中和高中學生各佔一半：去年二月組成的美和青少棒球隊費用，大部份由徐傍興個人支付，其餘由美和中學董事，曾在徐外科醫院做見習生或醫生支付：當美和隊四戰四捷，榮登世界青少棒王座時，徐傍興和贊助美和隊組成的人均感歡欣。

王道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度雙十國慶，定於十月十日下午七時半，假座香港梅江飯店舉行雙十國慶聯歡聚餐大會，歡迎萬人協會會員攜眷踴躍參加。餐劵每位二十五元，在下列地點發售，由即日起至十月五日截止（憑會員證或身份證購買）。

一、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二、萬人雜誌社——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三、湘濤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四、俊人書店——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致海外僑胞 木魚

鄭秀堂撰

海外僑胞離鄉久。重洋遠渡幾重秋？朝夕辛勤謀升斗。逝水韶光易白頭。遙念家園縈左右。關懷故國無時休。憶自家邦陷共手。僑胞涕淚兩狂流。父母親朋遭慘鬪。屋舍田園被沒收。半世辛勞化爲烏有。僑胞憤慨記心頭。國土重光希冀久。光陰荏苒廿三秋。頸項望長難抵受。國際偏偏起逆流。滿佈陰霾天欲漏。妖魔猖獗亂神州。百姓黎民艱苦透。衣難蔽體食無油。盼望王師速解救。苟延殘喘把生偷。焦急心情人共有。感感相關有因由。苦盡甘來齊等候。義旗高舉武備文修。自力更生圖永久。民心振奮是高籌。毛朝四處拉走狗。乒乓外交响四週。救濟小邦誇富有。係威係勢霸全球。迴光反照時不久。僞朝腐潰切災憂。失盡民心怨聲載道。極權統治運難留。派系分歧常暗鬪。爭權奪利亂凋凋。敗絮其中多弊漏。虛有其

身居海外戰鬭不休。愛國僑紛發援滋既厚。信心鬭志光射斗牛。寶島富強實力夠。革新改善正從優。奮發圖強早經着手。披荊斬棘不停留。重光國土三才就。王師揮動復神州。僅隔萬眾騰歡笙歌奏。發揚民主享自由。海外僑胞功居首。遠根落葉泛遠舟。買棹榮歸資財厚。親人團聚樂悠悠。

已故軍事學家蔣百里先生，曾留日習軍事，他曾著有「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長文（現收載曹聚仁著「蔣百里評傳」一書），評論日本的民族性。他說：「花是櫻花，人是武士，多麼美呵，但它的意義卻是印度悲觀主義的『無常』。因爲櫻花當牠最美的時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謝的象徵。好像武士當他最榮譽的時候，就是他[illegible]的一剎那間……」

蔣百里先生這段話，說得極有份量。日本人眞似櫻花，盛開時繁花如錦，但不旋踵卽凋謝零殆盡，不留一點痕跡。在政治外交上，日本人也是最「無常」的。他們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唯一有永遠——只有永遠的利害！（荆生）

日人邪惡罪行滔天 今日仍是中國大患

當抗戰前夕，中日戰爭行將一觸卽發的時候，法學家徐道鄰（安福系政要徐樹錚的兒子，著有「中國法制史」等書）發表了一篇有名的論文，題爲「敵乎？友乎？」盡了對日本人忠告的責任。文中的最終目的是希望日本軍閥能及時懸崖勒馬，則是日本人民之幸，也是中國人民之幸。

後來呢，正如世人所熟知的，日本的軍人並沒有懸崖勒馬，還是實行所謂「大陸政策」，以中國東北，做爲它征服世界的根據地，結果，「九一八事變」的火頭燃點起來了，以後跟着是「七、七事變」、「太平洋戰爭」等一幕幕上演。當日軍攻陷南京後，獸性大發，姦殺三十萬，都以武士刀砍下頭顱。日本文化界並且讚揚鼓勵這種獸行。日人鹿地亘寫了一本書，叫「日本人的悲劇」。

日本由於舊軍國主義的肆行無忌，導致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屈辱。二次大戰末期，日人已吞下了兩顆小小原子彈，受到懲罰。但在大戰結束後，國府本與人爲善的寬大態度，對日沒有任何的報復行爲。於是滔天血債，一筆勾消，日人也無需以血來償還了。

日本戰後，推行民主政制，但先天不足，人們缺乏民主思想基礎，天皇也非民主象徵，故徒有民主之名而無民主之實。至今極左極右兩派猖獗。右派極端分子如三島由紀夫竟發動變亂，企圖推翻現政府，積極進行軍國主義。極左的赤軍派則在日本國內燒殺刼掠之不足，還去外國機場闖下，滅絕人性的災禍。在外交上，則表現爲現實而急功好利，希望混水摸魚，所謂「政經分離」，坐收漁人之利。

譴責巴游恐怖分子（龍舟）

鄭秀堂

巴游恐怖分子，又試逞凶。毫無人性，天理不容。年前刼機炸機，塗炭生靈殊慘痛。世界輿論，指責尖鋒。查實別有居心之人，暗裏陰謀玩弄。就是那些所謂世界革命者，在幕後支撐縱容。一味點火煽風，狂徒才得有恃無恐。自從當時聲援後，恐怖份子就日益狼兇。世運會不是戰場，任誰都懂。豈可殺人擄掠，血洒鮮紅。殺戮徒手運動，何足言勇？令到兒啼妻哭，確冇陰功。且看世人譴責紛紛，表現萬分慨痛。某些人粒聲唔出，一味扮啞裝聾。善惡分清，人盡懂。茫茫孽海，誰是主凶？人民雪亮眼睛，當能洞悉種種。狂徒終遲有日，得到惡報遭逢。

徵求長期閱戶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三十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老夏改薪酬 教師氣難順 投函吐苦水

萬先生：

在「牛馬集」中讀到先生大作談停車場一文，萬先生大讚財政司夏先生善於理財及替政府賺錢生財，小弟讀此文後，不禁拍案叫絕。萬先生知道夏先生在停車場上打主意賺錢，可是萬先生及讀者還不知道夏先生在教師的薪酬上也打主意。小弟無意在這裏討論教師的薪酬是否合理，小弟只

手法。我試舉一例吧：原來舊薪酬制度學位教師的開始薪金是一千七百多元，去年政府把薪酬調整了是一千四百多元，這當然受到教師的反對，最近政府公佈加薪了，薪金是一千五百多元。天啊！十分明顯的是教師的薪金是從一千七百多元減為一千五百多元，可是政府通過電台、報紙、甚至電視台的「觀點與角度」節目，強說

還不心滿意足。夏先生為什麼不把教師的薪酬調整至二百元一月，以後又升回至一千元，那不是教師的薪金已經增加了五倍嗎？讓市民聽來多好呀！

其實政府在增加地稅一事同出一樣手法，先把地稅增加幾十倍至幾百倍，當受到工商業團體的聯合反對時，就通過立法局會議減少一點，大幅度的增加，而當受到反對時則作微少的降低，對教師的薪酬則先來一個大幅度減薪，當受到教師的反對時，則作微少的回升。夏先生何止善於理財，而且好計到極，可能是夏先生未上任之前在利園東西街學了二手生意的手法吧。

最後小弟要向萬先生及納稅人說

師薪酬制度後，每年要多付四千多萬元，多付這批費用受益最大的是簡先生及其從海外聘來的教師（不是香港留學生）及高級教育官先生們吧。

讀者　陳平上

罪無「和平演變」，罪在助敵「統戰」！

編輯先生：

久聞「和平演變」這一口號，照字面講，本是正確的。但端視立場如何？例如二次大戰前，日閥喊出「大東亞新秩序」口號，把西方帝國主義者驅逐出亞洲，亞洲各殖民地區讓它各自獨立自主，當然是好事。但日閥立場不然，他們的目的在驅逐西方勢力，由日本帝國主義獨佔，那就比西方勢力更壞了。

自由民主政體，恢復中華民國正統國號，實行三民主義，中國自然統一，那就是絕對正確應走的途徑。但如謂仍維持中共原有政權，只望大陸不流血武鬥，任令海內外同胞自由出入，那不是白痴、瘋子，就是上了中共統戰的圈套。

我們從香港某些假愛國報刊去觀察，他們時時放出「和平演變」濫調，可知明明是做中共工作。所以「和平演變」這一口號，便令人聞而作嘔了。編輯先生以為如何？

老香港客敬上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主力行詞兄

曾顯揚

君家文律冠西京，（蘇東坡）
典重文成金石聲，（陸放翁）
詩就彩箋舒卷玉，（陸陶山）
評詩今日得鍾嶸。（王平甫）

顯揚先生，是爲詩學大家，宴會之中，不時相晤，卽席題詩相贈，構思殊速，不加索想，蓋集句成詩，每句同在一韻，而且符合平仄；更能天衣無縫，順手拈來，宛如新作，此種集句，絕不簡單，必須熟記各朝名人作品，在數百首中，選用一二，一詩集成，非熟記千首，無法取材，強記工夫，實堪敬佩，壇主。

月夜書懷

鄭維珍

月明皎皎水平湖，寂寂茅軒懶舉壺，
蜃氣似樓還似市，風濤如鍊復如珠，
黃雞午唱潮初落，烏鵲南飛斗已孤，
威武梟雄驕幾許？賦詩橫槊妄吞吳。

郊行

鄭維珍

雨霽郊行興盎然，江南江北綠連天，
斜烟漠漠籠村舍，垂柳毿毿隱釣船，
幾處飛花孤寺外，誰家弄笛夕陽邊，
風光面面多遊侶，古塔留題好記年。

夏荷

吳湯禮

碧綠荷池裏，春來泛早枝，
凝珠隨葉舞，逐浪濯身欹，
腹滿房房實，中空節節絲，
奇葩汚濁出，賞識自敦頤。

椰林夜

吳湯禮

椰林疏月色，鷺鷥浴驚潮，
野火旋場舞，蠻歌調鼓譙，
棲遲猶伏櫪，覓食傚鷦鷯，
瀚墨情溫雅，躬行摶一瓢。

首屆理監事就職典禮之慶，特編纂會刊紀念

傅裕

(一)聯誼有會見親情，愛護鄉邦一片誠，
促進工商謀建樹，擴充業務助繁榮，
羡公就職猷初展，愧我經營志未成，
謹獻蕪詞聊慶賀，滿腔熱望在和平。

(二)廿載分離百感侵，思鄉杜老恨難禁，
羅湖烟雨封南北，阻滯歸期直到今。

(三)香江寧水路迢迢，魚雁難通恨未銷，
新界今開聯誼會，桑麻共話醉良宵。

過城門水塘偶寫

馬天

城門碧疊葉驚風，練日澄湖秋抹容，
臥懶花鬚穩石角，忘疲鳥舌盡天聰，
雲驕雁腳棲惶重，蟻舉刀牙戰伐雄，
祗道干戈吾輩有，哀哀人禍到昆蟲。

海上觀潮

董力行

別後中原恨未消，坐看豎子換新朝，
英雄投老乾坤黯，寶劍長磨歲月遙，
日日枕戈空有待，年年復國感無聊，
龍蛇寂寞蒼生淚，海上心情起怒潮。

春情（小重山）

楊文榜

細雨微風岸草青，楊花隨逝水，柳腰輕；莫因搖曳繫深情，春未了，簾外正茵茵。只怕杜鵑聲，誤將春送去，使人驚。獨留東苑探芳叢，鶯聲囀，空對月黃昏。

水調歌頭

葉開榮

少壯到白髮，人生似逝波，縱眼江頭浪駭，風雨正滂沱。瞬息千年入夢，漫數贏秦舊恨，今日政尤苛，有淚皆流血，赤禍把人磨。痛往事，思奮發，且揮戈，欲解貧黎苦困，未許再蹉跎，重將金甌整頓，復我炎黃盛業，高唱自由歌，慷慨付一笑。明月寄游舸。

七七蘆溝水，鮮紅濁不清，
黑龍江岸月，重慶石頭城，
已是經年戰，能爲尙北征，
核雲高宇宙，國步又遲程。

新界訪友

郭眞

昔日泥留道，今行摩托車，
山飛因念切，人到不言疏，
苦竹方扶宅，憐君竟牧豬，
和風吹死水，莫作寄生蛆。

六月七絕三首

韓粹然

(一)赤帝淫威六月天，斜陽西墜欲遲延，
如饑如渴雲霓望，豪雨成災病至先。

(二)往暑興師六月詩，戎機用亟不宜遲，
毋忘在莒空言白，宵肝殷憂怪傑知。

(三)苦熱炎炎六月吟，蠻京獫狁欲爲君，
出師重振周宣業，誰不歡迎升佐臨。

安慧法師贈茶

董力行

大嶼山寶蓮寺，安慧法師，前寄贈詩集一本，拜讀之，十分敬佩。余在大陸，遊五嶽名山，能詩僧人，已不多見。

(一)拈花一笑讀傳燈，汗漫清遊五嶽登，
佛印曼殊何處有，今從方外識詩僧。

安慧法師，前日托人帶來大嶼山所產新茶，瀹嘗之，是爲雋品。雅意至爲可感。

(二)嶼山勝地鎖烟霞，一度遊踪馬上花，
安慧法師情意重，膠囊密緘寄新茶。

去年南豐紗廠董事長，陳廷驊先生，贈余歐洲礦質泉水，十餘瓶，對人身至爲有益。

(三)寡欲無求卽是仙，高樓執筆盪茶烟，
年來頗解相如渴，品到歐洲礦質泉。

(四)少年戎馬在天涯，南國飄零當出家，
畢竟凡心仍不死，欲從大地起龍蛇。

陳寒波間諜生涯





原名：中日間諜戰秘辛

盛立人著

盛立人著「陳寒波間諜生涯」，是寫陳寒波在中國抗戰期間從事間諜生涯的原原本本。和日本間諜鬬智鬬勇，曲折緊張，為不可多得的間諜小說。是書共分為六部：第一部「三面反間諜」；第二部「敵後特工隊」；第三部「諜踪三千里」；第四部「秘密情報站」；第五部「諜網殊死戰」；第六部「霹靂地下火」，一氣呵成。現輯為上下兩巨冊，全書六十萬字，引人入勝，喜讀眞實間諜故事者，不可錯過！在「萬人雜誌」連載多月，備受讀者歡迎的「陳寒波生前死後」，亦將出版。兩書互為印證，倍增趣味。讀者密切注意出版日期！

上下兩巨冊

定價十一元二角



經售處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電話：K八四四六七三

湘濤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廈501室
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俊人創作小說

斜陽千丈

業已出版
每冊五元

俊人最新創作小說「斜陽千丈」，是一個動人肺腑的倫理故事，題材嶄新，不落窠臼。俊人先生更能運用其巧妙的筆法，將故事中的人，描寫得栩栩如生，配合了盪氣腸的情節，成為一部動人的長篇小說。單行本業已出版，塑膠封面，印刷精美，零售每冊五元。經售處：(一)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二)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港九各書店均有代售。

萬人雜誌

（第二五七期）



田中：我不要魚，我要熊掌！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九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調換

中共不要釣魚台

近兩三年來，一部分左傾的海外青年，曾藉保衛釣魚台運動，搞什麼「認同」與「回歸」，無非是對中共癡心妄想，一往情深。殊不知共黨人向來蔑視國家和國家的權益，在他們看來，國家不過是走向死亡的東西，只是階級革命、世界革命的工具而已。因此中共自己宣稱「一窮二白」，仍不惜對自己同胞殺雞取卵，每年化一億多美元支援北越侵略印支的戰爭；在大陸同胞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仍不惜數億美元援助生活水準遠勝大陸的羅馬尼亞、智利、阿爾巴尼亞！

巨大的投機外交

中共心目中無國家無同胞，從它對釣魚台的立場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自從一九六九年台灣、美國、香港各地青年掀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以來，台北當局始終站在國家立場力爭主權，並且在相關的開採東海石油問題上，劍及履及，先後在台峽及釣魚台以東以北地帶劃定礦權區，阻擋了日本侵吞的陰謀。其後由於南韓所設礦區也與中日發生爭執，政府乃與南韓、日本商討建立委員會來共同開發有爭執地區的海底石油，這都是有目共睹之事。

中共初時對此問題一聲不響，及至中、日、韓進行建立委員會時，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它始發表一項聲明，但聲明重點不在維護釣魚台主權，而在妒忌日本、南韓與國府進行建立委員會。換言之，聲明的政治目的大過經濟意義。這可以從以後的事實表現獲得證明。

本年七月日本出現了一個投機主義的田中內閣，中共隨即表示歡迎田中訪問大陸，於是雙方就展開了一場巨大的投機外交。其中一項重大生意是關於釣魚台的主權問題。

不提釣魚台主權問題



在中共方面主要的圖謀是打擊孤立中華民國，只要日本與台北斷絕外交關係，一切條件都好商量；日本所懷的鬼胎，是以出賣中華民國為餌，對中共待價而沽。究竟日本的大欲何在呢？主要是石油。關於石油有兩面問題：①是希望中共不提釣魚台的主權問題，②是希望協助中共開發大陸沿海的海底石油，並購取產量的一部分。

第①點極關重大。因為釣魚台以東的海域石油蘊藏量最豐富，被認為是世界「石油寶庫」。釣魚台如被日本奪佔，中國就失去這個石油寶庫。

第②點，沒有釣魚台的問題那麼重要，但是對於天然資源近乎零的日本，也具決定性的經濟價值。因為日本所需石油，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來自中東阿剌伯國家，以至從波斯灣到日本的海面，平均每三公里即有一艘二十萬噸的巨型油輪日夜不停的航行。因此他們高喊麻六甲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因為日本油輪如穿梭似的通麻六甲海峽，該峽水道的淤積或船隻過密，對於巨型油輪都是重大威脅。大陸產的石油如供應日本不但航距縮短，來往便利，而且油質含硫磺極少，對於公害嚴重的日本是奇貨珍品。

到目前為止，中共似已滿足了日方的全部要求。第一、周恩來已向日本公明黨中央委員長竹入勝表示：日、中談判建交，中共不提釣魚台的主權問；第二、中共已經從日本最大開採海底石油公司「日本海洋掘削株式會社」購買一艘石油鑽探船（船名富士號，代價約一千萬美元），這顯示中共決定接受日本開採海底石油技術，其次中共官員已向日本財閥稻山寬嘉等透露，中共考慮供應所產石油給日本。

新聞以外

日本與中共建交之日
國府應即派艦收復釣魚台

萬人傑

今天釣魚台仍在日本人手中，是中共外交上一大弱點，國府應向這個弱點作致命一擊，使海外中國人知道，出賣國家領土，與敵人勾結的是中共政權；也讓日本人知道，侵略中國領土，已招致一次慘敗；死心不息，再侵我釣魚台，將必重蹈覆轍。

日本轉向

為了日本轉向，中華民國在外交上又遭遇一次嚴重打擊。田中內閣受到親共勢力支配，一上台，就把「日中（共）關係正常」列為新政府的主要政策，派遣代表赴北平加緊勾結。大平和三木這兩名親共日本政客，早已受中共收買，在這次日本選舉中，得到中共政治及經濟上的支持，要把佐藤轟下，也不讓他支持的福田當選。但三木與大平自知資格條件不夠，因而推出原是佐藤嫡系的田中，以三派聯合力量，擊敗福田，條件是：田中當選後，外交路線要跟大平、三木走，田中利慾薰心，明知賊船也要搭。

結果，田中、大平、三木的聯合陣線在選舉中果然把福田擊敗，田中登上首相寶座，為了履行諾言，自然立刻進行和中共接觸，趕忙建交。

周恩來略施小計，就達到全盤目的，在對日外交上，可說大大成功。因此周恩來對日本的態度作了一百八十度轉變，正如妓婆遇上脂粉客，兩方勾勾搭搭，便搭上了關係。

田中在九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間實行訪問北平，並準備在他訪平期間宣佈與中共建交，達到「日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理想。

兩面政策

不過，在日本執政自民黨中，並不全部贊同田中的對華政策。另一部分人認為日本不應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不說二十多年來兩國間的經濟關係至

華民國放棄了日本的賠償，主張保留日本天皇制度，日本才能從一窮二白的廢墟中重建起來。雖然國際間並無道義可言，但與中華民國維持一貫友好關係，對日本實際並無害處。

因此這班人力主即使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也不該和中華民國斷絕關係。

但，周恩來所堅持的是：如要與中共建交，日本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田中急於搞「關係正常化」，便只有和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不過，日本一向搞「政經分離」，田中以為這政策仍可大派用場，打算和中共建交後，仍維持與台灣的經濟、文化等等關係。

為了達到這目的，田中派出由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率領十八名參議院及眾議院暨外交部官員組成的特使團到台灣「解釋」。既然決定與中華民國絕交，與中共建交，為什麼還要「解釋」呢？就因為日本希望在絕交後，仍維持經濟關係，繼續投資，繼續做生意。可惜椎名辱命而回，他的「解釋」並未成功。

一切後果日本負責

山國際機場下機時，就見到青年們的示威行列；他離開台灣時，台灣同胞也在高呼口號，叫他滾蛋。

行政院長蔣經國對椎名發表了強硬談話，聲明日本廢棄中日和約，即表示兩國仍處在戰爭狀態，此舉所造成的一切後果，應由日本負責。

椎名回到東京，態度沮喪。其實，這結果他早應預料到。西方陣營許多國家追隨國際逆流，在外交上承認中共，中華民國的政策都是主動宣佈絕交，但保持貿易關係，致力國民外交。以加拿大和意大利為例，外交關係雖然斷絕，貿易反大有增加。

田中看着這情形，對中華民國作了錯誤的估計，以為日本一旦與中共建交，中華民國也會像對加拿大、意大利一樣，貿易不但可以維持原狀，且有機會繼續發展。

但在國府心目中，日本與加、意不同，日本曾是中國敵人，中國對日不究既往，冇恩；同時，日本與中國貿易有逆差，日本佔了便宜。即是說，日本每年在台灣賺了不少錢。在這種種利益下，日本竟然轉向，阿崩養狗養唔熟，無法容忍，因此立刻在經濟上採取杯葛行動，限制了工商界購入日本原料及商品。

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日本政客的背後是財閥，財閥的目的是做生意，賺錢，田中、大平、三木要與中共建交，也無非因日本財閥要開闢這擁有七億五千萬人口大市場。

的逆差，弄到經濟屢現危機，田中在尼克遜的壓力下，除了答應馬上買十一億美元美國貨品外，還在今後貿易上加以節制。同時，歐洲國家對日本的傾銷，也感到不能容忍。希斯到日本找田中算帳，據說田中已作了讓步，今後，歐洲其他國家也會步英國後塵，要求在貿易上加以調整。即是說，日本貨品的現有銷場，將愈來愈窄，到處受到壓力，因而，對中國大陸存有極大幻想，也是日本財閥夢寐以求的新市場。作爲財閥馬仔的日本政客，在背後大老細指使下，只有拚命打好和中共的關係。

可是，由於中華民國當局表現的決心，使到日本很可能新市場未有得到，先丟了原有的市場。他們二十多年來在台灣得到的經濟上利益，將會漸漸消失，這是勢所必然的事。

台灣一向使用日本的廉價原料，現在要轉向其他地方取給，難免使製成品成本增加；但爲了減少對日本的依靠，沒法不另尋出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不過，老萬認爲對日本的轉向，單從經濟方面對付還不夠，同時也無法平息在台灣和海外國人的激憤心情，因此國府應考慮採取更有力的步驟。

一個最強的敵人，也必定有他的一兩個弱點。比方拳賽，處於下風的一方，未必沒有取勝機會，只要覷着對方弱點，在適當機會中，一擊而中，即使對方不致應聲倒地，也會昏陀陀，步調大亂。這時，就可全力攻擊，在劣勢中取得勝利。

中共在外交上孤立中華民國的確做得相當成功，尤其在外國華僑心目中，都認爲中共強大了，無條件的成爲他們的統戰俘虜。

其實，中共有沒有弱點？有，那就是「釣魚台」。釣魚台本來是中華民國的弱點，日本把這海底有豐富石油蘊藏的無人島嶼強佔，一再聲言是屬於琉球，琉球歸還日本，釣魚台應爲日本所有，不管中國找出許許多多的歷史證據，一於借了聾耳陳的耳朵，好少理。

對日本這種蠻橫行徑，中華民國本該採取強硬態度，但因爲日本已有勾結中共的醞釀，採取過以強硬政策，難免給予親共者口實，促使日本轉向，因此一直只能循外交途徑交涉。

最大的弱點

中共看準中華民國這個弱點，統戰部就在海外及香港發動保釣運動，這運動的眞正目的不在保衛國土，而在打擊國府，使海外中國人產生「國府無能」的印象。中共在這方面花了很大力氣，因此保釣運動也可說搞得確是有聲有色。

在香港，在職業學生及統戰分子策動下，有愛國熱忱的青年，都受了利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舉行示威。但他們鬭爭的目標並不是強佔我國領土的日本，而把箭頭射向港英，這個保釣運動可說不倫不類，唔湯唔水，明眼人一看而知全不是「愛國」那麼一回事，實則別有用心。

今天，中共與日本進行勾結的時候，曾經鬧得震天價響的保釣愛國運動，提也沒人再提。爲什麼不提？因爲，「釣魚台」今日已成爲中共最大的弱點！

釣魚台今天的情形和保釣運動如火如荼之時，情形並無改變，仍然在日本人手中。有人問周恩來，他說這是「次要問題」，其實，國土被人侵佔，那能視爲次要問題？沒理由一年之前這問題重要，今天就變成不重要。老周即使能言善辯，也無法自圓其說。

這弱點既然已落到中共身上，國府若不朝着這弱點全力進攻，未免太過愚蠢、無能。

收復釣魚台

宣傳上，應在海外發動比上回規模更大的保釣運動，先讓全世界人注意這問題，然後，在日本與中共正式建交，「中日和約」被視爲失效之時，立刻派出軍艦，收復釣魚台，向全世界宣佈：中華民國絕不放棄一寸土地。

軍事上，這是輕而易舉的事；而在海外華僑心中，卻會成爲無比的勝利。過去中共搞保釣運動，所作的種種宣傳，使海外中國人知道釣魚台關係我國利益的重要，國府予以收復，便連中共過去所作的種種宣傳上的利益，也都一股腦兒撈過來。

這是一石二鳥的最好方法，一方面向田中政府表示，日本的轉向，廢棄中日和約，使兩國恢復戰時狀態，中國以武力收復領土，理直氣壯；另方面打擊中共，不管他們說得怎麼好聽，仍然是個賣國政府，以釣魚台國土換取日本外交上的承認，可恥可鄙！

擊中這個弱點，對中共的打擊是沉重的。今天，中華民國在國際間已不必有什麼顧慮，過去扮演國際紳士的角色，吃虧太多，該改變作風。即使不作國際爛仔，也該做國際壯夫，不可再受人欺負。這個世界不見拳頭不害怕，一味談道義，聽得人們也厭煩。

不要做弱者

巴游分子被趕絕，成爲國際流氓，搞到世界立立亂，到處炸彈驚魂。世界大國雖反相譴責，可是吹佢唔脹，也沒辦法將之消滅。

撇開「人道主義」、「光明磊落」等等問題不談，這個國際流氓的手法雖不可取，卻使到世界沒人不知有他們這一羣人的存在。在這方面，他們是成功的。

至少，因爲他們的不斷製造恐怖事件，使世界大國也不能不考慮到「安置」他們的問題。也許，因爲他們的恐怖行動，使他們得一塊國土，重新建立他們的家園，再過安定的生活。

老萬當然不是主張國府效法巴游，到處搗亂；但絕對不能被人視爲弱者。爲了自己的權益，即使孤注一擲，亦所不惜。

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是個目光遠大，敢作敢爲的人，他以鐵腕處事，相信他對椎名所說的「一切後果由日本負擔」不是隨便說說，必有行動隨之。也許，老萬看到的，蔣院長早已看到，這一着棋，已在他預定之中。

中華民國不怕孤立，但必須表現得堅強、自主，人家且不做弱者，我們怎可以不在行動上有所表現呢？

四十年來兩個九一八

岳騫

日本自民黨（請讀者千萬注意，不是日本政府）派出以該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爲特使的代表團到台北，適値九一八的前夕，因此，不由得想起了四十一年前的九一八，兩個九一八有其相同之點，也有其相異之點，但對中國與日本兩國之國運，則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先就椎名一行而言，擁有參衆兩院議員竟達十六人，其中全部爲親華人士，筆者對於這一個代表團人選並無芥蒂存乎其間，但對他們的身份卻不能無憾，因爲這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自民黨代表團，雖然自民黨是執政黨，但自民黨並不等於日本政府，也就如中國國民黨並不等於中華民國政府是一個道理。田中與太平故意用魚目混珠方法，對我方可以詭稱是政府代表，如果毛幫責問，又可說是民間團體，因爲任何政黨都是民間團體。我政府以日本政府特使待椎名一行，確實有欠考慮，此皆出於外交當局不學無術所致，使葉公超、周書楷當此，不致有此失。

椎名其人及代表團

爲了了解日本代表團性質，對於椎名特使本人，有畧作介紹之必要。椎名在自民黨派系中，原屬於岸信介系。椎名初次入閣是第二次岸信介內閣末期，於一九五九年六月繼赤城宗德之後任內閣官方長官（秘書長）。岸內閣倒台後，椎名隨之去職，直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第二次池田內閣組成，椎名再度入閣擔任通產相，有類於中國的經濟部長。不過，也祇幹了七個月去職，繼他任的是佐藤榮作。到了一九六四年七月第三次池田內閣末期，外相大平正芳因爲對華外交惹了禍，受到黨內攻擊去職，由椎名繼任，田中角榮當時任藏相，按內閣排名尙在外相之後。是年十一月池田因患喉癌辭職，由佐藤榮作繼任，椎名仍蟬聯外相。椎名這一任外相幹了兩年，在日本內閣閣員走馬燈式的更換中，椎名算是任期較長。椎名任內値得稱道的事是結束了中日緊急狀態，請出吉田到台北具結不再以貸欵方式資助毛幫，兩國恢復了大使，中國撤退外交使領人員也都返任。另一件事是完成了韓日和約，日本正式承認大韓民國政府是全韓國合政法府，向這個政府賠欵美金四億及貸欵二億，結束了一九〇九年日本滅韓以來的戰爭狀態。椎名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解除外相職，繼他任的就是三木武夫。說來也算巧合，今天構成日本內閣親毛主力的兩個壞蛋大平正芳與三木武夫正是椎名的前後任。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椎名又在佐藤第二次內閣擔任一年通產相，以後卽未再入閣。

椎名原屬於岸信介系，這是自民黨初組成時最大一個派系，所以岸信介也能最早脫穎而出擔任首相。一九六〇年六月岸內閣因美日安保條約爲左翼分子搗亂而辭職，岸本人也退出實際政治，岸派當時分成兩大兩小四派，兩大是福田赳夫系，川島正次郎系，兩小是赤城宗德系，藤山愛一郎系。赤城系並未存在多久，由於赤城本人靠左，手下解體仍被「兩大」所吸收。藤山本是岸派旁支，脫離岸派之後，招兵買馬，聲勢頗盛，最多時擁有國會議員將近三十名，儼然成爲自民黨內中等派系。不過，由於藤山是市儈出身，於政、於黨均屬門外漢，搞搞幾年，傾家蕩產，一事無成，兩次競選首相，都是敬陪末座，部下經於解體另投新主，藤山最後無路可走，竟向左轉，作了自民黨內毛幫代理人松村謙三的接班人。松村死後，正式率領親毛黨棍、市儈去北平與周恩來會面，論其投靠之早，尙在三木武夫之前，太平更無論矣。可是田中內閣組成後，藤山及其徒衆未能在內閣分一杯羹，甚至田中內閣派去北平的先遣隊，也由前外相小坂善太郎率領，輪不到熟門熟路的藤山（藤山也任過外相），藤山已變成一個泡沫，不易再翻起浪花了。

岸派分成的「兩大」，福田系是繼承岸信介的傳統，堅決反共親華（其實二者是一件事），川島系則屬於中立偏右，雖然親華，但並不堅決反毛，此一觀點與佐藤派的田中系接近，川島死後，椎名繼任派系領袖是爲椎名系，這次福田與田中競選自民黨總裁，椎名系支持田中，所以田中給予一個副總裁名義，以前川島正次郎卽是副總裁，川島死後此缺久懸，椎名本是川島繼承人，現在又繼任了川島的副總裁的職位，皆是田中有意安排。

在自民黨內部組織，總裁是最高領導人，但由於自民黨總裁例兼首相，無暇過問黨內事務，眞正黨內有權力的職位是幹事長、政調會長、總役會長，日文稱之爲黨「三役」，而副總裁不與焉，其中尤以幹事長權最重，日本首相自岸信介之後，皆以幹事長爲階梯爬上總裁職位，皆未擔任過副總裁。

由椎名經歷可以看出，其在自民黨內位高而無權，田中對之則尊而不親，其本身立場中間偏右，但決非鷹派，與國會中眞正親華反共的鷹派人物賀屋興宣、北澤直吉不能相比，其親華程度與石井光次郎、船田中、岸信介等人相比，亦有很大距離。

這次田中、大平選派特使來華，人選煞費思量，屬於田中、大平兩系人馬自不敢來，既恐到台北吃苦頭，又怕斷了去北平之路，眞正反共親華人士如賀屋、北澤，皆不願背木梢，田中、大平祇有復中間偏右人士中挑選，最後選中椎名，爲了加重椎名身份，臨時又推選爲副總裁，田中輩用心不爲不苦。但此等障眼法騙不了吃日本苦頭歷四十年的中國人，椎名必然辱命而返，從開始就

確定了的。從這個九一八開始，中日之間的關係又進入新的一頁。

兩個九一八比較

四十一年間兩個九一八，相同之點是都與毛澤東有關，上次九一八日本所以敢悍然向東北發動進攻，就因爲毛澤東在江西成立蘇區，中央軍全力進剿，無暇對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毛澤東看準了中央政府要分兵抗日，在十一月間召開全蘇會議，毛澤東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被選爲「中蘇臨」的「主席」，即中共政權的「元首」。三個半月以後，溥儀就在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一毛一溥，內外呼應，使政府陷於兩面作戰之境。使當時沒有毛澤東倡亂，九一八事變決不致發生，九一八事變不發生，毛在江西早已覆滅，斷沒有後來逃竄之可能。這次情況又是日毛勾結，所不同者，主客之形異勢，上次日毛合作日主毛副，這次合作則是毛主日副；那次九一八開始時雖然是日本利用了毛澤東作亂的形勢，攫取了東北四省，但結果卻引火自焚，幾致亡國，若非我總統大恩大德，不肯派兵進佔九州，則日本將由中英美蘇四國分別佔領，蘇俄必然佔領北海道，即使以後中美英三國撤兵，蘇俄也決不會退出北海道，一定會在北海道成立一個「日本人民共和國政府」，再由蘇俄、毛幫及東歐共黨政權加上外蒙、北越、北韓等傀儡組織相繼承認，建立邦交，則日本今日是何局面。筆者所以舉出此事決不是又談到以德報怨的話，而是在說明日本當政人物稍有常識皆知道不能親共，尤其不能再與毛幫勾結。因爲形勢與四十年前完全不同，四十年前的毛幫是一羣嘯聚山林的匪徒，日本以之爲內援牽制中國政府，尚不失爲妙着，因爲毛幫當時尚無力爲害日本。此時毛幫則如一隻餓虎，四面擇人而噬，最肥最容易吞下肚的無過日本，田中竟然送上口來，世間竟有這種怪人怪事，後人讀史至此，一定詫爲奇談，以爲田中其人若非晉惠帝就是秦檜。但在目前日本人卻認爲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世道如斯，夫復何言。

日本眞的與毛僞政權「建交」，後果如何，筆者不願多說，因爲這已經不干我們的事。茲舉這次隨椎名去台北的眾議員八十二歲的菊池義郎老先生的話作爲存照，菊池說：日本如與中共「建交」，中共將採取（一）派赤化工作員三千人進入日本，（二）用金錢收買日本大眾傳播工具，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議員，（三）成立日本的聯合政權，（四）廢棄日美安保條約等措施。萬一日美安保條約被廢棄，日本將成爲無武裝狀態，勢將屈服於中共威脅之下。這段話筆者以前已經談過，再由菊池先生說出，足證大家看法相去不遠，日本並非無人，祇是不能扭轉既定形勢，豈非運數使然，注定日本硬要遭一次赤化慘禍，以償四十多年來所造之惡因。

這次九一八與上次九一八相異之點是日本國內廣大民眾均已覺醒，觀乎民意測驗可知，此事基於兩種因素，一由於日人懷念我總統寬大之恩，一由於日人驚懼毛幫之血腥統治，深恐開門揖盜，遲早將爲中國七億人民之續。懷我之德，懼毛之惡，形成一種反田中、大平的力量，目前沉默大多數已不再沉默，勢必動搖田中統治，將來如何發展，尚難預料，但無論如何，日本國內情勢已與上次九一八大不相同，非少數野心分子可得而操縱。

最後說到我政府的政策，表現得異常堅定，在椎名動身之初，可能有一種想法，以爲可借重中國政界元老與日本交誼素篤者如張羣、何應欽、谷正綱諸氏從中斡旋，以緩和中國朝野之憤激情緒。不意到達台北之後，所有在野人士皆不願出面周旋，實際與椎名會談的是副總統嚴家淦，行政院長蔣經國，外交部長沈昌煥，正式會談結束後，椎名始有機會見到何應欽、張羣，祇是普通拜候而已，對整個局勢毫無作用。

我政府態度異常強硬，已由蔣院長面告椎名。但具體內容並未宣佈，合眾國際社十八日自台北發出消息，已指出詳細辦法是：

禁止日貨輸入，政府已撥出一億美元，以借給工業機構作爲對日本以外地區購買原料之用，雖然這是需要更多的時間，交貨的緩慢與價格較貴，但爲了要向日本報復，中華民國一定會這樣做。在中華民國政府看來，廢棄中日和約，即是要使雙方恢復戰爭狀態，而日本的油船和貨船在日後經過台灣海峽時，將會被截停搜查，亦可能被中華民國海軍拘禁。取銷目前與日本之間的民航條約，使日本航空公司失去了這條獲利甚豐的世界航線。日本與台灣之間的航線每年所帶給「日航」的利潤，僅次於東京與檀香山之間的航線。

凍結日本人在台灣的資產，單是日本人在台灣的私人投資，已約有一億美元，而東京政府對台灣的貸欵亦約有一億美元。呼籲二千萬海外的中國人，齊起杯葛日本貨和日本交通工具，包括航空交通在內。

全面禁止中要民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去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總值爲十億零三百萬美元。中華民國輸往日本總值二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貨品，而購回總值七億六千七百萬美元的日本貨。

這些內容當屬可信，筆者在本刊二五一期「怎樣對付日本」一文，所提四點，前兩點包含在內，不過，將來實行時，當有伸縮性。因爲沒收在華日人財產一事，筆者在台北與當地商人談起，大家均認爲於法可據，於情則行不通，因爲今日仍在台灣投資經商的日人，大部份確實是對中華民國有好感，懷有感恩圖報之意，眞正唯利是圖的市儈，在周恩來公佈貿易四原則之後已經自行撤退。尤其是最近一位反正的「台獨」巨頭邱永漢更率領了十幾名日本廠商到台灣考察準備設廠，最近一月內更有不少日人眼見中日邦交斷絕在即，紛紛在台北購屋舉家遷來居住，勢與中華民國共患難。首先在日本國內聲明中國政府可以封鎖台灣海峽的是日本國會眾議員賀屋興宣，公開在台北呼籲中國政府封鎖台灣海峽截斷日本對外貿易的是日本教授里岩一郎，這次椎名抵台又有日本「皇誠會」代表在松山機場與中國學生共同示威。昨日更有日本反共代表在台北聲言誓以鮮血對付田中媚毛，像這些人我們又怎能把他們當敵人看待。

目前國際反共鬬爭形勢已不是國與國之爭，也不是民族與民族之爭，而是要求自由的人與生活在自由中的人聯合一起與剝奪他人自由的人的鬬爭，至於本是自由人卻甘心作極權的幫兇，如田中、大平之流，將首先會倒下去，對於中國與日本兩國自由人民的聯合鬬爭，前途自是光明的。

中蘇共邊境對峙

完顏

西方記者訪問外蒙

中共和蘇聯，原本是親兄親弟，同煲同撈，如今又反臉無情，兵戎相見。中蘇共關係的惡化，多少出乎意料之外，目前正有重兵駐屯中蘇四千多哩長邊境，嚴緊對峙，成爲一個世界大戰導火線。

九月中旬，中共曾經故意安排合眾國際社記者桑姆．查非前往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歸綏）進行訪問，並由內蒙古自治區的外事處主任余天振接見。余天振在中共的指示下，向桑姆作出了重要的透露，雖然消息不是新的，但在這時候提出來，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據余天振對合眾社記者桑姆說，蘇聯在中蒙邊界駐有三十萬名軍隊和火箭部隊，並且在靠近中國邊界地區進行軍事演習，威脅到中共的安全。雖然，目前沒有發生過一九六九年在烏蘇里江地區的軍事衝突，可是蘇聯的軍隊則不斷進行挑衅活動。在今年上半年，蘇聯軍隊和火箭部隊一直在中蒙邊界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當桑姆詢及邊境局勢是否緊張時，余天振很巧妙地回答說：「爲什麼有那麼多的蘇聯軍隊和火箭駐在我國的邊境地區？火箭並不是爲了防禦的，事實上，蘇聯派駐那樣多的軍隊，進行那麼多次的軍事演習，是對我們的最大威脅，也是對我們的一種挑衅。在這種形勢下，你可以判斷局勢是否緩和或緊張了。」

積極備戰抗拒蘇聯

余天振拒絕透露中共到底有多少軍隊駐在邊境，但他卻指出，中共已作了「充分準備」，「他們如果敢向我們進攻，我們一定乾淨、徹底、全部地把他們消滅，我們不害怕。」

共備戰的一些迹象。例如，距離邊境一百二十多哩地區，駐有蒙古民兵和婦女在練習打靶，重型坦克也在呼和浩特區調動，解放軍舉行反坦克火箭炮演習，軍用飛機場上排着長列的最新式噴射戰鬪機，枕戈待旦，只要數分鐘內，就可以飛抵邊境。這些備戰措施，十分明顯地是針對着蘇聯的。

蘇聯調駐在中蘇共邊境的軍隊，據估計約一百萬，佔蘇聯全部正規軍的四分之一。同時，蘇聯的最新式導彈和飛彈，也部署在邊境，其矛頭是對着中共的重要基地的。過去，蘇聯一直恐嚇，要將中共設在新疆等地的核子基地毀滅。另外，蘇聯一直積極爭取美軍自歐洲撤退，緩和西歐局勢，免去後顧之憂，以便從歐洲調出大軍，駐在遠東。

消息報歪曲事實

雖然，中蘇邊境談判自一九六九年開始，但迄今仍沒有多大進展，這從最近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攻擊中共所出的一本地圖集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中共在今年八月間出版一本世界地圖集，在關於蘇聯部份，中共在說明中指出，俄國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中，先後強迫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去了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八月七日，「消息報」即發表文章，指責中共要將九十萬平方哩的「蘇聯領土」劃入中國版圖，以謀挑起仇恨云云。「消息報」具體指出：「中國的這本地圖，將蒙古、哈薩克斯坦的大部份，土庫曼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的若干部份，以及烏蘇里江北部至太平洋沿岸的西伯利亞，劃入中國的版圖。」實際上，中共並沒有提出這種要求，而是「消息報」歪曲事實，亂加指責。

外蒙幫兇大肆攻擊

最近，蘇聯攻擊中共的聲浪，又經加強。例如，「眞理報」則指責中共歪曲林彪事件，誣指蘇聯與林案同謀。聲稱林彪是被毛澤東殺害的。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蘇聯的附庸，與中共爲鄰的外蒙古，今年以來大肆抨擊中共。外蒙指責中共的論調十分露骨，虛詞極爲尖刻。例如，外蒙指責中南海不斷進行互相殺害，爭權奪利的勾當，中共領導人又陷入危機。外蒙又指責中共實行「軍事管制」，進行反蘇反共，分裂社會主義家庭，同帝國主義侵畧者互相勾結。外蒙的報紙已明顯地指責毛澤東集團「無恥」，「毛澤東獨裁政權」，成了帝國主義和反叛派的「走狗」，是一個「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

如今，蘇軍又在中蒙邊境軍事演習，外蒙如果

從批「天才」到罵「一貫正確」

九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爲「要『認得眞金』」的文章，這篇文章歪曲魯迅的原意，強姦魯迅的意見之處，姑且不去談它，值得注意的卻是文章裏面罵人的字眼。這篇文章說了一大堆「要認得眞金」，不要受騙上當之後，便開始罵人。罵得最妙的一句是：

「什麼『天才』，什麼『一貫正確』。」

說毛澤東是「天才」其實並非始自林彪，就毛澤東自己也視自己爲「天才」，什麼「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狂妄表現。自認爲連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比不上自己，那麼不是「天才」還是什麼？林彪已被宰掉，死無對證，硬把「天才論」扣到他頭上去，列爲他的罪狀，他黃泉之下無靈，也是

第一

不是吃了蘇聯的熊膽，決不敢如此兇惡，在中共太歲頭上動土。由於蘇軍的這種頻繁活動，因此有一些敏感的觀察家推測，蘇聯可能調集重兵，準備毛澤東死去時攻打中共，迫使親蘇政權的建立。另外一種說法，認爲蘇聯僅是虛張聲勢而已。但無論如何，中蘇邊界談判沒有進展，中蘇共關係無法彌補，則又成爲不爭之論。

美國靠山大膽反蘇

中共聲稱已做好一切準備，隨時隨地給予侵畧者以打擊，這決不是空口說白話。倫敦的國際戰畧研究所最近在發表權威的調查報告中透露，面對着四分之一蘇聯軍隊的對峙，中共也派出重兵駐在中蘇邊境。另外，中共還在東北地區部署二十至三十枚射程可達一千六百哩的中程導彈。中共還建造了射程可達二千五百哩的導向飛彈，也進行佈防。這種飛彈可射中莫斯科的基地。不久將來，中共還將發展洲際導彈。在軍事上，中共目前所缺少的只是先進的核彈和導彈。至於軍隊的善戰和補給，遠遠優勝於蘇聯。何況，目前中共與美國的關係又有相當的發展。中共不希望美軍自歐洲撤退，相信已取得美國的默契。最重要者，中共已解除了美國飛彈的威脅和台灣反攻的威脅。萬一發生中蘇共大戰，美國至少可維持中立。

如果應中共的請求，美國人是會權衡輕重，而協助中共擊敗蘇聯的。這一點來說，中共是吃了美國人的熊膽，可以解除後顧之憂，而重點去防守北部的疆土。

今日的外交折衝，都是以利害關係爲準則，主義或道義，只有在利益相同的情況下才能夠照顧到。一失去利益前提，朋友可以變成敵人，敵人也可以成爲朋友。美國目前是站在十分優越的地位，而美國的着眼點，正是在於中共，一切以爭取中共加入這個和平共處的社會爲依歸。蘇聯的重量，顯比不上中共的。中共大概也看到美國決不是紙老虎，而是可以狐假虎威的眞老虎，因此可以站穩腳跟，擺好姿勢，看你蘇聯，有膽的，就放馬過來。

鬪爭即將來臨

待旦

，那麼批「一貫正確」論又是罵誰了？只要稍爲留心中共事態的人都知道，二十二年來除了毛澤東之外，還有誰曾經被形容爲「一貫正確」的呢？劉少奇嗎？林彪嗎？周恩來嗎？統統都不是。唯一曾經被稱爲「一貫正確」的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唯一曾經被稱爲「一貫正確」的人，就是「毛主席」。由此可見這篇「要『認得眞金』」的文章，實際是指着和尚罵禿驢，名曰批判「天才」論，實質是罵「一貫正確」論。在中共的報刊上出現罵「一貫正確」的字眼，這還是第一次呢！

「東方紅」說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可是近一年來中共的宣傳機器卻高唱世上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要「解放」必須依賴自己。很明顯，「神仙」和「救世主」是有所指的，但與「一貫正確」比較來說，還來得客氣點，也隱蔽點，因爲「神仙」和「救世主」引用自「國際歌」，理由冠冕堂皇，即使連毛澤東也不敢說「國際歌」的說法不對。可是「一貫正確」卻不同了。因爲「一貫

來的。其暗示性也遠比「神仙」、「救世主」明顯得多。

由此可見事態不斷在發展之中。從批判「天才論」，進而否定「神仙」、「救世主」，再進而罵起「一貫正確」。可說是一步一個腳印，愈走距離終點也愈近了。那麼終點又是什麼呢？就是八月號「紅旗」雜誌頭條論文所說的「每隔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鬪爭」。

中共內部第十次大決鬪——「林彪事件」已經過了一年，這場大決鬪距第九次大鬪爭——「文革」只有五年。看來第十一次大鬪爭不必再第五年之久，我們注意到「假馬列主義政治騙子」的提出，距「林彪事件」爆發，只不過是一年光景，現在連「一貫正確」都提出來了，還須等多久呢！

針鋒相對，磨刀霍霍

「一貫正確」的暗示性雖然非常明顯，但是假如只根據這一點，我們還不敢做出第十一次大鬪爭即將來臨的預測。因爲從批判「天才」發展至罵「一貫正確」，都只是單方面所採取的攻擊姿態。來勢雖兇，可是只要對方不惜犧牲，肯作出重大的讓步，或者還可以換來短暫的喘息機會，把第十一次大決鬪的日期向後推遲。但現在的情況卻不是這樣。

現在的情況正合上一句成語——「針鋒相對」，一方霍霍磨刀，另一方也磨刀霍霍。你批「天才」論，我說「階級鬪爭」；你否定「神仙」、「救世主」，我堅持「不斷革命論」；你罵「一貫正確」，我罵「修正主義」「實際首領」和「漏網骨幹」。

八月號「紅旗」雜誌頭條論文裏有一段堪與「一貫正確」相媲美的富有暗示性的妙文說：「這場鬪爭中的修正主義路線頭子，有的就是上次鬪爭中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實際首領或漏網骨幹分子。」

又說：「我們決不能取得一次鬪爭的勝利，思想上就鬆懈痲痺起來。要清醒地認識到，粉碎階級敵人的一次進攻，並不等於把他們那個階級消滅了；取得一次鬪爭的勝利，不能說以後就沒有路線鬪爭了。」

這一切皆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中共內部敵對的兩方面，已沒有讓步、妥協的可能。大家都積極準備最後攤牌。因而，第十一次大決鬪可能比我們想象中還來得早。

特里爾（Ross Terill）爲澳洲學者，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並兼該校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他在一九七一年夏季訪問了中國大陸，回到美國之後，撰成「中國大陸的八億人口」一書，其中有一些生動的報導，可以窺知目前大陸的眞實情況。作者的深入考察與體驗，在平淡報導中，指出問題所在。茲從原著中摘譯一些可供參考的材料。

居住着不自由的人

「我在中國大陸訪問，歷時一個月十天，到過七個大都市及許多市鎮和農村。我曾從西安坐汽車到延安，乘火車自長沙到廣州，其餘時間的長途旅行都是搭乘飛機的。」

「我雖然專門研究外交政策和教育問題，但我曾獲得訪問工廠、人民公社和醫院的機會。我不是醫生，對醫藥上的事已也瞭解得有限，但對訪問醫院之所以發生興趣，是爲要了一探所謂中西醫藥結合那一會事。」

「夏天訪問中國大陸，有些方便。人們無精打采地坐在門外，在露天地方吃飯甚至睡覺，因此我有機會可以考察他們的社交生活，共幹也就無法阻止我和他們隨便聊天。冬天人們都躲在屋裏，我的採訪就受了一定的限制。夏天大家都穿得非常放浪。在上海、長沙和廣州，男人多半只穿短袴和汗衫，婦女用的胸罩商店雖有陳列，但使用的人似乎很少很少。」

「我曾去過公園，公園裏冷清清，很少看到遊客。許多有名公園，好像北平的北海公園，自從『文化大革命』後，一直關閉。但是除北平，各地普遍的公園都是開放的，例如南京的玄武湖的『人民公園』，一直開放着。我曾在玄武湖裏游泳，中共的治安人員頗爲我的安全擔心，費了很多手腳。我迄今還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如此緊張。」

「中國大陸有許多限制，例如，不在指定的地點，不能照相，甚至照相的方向、角度也有種種限制，這樣使攝影者一點興趣也沒有。四川省是列爲絕對禁止外國人進入的一個省份。訪問者一般不准自己選擇想要參觀的工廠、學校或『人民公社』。計程車停車站非常少，不准沿路攔截計程車，個人

楚你的行踪。旅行社所指派照料我的一位職員，對我回旅社的時間，一直很清楚。我一進入房間，他就會打電話與我商量下一個訪問節目。」

「有一天，我在上海市中心區的福州街散步，尋找有名的舊書店，結果沒有一家存在。有的已改作別的用途，如一九六四年我到的一家出售外文書的書店，已改爲出售紡織品的商店。有的第一層還開着，出售新書，第二層關閉着，我想是堆放不能出售的舊書。」

「我在上海，走到黃浦江邊，滿街都是人，還有由卡車運來很多人。他們分成二路縱隊，然後又散開分爲二路行進。海關的古老大鐘敲過五響，這些人大部分似乎是放工後直接迎接外賓的。我想起有一個法國國會代表團已來大陸；同時北韓的一個訪問團就要到達上海。但歡迎的並不像我那樣抱有好奇心。我問過十幾個人，沒有一個人知道要歡迎的是誰，他們也漠不關心。有一個女孩還不耐煩地說：『反正是外國人，管他是誰？』沒有多久，警察已經把歡迎的隊伍整理好。許多輛黑色轎車開過來，羣眾高呼口號，拼命鼓掌。我跑到『和平飯店』（是以前的滙中飯名改名），爬上第八樓，從餐廳的窗口往下看，長長的一列轎車，緩緩行進，接受羣眾的歡呼。我在當晚欣賞『白毛女』舞劇時，發現這些外賓原來是韓國人。但我料想下午迎歡的羣眾，不會比我清楚的。」

美國教授的

沙漠裏的文化

「我發現，在文化方面過份着重於政治。一九六四年，我曾與藏書約

中國基督教領袖。到了這次去大陸（一九七一年夏），這種事成爲絕不可能了。各公立圖書館和博物館均已關閉。各教堂均用木板釘住，並貼上政治口號的標語。大陸各宗教團體均早已停止活動。中共對任何宗教的工作者均予以無止境的鬬爭、批判和改造。」

「有一天下午，我在南京中山陵會和共幹有了一次爭執，那是爲了地方報紙問題。前一天在上海，我曾想購買上海出版的『文滙報』，問了六個書報攤，都遭到拒絕。他們都向我解釋：『外國人不准購買地方報紙』。翌日，我在南京中山陵，有一個高級共幹誇稱中國大陸的自由。他說：『外國能購買他所喜歡的任何東西。』我就以外國人不准購買地方報紙來反駁他，想不到他就着惱了，幸而由旅行社指派陪我的職員解了圍，才避免衝突。」

「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各種服務工作較過去大爲減少。現在飛機上不供應啤酒。一九六四年，我從伊爾庫次克到北平，飛機穿過戈壁大沙漠，我一路上喝着帶有檸檬味的青島啤酒。在北平，我在再也不能夠從旅社房間撥電話詢問氣象預報，預購戲票或訂閱雜誌等等。」

毛澤東的偶像作用已在改變

「在北平，有一天我曾和一位曾在紐約當過新聞記者的共幹，談到中國大陸可能發展的趨勢，談了將近三小時。他突然問我：『你對我們的宣傳的看法怎樣？』我驟然之間不明他的用意何在，無法作答。但他接着認眞地說：『我們的宣傳全是大吹大擂，沒有平實的敍述，用太多的形容詞和副詞。以韶山的展覽會來說，未免做得太過份，爲什麼一定要以原子彈作爲結束，好像革命的目的就是製造原子彈。』經他這樣一說，我便敢發表意見，也就順着他的意思加以批評。他最後說：『現在情況非常惡劣，但比過去似乎好得多了。』」

「中共一般幹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肉麻勁兒是有反感的，毛澤東不能不日動收斂，至於反毛的人也就利用機會削減擁毛捧毛的標誌。」

「這是事實。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所建立的毛

我心裏想，莫非革委會發生叛變？或者要換上一個新或更大的毛澤東像？結果都不是，而是普遍貶毛行動之一而已。」

「另一天下午，我參觀北京煉油廠回到北京飯店時，在六樓嗅到一股新的油漆味，原來他們從中午便開始將紅底白字的一句毛語錄塗掉，以後的幾天也沒有發現他們重新油漆其他毛語錄。」

一般書籍的缺乏

「郭沫若承認，研究工作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尖端科學方面的研究工作從未停止。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方面除考古學外，由於『鬪、批、改』，就擱了一段時間。」

「郭沫若又說，中共與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一俟『鬪、批、改』告一段落，即行恢復。在語言教學方面，也已經有重大改變。重點將依次置於英、法、德、阿拉伯和西班牙文。北京外語學院今年（一九七一年）冬季也將恢復招生。郭沫若又特別告訴我，七十七高齡的毛主席正以身作則，勤習英文。他喜歡反覆口誦新學的英文片語，諸如『法律和秩序』，『反毛』等。」

「各書店裏除技術書籍外，一般書籍非常之少。最近出版的小說，多半是年青的工人，貧農和軍人寫的短篇故事，水準很低。郭沫若也承認這些小說比不上魯迅的作品。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等老小說，雖然很多人想看，但在書店裏是買不到的。據郭沫若說，毛主席最近還在看紅樓夢，這算是第四次。」

「我曾買了有關中醫的書。這本書有兩種版本，分爲華北地區用和華南地區用，這是說爲適應了中國大陸南北的氣候和藥材的差異。很久買不到的書有時也會突然出現。我偶然看到一部史記，但第二天去買，書店說，到了一批，剛到就賣完了。不一定會再來。」

「我買到了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此書在『文革』時期被攻擊過，版已燬。我去請郭沫若在書上簽名留念，他覺得很驚奇，書店裏居然能夠買到這種書。」

見聞

南柯譯

平時還是尋購古書的好地方，但現在大多改營其他生意，剩下的少數幾家，也只能買到一些工程、技術書籍和字典之類。」

大學的一般情況

「我參觀過六所大學，包括在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安的『交通大學』、廣州的『中山大學』、上海的『復旦大學』和長沙的『湖南師範學院』。此外，我還參觀過北平、西安和廣州的中等學校，以及北平附近的一所體育學院和西安的藝術學院。」

「你如果走進校園，校內的景色一定會使你吃驚。在西安的交通大學，許多頭戴圓錐形帽子，身穿藍色農民營裝的人正在打谷，據說一九七一年各大學所打的稻谷計達八萬斤。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女生都在製作椅子，鄰室的男生正在製造半導體，由附近工廠的技術工人教導他們。在廣州中山大學，我看到教授們在照料菜圃，許多教室改作其他用途。有一間教室堆滿了花生，作爲米倉的教室很多，因爲該校有七十畝的稻田。」

「許多大學有兩三年沒有開課，去年（一九七〇年）秋季又開始註冊小部分經愼重挑選的學生。學生人數已大重削減。北京大學在『文革』前有九千多名學生，但一九七〇年九月的新班只有二千六百六十七名。上海復旦大學以前也有九千名學生，現在只有一千一百九十六名。中山大學過去有四千七百名。現在只有五百四十名。湖南師範學院在『文革』前有六千名學生，現只有四千四百名。目前教師人數比學生多。以下是三個大學教師與學生人數的比較：

復旦大學：教師一、二六三人　學生：一、一九六名
中山大學：　八六三人　五四七名
清華大學：　三〇〇〇人　二八〇〇名

「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中學直接考進來的，都四十七名學生中就有二百二十九名中共黨員，另有二百四十名共青團團員。在復旦大學的一千一百九十六名中，有三百五十九名中共黨員，四百五十五名的共青團團員。幾乎所有新班的學生都是工人農民和軍人的子女。在復旦大學，上述三類學生一九五六年只佔全校學生總數百分之二十五，現在則各校平均佔到百分之九十八：比較少的中山大學也佔到百分之九十七。」

「大學課程與從前大不相同。各項課程時間均予縮短。清華大學只要兩年或三年，而過去則要四年。交通大學也只要三年而非四年。我所參觀過的六所大學都是同樣地縮短時間和減少課程。我曾經探詢過，減少了些什麼課程。湖南師範學院是將『教學法』取銷。中山大學將數學課程併入動力學、物理學和電子課程內。數學系也撤銷而與這三個系合併。北京大學將古代史取銷。」

「縮短課程，勢必引起許多教學上的困難。我曾四度和一位著名科學家討論過。我非常迷惑於他所教的大學如何能將四年的科學教育縮短爲二年。他總沒有確切的理由來解釋我的迷惑。等到他送我上飛機時，我再問他，他終於以過去所沒有過的口氣說：『我個人不反對保持四年或五年的課程，但目前只有儘可能省畧可以取銷或合併的課程。』」

「在課堂裏，講授的次數不多。教師必須先發講義，然後由學生進行討論。學生的時間通常有一半用於勞動和受政治訓練。考試對學生已無怕懼心理。考試大部分都可翻書，通常根本不舉行考試。課程結束後，不發給畢業證書。」

「在北京大學，我曾參觀過上英文課。學生正在誦讀和討論伊索寓言中的『農夫與蛇』的一課。在那四面通風的古老教室內，牆上掛着毛澤東像，幾句英文的毛語錄和一幅世界地圖。這班學生共有三十五人，他們學習英語已有十個月。我用一半英語一半華語問他們，是否有課外實習機會？有一個女生作了答覆：英語班學生沒有適合的機會。蒙文班的學生就有機會，他們可以到蒙古去幾個星期，可以練習說蒙古話。我們每週有一天到附近郊外的公社學習和勞動，自然接觸不到英文了。」

精神分析家早就預測

希特勒必定自殺

王恩

一九四三年的分析

一九四三年，有一位精神分析家華爾特・蘭格醫生已經斷定，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將越來越瘋狂，到了失敗的一日，必然以自殺為下場。這種預測終於實現了，作為戰敗德國的元首希特勒，最後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卅日在柏林的總理公署的防空洞的私室中自殺斃命。當時局勢非常緊張，德國軍隊已來不及將他的屍體全部焚化，四天後，蘇軍即發現了已被燒焦的希特勒屍體。

蘭格醫生曾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間的一天深夜，匆匆忙忙將他的研究報告裝在公文箱內，從波士頓搭上聯邦特別快車，趕往華盛頓。他剛剛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一項十分動用腦筋的情報分析任務，利用了六個月的時間專心探索阿道夫・希特勒的奇異的精神狀態。蘭格醫生所負的任務十分重要，他對於希特勒的言行和心理，精神狀態的研究，對於盟國作出計劃和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價值。他的報告提出後，受到相當重視，被列為美國絕密文件之一，並且分送給英國、美國的決策人士作參考。廿九年後的今日，這份對希特勒精神狀態的分析報告，已經公開發表。九月廿二日所出版的一本新書「阿道夫・希特勒的精神狀態」，載有蘭格報告的主要內容。

精神分裂神經狂漢

蘭格在廿九年前進行研究時，曾化費了很大的心力。他曾經訪問過美國情報司，找尋特別對希特勒深知的人士，他翻遍所有關於能夠提供希特勒言行線索的書本和報紙，一讀再讀「我的奮鬥」（希特勒自傳）。從這些浩繁的資料中，使蘭格醫生找出了有關希特勒的不甚美滿的家庭背景，他的虐待狂、性變態，嗜愛春宮圖的習慣，他的消沉和狂怒，他的深感不安全和自認為全能英雄的性格等等，寫成了一份秘密報告，提交給華盛頓的戰略服務處，作為決策之依據。

蘭格醫生在一九四三年早已提出，希特勒是一個瀕於精神分裂的精神狂漢。希特勒實際是一個軟包蛋，但他還是要硬充是一個好漢。他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但還是極力表現得像是一個理智正常，精神自制的健康的領導者。蘭格早已正確地預測：「德國遭受不斷的失敗，希特勒就會變得更加瘋狂」，結果將會自殺。蘭格在結論中寫道：「希特勒十分恐懼死亡，這也許是事實。不過，作為一個狂人來說，他還是鼓起勇氣，硬充超人，負起超人的職責。」

兩個希特勒的鬥爭

歷史家都同意希特勒是自殺而死的，而且也有燒焦了的屍體作為證據。蘭格之所以早已預測其結局，並不是有什麼未卜先知的魔力，而是他採取了那時候還不十分流行的「精神分析法」，去分析希特勒的早期生活史，戰時的言行，然後跟一些和希特勒的思想、行動和性格十分相似的病人的病史，互相參照，然後得出結論。蘭格醫生也說，他採取這種比較和分析的方法，拼湊了希特勒孩提時代的生活史，並找出希特勒為什麼產生那種奇特的心理狀態，差一點使人類陷於毀滅的原因。據一位正在寫作希特勒自傳的作家約翰・杜蘭說，讀過蘭格醫生的報告的歷史學家，對於蘭格醫生所作出的驚人準確的預測，十分欽佩。另外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使用現代的精神分析法去了解歷史人物的一個先例。後來，另外一位精神分析家伊立克，就使用精神分析法，寫出論希特勒和有關馬丁路德和甘地的專著。

據蘭格醫生在一九四三年所提出的報告說，根據其他狂人的病歷比較，希特勒的心理是十分矛盾的，內部有互相敵對的勢力，今日拉東、明日拉西。因此，希特勒是有兩個，盛在同一個軀體內，互相鬥爭。他認為，一個希特勒是十分溫和，感情豐富，優柔寡斷的人。另外一個希特勒，剛剛相反，是一個鐵石心腸，殘酷無情，做事果斷的人，精力充沛，知道所求，而不顧付出的代價，務必要達到目的。正是第一個希特勒，才對着他的已死去的金絲雀慟哭；第二個希特勒，即在大庭廣眾中高喊「人頭落地」。也是第一個希特勒，沒有決心去罷黜一名刺客，第二個希特勒可以下令殺死成千上萬的人，其中包括他的

很多好友在內。

性無能又虐待狂

一九四三年，有人就懷疑希特勒具有很多弱點，例如他的神經質，性無能，脆弱的體質，女性氣質或軟弱無能，早期相當一個具有靈感的藝術家的失敗，次及對他的祖父是一個猶太人的深疑等等。他對周圍事物經常抱着疑懼的眼光去看待，他經常做噩夢、失眠，擔心染上癌症，體重增加，不信任周圍的親信，以及對待女人的虐待狂，也都是他的缺陷的地方。

蘭格醫生說，兩個希特勒之鬪爭，也許在希特勒得勢之前已經存在。可以假設，希特勒有時為了消除恐懼，就把自己想像成為一個比所有敵人都優越的人物。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就能夠征服他的敵人，而用手段來對付他們，可是他又害怕對方也使用同樣的手段來對付他自己。這當然是一種想當然的意願，不過這種想像往往使他心情愉悅，歷除了恐懼，下意識地把自己看做是一個超人。他已不再是遭受來自各方攻擊和侮辱的軟弱無能的小人物，相反，他比起其他人來，還是十分強大的。他不但不怕他們，他認為他們應該怕他。蘭格醫生認為，希特勒正是具有這種氣質，因此他才能夠在三十年代成為德國的風雲人物。

蘭格醫生認為，希特勒的反猶太，也可說是他內心鬪爭的一個方面。對於他來說，猶太人是性、疾病以及他的暴燥性格的象徵。因此，作為一個虐待狂者，他喜歡看到別人的受苦受難，來滿足他的變態心理。

蘭格醫生還根據一些片斷的資料，湊成希特勒童年的歷史，而說明他的狂人的性格。據資料顯示，希特勒出生在奧地利，他的父親是一個傲慢的關稅官員，酗酒成性，所以希特勒從小就憎惡父親，但又怕他。他的母親比父親年輕廿三歲，但他卻十分崇拜母親，她也很溺愛這個兒子。希特勒的四個兄弟，都很早就夭折，這也許就是希特勒認為他是一個「上帝的選民」，一個救世主。不過，希特勒有時也認為受到母親的欺騙，這也許是因為另外一個小弟弟出生的緣故。也許，希特勒有一次發現父母親正在敦倫之好，這使他對母親十分激怒，認為母親竟願意向令人憎恨的父親屈服，無論如何，希特勒從此對於女性失去了尊敬之心，這也許導致他一生沒有渡過美滿的愛情生活的原因。在宣傳上，他把自己形容成為自己的獨身生活是一種偉大的美德，而把德國當作是他的唯一的新娘。

生殖器有毛病

蘭格醫生的總結希特勒的性生活時說，他可能真是性無能，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他決不是一個同性戀者。他的性變態，實行很特別，很少人能夠分析得出來。他的虐待狂可說到達極點，他竟喜歡女人對着他小便或大便，而認為是最大的快感。蘭格醫生還推測，希特勒自孩提時起，生殖器就受了損傷。蘇聯醫生對希特勒的屍體進行解剖，他們發現希特勒的左邊睾丸，既不在陰囊內，也不在輸精管上，更不在小盆骨上。

上述的這些分析，都是蘭格醫生在一九四三年作出的。現在，蘭格醫生已經七十二歲，過去在麻州劍橋掛牌當精神分析醫生，現在已經退休了，安靜地住在佛羅里達的沙拉蘇達。據他所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其他重要人物，並沒有人進行過精神分析，他曾經建議對史達林進行精神分析，但當時擔任戰略服務處處長的北諾萬回答說：「天呀，不要分析。總統（羅斯福）如果知道這件事，就會驚恐起來。」蘭格最後說，他對希特勒的分析研究，可能做得太遲了，以致無法影響戰爭的決策者。

「基本知識」也不懂

如此毛共「新教師」

詠輝

如果有人指出，中國大陸新一輩的語文教師不懂文法，不會漢語拼音，不懂使用標點符號，甚至缺乏一切語文基本知識，相信此間毛蟲或一些準毛蟲們必然會氣急敗壞地指為「造謠」、「惡意中傷」、「醜詆」。但若果上述那番話由他們的主子宣傳喉舌吠出，則不知他們還有什麼話好說以及有何感想。口講無憑，茲舉九月九日「人民日報」要求教師「業務上進行再學習」的文章為例。該文供稱：

「（天津「南開中學」）一年級備課小組，針對一些青年教師缺乏語法知識，不會漢語拼音等問題，讓有經驗的教師利用集體備課和業務學習時間，分幾個專題舉辦基礎知識講座，各年級語文教師積極參加。通過幾次講座活動，大家初步掌握了語法知識，標點符號的使用，以及漢語拼音等基本知識。」

又說：「三年級三個改行的語數教師主動組織起來，利用業餘時間找有經驗的語文教師給他們講解文章體裁，分析典型文章。」

想想看，如此語文（國文）「教師」，「缺乏語法知識」，「不會漢語拼音」，「不懂標點符號的使用」，「不懂文章體裁」和寫作方法，他們所「教」出來的將會是一些什麼樣的學生。如果每上課前，都要急就章地由老教師先講解、教授一番才能充場，當初何必把「有料」的教師剷除淨盡。——這除了說明中共固執着奴才幹部政策之外，相信再無別的解釋了。

從美中到美東（上）

——車行十二州的旅遊——

左黃竹生

黃竹生女士是已故左舜生先生夫人，她於年初趁探視子媳之便旅遊半個美國。這是左夫人特為本刊撰寫的遊記。

我和女兒宗機於一月來美，不覺快半年了，一到美國，除在三藩市住過一天，就近參觀了一下美國著名工程之一的金門大橋和收集完備的水族館之外，一直住在明州（Minnesota）的雙子城（Twin City-St. Paul & Minneopolis）近郊兒子宗權雅愚夫婦家裏，沒有出過遠門，只在週末去St. Paul或Minneopolis的市內(Down town)走走；因明州地處美國中部偏北，冬季氣候嚴寒，冰天雪地，從十月到四月，隨時下雪，而且堆積不融化，出外走出汽車，寒風刺骨，令人難受，地上積雪盈尺，走路也不方便；到了五月，天氣就突然溫暖起來，簡直是夏季的氣候！這裏似乎沒有春季，四月還在下雪哩！

五月下旬，宗機的學校（Graduate School of St. Thomas College）放了暑假，宗權雅愚也有兩星期的假期，我們就決定作一次長途旅行，目的地是紐約，由宗權開汽車，沿途經過大城市或名勝區域，就停留下來玩一兩天；五月廿六日出發，六月十一日才回到家裏，沿途經過十二州，即明州（Minnesota）、威士康辛（Wisconsin）、意利諾（Illinois）、密芝根（Michigan）、印第安納（Indiana）、阿海阿（Ohio）、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紐約州(New Yock)、麻州（Mass-achusetts）、新澤西（New Jersey）、德拉威（Delaware）和馬利蘭（Maryland），全程將近兩千里；我們是全家老幼六人（兒子宗權，媳婦雅愚，女兒宗機和兩個孫子大任、大成）一同出遊。

威士康辛

第一天下午從明州起程，五小時後，即到威士康辛的Madison，美國著名大學之一的威士康辛，即在此地。我們住在舜生的老友劉鵬九先生的女公子逸豐家裏，劉小姐和她的先生李學博君都在威士康辛大學的圖書館服務，劉小姐是在雜誌部，李先生則是遠東部內的中國圖書部主任；遠東部分中日韓三部分，共有職員八九人；李先生給我看中文部的目錄，舜生的著作全部收集在內，連萬竹樓隨筆的兩次版本，都分別收集；據謂全圖書館共有書三百多萬冊，是大學圖書館藏書豐富的一間。

威士康辛大學面對米西根湖(Lake Michigan)，這湖是美國五大湖（Lake Michigan, Lake Erie, Lake Ontario, Lake Huron, Lake Superior）之一；美國的湖很多，例如明州就有萬湖之州（State of Ten Thousands Lakes）的稱呼，當然很多湖是很小的，只是我們所說的池塘而已。

雅愚的一位同學張貞女士，曾約我們吃便飯；張女士是在威士康辛大學教中文，她說：「中文班分高初級，初級班有學生六十餘人，到了高級班，就只有一半人數了，教時除用課本外，也另編講義，學生要做練習；但學生發音很難正確，例如他們叫我胡太太，總是叫成胡呆呆，好像比中國人讀英文要困難些。」張女士是中文系的碩士，又能說標準的北平話，在美國教中文已有兩年了；她的先生胡本初君是威士康辛大學的工程博士。以往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讀理工科的出路都很好，近兩年來因美國社會不景氣，許多科學的研究機構，有的緊縮了，有的裁撤了，理工科的畢業生，包括碩士、博士，找職業已不及過去容易，有的人甚至做一些所學非所用的事情；但如果是專攻中國文學的人，又能說很正確的國語，找教書的位置就容易多了，因美國近來已掀起學習中文的熱潮，大學有中國文學系不用說，有許多中學也有中文課程。

芝加哥

在Madison住了兩天，第三天經意利諾州去芝加哥。途中經過一個美麗的花園，名為Milwaukee Donservatory，共有三個溫室，圓頂透明，室內花草很多，也有許多熱帶植物，奇花異草，佈置得很整齊美觀，美國除檀香山和加州以外，多數地方，冬季天氣都很寒冷（南部較暖和），花草必需放置在溫室（Conservatory）內，方能度過長久寒冷的冬季，所以花園都有溫室設備；在明州的聖保羅（St. Paul），也有這樣的花園，我們在遍地白雪的冬季，曾去玩了兩次，坐在裏面，恍如百花競放的和暖春天。

芝加哥（Chicago）是美國中部的一個大城，工廠林立，中國人很多，公路上汽車往還綿亘不斷，附近並行的公路有十二條之多；在美國的公路，汽車來去是分途行駛的，雖有許多條並行的公路，大城市如芝加哥、紐約、波士頓、華盛頓等處，汽

車仍是擁擠，如果只有一兩條路行車，將不堪設想了！芝加哥的街市不清潔，房子也很舊，尤其是唐人街（China Town），住屋舊得不堪，街市很髒，因爲工廠多，吸引許多人去找職業。

賓夕法尼亞

離開芝加哥，經印第安納，米西根、阿海阿、賓昔凡尼亞，而達紐昔州；經過賓昔凡尼亞州時，覺得山陵起伏，車行差不多都是山路，路雖曲折，但很平坦，而且來往的車輛是分道而馳，不用爭道讓路，實際也很安全。回憶在抗戰時期，我從湖南去重慶，經湘黔公路，也全是盤山而行，路既不平，來去的汽車又是在一條路上並行，在天雨路滑或是濃霧籠罩的時候，眞很危險，我在沿途會看見有幾輛大車跌落在數十尺下的懸崖。然而美國每年汽車失事的次數非常多，尤其是例假期內，如聖誕節、復活節、國慶紀念日等，車禍更是驚人，此次國慶紀念日（七月四日），因汽車失事而死亡的人數有五百餘之多。據說車禍繁多，一是因開車的人飲酒過多，不能控制汽車，二是開車超過規定的速度（規定是每小時六十英里，超過香港車行速度）。我們這次旅行經過的十二州，多數都是廣闊的平原；惟有賓昔凡尼亞多山，此州是美國出產煤礦最富的區域。

紐約州

聞名於世界的尼加拉瀑布（Niagarg Falls），即在紐約州；Niagara 一字在印第安語言中的意思是“Great thunderer of waters”；尼加拉河從 Erie 湖流入Ontario 湖，在加拿大與美國之間形成一天然的疆界，中間有一個大島的懸崖，水從這懸崖流過，形成美國方面的瀑布，（American Falls）有一百六十五尺高；加拿大方面的瀑布，（Canadian Falls 或 Horseshoe）沒有這樣高，但是有二千五百尺寬。一到瀑布的附近，就聽到瀑布聲響如雷，有一種偉大的感覺。在瀑布旁有一升降機，可以降到峽谷下，看瀑布的漩渦急流，有四十尺高的浪。附近有一座橋，名霓虹橋（Rainbow Bridge），直通加拿大，橋下有小汽船（Mist Steamer），供遊客乘坐，可以遊覽整個瀑布區域，從美國的部分直到加拿大的部分。那天因下大雨，我們沒有坐船遊覽。附近又有遊覽車，可以沿着瀑布四週開行，欣賞瀑布景色，但那天因下雨，遊覽車停止開行。霓虹橋旁又有一高塔，高二百八十二尺，是從高處俯瞰瀑布，因天雨之故，我們沒有上去。到了晚上，我們也去看過瀑布的夜景，四圍燈光燦爛，照在潔白如練的瀑布上，四周籠罩着白霧，另有一種神秘氣氛。

離瀑布不遠，有一個古堡（Fort Niagaia），是法國人於一七二六年所建，完成於法王路易十五（King Louis XV）時代，開始是假扮作商業之用，欺騙印第安人（Indians），實際是一種軍事堡壘；到一七五九年時，英法爲爭北美統治權而戰爭，法國失敗，這個堡壘，就交給了英國；美國獨立了，自然屬於美國。這堡壘裏面有商業用的房間、臥室、會議室、軍用廚房、囚室、地牢、教堂和大砲位，當然範圍都是很小的，並有一口很深的井。現在裏面的佈置，還是保存兩百多年前的原樣，家具及廚房用具等都是很古老的式樣，例如臥床，就是木板床，舖着稻草；古老的大砲，放置在砲置上；使遊覽者生思古之幽情。

古堡附近有一個水族館（Aquarium），裏面有一千五百多種各式各樣的水族，有的是生長於海洋中的，有的是生長於淡水裏，奇形怪狀，令人咋舌。其中有一個大池，養着三隻海豚（Dolphin），能作各種表演，例如指揮的人拿着一個圓圈，三隻海豚就依次跳出穿過；或是丢一個球在水裏，牠們都能夠找着，送到指揮人的手裏；指揮的人拿着一條小魚，伸得很高，牠們也跳得很高去取；又用指揮棍一指，每隻海豚躍出水面，跳得很高，在空中打一個轉身，才落下水。又有一種電鰻（Electric eel），也能聽指揮人的指示而放電。我們在參觀時，正有一羣小學生也在內參觀，學生有白人，也有黑人，由幾位老師率領着。在三藩市的博物館內，也有一個規模很大的水族館，收集的水族之多，可能還超過尼加拉的水族館，不過沒有水族的表演而已，我們抵三藩市時，曾去參觀過，眞是擴充眼界不少。

波士頓

我們在紐約州的尼加拉住了兩天，就去麻省的波士頓（Boston），此城工商業繁盛，也是學術淵藪之地，有名的麻省理工學院（MIT），和風景優美的 Wellesley College 都在這裏；麻省理工學院爲世界著名的學府，美國許多科學人才，都是該校畢業生，我們中國的留學生，也以能進該校爲幸運；我們只在學校外瀏覽了一下，沒有進內參觀。Wellesley College 是著名的女子學院，風景之美，可稱人間仙境，門外綠樹蔭濃，淺草如茵，清澈的小池，周圍點綴着姹紅艷紫的花朵，兩三水鳥，在池中悠閑的嬉游；我們去參觀時，適值該校舉行畢業典禮，賓客雲集，門外的汽車排列成行，穿着學士袍的畢業生，個個喜形於色；我們自然不便進內多看，只在那美麗的環境內，流連了許久，並照了好幾張照片，將美麗的景色，借此保存了一鱗一爪。

波士頓的街道很曲折，開車不易，尋找地址也難；我們找雅愚弟弟先國的住所，找了許久才找到，他和同學合租了一層公寓（Apartment），還沒有搬進去，裏面有兩個很大的房間，廚房也寬，我們就暫時借住了兩天，眞給我們不少方便。

波士頓有一所很完備的美術博物館(Museum of Fine Arts)，收藏着各國的藝術品，除各世紀各國畫家的繪畫雕刻以外，有中國的古瓷器、陶器和玉器；有法王路易十六宮廷中用的屏風，又有埃及的木乃伊；陳列之多，目不暇給。





權力鬥爭太可怕

權力鬥爭眞是一件可怕的事。據波蘭「幕後週報」說，林彪的敗亡，並非因爲他政府失敗，而是由於周恩來的計謀。

據說，林彪是「強硬軍事路線」的頭頭，得到高層官僚支持的周恩來，則要走反蘇親美路線。爲了兩人的路線不同，因而引起了政治鬥爭。從去年起，身爲中共黨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且是毛澤東主席的法定承繼人的林彪已不知所踪。

事隔多月，中共「洩露」的消息說林彪因謀刺毛澤東不遂，乘機逃離中國，飛赴蘇聯途中，在蒙古上空失事，墜機身亡。但「幕後週刊」則認爲，林彪敗亡的眞正原因是周恩來的計謀獲得毛澤東的支持，於是林彪便被鬥倒。據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均欲窒息靑年們和解放軍士兵的過份革命傾向。

「幕後週刊」的這些消息是否眞確，仍然値得懷疑，自從林彪被鬥倒後，有關他的消息滿天飛，但大部分只是揣測之詞，並無事實根據。

不過，林彪被鬥倒，卻是百分之百事實。從這一事件，我們可以看得到，中共雖然「立國」已二十三年，但權力的鬥爭，沒一天停止過。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因此許許多多曾喧赫一時的中共大人物，一夜之間變了中南海的[illegible]

服務」的，爲人民服務有甚麼好處？値得這樣生死搏鬥去奪權？爲甚麼不可以讓人民自由選擇他們的「公僕」，而要誰有力量，誰就坐上第一把交椅？

美國政客競選總統，各出奇謀，互相詆譭，爭取人民的信任，這是一種方式；共產黨槍桿子出政權，誰有實力，誰就做統治者。

人們這樣熱心去做「公僕」，可見獲得政權，並不是「爲人民服務」那麼簡單，實際上是奪得了政權之後，便有力量去奴役人民，騎在人民頭上。

也爲了這，他們拼命去爭權奪利，有那一個政客會眞正爲人民幸福設想的呢？

打開了貿易之門

資本主義國家是專講銀紙，講做生意的；共產主義國家則講革命，要把全世界的人都變爲無產階級。

西方國家一直抱持一個幻想，要和共產主義國家貿易。美國經過不知多少年的努力，要向蘇聯打開貿易的途徑，可是一直沒有成功。

擁有七億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大陸，也是美國商人眼中的一塊肥肉，因此，他們一直在督促政府，要打開大陸市場。

這個希望也和對蘇貿易一樣，沒有絲毫進展。

可是，自從尼克遜訪問了北平之後，中共的態度卻有了顯著的改變，和美帝貿易，已獲毛周默許，而最近傳出消息，美國已做了中共兩宗大生意：其一是買了四十萬噸美國小麥；其次，中共訂購七〇七式客機十架，

從港共活動

自從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來，中共內部激烈的派系鬥爭延續了長達六年之久。但直至目前仍未有任何跡象表示，這種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將不會在短期內結束，看來再延續數年，直至毛、周最後攤牌的可能性極大。儘管中共實行嚴格的保密制度，進行新聞封鎖，但通過中共官方的文件和報刊的重要論文，多少都可以看到一些蛛絲馬跡。中共問題專家，大多數都是從這方面着手進行研究。這種研究方法誠然是正確的。它絕不是「捕風」捉影，而是進行邏輯推理。

早在六七、六八年，許多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透過中共官方文件和報刊重要論文的研究，早就斷定中共內部存在着以江靑爲首的「文革」派，和以林彪爲首的實力軍人派這兩大派系。同時指出這兩派的矛盾和利益衝突，斷定江靑和林彪短期內必將最後攤牌。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爆發的「林彪事件」果然證明了，我們多年前預言的正確。

「林彪事件」後，也有不少觀察家指出，下一次被毛氏夫婦暗算的，將輪到周恩來。近幾個月來從中共的報刊、文件上也可以尋到這種跡象，可是由於大家都從這個角度着眼撰文評述，難免令人產生重複之感。那麼從其他方面着手研究是否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呢？我們認爲是可以的。

就拿香港左派機構來說吧，香港左派的核心成員，幾乎全部都是中共的派出人員，香港左派的一切活動，也皆受中共的直接控制和指揮。因而，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也將反映到香港左派機構中來。毛、劉之爭如此，毛、林之爭如此，毛、周之爭也將如此。

香港的左派機構雖說受制於中共，但由於它處在中共統治力量不能達到的地方，因而得勢的一派，對駐港的敵對派系成員，多以利誘，安撫爲主，不搞激烈的大整肅，敵對派系也就未能有效地肅淸，港共實際上是一個大雜會，既有劉、鄧、陶分子，也有林、黃分子。還有江靑的宮廷派和周恩來的元老派。因而香港的左派，步調常常跟中共不一致，表現得十分混亂。筆者認爲有兩件事是十分値得注意的。

㈠關係繼續出售林編毛語錄的問題，「文革」期間被視爲「寶書」的那一本紅色小册子，「林彪事件」爆發後不久不但停止發行了，而且各有關部門正在設法收回。

中共現時的當權派指責它爲「斷章取義」，弄幾段來嚇唬人民的東西，強調要學習原著，強調不應滿足於會背幾段毛語錄，而且要學習馬列主義。讀馬、列原著，弄通馬、列主義，這樣才不易被假馬列主義政治騙子所嚇倒。

由於中共現時的當權派取締林編毛語錄，此間的毛派書店也一度把它收起，當顧客問起時便說賣完了。可是過了一段時期又推出傾銷。此間出售的毛語錄，有兩種版本，一種是一九六九年第一次版的。裏面除了收集有毛語錄之外還有毛詩詞和他的五篇哲學論文。另一種則是一九六七年第一次印刷的毛語錄。

蘇聯，尼[illegible]最近到莫斯科走了一趟，便接到十億美元生意。

中共不和美國貿易，蘇聯的生意一直做不成；現在，中共的生意做成功，蘇聯方面又不甘後人。

在做生意的立場來說，尼克遜訪問北平與莫科斯，可以說是十分成功。美國人對此尤抱持最大樂觀，他們以爲貿易不過是一個開端，今後，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會有更進一步的諒解，進而在各方面合作。

美國對共產國家生意上的成功，使日本田中政府見獵心喜。田中急於訪問北平，急於要和中共建交，目的之一是在生意方面不致執輸。

日本因爲經濟發展蓬勃，生產不斷增加，急於尋求海外市場，如果在中國大陸推銷日本貨品，他們的購買，有如香港人一樣，則是一條難以估計的財路。香港只有四百萬人，便每年買了數十億美元的日本貨，何況在大陸有七億五千萬人？可是，他也許沒想到，大陸人民絕無能力像香港人那樣買日本貨。

報復難解決問題

以色列矢誓要對在慕尼黑造成流血事件的巴勒斯坦游擊隊作不留情的報復。

其實，以色列的報復行動，自慕尼黑事件發生後即已展開，對敍利亞、黎巴嫩的巴游基地展開連串的陸空襲擊，使中東局勢再度陷緊張狀態。

以色列的矢誓，表示他們的報復並不以此爲止，準備在世界各地與巴游分子展開針鋒相對的鬪爭——即是說，以恐怖行動對付恐怖行動。

爲了這一宣佈，使舉世爲之憂慮[illegible]。香港也很可能成爲以阿鬪爭的戰場，因爲，在港的以色列僑民，都表現得十分憤慨，一旦發現有阿拉伯人的活動，很難說他們不會採取行動，因此，港府治安當局也採取了嚴密戒備措施。

不過，老萬認爲，報復並不能把眞正問題解決。事實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要憑這種「恐怖行動」，希望「完全消滅」以色列人是沒有可能的；同樣，以色列以報復行動來消滅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是不可能。

既然雙方都沒有能力消滅對方，互相進行恐怖的打殺，結果，只有兩敗俱傷。不過，在雙方正鬪得面紅面綠的時候，要他們中止這種愚行恐怕不會成功。

造成今日以阿對立的局勢，是大國的過失，解鈴還是繫鈴人，要解決以阿的問題，也必須由大國努力，尋求雙方各得其所的圓滿方法。

平心而論，以色列人有求取生存的權利，世世代代居於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應該有生存權利，現在這幾十萬人流離失所，在茫茫大地中，不知何處棲身。本來，他們也是十分值得同情的一羣，可惜他們採取的恐怖行動，過於偏激，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成爲過街老鼠，到處受人唾罵。他們只相信拳頭，因此到處橫行，實行暴力主義，最後，必然自絕於世界，本來同情他們的人也變爲討厭他們了。

萬人傑

周矛盾

李大海

在大陸受到猛烈攻擊的毛語錄，爲什麼在香港繼續出售呢？從表面看來，只是有關商人傾銷存貨，實際卻是殘餘的林彪分子在搗亂。

(二)關係世界地圖冊問題，最近外國通訊社大談的「世界地圖冊」，裏面印明一九七二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但發行時間卻在今年八月。「地圖冊」裏充滿歌頌毛澤東的文字，其中事有兩段是歌頌江青的，一段說：「北京是我國最大的科學研究和文化中心，江青同志親自在這裏培養了無產階級新文藝的許多優秀樣板。」

另一段則說：「上海是我國最大的科學文化中心之一，在教育革命中，創造了培養『赤脚醫生』、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等先進經驗。在江青同志的精心培養下出現了一批優秀革命樣板戲。」

這部地圖冊現時還沒有在香港公開出售，目前本港擁有這本「世界地圖冊」的，只是幾位左派文化人士。他們是到北京開會時帶出來的。可是說來奇怪，右派報章揭發江青名字上地圖冊這件事，卻非常之早。有一個消息說，是某左報頭頭把這本地圖冊送給一個在右派報章的朋友，故意通過右派報章揭發這件事。我不敢保證這個消息絕對可靠，但按常理推測，其可能性是很大的，香港左派機構中，周恩來一伙的潛力非常大，這是不容置疑的。至於江青名字上地圖冊，周恩來和他的元老派，沒有理由表示歡迎。但對這個問題他們不好直接批評揭發，所以藉「反動派」之口，揭發江青搞個人崇拜活動，企圖篡奪黨、政領導權的事實。

這裏有一個大家都十分感到興趣的問題，就是「世界地圖冊」是一九七二年印刷的，爲什麼等到七、八月份才發行？「世界地圖冊」的發行是否表示着江青勢力的上升？按照常理推測，這本「世界地圖冊」既然熱烈歌頌毛氏夫婦，而不提及其他領導人的名字。那麼它的公開發售應該表明江青權威的上升。可是中共內部鬪爭動態，經常是不能以常理去推斷的，正如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將近失勢，但他跟毛澤東兩人合攝的五十幅照片，卻到處發行。倘若單純根據林、毛合攝的照片發行的情況，而推斷林彪勢有如日之中天，豈不是要鬧大笑話。

我們認爲這個問題不好過早作結論，因爲這說不定是周恩來要對付江青的先聲，大家應該記得，鄭莊公要殺他的弟弟共叔段，不是一下子殺他，而是封以大邑，縱容他造反，然後才名正義順地把他殺掉。誰敢擔保周恩來不來此一招。故意讓江青到處出風頭，大樹特樹江青的所謂「威信」；另一方面設法以種種方法加以揭發，等到江青這種樹立自己威信的舉動，引起大多數黨員和軍人的反感，然後才下手收拾她，到時連毛澤東恐怕再也無能力坦護自己的老婆了。

摩洛哥政變流產始末



國王哈山談往事陰謀如出一轍

去年冬季的一天，摩洛哥王二世與他的親信奧佛基將軍，在阿里廸爾的海邊遊憩區討論利比亞的嘉達菲上校官式訪問附近的毛里塔尼亞的事。使國王吃驚，奧佛基突然提議使用摩洛哥空軍去殺死嘉達菲。奧佛基問：「如果我們只能夠偵查得嘉達菲的飛行計劃，你認爲派一架F五機在沙漠上空擊落他怎樣？」哈山答道：「奧佛基你瘋了嗎？甚至假定我們知道他的飛行，他的高度，他的路線而擊中了他，你須知必定有調查的。他們將查出子彈和火箭的痕跡。在這個地區，只摩洛哥有F五機，你會想到國際醜聞嗎？在空中對一個國家元首作出海盜行爲？」他決定不這樣做。哈山繼說：「奧佛基，我絕對禁止這事。」

這政治陰謀——那麼類似奧佛基將軍親自領導的對付這位摩洛哥國王的流產的政變計劃——是哈山國王講述他飛機在中被襲而險死還生的經過所憶述的。哈說，當三架摩洛哥空軍的F五機在地中海上空向他的波音七二七機射擊時，他憶起奧佛基當時對他所說出的謀殺計劃。

哈山在皇家賓館接見新聞記者們，發表這宗空中截殺案。這位國王，形容他一向認爲最貞忠的國防部長是宮廷陰謀的一個經常策劃者。較早些時，哈山曾[illegible]的說，也保護奧佛基

據哈山講述，這個計劃要把這飛機擊落海裏，「庶使不留痕跡」。殺死了國王，他的三個孩子和他的弟弟阿浦杜拉（他們全部都在飛機裏），奧佛基將有獨裁的權力，擁有九歲大的儲君薛廸濮罕默德登位，自任攝政。事實上，他已計劃選擇這個孩子，這事件發生後，這個孩子正在山區度假。

但是，當奧佛基看見國王的波音七二七機安全的降落跑道，他似乎驚魂落魄了，哈山引述他曾說：「那是不可能的。那必定是另一架飛機。」沒有等待晉謁國王，奧佛基驅車前往陸軍總部，哈山說：「自那時起，我開始懷疑發生了什麼事情。」

奧佛基不似自殺傷口太多爲證

直至晚上，哈山感覺奧佛基難辭其咎，但在那時候，阿密克蘭和另一個機師奧亞菲少校被審問，這事是奧佛基知道的，晚上十一時，哈山傳奧佛基到克拉特他的皇宮去，奧佛基遲遲不動身，經過國王多次電話催促後，他終於午夜到達，皇室人員在等候着，哈山的母親憤怒的抓着奧佛基。她說：「這陸軍嚇驚了我兩次，我討厭它。」奧佛基步入孩子們的房間，神經緊張的不停抽烟。國王的侍衞長

駕駛飛機安全着陸那一個）任空軍司令。雖然摩洛哥的小型海軍並未參與對他的攻擊行動，哈山也把海軍部長革職，他並下令四個軍事法庭法官退休，因爲他們於本年初釋放牽涉於一九七一年叛抗案的一千零七名軍官。哈山對於這次陰謀的有關人物，顯然嚴厲的對付。最低限度有五十人，包括奧佛基的遺孀，仍在被偵訊中，雖然哈山猜估，實際參加這陰謀的「不超過十五人」。

哈山的僥倖脫險，可以說因爲他思想敏捷——一個熟識情況的外交官說，「比這個國家的任何人快兩倍」。他的反對者大多數在城市裏，而在這些城市，工人的鐵皮和柏油的寮屋與富人的豪華住宅（特別是哈山本人的）成強烈對照。迄目前爲止，哈山成功的壓制他的反對者，保守的伊斯地拉爾黨和左翼的全國人民力量聯合黨是貌合神離的；組織較佳的「摩洛哥人苦惱聯會」的實力薄弱，主要的原因是每一個職位都有兩個人爭奪。當與各政黨的談判決裂，哈山於本年三月宣佈新憲法，各政黨杯葛選舉。但政府的運輸汽車四出裝運選民到投票站去。摩洛哥的十年來的第三部憲法，卒由百分之九十八的選民批准了。

各政黨均反對哈山的極權統治

由於皇帝和皇朝都容易被他們週圍的壓力攻破，哈山再度宣佈新的選舉將於數月內舉行。哈山說：「我想在法律基礎上建立，公開的，這是每一個人都參加的比賽」。但他顯然想各政黨對他讓步，而不與他對抗。哈山說他準備公開談判，但只要政黨改變他們的要求——那要求是由國會而不由國王統治。

經過一段時間的沉默，伊斯地拉爾黨及全國人民力量聯合黨發表聲明，抨擊哈山的「反民主的」政策和他「極權」政府，這些報紙還未發行，已被哈山的新聞部把它們全部檢去了。

（原載時代週刊）

四個神話

——駁時下對國際共黨運動的四個錯誤看法

布斯卡倫

在「談判時代」高唱入雲之際，世界上許多人不免對世局盲目或過份樂觀，認爲在毛俄分裂及美毛關係「合理」調整之後，世界共黨運動已不復存在，冷戰已成過去。美政治學者布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有鑒於此，特撰文指出時下對國際共黨運動的四個錯誤看法，並一一予以駁斥。原文言簡意賅，甚爲有力，特予迻譯，藉供參考。布斯卡倫教授現任美紐約州萊摩尼學院（Le Moyne College, Syracuse），原文刊於本（六十一）年六月二

在奧佛基提議暗殺嘉達非的時候，據哈山說，他已在陰謀弒殺國王。這計劃係於本年七月陸軍幹部衝進國王的夏宮事件發生後四天內醞釀的。奧佛基曾否參與其事，從未有所揭露。但他處死了十五名高級軍官以維持國王對他的信心（如果那些軍官仍然活着，他們或許揭發他的陰謀）。

哈山說，奧佛基這回的錯誤，是「認爲他能夠幹得乾淨俐落」。兩個被俘的空軍官員後來向國王供述這個陰謀。其中一個機師阿密克蘭——患不治的腎病的——於哈山冷靜的提醒他，縱使軍事法庭不處死他，他的病症也使他不能久活之後，吐露詳細。

山說的——雖然他或許不盡講述整個故事。巴黎的「觀察家」報報導，那些翌晨看到奧佛基的屍體的人說，一枚子彈擊中他的胃部，另一枚擊中肺部附近，第三枚擊中右臂，第四枚擊中頸背而由左眼穿過——太多傷口，不似自殺。

嚴厲對付此次陰謀有關人物

顯然震驚於他的軍事大員的不可靠，哈山立即親自掌握大權。他廢除了國防部長及參謀總長的職位，自任武裝部隊總司令，並委他的私人機師（於他的飛機的一副引擎被擊中後而

三種說法露出馬脚
林案的宣傳把戲

詠輝

海南島樂東縣有個「共青團小組」在一篇「廣播稿」中透露，他們爲協助毛共推行反林運動，奉命對農村宣傳，說林彪（「劉少奇一類騙子」）「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重罪」。

查台北有關方面所公佈的幾個毛共「中央」反林文件，從沒有一處提及林彪這條大罪；而由毛澤東本人以及其派駐外國的人員向洋鬼私下透露林彪的「謀反」罪時，也沒有一字牽涉林彪欲「復辟資本主義」的說法。

由此可見，毛共對林彪案實有三套處理（宣傳方面的）方法：對外，乾脆說林彪欲殺毛，不果，逃亡墜機而死；對黨內，千方百計羅織「反黨」罪名，諸如憑空揑處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罪證」；對民問，空洞地泛指林彪「反人民」，「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並製造一切與人民切身利益有關的罪狀，如說林欲「讓貧下中農吃二遍苦、受二重罪」。

俗云「言多必失」，毛共爲急謀向外澄清林彪案的神秘性、向黨內消除林彪的潛勢力與影响力，在民間醜化林彪的形象，煽起「民憤」，竟不顧後果地胡搞一通，口不擇言地亂說一番，終於不愼露出馬脚。至此，林彪謀反、林彪刺毛、林彪墜機而死、林彪欲搞資本主義……的神話，大概只有傻子才會相信了。毛共宣傳又一次弄巧反拙。

等。在今（一九七二）年二月巴黎「和談」的幕後，蘇俄領導說服了「托派」與「新左派」加入正統共黨來支持北越當時所計劃向越南大規模的攻擊。

在顚覆與諜報方面，以最近在英國破獲蘇俄秘密警察組織爲例，新國際共黨運動已表現了他們的力量。

即使與蘇俄意見不合的共黨，在基本目標上，與蘇俄還是一樣的。事實上，蘇俄和中共都支持北越的南侵，兩者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推行反美運動。

二 「自史達林後，蘇俄一尊的局面卽已解體，莫斯科開始轉化，蘇俄領袖接受了和平共存的哲學。」

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屆黨大會上，赫魯曉夫公然支持「正義戰爭」（卽指民族解放戰爭）。同年，他悍然壓制匈牙利之爭取自由運動，隨後不久，他建立柏林圍牆，在古巴安置攻擊性的飛彈，並支持埃及與北越對以色列和南越採取軍事行動。繼他之後的布里兹涅夫更公然入侵捷克，繼續支持在中東、南亞及東南亞的冒險路線。並如同以往的統治者一樣，在國內壓迫知識份子與少數民族。事實上，蘇俄不僅以大批的坦克和大砲供應北越進行當前的南侵，更派遣軍事人員與北越當局共同策劃此一攻勢。

三 「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無法用武力予以阻止。」

就共產主義是一種思想而論，可說早已破產了。戰後橫掃東歐的是蘇俄的武力，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思想。建築柏林圍牆是用來防止有思想的人跑向西方；侵略南韓和南越均是赤裸裸的軍事行動。胡志明、毛澤東或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無一人藉選舉而取得政權。布里兹涅夫、卡達爾（Kadar）、胡沙（Husak）及烏布里希特（Ulbricht）均恐懼自己的同胞，以干擾廣播的方法來防止西方思想的滲入。再看一看從東德、匈牙利、古巴、中共、北韓與北越逃出成千成萬的難民。何人聽說過有人從西德越過柏林圍牆逃向東德?!

事實恰恰相反，不是西方以武力來阻止共產主義的思想，而是共黨以武力來阻止遠富吸引力的西方思想。

四 「冷戰已成過去，昔日參與冷戰的國家勢需調整政策來適應和解之實現。」

這點應告訴河內、開羅與莫斯科。因他們是仍然堅持對抗而不願停止戰爭者。當前北越之大舉南犯與一九六八蘇俄進攻捷克及一九六七年埃及挑起之中東戰爭如出一轍。北越一向拒絕一切有關停火、撤兵與換俘的提議。談和要雙方有誠意才能談的起來。如對方蓄意要埋葬你，你想脫身也脫不掉的。詛咒畫符也不能改變事實和眞相——蘇俄領袖均係在共黨信仰中長大的，蘇俄的野心和陰謀仍然是當前世界政治上不可排除的一個現實（Reality）。

從柏林問題、古巴事件，及金馬、黎巴嫩、南韓及越南諸次危機的經驗中，我們得知共黨的冒險主義不是可輕描淡寫地便能應付過去的，而必須要用力量去阻止的。如不能經由實力地位去談判，則對任何現實絕無合理調整的可能！

從「關係正常化」透視中共

柳以青

中共這個政權，延命到今天，國際方面似乎都爲之看好和垂青了，尤其是在它進入聯合國之後。

國際外交與政治的情勢，一向都是那麼現實和急功近利的。這方面我們不必去管它，因爲我們不是屬於那些國家中的國民，卽使我們是那些國家國民的話，恐怕也很難抵得住各該國政府政客們的政治手法，以之來換取他們的政治資本的。

我常看到各該國的國民，反對各該國政府的外交政策、政治政策，然而也只止於反對的意見而已，決策者仍是我行我素，無動於衷。所謂國民也者，還不是乖乖地浩嘆。

可是，身爲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士們，在這世態幻變莫測，再看到中共對外的種種姿態，也逐漸地對個政權另眼看待了。他們所根據的理由，可說是五花八門的。除了比較純潔的青年人之外，任何人都會有他們一套冠冕堂皇的解釋。

他們都以爲中共這個政權的作爲，最能使中國人挺起胸膛，濶步地與國際上各國抗衡。而身爲海外的中國人，也就會對它轉向了，認同了，擁護了。以爲中共的這個政權，就代表了「中國」，代表了「民族」，代表了嚮往它的人們的一切。然而，事情究竟是這樣的嗎？且看下文。

海外中國人宜醒定

這種只是海外中國人們，在遭受到近百年來的帝國主義侵畧後的一種心態——純主觀的心態。事實上和客觀上來說，中共政權果眞是海外中國人士們所該希冀、指望的政權嗎？這該是一個很嚴肅的

與世界爭雄的民族自卑感而發展成的民族自大狂所可胡亂決定的。

我之所以如此說，並不意味着我要干涉一個個人的選擇權的自由，而是要特別指出的事，可幸地大家生活在海外，與中共的政權沒有直接的關係，也並不是非認同和擁護不成，這方面與生活在大陸的七億中國同胞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自然不必也不該像似急色兒地一定要馬上表現自己的好惡，要知，中共統戰的口號，也一再的聲明：「愛國不分先後」的——這「愛國」在中共的意識裏是指「政權」，是指「共產黨」。雖說如此，海外的中國人士們，還是有澈底、清晰考慮餘地和機會的，來認同中共政權，而表現他們的「愛國」。

否則的話，那太顯得海外的中國人是太幼稚了。幼稚到讓中共政權在玩弄着我們的愛國情操和民族情感。而自己還以爲是「正中下懷」呢！

以前，這種情形很容易發生。今天，海外的中國人們，既然是飽經了戰禍、內亂而寄身於海隅，求一棲身之所，二十幾年來於茲，似乎有該對中共這個趕你走出家鄉的政權，就那麼的不愼重了。卽使要認同的話，恐怕也決不是爲了某方面的情感的自我滿足而已。如果只是爲了某方面情感渲洩的滿足，恐怕是選錯了對象。

反共、勝共和非共的實質

有人說：在今日的時流裏，反共恐怕是要註定陷於孤立的。其實，爲我自己來說，我對反共一詞的外表名詞，也不感到有十分親切，我只注重反

這年頭，很多名辭都宜傳化、形式化和生硬化了，除非一個人了解到普遍化了的名詞後面所包括的眞實意義。這反共，或稱勝共，或稱非共等等，字面上所表示的意義雖是有程度的不同，然而，不了解或不深思它們的內容包含時，「反」、「勝」和「非」，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事實上，無論用反、或勝和非，所指的內容都是會從國家、民族、人民的觀點來立足的。

這裏，我也就不客氣的來開誠佈公地談談中共這個政權最近的作爲吧！尤其是最近與日本進行「關係正常化」策畧的內容。

傳說內容的可怕

根據法新社九月十三日電的內容稱：田中與周恩來將來會談後的公報內容將包括八點協議和秘密協議三點。由於原電不短，不便在此佔篇幅，只要一查報紙就可以。

最後，該電透露還有幾點的跡象的表示，其中有兩點是：「……（三）北京將不要求日本給與戰爭賠償。……（五）釣魚台的主權之爭，在周恩來的眼中是一個細小問題。」

我引這段電訊，並不是承認這些就是將來公報的內容，事實上，將來的公報內容，無論公開與秘密的，在今天還沒有正式舉行時，是任誰也無法知道的，只不過是根據情勢的臆測而已。對與不對還得看正式的會談結束，以及以後的各種交往的情形而定。

然而，我們可以用兩件事來總結剖析中共的這

主權問題；一是日本對中國人民的賠償問題。

我之所以提這兩個問題，事關中共也不斷地在這兩個問題上，以統戰的手法來利用海外中國人的愛國情操，民族情感而圖達成打擊國民政府。

釣魚台事件該結束了嗎？

為了保衛釣魚台，海外的中國人士們是多麼的賣力，以求衛護領土的完整。反對美日私相授受。而中共在當時，也發表了不少文章，聲稱釣魚台是我們中國的領土（見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和三月十日等），如今，奪取我釣魚台的日本，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站在中國人的立場，釣魚台主權問題，該是會解決的。因此，明報八月份一連幾篇社論，就大談這一問題。如八月六日的社論就說：「北京應當利用日本急於建交的心理，堅持釣魚台的歸屬。

日本承認釣魚台屬中國，可以建交，如不承認，免開尊口。對於中國國家和人民，釣魚台問題遠比三原則為重要。釣魚台是中國與日本之間需要直接交涉的大事，中共應當把握目前有利的時機，為國家爭取權益。至於三原則，基本上是中國人的內爭。」明報八月七日的社論，標題就是「不還釣魚台，不必談建交」；八月八日的社論標題也是「土不可失，機不可失」等。

本刊主編萬人傑先生，於九月十六日的星島晚報的牛馬集中，題目是「可恥的交易」，也同樣地指出了這一問題。他說：「站在我們老百姓立場來說，國共鬥爭，是中國人自己內部之爭；釣魚台問題，是中國與日本之爭，關係到國家領土的完整。為了打擊內爭的對方，不惜把領土拱手讓人，這是賣國行徑。……如果中共能利用日本極力希望與北平『外交正常化』，收回釣魚台國土主權，是易如反掌之事。……」

既是如此，那我們要看中共這政權，是如何對待釣魚台了。談國家，不是用一兩套統戰方式就可成功的，我們可以拭目以待，特別為那些對中共政

賠償問題可以置諸不顧嗎？

關於日本賠償問題。徐復觀先生先後在八月廿四日和九月二日的華僑日報上，寫了兩篇文章來討論這件事。前者是「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出氣吧！」後者是「從日本人的良心說起」。

這兩篇文章，我不知其他的人士們讀後有什麼感想和意見，但為我來說：我是覺得徐教授是肯說眞話和敢說眞話的，為某些人看起來可能有點刺耳，但為我看起來卻是當代的暮鼓晨鐘。有心人士們是該細細地讀一下這兩篇文章，不要只在傳統式的舊情感上去瞭解。

其中，我想徵引出有關日本賠償的問題。八月廿四日的那篇，有一段是這樣的：

「日本之商業的發展，和甲子之役，向中國勒索了四億両白銀的賠償，在資本積累上，有莫大的關係。自此以後，日本在我們的東北，在我們廣大土地的每一角落，都用連騙帶敲的方式，搜括我們的血汗，難以數計。可以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財產，恐怕有一半是來自中國人民的血汗。……日本可以輕輕一筆抹煞嗎？……中共假如也以賠償為犧牲來換取關係正常化，便未免太奇怪，太不爭氣了。……我從日本民間人士所得的消息，佐藤及日本工商業者的腹案，是承認賠償要求的。為什麼田中反而公開拒絕賠償？日本人一定是認為抓住了中共的弱點，所以有這種侮辱性的片面宣佈。日本連新加坡都賠償了，難道說毛澤東還趕不上李光耀？七億五千萬人民的血債，趕不上二百零五萬人的血債？……毛澤東為中國人民出口氣吧，向日本要一千億的賠償不算多。要到手之後，分一百億給台灣，以補償台灣人民所受到的五十年的壓搾和侮辱，此之謂『一切為了人民』。」

在九月二日的那篇中有云：「我主張中共應當向日本索取『血淚債』的賠償一千億美元，……這是為了中國人的人格，為了中國的『國益』與國格，而同時也是為了日本人的良心所講出的話。」

常化」時所談的條件，我們姑且不去理它，因為這那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字句，而身為海外的自由區中國人，卻要看中共這個以統戰起家，到處欺騙的少數人政權，如何對釣魚台和賠償問題加以解決。

認清中共政權真面目

但據我的了解，中共這次必然會使海外的中國青年和人士們大失所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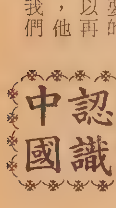
原因很簡單，就是中共政權的小數人，只是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以求達到一己的私慾的。二十年來的歷史演變，已經給了我們清楚的參證。可惜的是：身處海外的人士們，竟是那麼的天眞和幼稚而已。

像對蘇聯的一面倒政策，眞眞正正的弄到大陸人民一窮二白，以後又強調美國帝國主義的紙老虎，再次強烈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曾幾何時，蘇聯變成了蘇修和社帝，美帝變成了老友；日本軍國主義者竟要彼此勾結。這些，無非是證明中共的本質，只求私己的少數人的權力掌握，而無視於全國人民——七億五千萬的生命和財產。這種情況的轉變，可說是隨波逐流，隨機應變的，根本無視於「國格」為何，「人格」為何。

假如海外人士們在這「關係正常化」的公報中的字句，仍然無法打開眞正被中共統戰蒙蔽之謎的話，恐怕所得的教訓和後果，是難以形容的。

假如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仍然不能從這一事件的嚴重性來透視中共政權的本質的話，那恐怕將是海外的中國人士們對國家和民族有仰愧於天，伏愧於地了。

在這日本與中共將要「關係正常化」之際，我們除了對日本政府的短視與趨利的態度與作風惋惜外，最主要的我們海外中國人士們，更可以再一次的認清中共政權的面目，他們決不能代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的。



智利動亂方興未艾

胡蓁之

自智利政府承認毛偽政權以來，國內一直陷於動亂不安的狀態中。尤其是到了八月杪至九月初，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智利青年學生，不斷地向左傾的政府進行示威抗議；並與防暴警員大打出手，更表示不惜發動內戰。因此，左傾的智利總統艾倫達在聖地牙哥對國立科技大學的學生提出警告稱：「智利若不幸發生內戰，則將使到全國經濟及安寧，勢必毀於一旦！所以，我們要竭力使智利免遭暴動的災禍。」由於不久前智利曾發生的商人罷市和廿四小時的大規模行動，地主殺死三個農民重佔農莊的事件，以及在野政客愈來愈激烈的反政府言論，故艾倫達便說：「我對那些亂講內戰不負責任的議論，感到憂心如焚！」這是智利承認毛共的惡果。

歷史經濟及共黨組織

本來智利是一個具有深厚民主傳統的南美共和國，舊時屬於西班牙統治地；至一八二八年始宣佈獨立爲共和國。所以現在智利的約六百萬人口中，大部分是西班牙人後裔，土著美斯的索人次之；該國現行的語言文字，亦以西班牙語文爲最普遍，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亦通行英語。論物產，智利的出產並不豐富，因爲它的海岸線極長而又甚少曲折，加以地當安達斯山脈之西的斜傾面；而且傾斜急激，山脈間的火山很多，尤以阿空加瓜山照最著。西南部的沿海山脈，則已陷沒割裂而成爲無數的島嶼，顯示智利所處的地位爲地殼比較脆弱的地帶。因之，它在近兩個世紀以來，經常受到地震與火山爆發的威脅，而損失的生命財產不可勝計。

這個世界長國的西部海岸北段，全爲沙漠地帶，物產貧乏；惟其礦藏尚豐，一般盛產硝石、銅、鐵、金、銀、煤、鳥糞層等。中段的氣候溫和，農產盛行，產品以大麥、小麥爲主，卻缺乏耕種技術。以是，智利前政府曾經請求中華民國於一九六七年間派去一個農業技術代表團，和一小隊農耕技術人員，協助該國農業的改進。

就整個南美而言，智利算是比較安定，向來政變最少的國家。其民主體制頗似現時美國的政黨政治，在傳統上，智利的政黨不能擁有任何的武裝勢力；同時智利的武裝部隊，也受着憲法的約束而不得干涉政治。其國會也像美國的兩院制，共有議員二百名。國內政黨固多，然其中歷史最長勢力最大的首推保守黨；基督民主黨次之，左翼聯盟則爲新興勢力。自二次大戰後，一直由保守黨掌政，然則智利爲何會承認毛偽政權呢？這問題的遠因是智利共黨的組織活

約作家斯特威萊較早時調查所得：遠在一九三四年，智利共黨便與毛澤東取得聯絡。當時在俄舉行第六屆國際共黨代表大會中，智共對老毛所擬的那份「赤化拉丁美洲藍圖」非常感到興趣。

於是毛共將那計劃首先送給智共代表團。內容是要求它們必須推行「羣眾路線」的戰畧，第一步設法掃清南美各國的獨裁者，然後擴大其組織力量以奪取其政權。可是，首先嘗到這種所謂「毛澤東戰畧」滋味的，但是具有民主傳統思想的智利，卻非其他南美獨裁者。它憑着此項「戰畧」，果眞使智共迅速滲透到國內的大學、報社、政治機構及工會團體裏去。在智利各階層中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一九四九年當中共竊據大陸時，智共亦已成功地跟當地知識分子聯盟起來了！即是說智共廿年前已打入政府及其高層社會中。

毛共滲透智利的經過

事實上，到一九五〇年後，毛共特務已滲入智利；它並曾邀請智利大學校長米拉斯，於五一年訪問過北平。米拉斯那次訪平時所達成的任務是：一方面將五名受過特務訓練的毛共「學生」，帶返聖地牙哥去推行「學生組織」的活動；另方面則遣送十一名智利學生前往北平，秘密接受中共特務訓練，作爲滲透智利教育、文化的酵母。這些陰謀活動，旋爲智利保安當局所發覺。並指出：「我們的學生被偷偷送往北平去洗腦，這事已是夠壞的了！而更壞的則是那些被北平派來的特種學生，全爲老練的特工人員；他們先後潛進來的共有廿五人，但他們都能說流利的西班牙語呢！」

智利保安人員並向政府警告：「偷渡入境的所謂中共學生，都被安置到各大專學校中，將不獨可能影響到各級教授，更可能影響到智利以十萬計的青年學生思想。而這些青年學生於若干年後，多爲社會各階層的領導人物。若長此下去，那末智利的知識分子，將無疑都很可能成爲共產黨員。」

實際說來，智利的文化、教育機關是很少不受共黨所操縱的。約在一九六〇年間，智共曾利用所謂「共同合作」的關係，而令到智利許多頗有地位的公民，在一項共黨發起的文件上簽名——那就是一項抨擊美國干涉古巴卡斯特羅政權的文件。由於五九年初當卡鬍子赤化古巴後不久，便宣佈沒收了美在古巴的所有財產，估計達十億美元。因而美國會發起召開泛美國家會議，建議採行封鎖古巴的方案，以經濟制裁卡斯特羅政權。但中共爲了支持卡斯特羅，於是從[illegible]巴[illegible]智利共黨進行[illegible]動

個國家，進行滲透活動。另一個則是專門訓練南美共黨如何發動毛澤東的「人民戰爭」——游擊恐怖行動，及如何操縱各國「小資產階級」的陰謀。這些中共特務並在南美國家內，成立了所謂「雙邊性的文化中心」，作為它們展開顛覆活動的聯絡站。從那時起，中共電台對南美發動猛烈的宣傳攻勢，估計每週至少向它們作二十次西班牙語廣播，主要對智利與阿根廷。

一九六二年十月，當前俄共頭子赫魯曉夫宣佈撤退其在古巴飛彈基地時，而毛共乘機煽動南美各國親卡斯特羅分子，一度使到拉丁美洲像觸着電流般的動盪不安。特別是到了同年十二月，更有四個拉丁美洲國家的共黨掀起類似叛亂事件，令到從來甚少發生暴動事件的智利，也被捲入了赤化恐怖的漩渦。其主要目的在阻止美蘇兩國，為古巴問題所產生的協議，也是中共乘機企圖在拉丁美洲共黨中奪得全部領導權。故北平一面攻擊赫魯曉夫「氣勢如牛，膽小如鼠！因畏懼美帝而出賣拉丁美洲人。」一面則盡量煽動各國共黨反美反蘇，更慫慂智利共黨分子，進行陰謀奪取一個位在聖地牙哥的美國地對空飛彈放射基地。

智利將成為古巴第二

中共那次在南美策動反美反蘇的運動，確曾收效甚大。當俄前副總理米高揚正在古巴斡旋，遊說卡斯特羅時，智利的左翼分子在中共特務煽動下，曾在聖地牙哥大舉示威，並與警察發生劇烈衝突，導致這個擁有二百萬人口的南美大都市混亂不堪，結果造成七人死亡，四十六人受傷慘劇。智利當局為了防止新事件發生，除將大部份軍隊調回首都加強其戒備外，且於同年十一月廿日上午起更宣佈封閉了聖地牙哥市，從而使全國進行緊急狀態；——由是可知智共與中共勾結的密切程度。即以一九七〇年的智利選舉而言，當左翼同盟的候選人艾倫達在普選中獲得較多票數，而尚待其國會復決之際，他就曾經兩度提出威脅，表示他若不能當選，則立即把人民帶到街頭去示威，舉行全國性的罷工罷課，發動農民強佔土地，市面上出現炸彈，以確保他能當選。這與其他國家的共黨叛亂，以奪取政權的行動有何分別？

其實，艾倫達之當選，就已宣告智利成為古巴第二。這位六十六歲的智利總統，原是不折不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黨頭頭，他已說過：「要在智利推行社會主義」。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艾倫達的六個左翼政黨同盟中，包括有真正的共產黨在內——這是拉丁美洲最有組織及勢力的最大共黨團體，它擁有黨員達五萬人；且多年來處心積慮，直到現時始奪得政權，絕不會放棄其既定政策——推行社會主義。正如毛共「人民日報」去年一月七日所說：「中國（共）與智利建交，是智利人民長期支持中國（共）的結果。……」儘管艾倫達當選後，曾表示保證智利不會成為馬克思主義國家，但全世界的共黨，則無一不以偽裝民主宣傳來騙取政權的。何況艾倫達向為西半球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會行騙。

死於醫院，一般觀察家認為是智利局勢發展的惡兆。因為：㈠共黨一貫手段是順我者存，逆我者亡。智利憲法雖規定軍人不得干預政治，但倘若艾倫達硬性地要推行社會主義，則其武裝部隊很可能出面干涉。為防止軍人的阻止，只好先下手為強；㈡在艾倫達未就任總統之前而進行謀殺奈德將軍，他還無須負責。所以，他就拉後僅一個月，便順利地推行其共產計劃：首先將全部銀行沒收為國有，接着與中共、古巴、北韓、北越、東德等偽政權，分別建立外交關係；其後將美國在智利經營的銅礦（佔總輸出百分之八十），銀行及公眾服務等事業，均收歸國營，一如十年前古巴卡斯特羅沒收美國財產的行動。這一來，不僅智利的民主傳統已成為歷史的陳跡；即對本來不安的美洲各國來說，也似落下了一枚赤色的政治氫彈！誠如毛偽「人民日報」所說：「拉丁美洲革運動越來越蓬勃。」

國內情形極不安定

因此，觀察家當時曾經預言：智利承認中共之舉，以世界範圍的國際關係標準來看，似非一項威脅性行動，但將會導致智利陷於水深火熱的痛苦環境中。而北平與夏灣拿則認為：「拉丁美洲將是下一個大規模的人民武裝革命的地區。」中共在赤化拉丁美洲的陰謀計劃中，曾明白指示美洲共黨的行動如下：㈠是特工人員可能不夠分配，必須利用非共黨甚至反共分子去達成任務。換言之，即共黨的所謂「羣眾路線」，而主要的是必須協助那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去奪取政權，使他們得勢後就自然會感謝我們（共黨），而讓共黨分子獲得職位，藉以開展其工作。㈡是指導工會領袖如何去將工會分子組織起來，隨時發動工潮，以影響當地社會秩序或威脅政府；並將那些提出抗議的羣眾表示同情與支持，這便會贏得廣大羣眾的尊敬和擁護。

由於廿年前，中南美各國多為獨裁政府，它們的控制非常嚴密；特別是在野的失意政客更憎恨當權者。而中共則偽裝「救世主」的面孔去對他們放毒，使他們相信共黨是來協助他們得政的。故於一九五〇年後，中俄共聯合行動的第五縱隊，在美洲大行其道。其所推行的所謂「羣眾路線」政策，自一九五五年起，拉丁美洲的獨裁政權便紛紛倒台，如阿根廷的貝隆，早於一九五五年八月便遭推翻；秘魯獨裁者奧德里亞於一九五五年，失勢後逃亡國外；尼加拉瓜獨裁者蘇摩沙，亦於一九五六年被刺斃命；哥倫比亞的高梅奈上，則於一九五八年被迫下台逃亡多明尼加；古巴的巴提斯達，一九五九年一月被卡斯特羅驅逐，變成美洲第一個共黨國家。尤其多明尼加的特魯蘭羅下場，更為悲慘！

這些獨裁者垮台後的局面是怎樣？從表面上看，以為那是拉丁美洲人民反獨裁者的傾向；實則有利於共黨，換來了馬列主義的大獨裁者。

艾倫達執政兩年來，智利國內的情勢顯示非常不穩，物價突飛猛漲，糧食供應短缺，早已令到智利人民極為不滿！無怪乎最近智利街頭發生反共與親共的示威衝突時，連家庭主婦也進行反政府運動。

從九一八說到張作霖、張學良

緡山

倭人侵華溯往

「九一八」又來臨了。這是我們中國人永遠不能忘的慘痛、恥辱的紀念日。須知日人謀我由來已久，決非一朝一夕。

一五八七年日本軍閥豐臣秀吉於稱霸日本後，即當有渡海「征唐（中華）、天竺（印度）」，遷都於唐都（明都北京），以迎鳳輦」之野心。因首遭明屬朝鮮堅強抵抗，致憂鬱以死。

其後，又有狂人佐藤信淵（一七六九——一八五〇），著「海防策」及「混同秘策」，於一八〇七年、一八二三年前後出版：一則是計劃佔領堪察加、畧取票庫次克，以進攻俄羅斯；一則即企圖吞併中華，進而侵畧西藏、暹羅、印度，以「臣服萬邦」。

明治維新以來，所謂「征韓伐清」怪論又復甚囂塵上，且公然提出閣議，結果到一九〇五年朝鮮卒被其所滅。

朝鮮既喪，我東北遂成爲它的次一目標。嗣經中日、日俄兩次大戰，東北權益，日削月割，本已千瘡百孔，益以「二十一條」要求，雖未發生任何效力；但東北危機，從此卻日甚一日。故一時日本國內「滿蒙吞併」、「滿蒙統制」、「滿蒙非支那論」等等荒謬口號，卻大肆宣傳，幾於家喻戶曉。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內閣總理田中義一的奏摺，就是集三百餘年以來，征服世界陰謀之大成。他說：「……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米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韓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印度、南洋等不同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至山東時，日本一再出兵阻撓。次年我北伐成功，日本又屢屢威嚇，反對東北易幟。始則向張學良遞「警告書」，繼則日陰謀分子林權助向張學良當面警告。他說：「滿洲斷不可聯國民政府，以妨礙日本在東三省的既得權利。目前東三省應取觀望態度。閣下如違反日本意旨而易幟，日本惟有取斷然手段，而自由行動，若有力持異議，主持聯南者，可以武力制止之。力若不敷，日本可予以軍事上之援助。」林權助即奉的田中義一之命行事。

通路及築葫蘆島港計劃，因此更惹日方嫉視。此事本與日本無關，不料日方竟謂東北建路築港，如何妨礙其南滿路及大連之收入等等，乃授意其全國報刊，發表種種危詞，以資煽動。

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政府任命宇垣爲朝鮮總督、內田爲滿鐵總裁後，醞釀多年增兵朝鮮兩師團（四萬人）案，又復提起。金谷參謀總長說：「現在我國防作戰，以大陸作戰爲基礎。是以一朝有事，對於滿蒙方面，能迅速輸送有力部隊，制敵機先，使能使戰局爲有力之展開。現在應乘宇垣總督就任伊始，決行增加南朝鮮駐軍，最爲得策」。南陸相說：「將來如有戰事發生，由朝鮮立派有力部隊，進出滿蒙，較由內地派遣，其迅速與作戰效果，不可同日而語。且際此機會，增加朝鮮駐軍，各國所感亦必與前不同……。」

未幾，不幸事件即相繼發生，萬寶山案方了，鮮人暴動血跡猶新，而中村失踪問題，旋又掀起大波。

此時日本欲藉所謂中村事件，實行「實力發動」之預定計劃，昭然若揭。幸我當局偵知日本陰謀，爲避免事態擴大，乃一再委曲求全，當接到日方抗議後，首先將當地負責人關玉衡團長予以無辜拘押，此外又派人前往實地調查。中國此種措置，本想使日本再無隙可乘，乃不料延至九月十八夜十一時許，日軍以爆炸柳條溝鐵路爲信號，卒開始對我侵畧。（詳參李毓田編著「現代日本外交史第十九章」抗戰時「商務」版）

九一八事件，原是日本苦心積慮多年製造，全世界人無人不知。但事後卻硬揑稱釁由我起，故此連日本正直人士也大抱不平。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東大名教授橫田喜三郎即在東大演說。他說：「在滿洲事件未發生以前，日本軍即從錦州向奉天移動，稱爲演習，適是時遼寧忽發生此次事件。此種情形，蛛絲馬跡不無可尋」云云。此外，橫田教授又發表論文說：「日軍在十八日夜十時二十分即開始向北大營進擊，但卻謂華軍於十一時許，爆炸柳條溝鐵路，見日本『盛京時報號外』。日本既已進攻北大營，華軍何必在遙遠的柳條溝爆炸？日軍欲蓋彌彰，豈不太矛盾……。」日本軍閥專權，因此先將橫田教授免職，繼之逮捕下獄。橫田喜三郎是東大國際法教授，英、日文著作甚多，乃國際聞名學者。

張作霖蓋棺論定

來藉他人靠山遂成爲東北大軍閥。這種人本不值國人所齒，但當他從北平回東北時，被日軍預埋地雷炸死於黃姑屯站後，這才驚醒國人，了解張作霖這個人，並非是眞漢奸，有骨氣。從此國人對他論調大變。㈠假使張作霖眞親日，日本正可利用他做侵略中國工具，爲何他勢力已侵入關內時，反而把他炸死？足證日本人如何恨他，必以炸死他爲快。㈡日本侵略滿蒙，旣是多年預定計劃，自然時時皆在吞併東北，但在張作霖生時，日本卻不敢下手。足證張作霖必有他一套策略。策略爲何？卽外表裝出親日姿態，虛與委蛇，而實際上卻是眞正反日，以保全本國領土、權益。㈢張作霖從未到過日本，覲見「天皇」，當然更未叫「天皇」爲「爺爺」。不僅如此，他在東北也從未強迫老百姓親日，成立什麼中日友好協會之類媚日組織。更明顯的，是張作霖決未與日本簽訂什麼出賣中國領土、權益的秘密協定。所以公道說，我們可以罵他爲「紅鬍子頭」、「大軍閥」，卻不可罵他爲「漢奸」、「賣國賊」。

張學良衝動幼稚

諺語說：「虎父無犬子」，但這對張學良來說則頗不適宜。綜計他一生行事，只可以衝動幼稚四字評之。

張作霖未死前，張學良卽以「少帥」姿態在關內外出盡風頭，每出動必淨街，禁止行人來往，也不准開窗，儼然一小皇帝。以如此花花公子、二世祖怎能大事。所以老張一死，東北內訌便起。最劇烈者，首先是小張與楊宇霆之爭權。楊是老張智囊，但小張迅速把他殺死。殺死楊宇霆固然少一爭權，然許多老張舊僚、伙伴卻皆爲之寒心了，內部遂益分裂至於不可收拾。

不僅如是，當日本窺伺於旁，時時尋隙下手之際，小張偏又擺出大肆振作姿態，揚言築路、建港。我們知道，當時最緊要的事，第一是須整頓內部，使團結一致。第二是秘密加強軍事力量，預備隨時與日軍一拚。然小張不此之圖，而偏做些不甚急的建設，致徒招日本忌妬。

國民革命軍二次北伐，到山東時，受到日軍破壞，到河北南部後，又遭遇到西北王閻錫山軍的阻撓。當時閻錫山割據冀、察、綏、晉四省，自成一小王國。閻錫山不僅不早日歸效中央，且還派代表遊說小張，意在與東北聯盟，仍反抗中央。瀋陽因此有中央與閻錫山雙方代表，小張猶豫不決，致遷延達數月之久，未作決斷。

爲小張計，應早日歸效中央，並勸導閻錫山也早回頭，尚有何猶豫：聯閻？歸效中央？當時中央代表爲吳鐵城，結果閻的代表失敗西歸，吳鐵城雖贏得勝利，但非易事，內中實經過無數曲折。所謂歸效中央，也只是名義，只是易幟，國旗換爲靑天白日滿地紅旗，中央軍旣不能開入東北，東北內政也未由中央接管，反之，小張卻派幾名大員到中央做官。

小張對日方情報，當然比中央更清楚，爲應付當前國外大敵，何不早讓中央軍入東北，易幟則不妨從緩，卽應取實際而不在名義，如此日本縱然進攻，我方也多少能抵抗，何致任令日寇攻城陷鎮，我們竟毫不加抵抗，此眞國際大笑話，可恥孰甚！尤其怪者，瀋陽失陷電訊傳到關內時，小張猶留戀平津歌舞場，不肯回東北主持抗敵大計，這算什麼人？

有的人往往把張學良的不抗抵，與聖雄甘地的思想混爲一談，此乃大錯特錯。甘地的非暴力主義、不抗拒主義，只是反對不道德的武力，並非放棄其崇高的目標。甘地認爲崇高的道德的精神的力量，是比一般武力更堅強、更有效。

玆可舉例說明之。在印度以婆羅門教爲最高階級，非本教徒不能入其廟，卽其入廟走道，也不許非本教徒經過。甘地認爲這種階級制度，太不合理，思有以打破之。一日甘地率領其門弟子千餘人硬要行經婆羅門教廟口，於是警察便開來干涉。甘地一隊停止了，警察也不再進一步有所行動。當警察開走後，甘地一隊乃再前進。警察又來了，甘地一隊再停止，相持不下，已經大半天。此時忽然天上降了一陣大雨，警察逃走了，甘地一隊仍文風不動。不久河水泛濫，水深及胸，警察乘竹筏，甘地一隊卻依然浸在水中不動。直至水退，民眾皆來看熱鬧，遂齊聲讚嘆，於是大家便皆參加甘地行列，共入婆羅門教廟門。從此打破幾千年舊惡習。（詳見曾聖提著「在甘地先生左右」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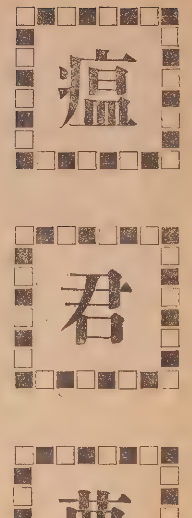
張學良還有一大錯事，卽「西安事變」。東北旣失，東北軍失掉地盤，中央乃把他們調往陝西，因陝西地廣人稀，又是北方，氣候未大變，本無不合。只因要求爭與中央軍平等待遇，竟發生葛藤，中共特務乃乘機挑撥離間，滲透入東北軍、及楊虎城部隊，於是乃發生「西安事變」。這次事變主謀人必是共特，但小張是統帥，是領導者，他若反對，必不會發生。不料孺子無知，他居然受共特操縱，發生此種不幸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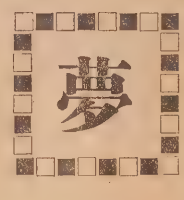
凡事必須認淸是非、正邪，誰是眞正敵、眞正友。旣然剛吃了日寇大虧，何以又聽信有蘇聯支配的共特。國家當危急之秋，還需要蔣委員長那樣人物領導，豈可不顧全大局，不爲國家前途着想，而竟然逞一時意氣用事，這種人非衝動、幼稚而何？今張良尙在台北頤養天年中，悟已往之不諫，如見此文，應該默默首肯罷。

九月十一日草

更正

本刊二五五期「中國人的使命」一文，向以孔子爲「某」古今學術之大成，「某」應爲「集」之誤；老子是南方（「夏國」或陳國）人，應爲：老子是南方（「楚國」或陳國）人；老子學說……卽本體「性」，應爲老子學說……卽本體「論」；什麼搶先，應爲：什麼都搶先；當然，其他也「眞」不狂，應爲：當然其他也「莫」不狂；驚天動的啓蒙運動，應爲：驚天動「地」的啓蒙運動。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與藍蘋同居後，精神十分愉快，每日早晨，傍晚兩人挽着手在棗園附近散步，許多男女幹部看在眼裏，恨在心裏，但是身在延安，皆不敢發作，可是，私底下已在醞釀一股反對的暗流。

很快的，藍蘋的肚子大了，毛澤東更加緊張，寸步不離，有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要移到棗園去開，自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加之一開會毛澤東就呵欠連連，左手永不離紙烟，右手摸着一隻茶杯，裏面並不是龍井而是山西汾酒，在精神支持不下去時，就喝一口汾酒提提神，精神馬上又告恢復。

所有大頭目都覺得看不順眼，一次剛坐下開會，毛澤東左手食指中指夾了一支前門牌紙烟，手掌托着額頭，右手摸着酒杯，閉着眼睛連打呵欠。

擔任主席的張聞天再也看不下去了，拍拍桌子說道：「毛澤東同志，這不是睡覺的地方，你要睡覺可以回到房內去睡，我們仍然到楊家嶺大禮堂開會。」

毛澤東連忙睜開眼喝了一口白乾，說道：「洛甫同志，我幾時睡覺，只是閉目養神，[illegible]精神去了何處。」

全體大頭目聽了鬨然笑起來。

毛澤東這時倒不眼睏了，一口氣喝了半杯白乾，精神抖擻，指着張聞天說道：「我的精神如何，是屬於個人私事，怎能勞動主席過問，你主持開你的會不就完哩！」

張聞天冷笑一聲：「我雖然不似你一天到晚打呵欠，睜不開眼，但是也沒有工夫管閒事，眞不干我的事，我倒不管了。」

毛澤東說道：「這就奇哩，我有沒有精神干你什麼事，勞動你非管不可。」

張聞天說道：「黨中央當初決定派江青同志去照顧你的身體時，有個決議，要江青同志負責你的健康，目前你的健康情形日差，開會時都支持不住，再過兩年非癱在床上不可，我是黨中央負責人，一定要追究責任，傳江青同志問話。」

一句話把毛澤東嚇住了，當時改變笑臉說道：「博古同志，謝謝你的關心，我的身體實在沒有半點毛病，[illegible]不足，沒有任何原因，你可不要傳問江青同志，鬧出笑話。」

張聞天見他這樣說也就算了。散會時毛澤東勉強忍住氣，眼看大頭目魚貫走出時，打個眼色把劉少奇留下。等到大家都走完了，毛澤東惡[illegible]道：「博古這傢伙實在可惡到了極點，遲早有一天我要他知道。」

劉少奇說道：「他的話有一半開玩笑性質，主席何必認眞。」

毛澤東說道：「他在正式會議上這樣說，如何能視之爲開玩笑，此事我絕不干休，一定想辦法報復。」

兩人正說着，藍蘋挺着大肚子走出來，說道：「你們開會怎麼無緣無故扯到了我的頭上。」

毛澤東拉着她的玉手坐在自己的旁邊，說道：「他是有意對付我，故意燒你一下，實在與你不相干。」

藍蘋看看劉少奇，說道：「少奇同志，主席的習慣你是知道的，通常工作一夜不睡覺，白天開會當然沒有精神，干我什麼事，要說一個女人都對付不了，古代帝王還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呢？」

毛澤東說道：「是啊，古代帝王都是神仙嗎？他們哪來的那份精力。」

[illegible]

毛澤東霍地一驚，看看藍蘋說道：「鄧發從西安帶來的紅色藥丸還有沒有？趕快扔掉它，我最近就是吃那個東西吃的不大妥當。」

藍蘋臉一紅，說道：「早沒有了，我當初就不叫你吃，你偏要吃，現在又後悔。」

劉少奇此時覺得十分尷尬，站起身就想走。

毛澤東打個手勢要他坐下，說道：「我還有好多事同你談，你不要走。」

劉少奇問道：「主席談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先談我同江青同志的事，你在外面聽到什麼閒話沒有？」

劉少奇看看藍蘋微笑一下。

藍蘋嬌靨一紅，說道：「少奇同志你只管直說，我不在乎的。」

劉少奇說道：「關於主席同江青同志的事，當然各方面閒話甚多，在延安倒沒有關係。」

毛澤東吃了一驚，問道：「你是說在重慶。」

劉少奇說道：「在重慶更是蜚言笑話滿天飛，不過，大都是在黨外人士中間流傳，也沒有關係的。」

毛澤東聽了更加吃驚，用手向北指指，說道：「你是說上邊也有閒話。」

劉少奇搖頭笑道：「並未聽說，最近歐洲方面情勢緊張，史達林同志全神貫注對付德國，一時那能顧得到我們的事，只是聽說賀士珍同志的病已經好了。」

藍蘋驚得啊了一聲，抱着毛澤東搖了幾搖，說道：「你不是同我說那個潑婦快死了嗎？」

毛澤東嘆口氣：「她走的時候眞是快死了，誰知到莫斯科怎麼會好了，眞是禍害千年。」

藍蘋問道：「那個潑婦回來了我怎麼辦，我只有搬出棗園讓她了。」

毛澤東忙說道：「你不用管，她回來我就宰了她。」

，她不會回到延安來的，史達林同志也不會讓她回來，只要主席不違背史達林同志的意旨，賀士珍同志就永不能回延安。」

毛澤東拍手大笑道：「那她眞是永不能回延安，我怎敢違背史達林同志的意旨。」

藍蘋問道：「少奇同志，你說了半天我還是不懂，這個地方說我們閒話沒有關係，那個地方不滿意也沒有妨碍，究竟什麼地方有關係呢？」

劉少奇說道：「據我知道新四軍及東南分局方面正在醞釀一種風暴，準備在適當時機向黨中央提出。」

毛澤東說道：「這裏面一定有人搗鬼，是黨中央有人搗鬼，想裏外夾擊鬬垮我。」

劉少奇搖頭道：「我看不是，眞正問題還在當地，第一，士珍同志是那邊人，當地老幹部都認識她，有相當感情；第二，項英同志一貫與主席有意見，這一點主席自己也知道。」

毛澤東說道：「你分析的對極了，現在就要想辦法怎麼對付他，你替我拿個主意。」

劉少奇說道：「主席與江青同志的事已經全國皆知，不必隱瞞，索性發一封電報給東南分局負責同志，要他們向各級幹部解釋，主席與江青同志結合，是合情合法的，希望大家能有所了解。」

藍蘋說道：「是呀！我們的事非向全黨公開不可，否則將來孩子出世算誰的。」

毛澤東笑嘻嘻說道：「當然算我的，我一定認賬就是了，你不必擔心。」

藍蘋冷笑道：「我才不擔心哩，你不承認我就抱着孩子向延河裏一跳，一了百了，等你對着那個瘋女人過日子。」

毛澤東握着藍蘋的玉手說道：「你跳延河我也跳延河，咱們一去三，大家都省事了。」

劉少奇皺下眉頭，說道：「主席公開向東南局發電之後，必然會引起一場騷動，就需要有人去解

毛澤東說道：「派誰去解釋呢？」

劉少奇說道：「主席可以想想，誰會說話又靠得住。」

毛澤東嘆口氣：「那有這個人，周恩來會說，能把死人騙活，但是靠不住，你最靠得住，但是又沒有周恩來那付口才。」

藍蘋說道：「派他兩人一齊去不就好哩！」

劉少奇說道：「斷乎不可，兩人一齊去就把力量抵消了。」

毛澤東說道：「我當然明白這一點，你放心，不會派你們兩人一齊去的，問題是你們兩人誰去比較合適。」

劉少奇說道：「還是周恩來去比較合適，他的條件比我好，因爲他同項英相當親密。」

毛澤東恨恨說道：「他兩人在江西蘇區勾在一起百般打擊我，差點把我害死，此仇至今未報。」

藍蘋說道：「他會不會又合在一起害你。」

劉少奇道：「不會的了，今非昔比，周恩來這人一直看風轉舵，今天他不會再反對主席，這次主席派他去疏通項英，他一定出力。」

毛澤東問道：「還有什麼辦法，同行並進，使項英服服貼貼。」

劉少奇說道：「我另外有一個建議，日本佔領了廣州，武漢之後，全國形勢有了變化，我黨機構也該有適當的調整，過去整個中南部全由長江局領導，目前長江局已隨政府遷去重慶，對東南鞭長莫及，不如把原來的東南分局改爲東南局，就由項英任書記，提高了他的地位，自然可以取得他的向心力。」

毛澤東說道：「這個建議很好，我要在下次政治局會議提出，到時也許還有其他辦法一併提出，我想你也應當負起更大的責任。」

（未完）

江南啼痕錄（三）

他這種自我犧牲的精神，甚得鄉民愛戴。所以，他的鄉長是「屢辭不獲」。當赤浪滔天，大陸沉淪的時候，譚美湛老先生以爲自己是一個寒儒，半生「爲人民服務」，問心無愧。聽說他沒有走避，但當土改隊到鄉，首先便要清算這位風骨稜稜，甚得地方人士推重的鄉長。他風聞消息不佳，跑到博濟橋上，縱身投入清流，不受折辱，不愧爲大丈夫。

重進單水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清晨，凱旋式的行列，出現於原野上；晴天如洗，陽光艶麗；大家喜氣洋洋，精神煥發，以輕快的步伐在進行中。回憶三十三年端午節的冒雨撤退，黯然無語的情景，不勝有今昔之感。凱旋隊伍，挺七第二大隊在前，六鄉聯防隊在後，浩浩蕩蕩的踏過博濟橋去。挺七第二大隊據守這道博濟橋，使日寇不能越雷池半步，保護宅幕山以南的地區，免於獸蹄蹂躪，功不可沒。雖然六鄉聯防，本身也有武裝隊伍，但如果沒有挺七的第二大隊領導作戰，恐怕子弟襴衫兵的膽子，也沒有這末的壯，勇氣也沒有這末的大。這道橋原是華僑捐欵，爲利便桑梓交通而修的建築物。殊不料竟成保護他們家鄉的堡壘。助人者變爲福己。因果之數，果眞如此微妙。這時，博濟橋的障礙物業已清除，通行無阻。再行三十分鐘，我們已開始進入單水口。我們估計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則我們的進入，日軍當無抵抗。但爲愼重起見，我和何大隊長商量結果，我們採鉗形開入，何大隊長率領的挺七第二大隊向中山路尾，原日榖埗街挺進；我率領的六鄉聯防大隊，則經松蔚向銀龍路後街挺進。進入市區以後，挺七第二隊的第三中隊防於省渡碼頭直至公益渡頭。六鄉聯防大隊則佈防銀龍路直至牛巷尾的墟地一帶。既經決定，我們便分道揚鑣。在路上，忽然想起當年在單水口撤退的情形，不禁使我啞然失笑，因爲當年撤退，挺七的部隊是由榖埗街走出，今日凱旋，卻又由榖埗街進入；當日我的隊伍是由銀龍路的後街退出，今日的凱旋，也由銀龍路的後街開入，眞是天理循環，絲毫不爽嗎？

當我們全部進入單水口之後，使我們感覺奇異的，固然不會遭遇着絲毫抵抗，但全市不特沒有半個日軍的影子，連一個僞軍也跑光。可知日軍防中國的報復，血洗仇恨，故於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之後，盤踞四邑一帶的日軍，迅速集中江會。再由江會集中廣州，在指定投降地區候命。留在四邑的僞軍不多，在我防守開鶴十三鄉的時候，就會有甄某率領僞軍在新昌反正，投奔到挺七第二大隊歸誠。還有張督武小部份僞軍，相信一聞日軍投降，靠山已倒，均作鳥獸散，或奔往港澳，以逃脫肅奸的懲治。單水口喘息於獸蹄之下一年又一個月，有些舖戶已給日軍破壞，以作馬廄。滿地是馬糞，臭氣薰天。在榖埗街口，在公益渡頭，在牛巷尾等地方均以沙包構建幾個哨崗。有些馬路旁已長滿短小的草，一片荒涼。全市商店百分之九十九都付諸鐵將軍，貨物早已疏散，只墟地方面有幾間雜貨小商店，那些小老板，大概是附近的鄉民，風聞日軍已遁回江會，所以急忙忙混入市區，返回店裏看守。今天重睹漢家旗幟，乃放膽開門，搶先做生意。也有一間茶樓，開門做生意了。只有這一個角落裏，有點回甦市鎮的氣息。

六鄉聯防大隊既進入市區，依照原定計劃，沿銀龍路直至牛巷尾佈防，我巡視防地一周後，卽召

桑梓的單水口，光復單水口是你們的光榮；保護單水口是你們的責任。所以，六鄉子弟兵，要保持優良的軍風紀，秋毫無犯。同時，非我們的防地，六鄉聯防大隊的士兵，絕對不准進入。」這時，恰巧何大隊長派人來邀我去茶樓品茗，我想起善後種種問題，也正要和何大隊長商談，便應邀跑到茶樓去。這時，何大隊長和兩位中隊長已在座，他們讓過了位，招待了一番，喝了一口茶，便展開話匣，討論實際問題：

(一)駐守問題——六鄉聯防大隊乃民衆武裝自衞隊，並非建制部隊，且其負責乃在防守六鄉，今日與友軍凱旋單水口，乃一年來浴血抗戰，捍衞地方得來的光榮。在下午，六鄉聯防大隊應返回原防；單水口的防務，應由建制的部隊挺七第三大隊來擔任。（我提出這項意見，實際是因爲一山難藏兩虎，一個地區有兩個不同系統的部隊，殊難保證兵與兵之間，沒有一點糾紛。因士兵的糾紛，必會影响到長官的感情。六鄉聯防大隊既無防守單水口的責任，那末何必留在這裏，以免將來弄到彼此不愉快。）

(二)復業問題——國土重光，單水口既已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則應使她回復舊日繁榮，希望由何大隊長速召集單水口鎮公所、單水口商會等負責人員，舉行復業會議，發動商戶定日開市。

(三)治安問題——單水口剛剛光復，誠恐地痞歹徒乘各舖戶無人看守，趁機搶刦，希望何大隊長於三日內負起全市治安責任，派兵日夜巡邏。於三日後，單水口警察所必定全部復員，挺七第二大隊會同單水口警察所成立之單口軍警聯合處，負責全市治安。三個月全市治安之責，仝由單水口軍警察所接管，便撤銷單水口軍警聯合處。

我所提出的三項建議，何大隊長全部贊同，但對第一項建議，何大隊長卻持不同的意見，以爲我們一年來並肩作戰，焦不離孟，今日凱旋式既是携手在一起，駐防也要携手在一起。

安琪

萬人意見

創興大樓　責任誰負
謎一樣的問題

萬先生：

星島晚報九月十六日載：廖創興銀行總經理廖烈文先生對貴報記者表示：「使西區創興大樓變成危樓的責任，全部應由工務局及則師承擔。」理由是：「工務局在樓宇興建時，都應派人到興建中的樓宇巡視，任何與建築圖則不符的，巡視員一定要向工務當局報告，然後作出必要的修改。但創興大樓這次發生的意外，純粹是巡視員不負責任。」他又說出此次事件，廖創興銀行已賠償了六十餘萬給原住客。

單看廖先生以上的偉論，可謂義正詞嚴，擲地有金石聲，令人肅然起敬。而「意外」二字，更是神來之筆，幾使小市民談為與旭和大廈同一命運，在於天命，與人無尤。但不解者則是既然廖創興銀行對這事全無責任，爲何這般慷慨，作出數十萬元的賠償。

更不解的是：此次事件起因於建築完全不照批准圖則去造，兼且用極劣質之材料，則師固然不能辭疏忽之責，但只是止於監督而已。可是，又是什麼人叫建築商（也是廖創興銀行）不依照圖則建造？什麼人叫建築商用劣等材料呢？假如是該則師授意建築商造的話，小市民百思不得其解，他有什麼益處呢？因爲廖先生已明白指出：這事全和業主及建築商無關，廖烈文先生又是那時廖創興銀行的董事之一。

廖先生乃社會名流，有名譽、有地位，如有人說他講的不是事實，你殺了我也不相信。

同日同報又刊出創興大樓委員會的報告書，中有警句：「該委員會認爲廖創興銀行有限公司在開始時已知道按照建築圖則，只准建『十層』，但該大樓各方面都以『十一層』爲依據，顯然，該銀行是有意如此做的。」

該委員會強烈譴責故廖寶珊主持的廖創興銀行有限公司，因該公司明知故犯，報告書中指出：「該公司是非常清楚在建築中，大樓大部份係與核准圖則所示者不符，但該公司不顧顏面信譽，故意在建築過程的一段重要期間內，與工務司署某些人員勾結，以瞞騙建築事務監督。」

這份報告書乃是由政府所委派各方面的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經過成年工夫，諮詢及研究所作出。當然有經有典、有證有據。

小市民爲之弄到一頭霧水，不知誰是誰非，迷迷惘惘之餘，彷彿身在

事件的發生，德國當局該負全責；又迷迷惘惘的回到本港，彷彿身在法庭上，見長髮之青年，箍頸行刼被捕後對法官振振有詞：「此事之發生，本港警察部該負全責。因他們應在我未箍頸行刼之前作出適當巡視，令我能修改我犯罪的念頭，不應在事後把我

之下，當拈鬚微笑曰：「我門有後矣！」

唉，廖先生！古語有云：「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小業主們當然只有認命，可是我等局外人不得不接受該委員會的報告。

讀者小市民上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度雙十國慶，定於十月十日下午七時半，假座香港乍非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舉行雙十國慶聯歡聚餐大會，歡迎萬人協會會員攜眷踴躍參加。餐券每位二十五元，在下列地點發售，由即日起至十月五日截止（憑會員證或身份證購買）。

一、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二、萬人雜誌社——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三、湘濤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四、俊人書店——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本會慶祝國慶聚餐通告刊出後，接獲萬人雜誌讀者函電要求參加，現決定此次聚餐不限於會員資格，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攜眷參加，同申慶祝，讀者購券時請攜備身證，於十月五日前到上列地點洽購。）

港共紅貓荷包脹 梧桐山上白骨多

——東拉西扯閒話毛共與香港

毛共刧、港共刮

香港人生活水準算得高，但不及中共輸出的貨物「賣價」抬得那麼高。

香港人的肚子雖則好飽，但不及香港的販賣民脂民膏的「大紅貓」之「荷包」脹得那麼「爆」。

香港的來路貨本來是貴，但不及香港的大陸食物「賣價」抬得那麼昂貴。

× × ×

毛共扱、港共刮，人民貨物當垃圾，好壞全部運海外——爛市情願餵鱷魚——半點不給人民吃。共產黨，毛伯伯，同樣是三煞，牠們在世界一日，民間受浩刧，例證多羅羅——朋友——問問逃亡難胞可解答。

毛共扒、港共刮，海外的人民幣等於「冥通紙」，憑何理由高過香港貨幣，十足是顯露強盜，藉外滙乘機打刧。

同人唔同命

我的銀行雖則沒有什麼結餘，但不置像大陸同胞，年頭作到年尾都要

十二蚊，大陸農民最高一個「勞動日」都不夠半蚊。

牛叔婆幫菜農除草，做半晝，每日也搵得五六元，這個數目在中國大陸，一個農民做足一個禮拜還不能達到。

我們要呼吸

我們要重見光明，我們要重見天日，魔鬼呀！請不要迷住我們的去路，遮住我們的方向。

我們要生命，我們要生機，吸血鬼呀！請不要吸我們這麼多血，求求你，給我們些少食物，作爲充飢。

我們要自由，我們要呼吸，獨裁者呀！請不要束縛得我們那麼緊，困得我們那麼密實。

我們要養父母，我們要養妻兒，惡霸王呀！請給回我們起碼的糧食「暖肚」，給回我們的合理費用安家。

乒乓把戲

毛共的乒乓外交，百分之百是笑裏藏刀，假如你今日和他打交道，牠明日就會將你打倒。

毛共的微笑外交，簡直是魔術師所出的一招，牠用盡千方百計誘你入牠的圈套，然後慢慢將你宰掉。

毛共微笑攻勢，百分之百是攻心計，牠的目的是到處收買流氓打仔，進而將人家國家破壞。

毛共的乒乓把戲，目的以入人國境打主意，特務充團員，到處造謠兼舞猴戲，極其量祇騙到少數無知。

梧桐白骨無人收

深圳河、梧桐山，同胞血點千千萬，孤魂遍河畔，骷骨滿山嶺，爲着爭自由、爲着爭營生，情願拋父母妻兒、情願離鄉別井，想不到他們的命運這麼悽慘——未達自由城，已進閻王關。

深圳「晒布嶺」，南頭「西門關」，同胞見去不見返，槍彈聲响如雨粒，千百生命枉死城——全部死在土改、復查、三反五反——爲什麼中國人不打中國，共產黨的無恥宣傳，在此宣告破產。

白石洲、流浮山，海中滿着兩邊山，左邊鬼界地，右邊自由城，海路逃亡經此地，同胞淹斃多得很，爲什麼？「爲吃飯」、爲自由、要生命。

羅湖橋頭、深圳海關，同胞經過膽心驚，海關如同閻王殿，旅館似陰城，帶物漏報當走私，凡說「不」字作破壞，面容黑色入黑房，疲勞受審問，旅宿行旅包裹貴客自理，失掉怨你運滯，如果你去報案，當你有意破壞，這裏的十足相似——鬼蜮地帶

自由工運

自由工運的鬪志精神往那裏去了？爲何不見戴「工運」帽子的同志積極地搞，有人說他們放棄，不見得，說他們讓位，更不行，他們仍然坐着穩穩的交椅，等待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以便吶喊搖旗。

自由工運的鬪志精神往那裏去了？爲何不見戴「工運」帽子的同志積極地搞，工友遇困難請他們辦事，他們會激你「以後切不可多事」，三請

？誓言明明是喊着「爭取工友入會、爭取工友福利」，進軍號亦吹着「消滅左派的銀彈攻勢」，令人遺憾的，所見到戴上運帽子的同志，一意好少

自由工運的宗旨究竟是什麼東西？明文有說「與資方結成和氣」，並非跟資方「拍馬屁」。

棄左

部分日人支持國府 強硬報復並不適宜

敵人是田中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編輯先生：

日本鬼已決定與毛幫建交，並聲言撕毀中日和約。為了要進一步侮辱我中華民國，還準備派遣一個衰名越三狼的傢伙到我國來「解釋」。我說過的，儘管全世界承認毛幫政權，我們中國人也不承認。日本要承認毛幫，那是他們的事，但什麼衰名三狼之流要來訪我國，我有意見。

從來只有為了兩國的敦睦、修好、增進友誼，才會派出代表政府的人員到別國訪問，未見有派代表到別國去申明對訪問國化友為敵的。現在日本居然就是這樣。這是日本明目張膽向我國挑戰，是對我國的極大侮辱！本期的「新聞以外」說，衰名來我國「將謁見蔣總統」。由我國的領袖接見負着侮辱我國的任務而來的衰名「特使」，這算是什麼把戲？我認為，我國不僅不應讓衰名謁見我們的蔣總統，而且應該不許衰名踏入我國門。我們不能隨便讓敵人到我國來行騙！衰名膽敢進入我國門，我國應毫不客氣驅逐他！敵人欺負我們，侮辱我們，我們再是對敵客氣、忍讓，這不是什麼泱泱大度，而是自己攞來賤。

這一期的「新聞以外」說了不少關於我國若對日本採取強硬行動，則我國在經濟上有困難的話，又說我國「不能只顧體面，不理人民死活」，「要維持目前經濟成長，必須在政治上吃虧」等語。看來，萬人傑先生前此所說的我國對日本「應採強硬態度，認真對付」只不過是裝腔作勢，究其實還是主張對日本屈服。（經濟部又有人說：「我國不會沒收日人在台資產」。那麼，所謂「強硬」，都是虛張聲勢而已。）日本撕毀中日和約，我國與日本處於敵對立場，何止與日貿易，這會使我國在經濟上遇到一些困難，因而台灣同胞的生活上暫時會艱苦些是有可能的，但國人因此便活不下去則相信還不至於。為了國家，物質生活上刻苦些，相信我們的同胞是願意的。政府站穩愛國立場，護衛民族尊嚴，不能謂之「不理人民死活」。試問，一個國家，失去與敵國貿易上的一點利潤重要還是失去民心寧願站着死，不願跪着生的。我中華民國豈可因了眼前經濟上的利益而自甘受辱？連我們自己也說不與日本通商便活不成，冇佢唔得咁緊要，這難怪日本人自視過高，欺我們欺到上門了。至於說「如國府以強硬態度對付日本，在國際上也容易招致一些國家的非議，得不到國際上的支持，」這些話我無法想得明白。如果這些話不僅是代表萬先生的意見，而是我國的領導人都有這種想法的話，看來，我國是難有強盛的一天了。一個小小的以色列，居然能獲得國際上的支持而屹立於地球之上，何以我國的正義行為都會「招致一些國家的非議」？我只怨自己不幸生而為中國人！

最後我要正告日本的衰名越三狼，你們勾搭毛賊的來龍去脈，我們早已曉得清清楚楚，絕對不需要你做任何「解釋」。毛幫可以出賣國土（同意日本侵佔釣魚台）以換取外交上的承認，中華民國決不會為日本幾文臭錢而迷失方向。日本欠下中華民族的血債，舊恨新仇，我們子孫萬代都不會忘記。聰明的你勿到我國來，以免你自討沒趣！

附說：

編輯先生，這封信對萬人傑先生的某些說法是不同意的，您會刊出嗎？我是希望刊出的。也許，萬先生不同意刊，當然您也有權不刊。

我知道的，您們都嫌我多事，嫌我囉嗦諸多意見。我認為，國家有事，身為國民一分子，是可以而且應該提意見的。本人由於各方面水平的限制（我的思想水平，文化程度，分析能力，理論水平都很低），所提無非國的關心。本來我不想寫這封信的，因我自己的確心煩得很，但見日本鬼欺我們太甚，委實忍耐不住才寫的。此後，我真的什麼也不再說了。

江一帆上

（江一帆先生：你對老萬的批評，似嫌過激。本來，「中日和約」既然失效，對日本採取「強硬」報復行動是應該的。但有一點不容忽視，在日本自民黨內部以及日本人民，都明顯的分為兩派：一派是親中共；一派則親中華民國。目前在台灣投資的日本商人，都是擁國府分子。若對他們採取「報復」，豈不使擁護者感到失望？同時，今日田中受了三木、大平的操縱，走親中共之路，說不定將來，日本政局一變，又有吉田茂、佐藤榮作之類的親國府領袖出而領導，那時形勢又會轉變。處理國家大事不能過激，因此，台灣初期反應甚為強烈，漸漸，決策當局冷靜下來，也覺得一時意氣之爭，對大局無補，因此即使在田中與中共建交後，國府也不會有強烈的報復行動。

當你了解日本還有一部分人同情中華民國，你就不會覺得老萬的言論「有問題」。——萬人傑。）

靠攏共產黨 沒有好下場

一個民族資本家由紅變黑經過

廣州市西華路有一間「利康」針織廠，這間廠是出產文化衫，背心以及厚笠衛生衫褲等產品，擁有圓筒威路機，鈒骨機等數十部與數百工人的中型工廠。廠主李德康是一個非常活躍與能幹的工業家。

在大陸變色的初期，中共由於要利用廣大的私人經濟以鞏固發展其新生的政權，防止私人資金逃往國外，於是就用「民族資產階級」的幌子，以欺騙的手法來安定資本家的情緒。並且還明文規定對此階級要給予保護，支持與照顧，給予加工訂貨，代購代銷，以及銀行貸款等等作爲釣餌。

當時像李德康之類的資本家對共產黨是寄以無限的期望。因爲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五星旗上的五星之一。所以李德康表現得非常的積極，在勸告同業購買所謂愛國公債以及支援「抗美援朝」的運動中都表現得非常出色，因而得到毛共的信任成爲廣州針織同業公會的副主任委員兼稅務委員，同時也是廣州市「民建會」（「民主建國會」簡稱，這是毛共給大陸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份子」所安排而由毛共所控制的組織）的委員。所以在協助毛共對該行業的生產安排，原料分配與稅收等工作是賣過不少力的，同時他送了兩個孩子參加了毛共的空軍與海軍，是擁有兩塊軍無限忠誠了。

但是毛共眞能信任資本家嗎？那確實太天眞了，不錯在工商局與工商聯的會議上都是強調工商業者在共產黨領導下是大有發展與無限光明的前途。可是在工人工會的會議中卻是強調資產階級是唯利是圖的剝削者，但迫於形勢所以表面上不得不表示服貼，但其內心是反對革命的，要求工人必須對資本家的一舉一動加強監督防止其破壞。

事實好夢難長，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在共產政權下的黃金時代轉眼就消逝了，在三反五反中，毛共已開始向資產階級開刀了。清算工商業者偷漏稅收、偷工減料、粗製濫造，除需要補繳罰款增加毛共國庫的收入之外，更有目的地重重打擊了資產階級對接受改造（實際是劫奪資產）存有不滿的情緒，使後來在提出所謂「贖買政策」進行公私合營得到順利進行。

在公私合營以後所有的資本家就完全失去了一切財權與行政權，變成了一塊毫無作爲的杉木靈牌了，當然利康針織廠也不能例外，廠長是上級派下來的黨員，廠內一切不論大小事務都得經由公方廠長的點頭方可算數。

李德康與其它資本家一樣，這時才發覺到脖子上已經被套上了絞繩，見到了棺材才流眼淚，可是太遲了。

雖然如此，但由於李德康事前將自己支取工資是訂得高一些，同時他兩個老婆（兩親姊妹）大的負責財務，第二的負責管工，所以收入都很高，因此在表面上並沒有什麼不滿的表示。但接着的是併廠，把一些中小型工廠併做大廠，利康廠併入了利工民針織。併廠後李德康只是負責一個車間的管理，兩個老婆也被打落到車間參加實際生產，因此在工資的收入也都比以前大幅度的降低了。雖然如此，但李德康在表面上是絕對不敢有任何不滿的表示，可是在言論上難免不自覺中流露出一點不滿的牢騷，但是共產黨一向做事是不管你心服不服，但一定要口服的，不僅要李德康口服也要所有資產階級口服，爲了要鎮壓所有一切不滿毛共政策的資產階級份子，因此以殺一儆百手法，李德康成

」接受其它的資本家的鬭爭。在鬭爭會中不但批鬭他不滿政府對私營工商業改造政策的不滿，連他娶兩個老婆的資產階級腐朽的享樂思想等一齊清算。

李德康於是由一個紅色資本家變成了反動的資本家後，不但革除了所有職務，且被送往工商聯的農場進行勞動改造（這個農場是專門招待所謂變了質的民族資產階級份子的）。

在農場經過了三年的勞動改造之後，李德康終算回到利工民針織廠，可是這次回到廠後連一個車間管理員的職務都丟了，而只是負責全廠的清潔工作，並且長期接受工人的監督，而每次運動一來就成爲當然的典型人物被拉出來祭旗。

一個對共產黨可算是死心塌地的工業家可是到頭來的結局都落得如此下場，確實可悲。相信本港針織業的

因此對於一些媚共的工商業者，尤其是貪圖眼前一點利益專做大陸生意的

活該了。

（尖鋒）

祖孫倆對台失望

應回大陸體驗生活 才可以作出比較來

萬人傑先生：

我本身是個反共學生。最近認識一個由台灣來的同學，他在台灣出生（他祖父是中華民國高級官員，現已退休），但他的思想完全左傾，我們談話時常發生衝突。現在有三點疑問：

㈠他說台灣的大學，對僑居外地的學生特別優待，時常「加分數」。所以本地的大學生對外來的大學生十分歧視。

㈡他說台灣中小學的教師不專重學生，要打就打，要罵就罵，很多學生（包括他本身）曾被打至滿身傷痕。

㈢他祖父曾作過「深入研究」，對國府十分失望，認爲國府官員沒志氣、貪污，沒有反攻復國的壯志。

小弟對這三件事疑信參半，先生你認爲如何？

盧敬華敬上

（十月十六日）

（你這位同學的祖孫倆都是心存成見，所以對事情另有他們的看法。我不想說他們是「造謠」，但至少可以說是「偏見」，不滿現實。這類人最好是到大陸體驗一下生活，作一個比較，事實也許會把他的偏見糾正過來。——老萬）

「時代曲」變「時代哭」

有心人認爲「慘不忍聞」

萬人傑先生：

素仰明正，歷年都以不屈不撓大無畏精神，與左道邪惡，及未有半桶水之學妖展開筆戰，當者龜縮。早年我曾寫信給你，其中有「在港萬人傑」之言。

我今有所言，並有所請教，敬請賜示。年來時代曲流行，到處日夜可聞。歌曲音樂本爲教化之藝，孔聖定爲六藝之一，誠以音樂不特是抒情之音，能使人樂，亦能使人喜，能使人奮興。

但今之所謂時代曲，一味尖叫，亦爲鬼哭神號，不特不能使人喜樂，亦不能使人奮興，祗令人不忍聞，使人益增流亡數十年，無家可歸，有家歸不得的流亡之恨。

言爲心聲，文爲本性，豈因大地遭受數千年來未有之妖刦，廟祠社稷墳墓毀，因而令到草木含愁，鬼哭神號，致弄出時代曲，變了「時代哭」，正爲鄭衛之音不忍聽……國將傾，令人深入迷津，所奏全非音樂聲乎？

黃老能上

（九月十四日）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 支票 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台灣少棒成就大 天天主筆有偏見

敬啓者：

素仰貴刊敢言，不避權惡，不趨炎附勢，故特寄上傚函，希望先生能披露於「萬人意見」欄。

讀者陳德華
（九月十三日）

給天天日報的公開信

敬啓者：

近閱貴報九月十三日社論，名爲……評論家的眼光眞是雪亮，……虛榮蒙蔽了眼睛、冲昏了頭腦，失去……

動帶到平民中去，參加競技的健兒更應抱着推行這主旨的神聖任務而努力。如持着爲獎牌或揚威耀武而參加，豈不是捨本逐末，侮辱了世運會精神？希望先生首先弄清這點，才再舞文弄墨。

先生謂中華民國隊未能在各次競賽中得到獎牌，應該放棄參加，或是一種恥辱，這種思想，更要不得！譬如求學，如果因爲得不到諾貝爾獎而放棄求學問，豈不是貽笑大方！

再客觀些研究，得金牌最多的，全是共產國家和經濟大國，她們的成績，自然有很多條件造成。共產國家的運動員可以肯定的說是職業運動員，因爲溫飽尙不足，秘密警察滿佈，

業機構培養的，名業餘，實職業的騙子，得獎又何足爲奇？而且亞洲各民族中，因爲體能上比西歐民族弱，加上政治不安，經濟不發達，如何能與他人爭一日之長短？這是地域性問題，何獨責於國府？我眞懷疑你別有用心。

試看非洲國家，除在需要體力的運動中得勝外，她們能夠在劍擊這種貴族化運動奪魁嗎？可見這運動會充滿了矛盾和不公平，但她的精神和宗旨是永遠對的，只要參加的國家能遵奉這個崇高的精神，把運動帶給每個角落，豈不是個最好的獎賞？何敢亟於頒獎時短暫的虛榮！

我覺得奇怪，一個寫社論的報人，竟像一個長舌婦盡詆毀之能事。我首次聽到少棒原來是小童玩出來的小把戲，棒球似乎不是一種運動了。相信乒乓球是成年人玩出來的政治把戲罷！

姑勿論到一個眞正的世界冠軍值不值得慶祝，且看看這些代表中國的少年棒隊，每年的隊伍都是新的，他們是從各鄉各縣中打出來的好手，證明這些不是職業隊伍。棒球運動在台灣省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這些運動的推行，是年青的一輩，我們的接班人。一舉推翻那些書呆子的風氣，更發揮了運動的基本意義——「強身強國」，難道這成就不值得慶祝，「舉國若狂」嗎？是不是比訓練出幾名乒乓、田徑明星強？

讓我奉勸你不要「坐井觀天」、「目光如豆」，中國已經醒來了，未醒的是你，希望你不要走進死胡同！

讀者陳德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鷓鴣天（四首）　馬來西亞　南溟叟

遊瑞士因特那根，其地風景極美，有峯名少女，終年積雪，其周圍之諸高山則否。

景色人稱第一流，一生一到也仙儔，
峯高不斷烟雲繞，湖闊任從海鳥游，
紅艷艷，碧油油，那須杯酒解閒愁，
青山綠水應無恨，少女緣何轉白頭。

又悼張紉詩詞長，用往日唱和韻。

病奪深交忍再提，遼天鶴馭遽奔西，
宜樓北望烟波黯，小閣沉思意緒迷，
燈影淡，漏聲淒，傷心坐聽遠鷄啼，
人間天上難重見，一曲哀歌帶淚題。

又答北美孫芳女士，步原韻。

離別香江各起程，穿雲鐵鳥任長征，
南溟舊侶仍賡和，北美新遊可醉醒，
頭已白，眼還青，老來莫作斷腸聲，
與君今日先相約，明歲香江舉酒迎。

又近日賦感

夏去秋來景色同，紅花間出綠陰中，
牽愁久慣敲椰雨，逆意誰禁掃葉風，
山疊疊，水重重，水重山疊夢難通，
神州北望無尋處，惟見天邊霧正濃。

壇主評語

鷓鴣天詞調，與七律詩相似，惟第五句減去一個字，改作兩句，每句三個字，該兩句，務使上下句氣勢連貫，不能中斷，如同畫龍點睛，最關重要，三四兩句，又要對仗工穩，更須音節響亮，如若律詩工夫不精深者，則不能達至極高境地，平仄對仗均工，而且一氣呵成，符合音律，可以作譜歌唱，比諸辛稼軒，柳永，亦無遜色，近代詞林，實爲模範作品。

九一八國耻紀念日　李劍平

墨淚縱橫紀國殤，借來杯酒澆愁腸，
客魂寂寞詩魂伴，人道喪亡古道荒，
禍世元兇終自毀，殘民漢賊妄稱王，
艱難但得餘生在，誓與奸邪戰一場。

劍平先生，詩中三四兩句，「客魂寂寞詩魂伴，人道喪亡古道荒」，是爲名句，對仗既工，意義亦好。壇主評。

聲聲慢　憶舊　馮萬里

（仿張炎用平韻）

更闌人靜，窗外蛩聲，淒涼觸動愁思，影隻燈紅，個中苦況難持，尤其碧玉別後，惡心情，有類孤兒。歎無賴，正神魂飄蕩處處含悲。

檢出當時艷照，幾番春意重，綠泛蛾眉，怯雨羞雲，猶記蜜吻羅幃，而今臺空鳳去，孰垂青，文士風儀。邈雁足，喚奈何！琴毀子期。

萬里先生之聲聲慢，是爲情場失意之作，內心無限深情，委婉道出，寫實之作也。

吾輩文人，生來富於情感，春花秋月，在俗人眼中，本來漠然不覺，無動於衷，但文人對之，即生感想，慨春花之易謝，嘆秋月之無多，一往情深，有時作詩感詠，往事每喜低徊，舊游更多回首，索居遐想，觸景生情，此吾輩文人之特性也。

男女之間，最爲奇妙，悲歡離合，變化無窮，天地不仁，而生男女，男女不幸，而有愛情，古人稱愛情爲魔鬼，又曰「情魔」，多少英雄豪傑，爲情魔所困擾，任何頂天立地偉大不束手無策者，其中奧妙，無法解釋，耶穌教友口氣，是「主的安排」。

在四川時，有峨嵋老道告余曰：對抗情魔，只有慧劍，慧劍專斬情魔，以白話解釋，即是用本身智慧，處理愛情，以智慧斬斷愛情，不可爲愛情所迷戀，四川成都什仿縣，有慧劍寺，一九五〇年，偕四川諸將領往遊，寺僧出紙筆，乞題字留念，互相禮讓，有者敬謝不敏，最後至余，無法推托，乃題二十字云：

色相皆虛幻，慈航渡愛河，
從今能澈悟，慧劍斬情魔。

蓋詩中所說，乃峨嵋老道之贈言也。萬里兄，應施用慧劍，斬去情魔，庸脂俗粉，有色而無才，有才而無情者，即以慧劍斬之，過眼烟雲，不必留戀，古人詩云：「多情自古空餘恨，好夢由來最易醒」。況今日女子，多無學識，更不知愛情爲何物，芙蓉其面，蛇蝎其心，貌愈美者，其心愈毒，絕代名姝，大可以野草閒花相視，招之即來，揮之則去，美人者，銷魂而已，貴女友本非卓文君，閣下爲司馬相如，琴調雖好，對方並不知音，知識未必平等，此深彼淺，崇拜孔方，北方俗語，對驢彈琴也，天下不乏佳人，望勿灰心，余有舊句云：「人生離合緣何事？如夢優曇次第開」，可以一笑忘懷，不留底片，是爲上策，壇主致語。

中秋感懷　藍天

廿載韶華轉眼空，人生幾度夕陽紅，
那堪海畔長留跡，何苦中秋又再逢，
殘夢似烟濃轉淡，新愁如霧散還濛，
感時余欲無聞問，難昧良知裝啞聾。

藍天先生之詩，大有進步，本詩：「殘夢似烟濃轉淡，新愁如霧散還濛」，對仗極工，既新又好，青年詩人中，首屈一指矣。壇主評語。

中國抗日史話

本書作者岳騫先生當年是軍人，早年曾在行伍，足跡遍大江南北，見聞廣博。大陸淪共，集合史料，從事新聞工作，著述甚豐。「中國抗日史話」即其嘔心瀝血之作。是書共分三冊：㈠東北烽煙華北戰史，㈡金陵烽火，㈢湖南戰血淚史。內容充實，證明尤多，既可作野史讀，也可作正史的參考。爲便讀者閱讀方便，特將全書三部合裝巨冊，定價港幣七元。經售處：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俊人書店，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㈡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大獨裁者秘史

單行本出版

世界上有許多大獨裁者，雖姓名不同，種族不同，但他們的所作所爲，如出一轍。大致上都是自大、狂妄、好色等等。本書是寫德國法西斯梟雄希特拉的私生活，執筆者是他的女婢，大部份事跡均未公開過，而所紀所述，都是眞實的，極具價值。但，希特拉的故事，拿來和別的大獨裁者如斯太林、毛澤東之流比較，好像就是同一模型造出來的一樣，十分有趣。本書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現已印成單行本，愛讀內幕故事的，不可錯過。每冊港幣二元正。經售者：㈠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電話：H[illegible]。㈡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毛澤東跑江湖

岳騫著

本書是毛澤東出世之第二集。敍述毛澤東自進入第一師範讀書，及畢業後在社會活動的情況，此時毛澤東尚未找到政治歸宿，在社會上單人匹馬亂撞，因此，與各階層人人皆有廣泛接觸，多多姿，笑料百出。若要了解毛澤東以後事業成長的過程，則此書非看不可，凡閱過「毛澤東出世」的讀者，更要繼續閱讀本書，趣味更濃。定價港幣六元正。

經售處：湘濤出版社，地址香港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雜誌

（第二五八期）

流沙上的橋樑！



[illegible]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五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田中角榮搖扇賦詩

三國演義上有「曹阿瞞橫槊賦詩」一回，目前訪問中共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則在迎賓館上演搖扇賦詩的一幕。

曹阿瞞橫槊賦詩時，正要舉兵征伐東吳，乃得意忘形的表現；田中角榮之搖扇賦詩當然也表示得意，他的詩可以說甚劣，但是倒表達出來他的得意。試看他的四句漢詩：

「國交途絕幾星霜
修交再開秋將到
隣人眼溫吾人迎
北京空晴秋氣深」

一九五六年吉田茂政府即與中華民國簽署了「日華和約」，現在他居然說：「國交途絕幾星霜」！瞪眼說謊，否定歷史，充分表現了日本人的老獪。

「修交再開秋將到」一句無論怎麼解釋都不通，「秋將到」的「秋」，如當秋天解就莫名其妙了，因爲中秋節已過，他還說「秋將到」，莫非時光倒流？如果「秋」字當時字解也不通，因「修交」正在進行，也不能說「將到」。這樣的漢文程度居然敢寫「漢詩」，這個小學畢業生眞夠膽量。

透出得意的是第三句：「隣人眼溫吾人迎」。說大陸同胞感激涕零歡迎他，其實除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之外，誰會歡迎他，誰能忘記南京大屠殺？誰能忘記秘密條欵二十一條？誰能歡迎背棄中華民國與多行不義的中共打交道之人？田中說大陸同胞「眼溫」歡迎他，簡直是一種侮辱，是自己往臉上貼金。

招待田中無微不至

既然如此，田中爲什麼會說「隣人眼溫吾人迎」呢？這大概因爲嚐了周恩來等的「政治藝術」有點吃不消了。試舉幾個小動作來看。二十五日田中初抵北平之夕，在歡迎宴上，中共招待人員播放田中故鄉的小調，可見中共方面的招待用心有多細、有多深。田中是個容易流汗的人，在宴會席上流汗不止，中共護理人員馬上就問田中是否不舒服，田中隨帶的醫生說，首相習慣出汗，沒問題。田中從東京出發時很緊張，這是第一次同中共直接打交道，現在竟受到這樣溫軟的招待，自然會寫「隣人眼溫吾人迎」的詩了。

田中因爲好出汗，到任何地方都帶扇子大搧特搧，東京的自民黨人看見他在與周恩來會談時也大搖其扇子，連打長途電話告訴田中注意，田中立刻就向周恩來道歉，並且送了一把扇子給周。

劉鄧點燈毛周放火

毛澤東向來不喜歡外交酬酢，尤其很少送禮給外國客人，這一次居然也破例，在會晤田中時送了六卷「楚辭集註」給田中。毛雖然高唱無產階級革命，可是對於這位以土木建築業發家的大富豪，似情有獨鍾。說什麼「馬列主義是永久、絕對的眞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原來都是騙死人不償命的門面話。

一場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個「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其實今天毛周之所爲，不但已經遠遠超過劉少奇當權時代的修正主義外交，比之赫魯曉夫也毫無遜色。這眞是只許毛周放火，不許劉鄧點燈了。權力鬬爭就是這麼骯髒和暗無天日。

從這次田中醜顏與中共「建交」，看出來日本人對自九一八到七七的侵略中國罪責毫無反省，這樣無恥的撕毀「日華和約」，毫無道義可言。有一天中華民國中興復起，光復大陸，到那時候日本人仍會厚着面孔前來修好建交，但是那時候就沒有這般容易了。

從這次北平的活劇來看中共，一切只爲了「家仇」和「內爭」的政治，不要賠償，不提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實是喪權辱國；每一中國人都應該銘記這件事。

每週評論

「聯合公報」不提釣魚台
周恩來慷慨奉送國土

目的在換取日本「建交」，孤立中華民國，打擊蘇聯。「聯合公報」第六條明明說：「互相尊重領土完整」，何以釣魚台尚在日人手上，便草率建交？釣魚台無法收復，周恩來將如何向國人交代？老周千秋萬世將無法洗脫出賣國土的罪行！

劉人傑

人心未死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六日後，與中共發表了「聯合公報」，宣佈建立外交關係。這一天，本港有一群青年，手持標語，在一家專售日本貨的百貨公司門前抗議示威，標語分別寫着：「田毛聯合公報是出賣國家民族的勾當」，「毋忘八年抗戰苦難，血債血償」，「打倒日本侵畧主義者，僑胞團結起來抵制日貨」。

「聯合公報」使人窒息；但這群青年的示威行動，卻令人鼓舞。這表示，雖然有人出賣國家利益，將國家土地拱手送人，中國青年，人心未死，他們了解到，跟日本人勾結，不會有好結果。

日本與中共建交，在田中上台時已知是無可避免的事情，因爲他的左右先鋒大平和三木都是中共馬仔，他們拿了人民幣協助田中競選。過去，日本人的選票都以鈔票交換得來，今回選票的價值，雖在日幣升值中，仍然大漲，漲到一億日元大關，在這樣的銀彈政策下，一直感到「樂觀」的福田赳夫最後也沒法不悲觀，終於敗在田中角榮手上。

受人錢財，替人消災。中共既下了這麼大賭注，賣一開正個一，田中非履行他的承諾不可，於是，日本中共建交便「水」到渠成。

讓步爲了孤立台灣

誰也看得出，中共投這麼大的資，爭取了日本上越過蘇聯。早些時，有蘇日合作開發西伯利交的消息，如果蘇日合作，對中共的確可構成一大威脅。以蘇聯的軍力，加上日本的經濟實力，當然「有得頂」的。

和日本建交，可說是中共一石二鳥的手法，因此中共雖在「形勢」上佔盡上風，但從「聯合公報」看，他們卻處處向日本讓步，無他，恐怕「建交」問題談不攏而已。

本來，周恩來的政治地位已經穩固，周田談判成功不成功，對他影響不大。而田中角榮的政治生命，卻繫於這一談，若無功而歸，福田赳夫耽耽而視的一派，就會乘機而起，倒他的台。因此，讓步的應該是田中；但結果，周恩來卻處處遷就，由此可見中共渴望建交的心情，有甚於田中。

在聯合公報中，周田絕口不提「釣魚台」問題，這是一個無可更大的讓步。在此之前，周恩來已不只一次說到「釣魚台是中國領土，不容日本侵佔」的話，現在，他認爲是「次要問題」了，在「聯合公報」中更提也不提。我們有理由相信，周恩來是以奉送釣魚台來換取日本建交，以達到「孤立台灣」的最高目標。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領土「完整」？

日本霸佔了中國領土——釣魚台，已經嚴重違反了這一項「協議」，周恩來應當在日本將釣魚台交還中國後，才與之建交。難道周恩來因爲釣魚台的位置距離中國大陸太遠，鞭長莫及，縱然日本交還，也無法統治（事實上島上沒有居民，也用不着統治），因而對田中賣了一個順水人情？

不過，如所週知，釣魚台列嶼雖是沒人居住的荒島，但經專家探測，證明在礁下有極豐富的油源蘊藏，日本是石油奇缺的國家，聽說那個地方有石油蘊藏，便抓住死手不放，據爲己有，這十足表露了日本人的侵畧性格。

周恩來當然不會不知道釣魚台對中國的重要性，否則他不會令其統戰部在海外發動保釣運動，如果只是「次要問題」，又怎會有那麼多愛國青年「誓死保衛」一個無人的荒島？

本港明報的言論，一向十分捧老周場，但在這次「建交」問題上，卻也一再提到釣魚台不應放棄，這可能是知識分子良知未泯的表現罷。

不用武力如何收復釣魚台

決一死戰，而不說說武大和武大威脅。」

明報評論認為有這麼一節協議，便注定了釣魚台的命運是「凶多吉少」。今天，日本抓住釣魚台不放，中國要派遣武裝部隊收復釣魚台，就「違反」了協議；唯一辦法是「懇求」日本歸還。可是，自古以來，日本當局能接受別國懇求的事例，少之又少。因此，他認為釣魚台從此拱手讓予蘿蔔頭了。不過，老查忽視了一點，中共礙於「聯合公報」，不能派遣軍隊佔領釣魚台——事實上沒此可能，如果辦得到的話，早就實現了叫嚣二十幾年的「解放台灣」了。不過，一九五二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和約既然無效，表示中華民國與日本處於交戰國地位，中華民國的軍隊佔領釣魚台，收復自己的領土，是順理成章的事。老萬在此曾一再呼籲國府當局要採取強硬態度，收復釣魚台也是「一石二鳥」的好方法。中共出賣了的國土，國府收復過來，海外的中國人，人心會大為振奮，也是對中共聲望的一大打擊。國府當局對此不該有所猶豫，這比發表一百次「強硬」聲明有用得多。

殺人六千萬

「皇軍」在全國電視廣播中出現，承認在侵華期間，他個人殺害了一百零八名中國人，其中包括毫無抵抗能力的婦孺。

這位「皇軍」說，他所屬的那一個師，共有三萬名兵員，他們究竟殺了多少中國人，他記不清楚，但本人卻已殺了一百零八人。

根據我國的估計，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這段期間內，由於日軍侵略而引起的戰爭，中國人民死亡共約為六千萬人，這的確是一筆巨大的血債，亘古未有的血債。但在周田的「聯合公報」中，卻只有這麼一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就把六千萬人的血債輕輕帶過，連一點歉意及懺悔都沒有。不過，這比田中原先所擬定的「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已認真一點了。

當日本「皇軍」在中國大肆屠殺的時候——一九三九年，田中角榮還是個剛成年——二十歲的小伙子，也參加侵華行列，是「皇軍」中的一名步兵上士，那時他駐守我國東北，在六千萬被殺的中國人中，有多少是死在他手上呢？

相信他不會像那位在電視廣播中淚承於睫，表示深深自咎的「皇軍」那麼坦白，他不會說出當年他的「英勇（殺人）事蹟」。他曾為了日本侵華而對周恩來表示了「歉意」。如果他真有「歉意」的話，為什麼不把中國領土及時歸還中國呢？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蔣經國，於周田聯合公報發表後，向日本當局提出警告：日本應負起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所引致一切不幸後果的責任。在台灣朝野的一片激憤情緒下，國府將會採取怎麼樣的行動？日前有種種傳說，也有一些經濟制裁的事實表現。無論如何，國府對此絕不會毫無表示，也說不定會有驚人之舉，這會引起惡劣的後果，不論後果如何，都是田中錯誤的政策所造成。

田中的政策，只能代表一部分日本人的意見，另一部分日本人卻斬不斷和中華民國的感情，他們在日本政策改變後，仍然支持中華民國，向台灣投資，這一類日本人，我們要爭取的。由於民間反日情緒高漲，政府對這一類日本人盡力維護是應該的，指責國府維護日僑的人應明白這一點，同時，也必須抑制過於激動的情緒。

阿爾巴尼亞譴責中共修正

唔係講笑，今天世界上最精通「毛澤東思想」者，不是毛澤東，而是阿爾巴尼亞共黨領袖霍查。這個霍查，非但以毛澤東思想的忠實捍衛者自居，而且已經公開譴責毛澤東本人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原則。

一個多月來，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的報紙和電台不斷對北京領導層進行冷嘲熱諷，最常見的一種指責是說中共當局「放慢了革命的步伐」，把中國革命去遷就配合資本主義世界的現實，因此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的最高原則：「中國革命必須聯繫中國的現實。」

這情形，正如十年前毛澤東批評赫魯曉夫背叛蘇聯十月革命的最高原則。照當時毛澤東的說法，赫魯曉夫已墮落為蘇聯革命的叛徒，而中共則是繼承列寧衣砵的正統革命者。現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也流露出這種口氣，今天的毛澤東已成為十年前毛澤東思想的叛徒，而霍查則是真正繼承了毛澤東思想精髓的傳人。

共產國家之間的爭吵。什麼「原則」和「立場」之類，都是搵來講，正如毛澤東的家鄉話所謂「一張嘴巴兩層皮，翻來覆去隨你講」。追根溯源，一切爭吵都是為了一個「利」字。過去十年間，阿共與中共情投意合，是由於同病相憐。一九六一年霍查被赫魯曉夫踢出東歐集團後，阿爾巴尼亞受到蘇聯勢力的包圍，而當時中共恰也處於四面樹敵的環境中，這兩個國家都沒有友邦，因此自然地聯成一氣，阿爾巴尼亞成為中共的唯一盟友，中共也是阿共的唯一盟友。但最近一年中共的情況大變，由於蘇聯日益增加的軍事威脅，迫使中共突破孤立，與西方國家紛紛建交，接觸面之擴大使中共的「興趣」也隨之擴大，過去只對阿爾巴尼亞一國提供援助，現在則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散銀紙換取「友誼」，當然把阿共所獲的援助分薄了，於是霍查酸溜溜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來反對毛澤東了。

地拉那「團結報」（阿共中央機關報）在本月中旬發表一篇連載論文，表面上是談論「革命方向」問題，字裏行間則是歷數毛澤東一年來背叛毛澤東思想的罪行。

林彪的政變論

完顏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談論政變的講話。這篇講話，就成為今日毛派所批判的大毒草。最近，「人民日報」又發表一篇文章，針對林彪的講話，大肆抨擊。

證實墜機外蒙喪命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由紀一聞執筆的「是政變的歷史，還是階級鬬爭的歷史？」一文，對林彪有關政變的講話，進行了十分露骨的抨擊。迄今為止，中共雖然在報刊上尚未點名批判林彪，但只把林彪過去的一些報告或講話的原文，拿來對照今日中共的大批判文章，就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共正在對林彪（即大批判文章中所指的劉少奇一類騙子）展開更加深入的批判。

筆者一直相信，林彪正是因為發動政變事敗，而乘坐飛機逃亡蘇聯時在途中墮毀於外蒙境內而喪命的事實。最近，台北方面又獲得中共中央在今年七月二日所發出的第廿四號絕密文件，對林彪的反毛事實，又有進一步的透露。據這份文件指出，林彪企圖趁毛澤東巡視南方的機會，加以暗殺，同時在北京奪取政權，發動政變。但由於事機不密，政變流產，才於去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時[illegible]

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

根據這份最新的文件透露，林彪自九屆二中全會之後，已製定了「五七一工程紀要」，秘密成立特務組織，並從國外輸入大批特務用具，招軍買馬，訓練幹部，展開地下活動。在政變計劃失敗後，林彪又圖偕同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李作鵬和邱會作等人逃到廣州，另立中央，與北京分庭抗禮。

中共在報紙上，已先後數次暗示林彪墜機身亡的事實。大約在一年前，「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由解放軍寫的文章，指劉少奇一類騙子「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現在，紀一聞的文章中也透露：「劉少奇一類騙子有了那麼大的精力專門研究政變，不但沒有從那些短命的反革命政變中吸取教訓而變得收斂一些，反而利令智昏，便是要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和無產階級較量一番。結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壁面前自取滅亡，只落得個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的可耻下場」。好個「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的形容詞，不是正說明林彪乘坐英製三叉戟式的飛機墜毀在外蒙的沙漠地區嗎？（編者按：「折戟沉沙」出自杜牧詩「折戟沉沙鐵未消」句。）

這篇文章又說，林彪「花了那麼多的精力專門研究政變」，到底有什麼心得呢？這一點，只要翻閱當年林彪關於政變講話，就可以看出。

世界政變已成風氣

林彪在這篇長達一萬多字的政變講話中，首先說到彭眞、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等人企圖發動政變，毛澤東因此「多少天沒有睡好覺」，後來經過調兵遣將，採取了很好措施，才防止了這次政變。因此，林彪對於政變問題，提出了如下的觀點：「政變，現在成了一種風氣。世界政變成風。改變政權，大概是這樣，一種是人民革命，從底下鬧起來，造反，如陳勝長廣、太平天國、我們共產黨，都是這樣。一種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政變，大多數是宮廷政變，內部搞起來的，有的是上下相結合，大轟大鬧大亂。歷史上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林彪還作了一個統計，舉出謂一九六〇年以來，僅在亞非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次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的八次，留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這個統計是在加納、印尼、敍利亞政變之前。六年中間，每年平均十一次。

歷朝政變舉例

林彪對於中國的政變歷史，也有很全面的認識。這方面，林彪在講話中列舉出很多事實加以說明。他從周朝建立以後說起，其中談到秦朝的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殺了二十六人，漢高祖後呂后專政，周勃、陳平搞掉呂家，晉朝的八王之亂，南北朝的互相殘殺，隋文帝被隋煬帝所殺，楊廣殺父，還殺了他的

警惕」。當然，林彪還談到中共黨內的政變陰謀。

野心家、陰謀家與政變

「人民日報」的文章，對林彪的上述觀點指出是「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完全相反。文章說：「唯心史觀認爲一切歷史變動的最終原因，應當到人們的思想中共尋找，特別是要到那些『英雄』人物的頭腦中共尋找。於是，歷史完全被顚倒了，帝王將相被吹捧成歷史的主宰，人民羣眾反而成了渣滓。歷史成了雜亂無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積」。文章進一步指責：「劉少奇一類騙子關於政變問題講話，正是這種反動歷史觀的大暴露。他們專講個人，不講羣眾，專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鬭爭，在他們看來，歷史不是階級鬭爭的歷史，不是人民羣眾的歷史，而是少數陰謀家、冒險家接二連三策動政變的歷史。」又說：「至於劉少奇一類騙子所津津樂道的『宮廷政變』，不管是楊弑父殺兄，還是雍正改詔篡位，都不過是同一反動統治階級上層狗咬狗的鬭爭，是反動統治集團內部各派系之間爲了實行權力再分配而進行的爭奪。」

當代最偉大的天才

林彪在政變講話中，不斷提到毛澤東如何之「天才」和「偉大」，提出防止修正主義問題，防止了政變的發生。林彪說：「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國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性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階級。」「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恩格斯說，十八世紀的天才是黑格爾、聖西門，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他說，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寧也承認天才，他說要有十幾個的天才領袖，才能領導俄國取得革命的勝利……。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十九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

兩面派的充分表露

對此，「人民日報」的文章也有加以批判。文章說：「唯物史觀並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但某個歷史人物在一定時期出現，總是適應社會階級鬭爭的需要，而不決定於什麼個人的『天才』」。又說：「劉少奇一類騙子講政變和稱天才，表面看好像是兩回事，其實只不過是反動的唯心史觀的兩種表現形式。實際上，劉少奇一類騙子心目中所眞正推崇的『天才』和效法的榜樣不是別人，正是袁世凱那樣的竊國大盜……」。

林彪大拍毛澤東的馬屁，也許爲自己的野心和政變鋪路。林彪說：「不少毛澤東思想。他們掛着共產黨員的招牌，實際上是反共分子。」「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林彪之言猶在耳，想不到正是林彪、坐二望一，在毛澤東還沒有百年之後，就急不及待地跳出來發動政變，充分表現出共產黨人的兩面派的眞面孔。無論是林彪也好，毛澤東也好，都是表面一套，內裏一套，永遠陷於無休無止的權力鬭爭中，林彪事件，只不過是比較驚人的一例而已。

「小倉庫」的內裏

詠輝

上海一家棉紡廠，工人喜歡搞「小倉庫」。這是毛共「紅旗」九月號一篇文章供認的。什麼是「小倉庫」？據稱：「有些工人同志到倉庫去領料總想多領一些，在工具箱裏東塞點，西塞點，用起來可以方便點。倉庫的同志就有意見了：你們都搞『小倉庫』，還要不要我這個『大倉庫』？」原來如此，想多領點料，在工具箱裏多放幾個零件備用，就叫搞「小倉庫」。又說：「有些管『大倉庫』的同志，對下反對搞『小倉庫』，對上卻同樣暴露出『小倉庫』思想，總想多領點，多買點，甚至不惜打橫交道、開後門。結果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有些材料本廠多得用不了，兄弟廠想要不到。」

其實，照上述說法，所謂搞「小倉庫」，無非是工人或毛幹爲了搞好本身工作所採取的事前準備措施而已。他們這樣做，正符合阿毛「留有餘地」的原則。事實上，這種現象正反映了毛幫工業部門嚴重缺乏材料的底子。如果物資充足，零件齊全，樣樣東西隨領隨有，那末工人又何須「總想多領一些」，「在工具箱裏東塞點，西塞點」？毛幹又何須「不惜打橫交道、開後門」去弄材料？

這猶如在香港，糧食來源充足，不愁供應，商人也不會囤積居奇，只有傻子才會一下子買幾十包米放在家裏，以備「吃起來方便」。

可是，中共不思從積極方面（開源）解決搞「小倉庫」的現象，卻徒責怪工人的「小倉庫思想」，是和毛主席關於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教導背道而馳的」。像這樣的「政權」，那裏會有出息！



好漢打掉牙和血吞

——從日毛建交談起

岳騫

田中角榮決定去北平之日，日毛建交已屬不可避免之勢，半月來中國朝野的憤慨，日本正義之士也對田中提出嚴厲指責，但於事實均絲毫無補，時至今日，我們應該冷靜檢討一下國家的處境及我們肆應之道。

日再次吞下定時炸彈

從去年十月到今年十月，即使不是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來最黯淡的時刻，也是政府遷台之後二十四年來最艱難的日子。在這一年中出現了三件重大的事，即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尼克遜訪毛與日毛建交。三件事實在說來是一件事。如果尼克遜不宣佈訪毛，我國去年在聯大表決即不致失敗，沒有上兩件事件發生，田中也決不敢悍然撕毀一九五二年簽訂的中日和約，而進行與毛幫關係「正常化」。

當一切衝動情緒過去之後，冷靜思考一下，其實也不能過責田中，日本的外交政策，從池田內閣就訂下了美國——亞洲——聯合國的方針，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的立場是以美國與聯合國爲主，美國既然與毛幫化敵爲友，聯合國又接納毛僞政權加入，日本自然要改變政策與毛親近，此在日本政壇而言，已成爲一種潮流，佐藤榮作被中國朝野公認爲親華反共的政治家，但佐藤下台時，太息未能與毛僞政權建交，訪問北平，引爲憾事。佐藤此言若是在首相任內說出，我們尙可說他是有意耍手段以

又如與田中競選首相失敗的福田，競選時也聲明一旦當選即當與毛幫建立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佐藤未能訪平，是毛幫不肯接納，佐藤最後一屆內閣的官房長官，與田中同爲佐藤左右手的保利茂，曾經托東京市長美濃部亮吉去北平時帶信與周恩來，說明佐藤有意訪平，改善日毛關係，爲周恩來所拒。可以想到，如果福田當選首相，必然也要走上這條路，只是時間方面比較緩一些，不似田中如此迫不及待。冷靜客觀來談此問題，田中與中國人結了寃仇，是田中的不幸，使今日首相不是田中，而是福田，甚至仍是佐藤，恐怕也難免走上這條路，日本首相不能不爲日本利益打算，雖然在我們看來，日本與毛僞政權建交，又吞下一顆定時炸彈（四十一年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東北時，其前外相幣原喜重郎即慨嘆日本吞下一顆定時炸彈），但田中之流只顧目前的地位，那能想到將來，無論如何在田中看來，到了定時炸彈爆炸時，他即使仍在人間，但也決不是首相了。

我們對日本應不應該報復，有一大堆理由應該報復，不必再談以德報怨的舊事，即說日本自動撕毀中日和約一點，使中日關係又恢復了戰爭狀態，我們即使派飛機去轟炸東京，也是理直氣壯，但此種行動除去出氣之外，究竟與事何補，時至今日，我們非冷靜檢討不可了。

幾點不利因素

亞將會引起聯鎖的反應，我們僅有的友邦，都可能追隨日本之後與毛幫建立外交關係，更重要的是美國遲早也要走上這條路，到時我們將在外交上陷於完全孤立，即使在遙遠的非洲、南美洲仍有堅定不移的友邦，但對我們已無裨益。

這一年亞洲的形勢變化，摧毀了二十四年來的均衡，有幾點對我們是相當的不利。

在過去，筆者即認定日毛不可能建交，即使日毛建交也必在美毛建交之後。因爲日毛之間橫亘着兩個不易解決的問題。一是毛幫必然要向日本索取巨額賠償，一是日本不能撕毀中日和約，但這兩個難題到了今天已經完全不成爲問題，日本竟然可以單方面宣佈和約廢止，此事在近代史尙無先例，希特勒廢除凡爾賽和約，也只是廢除了其中的四十二、四十四、一六〇、一七三等四條限制德國重整軍備條欵，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前夕，德國尙信守凡爾賽和約，而日本憲法也載明尊重國際條約，田中居然敢片面宣告廢，對國際爲失信，對國內爲違憲，此在一年前實爲不可思議者。而毛僞政權竟然放棄對日本鉅額賠償，更出意料，此可見雙方都感到非「建交」不可，任何犧牲皆在所不計了。

田中所以要急於同毛幫建交，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安撫國內親毛分子及在野黨派，鞏固個人聲望，作長期執政的資本。一是打開中國大陸市場，迎合資本家的願望。日本政客事實上皆是資本家傀儡，即以自民黨內部選舉而論，與曹錕賄選也差不多，代表投票皆有代價，有份量的代表勝利後可以入閣任大臣，次焉者也可以分得次官一類官職，普通代表則以錢計算，公平交易。此次捧田中上台，出錢最多的是「新日本製鐵公司」總裁稻山嘉寬，據

實上對日毛建交已談妥，田中去北平無非是劃押而已。

至於毛偽政權所以飢不擇食要同日本建交，主要目的有三：一、孤立我國，二、阻止日俄接近，三、離間美日關係。這三個目的，第二項很容易達到，由於日毛的接近，日本自不願再同蘇俄結成有形無形的同盟。第三項，美日關係也勢將疏遠，雖然田中在北平尚說日美親密關係不可分割，但也只是官話，而且將來形勢發展，也不是田中所能控制了的。

至於第一項日毛建交之後，我國外交勢必陷於孤立，但外交孤立並不可怕，一個國家的存廢並不靠外交決定，非洲羅德西亞沒有一國承認，但獨立數年卻屹然不搖，施哈諾在北平的「民族團結政府」，倒有不少國家承認，甚至由毛幫操縱的國際組織亞非團結會議，都承認它是高棉的合法政府，但對施哈諾何補。所以我們絕不怕外交的孤立，但是。將來會有甚於外交孤立的打擊，紛至沓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抵抗各種各樣的壓力。

前面已經說過，亞洲形勢有了根本變化，日毛建交為過去意料所不及，隨着日毛建交，美毛友好，整個防衛系統也變了。

在過去，美國以俄毛為假想敵，環繞着亞洲大陸築成一條新月形的鍵帶，我們恰居於這條鎖鏈之中，即使重要盟國不支持甚至反對我們反攻大陸，但是，對於保衛台澎金馬，卻沒有異議，因為守得住台澎始能守住整條防線，一旦台澎不守，美國勢必撤回關島，日本必然會被俄毛所解放。

但自俄毛交惡之後，形勢一變，尼克遜訪北平後形勢再變，日毛建交後形勢三變，三變之後，毛幫已不成為美日的假想敵，不但不成為假想敵，反而變成了美國對付蘇俄的把門犬。因此，美國對於維持這條新月形防線有無必要已值得檢討，而日本是否需要美日安保條約作為核子傘，也必然成為國內左翼分子及毛幫豢養政客的課題，如果遠東防線崩潰，東南亞各國將陷入各自為戰的境地，我們必然要恢復三十八年撤守台灣後的形勢。

還不在乎，所可慮的是國際陰謀家必然又醞釀新的陰謀，如何對付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由於遠東戰略形勢的改變，美國可能認為新月形防線沒有必要，因為對於防衛台灣也失去興趣，若僅僅不肯防衛台澎，問題尚不嚴重，最怕的是美國為了找下台的台階，不似日本背上賣友的惡名，而會主動促成兩個中國合而為一，實際上也就是讓毛幫併吞我們。

此種跡象在韓國與越南均可以看出，南北韓舉行和談，商量統一問題，表面上看，固然是韓國的內政，但南韓方面事先不會得到美國同意，甚至也許是受到美國鼓勵，南越情況亦是如此，所不同者北韓金日成政權肯進行統一運動，北越的黎筍、范文同政權則不肯與南越統一，所以一直無法談得攏。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的，在尼克遜上台之前，美國政府結束戰爭的辦法是一分為二，在美國主持下，分成了兩個韓國，兩個越南，兩個寮國，兩個德國，幾乎分成兩個高棉（此是施哈諾一生唯一對其祖國有貢獻之事）。而中國之分為兩部，雖非美國直接參與，也是間接的安排。到了尼克遜上台之後，可能受到基辛格的均衡外交所影響，認為一個國家分為兩個並非長久之計，遲早必然會引起一場戰爭，因此，美國又摸索出將兩個國家合而為一的辦法，韓國是第一個試驗場，如果韓國試驗成功，必然會擴及其他國家，我國也必然會成為目標。

忍辱負重奮發圖強

以目前情勢來看，外交孤立對我們雖然在精神上是一大打擊，但情緒很快可以穩定下來，因為實在對我們沒有太大的傷害。軍事上的對抗，我們自信可以頂得住，毛幫也不敢發兵進攻，冒破壞和平的罪名，經濟的封鎖照這一年情形來看，也不能致我死命。最可怕的是國際陰謀家與海外毛共應聲蟲，向我進行內部顛覆。

依照筆者個人意見，我們今天應當抑止憤懣的情緒，以好漢打掉牙和血吞的精神，自求多福。我們當然痛恨日本，如果我們就此亡了國，自然無話

於戰爭狀態，不然的話，日本政府仍然要來同我們訂和約的，到那時這筆賬，應自甲午戰爭算起，連本帶息，應不少於美金四千億，到那時誰也不能再說以德報怨了。其實可恨的又何止一個日本，將來真正值得嚴防的也不是日本，我們全國上下，海內外自由人士都應當了解國家民族存亡間於一髮，去此一步，即無死所，人人抱必死決心，維護國家的存在，只要我們本身不亂，外人決無法出賣我們，我們國家前途如何，完全決定在我們自己。

政府方面必須作一個最壞的打算，日本已經同我國斷絕邦交，則中日之間的貿易應當下定決心予以斬斷，無論對我們有何不便皆應當忍受，這不是報復，而是非如此不能自存。同時，還應當想到，有一天美國與毛偽政權建交，中美聯防條約失效之後又當如何？一旦南北韓真的統一了，對我們的衛擊怎樣，這些問題不但要在心理上作好準備，更要見諸行動。

外國人也許以為毛偽政權強大，我們看來實在如毛澤東的身體一樣，隨時有嗚呼之可能，我們只要能頂得住，終有光復河山之一日，到那時再同這些落井下石的小人算總賬也還不遲。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大公報和新晚報，分別刊出了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牟潤孫暢談內地之行的感受。（青按：牟潤孫是中文大學中國歷史教授，而不是歷史系教授，歷史教授是范挪亞博士）

這可以說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第一次在回大陸觀光後，所公開發表的觀感，因此，我也就異常的重視。相信香港的高等學府中人，無論是教授與學生們，也都是相當重視的。

身為教授的人，特別是中國歷史的教授，在旅行感受上，當然會特別深刻的。因此，在「結束了在中國幾十天的訪問後，相當激動地對記者說」，「不懂得過去的舊中國，便不懂得今天新中國的偉大成就」。

牟潤孫教授的「暢」談

我不懷疑牟先生是懂得舊中國的，可是，在這篇「暢談內地之行」的談話裏，起碼所舉出的有關舊中國的情形卻是不眞實和不周延的，這方面卻使我覺得這位以懂得舊中國的人，竟對着報紙的讀者來作蒙蔽和欺詐的行徑，感到不齒。好在懂得舊中國歷史和社會的人士們還很多，並且在海外年屆七十左右的學者們還不少，在這方面牟先生是不能也不敢以唯我其誰的態度來目空一切的。

開始時，我還以為牟先生會對他所說的話，總會有些更正的，然而，在次日（九月二十三日）的大公報上，確刊登了一個小的更正：「本版昨刊訪問牟潤孫教授文中，提到陳垣、商承祚兩先生，其中『垣』字誤作『源』，『祚』字誤作『祚』，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相信牟先生除了這兩個字指出要更正外，其他都無問題。那麼，我只好提出我對牟先生所談的舊中國的情形，難以同意的地方。

一、牟先生說：「我生長在北方，北方人那時候吃的是窩窩頭，一輩子難得吃上幾回饅頭。」這段話不錯，然而，「那時候的河北農村，沒有水利，什麼也沒有，房子也是草屋。這次在中越友好人

聞道・語

認識中國

「河北農村，沒有水利」，這方面可能只是對「水利」的概念問題。意思是：什麼才是「水利」。傳統的河北農村，固然有旱年，但是也有豐年，而河北農村的農業灌溉一向是用水井灌溉的。除非「水井」灌溉不是「水利」所包括的定義。接着牟先生說：「什麼也沒有」，我不知道牟先生是何所指。如果牟先生是生長在北方農村「什麼也沒有」的情況下，那麼，牟先生如何能活到現在？牟先生說：「房子也是草屋。……這次……看到有了瓦房、磚房。……」這段話也是不盡不實的，以前北方農村大部份是平頂磚房，也有瓦房。草屋並不多見。所有到過北方農村的人們，都可以證實這一點。牟先生是山東人，可能牟先生所說的是山東，可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很多人從北平轉天津，在漫長的逃亡中，是乘大卡車橫過整個的山東半島而到青島的，他們告訴我：在山東境內的農村，也是磚房、瓦房，而草屋是不多見的。至於牟先生所說的「河北農村」的話，對不起，從生長在河北農村的長者口中知道都絕對地否認了牟先生所說的「房子也是草屋」的情況。

在這裏，我可以提醒牟先生的是：我不反對牟先生在政治立場上的抉擇，那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自由權。然而，就歷史論歷史，社會情況論社會情況，如果是採取兩相比較的話，還是用眞材實料，這樣不但客觀，同時這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

美化・醜化與事實

例如，我雖然不滿意中共的作風，但是對中共方面的各種建設和進步的情形，我決不諱言，因為那是事實。同樣，為了盛讚中共的成就，而一定要把以前說成最最不好，最最究歷史的人，似乎不必要。即使是想買好一個政權，也還有其他的方法，似乎不必在嚴肅的歷史學者的立場，而以事實遷就政權的。如果一個人還想拿出學術良心，或是還想讓人家以「學者身份」相期的話。

偶讀陳登原「國史舊聞」「紂之不善」條，其中所徵引的兩段，頗能道出學者們的本色。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其甚焉。是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也。」列子楊朱篇：「天下之善，歸之堯舜，天下之惡，歸之桀紂」。

陳登原案曰：「紂之不善，由於後人渲染，此語見於子貢，而實不止子貢。」

從這段記錄中，我們可以知道，普通的人們都是趨炎附勢的，甚至也包括歷代的不少歷史學者，然而，我卻很高興的看到，仍有不少的學者們，還是能從趨炎附勢的情緒中，超脫出來的。原因是：他們是把事情的眞相說出來。不因為大家盛稱堯舜，致使把天下一切好的，善的都非歸之不可；同樣，大家都討厭桀紂，致使把天下一切罪惡、壞處都非歸之不可。難道堯舜一點惡都沒有？桀紂一點好都沒有？最壞的更是用比較的方法，這比較的證據不是既存的客觀事實，而是情感上的美化與醜化。

可是，對於傳說多於事實的古代事跡，還可以胡亂地加以肯定和否定，美化和醜化，起碼是無法立刻加以對證的。因此，我們也就讀到了有關桀、紂的歷史惡跡的一連串大同小異的記載，以及對堯、舜的德政的一連串大同小異的描述。

然而，對中國近三、四十年的歷史事跡，恐怕並不容易胡亂地加以肯定和否定，美化與醜化的。因為歷史事跡與事實具在，而兩相知道的也很多，誰在美化和醜化，知道前後情況的有心人是一目了然的。恐怕很難做成蒙蔽與欺詐呢！

奇怪的是：牟先生在講了北方以前是吃窩窩頭後，並沒有指出來今天的北方農村是吃什麼？我知道中共對吃的方面是採配銷制的，相信決不可能是配給窩窩頭？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北方以前大多

的吃呢？

以偏概全．混淆不清

二、牟先生說：「從歷史記載來看，你沒有比較就不知道這個變化有多大！西北人民一直都極端貧困。明朝萬曆年間，天旱無糧，餓殍載道，老弱死於溝壑，青壯逃荒他去。宮廷中則是窮奢極侈，荒淫無度。這種情況，直到民國時期，還是這樣。當年范長江在西北遊記中談到，那時候連十七、八歲的姑娘都沒有褲子穿。人民困苦，可想而見。那時候，所謂衙門，只管打官司和收稅，其他什麼都不管；那時候，除了稅局，就是鴉片烟局。現在可不同了，眞是日月換新天！人民公社爲人民。公社以糧爲綱，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不僅促進了生產，還使全國人民有衣穿、有飯吃，這是我從來沒想到的，沒想到中國歷史上會出現這一天。」

在這一段中，我所要指出的：牟先生所用的有關西北的情況資料，不是親受親嚐，而是根據西北遊記的記載。范長江的遊記我不懷疑他的眞實性，他一定看到了西北的十七、八歲姑娘都沒有褲子穿。但是，遊記的性質只能代表這旅遊的人，一時一地之所見，很難有一概括性和整體性的肯定或否定的。

我們不妨舉一個比喻。假如有人來香港旅遊的話，一個寫香港是一個高樓聳立的都市；另一個寫香港的新區和木屋區；一個寫是購物的天堂；一個寫是盜賊的世界。假如我們只用一個人的遊記記載的話，很顯然的那是對香港實況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公平的。可是，如果就用了這些遊記的其中之一而爲根據，證明香港社會就是富裕的社會，貧窮的社會，安樂的社會或是紊亂的社會的話，似乎頗欠失實。然而，牟先生在論西北地區時，就只是用了范長江的「西北遊記」。

再者，宮廷荒淫無度我承認，不過到了民國時期，那裏來得「宮廷」？這一名詞運用，似乎有背中國歷史形態演進的現實。同時，在這一段談話中，字裏行間，使讀者有一個很混淆的印象，就是不知道牟先生在說明朝的萬曆年間呢？還是談民國時

背道

柳以青

期？或是談清末時期。事實上，中國歷代都有「天旱無糧，餓殍載道」的情形，但是，不能否認的歷代的政府也都在努力於如何改善，至於改善方法與態度，是必然有所不同的。這是歷史的事實，恐怕很難加以否定。

牟先生贊成中共的公社制度是一回事，但不需要把以前中國就說成一無可取呢！

事實上，牟先生所稱讚「人民公社」的話語，並沒有什麼新穎處，只不過是重複香港左派報紙早已風行的慣用語而已。假如這些話不是用括號括住標明是牟先生所說的話，使人很容易認識這就是中共官方的口吻呢！

古爲今用與洋爲中用

三、牟先生說：「眞的，我們學歷史的，如果不懂得過去和現在，不懂得中國，又怎樣能古爲今用，洋爲中用？」又說：「我看到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欺負中國，在教會唸書時，看到人家是怎樣欺負中國人的……。」

這一段話裏，我只提出一個問題：牟先生確實懂得很多「古爲今用」的道理，但是，我所擔心的是：究竟牟先生懂得多少「洋爲中用」的道理？很多人一談近百年來的中國史，都會嘆慨着說：「我看到百多年來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看到洋人欺負中國人等等」，但是，我們一味的慨嘆和指摘是於事無補的。最主要的是要眞眞切切地去知道「洋」，了解「洋」，然後才能達到「爲中用」的目的。這了解「洋」和知道「洋」，決不是口號式的，情感式的，自大自狂式的，因爲這些都在我們的近百年的歷史中一再出現過，可是，並沒有挽救了中國。

同時，亦該注意的是馬克思、列寧式的「洋」中，所發展出來的目前情況。這馬克思、列寧式的「洋」的藥方，是否眞的能「爲中用」呢？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洋」，是否也眞的能「爲中用」呢？那麼，爲什麼「巴黎公社」會很快的失敗了？牟先生的旅行中，只參觀了兩個公社——「北京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和順德沙滘公社」，就立刻的結論說：「過去對人民公社不了解；現在覺得中國一定要有人民公社，否則就不能把人民組織起來，朝正確的方向走去，一窮二白的中國不能眞正站起來，……這是根本！」

在這裏，牟先生又犯了不周延的以偏概全的毛病。起碼，在香港我們所遇到的從大陸人民公社逃出來的這一代的中國青年，都是指控着人民公社的罪惡。難道說，以一個親受者身份的談吐，抵不過一個短暫旁觀者的談論？難道眞的「中國一定要有人民公社」？非如此「不能把人民組織起來」？而「朝正確的方向走去」？組織人民確是原則，可是「人民公社」只是方法的一種，可以肯定的說，「人民公社」恐怕是最壞的方法之一。至於說「朝正確方向走去」，這「正確方向」牟先生並沒有指出來，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是指的毛澤東的方向——又是一個專制、獨斷的方向控制。

聞道．悟道但不要背道

四、牟先生在最後說：「我是快七十歲的人了。……作爲一個歷史學者來說，我現在揚眉吐氣了。我的老師陳源（已更正爲垣）教授說過：『晚年悟道』，我現在眞是明白了這個道理。」

孔老夫子曾說過一句話：「朝聞道，夕死可矣」。陳垣教授發明了「悟道」，但在「晚年」。而牟先生由於「聞道」、「慕道」而「悟道」，這爲牟先生本人來說，是很値得慶幸的事，怕的就是至死不「悟」。不過，我倒很希望牟先生不要一如其他住在國外的學人們，只是「聞道」、「慕道」，甚或「悟道」，而卻不能「依道」而行，反而在實際的生活中有「背道」而馳的現象。

巴游恐怖活動能成功嗎？

王恩

巴勒斯坦游擊隊的黑色九月恐怖分子，採取綁架、刼機、暗殺的手對付以色列，有什麼效果呢？他們爭取復國的事業，是否能成功？

瘋狂、殘忍、無人性

黑色九月恐怖分子血染慕尼黑奧運會之後，又大寄炸彈郵包，四出恐嚇，給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帶來莫大的精神威脅。第廿七屆聯合國大會中，已決定將制止恐怖活動案列入議程。但是，聯合國這個號稱以維護人類正義和平爲職責的國際組織，現在已失去了作用，其能討論出什麼結果來，實令人懷疑。際茲舉世在議論和譴責恐怖活動之時，應對巴游的這種策略和路線進行探討，也是一項加強制止恐怖活動的作爲。

我們可以肯定，巴游的這種恐怖襲擊，不是第一個進行，也決不是最後的一次。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個人的行刺，破壞和搗亂的活動，已不知多麼頻繁。他們的動機，不外是以爲殺死了一個暴君，就可以帶來更加自由的政治，以爲暗殺和破壞活動，就可觸發一場戰爭，引起對方內部鷹派和鴿派之間的更深的分裂。但絕大多數的恐怖分子，他們的動機是見不得人的，他們的效果，適得其反，結果造成雙方均蒙受其害，到頭來得不償失。黑色九月組織以及其他極端的阿拉伯游擊隊的突襲活動，就是屬於這一種類型。他們的一舉一動，可說是瘋狂、殘忍、無人性，這與革命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在目前的形勢來看，阿拉伯國家想通過戰爭去擊敗以色列，可說是注定失敗的，對以色列發動游擊戰爭，也是不可能勝利之冒險。以色列是一個小國，既沒有高山，也沒有森林，這對游擊隊員實是致命的打擊。巴勒斯坦游擊隊所能做到的，僅僅是躲在約旦、黎巴嫩或敍利亞邊境地區，向以色列邊境發射一些炮彈而已，但以色列也採取殘厲報復手段，迫使這些鄰近國家必須採取措施，限制境內巴游的恐怖活動。如此一來，巴游的生存也就受到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巴游的唯一辦法，只有派出敢死隊，到國際上去打擊以色列的企業或人員。他們的這種作爲，本來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爲他們的仇恨必須找到發洩地方，例如巴游在開羅暗殺約旦總理泰爾，就是純粹爲了報仇，並無其他意義。

個人的恐怖活動，諸如在國外騎刼航機，在飛機內暗置炸彈，射擊無武器的以色列平民，並不難做到，而且代價也不大。在西歐國家從事恐怖活動，危險性也不大，因爲這些國家已廢除了死刑。他們被捕之後，最多關幾年，又可出獄，就變成英雄；有些還可以被用扣押的人質交換釋放。

說實在，恐怖活動雖然殘忍，不人道，但總可以在宣傳上取得某種效果。這些事件十分轟動，可引起世界的注目，造成各方面的混亂，希望世人考慮到他們的存在，並同情他們的事業。本來，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是有三千年的恩怨，誰是誰非，也很難分辯。對以色列的戰爭，也有某些正當的理由存在。但如果採取暗殺，恐怖的手段，就不爲人們所同情了。

無論如何，巴游如果採取這種恐怖手段，決無法取得人們的同情的。他們不但未能削弱或打擊以色列，反而更加強以色列的決心，不放棄所佔領的阿拉伯土地，同時更不會信任阿拉伯國家所提出的諾言。寃家宜解不宜結，這是巴游在結寃。以色列國內，也跟阿拉伯國家一樣，自有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但當巴游採取恐怖活動，決心要消滅以色列，而不是跟以色列談判和平時，以色列國內的矛盾就在轉變爲一致的團結，採取先攘外再安內的措施，到這時候，以色列就會像磐石一般的無敵。

所以說，政治恐怖活動，只能使到中東的和平希望更加渺茫，而[illegible]地團結在一起，聯合對外，以求生存。於是，使到更多的阿拉伯人去反對以色列，被迫同情黑色九月組織所幹的行徑。

各國立場並不一致

但是，恐怖活動的效果並不好，並不等於說，在最近的將來，黑色九月組織就會放下屠刀，洗手不幹。因爲這種活動實際上是一種失望和沮喪的行爲，它必須尋找對象來發洩，來報復。同時，它又不可能在以色列境內找到發洩，除了像在台拉維夫機場所幹下的慘劇之外，就只有在其他國家的領土上，暗殺、綁架以色列人或其他人士，他們也可能到處襲擊遊客、外交官或國家元首。這種恐怖活動，相信將持續下去。

世界各國在對付這種恐怖活動時，也採取不同的態度，不能達到團結一致的立場，這也是使巴游有可乘之機。例如，蘇聯最近就堅決支持這些恐怖組織，這也許是蘇聯企圖取得在埃及失敗的補償。中共對巴游的恐怖活動，不加報導，也不予置評，但卻表示支持巴游的事業。歐洲國家，尤其是法國，並不想觸怒阿拉伯國家，因爲他們所需要的石油，泰半要依靠北非和中東國家輸入，亞洲和非洲的多數國家，因此對這些事件關係不大，也不想去得罪阿拉伯國家，因爲他們也希望在聯合國或其他世界組織上取得阿拉伯國家的支持。顯然，各國將採取更加嚴密的保安措施，以防止恐怖事件的發生，以色列更將加倍戒備，以保護國內外公民和財產的安全。

只能逞一時之快

幾年來，以色列內部已就是否恢復採用極刑懲處恐怖罪行的問題進行過辯論。現在，那些主張應

刑，這並不等於說對死囚必須立即執行槍決，因此這些犯有恐怖罪行的囚犯，也可成為以色列手中的人質，巴游如果繼續對國外的以色列人進行恐怖活動，這些死囚就可能被處決。這種互相制衡的策略是否有效，目前尚難斷定。那些從事恐怖活動的分子，他們對於理智的考慮，是不加思索的，他們對於自己的同志的安危，可能也是不放在心裏的，他們只是逞一時之快，不顧他人的死活。

無論如何，巴游的恐怖活動是無法長久的，他們的前途非常不妙，雖然在幾年內，可能還有不少無辜的人受害，罹難。但這種行動是無法長久持續下去，這從愛爾蘭、塞浦路斯等等的事件可鑑往知來，恐怖活動終是要結束，他們的事業無法成功。恐怖活動只能逞一時之快，報片刻之仇恨，但總有一天，黑色九月組織以及他們的盟友和支持者終會看到，他們的謀殺和炸彈，並未能打擊到他們所要破壞的國家。相反，他們的恐怖行動必然在政治上和道義上削弱巴勒斯坦的革命事業。不久，這一天終會到來。到了那一天，又不知道有多少無辜平民受到傷害。

畢竟，主張和實行恐怖活動的人還是少數，這一小撮害羣之馬，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常要求塗上了污點。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如果要洗刷自己，並為自己的前途着想，就必須宣佈脫離這個組織，放棄支持他們的暴行。如果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把巴勒斯坦人當作是恐怖分子，或把阿拉伯國家當作是黑色九月組織，他們也就像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以死誑敵的山西畸人趙昌燮

覺初

趙昌燮，字鐵山，山西大谷人，前清拔貢，以書法瀟洒馳名三晉，為人重氣節，輕生死，最為黨國元老前行政院長孔祥熙所敬重，延聘為他所創辦的銘賢學校的文史教師，自受聘後，一直教到終老。

銘賢學校，是孔氏從歐美留學回來，在故鄉大谷縣初試牛刀的改革事業。大谷雖為交通閉塞的山縣，然縣中不乏從事錢莊鹽賈的巨戶，而孔氏一家，尤為首出。惟人民的生活習慣，仍迷戀於古老的傳統方式，文化教育，更為落後，號為北洋大少的開山老祖丁嘉立牧師，由美國來華傳教，曾想在大谷做一番開荒的文教工作，可是該縣紳民拒不合作，任憑丁嘉立如何苦口婆心，財手賑足，總不予以方便，阻難多端，迫得丁嘉立只好鍛羽而歸，跑到天津，卻意外地得到李鴻章的青睞，聘為他的家塾教師，從此，便由李氏家塾而變為北洋小學，繼由小學中學，擴展為北洋大學，嗣歸政府收為國立，仍以丁氏擔任校長，直做到退休回國，猶如南開大學的張伯苓一樣，一生惟盡瘁於教育事業。孔氏回國之初，即以歐柏林大學先後開學的關係，往謁丁嘉立，丁嘉立把在大谷興學失敗的經過，竟不客氣地慷慨陳詞，並勉強他繼續進行，完成他未能達到的願望，孔氏當時大受感動，認為這是他的故鄉人士，未能服善求新頑固自封的遺憾，於是下令決心，要從地方教育做起，培植下一代的革命種子。後來居然辦到十幾間，規模宏大，在當時確不失為最進步的革新作風。丁稼立回到美國，從與孔氏頻續不斷的通訊中，獲知他在大谷興學的成果，不禁喜極興奮，於民國十四年，特地來華，前往大谷去參觀，表示無限的快慰，孔氏也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強調他在大谷，能有今日的成就，實是受了丁博士的激勵而啟發的。從這些地方性的傳聞史事看來，可以反映西方人士，對於社會建設的積極精神了。不過孔氏的銘賢學校，雖給大谷舊社會，帶來了不少的洋化色彩，但在教學方面的人才，卻盡量延攬當地的碩學鴻儒，儘管思想上仍有着難以調和的距離，可是在孔氏那一套圓融寬宏的待人技術下，終能化大異而為小同，化小同而趨於一致。這是誰都知道，孔氏一生，能夠普結人緣，善收助力的効果。

該校當時聘有兩位守舊派的著名國學教師，一是山西榆次人侯之麟，字壽千，國學淵博精深，人亦慈祥和藹，每逢有人向他執經問難，他無不詳徵博引，諄諄不倦，山西學術界，稱他為活圖書館，在銘賢任教二十餘年，除教文史外，還擅長岐黃之術，為學生充當義診。

另一位便是上面所說的趙昌燮先生，他的年齡較侯之麟畧長，比孔氏則大十五歲，孔對他們，執禮甚恭，簡直是在師友之間，遇有學術公開講演的場合，必推他兩人領先，自己退居末座。但有時候私人談論，則不免當仁不讓，爭辯得面紅耳赤，不過事後依然敬禮不衰，不改故態，尤其對趙，更特別尊重。民國二十三年，今總統蔣公偕夫人，應孔氏之邀，特由太原到該校對學生訓話，台上陪從列座的貴賓，有美國顧問端納夫婦，以及軍政首長如：趙戴文、宋哲元、傅作義……等，所有該校中外籍的教師，均在台下左右列坐，只有趙昌燮，身着一襲舊布衣，面貌清癯，被招待到台上陪伴，足見孔氏對他的格外優禮了。

這位趙老先生火氣很大，他是極端守舊派的代表，不比侯之麟還能將順隨和，常對孔氏的校務措施，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見，甚至一言不合，即拂袖而去。好在孔氏於中西學術，都有相當根柢，又頗具口才，態度更雍容和悅，不激不隨，而趙昌燮畢竟也是性情中人，拘不過孔氏的發言中節，且謙而有禮，所以賓主終始如一。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不久大谷淪陷，日本人打聽得趙昌燮的道德文章，在地方甚著聲望，不惜千方百計，想逼他下水，領導漢奸組織，趙因年老體衰，不及早日逃避，現在日軍層層緊迫，他只好表面上佯與周旋，內心決不肯屈身貶節，暗地裏便設法逃出縣城，隱居深山僻壤，絕不出門一步，終日埋頭典章文獻。待他出走後，則密令他的子孫，宣佈他於某日，突因宿恙猝發，不治逝世，同時備好棺材，設靈開弔，訃告舉哀，滿階滿堂，一片衰麻凶服，一切遵着喪禮行事，日本人果以為他真的死了，也就不再上門纏擾了。隨將棺材下土淺葬，聲言以後當移殯祖塋，誰也不知那棺材裏所盛藏的，既不是趙昌燮的屍體，也不是什麼壽衣明器的殉葬東西，而是一堆恰與尸體約相等量的磚頭瓦片而已！可說是抗戰期中忠貞不二的軼聞佳話。

從美中到美東（下）

——車行十二州的旅遊——

左黃竹生

黃竹生女士是已故左舜生先生夫人，她於年初趁探視子媳之便旅遊半個美國。這是左夫人特為本刊撰寫的遊記。

紐約市

離開波士頓，就去我們的目的地紐約市。這是世界大都市之一，人口約八百萬，高樓大廈，聳立雲際，人烟稠密，汽車擁擠；從遠處望去，就看見高空籠罩着一層淡灰色的濃霧，好像要下大雨一般，實際那天是很晴朗的天氣，那上面的濃霧，就是污濁的氣體，是汽車和工廠放出來的，因為太多，就聚積着不散。我們留紐約的四天，是住在舜生的老友周謙冲先生夫婦的家裏，周先生過去是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顧問，我國退出聯合國以後，因為他們的三位男女公子都在美國，所以他們留在美國沒有回國。周先生在中國代表團內任事多年，當我們一說到要在紐約遊覽幾天，他馬上就說：「聯合國要去參觀一下，但我不能陪你們去，因我國退出以後，我對此事不勝感慨，不願再進那所機構。」第二天我們去參觀聯合國，周太太劉敦勤女士陪我們一同去，但她也不進去，只在門外草坪上坐着等我們。聯合國大廈建築雄偉，門外豎立着各會員國的國旗，代表一百三十二個國家，可惜我們遲來了幾個月，見不到我國的國旗飄揚，卻是五星旗雜在中間。我們排隊進門，每人買一張票，價一元五角（學生票五角），然後列隊等候，依次由引導者指引參觀，並由引導者逐一加以解釋；樓下四周掛滿了各種圖表，二樓、三樓、四樓都是總會議廳（General Assembly Hall），各會員國都有禮物送給聯合國，並分懸或陳列於各廳；中華民國所送的是國父所寫的禮運大同篇。要看的東西很多，但因周太太在外面等，只好忽略了。我買了一個聯合國的信封，準備寄給在香港的大兒子宗楷，因他喜歡集郵。看到聯合國的佈置和陳設，想到我國的退出，令人忿慨；同時回想起舜生在幾年前在他的遊記六篇一書內，略記旅美四個月的一些實感中所說的「美方大使級的與中共代表談了多年而毫無進展，也依然不肯斷然放棄，何一不是處心積慮在誘致中共的妥協？……如一旦中共覺悟非作出暫時的妥協不可，而美方又不惜付出相當代價，以贖取一時的和平，還不是一拍即合？」又說：「關於中共的前途，……代毛而起者可能性最大的仍為周恩來，……到那時候，中共對美關係可能有所改變。」目前的局勢，正和舜生所預料的相同。

從聯合國出來，我們去紐約最大電影院Radio City看電影，電影放映完了，接着有音樂和舞蹈；在美國的電影院，買了一次票，看完一場電影，仍可以繼續看下去，不需另買票，這和香港台灣是不同的。（美國還有一種露天電影，當然是天黑以後開映，名叫Drive-in，是開汽車進去看的，汽車排列在露台的銀幕之前，看的人坐在汽車內看，可以帶小孩，不致吵鬧影響別人，一連可以看三套影片。）

店不少，尤其是近代人的作品；台灣香港所出版的雜誌很多，差不多都可以買到。中國餐館也很多，據說有幾百家；我們在一家四川餐館（蜀風）和一家上海餐館各吃了一次飯，又在一家「四五六」點心舖吃了一次小籠包和水餃，味道都很好。在一家中國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是柯俊雄和甄珍合演的「愛你一萬倍」，故事不錯，可惜片名較俗；在外國看中國電影，倍覺親切。電影院雖不大，但已滿座。

紐約的大街道，都是以數目依次稱呼，最熱鬧的一條是十四街，小的橫街卻另有名稱。華爾街（Wall Street）是紐約證券交易所所在地，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有一條街是電影院的集中地，差不多有二十家電影院，門外燈光輝煌，燦爛奪目。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即在紐約市區，周先生的第二公子，曾在哥大得生化博士，目前又在哥大讀醫科，我們去看他，在醫學院的學生宿舍內的會客室坐了一會。哥大全校有學生萬人，醫學院有學生六百左右。從哥大出來，就去附近龔從民先生（亦係舜生的老友）的女公子懷磊家吃夜飯，並看到她的弟弟懷漢（哥大物理學博士），他們姊弟來美已十年以上，都已結婚。本想再去看李幼椿先生的二小姐，因時間來不及，只着雅愚打了一個電話問候他們。

華盛頓

離開紐約，經新澤西、德拉威、馬利蘭等州而達華盛頓（Washington），是美國的首都，當然可參觀的地方很多，但是限於時間，也只能匆匆遊了幾處。我們是坐遊覽車(Tourmobile)去遊，先去白宮（White House），是一所古舊的建築物，開始建築於一七九二年，規模不大，因房子係白色，故名白宮。參觀的人，只能在樓下各廳房遊覽一遍，陳設佈置的華麗，自不待言；牆壁掛着歷任總統和夫人的像，除華盛頓以外，歷任總統都住在這裏。離白宮不遠，有林肯紀念堂（Lincoln

morial），林肯紀念堂建築偉大，耗建築費三百萬元，內有林肯坐像，很巨大，從腳至頭，高十九英尺，牆壁刻有林肯有名的演說辭。傑弗遜紀念堂是一圓頂建築，我們沒有進去看；華盛頓紀念塔也在附近，高聳而尖，有升降機上下，我們也沒有進去參觀；都只在外面照了一張相片，以留紀念。

然後去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遊覽，公墓位於頗陀馬克河（Potomac River）旁，範圍很大，墳墓多得不可勝數；甘乃廸總統（John F. Kennedy）也葬於此，他的墓並不修得怎樣堂皇；附近就是他的弟弟總拔甘乃廸（Robert F. Kennedy）的墓，我們去遊那天的前一天，是羅拔甘乃廸被刺逝世四週年紀念日，他的家人曾去墓上展拜，墳墓上還供有許多鮮花。我們在甘乃廸總統墓前徘徊了一下，想到一個正當盛年有為的大國總統，竟不幸死於非命，長埋地下，徒供人憑弔，人生如夢，不勝唏噓！

華盛頓區域內（Washington D. C. —District of Columbia）黑人很多，佔居民百分之七十五，據謂區內治安不好。我們在華盛頓玩了兩天，是住在馬利蘭州，一天住宗機讀中學時一位物理老師關平女士家，一天住在過去在鑽石山的青年團契團友馮臻信女士家，她們都已結婚，關女士已有了兩個小孩，她的先生是萬宜生君，他們夫婦都是宗權雅愚的同學；馮女士的先生陳鈺，是革命前輩陳少白的孫子，他們的寓所內，掛有陳少白烈士寫的行書，清勁有力，忠心為國的精神，流露在字裏行間。

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藏書最多的圖書館之一，據說有六七百萬冊，但因時間關係，不能前去參觀，失之交臂，深為可惜！

意利諾

離開華盛頓，經賓夕法尼亞、阿海阿、印第安那而達意利諾的 Rockford，宗權在 Waldorf College 讀書時的一個同學名Roger Espe的家即住在這裏；Roger 的父母待宗權很好，宗權在 Waldorf 讀書時，固然常去他們家度假，即結婚以後，同雅愚及小孩們也常和他們往來。宗權雅愚新婚之後，老 Espe 夫婦曾接他們去玩，並為他們開茶會，介紹一些親友相見。這次聽說我們去紐約旅行，一定要我們回來時到他們家住兩天。我們那天抵 Espe 家時，已是晚上九時，Espe 兩老夫婦和兒子 Roger 都在很熱忱的接待我們。Espe夫婦都是年逾六旬的老年人，只有一個兒子，即宗權的同學Roger，已結婚，並有了兩個孫女。第二天，老 Espe 太太親自駕車載我和女兒宗機遊 Rockford 全城的熱鬧區域和高等住宅區，並參觀信義會禮拜堂（因他們和我們都是信義會的教友），這所教堂規模相當大，除禮拜堂以外，另有主日學課室、音樂室、青年團契聚會所、婦女會會所、圖書室等。本來 Espe 夫婦約定我們於第三天（星期日）上午去信義會教堂做禮拜，下午他們為我們開一茶會，介紹親友和我們相見，但因小孫大成生病發熱，我們乃匆匆於第二天晚上八時，離開 Rockford 回明州，抵家時，已是深夜兩點了。

綜計這次旅行，以短短十餘天的時間，車行將近兩千里，遊覽了幾個大城，可說是行色匆匆，走馬看花，但對美國這幾州也有了一個簡略的印象，沿途因得親朋的招待，除盛情可感之外，更方便不少。我覺得在美國公路上旅行，相當便利舒適，一則公路平坦寬濶，沿途有汽油站、食品店，可資休息；即是鄉村沒有汽油站和商店，在公路旁寬濶的地方，就設置有長桌長凳，供遊人野餐；隨處有垃圾箱，路上及村野都十分整潔；而且無論城市及鄉村，都是樹林陰翳，青翠可愛，淺草平鋪，整齊如茵，十分美麗。二則沿途有旅館，名Motel，可以停放汽車，專供長途旅客住宿之用；我們住過三次這樣的旅館，房子非常整齊清潔，每間房有空氣調節、有電視、電話，每天租金十餘元至二十元。公路上治安也好，我們回來時，深夜兩點鐘坐着汽車在公路上行駛，毫無恐怖感覺。

因這次的旅行，在好幾位留學生家裏住過或吃過飯，覺得他們的生活都很安定，尤其是住屋很舒適寬敞，設備亦精美完善，以香港的情況來比，能有這樣的住所，是很不容易了。可是他們的生活很緊張，大部是有了小孩的家庭，多數主婦除了忙家事之外，還在外面工作；每家的房子，都有很大的草地，剪草、種花或種菜，更要耗費不少時間，所以男士們下班回家，也需要助理家務；家具或房屋少有損壞，多數也是自己修理。加以美國地方遼濶，住在郊外，每當週末，去城市買一次食物及日用品，也需一些時間；所以親友們雖同住一城市內，平日也很少往還。只有在一年的例假內，（在公私機關服務的人，每年都有一兩星期的假期）出外旅行，借此休息，也可以探訪親友。

在美國旅行，多數是旅行的人自己開汽車，因既可以覽途遊覽，又可以沿途探訪親戚朋友，公路很安全，食宿又方便；所以美國的火車，乘客很少，多數是供運貨之用，客車卻虧本；長途巴士很少，就是在市區內的巴士也不多，至於郊外或鄉村，全靠私人的汽車作交通工具；因此幾乎每家都有汽車，有的還有兩部以上，這是環境的必需，非奢侈品，否則，有行不得也之嘆。總之，美國是一個泱泱大國，地廣物博，能容納不少外國人移居。然而外來的民族要能在美國安居，必然有相當的才能，再加上努力。

在美國的留學生都很能刻苦耐勞，日用非常節儉，雖是很小的數目，能省就節省下來；尤其不講究衣着，我曾參加過明州中國同學會的一次野餐會和一次電影晚會，兩次參加的人都有一百餘，他們的衣服都很簡樸隨便。有不少留學生，一面在做事，一面還在研究院進修，日夜勤勞，不以為苦。有些有了小孩的家庭，父母都在工作，就將小孩送到托兒所，兩歲以下的送到所謂 Baby sitter去照料，兩歲以上的送到 Day care，五歲以上可以進幼稚園，父母下班後，就去接小孩回來。因此，小孩們都能說流利的英語，說中國話卻比較困難，能說中國話，也是英語化的中國話了；我想：留學生的下一代，對瞭解中國文化是一大問題哩！希望留學生們能於百忙中抽出時間，將中國語文教導自己的孩子；更盼望有錢的華僑及華僑團體，多辦華僑子弟學校，使中國文化能在千萬華僑中傳播，增強華僑團結愛國的力量。

樓眉語

林彪崇拜蔣介石

中共「人民日報」九月十九日發表了一篇清算林彪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值得在這裏向讀者介紹：

「實際上，劉少奇一類騙子（按即指林彪）心目中所眞正推崇的『天才』和效法的榜樣，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作爲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接班人」「好學生」對毛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毛思想紅旗「舉得最高」的林彪，原來所眞正崇拜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蔣介石，這豈不是大出人們意料之外？

毛澤東曾經是國民黨的中央候補委員，林彪是黃埔軍校的學生，他們都曾在國民黨裏混過一個時期。蔣介石總統曾任黃埔軍校校長，林彪崇拜蔣介石，大概就因爲這個關係罷？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紅衞兵介紹「爲什麼要挑選林彪做接班人」時，曾經說過：「經過毛主席親自考驗，全面了解，愼重考慮之後，才決定下來的。」誰又想到，毛澤東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他心中卻另有紅太陽呢？

林彪心中的紅太陽並不是毛澤東，卻是毛澤東的死敵蔣介石。他崇拜蔣介石，效法蔣介石，爲什麼？因爲他對蔣介石的評價高過毛澤東。

這篇文章雖然是「清算」林彪的，但是深一層，作爲中共頭頭的毛澤東，在黨內「濟濟人才」中，經過親自考驗，全面了解而選出林彪，欽定他做接班人，而這個人居然是崇拜他的死敵，可見毛澤東是愚蠢到什麼程度了！

「人民日報」也許認爲崇拜蔣介石，效法蔣介石是林彪的「罪狀」，因而爲文指出。其實，揭發了這一個「秘密」，等如把箭頭指向毛澤東，他選了這個人去接班，豈不是存心「危害」黨？如果中共要追究責任，不但要把毛澤東開除黨籍以正黨紀，老毛實應自殺以謝全黨呢！

嚴厲對付刼機者

刼機事件對美國威脅非常大，過去是共產黨同情者刼了美國的飛機，飛到古巴，卡斯特羅無端端發達，不花一分錢就可以得到一架價値數百萬元的民航機，因此初時他是來者不拒，歡迎投奔。

但後來因爲國際間輿論指責，不敢再收容，將航機遣回，刼機者才稍歛跡。後來這個玩意給巴游教精了，他們成了國際刼機的大集團，但這個行徑，受到舉世的譴責，連無惡不作的巴游，也只好暫且停止這項勾當。

日前，刼機事件發生最多的是美國，刼機者多已沒有政治目的，只是希望得到一筆巨大的贖金。

爲了刼機者的猖獗，美國當局感到不安，曾派出了一些警探，穿上便服，喬充搭客，遇到刼機者便起而與之駁火，因此，許多刼機者未達到目的，反而送了性命。

「青工」問題

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毫不例外地會產生許多不易解決的青年問題，資本主義社會最嚴重的青年問題就是嬉皮士文化大行其道，和青少年犯罪率的不斷增加。中共常常的此爲口實指控資本主義的腐化墮落。那麼中共本身的情形又是怎樣的呢？難道大陸不存在青年問題？難道大陸的青年果眞都如中共宣傳所說的，每一個人都熱烈擁護「毛主席」？每一個人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拼命勞動？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中共自己也存在許多不易解決的青年問題。八月號「紅旗」雜誌也作了一些披露。

八月號「紅旗」雜誌集中發表了五篇談論青年問題的文章，儘管這些文章都極力迴避事情的眞相，不敢接觸到大陸眞正存在的青年問題。可是多多少少都反映了大陸青年一般的思想狀況。仔細研究過這五篇文章之後，我們發現，大陸青年對自己的前途普遍感到灰心，「技術無用論」、「讀書無用論」大行其道。無政府主義廣泛流傳，而中共卻正在想盡辦法，企圖加強對青年人的思想，行動上的控制。

技術無用論廣泛流行

山東濟南市革委會青年工作者向「紅旗」雜誌反映說：「某些青年……受『技術無用論』的影响，輕視技術學習，鄙薄技術工作，這些都是不符毛澤東思想……我市不少廠礦深入批判了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業務掛帥』和『技術無用』的謬論，教育青年正確處理政治和業務的關係，落實組織青年學習的具體措施：如幫助老工人建立新型的師徒關係，舉辦夜校幫助青年學習政治和必要的科技知識……」

「技術無用論」和「讀書無用論」是相輔相成，是「文革」後才流行的新思想。「文革」前大陸青年流行的話是「學通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一技之長，勝似家有萬斗糧！」每一個青年都想盡辦法擠進高等院校，爭取多唸幾年書，多學一點知識。那時雖然談不上什麼「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但青年卻認爲擠得進高等院校，至少可以捧到一隻鐵飯碗，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沒考取高等院校的青年則千方百計鑽進廠礦企業當學徒，希望學到一點技術。那時雖然也高叫「政治掛帥，又紅又專」，但知識和技術畢竟仍受到尊重。可是「文革」運動卻不相同了。「文革」一開始就「打倒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批判「讀書做官論」，批判「走白專道路」。主張「土法上馬」。認爲工人階級啥都行，沒有技術人員照樣可以搞的生產，照樣可以搞創造發明。廠礦裏的技術人員統統被趕去打掃厠所。在這種情形下，「技術無用論」，「讀書無用論」便應運而生。青年人大家都無心向學，也無心鑽研技術。這一來不但使中共的學生質量直線下降，使大專院校的招生工作無法完成，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共的工農業

一、對付支援及窩藏劫機者的國家，主使或支持恐怖集團，利用劫機爲主要武器的國家。

二、對付未有採取適當措施來預防劫機的國家。

三、對付支援或鼓勵劫機或從事空中恐怖活動的國家服務者。

美國通過這一項法案，顯然因爲美國已嚴重地受到劫機者的威脅。爲了實施這一項新法案，美國每年要撥出二千五百萬美元作爲警衛隊的經費。當聯大舉行會議之時，請願者中有大羣民航機師，他們要求聯合國採取有效措施，杜絕劫機事件。機師們的這個要求十分合理，可惜在聯合國中很難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因爲，正如美國所提到的，在聯合國的會員國當中，不少是對劫機者包庇、鼓勵、窩藏等等，他們當然不會同意嚴懲劫機者。因此，美國只能採取單獨行動。雖然，對付這種分子，能獲得國際合作最好，可惜各懷鬼胎，合作的可能性極少。

劫匪的真槍實彈

近來匪徒在港九新界各地打劫，用的多是真槍實彈，和以前用玩具槍不同，因爲他們隨時得與警察駁火，甚至有時打劫進行順利，匪徒也故意開槍，大概他們是表明槍是真槍，如果反抗，就會沒命。

以最近銅鑼灣盤谷銀行劫案爲例，匪徒就無端端向天花板開了一槍，其實不開這一槍也可以得手，簡直多此一舉。不過，人們從這些事實中卻注意到一點，何以匪徒有那麼多的槍械？

不久之前，老萬曾報導過，香港

然則，出租集團的槍械又是從何而來？有一個頗爲可靠的傳說，所有的槍械，都是從南越來的。美國支持南越作戰，槍械子彈極多，南越貪污的官員偷取了這些槍械，販賣到外邊去。來福槍的買家是菲律賓的新人民軍，短槍則是香港的黑社會人物，他們買了，就用來「出租」給匪徒，坐地分肥。香港劫殺案件日趨猖獗，大概與這批槍械有關。

南越以美援槍械出售給香港黑社會這一傳說是否事實，目前還很難找出一個可靠的證據，假如真有這麼的事，香港政府應該有嚴密的計劃加以防範，要特別注意從西貢來港的旅客，從海路及空中都可以把槍械運進香港，機場的檢查比較容易，船舶運入，卻很容易過骨。

爲了使本港的治安不要再惡化，對武器偷運入口的防範，不容稍懈。香港的海關檢查素來很寬，今得對可能有武器輸入的地區，必須特別注意。美國方面，也該對南越方面督促注意防範，美國的武器原是供給南越對共黨作戰的，那裏想得到一部分卻成爲共產黨作亂的間接供應品。

南越這些貪污牟利，妄顧大局的官員，一經發現，應該嚴厲懲處。南越本身正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卻在別的地方協助共黨擴張，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南越總統阮文紹對這事情，應予徹查，不過，販賣軍火的一定有相當權勢，只怕阮文紹沒有打老虎的勇氣罷了。

萬人傑

籠

有真正尊重知識、技術的地位，所以效果甚微。

大陸青年經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鍛練，政治嗅覺十分靈敏。他們清楚，不管中共口頭上怎樣說，政治第一，技術第九的習氣並未過去。在政治壓力下，他們雖然也勉強參加一些技術學習班，但鄙薄技術的觀點並沒有消除。

待旦

無政府主義思潮泛濫

有機會進入廠礦企業工作的大陸青年，可以說是相當幸運的一羣。他們不知要比被下放到僻遠的邊疆或農村去的「知青」幸福多少倍。可是這羣幸運的政治背景良好的青年，也存在着不滿中共統治的思想。在工作的過程中消極怠工，遲到早退，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八月號「紅旗」雜誌說：

「少數青年受了劉少奇一類騙子散佈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謬論的影響，不遵守革命的組織紀律，把合理的規章制度同束縛羣眾手腳的條條框框混爲一談，不加區別，一概反對。對於這種無政府主義的錯誤傾向，不能看作是敢想，敢幹，任其自由泛濫，而應當加強思想教育……無政府主義的存在，就會削弱黨的領導，渙散組織紀律，破壞抓革命促生產。」

「青工」遲到早退，消極怠工，不遵守勞動紀律，並非自今日始，而是一個老問題。現在有過去也有。可是過去一向只把這類問題視爲生活小節，視爲一般性的思想問題，並沒有提高到原則上去。現在情況可不同了，遲到早退，不遵守勞動紀律，可能被「無限上綱」，以致給戴上無政府主義的帽子。

中共爲什麼要小題大作呢？很明顯那是因爲現在不遵守勞動紀律的情形比過去嚴重得多了。過去只是個別，或者少數「青工」存在思想問題，不積極勞動。現在卻是大多數「青工」的表現都是如此。對技術不感興趣，對工作也不感興趣。經常不遵守勞動紀律，影響甚壞。一般性的批評教育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唯有「無限上綱」，給他們戴上一頂「無政府主義」的大帽子，以求達到嚇阻的目的。

爲了對青年工人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中共宣傳機器拼命提高老工人的威信。提到老工人必定是讚揚備至。提到青年工人就是責備連聲。翻開中共報刊，常常會令人產生一種錯覺。彷彿「青年工人」跟「無政府主義」之間，已經劃上了一道等號。無論是談訂立新規章制度，或是談生產問題，一提起「青工」，必定指責「無政府主義」思潮一通。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青工」是大陸青年當中最幸福的一羣，也是政治背景最爲純潔的一羣。可是他們的遭遇尚且如此。至於其他階層的青年還用說嗎？



從競爭到合作

美蘇太空船「太陽神」和「聯邦」的結合

——ASTP計劃簡介——

資料室

七十年代的重大新聞之一，目前正在形成之中：兩國太空船首次在飛行中連結，飛行員互相到對方的太空船中去訪問的準備工作已在進行之中。

這計劃於一九七五年中期進行的飛行，技術方面經已非常成熟，所有重要工程問題已告解決。管理業務方面大部分也已成熟，沒有解決的要待今後數月中美蘇太空官員間的談判討論而解決。

美國太空工程師們愛把全名縮短成他們的術語，因此「太陽神——聯邦號試驗計劃」的簡稱ASTP，現在成了他們的口頭禪。

按現在計劃，美國的太陽神及蘇俄的聯邦兩太空船，各載三人及二人，將在距地球二百六十五公里高處列隊飛行。蘇俄宇宙飛行員使蘇俄號穩定，然後美國太空人控制太陽神太空船趕上去和聯邦號相連結。

美國太空人中有一人或兩人從連接着的通道中去訪問聯邦號人員，蘇俄的宇宙飛行人員一人會同樣通過這一通道去到太陽神太空船中去訪問。這將是兩國太空人首次在同一個太空船內進行軌跡內飛行。

兩太空船要連結兩天之久，這期間兩國人員共同進行科技實驗。現在尚未決定作什麼實驗，然後各回自己的太空船互相分開。

但是兩太空船分別返地球之前，還可能再試行連接多次，以測試和獲得連結飛行的經驗及如何改進。

美國定於今年下半年到一九七四年內設計和建造一個「連結部」，是像水管一樣的，直徑五呎，長十呎的設備，接在兩太空船之間。

但是不久後，五十年代後期中太空時代一開始，在人造衛星中裝「遙控感覺器」的概念立即壓倒了較早的各種測錄計劃。

新聞記者們把早期的軌跡運行衛星另作「間諜衛星」，使它們平添一分神秘奧妙氣氛。這種形容其實是錯誤的，因爲所有國家都沒有想對此種工作保守秘密。

許多書本、報紙和雜誌中，對這類人造衛星都有詳細說明，報告它們的機能及任務。美蘇兩國在太空觀察工作中很輕易地發覺對方發射這種衛星，用雷達跟踪及其他方法，不難立即決定它們的軌跡及活動。

因此，每一國對另一國的人造衛星偵察工作有充分的瞭解，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說對方不能從軌跡中進行觀察自己的國土或者企圖阻撓這類人造衛星，人造衛星從太空中對地球進行觀察，已成爲國際間所接受的活動。

六十年代中美國採用兩型自動化偵察人造衛星——探覓發現衛星和仔細觀察衛星。

第一類人造衛星採取合於作廣大地區監視用的鏡頭以偵察火箭庫的建造及軍事與工業設施的變動。攝影菲林（底片）在衛星的特別裝置內自行沖洗。當該衛星在地下收訊站上空經過時，雷射激光裝置掃瞄過沖好的底片，把攝得形象轉變成電氣信號，由無線電傳回地上。

在地上檢查傳回的形象，發現有特別的地方，立刻用無線電命令仔細觀察衛星，使它把高度解像力的鏡頭及多光譜攝影機對準特別的對象。在軌跡中運行大約二週後，這種攝得的影片自動進入人造衛星的鼻錐部。該部分會自動脫開，再返入大氣圈。於是，該部分所附的降落傘打開，逐漸下降，由有特別裝置的飛機在空中接取。

一九七一年中，美國開始應用一種經大大改進的人造衛星，同時可以完成這兩種衛星的作用。

這種新人造衛星別名「大鳥」，重約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公斤，長十五公尺，直徑三公尺，它的攝影機可以在一百六十公里高處鑑定地上三十公分大小的物件。

這種衛星能裝容不少可以回收的菲林盒，因此可以長期應用，作同樣次數的監視工作時不必發射許多衛星。因此，美國每年只發射很少數目的這類衛星，蘇俄也由於同樣的改良，每年發射次數也告減少。這種衛星也可以檢查禁止大氣圈中核試條約是否被遵守，對任何突發進攻中發射的飛彈也可以立即提出警告。

這衛星的進一步改良可能會導致其他進一步的，大大削減軍事費用的協定及條約。

這種人造衛星以這些不同的方式對國際安定及互信，大有貢獻，現在有人建議這種太空警衛應該改名爲「維護和平衛星」。

西國破獲親毛組織

馬德里警方最近在畢包破獲一個隸屬於西班牙馬克斯——列寧主義共黨的毛系組織，並逮捕該組織九人，其中有一人是重要頭目。

警方說，該組織一直在「民族統一」口號下，從事顛覆活動和宣傳，該組織主要的任務是針

中共運武器支援泰共

泰國剿共指揮部指揮官沙費德中將說：中共正利用通過寮國的戰畧公路運武器至泰國。

他指出，中共車輛駛過新公路，並且懷疑並非全部車輛都是載運建築材料，他說，懷疑是由泰國北部引起的。沙育德中將說：他認爲經由寮

員的太陽神太空船從廿迺廸角發射，大約經二十四小時的調整後，太陽神會和聯邦會合連結。

起初，人們計劃美國太空船先發射，後來因考慮到太陽神發射航線是在海洋之上，易於操縱，萬一兩太空船航程有變化時易於調整，乃改爲後發，聯邦號在陸上發射，爲安全計不宜多作操縱，太陽神飛行員利用電腦導航裝置系統，操作會合後應用新的電視連結對準系統，使兩船連接。

這一共同進行的太空飛行，是一九七〇年時美國太空總署及蘇俄科學院負責人士們在紐約進行討論時決定的概念。

美蘇兩國在這一共同工作中可能解決不少爲全世界人民所關心的問題，人類探究太空以及從太空探究中取得利益的過程將因此增快。

太空飛行員和宇宙飛行員在太空中會晤，將象徵國際合作推進和平應用太空工作的進步。

美蘇兩國簽定限制戰略武器協定時，有一件太空探究中最令人矚目但是並未受到普遍重視的利益，開始獲得登峯造極的勝利。

原來這一協定雖然是外交上的成就，基本上卻以一項巨大的技術成就爲基礎，特別是過去幾年中人造衛星攝影術的進步——美蘇兩國都要靠這種技術來監督對方是否履行協定。

美蘇兩國製成強力攝影機及其他感覺器，裝在繞地軌跡中運行的自動化人造衛星中，能看到對方的火箭發射基地。這使兩國可以監視對方是否按協定規定維持一定數目的火箭發射基地。假使沒有此種太空監視能力，很難達成這歷史性的限制戰略武器協定。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所有關於限制核武器及其他武器之製造和裝置的條約，所以難以討論成功，是因爲有關各方對如何證實訂約各國是否遵守協定的方法，爭執難決。

國際調查小組現場調查的想法，被各方拒絕，正如一九五五年艾森豪總統的「天空開放」建議那樣，是由於飛機要飛越天空。

分子已決定以林彪的照片取代毛酋的照片。

報導說，法國親毛派分子不能寬恕毛澤東中止「文化大革命」，整肅林彪，尤其是接受尼克遜訪問北平的種種做法。

「現代價值」報導，法國親毛分子指控北平政權出賣「革命的理想」。

該週刊說，自從北平的「外交官」來到巴黎，對法國的親毛組織橫加約束之後，他們即與這些外交官發生齟齬。該週刊已不再刊登毛澤東的照片，也不再刊登有關大陸的報導。

國際共勝簡訊

菲總統力阻自由黨聯共

菲律賓總統馬可仕，要求自由黨主席羅哈斯參議員，提出反對黨本身不與菲律賓共黨聯合的保證。

總統對自由黨的領袖指出，他所公開的國防部長安利爾的報告中，顯示自由黨會派代表參加謀與共黨聯合的談判。

馬可仕強調此乃危險之舉，因爲這將使主要的政黨之一成爲顚覆的集團。馬可仕總統認爲這簡直就是一種顚覆行爲。

馬可仕總統表示，目前最迫切的任務，是阻止自由黨與菲律賓共黨聯合，或者破除已經結成的聯合。總統要求羅哈斯協助向人民保證，兩個主要政黨中無一會與菲律賓共黨聯合。

日本將被中共所吞沒

墨西哥消息：日本勝共聯盟主席久保木修已，頃向墨西哥「環球日報」宣稱：如日本田中政府承認了中共政權，則日本今後將被中共所吞沒！這位日本反共領袖說：大多數日本人民的反對田中這種親共政策，因爲日本人瞭解中共滲透顚覆的可怕。

久保木修已堅決反對日本與中共「建交」，他說：田中內閣如一意孤行，必將自食惡果。

報導說，該聯盟在中美洲尤其有影響力，哥斯達黎加，瓜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等國報紙，曾大事報導有關該聯盟的新聞。

中華民國之友著名反共人士加米歐，最近獲秘魯內政部贈勛。

加米歐在秘魯民防學院任教二十餘年，貢獻卓著，因而獲此殊榮，他亦爲秘魯中華文化協會主持人。

加米歐曾呼籲知識分子組織所謂「第四世界」，以支持中華民國。

印共一頭目被判死刑

印尼非常軍事法庭，前天判決印共頭目之一前印尼空軍上校蘇廸約諾死刑。蘇廸約諾是在蘇卡諾時代擔任空軍人事管理科科長，他被控結夥陰謀發動政變，以推翻合法政府，並以顚覆活動等罪名。

華府一雜誌讚世盟成就

新潮半月刊發表社論說，最近在墨西哥市舉行的成功的世界反共聯盟第六屆大會，爲全世界的反共運動帶來希望與鼓舞。

由華盛頓自由領導基金所出版的新潮半月刊，基於下列理由而作這項樂觀的預測。

第一、出席這次世盟大會的代表遍及全世界第六屆世界反共聯盟大會係在亞洲以外地區召開的首次會議，因之使那些指責世盟只是亞盟的另一個面目的說法，不攻自破，而且這也是亞洲代表沒有構成壓倒性多數的首次會議，社論進一步指出，尤其重要的，是極其熱忱的拉丁美洲各分會逐漸增加，顯示世盟已受到世界若干地區友好團體的積極支持。

第二、大批青年人正逐漸居於負責領導的地位。爲世界反共聯盟運動帶來新希望一大動力。

第三、尤其重要的，是經過這次會議，已使所有代表意識到鞏固思想陣地的重要性。

從「中學指導西學」談起

在二五五期萬人雜志裏，縉山先生於其所撰之「中國人的使命」文中末段，曾說過這樣一番話：「人人皆想和平，依西方人的辦法，威爾遜的聯合國構想是絕對失敗了，因爲他們的起點未建鞏固。但也不必悲觀，我以爲如果把中西學術融合，使中學指導西學，建成新世界文化，問題就不難解決。」我承認中國文化有其優越的地方，我也相信東、西方文化合流是今後世界文化發展的方向。但是，我卻不同意「中學指導西學」的說法，因爲我認爲從目前的情況去觀察，中學還未能領導西學，這是由於中國文化形態，在目下階段，仍是缺少了「一點點」，而缺少了這「一點點」，正是中國文化暫時未足以領導世界文化進展之致命傷。

然則，現今的中國文化究竟是欠缺些什麼呢？概而言之，就是缺乏了「科學精神」。中國文化有過「科學精神」，可惜，時間不很長，當中國文化繼續發展的時候，這種「科學精神」就跟着消失，其間雖然有過復興的一段時間，但也維持了不很久。總統蔣公在民國二十四年已說：「我們中國既然自古就有這種修齊治平的基本科學方法，就應該永遠可以富強，然而到現在，社會國家反弄得一天天的腐敗紛亂與貧弱，這是什麼原因呢：可以說是完全由於我們現在的人不能夠發揚與運用科學的精神與方法所致。」

其實，卽使到了近代，中國文化也曾有過重新注入「科學精神」的機會，因爲中國幾千年來，本爲一個閉關自守的古老國家，文化的形態一直都是隨意獨自發展，但自明清兩代，這個亞洲巨人的門戶給西方的洋槍洋炮打開後，西方的文化思潮遂逐漸滲入，或多或少的和直接間接地影響着中國近代文化意識上的發展。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出現，西方的學術態度及文化意識，都以嶄新的姿態思想影響下，中國文化之意識，與及道德理性，便以一個新面目出現。

「五四」運動雖然曾提出科學與民主兩個口號，但由於基本上犯上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所以發生了流弊，造成不但不能夠接受運用西方的科學精神與方法，反而連本國固有的科學精神與方法也完全失掉的結果。「五四」時代的全盤西化論者，嚷着什麼「打倒孔家店」、「將線裝書丟到毛厠去」，鼓吹「四書五經束諸高閣」，大談「父母於我無恩」，妄想在一夜之間，把西方文化思想，整個的搬過來塞在中國的文化架構上。事實證明，他們是失敗了。他們失敗的原因，就是「以不科學的方法來推行科學的方法」，試想，完全漠視中國文化的背景，而希望將一套完全非所屬的文北套進去，這是「科學的方法」嗎？中國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文明古國，長久以來有着它自己本身的文化和道德結構，而這些文化和道德結構，一定有它的價值和適合中國的社會情況；假如要把新的文化結構原原本本的搬上來，而把原有合適的一套文化放到一邊去，是絕不可能的。

「求新」並不是不好，並不是違反「科學精神」，但在求新的過程上，我們只能夠挑選合乎環境所需要的「新」，果眞是新的「新」，是合理的「新」，是會起着良好作用的「新」。若然忽畧了這個原則，就有違「科學的方法」，就是「破壞」。所以，「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俱有「破壞」的一面，「五四」運動的結果是把中國文化的爛攤子搞得更爛，而讓後人去收拾。這根本就脫離了「五四」運動最初的目的，所以「五四」的「求新」精神是值得敬佩，可是「五四」的一套不「科學」的「求新」方法，則是不應該學習的。

事情既是到了如此惡劣的地步，今後在肩負重整中國文化重任的時候，對於處理的方法，就不能不有所選擇，否則重蹈覆轍是不可避免的。

關於重整中國文化的新路線，我認爲應該是「復古求新並行不悖」，我相信這是合乎「科學」的原則的。所謂「復古」並不是改穿長衫袍服，重長辮髮的在形式上向古代學習，因爲這是不「科學化」的；我們應以理智的態度在舊文化的遺產中發掘寶貴的新資源。所謂「求新」，也不是胡裏胡塗地去「新」，更不是現代一般以「新潮」爲名的「新」，而是切切實實的在舊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將中國文化經過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後，作進一步的發展。目前播遷台灣省的國民政府，在中共意圖進一步破壞中國文化當兒，提倡以「科學精神」和「理智態度」爲基礎的「文化復興運動」更進一步說明了「復古求新並行不悖」是重整中國文化新路線。

在中國傳統舊文化的範圍中，有很多地方，到現在還是非常有價值的，其外表雖是古舊，其實質仍然是合乎現代的需求，這就是所謂「萬古常新」。但是中國文化的這些寶貴資源，並不是現成的擺

現，西方的學術態度及文化意識，都以嶄新的姿態

……記

這是一個聽回來的傳奇故事，據說故事中的主角在廣西東南部各縣，幾乎是家傳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

廣西省容縣一帶是一個著名的產虎區域，當地有一位獵虎英雄名叫陸煥先，本是容縣一個地主的兒子，生長在書香世代的家庭裏，可是這位傳奇式的人物，自小就喜歡弄拳弄槍，而不大愛讀書，偏偏他生性又好狩獵。家的附近正屬人烟罕見的深山大澤，是虎踪地携同獵槍，帶着一頭獵犬，前額掛上一支光度相當強的牛眼燈，踽踽獨行地去追踪猛虎的足跡。等到他發現老虎的時候，如果那畜牲的頭還沒有掉轉過來，他決不

理」加以重整，加以發揮，並吸收西方文化優良的地方而將之揉合。總統蔣公也曾指示出重整中國辭典的途徑，他說：「我們今日雖應注重經書，倡導文化，表揚民族精神，但卻不必拘限於原有四書五經的範疇，最好是把四書五經精義之點，重新予以徹底的整理，以誘導讀者的興趣，啓發讀者的理性，不僅不應如舊日死讀經書，呆板拘執，食古不化，而且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使之貫通經義，以加強民族文化的功用，和提高革命運動的效率」。總統又引國父孫中山「如能用古人，而不爲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奴，則載籍皆似爲我調查，而使古人爲我書記，多多益善矣」之言，進一步闡釋重新整理民族文化遺產的道路。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去整理民族文化遺產，並非張之洞所倡議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因爲通過「科學的方法」整理後，我們的文化就是「揉合了東西方文化優點之嶄新文化模式」，再也分不出「中學」和「西學」了，這樣，我們的文化才可以領導世界文化了。

「復古」和「求新」在大多數人眼中，以爲是完全對立的兩回事，其實不然。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中國傳統文化，其實是富於「求新」精神的，大學篇裏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中國文化中所謂的「道器」，就是「求新」精神的表現。當然，盲目的復古和形式上的復古是不合科學精神及和眞正的「求新」衝突。同樣地，「求新」也實在就是「古」的發展，一切不可以脫離傳統的基礎而去盲闖、瞎撞、亂發展。否則就必定有所偏蔽，就不能達到古人所說「允執厥中」的地步，「力」的運用失卻均衡，其結果將會是悲慘的失敗。

最後，我想重覆一句話，就是中國文化在目前的形態仍未足以領導世界文化的發展；有待中國文化經過整理、發揮之後，中學領導西學然後可以實現，而以科學精神和方法重整中國文化，是中國人在奠定世界永久和平之前所負擔的使命。

駿馬

父親心目中最不肖而又最不長進的兒子。因此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就無形降低。他的哥哥是一個糖廠的廠長，固然是瞧不起他，甚至連大學尙未畢業的弟弟也不把他放在眼裏。不僅如此，他父親因爲討厭他，竟非常不公平地將年收一千擔稻穀的家庭，只分了七十擔給他，作爲他全家全年的生活費。然而，這個被家庭最看不起的他，後來竟然幹起驚天動地，轟轟烈烈的大事，這又那是他被清算得體無完膚的父親所能始料的呢？

在容縣陷共之後，最先被清算的就是陸煥先的父親，理由非常簡單，他既然是富甲一方的豪紳，同時他的大兒子又剛好做過國民黨時代的官吏。於是這可憐的老

雄的故事

老識

威脅下，斷斷續續拿了出來。他最疼愛的三兒子還遭受過吊打的酷刑虐待，他家裏所有的傢俬器皿，一律都在中共鄉村幹部的指唆擺佈之下，被那些無賴流氓，一古腦的搶個清光。因此，這個被指爲頑固反動的老頭，就不得不開始他有生以來所未有過的流亡生涯，剩下他最不長進的兒子陸煥先，卻轟轟烈烈的幹上一場。

陸煥先最初召集了一羣反對共產黨的獵戶，準備成立一支武裝隊伍，人數本來不多，總共不到二十人，而這些大身是平日與他氣味相投的獵戶。然而這二十個山林豪傑，一向以生命和野獸作賭注，所以一個個都有副彈無虛發的好身手。可是當陸煥先準備發難的一天，卻因事機不密，走漏風聲，區公所派出三十名北佬，會同鄉公所的土著，全部不下六十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陸家圍得水洩不通，準備來一個一網打盡的徹底清剿。然而陸煥先膽識過人，和夥伴們勇敢奮發，在將近黃昏的時候，他們便衝了出來，陸煥先一馬當先，他手提盒子炮，一排子彈打出去，三個北佬和兩個土著便應聲倒下，跟在後便的獵戶亦紛紛向包圍者放槍，這一來，那些共軍不得不趕緊躲閃，終於給這十幾人殺出了一條血路，跑了出來。

陸煥先跑了出來之後，便躲到深山大澤之間，而他的游擊事業，也就這樣的發展長大起來。隨着中共的加緊鬭爭痛算，被迫走頭無路和不甘被奴役迫害的人越來越多，他們都把希望寄託於這個傳奇人物的身上，甚或向他投靠，於是他的人數愈來愈多，給養和械彈，全賴當地農民冒着天大的危險，源源送達。因此，這支活躍於容縣、北流和岑溪的游擊隊伍，日漸壯大，也日漸發揮力量。

不過，陸煥先還是不能說沒有困難的。最顯著的阻礙，就是中共所實施的「防鑽」、「防特」、「防襲」辦法，把民兵組織起來，做其鷹犬耳目。因此，陸煥先曾遭遇過幾次圍剿、埋伏和突襲。幸而他機警敏捷，槍法如神，只有一次被手榴彈破片劃傷（據說陸受傷後，共幹曾大吹大擂，宣傳他已被擊斃），可是不到十天他自己便把傷口用生草藥醫癒了。而他的一羣核心伙伴——那班獵戶——從沒有損失過半根毛髮。相反，死在他們神槍之下的共幹，已超過五十以上的數目了。

爲了徹底摧毀共方的諜報網，藉以保障本身的安全起見，陸煥先曾採取了一個以殺止殺的辦法，凡是爲中共利用，甘作虎倀，或爲中共耳目者，一律通過暗殺手段予以清除，以儆其餘。這麼一來，死於陸煥先弟兄們神槍下的新鬼，更不可勝數，而這一股小型游擊力量，從此更爲共幹心驚膽寒了。關於陸煥先後來怎樣，我並不知道，但我相信，在中共暴政下，一個陸煥先被清剿了，另多個陸煥先會站起來，或者是以不同的方式跟共匪進行鬭爭，但無論怎樣，陸煥先堅毅不屈的表現，正是自由和正義的象徵。

偷竊古墓與盜賣國寶

胡蓁之

七月杪，毛共在湖南省會長沙市郊馬王堆附近地區，盜掘了一座歷時超過兩千年的古墓，由於墓中的一具女屍，不僅完整無缺，據說屍身尙帶濕潤且有彈性，認爲與一般出土的乾屍（木乃伊）截然不同。因而北平僞政權以大吹大擂地加以宣傳，除着迅速製成電影，藉死屍以歛財之外；尤其是跟着出土的三千多件殉葬的古物，更給予毛共以一筆偌大的橫財；甚至那女屍身上二十多件裝死的衣服，也被毛共「剝光豬」，輸出海外去賣錢呢。

兩年盜竊古墓三千餘穴

關於毛僞政權竊據大陸二十多年來，實行挖掘古墓，竊取壙中殉葬寶物的強盜行爲，本刋在好幾期以來曾經具有專文詳細披露，毋庸再贅。但本文要補充的是，毛共除了偷壙竊寶之外，並曾大事抄搜民間的寶物，及將國家的古董文物，一併公開拍賣。如果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十多年以前，在本港上映過大陸影片中所加插的紀錄片，就是敍述發掘北平歷代皇陵的經過情形——特別是毛共所謂發掘十三陵（明代）所獲得的寶物，更不可勝計。又據一項來自廣州方面的內幕資料顯示：中共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早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初旬，即派遣了「調查發掘團」，由共幹施仁智率領團員任大希等四十七人，一行抵達廣東省各地，進行調查發掘工作。……這批所謂「調查發掘團」的團員，在黃×宇、陳×穆（都是廣東省前教育廳的投共分子）嚮導下，自同年四月中旬至九月初爲止，先後在廣州市郊及各縣境內，分別發掘古墓共九十四座（包括穗市各大家族的巨型墳墓），所得陪葬古物計有：陶器、玉器、金器、銅器、漆器、木器等，約共達二千三百四十餘件，並於同年十月十二日

，被分派到全大陸各省份——包括着洛陽、西安、太原、南京、開封、柔林，及四川各地的工作隊員，一共達三千三百餘人。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間，前後共發掘古墓二千六百餘穴，所獲的寶物雖未經詳列，但據毛共「湖北日報」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透露：「從四川使用船隻載運的發掘出的古墓文物，共有六艘民船和兩艘輪船。……」單在四川一省便發掘出這麼多的寶物，其他各地的類似出土，也可想而知。

毛共抄搜揭陽的「八寶」

至於毛共抄搜散在民間的寶物，當無法估計；但其中以刼奪廣東的揭陽八寶爲最著名。凡是粵人尤其潮籍人士，無不知道揭陽縣錫場林姓族人的八寶的。而所謂「八寶」，即從前封建時代皇宮中的大寶玉。這些玉製寶物中計有：玉水牛、玉百合花、玉如意、玉屛、玉璧、玉香爐等。裏面的玉水牛和玉如意，都是雙數，合併爲八件，故稱八寶。茲分別說明如下：

㈠爲玉水牛——相傳有雌雄兩隻，皆爲綠色，晶潔盎然，長約一尺，高六寸，各重十八斤，牛頭望天，四足低曲，作悠然的臥望月狀；牛尾繞過牛腹之上，雕刻異常逼眞，其藝術水平之高超，實無以復加。據說錫場鄉自有這一對玉水牛以來，差不多連年豐收，故鄉人對它特別珍視，除每年春節隆重地擺設以助慶之外，平時是絕對不輕易示人的。如別的村子想借去鎭邪，也得具備兩大條件。其一是求借的村子，必須與錫場鄉有三代的親誼；其二則須留下相當龐大的押金，否則免開尊口。

㈡爲玉百合花——體呈淡白色，全身高六寸，花共四朵。大朵的有七個花瓣；並附有小花蕾。雕

㈢爲玉如意——共有兩枝，其一爲金玉，另一則爲玉頭木柄；前者純粹用玉質雕成的一柄，長約一尺六寸半，頭上刻有一個篆體壽字，四周則刻有精緻的花草，相傳這枝玉如意，係淸代一位皇太后（據說爲乾隆皇太后）最喜愛的寶物。後者較前者爲長，玉頭上刻有仙桃，以酸枝木爲柄，柄上也刻有以隸體寫成的幾行字，末端則刻有「臣畢沅敬題」五字（按畢氏爲乾隆進士，官至湖廣總督，好著書，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目號靈巖山人，因有傳經表，經典辨正，續資治通鑑等作品，故卒贈太子太保），證明此寶出自乾隆年間。

㈣爲玉屛——體質不大，高約一尺多；但是外貌美觀，以古銅鑲邊，一面刻有一株梅花，另一面則刻有隸體細字兩行。

㈤爲玉璧——是一塊手掌般大的薄玉，上刻圖畫，圖中有三個老人，在兩株松柏下同看一幅八卦圖。老人旁邊並刻有山、石，以及天空中的浮雲，襯以一羣飛鳥，頗富詩情畫意。

㈥爲玉香爐——只有一個茶壺那樣大，旁有兩耳，高約六寸，一面刻着龍，另一面則刻着雙龍搶珠，精美已極。

三萬多件古物流落日本

這些寶物的最初來源，據說全部得自故都北平和天津等地的。其中玉水牛、玉如意等件，是由林姓的祖先於一八四〇年，去天津販糖時購得的。流傳至大陸陷共時已有六代，逾一百一十年，最末一代的保管者名叫林亞造。而玉百合花及玉璧等件寶物的來歷，則更富傳奇性。大約在一九〇〇年，當八國聯軍入北京時，平、津等地曾經大亂，錫場一名商人林廷瑞去天津販糖，於歸途中忽然遭遇一彔

和玉璽等件寶物，其後交由一個名叫林認姑的婦人所收藏。

百多年來，由於國家變亂頻仍，寶物的主人為免意外，都秘密地把它們深埋入地下，因此在抗戰期間，儘管日寇曾出盡狡詐的嚇索手段，企圖探取寶物的線索，也始終未得要領。但至一九五〇年，廣東陷共以後，在毛共地下分子的鑽探下，這些寶物終於破土而出。毛共之所以能夠抄獲八寶，原來錫場有個八十二歲老頭林正碧，在狡詐的共幹誘騙下，因口風不愼，洩漏了秘密，共幹進一步將這老頭兒施以重刑，苦打成招後，即破土發掘，結果八寶無恙，一一被刼去農會，而收藏的主人則以隱秘不報，個個被判下獄。接着八寶被宣佈沒收，從而以錫場農會的名義，「進貢」給毛澤東。使這批稀世奇珍，由林姓的「家傳之寶」，一變而為「土改」的果實，再變而為老毛的「貢品」，其所遭到不幸的刼奪命運，說來也不啻是一篇酸淚史！

我們認為：假定毛共進行發掘古墓，或抄搜民間的古物珍寶，是確確實實用在考古方面，或組織「寶物委員會」加以陳列着，供人觀賞，一如當時毛共的報紙所說：「這些古董文物，對於研究古代歷史，頗有特殊價值」的話，那倒無可非議；但可惜毛共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後來並非作上述的用途，而是獻給「毛主席」個人的。除了江青這些妖孽將其中最珍貴的寶物儘量為己有外，其餘的古董文物，究竟流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毛共當局也沒有交代。這一問題的答案，直到一九六七年秋間，始獲得了一個初步的解答是：毛共正在公開拍賣我國幾千年來的歷史文物，及其古董國寶呢！由於一九六六年當毛澤東推行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伊始，即藉口「破除四舊」，因而貶低了富有歷史傳統性的古董價值；尤其更進一步地故意攻擊這些「封建遺物」，含有「資產階級」的濃厚毒素，於是可以公開出賣國寶了。

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那天，一項來自東京的專電，作出了如下的驚人報導稱：「自從中共在中國大陸上進行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來，已有數

書法家原田觀峯一人，就曾分別在大陸各地搜購書畫精品共達三萬五千餘件。其中包括有：唐代的李恩訓、王維等人的書畫；宋代的趙昌、李公麟、徽宗帝、趙伯駒及米芾等；元代的吳鐵、倪瓚；以及明、清兩代的著名書畫家如牧溪、傅山、沈周、八大山人、石濤、沈石田、唐六如、文征明、仇十洲、董立宰等，及太倉四王約千餘名家的精美作品。而且這些文物的價値卻特別便宜，平均每件不超過四千日元（約港幣六十五元）罷了。經過日本考古家岩村和岡崎兩教授研究結果，認定其中絕大部份都是眞品，價値連城，可以珍藏為國寶的。而另一名日本考古家則說：在三萬多件古董寶物裏面，只要有百分之一——即三百多件——是眞品，便可值回全部代價；何況至少已超過三分之二以上呢？這是原因觀峯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中所說：平均每件寶物可值一千美元以上。」

交易會中公開拍賣國寶

毛僞政權為什麼要以賤價出賣這些為人民所珍視的國寶呢？大家都知道：一方面是由於毛共推行「文化大革命」的慘敗，為了掩護其失敗，便不惜將大批古物陳列於一九六六年四月的所謂「春季交易會」中；另一方面則由於毛共的確是太窮了，根本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對外誇耀。所謂窮極無聊，因之，不得已只好出賣其祖先的遺產了。

同時，由外國前往廣州去參觀毛共那次「交易會」的人，也非常的稀少，而幸運的日本書法家原田觀峯，則突然發現毛共的所謂「交易會」中，竟有如此大批的中國歷史文物和古董，已覺得不虛此行，況且特別便宜，於是見獵心喜，把全部的古物約一萬件購下了。

然而，這名日本的漢學書法家原田觀峯，對於中國古董猶未滿足，故於同年十一月間，再度前去廣州，參觀毛共「秋季交易會」，又聲言要收買古物，便由一名共幹蕭某某引他到了上海、南京、天津、北平及其他各地去，又分別搜購了約二萬五千多件古物，運回日本，邀請幾名考古家鑑定之後，

[illegible]地賺了一大筆美鈔，因之，在一九六七年的「春季交易會」時，單是日本的公司已增加至二千九十家，其考古學者亦傾巢而出，又在廣東及中國大陸其他地區，分別搜購了共計七千餘件中國古董文物。

至同年下半年毛共為了要舉行「秋季交易會」，便在兩個多月以前，北平的電台和報紙即大吹大擂的誇張，表示那次在廣州舉行的所謂「秋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中，將有「大量的新出品」，暗示毛幫在各地又發掘出若干古董文物，以廣招徠，希望假日本人之手，把中國歷代的國寶賣給西方帝國主義，從而換取一部份外滙以濟眉急！

但是，據一項內幕資料透露：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開幕的「秋季交易會」起，毛僞政權對於盜賣古董寶物的方式已有所改變，那就是在每次「交易會」場裏懸掛出來的古董文物，表面上故意標誌着「非賣品」字樣，目的在抬高其寶物的身價，亦可避免人民駡它們盜賣國寶；但實際上只要顧客看中了貨色，稍出高價，便可成交，等到「交易會」閉幕時，即將原件分送某酒店或某招待所，物價兩清，直到最近幾年的「交易會」仍是如此！

經過敗類毛澤東二十多年來的不斷盜賣下，中華民族所積累了數千年的文物，顯然遭到莫大的損失！因為這些歷史文物是我國先賢們的寶貴遺產，世代相傳，以迄於今，表示我中華民族有最久遠的歷史，和人類間最優秀的文明。事實上，從前在北京皇城中設有「故宮博物院」，陳列着數千年的珍寶，供人鑑賞，洋洋大觀，向為世人所稱道。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制後，共和政府對這些國寶依然相當珍視；並對滿清廢帝溥儀也很優待，每年還給他四萬元恩俸，允許他繼續住在皇城中。據說馮玉祥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四日驅逐溥儀時，會趁機偷走故宮博物院的一批珍寶，直到現在還有人大駡馮玉祥為「國賊」呢！卻未料到四十多年後的今日，更有一個比國賊還兇的毛澤東，甘冒天下的大不韙，竟敢公開拍語國家寶物，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憶童年「逃共匪」生活的趣事

張仲仁

四十年前吾鄉江西鬧土匪，那時的土匪亦即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前身。最初羽毛未豐的時期，在民國二十年前後的數年時間中，江西人民生活在這種心驚膽戰，生命財產隨時可能遭受毀滅如水深火熱的環境下，非身受者絕難想像得到如何的殘酷與恐怖。

記得初初鬧土匪時，地方根本沒有防衛組織，因此給它有可乘之機，所以每天祇要黑夜來臨也就是土匪出巢做世界的時間到了，所有鄰近匪區的鄉村市鎮居民，無不提心吊膽，心中暗想今夜能否平安度過。故此每晚不論天晴下雨，或天冷天熱，我們這班無知小童，均由族家叔伯們帶領摸黑路走去離家數里的小山村貧窮人家借宿，以避土匪在睡夢中來捉財神。冷天媽媽拿一床小棉被綁在我背上帶去，在有星光月亮的夜晚行走固然不成問題，遇到烏雲滿天及下雨的夜間逃難也就夠我們辛苦了。山村的道路彎彎曲曲高低不平，黑暗中時有發生的跌破了頭皮踢傷腳趾頭，但在途中誰也不敢哭出聲來，因怕暴露目標以免遺害大家，否則明晚叔伯們不肯帶你出來避難了。第二天早晨回家，眞是兒子跌傷肉痛，媽媽看見心痛。

有一天風聲特別緊張，聞說有大股匪軍向吾鄉開動，媽媽忙着工人將我帶着兩位弟妹三人送去離家五華里遠一處小山冲，所走的羊腸小徑，該處[illegible]

後天下了一場雨，地面濕不能出去玩，照顧弟妹們睡了午覺，我無所事事，憑着房間的後窗口看後面草地及山上果林飛鳥，忽然間見到一條四五尺長的黃色帶黑點的大蛇，由左邊山林草叢中爬出來向右邊果園方向爬去。我生平從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的祇是怕蛇，就是一條手指大的小蛇，我看見都覺得一身發毛，此次雖然怕但隔得遠也不怎樣驚恐，突然再看見左邊上樹林裏跳出一隻黃鼠狼來了（吾鄉俗稱叫黃老鼠專偷雞鴨吃的），不料它竟膽敢向這條大蛇捋虎鬚挑戰，當時我很感驚奇，一隻小小的黃鼠狼能有勇氣向一條比它大數倍的蛇打架，這眞是前所未聞未見的奇事，可是幾個照面一打黃鼠狼不是蛇的敵手，吱吱的叫着逃走了，然而這條大蛇好似以勝利者自居，得意洋洋的昂頭擺腦還不爬走。

不料好戲還在後頭，相隔不久的時間，聽得吱吱的叫聲從山上樹林中跳出一群黃鼠狼來了，即將大蛇四面包圍起來。當時看得我又驚又奇，弟妹睡了未醒，這親戚家的人男女都出外做農耕工作去了，今天這次難逢黃鼠狼圍攻毒蛇的好戲，祇有我一人觀看，我數一數一共有九隻黃鼠狼，其中有兩隻大的則守住蛇的前頭似首領，另外則分開守住左右兩邊，祇聽到前面兩隻首領吱的一聲，這就是它們

黃濬黃晟[illegible]

黃濬字秋岳，福州人，以詩文名一時。他寫的「花隨人聖菴摭憶」，連載「中央時事周報」，讀者莫不讚許其文字之美，資料之豐。內中敍述清代朝野掌故至爲詳盡，言人所不及，成爲研究淸史的最好參考，故至今文化界人士仍在競印其書。日前淸史研究家林熙兄以其新印的黃濬「花隨人聖菴摭憶補篇」持贈，因談及黃濬死事，似不十分了解。以最注意黃濬文章的人，尙不了解，他人更可想而知。所以就記憶所及，畧述其事之始末。

抗戰初期，南京物價還是很便宜的。普通一幢兩層樓房，每月不過四五十元，女傭工資每月五元，各衙門最低級雇員，每月僅五六十元，一般公務員也只有百餘元或二百餘元。黃濬當時任行政院簡任秘書，月薪總在四百以上，和各部司長待遇差不多，生活應該過得去。但他總感不夠用，原因是他除正式家之外，另外又有外室。這個外室生活非常奢侈，生活如奢侈，費用是沒限度的，無論收入多少錢也不夠用。二十年前在滬一友人每月單水菓費，竟耗一千四百元，其他更不必談了。黃濬爲討那個女人歡心，因此不得不另想主意，先是開書畫展覽。每次展覽，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次郎必去購買，時間久了，自然與黃濬認識，由認識而成爲好友。須磨知黃需要錢，因此提出一種交易，就是買賣中國情報。每次行政院會議紀錄，黃濬照例另抄一份密送須磨，時間已經很久，行政院從未發覺。

一次行政院會議，決議封鎖長江，使日寇船艦不能出口。不料決議尙未實行，兩日後日停泊長江上游船艦忽然開走。當局聞之大驚，即知會議必有漢奸埋伏，致走漏消息。多時與會者，皆是高級軍政大員，當然不必懷疑。想來想去，最後皆一致想到黃濬。然因無實證，也不能即刻逮捕他。

因此晝夜派密探在鼓樓附近須磨住所偵察，有無可疑人物來往。果不出所料，居然偵察出每日傍晚有一着長衫人到須磨住所附近一空曠地方走近，在一個不惹人注意的小瓶中塞了一個紙條而去。密探迨那人走後，便把瓶中字條檢出，送呈主管人。主管人一看便知是黃濬的筆跡，因此對黃濬先暗加監視，最後終於將黃濬逮捕。

黃濬也算是一個狠人，自己做漢奸還不足，還教他的兒子也下水。他的兒子叫黃晟，時年約二十七八歲，中等身材，看不出他有什麼特點。只有一點最被同事注意，是每日下班較晚，經常見他手持檔案，他並非負責擬稿的人，但時時

，蛇皮雖韌，但敵不過黃鼠狼尖利的牙齒，如此反覆的被黃鼠狼咬得徧體鱗傷，蛇還是搏命的抵抗。忽然間戰爭停止了，似乎連黃鼠狼也很吃力，散開四方守住喘氣休息，再看這條兇惡的毒蛇，沒有以前的威風了，受傷很重，蛇身旁有很多血水流出來，也張開口在喘氣。

突然又聽得吱的一聲叫，黃鼠狼第二次攻擊又開始了，這九隻黃色動物跳來跳去，很有步驟能齊心合力的聲東擊西，以弱小對付強權，咬得這條大蛇發出咕咕的叫聲，這種聲音難聽得刺耳朵。當時我這個獨一無二的觀戰者，也感緊張得身冒冷汗，所謂雙拳不敵四掌，如此可見群眾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眼見蛇身原來盤住一圈圈也散開來了，蛇頭原先豎起來的也軟下去了，最後是大蛇負傷死去，同時黃鼠狼也停止了攻擊得勝了，然而未見它們有受傷者。接着看見它們兩隻首領走近蛇身旁，咬着蛇尾巴拉直擺好，再由蛇尾沿着蛇身走到頭邊，聽得吱的一聲叫，九隻黃鼠狼跟着一齊出動，將蛇身分開咬作九段，很快就完成了它們的工作，由此可見它的牙齒是多麼的銳利。但咬完後祇聽得吱吱吵鬧不停，後來我才知道是分贓不勻，誰也不肯要頭尾兩段，吵來吵去，大家生氣同時拋棄蛇肉不要了，當時我覺得很奇怪，這樣危險搏命得來的戰利品，豈有放棄不要之理，眞想不到奇事還在後頭哩。

幾分鐘後，我又看見原先做首領那隻大的黃鼠狼鬼祟祟的走來，東張張西望望，立即搬了一段最好的蛇身

酷的活動電影，印藏在我腦海中四十幾年，因避土匪而發現此奇事，今日寫出來以饗讀者消閑解悶。

試看今天大陸當權人物，還不是蛇鼠一窩，今天蛇鬬鼠，明天鼠鬬蛇，如同一群毫無人性的野獸爬蟲有何分別。四十年前做土匪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無惡不作，四十年後的今日不但賊性不改，反而變本加厲，全國人民的土地財產都沒收集中在它的掌握中。以前在江西落草時，所到之處隨時可見到路邊牆壁上，它們的政工人員所寫的標語「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地」，現在全國沒有小業主，剩下祇有共產黨一個大地主，數億人民被它迫害供它奴役，做它一位大地主的奴隸，年年叫豐收增產，人民則天天吃不飽，長期在飢餓中苟延殘喘。所以今天眞眞正正的是打倒這位大土豪大惡霸分田地的時候到了，事實上毛澤東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祇有獸性，沒有親情祇講權利的瘋狂者。

我們回想三十年前的延安時代吧，連他在江西結合的枕邊人賀子貞夫人，自稱二萬五千里長征，經過了多少艱難困苦的患難夫妻，他都能忍心將她流放異國（蘇聯），永遠不准她回國，而另結新歡。

下一步起來鬬爭者，無疑當是全國不願做奴隸的人民，聯合鬬爭這剝削奴役人民二十餘年大地主共產黨，如此也正吻合了它們在江西時代的標語。凡被人民唾棄的政權，決不能久享。海外自由陣線上的同胞們，只要堅定站穩反共立場，終必要達到我們的目的。

始末

華白

奸，從時間上說，有王克敏、溫宗堯的前漢，有汪精衛的後漢，有「台獨」的新漢。然在性質上說，有淪陷漢奸，如王克敏、溫宗堯及所有淪陷區替日寇服務者，有誤解漢奸，如汪精衛及其黨羽。汪自比法國甘必大（普法戰爭，巴黎淪陷，甘必大乃與普國合作）、俄國列寧（第一次大戰，俄大敗，列寧受敵人德國支持，回莫斯科革命。見汪致張永福親筆函），所以我稱汪爲誤解漢奸。有正牌漢奸，如東北趙欣伯，早已變成日本人，誠心爲日寇作走狗，如殷桐，在冀東替日寇組織冀東政府，黃濬也是屬於此類漢奸。

自政府發表疏散令後，我卽自南京隻身奔西安，南下福州，回轉武漢，而來香港。香港淪陷，乃入重慶。在渝，我看到一則的黃濬、黃晟被槍斃的詳細報導。大致說：當南京到最後危急時，我司法及軍警人員，便將黃濬父子從監獄中押解南門外雨花台，執行槍斃。刑警首先把黃晟推下車，故意讓黃濬看着其子被槍斃，打了兩槍，其次乃輪到黃濬，是亂槍打死的，故意讓他多受痛苦。

黃濬寫道：「人生宇宙間，實同白駒之過隙，彭殤一例，夫何俟言。凡人又莫不有生老病死，而在此一瞬內，又輒有少年老年之界限竟見，眞擾擾若蚊蚋，可哀也。」當他寫此文時，固意氣洋洋，孰意自己竟遭此慘刑，「眞可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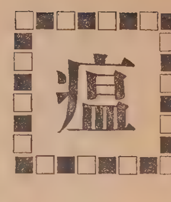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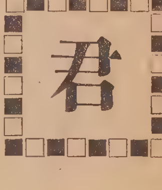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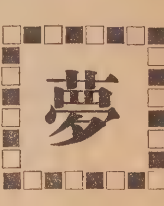
以黃濬的名氣、交遊，若是爲國而死，或正常病逝，想必有許多悼念文章紀念他，但是他今爲做漢奸而死，有誰來理他。最近只在「補篇」中，見有陳寅恪先生題「讀花隨人聖盦摭憶後題」一首詩，陳先生是聞名世界的大史學家，不常見他的詩，今偶讀之，自是彌足珍貴了，故特錄後，以結本文。

昔聞被禍費疑猜，今日開篇惜此才。
亂世佳人還作賊，花隨人聖有餘灰。
法嚴一死終難貸，名毀千秋倍可哀。
見說陽台春又動，魂遊應悔不多來。

第七句原注：「書中盛言北京陽台花事之盛。」

贅言：本文寫完後，意猶未盡，願再贅數語。第一、人決不可做害人利己之事。叛國做漢奸，尤屬罪大惡極總不會有好下場的。第二、人不可奢侈、貪婪。奢侈或貪婪的人，最容易走入邪途（如賭博、舞弊、偷盜、欺騙……），也不會得好死。記得康有爲有聯語云：「天爵自尊，我自貴；此心無怨，亦無尤。」天爵出自孟子語，卽天賦高貴的品德。人能做到此等地步，心神自然舒泰，保管壽而康。

九一八國恥紀念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由於戰局惡化，中共在漢口大員均隨政府遷去重慶，中共當時編制除去延安中共中央，在漢口設立一個長江局，所有黃河以南中共機構皆歸長江局領導，權勢實在比延安中共中央還要重，書記就由陳紹禹擔任。

在武漢失守之前，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中全會，在漢口的中央委員陳紹禹、秦邦憲、周恩來都趕回延安開會，以後武漢失守，這批人皆由延安回重慶。毛澤東決定要改組長江局，就去電重慶把陳紹禹、秦邦憲、周恩來召回延安，當時重慶到延安除去步行沒有其他交通工具，每次來往均由政府派專機接送。

這批人由政府派專機送到延安，中共中央即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陳紹禹報告當前時局，說明武漢、廣州撤守之後，雖然增加了困難，但政府抗戰到底決心，絕不動搖。

毛澤東問道：「蔣先生的個性我們都了解，對他抗戰到底的決心也無人懷疑，但是國民黨內部是否皆有如此想法，就值得研究了，三位從重慶來，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秦邦憲說道：「我們三人只有恩來同志同政府方面接觸機會多，各界人士比較熟悉，最好請恩來的謠言滿天飛，但是具體的事實則沒有。」

毛澤東說道：「現在不談具體事實，就請你把重要謠言說一說吧！」

周恩來說道：「從在南京開始，就有一個低調俱樂部，實在說也並不是一個組織，只是有這麼一批人，經常在一起聊天，這批人都反對同日本作戰，認爲抗戰必亡，指主張抗戰的人是唱高調，於是就給自己起了個低調俱樂部的名義。」

毛澤東笑道：「起名字的人倒是天才，也有遠大的眼光，主持人是誰呢？」

周恩來無可奈何說道：「是佛海。」

毛澤東拍掌笑道：「怪不得，原來是他，除去令兄，相信誰也沒有這個天才。以後怎麼樣呢？」

周恩來白臉紅了一下，說道：「隨着抗戰形勢的開展，這個低調俱樂部也就消沉下去，不過到了武漢撤守之後，我發現又有許多人在唱低調了。」

毛澤東問道：「又有令兄。」

周恩來說道：「佛海並未向我唱低調，我上次由延安回重慶同他見面時，發現他說話態度閃爍，好似有難言之隱，不知究竟是怎麼回事。」

毛澤東笑道：「不會有別的事，令兄同我是老朋友，他的脾氣我知道，大概又是搞女人搞出麻煩

毛澤東一說出他有個小姨子，大家都楞住。

周恩來也聽得莫名其妙，問道：「主席那來個小姨子。」

毛澤東笑道：「你多想一想，佛海的太太是楊淑慧，我被何鬍子槍斃的愛人叫楊開慧，本是姊妹，所以我同佛海是連襟，目前開慧雖然死了，但親戚還在的。」

周恩來說道：「主席眞會說笑話。」

毛澤東說道：「半點都未說笑話，我們在上海出席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佛海同淑慧還未結婚哩——我們就以連襟相稱了。」

周恩來遲疑一下，說道：「開慧同志與我淑慧大嫂不同縣。」

毛澤東笑道：「你同佛海並不同省，怎麼也會結成弟兄，外面不知道的，誰不把你們當成親兄弟，認爲人才都出在周府，賢昆仲眞是一時瑜亮。」

周恩來說道：「主席別講笑話，照我看，國民黨內部也許會有變化。」

毛澤東當時吃了一驚，不再笑了，問道：「有什麼變化？」

周恩來說道：「我可說不出，不過，無論有什麼變化，蔣先生的地位決不致動搖，因爲連日本人都認定他是中國唯一的領袖。」

毛澤東長吁一口氣，說道：「這樣就好，老實說，我也不願蔣先生地位動搖，因爲他的地位一動搖，就等於抗戰國策動搖了，當然是一大災禍。」

繼失守，你們隨政府撤去重慶，長江局對東南方面有鞭長莫及之感，我想建議將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

陳紹禹明知毛澤東有意剝奪長江局的權力，但所說也是實在情形，當時問道：「如果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局，派誰任書記？」

毛澤東笑道：「我想也就叫項英升格算了，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陳紹禹同秦邦憲都知道毛澤東同項英是寃家對頭，也怕毛澤東乘機免去項英的職務，現在要提升項英任東南局書記，陳紹禹、秦邦憲都無話說了。

毛澤東又說道：「除去成立東南局，我提議設立中原局，領導河南、山東、蘇北的黨務。」

陳紹禹問道：「中原局派誰去？」

毛澤東指指劉少奇，說道：「派少奇同志去，怎麼樣？」

陳紹禹未接腔，張聞天說道：「我同意少奇同志去領導中原局。」

張聞天所以同意劉少奇出任中原局書記，實在因為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擔任幹部部長，逐漸將大權抓去，不如把他派到外面去，免得他在中央興風作浪。

陳紹禹明知劉少奇與毛澤東一鼻孔出氣，但既然張聞天同意，其中自有道理，當時也不再反對。

當時商量三處中央局人事，原來的長江局改為南方局，設在重慶，以陳紹禹任書記，秦邦憲任組織部長，何克全任宣傳部長，周恩來任統戰部長，葉劍英任軍事部長，李克農任社會部部長駐桂林，鄧穎超任婦女部部長，林祖涵、董必武任委員，協助周恩來進行統戰工作，廖承志任委員，派到香港工作。

東南局設在安徽涇縣，與新四軍軍部在一起，書記項英，組織部長曾山，宣傳部長郭潛，軍事部長陳毅，婦女部長李堅眞，青年部長陳丕顯。

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朱理治郭啓卜。散會後，吃了一頓豐富晚餐，所有大頭目都陸續走出，毛澤東向周恩來打個眼色，周恩來知道他另有話講，就故意緩走一步。

眼見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都走了，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你別走，我已經泡了一壺龍井茶，咱哥弟兩人聊聊。」

周恩來笑笑坐在椅子上未動，不大時間警衛員端出一壺熱茶，周恩來倒了一杯，只見茶色碧綠，清香撲鼻，不由得贊一句：「好香。」

毛澤東笑道：「光是茶葉好還不成，一定要水好。延安地下水有點鹹味，我是打延河水烹茶。」

周恩來當時愣了一下，說道：「棗園離延河好遠哪。」

毛澤東笑道：「橫豎不用我挑，管它遠近。」

周恩來問道：「主席有什麼事要同我商量。」

毛澤東道：「我想麻煩你到東南局去一趟。」

周恩來當時吃了一驚，問道：「主席要我到東南局去幹什麼？」

毛澤東低聲說道：「你知道我同江青同志結婚的事，各方面閒話甚多。」

周恩來笑道：「閒話實際也是笑話，主席何必介意。」

毛澤東說道：「不止是笑話，我恐怕其中還有陰謀。」

周恩來當時吃了一驚，問道：「主席是指的那一方面。」

毛澤東道：「例如東南局項英同志那一批人，對我的態度就不夠友好。」

周恩來聽了這句話，覺得滿不是味道，但也不敢替項英辯護，以免惹麻煩上身。

誰知毛澤東接着說道：「恩來同志，你同項英同志私人關係很好，應該開導開導他。」

周恩來知道麻煩終於來了，說道：「主席也許不太清楚，我同項英同志自從上次他來延安開會見過一面，以後一直未會有過私人接觸。」

心，我是覺得你同項英比較熟，容易談話。」

周恩來問道：「主席要我同項英同志談什麼？」

毛澤東說道：「你告訴項英同志，大家必須團結一致，不但為了抗日，也為了我們自己的前途，這次同日本鬼子打仗，是我們千載一時的好機會，如果在這次抗戰期間不能擴大武力，奪取政權，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周恩來點點頭：「主席的看法不錯。」

毛澤東說道：「你同項英同志說，大家要一齊向大的目標奔，不要專找雞毛蒜皮的小麻煩，我同江青同志的事，屬於私人範圍，希望黨內同志不要干涉。」

周恩來說道：「干涉是不致於的，也許私人之間講講笑話則有之。」

毛澤東說道：「你不知道，這裏就有人干涉，洛甫就屢次與我為難。」

周恩來笑笑：「洛甫實在多事，主席與江青同志結婚時，他曾經去電重慶，要我同王明、博古兩人一齊起來反對，是我極力反對掉了。」

毛澤東「啊」了一聲：「還有這樣的事，眞是太感激了。」說過就向裏面喊：「江青同志，你出來。」

藍蘋在房內已經聽清楚兩人談話，只是肚子太大，不好意思見周恩來，此時毛澤東喊她，就乘機走出來。

周恩來覺得眼前一亮，看見藍蘋出落得比在重慶更加風流，連忙起身點頭。

毛澤東說道：「你認識周恩來同志嗎，不認識也該聽說吧！這是我黨內最有本領的人，會經當過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我們黨內，蔣委員長只相信他一個人。」

周恩來不知道毛澤東的話是恭維還是挖苦，而且也了解就算現在是恭維，有一天也會變成罪狀，當時不知怎樣接腔，只有苦笑。（未完）

江南噱痕錄（三）

我以為世事共患難的容易，共安樂的困難。與其將來發生不愉快，不如保持距離，以維友好。爰表示六鄉聯防大隊，乃徵自各鄉的子弟兵，一旦抗戰勝利，子弟兵應解甲歸農。況年來六鄉負擔聯防大隊的經費，已感百上加斤，應該早日復員，以甦民困我振振有詞，何大隊長也不堅持。

秀才遇着兵

我們正在談論間，忽見後備隊長宓兆祥匆匆跑上樓來，告訴我的堂弟宓頌聲聞道單水口已經光復，遠道趕來看看天生隆米舖有無被破壞，但當達舖子門前，正想開鐵閘之際，適有挺七第二大隊的士兵巡到，詰問開舖已否得到大隊部的核准？宓頌聲說明自己是老闆，回來看店，本人開自己店子的門，照理毋須得到軍方的核准。可是那些士兵以為宓頌聲未得到大隊核准的條紙，則絕對不准開門。宓頌聲則認為自己是店主，自己有權處置一切，軍方不應干涉。彼此言語衝突。士兵竟將宓頌聲毆打，且揪着拘捕去了。請我立即營救。何大隊長聽到宓兆祥的陳述，面色大變，勃然而怒。因為未奉上級的指令，也未經我們雙方的協議，規定店主必須取得軍方核准，始得回店經營，士兵毆打店主，違法拘捕，顯係擅專，有違軍紀。事件發生，卻偏落在友軍首腦親屬的身上，不特法理說不通，情面上顯也尷尬。所以，他當着我面，大聲責問第三中隊長道：「這件事發生於勝街，屬你的防地，是你下的命令嗎？」那第三中隊長急忙否認，絕未宣佈過這種規定。何大隊長聽到了「並無下令的話」，面孔稍為放鬆，繼續對那第三中隊長道：「既然不是你[illegible]

任，驗明傷格，還要我們賠償湯藥。」那第三中隊長應聲而去。該中隊長為何大隊長的嫡系人物，在我們一年多並肩作戰中，他是防守正面博濟橋的陣地。和我接觸的機會，沒有第四中隊長何適雄的那末多。所以，現在連他的姓名也記了。不久，第三中隊長已帶我的堂弟宓頌聲到來，何大隊一見頌聲的面，便問他道：「士兵打你有無受傷？」但頌聲卻搖搖頭。我暗罵一聲蠢材，自己吃了虧，捱了打還不認有傷。但既然否認負傷，則我又不便強為出頭，要求賠償損失。大概因為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他感於碰上了兵，算是自己的霉氣，只求再無麻煩便了。他根本不知是軍隊非法毆打，非法拘人，應受懲誡。恐怕自己還有麻煩，所以經何大隊長一問，不明眞意，只有搖搖頭，不敢說士兵兇打經過。我見此情形，為了雙方友誼，雅不欲多生枝節。只有親自問頌聲：「有無打傷？」他仍是搖搖頭，更使我無話可說。便吩咐宓兆祥送他返回宓家灣，並立即要請跌打醫生料理。他們走了之後，何大隊長向我表示歉意，我以事成過去，不必介意。宓頌聲幸虧是我的堂弟，藉這塊面皮，還算免了牢獄之苦。

提起宓頌聲——我們兄弟叫他做「木獨聲」。性情孤僻，從不喜與人談笑，是一個木訥的人。加上一個木口木面的「嘜頭」，眞是沒有起錯混號了。但我對這個堂弟少年時代有過負欠，所以對他特別關心。原來我們家鄉於民國初年直至民國十八年，盜賊猖獗，打家刼舍，擄人勒贖。有錢人家便建炮樓來防賊，炮樓建得很華麗，晚上全家到炮樓的陲房去過夜，明晨才返回屋裏。不止自己全家在夜[illegible]

伯父的炮樓去寄宿，直至十六歲才返回家裏。二伯父的炮樓建得堅固，完全是鋼筋水泥所構築，樓高五層，為全村炮樓中最高的一座。當炮樓落成之日，舉行進伙儀式，請喃嘸佬洒淨，喃嘸佬洒淨直登上五樓，在折回四樓的時候，因樓梯高而不斜靠，很是陡直，行在喃嘸佬前面的一個執法器的小童，一個不小心便翻身滾下，幸而是緊靠樓梯的打滾，直跌下四樓。鄉間的炮樓每一層都是很高，這樣的滾下去，必死無疑。在進伙之日而跌死人，更是烏忌白忌。見此情形，大家都大驚失色，喃嘸佬也不顧洒淨，口不唸咒，緊握樓梯扶手，奔下四樓，見那小童倦仆梯口，把他翻轉一看，眼張眉動，竟能爬起身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問他有無受傷，他搖搖頭，表示沒有事，大家才鬆一口冷氣。自此以後，這度樓梯，常常滑下人來，儘管樓梯是這末的高，但滾下來竟是一點不損皮毛。在我十三歲那一年，我照常是在二伯父那座炮樓的五樓寄宿。有一天，是星期日，回到炮樓去，我常在白天也到炮樓去玩的。恰巧頌聲來找我，我由童年到青年時代，是有名的水簾洞人物，好動，跳蹦蹦的。頌聲雖然「木獨」，但和水簾洞的傢伙在一起，縱是木也動了。這情果兩堂兄弟就在五樓的露台大耍特耍，你追我逐，我順手拿一枝晒衣竹竿便追，他跑入五樓的套房裏，大概因為套房不大，他覺得無路可避，一個返身便拿了竹竿的另一端，我站在套房外面的露台，把站在套房中央樓梯口前面，展開竹竿的爭奪戰。我玩得性起，用力一挑，把頌聲成個挑下樓去。這時，我嚇得魂飛魄散，深知三樓的樓梯口，梯近四樓的樓梯腳，我這一挑，頌聲準是會向三樓梯口衝下去。翻身跌下四樓已是無命，何況跌下三樓，必血濺岑樓，腦漿塗地。我忙把竹竿一抛，奔下四樓，卻見頌聲蜷伏在樓梯腳，我急忙奔下去，把他的頭扶起一看，只見他眨眨兩眼，沉聲的罵我一句三字經：「×那媽，我不想玩，你偏要玩，挑我下來，想收我的命？」我見他會眨眼[illegible]

宓琴

萬人意見

從家書看大陸現狀

這是遊大陸學生看不到的

中共竊據大陸，騎在人民頭上，作福作威，反揚言爲人民服務！中共花樣百出，將大陸人民如炒豆子一般，以各類的所謂「運動」，蹂躪人民，並禍及昔有文物與神佛各暴行，久爲中外人們所週知之事實。

現在大陸各地的人民，不分老少，已普遍地覺醒了，深知毛共的暴行無止境的，於是都堅決的「立定志向，不怕犧牲」準備「排除萬難」，去爭取自我自由及前途，與乎國家民族之獨立。

筆者最近從友間獲悉彼等接由鄂、湘、粵等省家人寄出之家信中，以及由大陸內地逃奔自由抵港之青少年們，或回鄉探親之港九市民中所口述大陸之現狀，歸納言之，大約有如後列各項之事實：

一、有鄧君由武昌久安製藥廠寄給其母親的信中有云：「媽：妳老人家下次來信時，請寫給我一個較永久性的住址或通訊處，看樣子，這裏的情形與以往大有不同。當局近來不斷在各種宣傳上促使人民提高警覺，加強結合，防止與抵抗『蔣幫回來報仇』。同時對人民的管制，比以往更加嚴厲多了。誠如它們如斯大嚷大叫，似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如果眞有如此事實到來時，列爲七類份子的所謂『黑戶』人民們，將最先被害的犧牲品，以防彼等從內部响應。故列爲『七類』份子的人民之處境，非常危險，所以我預先求取大人一個較永久性的地址以備必要時必冒一切艱難險阻，奔向大人那裏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冒險以求僥倖，死中求生，這是我心內預立的主意，請大人痛念兒的苦況，不要忘記給你可靠的地址啊。」

二、有彭君接獲其家人寄自湖南省湘潭縣的來信，畧以「你以後寄錢，如可能的話，請稍爲增大數目滙寄，如果一如以往寄那麼些許錢，我們感覺有進退兩難之處！如『進』吧，即是往銀行去領取你的滙數，不但要跑三十多哩的路程，並且非向管理機關請准，取得通行證，不得私自任意離開所限定居住地區範圍一步的，不吧，即是放棄不去取，一來覺得可惜，二來深恐有失你的盛情與掛念之心。於是在此『進退』兩難之情形下，乃有請你增大寄錢之數目而減少滙寄之次數之舉。如此對我們來說，一可減少麻煩，二可減免人們對我們注視力，我如此請求，請你原諒。」

三、有伍氏孀接其至親寄自廣東順德的來信，內云：「目前暫請你老人家不要寄錢寄物，也不要寄信來，看情形，這天要變了，如此，我決意於最近冒險來你個處，以免他日拉去充××，餘容面詳。」

四、筆者曾先後得晤三位由海豐投奔自由的僥倖抵港的青年，均異口同聲的說：他們之投奔自由，是受長輩之不斷敦促，從早設法爭取自由，對於他們老人家，教我地不要顧及，他自己都感年紀老邁了，聽天由命去。

五、據悉一般老於回鄉探親的港九市民們，都有同樣的說法，那是彼輩進入大陸時，對海關人員的檢查，以前是異常嚴密的，現在的檢查已放鬆許多，特別是海關人員大肆公開貪污，內地的共幹亦莫不如是。如果任何一個回鄉客贈送海關人員多少茶錢，對所携行李，不但即可獲得揮手放行。少則贈送一包香烟，其躬親以笑臉雙手捧接之狀，足可瞭解彼輩生活之慘悽，其連聲唔該，唔該之態，頗令人發出同情之心。

從以上五項事實中去分析，已可深知毛共政權處境之危。其垮台在即，已是註定了的。

原因是：不但民心已告喪盡，而且都視毛幫如無物。同時亦暴露了毛，已昭然若揭。如此，儘管毛幫一小撮高唱「民主自由」，萬難掩飾其殘民以逞之暴行。其在力竭技窮之際，亟圖設法維持其搖搖欲墜之政權的唯一方法是：意圖藉「報仇」作武器，以驅使人民爲其作鷹犬，以冀其僞政權於不垮。

所謂「蔣幫回來報仇」之說，顯係毛幫作賊心虛之表徵，已自知在中國人民之前結下了血海深仇，難免「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者，其憂心忡忡，於此可見。

（仰時）

人爲萬物之靈

何以明知賭博有害仍然要賭

萬人傑先生：

客氣說話我不會講，請諒！現在本人有一問題請教，希望你能夠早日解答。「賭博」相信每一人都希望能夠以小博大，但有輸有贏，在所難免，尤其賭馬賭狗，人類對這種賭博，已近於瘋狂地步。

我覺得所謂「萬物之靈」的人類，爲什麼明知賭博有害無益，還要傾其所有，賭馬賭狗？

尤其當他們站在看台上看賽狗和馬的神情，近似瘋狂狀態，這表示人類具有訓練和虐待畜牲的天才，或是那些狗隻和馬匹能夠具有諷刺和控制人類神經的本領？希望你能解答我心中疑問。

不明人上

蘿蔔頭扮豬吃老虎

射日

三十年前日本用軍事侵略中國一敗塗地，今天，日本改用經濟侵略。過去所不能達到的目的，現在已一一實現了。北平諸公可能並不胡塗到這般田地，對蘿蔔頭的目的一無所知，只是忙於權力鬬爭，無暇顧及罷？

日本軍閥當年以窮兇極惡的軍事侵畧無法達到的目標，現在正由日本財閥以滿臉堆笑的經濟侵畧一一達成。

二十年代有個日本首相名叫田中義一，他和七十年代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並無親戚關係。這兩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老田中出身貴族，代表關東軍閥集團的利益；新田中出身平民，代表關西財閥集團的利益。但他們也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他們都認爲要使日本成爲天下第一富強之國，必須先操縱地大物博的中國之經濟命脈，進而操縱西伯利亞與東南亞，使小小日本成爲大大強國。所不同的是田中義一主張用軍事侵畧來達到操縱中國經濟命脈之目標，結果已證明失敗；而田中角榮則「在商言商」，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操縱經濟命脈之目標，現在顯示大有成功希望。

田中角榮訪問北平，不要以爲這個日本首相之移樽就教是表示對中共的遷就或親善，他之僕僕風塵，完全是爲了實現他的目標。

「無條件」協助中共

田中角榮的後台老板「日鋼」總裁稻山嘉寬親口透露一項事實：日本準備「無條件」協助中共開發渤海灣石油。此事現已獲得「朝日新聞」與「日本經濟新聞」兩大報的證實。

這項所謂無條件援助，表面上的確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但目光稍爲放得遠一點就可以看出，當蘊藏量豐富的渤海灣石油全面開發後，中共現有的幾個主要油田，如大慶和克拉瑪依等都將變成微不足道。

而在日本的「協助」下，渤海灣石油的開採設備與技術知識皆由日本「無條件」提供，將來有朝一日如果中共又要反日，日本只要拒不供應開採設備的維修零件與技術知識，則中共整個石油工業就立即垮下來。這就是操縱經濟命脈的手段！

「日產」卡車賣大包

日本第二大的汽車製造廠「日產」，正在採取賣大飽政策引誘「七億顧客」上釣。（七億顧客一詞，是日本工商界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流行稱號。）日產株式會社正在以大量「實力牌」卡車供應中共，此卡車每輛載重八噸，有自動化裝卸設備，每輛所收的代價是人民幣三千元，只及成本的十分之一。

日產並非官營企業，沒有理由要做這種蝕本生意，不足之數當然由日本政府貼補。如果周恩來稍爲醒目一點，就該立即看出這又是日本財閥企圖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的「吃小虧佔大便宜」手段。

載重卡車是工業化國家不可或缺的運輸工具，現代化工業與現代化運輸是一對分不開的連體孿生兄弟。中共正在埋頭發展工業，這一點是不容否認的，而同樣不容否認的是中共資金短缺，過去必須在有限的資金中撥出一部份發展卡車工業，現在有了這種便宜貨可買，當然把發展卡車工業的資金調用於其他工業部門。

後果如何呢？將來當中共的工業全面發展後，卡車工業成爲最脆弱的一環，如果有一天日本仔把卡車吊起來賣，中共的整個工業系統就立即陷於半身不遂。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田中內閣企圖控制中共經濟命脈的用心之毒嗎？

迄今爲止，單在北京地下鐵道的建築工程中，已經使用九百輛載重八噸的「實力牌」卡車，在全國範圍內的使用量更大。

雖然「日產」當局拒絕透露確數，但任何人都可以憑常識判斷，中共大量採用日產便宜貨卡車，必定已把用於卡車工業的發展資金移用於其他

也圖控制中國農業

另一實例是化學肥料。在田中上台後的三個月（今年六月至八月），日本化肥向大陸廉價傾銷，三個月的銷量比今年最初五個月大八倍，而今年一月至八月的銷量比過去十年的銷量總和更大三倍。其作用與廉價傾銷卡車一樣，但日後所控制的不是工業，而是七億顧客賴以爲生的農業。

施於印尼的一套擴而大之

三十一年前，日本帝國大本營策劃把侵略戰爭從中國戰場擴大到整個太平洋地區，即所謂大東亞戰爭。根據大本營的計劃，聯合艦隊在偷襲珍珠港之後，立即回師進攻荷蘭人統治的印尼。爲什麼以印尼爲首要目標呢？因爲小日本資源貧乏，要進行大戰爭必須有充份的石油與橡膠，而印尼具有這些資源。一如大本營的計劃，輕易侵佔了印尼，但不義的侵略戰爭終告失敗。

今天的田中角榮，比他的祖師爺們聰明得多，他知道用暴力霸佔他人領土決非長久之計，因此採取另一種手段。日本通過亞洲開發銀行向印尼提供巨額援助，日本廠商在印尼進行大量投資，雙方關係水乳交融，日本取得印尼石油與橡膠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這說明了一點：當年日本軍閥用武力侵略所得不到或只能短期得到的東西，今天日本財閥卻用友好攻勢和經濟手段一一得到。

現在，這個田中在把卡車和化肥大量供應中共之際，又不辭辛勞跑到

是把施於印尼的一套擴而大之嗎？

共存共榮？傻瓜才相信！

當年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只有傻瓜才相信這些強盜是要與幾萬萬中國人「共存共榮」。他們的目的只在於掠取中國的資源。今天田中走訪北平，也只有傻瓜才相信日本忽然轉性要和中國人友好互助。他們的目的也只是在於覓取中國的原料。日本是當今世界唯一在原料方面必須完全依賴進口的工業化國家。過去二十六年向澳洲和美國購買原料，成本奇昂，使利

伯利亞；另一手伸向渤海灣，手上雖然不握武器，目的卻同樣爲了獲取原料，使日本的工業生產減輕成本而增加利潤。

北平的巨公們雖然忙於權力鬬爭，但想來還不至於胡塗到對這次「東夷來朝」之用意一無所知。中共處於蘇聯重兵壓境的危機中，亟需在國際上結交朋友以突破孤立，邀請尼克遜訪問是出於這種動機，現在田中送上門來當然更是歡迎之至。田中在政治態度和個人背景方面並不比佐藤「進步」或「開明」，他之走訪北平，只是因爲有機可乘而已。

保釣英雄盡變啞巴

「愛國」而不徹底，可惜！可惜！

這兩年，海外有一股很活躍的政治力量，是以打着「保衛釣魚台」的旗號而進行活動的。他們在海外和香港都搞了許多活動，有的活動其實和「保衛釣魚台」沒有直接關係的。不過，不管如何，他們的行動，總是使香港人對他們有頗深刻的印象，不管是誰，一提起「保釣份子」，就知道這是怎樣的一批人。

保衛釣魚台，反對日本對我國領土存有野心，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任何愛國中國人都會支持這一正義行動。可是一直以來，人們都察覺到有一些「保釣」人物，似乎是以保釣爲名，而搞另一種政治活動。比如某些「保釣份子」不停大罵「港英殖民主義」就是一例。此外一些保釣份子也沒有忘記利用保衛釣魚台來攻擊中華民國。他們大罵台灣國府「腐敗無能」，爲什麼？因爲國府不能保衛釣魚台云云。

此外，他們對傳統的中日韓三國技術合作開發釣魚台列嶼的海底石油，也大肆咆哮，說這是國民黨「喪權辱國」，在這些保釣英雄和新左派大學生的筆下，國民黨政府既「腐敗無能」，又「喪權辱國」，眞是非「打倒」不可了。

我們雖然不同意保釣份子對國民黨政府的攻擊，但對他們熱烈保釣，

是眞正愛國的學生，不過被人家牽着鼻子走而已。

但這是半年前事。自從田中上台，「口支親善」高唱入雲，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就要建立起來，這些誓死保衛釣魚台的英雄好漢們，忽然之間，再不那麼意氣風發了。日本大財閥要和毛共合作開發渤海灣石油，這些保釣份子一聲不響，更沒有罵共產黨「喪權辱國」，毛共熱烈地接待或介紹一些軍國主義份子（例如中曾根），這些保釣份子也視而不見，當然也沒有罵毛共「勾結日本軍國主義」。保釣的英雄好漢，一時之間，忽然亞崩養狗——轉性。

到底眞正內幕如何，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但在旁觀的中國人看來，這些英雄好漢，革命的大學生，忽然不保釣，相反還要歌頌日本軍國主義了。剃光了頭，半路出家，「愛國」而不徹底，對這些保釣的英雄好漢來說，實在是可惜的事，也是可恥的事。

由於「保釣」而弄得香港人人熟知的這一批英雄好漢會大罵國民黨政府「喪權辱國」的新左派大學生，你們對田中毛共合力重建大東亞共榮圈這一事實，是不能裝啞巴保持沉默的。你們過去的保釣行動，弄得滿城風雨，也迷惑了一些青年人。想一想維園事件，想一想中區大遊行，是何等意氣風發？如果你們現在忽然不再保釣，不再反對日本軍國主義，那豈不是露出了你們的狐狸尾巴？豈不是承認你們原來是受人利用的政治傀儡了麼？

（雷鍵）

對共產主義思想學生哥感到困擾

萬人傑老師：

素仰閣下性格剛直，筆誅羣醜，尤令人感到先生偉大。晚輩是求學中的學生，對所謂共產黨思想感到困擾，希望賜教。

記得民國二十六年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由陝北開到晉北參戰，出發前，毛澤東向其部隊講話，要點爲：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大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發展，二分對付（國民黨），一分抗日（根據中國歷史記載）。

由此可知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自始即缺之誠意。參加抗戰眞正目的是奪取政權，毛澤東的唯利政策，可知他寧放棄中國億萬同胞，笑臉仰向蘇俄，不對日軍抗戰，他的性格，可想而知。現今人們還想提出「國共和談」，難道他們忘記以前中國之所以淪共黨手中，是由於這種「貪圖安逸」的人存在？

共產黨的思想針對資產階級，他們控制中國以來，摧殘資產階級，有學問的人可謂已盡責，但他們有否想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建設和興盛，是商業、農業、工業並重。日本復興，是由於工商業發達。中國的領導人士只識爭權奪利，仍以農、工爲主。其實，農業利潤是一比十倍，但會受天氣影響；商業卻一比百倍。台灣、香港、日本之所以繁榮，是由於商業有自由發展。

我發覺工人對共產主義大多數非常歡迎，很可能因爲他們無知，但我認爲是由於他們嫉妒心。他們眼見有錢人坐汽車，住洋樓；他們日日辛苦工作，自然會產生仇視心理，精神受到外來影響，但他們會否想到這些人的錢也不容易得來，他們的辛苦，又有誰知道？當然也有些不良分子，比方以販毒爲生者。但如果沒有這些有頭腦的商業人士，商業的發展有誰負起責任呢？況且，我們不能日日荷起鋤頭過一輩子，聽人擺佈，一定要有自由。只要有毅力，難道不會有錢？正所謂「不自由，毋寧死」。

令人感得可笑的，莫如什麼「唸寶書醫百病」「針灸醫百病」等。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能逃避，區區一個人豈能隻手遮天？

有些無知的同學，時常怪責蔣總統輕易喪失中國給中共，但他們有無想到當時的局勢，蔣總統被一羣無知小人控制政權，當然無法發展。

稱得上有學識的大學生，由大陸回來，說大陸怎樣好，怎樣愛護我們；但這班無知可憐的人有無想到他們遍到各地遊覽，或是一部分而已？其中有些受到賄賂，或父母遭受威脅。

他們評論台灣黃色風氣泛濫，中共卻無，其實世界上每個大城市都是如此，只有大陸同胞穿不暖，吃不飽，那還會去尋求他們喜歡做的事？

我不針對任何一個人或政府，但每個政府應給予人民豐衣足食，有自由發表權。我知道很多人非常思念他們的故鄉，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妻子。難道甘願家人燈下垂淚？他們不過利用僑滙來掩飾他們醜陋的面孔。他們的可恥爲世人所唾罵，我們只要把握信心，有日將會恢復至高無上的中華民族聲望，爲我們的子弟建設「民主、民有、民享」的自由中國。

弟子建忠

P・S・因功課甚忙，字體潦草，請原諒。日本田中首相竟背棄中日條約，背棄蔣總統對他們的寬待，以怨報德，決不爲世人所寬恕。並且各國爲利是圖，竟放棄一切條約，在中共笑臉政策下，做個大傻瓜。我們身爲中國人，應爲下一代設想，免跌落火坑。

書到用時方恨少 自小失學讀者 希望充實自己

萬先生：

前二信一些重疊句子，經你修改後，刊登意見欄，讀來很順。我已儘量避免出錯，可是無法覺察，在此向你致謝忱。

我日常所接觸的人中，大多數是下層社會，他們的文化知識，和我不相上下，有時自己無法理解的東西，也沒人請教。在無師自[illegible]

往往把它填進文章裏，出了錯也不知道。小時候讀書，對錯別字很留心，可惜廿多年來居無定所，爲生活謀，與筆墨絕緣，如今寫起來，很感吃力。

我坦白告訴你，當我少年時期，對求學特別感到興趣，大好河山，卻給魔鬼盤踞；溫暖的家庭，從此支離破碎。我剛十五歲，唸了五年半書，便和多姿多彩的學校生活拜別。回首前塵，不覺已過了廿多年。共產黨把我家產搶光，掃地出門，中國人中，如此遭遇，何止千萬戶？沒有什麼可說。一旦國府反攻復土，不是物歸原主了嗎？

使我抱恨終生的無過於少年時嘗到失學痛苦，這不能用金錢補償，對求學心切的我而言，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和內心的創傷，實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如今書到用時方恨少，還有什麼比這更加令人對共黨更憎恨的呢？今天寫這封信給你，完全是在報紙什誌上尋章摘句，據爲己有學來的，相信古今文人，也是摒棄自己的缺點，吸取人家的優點得來的，你以爲對嗎？像我這個小學還未畢業的人，對文化知識究竟懂得什麼呢？由於我的學歷微末，從不敢以知識分子自居，以免沾污這榮譽稱號。我很自甘淡薄，不如某些人亂拋「哥大」「哈大」書包。我這樣的人如可稱知識分子，豈不多到滿街滿巷？偶然場合中寫上幾個楷書，人家以爲我「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其實我暗自竊笑，不過我有堅強和濃厚的求知慾，人家懂，的事情，自己一點不懂，未免貽羞。自離開學校那天起，我就憑這人生觀不忘生活、生活不忘學習中過去，天下間的事情，若要問英雄出處，實在太不合理。聽說當代鼎鼎大名的王雲五先生，少年時期也沒讀很多書，後來以小學生資歷，當上圖書舘職員，幾十年後，他著作等身，若問起他的學歷出處，誰敢和他比？這說明先天的聰明才智決定一切，後天的勤學苦練何嘗不重要？當然我不敢以己比人，只要在有生之年，多看點書，充實自己，在未來事業工作上，很有幫助。我的愛好很廣泛，如讀書、寫作、政治、書法、音樂等，可是卻沒一種專長，希望通過這封信，你能親筆給我覆信，從而在你文章裏，一些句點逗點及寫法，以啓發參考，我切望的就是這些。有時興之所至，拿起筆寫它幾筆，生活煩悶時哼上幾句老調兒，可以娛人自娛，眞是賞心樂事。

談完私事又談公事。最近協會會務工作推進，做得出色。雙十回國觀光，可惜我沒時間參加，很遺憾。希望在雙十節我們要來一次萬人大聯歡，作爲慶祝儀式，表示萬人心向祖國，同時大家認識認識，增進會員和廣大讀者們的感情。

我們現在會員在原有的數量而言的人多得很，只不過我們未能運用各種方式，把他們吸收進我們的組織來，今後應從這方面入手，加強其龐大隊伍，可以左右世界惡劣形勢。前些日子，有一會員提議負責一人介紹一人加入我們的組織，這辦法很好，我手，我認爲只要一二天時間自願參這一工作，順便告知，疾書至此，欲言未盡，另日詳述。

孫一專啓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十九日）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萬人協會」通告

本會爲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度雙十國慶，定於十月十日下午七時半，假座香港乍非道四八三號梅江飯店舉行雙十國慶聯歡聚餐大會，歡迎萬人協會會員攜眷踴躍參加。餐券每位二十五元，在下列地點發售，由即日起至十月八日截止（憑會員證或身份證購買）。

一、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二、萬人雜誌社——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三、湘濤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

四、俊人書店——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萬人協會秘書處啓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本會慶祝國慶聚餐通告刊出後，接獲萬人雜誌讀者函電要求參加，現決定此次聚餐不限於會員資格，歡迎萬人雜誌讀者及攜眷參加，同申慶祝，讀者購券時請攜備身證，於十月五日前到上列地點洽購。）

悼亡妻

胡漢陽

九月二日得兒來信，告其母一病不起，已於八月二十一日，倏忽溘逝，長眠地下，結褵三十年，相聚未到一半時間，人是不是感情動物？即雖不屬恩愛夫妻吧，生離死別，亦難以堪：

嗚呼！寗妻——××

既遭生離，又逢死別，
渺渺余懷，愴慟曷極！

××

憶卿當年，親命媒言，
自歸我家，似有前緣，
人孰無缺，茹苦如甜，
夙興夜寐，矢志彌堅！

××

憶卿自幼，學未入門，
別夫教子，能重人倫，
水遠山遙，音書不絕，
孝感動天，地震山裂！

××

憶卿從吾，能甘能苦，
繼志述先，如桴應鼓，
守業創業，奮力前行，
協我中興，亦步亦趨。

××

誰知天意，中邦多難，
林鳥驚飛，方向莫辨，
我實累君，托缽沿門，
携兒帶女，敢說羞人？

××

更有奇事，念逾不見，
五月寄影，似向辭行，

少女嚮往台灣

熟識情形的讀友，可給她多提供點資料。

萬人傑先生：

我寫信給你，不是想你在報上或週刊上作答，只是想找一位熱心愛台灣的人談談，恕我冒昧。

我是一位廿來歲的小姐，與閣下意志相同，喜愛台灣之心不下於你。但沒有前輩你見識那麼多，我只認識皮毛，故望多指教。從報章上看到你發表的文章（有關台灣的），知你對台灣認識很深，所寫的很合口味。你

，只逗留十天，但給我的印象已經好到不得了。不但風光好，人情更好，好像比香港人純良，且生活安定。你同意嗎？

我結識了一位廿一歲的小姐，她的工作是車掌，月賺三百港幣左右，但生活已過得去，公司供膳宿。

據你所知，香港與台，那兒的生活程度高呢？

去台灣最麻煩及費時的事就是申

？是否可以像去澳門一樣可申請三年期而能用多次的證件？什麼資格的人方可擔保？我意思是如來往能方便一點，我就可以常去了。你可知道在台灣一個人的生活費大約要多少才夠？普通的工作能應付嗎？又想問你銀行職員月入多少？在港英文中學，有經驗銀行工作的，他們合用嗎？會不會聘用呢？台灣銀行是否最大的一間？在那兒找一份職業容易嗎？如有職業，當地移民局准居留嗎？手續易辦嗎？如移民後，回港居留又易不易呢？

我對台灣的印象已告訴過你，但我知道我見的並不是全部，如你能夠，肯告訴我台灣的眞面貌嗎？尤以風土人情及其生活狀況，我最想知道，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高巍賜

白日沉雲翳不消，那堪回首話前朝！
亂離心似千鈞重，咫尺鄉如萬里遙！
逐鹿屠鯨空有夢，來牛去馬總無聊；
橫流滄海今何世？刺眼新潮送舊潮！

次董力行先生海上觀潮原韻

朱敬安

一醉難教魂磊消，媿無好語慰當朝，
驚心棋局行將變，回首家山似更遙，
且惜此身留有用，漫憑尊酒遣無聊，
昨宵枕上還鄉夢，曾看秋江八月潮。

附海上觀潮原作

董力行

別後中原恨未消，坐看豎子換新朝，
英雄投老乾坤黯，寶劍長磨歲月遙，
日日枕戈空有待，年年復國感無聊，
龍蛇寂寞蒼生淚，海上心情起怒潮。

鄙人近作海上觀潮一律，蒙高巍賜朱敬安二位詞長賜和，至深感謝。和詩之事，是文人風雅娛樂，故各朝名人，均喜唱和之作。

唐人和詩，每有不依原韻者，只要與原詩題目意思相同即可。明清之際，始行嚴格規定。必須使用原韻，蓋依韻唱和，因韻腳所限，用字是有範圍，不能隨意運用自如，且須押韻工穩，不現痕跡，無牽強之病，其難有甚於自作者，高先生和詩，「亂離心似千鈞重，咫尺鄉如萬里遙」，遙字押韻，自然而無痕跡。最後收尾二句極好，與「前朝」氣勢連貫，「橫流滄海今何世，刺眼新潮換舊潮」。用潮流之意，潮字押韻更佳。

朱先生詩，「愧無好語慰當朝」，和善溫文，敦厚含蓄，無刺激之意，是有修養之人也，收尾二句，氣勢相連，「昨宵枕上還鄉夢，曾看秋江八月潮」，潮字押韻，如行雲流水，讚朱先生來函及詩稿，書法優美，內剛外柔，有東坡之神韻，詩友來函，工於書法者，只有楊海天、李震歐、及敬安先生三數人耳。力行附語

中秋

丁亦龕

壬子新秋，董壇主力行先生，於城西高樓，營建別墅，爲詩人雅集之用，工雖未竣，已足遊觀，原預定中秋之夕，前往賞月，屆期大雨滂沱，陰雲四佈，未能踐約，詩以寄意。

嫦娥佳話古今同，火箭登臨一掃空，
陵谷可尋仙失迹，世間承告月無宮，
塵寰俯瞰燈光麗，香港遙聞餅色豐，
蟾影盈虧終不老，詞人歲歲醉曚曨。

亦龕先生：「陵谷可尋仙失迹，世間承告月無宮」。既新又好。

鄙人原有百花園別墅，在大埔康樂園之南，十年來栽花種竹，已有園林之雅，精心傑構，頗費經營，每屆星期假日，駕車偕友前往，費百元之消費，作一日之盤桓，所苦者，村豎牧童，時有破壞，在港孑然一身，必須僱人看管，一無所事，到月支薪，麻煩既多，負擔並重，以流亡寄旅之身，作濶佬奢侈之事，精神騷擾，欲罷不能，去年大風，頗遭損壞，正當懊惱之中，忽然大悟恍然，人生如逆旅，廣廈千間，夜眠八尺，良田萬頃，日食數斤，凡身外之物，一切均可放棄，在大陸時，陝西房產，鄭州煤礦，家鄉田地，全部付與毛兒，不顧而去，區區一園，何值介懷，靈機一動，在都市之中，另覓風水高樓，可資遠眺，而悅身心者，千尺即可，小草盆花，足以點綴。不在大，而在精，不在費多，而求雅緻，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樓不在大，小錢即成，露天客廳，石桌石椅，不憂風雨，不必搬收。夜觀星斗，早接朝陽，近覩則青山如黛，遠觀有百萬繁燈，利用猴仔看吏，獵犬守戶，只供飲食，不必聯袂偕來，敲句聯吟，舉酒談笑，人生自有其樂，雖毛澤東肯以主席相讓，余則嫌其多用機謀鉤心鬬角，鄙視之，而不爲也。

該樓名稱，目前尚未決定，需用對聯二副，以待文友按實有風景撰贈選用何聯，將來公開決定。目前曾有駕臨者亦龕兄之外及吳陳二位先生而已。

題李超哉教授書展

李懷蒼

于公書法足傳人，衣鉢相承李最眞，
柳骨顏筋蒼有勢，龍飛鳳舞妙能神，
因緣翰墨原同氣，道合東夷亦比鄰，
今日華堂觀展出，揮毫著手盡成春。

敬和孝威將軍自由無疆圖原玉

李懷蒼

有容雅度量汪洋，鼓吹宏謨作典章，
驥騁中原夷險阻，雕盤大漠極穹蒼，
一箱古籍資文治，滿腹經綸藉武揚，
大道康莊任騰踔，看他得意永無疆。

附抄孝老自由無疆圖爲贈英國首相希斯爵士原玉

老猶鼓吹太平洋，三百家詩燦典章，
萬里驊騮開道路，九秋雕鶚出穹蒼，
圜城樞府陰符壯，瀛海樓船武德揚，
日月中天瞻吐握，自由馳騁壽無疆。

爐峰秋月

梁莊

徘徊浩魄照爐峰，如畫山川氣勢雄，
銀漢橫天跨玉帶，岡巒枕地臥長虹，
瓊樓高處秋風冷，碧海平波夜露融，
萬里秦關依舊月，珠江遙望血沾紅，

陸奎生著醫藥書

病速愈法 H.K.	$ 5.00
病根治法…………	2.00
弱康復法…………	5.00
弱康復法…………	6.00
經衰弱根治法…	4.00
眠防治法…………	4.00
濕骨痛速愈法…	3.00
老防治法…………	5.00
血壓防治法……	3.00
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精裝一鉅冊 定價港幣廿元

第一集至第五集

合訂本

陸奎生中醫師著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鍊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痳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彊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癆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回春之路　體弱的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痳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買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探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聰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為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鍊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陸奎生中醫師

香港　九龍　診症時間

上午九龍

下午香港

夜診九龍

LU KWEI SUN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五九期）

讓光輝重照大地！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五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五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二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中共形勢迄未穩定

對那些保釣鬪士和害「回歸熱」的人們，最近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教訓，那就是周恩來在與田中角榮會談時，根本不提釣魚台的主權問題，田中主動對他說：「尖閣列島的問題應該弄清楚」，周恩來說：「我們現在不要爲這些小事爭論」。海外中國人力竭聲嘶所爭取保衛的釣魚台，周恩來竟說是「小事」，而且無意收回。這件事說明，中共依然視中國領土主權如無物。

另一個使左傾幼稚鬼們失望的是中共依然持續敗家子的作風，抖着一窮二白的家檔，肆意作政治揮霍。例如自從蘇俄與埃及鬧翻，中共便揷手接班，給予開羅八千萬美元的貸欵。而去年給予智利、北越、羅馬尼亞等的外援，竟達十億七千萬美元。迫使自己同胞餓肚子，卻對外國充濶佬，這算什麼作風！

埃及是中東的一個惡霸，而且反覆無常，初受美國的援助，因爲以色列問題與美國翻臉，完全投入莫斯科的懷抱，現在又與莫斯科鬧翻，又向中共勾搭，中共竟不嫌腥臭慨予援助。而此舉完全爲了與「蘇聯老大哥」鬪氣！

不敢召開「三中全會」

中共在外交上繼續胡來，而內部情況依然不妙。

第一、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共五人，陳伯達、林彪垮台，康生匿跡，目前僅餘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已不足半數無法開會，早應改選迄不能改選，這說明「最高領導機關」已殘破癱瘓。

第二、政治局委員二十一人，現已有林彪、葉群、謝富治三人死亡，康生匿跡，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垮台，只剩下十三人，也早應遞補和改選，但是既未遞補也未改選。例如在十．一出現的紀登奎、汪東興、李德生，仍標明是候補委員；至於改選必須召開「三中全會」，到現在不敢召開。

爲什麼不敢召開「三中全會」呢？因爲近半數中央委員是軍人，而由於林彪事件，軍隊內部亂得一塌糊塗，一時還劃不清敵我；另一方面地方軍人和幹部在中委會佔了三分之二，頭重脚輕。因此召開「三中全會」，等於走進地雷陣地，隨時會發生爆炸。

第三、一九七〇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刋聯合社論就說，要召開第四屆「人代會」，迄今開不成，距第三屆「人代會」已八年，試問是何體統！

目無人民無法無天

一九六七年老毛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這無異是撕毁那部騙人的「憲法」，因爲依照「憲法」規定，唯有「人代會」才有權力罷免「國家主席」。中共號稱「爲人民服務」，毛澤東喊什麼「唯有人民創造歷史」，無奈人民被壓倒在地，只有喊萬歲的權利，毛澤東隨時當作豬仔來踐踏。

「人民會」不能召開，不但無法選出「國家主席」，連「國務院」也失去合法根據。因爲「國務院總理」及各「部長」也都要「人代會」選出，而且必須向「人代會」負責。現在八年不開「人代會」，則中共一切法令措施都是反人民的、非法的，換言之是目無人民，無法無天！

林彪、黃永務兩派軍人垮了之後，毛周二人分別進行拉軍人造勢力，新的「兩條路綫鬪爭」正在醞釀。現在周恩來似已佔上風，但是毛派仍餘燼未滅。傳說周恩來已接替林彪爲「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而目前的三個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都是周的老搭檔，葉劍英地位日益突出，在九月三十日，在機場歡迎周恩來自上海歸來，葉的排名竟淩駕江青之上。

最近徐向前以「人代會」副委員的名義，經常陪同外賓前往東北、濟南、南京各地遊覽，最引人注目。因爲他是科班出身的軍人，從來不懂外交，中共外交部有十幾名副部長，何必要他這個大老粗陪伴貴賓？大概是奉周恩來之命到各地拉攏軍人，準備與殘餘毛派見個高下。

新聞以外

台北抉擇了自處之道
——埋頭苦幹發展經濟自助自強——

萬人傑

日本人冷靜下來後，也覺得種種問題仍然未決。對「中日修好」來得太速，表示懷疑。幾個月前中共還聲聲指責日本是軍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反動派，一下子就達成「關係正常化」，使他們不能無所懷疑，因而認定：勝利者是中共，日本上了當！

台灣怎樣？

在田中完成了與中共建交回到東京後，許多人碰頭便問：「台灣當（怎）樣？」大家關心台灣的前途。日本與中共建交後，使台灣更加孤立，他的前途會怎麼樣？

一向，中華民國兩個最有力量的支持者是美國和日本。美國的支持着重於政治與軍事；日本則着重於經濟和貿易。

中華民國與美國之間有中美防衛協定，也受到美國的軍援，包括軍艦、飛機及各種新式武器的供應；日本方面，對台灣工業有巨大投資，同時，貿易的數字也至為龐大，日本購買了台灣的農產品，運入台灣的則是工業設備及原料和各種製成品，雙方關係，至為密切。

現在，田中登台後，便將日本外交轉向，實行與中共勾結，使到台灣當局激憤失措，初步反應十分強硬；輿論界更認為「中日和約」既然廢除，即表示中日仍在交戰狀態中，在理論上中國甚至可以對日本採取軍事行動。報紙評論多數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報復行動。

就在這時，一艘日本漁船被中華民國砲艇扣留，一般人認為這是國府給日本施了個下馬威，也是國府強硬對日的先聲。

態度的改變

可是，在日本與中共的「聯合公報」發表以後

行動，只有一些零星示威。當局不但沒有發動什麼運動，甚且派出軍警保護日本使館及僑民，以防發生意外。這似乎，國府對日本的態度改變了，和椎名訪台時台北當局表現的強硬態度，截然不同。

為什麼呢？有人說，田中於訪問北平後，曾有密函交給蔣總統，或者對中華民國作出一些秘密保證，因此台灣態度軟化了。

又有人說，田中和周恩來的「聯合公報」發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立即說：美國對中華民國的承諾並無改變，美國繼續支持中華民國，中美防衛協定仍然有效。國府吃了這顆定心丸，對日本的報復，便不再被重視。更有人說：中華民國政府於冷靜下來後，經過深思熟慮，認為衝動的報復對國家害多於利，倒不如面對現實，作最有利的抉擇。

國府顯然認為集中發展經濟，最為有利，因此短期內不致與日本斷絕經濟與貿易的聯繫，因為，許多台灣產品如香蕉之類，傳統上是依賴日本市場，一時之間很難改變方針。

自助自強自求多福

不過，國府已決心逐漸減少倚重[illegible]

國府也作出一些制裁行動，如禁止曾經在六個月內前往中國大陸的日本船隻駛入台灣，以及在行動上爭取釣魚台的主權——最近愈來愈多台灣漁船使用該島。

不一下子斬斷和日本的關係，逐漸另找貿易伙伴，這是國府當前正確的路線。相信目前中華民國的決策者，在一陣子混亂後，會朝這一條路走

外交上的挫敗，或一時陷於劣勢，並非等於不能立足。至於使用「被出賣」或「被犧牲」這些名詞，更是大不恰當，且極有問題。中華民國不隸屬於任何人，怎可能被別人出賣或犧牲？只要我們能獨立自強，別人對惡勢力妥協、低頭，是別人的事，不可能動我們一根汗毛！命運操在自己手上，若是自暴自棄，即使有眾多的朋友，也不會理會你，更不能挽救你；若是自助自強，別人也沒法犧牲你。明乎此，就會曉得，今天中華民國應當怎樣自處。大抵，國府的決策者也參透了這一點，所以初時的激動平息後，就冷靜下來。

不要武力·經濟競賽

今天，世界趨向和平競賽，暴力與武力受到詛咒。因此，北越愈來愈孤立；巴勒斯坦游擊隊也只能作困獸之鬬，得不到世界正義的聲援。

進行和平競爭，經濟力量最為重要。誰的生產

[illegible]

第二自無法比得上，經濟及民生，相距太遠。本來，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從殘破的基礎上做起，而兩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相距何能以道里計。經濟發展的速度，中共沒辦法追得上台灣，雖然台灣只是一個不大的島嶼，而中國大陸卻擁有七億五千萬龐大人口，但對外貿易額中共還輸於台灣，這與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無關，關鍵是政治制度的不同。

有許多人對台灣有許多批評，諸如紅封包的貪污啦，靡靡之音的時代曲啦，大都市裏的色情勾當啦。其實，這是任何自由社會所不能避免的。若說貪污，台灣遠不及香港；更不必說公然賄選的日本了。而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後，正大舉整肅貪污風氣，在雷厲風行下，誰也不敢妄動。至於時代曲，雖然有一部分是卿卿我我，哭哭啼啼，但其中也不乏佳作。況且，要不是社會繁榮安定，當然不會流行這種歌曲，而只聽到一片鬬爭殺伐之聲！

和平競賽的結果之一

在香港以及海外，許多中國人甚或外國人，到中國大陸「觀光」後，都說大陸新社會怎樣好怎樣好，可是，如果要他們在中國大陸獃下去，在那兒生活，他們就不願意，寧願跑回爲他們所詬病，受到歧視、壓迫、剝削、暗無天日的資本主義社會去，這是什麼原故？人生數十寒暑，不能鎮日高叫革命、鬬爭，即使贊成別人革命、鬬爭，自己也希望能過得安定、豐裕，盡地享受人生。因此，儘管香港的青年遊罷中國大陸回來舉行記者招待會，大讚中共了不起，新社會是個幸福的社會，可是他們並沒有「回到祖國，爲人民服務」的打算；相反的，在幸福社會主義祖國生活的大陸青年，卻源源不絕從大陸濳水逃亡，雖然他們是「垃圾」，可是，他們卻是在中共奪得政權後才製造出來——出生的，何以中共是造出這麼多的「垃圾」呢？

這是和平競賽的結果之一。其實，宣傳得怎麼好都是白費，如果人人想放棄現在的生活，回去擁護共產主義的青年會，那中共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學者之中，就是楊振寧、李政道那樣的人多（歸了一回之後便走）；有多少人能像錢學森那樣子（爲「人民」服務）的呢？

日本人的疑惑

日本與中共建交後，經過一番冷靜分析，當初熱烈的情緒，已被大潑冷水。他們對僅憑一紙交換大使的協議，就終結了二十多年來不正常關係表示懷疑。

英文「日本時報」社論說：「大部分人因爲中日修好來得太速而感驚異。他們認爲從日本的觀點來說，比較明智的態度應該是多加考慮。尤其可惜的是：日本被迫放棄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日本對台灣的一千四百萬人的同情與關懷，有如海樣深。」

該報編輯評論說：「一年或數月前，誰能想到一直把日本斥爲軍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反動派的中共，會與日本如此快速達成關係正常化。周恩來一夥人不久前斥責日本的種種說法，無疑已被我們的大眾傳播媒介投入廁所中。但稍有智慧的日本人都認識到事情不能在短短幾個月內完全改變。現在應該質詢的是：日中兩國關係正常化，對那一方最有利？截至目前止，日本評論家認爲：勝利者是中共。

「日本與中共的協議，被認爲加強了中共對付蘇聯大敵的地位。由於這一項協議，已解除了中共腹背受敵的處境，日本則從此產生更多難題。現在，日本政府一方面討好中共，一方面要維持東京與華府間的傳統關係，還要爲與蘇聯簽訂和約而談判。」

大多數日本評論家感到，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解除蘇聯對日本與中共有不利於蘇聯的秘密協議的戒心

一九三九年，田中角榮還是個二十一歲的伙子，便已參加了侵華行列。他那時是日本「皇軍」的步兵上士，駐於中國東北。這是他的舊照。日本侵華殺死了六千萬中國人，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在田中的刀下？相信只有他自己曉得。

老毛在中南海他私邸的書齋中，把他的著作贈給田中，還和他握着手。老毛有沒有想到，在日本「皇軍」侵華期間，他這雙手曾充滿中國人的血腥。

蘇聯對印度次大陸的陰謀（上）

前巴基斯坦內閣閣員，現任達喀大學政治學教授趙杜雷，目下正在英國研究「大國對印巴次大陸政策」問題。他寫了一篇有關「莫斯科在印度大陸的勢力」的文章，對分析蘇聯在這個地區的擴張陰謀，有十分精闢的敍述。趙杜雷教授著作甚豐，包括「巴基斯坦的民主」、「巴基斯坦的憲政演變」、「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關係」、「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今年底出版）等等，名重一時。爰特將趙杜雷教授發表於今年七月份的英文「今日世界」這篇大作譯述如下，以說明一個巴基斯坦人如何看蘇聯的勢力擴張問題。

拉攏孟加拉國

在超級大國當中，蘇聯在印度次大陸正處於一種十分獨特的地位。蘇聯在利用這個地區的緊張局勢和衝突方面，確實表現出一些技巧和手段。它與這個地區最強大國家印度的關係十分友好，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簽訂的，還有十七年才滿期。新獨立的孟加拉國，也是蘇聯可以化費更低的代價，至少也比蘇聯爲爭取中東國家友誼所化出更低的代價，就可以輕易地爭取到。拉曼曾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訪問蘇聯。本來，在孟加拉國建立後，拉曼曾宣佈這個新的國家將成爲「亞洲的瑞士」，可是在拉曼訪問莫斯科時所發表的蘇孟公報的內容看來，已使拉曼看起來好像是東歐國家的領導人，而不是像他首先所宣佈的將執行中立

這些所謂帝國主義國家的自由報紙，曾經充分的支持和同情，並且發動世界的輿論大力支援。當然，在他心目中認爲，西方國家對於孟加拉共和國的締造所提供的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沒有蘇聯在跟印度締結條約之後所給予的「慷慨」援助更爲重要。於是，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說服了拉曼在所有國際重要問題上，和蘇聯一鼻孔出氣，拉曼甚至攻擊以色列，支持阿拉伯國家，雖然在孟加拉獨立鬪爭時期，以色列曾經給予它物質上的支持，而阿拉伯的國家卻去支援西巴基斯坦的軍事政府。事實上，阿拉伯國家迄今仍未承認孟加拉國。與蘇聯在莫斯科所簽署的聯合宣言中，拉曼更進一步支持南越的臨時革命政府（越共）所提出「七點和平建議」。

爭取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總統阿育汗第一次官式訪問蘇聯時，他也經驗過蘇聯的同樣手段。拉曼在跟一個超級大國談判時，經驗十分缺乏，蘇聯是陰謀在支持孟加拉同時，獲得最高的利益。從拉曼與蘇聯聯合發表的公報內容看來，充分表明孟加拉是在蘇聯壓力和勢力滲透下屈服的。

現在再回頭說巴基斯坦，自從一九六六年塔什干會議以後就不斷抨擊蘇聯的布圖總統，在拉曼訪問蘇聯不久之後，也前往莫斯科。蘇聯當然不奢想從西巴基斯坦的友誼和善意，因爲西巴基斯坦一直認爲，蘇聯在印巴戰爭時期，給予印度以軍事上及外交上的支持，從而在分裂巴國的運動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可是，布圖還

周恩來

喝得昏昏迷迷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於九月廿四日飛往北京，訪問了六天歸來，結果與周恩來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宣佈雙方建立邦交，並終止戰爭狀態，使中共與日本的關係，一夜之間有了重大的突破。田中首相在訪問北京的六天期間，中共卻以茅台酒攻勢，把田中灌得迷迷糊糊，回到國門，還大談茅台酒不已。

我們之所以提到中共的茅台酒攻勢，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事實如下：

㈠田中首相在九月廿四日抵達北京時，受到周恩來的歡迎。後來，周恩來饗以幾杯茅台酒。田中灌下幾杯茅台酒回到賓館，本來應該在下午與周恩來舉行第一次的會談。但是時間到了，周恩來左等右等，還沒有看見田中的出席，還以爲變了卦。豈知，據路透社記者從北京發出的報導說，第一次周田會談延了一個多鐘頭，原來是田中飲了幾杯強烈的茅台酒，而不能自制，尚自昏昏迷迷，等到頭腦清醒了，才去赴會。

㈡周恩來曾對田中說：喝茅台酒較喝威士忌或伏特卡酒爲好，將不會使人感到頭痛。可見周田的談話，經常提到茅台酒。

㈢九月廿六日晚上八時，田中終於獲得毛澤東的接見。在毛澤東的書房內，毛田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並沒有談什麼政治問題，他們談了詩書和文藝，也談了毛澤東因患風濕而雙腿軟弱無力的事。

最後，他們還談了茅台酒，據田中對毛澤東說，茅台酒十分強烈。毛澤東糾正田中的說法，指出茅台酒的酒精是七十五度，不應喝得太多。

㈣田中於九月卅日返回到東京時，在對記者發表此行的觀感之後，對中共和周恩來備極讚揚。最後，田中首相還在機場上請記者團喝茅台酒。

至於田中在訪問中國大陸六天的大小宴會上，又不知跟周恩來以及其他中共官員乾了多少杯茅台酒則更是無從計數。鑑

西北的邊省以及巴魯吉斯坦西省的困難和不安情勢的困擾。據悉，布圖在莫斯科時，也屈服於蘇聯的訛詐和奉承。在訛詐方面，蘇聯曾經警告布圖，他如果不放棄反蘇立場，巴基斯坦可能就要面對着另一次的分裂運動。蘇聯鼓勵西北邊省的一個爭取獨立的巴頓民族運動，早在一九五五年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訪問阿富汗時期已經開始。同時，蘇聯的評論家也經常談到大巴魯吉斯坦的問題，並提出西巴基斯坦的民族無法建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勒索和奉承兼施

布圖對於蘇聯的這些立場，並無法掩耳不聽，他必須記在心頭。目前，他跟國內的親蘇華里汗黨建立了一種十分不穩定的媾和關係，但很難說這種情況是否將繼續下去，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蘇聯對這個地區態度如何。

在奉承方面，蘇聯對布圖提出這樣的意見：在五十年代初期，巴基斯坦就向美國尋求防禦和安全方面的援助，但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時期，美國並未伸出援助之手。自此以後，巴基斯坦又向北京尋求保護，中共雖然答應保衛巴基斯坦，可是在去年十二月間孟加拉共和國分裂出去的戰爭中，中共也無能為力。但是，這也不能怪責中共沒有伸手挽救巴基斯坦。因為自一九七一年三月起，雅耶汗總統以及他的軍事政權已在國內造成了一種惡劣的局勢，即使是十分友好的國家，也無法給予全面贊同或支持。實際上，中共也處在十分尷尬的地位——是否要支持一個鎮壓人民運動

力是不能負責的，可是這個事件對亞洲的影響非常深刻。因此，蘇聯進一步指出，像亞洲地區的其他小國一樣，巴基斯坦的最佳保障，莫如向莫斯科尋求援助。據說，蘇聯曾勸告布圖和印度在一九七一年一樣，和蘇聯簽訂一項友好條約。蘇聯還邀請孟加拉政府也依樣畫葫蘆。蘇聯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今年三月間向工會代表大會的發言，更使人看到，蘇聯確實在鼓勵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步印度的後塵。蘇聯領導人和拉曼以及布圖會談時的主要話題，就是「尋求和平」問題。

對蘇有恐懼心理

目前，拉曼卻寧願與印度簽訂條約，但孟加拉國一直受到外來的壓力，不是通過新德里，就是直接地棄攏莫斯科。布多好像抗拒了蘇聯的壓力，正在轉向中共條約組織，尋求合作。這是命運的一種開玩笑，因為布圖在過去一直就是抨擊巴基斯坦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最力的一個人。至於這樣做，是否能使到巴基斯坦獲得安全保證，或恢復五十年代蘇聯那種與巴基斯坦的敵對情緒，就必須拭目而觀了。

因此，蘇聯在印度次大陸的蘇境，可以概括如下：㈠跟印度建立最友好關係；㈡爭取孟加拉共和國的善意和感激；㈢被分割了一半的巴基斯坦，對蘇聯所產生的恐懼和謹慎的心理。這是廿五年來，蘇聯在印度次大陸以及印度洋所取得的優勢。至於蘇聯如何取得這種優勢呢？

請聽下回分解。

（未完）

王恩

攻勢

顏完

百貨公司的茅台酒，一剎那之間，已被搶購一空。

其後，茅台酒在日本的售價，幾乎漲了一倍。例如，茅台酒二月間在日本的售價，每瓶只一千八百日圓（約合六美元），現在漲至三千日圓（約十美元）。

一些商店老板也說，自從田中於週一抵達中國大陸以來，日本人紛紛搶購茅台。

確實，中國出產了八種名酒，茅台酒是其中之一。茅台酒是貴州北部懷仁縣茅台鎮所出產的，已有二百多年的悠久歷史。該鎮的水井，水極清冽，釀出來的酒，不僅馳名國內，而且曾於一九一五年巴拿馬賽會中被評為世界名酒第二位哩，因此一向視為酒國珍品。

唯有飲者留其名

中國詩句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中國歷史上最懂得酒的外交作用的，倒不是什麼君王或外交大臣，而是那位嬌小癡嗔的潘金蓮。她對酒的解說是：「無酒不成英雄」。讀史書，楚霸王應當是豪於飲者，鴻門宴上，只一樊噲使他折服。

傳說，項羽飲酒觀舞，突然闖進一彪形大漢，跨劍持盾，目眦盡裂。項羽按劍喝道：「來者何人？」張良急忙上前稟道：「此乃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看到樊噲一表人才，讚道：「眞乃壯大也，賜以卮酒。」樊噲一飲而盡，楚霸王有未盡，問道：「壯士，你還有飲量嗎？」樊噲一抬頭，大聲應曰：「大王，臣死都不怕，還怕喝酒。」正因為劉邦身邊帶有這種豪氣之人，才能夠把楚霸王壓得「默默無語」，劉邦才好托辭從後門逃之夭夭。

兩瓶入肚萬事休

中國歷史上，不乏君臣將領利用酒作為政治工具的，大概周恩來熟讀中國歷史，運用了以酒為外交的工具，而對田中展開攻勢。周恩來在尼克遜訪問北京時，也曾以茅台酒饗貴賓。大概，尼克遜總統畢竟是洋人，和中國歷史關係較疏遠，他們也都喝洋酒長大的，也許尼克遜本人對酒就不抱好感，因此第一次的茅台酒攻勢並沒有獲得成功，倒是中國的烤鴨和烹飪藝術，獲得尼克遜伉儷的賞識。田中角榮就不同，他畢竟是黃臉孔，黑眼睛的黃種人，而且日本和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據說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徐福的後代，因此較容易接受中國酒的攻勢。

這次，周恩來的茅台酒攻勢成功了，他不但把田中灌得迷迷糊糊，還使到田中在談判中作出很多的讓步，包括不顧道義和國際法規，忘恩負義地把中華民國拋在腦後，爭先恐後跑在美國之前，急急忙忙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提高自己的權位和聲勢。日本人兩瓶好酒入肚，天大的事都可以化為烏有。

奇怪冷清的「十一」

岳騫

毛僞政權成立後的第二十三個「十一」又過去了，這個「十一」要算是二十三個「十一」中最冷清的一個，出乎常情的冷清，使人對毛僞政權內部情況，不能不作一次重新的估計。

去年「十一」毛幫取銷了天安門大會，當時也曾給予世人驚異之感，但去年「十一」無論北平、香港，都比今年要熱鬧的多。在去年「十一」過後，林彪事件眞相已逐漸透露於外，人們對去年「十一」不開慶祝大會的原因，總算找出了答案。今年「十一」按說毛幫內已經穩定，而且一年來在外交上有了重大收穫，顯而易見的是毛僞政權擠入聯合國，尼克遜訪北平，加上這次田中角榮去北平與毛僞政權談判建交，就這三件事而論，一年來的外交進展，超過了以前的二十二年，按理應當大肆慶祝才是，但事情的發展卻完全相反。

在北平，天安門大會取銷了，只由周恩來、姬鵬飛主持一個酒會，在酒會中也只有乾杯、敬酒，周恩來未說一句話，甚至主客都沒有舉杯恭祝毛澤東「萬壽無疆」，完全當老毛是死人，不理會他的存在，這種情況確不尋常。

在香港更慘，在大陸雖然不開會慶祝，但老百姓還沒有不掛旗的自由，相信北平城內仍然是「一片旗海」，但在香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僅無人掛旗，壓根就沒有人記得這天是什麼日子，最奇怪的是左派本身也不起勁，許多銀行、書店的窗櫥掛了孤零零毛澤東一張像，什麼口號標語都沒有，出了「今日西藏」照片，簡直是無話可說了。新華社的酒會，到的客人確實比以前多了，有大學校長、有銀行老板，去年之前，這些人決不會去，也決不願自己的名字上報紙，這些地方可說是毛幫的統戰進步。但是，深一層想，又覺得滑稽，因爲毛幫自稱是無產階級的政權，但在海外卻完全要資產階級支持，如果沒有銀行及「國貨公司」掛旗，在港九更不知成何景象。

毛僞政權對於今年「十一」何以提不起勁來慶祝，香港方面自是奉了最高指示，不必說它。要研究的是北平方面何以如此，其中一定有問題，否則以毛澤東的個性，有了宣傳機會怎會放棄。

究竟是什麼原因，自難確定，但可以斷定是有了問題，其中最大可能發生的事，當是周恩來與毛江夫婦之間有了矛盾，即將掀起新的鬪爭，最近毛幫宣傳除去大罵劉少奇一類騙子，還加上漏網骨幹，顧名思義，此一「骨幹」至今尚未被鬪，既然能在劉鄧及「一類騙子」中間作爲骨幹，此人地位一定不低，就毛幫大頭頭來說，地位可與劉鄧及「一類騙子」（林彪、陳伯達）地位相埒的，尚有朱德、董必武、周恩來、康生，這羣人中間最有資格被稱爲漏網骨幹的無過於周恩來。另外，也有許多跡象看出周恩來與毛江夫婦已達短兵相接的階段。

就以田中這次赴平而言，江青始終未露面，不但江青未露面，其手下得力寵臣如姚文元也未露面，尼克遜訪北平時，江青雖然未到飛機場接，但以

固然，田中不能與尼克遜相比，但江青出面同田中應酬一番是應該的，不談江青是毛澤東的愛人，就憑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儘有資格同田中打交道，但江青始終未露面。

後來周恩來同田中去看毛澤東，毛澤東只談些不相干的閒話，隻字未道及有關這次日毛談判建交的事，此事有幾個可能，一是毛澤東又擺臭架子，自詡地位高貴，不屑與田中談判，只是見見而已，談判事由周恩來負責。一是如西方國家所推測，周恩來眞的大權獨攬，毛澤東又退回第二線，變成了傀儡。一是毛澤東故設陷阱，把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差使全委之周恩來，作爲他日清算的藉口，可能第一與第三兩種用心皆有，目前只是擺臭架子，將來就作爲周恩來的罪狀。

在周恩來而言，並非不曉得毛澤東的陰謀詭計，但既然上了賊船，也就無可如何，唯有拚命掙扎，希望能在工作中有所表現，培植了私人力量，到了總決戰時，可以同毛江一戰。

最近半年來在「文革」時打垮的文武頭目紛紛再起，最惹人注目的有楊勇、廖漢生、陳再道，文的幹部則有吳冷西與朱穆之。這兩人是百分之百劉鄧系人馬，文革前吳冷西擔任新華社社長，彭眞領導的五人小組，吳冷西最初是助手，後來五人有兩人出了問題（陸定一、羅瑞卿），吳冷西可能一度代理過小組組長，地位相當重要，所以毛江一日在北平奪到權，先整肅吳冷西。至於朱穆之原是新華

輯，朱穆之任新華社社長，地位與前相同，朱穆之顯然還升了一級。如果說廖漢生復出是賀龍再起的訊號（廖是賀龍的外甥），吳冷西、朱穆之又泛出來，是不是表示陸定一、彭眞都有翻身的可能。

像這些文武頭目地位都相當高，如果沒有周恩來的支持，自沒有再起的可能，周恩來未敢於這樣支持他們，當然是含有一種陰謀，希望集結四面八方的力量，作爲對毛江鬬爭的資本。

另在江靑一方面也作了準備，最近數月毛幫宣傳刊物上不斷強調鬬爭的長期性，表示每隔一個時期就要進行一次文化大革命，顯然是對周恩來而發。因爲目前中共大頭目只有周恩來一個人還能成爲革命的對象，其餘如朱德、董必武都是稻草人，用手一推就倒，犯不上爲他們大作宣傳。此外還有一個跡象，毛江正在拉攏林彪系的軍人，共同對付周恩來。今年五月一日江靑到了廣州，與丁盛等人共同度過勞動節，以後廣州方面就顯得平靜，丁盛安然當其廣州軍區司令員，可能已投向江靑集團，目前林彪系軍事頭目論實力，以丁盛爲第一，丁盛眞的投降江靑，自然會影響其他大頭目。

林彪之死，毛江負的責任最大，按理林系軍人不會爲江靑所用，但共產黨人習性以存在爲第一，有奶就是娘，根本沒有什麼原則，在下一回合鬬爭中，自然以毛江的力量大，當然他們也就把賭注下在贏的一面，沒有人會下注在輸的一面，無論西方觀察家怎樣看好周恩來，照區區意見，未來的這一場火拚，周恩來一定落得與林彪同樣的下場。

黨史上有許多事非常微妙，就毛幫內情而言，毛澤東個人的成功，得力於劉少奇與彭德懷，在遵義會議沒有這兩人毛澤東不可能奪得權力，以後在延安許多黨內的鬬爭也全靠劉少奇出謀定計，彭德懷的槍桿子保鑣，可是到了最後，先倒下去的卻是毛澤東的這兩大恩人。

在整個共產黨來說，所以能有今天的猖獗，恭

林彪，現在許多內幕都公佈出來，當毛幫一伙逃到陜北時，不是周恩來運用統戰魔術，迷惑了旣不更事又衝動的張學良，在延安開了一次張周會議，促成了陜北實際停火，則毛幫在逃到陜北時就會被消滅，以後西安事變如果不是周恩來的縱橫捭闔，政府也未必便肯接受共軍投誠，則毛幫還是被消滅。

抗戰開始後，周恩來以中共代表身份駐重慶，更玩盡了魔術，他收買了所謂民主人士，都作了毛幫的幫閒，應聲蟲，又通過各種方法迷惑了美國人，使一些美國胡塗蟲相信中共是土地改革者，終於以內外圍攻的方式，促使政府在大陸的崩潰。

至於林彪，是毛軍中勢力最強的頭目，他統率的「四野」以人數論沒有陳毅的「三野」多，但裝備卻比較「三野」精良，毛幫在大陸叛亂，論到軍事成就林彪要佔二分之一。不特如此，在毛僞政權成立後，逢到毛澤東遭遇困難的，皆由林彪出頭救駕，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是林彪繼任「國防部長」，文革時更是靠林彪的槍桿子支持，才把毛澤東由垃圾堆中檢出來扶上第一把交椅。林彪對國家民族而言是罪人，對中共黨人來說，也是叛徒，只有對毛澤東卻是四十年中的不二之臣，結果如何，落得滅門絕戶，是不是「粉骨碎身」，「折戟沉沙」尙難斷定，但林彪之死是確定了，而且死得甚慘，死得甚絕，全家都完了，此等處尙慘過劉少奇與彭德懷。

中國人受了佛法的薰染，皆相信因果報應，觀乎劉少奇、彭德懷、林彪三人所遭的報應，相信周恩來最後仍然要走上這條路，否則就太不公平了。

毛幫今年的「國慶」在北平不能盛大慶祝，乏人主持是原因之一，像天安門上的大會，毛澤東沒有精力主持，即使要他在天安門站上半天，也不可能，若要周恩來主持，無異承認了周恩來的接班人地位，此非毛江所願。

此外，沒有固定的宣傳方針，是原因之二，在

維持農村生產的仍是用劉少奇遺策，在宣傳上，對劉少奇的政策否定已有所不能，肯定又勢所不許，只有不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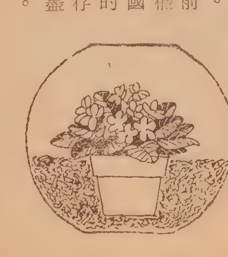
軍事方面也是一塌胡塗，羅瑞卿的「大比武」固然已成爲十惡不赦，但林彪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一類宣傳也變成了毒草，目前強調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是陳年舊貨，而且用於今日也文不對題，因爲在井崗山時共軍實際上是土匪，要把土匪變成軍隊，提出「三大、八項」是可以的，目前的毛軍已是正規軍，還同他們談「三大紀律」，等於向一個大學生教幼稚園課本，也可以說是一種侮辱。

外交方面，雖然毛幫吹擂其成就，但除去擠入聯合國一事勉強可以算是成就之外，尼克遜之去北平，顯然是用計，而毛澤東，周恩來雖然熟讀三國演義，卻中了計，因爲尼克遜去了這一趟，俄毛之間已沒有妥協餘地，一年來毛幫所以如此緊張，實在是受到尼克遜之賜。

這次田中角榮去北平，對毛幫來說更是一個極大的負數，將來毛幫清算周恩來時，一定會提出這一件事，目前暫時不談。

總之，一年來的毛僞政權，正如紅樓夢上兩句話：「黃楊木作磬槌子，外面光滑裏面苦」（這兩句話誰說的，毛澤東一定記得）。這種苦況，使他們無法強大精神對人歡笑，在天安門上招搖一番。

不論外國人對中國前途如何看法，對毛僞政權又如何評價，但我們中國人心裏有數，這個邪惡的組織決不能在世間長久存在，它的好日子已經過盡，目前眞的日薄崦嵫了。



倭人貢鬯草

日本與中國關係，最早見於「山海經」。當時稱日本為「倭」，因此字與日人私（我）字頭一字母音極相近。當時日本無文字，故中國人逕以倭稱之。海內北經第十二云：「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周代的燕，包括今河北省、遼寧省及朝鮮北部。當時倭只是一種游牧部落低級民族，自然非隸屬於燕不可。後漢王充「論衡」增儒篇說：「周時天下太平，越裳（卽安南）獻白雉，倭人貢鬯草」。恢復篇又說：「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草」。

從以上山海經、論衡考據，足證周時日本卽已臣屬中國了。不過，周朝與十九世紀的西方式帝國主義大不相同，帝國主義征服他國手段，是用經濟、軍事，而中國古時，則只採用「文德」。孔子說：「故遠人不服，則修之德以來之」。「近者悅，遠者來」。周圍文化低落民族，皆自願來朝，依附中國，決非強迫、征服。

秦徐福征日本

秦以前中國人入日本的，皆不見正史記載，只有徐福入日本，始見史記專載。史記秦始皇本紀說：「二十八年……齊人徐市（卽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台，仙人居之，請求齋戒，與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不僅史記有此記載，「日本通鑑」也有記載說：「孝靈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

三神山卽日本，然有人說是在山東海外想像的小島，或說是在浙江舟山羣島外。這只是揣測之詞，絕對不確。三神山實卽日本，因徐福事蹟，在日本史書中記載甚詳，且今南九州紀州弁婁郡新宮町，徐福與其從者七人墓及祠碑等尚巍然存在。民國二十年（日本昭和六年）和歌山縣由保勝會主辦，且還舉行一次徐福渡日二千年紀念。

徐福等為何要入海探險？必是為避秦暴政，一如今日大陸之向外逃亡一樣。其次是，秦始皇為什麼准許他們帶數千童男女去呢？因始皇作惡太多，極怕死，最迷信鬼神，故屢欲求取長生不老靈藥。但始皇被徐福一批方士騙了，到了日本便安居下來，不再回秦。於是數千童男女，便成為今日日本人的祖先。有一本書考據甚詳，說徐福卽日本開國的天照大神，那就更奇了。

漢委奴國王

宋范曄「後漢書」東夷列傳說：「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為居，凡百餘國。自漢武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台國。……」

「光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illegible]」

自大不足
自卑有餘

服漢朝的事，不僅有正史斑斑可考，而且光武帝御賜倭奴國王的印綬，現今尚存日本黑田侯爵家中，卽盡人皆知的「漢委奴國王」金印。（根據日本史書）

這印於一七八四年卽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發現於福岡筑前國、志賀島、叶崎。當金印出土後，對於印文「委奴」地名，日本考古家議論紛紛，最後多數主張為日本總稱，卽以此印為漢朝封賜日本朝廷者。委奴國卽倭奴國，也卽是邪馬台。邪馬台卽在奈良或內大和北方。然此印何以出土於志賀島呢？一說以志賀島卽倭奴國的墳墓所在地。一說倭奴國不在志賀島，故必是因戰爭關係，被敵方所刼而失落於志賀島者。

魏明帝封卑弥呼為親魏王

「魏志」東夷列傳說：「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為王，名曰卑弭呼」。又：「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梁書」倭國傳說：至魏景初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弭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為「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景初二年有公孫淵之亂，倭國使來朝，必是三年。這時正是日本史上載神功皇后當權時期。卑弭呼為何人？中日考據家說法不一，有說為倭姬命的，有說為九州一酋長的，有說為神功皇后的。根據魏志研究，卑弭呼實應是神功皇后。據魏志說，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至帶方郡，求覲魏王（卽魏明帝）朝獻，太守劉夏派人把他們送到洛陽京城。這年十二月魏王下詔書報倭女王說：

制詔親魏王卑弭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三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帶方太守假授，汝其綏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善校尉，段銀印青綬，引見勞賜遣還。

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蒨絳五十匹、紺青五十匹、答汝新獻貢直。又特賜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罽五張、白絹五十匹、金八両、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眞珠鉛丹各五十斤、皆紫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魏志東夷列傳）

此足證周時「厚往而薄來」的國際禮貌，至三國時仍在實行。不僅三國時，卽降至清代乾隆時，對英國特使馬戛尼爾也復如是。中國厚禮用意，一在表示中國文化，一在表示中國對來朝貢者一種施惠，簡言之，就是文德。親魏倭王金印，今雖尚未發現，但「寧和集古印史」中，則拓有此印，現存日本「好古目錄」中。

次年（正始元年西曆三四〇年）太守弓遵便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如上詔書印綬以及恩賜各物渡倭國，拜假委王。該委王以[illegible]

……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郡（按新羅、任郡爲一地方）、秦韓（辰韓）、慕韓（馬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於南朝宋順帝昇明二年（西元四七八年）遣使上表之曰：

封疆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環甲冑，跋踄山川，不遑寧處，連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五十五國。（按以上爲敍述雄畧的武功）。王道融泰，廓土遐邇，累葉朝宗，不愆於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按此爲敍述他的志願，願繼先祖遺策，仍求臣服）。道經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卽高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稱滯，以失長風。雖日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按卽允恭、安康），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按此言高句驪壅塞天路）。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交，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按此言他仍願去討伐高句驪，自開官銜，懇乞詔除）。

宋順帝於接表後，便詔除倭王武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隋煬帝宣諭聖德太子

自南北朝各國滅亡，隋文帝統一中國後，東方各小國如突厥、高句驪、契丹等國皆相繼入隋朝貢。

開皇二十年（西元六〇〇年）日本也遣使詣闕。隋書綏（倭）國傳說：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孤，號阿輩雞弭，遣使詣闕。按阿每……卽天足彥天皇的別名，號阿輩……卽大君之意。開皇二十年卽日本推古八年，隋煬帝大業三年，西元六〇七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蘇因高）與通事鞍作福利又朝隋。隋書煬帝紀說：

大業四年（按應爲三年）三月壬戌，百濟、倭、赤土、加羅國並遣使貢方物。

其國書開始卽稱：「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看了大怒，對鴻臚卿（外交部長）道：「蠻夷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日本過去皆稱倭，今改「日出處」，自是一大進步。後來改稱「日本」大約卽在煬帝時代。然萬不應稱隋爲「日沒處」，而且一向居附庸地位，今忽改爲平等，自然招煬帝忿怒。

次年隋廷乃遣文林郎裴世清渡日本宣諭：

皇帝問倭王：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承寶命，臨御區宇，送物如別。

聖德太子看見天朝大使裴世清，受寵若驚，因恭維道：

我聞海西有大隋，禮儀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

裴世清回道：「皇帝（煬帝）德並二世，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宣諭」。（以上參李毓田著「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商務版）

歷來的

縉山

由唐至元一段空白

唐時，中日關係最密，已有專書，故免多贅。唐末至五代、南北宋尚未考據出中日兩國關係史事，只好付缺如。至於到元代日本何以來朝貢？原因元是蒙古族與日本同是蠻夷，心有未甘（見日本懷良上明太祖表）。因此，激起忽必烈憤怒，派兵征日本，此事雖終失敗，但卻已佔領北九州多日，博多灣畔至今仍竪有元寇防壘石柱遺蹟。

明代中日關係史略

中國明代前期，正是十六世紀中期日本戰國時代的末期，也就是足利將軍當權時代的末期。足利將軍好比我東周時代的「霸者」。日本統一後，足利義滿將軍執國政，欲與明通商，所以對大明竭力表示恭順，因遣使入明，上表獻方物。於是建文五年（一四〇三年）明惠帝乃遣使向日本頒示大統曆。凡四夷隸屬國家，皆施行中國曆。

建文六年，燕王篡位，是爲成祖，建元永樂。足利義滿聞訊，所以又遣使入明，向成祖上賀表（詳見明史日本傳）。

永樂三年，足利義滿又遣使朝明，並獻海寇頭目二十名。次年成祖派使至日本，冊封義滿爲「日本國王」。義滿死，子義持不滿其父設施，尤反對對明稱臣，遂斷絕國交多年。直至義教，始又恢復對明稱臣關係，遣使朝貢如常。自一四一四年至一五三九年凡十數次。

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神示冊封統一日本的大獨裁者豐臣秀吉爲「日本國王」。冊書今尚存於前龜山藩主石川子爵家中。該段歷史，有謂秀臣不承認冊封，將冊書撕毀云云，此實不確記載。如果撕毀，石川子爵家中何來此冊封？

日本無條件向國府投降

此是近事，人人皆知，故不必再費詞。

古今中外，無論個人、國家大小事業，必以志氣爲先。有志氣，方有成功。我們有三寶卽超越的傳統文化、鞏固團結的中華民族，以及理想的廣大土地，比任何超級大國所不能比者，所以不必自餒，只要同胞人人抱持此種偉大「志氣」，我們絕對會成功、勝利！

九月二十九日又一難忘日

「人道主義」與「極權統治」

海燕

在上月十八日，左派外圍報紙「晶報」會以「歷史上的陰謀詭計」爲社論題目，大肆攻擊台灣「中央日報」所鼓吹的「人道主義」。該外圍左報在社論說：「日來，台灣蔣幫報紙紛紛裝作『正氣凜然』的君子。其實是僞君子而已。謂其僞君子者，以其言不由衷。台灣『中央日報』有一篇文章，大談『人道主義』。其『正氣』在下列一段：『人道主義有三個最樸素最穩定的信念，㈠人應該活得像人；㈡人應該把人當人；㈢人的生命至貴。』」跟着，「晶報」在其最下流的「閒摘文摘」版（我之所以謂其爲最下流者，乃因該版往往使用「瞞天過海」，「偷天換日」的手法，斷義取義，將人家的文章弄成面目全非以達成卑劣的宣傳目的）內，再一次酸溜溜的抨擊「人道主義」。從「晶報」之反對「人道主義」，可以反映出共產黨人是如何痛恨「人道主義」。

其實，假如明白了什麼是「人道主義」，即不會對共產黨人的反對感到奇怪。據「辭海」解釋，「人道主義」爲「在文藝上爲排斥教會，鼓吹自由思想之主義；在倫理上與博愛主義相同，主張破除階級、種族、國家等隔閡，而以互相親愛，互相扶助，謀增人類合作之幸福，廣義則不僅對於人類，即愛護動物等實際運動，亦屬人道主義」。又據上海民智書局出版，陸綏蓀編著之「社會問題辭典」謂：「以人格平等、人類統一爲前提，增高人類全體的幸福，維持確實的和平，棄去個人的自我與欲望，並且脫離既成宗教的特權及其他一切的束縛因襲等，以平等眼光愛一切人們的主義，即爲人道主義。常與博愛主義同意義。換言之即四海同胞主義。又爲共通人性的發展，否認一切差別而立於國家對立的時候成世界主義；超越恩仇觀念，否認爭鬪的時候，成博愛主義或無抵抗主義。例如英國實行保護寃囚，救助貧民、愛護動物等倫理上的實際運動，即人道主義。」由此可見，「人道主義」根本就是「共產主義」的最大敵人。

「人道主義」將人的地位放在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主張「愛」、「自由」、「平等」、「和平」、反對「特權」、反對「束縛」、棄除「階級」，但「共產主義」剛好相反，它將人當爲一副無意識，無感情，無思想的「生產工具」，鼓吹「仇恨」、「鬪爭」和「戰爭」，又以「專政」、「束縛」、「劃分階級」及「限制思想發展」爲信念。所以「人道主義」和「共產主義」之對立，是必然的事。試想想，在中共鐵幕下，中共何曾使人活得像人？中共何曾把人當作人？中共何曾把人的生命看爲至貴？所謂「活得像人」，並不是單指物質生活方面，還有思想上的自由也給剝奪，這種生活下的人那裏可以「活得像人」呢？假如中共「把人當作人」，又爲什麼要鼓吹「階級鬪爭」？爲什麼要束縛每一個人的選擇權利？爲什麼要求人民向獨夫效忠呢？如果中共把人的生命看爲「至貴」，爲什麼鼓勵「學死人」？爲什麼對人民大肆殺戮和武裝壓迫？據美國有關情報局估計，自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中國人民被殺害的，最少已經在五千萬人以上，難道這五千萬中國人的生命都是不值一個錢的嗎？假如中共是「愛和平」的，爲什麼又去支持各地共黨的顛覆活動？爲什麼對弱小的國家進行侵畧？透過這些問題，我們都可以看清中共的面目，了解共產黨人爲什麼反對「人道主義」。不單止中共是這樣，也不單止所有的共產集團是這樣，即在一切極權制度下

毛報「聯合社論」倡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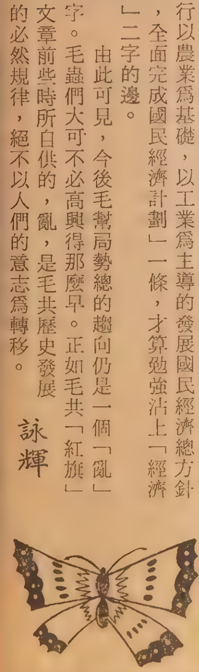
林彪事件告一段落之後，今年十·一僞慶毛報又恢復了發表聯合社論的老例。一般觀察家事前都預料這個聯合社論將會竭力渲染「團結」、「粉飾昇平」一番，並提出「加強經濟建設」的新「任務」。可是，事實卻恰好相反，毛共「兩報一刊」今年聯合社論所提出的「新任務」，仍然是思想和政治路線上的「鬪爭」。

社論說：「放在我們面前的頭等大事，仍然是深入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認眞搞好批修整風。要充分利用劉少奇一類騙子這樣的反面教員，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進一步批判修正主義。批修整風要深入下去，就要認眞看書學習，善於結合實際，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我們要攻讀馬列的書，和毛主席的書，使自己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有一個新的提高。要遵行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抓緊革命大批判，劃清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界限，以推動各個領域的鬪、批、改繼續健康的發展。」

這段包括着四個「要」的所謂「頭等大事」，竟沒有一條提及經濟建設。只在社論的最後部分，約畧提及「要堅定不移的執行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全面完成國民經濟計劃」一條，才算勉強沾上「經濟」二字的邊。

由此可見，今後毛幫局勢總的趨向仍是一個「亂」字。毛蟲們大可不必高興得那麼早。正如毛共「紅旗」文章前些時所自供的，亂，是毛共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絕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

詠輝



所以，每一個有人性的人，每一個有良知的人，每一個愛好和平的人，都應該反對一切極權制度，一切共產集團因爲在極權制度和共產統治下，「人性」、「良知」、「愛」都是被目爲罪無可恕的敵人。最可笑的，還是有些人竟自由」，有「平等」，因而爲中共大吹大擂，高唱回歸論。其實，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極權統治的特質，漠視了「人道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對立性，故此他們達成錯誤的觀念，也是無可避免的了。

新加坡的現在與未來

譯文

位居地緣政治學上要衝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最近表示，新加坡位居要衝，是世界的十字街口。

可以說新加坡就是聯繫太平洋與印度間的一個重要孔道，是東南亞的中心，地緣政治學上的要衝，這個地方在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正因爲國際性的變動，而備受衝擊。

比方說，新加坡一直感受到各種政治逆流的影響，例如繼尼克遜訪問中共之後，日本已急欲與中共建立更密切之關係（按：日毛已宣佈建交），越戰益趨緊張，以及英鎊浮動等。

再看東南亞本身的問題，新加坡眼見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執行會議，拋棄以往的路線，轉而要求在該地區採行中立主義，也看到開鑿一條貫通馬西來亞的運河的計劃終告出現——這步驟將會動搖新加坡的經濟根基。

經濟發展邁向工業先進

就在這樣瞬息萬變的發展中，新加坡的國民生產毛額在一九七一年已達六十四億七千一百萬新加坡幣（一美元約合新加坡幣二塊八），或者說比七年前新加坡剛獨立時多了一倍，換句話說：新加坡已經克服了它在國內和國際上的種種困難，比如英國撤離蘇彝士運河以東的駐軍，接二連三的國際金融危機及其轉口貿易額的減少，而獲致奇蹟似的成長。

新加坡已將其國民平均所得提高到一千美元，其經濟亦已發展到近乎工業先進國家的標準。

李光耀總理於今年三月中宣稱，到去年年底，新加坡已完成其經濟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新加坡現在不停的積極邁向另一個新的領域。

這是因爲五月底的英鎊浮動已經引發英鎊集團崩潰的第二階段，繼英國關閉外滙市場以後，馬來西亞已宣佈脫離英鎊集團，遂使新加坡也不得不跟進。

但是，新加坡之脫離英鎊集團並不表示新加坡要投入美元世界，而是說，新加坡正野心勃勃，想要自己打進世界的貨幣市場內。

顯將成爲「東方蘇黎世」

目前新加坡擁有十家銀行及其七十七家分行，另有三十五家外國銀行及其九十四家分行。這些銀行都做外滙買賣並有優良的通訊網——這對一個國際貨幣市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因此新加坡如今正爲建立成爲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堅固結構根基而在努力不懈。

在此情況下，新加坡已成爲亞洲的貨幣市場，這一市場的交易數額已達十二億美元，利用各大國際石油公司的投資和當地華僑居民的資本，已可迎合東南亞國家的貨幣需求量。

有些人已感覺，新加坡注定將成爲「東方蘇黎世」。

爲了配合發展新加坡成爲金融中心，新加坡還在迅速進行港口設備的改善，六月二十三日啓用的貨櫃碼頭，正象徵新加坡致力於港口設備的現代化，這一貨櫃碼頭的經費達新加坡幣一億三千七百萬元。

去年，新加坡的經濟成長率爲百分之十四，比前年約百分之十七的成長率低，這是由於英軍之撤離，供應越戰之石油輸出額的減少，以及國際金融界的不穩定等因素而導致的。

當局關懷勞工供應問題

新加坡經濟的許多問題，現已開始顯現，致使新加坡政府的若干官員主張減低七十年代後半期的經濟成長率。

其中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勞工供應問題，新加坡現已被迫從馬來西亞「輸入」大部份的不熟練的勞工。

同時，人種的複雜（包括華人，巫人，印度人及其他人種）也爲新加坡帶來複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再者，該國人民的平均年齡都很年輕。

這一切終使新加坡政府今年的全國預算，在經濟計劃方面裁減了百分之十三，而在社會及國防經費上則增加百分之十二到十六。此事正明白指出新加坡的關懷所在。

換句話說，新加坡的年青總理及其內閣已決定在建設該國成爲一個穩定，富裕的「小國家」之前，要迅速籌謀對策解決這些民生問題。（譯自英文「日本經濟新聞」）



我在大陸所見的「自由」

光華

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筆者曾輾轉到達過中國大陸上的六個大港口，那就是：吳淞、青島、塘沽、秦皇島、大連和黃埔。因利乘便，所以也順道遊歷了上海、天津、北平以及廣州等大城市，直至到了數日之前，始由共區回到海外。在過往的這一年零三個月期間，其中有半數以上的日子，筆者是憑了工作上的一些特殊條件和機會，所以得能在上述的十幾處地方，自由的出入在許多外籍新聞工作者及遊訪中國大陸的人們，所忽署或注意不到的區域和場所，對於中共統制下的民間眞實情況，可謂有了親身經歷的深透瞭解。肯定的來說，在過往二十多年以來，個人對中共錯誤的估計，直至在這段時間內，才算作了澈底的糾正。

筆者服務於一家索馬里國的輪船公司，去年六月在阿爾巴尼亞之太拉文港臨時受公司的調遣，由歐非航線上改往中國上海，迨至吳淞碼頭後，即行離船，停留在上海等待公司新的指派。

在一年多斷續等待新工作的日子裏，我許多時間無所事事，就一天到晚的各處去閒逛，市內、郊外，大街小巷，許多想像不到的情形，就在此際，進入了眼睛中！

未能有效控制人民

中共政權的邪惡，陰險與殘暴，已是舉世皆知的，不須筆者再行述說。但是，問題就在於此，人們既皆熟知共黨政策、制度的毒辣，是故，致令海外的人們皆深信中共，必能將人民嚴格控制，將人民鑄造得完全符合共黨計劃中的式樣，一切酷似共黨，絕無個人的姿態得以保留！

——然而，這種想法，眞是太把共黨的統制和控制的能力看高了！二十年來，共黨對人民殺的殺，也都經過改造了，共黨壓迫人民，控制人民，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到了今日，可說已是江郎才盡，黔驢技窮，再也沒有什麼法寶可用了！因此，筆者所見到的國內同胞，不論南北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一概而論，個個孤立，個個各掃門前雪，而且散漫，無紀律，在日常中，個個無聊，個個無目的，個個敷衍別人也敷衍自己。筆者將所見的情況，茲一項一項的分述於下：

首先，我所見到的是共區裏，太過「自由」了。就以上海來說，人們在小街小巷可以隨地小便，家家戶戶可以在門口，後巷隨處倒垃圾，七八歲的兒童口含着地上檢起的香烟屁股，在街上聯羣結隊的打架，滿口都是粗言穢語，如果發現了有人破壞了公物，或者別人的東西，只要不是自己的，只要與自己無關，縱然看見了，也絕對裝作看不到。在上海，筆者是住在國際海員招待所中的，住的房屋在三樓上，餐廳在樓下，休息室也在樓下，在休息室裏擺了一個書架子，上面放了一些毛語錄和毛選之類的書籍，皆破破爛爛，而在洗手間的水厠裏，常常發見毛語錄竟一頁一頁的漂在水面上。遇見了兩次招待所的職工人員打架，他們所說的話，其大膽的程度，眞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一開口就是：「娘匹，老子不是反革命，你能怎麼整我？你咬我的鳥？還是槍斃我？——」另一個就說：「你能怎樣我？我就是特務！你能吃我？毛主席是你爹？娘匹！」我不知他們爲什麼打架，但是想不到，吵架說得竟是那麼大膽！

服務人員態度惡劣

本來，在餐廳的夥計，其職務就是供客人招呼的，除非共黨的制度上，已經沒有侍者這等工作了

但是，今天的共黨還是那麼落伍，還是有人要伺候人，既然做了這份職務，就當忠於職守。可是，不，他們寧可閒呆在那裏看天花板，但客人喊他十聲八聲，他們個個皆裝作聽不見，終於一個來往日本航線上的香港海員，煩了，一定要找他們的負責人理論：香港海員說，「我們住在這裏，是花了錢的，像你們這樣，憑了什麼要我們的錢？」結果那個所謂負責幹部，遍問那些夥計（服務員）爲什麼不爲客人服務？誰知那些夥計說：「我不是已經說過聽不見嗎！」負責人又問爲什麼會聽不見？夥計答：「不高興聽見，不就聽不見了嗎！——怎樣？開除我嗎？」結果，那負責人反而來向那個客人半安慰、半斥責，告訴那客人，如果有什麼須要，或有什麼事，應當看看夥計空閒的時候，到他面前當面說明白！——似這等情況，工人的身份可眞是提高了，高到成了老太爺一樣，我想來想去不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原因，致令那些夥計那麼威風，後來問問老住客，才明白理由，原來，那些夥計都是煩厭了這份工作，但又辭不了職，因此只好應付，混日子，吃飯、拿錢、不作事，如果你不滿意，要開除他麼，正合了他的心意，所以負責人，就不肯說出說開除他的話！

又一次，我和兩個東德水手在天津的一家「友誼商店」「參觀」，看見了一種冬天用的背心，一面是布，一面是羊皮，就問夥計，這種背心那一面是正面，誰知問了幾次，夥計看看我們卻不回答，終於我笑着又問了一次，這次，他答是答了；但是一臉不高興的說：「你高興那一面作正面，隨你了！」——說完就將那背心拿起向木架上一摔，人也走開了，本來，我是想買的，看看這種情形，似乎他根本不想賣一樣，只好算了！

精神生活極度貧乏

我在國內前前後後將近一年，在各地皆曾到過書店去逛逛，希望能見到一些在海外見不到的書。然而，這打算是徹底失望的，因爲大陸上的書店，

面是櫃面，書架都在夥計們的背後那些書擠在一起，除了你指定問夥計買什麼書，否則，你想先看一看，中意了再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是爲什麼呢？原來，在大陸上，一切的書籍，共計被分爲了兩大類，第一類就是毛澤東的著作以及一切吹捧毛澤東的書；而除此之外的一切書則被列爲另一類，另一類的書，在印製的時候，已是作了預算，與該書有關的機關、學校，每單位應分配若干，已是預定好了的，因此書局裏不賣，當然，也同時是爲了防止人民分散了對毛澤東作品的注意力，所以只賣毛著。因此凡到書店購書的人，根本不用一本一本的翻看，要什麼開口就是了，反正只是那麼幾種書！由這等情況看來，人民不僅物質貧乏，其實，精神方面更是貧乏。人民不僅沒有書可閱讀，娛樂方面，可說是絕無僅有，有什麼呢？——就是那麼幾部「樣板戲」，電影是它，舞台劇也是它，無線電收音機上也是它，不但人人看膩、聽膩，而且人人耳熟能詳，差不多都能由頭背誦到尾了，除此之外，人民可說是絕無娛樂了。大陸人民的生活已是那麼貧乏了，精神上又絕無寄托，其苦悶的情況，不是親身觀察過，是很難想像的，所以他們在無聊中，常常會作些無意識的事。比如，許多人們堆在公共汽車站上及戲院門口，他們既非乘車，也非看戲，而是看別人上車，和看別人進場看戲，那有什麼意思呢？——因爲他們無所事事。不要以爲共產黨把人民看作牛馬那樣驅使，儘管在中共控制下許多有了工作的人，不安於本份，但是尚有很大部份的人們想去當牛馬，卻沒有機會。這種矛盾現象，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都是一致的，共區不但沒有自由的就業機會，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無業可就，當牛馬的場合都不多。

厭倦生活得過且過

在小城市和鄉下，絕大部份的兒童是不讀書的，沒有學校是第一原因；有了學校但學校要錢是第二；進了學校和不進學校是情形相同，那是第三個原因，因爲學校裏教小孩子的事，是「熱愛勞動」城市及鄉村中，皆無一點與日常生活關聯，學了一點用都沒有。——兒童們由於沒有了家庭的管教，個個都失了理性，十幾歲的兒童不僅像野馬，簡直似些小強盜。筆者的看法，許多共區的青年和兒童，將來一旦被自由世界拯救了，得救之後，須要經過一段相當時間的精神醫療，否則不僅是些無用之人，而可說是有麻煩的人，因爲他們的精神狀態都是不正常的了。——更大的自私，絕對的懶惰，欺詐，不誠實，對人對事皆儘量敷衍，對誰都不信任——甚至對他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

工作中的人們，皆是百無聊賴的混日子，敷衍是他們的唯一方式。筆者就說上海的工業展覽館中的職員吧，——那些女孩子，年齡都在二十上下，當參觀的人們進入了她負責的那一部份時，就會面上毫無表情的，背書似的背完她應當背誦的那一段：「這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無產階級工人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自己發明和創造的……」她背誦的速度，有若京戲中的「急急風」，要比快板快多了，當她背完了，就一伸手指着前面另一部份說：請到那面參觀。她的事就算完了。筆者所見，五十幾個少女，都是如此背書，爲什麼呢？想清楚了，如果她不背，就是不會做了自己的工作，要是好好的去背，實在是既無聊，又煩厭，所以就那麼「偷工減料」的方式應付了。

貧窮落後愚昧骯髒

中國大陸上，只要任何人有機會，在那些不是專供國外人士參觀的其他地方看一看，很容易的就會給中共統制下的大陸下個評語和結論，那就是：「貧窮，落後」兩個辭！

時到今日，在上海和北平的小街小巷裏，所能見到的服裝，都還是破爛、骯髒的，——人們呆滯的眼光，表現着絕望的態度，絕非舞台上那些活靈活現的「胸懷朝陽」之英雄氣概！大陸上由於嚴重的貧窮，所以造成普遍的落後，筆者與同事三十餘人，在北平受招待乘搭着旅遊車到處參觀，萬壽山頤和園以及故宮、北海，西山八大處，明陵等，這，二十年來北京的小街小巷裏仍是泥濘滿地，污水污泥骯髒難行，究竟什麼建設是中共弄出來的呢？——有：牆壁上的大標語，天安門上毛像，幾個共黨記功碑，除此，其外眞是少之又少了。嚮導還特別介紹，說北平前門車站是「新中國」建蓋的，看起來，平平常常，沒有半點奇特之處，可見共黨縱然想吹噓、誇張，也無可吹誇的！

一切的生產，建設，除了專門供洋人欣賞的那一點點「尖端技術工業」之外，可說任何一種實用生活的工業，都毫無進步，處處呈現着呆板和落後。公共汽車價錢貴過香港，和世界許多進步地區，更無從比較，人們對於乘搭一站公共汽車，視同一項娛樂，認爲是一種享受，其可憐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而中共一天到晚吹噓共黨的政策，是爲人民的幸福，到處宣傳和提倡「爲人民服務」「一切爲公，絕不爲己」，「破私立公」……其實，中共統制了二十多年的大陸，比過去更資本主義化，一舉一動，無錢不成，上小學固然要繳學費，進入公園轉一轉，仍是要錢，沒有錢，就只好站在公園的鐵絲網之外，向內看一看。世界上，人民進入公園須要花錢買票的地區，除了中共之外，還有何處呢？共黨的貧窮、落後就在這件小事上，人們也該想像得到了。

由於中共近年在外交方面採取了遷就的方式，所以打開了閉關政策的僵局，因此很多人士就根據這種理論去演繹，以爲中共會將中國大陸澈底開放——其實，這種想法簡直是做夢。中共自己的內容究竟是怎樣，毛澤東集團是心知肚明的，中國土地上的絕大部份是不願被別人看見的，也是不堪給別人看的，然而，中共願意給別人看的部份，能有幾許呢？不要說地區了，就是生產品，又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豪的拿給別人看呢，上海工業展覽館中陳列的，還是停在「保險燈」「雨傘」「腳踏車」等落後階段中的產品，然而，那已經是中共一般性工業的代表了。除此，只有像死鬼魯迅筆下的阿Q之說法：「哼，我的祖先比你更富有！」因此，只有拿皇宮、古董和兩千年前的死屍來吸引人了！



中蘇共猜忌加深

加深了中蘇共的猜忌，也許可以說是這次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平，和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所引起對自由世界唯一有利的事情。

，爲了日本經濟上、科技上的發展非常迅速，雖然還未能在軍事上重建他們的力量，但日本在東亞將必擔任重要的角色，這是誰都可看得出的。中共、蘇聯是兩個共產主義的超級大國，軍事上的力量雖然強大，但經濟、科技都無法與日本比擬。

蘇聯早就看到，若能拉攏日本，控制東亞，自必易如反掌，因此有意取得日本科技上的合作，及經濟上的投資，進行開發西伯利亞，這事差不多成功了，成爲阻碍的是蘇聯佔領的日本島嶼，還沒有歸還的意思，因而拖延迄今，還未有下文。

現在，田中登台，只在幾十天之內，便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此事不禁使蘇聯爲之憂心忡忡，因爲，他們當然曉得，中共如取得日本科技與經濟的合作，則在東亞地位必將壓倒蘇聯，而成爲這個地區的實際控制者。因此，自中共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後，蘇聯報紙便一而再的抨擊中共，這完全是蘇聯內心憂慮的反應。

蘇聯政府報紙「消息報」與蘇共最大日報「眞理報」在中共二十三週

，但在中共與日本建交後，蘇聯的論調顯得更加激烈，可見，最近蘇聯對中共的抨擊，純然因爲與日本建交而引起。

蘇聯拉攏日本不成功，結果中共卻輕而易舉地與日本達成了協議，這個協議繼續發展下去，會構成對蘇聯更大的威脅。

不過，蘇聯卻並沒直接指責日本，也許，他們仍然有意要爭取日本。

中蘇共邊界談判，雖屢傳快要簽署協定了，其實迄無進展，距離達成協議尚遠。在日本首相訪問過北平後，蘇聯要爭取日本，恐怕非交還佔領的島嶼不能成功。

紐約華僑的怒吼

日本與中共建交之日，整個台灣，十分平靜，並沒預期的大規模反日活動發生，在香港，也只有一些青年在示威，派發傳單，規模也不見得很大。反應最激動，要算是紐約的華僑。他們集合了千餘人，在聯合國附近示威，舉起巨型標語，抗議日本與中共勾結。

在紐約的中國人，要一下子集合千餘眾，不是簡單的事，可見，他們這一次的示威是何等的認眞。

他們穿起了白色衣服——中國人穿白衣服是弔喪的意思，手撐雨傘，示威行列在微雨中進行，他們有一部分是華美協會的會員。

他們在聯合國前是抗議國府代表被逐出，而中共代表卻被拉進會。然後，他們又拉隊到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總部，用臭雞蛋向他們投擲，把窗門打壞，警万在示威羣眾中抓了兩

張牙舞爪與笑臉外交俱屬回光反照

如果我們只從表面看問題，中共近來對世界事務的表現，可說多彩多姿，生氣勃勃，乒乓外交敲開了日美之門，不特互相訪問，連「美帝」頭子都被邀到北平，還發表了什麼聯合公報，不同制度的歐美國家，很多又降低條件訂了交，竭力攻擊其死抓軍國主義的日本，由於新首相登台，同樣被邀請到北平建立外交關係。

對世界事務交往如此，對海外華僑又怎樣呢？旅外華人學者和美籍華人科學家，都紛紛獲准回大陸探親或觀光，港澳大專學生和體育團體，也相繼結隊返大陸旅行訪問，同樣得到中共當局的「熱烈」接待，他們回到原地，也循例作不深入的稱道一番。至於國內人民政治面貌怎樣呢？依然一成不變，可見中共的對外對內政策，基本是沒有變的，表現出來的變，是政策的運用和手段罷了。

中共這樣對世界各國，是展開所謂笑臉外交，又這樣對待海外華僑和學者，自是笑臉迎人了，笑臉外交與笑臉迎人，原本都是好事，但中共廿年來並不是這一套，難道毛澤東轉了性嗎？林彪事件之前，中共是瞧不起世界各國的，對海外華僑和學者，更只有硬綳綳的面孔，記得在文化大革命時，回廣州探親的港澳同胞，很多被剪「飛機頭」和斬「辣椒鞋」的，何以現在竟然會「熱烈接待」？

談到中共闖進聯合國，前後也大異其趣。去年十月之前，中共說聯合國只是大國操縱的機器，不修改憲章是不參加的。但到十月聯大開會了，又千方百計混了進去，還一再對支持的國家表示千萬的感謝。何以善變如此，事有蹺蹊了。

這是中共希望拆散台灣國府的國際關係，但更希望由是而得到對世界張牙舞爪的地盆，這兩問題依然不是「文革」和林彪事件前的初衷，目前則確需要對這兩個問題有所利用，以遂其對外的恐嚇煽騙和推行笑臉外交。

我們看喬冠華率領代表團到「聯大」開會時，極其趾高氣揚，今日罵「美帝」，明日罵「蘇修」，張牙舞爪，志在拆散美蘇兩大集團，而自己則以第三世界盟主自居。最近黃華任安理會主席，居然一再使用否決權，圖阻孟加拉進入聯合國，和否決英、意等對中東惡化局勢及國際和平安全之修正案，無非使聯合國一事無成，世局就從而更加紊亂，則中共張牙舞爪，轉移世界視線，掩飾內部問題之目的便容易達到。

在中共心目中，笑臉外交是會騙到很多世界低能政治家和現實短視的政府的。笑臉迎人則天眞的知識分子和不深入了解的學者，自會上其大當。時而張牙舞爪一番，則對蒙混世界與自己的

中共

何，都不會贊同。

在中共統戰部策動旅美的中國學生進行保釣運動的時候，其中有很大部分的中國青年是激於愛國心而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並不知道這一來是受了中共的利用，因爲他們的箭頭是指向台灣國府。

雖然如此，他們的愛國心是值得嘉許的，「保衛釣魚台」，這一個題目太動人了。

現在，紐約的大規模示威，一下子能號召那麼多的中國人參加，也因爲此舉激發起了他們的愛國心。

八年抗戰，中國人民被日本「皇軍」屠殺了六千萬人，使中國人民備嘗流離之苦，田園廬墓被毁，骨肉分離，這一筆血債，上了年紀的人，都不能忘懷。今天，日本又佔領了我們的釣魚台，正是舊恨新仇，怎可以輕輕抹過？

紐約華僑這一次的大規模示威行動，實在有深刻的意思。

世界和平受威脅

世界組織聯合國大會正在舉行，這個機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可是，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這個機構顯然已變了質，它並不能發揮和平作用，相反的，在這個機構中只有製造出更多的紛爭。

在聯大當中，巴游的恐怖事件，變本加厲，擺命郵包滿天飛，炸死了以色列外交官員，全世界正爲這些郵件而感到頭痛，歐洲、美洲、非洲以及以色列國內，也都發現這些郵寄炸彈。同時，烏干達與坦桑尼亞，爲了亞洲人被逐問題的爭執，居然引起戰

軍是否能控制局面，還未知曉。

菲律賓的共產勢力相當大，新人民軍經常進行突擊，局面十分動盪。馬可斯發表廣播演說，指出「某強國」協助顚覆菲現政府，他雖然未說明何國，但誰也曉得，這個強國就是中共。

世界和平，到處受到威脅，但聯合國卻未能發生絲毫作用，在聯大會席上，他們所爭辯的只是孟加拉入會問題，而中共在這問題上，竟然運用了否決權。

爲了受到阿非國家的威脅，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會還就他們的意願準備不把恐怖主義提出大會議程中討論，這是最大的笑話。今天恐怖主義威脅到每一個國家，而聯大竟然不討論，還待討論什麼問題？

即使通過提出大會討論，無非又引起另一番的爭論，能夠發生什麼作用呢？

世界爲什麼這樣混亂？如果世人能冷靜的想一想，這都是中共「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菲律賓新人民軍的政變，是中共在背後支持，武器據說是通過香港秘密供應的。

坦桑尼亞是中共在非洲盡力爭取的國家，中共替坦桑尼亞建築鐵路，而派到坦桑尼亞的「技術人員」，卻是中共的「解放軍」。

至於巴游，也是中共支持和供給武器的。

萬人傑

命運

推倒劉少奇遺留下來的問題，是憑槍桿子奪得權力後，又突然「粉身碎骨」死去的林彪問題。這兩大問題，毛澤東周恩來表面是奪權勝利了，但今後路線怎樣走，幹部意見怎樣納入，人民心理怎樣導正，株連被鬬的高幹怎樣平反，中共雖然強作解釋，故入人罪，但多年來隱隱晦晦仍不能自圓其說，何況近來的表現作風，甚於被鬬垮台者所行的一套。由是幹部與人民心理，依然處游離狀態，難以依歸，事實轉變不特太突然，也太反覆了，爲何親密戰友會變敵人，法定接班人會刺殺毛澤東，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口頭雖然講不出，但心中總是有數的。

再從兩大事件影响範圍之大，牽連之廣，全國黨政幹部，上自中央部會，下至省縣機關學校，無不波及，當時是越亂越好，派系相殘，百萬人頭落地，一時譽爲「革命闖將」，一時打作「牛鬼蛇神」，出爾反爾，人民何歸，試問稍有良知，或稍具權力的，今後又怎會再復全心依附。故中共年來內部，從幹部思想到人民心理，從黨政路線到外交方針，都具體呈現了亂與爛和急就章，甚至於無可奈何中不顧後果。

事實去了劉少奇和林彪，並不表示中共內部的淨化，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相反的只是內部的更加複雜，毛思想效果全無。不說劉林兩方面的系統親信，絕對不會再對毛効盡忠，就是江青與張、姚等一系，也難與周恩來聯成一起，看「人大」之遲遲未能召開，國家主席和很多部長虛懸，對外政策一反常態，毛澤東現在可說政不由己。謂其內部之依然亂與爛，明眼人實在一清二楚的。

爲了和緩國內幹部與人民心理，爲了轉移他們的視線和目標，爲了欺騙世界的低能政治家和現實短視的各國政府，就不能張牙舞爪與笑臉外交一齊並用，一彈一唱，一弛一張，大舞其魔術棒。目的就是迷惑世人，使其眼花撩亂，失其重心，輕重倒置，而自己則得以從事內部之部署，異己之整肅，如果以其對外之虛張聲勢，左右開弓，而認它是眞正強大，那就中了中共蒙混的毒計。

但天下之事，你精人不呆，這樣能起作用嗎？能挽救中共的崩敗嗎？是絕不能的，筆者前在本刊曾爲文指出，中共自從有了借題發揮的奪權文化革命，今後是難以希望安定的，因爲這太因私廢公了。從開始喊出的「破舊立新」革命行動，一轉而爲實質的奪權行爲，是卑劣陰謀詭計的運用，不特將文化革命變了質，簡直開了篡黨亂政的先河。很短的幾年中，果然跟着有陳伯達林彪的謀叛，他們都是最親密的戰友和最信任的幕僚，何以又會這樣呢？固然權力是人所同欲，但主要處中共這種政權下，有權力亦人人自危，「劉少奇一類騙子」的事情，看來必定未徹底解決，否則可以大張旗鼓而不需影射。但既然有了一個不好的開始，今後中共的亂事，必會接二連三而來的，直至整個崩敗爲止。何況整個共產世界都在停滯和沒落中呢！

兆華

由於美國外交政策發生巨大改變，並且繼續在這方向前進，基辛格所扮演的角色，便愈趨重要，五個月中，三飛莫斯科與蘇聯領袖談判。第三次之行程已於九月十一日成行，將談判越南和平問題，及許多更重大之問題。此行並道經西德，與西德領袖會商。

爲尼克遜所倚重

外交界認爲像基辛格身爲美國總統之國家安全顧問，從而參與國際事務，秘密談判，出任特使，在美國現代史上，實不多見。基辛格曾任哈佛大學教授，十五歲隨家人逃避希特勒政權，前來美國。今日彼之地位，以總統副員來說，雖美國威爾遜總統時代之豪斯（Edward M. House）及羅斯福時代之合根士（Harry Hopkins）亦皆未及，以作爲總統府國家安全事務助手來說，基辛格之活動範圍，遠比堅尼地時代之班第（Mc George Bundy）及詹遜時代之羅斯道（Walt W. Rostow）爲重要。最近之出使莫斯科，係擔任最高層外交官之任務，更是以顯示其深得尼克遜政府所倚重。

基辛格爲推進尼克遜外交政策，風塵僕僕，計算其旅程，三年中訪二十六國，出使凡二十九次，航程二十萬哩。這一德國出生之地理政治學者，隨尼克遜在美國及國外，參加與外國領袖所舉行會議，逾一四〇次之多。包括參與共黨中國及蘇聯在北京及莫斯科所舉行之高層會議，參加蘇聯限制核子武器協定，執行尼克遜主義，減少美國國外承擔，世界貿易和貨

基辛格喧賓奪主

陳佐治譯

克斐勒之外交政策諮詢，一九六八年美共和黨選總統候選人，洛克斐勒爲尼克遜之主要政敵，據傳當時基辛格對尼克遜甚表不滿。但據一熟諗內幕者云及，彼兩人對於世局交換意見，關於政府應如何處理外交事務，彼此見解一致。華府對基辛格其人並無生疏，在甘尼廸及詹遜主政府時，基氏均會應召爲政府諮詢。他之著作中，有一本「核子武器和外交政策」的書，給尼克遜印象最深。一位觀察家描述基辛格的優點爲「敏銳，有條不紊，老實地指出什麼事情眞會發生」。

促白宮改變外交政策

白宮人員描述關於美國外交政策，如何在基本上作戲劇性的改變：

「基辛格所領導之機動隊伍，細緻地研究美國與外國之關係，採取謹慎而有系統之探討，不僅對蘇聯、中共及其他國家，我們應採取什麼態度，而且也檢視自己，那一方面是我們的優點，那一方面是自己

爲華盛頓特別行動組，任務爲辦理即時發生之危機事件，這一組人員包括有國務院之高級代表，國防部軍事官員，最高情報專家，由基辛格來發號施令與領導，除這一組外，又有如越南特別研究組，和國防計劃檢討委員會，均係爲了執行基氏工作爲目的，而設立的科組，一如基辛案自己所說：「以資確保爲總統所需要，而作適當選擇的安排。」

代表尼克遜執行政策

一個熟悉內幕的白宮人員，對尼克遜及基辛格在國家安委會之相互影響，這樣說：「基辛格提出總統自己的意見，然後自己提供意見，並給以他個人所作的估計，從因爲獨立的行動到如何產生整個連瑣行動。」該人員又說：「在製訂外交政策上，總統是推動力，基辛格主持日常行政。」白宮另一官員對尼基之合作，更進一步說：「總統相信私人外交，他覺得七〇年代的國際問題如此重要，唯有直接使用他之權力，及其影響力，始能及時處理」。基氏被認爲是總統私人外交之代表人，他代表總統之意見，他到北京及莫斯科爲高峯會議鋪路，又到巴黎就越南問題舉行秘密談判。基氏可以代表總統發言，他已取得總統給予之談判權力。

因爲基辛格多次出使國外，因而有時使人感到神秘氣氛。但一個日本觀察者認爲這神秘人之美譽，應予解除，日本人從前視基辛格像幻術般影子本質，許多表現是邪惡的，或惡作劇之製造者。自從今夏他之非神秘地在東京出現後，發現他只是一個普通

國防部長萊特，中央情報局長謙斯（Richard Helms）尙有其他很多人。但現在顯然基辛格居於高級顧問之地位，總統每日和基氏見面數次，多過與其他任何官員之見面次數。有時尼克遜對某事件作決定前，常徵求基之意見，基辛格在許多時候，簡直予尼克遜以直接之影響，說服尼對某事決定取捨，但這只是指各種戰術性的意見而已，就是說如做某事，面對戰略性的意見，則非如此。」

外交官員這麼說，尼克遜之外交政策有其顯著的成就，但也產生不良的後果。以日本爲例，日本對基辛格秘訪北京，爲尼毛及尼周高層會議鋪路，對日本諱莫如深，引起日本激憤的反感。八月卅一日至九月一日尼克遜檀香山會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目的之一，當安撫日本對尼克遜訪問中共之震撼，所引起之敏感。印巴衝突時，美國坦護巴基斯坦之態度，令印度迄今仍感困擾。

在華盛頓，國務院官員私下對基辛格控制外交事務，表示怨恨，一位最近退休之外交官說：「對尼基外交政策，我無予以病詬，但我深爲關懷對職業外交官所造成之損害，國務院及全世界各駐外使館人員，益感他們愈被拋棄，這是對外交服務風氣的損害」。另一官員指責基辛格對國務院，已造成接近「災難」之後果。他這麼說：「是的，基辛格給總統準備文件，他在國家安委會的簡報上，引錄國務院之意見，一若他對其他有關部門所爲者同，但這些簡報之每一張，最重要者是基辛格開始寫出『我推薦……』這一段。」若干其他部門之官

希望結束對中共之孤立，與蘇聯達成較好關係，減少美國對全世界各地經濟及軍事之負擔，及其當選，尼克遜視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製訂外交及國防政策之機構，作爲達成上述目標之設計處。基辛格乃被選爲主要執行人之國家安全顧問職務，以負責領導並重組全國安全委員會，給予非常廣泛之權力，以分擔尼克遜所確信之策畧，根本改變其政策以適應世界形勢之改變。

尼克遜和基辛格之間，並無任何私人之關係，基辛格會任紐約州長洛擬訂有特殊見地的選擇方案，結果這一人選，落在基辛格身上。」

擴大國家安全委員會

基辛格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將全國安委會這一機器，予以修理，翻新，及增強，委員會本身僅包括總統，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緊急準備委員會主席，國家安全事務總統助手。但現在之職員人數已達約百人。他擴大職員人數，設科安置專家，就問題之發展，爲總統對該問題，細心作初步之抉擇。有一主要科，名

侵給予在膝蓋上一下的反擊。並非古巴飛彈危機般的緊張。」基之該同事又說：「就莫斯科高峯會議來說，我們本應早在一九六九年時，便與蘇聯人舉行的了。而尼克遜基辛格要小心準備，壓後了三年。至於當北越港口佈雷，封閉蘇聯船隻時，蘇聯如取消高峯會議，則蘇將冒太多危險。」

地位比國務卿還高

一個外交部高級官員對基辛格之地位這麼評論：「對外交安全事務，總統有很多顧問，如國務卿羅傑斯，

場，是太可怕的了。」一個曾由詹遜時代起任職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員說，現時這一機構，比以前嚴緊得多，而比以前也遠具影响力，因基對總統比以往顧問爲接近。杜魯門，艾森豪，詹遜，多賴國務卿而非國家安委會顧問。基氏自己雖無表示意向，但總統新聞秘書齊格勅（Renald L.Ziegler）在八月末說，希望國家安委顧問將留在白宮。無論將來如何，華盛頓今日已公認基辛格爲現代最受人注視之總統助手。（譯自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

達賴談西藏近況與前途

資料室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自從中共統治西藏以來，已經在印度北部流亡了十三年，「新聞週刊」記者克利夫頓在一次難得的機會，訪問達賴喇嘛，他對自己以及西藏的前途，抱持一種實在而客觀的看法。

克利夫頓問，你對今日西藏的情形，有沒有聽到什麼消息？

達賴喇嘛說：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情況緩和了些，但是仍然非常陰鬱，例如，西藏人民現在從一區遷徙到另一區比較容易些，但是一般百姓仍然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糧食的欠缺也非常嚴重。百姓時常顯現得十分畏懼，如果一個人歎息不滿的話，在自我批評會議中，有人會質問他動機何在，甚至當人們朝聖地方向注視時，都可能被指控爲反動派，反對中共的百姓都已失踪或被處死。

問：反共的氣氛是否很普遍？

答：我想是的。這些集團印發反共的小册子，張貼反共標語，也進行些破壞活動。這些份子並不是希望恢復西藏舊傳統的老年人。其中有許多都是接受中共教育的年輕人，甚或是共產黨員。他們之所以團結抗共，是因爲他們都希望西藏恢復自由的民族主義者。

問：以你的立場，你是否認爲應該鼓舞這種反共活動？

答：我依照百姓的希望行事。

問：你是否認爲西藏是隸屬於中共的一部份？

答：純粹站在教徒的立場而言國籍並不重要。

問：你說你是教徒，但是你在西藏也身兼政治領袖。你是否打算在今後放棄政治地位？

答：要我當個純粹的宗教領袖也可以，雖然目前我參與到包括政治在內的許多事務。

問：你認爲傳統的西藏是不是一定會消失？

答：我想一定會有種種重大的轉變，但是這未必是壞事，今後的西藏將完全改觀，一個國家怎麼可能始終一成不變？我們所以會受苦就是因爲我們非常保守，並設法抗拒一切改變，我想如果在本世紀初，我們就注意外界的變化，並參與世事的話，目前我們的處境可能可以避免。

問：這是不是你的新觀點？

答：不，在我十六歲只是布達拉宮的一名學生，也就是中共入侵時，我就有這種想法，但是後來我希望從事適合西藏社會的種種改革，中共並不希望如此；他們希望自行其是，但是我當時的想法如何已無關緊要。現在一切已成過去了。

問：你認爲中共過去利用你是因爲你年輕嗎？

答：我想也許是吧！如果當時年紀大些的話，也許對我有利，但是我認爲，不管我當時年歲多大，還是無法制止他們的。

問：你是否眞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再回到西藏？

答：當然我希望回去，如果失去希望，就沒有奮鬬的目標了。我們的希望系於西藏人民的決心。只要中共繼續鎭壓我們，西藏人民的反共決心必定存在。如果他們希望眞正的和諧，他們必須將西藏人民視若弟兄。

問：流亡生活是否已改變你對你身份的看法？

答：有些人認爲達賴喇嘛和西藏是分不開的，但是在第一代達賴喇嘛就職以前，西藏就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在過去幾世紀裏，達賴喇嘛會以領袖和大一統的力量，幫助西藏。但是現在達賴喇嘛也許已經無用武之地，我可能是最後一位達賴喇嘛這並無關宏旨。重要的是：不管達賴喇嘛今後的地位有什麼變動，他都應該對西藏有所裨益。

（譯自九月廿五日「新聞週刊」）



人、人民和國民

柳以青

中共與日本所謂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發表後，很多的人士們對這「聯合公報」的九點內容提出了意見和評論，因此，我就不必要在這裏再加引伸了。

然而，在這「聯合公報」發表以後，使到很多只站在純國家、民族的立場，而不介於政黨間的糾紛的人士們，都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公報，爲什麼沒有提及釣魚台和補償問題。尤其是有關釣魚台問題，卻使很多海外的中國青年們，特別是曾爲保衞釣魚台而出錢、出力，現在見到這個公報，不禁冷了半截。

不提釣魚台，可悲

本月份的「明報月刊」刊載了國是研究所所提供的一篇資料豐富、分析客觀、據實論理、堅守原則的長文，由黃養志等八人執筆，確是值得參考的。該文是寫在中共與日本所簽訂的「聯合公報」之前起碼一個月以上。在他們的前言中就指出：

「保衞釣魚台的愛國運動，由去年全球性轟轟烈烈的示威遊行，以迄目前的轉趨沉寂，顯示出我們對保衞釣魚台的工作，已逐漸鬆懈下來，可是我們的對手——日人，對謀奪我釣魚台的工作，卻正在全面展開。……事態的嚴重，不光只是日本的輿論，由分歧而趨一致；由指責日本政府，轉而支持日本政府來攫奪我釣魚台列嶼。更嚴重的是，他們所提出的口號，在內容上也跟着起了變化。最早右派學者強調釣魚台對日本的重要性，因此喊出『一滴石油一滴血』的口號，現在他們進而揚言，要動員一億日人來保衞他們的國土——釣魚台，來粉碎狂妄傲慢的中華意識。」情形相當的嚴重。

然而，公報的內容上，並沒把釣魚台的問題指出來。確是使很多海外的中國青年們，那愛國熱情受到打擊的。更壞的是，從外電的消息上透露出：周恩來對田中說：釣魚台是件小事，在地圖上根本不容易找到，只不過是據說釣魚台附近有石油礦，人們才注意了起來。

相信任何讀了這一段周恩來談話的人們，都覺得是厭惡憤怒異常的。釣魚台之所以被海外中國人士所關注，所呼籲保衞，並不是因爲釣魚台是個小島，更不是爲了它的附近蘊藏了石油，在海外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青年人們認爲：一、它是從歷史、地理、法理上是我國的國土；二、目前是因爲美國和日本在做着私相授受的勾當。從周恩來這一段話的理念上，我們可以瞭解的是：釣

很小很小的人，所以都是不重要的。小的島嶼可以犧牲，不聞不問；小的個人，當然可以殺戮，無關痛癢了。

放棄戰爭賠款，可哀

對日本百年來對我國的侵畧，以及自九一八以後至八年抗戰，對我國人民、財產所造成的嚴重禍患，所有的中國人都在希望在藉了中共與日本「關係正常化」的機會，可以提出賠償問題。中共當局和周恩來都是知之甚詳的，然而，在這賠償問題方面，「聯合公報」上卻有了正面的答覆。即在第五項中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佈：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

從這一條文中，我們清晰的看出來：是中共政權主動宣佈放棄了日本應該負擔的戰爭賠償。而所藉的基本理由是：「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友好我不反對，可是用「人民」兩字是最不合適，最荒唐的。因爲所有的中國人民，或是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是要求日本應付出戰爭賠償的，尤其是在今天，日本的經濟發展如此繁榮，決不同於二十年前戰敗後的情況，以前，如果我們提出賠償條件的話，恐怕有違人道，即使提出：所索的賠償也不會是個大數目，因爲，日本那時是無力負擔的。二十年後的今天，情形大不相同，日本不但有足夠的能力負擔，同時，也是對當代的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意念上，必該有以發出警醒，遏制和對當代日本人民給予反省，悔過的機會。可是，「聯合公報」上的第五項竟是如此的強姦民意的。並且也阻止了以後要求賠償的道路。使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們不得不對中共這個政權另眼看待了。

造成可悲可哀的原因

我曾在前兩期的本欄中，以「從關係正常化透視中共」中指出：「在預見的將來，中共這個政權與日本『關係正常化』時所談的條件，我們姑且不去理它了，……卻要看中共這個以統戰起家，到處欺騙的少數人政權，如何對釣魚台和賠償問題加以解決。……假如海外人士們在這『關係正常化』的公報中的字句，仍然無法打開眞正被中共統戰蒙蔽之謎的話，恐怕所得的教訓和後果，是難以形容的。假如海外的中國人士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仍然不能從這一事件的嚴重性來透視中共政權的本質的話，那恐怕將是海外中國人們對國家和

前一日，因此，決不是事後孔明之類的作品。可是，擺在事實的前面，這釣魚台與賠償問題卻眞的沒有指示出來。因此，我就不能不藉這機來會透視一下中共統戰中的一個名詞的問題——人和人民。

有人說：假如中共政權不改中國國號和國旗，問題到現在就容易解決多了。例如：把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造的中華民國的國號，在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原封不動的保持下來，而不改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把由革命先烈陸皓東所設計的國旗靑天白日滿地紅，不改爲「五星旗」的話，那麼中共統治中國的歷史鬪爭上，就不會如此艱難了。

表面上看起來是不錯的，事實上卻是忽畧了中共所強調的一個名詞——統戰鬪爭的名詞——「人民」。

由於我們看慣了，逐漸地對中共用「人民」這一名詞意義上也模糊起來。

「人民」一詞的廣泛運用

中共在內政上總是強調「爲人民服務」，「一心一意爲人民」。似乎是只要打出了「人民」的招牌，什麼都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實上，在中共二十三年的統治中，一切內部的鬪爭和措施，都是以「人民」的招牌來排除異己和統治中國人的。因此，只要被他們加上一個「反人民」的銜頭，那就遭殃不吉了，身敗名裂有之，死無葬身亦有之。

中共在外交上也同樣是強調「人民」的。我們常見：兩國之間的「人民」願望，「人民」友好；「人民」立場，全世界的「人民」大團結，亞非「人民」；第三世界「人民」等。「人民」利益，日本「人民」、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等。

在中共的日常用語中，也是常以「人民」爲對象來闡發理念的。例如「人民」戰爭，勞動「人民」，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人民」民主；「人民」統一；「人民」要革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人民」政府；「人民」解放軍；「人民」文學；被剝削的「人民」；被壓迫的「人民」；解放「人民」等等，這類的「人民」用語，可以說是上下四方，到處都是。

有時中共把「人民」解釋成「羣眾」，但很少解釋成「人」或「個人」。在我隨便的檢閱一下毛澤東選集，在兩個地方似乎把「人民」解釋成「人」和「個人」。一是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的「爲人民服務」中稱：「因爲我們是爲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辦。」（毛選集，三卷・九〇五頁）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論聯合政府」稱：「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鬪下去。」（毛選集，三卷・九四〇頁）

毛澤東對「人民」的定義

究竟什麼是「人民」呢，毛澤東確有很具體的說明，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稱：「人民是什麼？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織自己的國家，選擧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國主義的走狗卽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卽取締，予以制裁。對於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擧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毛選集，卷四・一三六四頁）

假如我們細讀一下這一段所說的東西，我們就會知道所謂的「人民」是有階級分野的，到現在所謂「無產階級」仍然還是一個階級；其次，這「人民」是要在共產黨領導和統治下的，或是要與共產黨團結或一鼻孔出氣的；再次，「人民」這一名詞是一個抽象的名詞，並沒有眞的落實到每一位中國人的身上；最後，「人民」這一名詞只成了中共當局用以運用自如的工具，用這一工具，可以搞權力鬪爭，可以弄恐怖手段，可以不講事實，可以不講道理，只要抛出了「人民」兩字，就是王牌和殺手鐧。

應從「人民」的理念中解放出來

因此，中共的「人民」並不指人和個人，當然更不理會人的尊嚴和人的基本權利；人或個人對着「人民」，卻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黨的抉擇，沒有人或個人的選擇，否則你是反黨、反人民的。假如你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話，而不理會到共黨的指示，那麼你就是反黨、反華、反人民、反革命的，你就是反動分子。

中共強調「人民」，並沒有涉及國民。因此，如果你以國民的資格來談論國家大事的話，那又是反黨、反華、反人民、反革命的。因爲在大陸中共政權之下，只有他所肯定的「人民」，而決沒有國民的。

假如你以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來發言的話，你要知道：這民族該是先經過中共所謂的「人民」所認可的。民族並不一定就是中共所謂的「人民」。否則的話，中共就不會大聲疾呼「民族要解放」了。不被「解放」的中華民族，仍然不是中共所謂的「人民」。同時，已經被「解放」了的中華民族也並不全是中共所謂「人民」的。因爲在大陸多少被「解放」的中國人，都被扣以「反人民」的帽子而不知所踪了。

因此，在這「人、人民和國民」的理念上，海外中國人士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該是有所反省，有所警惕，有所醒悟的。

辛亥革命與內憂外患

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又已來臨。這是推翻中國五千年封建帝制的大革新，而且也是血一般的近代史實。由於辛亥革命的起源，顯然發軔於甲午戰爭結束，李鴻章手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給日本帝國主義之後，國人對淸廷就已完全絕望了！孫中山先生卽在檀香山糾集海內外有志之士，組織了革命團體，名之曰「興中會」。蓋以推翻滿淸，而復興中華民族的意思。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卽聯合同志陸皓東等，高舉義旗於廣州；不幸陸氏竟於此役殉難！這可以說是我國革命運動，而流血的第一遭！

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庚子之役，因淸廷排外，引起了八國聯軍入北京，瓜分之禍，一度迫於眉睫！孫中山先生復在惠州與廣州二次起事，而史堅如烈士又不幸被執就義。事雖不成，但人心士氣卻已丕變。質言之，自一八九五年——一九〇〇年間，爲我國革命運動的中樞。到一九〇五年（光緒卅一年），中山先生便領導同盟會，召開了第一次大會於比利時首都布魯賽爾；第二次大會召開於德國的柏林；第三次會議則在巴黎舉行，第四次會議在東京舉行時，不僅出席參加者異常踴躍；而海外留學生也紛紛加入了同盟會，會員已達到一萬三千餘人。

同盟會的義師，曾先後與淸軍發生激戰總計在七次以上。雖然每戰必敗，可是愈挫愈奮，最後一次便是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黃花崗之役，七十二烈士就在此役轟轟烈烈成仁的。幾乎震動了整個世界！由於勝利的曙光乍啓，局勢急轉直下，使革命運動進於瓜熟蒂落的階段。到了同年十月十日，武昌義旗一舉，全國響應，不及半年而偉大的中華民國於焉誕生。

本來我國的名稱，五千年來一直未能統一，因爲時代嬗遞，或沿或革，稽而別之，多半是依地勢及朝統事蹟而命名的。其中依地勢以命名者：稱爲「中」。由於我國古時四疆，東有夷，南有蠻，西有戎，北有狄，而我恰好位在其中之意。稱爲「華」，因我國地處溫帶，江山錦繡，景物豐麗，淑如花，花與華通義；且華山一帶，又爲我民族東展發祥之地，故以名之。其依朝統事蹟以命名者：曰「夏」，因禹王治水奠土，始制九州之意；曰「秦」；因始皇北逐匈奴，南取南越，威加四夷也；曰「漢」，因張騫遠使，班超長征，北掃大漠，西窮葱嶺，南收嶺粤也；曰「唐」，因擴土西域，東臣島倭，南籍交海也。及辛亥革命成功，使聯合漢、滿、蒙、回、藏五族爲一家，建立共和政體，都認爲以中字最普，而華字最古；所以定名爲中華民國，而承繼了我國歷代名稱的由來。

談到我國歷史，原是世界古國之一，開化最早。相傳首出御世者，有盤古、天皇、地皇、人皇等，以年代久遠，史乘無可追稽，僅成爲一種神話而已。惟其稍有事蹟足考者，爲鑽木取火的燧人氏，構木爲巢的有巢氏，教民畜牧的伏羲氏，嘗藥稼穡的神農氏。然而當時主政御民者，仍爲酋長集權，尙未脫離開部落時代呢。

直到黃帝軒轅氏的時候，打敗了蚩尤，始一統中國，廢除了部落而立封建，歷唐、虞、夏、商、周、秦、漢、晉、南北朝、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宋、元、明、淸以至於今日的中華民國。其有史書可考者，自黃帝迄於辛亥，凡歷四千六百六十餘年。其間號稱爲正統者，凡二十四朝。君位傳子，帝制獨裁，私國爲家，權能無限；而幾傳之後，則君庸勢疲，豪傑崛興，或紛爭而割據，或一舉而取代，治亂分合，迭相循環，帝王

成立於南京，宣佈爲共和，民爲國主；諸凡一切帝制封建，一掃而空。全國合舊二十二行省分爲廿八行省，四直轄市及兩行政區。

袁逆稱帝與陳逆叛變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公推孫中山先生爲臨時大總統，而中樞政治則主採英國制，總統居於超然地位，由內閣代總統向國會負責，亦卽所謂責任內閣制。對於國防計劃，則主劃分軍區，確定軍民分治，實行精兵主義，振興軍事教育，養成將校人才。因之，後來乃有黃埔軍官學校及各地講武堂之設，培植大批革命幹部。

然則中山先生爲什麼會下野呢？其最大和最主要的目的在促進南北統一，本着與人爲善的宗旨，於是毅然決然地將總統職位讓給了當時的軍閥袁世凱。可惜推荐非人，終被反噬！因爲這位野心勃勃的北洋軍閥，利慾薰心，竟敢毀棄約法，解散國會，居然要做起皇帝來，號稱「洪憲」。因之，經過千辛萬苦拋頭顱，洒熱血，而剛才建立的中華民國，又被袁逆推入了驚濤駭浪之中！

先是，由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因第二次革命失敗後，令到國民士氣一蹶不振！故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起，孫中山先生乃繼續領導奮鬬，幾經波折，遂有討袁之役及護法之役發生，從而促使中山先生迭任大元帥和非常時期的總統職；並以廣州爲革命策源地，稱爲「粤京」。本來討袁、護法諸役，都不能夠稱爲南北戰爭，而是愛國者與叛國者之間的鬬爭；亦卽是共和主義與軍閥主義的戰爭，比較恰當得多。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十六日，陳烱明部在廣州發動叛亂，許多關於建國的文獻，差不多全被毀於砲火之下，使中華民國的命運，又一次繫於千鈞一髮之際！幸而中山先生臨危不亂，終於渡過了那次的危險，據文孫·塞德所著「世界人物誌」則說：「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午夜，孫文夫婦正酣睡中，陳烱明的叛軍突然把他的住宅團團包圍住。孫氏甚爲沉着，輾轉避到白鵝潭的永豐艦上。

叛軍加以砲轟，永豐艦連中六彈，船身震動得很厲害，他便請孫氏移住到下艙，蔣氏自己則守住舵樓，有人要他暫避，他並沒有理會，而只望着時針，原因是過了二十分鐘後，就可以脫離開危險地帶。結果眞是天從人願，廿分鐘後，永豐艦平安地通過了車歪砲台。……」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當國民黨改組時，中山先生繞道日本經天津而抵達北平，參加國民黨的改組會議。然而，不幸得很，中山先生因積勞而患上了肝病，竟逝世於北京協和醫院，舉國上下如喪考妣！當時親往中山公園瞻仰先生遺容者，三天之內估計達四十餘萬人，足見先生留給國人以崇敬的印象。但中國的革命大業尚未成功，不只專制遺毒死灰復燃，軍閥實行割據，形成了互相爭奪的局面。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於廣州，翌年一月，卽舉行了第二次全國大會，決定了北伐大計，同年六月六日，正式任命蔣介石氏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他自此隱然成爲全國重心所寄。

日寇與俄帝交相侵華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繼續進行北伐，奠定了革命的基礎；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二〇），北伐始告一段落，而正準備完成全國統一，從事國家經濟發展之際，毛共則在湖南、江西各地從事打家刼舍的勾當，於是國軍實施綏靖運動，澈底阻碍了國家的發展計劃。而日本軍閥們，則乘我國內部的矛盾，乃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閥卽對我瀋陽發動戰爭，攫去了我北寧鐵路之瀋段，作爲倭寇運兵之用。越二年而至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新春，日軍又突佔山海關，隨卽大舉蹂躪灤東，至是此路楡關內之一段，亦非我所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更於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它竟發動了全面侵華的盧溝橋事變，使我國陷於民族神聖的抗戰狀態中，好在全國上下精誠團結，經過八年苦戰，以不變應萬變挽救了歷史上的奇變。記得在民國三十一年的雙十國慶時

約的特權。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在開羅會議宣言中，更保證我國收復失地，這都是戰時外交上的成就。惟我國只提出收復台澎而忽畧了琉球，以致引起今日人染指釣魚台的野心。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我國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國人心理以爲抗戰勝利，河山光復，不獨可以重整家園，安居樂業；也一定可以進於一個空前繁榮的建國時代了。想不到剛才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之後，旋而又有蘇俄帝國主義者，對我虎視耽耽，處心積慮地大力培植那個數典忘祖的毛澤東大舉叛亂，以致我國家民族再度陷於萬刼莫復的赤色魔掌之中！所以，有人大興嘆息：「咱們中國雖然贏得了抗戰勝利，卻失去了國內的和平，搞到今日大陸上暗無天日，鐵幕低垂，竭澤而漁，民不堪命！」

其實，這個赤色的禍根，早在辛亥革命不久便已種下。當時我政府當局只忙於聲討那些有形的軍閥，而顯然忽畧了無形的共產國際的陰謀；加以中山先生那「容共聯俄」的口號，更無異引狼入室！因此，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七月一日，便有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它們自始至終就表示絕對信奉馬列主義，服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同時，蘇俄企圖征服世界的野心，也早經決定從亞洲開始。因之，蘇俄併吞中國的毒計分爲三大步驟：

毛共通番賣國的下場

第一是「以華止華」——卽竭力扶植毛共，使它從落草爲寇，打家刼舍，而一躍成爲竊國大盜！進一步地施行其殘暴的血腥統治，摧毀了中國的教育文化，毒化青年，硬把茫茫神州，變成文化沙漠。這比起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石敬塘之賣國求榮，及蒙古人、滿洲人的暴政來，實屬小巫之見大巫！

第二是「分而治之」——蘇俄的目的在不容許有一個統一而強盛的中國，務必設法使我四分五裂，以便於操縱；例如唐努烏梁海便是一個很好的樣本。這個面積等於山東全省面積的地方，早在一九

的表面上是一個附庸國，實則距正式合併已相差不遠。而東北、內蒙及新疆等地，亦在俄帝所垂涎染指的範圍！

第三是「逐步侵畧」——卽促蘇聯的壓力由此而南，步步進迫，驅使中國人民作鷹犬，作爲侵畧東南亞各國的先鋒。周恩來會經說過：「中國共黨革命任務之一，卽是與美帝國主義作戰。」可見毛共當時絕對沒有絲毫自決自主的餘地了。

現在毛俄間雖已發生了歧見，但俄共對於以上陰謀則早已實現了大部份。這因素多半歸咎於一九四五年一月廿一日，美英與俄所締結的「雅爾達協定」，出賣了中國，背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開羅宣言；中國爲日本侵畧東北而抗戰，不料東北竟成爲英美要求蘇俄參戰的犧牲品，當初尙守秘密，直到同年六月十五日才通知中國政府，可惜我政府當時亦因軟弱而不堅持其立場，去否認雅爾達密約，乃屈從英美越俎代庖之計。尤其同年八月十四日，更與俄帝簽訂了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恢復了帝俄在我東北的特權，實際上那項條約無異於日帝的「馬關條約」第二！

近二百年來的史實告訴我們，侵畧我國的帝國主義者，首推蘇俄與日本——前者蠶食我國東北和西北的土地，至少在兩百方里以上，西伯利亞的大部份地區都是我國原有的領土。後者雖是一個戰敗國，但在戰時進侵我國的日本獸兵，姦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起碼有一千萬以上同胞死於寇兵的槍桿刺刀下，其餘財產的損失更無法估計！此仇此恨不應忘記。可是通番賣國的奸匪毛澤東，先做史達林的「契仔」，藉俄帝之力來竊奪政權；今又與日本帝國主義勾搭，而不惜做汪精衞第二，儘管如此，而我們仍相信偉大的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遠的文明，五千年來政治文化的整體迄未間斷；過去蒙、滿及日人，只有征服我們的土地卻未征服我民族精神及其文化，而毛賊的下場將可能比歷史上任何漢奸更慘！

胡養之

怪鳥哀鳴　共匪到臨

憶甜思苦話萍鄉

張仲仁

回想起來鬧土匪（中共前身）的家鄉江西萍鄉，是一片昇平氣象，人民安居樂業，直達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程度。我家居住村庄是山多田少，各祠會所管之祭產及各戶私有田產均在村外之西南方面各處，但本村四圍之山嶺上出產豐富並不亞於良田的稻谷。本鄉山上有兩種特產，最主要是竹子（普通叫南竹），每年冬季香港土產公司所出售的冬笋，即是由這種南竹所產生出來的竹笋；第二種出產是松樹，遍山遍嶺如香港做聖誕樹般小松林，其中也有一人或兩人合抱這樣大而且很高的松樹。很奇妙的是竹林裏面沒有松樹，松林裏面也沒有竹子，這兩種竹木好似井水不犯河水，毫無友誼可談，分開得淸淸楚楚；我知道生長在城市的人可能不知道鄉間這種自然的景象。由竹子做原料造成紙張，由紙張造成爆仗，所經過的手續也很複雜，但多數是手上工作，因此地方上老幼婦孺均有家庭手工可做，並不辛苦，賺錢容易。在我稍懂人事（七歲）前所過的鄉村繁華安定生活，做孩童時期最深刻美麗的印象是過新年，眞是其樂融融，那時的物價低廉，貧窮人家也有吃有穿有用，人人穿新衣新鞋，富戶人家更加準備得各物豐盛，時時請附近鄰居來吃呀飲呀，根本沒有地主貧民之分。尤其是自己的佃農來拜年，更是招待如上賓之禮，大家打成一片，富戶人家事情多，處處需人手幫忙，除請定的長工外，還要請人做零工，貧窮人家自己除耕種外還可抽出時間做幫工以補不足，勤快的人多賺點錢，生活過得更豐盛點。地方的安寧眞可夜不閉戶。

那時還沒有保甲，地方祇有一個保證，是一位有聲望公正的長輩擔任此職，如發生什麼糾紛則請保證來評理就可調解一切問題，如有不服者保證則退出調解立場，你們可去縣政府起訴打官司，普通純良的鄉民，誰也不願做此勞民傷財打官司的愚蠢事，因此鄉間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所謂遠親不如近鄰，以前的鄉下眞正符合了這句話。

自從鬧土匪後，地方繁盛情形一年不如一年的衰落下去。大戶人家多數搬遷去城市裏居住，將原有的生產計劃無形中停頓了，這些家庭所請的男女傭人，及有關其他生產方面的工人直接間接受影響失業者不計其數，不能遷居的也將範圍縮小，減少生產隨時準備應變。如此一來地方經濟日見拮据，貧窮人家經常有人閒得發慌而無工可做，共匪的口號是「窮人翻身」，土豪尚未打倒，

在鬧土匪最厲害這兩三年中，吾鄉突然有一怪事出現。事緣土匪來打刼是在更深半夜，眞是神不知鬼不覺而使居民防不勝防，因它每次出來搶刼時要帶大批空手流氓來搬挑物資，所以人多槍少子彈更缺乏。然而它想出的好方法，是採用我們本地出產的大爆仗，此種大爆仗的聲响特別大，如在山谷裏燃放確有震動山嶽之勢，所有在場之人都要用手按住耳朵，等於現在坐車經過九龍城巧遇飛機降落時，途人用手塞住耳朵的情形差不多。因此土匪黑夜走進村口即燃放此種爆仗以壯它的聲威，同時它自己裏面有人高呼叫「哎喲」「哎喲」的聲音來嚇人，這是土匪表演用刀殺人時，被殺的人叫「哎喲」的悽慘哀叫聲音。到匪軍搶掠完畢走了後，第二天早晨居民出來在外面看到這種大爆仗碎紙散滿路上，才知是土匪昨晚表演的伎倆，而使鄉民啼笑皆非。不過在那個時刻這種「哎喲」的聲音的確使人聽得心驚膽戰。

我記得從民國二十年起吾鄉產生一種怪鳥，這種怪鳥的叫聲即與土匪晚間打刼時所喊「哎喲」的聲音一樣的悽厲，眞使人聽得毛骨悚然，如大禍臨頭的先聲，不寒而慄，每次怪鳥開始啼叫「哎喲」「哎喲」一聲繼一聲不停的叫着，在東村的山嶺上叫了幾分鐘後而又飛去西村山嶺上叫，這樣飛來飛去輪流不斷的啼叫，不到半點鐘的時間，橫直左右的居民都可聽到此怪鳥「哎喲」的叫聲。

但很奇怪，這種怪鳥啼叫的區域祇限於我家流江村十多華里左右，上走出十五華里之西江村至栗江鎭，下走出十五華里之長平里市鎭至湘東鎭均聽不到此怪鳥叫聲。此種怪鳥並非每天啼叫，有時幾天都聽不到此「哎喲」一聲，有時一天啼叫幾次也不定，如今天聽到此「哎喲」的怪鳥叫聲，然而今晚也必定有土匪出來打刼，就是不來本村，附近的鄰村也必會發生有匪軍搶掠燒殺的慘劇，所以在那幾年中吾鄉居民祇要聽到怪鳥出現叫「哎喲」時，無不提心吊膽如犯人等待法官宣判死刑樣的駭怕。但祇聽到此種怪鳥悽厲的叫聲，卻很難看到此鳥的廬山眞面目，因爲每次都是在鄰近最高的山嶺上發出來的叫聲。

在那時我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每次聽到此叫聲也感覺心情沉悶，有什麼好吃的好玩的均提不起興趣，試想想那時的成年人聽到叫聲，心裏的驚恐程度比我們小童又要嚴重多少倍啊！生活在這種慘無人道的共匪魔掌下，活了今天不知明天怎樣，這種恐怖情形是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

耶，我也不明白。我記得在江西剿匪末期已經聽不到此怪鳥叫「吱喲」的聲音了，因地方已平靜了。此是千眞萬確的怪事，目前在香港同住一鄉村的同鄉，有住在粉嶺黃毅豪老弟，我計算他那時的年齡祗有一兩歲可能不知道，現住在能爲我證實此事。否則的話，讀者以爲我杜撰一篇古仔來醜化這種賊民刼國的政權人物，在那時的土匪就有這樣無耻下流行徑。請看今天進駐中南海站在天安門的他們，對人民的殘害手段豈不比在江西時更惡毒萬倍?!

漫談「愛國」

駿馬

「愛國」這一名詞，現在經已變成一個時髦的名詞，常常掛在人們的嘴邊。左派分子固然開口是「愛國」，閉口是「愛國」；右派人士也是一樣，甚至乎那些缺乏鮮明立場，企圖混水摸魚，隨風擺柳的「新左派」和「新漢奸」，亦滿口「愛國」。這三方面的人士，不但口口聲聲「愛國」，而且都在「包辦愛國」，壟斷「愛國」，但其實，在這些人當中，究竟有多少懂得什麼是「愛國」？「愛國」是應該怎樣的？既然不懂這些而去奢言「愛國」，簡直是荒謬的事，也是沒有意義的事。事實上無論左派人士或右派人士，往往都將「愛國」和「愛黨」混爲一談，然而假如不把這兩個觀念分清，實在是可怕及不可容忍的。

什麼是「愛國」？所謂「愛國」，基本上可以解釋爲某一國家的國民對其國家的一種感情歸屬，通常來說，每一個國民都會對他的國家產生這種歸屬的感覺，而這是純民族感情的產物，所以我們可以說「愛國」是很少帶有理智的。西方人士有一句說話：「無論對或否，都是我的國家」（Right or Wrong is My Country）就是最好的說明。

「愛國」也是沒有立場的，因爲「國家」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感情」這個東西同樣是非常抽象的，是屬於感覺界範圍的，所以「愛國」是超乎一切政治立場和見解。祗要是同國籍，同種族的人，儘管在政治見解方面有很大的差距，但他們對於本身國家的感情，總是一樣的。因此，就我們中國人而言，無論認同於中共或認同於國府的（當然是指眞誠的認同），其愛中國的意義，都是無分別的，假如我們硬要說其間是有分別的話，就是不客觀，就是承認了兩個「中國」的存在（註）。例如中共成功地製造了人造衛星，很多中國人都感到這是光榮的事，雖然他們可能並不喜歡中共政權，但在民族感情的作祟下，都會不自覺地覺得在分享一份光榮，這就是「愛中國」的表現，而這顯然是超乎政治立場和見解上的分離的。

前面說過，「國家」是一個抽象的名詞，然則，「愛國」是如何表現的呢？

雖然「國家」是一個極抽象的名詞，但統治及領導一個國家的政府卻不是抽象的東西，於是「愛國」通常都表現在對執政府的態度上。執政府統治的好壞，對國家的前途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支持一個好的政府，擁護一個可以將國家民族帶到富強安樂的政府，正是「愛國」的表現；同樣地，反對一個殘暴不仁的政府，要求更換一個完全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政府，也就是愛國的表現。反之，去支持一個違背全體人民利益的政權，或反對顛覆一個有利於國家民族前途的政府，就不可以自稱是「愛國」。

我們所以支持國府，是因爲國府實行民主政治，實行三民主義，而這些理想的實現，肯定地對人民和國家都有很大的利益，於是我們支持國府，算得上是「愛國」的表現。

另一方面，左派份子支持中共，在感情上和理論上的出發點是屬於「愛國」，但客觀地卻是「誤國」，因爲共產主義的實行，最終對國家民族有害處，也違反人民的願望，故此擁護這樣一個政權就是「不愛國」。

我們由是可以說「愛國」本來跟愛一個政府或一個政黨有別，但支持或反對一個政府或一個政黨，卻屬於「愛國」的表現。

我在前面也說過，「愛國」本身是盲目和缺少理智的，但對執政府的態度就不該，也不許盲目。一個眞正愛國的人不會不對執政府提意見，不會爲政府的過錯掩飾包涵，不會疏忽於監督政府對內對外的一切行政設施。同樣，一個不許人民說話、不許人民提相反意見的政府，根本就不值得去愛。如果不問一個政府或一個執政黨對國家民族前途是眞的有貢獻，還是有所敗壞，而盲目地去吹捧，這不能算是一種愛國的態度。

正因爲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正因爲我們希望我們的政府能夠迎合人民的要求，所以我們雖然全力支持國府，但不是盲吹瞎捧，我們應該提出批評、提出意見，而我們更應該知道單是在國慶掛掛旗，平時去台灣逛逛，並不足以言「愛國」，因爲「愛國」是包括擁護和批評、支持與督促諸方面。

總之，「愛國」不分左右，但我們中國人「愛國」，就祗有一個選擇，便是從支持愛護一個合符人民利益的政府以達至愛國的崇高意義，從另一個角度，則爲反對一個殘暴不仁、誤國賊民的政權。換句話說，今天我們支持國府，反對中共，才是眞正的「愛國」，其理由至明。

（註）：雖然中國現在分裂爲兩部份，並隸屬於兩個不相同的政治制度下，但始終還是祗有一個中國，我們可以說中國現在分爲「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但不能說是「兩個中國」，所以「兩個中國」的說法是錯誤的。

東北漢奸羣無恥臉譜縮影

覺初

在日本侵略中國期中，雖是沿襲着田中義一的奏摺藍本，然按步就班，表現於具體行動的，當以九一八事件為開始。但那次的動機，嚴格地說，只是關東軍一部份少壯軍人的魯莽衝動，日方政府和陸軍部，還沒有一定的成算，以後的演變擴大，以致出現以華制華的滿洲國偽政權，完全是由於吉林省熙洽的變節投降，給予少壯軍人最有力的鼓勵，故一談到東北的漢奸羣，誰都不會否認熙洽是天字一號的無恥人物。

熙洽

那時正做着張作相的參謀長，雖然才具平庸，無所短長，卻很得張作相的信任，九一八事變發生，張適回籍奔喪，一切由他代拆代行，他原與日軍團長多門二郎及石原莞爾、片倉衷那班少壯派軍人，常有密切的往來，又加以羅振玉謝介石的遊說煽動，因即宣佈獨立，合併軍民兩署，成立自治政府，自為長官，通知吉林省的朝鮮銀行和永衡官號，把張作相的所有存欵，概予凍結沒收，這樣一來，他手上便擁有了數百萬元的政治資本，不愁那些宦海浮沉逐羶附腥的失意分子，不向他極力逢迎，慫恿他鼓吹溥儀復辟，經費來源，統由他負責籌措，盡力報効。於是頃刻之間，推翻了張景惠馬占山等組織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成議，迎接溥儀就職，趕在李頓調查團之先，加緊上演，製造既成事實，論功實不啻滿洲國的催生婆，比鄭孝胥陳寶琛似乎還要過之。而且鄭孝胥陳寶琛他們，究竟是筮仕先朝的遺老，不免懷着犬馬戀主之忱，只是不識時務，不明國家民族大義而已！熙洽則根本沒有這種名份和感情，無非是想混水摸魚，拿溥儀來做他貪求富貴的奇貨，就是張景惠等也不可與他同論，張是迫於時勢，為保全他的固有地位，才出來敷衍撐持的，豈如熙洽賣主劫財，求榮叛國，不惜為敵作倀，種下中日間八年來的長期戰爭。故我們在性質上，對他們應該有個類別，迹雖同污，而心地則迥然有別，此本文特別以他為東北漢奸羣典型的微意。

不過，熙洽在滿洲建國後，並不那樣春風得意。照他的原始算盤，首屆國務總理，已落了空，被鄭孝胥輕輕地奪去，在閣議上，更受盡了日人駒井德三之辱，使他挾功邀寵之氣燄，大受挫折，接着且連一向兼任的吉林省長也丟掉了，這無異使他失去了政治生命的憑藉。可是不久，關東軍對滿洲國的人事，漸趨向清一色的東北土著化，盡量排斥非東北籍的人士，熙洽是滿洲人，認為爭奪國務總理的機會又來了。便利用財政大臣的職權，扣薪不發，迫使鄭孝胥自動引退，誰知結果，鄭孝胥是被擊走了，而繼任人選，卻落到了鬍匪出身的張景惠頭上，且一直做到日本投降，滿洲國宣告解體為止，這十二年中，熙洽在失望之餘，只好以醇酒婦人，過着變相自殺的灰色生活，財政大臣既已辭掉

入江貫一的手上，滿腹乾坤。一手促成滿洲國的熙洽，到了三十四年，盟軍登陸日本，國軍接收東北，終以閒曹冷官，一同被俘治罪，一場春夢，瞬眼皆空，何苦在人生過程上，寫下這筆求榮反辱出力不討好的臭污一頁。

張煥相

其無恥醜態，更令人齒冷。他原做過張作霖的航空總監，本是日本航空學校出身。但其一生，專靠吹拍工夫吃飯。東北航空事業，因不發達，他之被任為總監，就是由於侍候張少帥的關係得來，旨在聊備一格，並非那樣重視，一般東北元老，對他都無好感，因在滿洲建國初期，無法插足染指，虧他妙想天開，終於打開了關東軍的大門，他在原籍撫順家祠內，特為乃木大將塑造了一所神位，日夜燒香虔拜。乃木大將是日俄大戰攻取旅順的日軍司令官，戰功最偉，明治天皇逝世時，又與其夫人切腹以殉，忠義壯烈，尤為日本軍人馨香景慕，視為神聖偶像。由是消息傳佈，居然給日本關東軍看中了，以為他的行為，值得示範標榜，初任為協和會高級顧問，繼向張景惠推荐為司法部大臣，張不得已，在發表任命後，對他再三警告，不要隨便說話及任意活動，張煥相表面上儘管唯唯應諾，心底裏卻正在轉着念頭，此後不再膜拜乃木大將死人，而要去膜拜關東軍的活人了。

一天，滿洲國全體大員，舉行宴賀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兼任駐華大使的週

施漢

為柬埔寨人民所唾棄的前高棉親王施漢諾，最近在北平對訪問中共的美國合眾社記者發表了一段頗為坦白的談話。但從其談話的內容卻充分證明了這一個政治殭屍是那麼昏庸愚昧。

施漢諾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在訪問莫斯科中，其國內在龍諾將軍領導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施漢諾封建王朝，建立柬埔寨的民主政權，當時施漢諾也是無家可歸，而蘇聯也不肯給於庇護，正在走投無路之時而由中共給於收留。

中共一向號稱要打倒的是帝王將相，何以又會收留一個沒有人民國土的落難王孫呢？這不是中共變性，而是中共的陰謀。因為要赤化東南亞，要使柬埔寨成為越共的庇護所，中共雖知施漢諾是一個腐化無能的昏君，但利用他這塊杉木靈牌總要比赤裸裸毫無藉口的侵略稍勝一籌。實在施漢諾已是一個出賣柬埔寨國家和人民，成為中共的赤色走狗了。

南大將不但是滿洲國的爸爸，且是我們每個人的爸爸，我們對這位慈祥的爸爸，應該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和祝福，頓使在場的人，都感到肉麻不安，張景惠實在耐不住了，大聲喝止，叫他坐下，弄得南次郎不得不爲他勉打圓場，除盛讚日滿兩國邦交親睦外，並稱他與滿洲國人的交誼，無不深厚，尤其是張總理大臣，一向是以老大哥相待，就是與張煥相先生，也是同兄弟一樣，至於滿洲國之父，只有皇帝陛下，才夠資格，鄙人怎可當得起，總算把緊張尷尬的氣氛，鬆弛了下來。

這個張煥相，可說是熙洽類型中最突出的代表。他如權位懸殊微不足道的小漢奸，這樣的笑話，亦不勝其枚數，玆毋妨畧舉一二件爲例。

楊永光

是關東軍參謀本部一名低級職員，僅學會一句「馬鹿野郎」的下流日語，無論吃飯坐車，例不付錢，冒充日本浪人的兇惡派頭，不想一時說滑了嘴，竟在日本長官面前，無意間說了出來，不但被撤了差，還苦苦地毒打了一頓，從此再不敢碰見日本人的面了。

李文輝

也是滿洲國的低級公務員，年紀不過二十八歲，追上了一個四十多歲的日本寡婦，名叫遠藤芳子，他竟想做滿洲國的高等國民，向日本大使館中請入籍，改名爲遠藤正太郎。雖然沒有獲准，但他總以日本人的身份自命，一舉一動，刻意模做着大和民族的作風。後來不知怎的，被人打死在路旁，日人既未會准其入籍，自己又早已背離祖國，死後竟成了一個沒有國籍的孤魂野鬼。

張紹賢

是一個軍政部的科員，也和李文輝一樣的卑鄙荒唐，與日本女子佐藤令子結了婚，便把名字改爲佐藤賢二，向日本大使館中請歸化被駁。可是他在警局已經辦好改名登記的手續，且陳報軍政部核准備查，不料日本大使館的駁文，偏在同時發表，張紹賢不管這些，仍以佐藤賢二的日本人身份，出入各種社交場合，他在心中暗自盤算，想對東北抗日分子的地下工作，跟踪偵察，俾向日方密報立功，因此，被他舉告而犧牲的愛國志士，確也不在少數，尤其是一般青年學生，缺乏敏捷的警覺性，容易被他發現，遭到毒手。一天，軍政部有幾個同事，正在談着南京方面的抗日工作，已進入新的擴展階段，被他在門外偷聽知悉了，便神氣十足地闖了進來，指着那幾個人吆喝道：「好啊！你們原來都是南京政府派來的潛伏間諜。」大家見他這樣一說，情知事態嚴重，嚇得不知所措，內有一個黃姓科長，便當機立斷，先發制人，突然拿起一條板櫈，向他兜頭一擊，當即倒斃地上，於是走到警局自首報案，說是因賭拌嘴，以致打鬭，一時急於自衛而失手的，眾人都爲之堅持作證，警局一查，他既已脫籍，歸化日本，應由日方受理，而日本大使館又以未曾批准置之，此案遂與李文輝同以不了了之。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這種不明不白的枉死鬼，在當時恐怕誰也不會予以同情，只有額手稱快，可見做漢奸的悲慘下場，幾乎同歸一例。

公平，因爲我們的軍隊（柬共）已佔據了柬埔寨百分之八十五的地方。我與我的人民都不能接受龍諾爲國家元首，因爲那是非法的。我認爲，我的人民認爲，就算柬埔寨的共產黨亦認爲我才是合法的國家元首。

這個無家可歸的可憐蟲，仍然做着白日夢，把人民當作私人的奴僕，口口聲聲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才是合法的統治者，叫得是那麼響亮。

施漢諾又說：我的政府有十一名閣員，其中有十名是共產黨員，只有我的侄兒不是，而柬埔寨大部份人也不是共產黨。共產黨很了解這個事實，知道他們並不能赤化柬埔寨。我肯定我們的共產黨人亦有足夠的智慧，不會嘗試自己攬權，否則他們就會遭到僧侶和很多、很多柬埔寨人的強硬反抗了。甚至中共，朝鮮與河內亦勸告這些共產黨人不要赤化柬埔寨。

鋒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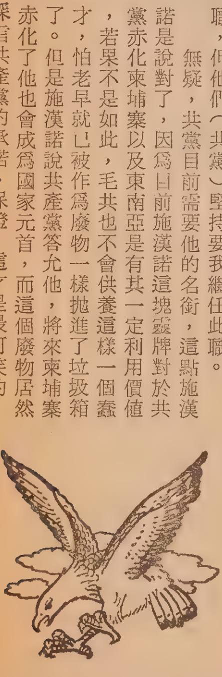
這個正式人頭豬腦的東西，所謂他的政府十一個閣員中，十個是共產黨人，還大叫共產黨不會赤化柬埔寨，中共，河內都勸共產黨不要赤化柬埔寨。這豈不是貓兒自稱不愛吃魚一樣的笑話。

施漢諾又說：我所關心者並非是戰後柬埔寨是否成爲共產國或非共產國這個問題，對我最重要及關心的，乃是柬埔寨在國際上有獨立的感覺，在內政方面可能擁有一個共產柬埔寨，但在國際間之行列中，是以獨立柬埔寨出現，例如在歐洲方面有羅馬尼亞以及南斯拉夫，我所指出乃是不結盟的國家，可能我們來一個南斯拉夫式的柬埔寨。

可憐這個已是死無葬身之地的大笨蛋，卻在夢想着什麼式的共產國，其實不如早些爲自己的身後事作點準備來得實際。不管是什麼式的共產主義，施漢諾何從有發言權呢？無論現在與將來施漢諾，不外是一具受人擺佈的木偶。

施漢諾又說：我不能說我充滿信心，我並非完全那般深信共黨。他們主要需要我的名銜，他們需要國家席位，因爲這樣他們才被視爲合法。我對聯合陣線說，解放後我希望辭去國家元首之職，但他們（共黨）堅持要我繼任此職。

無疑，共黨目前需要他的名銜，這點施漢諾是說對了，因爲目前施漢諾這塊靈牌對於共黨赤化柬埔寨以及東南亞是有其一定利用價值，若果不是如此，毛共也不會供養這樣一個蠢才，怕老早就已被作爲廢物一樣拋進了垃圾箱了。但是施漢諾說共產黨答允他，將來柬埔寨赤化了他也會成爲國家元首，而這個廢物居然深信共產黨的承諾、保證！這才是最可笑的。



江南啼痕錄（五）

但要看受傷程度，罵什麼也沒有閑心理會，趕快把他扶起，要他試行兩步，問他那裏有痛，他搖搖頭；問他的上身胸背有傷否？他還是老例的搖搖頭。於是我又放開了手，要他自己走幾步，他也拍拍身上的塵，便很自然的走着，不感吃力，沒有蹌踉，我知道確實沒事了。驚魂已定，便和他離開了炮樓，各自返回家裏。頌聲卻守口如瓶，從沒把這事告訴人，我更不敢在別人面前提起。但暗地裏覺得奇怪，我把頌聲一挑，這樣的翻身跌下去，可說是必死無疑，到頭來，卻毫無損傷，豈眞是喃嘸佬洒淨，那法寶開了不死的先例麼？那眞是奇中之奇了。我自從竿挑頌聲之後，我再不敢過份頑皮，家長們以爲我改性了，怎知我闖過大禍，一朝給蛇咬，十載怕井繩呢！但從那事件發生之後，我自己常常覺得對頌聲有了負欠，遇他有什麼事情，我總是想盡力幫他，以減少我的內疚。

宓兆祥送頌聲返回宓家灣，兆祥要他看跌打醫生，他卻不肯去。兆祥告訴我，我要人把頌聲叫來，逼他要及早治理，他也唯唯諾諾，只說沒有什麼事，何必看醫生？我問他：「你沒有看過醫生，你怎知沒有事？」他也只裂唇笑笑。不久，我也要北上重慶，便沒有機會追問他了。但當我後來督導六邑地政的時候，來往三埠江門之間，道出單水口，知頌聲已患肺癆，豈眞被毆而致內臟受傷，積瘀成患，又不及時治理，而成肺癆乎？大陸沉淪，我逃亡海角，不久卽聞頌聲逝世，時約三十四歲，哀哉！

六鄉聯防大隊在單水口任務既已達成，便將防務移交挺七第二大隊，眞正的凱旋高唱，整隊而歸。當我一馬當先，率隊進入銀河墟的時候，轟天响

三、三上重慶，出席全國教育會議。

敵人屈膝，世界和平，但十三鄉四境並不平安，因爲土共的海濱縱隊及粵中縱隊，四處流竄，襲警所，搶糧倉，刼墟市，以流寇式飄忽無定的騷擾。初時是鶴山城、禾谷（鶴山縣境）；更樓、夾水（高明縣境）；和平、尖石、（新興縣境）；蓮塘、揚橋（恩平縣境）等處受過竄犯。漸漸的十三鄉毗鄰的地區，也發現土共的踪跡。大概都是過往性質，且人數不多，每隊不會超過一百人，槍械都是土製七九，談不上作戰實力，故不敢闖進開鶴十三鄉的核心地區。以皂幕山脈爲根據地的是粵中縱隊的人馬，引誘山區的貧雇農參加，出沒於開、鶴、高三縣的邊區。海濱縱隊則以大龍峒爲根據地，出沒於台、恩、新（興）三縣的邊區。

由於四境不靖，於復員會議中，對武裝民眾究竟全部復員抑部份復員，十三鄉鄉長恰有兩個意見，六鄉既各有自衛隊，負擔給養，復要供應六鄉聯防大隊的糈餉，現在既抗戰勝利，應解甲歸農，故六鄉鄉長主張全部早日復員。其他七鄉一向是沒有組織常備隊，有事時才發動各村鄉壯丁出動，而要依仗六鄉聯防大隊支援的，則極力要求保留六鄉聯防大隊。他們的理由，有了六鄉聯防大隊，不特外圍的七鄉無虞，倘解散了六鄉聯防大隊，則核心的六鄉也有險。那七個鄉長寧願負擔一部聯防大隊的經費，但六鄉的鄉長又不願，因爲如果另七鄉負擔糈餉，則名稱必須改爲十三鄉聯防大隊，人、槍徵自六鄉，而要負起十三鄉的綏靖之責，未免有欠公見，必須會外調協，乃宣佈休息三十分鐘，以便個別溝通。我以爲在此局面動盪中，六鄉聯防大隊，有其保留之必要；但爲減輕六鄉負擔，六鄉自衛隊則一律解甲歸農。我又了解六鄉鄉長內心的顧忌，六鄉聯防大隊雖繼續辦理，但不受另七鄉的給養，聯防大隊的名稱亦不更改。我便以這幾點溝通六鄉鄉長的意見，大家都一致贊成。我在休息三十分鐘後，宣佈復會，我提出折衷方案：㈠六鄉自衛隊於一個月內實施復員；㈡六鄉聯防大隊暫不撤銷，給養仍照成例分配，繼續由六鄉負擔；㈢十三鄉地方治安，六鄉聯防大隊協助維持。卽席一致通過，但我已花了很多唇舌。但在我奉恩師之召，三上重慶之後，不久，六鄉聯防大隊也全部解甲了。

六鄉聯防大隊既不撤銷，十三鄉聯防又繼續辦理，使我的身份很是微妙。抗戰勝利，戰時工作團隨之結束，我在戰工團的職務，當隨之解除，我應回到原工作崗位去。但十三鄉的鄉長請求我留下來，繼續主持聯防辦事處的工作。以前我是以戰時工作的地區上管人，策動十三鄉聯防，由是管理聯防辦事處的事務，但戰時工作團既已結束，而在法理和體制上我已無權過問。但承十三鄉鄉長的厚意，在會議席上一致通過公推我主持聯防辦事處，盛意拳拳，使我難以推卻，只好勉爲其難，又暫擱下去。但我聲明如果中央團部命令我回去處理團務，或者本校要我回去協助校務，則我必須辭職，另選賢能擔任。十三鄉鄉長也答應了。

本地區在勝利前夕，已漸趨繁榮，所屬墟鎮的畸形繁盛。商賈雲集，百客來往。茶樓酒館，另搭舞台，演出粵劇，生意蓬勃。抗戰勝利，牟利份子，見獵心喜，又藉慶祝勝利爲名，於墟外曠地，大搭戲棚，請較有名氣的老倌，大演粵劇，以演戲所售的座票，固然鈔票滾滾而來，但藉演戲而開賭，那才是生財大道，番攤廠、牌九廠，規模甚大，一座番攤廠，內有二十檔左右的番攤，另有骰寶之類，林林總總，賭具應有盡有。演戲主會，均屬地方的有力份

宓琴

毛蟲大字不識一籮 妄談研讀馬列原著
熱心讀者借箸代籌 介紹一本眞正寶書

編輯先生：

大陸由於權力鬬爭，而引起馬列主義詮釋糾紛，近有一新傾向，提倡讀馬列原著。須知馬克思原著是用德文的，列寧原著則是用俄文寫的，不僅毛黨無人能讀，即全大陸也不會找出幾人。退一步，縱使有人能讀德俄文，也未必能懂文中意義。我們從外文譯本研究，大多數學者也皆覺得難懂，多批評「資本論」費解，況不夠水平的共產黨員。

據我所知，在東方讀通「資本論」者，在日本有福田德三教授、河上肇教授，在中國有馬寅初、陳啓修、趙蘭坪等教授，然也非讀德俄文原著，多是靠英文翻譯。馬克思的德文「資本論」，文句特別冗長，形容詞又多，再加上用語特別，故精通德文的人，翻譯馬著，也莫不感頭痛，況不懂德文的左仔，怎教他們去讀原著？豈非痴人說夢。

河上肇在日本，是研究「資本論」權威，著述豐富。陳啓修四川人，是早期東大河上肇的學生，因讀「資本論」而左傾，可能參加共產黨，後來他讀批評「資本論」太多了，所以他唾棄了共產黨，而改名陳豹隱。大北大校長，但他思想是絕對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善講演，親筆著述不多見。

中共教黨員讀原著既不可能，我願提議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最簡易辦法，即讀趙蘭坪教授著「馬克思主義批評」，正中書局出版，香港便可買到。

該書如精讀，大約一週可畢業。凡馬克思主義主要精義，該書皆一一介紹無遺，好處是每介紹完後必有精闢的學理批評，可不致受馬毒，不僅一般黨員，即毛周也要平心靜氣研究一下，無論對他們個人，或中國、世界，皆是有益的，這才眞是一本「寶書」，故特藉「萬人」介紹之。

讀者有心人上 十月一日

並非內戰

萬人傑先生：

閣下歷年在報章上分析左仔與冷血動物，無知尾巴，痛斥學妖等，恰如明鏡高懸的包龍圖，至所欽佩。

九月十六（星期六）閣下在「牛馬集」發表的大作，其中有國共之戰為內戰（大約係如此說），鄙人不敢苟同。鄙人認為中國對共之戰，是對敵僞之戰，救國護民，拯救文明之戰。共黨為世界組織，對待民主世界是一致的，並無國家民族觀念。

我國大陸陷後，遭受國破家亡，被屠殺迫害奴役之慘，為數千年來任何亡國之國所未有。他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早已為世人所共知，區區一釣魚台，他們為着目的，自然絕不計較。數典忘祖，他們所優為。

外蒙係我國疆土，經已數百年，為蘇俄於民元後滲入竊據，第二次戰後，用種種卑橫手段，迫而成為「蒙古人民共和國」，他們從無異議，且稱兄道弟，正式派遣大使駐於庫倫。行見將來鬬爭互罵平息後，「內蒙古與維吾爾」等等「人民共和國」都會陸續出現，到時蘇維埃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就會遍及全世界矣。

閣下為讀書明理愛國君子，深望負起萬人傑的大無畏精神，大揮橫掃妖邪、軟骨、惡毒、狡猾者之鋼筆，喚起人羣，使我國免於沉淪，使人類得救，幸甚。

讀者黃老行謹上

反對中共與日枱下交易出賣神聖領土釣魚台島

萬人協會抗議書遞交日總領事須磨

擁有廣大會員的萬人協會，以此次田中與周恩來簽署的「聯合公報」，竟隻字未提爭執多時的釣魚台列嶼問題，根據「聯合公報」第六項，中共與日本既同意「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則中國領土釣魚台絕不容許日本霸佔。

今周恩來與田中角榮於四天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公報」，竟不提釣魚台事，使人相信在田周會談中，曾作枱下交易，以我神聖領土，換取日本之建交。

釣魚台屬中國領土，已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周恩來在共歷次談話中，均曾加以強調。如今釣魚台尙在日人霸佔下，居然屈辱建交，無非爲達孤立中華民國目的。

該會全體會員認爲不論中共抱有任何目的，均不容出賣國土，與曾屠殺我六千萬同胞的敵人勾結。爲此特擬具抗議書，送交日本駐港總領事須磨未千秋，轉達田中角榮首相，要求迅速歸還釣魚台列嶼。如日本與中共政權私相授受，互相勾結，中國人民對這一項不能見光的交易，決不承認。

死支持，全力收復釣魚台列嶼，維護國土完整。

茲將抗議書全文錄後：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須磨未千秋先生請即轉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先生：

閣下這次到北平訪問，與中共政權總理周恩來會談「關係正常化」問題，並經發表了聯合公報，雙方取得協議者凡九項，但在此九項協議中，並未見提及尙在 貴國非法霸佔中的釣魚台列嶼問題。釣魚台屬中國領土乃排除爭辯的事實，我國外交部已列舉充分歷史資料，證明歸屬； 貴國名教授井上清先生本年二月間亦曾撰文證實其事；中共總理周恩來歷次談話，都說中國領土釣魚台不容侵犯。而今日在聯合公報中竟隻字未予提及，使人深信，閣下與周恩來的會談，會作枱下交易，放棄釣魚台領土換取建交，以求達到孤立中華民國之目的。如有此種默契，乃與我國七億五千萬民眾的意願相違背，我們決不承認這一項賣國協議。

根據「聯合公報」第六項「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協議原則， 貴國應先將我釣魚台領土歸還，方足以表示尊重我國領土完整的誠意。

閣下又在聯合公報中說：「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但在 閣下出任日本首相之時，並未將釣魚台領土歸還我國，則所謂「反省」無非紙上談兵，言行未能一致。

本會全體會員，包括了中國民眾的各階層，茲特向 閣下提出抗議，我們將與七億五千萬中國民眾並肩奮鬪，作中華民國政府的後盾，誓必收復國土。 閣下如有反省眞誠，應即對釣魚台問題有明朗表示，否則引起不幸後果， 閣下應付全責，尙祈三思。

共軍革命行動「委員會」
矢誓要為林彪復仇

彪翻案報仇。

一位讀者寄來一份傳單，據他說，這是幾個月前從惠陽逃到香港的一位人士帶出來的，這份傳單，說明林彪、黃永勝的老根據地廣東，他們的力量仍在積極活動。

這份傳單標題是「緊急通告」。傳單的內容主要是為林彪喊冤。傳單一開頭就說：「我們偉大的軍事統帥林彪同志，在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精心策畧下被謀害了，我們要誓死為林彪同志復仇，堅決支持林彪同志反對勾結美帝的革命路綫，與親帝的假馬克思主義騙子拚到底。」

「緊急通告」繼續說：

林彪同志是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綫的鬪士，是中國傑出的軍事天才與偉大的革命家，他在革命的人民解放戰爭中，指揮人民解放軍，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美援朝的戰爭中，他親身走到戰爭的最前綫，打敗了美帝國主義，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亂局中，他堅決下令人民解放軍介入，穩定了局勢，粉碎了階級敵人打着紅旗反紅旗的陰謀，捍衛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捍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江山，在光輝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林彪同志在黨內的崇高的領導地位，正式被確定下來。

九大以後，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把林彪同志看作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要排斥林彪同志的領導地位，甚至侮蔑林彪同志是第二個中國赫魯曉夫。去年九屆二中全會以后，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和黨內臭名昭著的反革命兩面派，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妄圖推翻九大所確定的革命路綫，林彪同志毫不妥協地與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展開針鋒相對的鬪爭。到了今年七月，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為了實現他叛黨、叛國的陰謀，不惜公開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公然宣佈邀請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尼克松訪問中國，於是林彪同志與假馬克思主義騙子之間的鬪爭，也就發展到新的高峯。

今年九月開始，在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精心策劃下，在軍事領域內進行了一次反革命的奪權鬪爭，林彪同志和軍事部門的重要領導，在一夜之間被剝奪了軍權，並且遭受到謀害。他們為了防止人民解放軍興師問罪，故意封鎖消息，一再叫嚣「只許黨指揮槍，不許可槍指揮黨」的口號和打起「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一元化領導」的旗號，妄圖改組各省市地區革命委員會和新建立的第一書記。最近，並且一面發動所謂唱好「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革命歌曲的活動，僞裝國際主義者妄圖蒙騙人民解放軍和革命羣眾，另一面竟含血噴人，誣指林彪同志反黨反無產階級專政，以掩飾其進一步篡黨、篡軍、篡政、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惡陰謀。

人民解放軍同志們：起來！這是我們採取行動的時候了，我們要誓死捍衛九大的革命路綫，誓死捍衛林彪同志的建軍路綫，我們要團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親帝派所迫害打擊的革命幹部、知識份子、和廣大的工農羣眾，向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和他一伙的反革命兩面派開火，進行一次眞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揭露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叛黨、叛國的滔天罪行，並發動武裝鬪爭，把他們打倒在地，踏上一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

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林彪同志精神不死！
無產階級革命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行動委員會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這一份以「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行動委員會」名義發出的「緊急通告」，是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發出的。應該注意到這個日子正是林彪事件在全軍開始傳達：「四好五好」及「學毛積極份子大會」被禁止舉行的時期。這份「緊急通告」發出後，至今年二月，四川、雲南、貴州立即發生一連串武裝叛亂事件，張國華暴斃，梁興初被捕。至今年五月，江青、董必武相繼至廣州，不久，劉興元也神秘失踪，從這期間一連串事件看來，這張傳單的眞實性是很高的。

美國讀者來信

唐人街罪惡滔滔 安份商人遭欺凌

以前可誇耀說唐人街治安最好，華人子弟家庭管執最佳，現在……

在兩三年以前，當我和美國朋友或美國學生談起美國青少年犯罪問題時，讓我最得意最驕傲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向人誇耀：

「唐人街的青少年從來不犯罪，這都是因爲中國父母的家教嚴，因此你們從來聽不見中國年輕人鬧事的消息。」

美國人一致承認我所說的話是對的。因爲有些美國報紙也常常說到唐人街裏的青少年是多麼安份守己。

可是，現在一切漸漸改變了！現在我沒有資格再享受從前那樣的光榮！舊金山報紙上，看到一篇東西，題爲：「匪徒怎樣恐嚇舊金山的唐人街」。作者是侯查理君與白羅絲女士，我想他們當然都是中國人，原文大意如下：

現在有少數匪徒是剛到美國不久的移民（由香港來的），把舊金山唐人街的六萬居民，都恐嚇得人人自危！

他們的行爲，令人想起一九二〇年代芝加哥匪徒們的作風。

，是由三個匪黨所爲（可能是爲爭奪地盤或內鬨）。

有些私人的賭場，從前只是被警察襲擊，現在則被一些年輕的惡徒敲詐勒索，有一次竟搶去現欵三萬元。

那些吃了虧的人，沒有一個敢作聲。

舊金山的紀事報曾派記者在唐人街的街巷中，與那兒住的人們談話，想探聽一些有關那些青年匪徒的消息，本來有幾個願意告訴他，但自從最近一個政府的青年指導員被人殺害後，那些人什麼話也不敢說了。

他們對那位記者說：「請你千萬別提我的名字。」有的歹徒，對那些居民，甚至對這個記者，都加以威脅。

唐人街的華僑，他們好像一座金字塔，最下的一層，是住戶，有土生的華裔，有移民的，他們安份守己，每天勤苦的工作，在當中的那好多層，是各種作生意的人，可是開飯館的人，常常有惡徒去隨便白吃……

開戲院和電影院的人，有時被迫坐在後邊的辦公室裏，而前面的票房，卻被歹徒霸佔，所有票欵收入，統統歸入了他們的腰包……

還有那一百多家衣服和賣衣服的舖子，有時被人勒索，倘不如願，夜半無人的時候，衣服材料就會被人毀壞。

這樣的事一天比一天多，但只有極少數的人敢報告警察，多半的人，只是緘口不談，情願吃虧，因爲如果報告，恐怕他們報復，那時不但金錢受損失，連自己的生命也都可能喪掉。

再往上——金字塔的頂上——是各種「堂」、「會」、「公所」等。據說在從前，這些「堂」、「會」和「公所」裏德高望重的大商人們，是舊金山唐人街的統制者，但現在卻有人說：「這些人都是沒有勢力的老人，他們沒法子管那些新起來的年輕匪徒。」

這些匪徒的行爲，早已被舊金山警察局所注意，他們不但早已知道這些匪徒的所作所爲，而且還有他們的相片。但是按照美國法律，到開庭審判時，必須有些證人才行，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們，或他們的家屬，一個也不肯出庭作證，大家不是「金人三緘其口」，就是「一問三不知」，這樣一來，使得警察局和法院都沒辦法對那些惡徒加以制裁了！

有一個記者，訪問一個唐人街的商人，問他爲什麼那些曾經吃過惡徒

徒有關係的，他們之死，對我們毫無損失。……」

因此種種，唐人街的老百姓、商人們，雖然是生活在二十世紀的美國，但卻仍由保持着孔子的教訓：「忍，在危險中生存！我看了以上的態度，怎能不替舊金山的唐人街悲哀呢？舊金山唐人街是西半球最好最大的，現在竟有了這樣的歹徒，實在太可惜了！

把針灸學術帶上科學大道上去

據台北傳來報導，國科會最近請中央研究院院士王世璿博士就「針灸醫藥」的研究，草擬了一份報告。國科會決定在台大、榮總和三軍總醫院三大醫療機構中，作科學的針灸實驗。這一舉措，將中國幾千年來的針灸學術，帶上科學的大道上去，假以時日，針灸學術或將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去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美國記者們看到針灸麻醉割盲腸的事，於是，美國的醫師也繼過去德國和法國醫師之後，對針灸發生了興趣。因此，古老的針灸醫學，又有抬頭的樣子。

最近，向一位屢次被邀出外行醫而不願宣傳的山東籍針灸專家請益，所談道理淺近，據他說，確有功效。歸納起來，中國針灸之術，並非能醫天下百病，而是幫助人體能的促進，刺激潛在的生命力，這一說法，不無道理。所以，針灸醫術對老人病、關節風濕病、機能障碍等疾病，效用較為顯著。

針灸術未能風行於世，最大的原因，都是由於一脈祖傳，而以病人作臨床試驗，針好的固然感激，針不好的也不會埋怨，因為這是「一個願扎，一個願挨」的事，有些針灸醫師，只知道該在什麼地方扎上一針，卻說不出為什麼要扎這一針。他不能說出合乎科學化的理由來，便不能使人心服。也許針灸醫師自己知道，但這是「不傳之秘」。就因為他們代代相傳，針灸術就愈來愈式微了。

是抱着知其然而不問其所以然的態度，那麼，國科會的努力，恐將難有所獲。有些病人對針灸醫師的醫術，驚訝不置。因為「頭痛醫腳，腳痛醫手」的針灸術，不免令人感到神奇。實則，這是神經系統的關係，並不是「神來之針」，被針灸治好的病，當然不少；但沒有治好的可能更多。如果將針灸予以科學化的研究，揭開其中奧秘，則不但可將中國古老的「獨門」醫術發揚光大；對一般病痛的人來說，更是一大福音。

最後，更寄望於從事針灸學術的專家們，要以真才真學來救人救世，少沾江湖氣，配合科學發展，將中國的針灸醫術，予以整理、創新和光大。這樣，針灸學術才會有前途！（貞可）

奉勸左仔及時醒覺 將功贖罪推倒毛共

否則死無葬身之地悔之已晚

編輯先生：

中共自混入「聯大」以來，香港好些矇查查好事之左仔，到了水浸眼眉，仍不知死活，竟沾沾自得，為毛共塗脂抹粉，真是肉麻當有趣。毛共劫持數億善良百姓作人質，混入「聯大」，但牠殘暴成性，猙獰臉孔，早已在廣大人民雪亮的眼前暴露無遺。百姓久經毛共血腥蹂躪，得到慘痛教訓，經已醒覺，對毛共深惡痛絕，絕不會上牠的當，毛共企圖在海外搞統戰，白費心機，只能哄哄無知左記滾友。此一小撮應聲蟲，置國家人民的安危於不顧，在國家多災多難的今天，為民族罪人，簡直吃砒霜，自取滅亡，其愚蠢無可救藥，可憐可笑！他們不肯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人民的反共力量，也不從中蘇共的狗骨罵戰，和鐵幕人民冒死逃亡的事實，和大陸劉林彭的反叛事件等，都證明了共黨快將滅亡。在此我要忠告左仔和騎牆派，你們唯一的出路是立刻洗心革面，及早醒覺振作起來，與愛好和平自由人士團結一致，同心同德，為反攻復國事業作出應有貢獻，誓死消滅毛共，為解救所有中國同胞擺脫苦難，逃脫毛魔血腥統治，將功贖罪。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否則後悔莫及。不用說你們是無知走卒，即使對共產黨扒竊史上立下重大功蹟者，莫如劉林彭，也難免得到慘淡收場，實在值得你們借鏡。

如果毛共不被徹底消滅，不幸真有機會讓你們親身一試，體驗到毛共的「強大」，恐怕悔之已晚，此時你們及目下洋洋得意的大搞手頭頭們，將會享受到，欲死不能，欲哭也不淮有淚，死無葬身之地的滋味了，希好自為之。

讀者陸以德謹上

徵求長期閱戶

本刊爲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三十元訂閱卅期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本來在道德沉淪，世風日下，不論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祇有利之所在，實無恩之可言，所以田周會談，是他們的事，我們惟有站穩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剛毅奮鬪，不惜任何犧牲，也要收回我們的國土，以解救大陸同胞。同時吾人對於田中政府，卑鄙下流，助紂爲虐，對我中華民國落井下石，我要永遠記着這種新仇舊恨，願我全體正義僑胞，行動起來，抵制日貨，以促起日本正義人士，推翻田中，另組新閣，否則我們消滅毛匪之日，重新再與日本追償血債，以慰八年抗戰期間戰死之將士及死難之同胞在天之靈。不論當前國際環境惡劣如何，吾人絕不動搖，更不氣餒，永不向毛賊低頭。一旦國家需要，不惜再上沙場，以消滅毛澤東之漢奸、賣國賊集團，重振中華民族之聲譽，類危不懼，永矢忠貞。

袁暘照上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三十日

田中作賊心虛討好中共
毛周會心微笑迎接恩人

人傑先生：

　毛澤東從來係以厚顏無恥，靠說謊起家，不期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物以類聚，奴顏婢膝，跑到北平與周恩來會談，第一句就表錯了情，說什麼「過去日本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困難，至今依然抱歉！」這句話無論出自眞心，或虛與委蛇，如果對中華民國政府官員說，仍不失爲外交的風度。但是對周恩來說，就殊不恰當了！因爲[illegible]

死亡淨盡，還能留到今天以作賤民賣國的伎倆嗎？田中首相應該說「當年敝國給閣下救命之恩，至今毋須介意了！」似乎適合事實得多。

　所謂「結束中（共）日戰爭狀態」，更屬荒謬絕倫，在八年抗戰期間，毛澤東不但沒有資格與日本宣戰，而其共軍部隊，亦已改爲國民政府之第八路軍，在法律上已非共軍。惟是賊性不改，不聽指揮，專向國軍襲擊[illegible]

，就是一個大漢奸、大賣國賊。與日本那有戰爭可言？既無宣戰，又無戰爭，怎能稱爲「結束」呢？田中身爲首相，才薄如斯，連國際法律尚且不明，將來導致日本人民於萬劫不復之地，自無疑義了！

　今天日本達到如此富強，淵源於當年我　蔣主席在開羅會議力爭不分割日本領土，保持日皇的寶座，而有今日之成果。那時毛澤東依然龜縮在延安的窰中洞，既無資格與日本戰爭，更無資格出席任何國際會議。唯一能對日本幫助的，就是如何策劃其手下之嘍囉，加緊襲擊國軍，以協助日軍對國軍的正面進攻。這次田中角榮，卑躬屈膝，晉謁毛酋，大概亦是爲[illegible]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媚」之句　用成四律　高齡賜

(一)
仁心不掩詩心媚，舊夢長懸客夢多；
淡泊靜觀齊物論，逍遙閒唱拂塵歌；
何須野兔營三窟？肯與城狐聚一窩？
十里繁華騰蜃氣，海桑紅影落滄波！

(二)
一往江湖計未非，自栽林杏漸成圍；
仁心不掩詩心媚，左道猶橫世道微！
思漢獨留梅骨瘦，居夷誰問蕨芽肥？
窗前晴弄寒鴉色，黑陣盤空萬點飛！

(三)
聊從藕孔閱飛沉，太息蒼生二豎侵！
放眼乾坤迷眾壘，側身湖海托孤岑；
仁心不掩詩心媚，義膽同藏劍膽深；
得失閒閒歸物外，人間終古幻晴陰！

(四)
亘古豪情仰子瞻，囂塵絕入謫仙檐；
清香蘭蕙誰能抱？美味熊魚我欲兼；
性僻何難如佛靜？色空應易似僧嚴；
仁心不掩詩心媚，一枕蠻烟夢尚甜。

壬子中秋

一覽樓主楊海天

皓魄當軒未忍眠，重重往事思無邊，
秦淮燈影揚州月，可有風情似昔年。

中秋大埔望月

李常謙

(一)
鄉關遙隔楚雲端，雁叫霜天白露寒，
今夜月明照萬里，幾人流淚幾人看。

(二)
天上月圓恨未還，萬人爭看在人間，
家山不見白雲裏，愁聽哀鴻叫故關。

中秋玩月

鄭維珍

(一)
金風秋月兩堪羅，百尺樓臺醉復哦。
對景難忘身是客，驚心回首舊山河。

(二)
玳瑁筵開淨不塵，上賓原即月中人。
美鱸飛味醪初熟，丹桂飄香兔倍新。
欲把洞簫吹洛浦，誰教清調和天鈞。
今宵正喜孤輪滿，對影成三遍四鄰。

(三)
嫋嫋輕風拂綺筵，樽前賓主醉如仙。
月明滄海疑霜雪，歌舞霓裳不夜天。
金谷有花兼有酒，銀河無鵲更無烟。
遙知舊雨多清詠，一斗葡萄賦百篇。

鄭先生中秋玩月三律，其中佳句，以每首開始兩句最好，如「金風秋月兩堪羅，百尺樓台醉復哦」，第二首，「上賓原是月中人」等句，平仄音節均佳，對詩學一道，頗見工力，壇主評。

乒乓

林康

乒乓賽作外交媒，球會引牽到澳來，
醜受南蠻投白眼，匪同彼美醉青醅，
強言國隊難相處，號召僑胞卻少陪，
奈已飛臨爭友與，何妨演藝共登台。

自適

林康

長安異國閒居易，順境隨緣任所之，
俠膽高生看劍後，秋心香到讀書時，
歷程流水灣洄殊，世局陣雲變幻奇，
樂土早知非吾土，避秦原爲惜殘軀。

爐峯賞月

袁暘照

(一)
奇峯淺綴淡烟輕，未了朝雲暮雨情，
瓊宇桂飄秋有信，珠江人去雁無聲，

(二)
搔首情傷異地秋，欲憑砥柱對洪流，
山環鼎峙三峯立，人托夷居廿載羞，
蜃市紙迷青女夢，蟾宮雲鎖素娥愁，
滄桑歷盡今宵月，應復重圓照九州。

暘照先生賞月第一首，「瓊宇桂飄秋有信，珠江人去雁無聲」，是爲佳句，人去雁無聲者，指書信斷絕，有惜別傷離之感也。壇主。

壬子生朝有賦

寧士

(一)
懸弧恰值團圓節，壬子之年五十秋，
猶有童心應未老，早生華髮自添愁，
少時端謹譏殊眾，此日純眞孰與儔，
冷眼熱腸留後勁，虛懷從善重能修。

(二)
荏苒韶光五十秋，人師不易願難酬，
舌耕廿載成專業，訓導兩年獻拙謀，
尸位素餐固所恥，臨深履薄豈容休，
頁知有在常爲勉，說法生公石點頭。

壬子中秋書懷

傅裕

寄人籬下愧鬚眉，歷盡辛酸只自知，
合浦還珠原有願，重圓破鏡尚無期，
終宵磨劍思除暴，鎮日登樓欲賦詩，
又是中秋佳節屆，澆愁滌恨酒盈巵。

壬子中秋無月感賦

傅裕

中秋之夜盛筵開，佇候嫦娥未見來，
天上黑雲無好月，人間赤化有沉哀，
那堪多難流離日，誰是安邦濟世才，
一陣強風除障碍，澄清宇宙復登臺。

萬人雜誌

（第二六〇期）



是被壓破了還是真的孵出了鴿子？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出版
一九七二年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中共對日妥協的秘密

共產黨人有一不可救藥的毛病，那便是沒有固定的是非標準。昨天還是毛的親密戰友，今天就變成罪惡滔天的賣國賊了；再如對日本，到今年年初還在大罵日本自民黨進行復活軍國主義，可是七月間田中內閣上台之後，立刻換了一副面孔，立刻不再提軍國主義了，九月田中前往訪問，受到盛大歡迎，對資本主義國家首腦從未有這樣熱烈。致使田中暈浪，在晚宴致詞時，竟胡言亂道，對八十年來的侵畧中國，竟說「爲中國添了很多麻煩」，周恩來不但不當場反駁，還領頭鼓掌喝采。田中回國之際，中共還發動數千穿花衣裳的少女載歌載舞，熱烈歡送。

無奈田中太不識趣，訪問中共之後回國第一砲，是召開國防會議，通過了「第四次防衛計劃」（所謂「四次防」），是佐藤內閣時代防衛廳長中曾根康弘所擬定的，被周恩來指爲復活軍國主義的鐵證。日本的軍力在世界上原屬第十一位，依照這個新計劃將躍至第七位，比戰前的軍力還要強大。可是中共竟粒聲不出，裝聾作啞。不但此也，並且大事招待日本資本家和政客，十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筵開四十桌，慶祝什麼「中日友好」！

千萬下放青年的壓力

中共爲什麼突然對日本人這樣低心下氣呢？論者說是爲了對付蘇聯。問題有這麼簡單嗎？據知日蘇方面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訂下五十年的合作計劃，中共拉攏日本人，在對付蘇聯上有什麼好處呢？實在看不出來。而且筆者就不相信蘇聯眞的會大舉進攻中共，試看中蘇共的「友好同盟條約」迄未廢除就是一個證據。雙方在邊境對峙緊張則有，如說全面開戰，可能性少之又少，因此毛澤東號召大陸各城市掘壕備戰，勞民傷財，不過是發神經罷了。

那麼中共爲什麼對日本人前倨後恭呢？筆者認爲是要借重日本的技術和資本來發展工業。發展工業爲什麼這樣急呢？這可從一件事上見出端倪。

八月間日本的農業代表團，在河北省寶坻縣史各莊人民公社參觀時，該社賽家橋大隊革委會主任侯某答覆詢問時說，大陸各省的下放青年約有五百萬人，經本港某一研究機構考證顯然謊報軍情，實際數字起碼有一千萬。而且人數越來越多。以往海外人士單純的認爲，中共下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只是一種政治迫害，現在發現了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無法安插這麼多的知識分子就業。這種情況在文革之前已經發生，除了下放之外，在各部門膨脹人事盡量容納，經文革的「精兵簡政」改革，失業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例如「國務院」原有六萬幹部，現在縮減爲一萬人，其餘五萬餘人，四萬人分發到各省市工作，一萬仍在「五・七幹校」中等候機會。中央機構的高官尙且如此，何況是才從學校出來的後生小子呢？除了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還有什麼辦法？

下放青年十二人逃清光

除非將中學及大專學校全部關閉，否則畢業即失業，結果只有下放。而下放的知識青年也不斷的反抗，鬧事。他們搞怠工，藉口去看醫生，有了溜回城市，在家長「解衣推衾」（因逃職者無糧票、布票）掩護下做黑人、做扒手；再不就向海外逃亡。例如惠陽某一生產大隊，下放知識青年十二人，十一人逃亡海外，一人溜回廣州。

因爲知識分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再無辦法解決，它將解決中共，所以才手忙腳亂，大事發展工業。而發展工業要技術和資本。提到資本和技術還是「美帝」第一，「美帝附庸」日本也不錯。尼克遜和田中相繼被邀請訪問，這是一個重大理由。

有人可能不相信，北方有句土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新聞以外

差餉大幅度增加
刺激物價上漲無可避免

梁人傑

港府決定明年四月一日起，大幅度增加差餉，這一筆差餉的負擔，必然輾轉落在一般商品之上，物價上漲是勢所必然的事。政府說，加差餉不會影響民生，這是自欺欺人的話；不但一定影響，而且影響必大，我們拭目以觀之！

市民反應激烈

香港政府宣佈，從明年四月起，差餉大幅度增加，增加率由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左右。有些商業樓宇還會加到百分之一百或以上，

這項宣佈，立刻引起廣大市民強烈反對，認為政府此舉對香港的經濟安定、繁榮前途都有極大的危險性。一般市民，反映出下列的幾點意見：

㈠每一年，香港政府都有巨額盈餘，既然政費如此豐裕，沒理由增加差餉；即使一定要加，也不該作這麼大幅度的增加，如果加個百分之十左右，市民絕不會這樣強烈反對。

㈡年來百物騰貴，政府不想辦法加以平抑，還要百上加斤，加重市民的生活擔子。

㈢夏鼎基這位財政司，只懂得開源，從不作節流之想。政府開源，市民遭殃，這是必然之理。

代表政府發言的「觀點與角度」電視節目，因市民反應不佳，鄭鏡彬在節目中為政府解釋：

㈠目前徵收的差餉，從一九六八年以前就沒有改動過，在這四年間，租值已有很大變動，一般來說，已增加了很多，因此必須重新估價，否則就便宜了業主。其實，過去差餉徵收率為租值百分之十七，新的徵收率是百分之十五，應該說是減了。

㈡政府雖有盈餘，加差餉是要利用來進行更龐

㈢增加差餉，只是使業主有合理的負擔，不會影響住客，他們不能「羊毛出在羊身上」，把增加的差餉，轉嫁於住客。

小業主叫苦連天

香港的住宅樓宇在嚴厲的條文下受到管制，業主不許自由加租，也不能收樓。管制辦法執行以來，小業主無不叫苦連天。按照政府的加租限制，所得的租金，絕對追不上物價。如果是孤寡賴以維生的小業主，生活就日趨艱困。

為了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限制加租，當然不可反對。但政府不許小業主加租，他這個「全港最大業主」卻可以大幅度增加差餉。老萬以前為此寫過一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文章，一般小業主都有同感；不過，作為住平樓的住客，當然不滿老萬替小業主講話了。

其實，政府一向抱持自由經濟政策，盡量避免使用「管制」辦法，一切物價，任由其依循供求率，絕少限價之舉，可是，這個自由政策卻並不徹底，譬如施行屋租管制，就是違反這原則。雖然說，

的利益，維持大部分人利益，此舉無可厚非。可是，政府這項政策卻忽視了小業主的實際困難，把所有業主視如大企業家，認為買樓者必是大把水，不妨在他們身上多刮一些。

一方面，政府管制加租；另方面，大幅度增加差餉，一切都是針對小業主，而大業主的影響卻微乎其微。

政府間接加租

何以說增加差餉對大業主無損，對小業主卻壓力甚大？如所週知，香港租房子，凡商業樓宇和高價樓，絕大部分住客自付差餉，只有中下價樓是業主包差餉。因此，政府實行加徵差餉，大業主的房子都是高價樓，與他無關，一加就直接加到住客身上。

廉租屋的差餉也是由住客自付，而由管理處代收的。這一次加差餉，他們當然也加重負擔。因此，政府發言人認為加差餉不會影響住客，這說法太昧於實情，其實，政府一旦實行大幅度增加差餉，住客之中，不少人受到影響，這等如變相加租。

政府並沒明文規定，差餉一定要業主負擔，那麼，今後租樓，業主勢必指定差餉由住客繳交；現時的樓宇，業主也可能把差餉轉嫁在住客身上，轉

的差餉卻可以直接加到他們身上，而且一加就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這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最好例證？

管制別人，自己收益

一些小業主藉租金維持生活的，但政府還是同情住客，無意撤銷管制。似乎，政府對小市民眞是特別照顧；可是，別人的收益他要「嚴厲管制」，自己的收益則一絲不苟，也再沒想到小市民的「利益」。

差餉既要重估，凍結多年的租金，爲什麼不實行重估，確定合理的租值？如果政府設立公正的評價機構，每一年或若干年評價一次，確定標準租值，這樣可使租金合理。比方說，樓價時值二百元一方呎，除了折舊外，如果把一分作爲合理的利息，就足每方呎租金二元；如果認爲八厘合理，則定爲一元六角，徵收差餉，也可以以此爲標準，這樣，人們絕不會反對，而且會說政府的措施公正。

現在的政策，一些屋租受限制；一些屋租則可任加，太不合理。買一層商業樓宇收租和買一層住宅樓宇收租，所得利益，大有不同。

政府既懂得差餉以「時值」估價，則屋租亦應有標準時值。屋租凍結在每方呎三四十元樓價時期；而差餉則以二百元樓價來估計，實是天大笑話。租金只可加百分之十五，差餉則可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無他，因爲市民必須聽命於官；官則毋須顧及輿情也。

年年盈餘還要加？

港府政費，每年都有盈餘，在影響最爲廣泛的差餉上打主意，予以大幅度增加，鄭鏡彬在「觀點與角度」中替政府加以解釋，說政府將把增加了的收入，從事大規模的建設計劃。雖然，他並未說明將從事何種建設，相信是「地下鐵」、「化淡廠」

香港政府果眞爲香港的未來設想，這些事業怎能控制在私人手上？

即使香港政府要進行龐大的建設計劃，也不該一下子增加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差餉，漲幅如此之巨，未免顯得太過猴急和禽禽青，好像來日無多，要在短期內收夠籌的樣子。其實，要建設，向國際財政機構貸欵，大有成功機會，不一定加重老百姓的負擔。

社會人士認爲，差餉既然是跟租值的，那麼，照政府管制租金的方法，只可加百分之十五，也非常合理，四十至六十，太離譜了。商業樓宇要加到百分之百或以上，政府以爲要業主多吐點水，其實，這一筆負擔，又落到住客的肩膀上，加租已經吃不消，加上差餉的負擔增重，正是百上加斤，生意更加難做。政府說，此舉不至影響香港經濟，物質不致因此而上揚，簡直是閉着眼睛說話。

捉賊人手不足，抄牌效率甚高

有一位「張飛頸」的朋友，聽說政府要大加差餉，禁不住媽媽聲大罵。

顧名思義，所謂「差餉」，就是警察部門的費用，相等於內地的「警費」（「房捐」就是「物業稅」）。因爲你有物業，對保護你生命財產的警察，必須負擔他們的經費，這很合理；但反過來說，如果市民付出差餉，生命財產卻得不到保障，現在還要多付百分之四十到六十，未免使人條氣唔順。試看今天刼案頻仍，警察毫無辦法，刼匪不但要財，而且要命，許多被刼的市民，不但損失財物，還會被匪擊傷轟斃。在治安情況惡劣到這程度之下，還要加繳差餉，有什麼道理？

有人說，香港刼案有增無已，是因爲警方人手不夠。不過，只是在對付刼匪方面人手不夠，對其他方面，卻十分充足。比方說，如果你把車停在老虎機前，只消過三五分鐘，就會派上請帖，抄牌的

何以抄牌效率如此之高，捉賊則要碰運氣？如果打刼時剛剛有差人經過，才有機會把匪徒捉住；否則一律逍遙法外，市民的生命財產就此白白犧牲。

加得不合時宜

聽說，警察當局規定，每個出勤的警察，一天要交四十個「畸時」，一個三十，十個三百，每一名警員可以替政府賺一千二百元，不徵差餉，差人們不愁薪水無着。

如果捉賊，不會得到這些收益。而且，飛仔們都有槍有刀，一不小心，就會受到傷亡；再說，即使奮勇擒匪，法官寬大爲懷，也只判他感化。此所以警察部門抄牌人多，捉賊人少。市民爲了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已嘖有煩言，今更宣佈加徵差餉，他們怎會同意？

政府在此時宣佈增加差餉，極不適當，因此市經宣佈，市民便有激烈反應。政府對「增加收入」的措施，即使市民反對，也不會放棄。即如加收水費，在市民強烈反對下，甚至在政府合署門前放下土製菠蘿，也不能打消政府增加之意。

相信今回政府增加差餉也如此，他們已作好一切準備工作，事在必行，絕不可能收回成命。在輿論壓力迫得太甚時，他們又會玩弄一下數字遊戲，這個增加的擔子，還是永遠要擱在市民肩上。

政府發言人說，差餉徵收比率，實際由百分之十七「減」爲百分之十五。這個減字實在太滑稽。他們把租值重估，增到一倍，然後減收百分之十五，這無非又是政府一貫數字遊戲。

政府加徵差餉，不管合理不合理，已是事在必行，至於日後影響如何，已可預見，物價普遍上揚，是必然結果。業主增加差餉，只有加租，商業樓宇不受管制，加租是合法的。商店租金負擔加重，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在他們的商品上分擔這增加的租項，物價有什麼辦法不高漲呢？



中日關係的未來

最近由於日本田中政府承認毛僞政權，海外中國人掀起了反日怒潮，指責日本背信忘義，但筆者對此，心境卻非常平靖，並不是不愛國不反日，實在是把此項問題看淸楚了。說到反日，筆者不敢說是唯一反日的中國人，但總是最反日的中國人，二十多年來，無論日本政府對中國態度是友善，還是冷淡，有時更近於侮辱，但筆者的看法卻從來不變，始終認爲日本不但現在是中國的敵人，將來還是中國唯一的敵人。所以筆者在香港寫的小說、雜文，提到日本人總是稱日本鬼子，從沒有一時一刻把日本這個國家當成友邦，也很少把日本人當成友人，雖然在港二十多年認識了不少日本人，不問日本人把不把我當朋友，在我只認爲是一個熟人，暫時沒有敵意的熟人。

堅持反日三點理由

筆者過去所以堅決反日，是基於三點：

第一、日軍進攻中國姦淫燒殺，中國人直接受害的應不少於一千萬，這項大仇根本未報，雖然戰後在東京巢鴨監獄絞死的七名罪魁，有五名與中國有關，在南京、在廣州，也曾槍決了谷壽夫、酒井隆、田中久一這些屠夫，但比起中國人的死傷，不到百萬分之一。此仇至今未報，九泉之下同胞安能瞑目。

第二、毛幫由江西竄到陝北後，又經過一年多的圍剿，只剩下兩縣地盤，成爲釜底遊魂，再有一年時間，即可全部殄滅。但日本人卻在中國各地尋釁，尤其在華北，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終於在盧溝橋燃起火頭，引起八年抗戰使中國在勝利之後國力疲困，爲俄毛共所乘，終致大陸陷共，七億人民淪入修羅場，二十三年來被毛澤東殺死，折磨死的不會少於五千萬，這筆血債，日本人也該負一部份。

近代史家都認爲毛幫所以倖逃覆滅，終致坐大是由於西安事變，不知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因由於張學良幼稚衝動，加上遺傳的賊性未改，作出魯

西安事變在盧溝橋事變之前半年，共軍投誠改編爲國軍也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三個月即已談妥，但使無盧溝橋事變，共軍招安後改編爲三個師，劃定防區，加以訓練，使官兵放棄共產主義的錯誤思想，不過一年時間，將與國軍無異，充其量也不過如東北軍、西北軍、粵軍、桂軍，人事方面自成一個體系，斷不致擴大叛變，終致竊據全國，塗毒生靈，追根究底，此事日本人仍爲首惡，我們只知反共而不知反日，是捨本逐末，所以愛國家，愛自由的中國人，反共必須反日。

第三、日本欠下中國上千萬人的血債，損壞中國財產非我輩所能統計，只記得抗戰剛勝利時西南聯大教授伍啓元估計，日本應對中國賠款五百億美元，以後周恩來也同日本社會黨眾議員穗積七郎談過，實際上即使賠五百億，仍然是指八年抗戰的損失數字，至於九一八、一二八再上溯到甲午戰爭，日本要中國賠款二萬萬兩，以當時中國人口計算，每人平均賠價五錢，而這筆賠款就是以後日本工業化，軍國化的基礎。所以要談賠款，日本今天國內財富全是中國的，要它賠四千億美元，還是大大減了價。但一九五二年簽訂的中日和約，未賠分文，當時還可以說因爲日本本身也窮。到了這次日毛建交，日本自稱是世界第三經濟大國，錢多到用不完，外滙儲備太多被逼對日圓一次升值不算，還要再次升值，這些錢若是從頭細算，也還是從中國掠去的，面對這樣一個肥到要抽血的敵人，毛周竟然未索分文賠款，此輩尙有心肝乎。我們中國人，不論在自由地區抑在蘇區的中國人，又如何能嚥得下這口氣。

基於以上三點，筆者二十幾年來始終認爲中日之間戰爭未結束，日前只是停戰而已，戰爭終有一天會再起。再退一萬步說，即使中日之間眞的和平，但也不能擔保將來不會再戰，因爲我們與日本之間有一個先天性不能共存的基本癥結。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敵人，但敵人有臨時的，有永久的，什麼樣敵人是臨時，如二次大戰的美英與

什麼是永久的敵人，就是兩國有不能共存的基本問題，除非一方消滅對方，否則戰爭永不可能停止。以中國而論，春秋時的中原大國齊晉之與楚，戰國時代六國之與秦，近五百年來中國之與日本。

有些永久性的敵人在某種情況下也可能轉變，如春秋時代的齊晉與楚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是到了戰國形勢一變，出現了六國合縱以抗秦的局面，雖然合縱未能成功，但齊晉（分爲韓趙魏）與楚國的敵意則消失了。又如歐洲的德法，自從這兩個國家建國以來就居於敵對地位，普法戰爭，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兵連禍結永不休止，但是到了二次大戰之後，爲了抵抗東面的蘇俄，居然結成北大西洋聯盟，其情形一如齊晉合縱以抗秦，化敵爲友。

類此例子將來可能還會出現一處，就是中國與俄國，中俄國境接壤之長爲全世界所無，兩國自從尼布楚條約以來，俄國始終成爲中國的大患，到了蘇俄豢養毛共，支持其奪取大陸，僭建國號而達於頂峯，直到今天蘇俄仍在中蘇邊界屯兵四十師，虎視耽耽，表面上雖是對毛幫，但戰爭不打則已，一打還是死的中國人，毛澤東據說在峨嵋山下掘了防空洞，再重的核子彈也炸不透，稍有風吹草動，這頭赤練蛇一定先入洞，死的還是善良的中國人及被毛澤東裹脅誘騙的共軍。

不過，中俄之間的敵對立場在不久將來可能會轉變，因素是自然的，不是人爲的。蘇俄目前雖是世間大國，擁有最強大武力，爲舉世所畏懼，但對中國的侵略，卻逐漸有力不從心之感。首先在地域方面，蘇俄雖然經營了半個世紀，對西伯利亞廣大原野開發的仍然有限，俄人移居的仍然是少數大城市，在人口方面比起我國東北九省，是居於絕對劣勢。

蘇俄對西伯利亞的開發，更感財力不足，最近普遍向世界招股，法國一間財團去西伯利亞一地勘探石油失敗後，日本又同蘇俄商量共同開掘西伯利亞石油，此等處可以看見北極熊不但貧血，而且老邁，卽使仍未放棄侵略中國之心，也無此力了。

其次再民族方面來說，中國與俄國都是民族的

分之九十七，俄國的俄羅斯民族只佔百分之四十九，這是指總數而言，至於部份地區如烏克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中亞細亞五國，俄人佔的比例微不足道，完全是土著民族的天下，這些加盟共和國的人民均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思想，在共產主義日漸衰退，蘇俄政府統治力趨於式微時，這些國家遲早要恢復獨立，世界最大的赤色大帝國勢必要解體，再不足以威脅中國。

敵對地位永難改變

只有日本這個國家，人口到了一億，本土斷不能養活這麼多的人口，勢必要向外發展，向東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向北對着冰天雪地的堪察加羣島，姑不必說這些地方在蘇俄統治下，就算蘇俄當局如毛澤東、周恩來一樣，慷慨送與日本，對日本也無太大裨益，因爲日本人把北海道都視爲化外，不願移居，何況北海道以北千里以外的地區。因此在日本人眼中看來，唯一發展之路就是西進。從明代倭寇之亂算起，中日之間五百年中始終處於戰爭狀態，只是在中國強盛時，日本人暫時收斂一下，一凡有機可乘又要動手，明代到了嘉靖年間國勢浸衰，日本人就以強盜身份向中國沿海搶掠財物。萬曆年間國勢更衰，日本當政者豐臣秀吉就堂而皇之派兵征韓，與明朝大軍血戰七年，終於拖垮了明朝。清代統一之後，國勢強盛，日本不敢妄動，到了鴉片戰爭之後，眼見中國國勢又衰，日本開始尋釁，先向琉球，台灣着手，滅琉之後繼而掀起甲午戰爭，割台灣，滅朝鮮，佔東北，攻上海，最後認爲時機成熟，想一舉滅亡中國，發動了盧溝橋事件。

從甲午戰爭到盧溝橋事變是一個系統，可以說一場戰爭，所以勝利後我們一定要恢復甲午戰爭以前的狀態。但是，若進一步看，從倭寇侵華到甲午戰爭又何嘗不是一場戰爭，不論倭寇首領，豐臣秀吉，本莊繁，板垣征四郎，近衛文麿，東條英機到田中角榮，大平正芳脉胳都是一貫的，可以說日本當政人物血液中都存有侵華思想，上溯五百年如此的敵人，不論中國形勢怎樣變，日本政治制度又怎樣改變，但兩國敵對狀態將永不會改變。

明乎此，可知我們戰後對日本的以德報怨實在是一個大錯，當時所以採取此政策，推測由於兩點，一是由於蔣總統及實際決策人物張羣，何應欽加上湯恩伯都是日本留學生，對日本人民有相當感情，認爲只要打倒日本軍閥也就算了，何必與日本全民結仇。一是由於二次大戰結束前後，蘇俄勢力已澎漲得不可抵禦，不如留下日本作爲對抗蘇俄的盾牌，因此，我國首先對日本採取了寬大政策，美國當時對日本敵性仍然很強，以後改而扶日，實在是受了韓戰的影響。

我們戰後對日本政策犯了兩項大錯，一是堅持保留日本天皇制度，作爲日本國內安定的象徵，此點是作到了，但日本安定之後，必然向外侵略，不論軍事的，經濟的，首受其害的還是中國。另一件是未出兵佔領日本，根據美蘇最初協議，由中美英蘇分別佔領日本四島，中國佔領九州，蘇聯佔北海道，由於中國拒絕佔領，麥克阿瑟始有藉口拒絕蘇聯，如果當時按照協議，四國分別佔領日本，到了最後和約簽訂自然要撤退，相信蘇聯一定不撤，會在北海道建立一個「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國」，則世界上除去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之外，還有一個南北日，日本也斷不會有今天的地位。

自從民國六年張勛復辟失敗後，中國就形成分裂局面，雖然有時表面上統一，但實際上仍是有許多半獨立的省區，日本人對於製造中國分裂最感興趣，任何一個獨立單位，都會得到日本的接濟，日本所以全面侵略中國，就因爲中國統一，使中國仍處於分裂局面，九一八到七七事變都不可能發生，日本人蓄意製造中國分裂，我們則盡力維護日本統一，如此寬大，實在是虐待自己。

總之，今日檢討中日關係，不必斤斤計較於目前的一些情況，而要放眼到未來，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記住，我們同日本絕不能永久共存於一個世界上，我們不想作日本人的奴隸，就必須徹底解決日本，這其間沒有第三條路可尋的。

蘇聯對印度次大陸的陰謀（中）

前巴基斯坦內閣閣員，現任達喀大學政治學教授趙杜雷，目下正在英國研究「大國對印巴次大陸政策」問題。他寫了一篇有關「莫斯科在印度大陸的勢力」的文章，對分析蘇聯在這個地區的擴張陰謀，有十分精闢的敍述。趙杜雷教授著作甚豐，包括「巴基斯坦的民主」、「巴基斯坦的憲政演變」、「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關係」、「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今年底出版）等等，名重一時。爰特將趙杜雷教授發表於今年七月份的英文「今日世界」這篇大作譯述如下，以說明一個巴基斯坦人如何看蘇聯的勢力擴張問題。

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二百年來的英國拉惹退出歷史舞台，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主權國家，由於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而宣佈獨立了。當時，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不似過去的沙皇那樣，對印度次大陸無暇兼顧。史達林領導集團中注意力於東歐和遠東問題，他們也未能了解英帝國在印度崩潰的重要意義。他們所遵從的馬列主義理論，使他們對於政治的現實視而不見，認爲這種演變和權力的轉變，只是英國繼續在東南亞維持大政治、經濟和戰畧影響的一種帝國主義的手段而已。

到了一九五三年，蘇聯和印度及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極爲疏遠，但自五十年代中期起，巴基斯坦加入了中央條約組織和東南亞公約組織，接受美國的軍火後，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軍事上給予印度大量的援助。

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事態之發展，尤其是美國對中立主義態度的改變，中蘇共的日益矛盾，以及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的戰爭，深刻地影響到印度次大陸局面，蘇聯再度利用印巴的矛盾，坐收漁人之利。印度當時要求西方國家供應武器對抗中共，竟獲得即時的答應，眞是喜出望外，但巴基斯坦卻作出激烈的反應，大表不滿，對與西方的義務承諾，開始產生貳心。一九六〇年，蘇聯擊落一架美國U2型偵察機，已使到巴基斯坦的局勢十分危急，因爲這架飛機就是從巴基斯坦起飛的。於是，在阿育汗總統的領導下，巴基斯坦開始減少與西方國家的軍事承擔，而設法與中共和蘇聯改善關係。

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爆發，

立的態度，這種態度使到蘇聯在一九六五年印巴的十七日戰爭之後，在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塔什干會議上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塔什干宣言可說是蘇聯外交上一大勝利。當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花費數十億美元協助印巴經濟發展之際，蘇聯卻以最低限度的物質

中共外交

政策原則已有改變

從今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所發表的聯合社論「奪取新的勝利」，以及十月三日，中共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進行一般性辯論時發表的政策性的發言中，已可窺測出中共外交策畧的基調，有了很大的改變。這是值得十分重視的演變，對國際問題，將有巨大的影響。中共外交策畧的改變，本來自乒乓外交之後已逐漸開始，但只有兩報一刊發表十一社論之後，才系統地、公開地總結出來，成爲今後依循的原則。社論首先指出「國際關係在進行着新的調整和變動」。爲了適應這種新的特點，「即使過去採取敵視我國政策的國家，當它表示願意改變這種政策，我們也同它談判改善國家關係的問題」。正是根據這種立場，所以中共很快就跟美國改善了關係，並且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中共解釋這種政策上的改變是「我們堅持了原則性，也爲實現這種原則性而採取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中共一向是堅持原則性的，但在某種情況下，這種原則也可以靈活運用，靈活性和原則性互相配合，就成爲中共改變政策時，可以不說爲改變，而是一種靈活運用吧了。實際上，這是中共的原則性改變了。

以蘇聯爲頭號敵人

爲什麼一定要說中共的原則已改變呢？大家知道，中共過去反對的主要或頭號敵人是美國，如果不把美國當作頭號敵人，就會犯原則上的錯誤。如今，中共已把蘇聯提升爲頭號敵人，反把美國降到次要地位。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也是立場上有了原則的錯誤。所以，怎麼說這種改變不是原則的改變呢？

但，何以見得中共已把蘇聯提升爲頭號敵人呢？二報一刊的聯合社論一齊點名提到兩個超級大國的地方共有三處，三處都是把「蘇」或「蘇修」排在「美」或「美帝」之上的。例如「由於蘇修和美帝的爭奪，仍然保持着緊張局勢」，不但名位上的排列不同，社論還特別指出「蘇修的胃口越來越大，到處伸手。它比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是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

獲得印巴兩國的激賞。這也使到蘇聯在以後得以在第三世界擴大勢力和影響，而蘇聯在第三世界，不僅與西方，而且也與中共爭權奪利。

在塔什干宣言之後的蘇聯外交，繼續取得印度的信任，即使在一九六八年蘇聯堅決以軍火供應巴基斯坦時，印度也始終信任。一九五四年美國軍援巴國時，卻喪失了印度的信心。由於巧妙和堅定的手腕，蘇聯同時軍援印度和巴基斯坦，並未失去對印巴兩國的均衡作用。這種成就，也應說是亞洲國家對於美蘇的雙重態度使然。如果莫斯科採取一種不爲亞洲國家接受的政策時，這些國家並不敢抗議或提出不同意見，而且十分擔心蘇聯可能報復。但他們對於西方國家的抨擊，則是毫不節制的，因爲西方國家十分容忍意見的自由表達。

一九六八年，阿育汗通知美國關閉設在伯沙華附近的巴達區美軍戰畧通訊中心後，蘇聯就決定以軍火供應巴基斯坦。當時，柯西金總理在訪問了巴國首都拉瓦爾品第之後，又途經印度首都新德里訪問，然後才宣佈以軍火供應巴國的消息，似乎事先已向印度總理甘地夫人作出保證。之後，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巴基斯坦發生政治動亂，阿育汗被雅耶汗推翻下台。過去支持過阿育汗的蘇聯，對此並不表示贊同，尤其對於布圖在西巴基斯坦的崛起深表不滿，因爲布圖是親中共分子。雅耶汗出任總統之後不久，柯西金第二次訪問巴基斯坦，進行幾項重要活動，鞏固了他們在巴基斯坦的地位。現在，蘇聯要求巴基斯坦爲供應的軍火付出政治代價了，其中包

。不過，巴基斯坦不同意的是，蘇聯對中共所進行的經濟和軍事上的對抗。在外交和內政均表現無能的雅耶汗總統，使到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之舉受到損害，反使印度更加接近蘇聯。甘地夫人在國會與右派分子決裂之後，她就叫她的父親更加深入地在國內推行社會主義政策，她在一九七〇年大選獲勝，也受到蘇聯的歡迎。正當印度更加強大、穩定和團結之際，東西巴基斯坦的局勢越來越緊張，使到巴基斯坦的政局受到嚴重的考驗。

美國和中共對巴基斯坦均承擔某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義務，但蘇聯卻不同，因此它在一九七〇年可以不受限制地站在印度的一邊。這就是蘇聯爲什麼立即支持孟加拉國運動的背景。如果認爲蘇聯僅僅希望恢復孟加拉人民的民主制度或減少痛苦，這是十分天眞的看法。除了其他因素不談，蘇聯對於巴基斯坦繼續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日益感到不能容忍。尤其是在巴基斯坦接受了蘇聯的軍火之後，蘇聯更向巴國明確地指出，巴基斯坦如果企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同時維持友好關係，這是蘇聯所無法忍受的事。另外，孟加拉領袖拉曼對印度的友善關係，對中共的冷淡或敵對關係，也使到蘇聯更加同情和支持孟加拉運動。蘇聯在一九七一年在印巴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孟加拉共和國成立之後的言行，對於蘇聯的領導人來說，並沒有難爲的地方。蘇聯從來就沒有跟巴基斯坦建立過眞正的友誼關係，蘇聯和印度的友好關係第一，只要蘇印關係鞏固，蘇聯是可以犧牲巴基斯坦的。

王恩

調

顏完

喬冠華在談到印巴次大陸的問題時，就指責蘇聯政府迫不及待地硬要聯合國接納孟加拉國，這決不是爲了幫助孟加拉國，而是爲了迫使中共使用否決權，保持和加劇次大陸有關各方的緊張關係，以洗刷蘇聯去年支持印度政府肢解巴基斯坦的醜行。

對於中東「不戰不和」的局面，中共也指責「另一個超級大國」（實指蘇聯）確實賣給了阿拉伯國家不少武器，但是給了武器，又不准人家用，中共認爲這是叫人拿錢買廢鐵。蘇聯還向人家要特權，要基地，甚至企圖顛覆人家的政府。喬冠華反問：這是什麼朋友？這比公開敵人還危險。

談到地中海局勢，中共也指責兩個超級大國爲了爭奪霸權，在地中海派駐了大批軍艦，設置了許多基地，對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安全造成威脅。

對於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問題，中共特別指出有人（指蘇聯）正在利用歐洲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採取種種手段，極力掩蓋歐洲和平與安全仍然面臨威脅的實際情況，製造歐洲緩和，「西線無戰事」的假象，以達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這一段話，中共是指蘇聯在歐洲緩和局勢，以便抽調更多的軍隊駐紮到遠東邊境，威脅中共，這就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共還指出：「一個超級大國在它認爲需要的時候，可以出動大量軍隊突然襲擊並佔領自己的盟國的事實表明，這種『軍事同盟』決不是什麼和平的保障。任何一個國家當它實際上還處於被佔領的狀態下，就根本談不上什麼安全」。這一段話，中共是指蘇聯派兵佔領波蘭和捷克事件。中共還指責蘇聯「拿援助作爲控制別的國家，擴充自己勢力範圍的一種手段，他們給別國一些東西，就儼然以恩人自居，索取種種特權，他們派遣專家顧問，到受援國作威作福，指手劃腳，稱王稱霸。這那裏說得上什麼援助。」

中蘇共破鏡難圓

有關核武器問題，中共指責蘇聯「嘴裏說永遠禁止使用核武器，可是手裏永遠拿着核武器，拼命反對無核國家或少核國家擁有和發展核武器，拼命改進和發展自己手中的核武器，並且把核武器擺在其他國家的大門口（實指蘇聯在中蘇邊境部署核彈），這怎麼能夠使人相信所謂永遠禁止核武器的大話，是眞的呢？」中共反問：「如果蘇聯說它抱有同樣的防禦目的，爲什麼蘇聯代表不敢走到這個講壇上作出同樣的聲明呢？」

喬冠華在聯合國的這些指責，是十分尖銳和有放矢的，使到蘇聯沒有反擊的餘地。從中共外交政策基調的改變，說明中蘇共衝突已到了無可彌補的地步。國際上一些一廂情願的人士時不時都傳出中蘇共可能修好的消息，實在對中共與蘇聯的關係，沒有進行本質上的觀察。中共和美國及日本改善關係，其中一個主要目的然是對付蘇聯的。在這種關係達到改善之後，中共更加有持無恐，那裏還會把蘇聯放在眼裏？

中日斷交後的東京

芳亭

日罔顧條約義務

由於日本政府罔顧條約義務的背信忘義行為，中日兩國已於九月二十九日斷絕了邦交。這是戰後二十多年來中日友好關係的劇變。

日本政府在與我斷絕邦交之後，仍圖維持經濟、文化的交流和人士的往來，藉以避免兩國關係的全面斷絕。二十九日早，日外務次官法眼會見我彭大使時即已提出此一願望。此外，外務省並通過各種私人關係，一再向我方民間人士提出同一要求，並表示盡力保護在日華僑的照常安居。

大使館照常工作

邦交斷絕之後，日駐華大使宇山仍留在台北；十月二日日本大使館發言人且向法新社記者表示，在彭大使奉召回國之前，宇山大使無意回東京。

二十九日那天，據說日本大使館曾下了旗，但一個多鐘頭之後又復升起；現大使館和總領事館都照常執行業務。同樣的，我駐日彭大使現仍與使館同仁照常辦公。青天白日旗仍在辦公大樓的屋頂上飄揚，大使館的牌子也沒有動過。因為是「互惠」的關係，日本政府對此從未過問且仍繼續予以保護。這些都可以說是日本政府亟望繼續維持外交以外的各種關係的表現。

日望維持經濟文化關係

呢？

第一，戰後中日兩國維持了二十多年的極其友好的國家關係，今日本竟突然宣佈斷交，我全國上下沒有不義憤填胸，譴責日本忘恩負義，破壞國際條約的尊嚴，日本捫心自問，自然深感「太對不住」我了，如能繼續維持經濟、文化、人事的交流，至少可以緩和台灣日趨激化的反日情緒，使其不至於爆發出來，而真的回到「戰爭的狀態」去。

第二，日本與我斷交之後在國際上所引起反應的強烈，遠在日本預想之上，美國認為日本「走過頭」了，因而特別發表聲明，表明美國的台灣政策不因日本的行動而有改變，重申對中美協防條約義務的遵守。東南亞國家所表示的不安和警戒尤引起日本的憂慮。蘇聯口頭上表示贊成，內心卻極為不安，因而對日態度轉趨強硬。

也因此之故，大平外相不日即將分訪美蘇和澳紐四國，說明日本的立場，要求各國的諒解。同時日將派出部長級人物代表日本政府分訪東南亞各國，並欲派出自民黨代表團再度訪華，又想向我「解釋」，並謀取繼續維持經濟、文化、人事等交流。原定在本月內召開中日合作策進會常務委員會如照決議舉行的話，日本政府自將通過這個民間組織試探我方的態度。

不肯放棄台灣市場

第三，是經濟的原因，中日貿易去年計達十二億美元，比中共貿易還多，而且日本的出超在五、六億美元以上。如果貿易關係斷絕的話，日本的

此外，日本在台灣的投資金額約達一億五百萬美元，投資件數約四百宗左右，都是中小企業，一旦斷絕經濟往來，對日本中小企業的影響很大。

何況，日本已認識到，即使與中共建交，貿易也無法迅速增加，投資的機會更少。所以，日本是不肯放棄台灣這個現成的市場的。

也因此，在二十九日我政府聲明遲遲未發出時，日本顯得非常焦急，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一再以「中華民國還未發表聲明」作為重要消息播出，至深夜政府聲明發表，外務省看到斷交聲明中，最後還留一些餘地，即「對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將繼續保持友誼」，才比較放心些。

外交關係的變化

當然，即使今後民間的關係能夠維持下去，斷絕邦交後的中日關係，在各方面都已不可能不發生巨大的變化了。

㈠外交關係方面：目前台北和東京兩國大使都還未召回，但法律上已失去了「大使」的身份。現在只是以「私人」身份辦理一些「清理工作」。這期間也許可能繼續一、二個月，甚至到年底，但很難延長下去。一般推測，當日本決定了「互換大使」的日期時，日本政府就將把宇山大使召回來。屆時，日本在台灣的利益，將委託美國代表。

不過，日本與我斷交之後，在國際場合上仍將繼續保持接觸。因為日本將遵照國際關係的接觸與承認關係的國際慣例行事。

因此，在我參加的各種國際組織的場合，日本仍將與我方代表保持接觸。據一些消息透露，像政治彩色較濃的亞太理事會一類的會議，日本今後可能不派部長參加，而由駐當地的大使代表出席。但中日的接觸，仍將和過去一樣。

華僑地位的問題

大陸出身者及其家屬約二萬二千人。二、戰前爲日本籍，而在舊金山條約生效後恢復中國國籍的台灣華僑及其家屬約一萬七千人，這一類的華僑，根據日本政府的特別政令，即使沒有居留的資格，仍許可在日居留。三、領中華民國護照來日暫時居留，從事經商，留學，採訪以及其他職業的華僑約一萬三千人。

在這裏成爲問題的是屬第三類的僑民，因爲中日邦交斷絕之後，護照失效，居留便失去根據而非離日不可。爲求「合法居留」只有三個方法，即改領中共護照，歸化日本和離日回國。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這類僑民，在日常生活已紮了根，很難離開日本。最感不安的也就是這一類的僑民。特別是那些既不願領中共護照，又不願加入日本籍的華僑。他們不但發生國籍問題，還有着不能出入境的問題。人數也以此類人最多。

日決定不改變華僑現狀

由於日本政府與我維持外交以外的各種民間交流關係，法務省已決定了「在日華僑現狀，不使其有所變更，親切予以處理」的方針，和一些變通的辦法，以維持現狀。即居留的許可，照以往手續辦理。護照失效，改發「法務大臣的居留資格證明書」代替護照。出境時則發「渡航證明書」（旅行證明書），須再入境時，則另發給「入國管理局長的身份證書」。由台灣往來也照此手續辦理。至於入境簽證，在台灣的場合，將是距台灣最近的香港日本總領事館。

現在，大使館還在執行業務，新的辦法還未開始實施。但有了「維持現狀」的辦法，華僑多少比較安心。

經濟關係的繼續

㈢經濟關係方面：斷交之後，根據中日和約以簽訂的許多實務協定——如航海、通商、航空等政府協定，也隨之失效，日本爲謀經濟關係的繼續和發展，當然也非訂出一些變通的辦法不可。現已決定了的，大約如下：

一、政府協定均擬改由民間協定接續下去。

二、最惠國條欵，改以「便益關稅」（對不適用協定稅率的國家，同樣可以適用相同的稅率的制度）。特惠關稅，也只改個國名同樣予以適用。

三、輸出入銀行的低利融通資金，原則上已能適用，但中曾根通商相已表示「將個件辦理」，續予融通。不過，他說，大筆的資金融通就有困難。

四、航空協定擬由日航和華航兩公司簽協定，繼續下去。去年日本旅客赴台觀光的達二十五萬人，台北航線是日航的「金庫」之一，它那肯放棄。不過，這個問題同今後日本與中共談判的航空協定有關，情形可能複雜些。

日企業不從台灣撤退

㈣經濟合作方面：日本給我的日圓借欵二次，第一次五四〇億日元，第二次八十億八千萬日圓，現尚未動用的還有一六二億日圓（現一美元約三〇〇日圓左右）。

在八月間，日本已表明，過去已答應了的借欵和契約，不受斷交的影響。不過，斷交後的政府借欵已不可能，故將改行由民間提供資金，行由政府擔保的方式，實際上無大差別。

民間的企業，也未聞有「撤退」的聲音。如豐田汽車販賣會社董事長加藤二日即會表明：「豐田無意由台灣撤退，即現合資者不願合作，也將另找合作對象在台繼續投資。」

日本大使館撤退後，日擬設立一個「日台貿易中心」的新機構，來綜攬對台貿易業務，以及同台灣貿易界交換情報，而在台北設立一個貿易事務所專司當地業務。按我已在東京設立了「遠東貿易服務中心」，「日台貿易中心」即倣此而設立。今後中日兩國貿易，即將由這個「中心」負責辦理。

日想適用「政經分離」一套

從以上可以看到，日本的方針是想把過去對付中共的「政經分離」的原則，轉過頭來適用於我們，以期「與台灣維持安定的關係」（大平語）。

據田中的先遣隊自民黨訪問團團長小坂在報上透露說，關於這一點，中共已有了諒解。他說，當三菱銀行董事長田實率三菱企業集團訪平時，三菱重工業董事長河野正好訪問台灣，同中華民國簽了原子能發電設備的合同，給予大量的輸出入銀行的融通資金，但中共對此未出一聲，足見中共對日本而臨的困難有所了解。

因此，小坂說：「我所擔心的，毋寧爲台灣的反應。」爲什麼？因爲「分散市場」以「減少對日貿易經濟的依賴日本的程度」，早已爲我既定政策，經此次突變後其速度更加快了。

加速擺脫對日本的依賴

蔣院長二十九日在立法院答覆立委質詢時即很明確指出：「政府已擬妥如何擺脫對日依賴關係的經濟發展方案，作爲獨立發展的方向。」經濟部孫部長也充滿自信地聲稱：「只要三年時間，我們就能夠逐漸減少對日的依賴，甚至完全擺脫。」

事實上，經濟部也已採取了若干具體措施，禁止一些日貨的輸入（如日本紙，日本藥品）。二萬美元以上的機器，已不再從日本採購。政府並撥了外滙一億美元儲購所需原料，但必須從日本以外的地區採購。

這些措施，還只是開始，今後將貫澈下去。所以日本想對我適用「政經分離」那一套，恐怕是一廂的情願吧。日本言論界也曾一再警告日本政府對台灣問題不能太樂觀。日本經濟新聞在三日的社論中指出：「日本必須記住，國民政府的斷交聲明中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由廢除中日和約所引起的嚴重後果，應由日本政府負全部責任。日本現已處於必須對此次政治冒險非負全責不可的地位了。」





國家・國慶・國運

柳以青

在香港，十月份是一個很敏感的月份。

從小，對十月十日的雙十節國慶日總是興高采烈的。特別是想到了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奔走革命，偕多的革命志士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千辛萬苦的推翻了滿清專制，締造了中華民國。然而，迄今六十一年來，我們國家的國運，卻是坷坎多舛。

二十幾年來，香港在十月份裏，除了雙十節的國慶外，還有了十・一的中共「國慶」。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對這種情形，似乎是已經司空見慣了，並沒有發出怎麼樣的深思。

然而，國際方面的有心人士們，卻很注意這一現象，逐漸地明朗化起來。於是便有了「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地位未定」等等的論調。

外交挫折所帶來的想法

自從中共於去年進入聯合國後，有些人曾對我說：只有中共的政權才代表中國，不然的話，她怎麼會加入了聯合國？相信有不少的人，也會有同樣的想此。這裏，我只提出一個問題來闡釋一下：談到國家的概念，是否該是由這一國家的國民來決定的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那麼，難道我們的國家，一定要聯合國來決定嗎？如果有人贊成這一理念的話，那麼我只好無話可說了。因爲他們認爲他們的國家，該是由聯合國來決定的。他們連決定自己國家的權利，都委諸於聯合國，遑論其他了。

我是相信並且也執行：一個國家是由國民們來締造的，決不能假手他國家或他人。否則的話，這個國家就不是一個自主、自立的國家。

，特別是後者又與中共訂立了「關係正常化」的「聯合公報」，便肯定的說：「大陸政權才能代表中國，否則的話，超級大國的美國，和經濟大國的日本怎麼會前去北平拜訪呢？」

這一思想，表面上與聯合國承認相同，而實質上卻是大不相同的。基本的原因是：他們以急功近利的目光來看大陸政權的。以爲車水馬龍的別墅前面，一定證明別墅內的主人既富且貴。

這種以外交形勢的優劣，來判定一個政權的強弱，恐怕並不實在，誠如我們見到十里洋場的登徒子，那種打腫臉兒充胖子的習慣一般。

有形的大小不重要

有人僅是困於當前的優劣形勢，來論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的。

常聽到人們說：中共政權所擁有幅員遼濶，人口衆多，資源豐富；而國民政府自播遷台灣後，土地小，人口少，資源有限。因此，在這大小和多少的對比下，都以爲中共政權才該代表中國。

在我看來，有形的大小和多少，固然是很惹人注目，然而，只注重有形一方面，而沒有注意到其他的各方面，就給予批判的話，恐怕並不能公允。我總記得聖經上有小達味戰勝大高力亞的事蹟，那絕不是以有形的大小、多少就可以決定的。

根據外國通訊社十月八日電訊，中華民國在美國紐約時報星期日版附刋，以「自由中國健在」爲封面，而報導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現況稱：「蔣介石總統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和及後在外交上的挫敗，都有準備。國府自尊自立

——有一堅定而開明的領袖；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是世界經濟增長率最快地區）；更擁有東亞最優秀的軍隊，隨時準備捍衛台灣，對抗外來侵略，人民堅信共產主義不會破壞他們的前途。本年度，台灣省的對外貿易額超過中國大陸廣大的國土，台灣佔地僅一萬四千平方哩，人口僅一千五百萬，一九七二年的貿易將逾五十億美元，而中國大陸土地三百七十萬平方哩，人口七億，反而不如，而且二者相差愈來愈遠。」

事實上，近年來，無論中文和英文的報章雜誌，對台灣政治、人文生活特別是經濟成長迅速情形，都有很詳細的報導。

從這一段的報導中，起碼使我們了解幾件事，同時，也以事實答覆了上面我們舉出的某些人士們的疑慮和憂惑。

國家、國運與制度

一、中華民國在退出聯合國後，仍然是屹立不動的自尊、自立、自主的國家，所以說是「自由中國健在」。

二、在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中，並沒有動搖了愛國自由的中國人的信心。並且，還特別強調，雖然國際上迷漫了對共產主義姑息的浪潮，可是，自由中國以及愛好自由的中國人，卻堅信着共產主義不會破壞他們的前途。

三、就以有形的大小，多少來把台灣省和中國大陸來對比的話，無論土地與人口都是相差懸殊的。然而，只從經濟成長率一點來說的話，大陸土地大，人口多，卻並不能趕上台灣一省。其他如人民

生活等，都是可以拿來互爲對照的。

假如我很客觀的來討論國民政府與中共政權的話，我以爲上面的一段文字，提供了我們身在海外地區人士的一個重要的線索。

在大陸土地上來說，那是我們的土地；在大陸的人民來說，那是我們的同胞。我承認我們的土地並不貧窮，我們的同胞並不愚笨。然而，何以在大陸偌大的土地，偌多的同胞，竟沒有台灣一省的土地與同胞的創造力呢，發展力呢，相信那一定是出於所信從的理念和執政人物所產生的分別所致。

簡單的說：共產主義理念，所帶給大陸偌大土地，偌多同胞的一切，並沒有使同胞們生活安定和幸福，反而使偌大的土地上留下了人民的辛酸血汗；偌多的同胞中，無論在身體與精神上受了嚴重的創傷和專裁的控制。共產主義既不合現代的世界趨勢，又乖背傳統的我國文化與民情。因此，雖然在二十多年的高壓強迫的政策下，並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反觀台灣的國民政府，在本着三民主義的理念來推行政策，不但人民生活提高，同時也自由自在。最主要的證明：三民主義的內涵，不但可以跟上世界潮流，同時又合乎我國文化與民情。

爲國運前途找出路

老實說：近百年來我國歷史的演變中，固然有很多人在同念傳統的過去，也有人展望現代化的將來，有心國家民族的人士們，也都不停地努力，以便爲中國的前途找出一條康莊大道。

對那些整天在追憶着三皇五帝的人們，確實有過一段頗不自願的日子。如果仔細想想的話，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很難再把三代之風重新恢復的了，原因很簡單，現時代卻是一個要走工業化的時代——從傳統農村走向半工業化和工業化。我國文化產生於農業社會，想必不能完全適應於半工業化或工業化的社會。因此，傳統的文化就需要改造。這方面決不是那些把孔夫子爲招牌而吶喊，而他們實際的行徑中又與孔夫子之道，愈離愈遠者所能阻止的。這方面將來再談。

對那些相信一味創新和西化的人士們來說，千萬不要消滅自己，以爲改造中國，必須把所有中國的傳統打倒、代替不爲功，而以西方的另一套全盤搬來應用。這方面的想法與作爲，所造成的混亂恐怕更壞和更大。因爲：從來沒有一種的創新和改造，可以完全離脫了自己的文化傳統的。因此，大陸上實行的馬列主義，遲早失敗！

也就是因此，我就欽佩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構思與理想，將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互相配合而產生的三民主義。這方面不僅要研討，並且更要切實實行。乃是我們當前急務！

國運討論的原則與信念

因此，在談國家與國慶的同時，最需要的是要思慮一下國運——中國人自己的國運！

有人說在十月份裏，提出了「十・一雙十合併慶祝」的論調，而認爲「一個中國，兩個國慶」，實在是中國人的恥辱，也是一種浪費。因此，建議：「國慶日是農曆正月初七，也就是人日；國旗，以龍旗爲國旗，龍代表中國，舉世皆知；國父是軒轅氏」。

姑無論我本人是否表示同意這一種意見，起碼，我覺得這位建議人是在從國家、國慶中，發表了他對國運的看法。

有一點我可以提出來的是：依照這一理念的推斷，目前我們的中國，可以改稱爲夏國或華國才順理成章。相信這一國名是很難爲目前的所有中國人所能接受的。不過有一點，我倒很贊成建議者的理由，就是在解釋人日爲國慶日時稱：「表示所有的中國人都需要做人，爭取人權，過人的日子。」

我們不要以名言實，以辭害意，在討論國運時，一方面是內在的，一方面是外在的。而內在的遠超過外在的。那麼，我們就以「中國人需要做人」、「爭取人權」和「過人的日子」幾點來面對目前的中共政權來看看吧！

究竟現在的大陸的中國同胞所需要做的人的標準是什麼呢？是依照我國文化的做人要目呢？還是依照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主義與思想來做人呢？相信住在香港的中國人都能夠解答這一個問題。

[illegible]，就是在這一點的，不是嗎？

所謂爭取人權，恐怕是用「無產階級」來取代了。是無產階級的人才有權——人權和其他一切的權。如果是屬於資產階級的話，何權之何？能不受鬬爭、下放、折磨嗎？

「過人的日子」是最好聽的，但是也最沒有嚴格標準的，因爲做人的標準不同，又沒有人權，那裏有過人的日子呢？

不談國運則已，一談到國運，就不是一個輕鬆的問題了。照共產黨的國運前途，是必然要遵循一個所謂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那就是唯物史觀——人類的歷史是由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時，而最後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也就是因此，中共不停地再說：目前的「社會主義祖國」如何如何。

奇怪的是：這種宣傳竟也迷惑了很多人們。在我看來，我們百年來的國家，根本還沒有出現過資本主義的社會，那麼何來了社會主義「祖國」呢？

爲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討論，一九五〇年代的大陸歷史學家們都會大力的爭執過！然而，結論還不能有一共同的見解時，社會主義「祖國」已經出籠了。哈哈！

因此，我盼望？在每年的十月份，所有海外中國人士們，都可以由國慶，想想國家，想想國運！

這一種思思想想，可以不囿於目前的政權的當前現實，而要對任何一個政權所崇尚的主義和理想加以探討，同時，更重要的是把政權對於人民的制度和政策，加以對比，並且，也要看一看實際上兩個政權對兩地中國人民所做出的生活、思想、行動和言論等的鐵一般的事實，然後再對將來國運加以肯定。

如果生活在香港的每一個中國人，在每年的十月份裏，由於國慶慶祝的不一致，而產生敏感的話，那麼，這也正是我們身爲海外的中國人對國運的前途，加以猛省的好時機！十月是一個敏感的月份，同時也是海外中國人深思國運的大好時機！千萬不要輕易錯過！

談判桌上共方的皇牌

越戰美俘

資料室

尼、基莫斯科街頭度橋請蘇聯幫助搞掂

戰俘苦境已成美國人的政治辯論主題

戰俘問題，現已成爲美國國內批評白宮的主要藉口，它並且已被列入一九七二年華府的政治議事日程中。

美國戰俘的苦境，這個大部分美國人不分黨派關心的問題突然變成了政治辯論的中心題目。

這件事是前任首席檢察官克拉克今年八月中旬從河內回國後點起火花的。克拉克在一連串的聲明中給人的印象是：他已被保證如果麥高文在今年十一月當選總統，美國戰俘會立刻被釋放。

克拉克反駁白宮宣稱美國戰俘在河內俘虜營裏受到虐待的說法。

八月十五日，克拉克談到他在一所河內附近的俘虜營訪問十名俘虜的情形，他說他們都是健康情形良好、精神好，以及受到好的待遇。

他說：「我的判斷是他們以人道對待戰俘。我認爲說他們不是以人道對待戰俘的人有自己的動機。他們對阮文紹政府關心的程度比讓這些戰俘回來可能更有甚之。」

克拉克的說法尖銳地和美國政府的立場衝突。美國政府堅稱共黨屢次違反了一九四九年日內瓦規定以人道對待戰俘的協定。

例如白宮和國防部堅稱他們證明北越一直破壞日內瓦會議的協定。北越拒絕說出正確的戰俘人數，拒絕允許國際視察戰俘營，拒絕遣送生病和受傷的戰俘回國。還有其他被斷定的違反人道的行爲。

國防部長賴爾德反駁克拉克所說的人道待遇說，他和戰俘的家人以及失踪的人的家屬對克拉克在河內時沒有加壓力使戰俘獲得更佳的待遇感到失望。賴爾德說，克拉克帶回來的照片是以前北越拿來宣傳的戰俘的照片。

剛卸任的首席檢察官密契爾說：「偶而，天眞的美國人會被北越的卑鄙的騙局所騙，當做共黨宣傳系統的美國傳聲筒，克拉克就是這樣的一個天眞的美國人。」

東南亞地區美國戰俘及失踪家屬全國聯盟發言人史道廸爾說：「他怎麼能說他們正受到人道的待遇？河內自己承認至少有二十名美國人已經死在共黨的俘虜營裏。而其中一些在死前被照下相，套句克拉克的話說：他們和『我一樣健康』。」

國防部官員強調如果所有的美國戰俘都是和克拉克訪問的十名戰俘一樣受到好的待遇，那麼自從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越共釋放美國戰俘以來俘虜營的情況必已大大改進。

一些以前的戰俘，逃跑的或被釋放的，以及共黨的背叛者描寫共黨俘虜的生活情形說：「在北越，許多美國人被拘禁在分離的地窖裏，白天晚上都要點燈。他們被拷問、限制運動，吃的是不好的食物。」

越共把美國人拘禁在竹子做的老虎籠裏，夜晚把他們的腳鎖在主子上，旬

海軍上尉鄧格勒被越共俘虜後逃出來後說，他被綁在一棵樹幹上當做練習靶子，屢次被用拳頭和杖子毆打，並且被綁在水牛後面在森林中拖來拖去。鄧格勒被俘虜時體重是一八〇磅，逃跑時只剩下了九十八磅重。

海軍上尉佛瑞斯曼在一九六九年被北越釋放。他說，大部分時間他被拘禁在單人分離的牢獄裏。他的食物是兩餐金瓜湯和一些東西。因爲不適當的醫療，他的受傷的胳臂六個月才痊癒。他在共黨的手中體重減輕了四十五磅。

國防部消息來源說，最近從北越來的報告表示許多美國人被吊在天花板上拷打，用繩索縛着，直到他們有了疤痕；用香烟燒戰俘的皮膚剝奪睡眠，不給食物。衛兵打斷戰俘骨頭。至少有一個美國人的指甲被剝下來。

這類的報告使得美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表示對那些沒有遣回的而在北越給旅客觀賞的戰俘表示關心。

美國交換戰俘協議

史道克史廸爾說：「事實是大部分被俘的戰俘除了俘虜他們的人以外，沒有任何人看得到他們。」

美國在一九七〇年十月提議交換戰俘——立刻及無條件釋放所有雙方拘禁的戰俘。大約有三萬六千名共黨戰俘在盟軍手中。

一九七一年五月，美國在當時是秘密的會談中提議撤退所有的美軍，以交換釋放戰俘，在越南停火，把所有其他的問題留待最後的協商解決。

十月，美國又在一次秘密會談中，提議美軍在一定期限內撤出越南，這項撤退和釋放所有在越南半島被俘的戰俘同時進行。雙方應交出戰俘的全部名單，而且釋放日期應與撤退之日同時開始。

一九七二年一月，美國公開提議撤退所有美軍，同時釋放所有的戰俘，期限在六個月內，以達成整體的協議。

五月，尼克遜總統公開提議在四個月內撤出全部在越南的美軍，只要戰俘被釋放，並且在越南半島上開始實行國際監督的停火。

河內的反應是，國防部說：「共黨反對所有的這些提議。他們繼續堅持說我們訂一個期限把所有的美軍撤出，並且把越南的政府去掉，然後才談釋放戰俘的事。」

「我們繼續使用方法以強迫北越儘早釋放所有的美國戰俘，並且統計失踪的人數。我們已表明我們不從越南撤出所有的軍隊，除非我們的戰俘全部被釋放。」

北越非法對待戰俘

北越於一九五七年簽訂有關對待戰俘的日內瓦協定。美國防部在今年七月

△允許中立的人士視察戰俘營，包括沒有人在場，可以訪問戰俘。

（敵人）北越從來沒有允許這種視察或這種訪問。

△戰俘的名字將迅速公佈。

北越未曾迅速公佈名字，也沒有透過正常的傳播媒介報導。

△俘虜中死亡通知，全部情況的資料以及埋葬的地點應告知家屬。

北越未曾告知死亡情況的任何資料，以及埋葬的地點。

△戰俘營應清楚標明，地點應公開。

敵人未曾標明其戰俘營也沒有公開其地點。

△嚴重受傷和生病的戰俘應遣送回國或拘留在中立的國家裏。

敵人已拒絕如此做。

△戰俘應被允許每月至少寫兩封信和四張明信片。

平均是一年寫兩三封信，一些戰俘連一封也沒有被允許寫。

△必須給戰俘充分的食物。

所有被釋放的戰俘都體重不夠，並且營養不良。

△戰俘不應被拘禁在密室裏。

敵人把一些戰俘關在分離室裏幾年之久。

△應以人道對待戰俘。

這一條曾一直被違反。

越戰中有多少美國戰俘

美國有五百二十四名軍人被俘或拘留，一千二百四十名在越南半島失踪。其中九百一十五名是空軍，二百七十名是海軍，四百四十四名是陸軍，一百二十八名是海軍陸戰隊。

從零碎的消息看來，八百六十六名是被北越俘虜或最後一次被看到時在北越。六〇三人是在越南。二百九十三名是在寮國。兩名飛行員在中共境內被擊下，據說被拘留在中國大陸。一些戰俘被拘禁了八年多，大部分是至少已有五年。第一個在東南亞的美國戰俘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俘的，但是後來他逃跑了。現在最久的戰俘是在一九六四年三月被俘的。由於他的家屬的請求，他的名字一直沒有公佈。

北越曾釋放了九名美國戰俘，最後的三人被釋放的時間是在一九六九年。越共曾釋放三十二人。相反的，一百八十八名北越人被遣送回家，一千二百三十一名越共被釋放。同時，三千零八十二名越共背叛越南政府後也被從監獄中釋放出來。

美國人在北越被俘者沒有人逃出來。從越共手裏，美國營救了三人，而有二十四人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逃出的。兩名美軍從寮國逃出來的。

（原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如此毛澤

近十餘年，特別是「文革」以來，由於中共宣傳機器的過份渲染，「毛澤東思想」一詞已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那麼它是否具有神話般的威力，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東西呢？是不是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峯呢？是不是一個完整的哲學體系呢？筆者認爲通通都不是。「毛澤東思想」絕不如人們想像那麼深奧和複雜，許些西方學者埋頭埋腦鑽研毛著作，寫出皇皇然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心得，那只不過是鑽牛角尖，走死胡同的玩意。「毛澤東思想」狀似深奧複雜，揭穿了卻很簡單，其精髓就是「階級鬥爭論」和「不斷革命論」。它跟斯大林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與其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發展的頂峯，不如說它是斯大林殘暴的鬥爭哲學發展到頂峯。

階級鬥爭論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跟蘇聯在莫斯科會議上公開決裂之後，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八屆」十中全會，研究跟蘇聯公開決裂後的新形勢，和今後的國內外政策時，毛澤東提出了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理論，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話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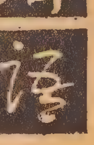
馬列主義認爲：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被消滅以後，他們的力量將大大削弱，他們的反抗也漸趨軟弱，階級鬥爭將逐漸和緩。但斯大林爲淸除異己製造藉口，便修正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觀點，提出剝削階級的經濟基礎被消滅後，他們將會進行瘋狂的反撲，階級鬥爭將更加激烈。

毛澤東不但繼承了斯大林的階級鬥爭論，而且把它發展到「頂峯」。認爲一千年後還有階級鬥爭。毛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裏的觀點就是這樣。毛澤東認爲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它存在於整個「社會主義時期」。低一陣，高一陣，有時顯得比較緩和，有時則非常激烈，甚至還會出現暴風雨式的階級鬥爭。同時，他認爲階級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階級敵人一定要在黨內找代理人。因而他千叮萬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因而他要不斷地發動整肅運動，不斷地進行鬥爭。把自己的戰友和左右手，一個個地打倒，五十年來，毛澤東先後鬥倒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這明明是權力鬥爭、派系鬥爭，但卻假「階級鬥爭」之名而行之。

「不斷革命」論

「不斷革命」論是從「階級鬥爭」論發展起來的，毛澤東既然認爲，階級鬥爭長期存在，當然需要不斷鬥爭，不斷「革命」。這就誕生了「革命階段」論和「不斷革命」論。毛澤東把中共「革命」劃分爲「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大階段，每一大階段中又分爲許多小階段。對於一些曾經對中共「革






新紮師兄姚文元

據外國通訊社說：周恩來最近和美國報人訪問團談話時，曾透露當毛澤東一旦去世，姚文元可能成爲接班人。

不太關心中共問題的人，會不曉得姚文元是何許人，何以周恩來會提到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有對中共的元老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周恩來、董必武之類才有印象，像姚文元這麼一位新紮師兄，許多人都感到陌生。然而，周恩來也認爲他有可能成爲繼承人，可見他是中共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何以姚文元這樣被重視？他是靠「筆桿」起家的，此人今年四十七，在中共算是「少壯派」，生於江蘇吳縣（即蘇州），一九四九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之時，正值中共席捲大陸。初時任職「解放日報」爲國際新聞版助理編輯，稍後回母校任助教，經常有文學方面的著作發表，因而見知於當年任文學部部長的張春橋。姚文元出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之前，曾是張春橋的捉刀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在上海文匯報第一次發炮，轟擊北京副市長吳晗所編寫的「海瑞罷官」劇本，由此而引起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這個劇本被指爲影射彭德懷元帥被革職，敢於在廬山會議中坦白無

曾經江青修改過六七次，而此文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發揮了極大作用，鬪垮了彭眞市長的親信著名作家鄧拓，稍後，受命取代彭眞任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又把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及中宣部部長陶鑄掃平，替江青對黨中央的宣傳機構的控制操縱鋪平了道路。

一九六四年，姚和江青的女兒李娜結了婚，從此一帆風順，平步青雲。不過，他是毛澤東的女婿這一說，許多人卻表示懷疑，因爲江青的長女和姚之間，有十四、五年的懸殊。

不過，姚文元得到毛澤東信任是無可懷疑的，在許多公開的場合裏，姚文元都會傍住江青，又似乎他是江青女婿之說，並非不可信的。

墨西哥火車慘劇

墨西哥發生了一宗空前的火車失事慘劇，直到目前，拯救人員在釐事地點的火車殘骸中掘出屍體二〇四具，可是這些屍體殘缺不全，警方從這些屍骸中，認爲應該有二百一十四具。這屍體數目都沒法分清楚，可見這一次意外的撞力是如何的可怖。

墨西哥國會對於這樣一宗空前未有的慘劇，當然展開了調查，以明責任及失事眞相。現在，總算找出失事原因所在，這是沒有人可以猜想得到的。據調查所得的結果是：火車在一個車站停下來時，司機們進入酒吧買醉，致令火車延遲了五十分鐘開行；而在火車失事翻到時，司機們正在火車頭和三個女人造愛。

這幾個風流司機在這次失事中是否全做了風流鬼，電訊上沒有詳細說

想

毛澤東認爲「一革命」不能停留於某一個狀態，要不斷變革。這套理論的提出，實際是爲「朝令夕改」辯護，爲毛澤東的個人獨裁政治提供理論根據。

李大海

製造矛盾，轉移矛盾

正由於毛澤東把不斷鬪爭，不斷排除異己作爲鞏固他自己權力的主要手段，他就必須保持對立面，保持社會矛盾，即所謂階級矛盾和階級鬪爭。當剝削階級被消滅了，再也無力進行反抗，階級矛盾和階級鬪爭趨於和緩了，毛澤東集團就製造人爲的所謂階級矛盾，進行階級迫害。

在理論上，經過農業合作化運動，特別是公社化運動後，過去的地主、富農，已經成爲人民公的社員或準社員。跟貧下中農一塊勞動，一同分配。其基本利益和貧下中農的基本利益是絕對一致的；公私合營以後，特別是經過五七年的「反右」和五九年的「反右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資本家都已經主動放棄資本定息，只跟工人職員一樣領取一份工資。他們的基本利益跟一般職工的利益也是絕對一致的，也就是說，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已經不存在所謂階級矛盾了。所存的只是「人民內部矛盾」，以及生產人員跟管理人員的矛盾，人民跟政府之間的矛盾。因爲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取代了往昔的剝削階級的地位。

非常明顯，舊的階級矛盾的消除和新的矛盾的出現，是不利於中共的統治的，倘若不及時把這些矛盾轉移，勢必會引起人民的再「革命」。因而毛澤東必須不斷地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鬪爭」，不斷地打死老虎。煽動群眾虐待過氣了的地主和資本家。把人民對現實不滿以及對政府和基層幹部的仇恨，轉移到過氣了的地主和資本家身上。煽動人民把這些所謂階級敵人鬪垮鬪臭。這樣人民的積憤得到發洩，卻又不損於中共的統治。

目前，以「階級鬪爭論」和「不斷革命」爲核心的毛澤東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戰。中共現行的工、農業政策，基本上是以生產鬪爭爲主而不是以「階級鬪爭」爲主；中共當前的外交政策也是以與帝國主義妥協爲主而不是鬪爭爲主。這說明有人意圖把毛澤東思想拋到毛坑裏去。八月「紅旗」的頭條論文就是針對着這種情形而發的。它強調說：「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矛盾鬪爭的長過程上，隨着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步又一步深入，就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具體階段。……因此，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鬪爭，就像波浪的起伏一樣，高一陣，低一陣。這種情況表現在時間上，就是每過若干年就有一次大的鬪爭。當然，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每次具體的大的鬪爭的發生，會由於國內外的情勢和我們的工作，或者時間較短些，或者時間會更加長一些。」

「紅旗」雜誌的這種表現，說明了毛派正在大力進行反撲，企圖在毛澤東思想面臨徹底破產的形勢中，恢復它昔日的權威。

聽人家說，在台灣橫貫公路開車的司機，有一項定，在當値開車的前夕，不許與妻子敦倫，更不得喝酒，一早便要上床睡覺，養足精神。因爲橫貫公路非常險峻，開車的司機，除了有優良的技術，熟悉路上形勢外，還要有充沛的精神。當局作出上項規定，就是使他們不致有絲毫的疲倦而影响到他們的精神，因爲，有幾十人的生命握在他手中，稍爲大意，便會滾下山坡，同歸於盡。

如今，墨西哥的火車司機竟然做出這樣的荒唐事，使到無辜的搭客，成爲他們尋歡的犧牲品，實在使人憤慨！

墨西哥國會調查慘劇委員會會員沙林那斯說：國家鐵路公司的高層人員被召到國會報告，輿論界對此事一致予以抨擊，認爲慘劇的發生，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行爲司機們應負全責。

其實，路局方面怎能無責？如果路局有良好的制度，司機們又怎可以酗酒，怎可以在火車上造愛？司機們固然太離譜，路局方面也該負起更大的責任。

林彪死因疑點多

中共的頭頭們近來打破了平時金人緘口的態度，很喜歡在外國人面前大談林彪事件的「內幕」，首先是由毛澤東告訴錫蘭總理，接着是中共駐外使節，向他們駐在的地方大事傳播，最近，周恩來也不以「明日黃花」見嫌，對美國報人「公開秘密」。

據說，林彪因爲自知不是毛的繼承人，因此密謀刺殺毛澤東，但因爲親信不多，陰謀不遑，引起老毛疑心，因而下令禁止所有飛機飛行，林不

紙上發表時，這個「內幕新聞」獲得大部分人相信，可是，今天出諸毛澤東、周恩來之口，人們反而不肯相信。爲什麼？很簡單，毛、周從來都沒有「大爆內幕」的習慣，除非有特殊目的。現在，林彪事件的眞相已逐漸明白，大家對林彪死於墮機都存保留態度，不敢完全相信，有更大的理由相信林是被毛澤東鬪死的。但毛既冊立了林爲接班人若將他死鬪死的消息外洩，對毛的聲譽打擊固大，尤懼由此引起林系造反。

其實，一年前的林彪謀刺老毛以至墮機身亡的消息，全是出於中共的編造，故意透過香港的右派報紙，流出傳來，甚至所謂五七一紀要的造反文件，也是中共自己捏造出來，發表於此間右派報刊，以證林彪的罪狀。有了這一份秘密文件，林便罪案如山，他的一死，便是「罪有應得」。何況他是死於「墮機」，又不是老毛處決他的，人們自然「同情」毛澤東而不屑林彪的所爲。

老毛編造這個故事，煞費苦心，而且還要親自傳播，加以「證實」，也太難爲他老人了。現在，周恩來又在美國報人面前再來一次「證實」，可見毛周對這事的「認眞」。

不過，他們愈認眞，卻愈使人生疑，大家寧願相信林彪是被鬪死而不是墮機身亡的。大眞的外國人對周恩來說的這個故事，一定全盤受落，相信百分之百是事實，這是因爲他們太直覺，不懂得轉彎；而要了解中共，必須轉彎抹角。



在光復杭州之役的英勇故事

一個先鋒敢死隊指揮官

陸儀

民國前一年辛亥八月十九日（卽陽曆十月十日）武昌革命起義，消息轟傳，全國各省各地莫不紛紛競起響應。浙江杭州也於九月十四日（陽曆十一月初旬）發動，翌晨卽告全城光復，跟着浙江全省也光復了。

在光復杭州這一戰役中，有一件最突出值得記載的掌故，就是一個民軍先鋒敢死隊的靑年指揮官蔣志清，率領民軍作前鋒，攻打浙江巡撫衙署的英勇事蹟。

這位指揮官蔣志清先生，便是我們中華民國 總統蔣中正先生當年所用的別號。杭州是浙江省的省會，滿清政府的浙江省最高行政首長巡撫衙門所在地，同時還有旗人的將軍駐守，擁有旗兵很多，此外在新軍方面，雖多傾向革命，但實力上仍遠比不上敵人。而且因爲清吏防範新軍反正，早就把彈藥加以限制。革命黨人處在這種劣勢的環境之下發難舉義，實在異常艱苦，可是大家都抱着大無畏精神，視強敵如無物，所以也就一舉功成。

先是，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上海，時在上海負責主持策動長江及蘇浙方面革命工作的陳英士先生，見時機

爲第一標，由朱瑞率領，從艮山門進城，擔任攻取軍械局，並派隊保護銀行等機構；原新軍第八十二標改稱爲第二標，由周承炎率領，從鳳山門入城，擔任攻取巡撫署；各地徵集來杭的民軍同志，則編成爲先鋒敢死團，照陳英士原來的意思，這些民軍編成的隊伍，統由蔣志清任指揮官，擔任作戰的先鋒部隊；至於爲了事實上的需要，乃將這些民軍分編兩部份，大部份由蔣志清指揮率領，配合第二標作先頭部隊，進攻撫署，另分一部由王金發率領，配合第一標作先頭部隊，攻擊軍械局。

由蔣志淸指揮官率領的民軍先鋒敢死團分三隊，第一二兩隊以張伯岐任隊長，第三隊以董夢蛟任隊長。他們事先派了幾位同志潛伏在撫署側邊的民居樓上，準備於大隊到達進攻之際，施放炸彈助戰。

夜深一時，一切部署妥當，蔣志淸卽率敢死隊先行，周承炎所部第二標正規軍隨後，浩浩蕩蕩向鳳山門進發，城門經已由憲兵及工程營之同志打開。

於是大隊直趨撫署前門。時潛伏撫署側的同志，知道大隊已至，乃由

，很多人都做起新官來了。但是，靑年的民軍指揮官蔣志淸先生，卻於率隊攻下撫署大功告成之後，便卽悄悄地返回上海，勸助陳英士先生處理上海方面的工作去了。

蔣總統這種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的風範，就是服膺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昭示「靑年應該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教訓而身體力行的。這眞可以作爲我們現代靑年的典型楷模，大家都應向他的榜樣去努力奮鬪。

（原載香港時報）

周恩來爲何喪權

日本當權派田中角榮說，他曾對周恩來表示不喜歡共產黨，警告他不要向日本輸出「革命」，周恩來答道：「革命並非可以輸出之物，而是自發的。」田中又向周恩來提議，要弄淸楚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問題，周恩來答道：「我們不要在此辯論這個問題，那些終究不過是小得幾乎從地圖上找不出的小地方，其所以變成問題只因附近發現石油。」

周恩來還說：「日本之核武器政策是最合理的。」

周恩來還對田中表示：「到了本世紀末，中國也趕不上日本全國的總生產額。」

我們看了上述的報導，可以說中共這次對日本的態度是完全犧牲了「原則」的，既陰險，又丟臉，更加賣國。

周恩來對田中表示「革命並非可以輸出之物，而是自發的。」這當然是違心之言，因爲中共之能夠竊取大陸，完全與「蘇聯老大哥」給予中共的「支援」分不開，更與日本軍閥侵華的史實分不開。中共直至今天還硬向南越及世界各地輸出「革命」，雖是證明，卽然其輸出方式或明或暗！中共豈但向世界「輸出革命」而已，對中國大陸人民也是如此！中國大陸人民被迫「接受革命」，因爲中共要「灌輸革命」到中國人民中！

倘若中共單單不對日本「輸出革命」，大概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中共感激當年日本軍閥侵華之恩，使中共「鹹魚翻生」！至於周恩來見了田中角榮，竟然不敢討論釣魚台問題，那更是極爲可恥之事。田中角榮主動提出這問題，而周恩來竟說：「那些終究是小得幾乎從地圖上找不

備工作業已就緒，各縣革命同志，亦已集中杭城。原來計劃到九月下旬發動起事的，及至九月十三晚，聽知上海方面已告光復成功，於是決定提前在十五日破曉前開始行動。

當時的進攻部署是這樣的：由憲兵方面的童保暄擔任臨時總指揮，並負責開啓城門，原新軍八十一標改稱

捕獲。

滿清在杭州城還有僞軍將轄下的旗兵營，當時尙想負嵎頑抗。及聞增韞都被擒了，才於十五日下午投降，從此敵人已全部肅清。於是杭州光復了，而浙江全省也告光復了。

浙江光復了以後，由革命同志及各界代表推出了都督，組織了軍政府

古鶴翔

降至今，在二十多年中卽成經濟大國；而中共奴役大陸二十多年，經濟卻遠遠追不上小小的日本？

這是共產主義錯了，還是毛劉林周之罪？

我們還要問周恩來：中共既然讚美日本的原子政策，何以中共自己卻在奴役人民，生產核武器？

爲什麼周恩來竟然絕不講「原則」？共產黨人常常強調「原則」，何以中共竟然犧牲「原則」，猛讚日帝，出賣釣魚台？答案是：中共內鬨未息，人民紛起反抗，只有勾結外人來鎮壓家奴！

北方人吃窩窩頭的眞相

胡念庵

牟潤孫教授自大陸歸來，爲了確定他由此而增加了身價，以達到其他生活上的目的，發表罵舊捧新的談話，乃屬自然之舉，誰也不會注意他說的是什麼。但本刊二五八期柳以青先生「聞道，悟道與背道」的文章，似乎是在糾正牟的談話，裏面也認爲牟所講「我生長在北方，北方人那時候吃的是窩窩頭，一輩子難得吃上幾回饅頭」的「這段話不錯」，那問題便嚴重了。牟教授雖然生長在北方，但他的祖父以伺候滿清內務府當差的人而發了大財，在北平一直過錦衣玉食的生活；不僅沒有到過農村，不僅不屑接近北平市裏的貧苦大眾；連和他同行而不能陪他上館子的窮酸之士，他也不屑一顧；這是由伺候內務府當差久了的家世所養成的慣性，不足爲怪。他那裏有談北方人民大眾生活的資格呢？

抗戰末期，日寇搜刮麵粉，住在北平裏的人，一時多數吃窩窩頭，此乃一時現象。一九五九——六一年，大陸許多人吃草根樹皮，也是一時現象。抗戰期間，我在冀南農村中走了十一個縣份，一般老百姓吃的是饅頭和小米稀飯；偶而吃麵條。山西我北到了雁門關，南到了黃河渡口，其中步行了約二十縣；步行了太行山的東面和西面。老百姓多數吃的是撈餅，小米稀飯和各式麵條，比河北的生活要豐富得多。至於房屋的講究，把太行山裏的村子包括在內，有磚牆、瓦蓋或薄石板蓋，整齊濶大，使初到的外來人不能不大吃一驚。太原谷地裏各縣的大村莊，遠遠望去，大有楊柳樓台的感覺；太行山裏的房屋形式，弧形的大窗，非常像洋式建築；和村民談到建築的歷史，多在兩百年以上，有的建自明代。北平的四合院，在山西不算一回事。河南的豫南各縣，在國民黨時代統治無能，匪患從未肅清過，破壞特甚，生活非常窮苦，我往返幾次，人民還是以麵食爲主。沒有吃的，便到鄂北當土匪。後來一起劃歸別庭芳管轄，不三月，匪患敉平，一年而農村的生機立現。因爲農業只要有一年的安定生產，收上兩季，問題便解決了。我在北方走了這些地方，便很少遇見人民吃窩窩頭的；偏偏整天吃館子的牟教授，他看到的都是吃窩窩頭，怪極了。

我曾問過北方的先生們，知道窩窩頭也有等級。有的是以高粱爲主，有的則加上麵粉和其他的東西。在產高粱的地方吃高粱，是很自然的事情。

高粱可以做窩窩頭，也可以做麵條。窩窩頭的特點，是大、黑、硬，便於儲藏，便於携帶，容易飽肚子，這是農民爲了省事而又便於工作所發明出的一種食品。

我絕不相信今日大陸在以高粱爲主要產物的地方，不吃高粱，不吃窩窩頭，而由以產麥爲主的公社運輸麵粉去。住在都市裏的人吃窩窩頭是特殊的；牟教授的印象，是由北平館子裏的樓上望出去得來的；生活在出高粱的地方，在目前的階段，吃窩窩頭卻是很尋常的。這位遇事都想繼承他的老師陳垣，只有在學問上不繼承他的老師陳垣的牟教授，他的談話只不過是表示他的勇氣，與知識無關，這些是非之辨，他只宜付之一笑吧了。

不過，牟教授的目的，只求在這種腐敗墮落的社會中增加他吃館子的資本。要由此而拿大陸人民的血汗錢來增加吃館子的資本，他自己也應該知道大概不大可能吧！

張季直投身實業界的動機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家庭踏入社會，一向是以做官為唯一的出路，高尚一點的，也只有肥遁山林安貧樂道，或坐擁臯比，教授生徒。故自秀才，舉人，以至會試殿試，獲得進士及第出身，他們的目標，都無非是為仕途發跡之階。相傳王陽明幼時，隨父親入京，他父親的朋友很器重他，說他將來一定是第一流人物，王陽明問道：「何謂第一流人物？」那位前輩先生答道：「射策甲科為顯官。」王陽明一笑置之。可見這種觀念，幾乎是中國科舉時代最普遍而深入的看法，甚至鼎革後的民主時代，還是一樣的傳流着，遵循着。中山先生雖有過「人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格言，可是在他所創立所領導的黨組織內，並沒有發生劃時代的教育作用，反而以入黨受訓，為速化顯達之術，這是無庸諱言的黨治結果，造成了滿街滿巷的清一色官僚。倒是在滿清末年新舊思想，漸在醞釀蛻變的啓蒙期中，卻出了幾位篤實力行，不求高官厚祿，一生畢力於社會建設事業的先知先覺的人物，其中成功最大聲望最隆的，當然莫過於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及東南紡織業的開山導師張季直了。這兩位先生遺留給社會上的，那種創造性和啓導性的精神，比起僥倖一逞徒有破壞而無建設的任何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中國畢竟是還未變質的舊官僚社會，對他們的偉大處，似並未予以適當的重視，且站在某一方面的偏狹立場，歪曲誣衊，以勝利者的權威，濫施打擊，如張季直死後一年，他所經營的商戶行業，便都受着「查封逆產」的嚴酷處置，迫使他們的三兄叔儼，避居大連不敢家居，哲嗣孝若，亦一度隱居上海租界。這種現象，讀過矛盾的小說「子夜」的，就可知道中國實業界的不振了。一般民族工業的企業家，類不如專做洋買辦的金融巨頭，懂得最現實的政治行情，因以投機抵隙的巧宦，操縱市場，叱咤風雲，揭究他們的心理，還不是王陽明那位父執先生的謬論，沒有受過嚴格的民主政治的洗禮，以致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一直被束之高閣，[illegible]

現在，這種西方型的實業界巨子，恐怕還沒有聞風興起，足以接踵相隨的第二個人呢。儘管他的事業，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並沒有繼世垂後，產生了示範性的廣大影響。

依據各家所寫的傳記，張氏是在光緒二十年取得恩科狀元後，例授翰林院修撰，在京任職，不上四個月的光景，便藉詞父喪，告假回鄉，從此再不適籍京朝，假滿後起，以他當時的聲望和人緣，是不難獵級高陞，一轉再轉而即臻顯位的，但他終於絕意仕進，除在民初，為了助成南北政府的統一，勉強做了唐紹儀內閣很短時期的實業部長外，再也沒有袍笏登場，接受最高當政者的推轂了。終其身是以社會名流的領袖姿態，從事地方各項建設。據說促使張氏萌生這種志趣和抱負的，實由於他在翰林院修撰任內，一天，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巡遊回宮，文武百官，跪在路旁接駕，偏值天氣突變，雷雨交加，地面泥水逾寸，把接駕的大小官員，都淋得如落湯雞一樣，在積水裏熬忍着，不敢隨便動彈一下，事後，他回到舍館，夜不成寐，想起白天這幕鏡頭，不禁喟然嘆道：「我讀書致仕，身列廟堂，難道只是為做磕頭蟲而來的嗎？真是讀聖賢書，志氣何在？」由是決定辭官不做，參透了政治這一行的滋味了。但他卻不甘獨善其身，無為於世，既不願為皇家打工，徒然染紅頂子，何如自立門戶，為地方人民，做一番生產福利事業。適會中日馬關條約，內有允許日本人隨地設立工廠一條，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認為抵制之法，惟有自己先行設廠，掌握利權，杜絕日人藉口覬覦。因與張氏一般名流商[illegible]

商各半，共為一百萬兩，官股五十萬兩，以原已購置擱在黃浦灘上的機器估價作抵，而商股五十萬兩，必先提二十萬兩，造廠開基。張氏受命回里，招股集資，應募者殊屬寥寥，僅得沈敬夫，劉一山，潘鶴琴，郭茂之，陳維鏞，樊時薰等六人，然不久，陳樊即聲明退出，繼而潘郭以募股無成又相隨退出，張氏應募之股金，亦僅得六萬兩，其他均觀望不前。光緒二十五年，雖已開車紡紗，而資本短絀，周轉不來，告急於親朋，固不見答；乃告急於江督劉坤一，鄂督張之洞，亦不見効，張氏只好獨力撐持，掙扎奮鬪，後賴紗價陡漲，形勢忽然好轉，才解除了他瀕滿破產的威脅，且更大展鴻圖，除大生紗廠擴充一系列的八個分廠外，還設立麵粉廠一機械廠，電廠，油廠，以及輪船公司開墾黃河廢河道以南的土地八百萬畝。同時，又創辦男女師範，小學，中學，吳淞商船學校，南通學院……等，氣魄之大，規模之宏，在中國歷史上，實屬罕見，雖然有人說他，「重心不穩，難乎為繼，猶如倒置的金字塔」，這些話，似乎後來都一一印證了，但那是本文以外的另一問題。在那段艱苦過程中，自議設工廠，至開車出紗，首尾四年餘，能夠與張氏備嘗辛苦，竭力為之奔走協助者，僅一沈敬夫先生，張氏在「致沈夫敬舊牘跋」中說：

「……于時紡市疲落，擁資者聞人勸共業紡，相率掩耳遁，集資之効，茫如捕風，六人者次第觀望委去，獨敬夫尸其名，而官機為余所主用，責不容卸，且僅僅所集之資，金錢已化為土木，無以謝見信之人，由是責集於余之一身，余乃賴客授贍家計，所倚以建設紡廠者獨一敬夫，敬夫則誠忠介而勤勉，始終未嘗負廠者也。

自丙申至庚子五年之間，余與敬夫殆無十日半月不通訊，中歷艱辛勞瘁，與受人世之炎涼侮弄不勝數，即亦不能細說，今睹寥寥殘餘故紙，不啻把敬夫之臂而與之語，而什固不及一也……」

言下猶不勝悵惘腹痛之情，足見一件新的建設[illegible]

兩種導遊的遐想

兆華

（或船的接船），如果客人未預定旅館，就得代找旅舍以作居停，以後此酬酢一番；如果雙方經濟環境都好，自然要找一流食肆，還要替他安排節目，拜訪親友，介紹香港仔海鮮，流浮山生蠔，何處廣東點心好，那間鳳城炒買靚，既郊遊青山沙田，復購物中環旺角，坐纜車登山頂，搭的士行隧道，如有興趣的話，就連梁醒波的粵劇也不放過，如此香港之風光文物，算是一一涉獵了。

如果客人有特別愛好或研究某一事物的，當然要帶他去有關方面參觀，比如他是佛教人士，就得同他去沙田萬佛寺和大嶼山各寺觀，以至佛教書院；客人對教育文化有興趣的，就得帶他到港大，中大，和大會堂等去巡禮。如此對一般旅行親友而言，要盡地主之誼通常也就是這樣。

至於專營旅遊事業的旅行社，接待外來的遊客，他們在世界各大城市，相互有其業務上的聯繫，彼此編訂日程，按站接送，定下旅館，安排交通工具，專人導遊風景名勝，介紹當地特出工藝，引導嘗試地道飲食以及購物中心。

這是私人親友往來和營業性的旅遊服務，大概都是這樣，能夠這樣做便可滿足遊客的要求，當然亦有希望能作更廣泛的領畧，但畢竟是少數。

我們引導親友或遊客在香港觀光，爲什麼不帶去木屋區，不帶去九龍城寨，不帶去販毒的馬山，吸毒的「烟格」，賭博的「大檔」，賣淫的「鷄竇」呢？因爲貧民木屋區，只住着窮苦的貧民，無甚可觀，九龍城寨和馬山，更是見不得光的地方，其他「烟格」，「大檔」，「鷄竇」，全係藏垢納污之地，如果引導遊客去觀光，豈不將美麗城市的瘡疤揭開，而自暴其醜。雖然這與導遊的人全無關係，但看好的一面總比醜惡的一面爲優，何況遊客觀光自由的城市，也並不一定要挖瘡疤呢！

由此得到一個啓示，雖然是私人或商業性的導遊，都會不自覺的將當地的黑暗面隱藏，而將光明美好的一面表現，這恐怕是予人以快感，予人以良好印象的關係，事實那個遊客希望見到骯髒與醜惡？而自由城市也並不自我宣傳，遊踪固不受政府干涉，亦不受政治影響，其所以趨好而避惡，亦人之常情而已耳。

近來中共對外展開笑臉攻勢，因之對世界人士或海外華僑，都歡迎到大陸觀光訪問，無論私人或團體，一律「熱烈」接待。英、美、法國等國會議員，日本、加拿大的工商代表，旅外華人學者楊振寧、何炳棣、李政道以至此間的港大同學，足球隊伍，都相繼到大陸訪問或探親。但大陸不同於香港，它的接待是由政府領導的，它無事不以政治爲第一任務，香港人不願帶遊客到藏垢納污之地，若個人高興仍可自由來去。但在大陸旅遊訪問歸來的外國議員和工商界人士，一般總沒有什麼意見發表，但華僑的學者和學生，則多數會議論一番，什麼祖國進步，建設偉大，社會安定，生活理想等等，這全是表面觀察的工夫，片面吹捧的詞句，絕不深入了解，從廣大的內層看問題，猶之夫旅遊香港之見巍峨大厦，海底隧道，而稱頌其建設，見熙來攘往之中環旺角，而讚其繁榮安定，見暮夜五光十色，而說是美麗天堂，這是極不全面的看問題。誠然香港是有上述美好的幾面，但其醜惡的地方又何止十數，它不獨有木屋貧民區，更是一個國際販毒中心，它不獨天天有搶刼命案，更有逼良爲娼，它的貪污枉法，劃之不清，它的色情毒物，掃之不盡，眞是美麗天堂，人間樂土嗎？絕大多數人仍然過着有血有淚的生活，只從表面看問題，實在差之毛釐，謬之千里的。

前往大陸訪問的人，又怎樣看事物呢？無論外國貴賓或華僑學者，都可說絕不能全面看問題，因爲中共有特定的接待，也有特定參觀的地方，通常不出北平、上海、杭州、瀋陽、廣州幾個大城市，部份也可能參觀「鞍鋼」與大慶等，其他清華，北大，「五七」幹校也是典型的參觀地點，除此之外中共會讓你去嗎？更會讓你獨往獨來的溜來溜去嗎？幾個大城市和幾間大學，絕不是中共建設出來的，它完全是前人的成果，我們如果不是戴了有色眼鏡，又怎會大驚小怪。

楊振寧李政道到上海，是由當地革委會招呼，到北平更由周恩來賜宴，其他公私團體，當然也有專人接待，他們起居飲食，一行一動全是過集體生活，所到之處，迎送預先安排，所見所聞，當地預先佈局，於是作爲參觀訪問的人，就只有看到的盡是好事，聽到的盡是好話，你想單人匹馬深入了解嗎？自由活動的時間固然分不出，更重要的大陸人又怎會向陌生人說眞心話（反右文革以後，家人夫婦難說實話），由是他們之所謂參觀訪問，簡直做了跑馬看花的啞子，說實話是全無觀感可言的。

如果中共肯讓外來訪客到北大荒，到英德茶山和水銀礦的勞改場，讓他們自由活動，甚或共同生活一個時期，讓他們接觸五類分子的家屬和學童（五類分子的學童很多地方上課仍要站着），讓他們到偏僻鄉村與眞正的貧下中農共食沒油的蕃薯拌大米飯，讓他們拿着糧票半夜去排隊等候天光飲茶，拿着油證肉證排隊去領每月的四兩雜油和二兩雪魚凍肉，這樣他們或可能領畧大陸眞象的一二，通過你們的實際體驗生活，才稱得着有調查研究，然後才有發言權，否則跑馬看花，信口開河，則徒然是自欺欺人的違心話而已，與時下遊客之稱頌香港爲美麗天堂有何分別呢？知識分子們，珍重你的言行吧！

心狠手辣的周恩來

胡菱之

毛共「總理」周恩來的右手是彎曲的，始終無法伸直起來；這隻手有一段時期根本不能執筆寫字，許多的重要文件都由其「副總理」之一的李先念代簽。最近訪北平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周恩來談到這隻彎手的問題時，據周說是在「長征」時期因墮馬折斷的，醫治不得要領而成爲殘廢。但我不明白爲什麼不藉用那「能使啞女開聲，盲人復明的毛澤東思想」來醫療呢？

有一位十分了解周恩來爲人的老前輩對我說：「其實，周恩來這隻彎手並非墮馬折斷，而是一隻不折不扣的劊子手。」原來老周一生殺人如麻，尤其枉殺無辜。依照玄學的說法：過去一個執行死刑的劊子手，臨死時必須舉行「以繩環頸」的儀式，才能斷氣。甚至一個殺豬的屠夫，臨終時也要將屠刀屠盆擺在他的病榻之前，始告「瓜直」，表示血債血償的意思。但屠夫死後，他執刀宰豬的那隻手卻仍不能伸直。所以，周恩來未死之前已有報應了。

鐵幕中的「不倒翁」

也許有人會懷疑：周恩來原是一個攪政治外交的人，頭腦比較清醒，而非心狠手辣之徒吧。不錯，他在毛朝中是一個最能適應現實環境的人物，由三〇年代以後，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這段期間，中共曾先後進行若干次大清黨運動，老周一直未嘗遭過任何風險、任何災禍。儘管張國燾、陳紹禹（王明）、秦邦憲、高崗、饒漱石、李立三等人，分別從高高的位置倒了下來，而周恩來依然跟着毛澤東搖旗吶喊；特別是自「文革」以來，更有不少老一輩的高層領導人物如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及次一輩的黨棍們如鄧小平、李井泉、李葆華、彭

被鬪被整或已死去而風消雲散，更有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夫妻，近年亦遭毛的毒手，只有周恩來在毛朝魔宮中，已由第三把交椅升上第二把而僅次於毛澤東，不獨對內對外都由他當家作主；並在今年「十·一」招待會中，也由他代老毛向到會者致意。因之，許多國際共黨問題專家們，都把周恩來喻爲鐵幕中的「不倒翁」。

實際上，從二〇年代當周恩來加入共黨組織算起，迄今起碼有了四十五年以上歷史；自延安時期幫辦毛共外交以來，也將近三十五年；他充任毛共的「國務院」（前身「政務院」）頭頭到現在，亦有二十三年了。根據莫斯科電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華語廣播指出：「中共國務院裏面，包括總理和副總理共十七人，其中除一名副總理係病死外，已有十五人遭過批判、鬪爭、或奪權。其餘各部、會、局及室等共有七十八個單位中的負責人，也有五十三個受批判、鬪爭或奪權。」——換句話說，在毛共「國務院」前後的十七名正副「總理」中，截至一九六八年七月爲止，只剩下周恩來一個光棍！

到底周恩來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從表面上去觀察，周恩來在毛共頭頭中，的確比較出眾；他具有一副日字面龐，溫文的外表，像個人樣；比那縮頸如龜的毛澤東，面似門神的朱德醒目得多；他如董必武、郭沫若之流更無論矣。凡是過去前往延安山洞，或後來訪問過北平的外國記者，多數對周恩有一個相同的印象是：他雖然滿腮鬍鬚，粗黑的眉毛；但他卻有一張白皙的面孔，尖細的手指，畢挺的服裝，油光的頭髮，整潔的修飾，活靈活現一個電影明星，不論在台上唸着擬好的台詞，或在宴會中應酬來自遠方的客人，都能僞裝出一套西方式表演

但實際上，周恩來原爲一個有案底的殺人逃犯！

暗殺了顧家十一人

假定讀者們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能記得一九六九年十月二日，一項來自澳洲坎培拉的「美聯社」電訊吧。——這電訊在本港大多數的報紙都發表過，其中內容指出：「原經試圖捕捉當年被控謀殺的逃犯周恩來的警察圖頓，星期三（十月一日）曾獲得一萬一千元澳鎊，作爲他在坎培拉因交通失事而受傷的賠償。……」電訊的另一段又說：「一九三〇年代，圖頓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房任秘密警察時，會穿着中國苦力的服裝，花了好幾個月的時光去追緝一個謀殺逃犯周恩來——即現任中共總理——但他卻未能成功。其後轉入英國某私家偵探社任職，及任澳洲前總理的保鑣。」

讀了這段簡單而模糊的新聞，也許還不明白，爲什麼堂堂的中共「總理」會做殺人兇犯呢？要想這一宗沉寃已達四十一年之久的無頭公案，有個清楚的交代，那末，就非從頭說起不可。

關於上海那宗會轟動全國的政治大謀殺案，發生於一九三一年的夏季，一個共黨的反叛分子的全家老少及客人、廚師，都慘遭殺害無遺！這個不幸者名叫顧順章，原爲中共的「中央委員」，也是中共當年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格別烏」（特務）主要頭子之一。他在一九三一年四月投奔到南京國民政府方面來，由於他的告密，曾使當時潛伏在上海、南京一帶的中共重要特務分子，多數被國府的保安人員所搜捕。其中包括一名中共的上海黨委書記，和陳伯達等人在內。

同年六月二十三日，南京衞戍總部的軍事法庭判處了那名共黨書記以死刑，隨即執行槍決，而陳伯達則因張貞擔保並由他本人寫了悔過書之後，加以釋放。可是顧順章留在上海的家屬——包括他的外母、小姨、客人及一名廚子在內共十一人——數日後則全部宣告失踪了！因此，上海一度被鬧得滿城風雨。工部局的偵騎四出，並曾懸賞八萬塊銀洋

那麽怎會知道殺人疑犯是周恩來呢？事件的發展大概是這樣：一九二一年當中共僞組織成立後，便以上海這個國際都市作爲它們地下工作組織的大本營，首先設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執行部」，初由陳雲、康生等人負責，他們在國民黨北伐期間，認爲是暴力造反的大好機會，於是乃先後煽起了上海學生進行三次大暴動。故此，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間，上海曾被喩爲「白色恐怖區」。

可是在一九三〇年時，由於中共「中央上海執行部」所領導的暴動失敗之後，康生等人不能露面，令到若干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一度斷絕了接濟，而紛紛向國府投誠，顧順章便是其中之一；特別是國民政府秘令進行大搜捕之後，中共頭頭更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以周恩來既爲紹興師爺的後裔，對上海的複雜情況熟識；而且他又是攪特務起家的，乃由他取代了陳紹禹而主持中共設在上海的「全國行動總部」，對那些反正的中共特務份子，實行其普遍暗殺的恐怖運動，一時致令許多人死得不明不白，其中以顧順章的全家失踪最爲轟動。

破案的經過情形

此案大約經過三個月左右的偵查，終於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破了案。因爲當時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抓到一個名叫「王老頭子」的疑犯，他自認是中共上海暗殺行動隊的隊員，曾參加以窒息方法焗死顧家老幼的兇手之一；他並供出：「暗殺顧順章全家的密令是由中共新任上海書記頒下的；這位新任書記，也同時負責行動組暗殺隊的領導工作，而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罷了。至於被暗殺後的顧家大小的屍體，則被分別埋藏在姚主教路三十六號、三十七號及武寶路六號的各圍牆之下；另外的幾個中共叛黨分子被殺後則埋在新閘路九號A地下。」

所謂「新書記」者，就是指周恩來而言。但當時的周恩來化了名，而王老頭子又可能是毛共恐怖組織行動隊的最低層份子，或者僱用的流氓打手，自然不清楚高層領導人的眞實姓名。不過，上海巡捕房根據王老頭的另一段供詞中，所指出領導那次一樣。他說：「約在三十歲左右，高個子、面長、皮膚白皙，說話帶有濃厚的紹口音。……」當時工部局便將中共派在上海、南京地區的特務頭子的照片給王老頭子辨認，他也毫不猶豫地指出其中的一張，就是新任上海區的「黨書記」周恩來其人。爲了防止打草驚蛇，工部局當時仍保持秘密，實行暗中查緝；並將周恩來的照片分給京、滬一帶各偵緝探員，以便進行緝捕。而英籍的圖頓，其時正在公共租界英國巡捕房任探員，因而參加了此案的緝捕工作，所以他對當時的情形有着深刻的印象。淞、滬戰事吃緊，公共租界的外國巡捕房紛紛撤銷。圖頓離開上海後，曾任英國私家偵探社主任多年，其後則擔任前澳洲總理孟齊・賀德，及哥登等人的私人保鑣，但新聞記者們都知道他是曾追踪周恩來的偵探。

一九四二年抗戰期間，當重慶和延安間愁雲密雨之際，周恩來正在重慶活動，也曾一度盛傳他是涉嫌當年上海那宗大謀殺案的主要逃犯，雖然報紙的報導不甚詳細，而許多派駐重慶的外國記者們，一看到周恩來那兩道粗黑的眉毛，一雙露出兇光的眼睛，及兩片平閉的嘴唇，便認爲他是一個殘忍成性的殺人逃犯。

據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刋出了一篇以「揭露周恩來的眞面目」爲題的文章，更有詳盡而具體的報導。因爲，該雜誌曾取得當年上海工部局、英、法兩國巡捕房檔案中的所有附件及其照片，分別製成電版印出，以資參證。其主要的內容是：「上海公共租界法國巡捕房的檔案中記載：暗殺政敵顧順章家屬的主犯名字爲「Chow Heng Lai」；英國巡捕房的檔案中的主犯名字則爲「Tscu Ong La」。可是，英國巡捕房檔案中所附的照片及地點和年月日，卻毫無疑問地證實這宗暗殺主犯，正是今日外交官稱他爲周恩來的這個人。除了上海工部局懸賞八萬銀洋緝拿該兇手之外，當時投奔南京的顧順章本人，也曾在各報章上刋登廣告，直指周恩來爲此案的主兇；同時，英國巡捕房也爲了此案而曾經致函香港警察當局

掘屍的恐怖場面

尤其是該雜誌引述上海工部局檔案中，對於發掘遇害者屍體的經過情形，更爲恐怖！其中一段報導說：

「王法醫、英國巡捕房及作工等一行，根據王老頭子的口供，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並由王犯引導前往武寶路六號勘查，在該建築物的南端間園牆脚下，起初掘出一塊三合土製成的石板，約六呎長、二呎六吋寬、一呎半厚，順牆埋於地下，經將該三合土石塊擊破移去後，除泥土外，並無可疑物體。至下午八時，挖掘工作繼續進行，迨掘至十八呎以下的時候，則赫然發現屍體兩具，皆面北順牆而排列者，都已腐臭。

「同日晚上，在花園的北端，亦分別發掘出幾具屍體。工作通宵達旦，直至翌日上午十時，檢查官和王法臨場檢驗，從而認定下列各節：第一、在地下十八呎外掘出的一具女屍，頸部及兩腕、兩踝間，均繫有繩索，推斷爲顧順章之妻。第二、與上開屍體並列者爲一老婦，身着衣裳，頸部及兩腕、兩踝間亦繫有繩索，推斷爲顧之岳母。第三、在花園北端掘出的兩具屍體，一具男屍成坐狀，兩腿倒勾，頸部與兩手間有繩索緊縛於一起，面朝北牆。另一具則藏於蔴袋內，爲一個約十六、七歲之女童屍，身着衣裳，其被綑綁情狀與上述相同。因此，推斷前者爲國軍二十六軍第二師席師長之兄席禮的屍體，後者則爲顧順章的表妹葉小芸的屍體。

「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在姚主教路愛棠里，分別掘出的七具屍體，則是顧順章的弟弟、岳父、姻兄夫婦、兩個小姨及一名廚師。……」

這宗寃沉大海的無頭公案，到現在已整整虛懸了四十二年，尙未通緝歸案；而當時所懸的八萬銀洋賞金，也一直未嘗取銷。但周恩來則逍遙法外，高踞毛朝第二把交椅，殊不知他就是四十年前的殺人逃犯！然而大陸赤化後，像顧家那樣的慘案何止千萬宗？法律何在？天理何存？其報應斷不能止於周的一隻手臂吧！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一）

迢迢

誰都知道，世界上著名的風景區，有歐洲的瑞士，中國的杭州，太平洋中的夏威夷。筆者從小就有一個心願，希望在此一生中，在這三個地方分別居住。上天厚我，生在夏威夷，稍長，家長命回國學中文，於是就選擇了杭州，後因戰爭，轉學歐陸，瑞士近在咫尺，乃是常往渡假之地。

杭州西子湖，景色如畫，一樹一石，來歷有自，古蹟遍佈，漫遊之暇，未免發思古之幽情，悲佳人之命薄（西湖有蘇小小馮小青之墓），悵英雄之寃沉（又有岳飛墳及徐錫麟、秋瑾墓等），朝代興亡，令人悲嘆。那時常按着歷史古蹟，做了不少詩詞，後來給一位長輩看了，說這是爲賦新詞強說愁，加以禁止。並命離開。如今想來，杭州景物雖美，但給人心境上的影響，惆悵的時候多，歡樂的時候少。且樹木景物，人工彫砌者多，天然美麗者少，天氣夏季苦熱，冬季苦寒，黃梅時節，春雨淅瀝，連綿匝月，煞是悶人，偶一遊玩郎可，不宜長居。近來湖山變色，國內人民思想意志沒有自由，不知去遊西湖的人，還領畧到詩情畫意否？

瑞士以多湖聞名於世，山清水秀，清淨無塵，筆者每於假期中由日內瓦，驅車經燕陀勒近去洛桑，一路山光水色，有如置身於西歐童話故事境界中。瑞士美則美矣，可惜文化氣息太少，冬季嚴寒，只能蟄居戶內，終年缺少陽光。且生活程度奇昂，雖說瑞士人秉性和平，但中國人寄居彼邦，終因膚色之不同，而有不安之感覺，若是寒士，更增自卑心理。筆者年來行遍世界，風景美麗之地不少，但少有全美者，天氣若不失之太熱，則失之太冷，如瑞士與加拿大，水份充份，而缺少陽光。如非洲及美洲某些地區，有了陽光，又缺少了水份。只有躺在太平洋碧波中之夏威夷島，氣候四季如春，陽光之溫和，水泉充足與清冽，山林樹木之美麗，人情之溫暖，社會之安定，天時、地利、人和，稱之爲人間樂園，實不過份。

三文治島

夏威夷古名三文治島，又名南海樂園。夏威夷羣島共有七個躺於碧綠無波之太平洋中，其中夏威夷島最大，別名大島又名胡姬花島，其地盛產蘭花；其次爲茂宜島，又名幽谷之島，以山谷風景見勝。夏威夷又名花園之島，有許多奇花異卉；摩洛溪島又名友誼之島；該地土人待人最熱情。蘭尼島又名波蘿之

。全省之經濟商業，航運交通，均集中於檀香山，各地旅客必先到檀香山，然後分往各島遊玩。檀香山本名「火奴魯魯」，但因以前盛產檀香，故華僑均稱爲檀香山，與稱三藩市爲金山，此乃華人獨有之稱謂，外國人聞之莫名其妙。

奧鴉湖島面積約有五百九十五方里，爲珍珠港及位基基海灘的所在地，沙灘沙幼如粉，水波澄碧，且爲滑浪板的最佳勝地。因爲遊客日增，位基基海灘馬路一帶，二十年前不過是椰林野草，現在已滿是高樓大厦，豪華絕倫的酒店及娛樂場所滿佈，一切走向現代化。檀香山其他的名勝古蹟很多，古老的夏威夷王王宮，至今保存市內，爲美國境內唯一的一所眞正的皇宮，現成爲省政府的辦公地。其他的有大風山——名巴里，不僅風大，且懸崖絕壁，山立如削，爲當年夏威夷土王加米霞米霞與各部落軍隊大戰，把敵人迫到懸崖之邊緣，敵人紛紛墜崖而死，由此統一了夏威夷，自立爲王，此地不僅爲遊客必來憑弔的古戰場，且故老傳說，若晚上驅車過巴里山，有時見螢火點點，如車中有燒豬肉，車子卽會停滯不動，必須將豬肉抛出窗外，車子才能行走，此乃是巴里鬼魂索食之故。

美味的燒豬肉

說起燒豬肉，乃夏威夷名菜，其燒法與廣東人燒豬不同，土法是先將豬宰好，於地上挖一凹坑，又檢許多火山石，用火將石頭燒到滾熱，將一部份塞到豬肚內，一部份堆在周圍，三四句鐘後，豬卽燒熟，土人們載歌載舞，抬豬繞行，舉行儀式而後分食。除此以外，另一食物名「摟摟」，畧似中國粽子，內包有芋葉鹹魚及肥肉，滋味甘美，另有一奇特食物名「沛」，華人呼爲芋漿，乃是將芋頭搗爛，和水搗成漿狀而成。此三種乃爲傳統之夏威夷食物，外來遊客，莫不嘗試，舉行夏威夷式盛宴時（名叫露鷗餐），乃是以樹葉鋪在草地上，上綴滿鮮花及用椰殼及木碗，眾人席地而坐，穿了草裙的美女，往來傳遞食物，有時清歌曼舞以娛客。食物中燒豬肉各人皆可入口，至於「摟摟」，睹其奇形怪狀，已有點敬謝不敏，勉強嘗試。到了芋漿，睹此淺紫色如漿糊一樣的東西，又須用手指醮食，許多遊客皆大皺眉頭，然放膽多吃幾次，莫不覺得甜美異常，佐以「摟摟」堪稱異味。近更經醫學界證明，夏威夷所產之芋漿，營養極豐富，且爲育嬰之妙品，對嬰兒最爲有益也。

之動作，舞姿與音樂，以柔和見勝。凡為舞女，普通人皆以為必須體態苗條，身輕如燕，但是跳草裙舞適得其反，以肥婆跳來最佳，蓋肥婆肌肉豐盈，扭動臂臀，乳波臀浪，柔若無骨，美妙絕倫。現在夏威夷最負盛名之舞女，乃是大肥婆。夏威夷土人多肥碩巨型，有人說因其樂天無憂之性格，及芋漿營養豐富有以致之。但亦有人說以前土人穴居野處，有肥胖婦女，有如擁有軟墊及席夢絲，故此夏威夷土王，最喜歡肥婆，故上有好者，下有甚焉，土王好肥婆，各人皆鬪增肥，以致夏威夷土人婦女，肥胖者多，自以為美，亦是夏威夷特色之一。

服裝具特色不分貧富

友人常問，在夏威夷是否隨處可見到土人穿着草裙，草裙舞女隨處可見？這又不盡然。夏威夷經美國數十年的經營，已成為一現代化之國際大都市，與別處不同之點，乃是人人穿夏威夷恤（本地人呼為亞囉霞恤），色彩鮮明艷麗，大紅大綠，比女人之衣裳有過之無不及，下穿白色長褲白鞋，腰繫紅帶，此為較隆重之男仕服裝，若日常便服，則是夏威夷恤及短褲，腳下拖鞋，便可上街購物，入銀行，去百貨公司，因為衣着隨便，貧者與富者，難以分別；故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劣風，便不流行。至於女人之衣裝名「嘸嘸」裝，乃是一種長裙，但用花花綠綠具有夏威夷色彩布料縫製，其款式與最近流行之密實裝，有異曲同工之妙，夏威夷之嘸嘸裝，肥胖者，可穿款式寬大者，可掩飾其肥，苗條者可穿貼身之款，以增其曲線美，嬌小者，可穿高腰窄而長之款式，可增其修長之感覺。夏威夷恤與「嘸嘸」裝，御之涼快舒適，故一般遊客，一下了飛機，即解去領帶，脫下皮鞋，穿起本地服裝，優遊自在。省政府更規定每星期五，為夏威夷裝日，是日男女公務員，及穿制服的學校，均得穿夏威夷裝。在夏威夷潔淨寬濶之街道上，人們服裝彩色繽紛，婦女們長裙曳地，婀娜多姿，誠賞心悅目之至。

至於草裙舞女及舞蹈，每星期二則有柯達公司主辦的「呼拉舞」（即草裙舞）表演大會。在檀香山最大的市場，亞喇摩宴那每星期天亦有表演，在高級的夜總會及酒店，亦時有表演，最令遊客歡迎的，就是旅客一下飛機，所寄居的酒店便派出草裙舞女年青而美麗者，到機場迎接，獻上鮮花一串，若是男客，更獻上香吻一個，笑呼「亞囉霞」（Alaha），以示歡迎，若是有許多朋友迎接或送行，每人致送鮮花一串，每令受者項上鮮花堆至只剩兩眼，成為奇觀。鮮花串，夏威夷語名為「麗」（Lei），為隆重的禮物，不獨是送往迎來不可缺乏之禮物，即凡有升遷、喜慶、結婚、生日，莫不給人鮮花圍項，以示慶祝。若旅客乘船離埠，每有樂隊及草裙舞女在碼頭上表演一番，遊客中懂得本地習俗的，就會在輪船緩緩出口之際，將項上花串，拋下海中，讓它漂回岸邊，以示希望再來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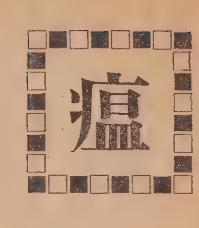
每年五月一日，省府定為花串節（Lei Day）舉行穿花串大比賽，手巧而花樣特式者選為花串之后，此日人人項上一串鮮花，婦女鬢髮之旁，綴以鮮花，即學校學童亦帶花串上學，學校舉行節日慶祝。花串乃是夏威夷特色之一，在街上常見有小攤，婦女穿花串售賣，由美金三元至二十五元不等。近日見星加坡及台灣亦模仿此種習俗，但花串不美給人以東施效顰之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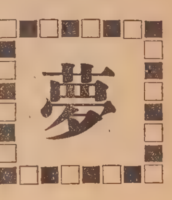
嚴禁蛇蟲進口

因為夏威夷氣候溫和，四季鮮花不絕，路上及人家園林，滿是鮮花，鮮花太多，故有此可愛之習俗。夏威夷不獨鮮花遍地，其他奇花異卉亦特多，因地土為火山岩凝成，硫磺味特重，蛇類無法生存，雖密林茂草，亦可放心尋幽探勝。檀香山海關嚴禁携帶蛇類及穀類植物入口，為的恐毒蛇害蟲，在此人間樂園繁殖，為害植物人畜。事實上，如蛇類，雖馬戲班中用來演戲的蛇，經特別申請入口，但一到島上，即昏昏欲睡，不能表演。檀香山又從未有過瘋狗症，故凡外地來之狗，必須送入狗移民局，坐關一百二十天經詳細檢驗，打各種防疫針，然後放狗出關，唯一例外的是紐西蘭來的狗，因紐西蘭亦是無瘋狗症之地也。

至於為害中國人最大的肺病，在此亦幾乎絕跡，政府設置之肺病療養院，設備豪華，市民有肺病，強迫入該院免費休養，直至痊癒為止，療養期間，不只不用憂慮療養費用，如停止工作，還有失業金可領，及福利金補助家庭的生活。如此優待，但該院的醫生護士及員工，每日拍蒼蠅的時候多，工作的時間少。前些時，還聽聞因肺病療養院無人光顧，政府欲將之關閉結束，該院人員大起恐慌，恐從此失業，故凡有病人蒞臨，莫不倒屣歡迎，又常常小題大做，不須休養者，亦強迫入院療養。想起常聽到過去香港一般小市民肺病傳染猖狂，不獨覓地療養困難，且手停口停，影響全家生活，一聽到染了肺病，無異判了死刑。與夏威夷人民比較，真不可同日而語了。但上述之優待情形，只限於美籍民及納稅於美國政府者，如是外國人，想進此院休養，須每日繳六十美元的費用。

因為地處太平洋中，海洋氣候，四季如春，雨量均勻，平均溫度在七十度左右，夏天不用搖扇，冬天一件毛衫，即可過冬，皮裘棉被，在此無用武之地，最熱時乃八月中午，有時升到九十度，但經海風一吹又復涼爽舒適，這種涼風，名曰「貿易風」（Trade Wind），溫和的貿易風，使空氣特別新鮮涼快，同時，夏威夷從來沒有颱風，像颱風小姐光顧香港，常常塌屋傷人。因沒有風災，故夏威夷人多住木屋，有些木屋依山而建，基地只用木條支撐，如果有颱風，此類民居，相信完全要吹到海裏去。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藍蘋試嘴笑道：「中國人凡是拍電影明星這一行的，不知道周副部長還是活人嗎？」

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大有文章，問道：「這話怎麼講，你說清楚些。」

藍蘋笑道：「在武漢，女明星在一起吵架，都說『你有本錢，怎麼不去追周恩來』。」

毛澤東「啊」了一聲，圓睜大眼看周恩來，頗不自在。

周恩來連忙說道：「江青同志眞會講笑話，那有這回事，希望下次可不要再講，若被我家母老虎聽了去，我不死也要脫一層皮。」

毛澤東不理周恩來，反問藍蘋道：「你們一羣人有沒有人追到手呢？」

藍蘋覺得毛澤東起了懷疑，知道玩笑開重了，連忙搖頭道：「沒有，一個也沒有。」

毛澤東說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層氈，你們大夥人打主意追周副部長，怎會追不上呢？」

周恩來也看出毛澤東的意思，此時眞是如坐針氈，可是又插不上嘴，恐怕越說越糟。

兇勁，也就不敢動腦筋了。」

毛澤東這時臉色始轉好，鼓掌笑道：「古人說妻賢夫禍少，現在要改爲妻惡夫禍少，恩來同志，眞要恭喜你討了這麼惡的一個老婆。」

周恩來眼見一天雲霧消散，也跟着陪笑說道：「江青同志，我再求求你，見了我家母老虎，千萬可不能講這段笑話，眞會送了我的命，不是鬧着玩的。」

毛澤東笑道：「江青同志，你的嘴要緊一些，如果害死周副部長，誰還替我們辦事。」

周恩來說道：「說來說去還未談到正題，到底主席要我辦什麼事。」

毛澤東說道：「我已同你講過，你到東南局見到項英同志，同他說清楚，大敵當前必須團結，如果在這次抗戰期間，不能利用日本人的幫忙，擴大勢力，取得政權，以後就永無機會了。」

周恩來問道：「主席就是這些話要我告訴項英同志。」

毛澤東點頭道：「就是這些話，你能說得項英同志心悅誠服，就是奇功一件。」

周恩來說道：「好吧，我也希望能成功。」

，國民參政會議長，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突然由重慶飛抵安南河內。這一天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消息傳到延安，中共大頭目都吃了一驚，接着又傳來消息，陳公博由成都飛去昆明，周佛海、林柏生都由重慶飛去昆明，與龍雲會面後，一同去河內與汪兆銘會合。

毛澤東得到汪兆銘出走的消息，一喜一懼，向藍蘋說道：「好了，汪精衛走了，我可以同你一道去重慶了。」

藍蘋問道：「怎麼？汪精衛不走你不能去重慶？」

毛澤東說道：「我不願見他，所以參政會開會我也未出席。」

藍蘋說道：「這就奇哩！你同汪精衛怎麼會有這麼大的意見。」

毛澤東摸摸她的臉蛋，笑道：「你怎麼這樣胡塗，我同國民黨過去是敵人，汪精衛是國民黨的領袖，我們當然是敵人了。」

藍蘋搖頭笑道：「我不胡塗，是你裝胡塗，你同國民黨是敵人，人所共知，但眞正與你爲敵的是蔣委員長，你被蔣委員長打得九死一生，幾次差點送了命，但是，我見你對蔣委員長仍然十分敬畏，看不出絲毫敵意，怎麼同汪精衛有這麼大寃仇。」

毛澤東笑道：「過去的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慢慢有工夫再同你講，我現在要去開會。」

當影響，你想到沒有？」

康生眨眨眼說道：「我沒有想到。」

毛澤東說道：「我擔心汪精衛同日本人一旦公開合作，日本方面定把所有秘密都告訴他，咱們派在日本那邊的人，也將會現出原形，與日本方面的合作要遭到破壞，更可怕的是汪精衛若將我們同日本合作經過全部公佈出來，後果眞不堪設想了。」

康生說道：「主席放心吧！斷乎不會的，日本人多狡詐，他們同汪精衛合作是一回事，同我們合作又是一回事，正好相輔相成，怎會壞他們自己的事。」

毛澤東點頭道：「這就好，我擔心日本人一旦公佈出來，史達林同志第一個就不會答應，一定指我們是叛徒，王明、博古、洛甫當然要奉命掀起風波，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又會罵我們是漢奸，集漢奸、叛徒於一身，天地之大，眞無處容身了。」

康生說道：「日本那方面沒有問題，我們派去的都是小人物，就算退一萬步說日方把秘密宣佈，我們也可以不承認。」

毛澤東說道：「明明是我們的人，我們怎可以不承認。」

康生說道：「我們可以承認是我們的叛徒，國民黨的副總裁都能叛變，何況我們一些小黨員。」

毛澤東一拍大腿：「康生同志，眞有你的，這一說我就放心了，稍遲在會議上講話就更理直氣壯。」

兩人一起走到會議廳，陳紹禹同秦邦憲已在，稍遲張聞天、朱德、劉少奇陸續走進來，只是不見周恩來。

陳紹禹問道：「恩來同志呢？」

毛澤東笑道：「不會追隨他令兄去吧！」

一羣大頭目都笑起來，周恩來在笑聲中走進來，問道：「大家是不是笑我。」

毛澤東笑道：「我們恐怕你追隨令兄去了。」

斷絕兄弟關係。」

毛澤東說道：「現在不談私人的事，你報告一下此事的眞象。」

周恩來愕然道：「我怎會知道眞象。」

毛澤東連忙擺手道：「你千萬不可多心，我不是要你說出他們這批人投敵的眞象，是說你所知道的眞象。」

周恩來說道：「自從聽到汪精衛逃去河內，我就在想他們這一個集團恐怕早與日本有接觸。」

毛澤東說道：「誰同日本接觸呢？一定是令兄，不！是佛海。」

大家又笑起來。

周恩來一張白臉，當時一紅一白，十分尷尬。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我絕不是有意取笑你，千萬不要多心。以後不再說令兄就是了，就說佛海吧！我猜一定是他同日本方面接觸，因爲他是日本留學生，精通日文，許多師長同學在日本都居要津，只有他，有資格與日本方面連繫。」

周恩來說道：「其實與日本聯繫，並不一定要通日文，汪精衛手下通日文的人很多，也不一定就用得着佛海，但此事佛海是主謀，大體是不錯。」

陳紹禹說道：「現在不必仔細研究內情，我們要把握今後的動態，確定自己的政策。關於汪精衛投敵後，國民黨內部及國民政府有沒有影響，請恩來同志報告一下。」

周恩來笑道：「要照我的看法，除去替日本方面增加一些宣傳藉口外，實在沒有絲毫影響，因爲今天國民黨與政府的重心在蔣先生一人，蔣先生個性我們都知道，他說打到底就一定打到底，汪精衛之走對於日本人所希望的談和，沒有半點用處。」

毛澤東說道：「這一點我們都明白，但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究竟有悠久的歷史，西南方面軍閥有些與他很有關係，如果也隨他一同倒了戈，我怕抗戰就抗不下去了。」

與過去的內戰不同，任何軍閥如果思想有動搖，他就只有隨同汪精衛一道走，要帶領隊伍叛變是作不到的，部下誰也不會跟他走。韓復榘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朱德咧嘴笑道：「一點不錯，我要想投降日本，恐怕也只有我一個人走，康克清就是不會同我一道去。」

毛澤東與康生互看一眼，都未開口。

陳紹禹說道：「根據周恩來同志報告，我們可以明瞭汪精衛之走，對大局並無影響，因此，對於我黨現行的政策也要繼續維持。」

毛澤東說道：「這一問題，我想還是等等看，暫時別作決定，假如國民政府屹然存在，我們當然繼續擁護，但世間事也很難說的，如果萬一國民政府因汪精衛之走而崩潰。」

陳紹禹似笑非笑問道：「應該怎樣呢？」

毛澤東說道：「眞到那時，我們應當重新掛起『中蘇臨』的招牌，聲言我們是中國合法政府。」

陳紹禹笑道：「當然你就是合法元首了。」

一羣大頭目除劉少奇外，都閧然笑起來。

陳紹禹說道：「我們何嘗不希望如此，但事實上是不可能發生的，第一，蔣先生領導的國民政府決不會崩潰，第二，史達林同志決不容許我們再掛『中蘇臨』的招牌，破壞了統一陣線。」

毛澤東一聽陳紹禹又提起史達林，也知道剛才的話說豁了邊，連忙說道：「我不過是對於這項萬分之一可能發生的事提出研究，實在說，我更不希望如此，國民政府眞的崩潰，我的參政員也落空了。」說過自己打個哈哈，其他的人都沒有笑。

陳紹禹說道：「關於汪精衛出走的事，我想本黨應當有所表示。」

周恩來笑道：「稍等一等吧！汪精衛出走是他個人的事，在沒有進一步行動之前，我們似乎不必先予以抨擊。」

江南啼痕錄（六）

我以前是地區的軍方主管，只准演戲，不准開賭，有權有力，他們不得不服從。現在，有力無權，手上雖擁兵力，僅爲民衆組織，而且又非當地長官，無法干涉，他們可以爲所欲爲。我只好作癡作聾。戰後元氣未復，應與民休息，教養蓄聚，以蘇民困，奈何以賭而遺害地方。故庇賭者，實爲地方的罪人。

國軍過境嚇壞地頭虫

當本地區籌慶祝抗戰勝利盛名，大演粵劇，正在密鑼緊鼓的時候，突然大隊國軍過境，嚇得地頭蟲魂飛魄散，誠恐國軍以治安爲詞，不准演戲，則他們血本無歸。因戲台的建搭，戲金的支付，所花不少。後來我知道過境的是國軍六十四軍第×師的部隊，駐紮於銀河鎮的附近鄉村，所有的祠堂，全部都給軍隊駐滿。我因爲自己是負責本地區治安的首腦，在禮貌上應拜會國軍的首長，便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分團主任的名片，往該軍第×師的師部，拜會該師的師長，但師長卻親率先頭部隊推進江會，只由副師長及政治部主任接見。相見之下，不禁歡喜若狂，原來那位政治部主任，卻是中訓團同學王振漢老兄，王兄爲廣東興寧人，當民國三十二年在復興關的時候，任我們的班長，對我這位學弟很多幫忙，分別以來，長懷感念。不圖戰後重逢，其身經百戰，風采依然，益爲快慰。回憶復興關頭，夜間緊急集合，拔步便跑，忘記戴上軍帽，終由王振漢兄以瞞天過海的方法，應付過了，舊事重提，大家相對大笑。王兄對我以白面書生，組織武裝民衆，與敵周旋，捍衛國土，推崇備致。我爲盡地主之誼，是晚特在兩儀樓歐家宴副師長，王振漢兄，長竟是同學，跑來見我，打拱作揖，請我今晚代邀請軍方各首長蒞場看粵劇。其目的不外請軍方「高抬貴手」，不禁止他們的演戲。那副可憐相，令我反胃。但王振漢兄已告訴我：該師明日即開拔江會，推進三角洲一帶，以警衛廣州，使受降工作順利進行。國軍既非長駐，何不做個順水人情，便答他們於歡宴國軍首長之後，必邀請他們前往觀劇，囑他們留下第一列名譽位，以便招待。並吩咐六鄉聯防大隊到戲台四周派出站崗，以資警衛。

因爲看戲的關係，提早點於六時開席，副師長和王振漢兄亦依時到達酒家，軍人都是豪爽的，振漢兄又是同學，大家無拘無束，況他們乃凱旋高唱，快馬歸來，更開懷暢飲。三杯下肚，豪興大發，振漢兄便將我在復興關戲弄李柳溪學長的往事，繪聲繪影的說出來，使大家捧腹大笑。直至八時許我們才離開酒家，逕往戲場，主會的「地頭蟲」已在台前恭候，我循例介紹一番，他們便引導入座。軍人置身沙場，除政工大隊所演的話劇外，平時很少看到粵劇。今日能欣賞到眞正的粵劇，看得津津有味。粵劇演至子夜才散場，他們雖明日清早開拔，也不願中途退席。散場後，我送他們返師部，才握手告別。翌晨，在金風吹爽中，軍隊的角號之响，我急忙到師部送行，王振漢兄已整裝待發，見我來送，亦不免有依依之感。征夫就道，揮手情牽。長亭一別，於我逃亡海角，才又與振漢兄重逢。

慶祝勝利．隆重其事

值得一提的，就是六鄉籌備勝利大巡行，並舉行勝利大聚餐。一次，在銀河書院召開六鄉慶祝勝[illegible]對勝利的意義比未執干戈以衛國土的人，體驗得更深刻，爭取得更光榮。所以，六鄉決定擴大慶祝，分爲兩個大節目：㈠慶祝勝利大巡行，參加者包括六鄉的醒獅，六鄉的高小學生及其樂隊，六鄉聯防大隊，六鄉自衛隊。承六鄉鄉長的美意，一定要推我做大巡行的總領隊。由兩個強健的壯丁，擎着兩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大國旗爲先導，跟着是由我率領大隊進行。鄉黨論齒，政府論職，我戰工團的職務既已解除，在地方已無官職。那年我僅是三十一歲，論齒則屬後輩。因此，我極力推辭，請他們另推年高德厚者擔任。但他們則以這次是勝利大巡行，本地區之能避免浩劫，使獸蹄不能侵犯者，完全歸功於我的領導，別的巡行，當然要推當地父老爲領隊，但這次巡行則非我莫屬，盛意拳拳，使我難以推卸。㈡勝利大聚餐，凡六鄉聯防大隊官兵，六鄉自衛隊全體人員，十次作戰出過力的後備隊，義勇壯丁，一律由六鄉聯合歡宴，各鄉七十歲以上的耆老，高中以上畢業的紳衿，則由各鄉自費招待，並歡迎六鄉人士踴躍參加，每位收餐券費大洋五元，不足之數由六鄉自行津貼，估計筵開百桌。所有銀河鎮酒樓都要承辦筵席，但菜單劃一，美酒劃一。武裝團隊長官，地方紳士耆老，約有十餘桌，則在銀河書院開席，以示隆重。預算六鄉須各津貼稻穀三十擔以上，務求熱烈。後來我因匆匆北上，不及參加大巡行及慶祝大餐，放過盛會，不勝惋惜。

一天，張校長的侍役張五，遠道從開平的張橋，跑來銀河鎮找我。張五強健有力，精於槍法，爲張香公的侍役而兼衛士。我見張香公派張五到來，必有重大事情。延見之後，細問此行目的。據張五告知：張香公近忽奉教育部電令，限九月底以前抵渝，出席全國大學校長教育會議。但戰事剛是結束，地方秩序，未上軌道，且客路遙遙，不能單身獨行，決定設置一位隨從秘書，以佐理文書交際等工作，也使

萬人意見

日本與中共建交後 看今後大勢

龍甲

田中與周恩來會談結果，宣佈了日本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在日本來說，這不僅是經濟上要擴充中國大陸市場，並且，在政治上也開始擔任獨立角色，不再跟在美國後面。更進一步，還要扮演亞洲太平洋的國際舞台上重要角色。

在中共來說，當然是外交上一場勝仗，心理作戰上更是予中華民國以重大打擊，一步步的拆除它的外交方面的支柱。

如今，中華民國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支柱就只剩下美國——另一條相當重要的是澳洲，澳洲的動向，對東南亞各國很有影響。

沒有外交關係，或者是外交關係愈來愈減少的話，是否能夠站得住呢？

當然可以，一個政府是否能夠站得住，要點不在於有多少外國予以承認和建立關係。

是否有影响呢？當然有；除了若干不便之處，以至，在若干問題上會吃點虧之外，最大的影响還是心理方面。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羅德西亞脫離英國獨立以來，沒有一個國家承認它，也沒有一個強力的盟國與它簽訂聯防協定，非洲的黑人國家一直揚言要消滅它，白人國家還要予以經濟制裁；但到今天——五年了，它還是屹然存在，只是最近被排除參加奧運，心理上很不好受而已。

二次大戰時，捷克、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都在倫敦設立流亡政府，獲得西方陣營所有盟國承認，都有外交關係；但到德國戰敗，國土重光，又落入蘇軍佔領之下，這一連串與各國有外交關係的流亡政府如何呢？全部由共黨執政的赤色政權接替，它們的命運也就悲慘的結束了。

外交關係，並非生存與立國必備條件。必備條件在於：一、土地。二、人民。三、朝野團結，一致奮鬬求存的熱烈意志。

今天的中華民國，有土地、有人民；關鍵只在第三點。

」呢？做得到，可以生存下去；做不到，就沒有了。

今天毛澤東要打擊的就是第三點，他之不惜與第一號帝國主義敵人的美帝右翼反共總統尼克遜來往，不惜接待及贈書予軍國主義復興中的日本財閥代理人首相田中，主要目的之一，就在這一點。

只有在心理作戰上把中華民國打到支持不住之後，老毛才有機會達到「解放台灣」的目標。

否則，東建交，西來往，所謂「我們的朋友滿天下」，都只是幻象而已，它們那裏是「眞朋友」？還不是「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的一句老話。

中華民國能夠保持「朝野一心，團結一致」的話，老毛就會一點辦法也沒有，對台灣無可如何。一、他不能出兵進攻。二、不能傾覆滲透。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沒有第三條路。所以說，關鍵在第三項條件。

以目前的形勢看來，這第三項條件，台北當局確實已經具備了。過去，所謂「台灣人」與「大陸人」之間紛歧，如今，在大難當頭之下，反而消失，大家都要抗拒赤色魔掌籠罩過來！

八年抗戰最爲艱困

對日本的八年抗戰中期，才是國府遭遇到的最艱困的一段日子。

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戰，日本舉國傾師來犯，積弱百年的中國還未眞正統一，只是政局粗定，正在開始建設之際，便遭當年號稱世界第一的陸軍強國進攻。打到一九四一年，

封鎖；剩下來的兩條路綫是：一、滇越鐵路，從雲南的昆明通到越南的海防。二、從昆明通到緬甸的仰光。

當時越南爲法國殖民地，緬甸爲英國殖民地，雖然國府與法英都有外交關係，但法英接納日本要求，封鎖這兩條路綫，不許作戰以至其他物資輸入中國抗戰大後方。

在抗戰中的中國被孤立了，縱然「朋友遍天下」，既是國聯——當年的聯合國——的會員國，又與各國都有外交關係，但又怎樣？

美國還大量的售賣汽油與廢鐵供給日本軍閥，作戰爭之用。

領導中國抗戰的國府，還不是靠自己麼？還不是一直苦撐到珍珠港事件爆發，才獲得美國飛越駝峯的小量空運接濟，然後逐步扭轉局勢，終致獲得最後勝利麼？

然後，抗日戰爭勝利只有四年，國府就遭遇到最危急的一段日子。

對中共的作戰失敗，大部分部隊都潰不成軍，撤退到台灣去；毛澤東大叫「要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窮追不捨，陳毅屯兵福建沿海，準備越過台灣海峽，登陸而「解放」台灣。

那時候，國府有多少可戰之兵，有多少武器與裝備呢？民心上氣又是如何惶惑不安呢？有那一個國家願意加以援手呢？

計算下來，眞是凶多吉少。若不是國府堅定應付，絕不動搖的話，應該早已垮下來了。但結果還是渡過危機，奠定二十二年來的建設台灣與逐步繁榮壯大之局。

到今天，又面臨新的危機，外交上遭到巨大的挫折。

但這新的危機與過去的兩次艱困與危機的日子來比較，並不算得什麼相差太遠。

對日本的抗戰，可以苦撐到底。對中共的作戰，可以在潰敗之餘，重新站立起來。單是外交方面的區區挫敗，算得什麼呢？

國際朋友，有固然佳；沒有，也沒有什麼不得了。「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個人固如此，國家也如此。

人要富有，國家要富強；單是富，不夠，還要強；單是強，而國人貧困的話，那只是外強中乾。

國府今天的政策，先要做到「富」，然後，才談一個「強」字。到既富且強之後，還愁沒有朋友麼？

外交挫折，不必擔心；最怕的是自己不爭氣。最重要是做到下述三點：一、保持團結，堅定信心。二、努力建設，發展經濟。三、提高警惕，分清敵我。

今天的中共，與一九六七年的中共，在本質上毫無改變，所改變的只是手法與姿態而已。當年兇神惡煞，今天笑臉迎人，明天，又會如何呢？

要生存，只有努力。面對新的危機，只有堅定應付。

何況，這危機又沒有什麼了不起；老毛既無法出兵解放台灣，又無法滲透去搞傾覆活動。

和平競爭下去，看誰最後勝利好了！到自己發展至富強的地步時，怕沒有國家搶着來要和「多金季子」做朋友麼？

一比之下・優劣分明

非就等於是不能立足。使用「被出賣」或「被犧牲」等名詞，實際上大有問題，甚至可以說是錯誤的。我不隸屬於別人，怎會被別人賣得掉，怎會被犧牲得掉？我有獨立自強之道，吾行吾素，別人妥協是別人的事情，動我一根毫髮不得。不與我爲友，我自求多福；再簡單也沒有。

命運在自己手上，自暴自棄的話，不要說衆多朋友不會予以理會，要救也救不來，老天爺也束手無策；自助自強的話，天助人助，趨炎附勢之輩多的是。

更要認清楚的一點是：今天是和平競爭的時代，大勢所趨，不再以武力來決鬬——至少在目前階段中，就是如此，將來再變化，又是另一回事。

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之下，北越愈來愈孤立，巴勒斯坦游擊隊也愈來愈迫得作困獸之鬭。

內閣才敢於斷定：台灣海峽必無戰事，中共一定不會用武。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田中才演繹出下述的結論來：一、台灣局面不會有變。二、台灣局面不變，日本安全可以無憂。三、美日聯防條約中的有關台灣協防的條欵可以不必引用。四、因此，日本可以和中共建交。

當然今天是和平競爭的時代，不會錯；但對田中來說，所疏忽和漠視的是其他有關因素，包括滲透與傾覆等陰謀活動在內。

和平競爭，要點在三項：一、社會的安定與公平的比對。二、經濟力量的比對。三、文化力量的比對。其中，尤以經濟力量的對比，最爲緊要；誰的生產力量強大，誰就贏得勝利的一半。

毛澤東在信「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但這句話只可以在關起門來自成一國，不與外國來往，或外國只來往頻繁，而又比不上別人，有一個比較時，就不行了。並且，要換一句話，不是一國之內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乃是世界性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尤其，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二十年來從殘破的基礎做起，然後作一個比較，在國府統治之下的台灣，與中共統治之下的大陸，一比之下，中共就給比了下去，優劣分明。

大陸的人民生活水平，如何能和台灣相比？經濟發展的速度，更沒得比。

台灣方面誠然還有很多事情爲人所詬病，例如貪污以至靡靡之音的時代曲等；其實這都是小毛病。說貪污吧，能比得上香港以至公然賄選的日本？何況國府如今已在大舉整肅貪污風氣中，說時代曲吧，若非社會安定繁榮，那裏會產生娛樂性如此濃厚的歌曲來？恐怕只有殺伐鬬爭之聲而已。

在香港，很多中國人十分奇怪，既嚮往於台灣的自由繁榮的生活，卻畏懼於中共的聲威；這也是十分可憐的心理狀態，簡直是極端懦怯的表現。

但就在他們這一代的生命中，將會看到他們內心所期待而又無法相信的變化，就是「和平競爭」的結果。人終究是人，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武力決戰的話，國府比不上擁有飛彈原子彈的中共；和平競爭的今天則中共遠非敵手了。

東南亞國家會跟進嗎？

地跟進的情勢出現呢？

假如有影響的話，應該是東南亞以至大洋洲的各國。包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澳洲、紐西蘭等。其中，澳洲應該是舉足輕重的國家，不僅紐西蘭會跟着它走，印尼與馬星也會受它很大的影響。

馬星與澳洲有聯防關係，澳洲視馬星為它的國防前綫，馬星也視澳洲為它的後援主力——英國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之下後，在英國保護之下的馬星兩國，一方面要自求多福，另一方面也要尋求有力的盟國，很自然的就尋上了澳洲。

印尼處於澳洲與馬星之間，在區域安全的觀點來說，當然要互相配合。澳洲對承認中共沒有興趣，只對貿易有興趣、不管「專家們」怎估計與猜測如何，並沒有與中共建交的打算。這一項消息可靠的話，日本的影響就大打折扣了。

事實上，現下執政的澳洲自由黨聯合政府，對中共確實採取堅強的冷

，就可以知道了，澳洲總理簡直不予理睬。弄到中共乒乓代表團差點拂然離去；所以，看來這項消息的可靠性很高。

當然，若是在野的澳洲工黨上台的話，也許會有改變也說不定。否則的話，澳洲改變不承認中共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因為，即使對它冷淡，不承認它，而中共還是要向澳洲購買小麥；澳洲又何必改變政策呢？

對澳洲來說，東南亞現狀能夠保持，共黨勢力在這地區不能抬頭的話，澳洲的國防安全才可以保持——此所以澳洲和其他西方國家不同，對美國的越戰政策極力支持，甚至出兵參戰，這是利害觀點不同之故；唇亡齒寒，不是開玩笑的，不比其他西方國家可以說風涼話。

除了澳、紐、馬、星、印尼之外，就是泰國與菲律賓了。今天的泰國，處在東南亞的第一綫上，儘管「和平共存」的把戲，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十分熱鬧和精彩地演出中，但泰國當

叛亂的艱巨工作——美國最近又撥給價值一千萬美元的支援地面作戰的戰機給它，俾加強對共黨作戰的力量。

威脅着泰國的共黨武裝力量，幕後的支持與主使者就是中共，這一點，泰國當局再清楚也沒有了；除非泰國共黨武裝停止傾覆活動，否則，承認中共的事情，提也不用提。

菲律賓也是如此，全國已弄得一片風聲鶴唳，要實施非常時期的緊急措施來對抗毛派共黨的新人民軍；馬可斯總統會在這時候有興趣去研究承認中共的問題麼？答案應該也是否定的。

除了這一連串的國家之外，還有兩個，就是：南越和南韓。

南越，正在對中共支持下的北越苦戰中，中共固然不要與它來往，它更不會與站在幕後的敵人來往。

南韓，也吃過中共很大的虧，它如今全力在外交上要應付的問題是如何繼續孤立北韓，攔阻其他的國家與北韓來往，尤其擔心日本也與北韓建交；在這時候，跟着日本後面而承認中共的話，總不大上算的吧。

專家們的所謂「排隊等候承認中共」的說法，不知究竟以何為根據？

在這許多國家中，比較容易有承認中共傾向的，只有馬星兩國，但由於澳洲堅決不變，再加以兩國本身利害關係的考慮，即使這兩國，也不會一窩蜂的去行事。

大勢所趨騙人的話

美國也會與中共建交嗎？有人認為這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只是遲早問題；但這樣的看法，其實並不站

首先，今天的大勢與明天的大勢不會相同；今年的大勢與四年後的大勢更不會相同。

為什麼要說四年呢？可以斷定的一點是：尼克遜總統執政期內，一定不會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也一定不會廢除中美聯防協議，亦即是不會與中共建交；而尼克遜連任總統的機會，依照大勢看來，十拿九穩。

當然，大勢並非絕對靠得住的。大勢，是人所做成的；人的努力，可以扭轉大勢。

一九四八年，杜威與杜魯門競選總統，大勢看來，杜威勝券在握，開票的結果卻是杜魯門贏了。

杜威以為穩勝，犯了驕傲的大忌，杜魯門死裏求生，努力不懈，終於扭轉大勢。總統競選如此，國際外交也是如此。大勢不利，不一定就必敗，大勢有利，也不一定必勝；端看本身是否努力。

在過去，中共與美國尖銳對立，北面打過韓戰，南面支持北越南侵，訓練和建立泰共武裝來赤化泰國，支援之手更伸展到馬共、印尼共黨與菲共去；美國為了確保西太平洋的局勢，不僅在打完韓戰之後再打越戰，更要堅決支持包括中華民國在內等所有盟國。

到如今，中共變化面貌，搞乒乓外交，談和平共存，似乎放棄赤化各國的世界革命努力，與帝國主義來往，與軍國主義建交，向保守主義者伸出友誼之手；美國是否就可以卸下維持西太平洋局面的責任，不再支持站在第一綫上的盟國，只求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呢？

（未完）

無恥無知·二三其德
最卑鄙的知識分子

雷健

當前，有一小撮過去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共的知識分子，現在卻向毛共獻媚，不但企圖苟免，甚至幻想向毛共討一點殘羹剩飯。這一小撮知識分子，可稱之為「二無——無知與無恥——的文人」。

在每一潮流變動的時刻，總有那麼一些渣滓在浮起；在每一歷史轉折關頭，總有那麼一些人暴露出他的無恥與卑劣——尤其是文人，即現代所稱的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兩條路

共產極權主義是知識分子的敵人，在共產極權主義統治下，知識分子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堅持眞理，勇敢反抗因而被迫害屠戮；一是出賣靈魂，俯首貼耳做奴隸，有一些更成為幫兇，協助統治者壓迫人民及其他知識分子，然而他自己也不會有什麼好下場，過去的歷史事實就是如此。由於知識分子的軟弱性及投機性，共產極權統治者的確可以收買到一些幫兇及幫閒，都很了解知識分子，也很能掌握知識分子這一弱點。因此，在他們登上統治寶座後，往往能一方面大舉屠殺文人；另一方面也的確能找到一些文人做他們的幫兇，以及搖旗吶喊之輩。

這是文人的悲哀，也是文人的可恥！

海外的應聲蟲

過去一年來，由於內部危機深重，老毛急於要擺脫這嚴重的內部危機。於是他除了「殺一林彪以謝天下」，迫死了林彪，把一切罪行都推在他身上之外，還在內外政策上大步向右轉，實行一條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可說是二十多年來最右的右傾。老毛這樣做的目的，是要爭取一段喘息時間官僚和一部分軍人，知識分子，以穩定他的統治地位，緩和緊張的內部危機，以便等待機會，再作進攻——毛共最近宣傳「幾年之內，大鬧一次」，就是這個意思。

老毛這種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分明只是一種手段，而決不是目的，也絕不等於毛共制度的改變，本質的改變。

但老毛這一手段竟然也迷惑了一些人，迷惑了一些知識分子。在香港和海外，一些本來就談不上什麼政治立場的文人，基於他們投機與無恥的無本性，在毛共實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後，也立刻呼應，作毛共右傾政治路綫的應聲蟲。

為靠攏找「理論根據」

這一小撮文人——自以為學者、政論家、作家、「青年導師」的一小撮人，第一步是熱烈宣揚毛共的「和平演變論」。他們聲嘶力竭地喊叫，毛共現在已經「和平演變」了，不但不像文革那樣壞，而且越變越好，總之是向好的方向「演變」。

跟着，他們又宣揚「大勢所趨論」。在這一類人物看來，毛共內部既已達到「團結」，其統治地位又已「穩定」。那麼，向毛共靠攏，就屬於「大勢所趨」的行動。他們極力製造這一種輿論，以便為他們無恥的投機行動為製造藉口和「理論根據」。

過去反共現在吹毛

如果說，這一類文人過去本來就是親共的，或他們過去本來是馬列主義者，或他們過去本來對政治不大了解，那倒還有值得諒解之處。不懂，沒有經驗喇！但問題不是這樣，問題是，這一小撮人物過去一直反對共產主義，以「政論家」、「專家」、「學者」甚至「大陸問題專家」自居的。這些人，長期以來批評過中共及

主義的文章。現在，共產黨仍是共產黨，說毛共「和平演變」是這些人「幻由心生」，實際上只是他們自己「演變」了，由反共演變到向毛共拋媚眼、賣風情，要靠攏了，事實的眞相便是如此。

向毛表態用心可恥

突然的喊毛萬歲總有些兒羞人答答，轉向是慢慢轉爲妙。於是，在這類人物主持的報紙、刊物，或他所寫的專欄文章，就出現了許多吹毛的媚眼。雖屬倚門賣俏，仍有些遮遮掩掩，比如大讚「中國」，其實是捧毛，不過轉了一個彎，含蓄一點而已。又如嚷着罵蘇聯，而曲折地向毛共交心表態，都是這一類二無文人的曲筆。表面上冠冕堂皇反對蘇修帝國主義，實際上卻是向毛共表忠，表示「我已向毛主席靠攏」，其用心何等可恥！

不單無恥乃無知

然而這類文人不單無恥，而且無知。爲什麼說他們無知，是因爲他們過去一直反共，是「中共問題專家」、「軍事權威」（這是他們自以爲），現在看勢頭不對，善觀風氣，不反共了，反而大談「中國的前途極之光明」。由「反共專家」而至「自由主義分子」，而「新左派」，而想向毛共賣身投靠，這是無恥之徒。

至於說他們無知，是因爲連這類文人自己也知道，賣身投靠的知識分子，決不會有好下場。毛澤東就極之凌視這類反覆無常二三其德的知識分子，所以他一登上皇位，就極力作賤這類人，凌辱這類人，使他們受盡苦頭。

過去二十多年的歷史也正是如此。這類文人明知道靠攏毛共必不得好下場，於是偏偏要想去靠攏，希望毛共一來，他們搖身一變，可以討點殘羹剩飯。當然，那結果不但是殘羹剩飯討不到，這些搖尾乞憐者也決不得好下場。這就是無知。

逆流中的泡沫

無知與無恥，是相輔相成的。這是中國文人傳統中最醜惡的一面，也是爲什麼共產黨敢於凌辱知識分子，及能夠收買一部分知識分子的主要原因。

香港和海外，這個時候出現了如此一小撮二無文人，並不足爲奇。上面說過，大潮流一來，許多渣滓都會浮泛起來。

當然，這一類文人決不是知識分子的主流。在我國歷史上和現在，都……氣節的文人。例如鄧拓、田漢、……，他們風骨稜稜，光芒萬丈，和那些二無文人對照起來，形象又何等崇高！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和優秀代表，而現在出現在香港和海外的一小撮二無文人，只是逆流中的小泡沫而已。

小小的香港 擁有汽車十七萬輛

本港汽車共有多少輛？截至本年七月底止，已達十七萬零七百三十四輛，比之一九六六年一月的數字，約增加一半。

各種車輛的數字如下：

私家車：一十一萬三千八百六十八輛
商業貨車：二萬七千三百八十七輛
電單車：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三輛
小巴：三千八百一十四輛
的士：三千四百零六輛
紅牌及私用小巴：一千零七十一輛
單輛中巴：三百一十六輛
雙層中巴：二百三十二輛
單層九巴：三百六十六輛
雙層九巴：八百三十八輛
其他：一千零五十三輛

增加數字最多的是私家車，比率最高和數字次多的則是貨車。

（本刊資料室）

對毛共政權信心幻滅

留美讀者要和我們並肩作戰

萬先生台鑒：

弟於八月間曾赴紐約一行，在坊間購得貴刊第二四七期，拜讀之下，對貴刊堅持公正立場，不依權附勢的態度，深爲佩服！多年來弟曾寄國家、人民的前途於毛共政權，但不斷發生的事實，一再地摧毀了我不能自圓其說的幻想，雖然近年來時局的變化，使毛共在聲勢上看似強大，但弟對他們的信心已完全失去，尤其是在對人性、自由、民主的[illegible]在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大禍害。此間有些人只看皮相的東西，身在福中而不知自重、自愛，更不應該的是故意忽視七億同胞所身受的痛苦，向惡勢力討好、諂媚。依弟所見，毛共那批人是靠着險惡的謀術來苟延殘喘，總有一天會被淹沒在愛好自由、和平的中國人民的汪洋大海裏。助紂爲虐的人，也只會在歷史上留下點臭名而已。

海外有我們這些講理性具共同信[illegible]身奮鬬。

隨信附全年訂費。滙票一張，請查收，乞能按址按期早日寄來，也好令我們由精神食糧中，獲取更大的信心與決心。

弟熊自安敬上

（民國六十一年十月五日）

請領稿費：

九月份稿費（二五四至二五七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攜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illegible]

改編義勇軍進行曲

號召大陸同胞抗共

萬先生：

我們對匚裏說「天官賜福」，幹的禽獸不如的共產黨（例如導演兒女鬬爭父母忘恩負義）勢不兩立，決不妥協，應該想盡一切辦法打倒它。它竟然扒竊了「義勇軍進行曲」當做「國歌」，我們必須將計就計，以毒攻毒，只要改幾個字，把它錄音，每天在台灣及金門電台上對大陸廣播幾次，人民聽了，精神振奮，毛共聽了，條氣勢必不順，當然要改換，我們的小計便成功了。唱歌之前，先吹集合軍號，使人聽了熱血奔騰，精神興奮。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換取我們新的自由，大陸同胞，到了飢寒交迫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團結一心，冒着共匪的炮火前進，冒着共匪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

唱完之後，用有力的聲調說：大陸上被壓迫的同胞們，與其被折磨至死，何不勇敢起來，和毛共一拚！我們準備隨時接應你們。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楊海天

(一) 園林一角枕山眠，黃菊白蘆放水邊，佳節愁人偏有淚，不知今夕是何年。

(二) 琴書無語伴孤眠，忽訝清暉到枕邊，一帶江城波浸透，月圓月缺自年年。

(三) 花正開時鳥正眠，一輪清影轉天邊，蟾宮簫鼓笙歌舞，知否人間大刼年。

(四) 妙舞清歌不欲眠，閒情聊寄美人邊，嫦娥未解新裝束，一樣霓裳似舊年。

(五) 皓魄當軒未忍眠，重重往事思無邊，秦淮燈火楊州月，可有風情似昔年。

(六) 寂寂魚龍海上眠，秋蛩何事咽離邊，南來誰識逃秦客，看老月明二十年。

(七) 家國愁深思不眠，乘風欲到廣寒邊，此身也願偷靈藥，只住瓊樓不問年。

(八) 東海王師靜欲眠，客情無限白雲邊，故鄉明月應猶在，捲土重來待幾年。

(九) 有酒宜當抱月眠，醉來無夢到愁邊，雲翻雨覆知何世，催鬢秋風又一年。

(十) 望斷銀河繞月眠，幾時歸雁洛陽邊，一朝金鼓收京日，萬戶團圓祝盛年。

和一覽樓主壬子中秋疊韻十首

郭國彥

(一) 乾坤藐藐入秋眠，一樣刀頭指塞邊，兩岸蘆花千點淚，傷心莫問此何年。

(二) 長夜遲遲擁月眠，蒹葭時溯水雲邊，白頭新舊知何在，海上秋濤又一年。

(三) 休怨花枝笑獨眠，征人消息墜天邊，誰知張翰思蒓日，正是庾郎作賦年。

(四) 酣歌酣舞復酣眠，彷彿仙源在海邊，可柰星槎非奉使，緣何皓首奪丁年。

(五) 把酒問天天欲眠，波翻銀海看無邊，東南只恐銷王氣，一落閒曹五百年。

(六) 一簾如水照無眠，記得牽衣到酒邊，怪煞岐王堂上客，賞音獨譽李龜年。

(七) 明月留人夜未眠，蓮臺搖曳海東邊，秋風不到蓬萊客，島上神仙一萬年。

(八) 對月相思大被眠，寒來秋雁渡江邊，漫吟行役嗟予季，未盡南強遜綺年。

(十) 滄海魚龍半睡眠，羊裘休問釣台邊，聲華待長龍門價，莫負河汾舊少年。

海天國彥二位先生之疊韻詩，俱見工力，以同一韻腳而作十首之多，頗為不易，壇主。

國事有感

董力行

中美協防條約，非經美國同意，台灣不能單獨用兵，必待大陸共黨內部，發生變故，人民揭竿而起時，國軍始可反攻，此種協約，我方大為失策，夫條約精神，以平等互利為原則，中國不經美國同意，則不能反攻，美國不經台灣同意，而可與中共往來，如此則平等精神，已不存在，目前情勢，該約大可廢止。

總統老人家年高德厚，重諾言，守信義，美國民族，輕舉妄動，胡幹一通，日本人步其後塵，各國效尤，台灣形成孤立，吾人寄身國外，回返無期，既不忍指謫當朝，又無機參與國事，仰天長歎，徒喚奈何！

現在大陸人民，刀槍均已沒收，金錢分文無有，雖有陳勝吳廣，因武器不同於秦代，何能揭竿而起？解放軍制度，亦當知曉，共軍中黨委、政委、軍隊主官各自為政。命令下達，三者必須聯署，為因三者上級主管機關不同，遂有互相監視之習慣，各自邀功，各有密報，一言不慎，整肅隨之，如果希望大陸內變，實為難能之事，若等待內變反攻、等於痴人說夢耳，感念時艱，詩以寄慨。

滌去征衫萬斛塵，悠然反璞自歸眞，

將軍汗馬功何在？老子猶龍道不貧。

南渡衣冠名士淚！北來肝膽少年身，

傷心黨國興亡事！寄望陳吳起暴秦。

董力行曰：目前唯一方法，廢除中美協防條約，國庫積存資金，全部自造軍火，投資觀光收入，以養軍民，軍事訓練，注重游擊，在沿海各區，不時登陸，得隙則前進，受阻卽迂迴，放棄美式作戰，改用流寇戰術，得地不守，見陸地之戰，須知，大陸守兵，必先有戰爭，而後始敢起義來歸，星星小火，終可燎原，以北越為例，美國為世界一等強國，用陸海空軍，壓倒優勢，苦戰十年，求和不得，今日台灣兵力，比之北越而有餘，毛某武裝，比較美國而不足，有車可鑑，公算能知。鄙人，小兵出身，久參戎幕，對軍旅之事，微有經驗，以上方畧，非空言泛論可比。吾人莊敬自強，毛某輕佻無賴，紳士對流氓，多半吃虧，例如毛澤東，以小人滑稽口吻，故意侮辱國家元首，聲言委任蔣公為台灣省主席，台灣國府對策，亦可正式發表毛為「北平行營主任」，並飭其「負責抗俄」，他邀台灣乒乓賽，台灣亦同樣邀他棒球賽，最好方法委托尼克遜總統顧問「機心鴿」，轉知周恩來，命其來台「述職」或開會，不來，則顯示膽小，可以責其抗命，來則實行生劏，洋人原是莫名其妙，吾人以邪對邪，報紙宣揚，藉以宣傳，國際間可收淆亂聽聞之效，令洋人糊塗之上，更加糊塗，不敢小看台灣矣。一般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一頭霧水，摸不清底細，不便胡說八道，此種辦法，漢書藝文志，列為縱橫之學，懂此辦法，亦稱「縱橫家」，不可小看，是專門對付小人，卽是以毛某之道，還治毛某之身。縱橫黃老之學，最適用於外交官，政府不知耳。

又例如，前年毛指劉少奇，為台灣特務，台灣應該承認不錯，並當為劉假作辯護聲援，劉被扣時，卽應該在廣播中，呼籲劉之黨羽，設法營救，勸其出兵，迫毛釋放，製造毛幫內亂，如此則大小共幹，如墜入五里霧中，毛主席指出，台灣又復承認，是否通台，眞相永不能明，使老毛弄巧成拙。幹部內心設想，「黨中央劉主席，均私通國民黨，吾人更要通矣」。此乃最高「心戰」方畧，古書「戰國策」中，不乏先例，台灣是正人君子老實人，不施縱橫之道，坐聽小人囂張，而無對策，更不知以邪對邪，為可惜耳。

萬人雜誌

(第二六一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一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月廿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每週評論



姚文元與槍桿子

周恩來向來利口如簧，而且絕少說錯話；可是十月九日招待美國記者訪問團時，竟因心神不安說了一句錯話。

當美國記者問他，中共有沒有確定毛澤東的繼承人時，他說有許多中年人、青年人都很有領導才能，但是都不大知名。又說將來中共實行集體領導制度，不再設一個繼承人，可是他又順口又提了一下姚文元！美國記者就根據這句話，報導姚文元將成為毛的繼承人，鬧得滿天星斗。要知道「繼承人」三字，今天在大陸不祥之至，誰被說是毛的繼承人，等於占卦抽籤得了「大凶」。因為毛所立的兩個繼承人，結果都變成反黨反革命的大惡元憝。周恩來此時在談繼承人問題時旁露了一句姚文元，顯示情況非常複雜。

裙帶風吹起來的人

在周恩來說錯話的第四天，十月十三日「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了一篇大談繼承人問題的文章，主旨在否定已決定了任何繼承人，顯然是廓清美國記者有關姚文元的報導。

稍知中共內情的人都知道，姚文元絕不可能繼承毛澤東的權力。第一、因為他是毛派核心分子，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評「海瑞罷官」一文，為文革放响了「第一槍」。

自從一九七〇年九月二中全會，毛林集團失勢，陳伯達、林彪相繼垮台，江青、姚文元、張春橋也隨着減少露面，目前僅保持有位無權的狀態，怎麼談得上做繼承人？

第二、此人今年四十二歲，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時他才二十歲，對黨無尺寸之功，只憑裙帶風做到政治局委員，已經弄得元老吹鬚「功臣」側目了，如再叫他做繼承人，無異促他速垮速亡。

第三、中共是個軍事獨裁集團，手裏沒有槍桿子的人便絕對當不了權。姚文元從無軍職紀錄，而且在文革過程，是軍人的眼中釘，毛在世時，他還可苟延殘喘，毛一朝死去，他很快即垮，能否保住性命都很難說。

毛對軍人妥協的工具

不過姚文元也有幾件事，足以使他成為暫時被利用的對象。

第一、一九六七年九月，當江青、林彪等「揪軍內一小撮」揪出了亂子，全國軍人怒火冲天，毛澤東連忙清算王力、關鋒等一批人，勒令「紅旗」停刊；授意姚文元寫了一篇長文批判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五・一六兵團」。指揮紅衛兵大衛軍區的正是這個極左派組織。其實姚文元和江青也是該組織的幕後人物，姚出面批「五・一六」，實是向軍人低頭認罪。

第二、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派紅衛兵和反毛派紅衛兵的武鬥越演越烈，江青號召的「文攻武衛」路綫已經一敗塗地，實力軍人不耐煩了，一改在幕後支持反毛紅衛兵對抗毛派紅衛兵的辦法，七月十四日廣州軍區帶頭，出動軍隊掃蕩紅衛兵武鬥據點，進佔紅衛兵盤據的學校，解散紅衛兵的組織，驅他們上山下鄉。毛澤東一看情勢不好，軍人擅自行動無異摑他的臉，急令姚文元寫了一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令各軍區組織「由解放軍做後盾的工宣隊」進駐學校，這是承認軍人行動是合法的。

由於以上兩點原因，姚文元實是毛派與軍人妥協時的工具，曾兩次順應軍人的要求寫文章為軍人撐腰，因此他與張春橋二人，成為毛派最後的兩員大將，實非偶然。

話說回來，周恩來為什麼會說錯話，在對外國人談繼承人問題時提及姚文元的名字，而立刻又加否認和廓清呢？具體原因雖然無從知道，但是中共內部權力鬭爭仍在激烈進行，弄得周恩來心神不安，則毫不容懷疑。

「萬人雜誌」台柱「比較談」作者

「無牌教師」宋逸民腦溢血逝世

萬人傑

「星」「春」兩書比較談作者「無牌教師」宋逸民十月十八日晚以腦溢血逝世。宋氏文章膾炙人口，為本刊最受讀者歡迎的基本作者之一。他的死，無疑是本刊一大損失，同寅等深表哀悼。為資助老宋遺屬，特出宋先生遺著「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一批義賣，得款全數贈與宋氏遺屬，歡迎踴躍郵購。

新聞以外

驚聞噩耗

本月十八日晚上，老萬爬格子爬到深宵，一點多鐘時，突接戎馬書生朱振聲兄電話，告訴我「無牌教師」宋逸民在晚上已去世。這突如其來的壞消息，一如一年多前本刊老編張贛萍從編輯部被送到醫院的情形。據戎馬書生說，宋逸民和他太太看電影，中場時感覺不適，太太和他離開戲院，他已支持不住，立刻坐的士送進浸信會醫院，進院不久便去世。他死於腦溢血，從「不適」到「去世」，不過短短幾個小時。

老張心臟病死，老宋腦溢血死，使人越覺得人生有如朝露，消逝得太匆促。老張去世那天，早幾個鐘頭我還和他通電話，討論「萬人雜誌」稿源問題，誰想到數小時後他已丟下一切未完事務，突然離開這個世界，離開和他比肩作戰的一班朋友。

老宋去世前一天，我剛收到他送來的一本新書和附柬，他把曾在本刊發表的十六篇有關語文和朗誦的文章，輯成「泛論語文與朗誦」，新書剛出版，便遽然撒手塵寰，我們「萬人雜誌」又喪失一有力台柱。老萬驚聞噩耗之餘，不禁深嘆人才凋零，使我們繼續奮鬥的一班鬬士，倍感吃力。

老宋近來忙於治學著書，甚少替本刊執筆；答應替老萬在星島晚報生活圈寫「成語瑣談」，也不過人情難卻，勉為其難罷了。事實上，以老宋寫作的認真，一絲不苟，參訂周詳，所賺的只是起碼稿酬（本刊還在起碼之下）對他來說是極其為難的事，他一家子也要生活的。

老宋不但對語文有湛深研究，咬文嚼字的工夫，確做到無懈可擊。在生活圈寫的幾篇「服」「伏」與「拚」「拼」之辯的文章，引起廣大讀者注意，連北大的全桶水唐人先生也自認敝鄉，佩服得五體投地，自動送來禮券，請老萬與老宋飲茶，可見他的學問文章，確能令人口服心服。在老萬認識的搖筆桿朋友中，論國學根基，我以為無出其右。

他雖有了這麼大的成就，仍不以自滿，好學不倦，終日埋首作學問工夫，這一點，寫作人極難辦到。在香港搖筆桿為生的朋友，幾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出多於入」，或簡直有出無入，只有寫作，沒有吸收。寫作題材，有時而窮，老宋卻有輸出，也有吸收。因此他的東西絕不會千篇一律，講來講去三幅被之弊。不過，這也是他吃虧的地方。

寫作認真

在香港，如以賣文為生，絕對不能咬文嚼字，

回來，一般是每千十元，二十幾年後的今日，物價跳了十多倍，有良心的賺錢報紙稿費只加了兩塊，每千十二元，最「特殊」的也很少超過二十元，因此，如果在香港要做職業作家，而希望能藉此解決一家子生活的話，非做個多產作家不可。

香港職業作家全是「多產作家」，最犀利的每天可寫二萬多字，最少也六七千，否則生活捉襟見肘。寫作不夠快，便不具備職業作家的資格。老宋寫作態度這樣認真，當然極難大量生產，因此開始我就肯定他不可能成為職業作家，雖然他是個罕見的好作家。

幸喜他有一位能幹的太太，在著名學校任教，有一份相當不錯的薪水，他家人口也簡單，最大件事是供子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他可以有充分時間做學問工夫，寫作不必爭取時間，「慢慢來」也可以。

雖然如此，他在「萬人雜誌」創辦以後，寫過不少東西，從「萬人雜誌」發表過的文章輯成的單行本就有兩巨冊，一本是「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另一本是「泛論語文與朗誦」，都充分表現他在學問上所下的工夫。

讀到深宵

灣文藝界朋友及遠至美加讀者，紛紛索閱，也作出了相應的反應。

不過，老宋最大的興趣還是對語文、朗誦的研究，因此「泛論語文與朗誦」一書出版後，他十分高興——在殯儀館遇上名作家黃思騁兄，他和老宋感情很好，時相過從，知道他在這書面世後很興奮，因爲，這是他多年來的最大心願。

老萬聽到他的噩耗的晚上，爬完幾千格子後，在書櫥檢出他剛送給我的書，伏案仔細翻閱，雖然文章是舊作輯成，但對問題研究的深入，確令人佩服，尤其對香港教育界醜惡一面的針砭，入木三分。老萬認爲，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細讀他這一本書，會有很大好處。

一方面老萬對老宋文章的喜愛；另方面對他的悼念，讀到四點多還不忍釋卷，這些文章我大部分已看過，今番重讀，更覺他語意深長。不是在這裏替他賣廣告，這眞是一本針對問題，不尙空言的好書。

一本成功的著作

老宋能寫很多類文章，有次老張告訴我，他對平劇很有研究，打算約他寫這一類稿子。老萬是廣東人，知道廣東佬對平劇喜愛的人不多，大部分是門外漢，看平劇且不感興趣，何況研究平劇的文字？不過老編的意見必須尊重，因此沒反對老張的提議。他約老宋寫有關平劇的文章，讀者的反應並不熱烈，這是可意料得到的。因爲「萬人雜誌」讀者以廣東人爲多，這類稿子他們必然順手翻過不閱，刋出這類稿子，雖以老宋這樣的專才，也不容易吸引到讀者，老張也終覺得結果不如理想而中輟刋登了。

老宋在「萬人雜誌」發表過的許多文章中，老萬認爲最受歡迎的是以齊又簡筆名寫的星春兩書的「比較談」；和以賣油郎筆名寫的高調低彈短文和打油詩。在「比較談」發表的期間，「萬人雜誌」的銷路也增加不少。

很多心血，他把兩書拆開，逐段逐句分析，從這中間找出相同的地方，這確不是簡單的事，難怪看過他這本書的人，無不讚嘆他的才能，處事精細和觀察入微，恐怕再難找到第二個人有這樣的毅力。

人才的損失

老宋是「萬人雜誌」最受讀者歡迎的基本作者之一，也唯有老張和老萬抵抗各方對我們所加的壓力，才能使到老宋在消沉中重振雄風，發揮所長。老宋的學問文章是有目共覩的，任何人對他的壓抑



「無牌教師」宋逸民遺照（原名孫樹平）

和詆譭都只顯出自己的偏狹與無知。

「萬人雜誌」創辦五年來，在我們陣營裏，雖然人才輩出，健筆無數，但在這五年來，我們得力的台柱也損折不少。首先，以「胡笳十八拍」拍到小爬蟲失魂落魄的馬森亮，移民美國，好像一個出嫁了的女兒一樣，雖未能忘懷娘家，究竟夫家事情要緊，他要把大部分精神放在那邊他自己辦的報紙上，只能利用多餘的時間給我們幫點忙，維持我們的血緣關係罷了。

接着是去年六月一日，張老編心臟病猝發而死，是我們最大的損失。老萬曾消極得幾乎不願再辦下去，得到岳騫兄鼓勵，觀基老弟願意揪大旗，才

民加拿大的意思。老萬正爲此事煩惱，想都想不到老宋噩耗突傳，在我們的筆陣中，又折了一根，聽了老宋的噩耗，老萬心情的消沉，可想而知。經濟上的困難還可以想辦法應付；人才的損失，卻無法補償。

吸收新血·義售遺著

辦刋物最要緊是有「班底」，一本雜誌需要各方面的資料，不是一兩個人可以扛得起的。當初老萬邀老張合作，是因爲我們兩個人的「死黨」足可以湊成強大的「班底」，因此我們雖只能拿出一部分時間處理「萬人雜誌」的事，因班底強大，使到我們內容充實，材料豐富，一直維持多年，沒有太大走樣，每星期和讀者見面，也總算很不錯。可惜我們的得力台柱卻未能支持到底。

老萬忽然領悟到，吸收新血，看來是我們唯一生存的方法。小葉是個年青伙子，跟年青人聯絡，自有他的一套，這一年多來，「萬人雜誌」出現許多新面孔，都是小葉吸收的新血，希望得到這些新血液補充，「萬人雜誌」辦得更活，更能適應年青一輩的閱讀。我們在正面對香港左派分子暴亂作戰，還揭開了本地及美、台一些親共小爬蟲的畫皮，當然有些年青人認爲我們存有偏見；但時至今日，大搞台獨、保釣的分子，已證明是受共黨統戰分子利用，他們也不能不由衷的大讚老萬有「先見之明」。

扯得太遠了，老宋死得突然，老萬心頭千鈞重，從那天到殯儀館瞻仰過他的遺容後，我至今仍似在大病中，不能否認，這對我精神的打擊相當大。

最後我要宣佈一個給老宋遺屬小小幫忙的辦法。老宋遺著「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一書，定價每册六元，調整後售價七元半，歡迎讀者以較書價爲高的代價郵購，來款除去郵費，老萬打算全部送給老宋遺屬，這對他們會有一點幫助。

中共「接班人」的問題

岳騫

最近周恩來會見美國一羣新聞界的人，談到毛僞政權下一代「接班人」的問題，說出要提拔青年人，並舉出姚文元爲例。於是全世界報紙都當作重要新聞，以爲姚文元要接毛澤東的班。實在是一件誤傳。

周恩來當時所以提出姚文元，是因爲姚文元在毛幫政治局大頭目中年齡最輕，姑且以他爲例，決不是說姚文元即會成爲「接班人」。以毛幫今日情況來說，接班人是何等大事，那有這麼簡單可以向外國人聊天說出的。目前全世界都在注意毛幫的接班人，胡亂猜測張三李四，實際上這個問題去問毛澤東，他也無法答覆。

一九五八年毛幫召開「八屆二中全會」，推選林彪爲「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時，筆者曾在本港某雜誌發表過一篇文字，指出毛澤東繼承人（當時尚無接班人名詞）定是林彪，而當時劉少奇正穩坐第二把交椅，公認爲毛澤東繼承人。筆者所以敢作這項預測，並非故作驚人之言，而是根據毛幫內情，認定繼承人必須具備三項條件：

非軍人莫屬

第一，必是軍人，而且是力量最大的軍人，毛[illegible]

少數黨棍之外，眞眞是工人當權，老一代的蘇俄大頭目卡岡諾維支，莫洛托夫（史達林時期政治局委員），什維爾尼克（史達林時代政治局候補委員，曾任國家元首）都是眞正的工人出身，以後當權十年的赫魯曉夫，也的的確確是烏克蘭的煤礦工人，所以蘇俄黨政大權操於工人階級之手，軍人在高階層中沒有地位，史達林時代政治局委員只有伏羅希洛夫一個職業軍人，但其人一如朱德，是久已報了廢的人物，不遭人忌。其餘貝利亞、布爾加寧雖然都擁有元帥頭銜，但不是政工元帥，就是特務元帥，沒有一個職業軍人。唯一職業軍人躋入最高領導圈子的是朱可夫，因協助赫魯曉夫擊敗馬倫可夫等人有功，一度提升爲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不旋踵又被免職。軍人之在蘇俄政治圈子中沒有地位，是長期以來的事，所以史達林暴斃後，由馬倫可夫，赫魯曉夫到布里茲涅夫雖然都有鬭爭，但還是一些大頭目之間的鬭爭，與軍人全不相干。

毛幫情形則反是，毛幫雖然自稱工人階級政黨，可是自一九四五年召開「七大」以來，到了目前，三屆政治局委員中，只有陳雲一個人作過短期的排字工人，其餘只有少數農民出身，剩下的若非黨棍便是軍人了。以「八大」爲例，「八大」政治局委員共計二十人，軍人占了十名，「九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軍人占的比例更高，這是毛幫一大特[illegible]

因此，作爲毛澤東繼承人，沒有軍權斷乎行不通，劉少奇在毛澤東支持下，取得了毛幫的黨權，「文革」前夕，整個大陸表面看來幾乎盡是劉鄧的天下，但毛澤東一旦利用紅衛兵及毛軍出面奪權，宛如滾湯沃雪，數月時間各級黨組織從頭到尾摧殘淨盡，可以看出黨人決非軍人的對手，此無他，因爲天下是槍桿子打下來的，不是靠黨棍奪來的。筆者十五年前所舉此點，至今仍然有效。

第二，作爲毛澤東繼承人必須年輕，在當時毛共政治局常委中林彪年齡最輕。

第三，作爲毛澤東繼承人一定要同毛澤東有深厚淵源，此點，在毛幫當時政治局六名常委中，論認識之早，對毛澤東貢獻之大，自推劉少奇，其次就要數到林彪。

林彪具備了三項條件，可以算是毛澤東最標準繼承人，以後情況演變與筆者最初估計相去不遠。最後的突變，則由於加入一些事先未曾料及的情況，如江青這個因素，在十五年前是斷斷想不到的。

周恩來難償大頭領宿願

林彪已矣，不必再談，現在研究誰來接毛澤東的班，如果毛澤東今天[illegible]，當然是周恩來，但毛澤東不見得馬上就死，他還有[illegible]

公的原因，毛澤東最怕身後變成史達林，所以日日注意誰會變成赫魯曉夫，但毛幫大頭目中最具有赫魯曉夫個性的無過於周恩來，不必說等到毛澤東斃後，就在目前，周恩來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已同赫魯曉夫當政初期相似。一旦毛澤東死後，周恩來當了大權，一定比赫魯曉夫變得更快，赫魯曉夫鞭史達林屍時，史達林屍骨已朽，周恩來也許等不到毛澤東屍骨腐爛，就來一次開棺戳屍都說不定，毛澤東自然看透這點，斷不會讓周恩來接班。

私的方面，毛周本是舊寃家，八大之後的毛幫政治局，反對過毛澤東的人只有一個周恩來。目前周恩來同江青又處於對立地位，毛澤東不替自己身後着想，也要替江青母女着想，史達林兒女身後的遭遇，世人皆知，周恩來眞的坐上第一把交椅，卽使不談報私仇，純粹算公賬，周恩來也不能不搞垮江青一系。

因此，如果作一個戲劇性的推測，如果毛澤東眞的要死時，也許在他死前一天甚至幾個小時會整死周恩來，屆時毛幫會出現雙出喪的局面，一如慈禧與光緒。

周恩來如果等不及接班，在毛澤東生前被整肅，或在毛澤東死前被害，那麼誰來收拾毛僞政權這個爛攤子？我們局外人實在想不出有誰。

江青心有餘力不足

先從呼聲最高的人說起，第一個不能不說江青的力量就是毛澤東，毛澤東一死她會變成一無所有，軍人方面雖然也有一部份人暫時歸入她的裙下，實際上也是空的，這批軍人對她說既無忠心，本身也不見得眞有力量，如李德生文革前是一名「軍長」，因爲走了江青路線就連升三級當了「總政治部主任」，在李德生只是利用江青作爲升官階梯，在

到此爲止，別的不說，毛幫內部自去年九月以後天翻地覆，政治局委員垮掉一半，但李德生至今仍是候補委員，並未能補上，雖然其他兩人紀登奎、汪東興也未補上，但三人皆是江青的人，最少可以說明一點：江青力量已發揮最高點，不能再向前進半步。

同樣情形，李德生支持江青也是望梅止渴，到了毛澤東一死，所有共軍共幹必然把幾十年怨氣集中於江青，李德生一人獨木難支大厦，到時只有帶頭鬬江青，比別人更積極，始是自保之道，所以江青把李德生當成手杖，不但是個生蟲拐杖，還怕到時會刺手呢！

人才凋零必現亂局

江青如此，再說張春橋與姚文元，要說江青力量是毛澤東，而這兩人的力量則是江青，江青一垮，他兩人必然會受株連，一道去北大荒或柴達木。李德生有一部份兵權在手，到時還可以反江青洗刷自己，這兩人只有一張嘴吧，一支筆，到時筆不能寫，嘴不准張，決無辯白機會。

從軍人方面說，値得一談的只有葉劍英，毛澤東在整死林彪之後，就調葉劍英代「掌帥印」。但葉劍英與林彪完全不能相比，林彪眞的有權統率所有共軍，葉劍英只能作爲承上啓下的傳達。一旦毛澤東死了，葉劍英也就無法展開工作，要他繼承毛澤東，更是絕無可能之事。葉劍英是毛幫軍人中，唯一目前有軍權的人，他尙且如此，其餘的便更不必說。

此外再勉強向下數，李先念還値得一談，李先念也帶過兵，抗戰期間以「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名義，盤據湖北宣化店，曾經同國軍打過無數次的仗，抗戰勝利後共軍擴大叛亂，毛澤東一度將在中原

後，李先念卽改行從政，由「湖北省主席」內調繼鄧小平爲「財政部長」，以後又兼任「國務院副總理」，一九五四年毛幫頒授軍階，以李先念的經歷應在「元帥」與「大將」之間，但結果卻未有名字，從此脫離軍籍，「文革」時「國務院」十六個「副總理」只剩下五個，專業的只剩下他一個，如果周恩來垮台或死了，李先念扶正的可能性甚大，但也到此爲止，不可能再向上竄，因爲他既無軍權，又無黨權。

割據混戰毛朝覆亡

屈指算毛幫渠魁，毛、周死後實在找不出一個眞正可以統治全局的人，屆時將不外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北平也有一個傀儡政權存在，領導人如北洋時代之徐世昌，民國十四年之段祺瑞，僅排虛名。各有各自爲政，出現紅色軍閥割據局面，最後小軍閥變大軍閥，大軍閥吃小軍閥，形成混戰局面，終於同歸於盡。

一種情況是毛周一死，頓時四邊告警，國內人民乘機騷動，共軍也站在人民行列，討伐共黨，如此，則要出現一個大混亂情況，人民所受到的災害較重，但在短期災難過後，大地將出現淸明，無論如何中國大陸將見不到共產黨，至於「共產主義」這個名詞，恐怕要到辭源、辭海中去查了。暴政必亡，眞理必勝，此爲千古不易之理，一個盜賊集團雖然其興也銳，但是其敗也出乎意料之速，由毛幫接班人問題，可以看出國家前途的曙光。



「公安部」落入周恩來之手？

待旦

李震出身於「二野」

最近新華社發表李震爲毛幫公安部部長，馬上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紛紛猜測李震是誰的人？公安特務如今掌握在誰的手裏？

李震「文革」前爲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河南人，一九〇五年出生於一個富農家庭，曾受過大學教育。爲中共極少數知識分子之一，出身於「紅四方面軍」，早期經歷不詳。

一九四七年任中原野戰軍（「二野」前身，司令員劉伯承，政委鄧小平）第六縱隊（司令員王宏坤——王近山）十八旅政委（旅長爲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蕭永銀），曾強渡汝河，挺進大別山。一九四八年底參加淮海雙堆集戰役。

一九四九年二月任「二野」十二軍（軍長王近山，政委杜義德）三十六師政委，參加渡江戰役。同年轉攻重慶，率所部首先入城。一九五〇年九月升任十二軍政委（接杜義德），兼西南軍政委員會會員。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間任職未明。一說任駐西藏軍十八軍副軍長；一說任「志願軍」十二軍政委（軍長曾紹山）入韓作戰，兩說均待考證。一九五五年受少將軍銜。一九五七年任遼寧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升任瀋陽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司令員鄧華——陳錫聯）。直至一九六七年「文革」期間調入國務院工作，不久證實出任公安部軍代表。「九大」中當選爲中央委員。

李震早期的履歷雖然不大淸楚，但從已知的歷史，顯示他應該是屬於劉伯承、陳錫聯「二野」系統的人。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六七年他在「二野」系統工作長達二十年。但由於級別的關係估計陳錫聯對他的影响或許要比劉伯承更大。

劉伯承和「元帥團」支持周恩來似乎沒有必要再加考證了。但陳錫聯卻未必全力支持周恩來，所以我們不能根據李震是出身於「二野」的政治幹部，從而斷定公安部已落入周恩來之手。

「文革」初期，陳錫聯曾與許世友、黃永勝、韓先楚、楊得志組成聯合戰綫，對抗楊成武。可以肯定的只是，他並沒有投靠林彪。那麽在「九大」中是提議選他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呢？不會是林彪，也不會是周恩來，只能是毛澤東的能力，他似乎也應該舉薦陳毅、李富春、陳雲，而不會舉薦陳錫聯。至於劉伯承雖然進入中央政治局，但當時也只是忝陪末座，排在姚文元等之後，似乎也無力提携別人。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陳錫聯、許世友是由毛澤東帶入中央政治局的。毛爲了分薄林彪的權力，爲了排擠林、黃的親信溫玉成，爲了平衡「解放軍」各派系之力量，所以把「二野」、「三野」系統的後起之秀——陳錫聯和許世友引入中央政治局。自那時起，陳、許兩人卽使不投靠「宮廷派」，至少在「宮廷派」跟別的派系發生衝突時，他們也會保持中立。總而言之，直至目前爲止，並沒有任何跡象表示陳錫聯會跟「宮廷派」站在對立面。

「文革」時可能改投「宮廷派」

我們說陳錫聯對李震會有一定的影响了，但這種影响力卻不是絕對的。因爲李震會有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例如李德生也是出身於劉伯承的一二九師，「二野」系統，曾當作劉伯承、陳錫聯的部屬，但我們一早就判斷他已經改宗江青的「宮廷派」。相信這種判斷也錯不到那裏去。李震的情形大致也如此。

筆者以爲李震自調入國務院擔任公安部軍代表時起，很可能已經改投「宮廷派」了。其理由如下：

(一)公安部前部長謝富治於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暴卒，李震於十月六日發表爲公安部部長。隔謝富治之死不過六個月。顯示出李震的晉升非常順利，沒有遭遇到重大的阻力。這跟國防部、總參謀部等比較，更加顯著。「林彪事件」過了一年有多，但國防部和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海軍第一政委、後勤部等重要職位，至今仍然懸空，說明上述職位有關方面相持不下。

也許有人說國防部、總參謀部是重要的部門，不易委出適當的人選。難道公安部就不重要了嗎？須知在共產黨國家，特務是最重要的統治工具，是直接統治人民的工具，也是監視武裝部隊和行政官員的工具。公安部一直是僅次於國防部和外交部的重要部門。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九年由羅瑞卿任部長，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二年三月由謝富治擔任部長。而「文革」前的羅瑞卿和「文革」的謝富治，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在黨內和部隊都有崇高的地位。羅瑞卿是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大將，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上將」，國務院副總理。由此可見公安部的確是

補委員汪東興，一是中央委員于桑。從李震出任公安部部長這件事看來，汪東興十居其九已經離開公安部。專任黨中央辦公室主任。因爲汪東興與黨內地位比李震高得多，斷沒有擔任李震副手之理。汪東興倘若不離開公安部，毫無疑問是會由他扶正的。

汪東興擔任毛澤東的保鑣出身，從中央保衛團團長升爲中央軍委會政保局局長，再升爲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辦公室主任。他是毛澤東、江青的心腹是毫無疑問的。李震倘若未投靠「宮廷派」，原本由汪東興掌握的特務系統，毛、江豈會放心交給李震之理？公安部是汪東興的老地盤，假如不是他自願放手，周恩來即使擁有再大的權力，也絕對無法把他擠出去，何況特務工作，周恩來恐怕是既不能碰也不敢碰的。

林彪和黃永勝最初就是要利用溫玉成控制北京地區，另搞一套特務系統。毛澤東便不惜付出重大的代價，務求在「九大」中把溫玉成的氣焰壓下去，不讓他入選中央政治局。並伺機把溫玉成打垮，派楊俊生接管北京衛戍區，粉碎林彪另建立一套特務系統的陰謀，這也就注定了林彪在這場鬭爭中要以失敗而告終。由此可見毛澤東是絕不會讓別人碰特務工作的。

㈢我們認爲李震很可能在「文革」初期已經投靠「宮廷派」。而拉綫人說不定是現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因爲李震跟李德生同出身於「紅四方軍」和「二野」曾一度是同事。一九四七年，李震任「中原野戰軍一六縱隊（司令員王宏坤——王近山）十八旅政委時，李德生則任六縱隊十七旅旅長；一九四九年李震任「二野」三兵團（司令員陳錫聯，政委張霖之）十二軍（軍長王蘊瑞）三十六師政委時，李德生擔任十二軍三十五師師長；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李德生率三十五師隨十二軍（軍長曾紹山）入韓作戰時，一說李震也隨十二軍入韓作戰。李震跟李生同事期間可能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文革」爆發江青收買了李德生，再通過李德生收買李震。

從「軍代表」轉正

㈣李震於一九六七年調入國務院，當時「軍代表」的名稱還沒有出現。現任外貿部長白相國，第一機械部長李水清，外部長副部長馬文波，駐坦桑尼亞大使李耀文等，還沒有以「軍代表」的名義進駐國務院各部。由此可見李震的進入公安部顯然與林、黃無關。等林彪、黃永勝假「三支兩軍」之名，委派軍代表進駐國務院各部時，李震便以駐公安部軍代表的身份出現，使林、黃無從插足。這很可能是「宮廷派」的精心安排。

從上述數點，特別是從汪東興離開公安部這點事實，充分證明李震必定是「宮廷派」的人。「文革」後，公安部由謝富治擔任部長，汪東興和于桑擔任副部長，這個陣容維持了六年都沒有變動。今年三月二十六日謝富治暴斃，六月上旬發表劉復之（原公安辦公室副主任）爲公安部副部長，最近發表李震爲

，李震和于桑只是中央委員。劉復之則只是一名普通黨員。可是公安部若跟國務院其他部門比起來，還是得天獨厚。有兩名中央委員。其他部門最多只有一名中央委員。堂堂的外交部八名正副部長，連中央候補委員都沒選上呢！可見特務頭子在毛澤東心目中的份量了。

林彪路綫最正確？

毛幫宣傳近日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就是在對許多問題的評論上，有意無意之間暗示林彪路綫「正確」——其實就是毛路綫。諸如他們鼓吹用「批修整風」作爲「促生產」的手段，把「基本路綫教育與批修整風」放在一切工作的前頭，等等，實際上都是間接承認林彪「政治可以衝擊一切」，「突出政治」的理論（他們稱爲謬論）正確。

現在，這種做法又有進一步明朗化，如十五日浙江電台竟具體指出確實時間地點，證明林彪當權時「生產出現高潮」。它客謂：普陀縣客呂公社淺水坳大隊在總結階級鬭爭與路綫鬭爭的經驗時發現，近十年來的糧食產量出現了「馬鞍形」的起落。「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兩年，畝產只有六百斤左右；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提高到八百斤上下；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兩年，又下降到五百來斤，一九六九年以後，又上升到八、九百斤」。

值得指出的是，一九六二、六三兩年，是劉少奇一伙當權時期，一九六四到六六年，是毛發出「四清」、「社教」時期；六七至六八年是「文革」武鬭時期；六九至七一年是林彪正式被明文指定爲毛的「接班人」、「副統帥」時期（從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起），反而，在這個時期糧產達到高峯。這豈不是反映（暗示）林的路綫最正確？

同時，廣播又含有另一層影射之意。它說一九六二至六三年糧產最低。在一般人（包括大陸人民與海外觀察家）卻認爲那個時期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是「公社化」以來毛共最緩和的政策，它對「大躍進」時期所造成的經濟大破產有一定的補救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現今新當權派推行的所謂「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正是以那個時期的政策爲張本，有些地方且更右傾。但毛共卻偏說那個時期的糧產最低，政策要不得。這豈不是有意與新當權派爲難？

也許，這正是爲鬭爭新當權派所搜集的罪證之一吧。

詠輝

吳紹澍圖吞逆產一幕

天生反骨終沒好下場

覺初

曾在日寇淪陷時期，一直擔任上海的統稅局局長邵式軍，在任苛征橫斂，大肆搜刮，算得是天字一號的豪富大漢奸，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只是權位比他為高而已！他在兄弟中居二，乃兄洵美，是頗有名氣的新月派詩人，遜清郵傳部大臣盛宣懷的孫女婿；弟小如，因反對他之叛國附敵，散盡家財，在上海近郊，招兵買馬，準備去打游擊，事為日人偵悉，竟脅迫他用計把小如毒斃。勝利後，戴雨農這一批軍統局的調查人員，進駐上海，展開鋤奸策反工作，第一件令他內愁的疑案，就是這位淪陷區人人嚼齒痛恨的邵式軍，不但居然能夠脫網，逃出國軍封鎖線而投入中共的新四軍，且連他的億萬家財，也不知移到那裏去了，無法清檢接收，難道他將這些東西，竟能隨身帶走席捲無遺麼？唯一可疑之點，就是那庭美輪美奐的愛棠路住宅，現已由上海副市長吳紹澍接收，成為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執行委員會的辦公處所，因為該會的主任委員，正是吳紹澍兼充。

那時的吳紹澍，官運亨通，神氣十足，除上述兩職外，還兼任三青團書記，社會局局長，可算是上海市面一個紅得發紫的要人。他原名雨聲，曾在沈鈞儒所辦的上海法科大學肄業，早已加入共黨，在學生羣中，常為共黨發動罷課罷工等運動，甚為賣力，頗有相當地位，民國十六年上海厲行清黨，他是上海警備司令部通緝拿辦的一個。逃走無路，乃不得已向中央投案自首，改名紹澍，被派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長吳開先手下工作。由於他習知共黨那一套，對打擊地下潛伏的共黨份子，確有貢獻，從此彙緣於黨國要人之間，如汪精衛、陳立夫、錢新之，都有過短暫的關係，後來，又由陸京士的介

人為之臂助。可是戴的眼力，最具知人之明，有一次，杜問他對三個人的批評，戴氏坦然答道：「朱學範浮而不實，弊在於詭，吳紹澍天生反骨，必須隨時留心，唯陸京士有忠義之風，比較可靠。」以後事實證明，一點不錯，朱學範、吳紹澍都先後變節投共，而尤以吳紹澍的心術行徑，更為涼薄可怕。自出任上海副市長，杜由陪都重慶回來，竟無端地反目相視，唆使心腹爪牙，散佈傳單，張貼標語，大喊其「打倒杜月笙」，「杜月笙是惡勢力的代表」等口號，杜月笙幾次想同他見面，解釋誤會，歡好如初，均被他藉故拒絕，或冷冰冰打了一個照面，便興辭而出，這在江湖義氣上，是認為「欺師滅祖」的嚴重罪行，朱學範的政治節操，雖不足道，卻還沒有對香火姻緣的師座，這樣冷酷無情。

戴雨農既早已看出了吳紹澍的為人，今又見他對杜的態度，如此不好，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心中亦覺不快，嚼之已久，戴氏初到上海，雖有處理敵偽物資之權，但他為了避免物議，總不願意插足沾惹，故他的軍統本部，並未設在被接收的漢奸住宅，像吳紹澍那樣；他完全是借用杜美路的杜氏大廈。吳紹澍那時的威風，已把師門杜月笙不放在眼裏，經常駕車出入，總是直統杜美路而過，從不下車進去招呼一聲，因此，連曾經共過患難奉令維護的戴老板，也一概冷落，不加理會了。

天下的事，偏偏出於奸人意想之外，正當吳紹澍處心積慮，要怎樣進行，去打倒杜月笙的當兒，邵式軍的髮妻，卻被軍統人員發覺而找到了。隨即請她提供資料和線索，幫助解決她的家產問題。誰知邵太太非常爽快，說她家裏的古董字畫，名貴傢具，奇珍異況，以及皮毛衣飾，都不必細說了，單是金銀財寶和各種鈔票，就載滿了四隻巨型的保險箱。問她可否記得其中的品類和數目？她更馬上答道：「這有何難？請給我紙筆，可以立刻開出各個保險箱的明細清單。」他們取了紙筆給她，她毫不思索，振筆直書，計第一隻保險箱是黃金若干條，第二隻則是美鈔幾多萬，第三隻則裝有鑽石珠寶各多少件，價值幾多億。第四隻只是些日本的老頭票及數目雖亘已同廢紙的國家債券。

辦案人員接着問他邵式軍是怎樣逃往新四軍的

集體領導

周恩來在北京接見美國二十二名編輯時，曾經談到毛澤東死後的接班人問題。但是，美國編輯在報導這次談話時，竟然互相矛盾、天南地北、相差極遠。例如：「華爾街日報」主編華倫·非立普報導說，周恩來談到，毛澤東死後，將由一個集體領導執政，至於這個集體領導將由什麼人組成，則沒有詳談，但周恩來還是強調指出：中國擁有眾多的中年和年輕的未來領導人。周恩來又補充說：「指定一名繼承人的作法，實際上是林彪的陰謀之一。」周恩來反問道：「我們面對着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這樣多的問題，怎能只有一個繼承人呢？」但是，美國騎士報系的編輯愛德華·莫萊和唐卡特在他們的報導中，卻引述周恩來的話[illegible]的說話，到底是那一方面的正確，目前尚無法查證。不過有兩過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中共和毛澤東正為未來繼承人而苦惱着；二是從中共局面的演變來推斷，毛澤東死後的中共，一定是實行集體領導制，不是恢復像毛澤東那樣的個人領導制。

內部接班無人

中共內部對繼承人問題，確實陷於十分苦惱的境地。周恩來對美國編輯話到這個問[illegible]

門接收，便把邵從後門悄悄放走，決不洩漏他家被劫收的眞象。」

戴氏獲悉這些情況，不禁爲之大喜，同時也不勝其憤怒，即派出大批忠義救國軍，把愛棠路封鎖，並飭毛森等前往上海市黨部特別執行委員會徹底搜查，結果：四隻保險箱，已有三隻箱門破壞，內中皆空無一物，核對邵太太所開列的清單，正是金條美鈔鑽石珠寶所收藏的，都已蕩然無存，那第四隻的保險門箱，則絲毫未動，完好如新，經搜查人員用電流把牠炸開，從裏面取出一叠叠的老頭票和公債券，一一清點，與邵太太的清單數字完全相符，足證其他三隻的貴重財物，已悉歸吳紹澍吞入私囊而無疑了。

戴氏以此項逆產，應該報請最高當局核示處理，及列報上去，即奉批復「嚴予查辦」！

吳紹澍這時才着了慌，當着眾人面前，不惜奴顏屈膝滿臉諂笑，向戴氏苦苦求情，務請保全顏面，免予究辦，戴氏眞不愧爲之龍頭的同道，厲聲叱斥道：「像你這種人，我爲什麼不辦？」吳再提出讓他親往重慶請罪歸案的要求，戴氏更不接受，反吩咐左右：「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許賣票給吳紹澍！」吳紹澍只好哭喪着臉，終日守在家裏，聽候法辦。畢竟是他的命不該絕，不久，戴氏便在北平飛往上海的航程中墜機殞命了。於是吳紹澍這一筆劫收賣放的貪污瀆職案，竟在雷聲大，雨聲小的官場作風下，僅以免除上海副市長及社會局局長了之。毋怪吳紹澍早欲有親往重慶，自認罪咎的企圖，大概他已摸清這些門路了。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凡是力倡法治嚴肅的人，所以都對戴氏之死，引爲是整個國家命運黯淡的預兆。

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吳紹澍竟憑着過去學生時代的淵源，又向毛僞政權靠攏了。不過，據一般間接性的傳說，在大鳴大放之後，終以右派份子的帽子，遭到最悲慘的鬬爭和清算。雖無確切的佐證，我想，這種人是絕無倖免的可能的，在政治清明的國度，尙是不可不加以掃除的垃圾，何況中共是殺人不眨眼的血腥統治。

龍無首，而陷於驚慌失措中。果然，在周恩來發表有關毛澤東繼承人的談話不久，「人民日報」然連續兩天發表長文章，討論接班人問題。日前在香港尙未收到這兩篇文章的全文，這裏暫不涉及。但由此可見，中共確已準備避過黨報的這兩篇政策性的文章以及其他內部指示或文章，引起幹部和人民對於繼承人問題的注意和關心。

毛澤東今年是七十八歲，他已屢次提到不久就可能去見上帝的事。他必須準備後事，以便將他的衣鉢傳給適應的繼承人。過去立過劉少奇和林彪繼承他的事業，但這兩個人都被他認爲是叛徒，一一清除了。他爲了奪劉少奇的權，曾在文化大革命中依靠林彪的槍桿子，得罪和打擊了很多老戰友和新幹部，弄得身邊得力幹部，還可以受毛澤東託

…元乎？

完顏

如今，周恩來也已七十四歲，又到了風燭殘年境地。老一輩的毛澤東戰友，不是被鬬倒，就是年老多病，除周恩來之外沒有一個可繼承毛澤東的事業。至於年輕的領導人，目前能獲得毛澤東信任的，也只有姚文元、江青、張春橋、紀登奎、汪東興這些人。在這些人當中，也只有算是姚文元比較像樣。所以，周恩來對美國編輯的談話中，可能談到姚文元是年輕的接班人當中較好的一個。所以才傳出姚文元可能做毛澤東的繼承人的消息。這是外國記者誤解「接班人」和「繼承人」不同意義的烏龍報導。

可能爲集體領導之首

姚文元既然是被目前的中共領導人視爲最佳的接班人，但他是否會在毛澤東死後繼承毛澤東的地位呢？筆者認爲要看兩種情況。如果說，姚文元將繼承毛澤東而成爲中共的個人領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姚文元無論從黨齡、從資歷、經驗、軍政幹部關係和軍隊勢力，以及從魄力、理論水平等等方面，都不能與毛澤東比。他如果獨當一面，出掌政權，首先是各軍區的領導人不服。這些雄據一方的赤色軍閥，如陳錫聯、許世友等等參加過長征的軍人，一定問會：「姚文元，你算老幾？」其次，大部份高中級的幹部也會不服，人民更加不信任。難道姚文元就能演獨腳戲？他憑什麼力量來降服全黨的潛龍臥虎？所以說，姚文元絕對不可能代替毛澤東的地位。

爭權奪利十分激烈

但話又得說回來，毛澤東死後，中共既然不能再實施個人領導，就只有學蘇聯在史達林死後一樣，建立一個集體領導制度，選出新老接班人在一起，由周恩來在捉刀，然後公推姚文元出任主席，這也有可能。因爲集體領導也必須要有一個頭頭，這個頭頭決不可能由周恩來自己擔任，否則三、四年後周恩來又隨毛澤東而去，不是還要另選一個。至於董必武、朱德、葉劍英等，更不可能被選上。蘇聯在史達林死去之後，也沒有選出莫洛托夫或布爾加寧這些老一輩爲總理，而是舉出默默無名的馬林科夫爲總理。姚文元也會在這種情況下，由元老舉出來。這當然不是最佳的辦法，但捨姚文元之外，確實也舉不出更佳的人選。陳錫聯、許世友這些軍人資格要比姚文元好，但他們一直就霸踞一方，任何人做了中央王，另一方一定不服。在黨性以及馬列理論方面，恐沒有姚文元高。

傳說，姚文元是毛澤東的女婿，即李納的丈夫，也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又是江青文革小組的幹將，這種關係可能也是姚文元獲得高擧的原因，否則「解放」後才從復旦大學畢業，過去一直在華東從事批鬬和文藝批判的姚文元，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跳到最高的領導地位，如果不是毛澤東的扶持的話。即使中共準備實行集體領導，但爲繼承人的爭奪，也一定十分激烈，決難一帆風順的。

蘇聯對印度次大陸的陰謀（下）

前巴基斯坦內閣閣員，現任達喀大學政治學教授趙杜雷，目下正在英國研究「大國對印巴次大陸政策」問題。他寫了一篇有關「莫斯科在印度大陸的勢力」的文章，對分析蘇聯在這個地區的擴張陰謀，有十分精闢的敍述。趙杜雷教授著作甚豐，包括「巴基斯坦的民主」、「巴基斯坦的憲政演變」、「巴基斯坦與印度之關係」、「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今年底出版）等等，名重一時。爰特將趙杜雷教授發表於今年七月份的英文「今日世界」這篇大作譯述如下，以說明一個巴基斯坦人如何看蘇聯的勢力擴張問題。

孟加拉危機於一九七一年三月爆發，當時蘇聯已在印度次大陸和印度洋鞏固了地位和影响力，但孟加拉危機卻引起很多國家的關切。蘇聯立即表示強烈反對東巴軍隊在孟加拉的屠殺行爲。蘇聯主席波哥尼在四月二日寫信給雅耶汗總統，是超級大國對巴基斯坦暴行的最早譴責。函件的語氣和內容都充分表現出蘇聯堅決支持孟加拉運動，正如孟加拉內部的親蘇份子所指出的那樣。當雅耶汗派遣前任外交部長，一度擔任過駐莫斯科大使的阿沙德·胡山前往蘇聯討論東巴的局勢，並爲在東孟加拉的軍事行動辯護時，據說是他一生所遭遇到的最不愉快的經驗。

巴基斯坦觸怒蘇聯

有公開攻擊巴基斯坦。相反，蘇聯的態度有時卻變得十分曖昧，去年夏天，柯西金總理前往阿爾及利亞訪問時，曾經談到巴基斯坦的「領土主權」問題，但在八月間蘇印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之後，整個氣氛完全改變了。此時，巴基斯坦又招惹了另一次麻煩而引起蘇聯的憤慨，這就是巴國當局秘密安排了美國總統顧問基辛格經由拉瓦爾品第前往北京訪問事件。現在，蘇聯似乎決心對巴基斯坦在安排中美關係改善方面應給予巴基斯坦以苦頭吃了。據說，基辛格曾對印度駐華盛頓大使說，印度如果進攻巴基斯坦，中共是會「干預」的，但美國可能不會像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五年那樣前來援助印度的，當時美國曾警告中共切勿插手。據一位分析家說，正是由於

當布里茲涅夫初次提出亞洲安全體系時，印度並不願改變其不結盟政策。中共的威脅，以及美國的冷淡態度，使到印度別無他途。雖然，蘇印條約修改爲「和平、友好和合作」，但如果詳細研究條約的內文，就可以看出其軍事性質。

全面對孟加拉進行滲透

無論蘇印條約簽訂時的環境或條文如何，一旦簽訂之後，蘇聯就可以公開地支持印度和孟加拉了。當去年十二月，印巴戰爭終於爆發了，蘇聯已準備好一切外交上、軍事上、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了。雖然印度單獨地完成了她的任務，但也是因爲蘇聯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的否決權，才使到印度有時間去應付局面。達喀陷落之後，孟加拉共和國就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現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五日東歐的和平與進步電台廣播宣稱，孟加拉共產黨在過去二十二年來，是孟加拉人民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主要力量。同時，孟共曾在一九七〇年的大選中支持了阿華美聯盟。當然，拉曼並不需要其他政黨的支持，他就是正在興起的孟加拉國的領袖。一月十五日在達喀即已成立了孟蘇友好協會。在甘地夫人之後，布列茲涅夫、波哥尼、柯西金是最先向拉曼總理和趙德里總統致賀的國家領袖。一月二十日，莫斯科電台的廣播再度強調孟共在解放運動中的作用。現在蘇聯已在向孟加拉這個新國家的科學、藝術、文學、教育、公共衛生、報紙、電台、體育以及其他方面，借着文化合作的名義大小進行滲透。但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來，

基辛

促成兩國間一項最大貿易協定

美國總統尼克遜的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已在前週到蘇俄訪問，打從他抵達莫斯科的那一刻起，心境就特別的快活；他帶着開心的微笑向蘇俄副外長布里茲涅夫祝俄籃球隊在奧運籃球賽中險勝美國隊。隨後乘車前往莫斯科大學附近，列寧山上的一幢黃色別墅，等待與蘇俄共黨頭子布里茲涅夫和其他克里姆林宮高級頭目展開會談，基辛格早先的樂觀態度證實確有幾分道理。四天之後，在基辛格準備束裝回國時，他已促成美、俄兩國自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一項貿易協定。

這項協定將在年底簽字，這是尼克遜五月間訪俄的成果之一。這項協定包括一項諒解，即美、俄兩國將開放各自港口，供對方商船停泊，蘇俄並將准許美國在莫斯科設立貿易機構，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有關兩個西伯利亞天然煤氣開發計

蘇聯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政治方面；蘇聯正在支持孟加拉國內的親蘇政治份子，其最後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眞正馬列主義的政權。日前，蘇聯仍在表面上對拉曼表示尊敬，因爲蘇聯仍然需要這樣做，以便暗中擴大勢力，但蘇聯還是在扶助阿華美黨內部的親蘇份子，例如慕沙法、阿馬德以及孟共領導人。

西方國家應該援助

這些左翼份子，在大選時期，是和那些親巴基斯坦的份子一樣被擊敗了。而且，拉曼已日益受到阿華美黨內由一些親共的閣員領導的在左翼份子的壓力，他們要求解散政府、解散憲政大會，設立革命委員會。例如，拉曼的財政部長達如丁•阿馬德、在拉曼從西巴獲釋以前一直擔任東孟加拉總理，他也傾向於左翼份子的意見。蘇聯領導人寧願以慕沙法或達如丁來代替拉曼。他們不願充分信任拉曼，因爲拉曼獻身於建立一個眞正主權獨立的孟加拉共和國，而不願使孟加拉成爲包括印度在內的任何大國的附庸。

像孟加拉這樣一個又小又弱的國家，具有建設性的外交是很重要的。孟加拉沒有軍事實力，因此必須依靠健全的外交政策，使她在外交上有轉寰的餘地。西方國家必須立即伸手援助這個新的國家。美國的政策只能損害到該地區美國人的利益，並使到蘇聯的外交政策的成功而已。美國越早承認錯誤越好。唯一跟孟加拉維持良好關係的英國，應在組織孟加拉與西方之間的接近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供給適當的經濟援助，拉曼就能夠有所作爲，因爲孟加拉的基本問題，向來就是經濟問題。西方國家應在這裏抑制蘇聯對於印度次大陸的滲透扮演重要的角色。

印度角色十分重要

正當孟加拉需要各大國的善意之時，中共也應表示友誼的態度。中共對待孟加拉的政策，也和美國的政策一樣，因爲和過去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過度密切，而陷於困境中。但這也不應該是中共放棄與孟加拉建立友好關係的機會，而使到整個地區落入蘇聯的手中。印度的作用也極端重要。甘地夫人當然不願看到布列茲涅夫的「社會主義聯邦」在印度次大陸擴展。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共和國均無法濟受蘇聯的壓力，印度希望與蘇聯維持友好關係，但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九月訪問莫斯科時與蘇聯發表的聯合公報中又表示她希望看到印度洋成爲一個「和平地區」，不受大國緊張關係的影響，這就是她的獨立態度。這種態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爲印蘇條約簽訂時，正是印度十分迫切需要蘇聯援助的時候。在甘地夫人的領導下，印度應在印度次大陸扮演老大哥的角色，而孟加拉和巴基斯坦這兩個不穩定的國家，必須接受這種局勢所形成的後果。孟加拉和印度應不難於接受眞正和平共存的局勢，反而又卻多應該認識的現實，而對印度次大陸的和平和穩定感到興趣的大國以及其他國家，也必須適應這種局勢，忘卻一九四七年的人爲的安排。（完）

王恩

穫頗豐

譯文

根據此一場協定，美國將簽定合同，從西伯利亞中北部的烏倫古依斯庫油田每日購進大約二十億立方呎的天然煤氣。這些天然煤氣將由油管輸送，橫越冰山雪地，經一千五百哩之遠，而抵莫曼斯克附近的一個暖水港，然後在此液化，再由超級油輪運到美國東海岸。美國也將同意從西伯利亞東部，雅庫次克附近的油田，每日購進十五億到二十五億立方呎的煤氣。這些煤氣將由美、日合夥的一個財團負責輸送到美國西海岸。

這項廣泛的貿易協定的主要阻碍是，蘇俄在二次大戰期間依租借法案，向美國欠下的一大筆債（約一百一十億美元）。在上週的討論中，蘇俄已同意以某種形式來償付債額，債欵一經解決，美國的進出口銀行將可提供融資，資助美國商品輸往蘇俄，尼克遜政府也可藉此要求國會給予蘇俄最惠國的貿易特權和緩期付欵——這是進行廣泛貿易的一個重要的必備條件，但美國國會還不願同意此種優待，除非蘇俄取銷它對俄籍猶太人往外移時，需要繳付昂貴「出國費」。

討論越戰和談與歐洲撤軍問題

上週的莫斯科談判中，顯然是以此一貿易協定爲主，不過也還討論到其他的重要事項：

△基辛格曾向蘇俄就它對於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當時蘇俄和英國是聯合主席），對國際監督的越戰停火一事，可能擔任的角色，試探蘇俄的看法，基辛格在莫斯科的會議中曾極力要沖淡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而強調巴黎才是越戰和談的地點。雖然許多人懷疑在貿易協定和越戰和談之間必有某種形式的補償辦法，基辛格堅稱並無其事。美國政府相信在十一月的美國大選之前，越戰和談不成的可能性是七與三之比，私下並對情報所提警告，謂北越或將於十月中旬發動強烈攻勢，（其中可能包括對西貢主要防綫施以猛烈攻擊），表示關切。美國的情報報導也指出，美國對北越的轟炸，無論如何猛烈似乎還未能動搖敵人頑抗的意志；美國在北越港口中的佈雷，也未足以切斷共黨的補給運輸，迫使戰爭告一結束。

對抗在召開歐洲安全會議前後的那一段時間內，雙方是否願意討論相應撤軍的問題，基辛格也曾試探了蘇俄的意思，華府方面認爲預定明年年中召開的歐洲安全會議是蘇俄的一種戰術，其目的不僅在確保東歐現狀，並圖分化西方盟國。美國政府希望獲得一項共同撤軍的協定，以緩和歐洲緊張情勢，減少美國支付平衡的赤字。美國國會也施加壓力，力促裁撤駐歐美軍，但尼克遜反對片面撤軍。

△此外也談到預定今秋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二次限制戰略武器談判。

（譯自九月二十五日「時代」雜誌）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二）

迢迢

無颱風無豪雨

豪雨成災的事故，也少有發生，夏威夷的雨季，是每年的十月至四月，大雨最多一兩天就會停止，很少像某些地區，陰雨連綿匝月的。反之，在陽光耀眼的時候，會灑上一陣雨粉，一面出太陽，一面下雨，陣雨過後，蔚藍的天空，就出現一道道的彩虹，美麗非凡，這就是夏威夷著名的「液體陽光」的得名（Liquid Sunshine）。在檀香山有處地方就叫做彩虹谷，這山谷每天都要灑上一陣雨，雨過後，彩虹處處。其地花木茂盛，奇樹濃蔭夾道，爲檀香山有錢人的住宅區，夏威夷大學座落在彩虹谷上，新型建築物數十座，與聯邦政府所屬的「東西文化中心」，連在一起，美麗壯觀，爲有名於世界之學府。

夏威夷全島雖爲鹹海水所環繞，但從來不鬧水荒，反之從高山峻嶺流下來的山水，終年源源不絕，經火山熔岩所濾過，水泉清冽，爲美國國內唯一不放殺菌劑的水，不用煮沸，扭開水喉，卽可飲用，居民用大量水澆花種樹，但永不匱乏。

阿羅霞精神

夏威夷還有別的地區永不能及之處，就是居民多是樂觀主義者，具有「阿囉霞」（Aloha Spirit）精神。阿囉霞是夏威夷土語，土人在未開化前，因爲他們生在這人間樂園，食物豐富，不用辛苦覓食，摘下樹上香蕉果子，卽可充饑，故秉性溫和，不像非洲土人或美洲印第安人那樣兇悍，他們飽食終日，只有歌舞行樂消遣，見有外人來到島上，卽口中稱「阿囉霞」，獻上花環，熱情招待。「阿囉霞」一語，意義甚廣，迎接時之「阿囉霞」乃是歡迎之意；如果離境，土人獻上花環，神色黯然，向你說「阿囉霞」，便是道別；如果在花前月下，你的男友或女友，低聲向你說「阿囉霞」，便是「我愛你」之意；「阿囉霞」因時因地因人而意義不同，隨時變化，妙用無窮，因此夏威夷省的別名，亦稱爲「阿囉霞」省（Aloha State）。熱情好客，快樂和平的精神，並不因土人日漸式微而淡漠，反之，政府首長無時不呼籲提醒本省人民要永遠保持「阿囉霞」精神，使人感到這是個眞眞正正的樂園。

種族複雜相處和諧

夏威夷土人本是波里尼西亞種，生得肥壯高大，皮膚深棕色，大眼大鼻，形貌純樸，在千年前，已獨自生活在島上，自從一七七八年，英人甲必丹八占士曲，發現此羣島，始爲世人所注意，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爲了需人力種植甘

國、太平洋沿岸島嶼，甚至蘇聯，大量移民招請勞工入口，故此夏威夷人種非常複雜，後來各族人互相婚配，產生了一種特別美麗的人種，尤其是女子，混有七八種血統的，黑髮大眼，十分美麗，因爲「阿囉霞」精神的關係，各族人俱能和平相處，許多中國人在美國生活，常感到種族歧視的威脅，唯有在夏威夷，沒有此種感覺，加以華人在社會上有崇高地位，故生活得十分快樂。

華人在十九世紀中葉移民來夏威夷，只約一萬七千人左右，大多來自廣東中山縣，此第一代華僑，皆爲蔗園勞工。但在自由平等的社會培育下，以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第二代的華僑，大都能受很好的教育，產生了不少傑出之士。記得數年前，友人介紹一香港女明星來見，她目的是來美國找尋對象，但該女星眼角甚高，非有名譽學問地位的華僑不嫁，住了些時候，毫無進展，於是我介紹她去美陸見一位僑領，但這僑領對她說：「你快到夏威夷去吧，富有而傑出的華僑，多是夏威夷來的……」這亦是由衷之言，無論在政界、法律界、警界、醫學界、有成就的，俱有夏威夷華僑的份。

語言繁多常鬧笑話

夏威夷土語，叫中國人曰「伯騎」（Pake），相傳在百年前，華僑人初來夏威夷做勞工，土人往往問：「你叫什麼名字？」中國人好謔，每每說：「你就叫我『伯爺』好了。」（中山土語，「伯爺」卽「父親」之意。）於是土人每見華人卽呼「伯爺」，久之發音不正，變爲「伯騎」。但是菲律賓人向你叫「亞叔」，則又意義有別，菲人在此多做勞苦工作，如園丁、水泥工、垃圾夫等。有一初移民來之華人，菲人來倒垃圾，他門口堆積垃圾太多了，菲人大呼「亞叔，亞叔」，此華僑趕快出門來應之，但只見數垃圾夫怒目突眉而去，他大惑不解，後來問人，始知菲語之「亞叔」，乃是「契弟」之謂，他大呼倒霉不置。



草裙舞后

初期華人勞工，單身來此，有些不能回鄉，與土女結婚的，後來死了，土女生下的兒女，往往不知道他的「伯爺」實在何名何姓，只模糊記得華人伙伴呼他的小名，如

[illegible]名往往是亨利（名）·亞清（姓），或大衛·亞標，或是愛倫·亞昌等等，他們自認是中國人，但他們的姓，在中國百家姓上沒有記載，爲夏威夷出生的中國人所獨創。

雜婚的結果，土人日漸減少，便今天，純血統的夏威夷人已不多見，故此夏威夷語及文字已經沒落，除了街道名稱，及些特別名詞，沿用夏威夷語外，餘皆用英語交談及書寫。但是因人種複雜，故此夏威夷的英語，加插了不少別的言語與美國本土的英語又畧有不同。除了英語，各族人民又自說他們的方言，例如華僑社會中，中山話可以通行無阻，土生華僑的純粹中山土音，往往使香港來的移民莫名其妙，繼而失笑，如叫「牛奶」爲牛「年」；打「電話」爲「打鋼線」；「離婚」爲「割紙」；「開汽車」爲「拉車」，而土生華僑自以爲會說中國話，每回香港遊歷，莫不大嘆苦經，說香港的中國人不懂他的中國話。（在三藩市，華僑以四邑人爲多，俗語亦可發一笑，四邑話叫電話爲「喊話」，「結婚」爲「交姻」，「離婚」爲「拆數」。）有一外省人來夏威夷，在一集會上自我介紹說：「我的小名叫周辛叔」，甫一出言，惹得中山籍華僑哄堂大笑，一調皮的華僑隨即問道：「你的弟弟是不是『周身汗』呢？」蓋其名字之音，在[illegible]中山話華僑耳中聽來，乃是一身臭味之謂也。

華僑建樹居功至偉

夏威夷華僑子弟受教育，以英文爲主，但下了英文學校，又趕到中文學校，從下午三時至五時，讀兩個鐘頭的中文。各民族中以中國人及日人設有大規模的外語學校，供僑民學習祖國語文，中文學校畧具規模的有明倫學校，中山學校，大公學校，互助學校，位亞嗶華人學校等。美國華僑今日可以學習祖國語文，乃是經過一番艱苦奮鬬而來。蓋在二次大戰初期，日本偸襲珍珠港，發動大戰，美政府一怒之下，除將所有日人拘禁於集中營外，復以日人藉日文學校，向美藉日童灌輸大日本主義，教唆叛國，遂下令封閉所有外語學校，中文學校亦受池魚之殃，不能開設。戰後華人亟欲恢復中文學校，乃聯合日僑，上下奔走，但無結果，其時鄺友良已任上議紳，亦勸諭華僑不可反對政府。華僑中的教育會和勞工會主事人，見得不到他出來幫助，爲民請命，乃轉向當時聲望最隆的華人律師謝惠源氏求助，謝氏畧加研究，認爲公理所在，乃答應受理此案，於是從省級此院起訴打官司，屢敗屢戰，一直上訴到美京大理院，親身到美京大理院答辯，纏訟數年，卒告勝[illegible]

向美國憲法挑戰之外語校案之經過，國民政府亦列此案爲中國移民史上第一件大事。因此案之成功，謝惠源氏在美國法律界聲譽一時隆重無比，蓋華人因膚色問題，及背景問題，能在法律界立足，並非易事。法律在美國是一門極高深學問，律師地位崇高，從業律師者，多出身富家貴胄，書香世家，復以人品道德高尙，能爲正義公理爭取人自信，始能勝任，華人移民，乃是勞工，家庭背景，已輸人一籌，若在中國出生，則更糟糕，雖在美國修讀法律課程，考到牌照，執業律師，只可爲人主理商業簽字或書寫契約等普通法律業務，若謂能出庭答辯，每感英語不足，故美國華僑律師雖多，然能出庭答辯者，百中無一，如謝惠源氏之出席大理院答辯者，二十餘年來，至今未有後繼者，故謝氏之學歷深厚，天份、機智、雄才大畧，不畏權勢，在在皆使美國法律界對中國人刮目相看，認爲奇才。



→ 夏威夷露鷗盛宴

↑ 夏威夷女性以肥胖爲美

認識中國

最近讀到很多篇有關「中國統一」方面的文章，相信在將來這方面的文章一定還有。關於這統一中國的文章，我是指那些以海外地區的中國人所撰寫的，並不包括台灣與大陸兩方面所寫的文章。原因是二十多年來，他們對「中國統一」的問題，已經發表了很多很多的文章，這於面的資料多得使人很難整理，因此，在這篇文章裏也就從畧。

事實上，居住在海外的中國人，恐怕更是關心將來中國統一問題的。起碼，他們大多數都是由於中國不統一的現實，而留落在異鄉。有的更倍受欺凌，基本的原因是誰讓我們是屬於一個分裂了的國家的中國人呢！因此，我也就以一介生活在海外地區中國人的立場，來參加討論中國將來統一的問題。

一位外籍人士的意見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一個外籍人士和我談起了中國現實的問題。他告訴我：有一件事情他大惑不解，就是台灣與大陸的問題，使到國際上遲早會產生緊張和危機。可是，在目前的情形下，無論台灣和大陸都是無法加以征服對方的，何不就此兩相互存在，各自努力。這不是就很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嗎？

這位外籍人士的態度確誠實，言辭中肯。因此，我就不好當面使他下不了台。於是，我就很婉轉地告訴他：目前有關我的國家的情形，我相信不但是你，恐怕太多的外籍人士們都會感到奇怪的：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要求和希望中國統一；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也要求和希望中國統一；就是生活在海外的所有中國人，也同樣地要求和希望中國統一呢！這一要求和希望，可以說是來自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傳統的。

這一要求和希望，在各地中國人的眼光中，都相信是遲早會完成的。

論中國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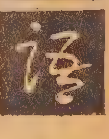
中國統一與政權認同

在討論中國將來統一的問題上，海外人士卻都發表了很多意見，這裏我們不妨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

㈠從政權的體認來談中國統一。
㈡從民族及民族意識來談中國統一。
㈢從中國文化觀點來談中國統一。
㈣從國家與國際觀點來談中國統一。
㈤從信仰不同主義來談中國統一。
㈥從自我對國家民族的理想來談中國統一。

以上六種意見，可以說是不時地出現在這一時期的報刊雜誌上。當然也代表了海外人士們不同的看法。事實上，在海外地區的人們很多，意見必然也不能一致，如果眞的要求所有海外的中國人，對中國將來的統一，一定要做成一致的論點，那確是一件困難的事，同時，也不合乎海外人士們所接受的教育





立法局即時傳譯

立法局會議，第一次使用即時傳譯系統，據說：成績還算不錯。不過，整個會議進行，都是用英語，只有鍾士元發言是用粵語，即時傳譯的英語，港督也連忙戴上耳筒聽取傳譯。這是一項「試驗」而已，鍾士元的英語和他的粵語一樣好，能聽能說，原是不必使用這個傳譯系統的。

傳譯的工作，大半是由英譯中，而所有議員都能聽英語，因此都不用戴耳筒，戴耳筒聽傳譯的，只是一部分旁聽的人。

即是說，即時傳譯系統，在立法局會議中所發生的作用不大，沒有了這個傳譯系統，也不足以影响會議的進行。不過，立法局會議有這一項設備，還是值得一讚的，至少這表示港府對中英文並用是有決心造成爲事實的，如最近港府公佈的新公司法，規定公司的招股章程，必須具備中文，也是個可喜的現象。

有些人認爲這是「爭取中文合法化」的「勝利」，其實政府自始就沒有反對重視中文，自無所謂勝利，使不識英文的市民也了解當局的一切政令，決不是政府的損失，而實際是一項重大收穫。

有部分立法委員認爲，既然立法局議員沒一個說不來聽不懂英語，即時傳譯系統，只在旁聽方面發生作用

以讓全港市民都知道發言者說些什麼話。

這雖然是一個好的提議，但以電視和廣播來代替了即時傳譯系統卻是不應該的，這個制度應該確立下來，即是說，在立法局會議席上發言，中英語是居於同等地位的。

目前這一班立法議員雖然個個英文程度了得，但，有了這個制度，將來選任非官守立法局議員時，就不必考慮到他說英語的能力。

有許多人很有見地，很有能力，但不懂英語，以致埋沒了他的才能，如果有即時傳譯系統的制度，這些人便有參加立法局工作的機會。即時傳譯系統並不是方便市民旁聽那麼簡單，更大的作用是對百分之九十幾的中國人的尊重。

台灣外貿力量大

有些心情激憤的讀者寫信給老萬，問及台灣在日本與中共建交後，爲什麼沒有「激烈」的表示，意即是說，爲什麼台灣不發動大規模的反日運動，甚至連「抵制日貨」也沒有做到。

其實，台灣抵制日貨早已在行動上做到，只是沒有作出什麼宣傳罷了。因爲，台灣早已看出，減少經濟上對日本的依賴，其實不只是反擊，而且是自衛之道。

因爲，台灣與日本間的貿易，一直是入超的，即是說，在兩國間的貿易中，日本一直佔便宜，減少對日的依靠，對今後台灣經濟的發展較爲有利。

因此，台灣雖然沒有高呼「抵制

統一（上）

柳以青

以提出一個共同的理念，來支持這種意見的，那麼人性尊嚴和人權的伸張，起碼，在我們考慮將來中國統一問題上，都可以放置於所有的意見中。

談統一如果需要先體認政權的話，那麼，對政權的衡量標準，該加入這一政權是否尊重人性和伸張人權。如果這一政權在很多的政策上，不能做到尊重人性和人權的話，姑無論這一政權的控制能力有多大，有多大的生機和力量，我們恐怕是要考慮到這政權爲將來中國的統一是一種阻力，決不是一種幫助。因爲，在將來統一的中國政府，該是人人可以參與的。否則，從政權的體認而談統一的話，不啻是統一其名，被這一政權統治是實而已。這在身爲海外中國人的我看來，談統一只就以寄望於政權，而不加上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衡量的話，不但不值得，而且也是無意義的。

這裏，我們可做一歷史的反省。孫中山先生和革命先烈們，如果只考慮到政權的認同，而沒有基本的原則做推動力——人性尊嚴及基本人權的話，恐怕根本不需要發動辛亥革命；同時，孫中山先生寧願把大總統的席位讓與袁世凱，如果只是躡於袁世凱在北方的勢力，而沒有強調了人性尊嚴和人權伸張的原則的話，那簡直就使我懷疑孫中山先生的人格。

政權這東西，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如果它不能尊重人性，伸張人權的話。如果我們海外的中國人，在討論中國統一時，只委於政權，而絲毫不考慮到這一政權的政策與作爲，如何尊嚴了人性，如何伸張了人權，那是一種趨炎赴勢的劣根性作祟，與中國統一的理念是大相逕庭的。世界上不乏對政權依附的狂熱者，但是爲冷靜的人士們，恐怕就不會如此盲從政權。

民族觀念與文化觀念

從民族與民族意識來談中國的統一，比較上來說比只以政權來談統一範圍確實是擴大了。這也可以說是近百年來我們民族所受到的帝國主義侵畧——無論是西方的和東方的——一種歷史的感受。因此，只要能使我們的民族有光榮的種切，無形中就使到身爲海外的中國人也感到身受的光榮。只要對我們民族有損的種切，相應之下也就使到海外的中國人覺得慚愧與不齒。

然而，如果在討論中國統一問題時，只以這民族和民族意識來做標準，恐怕會重蹈德國在希特勒時代，以日爾曼最優秀爲德國所闖下大禍的覆轍。德國人在第二次大戰前，只相信了民族，而忽畧了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對內犧牲了每個人的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對外也侵犯了其他民族的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到頭來希特勒所強調的民族主義破產了，使德國人民受了嚴重的損傷。

的關係，改和美國福特合作。日本的蘋果過去大量銷台；台灣的香蕉也大量銷日，現在，兩者都大爲減少。日本的白新聞紙禁止進口，兩萬元以上的機器，不准買日本貨；公立醫院和衛生機構不買日本藥。

這些行動，使日本失去許多生意。日本商人希望取償於中國大陸，可是能否如其所願，只有天曉得。

田中原意以爲，台灣與日本間的經濟關係已根深蒂固，台灣即使與日本斷交，也不可能擺脫這個關係。可是，做事認眞的蔣經國院長，卻用事實來答覆日本，相信現在一定有許多日本商人已吃到苦果。

有人以爲，台灣是一個不算大的島，人口只有一千四百萬，他們的貿易額能有多少，會對日本發生打擊作用？本月十一日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馬康衛說：「台灣到一九七六年，將有一百億美元對外貿易，與美國的貿易額，將超過四十億美元。」四十億不是個小數，尼克遜和田中會談時，所提出的要求，也不過要日本多買二十億到三十億美元的美國產品而已。

一年間的三大害

香港在一年之間，發生了三宗史無前例的大災害，人稱之爲「三大害」，那就是伊利沙白號「海上學府」的大火沉沒；六月雨災，整幢旭和大厦塌下，化爲烏有；以及最近大丸煤氣總喉爆炸，死傷二百多人。

這三件大事，都是非常罕見，即使在對香港非常陌生的地方，報上也會作爲一件重要新聞發表。

伊利沙白這一艘名聞世界的巨輪的殘軀悄悄的躺在海中，等候她的主人想辦法把她打撈。

雨災而招致一幢十多層高的大厦全座傾倒，屋內的人活埋，如果不是有旭和大厦這件事做實例，不會有人相信。至於大丸的爆炸，地點和時間，是死傷如此衆多的主要因素。整個港島人最擠的地方就是大丸門口，而且是在週末的下午，更擠得水泄不通，在這地方而發生劇烈爆炸，災情必定較別的地方倍爲嚴重。

有人把上述的三大害歸咎於某一位行政官「佗衰人」，這種想法是太過無稽的，這種嚴重災害的發生，因素很多，不能單靠行政長官的好運來頂住它的。

「海上學府」經法庭判定是有人放火，但放火的人是誰，卻未有辦法揪出來。旭和大厦傾塌案雖說是屬於天災，但也有人爲的責任，近日雨災調查委員會已漸漸調查出眉目來了。

煤氣管爆炸，責任誰屬，問題比上述兩大害明顯得多，不難查究出來的。我們市民老百姓不應迷信地認爲是行政長官「佗衰」，但對於這些性質嚴重的災害，卻希望港府能徹底查明，追究責任，責任一明，同樣的災害就可以防範，不致再度發生。

中華煤氣公司的規條，有明確規定，所有煤氣的總枝喉，全部屬公司財物，用戶不能動它分毫，有毛病只能通知公司修理，否則是侵犯公司的財產。但如果通知了公司修理而招致到損失，則公司當然有責了。

萬人傑

毛加關係有虛其表

資料室

加拿大杜魯多政府於前年十月十三日宣佈承認中共偽政權，雙方建立外交關係，迄今恰好兩週年，這兩年來雙方關係的發展，對加拿大並不如何有利，最近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加拿大人士曾在香港詳細談到加與中共間的問題，值得加以報導。

國際問題南轅北轍

他說，兩年前由於加拿大承認中共偽政權，導致了其他若干國家陸續與中共建交，終而有助中共進入聯合國，因之中共對加拿大外貌頗為友善，不過由於雙方政治制度的根本不同，彼此對世界重大問題南轅北轍，意見相全相反。以加外長夏普八月間北平之行為例，彼曾與周恩來及姬鵬飛分別詳談國際事務，包括裁軍，核試，越戰以及韓國問題等，但結果發現雙方意見大有距離。

裁軍問題，夏普支持美俄所簽戰略武器限制協定，中共則侈言應由全世界的國家協議裁軍，認為少數國家的協定無何作用。

核試問題，夏普重申加拿大希望中共停止大氣中核試，但立即發現中共並無接納此一要求的跡象。

關於越戰，中共堅持美國撤退一切軍隊，並停止支持越南、高棉與寮國政府，加拿大對此則不以為然。

至於韓國問題，中共認為癥結在於美國侵略，加拿大不同意此點，在有關此事辯論中，夏普曾提出加拿大與中共外交的基本觀念，指出有關各方應忘卻過去，勿使過去的事妨礙當前各種問題的解決。

上述種種相反立場，證明加拿大過去希望與中共建交來解決世界問題的政策，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

文化交流有名無實

夏普訪問共區之後曾聲明將與中共加強文化關係，據這位加拿大人士指出，兩年來加拿大與中共的所謂文化交流，範圍亦非常狹窄，迄今中共只派一乒乓球隊至加表演。映電影「紅色娘子軍」。加拿大亦僅在最近北平商展期間，派一溜冰團演出，及一籃球隊前往比賽。中共駐加「大使」姚廣，七月間赴蒙得婁大學參觀時，曾提出交換學生建議，該校當即表示，此事尚有待與各方研商。實則就加拿大而言，由於當前中共教育水準落後，正式派遣學生到共區留學，難有獲益，而中共派學生來加，則必將散播共產主義毒素，對加拿大實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是若干加拿大的大中學生，年來會先後與教師組團前往共區訪問。在北平的加拿大「使館」中，目前亦

此種相互邀請，雙方可能增多交換訪問，以探討增加貿易途徑，根據加拿大人目前的想法是：由於中共產品品質貿易雖劣，增加對加輸出比較困難，今後輸加貨品主要將仍為衣服食品罐頭，反之中共可能增加由加拿大輸入機器設備以及原料物資，過去由於美國嚴格執行對中共禁運政策，加拿大此種產品不能售予中共，現在美國態度既已轉變，中共由加拿大採購，當無多大困難，最近中共由加拿大採購的機器設備，已有人造衛星兩座，癌症電療設備三套，此外它對採油機械以及電腦計算機也都感覺興趣，不過中共的貿易是由偽政府嚴格控制的，絕對不會任其無限制的入超，上述加拿大人的如意想法，終會落空的。

由於與中共交往趨於頻繁，業已使加拿大人逐漸洞悉中共區真象，拆穿竹幕，例如最近訪問共區的加拿大司法界人士，即發現共區根本沒有什麼司法制度，而任由「街坊革命委員會」，處理訴訟案件，此外訪問共區的中學生，也表示不可能在大陸長期居留。

反對黨領袖史諾菲自共區訪問歸來後，認為那裏既落後，而又沒有自由。

夏普外長在此次結束訪問共區之行後會說，這是一次「重新發現」的旅行，他這句話自然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不過如果連想到他與中共頭目們所舉行的有關國際問題的商談，都是徒費唇舌，這也可能就是他的「新發現」一部份。

加拿大未來與中共繼續發展關係，這一類的「新發現」必然是還會層出不窮。

美機加緊轟炸下
北越南侵運輸工作日艱

北越已經學會如何在戰史上最猛烈的若干轟炸下生活。只要驅車從河內沿着「一號A」公路南下，便可瞭解他們對此已有相當的適應能力。

在夕陽餘暉中，沿着公路旁邊一排一排的大樹下，每隔數哩便不難發現六、七輛捷克製、中共製或俄製的大型卡車，準備天黑後再度出動。這些車子即使從高空可以偵查得到，也不見得是顯著的轟炸目標。

裝砲彈的灰褐色木箱堆在公路旁邊，綿亘達半哩之遠。這些彈藥一堆堆的分散開來，因此即使一處中彈，

舖路基，並堆集各式大小不一的石塊以備迅速修路之用。女工則肩挑籮筐，裝運泥土來修路，還有些婦女則搬着石頭來填平路面的凹坑。

牛車則載運修護材料、稻米、石油及汽油，重量可達兩噸重。唯一帶點現代化色彩的是這些牛車利用了廢的卡車輪胎，因此拉起來可以省些力氣。

車行至運河時，上面的一座公路橋樑已炸毀。河上現已另建一條用平底船架起來的浮橋。我們停在橋頭，一名女哨兵以電話和另一端連絡過後

　　這位加拿大人士坦率指出，加拿大之與中共建交，當時純係基於現實主義觀點，加拿大認爲中共僞政權既已存在，即應予以承認。何況貿易方面，加拿大向中共大量輸出小麥有年，因此，亦應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所以建交後的發展，顯然是以貿易爲重點。以一九七一年爲例，中共對加拿大輸出總額爲二千三百萬美元，由加拿大輸入則爲二億零四百萬美元。其中小麥獨佔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約合百分之九十。估計加拿大今年輸往共區小麥將達三百七十五萬噸（一億四千四百萬蒲式耳），約值二億五千萬美元。小麥之外，加拿大對中共主要輸出爲硫磺、鋁、人造橡皮以及烟草等，但爲數甚微。

　　加拿大於本年八月廿一日至九月四日，曾在北平舉辦商展，當是加拿大企圖擴展對中共貿易的積極表現。參加此次商展的加拿大工商機構逾二百家，人員五百餘人，耗資約三百萬美元，並由外長夏普主持開幕典禮。

　　當加拿大於北平舉行商展之時，中共也在加拿大舉辦兩項展覽，一是蒙得婁的「人與世界博覽會」中的文化展覽，另一是在多倫多加拿大全國展覽會中的工商展覽。

華僑堅守反共立場

　　談到加拿大的華僑，這位加拿大人士認爲是使加與中共關係難以開展的一項重要因素。

　　旅加華僑一向反對加與中共交往，代表旅加僑胞的全加中華總會館，各地中華會館以及其他團體，在加與中共建交前後，都曾公開表示他們支持中華民國，反對加與中共勾結。此種立場，顯然迄今未變。本年八月十一日，中共僞「大使」姚廣訪問多倫多市政府時，當地愛國華僑即曾高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市府前廣場示威。接見姚廣的代市長羅騰勃更表示，加拿大無權干涉華僑的選擇自由。這是華僑反對中共僞政權最近的一個事例。

　　中共駐加僞使館人員約共二十人，他們時或被派至加拿大各地從事「統戰」工作。溫哥華即爲中共人員時常出現的主要城市，這是因爲溫哥華華僑最多，反共也最力。

　　中共在加拿大的宣傳機構，可能以「多倫多商報」最爲重要，這一雙週刊，是一澈頭澈尾的中共應聲蟲，刊載大陸、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地有利中共的消息。在溫哥華亦有一「大眾報」，每週出版一次，編排性質都與商報相似。

　　目前大陸輸加食品罐頭，日益增多，各地華僑商店中多與中華民國台灣省製罐頭共同陳列發售。

任何想法終將落空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已原則接受周恩來邀請，赴大陸訪問，行期當在加拿大十月底大選之後或明年春季，夏普外長也已邀請中共僞外長姬鵬飛訪加，基於

　　筆者不禁問道：「胡志明小徑上也使用這些拖曳車嗎？」心中納罕，不知這些「官方」指派的護送隊會不會否認他們是在經由寮國，派遣兵員和補給到越南。

　　五名護送者中，有一人立即毫不猶疑地答道：「不，雨季期間，在此地大水漫漫的公路上，我們是需要這些拖曳車。胡志明小徑實際上是一連串的雙線公路，只用卡車就可以。」

　　我們不時看到一些焚燒過的火車車廂或貨車車廂，一段段因中彈而扭曲的車軌，火車軌道就沿着公路而舖設。但是新的軌道已經舖好，車軌下已舖上新的碎石路基，彈坑也被填得平平整整。

　　軌道旁邊每隔數哩便堆着備用的鐵軌，樹底下有一羣婦女在鑄造混凝土枕木。爲節省水泥，每根枕木是用兩段短的混凝土，再以三角鐵連起來的。枕木製成後便堆在鐵道邊，隨時備用。

　　有座鐵橋還是屹立無恙，雖然從它附近的五、六個彈坑，可以看出它也曾是轟炸的目標。另有一座鐵橋卻被炸個正着，破壞無遺。但是沿着鐵橋堆積的鋼樑已經派上用場，搭成代用橋樑以跨越底下的運河。

　　巨大的電動鏟土機隨時都準備出動修路。停在大樹下的起重機車隊也準備隨時出動。每當轟炸過後，數小時內，公路上便會再澆上瀝青，重舖一條堅實的新道路。

　　但是這大部份的工作還是以十七世紀式的人工來完成的。一個男工用一把長柄木槌，把大石頭敲成碎石來

，用的則是最簡便渡船；渡船每次可載送六輛到八輛的汽車或卡車，空出的空間再裝些行人和騎腳踏車的人。

　　夜幕低垂後，現代化的堆高機即開始把柳條箱和石油裝上卡車。司機發動引擎，卡車開上公路，開始往南行駛。

　　公路上接着出現中共製的吉普車和大型汽車。不多久，從四面八方來的汽車，每分鐘便有三、四輛以時速三十哩到四十哩的速度前進。

　　汽車的前頭車燈大都蒙上東西，或用亮度很小的特製綠色車燈。擋風板外頭的金屬架都蓋上芭蕉葉，以免亮光反射會被美國轟炸機發覺。大型車輛則一律漆上僞裝迷彩。

　　一陣火車汽笛聲響過，蒸氣引擎便軋軋的響了起來。跟着出現從南定開出的夜車，拖了十二節的車廂前往河內。

　　一位護送隊員說：「這列火車白天躲在偏僻地方，我們不希望它白天在火車站出現。」他說，天黑後，這列火車就離開荒廢的火車站，載上乘客，然後開向河內。他說另有一列火車直達位於河內以南一百六十五哩處的展安；唯有當美機發現它的踪跡而投彈轟炸時，它才偶而停駛。

　　偶而見得到停在樹下的巨型「薩姆」飛彈也被拉上公路，南下北上的來來往往這些巨大火箭，直徑寬達兩呎，長約二十呎，放在活動輕便的兩輪發射台上，再扣在類似燃料車廂的東西上面，用卡車甚或吉甫車來拖動的。

杜文

（原載國際先鋒論壇報）

自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二十多年來，一直都很注視日本的擴軍行動。北平與莫斯科所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主要內容都以日本爲假想敵。中共「總理」周恩來一九七〇年四月初旬，在平壤與北韓金日成所簽署的聯合公報裏面，曾猛烈地指責「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同年中旬在北平舉行的日中（共）貿易會談時，周恩來也一再地予日前首相佐藤榮作政府以同樣的抨擊。

現在日新首相田中角榮一上台，擴軍計劃更變本加厲地進行，據來自東京的報導說：「日本政府對一再展延的第四項防衛建軍計劃（包括在一九七二——七六年會計年度的五年計劃），將動用經費達一百五十億美元一案，十月九日在內閣會議上，已正式獲得批准。」又據日本防衛廳稱：「按照防衛軍事計劃，日本軍力將增加八二〇架新式坦克，和六五〇架裝甲車，一百四十門大砲，三五〇架F ST型飛機，一七〇艘艦艇。若將軍人薪餉增加的數字計算在內，則防衛經費的總數將達到一百六十五億五千八百萬美元」之鉅。但周恩來一伙卻禁若寒蟬了。這些新武器，將無疑又是用以殺害我國同胞的！中共的耳不聾，眼不瞎，爲什麼對日本軍國主義大肆復活的計劃，默不出聲呢？此無他，蓋毛周與田中密切勾結也，便可出賣國家民族矣；一如二十年前的中俄共勾結，而不惜甘做漢奸國賊的情形一樣。

上次擴軍計劃的項目

究竟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現已到了什麼程度？這可以從日本防衛廳的幾個五年建軍計劃看出：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在日本國防會議中曾經強調：「鑒於當前東南亞的嚴重局勢，日本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國防力量。」他並指出：雖然日本的安全，有賴於「日美安全協約」，可是日本必須具備一定的力量來保衛自己。於是即席決定：爲了強化日本的防衛體制，謀求自衛隊的現代化，把第三次的防衛整備計劃的經費，暫定以爲會計年度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起，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底爲止（上個計劃的經費比現時少兩倍半）。

但到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二日，日本防衛廳又宣佈：「不容侵略者逼近日本本土」的論調，便預期暗示日本第四個五年建軍計劃，並非完全採取守勢，而是以發展海空軍爲重心的。依照當時的基本觀念而擬訂的計劃，曾包括下列各點：㈠以反潛艇的作戰行動爲優先的項目；㈡使戰鬬機能於緊急時期執行公海上的巡邏任務；㈢使地面部隊能空運至冲繩島。就其軍事發展計劃，將仍依照「三不」原則：即不擁有核武器，不製造核武器，不使用核武器。

其實，當中共一九六五年進行試爆第二枚核子裝置時，日本防衛廳就曾表示：「日本不僅可以製造核子武器；並且可以製造太空船。」而日本原子能委員會，早在一九六三年經已決定的原子能開發計劃，亦於一九七〇年的下半年便已宣告竣工了。

根據「紐約時報」的軍事記者透露：截至一九六六年年底爲止，即日本第二個五年建軍計劃告終之前，其海、陸、空軍，經已擴充到廿七萬餘人，共擁有一千三百架飛機，十六萬噸的海軍艦隻。而第三個五年建軍計劃裏的主要項目是：㈠興建十四艘快速艇——包括五艘潛艇在內的五十四艘其他艦艇；六十架飛機及三十三架反潛艇直升機。㈡製造八十三架大型和中型直升機，一百六十輛武裝運輸卡車，十五架運輸機，二百八十輛坦克，及加強陸上自衛軍。㈢增設「鷹」與「奈克」大力士地對空飛彈頭，和核子彈頭的緣故，因而這項決定，在國會裏曾一度遭到在野黨的強烈反對。

前日首相佐藤當時加以解釋說：「這項國防計劃，必須延至一九七〇年以後才能實現。如果日本沒有長期的安全保證，則不能獲致戰後顯著的經濟發展。日本政府在，

日軍國

國的政策。」事實上，日本在第二次大戰後，是一個被解除了武裝的戰敗國，假定沒有美國的大力扶植和保護，日本在此二十多年中，怎能收到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效果？正前防衛廳副長官三輪葛雄所說：「日本目前只能依賴美國的核子權威，始能鎮壓外來的核子威脅！」

蘆田計劃與鳩山計劃

正因爲這樣，所以日本於一九五七年決定延緩其征兵計劃，並曾建議美國仍以原有的十六萬兵力繼續留在日本。其目的即在延長其擴充地面部隊，及其們軍事設備。可是前美駐日大使阿里遜，與日政府談判其防衛計劃時，曾對日本延緩建軍的態度表示不能同意；且曾一度警告前日首相石橋湛三，謂日本如果不增加其軍事開支，則美國將對日本施行經濟制裁。由於美國戰後經濟援助日本的條件之一是，希望日本能夠逐漸地負起本國國防的重擔。前美國務卿杜爾斯於一九五四年六月，對美國會兩院的聯席會議中指出：「日本是共黨在遠東擴張的主要目標之一，而美國政府的計劃則包括撥欵建造武器，以供日本對內的安全與對外的防禦。」

然則日本當日爲什麼不肯迅速地擴充其地面部隊呢？這個問題似乎簡單而又帶有複雜性。原來日本的擴軍計劃，另有準備如下：

第一是：加強日本的海軍實力，防衛廳當日主張增加兵員約二千五百人，本國建造小型艦艇五十七艘，並有美租借艦兩艘和掃雷艇若干艘。

第二是：畧爲削減其所擬的空軍實力，而添補日本製的F八六型軍刀噴射機一百廿架，增加兩個空軍機隊及一個訓練單位的計劃。

第三是：從事在武器裝備上及武器的研究上，作進一步的努力加以改善。其理由爲日本有大海作屏障，無需龐大的地面部隊。如果不派遣軍隊出國，只需要十五個師——即二十八萬人——便足夠日前防衛了。因此，遠在一九五一年的前日首相蘆田的計劃，和後來鳩山一郎的計劃，也一致着重於海

以保衛日本的海岸線，而不受蘇俄太平洋艦隊的侵襲了。這一項計劃傳出之後，日本報紙馬上提出討論這個一向不敢公開提及的重大問題，各右派政黨也曾加以紛紛響應。是故，保守的前自由黨（在未與民主黨合併前），更曾特別成立一個「重新武裝派」，以鳩山一郎爲首。然而，日本人士對於建軍卻是反應不一的；例如前首相吉田茂，便是一個反對重新武裝的有力人物。同時，日本人民也覺得：重新武裝將不可避免，內心不禁發生恐慌。有的痛恨的日軍閥和傷悼戰時的損失！有的畏懼日本本土再吃原子彈。而反對擴軍最劇烈的首推日本社會黨。它曾攻擊政府於成立和約之後，獨立只有虛名，實際上，仍是依靠別國，軍事上全靠美國支持，國家已成爲美帝國主義的軍事基地，而根本沒有獨立自主的氣象；尤其經濟上全靠美國援助，對中共關係更被打斷了。

五年計劃與八年計劃

社會黨的口號是：「不借用基地，沒有中共和蘇聯就沒有和約可言。」多數日本人也認爲：這烏托邦的「中立主義」，太不切實際了。此外，尚有一個最大的障礙是：當時的佔領軍強迫日本議會所通過的憲法，其中第九條的規定：「永遠不准日本維持海、陸、空軍，以及其他作戰的潛力。」可是，至韓戰結束後，亞洲局勢依然緊張的緣故，因之，美國則暗中鼓勵日本人民對於憲法可以半依半違。美國人解釋這條欵的規定是在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再度成爲亞洲威脅性的勢力。但日本天賦的有自衛的權利，而要求日本恢復亞洲兵工廠的地位，就必先修改其憲法。

直到一九五四年，日本經濟團體協助國防生產委員會之後，始獲得美國陸軍當局的通知，要求調查日本全國的軍火生產能力以後，並分別向美國遠東軍事總部的軍械處，及日本政府提出報告如下：㈠關於日本在三年內所能造出一些什麼武器來？㈡建設推行一份五年計劃和八年計劃，經費大約每年

復活

胡養之

體團負責，並準備從美國運入機器，及派遣技術人員往美國受訓。㈢日本國防生產委員會當時並希望政府把舊的兵工廠廉價，租，而准許新機器入口，或由政府發展銀行以低息貸欵。

所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內容是：由日本國家安全廳宣佈，其主要目的在試探社會上的反應。依照這項計劃，日本將可以次第建軍，直至一九五八年度就曾預定達到保安部隊二十八萬人，海岸巡邏艇約共二十五萬噸，其中包括着航空母艦五至十艘，空軍實力預備保持着飛機一千五百架，其中的二分之一爲噴射轟炸機，其餘則爲戰鬭機和運輸機等。另外的一個是分八年武裝的秘密計劃，則預定經費約爲八十二億五千五百萬美例，其中由美國方面援助的三十六億六千六百萬美元，並包括着直接援助或由日本方面向美訂購軍火的代價。日本政府生產委員會曾預料那項建軍計劃到八年後完成時，正是一九六一年，使日本可能擁有陸軍八十萬以上，海、空軍實力，也準備相等的擴充。因此，當時日本政府的專家們，便希望美國予日本以十億美元的援助，此後可以逐年遞減。到了一九五九年僅需要三億美元便夠了；到一九六〇年只希望獲得一億五千萬美元而已。

早已恢復亞洲兵工廠

事實上，日本軍火工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已停止生產，機器也多半被佔領軍下令破壞；即使僅存的也嫌陳舊失修，好在一部份尚屬完整；故於一九五三年間，曾接獲美國訂單價值五千二百萬美元，承造的軍火種類甚多，主要的是迫擊砲彈；其餘有迫擊砲、一〇五公厘和一五五公厘口徑的野戰砲、火箭、火箭砲、機關槍零件、刺刀及手榴

一九五四年選所生產的軍械和軍火，價值約達一億三千萬美元；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選，平均每年生產約二億二千萬美元，此後逐年遞增。除了這些直接爲美國訂單代製外，其餘尚有更多爲日本自己製造的。據估計：在一九五七年間，日本軍火工業便已製造出八千萬發槍彈、八千萬發機關槍彈、一百五十至二百萬發野砲彈或迫擊砲彈。一九五八年日本軍火工業的設計是，預定於一九五九年間能製造步槍五萬枝、自動步槍一萬五千枝、卡賓槍一萬枝、機關槍五千挺、迫擊砲二千門、巴珠卡平射砲一萬門。到一九六〇年的日本軍火工業，則注重製造炸彈，小型槍枝和大砲。而把戰鬭機、轟炸機、電導飛彈、軍艦、潛艇、火箭砲及核子武器，則留待一九六二年第二個五年建軍計劃中再行製造。毫無疑問日本的經濟地位早已健全，估計一九六五年的實際增長率爲百分之九，即國民總生產的規模爲四千兆九千五百億日元（合一千一百四十億美元）。一九六六年的國際收支盈餘額爲一億一千萬美元。一九六七年，日本外滙儲備由通常十二億美元的水平，而一躍增至三十億美元。一九六八年度的貿易收支盈餘，比一九六七年又增多了十九億美元。因此，日本第三個五年建軍防衛計劃的費用爲六十五億美元，已無需美國援助了。一九七〇年度的日本財政預算總數相等於二百二十億零八千二百五十萬美元，比之一九六九年度的總數增加了百分十七。去年雖然沒有顯著的增加，但日本擴軍的費用綽綽有餘。故一般認爲：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計劃是以「遠大的軍事概念」爲主體，不僅限於防衛日本三島，將可能成爲亞洲的主要威脅。

日本現在橫須賀的新士官學校，仍以日本傳統的武士道作爲精神教育。自一九五四年開始招生以來，陸海空三軍的士官在一起受訓。二百五十九名教官中，多半超過六十歲的軍閥，至一九七〇年爲止已培養出二萬三千名狂熱分子，將使用最現代的新式武器，橫行於亞洲，毛共固可出賣民族利益，而我國人卻不能不提高警惕！

猜猜國運（原作者某君姑隱其名）

許恨紅

前言

目前自田中角榮與周恩來勾搭，正式宣佈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台灣國府之處境，更感孤立；海內外愛國人士，慦焉憂之，對將來之演變，無不予以深切注意。最近偶於友人處讀到一篇文章，長數千言，題爲「猜猜國運」，作者係一現在大陸被下放邊境山區之某君，此君對易理有相當研究，根據彼所藏之唐初袁天罡，李淳風合撰之古本推背圖，自第三十七象起至第四十四象止，及明末黃蘗禪師之扶筑謠十五首之後五首，與北宋邵康節梅花詩十首之後五首加以研讀領悟所得，推論將來國運之演變，頗有獨到之處。此文開始作於一九六八年，直至一九七〇年底。在此期間內，作者以有關人名，地名及時間等，用隱語隨時寫就，分段陸續寄交在港渠之門生陳君，初令陳君茫無頭緒，不能卒讀，屢經函詢，俟彙齊並得到隱語解釋後，始能將此作全篇於一九七一年初編排成文。當時陳君以內容易給人目爲迷信，又與出版界素乏往來，故遲遲未敢投稿。直至今年二月間，方交郵寄給筆者之友，托爲轉介報章刊出。由上述經過，再看作者所推測之事，其中尤以事前能猜準今年壬子年「鼠年」蔣經國氏定將出掌政權一事，證明預言正確。是此文所測之準確性，自具有相當價値。此種古代預言，確是常被人視爲迷信或神怪之談，然而證之以往多年來歷代之治亂興亡，則無一不十分應驗，其玄妙神奇之處，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者。撇開迷信這一問題不談，如果作爲一種研究易理的學術性之探討，將之公諸同好，共同研究，以推測將來國運之演變，筆者認爲此文實有予以發表之必要，尤希望海內外高明人士，提出寶貴意見，加以補充，使更臻完善。

筆者對作者此文之感相當興趣，有主要原因數點如下：

(一)作者爲一知識分子，數年來被下放邊境山區過牧奴生活，其慘況及心情之苦悶，可以想像得之。但在如此惡劣環境下，仍能以其智慧，費數年心血，撰成此篇，更想盡方法避免郵檢之注意，分段陸續寄交在港之親信，以其推測所得，冀與海外自由人士互相切磋，是誠一有心人也。衡此以量其他，在大陸之人士，抱有同樣心情者，當不在少數。如果此種文章出諸海外人士之手筆，雖也有同樣價値，而因所處之環境不同，並不出奇；但得之於大陸作者如某君，則値得十分重視，所謂「人心思漢」，大陸苦難同胞，與海外具有愛國思想之僑胞，並無二致，徒以處於暴政淫威之下，無從發洩耳。然而海外竟尚有一班所謂如識分子，昧於良心，高唱「回歸」論者，嗚呼，可以休矣！

(二)筆者於大陸變色之初，南下來港，前曾於某日深夜經一友好之介紹，相偕同赴上海滬西某君家，看到一本線裝的眞正古本推背圖，裝訂一厚册凡百餘頁，附有黃蘗禪師詩及邵康節梅花詩，書末並有德國某名學者譯成之德文，確記得黃詩中之前十首，在每一首內嵌入清代每一朝皇帝之名號，並道出其結局與後來事實，完全符合。據云：此爲清宮大內所藏，某君之祖父曾任清末軍機大臣參贊機要，故亦藏有此本。當時以時間迫促，走馬看花，未能詳讀。就記憶所及，該册內容與作者所持有者，完全一樣，足證作者之一本，亦係眞古本，與舊日坊間出版者不同。

(三)最令人欽佩及感覺興奮者，即作者能於事前測出黃詩第十三首中之「豕後牛前」一語，確定在壬子年即今年「鼠年」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氏必出掌

下，對國外情形隔膜，尤其對台灣方面之政治情況，更是毫無所知，非如我輩身處海外者，對時事消息，隨時得知，以觀察所及，縱能預料或有得出蔣經國氏之出處，但決不能肯定恰在今年。然而作者憑其智慧，悟出預言之所示，竟能推測準確，殊覺難能可貴也。因此筆者以爲作者文中其他推測因不能完全明瞭國外世界大勢所趨之情形，容或有錯誤觀點，是則有賴於海外高明之士對易理有研究，對世情有透澈了解者提供高見，予以補充，實所深願，企予望之。又黃詩此首中之「三十六」一語，作者謂甚難猜測，依筆者淺見，認爲此語決非要再等三十六年或十八年之後，而是暗示兩個「六」字之意，即六六三十六，是指出蔣經國氏從現在起，當國秉政到民國六十六年丁巳年「蛇年」時，亦即一九七七年必可北定中原，完成中興大業。如果有人懷疑，照目前國府所處之惡劣環境下，反攻復國之舉，何時可以完成，或是否能完成，尙在未知之數，認爲筆者這種肯定的說法，未免過於武斷。那麼，倘非有意要完全抹煞預言已指出的正確應驗事實的話，請再看此首中之第一句「中興事業付麟兒」內之「中興」二字，依照現在台灣之實際情況，大可說成「偏安事業付麟兒」，始符合事實。既曰「中興」，當然是指有如光武之中興的反攻復國重任交付蔣經國氏完成，而將「偏安」二字擺在第三句「繼統偏安三十六」內，不是已明顯的指出從今年起因總統年高少問國事，由蔣經國氏繼續統治偏安之局，到民國六十六年方可完成中興大業嗎？照此推測，再綜合作者所測推背圖第四十四象，認爲在一九七七年丁巳之春北朝（即共黨）恐不免星殞古城之說，及黃詩第十四首末句「剛到金蛇運已終」一語，是指出到丁巳年蛇年北朝之收場說法，互相參證，其時間上至爲吻合。如此看來，倘眞有所謂「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之說，則今年蔣經國氏出長政院，確是中華民國國運之一大轉捩點。果眞如預言所暗示，則我們再等五年，屆時大陸重光，解七億同胞倒懸之苦，而我輩流落海外者，亦可重返家

奉光禹甸，誠如預言所說，當終有實現之一日，姑待之可也。筆者少讀書，對易理更是門外漢，一竅不通，只以興趣所在，憑個人淺陋之見，除於上述之第三點原因中提出補充意見外，更在作者文中擇數段另加附註，藉供參考與研究，自知荒謬難免，希就正於高明。

最後，筆者要特別指出一點，即本人介紹此文之刋出，其原意純爲視作一種研究性質，決無絲毫鼓勵提倡迷信之作用；同時更深盼對此文發生興趣之海內外本刋讀者，暨愛國人士，切勿誤以有天意存在，便可坐以待之，因而不加努力，鬆懈其反共鬬志，則幸甚焉。

附語

附上寄稿人陳君於本年二月廿五日致筆者友人原函之影印本（其中有關姓名及地名不便透露者均已隱去），希一併刋出，以資佐證。函中聲明「稿酬敬辭」，茲請將全部稿酬移贈「萬人協會」甚爲荷。

猜猜國運（原文）

自下放××山區以來，日與畜牲爲伍，陵谷寂寂，長日無聊，輒出火帶之推背圖研讀。日月往來，稍能領悟一二，始知中州丕變，迫在眉睫，不十年間，解懸者至矣。從此化戾氣爲祥和，開九十年富強康樂之局，內心愉快，難以自已，頓忘身爲牧奴也。爰筆作書，遙博大雅一笑。

推背圖乃我國最著名之預言書，唐初袁天罡李淳風合撰，全書六十象，每象有干、支、卦、圖、讖、頌各一，爲圖讖中之最完整者。自甲子至癸亥，恰一甲子之數，書中預言唐朝以降之治亂興亡，歷代十分應驗。清代以前姑且勿論，茲就有關民元肇建之第三十七象談起，或可猜測未來之國運。

第三十七象　庚子　益卦　圖繪一野人立水中，雙手捧一人頭。

頌曰　水清終有竭　倒戈逢八月
　　　海內竟無王　半凶還半吉

此象指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即新曆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宣統退位，南北和議告成。中山先生和袁世凱、黎元洪相繼顯現，半凶似山，半吉似袁，語涉雙關，可見民元後國步之多舛。

第三十八象　辛丑　噬嗑卦　圖繪頹垣破壁門前，屍橫倒地。

讖曰　門外一鹿　羣雄爭逐
　　　刼及鳶魚　水深火熱

頌曰　火運開時禍蔓延
　　　萬人後死萬人先
　　　海波能使江河濁
　　　境外何殊在目前

此象似指民初袁氏稱帝，北洋軍閥作亂，徐東海輩乘時竊位。及段芝泉崛起執政，更利用對德宣戰一案，移用西原借欵，向南方用兵，發動慘烈內戰，禍國殃民。海波江河之句，似與北洋洪憲東海芝泉姓名有關。

第三十九象　壬寅　頤卦　圖繪山峯上有一鳥　山下有太陽

讖曰　鳥無足　山有月
　　　旭初升　人都哭

頌曰　十二月中氣不和
　　　南山有雀北山羅
　　　一朝聽得金鷄叫
　　　大海沉沉日已過

此象似言兆銘與石翁不睦，及汪氏在一九三八年投入日敵羅網，晚節不保。鳥無足，言精衛鳥之殘廢也，汪之失敗固宜。日軍侵華，生民塗炭，至一九四五年歲次乙酉肖鷄，日軍終告投降，山有月，似言中山先生有石翁可以繼承遺志。石翁初名志清，今以此附會，或嫌牽強，姑且寫下，敬候高明斧正。

第四十象　癸卯　蠱卦　圖繪三位小童各持圓環，鼎足爭衡。

小小天罡　垂拱而治

頌曰　一口東來氣太驕
　　　足下無履首無毛
　　　若逢木子冰霜渙
　　　生我者猴死我雕

此象似言石翁潤翁德隣互鬬乾坤，蠱字皿上有三蟲，已啓蛆生霉爛之兆，人物卦圖，互相配合，至爲神奇，四強勝利之初，失土盡歸原主，石翁叨原子之光，垂拱而治，一口似石，似責石翁東下金陵之日，日俘已遣，潤翁在野，未能及時澄清吏治，卒至李宗仁秉政，南國便如冰霜渙矣。一九四四年歲次肖猴，中國戰區司令部成立，對抗戰助力甚大。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美國發表對華白皮書，置南國於死地，神州遂告陸沉。雕與鷹同類，鷹乃美之國徽。

第四十一象　甲辰　離卦　圖繪一武士叉腰扼腕，右足踏太陽。

讖曰　天地晦盲　草木蕃殖
　　　陰陽反背　上土下日

頌曰　帽兒須戴血無頭
　　　手弄乾坤何日休
　　　九十九年成大錯
　　　稱王只合在秦州

此象第一句似言白日無光，第二句言萑苻四起，第三言白天出現陰象之五星旂，第四言北朝在十月一日開府，白日旂卸下矣。戴字合十一田共戈而成，血無頭便成皿字，似言土改公社之日，田產器皿不免瓜分也。手字順寫爲手，反筆爲毛，傳神之妙，不愧開國之欽天監。北朝四九年開府，至六六年恰爲十八年，似含九加九等於十八之數。但潤翁於文革之役，意氣自雄，立法毀法，一派山大王作風，先賢亦不敢恭維矣。燒餅歌云：難恕有罪無不罪，天下算來民盡瘁。可爲十八年來之寫照。金聖歎曰：此象一武士擅握兵權，致慘地覆天翻之禍，或一白姓者平之。我意白姓恐怕未必，但白派似能弭此大亂。

此象內外卦俱爲離上離下，已開天有二日，國有二君之兆，是則一分爲二也，南國以主位而得此卦，凶象畢呈，周易離卦有云：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南國以主位失時，陽極生晦，白日旂遂至黯然無光。反之北朝以陰晦之初，乘彼日昃之末，五星旂竟得高張，聲威頓盛，從此星光燦爛，夜幕低垂矣。以離卦方位言，已經含有退守東方之兆，同時亦伏下太陽循轉，將來再由東方升起之契機。何則，如果離卦和台灣的方位，不和白日旂互相配合，有如四九年退守穗市或成都，則日落西山久矣。

第四十二象　乙巳　旅卦　圖繪一婦人手抱琵琶而立，地下右弓左兔。

讖曰　美人自西來　朝中日漸安
　　　長弓在地　危而不危

頌曰　西方女子琵琶仙
　　　皎皎衣裳色更鮮
　　　此時渾跡居朝市
　　　鬧亂君臣百萬般

此象似指江青干政。安字從宀從女，女主當權已現。江青初名李雲鶴，在申藝名藍蘋，與潤翁結合後始易今名。色更鮮一句，其指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謂乎？文化變作，劉鄧朱彭均不能免，長舌播弄，同方興未艾也。火抃王倫之後，更成猜忌危疑之局。此卦名爲火山旅，猶如在火山邊緣旅行，驚險百出，主喪僮僕，又主羈旅無歸。旅卦上九云：鳥覆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於易。凶。燒餅歌云：火山旅，銀河織女讓牛星。則牛鬼蛇神之罪，數似前定，兔盡弓藏，其來有自。

第四十三象　丙午　鼎卦　圖繪一老一少，聯袂落荒而去。但細察此位少年之袍飾腰帶，將來事業，必在老者之上。

讖曰　君非君　臣非臣
　　　始艱危　終克定

頌曰　黑兔走入青龍穴
　　　欲盡不盡不可說

此象似言南國偏安海外，歷時將三十年，須待境外有偉人中姓名從雙木者出現，方能重返家園、青龍喻在東方，黑兔不知何義，結字從系從吉，以拆字格言之，乃紅字之始，而以喜字終也。燒餅歌云：火風鼎，兩火初興，定太平。以其地當國之東南，得巽木丙火之助，蒸蒸日上。鼎卦有云：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無咎。註曰：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先賢敍述南北之爭，至此始用話分兩頭筆法。

第四十四象　丁未　未濟卦　圖繪一老者居中而坐，一背弓者朝覲。

讖曰　日月麗天　羣陰懾服
　　　百靈來朝　雙羽四足

頌曰　中國而今有聖人
　　　雖非豪傑亦周成
　　　四夷重譯稱天子
　　　否極泰來九國春

此卦內卦在下曰坎，爲水爲陰，位在北方。外卦在上曰離，爲火爲陽，位在東南。火炎水上，水流於下，水不能濟火，故曰火水未濟，私忖此象可能在壬子年已經潛行默轉，至七七年始告明朗，屆時旭日高懸，陰霾消散，固爲意中事也。周易未濟有云：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對主位北朝而言，殊爲不利。因其含義：從時序上言，猶如黑夜已盡，晨曦初臨之時。從卦之氣運形勢上言，有如太陽已從海濱冉冉上升，所以有日月麗天之句。從陰陽上言，白日旂五行屬陽，五星旂屬陰，前者既已麗天，後者使將相對的衰落。從人事上言，未濟，男之窮也，一旦牝雞司晨，無異與五星旂互相配合，滙成內外純陰之象，唯以陰極生陽，終非吉兆。此種演變，與易經上晦極生明，陽復而治之必然律，至爲吻合。綜合陰陽相駁，盈虛消息之理，再以他家詩篇測之，則七七年[illegible]之爭，北朝恐不免[illegible]，在此象之頌

轉變復興。一派協和萬邦之象，洗盡江寧條約以來屈辱衰亂之污點。

以上猜測，或者過於淺陋與勉強，甚且一家之言不足信，如有陰差陽錯，豈非大出洋相。茲再以邵康節之梅花詩及黃蘗禪師詩篇作補充說明，藉供談助。明末黃蘗禪師有扶筑謠十五首。第一至第九首言明末甲申之變，順治代興，以迄光緒崩於戊申之事。第十首言宣統退位及民元肇建，唯此詩久已失傳，至爲可惜。

第十一首

用武時當白虎年　四方各自起烽煙
九州又見三分定　七載仍留一線延

此詩似言一九二六年，歲次丙寅北伐之事，閻馮中原大戰後，政局曾呈短期間之安定，但抗戰事起，汪氏開府於金陵者有七年之久。

第十二首

紅鷄啼後鬼生愁　寶位紛爭半壁休
幸有金鰲能戴主　旂分八面下秦州

一九四五年歲次乙酉，是年北朝正式戰於平漢北段，故有紅鷄之說，鬼生愁三字，可爲掘墳暴骨之寫照。四八年李氏迫石翁下野，東南半壁從此休矣。石翁乘艦入台，潤翁稱制如儀，一如此詩之預言。

第十三首

中興事業付麟兒　豕後牛前耀德儀
繼統偏安三十六　坐看境外血如泥

此詩似言石翁哲嗣於一九七二年，即豕後牛前壬子之歲，可能當國秉政，光復禹甸，有如光武之中興。三十六之句甚難猜測，但北朝萁豆燃箕之烈，民無噍類矣。六十年風水輪流轉之說，如果有之，則今年恰爲六十年之數，佇看將來如何分解。

第十四首

赤鼠時同運不同　中原好景不爲功
西方再見南軍至　剛到金蛇運已終

前詩似言南國之中興，此詩則言北朝之收場，同時指明壬子之歲，雙方均在此年交兌轉運，從此

軍為南軍。清黨之役，鄉中多稱官軍為白派，稱北朝中人為紅派或赤派，赤鼠南軍之謂，意或指此。

第十五首

日月推遷似輪轉　嗟余出世更無因
老僧從此休饒舌　後事還須問後人

此詩有陽復而治，循轉取代之意，與推背圖第四十四象日月麗天之句，殊途同歸。

北宋邵康節有梅花詩十首，自第一至第五首，預言南宋至清代之事，已成過去，不必贅言，茲將其餘五首與近代有關者抄下：

(六)漫天一白漢江秋　憔悴黃花總帶愁
吉曜半升箕斗隱　金烏起滅海山頭

此詩似言武昌起義革命軍，以白色為標記，宣統和中山先生相繼讓位之後，袁氏遂得短期之專政。末句似言七七抗戰，日軍終告投降。

(七)雲霧蒼茫各一天　可憐西北起烽煙
東來暴客西來盜　還有胡兒在眼前

此詩似言一九四五年北韓正式舉兵，蘇聯劫奪東北設備，以及新疆割據，外蒙獨立，紛然雜至，形成土崩魚爛之局。

(八)如棋世事局初殘　共濟和衷卻大難
豹死猶留皮一襲　最佳秋色在長安

此詩似言一九四九年雙方和談失敗，南國退守海外，潤翁開府故都矣。

(九)火龍蟄起燕門秋　原壁應難趙氏收
一院奇花春有主　連宵風雨不用愁

北朝自四九年開府，至七六年丙辰肖龍，已歷二十有八年，如以推背圖第四十三象內最末的一句——三十年中子孫結——綜合研究，則七六年火龍在中原竄起飛舞之後，燕京命運便近尾聲。劉氏餘黨雖欲捲土重來，可惜有心無力。燒餅歌云：火德尾君來下界，殿閣樓台盡丙丁。卅年苦心經營，毀於一旦。翌年陌上花開，故主緩緩歸天，政治風暴，亦成過去。

(十)數點梅花天地春　欲將剝復問前因
寰中自有承平日　四海為家孰主賓

遂告大地春回，萬象更新。邵氏以剝復陰陽消長之理，分析南北盛衰之道，敘述了已承平在望，海外遊子相率歸來之日，竟是北朝流亡他鄉之時，一返一逝，賓主再次易位，孰主孰賓，誠撲朔迷離極矣。私忖北朝諸雄，固一代人傑也，唯以應劫而來，無從自作主張，枉花許多心計與權術，終翻不出如來佛之五指山。縱有嶄新之原子科技，亦不能降服最古拙之五臟神——民食。豈非天乎！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以上所引三篇文字，均見中國預言一書。荒野山中，苦無他書參考，學養既愧淺陋，偏差自所難免。大君子視為天方夜譚固可，視為春燈射虎亦無不可，寫寄此文的本意，原在與海外大雅相切磋，推論將來演變已耳，世事無常，每多冷門之變，急景催人，轉瞬即至。姑妄猜測，姑妄待之。

備註：（下為寄稿人陳君之附語）

1　書名——中國預言，一名中國二千年前之預言，有金聖歎批註。
2　理論——根據周易原理加以推算
3　南國——中華民國建都南京
4　北朝——指北京之中共政權
5　石翁——蔣介石總統
6　潤翁——毛澤東字潤之

附註

第四十象　此段之讖語，可能是指國府退守台灣後之情形，第一句「一二三四」初甚難解，繼而思之，當係指蔣總統在台灣連任四次，按實今年是第五次，但第一次是在大陸勝利之後，旋以局勢劇變，由李宗仁代之，當不包括在內。退到台灣後，迄今恰共是四次。第二句「無土有主」，說明整個大陸失去後，已無土地，而正統的主人還在。第三句「小小天罡」及第四句「垂拱而治」，更說明台灣一隅之地，局面甚小，易於治理得好也。

第四十一象　此段第一句頌語，可能說明共黨政權雖須擁戴毛酋（「帽」「毛」血無頭」者，血是紅色，指紅朝無頭也。第二句「手」字反寫為「毛」，確是神來之筆。因現在播弄大陸乾坤到天昏地黯之境界，完全是毛一手造成。下面「何日休」三字中之「何」字，可能諧音「和」字，即是到毛共與日本講和建交時，也是毛共走向滅亡之途時，證之作者認為今年鼠年是南北雙方交運換運之說，則此一推測之可能性或不太離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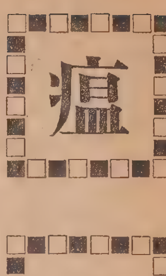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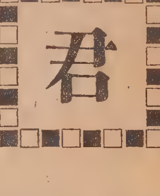
黃詩第十三首　此段作者對第一句及第二句之推斷，已準確而應驗，筆者也有對第三句之補充意見詳「前言」第三點原因中，現在再談第四句「坐看境外血如泥」，其中之「坐」字，頗有安閒之意；「境外」二字，當是指台灣以外之境。此境可能即是指大陸而言，那時毛共各派因內鬥激烈，血流標杵，蔣氏可以不費狠大氣力，而完成中興大業。但是從另一角度看來，「坐」字有不動之意也，可能到時蘇共對毛共已先下手為強，發動核戰，使中國境內人民血流遍地，果如此，蘇共即使能擊敗毛共，也不能強佔整個大陸，仍須物歸原主也，姑妄言之耳。

附函

××大鑒：敬啟者，茲寄上文稿一篇，乃敝業師×××所作，×老師自六六（民國五五）年下放××之後，感時傷事，情不自已，遂作此文。自六八年（民五七）分為十餘函寄來，至七十年（民五九）始告彙齊。為免郵檢人員之注意，對於有忌諱之人名、地名、時間以及特有名詞，大多脫略，或者故意含混。鄙人初時不明原由，竟至無法卒讀。後經再三函詢，奉命補述一二，卒成此篇。但因內容最易給人目為迷信，又與出版界素乏往來，故此遲遲未敢投稿。今以中華民族壬子年契機已轉，泰運初臨，好歹必可稍見端倪，此文如能引起世人研究易經之興趣，對人心之向背，或有少補，則塞外老人，於願足矣。深知×××國宣勞，故敢斗膽奉擾，如荷刊出，稿酬敬辭（原作者刻在內地，滙寄不便）。順此並頌

文安

晚陳××頓首二月二十五日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忽然想起一件事，說道：「最近張君勱突然寫一封信給我，提出三點意見，第一要我們交出軍權，第二要我們取銷邊區，第三要我們放棄馬克思主義，我看此人定是漢奸，一定同汪精衛一伙，我們正好把他算上。」

周恩來笑道：「這個問題恐怕要研究一下，張老頭子為人雖然倔強到不通人情世故，但在國人中頗負清望，要說他會同汪精衛合夥，怕很難使人相信。」

毛澤東說道：「我們說我們的，別人信不信是他們的事。」

周恩來說道：「在延安同邊區自無問題，我們就算說張君勱同汪精衛一道跑了，也沒有人敢懷疑，但在重慶不行，就算張君勱自己不開口，自有許多幫閒起來反駁。」

秦邦憲點頭道：「這話不錯，去年我們在漢口新華日報上指責陳獨秀是托匪漢奸，陳老頭子自己悶聲不响，國民黨、國社黨，還有些無黨無派的人卻鬧起來，刊登聲明為陳老頭子辨誣，搞得他們十分狼狽。」

陳紹禹問道：「張老頭子信到底是怎麼說的，拿來我看。」

陳紹禹看這封信原來是寄給毛澤東個人的，主要在批評毛澤東剛發表的在中共六中全會報告「論新階段」一文，毛澤東關於共軍自行保持其獨立體系一事曾說：「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是特殊歷史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由於有兩黨的軍隊，使得抗日戰爭中兩黨克盡分工合作的最善責任，互相觀摩激勵的好處，也更多了。」

張君勱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皆沒有私人的軍隊，目前的中央軍不是國民黨的軍隊，大部份官兵均不是國民黨員，他們是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指揮，不是受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指揮，蔣委員長也從未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指揮過軍隊，這完全是兩回事，只有十八集團軍實在是共產黨的軍隊，全世界無此例，如果一個國家每一個政黨都擁有軍隊，結果一定是永遠內戰不休。因此，張君勱勸毛澤東「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托之蔣先生手中」。

陳紹禹看了以後，冷笑道：「這個麻煩也是自找的，本來我黨擁有軍隊已招物議。但是毛澤東同志若不公然提出，我們還可不承認，這以來坐實了我們擁兵割據，在宣傳上先處下風。」

毛澤東臉紅紅說不出話。

，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為，則中國將分為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非返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先生等與其同志以打倒割據相號召，更望取消特區之制，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

陳紹禹搖頭道：「句句都被擊中要害，但若不是毛澤東同志一篇論新階段，也惹不出這個麻煩。」

第三點，毛澤東的報告說：「誰要是不忠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

張君勱指出：「自此段文字觀之。似乎信奉三民主義者，即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二者之間，可以畫一個等號，此種說法，不獨使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之內容，更加胡塗，即對馬克思主義，亦令人有迷離惝恍之感。」張君勱最後勸毛澤東「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

陳紹禹看到最後一段勃然大怒，說道：「豈有此理，張老頭子竟然勸我們放棄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說道：「張君勱的信並非對我個人，實在是指向我們全黨，尤其是他要我們放棄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是要我們解散共產黨了。」

陳紹禹說道：「這一點我們絕不饒他，一定要提出反擊。」

毛澤東陪笑道：「王明同志，這件任務非你不

取什麼態度，我們祇能尾隨，不可能迎頭趕上。」

許多大頭目也都覺得問題太大，不能隨便發言，當卽休會，靜候事態發展。

在汪精衛離開重慶後一個月零四天，日本首相近衛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聲明，提出「更生中國」，「日，滿，支三國應立於同等之立場上，努力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

近衛聲明發表後第四天，蔣委員長在重慶舉行紀念周時，提出嚴正駁斥，指出近衛聲明眞正目的在吞併中國，消滅中華民族，至於一切美麗名詞皆是騙人鬼話。中國政府對此絲毫未動搖。

但汪兆銘與日方早有默契，近衛聲明發表後，汪兆銘就在河內發表電報響應，這一天是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電報代日韻目爲艷，所以稱爲「艷電」，電報致國民黨中央黨部，要去根據近衛聲明與日本談和。至此，國民黨中央感到忍無可忍，乃於艷電發表後兩日，舉行中央執監委員臨時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幷撤免一切職務。

至此局勢完全明朗，中共中央決定響應，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五日出版的「解放周刊」六十、六十一期合刊，第一篇全文轉載蔣委員長痛斥近衛聲明，幷發表時評，題爲「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

半月十五日中共舉行延安各界抗日討汪大會，推定陳紹禹同張聞天在大會上發言，事先毛澤東就要求討汪大會上連同張君勱一起也討了。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最好能仔細研究一下，汪精衛投敵叛國，張君勱並未投敵，仍然在重慶當國民參政員，討汪大會怎能變而爲討張。」

毛澤東說道：「張君勱遲早會隨汪精衛去的，我們若不先討，將來還要費第二次的事。」

周恩來苦笑道：「主席的預見也許不錯，但目前說出去恐怕不安，法律祇講現在，絕未有論將來的，張君勱將來會不會去追隨汪精衛，是另一回事

怕很多人都不服。

陳紹禹說道：「不論張君勱會不會投敵，但是，他勸我們擱置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看來，比起汪精衛可惡。」

毛澤東說道：「是呀！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非痛予駁斥不可。不過，我的理論水平不夠，希望王明同志痛罵張君勱一頓，爲我黨出一口氣。」

周恩來知道毛澤東又故意撥弄陳紹禹作惡人，但是，也知道陳紹禹少年氣盛，被毛澤東一灌迷湯，頓時就不知所以，也不計後果，自己也不能出言勸阻，祇得聽之。

延安討汪大會在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舉行，陳紹禹發表演講，題目是「舊陰謀與新花樣」，先從近衛說起，罵到汪兆銘頭上，最後話題一轉，找上張君勱，說張君勱與汪精衛關係太密切，張君勱致毛澤東先生的信，與汪精衛的言論太吻合了。

接着張聞天講話，陳紹禹對張君勱的指責雖然語氣凌厲，話裡說得很技巧，張聞天是個笨蛋，一腦子八股腔調，尤其是未當上國民參政員，對參政會裏面有聲望的參議員皆有充份的敵意，所以一提到張君勱就破口大罵道：「對於張君勱一流人，我們應該要求他們公開表示他們堅持對於抗戰國策的態度，……幷在實際行動上表示他們對於民族國家的忠誠，以洗刷他們在政治生命上的罪惡。」

當張聞天在台上又跳又罵時，周恩來在旁邊暗暗叫苦，擔心到重慶見到張君勱無話可說，但此時也不能制止，直等他倆人罵夠了，會議始告結束。

散會後，周恩來就準備動身回重慶，致電政治部長張治中派一架飛機到延安，坐飛機回重慶，臨行時毛澤東親自到機場送行，握手說道：「恩來同志，一切拜托。」

周恩來回到重慶後，先去謁見張治中，報告延安情形。

張治中說道：「恩來兄，貴黨在延安舉行討汪大會，矢言擁護政府，表示得很好，不過，陳紹禹

起許多人憤慨，你回來後要準備有以解釋，我怕許多人會問的。」

周恩來笑道：「那兩個傢伙少不更事，部長也知道，他們個人的言論，如何能代表中共。」

張治中說道：「不過，他確實是以貴黨負責人身份說的話，問題就不這麼簡單，我不管這些事，但君勱見到你一定會問的。你知道總裁見到他都十分客氣，在重慶誰也不招惹他，你們怎麼偏去老虎頭上動土。」

周恩來苦笑道：「我剛才已經向部長報告過，陳，張那兩人少不更事，信口胡柴，當時眾目睽睽之下，我又不能把他拉下來。」

張治中笑道：「恩來兄，全國都知道貴黨最長宣傳，但在兄弟看來，也以人而定，如足下確實了不起，但有些人則不夠格，例如罵張君勱，罵什麼都可以，祇是不能誣他當漢奸，因爲這是立竿見影的事，張君勱會不會當漢奸，全國人都有數，像這宣傳，到底有何好處。」

周恩來一張白臉頓時紅白不定，說道：「希望部長便中向君勱解釋一下，原諒那兩個傢伙無知。」

張治中搖頭道：「你說的太輕鬆了，參政會就等你回來解釋哩，到時恐怕提出質問的還不是君勱一個人，你要先作個準備。」

周恩來當時呆住了，心裏在罵毛澤東搗鬼，撥弄兩個混蛋出面得罪人，要自己出頭受罪。但參政會這一關是躲不掉的，除非不在重慶，想到這裏，突然靈機一動，說道：「有件事要向部長報告，我打算請假回家祭掃先人墳塋。」

張治中睜大眼睛問道：「恩來兄，你說什麼了你要回鄉修墳祭祖。是不是我聽錯了。」

周恩來說道：「我是這樣的說，部長沒有聽錯。」

張治中大笑道：「恩來兄，你簡直同共產黨開玩笑哩——共產黨人還祭祖先。」

江南啼痕錄（七）

惟環顧全校教授、講師、教務處、訓導處、總務等職員、黨、團部的工作人員中，其人選以我最適合，因我曾兩次赴渝，乃識途老馬；且我與日軍作戰，週旋強敵，長逾一年，頗具膽識，應付突發事件，游刃有餘。故秘而不宣，以免逐鹿人多。特着張五遠道前來，召我回去，擔當秘書，並要尅日登程。我二十六歲那一年，辭了和溪鄉的鄉立代校長，以相當程度去投考大學，僥倖取錄了。後來知道校長張香公是叔祖墨芳公的同學，同於光緒末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堂，奉旨賞賜舉人。我乃以故人子侄晉見張香公於邸舍，承其念舊殷殷，垂詢甚切。後來，我以七天的時間，把文史學會組織成功，為張香公所賞識。適教務主任梁寶羅先生調復興關中訓團受訓，教務處需人手協助，張香公特調中央直屬黨部幹事黎志強同學，（張香公任該黨部書記長。）入教務處為教務員——黎志強兄即為前年主審台灣黃豆案，不怕權貴，鐵面無私的法官——而派我接黎志強兄的遺缺。我就以這個黨部的幹事起家，扶搖直上，於民國三十二年便任中央直屬分團主任。在這數年之中，張香公對我信任之專，寄望之切，為我平生第一個感恩知遇的人，也是一手提拔我的恩師。所以，直到今日，我和他老人家通訊時，還尊稱他為恩師。當時妒忌我的人，稱我為張香公下的四大金剛之一，與教務主任、工學院院長、校長室秘書同列。其實，那時我還是青年的小伙子，怎敢妄附本校大員的驥尾。但由此可知張香公對我的過愛。我既承張香公的培植，則赴湯蹈火應所不辭，何況特別垂青，於儕儕多士中，特別要，儘快把十三鄉聯防辦事處的職務交待清楚，當於三五天內趕到張橋，隨同出發。距離開會時間，還有二十多天，總可以依時到達的，張五見我滿口答應，也高高興興的趕回去覆命，我留他看晚粵劇，他也不肯了。

辭職另赴他任

張五走後，我立即吩咐書記發出緊急通告，召開十三鄉鄉長會議，因送文件的路途關係，有些鄉距離三四十華里，因此越宿才能舉行。開會時，我提出因出席教育會議，要趕赴重慶，關於十三鄉聯防辦事處的本兼職務，請另選高明主持，免誤地方的公安。因我曾聲明在先，如果中央團部命令我回去處理團務，或者是本校要我回去協助校務，則我必須辭職。今我要赴渝開會，鄉長們只有維持諾言，另選賢明接充。選舉結果，由我的五祖叔宓然亭接十三鄉聯防辦事處主任委員，六鄉聯防大隊羅大隊長接十三鄉聯防辦事處軍事組長。我即日交待清楚，手續既已了結，翌日，便即遄赴張橋。

到達張橋，便即請示張香公的意見，擬具請政府協助全國大學復員，以扶植戰後教育發展的提案。並搜集一切資料，編成「矻立最前線的大學工作報告。」準備妥當，即束裝就道。我們於九月上旬末首程，乘轎從陸路向尖石、和平進發，當天下午便抵達新興城。先入旅舍安頓行李，洗洗臉。新興為古之興州，在中國地輿誌上很早便有這個名詞。所以，這座古城，雖已拆建馬路，仍保持淳樸的古風。開南派禪宗的六祖，就是原籍新興的龍山。當

，張香公乃偕我到專署拜訪，兩老濶別多年，興州重逢，彼此兩鬢斑白，班荊道故，握手甚歡。王專員並告本校總務長盧仲公亦由春灣到此，寄寓旅舍，擬明晨赴張橋，剛來相訪，回寓不久的。王專員便定是晚假座酒家歡宴我們。香公和我返回旅舍，休休息，換換衣服，便赴宴了。主人和盧仲公已先到，賓主坐定，王專員告知半小時前曾六十四軍軍部通電話，詢問黔桂交通幹線的破壞情形。因赴渝必須經新興赴肇慶，改乘肇梧渡至梧州，再由梧州乘柳州渡至柳城，以後則要全乘黔桂幹線的客車了。所以，必須了解黔桂交通已否恢復。承王專員厚意，先代調查，至感。但據六十四軍軍部答覆：由柳州至獨山的鐵路和公路，曾經破壞，尤其公路的破壞更為徹底，目前一切忙於軍事復員，交通在次，預料必完全修復。因六十四軍於西江大戰的劇烈期中，曾在西江南岸艱苦作戰，轉進至邕寧附近，故桂北研壞的情形，知之較詳。王專員根據這項資料，勸張香公中止赴渝，其理由有三：

㈠黔桂交通未復，到柳州時如果眞是行不得也，則浪費了由此地到柳州的時間，不如利出這段時間計劃自己學校的復員。

㈡聞桂北自兵燹之後，地方不靖，何必冒大險去參加目前還難作重大決定的會議。

㈢不如於復員廣州後，乘飛機逕赴南京，面謁教育部長，報告及請示一切，較為實際。盧仲公亦深有同感，二人齊聲相勸，張香公為之動容。散席後，盧仲公又到我們的旅舍，我們三人再商量行止，結論都以加緊復員廣州為急務。如張香公赴渝，旅途能否暢通，固未可知，萬一至柳州而要折回，則費時失事。且張香公一去，羣龍無首，影响復員工作。於是張香公決定取消赴渝。翌日，我們一行三人，又乘轎返回張橋。

我以參戰連年，置家事於不顧，正好乘辭了十三鄉聯防辦事處的工作，而趁團部還未隨校復員的時間，回鄉一行，處理家事，乃

萬人意見

日本與中共建交後 看今後大勢

龍甲

至少，尼克遜就不會天眞至如此地步，他的尼克遜主義，要點在於支持盟國自衛，而不動用美軍參戰，並不是撤手不管，退回太平洋東岸去。與中共來往是可以的，但要以不損害盟國利益爲前提。

此所以，在宣佈尼克遜主義之後，北越大舉南攻，美海空軍就封鎖和大炸北越，即使冒總統競選會受不利影响，也在所不惜。

此所以，尼克遜儘管自己跑到北京去訪問，但同時卻大舉軍援中華民國，以增強作戰力量。

今天，日本承認中共了；尼克遜將會認爲中華民國的關係更需要加強。

過去以至今天，美國的亞洲政策一直以日本爲重點，美日聯防協定成爲骨幹；但這局勢，明天開始，就會有變化了。

跟着日本承認中共，雙方進入友好關係的蜜月之際，日本就會叫出廢棄美日聯防協定的呼聲，來自在野黨與左派的壓力，將會使日本政府感到不讓步則難於應付，更會使到美國發覺這聯防協定逐漸變質，會感到西太平洋的軍事防禦態勢被逐步的壓縮。

因之，對其他的盟國也就不能不更爲重視，不能不予以更大的支持。

很簡單，日本要走上獨立外交與擺脫美國之路，與美國的距離日增，相對的，美國就要與其他的亞洲盟國關係拉得更緊。

要拉緊的將會是那幾個國家呢？

地理形勢上，它們是西太平洋沿岸的鎖鑰地區，一旦有事，是必爭之地。

太平洋無事的時候又如何呢？就要看它們在經濟發展方面是否爭氣了，它們能夠增加生產，提高購買力，從而成爲一個重要市場，在國際經濟結構中，成爲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環的話，那就更爲增加它的份量。

亦即是：在軍事上固然必爭，經濟上也非爭不可；並非是要負擔的包袱，而是大有價値的資產。

做到這一步的話，有什麼所謂「大勢所趨」這句話！大勢，也非要扭轉過來不可。事在人爲，大勢並非一成不變的。

逐步減少日貨輸入

日本與中共建交後，台北朝野人士的憤怒，有目共睹，當天就立卽宣佈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

此外，還會有什麼進一步的行動報復措施，此外，就不會有什麼了。

若干激烈主張如封鎖台灣海峽，檢查來往日本商船等，相信不會付諸實行；因爲，理論上雖然等於是中華民國又與日本處於戰爭狀態；但在今天國際間「和平共處」的氣氛如此濃厚，實在不宜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逕行採取戰時行動。

謀國不能賭氣，不可以意氣用事。遭受頓挫之餘，更要冷靜；要報復，也不爭在一朝一夕，更不是枝枝節節的做法，不動手則已，一動手，就要擊中要害。

截搜日本來往商輪，可以使日本感到困擾，但未能使它受到吃不消的壓力，徒然使日本對中華民國支持的人士感到不安，未能使親中共派受到打擊，該是很不上算的做法。

要知道，今天的日本，已經成爲國共鬭爭的主要戰場之一；因此，對國府來說，要打擊的目標應該是親中共的日本派系，而不是整個日本；進深一層來說，不僅要更加緊的保持親國府的日本各派系力量，而且要拉攏更多的中立力量，結成聯合陣綫，來對親中共的集團鬭爭。所以，應該避免的是以整個日本爲敵的激烈行動。

貿易方面如何呢？當然也應該避免杯葛友好關係的商社，何必把它們都趕到中共那邊去？

若是日本商社要做中共生意的，當然就不必客氣了。

正如英國保守黨議員索里夫所說，台灣每年從日本入口七億餘美元的商品。這一筆巨大數字，各國都要爭取，英國和香港非要先着其鞭不可；今天這太平無事的時代，出口市場就

是金錢所在，誰人不爭？

基本上，國府老早就認為過份倚賴日本機器和原料的入口，大部分雞蛋放在一隻籃子中，並不是上算的事情，老早就已經打算予以分散了。

但一則日本產品比較便宜，二則距離很近，運費少得多；三則在對中共的「日本爭奪戰」中，這還不失為一張牌，使日本財閥對七億餘美元的市場有一點顧慮。

到形勢惡化了，台北當局就再不遲疑，立即行動，採取削減日貨入口的措施。

在初，還有人懷疑這可能只是姿態而已，但到斷交之後，便再也無可懷疑了；這一張牌已失去作用，何必還姑息呢？

加以日元的再度升値已無可避免，日本商品出口價格勢必上漲，日本貨再也不便宜；購買日本貨的因素又減少一項。

三項因素少了兩項，何必還要偏重日本的入口？

而分散入口市場，對台灣的經濟發展，長遠來說，利多害少。

所以，國府走上這條路，並不完全只是意氣用事的報復措施，應該是早已深思熟慮的結果，到了今天，大好時機，就趁勢施行而已。

從這一角度來看，就可以知道，台灣不會一下子完全斷絕日本商品的輸入，因為那將會一下子把台灣經濟打亂了，配合不上，反而使自己蒙受不必要的損害。

但一步步的減少日本貨的輸入，則是必然的事情，尤其是與親中共派系有關的財閥經營的商社，一定會被

新的入口原料與機器等，會從那裏來呢？大抵，政治與經濟的考慮並重，與國府為友或採取比較友好態度者，當然就會佔便宜得多。

中共的乒乓隊打得好，可以搞乒乓外交。國府經濟發展得好，一步步的可以展開經濟外交。

在現實的國際社會關係中，重視乒乓比賽呢？抑或爭取有利可圖的市場呢？

「革命」不輸出？

田中和周恩來談話，田中擔心共產黨赤化日本，說：「我不喜歡共產黨，請不要向日本輸出革命，……」周恩來答說：「革命不是輸出的，革命是自發的。」

這幾句對話，與第二次大戰時，美國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賀浦金斯與史太林的對話簡直一模一樣。

辛格，也是「總統最親信的特使」，他啣命到莫斯科去，和史太林面談，試探蘇俄在戰後的態度，希望蘇俄不要赤化其他國家。

史太林的答覆也是：「共產主義並不是輸出的。」

他回報到美國去，華府放心得多了。

但二次大戰結束後如何呢？

蘇軍所到之地，共產黨就建立政權，整個東歐以至大半個巴爾幹半島赤化了，北韓也掛上紅旗——假如當年蔣總統也出兵佔領日本九州，而蘇俄也就有機會佔領北海道的話，北海道當然也要赤化了。

今天周恩來對田中也說「不是輸出的」；田中會像當年的羅斯福、賀浦金斯等，同樣的感到放心麼？

中共武裝部隊當然不會到日本去發動革命，但親中共路綫的日本共黨

到中共的支持，來進行革命與奪取政權麼？

今天，中共和蘇俄是決裂到敵對的地步，但二次大戰後，中共對國府進行革命的武裝鬥爭，就是在蘇俄的大力支持之下進行；這一點，蘇俄與中共都不再予以否認——只有當年的美國決策當局，才愚蠢的以為那是國共內戰，美國不宜插手，拒絕予國府以支援。

儘管今天中蘇共決裂了，中國大陸還是赤化了。

今後的中共，不會千方百計來協助親毛派日共爭奪政權麼？不會利用親毛派的日共與左翼勢力來牽制與打擊「不夠合作」的日本政府麼？

田中真是如此相信周恩來的話，當然會提出否定的答案。但周恩來的話，真是如何可信？從毛澤東到周恩來，都說過很多話，但究竟那一句才真正可信呢？例如，毛澤東對田中大讚蔣總統，那些話又如何解釋呢？從大罵為「第一號戰犯」、「蔣匪幫」……到大加讚揚，這種極端相反的說話，究竟那一句才是真的？那一句才可信？

二十年來，香港的共黨報紙，論調也時時不同，意氣風發時是一套，和平共存又是另一套；昨天是敵，厲聲怒目；今天為友，甜言蜜語；到明天，又如何？

昨天，日本才被罵為復興軍國主義，狼子野心！今天，和平共存，杯酒言歡。明天，？？？

田中竟然天真到詢問：「明天，你不會來搞革命吧？我不喜歡共產黨的」。

賀浦金斯等與史太林的交涉經過中，吸取一些經驗呢？

在老毛大讚蔣總統之際，香港共黨報紙不斷刊出靠攏過去的前國府人員的招降文章來；招待田中的宴會席上，很多靠攏人物都出現了，連程思遠也以「知名人士」的銜頭作陪；以往「蔣匪幫殘餘，……」等等字眼不復見了。

為什麼？簡單得很，要搞國共和談；趁日本和它建交之際，又對中華民國展開心現作戰的攻勢。靠攏過來的，都有一官半職，至少也是一知名人士」，有份參加宴會，寬大得很，快點來吧！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他們只是一羣在「狡兔死」後就要「烹的走狗」；打倒劉少奇後，連「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也被「烹」了，何況這一羣只是「開明的國民黨官員」與「識時務的俊傑」。

魔術的把戲玩得太多，有時而窮。當然，對田中之流說來，那還是新鮮有趣的。

毛共作饑餓輸出
受害者大陸同胞
愛祖國切不可用「國貨」

敬愛的萬先生：

諒先生近來工作順利，和心情愉快！

在下因要負擔援救在大陸處於火熱中的親人，近日來連日加班，掙錢滙回資助他們。工作過忙，故無暇給先生寫信以吐我心頭苦水了。

本來我欲將在大陸親身體驗、親兒親聞毛共毒辣狡詐殘害我大陸同胞的諸般鐵的事實，揭發和暴露出來，供我們自由人士知悉的；無奈由於我文化水準太低兼工作過忙，故無法將之一一寫出，殊覺遺憾，可眞抱歉！

不過值此我們自由祖國境處多難之秋，世道迷惘之際，我們居留在香港自由人士應負有拯國救民的職責。在這當兒與國府同心同德生死與共，奮鬬到底、反共到底才有出路。相反的，假若忘記了死在毛共毒手下的親人，以及仍陷鐵幕中受迫害的親人。甚至不顧自己的後果，當上投機取巧分子，替毛共講好話，大力購買大陸貨，不遺餘力充當毛共的應聲蟲，他們的結果，一定是可恥的下場。

在下想居留在自由香港的居民，諒亦有不少是來自大陸，和被毛共逼迫而逃亡來港的，吾人離鄉背井，拋家棄親，試問為的是何因？諒不用說也可想而知。我們的鄉親父老，兄弟姊妹活生生給毛共折磨餓死，甚至無辜被害，想起不幸死去的親人，他們死而不息的陰魂都在呼喚，我們一定要替他們申冤雪恨。但生活在大陸鐵幕裏的兄弟姊妹，被毛共嚴密控制，過着牛馬不如的非人生活，根本失卻自救的能力和機會。因此我們在海外的同胞，應時刻响應自由祖國的號召，準備隨時打回大陸去，解救他們。

假若我們罔顧家鄉親人的死活，只貪圖個人利益，甚至昧着良心，不惜助紂為虐，與虎謀皮，給罪魁禍首做應聲蟲，在下覺得這種人這樣做是極端卑鄙和愚蠢的，因為他們自己的本身，就是毛共所提出的所謂階級敵人、逃亡分子，是毛共淸算鬬爭的對象。假若毛共眞的有朝一日收回香港，難道毛共會特別對他們開恩嗎？對毛共虛存幻想豈不是死落棺材沒蓋蓋了，的確太幼稚了。

就有關購買大陸貨來說，我們作為唾棄毛共暴政，逃亡香港，投奔自由的人，最為淸楚，擺賣在大陸公司裏的一切貨物，都是毛共利用高壓勒索的手法，從大陸的七億五千萬勞苦同胞的身上搾取而得來，毛共之所以對外傾銷出這樣多的貨物，其目的一為掩蔽其外強中乾。二為獲得向各國進行從事滲透、統戰、顚覆活動的經費。三為藉外貿關係從事販毒的罪惡勾當。

在下認為我們居留在海外自由之地的僑民，特別是逃港分子，購買了大陸貨，無形中，就是幫了毛共的大忙，助長了毛共為非作歹的猖獗氣焰，最主要的就是增加了大陸同胞的負擔和苦痛。因為我們如果誤信毛共統戰分子的宣傳謬論「愛祖國用國貨」或是貪便宜，大力購買大陸貨，造成大陸[illegible]

而來？豈不是毛共在大陸向人民搜刮而來。然毛共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多給點人民痛苦又算得了什麼？故我們如果眞的購買大陸貨，那就是喪失了自己的本質和立場！試問居心何忍！

劉均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國慶頌歌（龍舟）

鄭秀堂

普天同慶，遍地笙歌。六十一週年國慶，怪不得叶日暖風和。細想黑暗寰球，經已殘缺破。祇有光明「雙十節」，特別生色采姿多。事關世上公理情誼，經已全冇佐。講到邦交道義，等如盡付江河。財帛可以隨時改換邦交，原不值得一哂唖。貓同老鼠瞓覺，必然鬧出笑話多多。俗語說什麼藤結甚麼瓜，甚麼花結甚麼果。獨有中華氣節，益見光彩巍峨。慶祝國慶聯歡，會員讀者雖則到來百多個。唯是精誠一致，剛強氣魄可頌可歌。秉承着「莊敬自強」，當然唔會錯。最難得雄心壯志，永不消磨。可以燎原，莫輕覷此星星之火。呼喚起海外親朋廣眾，愈聚愈多。更要萬眾一心，定必樓蘭斬破。終有日黃龍直搗，還我錦繡山河。

「萬人協會」簡訊（三七）

近來秘書處由於着手籌備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國慶聯歡聚餐及回國慶祝國慶觀禮團，事務顯得特別繁忙，在人手少的情況下，好幾期簡訊中斷了，特此致歉。

較年青的執委和會員如江灝川、譚昇、黃天翎、朱有全、李崇威、棄左、鄭振楠、李湖銘、馬天等十多人大力協助秘書處工作，使得回國慶祝國慶觀禮團及本會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國慶聚餐聯歡兩事宜均能順利完成。回國觀禮團在岑嘯雷、焦毅夫、尖鋒等執委帶領下一行十多人，九日下午五時二十五分乘坐國泰航空公司**第五五〇號班機飛往台北。同時，本**會暨「萬人雜誌」讀者假本港謝斐道梅江飯店二樓舉行聚餐聯歡，在聯歡會上，旗幟鮮明，國歌莊敬，儀式簡單隆重。先由司儀鄭秀堂宣佈慶祝國慶大會開始，全體肅立，唱國歌。接着，由會務藍海文作簡短握要發言，闡明大會意義，並指出民心歸向，反共復國必勝的道理。全體到會者爲之精神振奮。再接着，由來賓鐘聲慈善社社長劉梅軒先生講話勉勵，並祝會務蒸蒸日上。最後由曾憲光副會長致詞，指出祖國中央和本港各社團對本會之尊重和關注，並握要地報告關於會內經濟情況。會副會長指出：本會目前經濟情況甚爲拮据，並表示：「原本今晚慶祝國慶聚餐餐券每張二十五元，現爲了對會表示一點心意，梅歸本會經費之用」。繼而秉承執委會決議：發售雙十節國慶紀念證章，藉以彌補協會經費不足。在余雲義、陳達科等執委，孫一專會員們踴躍認購帶動下，成績不錯，總共售出證章九十多枚，得欵一千二百〇二元，因財務陳定生前往台北，該欵暫由會務藍海文收存儲入銀行，不日移給財務，以應開支。聚餐時表現一片熱鬧歡樂氣氛。

康樂部轄下足球隊爲本會最活躍的一支勁旅，雖然組織成立時日無多，球技仍嫌幼嫩，但經康樂部朱有全執委及足球隊隊長盧世龍不斷帶動勤學苦練下，球技隨之不斷增進，並會約個別球隊作過相互研磋式的友誼比賽，初勝嶺南中學，首建頭功；再克柴灣電友及皇蜂兩隊足球隊，再樹功勛。

最近與素有小足球悍將稱的沙漠恒星足球隊在麥花臣球場作友誼比賽，結果以一比一踢和，賽後部份球員亦能吸取該隊之精湛球技，增長踢足球經驗和見識。

最近參加本會的莫華和茹歡兩會員，曾來會所與秘書處聯繫。據稱他倆由大陸逃亡來港不久，人地兩疎，難以找得適當職業，迫於生活，暫充打首飾學徒，唯待遇菲微，除食宿外鮮有餘資，抑且每日工時十多句鐘，還規訂學徒約期長達四載，因此入會基金亦無力繳交，雖經萬、會兩會長會員亦了解到會內經費欠缺，問心難安，情願入會經費暫欠，俟日後生活情況好轉然後補交，足見該兩會員對本會有所認識，熱愛協會。在責無旁貸之下，翌日由秘書處鄭秀堂執委先行介紹莫華會員到雜誌讀者余建華君處學習毛衫機織，並得余君悉心教導，指點細緻，短短幾天，已初步掌握生產技術，開始按件計工，生活從此可獲逐步改善。雜誌讀者余建華君昔日亦是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年，因之甚熟悉並同情個中人的苦楚，難得能對本會會員予以愛護幫助，本會甚表謝忱。

萬人會刊迄未創刊，雖然刊出經費早由數人認捐而有了着落，但由於本會大事記重要稿件仍待編繕，仍須稍延時日，短期間內當可面世，出現於各會員及海外僑胞眼前。

自藍海文執委負責會務後，即加緊着手策劃，會務日見生色。有些會員來電建議組織歌唱和國樂合奏練習班或歌唱隊，値以促進會員身心康健，並活躍康樂活動，有關事宜，已請會務部及康樂部卽速週詳考慮，妥善安排，並着手組織。

秘書處供稿

民國六十一年（七二年）十月十二日

中共江山氣數已盡 毛澤東何來接班人

近來世界觀察家和輿論界在盛傳姚文元是毛澤東的唯一接班人，特引用了周恩來答美國報紙編輯的一另話作證，倒像煞有其事似的，因之也成爲一般小市民的茶餘飯後底最好的談話資料，有些據理反駁，有些深信不疑，議論紛紜，莫衷一是。這火頭實起於那些一知半解的所謂「中國通」身上，他們自詡爲博學淵源的「中國通」，不怕得罪一聲，其實就是曚查查，特別對中共本質簡直不通一竅，充其量是痰塞肺眼，信口開河，憑聽取老狐狸一句「有此可能」的答語就作準則，眞是幼稚得可憐亦復可笑，正是差之厘毫，謬之千里，這種應酬式的解答豈止模棱兩可，實情言不由衷或所謂中國通們駁曰：「老鄭，你不記得尼克遜總統訪問大陸，嚼嘗北京塡鴨當兒，老毛不亦會慨嘆吾老矣！讚羨美國佬年壯力強？」給這些中國通前後對比再作引證，更加認爲這張彩票實行中彩，於是大做文章，語驚塵世矣！詎料這種似是而非的假聰明，剛好中了狡詐的老狐狸和老奸巨猾而又異常陰險的毛澤東底陰謀圈套，無條件地替作宣傳的播音筒而不自知自覺，委實令人嘆息。

我們先看看老狐狸周恩來文革後的近作吧！他爲了爭權奪利，不惜敢與掌握實權，擁有四野實力派系的國防部長，又是黨章欽定的承繼接班人，副統帥的林彪抗衡，並把他摔了下

際出頭出面，出力最多，得力最大的還離不開這個老狐狸。他施展外交路綫的政治手腕，順而廢掉一個勁敵，花費不少氣力和甘冒狂風駭浪似的大風險，還不是爲了爭奪這一把凌駕太師椅之上的一把虎皮寶座？到頭來輕輕拱手相讓給稍懂馬列理論卻無軍權實力復無羣眾基礎的書生姚文元，你相信嗎？

再說說毛澤東這一筆吧；傳說姚文元是老毛的女婿，這個半子之靠的承繼接班似乎較爲穩陣了些，然而，卻又是不盡然，按照我國相傳沿俗，女婿終究仍屬外人，莫以爲老毛開口破舊立新，埋口改革，就認爲他的思想和頭腦嶄新，其實在中共整體中表現最復古的就是他一個，試看他的詩詞本子多採用唐宋格式的綫裝書可見一斑。同時，說實在的，姚文元究竟是否眞正的女婿還是一個謎，不難以訛傳訛或是靠估而已，卽使眞的是他底女婿，這個老奸巨猾的外父會輕輕相信這小子能擎得起這千鈞重擔？他自問未喝過一點兒洋墨水，但舊文學和三國、水滸、西遊之類卻日刨夜刨，所謂「魏武揮邊」的曹阿瞞常時自詡，誰不曉得實是他授意那文丑郭沫若屢替曹操翻案這一件事？那管翻來翻去翻不成，然而，種種陰謀狡詐，實比曹操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他不自知會與自己數十年同甘共苦，患難相處，又同一爐灶吃飯成長的朱德、彭德懷、劉少奇等結果也都是貌合神離，一朝反友爲敵？姚文元雖有親情，大概比不上他們相互數十年來稱兄道弟底情義吧！再退一步說，卽使對姚文元肯予以相信，難道他不知這黃毛小子書生孱弱，難敵有着數十年鬪爭經驗的黨朝元老派，和一班較少壯而又擁着派系實力強大的軍人將領們底虎視眈眈？試問叫他這個梟雄又怎能放心下來，唯一可信而又蠻有把握的莫過於他底心愛娘娘江青同志了，莫看她近來好像稍斂鋒芒，滿以爲她修心養性，其實仍是無時無刻地着手培植私人勢力，特別在整個大陸上緊抓着文藝實權，及另外一部分軍人勢力，足以與周恩來對抗爭衡。周恩來在毛澤東有生之日，不無處深積慮，謹愼從事，開口埋口總說另找年輕的接班人，言下之意就是向毛澤東說：「皇上呀！我周恩來對你忠肝義膽，絕無異心，唯天可表」。庶免招惹猜忌，另一方面對美國化敵爲友緩和蘇俄壓力之際，正好擺出老友記的姿態，謹向你們美國佬學習學習，借以鬆懈敵心，一箭三鵰，與之毛澤東對尼克遜總統所說吾老矣如同一轍，實具同樣心腸。所謂「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毛澤東之稔矣，老狐狸何獨不然，不過在毛澤東在生之日，他絕不敢稍動接班人的腦筋是實在的，然而「陳橋兵變」，待之「黃袍加身」的條件目前很自然地成熟了。另一接班人就以江青是夠格，是一個熱門人馬，毛澤東目前不斷找機會豎立她的威信，繼續培養潛在勢力，姚文元祗不過是她的裨將之材，「接班人」實情黃腫腳，毛澤東畢竟已屆風燭殘年了，說不定明天也會溘然長逝，毛澤東一死，屍骨未寒，江周之爭必然一觸卽發，共黨戰亂方興未艾，大陸黎民更苦了！

（鄭秀堂）

國慶叙會感人一幕

萬人傑先生：

我是先生的長期讀者，素仰先先生牛馬集一角，以抒我在今年雙十國慶的感念。

筆者在雙十晚收工後，路經觀塘輔仁街百運茶樓，應朋友之邀，無準備地參加了九龍東區各界慶祝中華民國六十一年雙十國慶大會。參加慶祝的同胞甚眾，擠滿一堂，情甚欣奮。大會由主席團次第演講，叙述辛亥革命經過史實，並勉勵同胞勿爲際此國際逆流而氣餒，應本着蔣總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精神，對付逆勢，並促大會同胞團結一致，爲光復大陸拯救水深火熱的同胞，獻出所有的力量。其後並表演各種遊藝助興節目，均甚精彩，其中青鋒合唱團的演出，更屬感人至深。

該團由男女分別介紹歌曲名稱，並促同胞精誠團結，爲重光大陸而奮鬪。情緒悲憤激昂，大會同胞爲之融恰一致，其中一位女團員講及大陸同胞受共黨那種無人性迫害的悲慘生活，聲淚俱下，使與會同胞不禁觸景追憶，亦爲之潸然流淚，悲憤痛恨！

該合唱團在唱歌中，他們均眼帶淚光，悲憤激昂，該團全體團員年齡均屬二十歲以下，幼小心靈，能辨別是非，痛恨邪惡，其情至所讚佩。筆者深思我們中華民族有此優秀一群，若政府能加以利用，國運實不是困難之事。

慶祝盡歡後回家，終夜爲此感人場面振奮不寐，故作此文，藉以寄懷萬先生，望您盡可能將此文發表，以博海外同胞共鳴！

您的讀者

陳少光啓

以時代哭彈時代曲不恰當

不能把「歌曲本為教化之藝」視為死教條

萬人傑先生：

把時代曲彈為時代哭，大抵是始於年前姚蘇蓉來港獻唱時，因無意得罪了某小報，為該小報特闢專欄，日日向之詆譭。始作俑者，氣出之言，不意引起一些不喜時代曲之人，及一些有心人士，也朦查查地隨聲附和，這是不當之彈。

所謂時代曲，並無一定的範疇，黃梅調曾大出過風頭，一首「郊道」也可以京調唱出；鄭錦昌也可大唱其彈腔鑼聲。舊如「毛毛雨」；新如「[illegible]曲中詞如獨行俠等，都大可大唱特唱。時代曲範疇如此之廣，怎可能盡彈之為時代哭呢？

或曰彈只是那一味尖叫，鬼哭神號之歌，那也不當。此類歌只佔少數，不能代表全部（如前述）。須知歌乃感情的表露，一首歌不是一部小說，不可能有喜怒哀樂等全部感情，只可能表露一種，因此有首歌是喜，有首歌是愁，是完全很正常之事。把個人不喜的少數歌曲，而彈時代曲為時代哭，未免一竹篙打盡一船人；或為某劇情的需要，多采多姿地作出這樣那樣的歌，在自由社會裏的文化界是寶貴的應有現象。但不是凡新歌都好，必須經得起群眾考驗，才能流行，因此年中新歌被淘汰者不少。而流行的屈指可數，正因為沒有專制的政治力量推動，能夠流行的歌，其可取的價值，是有一定的可靠性。

當然，時代曲不是神聖不可侵犯而不能彈，不過只能以個別的某一首歌的內容來彈較為恰當。閣下不喜哀[illegible]的好壞，不能自己認為某一部片不好而全部否定電影也。

歌曲本為教化之藝，未嘗無理，但不能視為金科玉律的死教條，應該指出：只有共黨如此利用為壓制人民思想的寶貴工具，因此左仔對時代曲最無好感，舉凡左報，彈多讚少。利用時代哭彈時代曲，左報最多。不難明白，共黨歌曲，只能為其專制的政治服務，對於歌曲創作者，只能照其「歌功頌德」的框框進行創作，不得稍有含糊。舊有創作，也嚴厲清算而難逃劫運，像田漢之義勇軍進行曲的「詞」，被彈得一戙都冇，而田漢本人也被打落十八層地獄，馬思聰也要帶紙帽遊刑，寫至此，不禁擲筆三嘆！

有冇講錯，請予指正。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蒼廬主李懷蒼

民國三十八年，余於役南京總統府參軍，到差未及一週，首都即告陷落，總統倉促辭廟，余亦狼狽南奔，當時情形，猶歷歷在目也。

(一) 敵兵黑夜渡江臨，已見毛魔叵測心，守將降旗先樹出，軍民士氣盡銷沉。

(二) 元戎坐鎮已難安，咽嗚潮聲鼓角寒，百萬雄師齊捲甲，更無一個據征鞍。

(三) 敵向常州未叩關，軍民猶望凱歌還，眼看神鼎南移日，一抹斜陽照蔣山。

(四) 新亭一慟別神州，老淚縱橫夾汗流，二十餘年空盼望，徒呼在莒老南陬。

聞田中訪華

一覽樓主 楊海天

海東倭寇又西來，百載深仇解不開，遍地生靈淪餓殍，滿天烽火毀樓臺，未寒戰骨傷埋塚，竟逐猴冠笑舉杯，行見中原遭再刼，秋風落日正堪哀。

寄田中角榮

李劍平

田中遺恨禍扶桑，角力爭榮費主張，畢竟害人終害己，徒然稱霸復稱強，太和武道今何在，明治鴻圖業盡荒，寄語東鄰諸小子，八年血債未清償。

國事感懷

初哥

危欄獨倚看斜陽，遠樹籠烟客思傷，太息中原無淨土，桃源何處不沙場。

旭和塌樓

初哥

歸來城廓已全非，細認紅棉不盡欷，昔日崇樓餘瓦礫，斜陽隱隱鷓鴣飛。

偷渡邊防

初哥

叱咤風雲草木兵，扁舟一葉此身輕，須彌海水原難渡，渺渺烟波故國情。

盜賊橫行

初哥

乘機搶掠懼流氓，十室九空氣勢橫，縱有金銀能續命，曾無盜賊肯留情。

句亦好，惟初姓殊不多見，「初哥」二字，恐是化名，本壇詩友，大多眞名實姓，非萬不得已，極少使用化名者，因詩詞爲高級文學，來稿諸人，皆爲飽學知名之士，作品正當，而可公諸大雅，作者姓名，無須隱諱。

緣民國七八年，一羣白話新聖人，高踞學府，妄稱文學革命，破除禮教，打倒孔子，將中國傳統國粹詩文，稱爲「舊文學」，將粗淺不通之文字，美其名曰「新文學」，人性，喜新厭舊，喜易厭難，於是白話不通之詩文，大行其道，最妙者，他們身任教育，利用職權，將中學國文課本，任意更改，選用自己所作之粗淺不通文章，而代替唐宋八大家，厚顏大膽，誤盡蒼生，所以五十年來，中國詩文退化，文章風格，面貌全非。

當時政府執政之人，又是糊塗而無學識者，任由胡幹，不知加以禁止，一時乇義泛濫，邪說橫行，黃色刊物觸目皆是（所謂性史），共產謬論，乘機抄襲而來，禍國殃民，直至今日，伊等自知詩文不妥，身居租界，使用筆名，李四張三，無從查考，萬一獲罪被捕，可以抵賴不認，所以數十年來，筆名大行其道，文人不察，相習成風，並非寫作之人，一定要用筆名者。

或因中共獨裁，不許言論自由，政論詩文容易開罪，一旦使用眞名，大陸家人，恐遭牽累，如此則留姓改名，或留名改姓，大陸若無親屬，又有何慮？實際使用筆名，並不安全，一經調查，立刻可知，鴕鳥埋首沙堆，更易捕捉，去年本壇，對筆名問題，曾經詳細討論，初哥先生，諒未得閱，故重行述之。

中秋翌辰慈母生朝

雪梨林康

佳節倍思親，來朝設悅辰，沐薰虔禱頌，恒月矍精神。

南太平洋初旭

雪梨林康

赤虬珠吐大洋東，萬度光芒射上空，薄雲紗霧飛霞彩，鑽浪晶波逐曉風，北立泰衡高處望，朝陽應是更奇雄。

贈別

双如

一　友人留學美國，折從祖國來港相訪，感極以贈

西方文物熱如湯，深谷幽蘭夜倍香；利劍出從鑪火裏，琢磨卻待靜中忙。

二　小叔留學美國，行前到舍道別，愧無以餞，且賦小言以贈。

功課本來苦，全靠用力固；如何開天地，吾家問盤古。

註：「盤古」第一人意。

由「小叔」二字，得知「双如」是爲女士，且是北方人，香港話中，極少使用「小」字，稱小爲「細」，小孩曰細路仔，或細蚊，稱「下」爲落，下車，曰落車，下樓，曰落樓，双，刀也，双如，即是與刀相似，双姓極少，當然也是化名。

鷓鴣天

山打根 吳湯禮

一　題嚴以敬先生繪二五〇期萬人雜誌封面圖

潤袍說客貌獰猙，社鼠城狐會北京，蘆溝啓釁深遺害，賊性囂張勢縱橫，輕道義，毀寒盟，元戎報德盡違更，狡佞心腸招憤恨，侵華血債永難平。

二　中華兒女血奔騰

東瀛政客一肩承，狗黨狐羣炭與冰，邦交曖昧頻遊說，利祿薰心不足懲，無道義，背盟朋，八年戰禍痛違兢，賊性囂張難抑憤，中華兒女血奔騰。

鷓鴣天與七律平仄相同，三四兩句要對仗，平仄更不可與一二兩句相同，湯禮先生詞好，但平仄有誤，例如袍與溝，客與釁，獰與遺，鼠與性，狐與張，北與縱，均爲同一平仄，請參看前期鄙人評南暝叟鷓鴣天，便知分曉。不再贅言，壇主。

萬人雜誌

（第二六二期）



孵不出來便啄出來？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第二六二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二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中共對日妥協的秘密

共產黨人有一不可救藥的毛病，那便是沒有固定的是非標準。昨天還是毛的親密戰友，今天就變成罪惡滔天的賣國賊了；再如對日本，到今年年初還在大罵日本自民黨進行復活軍國主義，可是七月間田中內閣上台之後，立刻換了一副面孔，立刻不再提軍國主義了，九月田中前往訪問，受到盛大歡迎，對資本主義國家首腦從未有這樣熱烈。致使田中暈浪，在晚宴致詞時，竟胡言亂道，對八十年來的侵畧中國，竟說「爲中國添了很多痲煩」，周恩來不但不當場反駁，還領頭鼓掌喝采。田中回國之際，中共還發動數千穿花衣裳的少女載歌載舞，熱烈歡送。

無奈田中太不識趣，訪問中共之後回國第一砲，是召開國防會議，通過了「第四次防衞計劃」（所謂「四次防」），是佐藤內閣時代防衞廳長中曾根康弘所擬定的，被周恩來指爲復活軍國主義的鐵證。日本的軍力在世界上原屬第十一位，依照這個新計劃將躍至第七位，比戰前的軍力還要強大。可是中共竟粒聲不出，裝聾作啞。不但此也，並且大事招待日本資本家和政客，十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會堂」筵開四十桌，慶祝什麼「中日友好」！

千萬下放青年的壓力

中共爲什麼突然對日本人這樣低心下氣呢？論者說是爲了對付蘇聯。問題有這麼簡單嗎？據知日蘇方面合作開發西伯利亞，訂下五十年的合作計劃，中共拉攏日本人，在對付蘇聯上有什麼好處呢？實在看不出來。而且筆者就不相信蘇聯眞的會大舉進攻中共，試看中蘇共的「友好同盟條約」迄未廢除就是一個證據。雙方在邊境對峙緊張則有，如說全面開戰，可能性少之又少，因此毛澤東號召大陸各城市掘壕備戰，勞民傷財，不過是發神經罷了。

那麼中共爲什麼對日本人前踞後恭呢？筆者認爲是要借重日本的技術和資本來發展工業。發展工業爲什麼這樣急呢？這可從一件事上見出端倪。

八月間日本的農業代表團，在河北省寶坻縣史各莊人民公社參觀時，該社賓家橋大隊革委會主任侯某答覆詢問時說，大陸各省的下放青年約有五百萬人，經本港某一研究機構考證顯然謊報軍情，實際數字起碼有一千萬。而且人數越來越多。以往海外人士單純的認爲，中共下放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只是一種政治迫害，現在發現了另一個原因，那就是無法安插這麼多的知識分子就業。這種情況在文革之前已經發生，除了下放之外，在各部門膨脹人事盡量容納，經文革的「精兵簡政」改革，失業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例如「國務院」原有六萬幹部，現在縮減爲一萬人，其餘五萬餘人，四萬人分發到各省市工作，一萬仍在「五・七幹校」中等候機會。中央機構的高官尙且如此，何況是才從學校出來的後生小子呢？除了下放到農村安家落戶還有什麼辦法？

下放青年十二人逃淸光

除非將中學及大專學校全部關閉，否則畢業即失業，結果只有下放。而下放的知識青年也不斷的反抗，鬧事。他們搞怠工，藉口去看醫生，有了溜回城市，在家長「解衣推食」（因逃職者無糧票、布票）掩護下做黑人、做扒手；再不就向海外逃亡。例如惠陽某一生產大隊，下放知識青年十二人，十一人逃亡海外，一人溜回廣州。

因爲知識分子就業問題日益嚴重，再無辦法解決，它將解決中共，所以才手忙腳亂，大事發展工業。而發展工業要技術和資本。提到資本和技術還是「美帝」第一，「美帝附庸」日本也不錯。尼克遜和田中相繼被邀請訪問，這是一個重大理由。

有人可能不相信，北方有句土話：「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新聞以外



兩個超大共產國家明爭暗鬭
蘇聯包圍中共接近完成

萬人傑

中蘇邊境，蘇聯屯兵四十九個師；南面控制了印度、孟加拉；北越、泰國在拉攏中；東面海岸線有中共的死敵台灣。杜爾斯的圍堵政策，由蘇聯執行了。中共降價求取日本建交，是要在圍堵中打開一個透氣的小小洞口。

中蘇邊境屯兵四十九師

部署在中蘇邊界的龐大蘇聯軍隊，始終是中共最大的威脅。綜合各方面消息，在這七千哩長的邊界上，蘇聯武裝部隊又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軍事設施也逐漸加強中。不過，直到目前，蘇聯軍隊還沒有立即採取軍事行動的跡象，相信，蘇聯屯重兵於邊境，防衛作用大於攻侵。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蘇共的一項重要會議中，認定中共是蘇聯安全的最大威脅，於是決定在中蘇邊境加強防衛。從那時起，邊界蘇軍即告連年激增。今年九月間有三師機械化火箭部隊從歐洲調到中亞細亞，於是，中蘇邊界的駐軍，增至四十九師。

一九六六年這條邊界只有十師蘇軍；一九六七年增到十五師；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發生後，增加了一倍，共達三十個師。

按照蘇聯陸軍的常規編制，每師爲一萬人，那麼，四十九個師就有四十九萬人了。不過，據倫敦戰略研究院的消息，中蘇邊境上的蘇軍雖有四十九個師的番號，卻不足四十九萬人，因爲有些只有番號而無部隊，有幾個師則只有一千名直屬師部的部隊，在戰略要點設立師部，可以隨時擴充到一萬人，但目前卻並未擴充。

防衛作用多於進攻

在中蘇邊界駐紮的四十九師蘇軍，其中有十五

餘的都是機械化步兵師，大約有半數兵員不足。

爲了直到目前尚未擴充足額，因此英國戰略研究院認爲蘇軍暫無採取行動的準備。代表蘇聯軍方的「紅星報」在一九六九年蘇聯與中共關係最緊張之時，曾經公開討論在東方作戰的戰略和戰術問題。有人認爲，一旦在東方作戰，將無可避免的是一場長期膠着的艱苦戰鬬；也有部分紅軍領袖認爲，在核子突襲之下，可以一舉而使敵人屈服。

目前，「紅星報」已絕口不再談這問題，觀察家認爲，這顯然是前一派的觀點佔了上風，所以不斷在邊境增兵，不打算依賴核子突襲以取勝。

他們也認識到，如果和中共作戰，很可能犯了美國在越南的同樣錯誤，弄到泥足深陷，因此，未有充分準備及十足把握之前，不會輕舉妄動。邊界上大軍屯集，防衛的作用大於發動戰爭，因此，雖然近來來自倫敦及東歐各國首都的消息，都說蘇聯「突然」加強了中蘇邊境的軍事設施，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姿態，用以答覆中共與日本「修好」的。

人棄我取的圍堵政策

目前蘇聯着重的，實際是對中共的圍堵政策。

斯提出的，可是他死後這個構思也早被美國決策者揚棄；鴿派得勢後，圍堵更被視爲戰爭販子的所爲，連提都沒人敢提。

但料不到杜爾斯的主張卻被蘇聯頭頭「人棄我取」，目前，蘇聯對中共的圍堵政策，正逐步完成。中共當然不會甘於被圍，因此也極力進行反圍堵。中蘇共之間，互相鬭法，正如捉圍棋一般，各出奇謀。這項鬭爭，已日趨白熱化。

莫斯科已在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支、泰國、菲律賓等地佈下棋子；中共不惜犧牲釣魚台的主權，拉攏日本，目的之一是要突破蘇聯的圍堵。內幕消息說，中共默許美國留駐軍力於台灣，也是爲了反圍堵，如果台灣在蘇聯勢力下，比之在美國控制下對中共更加不利，因此中共已不再要求美國撤退台灣海峽的第七艦隊，也不再叫嚣美軍退出台灣——事實上，除了顧問人員外，台灣可說並無美軍。

中共是否可以突破蘇聯的圍堵，就須看周恩來的棋藝是否高明過莫斯科的棋手了。

印度成圍堵重點

現在，讓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蘇聯在中共週圍的圍堵部署已得到了怎樣的成就。

在印度方面，蘇聯可說佔盡上風。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衝突，印度吃了中共一記悶棍，恨在心頭，投向蘇聯懷抱，最大目的是對中共報復。

拉獨立戰爭等，蘇聯一直站在印度一邊，蘇印便結成「不可分割，牢不可破」的關係。

自從去年簽訂蘇印友好同盟條約後，蘇聯的新式武器源源供應印度，現在印度的陸、海、空三軍裝備已全部俄式，和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衝突時的軍力已大不相同。這情形看在中共眼裏，自然心知肚明，其目的絕非在防巴，巴基斯坦在一戰中，弱點畢呈，決非印度敵手，印度殺鷄也用不着牛刀，他這柄牛刀當然是準備用來殺牛的，這頭巨大的牛就是中共。

蘇聯這麼慷慨協助印度整軍經武，決不是單純爲了印度的「安全」，更大的目的是使印度成爲蘇聯圍堵中共的一個重點，在目前來說，這重點的確已成爲中共的巨大威脅。

孟加拉與巴基斯坦

脫離巴基斯坦而獨立的孟加拉，是由蘇聯扶植的，不消說，是蘇聯控制下的一個國家。

中共從開始就對孟加拉採取敵視態度，到目前，中共仍未加以承認，並且使用否決權，阻止孟加拉入聯合國；也爲了這事，孟加拉對中共憎恨愈深，更向蘇聯一面倒，於是孟加拉又成爲蘇聯圍堵中共的有效的基地。孟加拉第一港口吉大港現已成爲蘇聯印度洋艦隊和太平洋艦隊的聯絡站，也是包圍中國海岸的蘇聯艦隊的南方基地。

巴基斯坦本來是中共的馬仔，但印巴之戰，敗在印度手中，不免埋怨中共未加援手，只有口頭支持，因此布圖也走蘇聯路線，蘇聯知道巴基斯坦仍用爲圍堵中共的一環，因此沒有讓印度把他打到翻不得身。最近邀請布圖訪問莫斯科，並大舉援巴，可見蘇聯是盡力爭取巴基斯坦的，爭取的目的，無非爲了完成對中共的包圍圈，不使留下缺口罷了。

同時，蘇聯也不敢把全部注碼押在印度身上，萬一印度新政府上台，改變了親蘇政策，演出一幕埃及沙達的把戲。拉攏了巴基斯坦，遇到這情勢，可以利用它來牽制印度。

印支短兵相接

唯一「情勢未明」的地區是印度支那半島，蘇聯與中共的圍堵與反圍堵，正在短兵相接鬬爭中。

蘇聯乘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引起北越猜疑的機會，向北越大澆冷灶。北越在軍備與武器上依賴蘇聯方面愈來愈多，也就使中共對北越的影响力愈來愈減。

蘇聯對印支的政策是要將印支三國結成一個由北越領導的聯邦，使之成爲圍堵中共的南方屏障。中共的政策則要使印支出現四個貧弱的共產國家，保持他們間的矛盾，以便容易受到中共控制，並不支持南北越統一。

因此，在北平有北越大使館，也有越南南方臨時政府的大使館。蘇聯不承認越共是一個獨立組織，因此在莫斯科只有北越大使館而沒有越南南方的越共大使館，這一點，是蘇聯與中共對越南政策參商的地方。

很明顯的，中共要使南北越分裂永久化，這一點，當然會使北越更加傾向蘇聯。北越拚死作戰，正爲了統一全越，將他們的勢力伸展到南方；並不爲什麼共產主義的革命而作戰。因此，北越的領導階層在共產兩頭頭中，越來越傾向蘇聯，其理在此。

兩個共產超級大國在印支的鬬爭，都不過爲了本身利益，何嘗是什麼「民族解放」？那不過是拿來做招牌的廢話！

兩強之間的弱小

如所週知，泰國雖不是共產國家，但在泰國北部和東北部各省，共產黨游擊隊非常活躍。這些游擊隊直接受北越指揮及支援，北越在泰國造成這亂局，顯然在減少美軍對北越的壓力。譬如泰共游擊隊破壞美軍在泰的機場等，是要使美機不能利用泰國作基地，對北越進行轟炸。

爲了美國態度的轉變，使到泰國當局對美國是否會長期履行協防在東南亞的義務產生懷疑，因此對中共、蘇聯這兩個共產超大國頻送秋波，以防萬乓球隊啦、貿易團啦，頻頻到北平訪問，一反過去「堅決反共」的立場。

爲此，泰國又成爲蘇聯與中共圍堵與反圍堵的鬬爭重點。泰國一方面派乜乜訪問團、物物代表團訪平；另方面，泰國航空公司最近開闢了一條由曼谷到斯德哥爾摩的航線，以蘇聯的塔什干與莫斯科爲中途站。

泰國官方人士私下裏表示，和中蘇共勾搭是「迫不得已」。因爲他們摸不清尼克遜的意圖，躭心他有一天要退出亞洲，不得不與強隣妥協。但又怕受到中共控制，只好又借蘇聯之力，約束中共在泰國的擴展，在兩強之間的弱小，可眞爲難極了！

一個透氣的小小洞口

菲律賓的情形和泰差不多，過去，菲律賓從不和任何共產國家來往，但由於美國態度轉變，菲律賓爲了本身打算，也只好改變過去的政策。

目前，菲律賓已和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共產國家互派大使；同時，還將與捷克、波蘭、阿爾巴尼亞等國建交；馬可斯的妻舅率領的高級代表團，分訪了北平、莫斯科，這一切，和泰國的行動，同出一轍。

不過，近來菲律賓由於中共背後支持的「人民軍」大舉作亂，弄到馬可斯宣佈戒嚴，才應付得過去，因而對中共也就冷了下來。這個機會，蘇聯當然不會放過，最近頻頻派出貿易大員和塔斯社記者到馬尼拉活動，不消說，和他們的圍堵中共構想大有關連。他們正積極地暗中活動，爭取和菲律賓建交，完成這個圍堵的環節。

目前大勢：大陸的北面西面，與蘇聯接壤，有四十九師大軍駐屯。南面的包圍圈已成完成或接近完成。東面海岸線，距離大陸最近的是台灣，台灣在任何情勢下都不可能與中共合作。

只有稍遠一點的日本，最近日本和中共建交，可能成爲蘇聯包圍圈一個小小的漏洞，中共爲了這一個小洞口，付出國土作代價，看來，蘇聯也非減價爭取日本不可！

回歸是誤會，離開，才是了解！

一個歸僑在祖國十九年的感受

·醒悟·

我原是馬來西亞華僑，於一九五三年回到故鄉，在祖國生活了十九年。今天我榮幸地離開了她。回憶在祖國的十九年生活，眞令人痛心和失望，請允許我將十九年來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簡要地介紹於世，免得被罵爲「社會主義的逃兵」！也令世人特別是海外僑胞勿再上當受騙。

一個說謊世界

誘導人們講假話，正是培養兩面派的好辦法。大陸中國確實具有這種特性。他們凡事都以「階級鬥爭爲綱」，作爲驅使人們講假話而達到其治國治民之目的。就以毛澤東的「指示」：「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爲例吧，按其旨意，「凡是來自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就要聞風而動，雷厲風行」。全國各工廠、礦山、企業立即掀起了一場「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改革風」。改來改去，改得生產大幅度下降（包括產品數量和質量）。工人的福利也被當作是劉少奇的「物質刺激」給剝奪了。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被指責爲「洋奴」和「爬行主義」。在一片胡作非爲的「改革」聲中，難道人們心裏不清楚這是一種破壞生產的行爲嗎？而且也是抹殺工人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然而，在討論會上、批判會上及大字報中，卻看到另一種情形，人人對這場「改革」深表「擁護」、「緊跟」、「照辦」，甚至高呼「好得很」云云。而在私下裏卻牢騷滿腹和失望。在宿舍有一位青年工人面對毛澤東肖像鄭重其事申述：「毛主席啊毛主席，生產搞糟了我都不傷心，因爲國家有的是錢，我每月賺三十幾元錢，還要撫養老母，本來就不夠用，如今又把獎金給取消掉，眞叫我怎麼辦啊？你老人家最關心羣眾生活，就請你老人家關照關照我們這些窮哥兒們吧。」這一玩笑竟引起一陣哄堂大笑！笑者之中也有「五好」戰士哩。

有一位剛直不阿的青年同我談心，恍然大悟地道出了他的心聲。其實這已是所有成年人的處世哲學罷了。他感慨地告訴我：「過去我太蠢了，凡事愛講話，而且竟講實話，結果被視爲落後分子，現在我明白了，對事物最好不要有任何己見，人云亦云最吃香，至於對國家對事業有無損失，根本用不着我替古

內部的觀點，除了阿爾巴尼亞和我們之外，全世界一百多國家的領導者都在被打倒之列。朝鮮和越南（北越）的領導反帝不反修，當然也是『修』了。照此提法，打擊面實在大得驚人，這不符合毛主席的策略和政策思想。退而言之，就算提得正確，我們有這麼大的力量嗎？話音剛落，便受到羣起而攻之，個個忿忿然地指摘我，你的這種思想太危險了，嚴格地說是右派言論！是叫帝修反嚇破了膽，對自己的力量和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的反映，若不懸崖勒馬，一旦蘇修打了進來，你就會搖白旗充當『維持會』。如此苦頭我吃得太多了，後來我向羣眾學習，果然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有一次聽『形勢報告』，報告者大講特講『蘇聯』經濟危機深重，市場商品奇缺，質量低劣，民不聊生，整個政權似乎就要垮台，而我們卻蒸蒸日上，市場繁榮，物價穩定，今年什麼都是大豐收云云。照例是會後討論一番，我也鸚鵡學舌而且是無病呻吟一番，並表示深信報告會之內容乃千眞萬確！果然我的發言迎來了好評，稱贊我『學習毛澤東思想有了進步』、是『活學活用的結果』！我的天啊，願上帝饒恕我說假話……爲了生存，不得不這樣做。」

若問這種說假話的風從哪裏來？來自領導層的政治需要，其號令多如牛毛，而且是朝令夕改，但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爲了達到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請看他們每每要驅使百姓去「擁護」其措施，總是有一套獨特的動員公式，這套公式至今我可以背誦如下：「同志們，這是一項戰鬥任務，是毛主席的又一偉大的戰略部署，持什麼態度正是考驗你對毛主席的感情，『緊跟』不『緊跟』是個立場問題。階級敵人一定要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甚至會公開跳出來，我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教導，階級敵人膽敢破壞和搗亂，一定把他們揪出來鬥倒鬥臭，再踏上千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忠不忠？看行動……。」而每當他們的措施失敗了，他們決沒有過理屈詞窮的時刻，比如說「清理階級隊伍」本來是一場政治大陷害，經歷過的人們心裏最清楚了，鬧得烏烟瘴氣，害了幾百萬個無辜者，逼死了成千上萬的可憐者，弄得不可收拾。再看看他們是怎麼總結的：「同志們，我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清理了階級伍隊，現在階級陣線比較分明了，清出了一批叛徒，特務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清掉了埋在我們隊伍中的定時炸彈，這就大大地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

怕得要命，證明我們做得對幹得好，本來嘛，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同志們，你們說對不對啊？」「對！」回答聲眞是如雷貫耳。「堅決鎭壓一切階級敵人！」「淸理階級隊伍就是好，好得很！」的呼喊聲此起彼落。「同志們，我們不僅革了資產階級的命，挖了劉少奇的毒根子，在這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鬬爭中，還出現了不積極分子……。」

錯的也是對的，對的就更正確，這是他們的邏輯，他們永遠不會違背這條歪理的，爲了他們的統治，他們不但要欺騙自己，同時更需要百姓也跟着自欺，否則，一旦讓人家把眞話說出來，那個天不就要塌下來了嗎？嗚呼，「說謊世界萬歲！」

說別人「不好」，能收到自己「好」的效果嗎？

利用一切手段「教育」，妄圖說服百姓們接受他們的領導，進而相信他們，永遠跟着他們走下去，這是大陸又一獨創。但效果如何？令人置疑。

在我敍述下列所見所聞之前，我要客觀地指出，在「中華民國」時期，大陸的百姓是如何生活，我沒有經歷過，故沒有發言權。今日台灣的百姓又是如何生活，我還沒有機會去遊歷一番，仍無發言權。但至少我還是了解一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百姓生活得比大陸的百姓幸福得多。「憶苦思甜」或「憶苦思權」據說是教育百姓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大陸的每一個人都必需而且是經常要參加的政治活動，請一位「苦大仇深」的人作報告（即憶苦）。我參加這種聚會的次數至今已無法統計了，對所謂的「萬惡的舊社會進行控訴」，而所有「憶苦」者昔日所遭受境遇，均如出一轍，可稱爲「異曲同工」，如挨餓，給地主打活，賣兒賣女，逃債，逃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等，並且斷言，在所謂的舊社會裏工人農民的遭遇家家戶戶均如此，再加上「放眼世界」的胸懷，進一步告訴與會者，當今台灣同胞，蘇聯人民，美國人民和亞、非、拉人民正過着水深火熱的悲慘生活，「我們一定記住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類沒有獲得解放……」。

我的天啊，我怎麽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至今爲止，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一名普通工人的月薪就比大陸一名工程師的入息還要高；在香港的一名技術工人的收入等於大陸一名部長級的大幹部的工資，如果世界上的工人和農民了解了「解放」後的生活意味着失掉一切的話，一定會對那些高歌要「解放全人類」的大救星們說：「你活着也讓別人活着吧！」

說實在的，大陸當局自己還解決不了百姓的低工資問題，君不知有多少家庭在祈望過着小康人家的生活，但他們卻越來越失望，當局不給加薪反而叫他們「突出政治」。要知道政治是不能下炊的，君不知，當年許多華僑年幼無知投奔祖國大陸，而今爲何又爭先恐後地離開祖國？就連大陸人爲什麽也紛紛偸

華僑的心涼了

祖國富強（權且不提是否眞富強），華僑有份；華僑愛國，祖國光彩。曾幾何時，海外僑胞爭先恐後地將子女送往大陸深造，鬧得當局接應不暇，眞似乎人心所向。一旦定居下來，均感「後悔莫及」啊。生活貧困，政治上受歧視，一提到「華僑」就有海外聯繫，有海外聯繫就是不可靠，公安機關往往通過秘密方式進行監視，原因是「特務嫌疑」。

這場文化大革命澈底地使華僑的心涼了。請看下列事實：華僑被打成反革命爲數不少。有一位泰國歸僑女靑年，被當成資產階級臭小姐進行百般地汚辱人格，把她剃光頭髮，胸前掛着「資產階級臭小姐」的黑牌，押解遊街示眾。有一位印尼歸僑，生活所迫，賣掉歸國所帶自行車、照相機、手錶，結果被當成投機倒把犯，由街道管制，除挨鬬之外，罰他每天掃大街。另一位印尼歸僑向當局申請出國，遭拒絕後，寫信給印尼居住之父母，並表示不滿意，結果被判刑十年勞動改造。就連做過大陸中僑委主任李鐵民之子及子媳也難幸免，其罪名是「特務」，一個判死刑已立即執行，另一個判無期徒刑，留下兩個孤兒至今下落不明。我認識一個在某系統工作的印尼歸僑，被疑爲「特務」，竟毫無根據地由所在單位的「保衛科」押了起來，召開鬬爭會，逼他承認特務身份的口供，並強迫他勞動改造，如此折磨達七個月之久。老少一家人歸國的華僑更加悲慘。我在某市房產管理局，親眼見到一家六口人的印尼歸僑，向當局申請住房，該機構人員不給予理睬，適時正値寒冬天氣，剛從熱帶歸來本已十分懼寒，如今爲了無住房，竟讓其一家人在庭院中受凍，而所謂「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國家幹部，卻在室內取暖，並談笑風生，若無其事！可憐的一家之主，竟當眾老淚縱橫，陷於絕境。

有些在僑居地乃是知名人士，當他們歸國之後有何前程呢？有一位緬甸仰光華僑歸國前曾在仰光充任大陸在緬甸開設之銀行主任職務，服務多年，極受重用，當緬甸發生排華事件時，這位主任連同一家，回到祖國的懷抱，一家人被拒絕在北京報戶口，住房也被刁難，後通過向外交部交涉，才勉強安置下來，隨之而來是收入少得難以度日。文化大革命被下放農村進行改造。一位從印尼歸國的婦女界知名人士，歸國後被打入冷宮的滋味令她無法容忍，據說她正申請重返印尼。至於一大批從印度和印尼接回國的華僑，統統被安置在「國營華僑農場」裏，據說他們曾集體行動向當局申請重返僑居地，爲了弄到出國旅費，竟公開拍賣身旁僅有物品，可見他們的決心是很大的。（當局就是以不發給旅費作爲刁難出國的華僑，甚至連離職金都被無理地剝奪了！）

華僑投資眞受到保護嗎？只是一種騙局。已故的胡文虎先生在大陸的財產不是被無理地沒收了嗎？理由是什麽呢？胡先生被定爲「官僚資產階級」，所以要收歸國有。東南亞的許多華僑雖然沒有被定爲「新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投資且是受當局鼓勵的，現在還不是沒收了？

可以說海外僑胞的心是被祖國的無情弄涼了，已由「人心所向」轉為「人心相背」了，這並非我的政治上的偏見。請看事實吧，昔日歸國風行，今日已絕迹了，相反，卻紛紛外逃。

近來還有一種怪現象，海外父母思念已歸國子女，紛紛去大陸探子，每當年邁的父母不遠萬里來到大陸，見到闊別的子女，竟然弄得貧病交加，無不抱頭痛哭，傷心已極，據說葉劍英在不久前曾在內部查詢，近年來為何歸僑越來越少？公安部感到申請出國的華僑竟蜂湧而來，據說向毛澤東請示「是不是階級鬬爭的新動向？」被解散的「中僑委」也改頭換面加強了三十幾位專門人員處理華僑事務。但是華僑的心還能夠暖起來嗎？

無辜的犧牲品

我回到祖國屈指已十九個春天，並和當地的一名小姐結婚。有三個孩子，我們以為可以共同建立一個幸福的小家庭。誰知，憑我們努力始終也改變不了我們家庭的經濟狀況，我和我的愛妻終於失掉了信心，依她的觀點是：「同樣受苦，又何必拖着你也跟我受苦？我們還是離開好，我願意犧牲愛情，默祝你早日遠走高飛，只要你能擺脫這種漫無盡頭的苦境從而獲得幸福，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怎能忍心丟下自己的親人呢？但現實生活逼得我走投無路。我的妻子見我猶豫不決，幾次三番向我傾吐肺腑之言，於是我們終於含悲地分開了。我的家被無情的現實生活殘酷地摧毀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感受到的最大痛苦與不平！然而，我們的悲劇的眞實面目卻從來不准也不敢披露過，唯有把它埋在心中，直至今日我重返自由世界從而實現了我的妻子的心願，雖然，她和三個幼子的下落不明，但將令我終身地懷念着她們。我終於壓抑不住心中的悲憤，勇敢地把我們的不幸披露於世，我初步意識到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已經拿我作為犧牲品了！但是犧牲品若尚未澈底犧牲，他們是不肯就此罷休的。

自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之間，我兩次遭受到野蠻的「羣眾專政」！一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罪證是對社會主義不滿，留戀資本主義，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被監禁歷時半年。另一次被打成五一六陰謀集團的反革命分子，罪狀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極為嚴重的極左思潮，造了無產階級的反，秘密地參加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又再次被監禁十三個月。在被監禁期間，我彷彿回到了歷史上的商朝的奴隸生活，任意汚辱和毆打我，胸前掛上一塊大黑牌寫上我的「反革命」身份，早晚和飯前要在毛澤東肖像前彎九十度的腰低頭請罪，口中必須唸唸有詞。我確實不明白東方大陸為何要強迫百姓信奉這種奇特的宗教。然後強迫我勞動改造，後來竟押解我替他們挖防空洞，越是危險的土質就故意叫我去挖，果然我身經兩次塌方，雖然命不該絕沒被活埋，但時至今日身上傷患仍在疼痛中。每到夜幕降臨，他們不顧我一天之勞累，還要坐二至三小時的「噴氣機」，召開大中小型會議鬬爭我，白日押解我的打手們休息去了，更換了値夜的打手，他們更加兇殘，輪番戰術不叫我睡覺，說什麼我的罪狀還一天。他們充當了反面教員，教育我應該如何去追求和捍衛自由的人生！我身在曹營心在漢十九年之後，今日終於重睹光明，我回到了自由世界的懷抱，我深信自由世界的捍衛者能夠伸出友誼之手拉我乘上時代的列車。

為歷史作證

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有是矛盾。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決劉的矛盾，並沒有計劃打倒劉，毛心裏很清楚劉的實力，只要劉放棄同毛分庭抗禮，一切就算了結。另一方面毛又急於安排後事，挑選繼承者，毛確實看中了林彪，而林的確懷有極大的野心，一面對毛吹捧得無與倫比，一面借機將劉一棍子打死，但曾遭到周恩來、鄧小平、陳毅、李先念、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譚震林等元老派的抵抗，這種秘密鬬爭毛是站在林一派的立場，竟然聽信林把除了周以外的所有元老派打成「二月逆流」翻案妖風的主謀者。林得手如此之順利，不能不歸功於江青，她一直充當了打倒劉和打敗周派的急先鋒，從陳毅的許多言論中可以說明江青是被元老派所恨之人。當毛發現受了林的騙時已晚矣，劉已被打倒並公諸於世了，毛為了選林當繼承人也將所有的「老將」得罪夠了。至此，毛在林的問題上弄得眾叛親離。林雖然爬了上去，但還不算眞正的九千九百歲，因為周還握有大權，必須將周除掉。林為此做了許多計謀害周，但都未能成功。後來改變了主意，爭當國家主席職務，想以國家主席之地位壓周，以此先達到九千九百歲境地，坐待當「萬歲」就為期不遠了。毛是看出了這一點，首次和林發生衝突，直至發展到你死我活的大搏鬬，林雖粉身碎骨於外蒙的溫都爾漢，他的同謀黃、吳、李、邱也已被捕（葉羣是同林一起喪命的）。但此次爭鬬之後是毛林派兩敗俱傷，周則漁翁得利。現在完全可以說毛要受周的左右了，但周仍然要打着毛的旗號行事。至此，是毛當政二十二年來第一次在全中國人民心目中威信掃地！林是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結果毛竟上當受騙，說也怪，昔日不是講「毛澤東思想是政治上的顯微鏡和望遠鏡」、「是暴露

李約

中共職業學生滲入劍橋

一位倫敦來客說，英國現在有一種很奇特的情況，那就是研究中共問題的人日多，而其認識大都很膚淺，更不幸的是這些對中共問題認識膚淺的人中，卻有不少是英國學術界中知名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李約瑟，他是劍橋大學一個學院的院長，在英國學術界的地位要高過費正清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而盲目傾向中共政權的態度，則較費正清有過之而無不及。

英國有一個所謂「中英瞭解協會」是中共對英國文化界作統戰的工具，英國教育文化界中的親共分子，大都與這個協會有關，許多英國文教界人士去大陸訪問，也都由其安排，而李約瑟就是這個協會的會長。

奉勸「走馬觀花者」

最近有些知名人士去大陸遊一趟，便誇誇其談所謂「訪華觀感」，竟不惜充當了欺騙世人的吹鼓手，可悲至極！外國人在大陸看到的和接觸到的究竟是眞是僞，我不準備寫得太多，僅舉一例足以拆穿西洋鏡。尼克遜總統訪問大陸前後，大陸當局有何表現？首先指令百姓，凡是有關「打倒美帝國主義」的標語要一律洗刷去，特别是北京城，所有街市的房屋門窗油刷一番，弄得人們無法理解，正如有一個老大媽所言：「房管局從來就是收房租積極，這次竟捨得破財，看樣子，尼克松一定是個貴客。」另外「爲了毛主席的安全」在尼克遜訪問其間，下令全國鐵路局，停止發售開往北京的車票，北京的小偷盜匪流氓等凡是認爲不可靠的公民，一律由所在派出所居委會把這些人集中起來辦學習班，不準他們外出，學校延長上課時間，中午不准學生外出和回家，機關工廠延長上工時間，通知工人和職員不要隨便請假，沒有事就回家，不要出門，全市治安大爲加強，除便衣人員外還從各部門抽調上十萬的政工人員，分爲三人一組，分散在各種公共汽車電車上，凡是遇到乘客中有打架罵人，這些政工人員有權立即逮捕他們，直至尼克遜離開後方予釋放。無事可做的家庭婦女被分配日夜輪班站崗放哨，爲了讓貴客得出「中國的治安很好」的錯誤結論，眞忙壞了成千上萬的人！爲了不叫貴客看到賣苦力的三輪車夫，全市三輪車夫停止出車，集中起來開會學習；爲了說明「市場繁榮」，通知百姓不到市場搶購東西，此時奇缺多年的商品竟充滿市場，當然尼克遜一走了，這些商品也就再也看不到了。爲了說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當尼克遜遊覽「萬里長城」，許多特殊的遊客（那一天根本沒有遊客）自帶照相機和半導體，顯示他（她）們的美好生活，誰知尼克遜剛剛遊覽回去，這些遊客的照相機和半導也就隨之繳了回去。尼克遜夫人參觀北京兒童醫院，更是新聞疊出，冷氣機是臨時安裝的，病房的窗帘是臨時拉上去的，潔淨的房屋是重新粉刷的，病房一點也不擁擠，病童極少，要知道已經事先將百分之八十的病童遷到醫院後面，搞了個臨時住院部，尼克遜夫人當然就看不到了，醫務人員的服裝是臨時發放的，用畢需交回。果然，尼克遜夫人一離開醫院，冷氣機拆除了，窗帘收起來了，病童增多了，工作隊收回去了，一切如故。諸如此類奇聞比比皆是，但竟被那些自稱眼見爲實的先生們「歌功頌德」一番，本人奉勸一聲：别再自欺欺人了。

再說幾句話

本人材粗學淺，所寫材料，言詞不順，語無論次，其唯一之可取之處，內容眞實。謹望讀者，從生活的道路去思考，去了解大陸同胞的眞實生活及他們的願望，並把你現實的生活與之比較一番，你將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並告知海外僑胞，凡昔日送兒送女去大陸委實大錯而特錯，無異令自己的骨肉去受苦受難，望速設法營救他們。

的費正清

進一步討好中共，常對中華民國有敵意，橫施攻擊。不幸，國內報紙的副刊上還常有捧他的文章，這是不值得的，雖然他是英國一個著名的學人。

親中共多爲私益與偏見

英國文教界中像李約瑟這樣的人頗爲不少，就是在牛津劍橋兩大學中，李約瑟也不是唯一的親共分子。今春清華大學教授王企祥博士來英訪問，曾有機會接觸到牛津劍橋的若干教授。事後他對朋友說，這兩校教授中對中國有興趣者不少，但大都缺乏認識，存有親共的偏見。所謂漢學家，爲了想去一次北平，提高其在校內地位，不惜歪曲事實，爲中共作應聲蟲。有些學校的漢學部門並爲親共分子把持，例如里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設有一中國研究部，研究中國問題，並教授中國語言，規模之大非其他英國大學中文系所能比，然因爲創始人是著名的美國親共分子拉鐵摩爾，所以親共的色彩也特别濃厚，他們所用教材和研究資料，大都由中共供應。

現實政治與商業國家

學術界的情形如此，新聞界中所謂中共問題專家的態度也都大同小異。他們也許不如約瑟名氣大，但也都各有其社會地位，這些學術文化界中的專家有人著書，有人寫文章，有人在廣播或電視上演講。在自由中國人看來，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可以說淺薄而又荒謬，有些人顯然是受了中共的好處，在爲中共作宣傳。

這種情勢的出現，自然與現實政治情勢有關，英國是一個商業國家，只重利害，雖學術文化界中人也難例外，他們見到中共盤據大陸，便以爲中共能代表中國。

中共利用英人作統戰

另一個原因是中共的統戰活動，中共在英國作統戰並不直接出面，而是由親共的英國人代爲遊說和活動，一般英國人看不到中共統戰活動的痕跡，只知道有若干英國人特别親中共，而不知中共是有計劃和有組織的在幕後策動，這是中共在海外的一貫作風，値得注意。

英國目前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雖然膚淺，但因爲只有這一種意見，而沒有另一種相反的意見來對其加以駁斥，於是這些膚淺和荒謬的看法，在一般英國人看來，似乎都是很正確的了，這實在是自由世界的一大損失。

英國文教界中不是完全沒有對中國共產黨有認識的人，但這些人沒有組織，沒有力量，全是屬於沉默的大衆，偶而有一二人出面說實話，便會立即受到極親中共分子的圍攻，寡不敵衆，最後只有重歸沉默。（特稿）

國營傳播媒介鼓勵外國的暴力主義；報紙的編輯方針贊成政治暴行。現在，暴行也在他們自己國內發生了……。

和平安定得不耐煩了！

瑞典政治暴行日增

今年八月，十五名極端危險的犯人在監獄工場裏自製鑰匙和繩梯，越獄而走以後，瑞典當局自然感到憂慮了，立刻採取預防措施，保護銀行和郵局，南斯拉夫在斯德哥爾摩的大使館也得到軍警的保護，因爲在這十五名逃犯之中，有兩名科羅人（Croats）他們在四月間曾刺殺南斯拉夫駐瑞典大使，這一事件使人注意到瑞典生活中外人比較不知道的一方面——有政治動機的暴行正在增加。

當然，我們最近也見過比瑞典更壞的政治暴行——拉丁美洲的杜柏馬洛、巴勒斯坦的費達因（Fedayin 游擊隊）和愛爾蘭的流血鬬爭，但是，瑞典傲然保守中立，一百五十年來未受戰禍，國富民康，在這裏發生這種政治暴行是令人驚恐的，這種政治暴行之不斷增加，或許與瑞典國營無綫電和電視台之過份宣揚政治罪行有關，例如，瑞典廣播極力鼓吹北愛爾蘭鬬爭中「愛爾蘭人的立場」，黑豹（Black Panthers）們也被描寫成美國黑人眞正的代表，只因身受不平而行暴報復，歐洲唯一的黑豹辦事處就設在瑞典，共有工作人員十四名。

今年七月，美國駐瑞典大使，著名的黑人教育家霍蘭博士卸任的時候，臨別的一句話就是：「就我所知，我是在歐洲——包括蘇俄在內——唯一日夜需要保鏢的美國大使。」他和他家屬的生命會經受到威脅，在旅行的時候，常有人向霍蘭投擲鷄蛋和石子，出外講演，他需要大批警察的保護，有一次，他在瑞典南部扶輪社餐會上講演，反美羣眾向他示威，五百名警察合力攔阻，才沒有出事。

雖然美國機關、人員和房舍受到最多有政治動機的暴力攻擊，別的國家也未能全部倖免，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南非的新聞和觀光事業機關，雖然晝夜有人守衛，仍被丟進炸彈，打破窗子，越南新聞處被炸並被用油漆塗抹了三次，不得不選移到

瑞典的極左翼份子於一九六八年開始採取暴力的路綫，當時他們用石子和排泄物攻擊警察和瑞典羅德西亞網球賽的運動，這些左派份子內部起了分裂鬬爭，暴行更繼續增加，佔領斯德哥爾摩大學生宿舍之後，有一羣自稱「叛徒」的人出現了，他們組成小組來研究毛澤東的著作，並想法倣做紅衛兵的行動。

毛派共產份子（比正式的親莫斯科共產黨更左傾）又分成兩派，有一派認爲它自己比另一派更富眞正的革命精神，它的領袖建築工人寶德曾經對政治暴動的計劃加以說明，他說：「爲了瑞典的社會主義革命，武裝的力量是絕對需要的」。

有人問他是否要鼓吹違抗瑞典的法律，被他指定爲未來犧牲者的人，如果要告他，他是否有些害怕，他的回答是：「那有的話，革命就會受到阻礙，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無人敢帶我們上法庭。」

同時，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他們繼續提倡「正當的政治暴動」、「火花」說：「總有一天我們會將老板們抓起來拋到河裏去。」更革命的「無產階級」已經指明第一批革命的對象，包括許多部長和左傾的首相派爾墨，一個反極權團體民主聯盟已被特別指爲「敵人和革命對象

共行爲將遭遇到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的革命暴力，他們並說這種階級仇恨的力量是無法衡量的。

像瑞典這種因社會政治的安定而著名的國家內，有這樣狠毒的階級仇恨和暴力實在是很難理解的。反美暴動主要地是因越戰問題而起，五月間，在嚴密警衛之下，仍有人將燃燒彈丟進哥特堡的美國新聞處辦公室，一所電影院放映有關越戰的影片時，四百多人舉行示威，有限的幾位觀眾需要一百五十名警察的保護放映了三天之後，電影院內發生爆炸，好幾個人受了傷，有任何反共示威的地方，那些左傾的要求「和平」者立刻就用桿棒，鐵管和腳踏車鏈子發動攻擊。

瑞典無綫電和電視廣播一向對用暴力來矯正社會和政治的不平予以戲劇化、浪漫化，瑞典無綫電廣播中曾經稱美國警察爲「法西斯蒂猪玀」，以斯德哥爾摩爲基地的「黑豹」組織的領袖罵美國駐瑞典大使「法西斯蒂黑猪」，瑞典英美學校的英國兒童曾經被瑞典電台請去作「歌劇」錄音，給他們吃了麵包牛乳之後，就要這些孩子們在錄音高呼「依恩史密斯」（Ian Smith）是壞蛋。

最近午報一位記者在報導中指出愛爾蘭共和軍（IRA）活動若干比較殘忍的方面，該報不予登載，該報編輯對他說：「因爲該報的編輯於針是贊成適當的政治暴行的」。婦女週刊推舉安琪拉戴維斯爲「一九七二年婦女」，（去年該雜誌所推舉的是德福琳。

瑞典人對別國的政治暴行一向有點幸災樂禍的樣子，他們鼓吹非洲解放運動，捐欵幫助「黑豹」組織和愛爾蘭共和軍，現在這種暴行也在他們自己國內發生了，很多瑞典人對利用「適當的政治暴力」作爲改造社會的工具所抱着的那種羅曼蒂克觀念，大概需要重新考慮了。

（資料室）



反・導・彈・飛・彈・條・約

吉拉德・史密斯作

本文作者吉拉德・史密斯，曾任美國國務卿特別助理，主持原子、太空及裁軍事務，又任政策計劃部主任。他在任武器控制及裁軍署主任時，先後出席在赫爾辛基及維也納舉行之限制戰略武器協定談判。中共曾一再抨擊美、蘇這項協定。

首先，我想簡單地談談反導彈飛彈條約及限制戰畧性進攻武器臨時協定——這兩項協議中的基本條文。我要談談基本的承諾和它們的影响，並且回答一些問題。

先談反導彈飛彈條約。這是個長期與有限制性的協議，在對兩項協議的共同優點作現實估計時，它的影响非常重要。

該條約規定了一般性的承擔，即不建立全國範圍的反導彈防衛，也不提供這種防衛所需的基地。有某些特別條文補助這一般性的承擔。根據一般的和特定的承擔，美蘇兩國事實上同意不廣泛佈署防禦飛彈裝置來考驗對於飛彈阻遏力量是否有效。這意指我們所保全的阻遏用飛彈力量的穿透力，肯定可以保存。我認爲這對人們在美國遭受最初進擊後情形如何的關注，有直接影响，只要我們維持足夠而且能保全的報復力量，又有新的保證使它們保有穿透能力，我以爲任何想作「最初進擊」的企圖，都是不可想像的行動。我相信對美國的安全說來，這是很重要的發展。

新條約只許可安置小規模的反導彈，因此在戰畧性武器競爭中，會打破攻防的作用與反作用的螺旋發展，反導彈飛彈限制，增加了我們雙方報復性進攻飛彈的阻遏價值。從長久看，我們能以較小成本獲得更大的阻遏力量。

由於反導彈飛彈所定的水平很低，將來兩國應能同意進攻武器方面互相減削，而並不損及戰畧上的平衡安定。兩國同意許可的反導彈飛彈體系，在條約的第三欵中有所規定。雙方各能備有兩個反導彈飛彈複合基地，一個設在越洲導向飛彈地區中，一個用以保衛全國司令總部。這些複合基地在若干方面受到限制——地理上的限制，反導彈發揮發射器及飛彈數目（每一複合基地中可以有一百個）上的限制，以及反導彈飛彈雷達方面特定的限制。

兩種反導彈飛彈的佈署目的不同。在越洲飛彈地區中的反導彈基地，係對越洲導向飛彈提供一些保護，在國都方面的反導彈基地，可以保護全國司令總部，使它不受意外及未受命令而發射的小數量飛彈的襲擊，和一九七一年美蘇就減少核子戰爭爆發危機採取必要措施問題所訂定的協議的基本目的相符。此外還有增長警報時間的好處。警報時間之延長，使司令當局有機會判斷來襲的是否大規模的進攻。

該約中的其它條欵，補充了第三欵的基本規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反導彈飛彈雷達所規定的限制。在反導彈飛彈系統發展的初期中，反導彈飛彈雷達是緊張和複雜的談判中長期討論的問題，對某些反導彈飛彈雷達裝置佈署，也有一些限制，以免它們被用作反導彈系統中的組成部份。

對反導彈系統還有三項重大素質上的限制，是反導彈飛彈能力的進一步的限制。雙方同意不發展、不試驗、也不佈置一次能發射一個以上的阻擊飛彈的反導彈飛彈發射器，也不改裝任何發射器而使它們具有這種發射能力，同時還同意不發展、不試驗、也不佈置自動、半自動或者其它同樣迅速的反導彈飛彈系統。以海上、空中、太空爲基地，以及在陸上採用流

更重要的是雙方同意在該條約未修訂前，任何以現在技術不同的物理學原理爲根據而發展的未來型反導彈飛彈系統，一律不得佈置。

爲了進一步加強禁止建立全國範圍的反導彈飛彈防衛工事，還有很重要的一套素質限制規定就是處理改進地對空飛彈問題的條文。雙方同意把同系統，諸如防空系統或者其有關部份，加以改變或進行試驗，以求作反導彈飛彈之用的工作，應予停止。這是關於杜絕非反導彈飛彈具有反導彈飛彈性能的一般承諾的一部份。由於我知道已經有人在本委員會中對美國監視證實的技術手段作過證言，我不必再表示我們有充分信心來測錄證實此等協議的義務是否切實履行。我們不會先制定限制，然後再回頭看我們的技術是否足供證實之用。我們是根據我國證實技術方法能力如何來制定限制事項的。關於兩國如何證實的技術方法，有一項清楚條文規定不得干涉。例如，這一條文可以規定不得干擾該條約中用作證實工作用的人造衛星，條約中還規定不得應用隱藏方法來妨碍對方證實技術方法的效能。由於這兩項規定，世界變成更加開放的地區。該條約成立的常設顧問委員會，將在正規的基礎上定期考慮條約執行情況，包括對各種非難問題的考慮。在美蘇限制軍備的安排中，這是一個重大的新發展，該委員會還要考慮如何增加該條約的生命力的建議。我們期望在限制戰畧武器談判的第二階段中，如何成立這一委員會成爲優先處理的事務。

越南停火

最近半月來，當前「世界第一策士」基辛格在巴黎、西貢、華盛頓三處奔波，加之美國下月（十一）即要舉行大選，因此，舉世皆推測美國大選前越戰可能獲致停火，不意停火內容首先由河內方面公佈出來，本港報紙有關此項消息來自三大通訊社，法新社由河內發出，合眾社自西貢發出，美聯社自香港發出，雖然同是九點協議，但其中亦不無差別。爲了對此問題作一深刻研究，特將三間通訊社消息作一比較，法新社消息在河內發出，合眾社自西貢發出，美聯社自香港發出，故排列秩序也以法新社、合眾社、美聯社爲序。

一、美國尊重越南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一如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所承認者爲然。

(一)正如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所承認一樣，美國承認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及領土完整。

(1)美國要尊重越南的獨立、主權、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

二、包括整個南越的停火協議一經簽署後廿四小時內，美國即停止各項軍事活動以及停止轟炸北越及封鎖北越的港口。美國和她的盟國軍隊將在六十天內進行撤走。南越兩方面——西貢政權及國家解放陣線——將不能補充戰爭物資除非毀壞的物資則例外，同時不能向任何顧問請求援助。

(二)條約簽訂後廿四小時，南越實施停火，美國轟炸及對北越的佈雷也須終止，自南越撤走美軍及「外國」軍隊，南越境內禁止有外國軍隊或顧問，並禁止運新武器到南越，除非代替那些被損壞者。

(2)美國要停止所有對北越的轟炸，和在北越水域佈雷的行動。在簽署該項和平協議的廿四小時後，在南越所有地區的停火行動將會立即生效，而美國及其他盟國的部隊要在六十日之內，全部撤離南越。

三、雙方有關主角，將與美國撤軍同時進行交換他們的戰俘。

(三)釋放所有戰俘，與美軍的撤退同時實施。

(3)在簽署該項和平協議後，雙方釋放戰俘的行動將會立即展開。

「協調及國家團結」。一個稱爲「國事調解團結」的全國委員會機構行將組成，集合三方面的人物，以便將臨時革命政府和協議內的南越共和國的政府的提議付諸行動，再籌備普選。

(四)在國際監督下在南越實行「自由與民主」的選舉。設置三派組成的「國家和解和協會委員會」的一個聯合政府，監督停火，復員軍隊，並籌組選舉。

(4)在停火期內，目前存在南越的兩個政府（南越政府和越共）將會互將展開談判，討論有關舉行大選。選舉一個全國聯合政府的事宜，這兩個政府還會互相討論有關對方的軍隊的遣散及裁減問題。

五、越南的重組綏靖計劃將由「和平方法」迅速實現。

(五)「透過和平途徑逐步」統一越南。

(5)南北越雙方統一的問題，將會以「和平的方法」，來使它逐步實現。

六、儘快設立一個四方面組成的「軍事聯絡委員會」和一個兩方面組成的軍事委員會，同時又組織一個國際控制和監視委員會。協議簽署後三十天，又將召開一項國際性會議，去選出越南保證人。

(六)設置南越、越共、北越及美國組成的一個軍事委員會；及設立由越共及南越組成的軍事委員會，設立國際委員會（職責沒有說明，顯然是爲了監督停火），在卅天內召開一個國際「保證會議」。

(6)在停火後設立一個國際軍事控制與監督委員會，負責控制和監督的任務，而一個討論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將會在簽署該項和平協議之後的三十日內舉行。

七、寮國和

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協定去解決。

(七)共同尊重高棉及寮國的國家權利，不得干涉這兩個國家的事務，所有軍隊須自高棉與寮國撤退，高棉與寮國必須解決自己的事務。

承認高棉寮國的主權和中立。美國將終止在寮國和高棉境內所有的軍事活動，撤離所有在該等國家內的駐軍，並且不要再將軍隊或武器運送到該等國家。

八、促進北越和美國新關係的委員會將會組織起來，去協助「安撫戰爭受傷者和建起戰後的一個越南」及「中南半島民主共和國」。

(八)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與美國之間的一個新平等和互利的關係。」美國將協助北越從事戰後的建設，及協助「對整個印度支那」的戰後重建。

(8)戰爭的結束，將會創造美國與北越建交的條件，建交後，美國將會負責重建戰後的北越及其他中南半島國家的任務。

九、北越外長和美國國務卿下次在十月卅一日在巴黎簽署這項協定後，即告生效。

(九)條約一經簽字便即生效，各方面並須「嚴格遵守」，簽約有二個時間表：第一個由北越提議，美於十月十八日停炸，而條約在十月廿四日可在巴黎簽訂。第二個程序由美國提出要求，它願於十月廿二日停炸，到十月三十日可簽約（日期皆是按西半球的日期，由於國際換日線的關係在越南須算遲一日）。

(9)這項和平協議，將會在美國與北越雙方簽署後立即生效。

這九項條文，三家通訊社所發佈消息，差別較大的是第四項，最成問題的二、四、七三項，最豈理的是第九項。茲分別述之。

第四項，法新社與合眾社消息都說停火後有一個「委員會」成立，此委員會顯然是處於越南政府及越南越共政府之上的聯合政府，但美聯社消息則不同。基辛格本人在華盛頓也聲明此是由於英越語互譯出問題，所謂「委員會」只是一個行政機構而非聯合政府。

成問題的三項：先說第二項，規定停戰二十四小時以內美機要停止轟炸北越及各港口，美國停止軍事活動，停火六十日內美國及其盟國軍隊要全部撤走，南越政府不得補充戰爭物資[illegible]。看了這項條文

意扶植南越共黨，硬說在南越作戰的是民軍（指南越共黨游擊隊）。照這項規定美國單方面停炸，撤退，北越沒有任何相應行動，似此條件，何必基辛格去辛苦談判，美國當局只有說一句撤退越南，就可以解決，越共軍決不致於在美軍撤退時追擊。

第四項，在南越組成一個委員會，要容納三方面的人，三方面是指南越政府，南越共黨及中立人士，中立人士究竟指的那些人，未見公佈，但可以斷言是反南越政府的人士，決非反越共人士，如此一來，南越現政府在委員會中就處於一對二的少數，不待聯合政府組成，也就被越共吞沒了。

目前越南領土在政府控制下達百分之九十，人口比率更高，越共盤據地不到十分之一，且多是叢林之區，人口更少，所謂臨時政府「首都」究竟在何處，舉世不知，十足是個幽靈政權，竟然與合法政府分庭抗禮，且取得多數，美國此種作風，確使人難以理解。

第七項：又是要美國自寮國、高棉撤兵，不得援助兩國，但北越是否撤兵，又不提及。寮國還勉強有個蘇發努馮領導的寮共，雖然完全受北越控制，畢竟還會這麼一撮人，至於高棉則完全是受北越侵略，在高棉境內與政府軍作戰的全是北越軍，毛幫所支持的「柬埔寨團結政府」一撮人皆在北平。所以要實現寮、高和平，不是美國給現政府援助的問題，而是北越軍撤退的問題，只要北越軍撤離，馬上兩國就可以恢復和平。此種情況正如強盜打刼，法官反責隣居不該多事援救，眞不知從何說起。

至於第九項，三家通訊社文字相同，即是和平協議由美國與北越雙方簽字，完全不提南越政府，北越自有權代表南越共黨，但美國怎麼可以代表南越政府，基辛格本來就崇拜強權政治，但把強權政治發揮到如此程度，自難怪東南亞弱小國家寒心了。大概由於阮文紹總統堅決反對，又加上美國國內右派人士抨擊，基辛格在華盛頓發表聲明，已經改口說停火協定一定要南越政府簽字了。

照目前情況看，越戰可能暫時得到停火，但照這樣條件勢必要斷送了中南半島。美國介入越戰，自是一項義舉，如果說二十世紀無義戰，則中國抗戰之外，要以美國援韓援越之戰稱得起義戰，美國援韓尙說為了保衛日本，保衛日本本土的安全，至於越南，同美國實在沾不上半點關係，美國在越南既無經濟上利益，亦無政治上需要，援越只是為了拯救一千多萬不願受奴役的人，動機良好，立場公正，值得讚美，可惜為德不卒，未能貫徹初衷。

辛格

岳騫

詹森總統不能徹底解決北越，確有其難處，因為當時正值俄毛分裂，美國夢想數十年，要離間俄毛關係，總算達到了願望，如果美國大舉討伐北越，派兵在海防登陸，固然可以一鼓解決越戰，但是俄毛迫於「大義」，勢必要合而援助越共，此一巨大代價，美國確實付不起，因此，詹森總統不能不忍痛在越南打一場不求勝的戰爭，最後更不得不放棄競選總統，其處境之苦值得同情與諒解。

今日的尼克遜總統情況則完全不同，自從尼克遜去了一趟北平，繼之而來的日毛勾結，使俄毛之間不可能重合，不論美國對越共政權採取何種行動，諒毛蘇皆不可團結一致援越。再根據目前毛幫態度看，毛幫決心扶植南越共黨的影子政權與河內越共政權分庭抗禮，則毛幫勿寧希望美國能予越共政權以致命打擊。故尼克遜此舉實在難以使人原諒。

由越南停火的屈辱條件，筆者對基辛格此人引起懷疑。基辛格的政治理想是勢力均衡的強權政治，他希望把美蘇對峙的情況改為四個甚至五個勢力的均衡局面，此項理想是否正確，要待事實證明，但在基辛格逐步推行中的美國外交政策卻有兩項特徵。一是增加共黨政權在國際上的威望，一是削弱了美國與盟友的關係，使美國逐漸走向孤立主義。兩項情況合在一起看，實在是為共產主義征服世界鋪路，雖然這要一個很長的歲月，也許不是基辛格

基辛格過去的作風，一直扶植毛幫，打擊在亞洲的自由國家，當時筆者尙認為是猶太人的陰謀，因為全世界猶太人不論入了那一國籍，其本身仍是一個整體，猶太人有一個基本看法，要使美國全力支持以色列，必須使美國在其他方面尤其在遠東抽身，要使美國在東南亞抽出兵力，就非同毛幫和解不可。因此，所以在美國有勢力的猶太人，都變成了親毛分子，重要者有紐約時報老板塞茨柏克，一貫反中華民國，凡是有害於中華民國的事，紐約時報無不攘臂爭先。基辛格也是猶太血統的美籍德人，當然要努力維護猶太人的利益，最初，筆者的想法只到此為止。但是，到了這次基辛格對越政策公佈之後，不能不更向高層想一想，懷疑是共產黨的整個計劃一部份了。

二次大戰期間，共產國際有兩個成功的間諜，直到今天仍很少人知，一個是中日開戰的首相近衛文麿的機要秘書尾崎，他不但將日本對華對蘇政策全部報告史達林，更秉承共產國際指示擴大中日戰爭，有名的近衛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聲明，據說就出於此人之手。

另一個是德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西塞羅，他利用日本人崇拜德國人的心理（日文稱德國為獨乙，即獨一無二之意），通過德國駐日大使奧圖，竊取了許多重要情報，而且能左右日本軍事行動，當德蘇戰爭打得最激烈時，史達林想把遠東紅軍調去西線作戰，又怕日本突然對西伯利亞發動襲擊，就命令在日本特務機關調查日本軍方眞正意圖，結果得到報告，日本不可能立時對西伯利亞發動攻勢，於是史達林調了東線紅軍加入西線作戰，穩定了莫斯科的形勢，最後日本不得不向南洋發動攻勢，結果二次大戰獲得勝利果實的只有蘇聯。

如果基辛格眞是這種人物，則世界尤其是遠東，黑色的日子尙未到來，亞洲各國非想法自救不可，尤其是共黨威脅最大的中韓越菲泰，更應當團結起來，萬不可二三其德，自亂陣腳，。韓國目前的談判，泰國向毛幫示好，都是埋葬自己的行動，為基辛格所竊笑。

黑手黨橫行意大利

王恩

鎮長被暗殺

意大利西西里島上的黑手黨，本來是當地反抗法律秩序的秘密團體，後來　漸發展爲一個組織龐大的黑社會幫派，不但爲非作歹、勒索綁架、搶刼暗殺，而且多年來就官盜互相勾結，影响政治、控制政府，成爲西西里島上一個強大的幕後王國。任何政府官員或商賈名流，如果不爲黑手黨所喜歡，或侵犯了黑手黨的利益，就要大禍臨頭，莫名其妙地被殺死或失踪。任何市長、鎮長或其他官員，如果被黑手黨認爲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或阻碍了他們的行動，至少要被迫辭職，政府也沒有他們的辦法。

舉例來說，一九五七年，甘波里爾鎮的基督教民主黨鎮長巴斯奎·阿默里哥主張在當地修建一座水壩，可以協助農民擺脫窮困的生活，本來是一種德政。但是這一來卻毁壞了由當地黑手黨頭子萬民·沙哥所主持的水利專權的勾當。阿默里哥鎮長還反對沙哥要求加入基督教民主黨的申請。如此，阿默里哥寫了一個緊急備忘錄，將黑手黨的恐嚇以及那些可能殺害他的黑手黨員的名字，都詳詳細細地列出來，呈獻給基督教民主黨商談。不久，阿默里哥卻發現被人暗殺，身上有一百十四個子彈傷口，十分可怖，手段也極殘酷，更加奇怪的時，他所寫成的備忘錄，並沒有轉交黨的領導人那裏，更不用說公開發表了。謀殺他的兇手，實際上就是黑手黨的頭子沙哥，反而被吸收進入基督教民主黨，而成爲一個重要的領導人。幾年來，他雖然也被控謀殺罪名而被提交審判，但法庭還是聲稱因缺乏證據無罪釋放。當然，那一座水壩也沒有修建起來。

影响根深蒂固

這個事件雖然發生在十五年前，並不是現在已經不發生這種情況了。例如，幾星期前，西西里西部的卡坦尼斯達鎮的基督教民主黨鎮長也對記者發表談話說，黑手黨曾恐嚇他，如果他不辭職，就要把他殺害，他被迫只有屈服。在當地，沒有一個人對這種事件感到驚奇，也沒有人鼓勵他堅持鬪爭，

近年來，西西里島上沒有多少政治家被黑手黨殺害，這是因爲他們沒有做過可能被殺害的事，所以未遭受黑手黨的毒手。這也並不等於說，黑手黨的勢力減弱了。黑手黨無形的影响，還是根深蒂固的。今年夏天，羅馬組成了一個以安德碁狄爲首的新內閣，被邀請參加於內閣的要員當中，有一位西西里島上最有勢力的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吉奧凡尼·喬雅，現在內閣中擔任郵電部部長。喬雅在不久前，曾經向西西里島首府巴勒莫市長維托·西安施朱湛辭職，因爲人民對他提出一大堆意見。國會反黑手黨小組曾調查到，維托是巴勒莫市黑手黨建築壟斷組織的朋友、保護者，也可能是其中的一個股東。更且，反黑手黨小組調查到的事實證明，正是喬雅本人收到一九五七年被殺害的阿默里哥鎮長的求救備忘錄，然後把它丟入字紙簍裏去。

內閣亦有黑手黨人

安德碁狄總理的新內閣，另外有一個閣員，也是西西里島上的基督教民主黨第二位最有權勢的人物沙華多·林馬。林馬現在擔任羅馬政府的財政部助理部長，他曾經擔任過巴勒莫市長，爲期七年。正是在他擔任市長期間，巴勒莫市被黑手黨謀殺的案件，達到每週有兩起的高峯。黑手黨在市內經營一個建築幫會，壟斷一切建築業，一夜之間就可以致富。林馬擔任巴勒莫市長最初四年間，市當局所發出的建築准證，有百分之八十歸四個臭名昭著的人，他們都是和黑手黨有關係。林馬雖然發誓說他從來沒有在黑手黨勢力下屈服，也對這些建築准證無關，但是財政部調查人員瓜地亞向反黑手黨小組所提出的報告指出，黑手黨的一個頭子安東尼奧·拉巴貝拉，又曾在一九五八年積極地爲林馬的競選出力。拉巴貝拉據說就是上述四個獲得百分之八十建築准證的幕後人物。這樣看起來，林馬和黑手黨也有關連了。

政府無能爲力

另外，反黑手黨小組的報告書指出，黑手黨的

此如何，報告書聲稱，在林息擔任巴勒莫市長時，黑手黨最活躍，在政府中的滲透也最深入。

意大利政府在過去十年來，也在爲撲滅黑手黨的工作做了一些貢獻。例如，國會設立了一個反黑手黨小組，通過兩次反黑手黨法律，舉行過三次對黑手黨頭子的審判，也把數千名的黑手黨員逮捕起來，或置於警察的監視中。但總是無法徹底消滅黑手黨在政府中的黑暗勢力，今天，如果黑手黨要求某個市長或鎮長辭職，沒有一個敢反抗，更沒有政府官員敢於公開站出來反對黑手黨的勾當。

現在，就有一些曾經被黑手黨小組調查過的人，也能擠身於羅馬的最高領導層裏面。在前任范勞民總理的幹部中，有三分之一是西西里人，他們在基督教民主黨內部卻是很有權勢的黑手黨人員。現任安德晷狄總理，也十分依重那位西西里島的權威人物林馬。基督教民主黨內捐欵黨員當中，五個人當中有一個是西西里島人，僅巴勒莫市，就有四萬五千人，可見黑手黨勢力之強大。

可以影响選票

黑手黨可以影响西西里島的選票，這也不是秘密了。在西西里島西部四個黑手黨勢力十分強大的省份內，只要黑手黨支持，經選人發表一次演說後，必定當選。甚至，有一個被選到議會的基督教民主黨黨員，從來沒有向議會發表過一次演說，更沒有在羅馬的國會中開過口。換過來說，如果是一個十分能幹的競選者，如果沒有獲得黑手黨的支持，也是很難當選的。

意大利本上的壓力，對西西里島也很大，有時不免把黑手黨人要逮捕起來，提交審判，然後流放到荒島上。但是，中央政府尙無法肅清黑手黨的影响力，這是意大利政治悲劇。意大利的窮困，工農業建設之不能發展，農民生活之不能提高，這跟黑手黨的盤剝和控制，是有很大的關係的，黑手黨像一個吸血鬼，到處剝削人民，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

人民深受盤剝

在阿格里琴多，西西里島所出產的最好水菓，仍然操縱在三名黑手黨徒的手裏，他們身雖被流放在荒島上，但仍然繼續經營水菓的壟斷事業。里伯黑的草莓是意大利的名種，也都操縱在黑手黨的手裏。巴勒莫市的批發市場中每年有八千噸的水菓和蔬菜是在黑手黨人的控制下。該市每年銷售的七千噸魚類中，有一半是控制在一位黑手黨徒手裏。該市的肉類批發，五分之四也是由黑手黨人經營。當地的商會，有三十二名重要的會員，都是黑手黨人。在伯里斯山谷被地震毀壞後，有十七萬人無家可歸。他們重新修建房屋，建築准證也發給一個暫時被流放的黑手黨人。正是這種壟斷和剝削，使到多數西西里島人陷於貧困。

西西里島的窮人，日夜都生活在惡夢中，這是意大利本上的人所難於了解的。大約在十年前，一位社會學家坦民羅・杜西在描述西西里島的人如果能夠賺到足夠購買一小塊麵包來餵養他們的孩子，已算是莫大滿足的情況。杜西曾向一個西西里窮人說：「你在什麼時候最快樂？」窮人回答說：「當我看到孩子有吃的時候……我心裏感到快樂。」杜西在十年前談到這些人的情況，今日，他們的境遇並沒有多大的改變，最近的將來，也不一定有改變，因爲黑手黨仍在政府機關中潛伏着。

國會所設立的反黑手黨小組，迄今已有九年的歷史。不久前，國會已改組了反黑手黨小組，吸收了一個新人，基督教民主黨議員吉奧萬民・馬達過去在巴勒莫市擔任城市設計工作，過去他也曾經被反黑手黨小組調查過，今天他卻成爲小組的一個成員。這更是意大利政治的悲劇。只要黑手黨一天不清除，意大利的政治和人民的生活，永遠無法改善的。

「天才」與「結晶」

詠輝

新當權派反對林彪關於毛澤東是「天才」的說法，而指毛是「黨和人民羣眾智慧的結晶」。在我們自由人民看來，無論「天才」也好，「結晶」也好，反正是對毛的個人崇拜達至肉麻程度的產物。換一個名詞，等於換湯不換藥。

倒是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來衡量，新當權派在這種嚴肅的問題上，拿他們的首領作爲開玩笑的題材，其心實可誅也。

毛澤東有一句「語錄」在十月十四日「人民日報」上透露出來，說新的騙子伎倆將「採取稍微新一點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見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見的裝扮，重新表現出來」。「智慧的結晶」云云，大概正是毛所欲指的以「稍微新一點的形式」，「重新表現」林彪的「唯天才論」吧。

我們且看一看安徽電台十月二十二日一段有關反「天才論」的廣播，像不像毛語所指的新騙伎倆：「毛主席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親自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鬪爭，……是黨和人民羣眾智慧的結晶：而劉少奇一類騙子把無產階級領袖說成是先知先覺的天才。」

滑稽之處在於：爲什麼別的任何一個人不能，偏要毛澤東本人才能「親自領導」？爲什麼別的人不能成爲「智慧的結晶」，而非毛莫屬？這樣，「智慧的結晶」與「先知先覺的天才」有什麼分別？若非「先知先覺」，又安能成爲獨一無二的「親自」領導者？

「天才」與「智慧結晶」是同一貨色，固是三尺孩童都可洞悉，唯難於理解的，是新當權派弄出這套花樣到底有何居心而已。



巴游寄出山埃信

賭狗賭馬，與及近來瘋狂一時的炒股票，有所謂山埃貼士，就是說，如果閣下相信了這種貼士，賭狗賭馬可能大熱門倒灶；炒股票，勢必水瓜打狗，唔見一橛，如韓國影帝「朴到直」焉。

這種山埃貼士是人人害怕，它能殺人於無形，死亡於一瞬之間，害人之慘、之烈、之速，無有過於山埃者，稱之爲山埃貼士，固十分切合也。

有一些混入敵後的間諜，恐怕給敵人抓着迫供，因而往往把山埃藏於一隻有蓋的戒指或裝在假牙之內，在情勢緊急之時，將戒指打開，或將假牙咬破，吞食了裏面的山埃，不到片刻便魂歸天國，一死了之，不會給敵人折磨到非說出秘密不可。

山埃之用於殺人，大致是如此而已。這是工業上一種重要的原料，許多時可以用得着，在香港，要買到它並不太困難，如果在工業發達的外國，那更沒有「禁售」的可能，因此，香港也有過不少服山埃自殺的先例。

不過，現在卻有另一種以山埃殺人的紀錄，那就是巴游分子繼擺命炸彈郵寄後的另一傑作，那就是所謂「山埃信」。據以色列外交部宣稱，有一封山埃信在數日之前寄到波恩的以

有毒的信件，應該馬上洗手。這種山埃信當你接到的時候，如果依照平時的開信方法，裏面便會冒出致死的味道。

這種山埃信比之擺命炸彈郵件還可怕。因爲，擺命郵件要藏有小型炸彈，卽使不是個包裹，也會比普通的信件大些，防範較爲容易；但山埃信可以不必特別加大，和普通的信件沒有兩樣，一不小心，很容易就領嘢。

巴游分子的這一項「發明」是很成功的，如果發明人不是用來殺人，也許他該得到諾貝爾化學獎。更可惜的是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已取消，否則這個發明人也可以染指，因爲他的山埃信只是小規模的殺人，如果發展爲山埃瓦斯，而用之於戰場上，豈不糟糕，因此，他該稱得上是世界最「和平」之人。

合法墮胎辦兩年

憲報公佈，十一間醫院已獲准試辦「合法墮胎」爲期兩年，這條例是根據本年三月間通過的法例而執行。

關於「合法墮胎」問題，歐美許多國家都已施行，因爲，鑒於墮胎非法，許多孕婦會由此造成比墮胎更大的慘劇。

一些懷孕婦女由於健康上的特殊原因，不適宜生育，生育會影響她的生命，在這種情形之下，犧牲了胎兒較之使母親冒生命危險爲合理。

但因爲墮胎違法，醫生無權犧牲胎兒，因而，在母親生育時，往往會造成難產致死等等悲劇，這種悲劇，醫生認爲有避免可能的，因此醫學界人士部分贊成墮胎合法化。

認識中國

論中國

近百年來我們的民族尊嚴確實是受了損傷，對內用民族來團結，對外用民族獲取平等待遇都是對的，然而，只強調民族和民族意識，而不理會到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話，這民族及民族意識所形成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變相對內專制主義，對外侵略主義而已。

海外的學術界中人，在討論中國統一時，強調中國文化的應用，聲稱任何一個對中國統一的構思，必該是以中國文化爲主的統一。這一向原則並不錯，因爲反觀過去中國歷史上的統一，能夠國安民樂，持續長久的統一，都是來自中國文化的，否則，雖然能在中國歷史上做成統一，可是都不能長久。

然而，在我所讀到這方面的偌多論著中，覺得有人似乎是用中國文化傳統的舊方式來論統一的，這不但不能解決目前中國的問題，同時，也就忽略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和常新性；有人提倡中國文化的改造，去蕪存菁，這方向是對的，然而在改造中國文化的前提上，似乎也先有了對異族文化之現狀之種種不值的意識存在，這一心態也是使人難以接受的。

假如，我們海外的學術界中人，從中國文化中那些具有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的特徵，大加發揮出來，相信中國的統一，必該是建立於中國文化中的那些有關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的基礎的。相信我國文化以人文精神爲骨幹，有關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資料與證據，該是最豐富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國文化中，根本沒有人性尊嚴和人權伸張的原則（這只是一種假想，事實俱在無容否認），我雖然是一個中國人，並不覺得中國文化在中國統一上必該是一個標準。

國際關係與主義信奉

目前的世界是一個國家與國家間必然發生關係的國際時代。因此，很多人就以在國際上的聲望來侈言中國的統一了。

事實上，任何的一個國家和該國的國民，都會深受國際情勢演變的影響。因此，海外的中國人，對於國際上的關係多寡，便肯定了一個國家的能力，在中國統一問題上，也就矚目於國際關係多少的標準上。

國際之間，以國爲單位，並不理會一國的內政。而中國統一的問題是我們國家的內政。只用國際關係的多少而談中國的統一，根本是找錯了標準。國際之間，只談國與國之間的利益問題，並不會理會到這一國家內部的行政是否是尊重人性和伸張人權，除非這一國家內，發生了與其他國家中人有損及尊重人性和伸張人權方面的事。或是在本國內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時，而國際間才致力勸導和解決的。

因為根據他們的教義，只有上帝才可以付給或奪取一個人的生命，除了上帝，沒有人有這權力。因此教徒固不許殺人，也不能自殺，即使他自己，也只有上帝有權結束他的生命，因此他自殺也和殺人一樣，上帝不會饒恕的。墮胎等如殺人，因此教會對墮胎反對甚力。

目前，香港獲准合法墮胎的十一家醫院，不包括教會辦的醫院，天主教和基督教的醫院不接受墮胎，這些可作合法墮胎的醫院，大都是政府醫院和私家醫院。

香港過去法律禁止墮胎，違者會坐牢。雖然如此，香港每年由黑市醫生進行墮胎的女子，仍難以統計，因為這些墮胎是秘密進行，究竟有多少人數固然不詳，但相信十分普遍。香港生活環境，不論貧富，都不適宜有太多子女，雖然避孕藥與工具很普遍，但並不十足保險，許多婦女懷了孕又不想養孩子，唯有求助黑市醫生，往往造成可怕的悲劇，如果「墮胎合法」無疑可以減少這種悲劇。

只許生育兩子女

新加坡最近執行一條法律，一對夫婦只能有兩個孩子，有了第三個、第四個或者更多，就喪失社會福利的許多優先權。

就所了解的，目前世界各國提倡節育的很多很多，但限制生育的還未有。新加坡執行這一條法律，可說是「走先一步」。不過，嚴格的說，新加坡這條法律也不是限制生育，而是鼓勵「兩個孩子」而已。多養兒女，並不受到「懲罰」，只是失去一部分利益而已。

象。但新加坡政府能注意到人口膨脹的危險性，確是很有遠見。

誰都曉得，目前世界有一個極大的危機存在，就是人口急劇增加，終有一天地球因為人口增加而「爆炸」，那危機和全人類毀滅同樣可怕。

不過，目前似乎還距離這個危機很遠，人們自私地想，那是若干年後的事，我們也沒眼看見了！

人口膨脹，對世界固然不利，對社會及個人也不是一樁好事。香港戰後廿多年來，人口的增加，確是驚人。因為香港情況特殊，除了天然的增長外，更大批大批的「難民」入境，把這個小島擠得水泄不通，人口多如過江之鯽。

香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並不高，這要歸功於家庭計劃會的推行節育；同時，稍有知識的人，也知道生育太多所帶來的惡果，香港大部分的人都採取節育行動，所以，像過去那些拚命生孩子的人很少。

在香港，可以買到各種有效的避孕藥物和用具，這對遏止人口增加過速很有幫助，同時，香港已通過墮胎合法化，在十一家醫院可公開墮胎，這也對減少生育有幫助。

合法墮胎當然有許多人反對，尤其天主教，認為那是一種謀殺。但站在另一角度來看，這個措施對社會有好處。香港本是個較保守的地方，政府能採取這步驟，也算難得。



統一（下）

柳以青

目前，在中國境內奉行着不同的政治主義，因此，在海外的中國人來談中國統一的話，往往先就他們所信服的主義為依歸。這方面卻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是代表了中國統一的總綱領的，沒有主義而侈言統一，只不過是一種空談和泛談而已。

為我個人來說：我所尊重的將來中國統一的主義或總綱領，必該要包括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的，否則，我就不會支持那一種思想和主義。

儘管很多人在迷信了一種主義，而不從人性尊嚴和基本人權上去尋思追索，確實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和作用力，然而，到頭來那都是靠不住和不能持久的。我不反對別人信奉什麼主義，那是每個人的自由選擇——自由選擇是基本人權之一。但在討論將來中國統一的問題上，我只希望海外中國人從長計議，考慮一下任何一種主義所具備的人性尊嚴和人權伸張這方面內涵和外延——內涵是指的原則；外延是指的政策和做法。

尊重人性與保障人權

海外的中國人是生活在東西文化交流和自由民主的地區，因此，也就有很多人在提出了他們自己對將來中國統一的不同理想，這方面我認為是值得鼓勵的。這類的中國統一理想愈多，愈能使人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的前途和方向。使關心中國統一的海外人士們的視野更廣濶，更遠大。事實上，目前也只有海外的中國人有這方面的充份自由，海濶天空地對中國將來統一繪製藍圖，以供關心將來中國統一的人士們參考。

雖是如此，在我來說：姑無論什麼樣的藍圖和提案，如果它的基礎或原則不是出於尊重人性和伸張人權的話，恐怕是很難受所有中國人所接納的。

事實上這一尊重人性和保障人權的理念與原則，不僅為我們中國人急需的重要，同時也是今天世界的趨勢，更是每個人各民族，各國家所要求切實實現的。

因此，在認識中國，和討論中國統一問題時，這一尊重人性和保障人權的原則，似乎該做成我們的衡量的標準和達致的目標。

身為海外的中國人，既沒有權力在手，又不能呼風喚雨，可是，任何人也都沒有辦法否認這海外的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是中國文化的一部份，也是中國的一分子，那麼，如果要談中國統一的話，這位海外的中國人，只要求尊重人性和保障人權。因為是人，就有人性，就有人權的。離開這個原則，而談中國將來的統一，為我這海外的中國人，恐怕並不感到興趣。

十二國專家分析



亞洲新貌

陳佐治譯

本文資料為十二國第一流戰畧分析人員，參加為期三日之研究報告，依照規定，不能將參加人員姓名公開。

多數能幹之亞洲問題研究員，均認為亞洲權力均勢在改變，這一改變有利於美國，他們認為其發展有下列諸端：一、共黨中國與美國處於敵對地位二十三年後，採取改善美日關係，並以此為主要外交政策。二、北京改變其基本策畧，將支持「國家解放戰爭」「叛亂」，「顚覆活動」貶低，對東南亞非共黨政府，採親善姿態。三、美國在東南亞繼續維持其影響力量，這種力量包括經濟、政治及軍事方面。這種景象，大異於一年以前的情形，現在這一地區，幾乎每一國家，包括共黨中國在內，均歡迎美國這一影響力量。四、日本急促採取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重新衡量與美國之聯盟，以便在東亞扮演更重要角色。這一發展，將使美國戰畧家們，面對若干新潛在的嚴重問題。

形勢改變的來源

亞洲局面之趨於改變，專家認為最近之兩項事件為主要原因。

一、由於與蘇聯歧見益見尖銳，共黨中國之領袖們急需與美國結束二十三年來之紛爭。一位中國問題之一流權威這麼說：「中共總理周恩來一獲實權，即急行挽救中共危急處境，免陷於與兩個強國同時鬬爭的大禍。一個是來自北方的強國，一個是控制太平洋的強國。他和控制太平洋的強國——美國修好。」二、另一事件是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改變美國政策，以包容中共，繼而更謀與北京關係正常，乃有本年二月史無前例，戲劇性般以總統身

任何中共之鄰國，凡欲與蘇取得經濟及外交關係，一律無任歡迎。但該地區之非共國家，並不願意聯結蘇俄，受蘇聯之包容以對抗北京。

日本軍國主義威脅亞洲

今日東南亞各國領袖所憂慮者並非中共，而係日本。該等領袖們之不安情緒，日益增長，恐懼日本經濟霸權，日益強大。若干領袖猶恐懼由於中共聚精會神對付來自北方之蘇聯威脅，日本因有機會與中共磋商，使日本在東南亞建立政治霸權。

亞洲領袖們已見到一種危險，就是日本將經由政治及經濟手段，以復活其「大東亞共榮圈」。這一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曾在二次世界大戰，以軍事手段建立，但遭失敗。

對這一景象，亞洲人之感情，可由一位韓國戰畧專家所作之結論為代表：「在亞洲從未有任何國視日本為政治盟國，或軍事保護者。」

美日關係改變

對美國來說，也認為日本將來的行為，為亞洲局面改變，最大擾攘的特徵。華盛頓和東京的關係，日趨緊張自不待言。而日本對其安全依賴美國，很不愉快，日本懷恨美國在日本有基地，並認為毫無道理日本須付代價維持美國核子傘。他們不滿美國總統尼克遜以冷酷態度對待日本與北京建交。

批判劉少奇一類騙子的行動的確在深入進行中，從批判「先驗論」、「天才論」進而批判「英雄史觀」和政變理論。九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一篇是「政變歷史，還是階級鬬爭的歷史」文章中，把林彪罵得狗血淋頭。它說：「劉少奇一類騙子花了那麼大的精力專門研究政變，不但沒有從那些短命的反革命政變中吸取教訓而變得收斂一些，反而利令智昏，硬是要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和無產階級較量一番。結果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壁面前自取滅亡，只落得個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恥下場。他們自以為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政變經驗之大成，到頭來卻比一切反革命政變製造者失敗得更快、更慘，成為歷史上一幕最荒唐、最拙劣的醜劇。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

根據中共的官方解釋，林彪急不及待地要接班，企圖發動政變，刺殺毛澤東，陰謀敗露後，出逃蘇聯，結果墜機身死，事實眞相到底如何，不但現在不得而知，甚至在以後的歷史上，此事恐怕也將成為一件神秘事件。但為此而重看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倒令人覺得十分有趣。

毛澤東害怕政變・林彪大叫殺人

林彪說：「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眞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做了佈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這是沒有完全



殺頭」的字眼，不下數十次之多，幾乎每說一段都要高叫一次殺頭。他說：「如果我們不注意，大家都是馬大哈，他們就會得逞。如果我們警惕，他們就不能得逞，

同時大多數亞洲國家的領袖們，現時多具信心，不管越南如何衝突，他們國家的安全將不致受其威脅。此一信心之產生，是從前曾一度憂懼美國全部自東南亞撤退，現在似已無此可能。亞洲許多領袖認為美國在遠東扮演一強有力角色，係屬極端必要，一個韓國學員指出，建立公平的全亞洲建設性持久和平，美國影響力是先決條件。

中共懼美國撤退

甚至中國共產黨，現時也具此態度，一位全球戰畧問題一流權威斷言：有一淸似明鏡之事，因蘇聯與中共交惡，為中共之利益計，將不願見美國自東亞完全撤退。從消極方面看，美國力量之太速撤退，中共將深感其安全受到影響。中共為本身利益，將靜靜地接受美國某一程度繼續其政治甚至軍事上，對東南亞之介入。因為從兩個魔鬼來說，西平球這一魔鬼，可怕的程度要少些。

中共不欲北越戰勝

中共政策之轉變，令東南亞若干國家，認為無論在越南發生什麼問題，而對他們國家的安全，將不致遭受威脅。亞洲研究員們相信，為中共利益，它將妨止河內囊括整個地區，因為如果共產黨在南越贏得決定性的勝利，中共必須阻止北越向東南亞，作長驅直入之進軍。

顚覆睦鄰雙管齊下

對北京政治目的的估計：中國共黨領袖們，感於蘇聯自北方之威脅，現已願意與南方鄰國之非共國家親善。北京一方面仍公開支持革命運動；但在執行支持共黨叛亂及顚覆活動的同時，卻不能影響與非共政府隱定政權的邦交，一個最受重視之亞洲外策研究員稱：中共領袖已改變其不顧任何代價支持革命之策畧，他們認為此一策畧對國家利益不利。然從長遠來看，北京仍然希望東亞赤化。不過中共預見在可見之期間內，赤化尙無可能。因此中共乃採睦鄰策畧，而雅不願見其鄰國成為北方仇人蘇聯之盟國。

這一見解足以說明，何故蘇聯在該地區，從事集體安全安排計劃，未能獲得成功之原因。蘇聯對

……變理論說起

待旦

兵遣將，佈置軍隊和公安系統防止政變，精神緊張到幾個月來都沒有睡一個好覺。

而事實上卻不是別人搞政變，而是毛澤東自己搞政變。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實質上就是一個政變會議。「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實質上就是毛、林政變成功的宣言。

「八屆十一中全會」是非法的，是在林彪的槍口指恐下舉行的，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不是法定的人數，彭眞以至劉少奇、鄧小平也都被剝奪了發言權。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嫡系三十八軍開進北京佈防，逮捕了羅瑞卿，解散公安部隊，接管了羅瑞卿的特務網。五月中旬秘密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會議上大談政變理論，再三再四地大聲疾呼要殺人，給與會者及留京的中央委員施加精神壓力。

林彪在這次講話裏提到「殺人」、「

林彪在這篇講話裏，不僅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窮凶惡極的臉孔，而且暴露了毛澤東非常害怕發生政變，為了防止別人搞政變，自己常常先下手為強，殺人，搞政變。「文革」運動就是毛、林聯合推翻合法的黨中央的政變行動。

「林彪事件」是林搞政變還是毛搞政變？

重讀林彪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固然知道林彪對政變的歷史曾做過一番研究，但也暴露出最害怕發生政變的人畢竟還是毛澤東。他日日夜夜都擔心發生政變，到處找人談這個問題。幾個月都沒睡一個好覺，而「文革」就是毛澤東為了防止別人發動政變，自己先下手為強地發動的一場政變。因而「林彪事件」也難保不是他的故技重施，從中共中央第十二號密件中可以看出，毛澤東仍然是十分害怕發生政變的，他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面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搞壞事，聽你的？」毛這一段話，非常明顯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為自己壯膽。

「文革」後由於劉、鄧殘餘勢力的迅速被清除，林、黃「四野」系統的勢力迅速膨脹，於是毛澤東又感受到「文革」前所感受到的精神壓力，日日夜夜都擔心會發生政變，沒有一覺好睡，於是重施故技，以視察為名離開北京，到處找人談政變問題，污衊林彪企圖發動政變，煽動各地軍事首領反對林彪、黃永勝。施出「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角」的絕招。批判陳伯達，改組北京軍區，先下手為強地發動新的政變，殺死林彪。然後把陰謀發動政變的罪名強加林彪的頭上。像「文革」時將陰謀發動政變的罪名強加到羅瑞卿和彭眞的頭上一樣。

「人民日報」批判林彪的政變理論時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確實存在着資產階級通過反革命政變實行復辟的危險性。他們還會……通過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進行陰謀活動……。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那就會國家變色，人民遭殃，歷史倒退。毛主席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重大課題，給我們開闢了把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勝利航道。」

這一段話實質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他認為「階級敵人」隨時隨地都會鑽進黨內，隨時隨地都會勾結帝國主義發動政變，使政權易手，國家變色。因而我們相信，儘管林彪現在被打垮了，但毛澤東仍然無法得到一覺好睡，日夜惶恐不安，說不定幾年內他自己又會搞出一場新的政變來。



毛、周鬬爭不可避免（上）

李大海

林彪失敗後，中共內部三大系派消滅其一，剩下來的就是以江青爲首的「宮廷派」，和以周恩來爲首的「元老派」。因而海外的觀察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江、周的矛盾上。絕大多數的人都認爲，在未來的數年間，必定發生一場毛、周大決鬬。唯一表示異議的是某報的一位先生，他所持的理由是：

㈠周恩來沒有野心，安於當第三號人物和國務院總理的職位。不想當國家主席，也不想接毛澤東的班。既不會跟毛澤東爭權奪利，也不會像劉少奇那樣跟毛澤東分庭抗禮，或者像林彪那樣進行自我神化，是一個典型的宰相人才，而不是一個帝王人才。

㈡周恩來具有王佐之才，善於輔助別人當皇帝，也「善體上意」，十分圓滑，不但甘於爲毛澤東效犬馬之勞，也甘願爲江青效犬馬之勞。

某報那位先生根據上述兩點所謂理由，於是得出結論，毛澤東夫婦拉攏周恩來都唯恐不及，焉有「自斷肘股，自毀棟樑」之理？

然而，倘若追問如此立論又有何根據？恐怕連他自己也答不出來。周恩來富有行政才幹這點我不想否認，然而決定他是否會遭到毛氏夫婦的清算，不在於他是否有行政才幹，而在於他有沒有企圖奪第一把交椅的野心；而在於他是否甘願爲江青效犬馬之勞？

許多海外中共問題研究者都說，周恩來沒有野心，彷彿「周恩來沒有野心」，已成爲無須證明的公理，我這樣說，你這樣說，他也這樣說。可是說這些話的人誰都沒有接近過周恩來，也沒有誰可以拿得出證據來。因而周恩來沒有野心的論點是站不住脚的。根據個人的研究所得，周恩來跟毛氏夫婦之間的鬬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了。周恩來有野心，會爆發這場鬬爭；卽使周恩來沒有野心，也一樣會爆發這場鬬爭。

不除周恩來江青接不了「班」

毛、周間的鬬爭，不一定以周恩來被整肅的形式出現，也可能以周恩來起來「奪權造反」的形式出現，在未來的鬬爭中，毛、周雙方都無必勝的把握。目前雙方都正在積極準備之中，大家都忙於招叛納降，結集力量，製造輿論。

毛澤東之所以暗算林彪，最終的目的就是要把大權傳給江青，這點現在再把江青說成是毛澤東思想的唯一繼承者。只差沒把這件事列入黨章之中了。

毛澤東萌生把大權傳給自己老婆之意，並非始於今日，其實「文革」前他已經有這種念頭。但由於江青只是三十年代上海灘上的二、三流的電影明星，對中共的「革命」沒有絲毫貢獻，是一堵不易扶起來的爛牆，再加上以往中共黨組織紀律嚴明，不讓黨、政領袖的老婆參預政治活動。十多年來江青在大陸人民和共軍官兵心目中，都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毛澤東百年之後，立遺囑也好，不立遺囑也好，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把權位傳給江青，因而老謀深算的毛澤東早就計算好，要讓江青「繼承大統」，首先必須培養她的威信，其次就是要逐一鬬垮鬬臭中共黨內具有崇高威望的領袖，而「文化革命」就是毛澤東一箭雙鵰的得意傑作。旣打垮了劉少奇及其他中共元老，又培養了江青的威信和江青的勢力。通過這場文革運動中，江青便由寂寂無聞的毛澤東第四任老婆，搖身一變，成爲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和政治局常委會的秘書。

「文革」運動雖然成全了江青，但由於在運動中過於依重林彪的槍桿子，使「四野」系軍人勢力大爲膨脹，林彪的威望也隨之而迅速提高。「接班人」的地位還輪不到江青，只好暫時封給林彪。使林彪一心一意坐着等待接班，不起來搞「奪權造反」的陰謀。可是毛澤東則恰恰相反，他無時無刻都在伺機以待。去年九月果然給他看準機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林彪幹掉。這一來江青將來「繼承大統」的問題，便從絕對不可能變成絕對可能了。

毛澤東不遺餘力地爲江青未來接班鋪路，已是目所共睹的事實。儘管江青走向「接班」的目標是愈來愈近了，可是還得通過最後一碍道障。這碍障道就是周恩來了。

中共五十年歷史中，周恩來所佔的地位實在太重要了。組織中共留法支部，滲入黃埔軍校，領導「南昌暴動」，率領紅軍「長征」，輔佐毛澤東「建國」，開展「乒乓外交」，自二十來歲起便在黨內坐上第二、第三把交椅，一坐五十年，地位從未動搖過，無論以歷史功勳，工作才幹，資格地位，周恩來跟江青比起來，都是判若雲泥，無論那一方面，江青都比不上周恩來的百分之一。她唯一勝於周恩來的恐怕只是有一個叫毛澤東的丈夫而已。

卽使周恩來毫無「野心」，願意讓江青「繼承大統」，坐第一把交椅，可是周恩來的部下，會答應嗎？中共各軍區掌兵的頭頭會答應嗎？宋太祖陳橋兵

什麼要這樣做呢？我們認爲理由如下：

(一)即使中共的宣傳機器再歌頌江青十年，她的威望也不可能掩蓋周恩來。正像「文革」時期，雖然大樹特樹林彪，神化林彪，可是說到底林彪的威信還比不上周恩來，眞正崇拜林彪的卻只有「四野」的少數將領。等到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不但非「四野」系統的軍人不聽指揮，甚至連「四野」的骨幹也背叛了。

因爲周恩來的威信是建立在五十年的歷史基礎上，而林彪的威信只建立在幾月來的吹捧上。至於江青比林彪更加不如了。林彪還有戰功，還有自己一手帶出來的「紅一軍團」、「一一五師」、「四野」系統，還有自己的嫡系幹部和親信。江青卻是自一九六六年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之後才竄出來的。她的所謂功勳，只是搞了幾個樣板戲，她的「宮廷派」也是「文革」開始以後才正式組成的。歷史不夠長，基礎不夠穩固。

也就是說，假如江青「登基」，下面必定會有人不服，而她也知道會有人不服。爲了樹起自己的威信和鞏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須進行大整肅，進行大換班。把地位高、資格老的「不服」或者可能會「不服」自己領導的人統統打倒。那麼現時已掌握有相當權力的領導人，大部份都將遭殃。他們不是傻子，當然不會坐待噩運的來臨，他們十分清楚，唯一可以使他們逃過被清算命運的辦法就是阻止江青「繼承大統」。而最有效阻止江青接掌大權的辦法，便是把黃袍加在周恩來的身上，擁他上台君臨天下。

周恩來當了五十年黨領袖，具有相當崇高的威望。毛澤死後，不易找到敢於向周恩來這個權威挑戰的對手，他絕對可以安心坐第一把交椅，一直坐到老死，不必擔心別人造反，或者表示不服，不必進行大整肅，大換班，大家可以依舊當官。因而不但國務院系統的人會擁護，大多數中間分子也會樂意支持周恩來。

(二)江青兇殘毒辣的臉孔在「文革」運動中早已暴露無遺，她不但對敵人兇狠，要統統趕盡殺絕，對自己的助手也是如此，賣身投靠她的往往不明不白地被犧牲掉。在「文革」運動中，最早被犧牲的便是楊成武。楊成武本來是江青的「武班底」，江青企圖通過他來篡奪「解放軍」的領導權。可是由於楊成武的野心表露得太早，引起林彪系統的反擊。江青爲了洗脫自己跟楊成武的關係，決意犧牲卓馬保將帥，起來指責楊武衝擊「中文央革」。讓林彪把他的職務撤掉。

「武漢事件」後爲了「揪軍中一小撮」的問題，江青又把罪名栽到王力、關鋒、林傑、戚本禹等人的身上。犧牲掉這批在「文革」中爲她衝鋒陷陣的急先鋒。

建黨建政期間，林彪一伙趁勝追擊，江青再犧牲掉山東的王效禹、山西的劉格平，湖南的黎原，貴州的李再含等一批「地方班底」。

這一切情形大家都看在眼裏，明在心了。除了政治利益跟江青絕對一致的心理。

一言以蔽之，周恩來的存在對江青來說就是一種嚴重的威脅。不除去周恩來江青就不能夠接班，毛澤東既然積心處累爲江青舖路，爲江青的「接班」安排一切，那麼對於周恩來的存在就是對江青的莫大威脅這點事實，不會不注意到。因而毛澤東必須在有生之年對付周恩來。否則，等到自己死了之後，江青勢薄力單，絕對不是周恩來的對手。那時，她不但接不了班，恐怕性命也保不住。而毛澤東也將無法逃脫被掘墳鞭屍的命運。爲了江青也爲了自己的屍骨，毛澤東必須在剩下無多的時間裏把周恩來幹掉，以便江青順利接班，這已是不容處疑的了。

周恩來會束手待斃嗎？

在中共眾多的領導階層中，周恩來可說是最富有內部鬭爭經驗的領導人之一，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跟周恩來比起來可差得遠了。高崗是四十年代，特別是「解放」戰爭中才冒起來的，內部鬭爭經驗的幼稚自不必說。彭德懷由於地位較低，並非角逐第一把手，也可以畧而不談。劉少奇曾一度把毛澤東迫得退居第二線，可說是相當不簡單了，林彪也一度曾「挾天子以令諸侯」，既奪了劉少奇的權，又砍掉江青的左右手，也非凡響，但說到奸狡陰毒他們還是比不上周恩來老到。因爲二、三十年代劉少奇長期主持「白區」工作，在井崗山以及「長征」途中所發生的多場內部大鬭爭劉少奇都沒有經歷過。而林彪那時雖追隨在毛、周左右，可是由於地位較低，未能參與角逐，最多也只是一名旁觀者。

周恩來的情況則不同，五十年來中共黨內十場重大鬭爭，每一場都跟他的生命前途有直接的關係，但他都安然度過，成爲名符其實的不倒翁。

周恩來當然有許多應付黨內鬭爭的訣秘，其中一項就是進退得適，應進則進，應退則退，盡力避過正面的衝擊。像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中，鬭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可是由於他退卻及時，絕不戀棧，乾脆把軍委會主席的地位讓給毛澤東，逃過了被打倒的命運，仍當軍委副主席。在以後的多場鬭爭中，周恩來卻極力避免坐上第一、第二把交椅，這樣做使他避開了最尖銳最猛烈的鬭爭，安然不動。「文革」時期，他也立定這種決心，讓自己的學生林彪躍上去，自己則低聲下氣地舉行「寶書」叫「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學習！」「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可是林彪被暗算，使周恩來破例升上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尷尬地位。「四野」軍人勢力的粉碎，也使周恩來失去在兩股強大勢力中間，從容廻轉的餘地了。形勢發展到今天，周恩來已經別無選擇了，要麼束手待斃，要麼起來應戰。

我們看到，他實際上已經是走上了應戰的道路。毛氏夫婦磨刀霍霍，周恩來也磨刀霍霍，最後決一死戰已成不可避免之勢。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三）

迢迢

法界一傑謝惠源氏

同時檀香山歷來重大案件，關係全體僑民者，皆由謝氏解決，如華資之中美銀行擠兌風潮案，外文報紙之控告中文報新中國日報案等等。謝氏又專長於移民案，由於美國移民法律苛刻複雜，尤以一九三五年間，夏威夷移民局出現大貪污案，局長畏罪自殺，在此期間，許多中國人非法入境，造成了空前複雜事故，夏威夷之移民案，百分之八十由謝氏處理，即美陸遠至波士頓、華盛頓、三藩市之華僑，均有專誠去請他處理案件，許多華僑，因非法偷渡入境，被拘坐牢，經謝氏處理而得居留美國，有因假紙問題之累，經已給移民局遞解出境送回香港，經謝氏辦理，而復堂堂皇皇回來美國。廣東名伶肖麗章，音樂家王醒伯，因居留期滿被移民局拘遣，臨上船時拜謁謝氏，請代設法居留，謝氏謂你不必上船，回寓所可也，肖麗章經謝氏代爭取居留，至今已二十餘年，經營餐館，已成財主。近亦有因「清宮秘史」一劇，而掀起中共文化大革命序幕之劇作家姚克一家人，亦經謝氏幫忙，得以居留在美任教。謝氏處理案件之答辯書，英文精采萬分，已有美國學者，促其撰寫回憶錄，公諸於世，聞謝氏亦欲將之譯成中文，尤其移民案件部份，俾我華人明瞭華僑在外國所受痛苦及奮鬬之過程云。

謝惠源律師亦常受僑胞委托，回香港領事館處理案件，聞說他每次同香港時，求見者擁擠在寫字房幾無立足之地。香港領事館人員，上下緊張萬狀，蓋謝氏曾經有數次因某領事故意留難，處理不當，上訴於美京，該領事卒因犯錯誤而遭受撤職處分。故後任者一知他來莫不小心問答，恐給他抽出錯處。何以謝氏以在野之身，有此權威？此乃是美國政府尊重法律，在偉大憲法之前，不容循私，故公理正義得以申張，此爲美國民主最值得讚美之處，換了別的國家，民與官鬬，殺頭有份。即如香港，雖有法律，據法律界中人言，若律師代表民眾而控告政府之案件，絕少勝訴之可能，此乃殖民地政策法律，非眞正的民主也。

謝惠源氏爲檀香山土生華僑，其父謝萬寬，中山人，乃早期同盟會會員，與國父孫中山同在檀香山鼓吹國民革命，他目前是檀香山中外律師中資格最老之一個，檀香山許多青年成功律師，及數現任法官，多在他門下當過見習律師，他爲人和藹，最喜說笑，平生只愛穿白顏色衣服，別的顏色不穿，頭髮在青年時已經雪白，愈顯得老成持重也。

夏威夷華僑另一成功人物，乃名傳國際之鄺友良氏，鄺氏亦是中山縣人，亦爲律師出身，爲人資質平庸，口才拙笨，故法律業務平平，乃轉向政界發展，初時競選省府議員，一任十餘年，後兩度競選國會議員，均得成功，熟知內情者謂鄺氏兩度競選之對手，均爲白人，故而得勝，若對手換了日人，或高麗人，鄺氏並無此幸運，蓋夏威夷有色人與白人之間，雖說無種族歧視，原因是白種人人少勢弱，若白人得勢，有色人雖不歧視白人，但白人本其劣根性，乃必歧視有色人，夏威夷土語叫白人爲Haole（考梨），其意義即爲強盜，故夏威夷各族有色人，在政治上每相團結，以抵制白人的進侵，鄺氏適逢此時機，以人口比例只佔百分之六之華人而獲勝，若對手是日人，則日僑佔人口百分之三十四，則必投票擁護自己人，鄺氏絕無可能獲勝，但鄺氏亦有其長處，具備一切政客之條件，他平日態度和藹春風滿面，逢人握手言歡，善頌善禱，甚得人緣。且鄺氏爲政，亦知華僑最注重者乃移民問題，故在國會中，對華人移民問題，提出多次，力爭權利，近年來移民法律得以修改，中國移民得以放寬，鄺氏之功，亦不可沒。

華人紛紛出人頭地

夏威夷第三代之華僑，以謝惠源在法律界，及鄺友良在政界之成功，學習法律者漸多，而今華人律師約有一百零五人之多，此外，夏威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里察臣，有一半華人血統，娶的是華人女子爲妻，省議會議長，乃是屬於民主黨的當奴程，同時省共和黨黨魁亦是華人溫莎余，二十五個省議員中，有四個是華人，五十一個省下議院議員中有七個是華人，巡廻法庭中，有兩位是華人法官，聯邦政府駐夏威夷的副檢察長是華人，以前警察總局長是劉秀璋，現在退休，遷升到華盛頓爲郵務部的官去了，現任夏威夷的郵政局長是華人，水務局的總工程師是袁佐治，而在美京五角大厦總管全美國軍需供應的，亦是來自夏威夷的蕭姓華僑。別忘記，檀香山的華僑，在全省總人口七十多萬人口中，只有五萬五千多點的人口，卻有如此眾多傑出之士。

醫生衆多

至於華僑之任醫生者，人數之眾，亦多於其他東方種族，華人醫生最老資格者爲林榮貴醫生，以前華人入境美國例需驗肝蟲，發現有蟲，即不准來美，經林醫生向政府力爭，才廢除此苛例，其他如心臟專家、華人醫生均佔一席地

至於在商業方面，夏威夷華人亦有非凡傑出之士，最著者爲何清，他以一中學生，業股票經紀起家，投資地產，戰後夏威夷地產飛漲，何氏因此大發其財，進而組首都投資公司，他的商業頭腦與幸運，已贏得華僑的信任，因此他的首都投資公司，集中了大部份檀香山華僑的資金。初而建設依利溪酒店，爲檀香山遊客區最大的酒店，其後又開闢郊區麥加霞，築哥爾夫球場，旁建新型酒店及住宅樓宇。他又曾收購檀島最大報館「星晚報」，自任董事長，他的投資遠至菲律賓及香港。香港的帝后酒店、國賓酒店，均曾一度爲何清財團所經營。不過近來因美國不景氣之影響，何清之麥加霞計劃，去年就虧蝕了兩百萬美元，所謂樹大招風，人人都爲他捏一把汗。

何氏爲中山縣客籍人，亦有少許葡萄牙人血統，他的兒子二人學法律，一在省府任職，一棄律師不做，幫他的父親管理商業。

另一企業投資家乃威廉毛觀喜，亦是中山縣客籍人，年青時爲電梯守閘員，戰後藉股票獲利起家，進而長華資之中美銀行董事，更收購位基基海灘最大之中國餐館留餘齋拆而改建爲國賓大酒店，又於位基基建二十多層的大樓，將留餘齋的一切裝璜設備（以前留餘齋曾被譽爲世界上最大之中國餐館，悉仿蘇杭園林建造，古董甚多）；裝設於該樓頂上的旋轉餐廳，名爲位基基之頂（Top of Waikiki），近又購入位基基最熱鬧地區之地產二十萬呎，每呎一百五十元美金，誠爲大手筆，他雄心萬丈，亦爲華人投資家中的表表者。

在建築業中，以前有林關焯，爲中山人，稱爲檀島最大之建築家，可惜在數年前一時不愼，爲人所乘，投資於美陸地產，一敗塗地，遂宣告破產，去年始抑鬱而終。

著名之「實地美路」（City Mill）建築材料廠，亦爲華人資本，創自鍾宇——老同盟會會員，現由其子繼續經營，營業蒸蒸日上。

在商業上除以上之犖犖大者，在位基基海灘，有不少小型餐館及酒店，俱爲華人所有。

在雜貨業上最成功者，乃爲「活蘭」（food land）超級市場，創辦人爲中山華僑劉根，劉根於年青時浮海來檀，在街市設立牛肉檔口，勤奮節儉，由此起家。戰後，以其如炬之目光洞悉檀島前途燦爛，乃獨資創辦「活蘭」超級市場，爲夏威夷第一間自助式市場，後陸續設立分店，佈滿全島，現今已有十六間之多，又有分店遠至琉球。每間資本額爲百萬美元以上，可見營業之鉅大。此種超級市場，貨物充盈，各種家庭日用品，上自肉類食品，下自拖鞋針織之微，應有盡有，店內冷氣設備，地板光潔，佈置堂皇悅目，輕音樂悠揚播送，主婦購物，均服裝整齊，高跟其履，手推小車，任意選擇，沒人看守，無人干涉，採購完畢，始在出口處，交給職員計算付值。隨又有服務員幫忙搬上汽車，然後鞠躬道謝，替你關上車門而別。據一位來自香港之小姐，在參觀此種

大駡，亦會有之。問何以香港人口之多，何不普遍設此種自助超級市場。據她說，如有此種市場，恐怕不到三日，貨物不偷光亦會弄壞，沒有賣貨員看守，不能控制。在香港之牛奶公司，及香港大酒店有類此的自助市場，但那是小而又小，與「活蘭」相比，直如小巫之與大巫焉。

劉根氏之「活蘭」創設成功，富甲一方，直至去年才逝世，享壽九十二歲。劉根之妻，別號「媽媽劉」，則是檀島華人婦女界活動份子，善於募捐，抗戰時，募捐欵項購飛機貢獻國府，出力最大。戰後爲各社團、難民、水災等公眾救濟事業，皆出錢出力，如檀香山觀音廟之建造，其一手募捐，卽達九萬美元。故有些華僑，聽到前門來了「媽媽劉」卽從後門溜走。若給她見到，不大解慳囊不可得矣。她又喜與戲劇界中人交朋友。十數年前，電影明星「胡蝶影后」來檀，得她幫助，榮載而歸。後之關德興，李香琴等人來檀登台演出，亦須她來捧場推銷戲票，始有成功之望。可惜前二年，她患喉癌，一病不起，死後上至省長議員，下至她屬下所有員工僕從，送殯者途爲之塞，省議會並特擬議案，擬定紀念致敬辦法，她葬禮所得之賻儀，成立防癌基金會，供研究防癌之用。以一來自中山縣之農村婦女，身後得此殊榮，亦可謂不易。但「媽媽劉」之爲華僑社會之熱心服務，及忘我精神，富而好禮，皆値得檀香山華僑不勝懷念也。

檀島華僑，在夏威夷全部人口中，只佔百分之六，但亦有完全之華資銀行三間，一名共和銀行，爲中山隆都人士集資所創，分行七八間，歷史已有數十年，業務鼎盛，一名中美銀行，爲中山客籍人士創辦，規模亦不下於共和銀行。另一爲夏威夷人國家銀行，創辦於近十年間，主創人爲程廷焯、陸關忠，以所屬地產數百畝爲政府徵收，來建飛機場，得補回地價之巨資，創辦此銀行，爲華資銀行後起之秀，近來更投資於建設新華埠，乃廉價屋宇，專租與年入八九千元以下之平民居住，此等小型廉租屋宇，月租不過一百多元美金，供給水電。

據友人云，其中設備，可以香港龍珠島，及清水灣一帶分層出售之高級洋樓無大分別，新從香港來之移民，多租住此種廉租屋，於新僑受益甚大。

至於華僑最擅長的餐館業，在夏威夷更是鼎盛，資格最老的是和發酒家，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每年的營業額在五十萬美元以上，經理黃華，長袖善舞，有華埠市長之稱。其他最著之餐館業人士爲雷文，在檀香山經營餐館數家，據謂香港海運大厦之海天酒樓，亦爲其屬下商業，近更集僑資百萬，從香港造海鮮艇一隻，拖來檀香山，開設類如香港仔之皇宮等之海鮮舫。



中共圖赤化寮國陰謀

胡養之

一再表示決不派兵侵略別國的北平毛僞政權，近來不僅窮兵黷武，加緊擴充軍備，企圖逞其新陰謀；有關方面並獲得中共所編的一本「泰國簡易翻譯教材」，其內容除了北平全力支援泰共叛亂外，且已訓練出若干共特分子滲入了泰境活動。尤其當此巴黎談判越南問題進入微妙階段，寮國政府與寮共進行會談之際，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共，更暗中派遣一團武裝部隊直接侵入了寮國的西北部，目的在控制寮、泰間的地區，從而破壞了北平僞政權自稱不駐軍國外的政策。

不過，根據華盛頓「明星晚報」記者布萊德夏十月十七日發自西貢的通訊指出：「這些軍隊屬於中共第一百二十五團——包括着步兵約三千人，數月前曾首次在寮國北部出現，後來撤回中國大陸，現在它們再度侵入寮國」云云。他引述西貢軍事情報當局的分析：中共軍沿着通往北越的公路部防，顯示北平與河內發生了矛盾。其主要行動可能在阻止北越擴大其勢力範圍，進入寮國西北部的任何努力。觀察家認爲北平企圖保有寮國的一部份爲其勢力範圍，這對於河內控制整個中南半島的傳統希望是一項直接挑戰。

漢唐時的中寮關係

本來，寮國與中國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就地理上言，它位在中南半島的西北部，屬熱帶氣候區；北界中國的雲南，西北界緬甸，西部以湄公河與泰國分界，東北與越南的北圻接壤，東部以黃山山脈而與南越中圻爲分界線，南部的鍋柄地帶則接連高棉。以整個形勢來說，它是被上列幾個國家所包圍着的。在中南半島算是很重要的地域，也是一個

方公里，人口也不過一千六百萬左右，實爲東南亞的細小王國。

寮國又名老撾，在中國歷史上是西南夷民族的一部份，昔日稱爲哀牢。原屬永昌郡，即今之雲南省內；漢宣帝征哀牢時，其地位在雲南的保山以西一帶爲中心。東漢時，這裏曾爲西南九隆氏所盤據，未通中國。東漢建武二十七年（西元五一年），其王賢粟要求內屬，光武帝便封賢粟爲君長，自是每年都向中國進貢。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西元六九年），哀牢國王柳貌遣子率酋長七十七人來中國朝貢。三國時代，統稱南蠻，酋長孟獲寇邊，蜀漢丞相諸葛亮南征，經七擒七縱，孟獲終求歸順。

寮國在唐初改號爲大蒙，統治了雲南及泰北等地。貞光十年（六三六）建南詔國，常爲唐患；後來南詔國王細奴邏，於唐高宗永徽元年（六五〇）遣使到中國修好。唐武后大足元年（七〇一），南詔王邏禮來朝，關係頗爲密切。邏盛卒，子盛邏皮立，再傳爲皮邏閣。唐玄宗開元二六年（七三八），曾封皮邏閣爲「越國公」，賜名歸義。其後以破西弭何蠻有功，勅受爲雲南王。唐天寶七年（七四八），皮邏閣卒，嗣王閣邏鳳與雲南太守張虔陀不睦，乃於天寶九年（七五〇）大舉叛亂，並殺張虔陀！大曆十四年（七七九）閣邏鳳死，其孫異牟尋立。唐貞元十年（七九四），異牟尋苦於吐番苛擾，領導部落擊退吐番的入侵官兵；且擒吐番王，歸附唐朝。因劍平節度使入奏，故朝廷即詔賜異牟尋以全印，並封雲南王。及第十世的南詔王柏詔法，曾娶唐禧宗安代公主爲妃（見暹邏史），關係更爲增進。

即藏嶺山脈的西北面；接着移至鑾巴拉邦（即現時的寮國王都），控制了猛賽及永珍各地。但由於當時的寮國境內，已分成了許多個部落，如南部屬吉蔑族，西面則屬暹邏（泰國）；至十三世紀初葉，一度爲暹邏的蘇可太王朝所佔領。一三一七年才開始脫離暹邏的統治而獨立；並在鑾巴拉邦建立了南掌王國，國名叫作藩貢，爲柬埔寨（高棉）王的女婿，便成爲寮國的建國始祖。當時的國土佔有今日寮國的中部和北部，泰國的景邁及緬甸的東部一帶，國勢更強。

寮國的一頁滄桑史

到了元順帝至元十年（一三五〇），又有范甘其人建立了蘭生王朝，國勢仍盛，並且經常向中國進貢。明成祖永樂十二年（一四一四），安南平，置交趾布政司，張輔獲陳季擴於老撾，從而設置老撾宣慰使。但自明仁宗洪熙二年（一四二五）起，越南的黎朝即派兵入寇老撾，奪取了鎮寧一帶地方，老撾終臣服於越南。明宣宗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命王通征黎利，翌年罷交趾兵，安南黎朝重建大越國。直至十六世紀初葉，永珍方面也崛起了一個王朝，號稱萬象，而與南掌王朝互爭雄長，以致兵連禍結，終於爲西北面的緬甸所乘。由於明世宗嘉靖九年（一五三〇），緬甸莽瑞體立，其後聲勢逐漸強盛；至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緬王猛雲於滅亡了景邁國之後，乘勝破南掌與萬象兩國，老撾國土幾被瓜分無遺！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七），緬甸曾陷暹邏國都曼谷；翌年，緬甸並入寇中國，命傅恒平之。

一七七八年，鄭昭（潮州籍華僑）復興暹邏，仍都曼谷。他首先舉兵進攻占巴塞都城，並殺死披耶娘廊。一七七九年，鄭昭隨卽舉兵二萬，攻破萬象，鹵獲稀世珍寶如翡翠及佛像等等戰利品，不計其數！而南掌及萬象兩國，經此三次兵燹，更一蹶不振而再度成爲暹邏的屬國了。尤其是到了清末，中國自「中法戰爭」結束，李鴻章與法國訂立「中法條約」以後，更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而使其成爲法國的保護國。法國旋而蓄意排除在寮國的暹邏勢力，故於一八九三年七月，法國派遣其海軍艦隊直駛湄公河口，向暹邏政府提出了最後通牒，要脅它承認法國在湄公河右岸及河中心小島的主權；並限於一個月內必須撤退其所有駐軍。暹邏既無力抵抗，又無國際聲援，只好接受了法國的要求，而於同年八月與法簽訂條約，承認寮國爲法保護國。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寮國始獲得獨立。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寮簽訂臨時協定，寮國政府卽舉行全國公民投票選舉，選出了代表共三十九人，組織國會草擬憲法。一九四七年五月頒佈，同年十一月成立國會，確定寮國爲獨立立憲王國。當時全國共分十一個省，六十七縣及八千九百十五個村鎭。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巴黎簽訂正式「法寮條約」後，則將湄公河右岸地方增加一省叫做猜梟武里省。因之，全寮國共有十二省，人口亦增多六十七萬。

獨立後共黨勢力卽滲入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內瓦和約簽訂，停止了越南三邦（越、寮、高）的戰爭。關於寮國部份，承認王國政府擁有十二省的完整主權。至於親共的「巴特寮」軍隊問題，則在和約的第十四條規定：須全部集中於豐沙里及桑怒兩省，等候政治解決。而無孔不入的中共，則於幕後操縱了巴特寮，並暗中指使胡志明於越盟軍從寮境內撤退時，將所有武器留給巴特寮使用，又留下一批幹部替寮共訓練軍隊，因而寮共便由等候而變成盤據兩省地方，作爲武裝叛亂的根據地。加以中共通過河內而對它不斷地

，不獨與寮國中立及右翼兩派形成了鼎足之勢；並自一九五七至六二年間，曾先後發動五次叛亂均由北平所指使。

一九六二年冬，重行簽訂日內瓦休戰協定，再度成立所謂「聯合政府」，宣佈寮國完全「中立」，而所有外國軍隊一律撤出寮境。但北平則慫恿北越暗中派兵潛入寮境，以支援寮共叛亂。因而造成了一連串的恐怖事件，令到中立派軍隊中的三名上校，及川壙省長甘伊福等均遭寮共所暗殺！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曾命令北越出兵協助寮共攻佔中立軍的五個陣地，將中立派的大部份實力併入共軍中，迫使中立軍將李江倒台；特別是到了一九六四年美軍正式介入越戰以後，爲了接濟南越共黨游擊隊，中共曾指示北越利用寮境內的東北部，開闢了一條所謂「胡志明小徑」，以便輸送軍隊或軍事物資至南越。從此使到寮國的東北部領土，完全成爲中共的後勤基地。誠如曼谷「世界報」所說：「從戰畧上看，寮國的新危機是寮共與北越合流，在中共的魔掌控制、指揮和支援下，使到寮國完全喪失了東部和北部的國防地理界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永珍當局發出警告：「約在七營北越正規軍侵入寮境，與寮共聯合進行騷擾，不僅政府軍各據點均遭攻擊，甚至王都亦已進入緊急狀態！迫得五十萬難民從戰區逃出。」一九六八年一月，北平「新華社」說：「中國外交部在抗議三架美機空襲雲南苗寨區的聲明中，指責永珍傳瑪政府正積極追隨美帝擴大戰爭。中國人民決心支持老撾解放軍，繼續鬬爭直至勝利……。」

寮境中共軍二萬人

實際上，中共自六五年起，便以行動直接侵畧了寮國，據「紐約時報」較早時報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在北平簽訂那項『中寮協定』時，寮政府曾要求中共在其境內協助築路，將那條已經建到寮北豐沙里省的路線，延伸至泰國邊界的河賽省。但中共卻把另一條由雲南到猛賽的公路，向東北推進，以連接往北越的十九號幹線，而與河內形成了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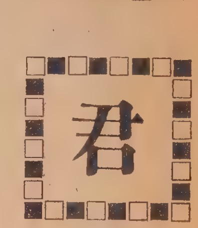
使泰、寮同受威脅！同時，中共藉以保護築路工人，也派了六千名武裝部隊入於寮境。其後又增派了約二千名軍隊，加上原有的一萬二千名工人，合計二萬人。」

寮國國會副議長連賽沙曾向國會報告：「中共對寮國的行動是與寮共裏應外合的。因寮共目前所控制的區域，以北面爲猛烏、豐沙里、猛苛一帶爲戰爭中心。其中以猛烏爲基地行通中共，作爲接受中共援助的主要交通；另一戰畧中心爲桑怒，則通北越，以便河內派其武裝部隊的陸續侵入。從這兩大戰畧中心向南及向東擴展，經芒蘭、化孟山區而達川壙、瓦瓶平原、胡志明小徑以及湄公河沿岸，將席捲泰國和高棉。」而同時的「越南時報」也曾指出：「過去中共支持寮共發動四次攻勢，均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戰線拉得太長，後勤支援發生了困難。但當時的寮政府軍，則獲得內線作戰之利。所以，寮共如欲再度發動攻勢，則必須設法以補救其交通支援上的弱點——先打通寮、越邊境，寮國中部的瓦瓶平原，及寮、泰邊區的三線交通。而中共在寮境內的築路計劃，也正是這一陰謀的反映。爲了赤化整個中南半島，現在寮境內的中共軍，迄無撤退跡象。」

另一方面，中共則指使寮共加緊進行破壞和恐怖行動，如破壞寮國的主要經濟——南岩水壩的工程計劃，使全寮人民遭受致命打擊！美、法工程師及法國神父都遭寮共殺害！寮國所有公路也被切斷，因此，旅寮華僑紛紛申請入泰居住。這些華僑原是由泰移入寮境的，戰後以來由萬餘人增至十萬五千人。他們在寮所經營的計有：土產、釀造、鋸木、洋貨、鐘錶、眼鏡、單車、舞廳、餐室等數十種。他們認爲寮國隨時可被中共赤化，故多數已自動離境避災。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說道：「共產黨也是人，人總有父母生，又不是孫悟空從石頭炸出來的，當然也要修墳祭祖。」

張治中搖頭笑道：「老兄的話自是不錯，我怕便到延安去，他們會作爲整你的藉口。」

周恩來說道：「很有可能，因此，就要請部長幫忙。」

張治中問道：「我怎樣幫你的忙，我們從不過問貴黨內部的事。」

周恩來擺手道：「不是這個意思，我是想請部長下個命令，派我去東南各省視察，就不怕他們替我戴帽子了。」

張治中端詳端詳周恩來，笑問道：「恩來兄，我們是老朋友、老同事，你說句老實話，眞是回去修墳祭祖嗎？」

周恩來白臉微微泛起一絲紅暈，反問道：「部長以爲呢？」

張治中笑道：「你當然不是正牌共產黨人連祖先都不要，但是，你也決不會有衣錦還鄉，修墳祭祖的念頭，其中一定另有別情。」

周恩來笑道：「照部長看，我有什麼別情。」

張治中說道：「我拿不準，但我知道你一定有不得已之處，否則你不會出此。」

周恩來起身彎腰作個揖，說道：「部長語一道破的，我實有難言之隱，爲能幫這一次忙，終身都不忘，以後有機會再補報吧——」

張治中明當道周恩來的話鬼中有鬼，但是，卻不願當面揭破，與周恩來留下過節。至於周恩來回去掃墓，究竟有什麼不軌企圖，張治中心裏想，反正害的是國家害不到我張治中，何苦作此惡人。當時說道：「老兄一片孝心，兄弟若不幫忙就太不夠朋友了。」

周恩來彎腰又作個揖，說道：「部長幫了這次忙，永不能忘，以後有機會再補報吧——」

張治中眞的替周恩來辦了一個視察名義，給予公費，沿途並且可以調用公家車輛，一切均由公家招待，供周恩來去辦私事。

周恩來於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從重慶東下一路到南昌，這時漢口雖失，南昌仍在中國軍隊手中，周恩來到南昌住在高陞巷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辦事處主任原是涂振農，涂振農本來的愛人陳少敏，是中共婦女方面領袖，原是漢口紡織工人出身，在中共黨內地位僅次於蔡暢、鄧穎超，作一個共幹，十分標準，但就是不像女人，涂振農爲人也風流成性，自身是一個獨擋一面的幹部，大權在手經常與女同志鬼混，被陳少敏知道了就打架，感情壞到極點，已到了離婚邊緣，恰在這時又夾進賀懿，問題更加複雜。

當共軍由江西向陝北逃竄時，毛澤東第三個弟弟毛澤覃留在江南，毛澤覃的愛人賀懿是賀士珍的胞妹，生得比姊姊更爲艷麗，毛澤覃留在江西歸陳毅指揮，不久就戰死了，毛澤覃的官階是師長，共軍一貫實行保護幹部政策，當到了師長很少有陣亡的機會，毛澤覃之死，引起了很多人的懷疑，而在毛澤覃死後，陳毅就把賀懿接收過去，因此，陳毅的嫌疑更大。但當時毛澤東正隨軍西竄，大權全操於周恩來、秦邦憲之手，毛澤東自己都未知命盡何日，也就管不了毛澤覃的事了。

賀懿跟着陳毅過了兩年多艱苦生活，抗戰開始，皖南殘餘共軍編新四軍，有一些愛國而盲目的男女青年，遠道去投效新四軍，參加抗戰，陳毅身爲第一支隊司令，部下有政工隊、有女政工隊長，都是從京滬杭地區逃出，的其中自不乏蘇杭佳麗，陳毅對賀懿本來已玩厭了，又有了這個機會可以擇美而噬，就將賀懿一腳踢開，賀懿也沒有臉面去向毛澤東陳訴，只好在新四軍軍部幹一份工作。於是遇見了涂振農。

雖然賀懿是經陳毅遺棄，但在涂振農眼中看來，仍是天人，就百般獻殷勤追求，涂、賀終於混在一起，陳少敏當然不答應，兩人日日拿着眞刀眞槍對拚，其他共幹看見不是路，就向延安報告。

此時賀士珍已被送往莫斯科，毛澤東雖然有江靑在抱，但是對這位小姨兼弟婦仍然有些懷念，得到消息大爲震怒，下令將涂振農、陳少敏都調回延安，硬逼他兩人和好，但涂振農堅決不肯，終於辦妥離婚，又回到江西。

周恩來到達南昌時，涂振農已去了延安，項英得到消息就派曾任江西省委書記，現任東南局宣傳部長郭潛趕去南昌陪伴。

南昌駐軍是二十集團軍三十二軍商震部，商震

竄，北方當時就有「大刀宋哲元，長腿商啓予」之謠，是說商震作戰跑得快。抗戰開始後，商震率部在冀南、豫北作戰，仍然發揮其長跑特長，見敵即跑，在北方留不下去，中央只好把商部調到江南，在南昌駐防。商部官兵打仗雖然不成，思想卻頗為前進，許多人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周恩來到了南昌，三十二軍內共產黨人川流不息前來謁見，周恩來就指示他們如何潛伏，如何發展，最後又如何推動兵運。

當時的江西省政府已由南昌遷到吉安，周恩來就到了吉安與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見面，熊式輝也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作風與張治中近似，也屬於一個隨團，熊式輝雖然對周恩來的行為有所懷疑，但周恩來是現任政治部副部長，平時又得到蔣委員長相信，這次又是張治中派來視察軍中工作，熊式輝更不必得罪他，供給各種交通工具，盡量予周恩來以方便。

當時的江西南部雖然將共黨武裝肅清，但共黨勢力仍然強大，許多黨員隱蔽本來面目，潛伏軍政部門工作，熊式輝所任命的專員縣長，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或同情中共人員。其中一位李專員，是國民黨江西省黨部訓練處長改任專員，但實際上也是中共同路人，因此，中共在江西南部各縣工作進行得異常順利。

周恩來在吉安受了熊式輝隆重招待，工作任務完全達到，又到了上饒會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顧祝同雖然軍人出身，也參與過東征、北伐，但是卻不能打仗。不過其人作事倒比較張治中，熊式輝這批官僚認眞。顧、周兩人在黃埔軍校同過事，西安事變後，顧祝同擔任西安行營主任，負責收編共軍工作，直接打交道的也是周恩來與葉劍英，所以淵源頗深。

周恩來見到顧祝同，就說出要回紹興原籍掃墓，探望親友，請求長官部給予方便。

多年，思想不但未前進，反而後退了。」

周恩來笑道：「長官是說笑話了，思想怎麼會後退。」

顧祝同說道：「共產黨人要掃墓，兄弟實在未之前聞，究竟吾兄此來眞實任務為何，希望明告。」

周恩來說道：「長官，我實在是掃墓，跟部長要我順便視察一下部隊工作。」

顧祝同說道：「這就沒得說了，不過，吾兄既然來了，我想同你談談新四軍的問題。」

周恩來一驚，曉得難題來了，連忙問道：「新四軍有什麼問題。」

顧祝同說道：「新四軍在防區內自行設置官吏，就地徵發糧食財物，儼然自成一國，又不服調遣，這事當如何處理。」

周恩來說道：「新四軍是國軍，劃歸第三戰區戰鬭序列，由長官負責指揮，長官可以斟酌處理，何必問我。」

顧祝同說道：「話雖然這樣說，但因為新四軍是由舊紅軍殘部組成，官佐又都是貴黨人士，所以我不能不同老兄商量。」

周恩來說道：「新四軍歸長官節制，如何處理我怎能管得着，不過，長官既然念及舊日交情，要問我一句，我想請長官飭令長官部人員關於補給方面不要歧視，也許一切誤會都可化除了。」

顧祝同說道：「我還不知道有這樣的事，老兄正式寫封信來，我一定照辦就是了。」

周恩來當時就在長官部寫了一封信給顧祝同，要求給予新四軍平等待遇，並聲明新四軍一定接受長官部指揮，若有違法亂紀行為，任憑處置。

就當周恩來停留在上饒期間，新四軍軍部派來兩部大型軍車供周恩來使用。周恩來覺得新四軍的裝備並不差，就詢問郭潛，新四軍與長官部相處情形。

官是北伐時[illegible]戰[illegible]，很多[illegible]，不過項英同志[illegible]人心高氣傲，對任何人都不看在眼內，所以引起許多誤會。」

周恩來笑道：「顧墨三本來是個飯桶，委員長所以相信他，也就因為他忠實可靠，他手下那批人，尤其是最得力大將韓德勤，更是天字第一號的飯桶，在江西時曾被紅軍俘虜兩次，像這種人，項英同志當然不把他看在眼內。」

郭潛說道：「項英同志不僅看不起顧長官，韓德勤這批人，就對毛澤東同志也是一樣。」

周恩來聽出了興趣，問道：「他怎樣看不起毛澤東同志。」

郭潛說道：「我先問一句，毛澤東同志與賀士珍同志離異，又與女明星藍蘋結婚這件事，黨內領導同志怎麼不勸阻呢？」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發生時，我同王明、博古都在漢口，距離太遠，無法下手。不過，事後聽說，洛甫同志及黨內元老都曾努力勸阻過，但是，沒有效果。」

郭潛說道：「這一件事對各級幹部發生了很惡劣的影響，最初大家還不知道詳情，以後毛澤東同志忽然發來一封電報，解釋他同賀士珍同志離婚，與江青同志結婚，完全合法。」

周恩來笑道：「他合的什麼法？」

郭潛說道：「據來電說，既合於以前中蘇臨時政府的婚姻法，又合乎現在國民政府的民法。主要作用在保障離婚自由與一夫一妻制。」

周恩來笑道：「這樣說起來他們兩人結合對於國家社會還有貢獻，不知項英同志怎麼說。」

郭潛笑道：「項英同志看了電報跳起腳大罵毛澤東同志下流無耻，拋棄了同生死共患難的賀士珍同志與一個下賤的戲子姘居，這樣缺德的人怎能領導全黨，眞不知道史達林同志看上他什麼？要他當我們全黨領袖。」

江南啼痕錄（八）

四、舊時人面知何處，桃花冷落舊門庭。

在赴渝前夕，於張橋準備報告及草擬提案之時，晚飯之後，張香公偕我到石橋墟外散步。張香公很鄭重的告訴我，預料在廣州的校舍，設備、器儀、圖書等，必定遭受嚴重的破壞，也遭受嚴重的散失。爲了學校前途，校董會必會推他赴美，向美國華僑募捐，以爲復員發展的經費。爲學校計，他不辭跋涉，再渡重洋（他曾爲本校募捐，戰前適赴美洲，奔走各埠，賴華僑的愛護，大力捐助，使本校蒸蒸日上）。但他隨即又坦率的告訴我，由於我所主持的黨、團工作，進展太速，引起一部份人嫉忌，可能也由於他一切信任我，一切讓我放手去做，又引起一部份人眼紅。如果他不赴美，他們奈我不何，但如果他赴美，他們必會向我圍攻、打擊、排擠。言下之意，暗示我早爲之所。嫉忌我的人我早有所知；但聯合來打擊我，經張香公指出，我才知道，當時一股冷氣，從我的脊柱冒進，不禁使我倒抽一口涼氣。

不招人忌是庸才，其實我也是庸才，不過感恩知遇，鞠躬盡瘁，希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所以，三年之間把黨部發展甚速；兩年之間，將團部由丙級陞爲甲級。中央團部命令全國四間大學分團舉辦暑期服務，本校分團列爲其中之一，撥大洋十萬元爲經費，其時大洋尚未貶值，十萬元爲數頗鉅。這是工作的成果，也是是辛勞的結晶。我從來只會認爲這是應有的努力，而絕不以此向人炫耀。不意竟招人忌，乎復何言！如果我是奴才，不求工作的表

噩，敷衍了事。這樣對不起自己，更對不起張香公，但絕不會引起大人先生們的側目。惜乎青年人不會遷就環境，急求表現，在別人眼底就認爲是鋒芒太露，此賈誼之所以保不住大中丈夫，出爲長沙王太傅，道出湘江，弔屈原於汨羅水，傷心人同聲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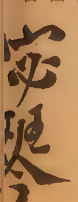
返鄉後，深自檢討，覺得我純是一個書獃子，不會逢迎，不會吹拍，絕不宜吃政治飯。決定在鄉稍事休息，處理家事之後，即隨校復員廣州，便向中央辭去本兼各職，還我書生本來面目，再執教鞭，在中學磨粉筆以終老，何必以案牘勞形，以功利迷性。一經決定，反心安理得。年來戎馬倥偬，干戈擾擾，從未獲得一天的無掛無慮。縱使在抗戰末期，自日軍「天龍掃蕩隊」歷境以後，前線已無戰事，雖置身於戲園顧曲，亦心馳鐵馬。現在解甲歸里，一身輕鬆，終日芒鞋笠帽，遨遊於松山虎橋之間，爲數年來最輕快的一小段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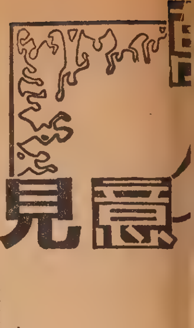
自日軍宣佈投降以後，少看報紙，尤其自上重慶，在新興折回以後，無心政海，更懶得看報。一天，族叔宓慶之對我說日間將往廣州。我覺得奇怪，因爲往廣州的水陸交通，還未暢通，何以急急赴穗？他告訴我廣東省政府改組了，由羅卓英將軍接任省府主席。廣州市也發表新任的人選，由陳策將軍爲市長。他的老友孫甄陶，接長市教育局。故趕往廣州，希望求新的發展。他蟄伏多年，靜極思動了。他又告訴我新發表粵省府各廳處長的名單，則毫無淵源。但省府委員中，赫然黃凌霜先生膺命南來。黃凌霜先生以民族學及文化學的精研，爲國內名教授之一。爲孫哲生先生所賞識，羅致爲立法委員。陳辭修將軍幕府中多學者，凌霜先生[illegible]

派爲三民主義青年團美洲組織員，不無關係。民國三十二年的黃花節，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於重慶馬家寺，在開會期中，於升旗典禮後，代表登台講話的，僅有三人，黃凌霜先生爲其中之一，亦屬異數。此次羅慈威將軍奉命主粵，而凌霜先生備員省府委員，想亦爲陳辭公所推薦的。我與凌霜先生論交，始於民國三十年的夏天，我奉調赴渝，參加復興關的受訓，黃凌霜先生亦以立法委員，奉調爲是期的訓育幹事。結業後，朱騮先先生召開黨務會議於組織部，黃凌霜先生與我均爲出席人員。以鄉誼關係，甚爲親切。迨民國三十二年馬家寺的羣英大會，彼此均爲代表，又聚首陪都。此次凌霜先生當選爲中央幹事（相當於黨中委），在選舉前夕，我曾爲之展開聯絡，因七省代表和十三間大學分團的負責人，和我的感情頗爲融洽，聯絡容易。會後，凌霜先生留我在渝稍事停留。我以既無政治活動的目的，復因粵南六邑救濟糧荒，急如星火，要兼程南下。乃婉謝凌霜先生的好意。蓋在大會上能通過緊急救濟粵南六邑糧荒案，亦是我和凌霜先生合作的好戲。返粵後，一次，忽接凌霜先生拍來電報，邀我赴美，擔任美東分團。我以拙於英文，恐有失國體，乃婉辭好意。以後頻頻通訊，自日寇進犯桂柳，西江淪陷，郵電中斷，乃失聯絡。現在聽慶之叔說及黃凌霜先生奉命南來，使我眼前一亮。

因張香公赴美，必成事實，而我受人排擠，又必爲事實。我雖爲中央任命，他們奈我不何。但勢同水火，還有什麼意思。既決定早爲之所，必要時復爲馮婦，再執教鞭，今黃凌霜先生返粵，卻對我將來的出路，多了一條門徑。後來有些人不明內幕的，以爲我是張香公一手提拔的人，竟中道離開，豈非忘恩。殊不知我內苦之心，處境之難，不足爲外人道。

迄今白首門生，仍未能報答師恩，於心慚愧。而當時急欲變換環境，確有難言之隱，況經張師[illegible]明，





成者爲王敗者爲寇

周恩來勢必與江青火拚

去年中共在北平舉行一個「亞非友好乒乓球邀請觀摩賽」，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不久。當賽事完畢，一個參加代表路過香港，與筆者見面。談起大陸情形，他別的沒有講，只告訴了自己一點觀感：第一、大陸一般建設，不能說沒一點成績，尤其在工業水利建設方面。但大陸人民的生活，則確實未見改善；第二、內部權力鬥爭劇烈，目前是周恩來握權，毛澤東畢竟年齡太老，已退居幕後，但不論誰人當政，都要扯起毛澤東這面招牌，不論舉紅旗或反紅旗都要這樣做。

今年九月中共又在北平舉行「第一屆亞洲乒乓球錦標賽」，上月中旬結束，各國代表更得到漫遊各地名勝和延安、韶山等「聖地」。筆者的朋友，去年參加比賽，今年也代表出席，九月尾回程在香港碰頭，相談之下，大陸情形大致一如去年。第一、周恩來當權更加表面化，毛澤東老邁一如接見田中之電視播影，連站立握手都成問題，遑論主理政事，中外人士之所謂「非常健康」，實係捧場說話耳。第二、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微妙蕩漾不安，毛在北平接見田中前一個時期，傳與江青去了杭州，所以他倆多時沒有露面。大陸局勢看來沒甚風雲，但也似變動前不尋常的平靜。

這朋友在北平和大陸各地，逗留了一個多月，他所說的話，和我們這裏的傳聞，年來大概都是一樣，對周恩來是否能收拾「文革」和「林彪事件」後的殘局，實現其所謂「周恩來路綫」，發生懷疑。表面看來，中共對外是有很大的轉變，先後與「美帝」頭頭尼克遜，軍國主義頭頭田中，大國操縱機器的聯合國，互相拉攏勾結，大搞其關係正常化，有些人就以爲中共就此平定了，對外對內都合「和平演變」了。持此論者，可說幼稚而天眞，是片面看問題，而不是全面看問題，如此對中共事物的認識，簡直缺乏深度，且易受其欺騙。

中共經過「文革」和「林彪事件」後，政局無疑是進入另一階段，爲要塡補兩大創痛，消除傷痕，過去在兩大事件中所作的「奪權」、「武鬥」、「誣陷」、「逼害」、「造反有理」、「越亂越好」等罪惡勾當，通通記在劉少奇和林彪身上，其實這都是老毛的陰謀和指示，使劉、林做了千古的罪人。

目前從各方面觀察，周恩來看似獨攬大權。但誰能擔保老毛肯放過他呢？加上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輩永不甘寂寞，就算周恩來面面俱圓，事事讓毛澤東一系沾點光（如接見尼克遜、田中等，不似劉鄧四年不請示），他們也不放過他的，因此周恩來之獨攬大權，並不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遲早周、江兩系仍是會火拚的，如果短期內毛澤東死亡，周恩來必會將江、姚、張等打垮，相反老毛如遲一點死，則江青系必會借故生端，隙末兇終，聯合實力派而倒周，此一變亂動向，似是無可避免亦無可補救。

其次，將來中共各實力部門的首長，必相繼委出（最近公安部長已委出，國防部長與總參謀長等仍虛懸），其派系人選定有糾紛，就算分贓式山頭，因爲不憑實力就難居高位，地位愈高則權力慾也愈熾。如此相互成因，很容易又做了鬥爭對象，所以中共這個政權的變亂，眞可以說是永無止境的。

中共最近自己發表五十年來，黨內有過十次大變亂鬥爭，從代表人物分析，大概是指淸除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陳紹禹）、張國燾、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等，剛是十次事件，又說今後仍然繼續有鬥爭的，三五年內必有一次，爲什麼他們自詡是最偉大的共產黨，又有最優越的馬、列主義，和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而其領袖更兼具四個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爲何五十多年變亂不靖，共產主義教育是教足一代的人了（以平均六十歲論）可是倡亂的人都是中共的領導人，老黨員，老革命家，親密戰友，和特定接班人，這眞令人想不通了，他們曉得三年五年必有一次變亂鬥爭，（事實五十年十次正是五年一次），難道總找不出變亂的根源嗎？又每次鬥爭之後，失敗的一方必成爲叛徒、托派、工賊、內奸、假革命、資本主義復辟者等等，他們都經過長期的反叛鬥爭，如果要做工賊內奸，何必爬到黨內最高的地位，這恐怕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的道理而已。

我看要了解這個問題，絕不是像中共目前所行的一套，一味將罪過推向失敗者的一方，而要研究變亂的根源和中共政權的**本質**，共產主義是一問題，毀滅人性也是問題，極權統治更是一問題，政權不從政通人和入手

，措施不理人民死活，彭德懷在三面紅旗時上萬言書，爲的是希望不要太冒進，結果釀成三年災害，民不聊生，餓殍載道，但彭本人卻得到野心家反革命的下場；劉少奇三自一包的政策，挽救了冒進全面失敗的命運，使大陸各行各業得以復甦，（主要是農業）但一個文化大革命卻打成叛徒、內奸、工賊，不但丟了國家主席，甚至不知下落。彭、劉等人是叛徒反革命嗎？只是中共極權統治的犧牲品罷了，以這樣措施這樣事法處理當政人員，難怪三年五年必有大變亂大鬬爭了。

有共產黨的地方就有變亂，共產黨統治的地方更是脫不離貧窮。蘇俄革命了五六十年，「抗美援朝」時有人經過赤塔（中東鐵路大城市）而買不到一個大皮鞋，相反在滿洲里卻見一卡卡大碼皮鞋向蘇俄運去。中共竊據大陸二十三年，更是變亂頻仍，依然一窮二白，觀郵局寄大陸的郵包，便可想像一切，徒然大叫如何美好，看來只有你革我的命，我革你的命，彼此不斷丟命而無止境。

（兆華）

「大陸青年」也有冒牌貨
一逃亡者揭開其中內幕
反擊專欄作家詆譭中傷

鄙人在五年前由大陸逃亡來港，如今，生活安定，但對於以往大陸處在中共暴政下的痛苦生活，永記不忘，對仍處在水深火熱的大陸同胞時刻關懷和同情。

由於本人來自大陸，故對於日常報刊所刊登的有關大陸青年以及其他逃亡同胞訊息以倍加關切。幾年來，本人感到有一怪事可謂不談不快，這一問題就是有關所謂「大陸青年」犯罪問題。

每當有一、二宗「大陸青年」犯罪時，有很多所謂作家先生們便亂發謬論，痛詆「大陸青年」，恨不得把他們置於死地而後快，其實，只教我們眞正的大陸逃亡青年冷笑連聲而都當成十全十美的聖人，偶或有錯便該誅該殺，並且，使人莫名其妙的是，這些先生們不知憑什麼理由硬生生地把每年罕有的數宗犯案的「大陸青年」用來代表有時每天多達百多逃亡來港的大陸青年，這不是對我們數以幾十萬計的大陸青年進行誹謗和人身攻擊麼？

這些先生們對於大陸青年的指責簡直是本末倒置，其實，大陸青年來港後發牢騷是有的，主要是表現對「老香港」對他們的歧視、欺凌，以及迫他們走向腐化的道路表示反感，眞正願意墮落的大陸青年是沒有的，而是由於環境逐步潛移默化而逐步地和「香港人」同化起來，但那些專欄作

由於大陸青年對香港有「不正確的認識」，因而對香港現實「大感不滿」。由此看來，這些作家只能稱之爲「井底作家」、「天眞作家」，因爲他們把大陸青年逃亡來港目的一律硬說成是要「貪圖物質享受」，這種誣蔑與大陸共幹對逃亡的青年所加之罪各有何不同？其實，大陸青年的逃亡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自由」二字，而我們來港後，也很熱愛香港的現實社會，也隨時願意獻身與想破壞香港自由的人作殊死決鬬。

不過，本人認爲，最重要的一點，那些作家先生在對大陸青年口誅筆伐的時間從未想過，那些所謂「大陸青年」的身份是否屬實？據筆者所知諜則不必談了，現筆者所要談的是另一種爲數不少的冒牌大陸青年。

香港對於苦難的大陸同胞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自由的天堂；然而對於戰亂中的印支半島三國，寮國、高棉、南越人民來說也是一個異常吸引人的天堂，不過對於多數人來說，想來香港也不是一件易事，主要困難，是在於旅費和來港後的種種生活問題，但對於居住印支半島三國的華僑卻有較多的有利條件，第一、他們多數經商，因而旅費不大成問題。第二、他們多數有直接、間接的親戚、朋友、同鄉在港，因此他們的子弟來港後立足不成問題。第三、他們的子弟雖然全是在僑居地出生，但全部會講家鄉方言以及國語。

在「越戰」之前，很多華僑子弟都當兵，因爲反正不用上前綫打仗，死人是美軍的事，又由於華僑子弟多數受過中、上等教育，因此他們入伍後很快就晉升爲中、下級軍官，在越戰之後，越軍也要上前綫打仗，打仗就要死人，那些華僑送子弟去當兵，原只是光耀門楣，不受人欺侮就算，所以自越軍要打仗之後，他們紛紛送子弟來港「旅行」，他們的旅行手續全是雙程，但他們來港後，一概不回越南（高棉來的也同樣），把他們的原有護照丟掉，然後冒充「大陸青年」去領取身份證，他們事先閱讀有關大陸的種種新聞，另外他們在港的親朋也熱心指教他們如何「扮演」成爲「大陸青年」，居然有不少人以大陸青年身份領得身份證，不過也有不少人被發現是冒充被驅逐出境，於是很

僑子弟所能付出，爲了得到在香港永久居留，想唔犯罪也唔得，於是「大陸青年」犯罪也日見日多起來了，能夠從越、柬來港的華僑子弟多數是家境較爲富裕，過去在家中游手好閒，享受慣了，來到香港要辛苦做工當然很多做不慣，這也是造成要犯罪的原因。

他們之中很多人來港後根本不做工，每月等待家中滙欵來，終日花天酒地，接濟偶有間斷，借貸無門又不願去做工，於是「搶」好過「借」了。談到這裏，那些先生們如有看到拙文，未免也要冷笑起來：「好似講古咁講，香港政府不會追問他們入境擔保人，叫他們把來港『旅行』逾越居留期限的人交出來麼？」這一點用不着擔心，因爲香港有很多黑市旅行社，掛名××貿易公司（筆者隨時可以舉出十個以上有關這類「公司」的名稱和地址），他們專門在東南亞做這種「旅行」生意，負責擔保上述「大陸青年」來港的入境手續，負責退保，負責做身份證，條件簡單只要有錢便可，至於這些公司把六千元和有勢力分子按如何比例分賬，則筆者還未深入去調查過，總之，只要有了這種幕後「搞掂」，那麼這些「大陸青年」即使把劉少奇說成總統，毛澤東說成廣東省長也照樣「過骨」。

得了吧！先生們，高抬你們的貴手，不要再對我們大陸青年恣意亂發議論，雖然我們沒能力，也沒「地盤」可作反擊，不過，你們可會想到你們不負責的謬論發得太多，因而被會我們拿來作爲衡量你們的人格和作品

田中角榮性格與誰相似
三姓家奴呂布庶幾近之

田中角榮自從把競選對手福田赳夫擊敗奪得首相職位後，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大搞「日毛關係正常化」，經過一番籌備，卒於九月二十五日成行，酬酢六天，終於達成協議，簽發聯合公報，在九項原則下打開了「建交」的大門，雙方都當作是一件大喜事，媚共的應聲蟲們更喜形於色，搜索枯腸，稱頌讚歎，認爲從今以後，毛日友誼，「牢不可破」，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實在幼稚得可憐。

毛日建交給我的印象，好比是一個爲人婦的當丈夫家道中落時，就不甘食窮，下堂求去，另尋對象，只要有錢有勢，那計是匪是賊，只求目前有些好處，不顧將來，如果唔好，又再揀過，這種令人鄙棄的無信無義行爲，只有愛慕虛榮聒不知恥的賤婦人才做得出，估不到身爲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在國交中也會運用同樣的手法，也許這是蝦夷族的獨特性格。

田中角榮左手撕舊約，右手簽新盟，稍有頭腦的人都會懷疑到這種人的簽字是否有價值，媚共的應聲蟲們竟能爲新盟而歡呼，周恩來就沒有他們那麼糊塗，在北平迎賓館舉行第四次首腦會談中，周恩來贈送給田中角榮一幅題詞，內容是「言必信，行必信用至好，千祈米再甩底咁冇癮。」假如田中角榮的面皮不是比萬里長城還厚的話，他就會當堂臉紅耳赤，醜得無地自容，但他竟能裝傻扮懵，若無其事地回敬一紙「信爲萬事之本」，眞可謂無耻之尤！老周冇佢符，吹佢唔脹。不過，我們不防拭目以待，看他這回「信」得幾耐。

因此，田中角榮令我想起三國時代有位武將和他有點相同，這人武功高而人格低，相貌美而心術壞，就是張飛罵作三姓家奴的呂布。他好媚權勢，拜荆州刺史丁原爲義父作爲進身之階，當太師董卓專權，聲威喧赫、炙手可熱，於是起異心，欲轉投靠，而董卓亦想收攬天下勇士以增強自己勢力，經謀士李肅，從中牽引，正是姣婆巧遇脂粉客，一拍卽合。於是呂布提着第一任義父——丁原之首級去見董卓，作爲拜太師做第二任義父的殺了義父，刀上的鮮血尙未乾，又再拜另一個人做義父。可見「義父」在呂布心目中並無絲毫價值存在，可是老董利慾薰心，沒有考慮到這點，以爲得米，誰知養虎爲患，轉眼間，殺義父的悲劇又重演，老董裝滿民脂民膏的肥肚腩，又給老呂的方天畫戟截了一記，一縷寃魂，飄往地府去，找到他的「義老襟」一同大歎五更。

多行不義的三姓家奴，最後被曹操生擒，他又重施故技，聲稱願拜曹丞相爲義父。可惜這次卻不靈，老奸巨猾的阿瞞，前車可鑑，一聲盛情難受，遂把呂布絞殺於白門樓。雖然他不至於「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但最低限度也是不得善終。

寄語媚共的應聲蟲們，對田中角榮的「日毛建交」政策，別歡喜得太快，好戲還在後頭，無信無義，一定會吃到自己種下的苦果。（嚴正）

建議九龍總商會效法昔上海市商會出具非日貨證明書

編輯先生：

茲奉上「九龍總商會應仿效昔上海市商會出具非日貨證明書」建議書一件，請斧正登入貴刊。

本月七日報載：台灣進出口促請「香港出口商人注意：日本商人以港為轉口站，將日貨輸入台灣」；本年上半年因日本政府對台灣中華民國態度曖昧，日貨輸入減少，而日貨經港輸入台灣約一千萬元。

現日本政府田中首相撕毀「昔日與中華民國所簽之和約」，忘了蔣總統對日寬大，不計較昔日抗戰殺害我無數同胞，在國外馬尼剌殺害我總領事（楊光注），副領事（朱少賓），及主事等；竟與毛共建交，中華民國政府已宣佈採取經濟制裁辦法：從其他國家輸入原料機器等。「商人無祖國」，利之所在，趨之若鶩，忘了同胞昔日所受的痛苦，商人中難免無奸商。

為防止少數不良商人魚目混珠，改頭換面，把日貨冒充其他國家貨物，由港輸入台灣；九龍總商會已號召全球僑胞抵制日貨在先，應義不容辭，仿效抗戰時期，上海市商會出具「非日貨證明書」——尤其是紗、布等

公共租界內，因地基不在公共租界洋涇浜章程條例內——屬與中國政府，租界當局不能干涉，因此市商會撤退來港，在上海商業銀行大廈內辦公，簽發輸入內地（大後方）國貨證明書等。

九龍總商會應從速與台灣政府當局及工商界聯系，一方面防止少數不良商人，以港為轉口站，將日貨冒充其他國家貨物輸入台灣；另一方面便利正當商人及促進其他國家工商界與台灣工商界交易，建立友誼，加強邦交；使日本工商界人士覺悟，與中共建交、談貿易，得不償失，群起推翻田中內閣，停止與中共建交，恢復昔日與中華民國邦交；要知與中共建交談貿易，共區內人民生活水平低得可憐，衣、食、住多要限制、配給；不僅經濟上日本得不到較多的好處，而政治上，使日本國內不得安靜，因中共與其他國家建交目的——革命輸出，不是要大陸人民生活改善、提高——自己打腫了臉皮冒充胖子，為什麼大陸人民，冒九死一生——泅水偷渡來港，這是很好的例子。大陸人民生活水平既如此之低，那裏有多餘的人民幣購你日本的電視機、洗衣機、電飯煲等，且中共的政府不會採購這些商品供給人民享受的。

浮雲上

（十月十日）

留美一讀者 聞建交而感憤激 要求立佔釣魚台

萬人傑先生：

今晚在此間電視新聞報告中，聽到日本跟毛共正式宣佈「建交」，而中華民國亦立即與日本絕交，並斥責日本背信忘義。在這裏很難知道詳情如何，但我們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應立即宣佈由於中日和約的片面廢除，中華民國與日本即時起恢復中日戰爭乃[illegible]舉一則表示中國政府的決心，二則可振奮中國人民及海外華僑，三則可打擊毛共統戰陰謀，證明過去抵抗日寇是由蔣委員長領導中國軍民浴血奮戰，直至現在仍如此，則勝過何應欽將軍著文駁斥毛共萬萬倍矣。因日本如與毛共再簽和約，則毛共可振振有詞說：「[illegible]歸」論的胡塗蟲及外國人則影响大矣。如國府仍不把握此時機，以行動表現其堅強獨立自主的態度，給世人看看，則中華民國的名與實將消失於世界政治舞台了。

留美讀者何木華等敬上

（六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共教育方針製造大量文盲

色厲內荏而奸猾多詐的毛共一伙，為了鞏固其獨裁統治，不惜對大陸大中小學校，強迫施行其所謂「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教育方針。以致大陸的教育出現下面種種怪現象：

①取消考試制度，強調執行挑選保送的辦法，使家庭出身不好的和個人對毛共現實稍有不滿的學生，根本沒有資格進入校門。因而製造了大量的文盲青年。

②表面提倡勤工儉學，實際強迫半工半讀。城市的學生到工廠參加勞動，農村的則落生產隊參加生產，使學生的知識水準普遍下降。

③摧毀我國傳統文化，於一九六四、六五年四清運動和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期間，大舉在民間搜刮古書、小說，謂古書、小說為黃色或毒草。

[illegible]

教材，來教育青少年，使他們認不清國府的眞面目。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造成在大陸受毛共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他們的文化水準確實低淺，倫理道義全然不懂。但毛共還不放過他們，誠恐他們起來造反，故又在一九六八年，硬說[illegible]中農的再教育，從新改造世界觀。遂一一被逼迫去農村裏當農奴，受活罪，和農民們一起過着最悲最慘的苦日子。

大陸逃港學生劉均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晚

「萬人協會」簡訊（三八）

本會康樂部屬下「萬協」足球隊，上月曾與沙漠恒星隊作友誼賽，結果一比一踢和。沙漠恒星隊爲本港小足球隊之勁旅，能與該隊踢和，足見「萬協」隊也不弱。本月二十一日晚九時，沙漠恒星隊再約「萬協」在九龍麥花臣球場作友誼比賽，該隊隊員身穿藍色球衣，「萬協」俱白袍小將，眞是藍白分明，特別可觀。球賽開始，「萬協」攻勢凌厲，動作快速，以雷霆萬鈞之勢，連攻四球，殺得沙漠恒星隊神色倉皇，陣容凌亂。可惜萬協前鋒欠缺臨門一脚技巧，結果仍是無功而退。俟後互有攻守，建樹均無，上半場和局終場。

下半場沙漠恒星隊保持氣力均匀，越戰越勇，頻頻反攻，三角短傳，切邊斬中，球技果然名不虛傳，「萬協」隊在隊長盧世龍指揮若定之下，沉着應戰，無奈各球員氣力不繼，形成守多攻少，還幸門將梁子衡把關鎮定，兵來將擋，大有「萬協」仇志強之風。幾度撲救危球，力保球門無恙，已臨終場五分鐘內，萬協隊隊員氣力已捉襟見肘，加上偶一失誤，即爲沙漠恒星所乘，前鋒後衛齊上，一輪快跑，攻球疾速準確，球兒撞網而入，終場時一比零萬協隊見負。全場「萬協」攻球六次，沙漠恒星攻球九次，相方僅各一次犯規，亟能保持體育精神，互相敬重。這是一場頗精彩的小型足球賽。論球技着實各有千秋，不過，沙漠恒星隊成立已多年，平日能保持天天練習，氣力已佔上風；「萬協」隊氣力不繼，復無球技頗精之後補隊員接力，至有此敗。倘今後每次賽後，能作出賽小結，吸取經驗教訓

惜虎頭蛇尾，久疏練習，最近幾位會員及讀者來電詢問籃球隊狀況，表示願意參加，康樂部亟表歡迎，委派張中海會員重新召集籃球隊舊部，加緊練習，以備對外比賽。張中海會員原屬舊日籃球隊隊員，一向熱愛母會，當不負康樂部厚望。至於細節問題，可與康樂部朱有全副部長研究，製訂方案，加強組織。本會仍盼會員們及讀者群中對足球和籃球有興趣的青少年踴躍報名參加，活躍康樂，強健身心。

上月杪，會員頻頻來電要求本會組織「歌唱國樂班」，現由會務主任藍海文決定，商得會長同意組織，訂每週四晚上八時至十時兩個鐘頭爲練習時間。地點在本會會所（灣仔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歌唱由小萍，樂器由鄭秀堂負責教導，愛好音樂和歌唱之會員或讀者均可報名參加，來電或親來會所均可。

慶祝六十一週年國慶聚餐聯歡會上，由陳挺拔、黃同化兩會員拍攝了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七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秘書處供稿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爲「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爲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僞政權的來龍去脉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值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冊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無線電視不夠公正 雙十慶典竟付缺如

萬人傑先生：

弟向來是閣下長期讀者，昨天在家休息，適逢雙十國慶，回憶來港多年，少壯離家老大回，何時回呢？此屬大局之事。海外翹首，東望王師年又年，俗云：寒爐添炭世罕有，勢利之人較多，開門揖盜之人執迷不悟，一旦禍及己身，懊悔莫及。本港無線電視應本自由社會宗旨，傳播新聞，大公無私；不能受恐嚇而有所偏頗。每逢雙十國慶新聞報告中，有台北總統府之偉大場面出現螢光幕上，今年也不例外。弟趁休息時間，在無線電視前等候報告結束，未聞未見，是否恐大陸產品不賣廣告？若有恐懼之心，台灣歌星受過台灣教育，思想總是反共，決不可在電視台演唱，免得罪左派分子，應由北京聘來歌星或歌舞團爲是。須知無線電視是何機構組成，有何黨派，應自己明確。萬人傑先生，你有不怕一切之健筆，有堅定不移之立場，請在牛馬集中代爲批評，是所至盼。

讀者陳漢上

清潔香港萬衆擁護 持異議者唯三類人

香港被外地人稱爲「東方之珠」，本地人聽來，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經多年來的奮鬪和掙扎，然後得到有些成就，被人家稱頌；懼的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可以看到外地人看不見的一面，有些角落，垃圾山積，穢氣攻鼻，虛負香港之名而有臭港之實，如不幸被外

認爲有把垃圾清除之必要，於是發動「清潔香港」運動，如推行成功，大衆得益不淺。

所以除下述三種人外，再沒有人會不擁護這運動。

第一種人是主張以寬大仁慈對待暴力行刼罪犯的社會工作專家，他們肯定嚴刑峻法是不足以制止人們犯罪

元，這樣懲罰可以稱得上非常嚴厲，因爲現時臭飛逼良爲娼的也只不過罰欵二百元，若依照上述專家的邏輯推演，在嚴懲重罰之下，隨意抛棄廢屑的人不會減少。

不過我以爲二千元並非嘢少，試問有誰敢以身試法，街上垃圾一定會大大的減少，甚至會有絕跡的可能，到時這撮專家連牙較都輸埋，看他們還敢肯定嚴刑峻法是不足以制止人們犯法否。

第二種人是賭博合法化的提倡者。他們說：「現今賭檔林立，皆因現行法例不能把賭博禁絕，所以就要承認賭博是合法，經過合法化後，就可

圾。照他們原則去做的話，就要先行將隨意抛棄垃圾成爲合法化，然後才能立例管制。可是這次港府並沒有採取合法化的步驟，卽行立例重罰二千元來壓制隨意抛棄垃圾，無形中享他們一記清脆玲瓏的耳光，教他們以後不要再提「賭博合法化」這幾個字，要用「合法」來管制賭博，簡直是除裤放屁。

第三種人是港共，他們要落實那條最高指示：「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五年前，他們誇下海口，「不鬬垮港英，誓不收兵」。可是港英至今依然屹立不倒，換句話說，港英依然是他們的敵人，這是毫無疑問的。現在敵人要推行「清潔香港」運動，那麼港共就非要反對「清潔香港」運動不可，否則是不聽毛主席的話，不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是非同小可，可能被認爲是叛徒、是內奸、是裏通外國、是反動份子、是蔣美特務……會有粉身碎骨，死無葬身之地的悲慘下場，問你怕未？所以凡是港共個個都要扮垃圾蟲，隨街掉垃圾，至於罰欵就由鬬委「無產富翁」王百萬個人負擔可也，因爲他曾經說過一句豪言壯語：「只要鬬垮港英，就算傾家蔡產也值得。」言猶在耳，有報紙爲證，不容抵賴，況且五年來地產飛漲數倍，最近他在北角建成了不少幢豪華大厦，價值不靡，二千元一次罰欵，在他看來眞是九牛一毛，幾時才能把他的家產罰個清光，務祈要把香港弄汚糟辣撻爲止，這樣才算得是毛主席最最最好學生，最最最佳接班人。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浣溪紗 [illegible]

南冥叟

(一)翻是南荒得自由，不知霜雪不知愁，風和日麗任淸遊。　幾曲蠻歌來隔院，一輪明月照層樓，又耽吟咏過中秋。

(二)北望神州阻翠烟，香違桂蕊廿餘年，天涯何事苦流連。　且寄幽懷吟皓月，休教幻夢擾淸眠，人生知足卽神仙。

浣溪紗 本年中秋天雨無月可賞又逢世局激變用前韻賦感

南冥叟

(一)眼見天涯少自由，滄桑世局使人愁，不知何處可淸遊。　片片烏雲籠大地，絲絲細雨洒高樓，未覩圓月負今秋。

(二)寶島緣何隱暮烟，臥薪嘗膽廿餘年，未殲大敵怎流連。　已是今宵無好月，更從何處得安眠，只求人事不求仙。

蝶戀花 七十生日賦感

南冥叟

如夢浮生今七十。曾在東瀛，醫術勤勤習。本欲活人兼活國。東風未便春無力。　卅載誰憐覊異域。身滯炎洲，夢繞鄱陽側。霧黯神州歸未得。椰風蕉雨空相逼。

壇主微言

詩與詞同一性質，詩有韻，詞亦有韻，詩有平仄，詞亦有平仄，律詩有對仗，詞亦間有對仗，所不同者，字句之長短耳。

近來若干文友，每有新詞相寄，細讀之，字數不錯，意義亦好，惟平仄很多有誤，讀來不能順口，改之頗不容易，考慮再三，只有放棄。

蓋詞有詞譜，規定用字，每調不同，各有高低音，在宋朝，等於時代曲，人人會唱，人人懂聽，音節繫乎平仄，平仄萬不能錯，大凡仄弄錯，唱來無高低長短之別，既不好聽，且覺阻口，塡詞，並非湊夠字數，卽算了事，粵語「離晒譜」，卽是宋朝古語「不合規定」，由塡詞而來。

南冥叟先生，是爲詞學大家，除音節響亮，用字工穩之外，而且首尾相照，一氣呵成，對仗之工，讀來有淸麗可喜之感，例如「幾曲蠻歌來隔院，一輪明月照層樓」，「片片烏雲籠大地，絲絲細雨洒高樓」。律詩不深，不能有此對仗，更不能塡得該詞也。

重九登梨園山絶頂 調寄望海潮

一覽樓主　楊海天

白衣添酒，霜風吹帽，重陽訪古高丘。山起嘯猿，空飛唳雁，夕陽紅染汀洲。莽莽望神州。正獸雲噬日，妖氣纏秋。千縷憂思，一胸盤鬱漫難抽。

江山萬古悠悠。儘英雄輩出，幾箇風流。百代帝王，中原俊傑，一江淘浪東浮。天地寄蜉蝣。問歲來健否，好景曾留。再插茱萸大嶺，載酒作豪遊。

壬子秋於香江間園客邸

海天先生之望海潮，亦屬佳構，「山起嘯猿，空飛唳雁，夕陽紅染汀洲」，氣勢高遠，音節又復響亮。壇主。

補情天慢 憶劉女士（自度曲）

馮萬里

海角棲遲百慮煎，書劍飄零，長夜不成眠，寂寞靑燈前，孤雁高飛何處是，浩瀚無邊，愁殺東風春又姸！　奇緣，有女如仙，我愛她衣袖飄然，襟懷灑落，不類素紈，芳華念二，嬌嬈嬝娜，幾回秋水動人憐，茗市傾談相恨晚，從此昵語綿綿，公園戲院任蹁躚，餐廳菜館共流連，歡娛日子短，瞬息兩三年，怎惜金錢，祇求她忻喜，穿則時裝美服，食則珍饈海鮮，更踏遍上水、大埔、長洲、元朗與沙田，快樂正難言。　情牽，一絲絲，一縷縷，而今化作輕烟，最傷心處，滄海難爲水，雲雨巫山嶺。好好鴛鴦被拆散，恨海幾人塡，除非媧皇煉石，許補情天，終夜淚漣漣，啫撫床氈，枕冷覓釵鈿，精神打擊大，氣結心懸，一日不想她，腦中幾十圈，高喚阿×人弗應，片片痴癲，縱然有夢又誰圓？

萬里先生附書有云「拜讀二五七期詩評代札，茅塞頓開，正如詩經所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先生之謂歟？金石良言，允宜置諸座右，然讀元微之會眞詩，『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則又感慨繫之矣」云云。

鄙人昔年，喜讀言情小說，與萬里兄爲同道中人，情深似海，想法天眞，必遇如林黛玉、崔鶯鶯之人，而後始可言婚，嗣後從事軍旅，各省漫遊，年輕貌美，位尊而多金，上至閥閱名姝，求媒問字，下至歌壇舞榭，一擲千金，發現貌美如花者，多半頭腦簡單，滿身惡習，才美粗具者，驕傲不堪，砂塵而兼八卦，難以應付。民國以來，教育制度更改，男女之防，已不存在，學校校花之流，大多均有面首，文字不深，詩詞不曉，「爾也勒夫油」，俗不可聞，依古書而求今人，永不可得，一氣之下，只有獨身，閣下何不學我，既可自由，復無家累，飛雲翔鶴，隨意所之，不必自製枷鎖，伸頸就縛，記前年余有詩云：

二十年來擲菓車，潘郎瘦損咄空書！
心同古井波難起，身比行雲意自如，
盡醉且傾今日酒，豪華未改舊時余，
漫云老去風情減，舞步依稀韻有餘。

復有一詩，贈與閣下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小說胡謅未可信，今無黛玉與雙文。

壇主致候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五—七三五〇三三

羅小雅最新創作

仙島是個美麗的小地方，位於台灣石門水庫兩岸，這裏發生過一段平凡而動人的故事，這部書是作者羅小雅旅行回來，第一部以台灣作背景的小說，親臨其境，寫來細緻動人，是一部不可多得佳作。



定價港幣二元六角

「十二月之歌」是一部涵意深刻，構思嶄新，主題正確的作品，讀後發人深省，寓意深遠，扣人心弦，是一部清新的作品。



全書 22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illegible]花」是青年女作家羅小雅新作之一，是書在香港報章連載四個月，佈局新穎，刻劃入微，受到讀者歡迎，紛紛來函推崇，故刊印單行本，愛讀羅小雅作品，不容錯過。



全書 240 頁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夢迴日月潭」在「南華晚報」連載時，哄動台灣與香港，寫一個香港小姐在台灣與一個有婦之夫的相戀故事，故事哀感頑艷，盪氣迴腸的寫情寫景，歷歷如繪，對少女心情之刻劃，入木三分，堪稱羅小姐近年來代表之作。



全書 218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人是感情動物。雖然說理智可以戰勝感情，但卻不是絕對的。羅小雅小姐創作的「感情的節奏」，是一部敲擊着每個讀者心房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說出了金錢不能買到一切，你要愛一個人，就必須付出你的全部感情去愛他的眞理。這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明眸」在暗藍的海上，海水暢快飛濺，我們的心靈自由，我們的思想無邊，迢迢的地方，風能吹到，海濤飛沫……她安息黃土裏，她的明眸卻永遠照耀，她給予書中女主角光明，帶給人們快樂，是一部盪氣迴腸的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理，活現書中。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杜鵑殘了」，杜鵑花是美麗而使人傷感的花，我們古代詩人常有詠杜鵑鳥杜鵑花的詩詞，無非寄托哀思和悽怨心情。杜鵑花壽命最短；在香港，每年正月開花，歷時二月，[illegible]。人的生命悠長，有很多人不懂利用時間，發揮其生命力，令她的生命變得黯淡，儘管生命是長久，沒有美麗的時光使人懷念。



全書 198 頁
定價港幣二元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當即寄奉，不另收費。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WISEMAN PRINTERS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六三期）

天生一對！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六三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三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九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中共領導層的新動向

自從十・一之後，大陸的政治形勢突然從鑼鼓喧天變成一片沉寂，簡直近乎死寂。九月下旬日首相田中訪問北平時，中共會忍着肚子疼竭力奉承田中，雖然沒有熱火朝天，至少也歡聲動地。九月三十日田中從上海起程返國，周恩來親自送到機場，還動員了三千穿褒裳的少女。載歌載舞，送這個只說「痲煩」不道歉的「軍國主義」首相！可是十月十四日西德外長舒爾訪中共，並簽訂建交聲明，但是中共當局鴉雀無聲，毫無慶祝的氣氛。周恩來連簽字儀式也沒出席，冷淡得離了譜。

「樣板戲」開始拆卸

有的觀察家推測中共正在召開重大會議，可能是九屆三中全會，也可能是十屆全代大會。關於中共必須召開「三全」或「十大」來解決重建中央領導機構的問題，本評論已經再三分析過了，現在如果眞的進行召開，實在毫不足奇。

在這裏我們談談中共領導層若干值得注意的動向。

①毛派碩果僅存的三員大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情況都不大妙。以江青而說，她的發跡始於一九六五年三月林彪請她主持解放軍文藝工作者座談會，林彪實是提拔她的恩人，林彪事敗身亡，對她實是致命的打擊。可惜海外觀察家多未注意及之。對江青來說，她今天的地位來自她搞的二十幾齣樣板戲，這也是一九七〇年九月二中全會以來，唯一的象徵文革的標誌，可是最近開始連這一標誌也被塗掉了。大陸各地已開始上演東歐的影片，歌劇團在排演民族風味的節日，樣板戲已經被拋落塵埃了。

十月十一日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請江青、姚文元去觀看國務院文化組主辦的「歌舞曲藝節目」（完全不提樣板戲）。筆者認爲這是中共文藝影劇脫離江青框框的一個重要表現。吳德請她去看，是形式上的禮貌，在毛未死之前這種禮貌是不能少的，此事證明國務院已取代黨的宣傳部，在直接領導文化活動。

其次是十月二日周恩來、朱德偕周妻鄧穎超、朱妻康克清等會見和宴請美國鋼琴家哈頓夫婦，江青竟未露面；而於十月五日她偕姚文元另行會見哈頓夫婦。周、朱等之會見哈頓夫婦時，新華社稱「總理」及「委員長」，本港大公報以四欄的標題報導，而對江、姚的會見消息，不稱官銜只稱江青同志、姚文元同志，而以兩欄的標題報導。

江青爲什麼不參加十月五日的會見和宴會呢？是人家不請呢？還是她不願意呢？還是另有別情呢？實在太值得玩味。

姚文元張春橋不穩

再以張春橋來說，他於九月三十日，在上海飛機場露面歡送田中回國之後，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有公開露面；而九月以來，原任上海市委書記，革委副主任的王洪文則內調北平，成爲風頭人物。以往張春橋以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革委主任常駐北平，上海的黨政工作多由王洪文代行，現在王常駐北平，張是否已調回上海，不得再參與「中央」黨務？或者另有別情？

再看死跟着江青，亦步亦趨的姚文元，十月十一日隨同江青觀賞國務院文化組排演舞劇曲藝節目之後，也有近一個月未再公開露面。尤其是十月二十九日高棉流亡政府設宴慶祝施漢諾五十壽辰，江青獨自出席，未見小姚踪影，尤其值得注意。

從上述跡象看，中共果眞在舉行「三中全會」或「十全大會」，進行改組領導機構，筆者敢斷言，張春橋、姚文元二人的排名必然大爲跌落，被擠出政治局也不足爲奇。另一方面人常委副委員長徐向前，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兩人很可能進入政治局。徐是周的學生（黃埔一期），聶是周的貼身幹部。



新聞以外

中共顯已默許保持香港現狀
英國資金湧到今後更趨繁榮

萬人傑

許謨訪問中國大陸後，帶了「有利」消息回來。他們在北平談的主要是關於香港和大陸間的電訊交通、民航路線、鐵道客運的如何建立與改善。他們雖然沒談到香港未來的政治地位，但這些行動，表示中共已默許保持香港現狀，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收回」。

香港有過兩段日子過得非常黯淡。一次是中共進入聯合國，許多人認爲，中共一旦登上國際政治舞台，爲了「面子」，必定首先提出收回港澳，在國土的邊緣，留下這兩個「情形特殊」的地方（因爲中共始終否認港澳是「殖民地」），究竟不是體面的事。從那時候起，從香港到美加作移民的人便頓時多起來，這是他們感覺到香港前途「冇得睇」，爲了苟存生命於亂世，寧願冒着自己兒孫將來變得不中不西，也只好遠走高飛。

另一次是美國總統尼克遜於二月間訪問中國大陸，人們敏感地預想到美國可能進一步與中共建交，由此，台灣的聯防協定會撤消，中共進攻台灣便成爲有可能的事，台灣不保，香港也難再維持現狀，終於要過大陸一般的生活。

其實，聯合國這世界組織並無權力裁定某一個政府是正統，那一個不是。明報社論說過，如果中共終於進入了聯合國，我們就稱他爲「中國」，爲什麼要入聯合國才稱爲中國？金庸先生對聯合國這組織未免看差一皮，唯聯合國馬首是瞻，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如同金先生這種想法的人，在香港特別多。

一份報紙・兩種看法

對這問題，項莊先生的說法比較正確。他認爲香港是[illegible]

香港居民最關心的問題

獃在香港的四百萬中國人，當前最關心的問題是：香港未來的政治地位，是否能夠維持現狀，直到一九九七年九龍新界租約期滿？

中共對港、澳問題會經有過表示：「到適當時機」當予以解決。什麼是「適當時機」？這是一個謎，也有極大彈性，中共可以說是明天，也可說十年八年之後。

因此許多專家會把中共的態度加以「分析」，認爲中共所說的「適當時機」，是指港、澳是否仍有利用價值，如這種價值仍然存在的話，中共不會改變其現狀；如果利用價值已消失，「收回」的利益更大，就會實行「收回」。一般觀察家所指的利用價值，是經濟上的利益。一向，香港是大陸貨品的最大銷場和轉口站，中共從香港每年賺進數十億元的外滙，因此，香港成爲中共素來重視的地方。

蘇聯老大哥曾經不只一次譏諷中共讓港澳兩個帝國主義殖民地在大門口存在，但中共不爲所動，並未因蘇修的一激而馬上通知英國代辦：「我們要收回香港了！」相反的，一九六七年港共要「鬪垮港英」，卻受到「大老細」暗中約束，因此「打倒港英」終於偃旗息鼓，會經力鬪港英的梁威林且跑到機場，歡迎許謨，並與麥理浩頻頻「懇談」。

仍有利用價值

時機」，換句話說，中共仍要利用香港——她不只可以幫助中共賺取大部分外滙，同時，香港還可以作爲滲透台灣的跳板。老萬的意思並不是說有些人利用香港偷運一些大陸特產進台灣賺取暴利；也不是說有人利用香港走私毒品入台，而是中共的特務工作者，可以利用香港，潛入台灣活動，伺機傾覆。因爲，軍事「解放」台灣，中華民國知道沒有可能；美國、日本也知道沒有可能；中共本身，何嘗不也知道沒可能？他們叫囂的「誓死解放台灣」，也只能用滲透方法。如果「收回」香港，港台間的聯繫與交通便立刻中斷，中共再也找不到這麼一處能加利用的跳板。

因此，近期中共把「港澳台灣」聯在一起談，意思顯示，到時機成熟，港澳台灣會同一命運。台灣一天未「解放」，香港一天不應拿掉。

所以，蘇修的譏諷，中共當他唱歌，一於借了聾耳陣對耳朶，詐作聽不見。港共要鬪垮港英，也因得不到北平支持而一敗塗地，香港還是保持現狀。經過暴亂後，不但沒垮下來，並且比前更繁榮，銷行大陸貨更多，中共愈捨不得拿掉這地方。

都不承認，他只剩下一寸土地，我們中國人也有權承認是我們的合法政府。項先生的說法比金先生高明得多，雖然他們的文章發表在同一份報紙上。

在香港，似乎越來越多人抱持「大勢所趨」的觀念，人多數跟紅頂白，附旺唔附衰。可是這一羣生活在香港，得享自由生活的中國人，卻不明白他們之得以免於勞改、免於被清算，和不必過十五斤米幾尺布的生活，完全因為有中華民國存在的原故，如果台灣被「解放」了，中華民國的「反動政府」瓦解了，香港這帝國主義殖民地早已不存在；直插雲霄的摩天大廈也空置無人居住，洋房不會炒到二百多元一方呎，因為他們都下放了，香港這地方大概不會多過十萬人留下來。

有位文友的一篇文章老萬十分欣賞，他說：大陸逃亡青年從不出聲講話，他們在逃亡前夕，態度仍表現得非常積極，直到採取行動，才知道他們要逃亡。香港的「回歸」分子前進青年，只得個講字，他們本身卻死賴在香港，回歸絕不會見諸行動，這是他們不同的地方。

居民的願望

他這說法倒是事實，儘管香港不少「大勢所趨」論者，也有不少人鼓吹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生活如何美滿，可是他們自己寧願留在香港過腐化生活，眞是人不自私，天誅地滅。也許他們的鼓吹是希望更多港澳同胞回到祖國為人民服務，回歸的人多，他們在香港謀生就可減少競爭罷？

連「羨慕」祖國人民過着幸福生活的大學生都寧願留在香港，可見香港之安定，能夠繼續維持現狀，是人人所歡迎的。卽使他們滿肚牢騷，說香港如何不好，究竟口是心非，要他們選擇時，他們還是願意過有自由的生活。

由於英國外相許讓到訪北平，所作一連串的活動，明報社論分析後，指出：「這些行動，當然表示香港今後的狀況在相當時期內決無改變。……從許讓這次訪華的經過中看來，香港的長期前途雖然仍和以前一樣充滿了疑問，但短期和中期的展望非

最大的願望是香港保持現狀。」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

金先生的願望也和我們市民大眾一樣，希望香港保持現狀。儘管他的報紙已承認中共是中國，也不時鼓吹回歸，盛讚祖國偉大，但究竟說出了良心話，他和全港大部分市民的願望，都是希望繼續在目前的現狀生活下去。本來，香港市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土地，明報既承認了中共是中國，那麼，該希望由中國收回中國的土地才對，為什麼聞道香港可以繼續由帝國主義再佔領一個時期而額手稱慶？這就是老萬上面所說：「人不自私，天誅地滅」的道理。我們可以想到的，如果祖國一旦收回香港，金先生當然沒有機會把明報辦下去，也不需要再報導什麼股市行情，更不可能再炒股票發財，唯一出路是跑到新加坡，發展他的「姊妹報」。可是，在新加坡辦報，遠不及香港自由，在香港可以批評政府，如果在新加坡批評政府，便有坐牢的危險。不過，新加坡的報紙幾乎百分之百親共，差不多全是共產黨的義務宣傳刊物，這一點，金先生雖然也優為之，但比起其他報紙，就顯得小巫見大巫，要藉捧共來維持銷數，恐怕趕不上人家了。

保持現狀

老萬和許多樂觀的人士一樣看法，為了中共次級的官員曾經和許讓帶去的手下商談過香港和大陸間如何改善電訊交通，如

英國外相許讓在北平與中共外長姬鵬飛商談了多次，據說氣氛融洽，文革時期的反英活動早已消逝，會後，大家要做老友記了。

，這些商談都有了具體結果，中共將派出八名人員到電話公司、大東電報局研究聯絡的技術問題，這表示中共對香港之維持現狀，已在事實上加以默許，因而，所有的評論家——連平時論調親共的，都下了一個同樣的結論，香港在可預見的將來，地位不會改變。因此，近來英國資金投到香港來的特別活躍，一方面因英國金融動盪，英國的資本要找出路，因而選中香港。這事實，從股市的活躍中可以見到。同時，他們選中香港，也當然已看到香港還有一個長期間的安定，大可以放膽投資，蓋五十幾層的房子，建地下鐵路等等，都趨於積極了。

香港能夠維持現狀一段時期，對香港人甚至回歸論者來說，都是一個喜訊——如果香港「解放」了，還用宣傳「回歸」嗎？

現階段的中日關係

岳騫

經過了一陣激烈的反日活動之後，在台灣，中國朝野情緒似乎已平定下來，筆者相信此種情況決不是五分鐘熱度表現，而是當局經過深思熟慮後，目前不得不採取的平和政策。未來中日關係如何演變，換句話說，我們應當如何對待日本，筆者有幾點蒭蕘之見，願提出供國人參考。

一、經濟擺脫的期限

當中日斷交之後，國人發現我國經濟對日本的依存，遠出最初估計之外，目前雙方貿易情況我方自是入超，日本每年可自台灣淨賺走四億到五億美元，乍看斷絕貿易似對中國有利，但事實並不盡然，日本雖然在台灣賺了大批錢，我們是日本一個重要市場，但如果我們不與日本貿易，日本的損失只是少賺幾億美元，因爲日本輸出到台灣的貨品並無一件非賣給中國不可，我們不買，日本可以向別處賣，外銷不掉可以不生產，至於日本買我們的產品，大概除香蕉外，也沒有非買不可的東西，就以香蕉而論，近年來日本已經改向南美輸入一部份，如果我們不賣香蕉與日本，日本可以從南美進口，只這些都是小問題了。

至於我們對日本的依存關係實在太深，我們有些產品非賣給日本不可，如香蕉即其一，而我們的工業原料及機器又非買日本的不可，兩下一比對，如果斷絕貿易，雙方損失可能均等，但日本今天是世界上經濟大國，損失三五億美金不在乎，我們若延誤了工業生產，失掉了其他國家的固定市場，損失可就大了，這是我們無法與日本立時斷絕貿易的最大原因，相信當局也是爲此，無法對日本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俗語說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沒有擔當國家大任的人不知謀國之苦。猶憶抗戰前夕，中國受盡日本欺凌，國人皆憤怒抱怨政府不抗日，更集矢於當時主持國政的蔣委員長，但是盧溝橋槍聲一響，大家始瞭然蔣委員長之苦心，於是全國上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皆一致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日本抗戰到底。今日情況，希望亦是如此。當局對日本的和緩態度是一時權宜之計，另有所待，而不是軟弱長此因循下去。

不過，政府對日本經濟的暫時依存政策，應當有其時限，行政院長、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及主管對外貿易的政府官員應當明白昭告國人，我們到甚麼時間可以完全擺脫對日本經濟上的依存關係。

根據筆者所聽到所看到的事，政府確在盡量擺脫對日本的經濟依存，最重要的一項是建設核能發電廠，價值美金三億多的機器，本來已經決定向日本三菱公司購買，現已轉與美國簽訂合同，此一行動，意義相當巨大，因爲這是近年來國際上罕有的一件交易，任何國家得了標，不僅作了幾億美元的生意，也在國際上作了一次成功的商業廣告，因此，除美日外，尚有英德法皆想爭這筆生意，如果田中角榮去北平晚兩個月，這個標必爲三菱所得。這是一件最大快人心的事。其次，政府已經勸告蕉農明年不要再種香蕉，還有根據幾位經商朋友談起，台北正號召海外工業界人士回國設立工業零件廠，台灣機器百分之八十來自日本，即以電單車而論，就有幾百萬輛，機器零件一向來自日本，工廠機器

然也不會再買日本貨，此皆逐漸擺脫之法，但我輩所知自然有限，深盼政府當局尤其是經濟部長應當提出一個全盤計劃，並說明究竟到什麼時候才可以完全擺脫了日本的控制。

二、不要再爲日本所愚

這次中日糾紛發生，椎名悅三郎來華前後，在台北掀起一股強烈的反日怒潮，學生市民遊行，遞抗議書都不說，最重要的事是二十一名立法委員包括胡秋原、薩孟武、任培道（毛澤東初組新民學會三個女會員之一，餘二人是一度與毛澤東同居的陶斯咏，一度是蔡和森之妻的向警予，是時楊開慧、蔡暢年齡尚稚，江靑剛有資格進幼稚園），發表一篇公開聲明，是反日浪潮中最有力的文獻，但報紙上公開的只是溫和的部份，據說（千眞萬確）胡秋原在立法院公開罵張羣主持對日外交，一味親日，落到今天的下場，是賣國賊，是曹汝霖第二。據說（也是千眞萬確）八十四歲的張羣在家中聽到立法院開會情形淚流滿面，發誓以後再也不敢過問日本的事，所以椎名到了台北，張羣始終未出面招待，椎名與蔣經國、沈昌煥會談後，始去拜見張羣，雙方也只是寒喧幾句，未敢觸及公事。

此後，社會輿論逐漸集矢張羣，曾任駐韓、駐土耳其大使邵毓麟，公認爲眞正了解日本問題的人，在立法院作證時，公然說「二十多年來對日外交在某元老主持下，駐日大使無人通曉日文，大使館內更沒有眞正了解日本內情的人，一切對日交涉皆在台北決定。」以後報紙雖畧有刪改，大體還是刋出，胡秋原之罵並未見之於文字，邵毓麟證詞不但報紙刋出，且正式列入立法院議事紀錄。以後愈來愈激烈，一位靑年學人獨力辦的一份雜誌，竟罵政府中一個「皓首匹夫」挾日本外交作爲政治資本，就更不留餘地了。

筆者當時尙在台北，聽到胡秋原之罵，雖然對其愛國熱忱由衷佩服，加之筆者也是反日急先鋒，更引爲同調，但罵張羣是賣國賊、是曹汝霖第二畢

賣國。

不過，經輿論這麼一罵，原來與日本有交往的人確實斂迹，到了國慶前夕，一向被稱爲中國友人的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前副首相石井光次郎曾有意來台北祝我國慶，並謁見總統問安，亦爲中國方面所拒絕。

但到了最近，報紙上又傳出由岸信介領導的一羣日本國會議員擬用「日華議員聯盟」名義，組成半官方的中日交往機構，此事眞相如何，尙不得而知，中國政府是否同意，更難逆料，而以目前中國朝野情緒而言，中國議員不論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誰又敢出頭參加這項聯盟，變成章宗祥、陸宗輿的第二。

不問有無類似「議員聯盟」一類促進中日親善機構出現，筆者覺得中國人必須要了解一個原則，中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決不可能永久並存於世界，遲早必有一個被另一個消滅，問題始能解決，解決的時間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也可能是一百年、二百年，但遲早總有這麼一天。因此，我們要有一個自覺自警，日本人有意愚我，我們不可自愚。

中國從未打主意滅亡日本，因此，要向所有中國人提出一個問題，怎樣能滅亡日本，相信沒有人能答得出，但是，要問日本人怎樣能滅亡中國，稍微對政治有所了解的日本人都能隨口答出。日本人亡中國之道大體有三：田中奏摺爲蠶食；八年抗戰爲鯨吞；經常慣用者則爲製造分裂。翻開六十年歷史看，大而如南北分裂，小而如各省軍閥內戰，無一處沒有日本人參加供給武器，金錢或軍事顧問，即以大陸陷共之後而言，本年九月之前日本政府雖與我有正式邦交，承認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但卻有一批日本人與毛僞政權勾結，成立了一個所謂廖承志、高崎達之助辦事處，名義上發展貿易，實則進行普遍勾結，以後一變再變，內部組織也日益擴大，成爲毛幫在日機關。目前日本承認了毛僞政權，又要在台北設立貿易代辦處，表面上看是爲了貿易、賺錢，但骨子裏則是進行其亡中國之政策，所以我們萬不能上當，絕交就是絕交，不必設

三、查辦失職官吏

關於日本承認毛幫事，若是硬說應由某人負責，自欠公道，但有的人卻實在應負起部份責任。即以駐日大使彭孟緝來說，凡是去過日本的中國人，與政治稍微有點關連的人，對彭孟緝印象都壞到了極點，眾口一辭罵他溺職、無能，這些閒話且不談。只說中日絕交第二天，彭孟緝應日本外務省之邀，到外務省與次官法眼晤面，法眼當時代表日本政府面告彭孟緝日本已決定與毛僞政權建交，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雖然這是早已知道的事，但以我國今天處境，突然之間失掉一個強有力的友邦，一個大使在聽到這項消息時，心情何等沉重，但彭孟緝步出日本外務省時，竟然笑容滿面，究竟其笑從何來，尤其是當時有許多攝影記者環伺，此項「彭孟緝微笑」照片已傳遍世界，實在有辱國體，在彭孟緝下旗回國後，政府應當令其作出解釋。

還有一個日片進口問題，台灣每年進口日片數量之大僅次於香港出產國語片，成爲一大漏卮，目前與日本斷絕貿易關係容不可能，但不准日片進口，應該無損於我，不准日片進口，不但節省了外滙，也扶植了國片，此事沒有絲毫困難，只要政府肯作。不過，主管電影的文化局，實際上是電影局，一向與文化毫不相干，但電影方面又以日片進口爲最大利藪，自局長以下到主管電影進口的官員，都靠電影尤其是日本電影發了大財，肯不肯放棄這項固定的財源，拿出良心（如果他們還有良心的話），少賺一點錢，不但爲國家節省外滙，也爲國家爭回一些體面。今後有關日片進口的事，將是一大試金石，如果日片仍能繼續進口，則一切反日宣傳皆成空話，海外廣大同胞對政府擁護始終不渝，但政府也不能不作一些讓僑胞快意的事。尤其對於貪官汚吏的整頓，更是刻不容緩，乘擺脫日本經濟控制之便，肅淸內部貪汚分子，也是義所應有之事。

武漢事變與陳再道復出

呂恩

陳再道其人

陳再道，湖北省麻城人，一九〇八年生。一九二七年十月，參加「麻黃秋收暴動」，失敗後隨王樹聲等逃竄，殘存僅七十三人。此七十三人以後成爲中共紅四方面軍的重要幹部者有王樹聲、王宏坤、王建安、許世友、李先念、程世才、詹才芳、秦基偉等，陳再道亦爲其中之一。

一九二九年任紅十一軍三十一師排長、連長。一九三一年任紅四軍團十師廿九團二營營長，不久即升任團長。一九三二年任紅四方面軍十一師三十一團團長。一九三三年六月，部隊擴編，升任紅四方面軍四軍十一師師長。一九三六年升任四軍副軍長。同年底，部隊流竄抵達陝北，再升任四軍軍長。一九三七年入「抗大」二期受訓。

抗戰發生後，共軍接受政府改編，紅四方面軍改編爲八路軍一二九師，陳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副旅長。一九三八年任共軍漳南縱隊司令員，一九四〇年任共軍冀南軍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任共軍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七年部隊改編，任共軍中原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一九四九年三月，任共軍河南軍區司令員，同年兼任共軍第四野戰軍十六兵團司令員。一九五〇年二月兼任中共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四年二月升任共軍第四野戰軍及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同年九月，中共政權改組，任國防委員會委員，同年中共撤銷四個野戰軍及六個大軍區，另設十個一級軍區及三個直轄軍區，任新成立的武漢軍區司令員。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共軍上將軍銜。一九五八年七月，當選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武漢軍區代表，一九六四年九月再度當選爲中共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武漢軍區代表。

陳再道小瘦而黑，面有麻子（紅衛兵逕呼陳爲六七年七月時，他的職務是：中共國防委員會委員、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武漢軍區司令員。

文革初期的武漢軍區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林彪對共軍高級幹部講話時曾說：「全國各大軍區過去有兩個不放心，一個是北京，一個是武漢，拿他們沒有辦法。」武漢軍區從成立開始，就被紅四方面軍徐向前和紅二方面軍賀龍兩個系統的幹部所控制，林彪接任了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八年之後，仍沒有辦法調整武漢軍區的人事，在中共「文化大革命」初期，武漢軍區的主要人事如下：

司　令　員：陳再道

第一政委：王任重

第二政委：鍾漢華

副司令員：孔慶德　姚　喆　楊秀山　李迎希　畢占雲　韓東山　唐金龍

副　政　委：張廣才　張樹才　葉　明

參　謀　長：閔學勝　副參謀長：李定灼

政治部主任：鍾文法　副主任：呂炳安　劉玉堂

一九六六年一月，王任重首先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秋後算帳的祖師爺」的罪名，爲「紅衛兵」揪出整肅。不久賀龍被指爲「二月兵變」的主謀，並涉及武漢軍區的一些高級共軍將領，因而副司令員唐金龍（賀系幹部、原一軍軍長）被迫自殺，副司令員楊秀山（賀系幹部，曾任三軍、一軍軍長）被停職檢討，引致武漢軍區內部的動盪不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第二政委鍾漢華以下，均對中共中央文革以及毛林派的「紅衛兵」和革命羣眾不滿，爲「武漢事變」的遠因。

武漢地區的羣眾組織和武鬥

毛林派在武漢的總部是「武漢地區無產階級革」（「新華工」、「新華農」、「新湖大」）、「三鋼」（「鋼工總」、「鋼二司」、「鋼九一三」）、「三聯」等，他們以鋼鐵工人和華中工學院、武漢測繪學院、武漢大學、華中農學院、湖北大學的「紅衛兵」爲核心，合計約有四十萬人。他們受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及「首都大專學院紅代會」所屬的「北京礦業學院東方紅總部」、「北航井岡山」等駐武漢聯絡站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隊」的領導。

武漢地區的反毛派羣眾組織，是以當地工廠、企業職工、機關幹部、民兵爲核心組織的「百萬雄師」，成員包括有「武漢大學紅衛兵」、「三學兵」、「職工聯合會」、「公檢法」等，號稱一百萬人，他們獲得武漢軍區的支持。此外，其中「公檢法」是由中共湖北省公安、檢察、法院系統的幹部所組成，由於過去工作上的關係，和由原湖北省公安總隊改編的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八二〇一部隊）有密切聯絡。一九六七年一月開始，雙方爲了奪權，不斷發生武鬥，「百萬雄師」不但實力強大，而且受到武漢軍區的支持，因此在武鬥中佔儘了優勢。據「三新」發表的統計，從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六月，雙方鬭爭的情形如下：

1 湖北省全省有三百多個毛派羣眾組織，被共軍打成「反革命組織」，被逮捕的毛派「革命羣眾」有一萬多人，另有三百多人被殺害。2 共發生武鬭事件三百廿多次，有一千六百多人死亡，二千多人重傷，一萬五千多人輕傷。3 武漢附近地區有五十多萬名工農羣眾脫離生產，參加武鬭，四月廿九日以後，武漢地區工業生產陷於半停頓狀態，有二千四百多個廠礦全停工。4 六月十日「百萬雄師」封鎖長江橋，控制武漢對外交通。

七月一日起，「百萬雄師」以武力攻奪「三新」、「三鋼」等[illegible]

長、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中共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及共黨中央文革小組組員、「紅旗」雜誌第一副總編輯王力等組成代表團，赴武漢處理。

武漢事變的經過

七月十四日，謝富治等飛抵武漢，先後訪問了互相對立的兩派羣眾組織，聽取了雙方的意見。十六日謝富治等並參加了「三新」、「三鋼」等組織的示威遊行。十九日晚，王力在武漢軍區大院內代表共黨中央文革向師級以上的幹部傳達中央文革的四點指示：1承認「三新」、「三鋼」、「三聯」等是革命造反組織。2必須恢復「工總」名譽（以前被打爲「反革命組織」，要平反）。3「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4武漢軍區在「支左」工作上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必須徹底檢討。

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共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師長牛懷龍，立即發言反對，並和政委蔡炳達首先退出會場，聲言「謝富治是被趕出來的」，「王力算老幾，根本不能代表中央」，就在同時，「百萬雄師」以廣播通知謝、王「老老實實地去談判，不然就採取革命行動。」

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時，在陳再道指使下，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夥同「百萬雄師」，出動了一千輛軍民用大卡車、三輛裝甲車、三十七輛指揮車、吉普車、摩托車、機槍三十三挺、衝鋒槍、步槍數千枝及長矛、大刀等，動員十多萬人，控制軍、民用飛機場、車站、長江航線以及主要交通要道，另以一營兵力包圍謝王住處的「東湖客舍」，圍攻謝富治，綁架、毆打、鬬爭王力。同時進攻毛派羣眾據點，血洗武鋼、新湖大等處。街道上貼出了「砲打周恩來，打倒謝富治，絞死王力。」「陳再道是我們的紅司令」、「陳再道萬歲」等標語。整個武漢地區爲反毛的武裝和羣眾所控制。

「武漢事變」發生後，共黨中央立即由林彪親自前往處理，林彪以東海艦隊駐武漢地區艦艇，作爲臨時指揮部，急調駐武漢市郊的空降兵第十五軍

日共軍空降兵十五軍進入武漢，將謝王二人以飛機送往北平，同時解除「百萬雄師」武裝，監視軍區獨立師的行動，限期移出武漢市區，聽候改編，所謂「武漢事變」，乃告失敗。

七月三十一日，共黨中央軍委命令改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第二政委鍾漢華被指爲事件的主要禍首，撤職查辦。八月初，陳再道、鍾漢華以及與事件有關的湖北省軍區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達及武漢市人民武裝部部長巴方廷等，被押解北平。八月四日共軍各總部、國防科委、陸海空三軍駐平單位，聯合舉行公審陳再道大會，以後又由北平地區羣眾組織輪流舉行大會鬬爭，歷時四個月。至十二月一日陳再道提出「自我檢討書」，向毛澤東請罪，向林彪、周恩來、「中央文革」請罪，向「武漢軍區」的指戰員請罪，向「造反派」請罪，自己承認是個「反革命」，決心重新做人，乃由毛澤東批示：「好好學習、重新革命」，將陳再道送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參加學習改造。

陳再道復出和共軍內部危機

今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共國防部舉行「八一建軍節」第四十五週年招待會，共軍高級將領參加者共一百廿六人，排名在共軍各總部、軍種、兵種、北京部隊之後的「其他方面負責人」中，出現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整肅的將領，包括「三反分子彭德懷忠實走狗」楊勇（原任共軍副總參謀長兼北京軍區司令員）、「賀龍死黨、三反分子、二月兵變的幹將」廖漢生（原任中共國防部副部長兼北京軍區第二政委）、「三反分子」李志民（原任高等軍事學院政委）、「叛徒」甘渭漢（原任成都軍區第三政委）等十四人，而「武漢事變」的罪魁禍首陳再道、鍾漢華也列名其中，這些「三反分子」、「叛徒」、「兵變的罪魁禍首」，不但已被「解放」，而且復任共軍領導機構的負責人。

陳再道原來就是毛、林所最不放心的兩個大軍區司令員之一，「文革」初期又曾策動兵變，公開反抗共黨中央，在毛澤東看來，眞是罪大惡極，死囚一變而成座上客，重新出任共軍領導機構的負責人，它的原因何在，值得我們加以研究。

中共自赤化大陸後，共軍內部曾發生過多次大鬬爭，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後，共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中共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被整肅，同案牽連的有總參謀長黃克誠、總政治部主任譚政、總後勤部部長洪學智、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等將級以上幹部二十多人。「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林首先整肅了總參謀長羅瑞卿，以後又整肅了彭德懷的舊部和以賀龍爲首的紅二方面軍系統的幹部。根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被整肅的共軍高級幹部計有共軍軍銜元帥一人、大將二人、上將十一人、中將十八人、少將二十六人，合計達五十八人之多。去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迄本年八月底爲止，林彪系統的高級將領，經已證實被整肅者約四十多人，從「文革」到目前短短的六年時間裏，共軍高級將領先後被整肅的在一百人以上，影響所及共軍中央軍委領導機構，長期陷於半癱瘓的狀態中。從林彪事件發生迄今已逾一年，但到現在共軍中央軍委領導機構，沒有「第一副主席」，沒有「國防部部長」，沒有「總參謀長」，沒有「總後勤部部長」，沒有「空軍司令員」，沒有「第二砲兵司令員」，沒有「裝甲兵司令員」，這是從中共建軍以來前所未有的現象。說明共軍內部經過了幾次大鬬爭以後，毛澤東已成爲無可資信任的人，也無可用之人。這些重要的職位長期虛懸，充分說明了共軍內部的危機，已經達到極爲嚴重的程度。

林彪政變計劃的所謂「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指出毛澤東「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爲了要向劉少奇奪權，就拉攏林彪系統的力量，來打擊、壓制彭德懷、賀龍、徐向前、陳毅等系統的共軍將領；現在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澤東不得不重新用彭、賀、徐、陳系統的共軍將領來打擊、壓制林彪系統的勢力。不過現在毛澤東所拉的一股力量，正是曾經被他打倒的一股力量，這些再次被拉的共軍將領，能否對毛澤東效忠，實是一大疑問。

巴枯寧與林彪

王恩

無政府主義創始人

巴枯寧是無政府主義創始人之一。生於一八一四年，逝於一八七六年，他是一個俄國人，少從軍，後委身向學，曾到法國遊歷，與蒲魯東及馬克思交，極爲心折。一八四九年，因參加德勒斯登暴動，不久被捕入獄八年。後逃往倫敦，專以文字宣傳無政府主義，一八六九年曾創立國際民主主義者同盟，著有「神與國家」、「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書，影響很大。

像巴枯寧這樣一位無政府主義者，逝世已七十多年，最近又被中共拉出來，影射林彪，進行批判。原來，最近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寫了一本通俗的小冊子「巴枯寧」，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來，這並不值得奇怪的事。偏偏「人民日報」在十月十四日，特地發表了一篇談「巴枯寧」的書評「一個陰謀家的醜史」，着重介紹巴枯寧這個陰謀家過去如何背叛革命，宣傳無政府主義的經歷。另外，在同一版上，還發表了一篇學習筆記「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專門對中共目前所存在的無政府主義遺毒加以批判。還有一篇是「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則專門強調遵守革命紀律的重要性。只要把「人民日報」在同一天發表的這三篇文章配合起來讀，就可以看出中共的目的顯然利用批判巴枯寧的機會，主要還在批判林彪，以及他的無政府主義的遺毒。我們覺得奇怪，林彪怎樣會跟巴枯寧結合起來，林彪怎樣會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是，如果看一看「人民日報」對於巴枯寧的鞭韃，中共如何批判無政府主義者，也就可以知道中共是如何費盡心機，以古喻今，極力醜化林彪這個陰謀家了。

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最早出現的反革命兩面派和大陰謀家。他打着極「左」的旗號，幹着反革命的勾當，比公開的敵人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也有更大的危險性。

關於巴枯寧的歷史，中共又有另外一種說法。中共說，巴枯寧出身貴族，當過沙皇軍官，抱着個人野心投機革命，被捕後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成了革命的叛徒。巴枯寧很早就認識馬克思，但他並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反而逐漸形成了無政府主義思想。中共指出，巴枯寧的理論是，理想的社會應該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社會，每個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什麼地方存在權威，什麼地方就沒有自由。因此，他反對一切權威。他反對一切國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主張立即廢除國家。一個時期，他的這種理論，給國際工人運動帶來很大的損害。

篡奪黨的領導權

中共認爲，巴枯寧看到馬克思在工人當中的威望，於是就想到利用馬克思達到自己篡權的目的。所以，他向馬克思寫了極盡讚揚的信，同時又搞了一個半秘密的國際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同盟的最內層的秘密組織叫做「國際兄弟會」，人數以一百人爲限，規定「只有身有魔膽的人」才能加入。這樣，巴枯寧一面假裝擁護馬克思，一面又結死黨，企圖篡奪第一國際的領導權。事敗之後，又大搞分裂活動。巴枯寧遭受一連串失敗之後，就攻擊馬克思、恩格斯是「獨裁者」、「權威主義者」，而當第一國際總委員會進一步調查巴枯寧的陰謀活動時，巴枯寧就狗急跳牆，指使死黨暗殺總委員會派出的代表。

中共列述巴枯寧的活動歷史，實際上就是影射林彪的活動。林彪也是一方面把毛澤東捧上天，一方面卻準備篡奪毛澤東的領導權，坐二望一。當毛澤東發現他的陰謀之後，他就派他的兒子草擬政變大綱，策劃暗殺毛澤東。在中共眼中，巴枯寧的經歷，正好與林彪十分相似，因此批判巴枯寧，也是搞臭林彪。

批判不要權威思想

實際上，「人民日報」在另一篇文章中，是專門圍繞着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批判林彪的假馬克思主義的。這篇文章就明白地指出，批判無政府主義，對清除「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的流毒，是很有必要的。

打開香港的報紙，最令人觸目的是罪惡新聞——殺人、放火、箍頸、打刼、勒索、拐騙、販毒、走私、放白鴿、仙人跳，幾乎無日無之，且有與日俱增之勢。詭而且虐者說，香港一日沒有罪惡發生，那才是最大的新聞。這也是說，香港者，罪惡的城市也——多男盜女娼的城市也。

香港的犯罪者大多是青年，他們的年齡約在十六七歲至二十六七歲之間，出身倒不一定是貧苦的家庭，有的且是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的。以香港小學教育的普及，最少也是讀過幾年書的。這些人竟然蓄意犯罪，這就匪夷所思了。若干社會問題專家說，香港風氣太壞，暴力電影太多，影響青年心理，視犯罪爲等閒事；亦有人指責香港警察力量

教育

，就是原因之一：

這裏的學校，無論大小都定有校訓，以之書刻爲匾，懸掛當眼之處，讓全體學生日夕看到，遇有集會，校長且提出講解，俾知警惕。記得早些年代的校訓，很多採用「禮義廉恥」四字，因爲聖人會經說

魯東的一句名言：「不要政黨，不要權力，一切人和公民有絕對自由，這三句話，就是我們的政治和社會的忠實誓願」。無政府主義者就是無命令、無權利、無服從、無制裁，也就是不服從任何權威。中共認爲，不管在什麼社會制度下，總是要有權威，要有對權威的服從。中共需要建立權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澤東一向就爲建立自己的權威和毛澤東思想的戰無不勝而不惜發動整肅、犧牲戰友，建立鞏固地位。目前，中共之所以還能團結，也是以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權威爲號召。

反對懷疑打倒一切

中共指責，林彪在文化革命中，利用羣眾對右傾機會主義的不滿，大肆煽動極「左」思潮，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紀律，鼓吹「羣眾說了算」，鼓吹「規章制度無用論」，叫嚷要「砸爛一切」。他們就是用極「左」的形式，來掩蓋他們的極右的反革命實質。他們口號上「發表一些最左、最最革命的言論」，招搖撞騙。實際上「進行着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卽利由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撈一把』的慾望來進行煽動。他們叫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蠱惑人心的反革命口號，就是爲了顚覆無產階級專政。

中共還指責劉少奇一類騙子一面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一面又拉山頭，結社黨、挖空心思地「大樹特樹」他們一小撮的「絕對權威」，並利用竊取的權力，大搞「以我劃線」，對幹部和羣眾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統治。

共產主義的分裂

中共所大樹特樹的是毛澤東的權威，要求在毛澤東統一領導下的「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林彪大樹特樹的是槍桿子的權威，號召懷疑一切打倒一切，連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也在懷疑和打倒之列。一山不能容二虎，林彪之變成巴枯寧，也就可以理解的了。

問題在於，林彪是否熟讀巴枯寧的學說，而應用到他自己的反毛活動中，無不令人懷疑。如果說林彪對巴枯寧的學說根本不認識，則林彪也在反毛活動中創造出一套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思潮，這就說明中共黨內的權力鬬爭，是與生俱來的，自第一國際成立以來，共產黨內部最首要的鬬爭手段，就是整肅黨內的異己分子，清除黨內的野心家和陰謀家，循着「成則爲王，敗則爲寇」的規律，爲了爭奪領導權而陷於自相火拚鬬爭當中，永不休止。從巴枯寧到林彪的事件，可以看出共產黨的活力已逐漸消失，歷史的任務，決不可能由共產黨擔負起來，共產黨的四分五裂，將更趨嚴重，中共何獨能例外呢？

知恥

遺珠閣隨筆

訓的學校已經少見，一般改用了其他的字眼，如「誠明」、「樸實」、「自強不息」、「明德格物」、「博文約禮」等等。這些字眼盡管不和四維抵觸，但把恥字剔除了，卻是很顯然的。

學校不以「恥」作訓，這是教育的危機。因爲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使學生辨別是非，區別好壞，然後才能棄壞就好，選擇應走的途徑。假如陳義過高，只教他們向好，這種教育的收效有限，縱有一些，也極偏頗。

或謂教育學生向好，自然背壞了。這卻未必。試看那些犯罪的青年，當他們犯罪之時，不論是殺人或搶刼，欲達到目的，必須表現高度的「智力」和「勇敢」，有時還需要「禮貌」和「仁義」作掩飾，及達目的，他們私底下同樣以英雄好漢自

不過，筆者[illegible]意爲了減少社會罪惡而提倡四維教育，因四維教育本身存在很大的缺點，它同樣不重視恥的教育，以禮、義、廉領前，而以恥殿後，實在輕重倒置，所教育出來的人，着重講禮義，滿口的道德仁義。於廉，則差一些了；於恥，則又差一些了。所以知恥的人仍然不多。記得曾有人寫過一首打油詩罵某大學校長，詩道：

一身豬狗臭，兩眼勢利錢，
三長吹捧拍，四維禮義廉。

以大學校長之尊，四維只能居其三，獨無恥，這就很悲哀了，四維教育不是也很失敗嗎？也不可取嗎？假如過去我們以恥居四維之首，次及禮義廉，或者化四維爲一維，僅僅以恥爲訓，知識分子的尊嚴也許不至貶低至此。

由此以觀，恥的教育有重於禮義廉。果能知恥，雖不講求禮義廉，其行爲也不會怎樣離譜，反之則大有問題，姑舉三數事以證吾說之不謬。

第一件，是最近的事。某高等學府圖書館忽然失去一套珍本書，經查明是給某學生偷去了，但無憑證，莫奈之何。偷去，有人稱之爲雅賊，其實這是自己往臉上抹粉，這和入屋偷錢物，這和在人叢中打荷包無分別，行事之時，一樣戰戰兢兢，總不會口裏吟詩吧，何雅之有？

第二件，是早些年的事。某教授去美國一大學作研究工作，化數年的心血寫成一本書，不料卻給他的助手拿去發表了，氣得某教授吹鬚碌眼，嚷着要告狀，下文如何，不大清楚。

第三件，也是早些年的事。某小姐自美學成回港，竟拋棄了以前的親密男友，和一富商結婚了，那男友失望之餘，實行自殺，幸而沒有死掉，但從此變得神經兮兮的。

這三件事固非大罪惡，又未經報紙發表，惟揆其動機和行徑，則無異男盜而女娼。可知昔日及今日之教育，不重視知恥教育，以及根本剔除知恥教育，都是大錯誤，都是失敗的教育。所出之人才，任他博古通今，下筆萬言，甚或會造原子彈，製造火箭，也不見得能夠有利於社會，相反的，增加社會的罪惡，倒是眞的。

日最近外交

（東京通訊）

外相兪程訪美蘇釋疑

日本與中共達成「關係正常化」，日本言論界像「八股文章」一樣的評爲「戰後追隨美國外交的結束，走向自主外交的第一步。」但是，由於田中的「急性兒」，一舉與中華民國斷絕了外交關係，在美、蘇以及亞洲各友邦中所引起的不信和不安，遠遠超過日本朝野的預想之上，使他們已認識到，日本這個「自主外交」的前途很不樂觀。

爲了解消各友邦的不安，大平外相在十日由東京出發前往澳洲、紐西蘭參加定期的日澳、日紐部長會議，順便向澳、紐當局說明這次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經過，要求他們的諒解。然後，大平將於十七日由紐西蘭直飛華盛頓，二十一日由美轉莫斯科，親自向美蘇當局解釋此中經過，以及會商今後如何加強日美與日蘇的關係。

日本外相兪程訪問兩超級大國，這是過去所未見的事，可見日本對美蘇反應如何的感到不安。

三特使分訪亞洲國家

除大平親自訪問四國之外，日本政府同時派出三個特使分訪亞洲友邦進行「了解」工作。這三個特使是：前經濟企劃廳長官木村俊夫訪韓國（十日至十二日），外務省政務次官青木正久訪寮國、柬埔寨和越南印支三國（七日至十三日），以及前外相愛知揆一訪問東南亞國家聯合會（ASEAN）五國，於十二日出發，尚在訪問中。

據讀賣新聞的報導，外務省分析結果，認爲東南亞各國的空氣，在日本與中共「正常化關係」之後，與從前完全不同。即這地區的國家對此表示了他們的不安和憂慮。

因此，外務省把原來由當地日本大使說明的計劃，不能不改爲派遣特使前往說明，要求諒解。

條文解釋難獲諒解

大平外相和三特使的解釋，主要是向各友邦強調在北平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第六條和第七條的

日本想由此去說明「日本是堅持着自己的政治立場和原則的。」

第七條是表明「日中（共）國交正常化不針對任何第三國，雙方不應在亞太區域謀取霸權。」日本想由此去說明「日本無意聯合中共對付第三國，以及在亞太地區建立霸權，排斥其他勢力。」

日本的特使們是照着這樣做了，但是，正如日本一些有地位的評論家在特使們出發前後所指出的一樣，只根據這些條文去向友邦解釋，而希望友邦諒解，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有些特使已經回來了，證明評論家所說的並沒有錯。亞洲各國對日本的不信和不安，並未因特使的說明而解消。

美在太平洋受挑戰

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由北平回來之後，一再強調這次的「國交正常化」，是在堅持舊金山體制，也即日美安全條約體制的大前提下實現的。所以對於日美關係以及亞洲安全體制沒有什麼妨害。

但是，美國對此並未放心。平常論調最親日的紐約時報在一日的社論中說：「由於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美國在太平洋所演着的角色，將受到挑戰了。」三大週刊之一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十月九日號中更露骨地表示不安說：「美日關係將越來越壞……日本與中共的新關係構成其他的問題——潛在的危險。那就是恐怕日本在田中政權之下，會向中共讓步而以台、韓、甚至美國爲其犧牲品。」因此，它的結論是：「對許多人來說，日本已成爲東亞新秩序形成中的一個『有問題的孩子』。」

對中日和約失效的失望

美國對日本的不安，第一是田中所表現的「急性」，第二是對廢

麼快就達成協議，是沒有預測到的。」他說：「由於這次談判而建交，是預測得到的。但是，其結果如大平外相所說的中日和約已告失效，則全未預料到。」

埃莫遜在表示對此不安時這樣說：「中日和約失效了，那麼日美安全條約將怎樣呢？這是人們必然要問的。」他說：「如果日本對防衛以及安全條約什麼都不要的氣氛太高漲時，美國就不能不有所憂慮。」（十月一日）

關於這一點，助理國務卿葛林六日在華府回答每日新聞齋藤特派員的質問時，說的更透澈。葛林說：「美國雖與中共對話，但要展望結局的意義爲時尚早」。他對日本一般所主張的「日本今後應在『三極』中採取相等距離的外交」表示不能接受的態度。他說：「日美關係應該比與其他大國的關係更爲密切。」

葛林否定自主外交

葛林對大平最近時常強調的「日美安全條約是日美友好關係的象徵」的說法，也表示不敢苟同的說：「我認爲應該比象徵還要更進一步才對。」因爲「安全條約，雖未負有軍事義務，但它是個相互協力，保障安全的條約。」葛林甚至否定「自主外交」的可能性。他說：「任何強國，也不能成爲眞的採取自主外交的國家。」

從以上可以看到美國朝野對這次日本的「性急」的「自主外交」感到何等的不安。美日間對安全問題的觀點有着何等的距離。在這情形之下，大平外相到美國去解釋，能否解消美國的不安，人們表示很懷疑。許多評論家因此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日美關係才是日本安全的根本，政府應盡力加強日美的連帶關係。」

蘇聯對日態度轉硬

蘇聯的反應，表現的比美國更不安，在蘇聯看來，日本同中共攜手，就是對她的重大威脅。爲了阻止日本向中共倒過去，今年一月葛羅米

起的不安

芳亭

月即訪問北平，並一舉與中共建交，蘇聯所受衝擊自比美國為大。

就在田中訪平的第二天，葛外長在聯大演說，公然反對日本所渴望的當安理會常任理事的意圖，接着蘇聯外交雜誌「遠東問題」十月號登出論文，再度強調「北方領土問題已解決了。」

九月下旬，自民黨議員福田篤泰率領的超黨派訪蘇團長携帶田中總裁致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的函件，說明「日本與中共和解，不會損害日蘇關係。」但布拒絕接見福田，僅由一個書記代收。蘇駐日大使自七月下旬稱病回國，久無歸來消息。

大平提前訪蘇會談

所有這些，都是以反映蘇聯對田中的不滿，因而對日態度突轉強硬起來。因此，原來沒有訪蘇計劃的大平，看到這些情況，不能不改變方針，決定在訪美之後即轉莫斯科去同蘇聯首腦會談，以取得其諒解。

外相既然親自出馬，自然不僅「解釋」經過而已，而必然要談到日蘇和約的問題。蘇聯為着削弱日本與中共和解的影響，自也樂於歡迎大平外相的來訪。蘇聯對日態度，因此又轉和緩，一方面由蘇聯政府宣佈，大平訪蘇期間，以政府賓客待遇，即成為正式的訪問。

其次是布總書記給田中一封覆信，十二日由駐日大使帶回來。在這封信裏，表示對年內日蘇和約的談判寄以希望。

蘇聯態度的轉軟，對大平自是一個「好材料」。但是，日蘇雙方對和約的立場仍然對立，日方以歸還北方領土（四個島嶼）為談判前提，蘇方則以領土與經濟合作整套談判為原則。因此，許多日本評論家認為在中蘇共對立激化的環境中，日本所謂「相等距離」的「自主外交」，在這裏難以展開。

亞洲國家的幾種不安

亞洲的日本友邦所感到的不安，尤在美蘇兩大國之上。

亞洲國家所表示的不安約有如下四點：

而把亞洲小國放在一邊？㈢日本今後會不會完全受到中共的控制，跟着中共走？㈣日本在與中共和解後，中共停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評，日本會不會更自由在亞洲擴張？

亞洲國家以上這些疑慮，在田中決定訪平之後，即已有所表示。在田中訪平不久之前曾訪問過東南亞各國的公明黨委員長竹入，他回來即發表他此行所得印象說，東南亞各國對日本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反應，甚為複雜；他們雖在若干期待，但也多所不安。他因此曾建議田中在訪平後應即訪東南亞各國。

朴正熙下月訪日獲保證

亞洲國家這些不安，在日本三位特使的遊說中，也毫無粉飾地表現出來。在韓國，木村特使見朴正熙總統時，朴總統便告訴他說：「日本同中共關係正常化，第一個受害的是中華民國，其次便是韓國了。」

朴正熙接着對木村表示：「韓國政府深恐在日本與中共正常化後，會削弱日韓關係，而促進日本與北韓的關係。」木村雖然向朴保證日韓關係將不受任何影響。但木村自己也說，他的保證可能沒有完全解消韓國的疑雲。

現在，日本已出現一股「北韓熱」，連財界也已開始與北韓正式接觸，木村保證的效力，自然有其限度。朴正熙總統下月即將來日訪問，一般認為主要目的，即在獲得日本政府的確實保障，並向內外表示，韓國才是朝鮮半島的代表國家。

印支三國恐日輸入減少

在印度支那三國，青木特使所感觸到的是，「寮、柬及越南三國一致表明了『日本今後對亞洲的經濟援助，是否會減少下去？』的不安。」

青木回國後，十四日在外務省招待記者時還透

青木同時提到他對越南和平的感觸說：「在寮國和柬埔寨似都認為在美總統選舉前有和平的可能。我（青木）個人也獲有印象，在美大選前，部分和平似有可能性。」

在泰國，愛知特使見了國家評議會議長他儂，照例一套說明，他儂禮貌地表示「理解」，但始終沒有表示過「歡迎」。

在這之前，日本駐曼谷大使館屢接到泰人的質問：日本同中共有無什麼密約？這使愛知在同他儂會談時不能不向他保證：除「聯合聲明」之外，別無其他特別協定，泰國當局還告訴愛知，泰國與中共的未來關係，並不可樂觀。因為「共黨的游擊隊還在侵入泰國。」

泰國同時表示了「日本今後增加從中共的輸入，會不會因此而減少從泰國的輸入」的疑問。

大馬對建軍計劃感不安

在馬來西亞，拉查克首相也告訴愛知：「我們也有游擊隊的問題」，表示與中共改善關係還有困難。在會談中，馬來西亞當局未提到她曾積極主張的「東南亞中立構想」，會盛一時的「中共接近熱」也已冷靜下來。最使愛知感到不安的是，在同情報部長加查利會談時，加查利對他說：「日本的第四次建軍計劃在田中訪平後決定（由七二——七六年，總額四兆六千億餘日元，比第三次計劃倍增），由於計劃內容有若干被誇大報道，最好對於東南亞國家，有個詳細的說明。」日本認為這表示馬來西亞內部，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化」，仍抱有很大的不安。朝日新聞社論和日本時報政治專欄對此均甚重視，而認為「只要日本對此沒有能夠服人的說明，東南亞國家的不安，仍是難以解消。」同時，他們一致指出：「口頭上說不行，要在實際上表現才能取信於亞洲。」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垷澳洲、泰國和馬來西亞，他們都向愛知提到亞太理事會的存廢問題。他們徵求愛知對此的意見，愛知未給以具體答覆，僅說：「日本將同有關國家商量這個問題。」愛知今日到印尼，然後轉新加坡，相信他在那裏所碰到的問題會是一樣的。

資本主義化的南斯拉夫

凌山

南歐的南斯拉夫，雖向被世人視爲共產主義集團國家，有時甚至被形容爲百分之百的馬克斯主義者，但是，南斯拉夫的一切措施，卻向來均與資本主義國家無異。因此，當斯大林在「共產主義陣營」獨裁專政的時代，曾不止一次欲置狄托於死地。不過，由於南斯拉夫向來均採取比較自由的經濟政策，能夠自力更生，故當時在「共產主義陣營」雖處於被孤立的環境下，仍不致要淪爲斯大林的眞正附庸。近年來，全世界的共產主義政權，幾乎均一致邁向修正主義之途，亦步亦趨走向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具有豐富經驗的修正主義者先進國家南斯拉夫，在各方面所表露出的資本主義氣味當然也愈來愈嚴重。這裏摘錄的幾點，只是南斯拉夫目前較其他共產政權「修正」更突出的表現，事實上，全世界共產政權資本主義化正在方興未艾。這也正好說明了共產主義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在世界上無論任何國度裏都是行不通。

賭波與踢假波

共產主義者向來揚言重視提倡「體育精神」，但體育精神在南斯拉夫卻向來似不存在。就以南斯拉夫的足球員來說，有不少便不知競賽爲何事，他們成了足球選手後，即只知找機會替「賭波集團」踢「假波」賺錢。而說起南斯拉夫的足球員踢「假波」，卻也是其來有自。

足球在南斯拉夫，向爲國民最喜愛的運動，只要當上了一名第一流足球員，其所受的歡迎程度，比電影紅星還要熱烈三分，加上報紙的吹捧，足球明星向來都是南斯拉夫的天之驕子，不但收入多，享受舒適，更受到少女的英雄式崇拜，孩子們心目中的未來偶像。遠在十年前，南斯拉夫全國已有三千餘個足球俱樂部，二千餘個足球比賽場；目前，足球俱樂部和比賽場的數目，當然已經不止此數。

由於國民對足球無比狂熱，遠在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當局即已開始發行足球彩票，大力培養國民對足球博彩的興趣，這種足球彩票直到當前仍繼續發行，並且已進展至每週發行一次，銷數一路在直線上升，可見南斯拉夫的國人對足球博彩這種賭博玩意，經過十年的薰陶以後，已進入了何等狂熱的境界。

足球博彩與收買足球員踢假波，是一對形影不離的孖生兄弟。足球博彩在南斯拉夫既已盛行既久，收買足球員的賄賂風氣，與足球員被收買而踢假波的行爲，當然也跟着出現。近年來，這種風氣在南斯拉夫已發展至無可收拾，不僅爲數衆多的個別球員被收買，甚至整隊足球隊及整個足球會被收買的也屢見不鮮。

踢假波的風氣盛行得實在太厲害，迫使主持賭波的南斯拉夫當局，不能不要採取行動，以便平息賭波迷的憤怒了。於是，月前終於被迫宣佈破獲了一個龐大的黑市賭波組織，有一百名足球員因受賄賂有據，而受到了永久除名的處分。

事情是去年十二月在塞爾比亞省舉行的第二循環賽中，由「瑪里伯隊」與「克里特隊」對抗，這兩隊足球勁旅是硬碰硬，深受球迷注意。「瑪里伯隊」的中衛科維奇，和另一後衛球員奧伯奇，在出賽前接受了某黑市賭波組織的一筆龐大現金，答應「瑪里伯隊」在該場龍虎鬬中必定打輸波；但其對手球隊之一「克里特隊」有兩位健將，在出賽前卻亦接受了另一賭波集團的賄賂，在該場硬碰硬的賽事中，「克里特隊」也必須設法打輸波，於是，在賽事中兩隊的健將均頻頻「倒戈」，不過，比賽結果卻是「瑪里伯隊」得到了勝利。這麼一來，某黑市賭波組織的有勢力人物，便立即要「瑪里伯隊」的中衛科維奇與後衛奧伯奇「回水」。吵鬧起來，事情終於擴大，如此這般，才破獲了此宗龐大的黑市賭波組織。

其實，黑市賭波在南斯拉夫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南斯拉夫的黑市賭波之風，決不會因爲破獲一兩宗黑市組織而告斂跡，相反的，黑市賭波的集團卻與日俱增，接受黑市組織賄賂的足球員也有增無減，這也可見老牌修正主義者南斯拉夫，目前已是何等的資本主義社會化了。

實施「市場經濟」政策

除了社會風氣幾乎已全面趨向資本主義化外，在國家經濟制度方面，南斯拉夫當局亦正在努力學習美國。南斯拉夫雖向被稱爲「共產主義集團」，但它長期以來，卻一直維持着一個「市場經濟」，即以國家的所有來與個別經營的公司競爭，以促進國內工商業的發展，與一般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有着根本分別。這種社會主義與自由企業混合的經濟政策，使南斯拉夫在長期以來，均成爲「東歐共產集團」（南國的地理位置屬南歐，但一般通稱其爲「東歐共產集團」國家之一）經濟增長最迅速的國家，當東歐波蘭、匈牙利諸國的人民尚不知「電氣化」的生活方式爲何物時，南斯拉夫各大城市的商店，卻均已有收音機、電視機和電器廚具出售，而且國民擁有汽車的數字，也向爲「東歐」諸共產國家之冠，這早就證明了南斯拉夫採行的政策，實大大優越於其他共產政權的國家。

放寬外國投資條例

由於國民消費數字的增加，貿易赤字便不可避免要宣告出現。南斯拉夫爲了提高貿易能力，今年三月，它曾從美國的三間銀行　大通銀行、萬國寶通銀行及信託銀行獲得一億美元的[illegible][illegible]貸款，以作爲發展對外貿易的信貸。

爲了吸引更多的資金，南斯拉夫不但向資本主義國家貸欵貿易，而且，最近更有明顯的跡象開放國內經濟，讓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它進行投資。在南斯拉夫的外國投資，據統計，自一九六七年以來，外資總額只達六千二百萬美元，而且這些外資在南斯拉夫經營工商業，當時還必須接受南斯拉夫政府規定的條例，只能與南國商人或南國政府合資經營（聯合經營），同時，南斯拉夫一方並要保持擁有任何聯合經營機構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權。目前，南斯拉夫當局因急欲吸取西方國家的資金，對外國投資的條例已放寬了。今年四月，南斯拉夫政府曾批准了國內最大規模的銅業公司，與美國人資本的「比勒國民工廠」在各佔百分之五十股權的條件下聯合經營。照一般推測，待至明年，單獨是由美資經營的工商業機構，諒即可在南斯拉夫陸續出現。

發行股票買賣

鑑於國內工商業及對外資易發展的需要，南斯拉夫政府已積極着手計劃組織一個國內金融市場。南斯拉夫兩家資金雄厚的公司——沙斯達華汽車公司及貝爾格萊德巴爾鐵路公司，並已獲得政府當局批准發行有利息的和可以公開買賣的債券。根據一般觀察家的意見，咸認爲南斯拉夫更多的企業公司（不論是由南國人民經營的或是與外資合營的），在最近一年內將次第獲得南國政府批准發行債券。而南斯拉夫政府的高層人物，月來亦已屢次向西方國家的記者透露，表示政府當局已積極計劃在國內設立一個市場，以供各企業公司發行的證券經常可以公開進行買賣。

南斯拉夫的思想家兼狄托的親信迪爾查，曾不止一次公開承認，批准任何企業公司發行證券，雖然都是違反馬克斯主義的措施，但是，他卻認爲南斯拉夫沒有必要去奉行馬克斯主義，更不打算視馬克斯的教條爲國家施政的金科玉律，所以，按照馬克斯主義的說法，發行證券雖則無可避免將牽涉到「對其他勞動力的搾取」，不過，由於南斯拉夫目前需要更多的資本來發展工商業及對外貿易，所以，他的結論仍認爲更多的企業公司公開發行證券，對南斯拉夫是有利的。南斯拉夫的國民，對政府走向資本主義化的種種措施，都深表歡迎，看來，再經過三數年的歲月以後，合法的賭場也不難在南斯拉夫出現了。

中蘇共最新之關係

譯文

隨着中共邊境蘇俄兵力的加強，美國的官方分析家已覺察到，中共與蘇俄之間的政治糾紛日漸增加。但是一般相信，這兩個敵對的共黨政權，將會避免如一九六九年使他們幾乎導致戰爭的那類衝突。

蘇在邊境增加兵力

華府分析家認爲，由於中共與蘇俄對於各種國際問題歧見日深，雙方的緊張因此一直有增無減，這些因素包括有雙方在亞洲互爭影响力，以及有關美國對蘇俄及中共政策的不安狀態等。同時，美國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蘇俄沿着中共邊境所部署的軍隊，最近又增加了相當於三個師的軍力。一般相信，從太平洋到外蒙以迄中亞，在這片橫亙六千多里的邊境地帶，蘇俄已有將近五十個師的兵力。

消息人士認爲，由於蘇俄領袖估計，西方對蘇俄的威脅將逐漸減少，因此蘇俄在中蘇邊界上加強兵力之舉仍將發展下去。華府的專家表示，蘇俄的戰畧家認爲，他們的集結軍力，是防備「無理」的中共發動攻擊的可能性。爲了配合他們的「縱深防禦」觀念，據報導，中共已禁止增派部隊開往邊境地區。但是，一般認爲蘇俄領袖們已因中共武器能力之迅速現代化，而感擔憂。

雖然美國的專家形容中共與蘇俄的軍事衝突已達「僵持」狀態，但是，他們指出，最近幾週，雙方之間的政治衝突已經加強。

一般認爲，對於田中角榮結束北平之行後，中共與日本將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事，蘇俄尤表擔心。蘇俄一直不斷試圖與日本改善關係，以冲淡隨着尼克遜於今年二月訪問中共之後，日本與中共之關可能出現的和解狀態。正如一位美國官員所說的，在對日的競賽中，「中共已遙遙領先蘇俄。」另一方面，自從印巴之戰，孟加拉國成立以來，中共認爲蘇俄已在印度加強了影响力，而爲此深感痛恨。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在投票否決孟加拉申請加入聯合國時，曾極力評擊聯俄，指控蘇俄的行爲是「口蜜腹劍」。

互相攻擊醜態畢呈

若干美國分析家相信，當中共毛澤東，於上月透露，林彪在逃往西伯利亞途中，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的消息時，實在是試圖間接指控蘇俄干預中共「內政」。

中共於今年初亦會因發行一本地圖，將蘇俄列爲「歐洲國家」，而使蘇俄大爲惱怒。這份地圖又指出，在十九世紀末期，帝俄曾奪去中國一百五十萬方英里的土地。然而，在過去兩個月中，蘇俄攻擊中共的宣傳，已較中共對蘇俄的攻擊得強烈。

此外，蘇俄並聲稱，北平已與尼克遜政府勾結，以使美國在東南亞繼續維持兵力。它的根據是美眾院共和黨領袖福特的一項聲明——福特於訪問北平後表示，中共的高級共幹曾經告訴他，美國從太平洋撤退，「將引起不安」。

蘇俄對中共的攻擊還包括，指控中共恢復資本主義，「背叛」馬列主義；指責中共贊同歐洲共同市場的觀念，試圖幫助「西方帝國主義者的壟斷者」。

華府的中共問題專家指出，蘇俄並已挑出周恩來，指稱他是「反蘇政策的創始人與執行者。」蘇俄最近的廣播，曾將周恩來形容爲「與美國勾搭的始作俑者」。

蘇俄對周恩來的指控，表示它的態度已有改變：因爲過去蘇俄一直認爲周恩來是中共頭目中，唯一可與蘇俄達成臨時協定的人。

譯自「華盛頓郵報」

橫眉語

瘋狂元首誤蒼生

許多專爆內幕的報刊，曾發表過不少文章，述及德國納粹首領希特拉，是一個患上狂癲病症的人，心理變態，如果他不是「元首」而是平民老百姓，老早就給抓着送進精神病院去了。

這個神經不正常的傢伙，使到整個世界籠罩在戰火中，更使千千萬萬的人因戰爭而死亡或傷殘，為今日世界種下禍根，使共產勢力的控制局面擴大，無數的人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據報載，大量驅逐亞洲人離境的烏干達總統阿敏，也是患上了精神不正常的病症，因此他的「思想程序加速了」。倫敦方面逐漸增多的猜測，認為在康帕拉進入醫院的阿敏總統，可能患上一種輕躁狂症。在這種病症下，「新的意見很快跟着另一意見出現，因此觀察家時常無法追隨這連串想像的出現。」

據說：一個患輕躁狂症的人，通常是衝動的，或者不能抑制憤怒。

阿敏不過是一個非洲小國的總統，他的躁狂不過驅逐了幾萬亞洲人而已，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印度各收容了一些，問題便解決了。他的躁狂，為患世界，遠比不上希特拉。不過，因為一個人的躁狂，卻使到數萬人流離失所，家產蕩然，卻也不能說是一件小事。

辜人民受到災害。瘋狂的人擠身於權力圈中，確是十分危險的事。可是，今日世界上的政治領袖而有狂癲趨向的，決不只阿敏一人。

已故的獨裁者史太林，他的所作所為，也去瘋狂不遠，雖然沒經過醫生證實，但蘇聯曾經與他共事的政治領袖，大都相信史太林是狂人。

至於中共的毛澤東，要人人學習他的思想，已經是竊竊地，以他「思想程序加速了」的情形看，又使人相信他和阿敏是「同病相憐」。因為，毛澤東也是一個「新的意見很快就跟着另一意見出現」的人，他歷來搞的名堂多多的運動，不正是「躁狂」的表現嗎？

杜魯多漸失人心

不久前，加拿大出版了一種小冊子，拿出眞憑實據，證明杜魯多未登上總理寶座前，是共產黨同路人，這個花花公子總理曾經代表過加拿大共產黨到莫斯科開會，又曾到過北平見老毛。這些事實，在今天已成為加拿大政界炙手可熱的人物杜魯多，當然不會再提，不過，那些小冊子卻把當日的照片，製版刊出。雖然，或許還有一部分加拿大人半信半疑，不過，這種事總不可能揑造出來，因此，當然也會有一部分人相信的。

不知是不是因為這些不利消息影響，在這次加拿大舉行全國選舉中，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便大為差勁，他未能取得多數黨政府所需要的席位，被保守黨壓倒，只能以少數黨當政。如所週知，少數黨政府在政策上往往會受到許多掣肘。

本來，杜魯多「擺脫」了美國的

暴力電影的

一位搞服裝設計的小姐，也許為了職業關係，平時很喜愛看時裝文藝片，並且特別喜愛柯德莉夏萍，她說夏萍有純潔美，有仙女氣質，給觀眾塑造這種形象；一是她的愉快的笑容，一是她的服裝設計了得。對於那位小姐觀眾的高見，我是照單全收，我這裏所說的照單全收，並不是為了討好她，而是衷心讚同她的高見。

最近本港重映了夏萍主演的「奇謀妙計女福星」，那位搞服裝小姐告訴我，她獨自去看了三遍，我覺得很詫異，在「奇」片中，夏萍是個盲女人，在該片中的表演，大部份情感表現，都是恐懼與憂慮的。夏萍在電影中既沒有服裝表演，亦少了那份愉快的笑容。我不知怎的脫口而出，問了一句多餘的話：「原來你也喜歡暴力電影了。」

小姐的面色有點不對了，我也自知失言，因為我知道這位小姐是最鄙視暴力電影，幾年前，她每月都化不少錢購買電影雜誌，現在一本也不購了，理由是不願孩子看到那麼多動拳腳動刀槍的圖片。從這一件小事上看，我這一問，對她可打擊不小了。

「奇謀妙計女福星算是暴力電影嗎？」她好像有意強辯，但又辯不出來，終於笑了起來，淡淡說：「眞想不到像夏萍這種人才，為什麼也拍起這種電影來。」

「暴力只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它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好與壞是決定暴力形式的背後原因是什麼。」

「看來電影中那班壞人都該死，所以我看到夏萍殺人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實在受夠了。」小姐說。

我們都笑了。我總算最後使那位小姐心安了。

「奇謀妙計女福星」據說是來自美國劇作家佛烈特諾編寫的舞台劇。後來才由拍占士邦電影成名的泰倫斯揚將它搬上銀幕。我第一次看這部電影時，懷疑作者從我國平劇「三岔口」與日本的盲俠片獲得靈感，如果該作者創作靈感是由盲俠與「三岔口」獲得靈感的話，這人的確是有了不起的天才。

盲俠與「三岔口」中的人馬，都是武藝高強的人，「奇」片中的女人，不但是個弱女而且又是個盲女，她殺人是為了過份懼怕，孤立無援，最後不願坐以待斃，於是她的智慧與勇氣，自然在危急萬分之時出現。另一方面是那三個決定殺人滅口的毒梟，因為面對着的是一個盲女人，心理上太輕敵，以為他們在捉弄一個可憐人來取樂，於是便落得意外被殺。從這一點分析，我們不得不承認人家即使販賣娛樂噱頭的電影，也要抓住心理分析基礎來發揮。所謂娛樂性噱頭，使人看來，明知假而似眞，看下去妙趣無窮，完全是建立在心理分析基線上。

能漸漸離開他，愈來愈遠。

背離民心，最後必然垮台，杜魯多應當面對這個事實。爲什麼民心會對杜魯多背向？也許因爲他的政策過份親共。

今日世局的劇變，不能說與杜魯多之率先與中共建交無關。由於加拿大先走一步，許多西方國家都步其後塵，由此而形成了國際間一股逆流。

有過一個時期，美國的反戰分子十分活躍，連政府也怕他們幾分，麥高文所厘訂的政策，居然是極力討好這些鴿派人物的，他也許滿肚密圈，以爲可以贏得這一夥爲數甚眾的年青選民。但事實並不如此，美國的鴿派人物漸爲人們唾棄，極難得人同情，因此，美國年青選民寧願投尼克遜一票。

加拿大的青年人思想也隨着美國走，杜魯多漸失民望，當然與其親共態度大有關係。

電視節目日貨多

中國人正激起對日本的舊恨新仇之際，香港無線電視的日本片集受到各方責難。許多報紙專欄都憤怒地指出，香港無線電視台簡直變成東京電視台了。不論在什麼時間，振開電視機，就見到蘿蔔頭，許多人表示「看到無法忍耐」。何只片集？近來因爲來了一班蘿蔔婆歌劇團，歡樂今宵的藝員每晚替她們吹噓，就使人覺得個個是「細路仔」，彷彿是在日本侵華後才出生的，舊恨一點不知，腦子裏沒有這回事。

本來，日本電視節目比較便宜，地放映。如姿三四郎牽涉到「淸國」間諜，大事宣揚大日本主義，頗有辱華成份。這種影片，應該先行檢閱一遍，有問題的地方，予以刪剪，才不至太過碍耳碍眼。

比方最近放映的一套描述關東軍尙武和紀律精神的影片，最要不得。無線電視爲了節省一點節目錢，拚命的替蘿蔔頭宣傳，實在難怪人家批評。

老萬對日本節目並無偏見，日本片集也有不少很好，但內容在宣揚「日式生活」的，似乎不宜太多。平時，在歡樂今宵歌唱節目中，到日本吃過蘿蔔的藝員，早已唱得太多日本歌，而片集也大量推出日貨，實在叫觀眾吃不消。雖然，電視節目是不收費的，但大家看到「憤而關機」，則廣告收入，便大有影響了。

電視台靠廣告生存，近來毛伯伯十分捧場，大陸貨品之電視廣告愈來愈多，其實，大陸貨如雲南白藥，賣到要排長龍，毋須做廣告，這些電視廣告，當然另有作用，難怪新聞報告的先生，聲聲周總理，聽到肉麻爲止。

也許，日本片集的大量推出也與廣告有關，君不見，電視中的日本廣告佔大部份，多播日本片集，也許正是這個道理。

爲了表示香港電視是中國人辦的，我們懇求無線電視當局減少些蘿蔔味吧！

萬人傑

頭

林巽

身所含的意識，對觀眾猶其是年輕觀眾所可能產生好的影響或壞的影響，應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久前有一位拍血腥暴力電影起家的導演，因爲他的作品，很注重殘酷表現，引起與論評擊，這位仁兄不甘寂寞，除了自己寫答辯文章外，還拉來幾位朋友作家，大寫其反評擊文章。他們的辯論觀點，就是力說血腥暴力電影絕對不會影響少年觀眾心理。該導演還強詞奪理的說出一些近乎怪論的文章說，血腥暴力電影不但不會有壞影響，反會有好影響，因爲少年人可以藉電影，使心中的苦悶，產生昇華作用。這種理論如果可以成立的話，看來香港的清潔運動可不必要了，說不定堆積的垃圾，可以產生昇華作用，說不定腐爛的垃圾中，可以長出香噴噴的冬菇、草菇來。那豈不更妙。

在粵語片時代，如黃飛鴻式的武俠片，多重視武藝的表現，關德興塑造黃飛鴻這人物，外型是一位很有修養的老紳士，通常外出，也是一襲長衫，一把紙扇，每次出手，都必培養「不得已則戰」因素才戰。這種電影，在今日看來，也許不夠過癮，但絕不會在少年心靈中，播下壞種子。

時下的暴力電影，不論西方的或國片，爲什麼而使用暴力可說是一種藉口，有時加些什麼報仇雪恨等情節，可說只是公式的，在意識上毫不重要，他們所表現的是如何殺人與如何被殺。換句話說，就是虐待狂與被虐狂的表現，那便是電影的主要內涵。

以流血最多表現迫眞，這是由日本輸入給國片導演的知識，這一點，比起西方電影的表現方式更爲駭人。日本電影的打鬪，幾乎是劍光血花慘叫一齊渲染，國片某些導演，更將我們古代某些酷刑如「五馬分屍」、「盤腸大戰」套入去，變成刀光血花加上肢體內臟紛飛的恐怖鏡頭，這種表現，眞的是對少年人心理起什麼苦悶的昇華作用嗎？要少年人渲洩心中的苦悶，爲什麼不教他們去打球、游水等，健康的運動很多，何必要用販賣心理變態這種招數呢？

更妙的一點是有些拍血腥暴力電影導演，爲了擺脫輿論評擊，特別創出一套怪論，說他的作品不是寫實派的而是屬於浪漫派的，所謂浪漫，當然是超現實的，既然不是寫實的東西，觀眾看電影時，當然不會想到那是眞實的故事，那麼，電影不論怎樣殘酷，當然不能對少年觀眾產生壞影響了。

但剛剛相反，我們有時從那些「浪漫」電影中看到的種種殘酷鏡頭，如十幾人包圍着一個人，輪流斫殺，被殺者滿身刀孔，整個血人，仍然拚命狂鬪，這種打鬪法有時從報紙上讀到阿飛開片的新聞時也看到。

如此看來，可以這麼說，今日國片中好些販賣虐人或被虐的作品中，藝術匠人所稱的浪漫，實際是今日常見的血淋淋事件。企圖用「浪漫」兩字來替自己卸罪。有這個可能嗎？

杜月笙俠不犯禁

覺初

韓非子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說弄筆桿子的人，每每好以淫詞巧辯，顛倒是非，曲解法意，使社會正氣不張，人們視聽淆亂，而輕財好勇的俠士，則不免聚黨營私，收合亡命，專以劫持官府，強悍桀傲為能事，這都是國家推行法治的大障碍，但太史公在游俠列傳中，卻對魯朱家、劇孟、郭解之徒，深表讚嘆，認為人生過程，誰也難免會有拂逆危難之時，到了真正窮困走頭無路的境地，能夠仗義勇為挺身而出，予以有力的同情而援救的，就只有不計利害好打不平的俠烈人物，比起規行矩步，頭巾氣大重的書生，實要乾脆爽快得多，太史公的說法，有人指他是為了自己受刑的牢騷，借題而發，是否真的如此，我們且不必管他。

不過，像朱家郭解那些俠士的行為，究竟有些不合社會秩序的常軌，尤以郭解當時的聲勢最盛，聞風嚮慕的徒黨很多，郭解雖晚年折節改行，謙恭退讓，可是他的徒子徒孫，仍是一味蠻行，動輒睚眦相仇，殺人為快，一杯酒失歡，五步流血，甚至背後偶有人議論郭解的短處，亦必致之死地，不加理問，連郭解本人，也不及知，因此，漢武帝大為震怒，聽了宰相公孫宏的話，窮治追捕，終於加等論罪而置之死刑，從此，社會上以行俠犯禁為戒，千餘年來，甚少有那一類型的人物了。

難，及應付抗戰需要，興辦各種實業，這一筆龐大的經濟來源，就完全靠羅洪義陸續撥給，據估計有七八百萬元之譜，及日本投降，上海光復，羅洪義唯一的靠山，也只有指望這一位師座了。整天整夜，隨侍在側，不敢離開出門一步。

但鐵面無私的戴笠，自不會放過這位最有錢的漢奸，他明知藏在杜月笙那裏，幾次想向杜氏提出，總覺過於硬直，不便開口，便叫那位與杜氏很要好的上海負責人，要他向杜氏委曲表達，「如果杜先生還要我戴笠做他的朋友，就非交出羅洪義不可。否則，我戴笠為尊重他的面子，可以放他一碼，但以後我們不再有朋友的情份了。」杜氏聽完了中間人所傳述的話，毫不遲疑地答道：

「羅洪義販賣鴉片的事，我並非不知道，我們以收容他，一是為了師生情誼，二是他對我們交托的地下工作，從來沒有推辭，多少不無微勞，且不會做過偽政權的官，現既以漢奸案被控，雨農兄指名要人，莫說他本在我這裏，即令遠走天涯，我也得把他找來，交給雨農兄才是。」

言訖，馬上叫羅洪義給來人帶走，後來羅被判徒刑，三十八年，始獲開釋，杜氏在香港，他仍如往昔一樣，陪侍甚恭。

萬墨林投案入獄

家中，代致歉意，並允予照價賠償。

萬墨林便在杜氏的勸導下，自到司令部投案，經過短時間的研訊，卒以無罪省釋，由於這一下卻把宣鐵吾的印象，大大地改變了，對杜氏傾心佩服，送了一幅大照片，親自題欵，虔蓋私章，以表敬意，從此兩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這種風範，豈是今日政壇上的顯貴，可以尋常遇見的嗎？難怪美國約翰根室稱他道：「杜先生有把日本人當早餐吃掉的名氣。」中美合作社副主任梅樂斯中將亦說：「在上海的外國人，聽到杜月笙的名字，便會不寒而慄。」這些過分的推崇，當不是違心的讚譽。

黨國元老胡漢民，素以清介自持，方嚴格物，言語文字之間，尤未嘗輕以假借，當杜氏在高橋故里建造宗祠，落成之日，曾請胡氏為文紀之，胡在文中對杜氏揄揚備至，稱為任俠而有儒者之風，杜氏讀之，亦引為希世光寵，惟於章士釗在他六十大壽，所作的古文專詞，只看到首段幾句，便擲於案上，連稱「太過火了！太過火了！」以章士釗那樣的嘴臉，他的文章，自必令人反胃，不問可知，決非善頌善禱的吉人之辭，宜乎杜氏不待終篇而厭看了。

自國府遷台後，中共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樣可以「解放台灣」？「解放台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軍事行動。以目前中共的兵力而言，台灣是穩如磐石。尤其是渡海作戰，所能實施主要軍種的運用，就是海軍。而海軍也是中共最差勁的軍種。

中共的海軍，肇建於一九五〇年，經營了二十二年之久，還不會把海軍進入現代化。其最大原因，是中共缺乏龐大的造船業，和科學的技術人員。縱然中共對外宣傳，他們擁有四個艦隊之多，其實只是以數字迷惑西方的軍事專家。而把中共的海軍價值估計過高，造成幻覺上的錯誤，以致中共用恐嚇手段達到政治目的。

現在略述中共海軍人員的訓練由來：他們海軍人員是來自海軍學校。海軍學校是設立於大連。大連是中共重要海軍基地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海軍學校」，於一九五〇年建校於大連老虎灘。因為建校於大連，所以簡稱「大連海校」，代號為「大連老虎灘花園」。

大連海校屬下兩個分校，第一分校以培養艦長及上甲板軍官為主；第二分校以培養造船工程師及輪機長為主。嗣後，一九五四年撤銷第一分校和第二分校名稱，將原第一分校，擴大為第一海軍學校，稱為海軍指戰員學校，原第二分校擴大為第二海軍學校，稱為海軍機械修護員學校。

世界任何國家，亦找不出第二個人，能在社會各階層，具有如此強大的迷力。關於他的出身微賤，及發跡後，對於地方事業的建樹，與在抗戰期中，極力協助戴笠鋤奸策反的工作，均有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如全國各地，所有水災旱災兵災的難民救濟，他無不首爲之倡，或由社團推舉，或受政府委託，只要他登高一呼，數百萬元鉅欵，咄嗟立辦，他手下人才眾多，各種技能具備，自會在他的指示下，辦理得井井有條，這些事實，已不乏專書記載，用不着畫蛇添足，摭拾唾餘，故本文所強調的，只是就他那種好善而不矜張，助人而不市惠的作風，故能任俠擅權而不遭忌，在法律面前，從不利用他的優越地位，包庇門生，狹持箝制，他平生得力的要素，惟在「信用」兩字，只要他拍胸負責，閒話一句，無論大事小事，必使雙方滿懷悅服，毫無怨言，不但對現在的黑社會集團，值得作教育性的介紹，即對那些擁有政治特權的豪門巨室，亦當引爲他山之石，增強待人處世的修養，下而僅就他的犖犖大端，試舉兩事爲例。

羅洪義歸案待罪

羅洪義是屬於淸幫的舊派分子，爲杜氏最親密的門生，家頗饒財，對師座信服無二，在日寇淪陷時期，爲環境所迫，跟着宏濟善堂的主持人盛文頤下了水，服務禁烟總監部，與日本人爭取鴉片經營權，大有收穫，黃金美鈔的儲蓄量，僅次於邵式軍，杜氏既到了重慶，除赤手空拳照顧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外，還要接濟他人的苦

物易物的要求，並指定要以棉紗、布疋、白糖、香烟、肥皂，五種爲交換品，這樣一來，輾轉購換，時間就費大多，米價照原定額數又高出若干倍了。萬墨林自己本開了一間規模很大的米店，叫做萬昌米號，因此，不慊於他的人士及另懷鬼胎的米商，便乘機播弄，把一切責任，都推到他的頭上，使得民怨沸騰，集矢咒罵，有個專唱滑稽戲的筱快樂，也就借此大賣行情，迎合市民心理，編唱一些打諢罵俏的戲詞，對萬墨林大施抨擊，最後竟索性給萬墨林取了個蛀米蟲的綽號，萬墨林滿懷寃屈，無法申辯，更不敢對他們發作，偏偏他手下那般要好的白相人，替他大爲氣憤，在警告筱快樂無効之後，公然闖入他的家中，把什物傢俱破毀一空，筱快樂幸未在家，沒有挨打，他的妻子則受了傷，風聲傳出，對萬墨林益增不利，淞滬警備司令部竟依據筱快樂的廣播，控以「經營私運，壟斷市場，操縱米價高漲」的罪名，票傳萬墨林到案候訊。這對杜公館的人馬而言，認爲是不可忍受的側面挑戰，他們以謂自民國四年以來，杜先生在法租界同孚路建立門戶，三十多年，從未見巡捕房，警察局，或什麼司令部來上門要人，只有杜先生從外面保人的光面，羣情激憤，主張冷眼白覷，全不予以理睬，杜氏乃力加制止，開勸萬墨林道：「眞金不怕火煉，宣司令果是好官，應該會辦明眞相，必不致委屈了你，此刻外間的空氣，正對你不好，縱欲好言說服，也不可能，倒不如自動投案，是是非非，聽從官方依照法律處理。」同時，杜氏又派人到筱快樂

海軍學校

鍾鍾

政、醫療等物資供應工作。學員分大隊、中隊、小隊。各部均有黨的委員會，支部等組織系統，用以監視每個人的思想和行動。

大連海校的工作幹部，是由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軍」的整個軍部搬過來的，對海軍業務毫不熟悉，教員是來自「重慶號」叛變投共的人員，和一半來自「紅軍」半路出家海事人員。

建校之初，首任校長是張學詩，張學詩是張學良的弟弟，辦事能力強，有組織的能力，有良好的軍人風度，高崗任「東北保安司令」時，他任副司令，是高崗的得力助手，可是自任大連海校校長以至去職之後，一直不得志，中共一直不信任他，據說是因他出身於軍閥的家庭，中共認爲利用價值已完，可以被抛進人類歷史的垃圾箱內，永遠抹去他的名字。至於變節投降的國軍重慶號艦長鄧兆祥，一九五五年調任中共海軍學校校長之職，當時他的軍銜是「少將」，但卻受一個「大校」副校長的節制，原來中共所以任命他爲校長，純粹是利用他的名氣和技能，和未被國軍炸死的重慶艦上的一部分變節軍官，只有利用他，可以令到他艦上軍官，轉任海校教員，中共從而可得到他們技能訓練共軍。該叛艦的官兵，自恃有功於「共產黨」，又有技術，常常飛揚拔扈，囂張之極，曾公然提出將重慶艦「投共」日期定爲中共「海軍節」。中共爲了利用他們的技術，曾容忍他們，直至一九五五年大連海校第一屆學員畢業，中共即對他們大整肅，把他們抛入歷史垃圾箱，送往北大荒奴改。該校的課程：一般學員均需要學習海軍組織，艦艇條令，航海、槍炮、艦構、帆纜、測量、電工、雷達通訊、化學兵器、參謀業務等等，每年均有兩個月海上實習。學員的來源：是從各省高中畢業生中挑選，另一方面是在陸軍中工作的士兵挑選。以上的建制是彭德懷掌國防部時，和羅瑞卿大比武時期的軍隊現代化巔峯的建樹。但林彪掌國防部後，以政治掛帥爲口號，把一切屬於技術性的訓練，推向老毛井崗山時游擊土戰術，海軍也不例外。所以在一九六四年，馬祖海面國共海軍海戰時，國軍以二比六的劣勢把中共海軍打得落花流水，就此可得證明，中共海軍是不堪一擊。而國際姑息份子，怯於中共龐大的陸軍，二千五百架飛機，有東海、黃海、渤海、南海各艦隊，就說中共是強大，當共軍連國軍戍守金門和馬祖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共軍又何強大之有？

美對越戰所付的代價

當巴黎會談解決越戰問題進入微妙階段，而南越總統阮文紹堅決反對美總統特別顧問基辛格與北越共黨代表所達成的九點和平協議之際，華盛頓方面則發表一項美國對越戰所付出的驚人代價！由於十月廿七日美國防部發表的統計數字指出：在越戰的八年中，已超過二百萬人死亡，受傷或失踪者又有數百萬人。

就軍事上的估計：北越和越共游擊隊合計死九十萬零三千人，南越方面死十五萬八千人，美國死四萬五千九百人，失踪者一千五百人。受傷美軍達三十萬三千五百人，南越軍更為四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人。在平民中，平均每三十五人即有一人死亡，每十五人即有一人受傷，其數字約死一百廿五萬人，傷三百二十萬人。美國用於作戰的費用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超過韓戰時的戰費（三百億）達四倍以上；投彈共七百萬噸，投落藥劑七千五百萬公升。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先後投彈共約僅二百萬噸罷了。

甘迺廸決心介入越戰

如果包括着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對越南所付出的代價而言，那更是一筆計算不清的糊塗賬！大家都知道：自從法國於一九五四年七月宣佈退出越南後，美國為了收拾南越這塊半壁河山，前美總統艾森豪，除了一手交給前南越總統吳廷琰三千萬美元，作為他在西貢開府的經費外，接着派遣前美陸軍參謀長柯林斯將軍親赴西貢，跟吳廷琰政府商討建立軍隊的問題；同時，前紐約樞機紅衣主教史培爾曼，也立即到了西貢訪問，協助吳廷琰政府收拾從北越遷徙過來一百多萬難民的安置事宜。一九五

軍用物資和派遣技術人員，以訓練吳廷琰政府的軍隊，從而設計為南越先後建立了八百多個「戰畧村」，暫時鞏固了南越的鄉村防衛，以抵抗共黨游擊隊對農村的襲擊行動。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自美民主黨的甘迺廸當選總統之後，在他推行所謂「拓邊」政策的決心之下，越南即成為美國新政府首先注意的地區。故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甘迺廸就任總統不久時，便派了他的特別軍事顧問泰萊將軍（前任駐越大使），特赴南越進行了詳細的實地調查。泰萊當時向華府提出一項「特別援助南越」的建議書內容是：美國應該與南越政府衷誠合作下採取適當的步驟，俾將履行美國的諾言，加強南越對付共黨游擊隊進攻有增無已的威脅！而當時吳廷琰總統，也曾一再要求美國派遣戰鬭部隊馳援南越。這不僅是合乎當前的需要，且已構成了美國真正承諾南越的防衛。相反地，假定美國因循苟安忽畧了南越的局勢，無疑會招致連鎖性的反擊是：整個亞洲甚至整個世界各地區，也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極端的暴力叛亂行動，使美國將無所適從！

白宮接納泰萊以上這項富有建設性和懇切的建議書後，便充分了解防衛南越的重要性。於是甘迺廸總統召集兩次重要會議之後，即決定加強美國對南越吳廷琰政府的軍事援助。他立即下令二百名空軍指揮人員，及一小隊B二六型轟炸機，限於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前抵達南越，首先建立了峴港的空軍基地；同月十四日繼續派遣一批反游擊隊的指導員到達南越，從事各項平民訓練——由協助收穫農產物以及處理工務等，作為劃除不安的來源的一部份。同時訓練南越陸軍如何清剿游擊隊的辦法

美在越最早軍事行動

對於南越的經濟援助方面，美國在那次會議決定的原則下，同意以一億五千萬美元協助平衡南越防衛預算的增加。同年的十一月二十日，前美太平洋艦隊總司令賽德斯上將，及前美駐台灣軍事顧問團長戴倫少將等一行七人，由台北聯袂飛往西貢，先後逗留達一星期之久，目的在策劃美越軍事聯合行動，和對南越的防衛部署。因而曾經引起了共方的特別注意，北越共黨武裝部隊「總司令」武元甲，於同年十二月九日那天，在他通知「越南國際監督委會」的函件中，指出美在南越的「陰謀軍事行動」如下：

一、美國防部已派出了配有武器的巨型轟炸機三十三架，直升機四十二架，以供給南越軍隊使用；一支由一百名官兵及許多架「B二六型」飛機組成的美國空軍，已到達了邊和空軍基地。

二、美國空軍前線指揮所，也在峴港成立；同時，若干架美國「C一二四」式運輸機，亦已動員運輸大量的武器、車輛及電器裝備到達西貢。又美國的「F一〇一」型噴射轟炸機，每天在特定的地區作偵察飛行，以準備美國大量空軍的行動計劃。

三、美國已迅速派遣部份海軍人員至頓頭基地，企圖為第七艦隊隨時登陸南越作準備；而美國軍事顧問人員，也正在擴大邊和與鹹津的建築物及海軍基地，作為指揮系統所在。

事實上，從一九六一年起，美國已不惜任何代價，而決定在越南地區內，從事「軍事冒險行動」！以履行美國對南越的諾言。

例如：同年十二月初旬，美國曾以一艘護航艦「景峯」號移交南越海軍使用；同月中旬，由航空母艦「阿爾」號載往南越的包括有：戰鬭部隊、飛行員及十五架「H二八」型教練機，四十架「B二一」型直升機，均移交南越空軍使用。到了同月二十二日，又計有三十六架「梳尼」式直升機，六架「B二六」型轟炸機及一百七十名美陸軍人員，分別移交南越陸軍、海軍使用。而當時美駐南越的空軍

可是實際上，卻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到了一九六三年以後，由於南越內部的局勢不穩，越共從中共和北越方面獲得了大批的武器裝備；加以北越訓練的游擊隊人員，又分水陸兩路潛入南越，於是增強了游擊隊的實力。它們一方面突破了南越各地的「戰畧村」，摧毀美替南越建設的全國通訊網，使若干地區陷入了游擊隊手中！另方面，越共特務分子實行對各地滲透，大部份共黨特務都冒充佛教徒，披上黃袍袈裟，向各城市鄉村進行反美反政府活動。故自同年五月起，南越政治和尚開始進行反吳廷琰政府運動，直到同年十一月一日晚上，吳廷琰政府在美總統甘迺廸的支持，和共特的煽動下已被推翻了！

美越矛盾與傷亡數字

尤其是吳廷琰兄弟死後，南越局勢更不穩定，截至一九六四年八月爲止，西貢曾先後引起了五次政變，而徒令游擊隊的實力日益坐大，增加了美對南越的軍事、政治、經濟等的負擔。由於美與西貢政府的矛盾關係，共黨便乘此弱點，而進一步地加緊叛亂，因而造成東京灣事件，導致美國正式轟炸北越；並陸續增派陸、海、空軍馳援南越，進行其最激烈的戰爭。據美國一九七〇年一月的統計公佈：一九六四年九月爲止，美派駐南越的軍隊僅一萬六千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美派駐南越的軍事人員已達十六萬五千名，在一年另兩個月中增加十六倍；而傷亡的人數，亦達一萬八千餘人。

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派駐越南的美軍連同其他盟軍部隊，共達四十萬人。自一九六五年二月，美眾議院通過南越戰費爲一百二十億元，至六六年三月又通過一百卅二億緊急撥欵。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間，仍繼續一九六五年的計劃，更關開了對越增兵的大門，截至前駐越美軍總司令韋斯摩蘭將軍調職前夕，駐越美軍已增至五十四萬九千五百人。由於越戰逐漸升級，而美軍及其他盟軍日益增多的緣故，因此，戰費亦隨之

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會計年度，再度增到二百一十九億美元。特別是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會計年度開始，這種舊預算更不敷應用了。在同年二月的越南戰費預算，已增高至一百二十五億美元。綜此以上四年的越南戰費之總合，已達七百六十餘億美元之鉅，平均每日的戰費爲五千零二十萬美元。當前美國防部長克里福於同年七月十四日，偕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將軍一行訪問西貢時，平均每天的戰費已高達六千萬美元，令到美國財政及美元地位，幾度發生危機。

本來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以前，當前美總統詹森宣佈停止轟炸北越後，戰費稍爲減少；而在南越美國陸軍的傷亡數字則有增加。據同年七月八日的一項統計數字顯示：自一九六一年以來，美軍在越南戰場的死亡人數，共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四人，留醫的重傷者共八萬〇五百四十一人，輕傷共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五人。由於一九六七年秋——一九六八年夏初的三十個星期內，美軍每星期的平均死亡人數約爲二千六百九十二人，比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上半年的平均死亡人數，顯然多達一倍以上。

但自一九六八年三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的統計數字表示：美軍在越南戰場的死亡人數已增至三萬五千七百二十五人，顯然已超過了在韓戰中的死亡紀錄，重傷留醫的總數增至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人，而在韓戰時期的重傷入院總數，不過十萬三千二百八十四人罷了。因之，美國在越的軍隊總數表面上爲五十四萬餘人，除掉死亡或重傷留院及殘廢者外，實際的戰鬪部隊不足四十萬人。

爲南越擴建海陸空軍

一九七〇年一月訪問西貢，重新估計越戰問題的美國國防部長賴爾德談話表示：「到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後，美總統尼克遜決定繼續撤退美駐越軍隊，預料於一九七一年開始，平均每月撤退一至二萬人；到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大選期間，駐越美軍將不足十萬人了。」

架，而北越則宣傳美機損失達三千五百餘架。美國在韓戰三年前後僅損失二百架飛機，海軍艦隻委實沒有損失，而在越戰中則有數艘航空母艦受嚴重損害！

美國在越戰中，一方面付出龐大的戰費，和人力物力的損失；另方面還要協助南越建軍。據南越國防部一九七〇年年底報告：「美國自一九五五年派遣軍事顧問三百人起，漸增兵力至一九六八年底爲止，共達五十五萬人；並助南越擴軍建軍，加上韓、澳、泰、菲、紐等援軍，全部盟軍共達一百四十餘萬人。由於盟軍逐漸撤退之故，因此，南越的國防預算於一九六八年起，由五百三十億越幣增至七百五十億元；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間，更增加至九百七十億元。其中大部份用於新增人力的動員所需，當時預定的武裝實力爲一百〇四萬五千人。到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再增加七萬一千名陸軍，八千名海軍，及一萬二千名警察。合共一百十三萬四千餘人，及十五萬名後備兵。」

到了一九七〇年五月間，當高棉戰爭發生之後，南越再增二萬餘名特種部隊。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美國海軍總部曾宣佈：已移交南越海軍二百七十三艘大小艦艇；同年十一月繼續移交南越一百四十六艘艦隻，連同舊有的南越海軍，其實力已成爲世界上第八個海權國，故對其海軍人數必須積極訓練增強中，對於南越那條漫長的海岸線，及湄公河南端均確無虞。

美在南越共建有十八個重要的軍事基地，所費不貲！其中較爲龐大的計有：㈠峴港的美國空軍基地；㈡爲牙莊的南越空軍訓練中心，這裏共有九個野戰醫院；㈢爲富沐的美國陸軍大本營；㈣爲廣治的美軍直升機基地；㈤爲朱萊的美陸戰隊基地；㈥爲邊和的美空軍轟炸機基地。要使「越南化」的計劃早已實現，美國是不應在此時與北越妥協，以致自毀長城，前功盡棄的。

胡養之

知識份子與工農兵

柳以青

在大陸各種行業中，恐怕以工農兵最受人注意和嚮往的了。只要你是工人階級，農人階級和解放軍階級，起碼在大陸的一切政策上，都是被優先考慮到的階級。

以前所謂的知識份子逐漸沒落了，沒落到要被改造，要向工、農、兵學習。事實上，學習並不是不好，同時，也可肯定的是：要活到老，學到老。問題是：學習的對象可以並且也應該包括各種行業的人，並非只限於工、農、兵。如果強調了某些對象的話，不但會壓抑了學習的本能，同時更會產生學習的偏差。於是，在實際的情況裏，便會產生種種矛盾的事情。

「學苑」座談的報導

九月十六日出版的「學苑」上，有一篇「故鄉行座談會」的報導。參加座談的人是幾位在暑假內，個別到廣東省城市及鄉間省親或遊覽的港大學生。這篇座談會的三分之二的篇幅，無形中落到「知青」——「知識青年」在大陸的農村和城市所產生的問題。

在討論「知識青年下鄉」時，參加座談的人，似乎都在原則和理論上贊成這一措施，他們說：

「原則上是好的，因為知青下鄉，一方面體驗農村生活，一方面幫助改造農村。政府要保持城市與農村人口有一定的比例，所以知青下鄉可以平衡兩地人口。我相信這是……一個偉大的措施。第一、農村正百廢待興，可以大量吸收人力。第二、知青可以幫助清除農村的封建思想，例如不願節育等

合起來，大可促進生產技術，提高生產量。第五、知青下鄉可縮短農村及城市的距離，讓知青了解農民生活，因而更加促進知識勞動化及勞動知識化。」（見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學苑第四版）

然而，在實際的情形卻並非都與這理論和原則相呼應的。因此，這幾位參加座談的同學指出，目前知識青年在大陸所發生的問題。

一、「農村舊勢力仍大，知青不能為農民所重視，不可以有所作為，所以極為苦悶。」

二、「知青有為人民服務的熱誠，到鄉間時，理論上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貧下中農的政治意識基本上不及知青，知青的意見不被接納。有些公社根本不歡迎知青。因為政府的保護不足夠，知青不能發揮作用，因而感到痛苦。」

三、「許多知青亦不能脫離自我中心，在鄉間有好表現，只不過是希望博得好印象，可返回城市機關工作。」

四、「一些知青感到農村沒有前途，便偷渡來港。」

五、「許多知青因為工人的地位較高而拒絕下鄉作農民。」

六、「知青的父母能否有足夠的政治意識樂於讓子女下鄉，父母的教育直接影響知青下鄉的態度。」

七、「現在因政策未能妥善推行，致令一些知青成為黑戶，使廣州治安不寧。」

傳統影響力不稍減

盾所牽涉的各種問題，恐怕是為我們「認識中國」所必需的。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這一份資料只是限於廣東一省，並且也囿於各回大陸的大學生一己的見聞。不過，值得重視的是：有幾位大學生是回去省親的，很多資料來源是他們的親友親身經歷後的轉告，並不只是回去幾天，走馬看花地只知其表面梗概而發出為文的。因此，我也就是以事論事來分析，既沒有希圖作為普遍性的詮解，更不願加上莫須有的醜化。

知識青年在大陸所產生的矛盾，一方面是傳統方面來的；一方面是現時政權作為來的；另一方面是來自知識青年所以為人的人性原因。

現在我們先討論由傳統方面來的影響。

很明顯地，「農村的舊勢力仍大」和「父母與家庭」左右力兩者恐怕是最基本的。

中國傳統農村的「舊勢力」可以說是很多種。這方面可以用費孝通所著的「鄉土中國」和「皇權與紳權」等著作中，可以了解。從本質上來說，鄉土中國的鄉情味，卻是比任何加於其上的控制都堅實和自然。「紳權」在農村，固然會發生很多弊端，然而，「紳權」的存在基礎決不是在他們所產生的弊端上，而是另有積極的意義和基礎的。那就是為公正而作出的見證，和由糾紛而做的調解工作。使到每一個農村裏，都能有一個合理、合情的安樂生活。除了在這一基礎上來誘導發展的話，即使每一村中都設有幹部組織，恐怕都很難湊效的。原因是：這幹部組織既以取代農村鄉紳的領導地位，而

的「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就不得不失敗，不修正，不改弦易張了。

我總以爲：家庭是絕對無法取銷的，而家庭內的設施可以改變。例如從大家庭變爲小家庭等。否則，必然會遭受到失敗的。馬克思的「家庭制度及其起源」雖然盡量醜化家庭，以便用共產主義的理論加以瓜代，可是，「家庭制度及其起源」決不是馬克思所描述的本質。因此，也就難怪中共以正統的馬列主義者自居，而努力破壞家庭不遺餘力，可是到頭來，目前的知識青年——中共所教養的一代，其思想與態度，卻會深受其父母影响的。

中共措施與人性

再次談到目前中共政權地方措施所發生的矛盾原因。

在討論知識青年下鄉的措施上，參加討論的同學們，曾經幾次指出這一政權地方措施的不當。例如：「政府保護不足」和「現因政策未能妥善推行」。

他們指出：「我相信農村的進步與否與幹部的好壞有直接關係，幹部爲農民中的積極先進分子，如果他們能吃大苦，幹大勞，從實際工作中表現政治意識，便影响全村的進步。」

又指出：「我以爲知青下鄉的計劃成功與否有賴兩大因素：第一、幹部能否一方面盡量發揮知青的作用，另一方面向知青解釋知青的重要性。」

繼而指出：「我贊成公社在分配工作時給予下鄉知青較大的選擇，而非一定要種田。可量材施用，例如發展農村的消息傳播系統等。另一方面，下鄉可作爲一過渡時期，不必在農村一輩子紮根。」

從這上面的幾段資料裏，我們就知道：知識青年之所以不滿下鄉，一部份的原因是來自中共的政策和推行這一政策的幹部們。

事實上，除了幹部的態度和作風我們不便置評外，這一知識青年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的政策，恐怕並不容易克服。雖然，「知青要有相當的政治意

民表演，單調的農村生活平添了不少歡樂，因而受到農民的愛戴。……願意一輩子在農村紮根，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可是，恐怕只是少數和一時的現象而已。

原因是：他們還有來自他們爲人的人性方面的矛盾。

有人說：知識青年由於政治覺醒不夠，所以才產生了「苦悶」和「沒有前途」。

有的說：廣東的知識青年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港澳僑胞」的回鄉探親。聲稱：「港澳僑胞多來自廣東，每年有大量僑胞回鄉探親。他們帶給廣東省的人民只有壞影响。一、他們常以救世主的態度出現，對親友在物質上，特別是食物上，加以供給。二、他們表現得自己很有錢，給人的印象便是香港很富裕。三、港澳僑胞把不良的風尚帶返國內。」又云：「港澳人回鄉會增長國內人民的自私心。再者，許多人有倚賴香港人付款回鄉的壞習慣。」又云：「港澳僑胞實在鞏固了鄉民的傳統意識，加深他們的鄉土情誼及個人主義。」

事實上，以上的理由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上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人性方面的反映。

今天大陸的知識青年，以及下一代的知識青年，在經過了二十多年的中共高壓統治後，逐漸地返眞歸樸，從人性的覺醒上發揮出了效力。

青年，特別是知識青年，基本上是最不怕犧牲，最具慷慨性格的。特別是在中共黨中央一次次地推動民眾運動中，以各種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口號和原則來大力宣傳和參入實際的工作，按說該是最有效果的，特別是對青年知識份子最有號召力和理想力。

然而，事實上並不然。有的是淪爲「黑戶」，有的更鋌而走險「逃來香港」。

很明顯地，這是知識青年的人性再次尋獲。爲了滿足他們之所以爲人的人性，便不惜干犯法紀，甚或用性命來做衝破人性枷鎖的制度，參加了逃亡的行列。

是，在不同理念，不同制度，不同國度中的人，以及人的人性，恐怕該是放置在同一的基礎上來加以判定的。

否則的話，在人及人性被壓抑中，我們很容易找到另外美好的藉口，而強調制度、理想、國家、民族和風習來抹殺人之所以爲人的人性。

歷史上太多這類的例證，表面上都有一套很美麗的藉口，而事實上都是在做着壓抑人性的醜惡勾當。可是，歷史一次次的證明：舉凡壓抑人及人性的制度、理念、強權等，都一次次地從人類的歷史的舞台上倒落下來了。

人性的基本要求，只能輸導，不能壓抑的。卽使是壓抑，也只能湊一時之效，而決無永遠繼續之理，反觀大陸知識青年與工農兵所發生的矛盾，使我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知識青年，卻都是中共政權成立後所培養出來的下一代，竟也無法在這一政策和教導之下過理想的生活，那麼，中共的馬列主義政策，不已經是注定了失敗嗎？

李光耀之言錯矣

最近讀到新嘉坡總理李光耀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以爲在五年之內，台灣國府所處的環境或更惡劣，更孤單，很容易被中共的大陸政權所控制。這一看法，相信也有不少的人士表示同意。

然而，據我的觀察：李光耀總理只見到中共對外關係發展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共內部的矛盾情形。就以五年爲期，中共的內部會不會有所變動，相信任誰都不敢遽下決斷的。

原則上我則以爲：中共這一長期壓抑人性的制度與政策，遲早必會產生很大的內部衝擊的。因爲七億中國人生活在大陸的實況，與他們要求人性發展和滿足上，正好與中共統治政策相對抗、相矛盾的。



毛、周鬬爭不可避免（下）

李大海

關於周恩來跟江青之間的矛盾鬪爭，論者已多，不擬重復別人的意見，在此只簡單地介紹周恩來應付挑戰的各種步驟：

(一)削弱個人崇拜活動。毛澤東威望的來由，是來自中共宣傳機器的不斷宣傳，和幾十年來的自我神化。「文革」時期做得更加過火，不但把毛澤東奉為聖主，而且把他奉上超凡的、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神仙」地位。「林彪事件」後，周恩來首先設法減少各種個人崇拜活動。把毛澤東從神的地位拉回人的地位。然後再通過學習馬列主義，讀馬列原著的行動，消除林編毛語錄的廣泛影響。現在更進一步批判「英雄史觀」，批判「天才論」。強調世上沒有「神仙」，也沒有「救世主」，企圖逐漸粉碎毛澤東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來偶像。

我們說過毛澤東最大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和士兵對他的偶像崇拜，只要偶像被打破了，毛澤東巨大的影響力也將化為烏有，周恩來這一步棋，可說是全局中最為重要的一着。幾個月來，削弱個人崇拜活動不斷在發展中，在中共的報章文件中，指桑罵槐的句子屢見不鮮，利用國際歌的「救世主」、「神仙」來罵毛澤東，其暗示性已經夠明顯了。但最近「人民日報」卻罵得更加明顯。九月一日「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出現了「什麼『天才』，什麼『一貫正確』」的字眼，「一貫正確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專用的詞語，中共其他領導人，包括劉少奇、林彪、周恩來在內，從未有誰曾被歌頌為「一貫正確」的。現在中共報紙竟然罵起「一貫正確」來，這是指着一位和尚罵禿驢，難道還不明顯嗎？

(二)捧起中共元老，壓低江青的威信。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九日後，「文革」時期被壓下去的中共元老又被抬了起來。江青的排名由第三位退居第六位。董必武、朱德和劉伯承這三名元老排名躍到江青的前面去。

毛澤東既有意把江青培養成接班人，當然要大樹特樹江青的威信，運用種種方法突出江青，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暗示，江青就是未來的「接班人」，提高江青的排名位置，就是樹立江青威信的有效手法之一。「林彪事件」前，江青排名居於毛、林、周、陳、康之後的第六位。「林彪事件」後，江青的排名馬上躍升到第三位。可是周恩來也並不胡塗，他馬上把董必武、朱德、劉伯承這三位老朽捧出來，再次把江青壓回第六位去。好像公開對全國人民說，江青接班還不是那麼快就可以發生的事，要慢慢來，至少等元老們百年之後。

有些人認為江青排名後退幾位不傷大雅，她有毛澤東撐腰，手上也握有實權。反而董、朱、劉年紀多病，[illegible]

(三)周恩來一向沒有自己的嫡親派系，可是這一次既然是生死搏鬪，不能不豁了出去，不能不組織自己的力量以便與毛澤東分庭抗禮。周恩來最聰明的作法就是打倒頭頭，接收組織。

劉少奇、鄧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他們的幹部並非未全部消滅，周恩來在「文革」後接收劉、鄧的舊系統，「解放」劉、鄧的舊幹部。張平化、趙紫陽，以及最近才獲得「解放」的前新華社社長吳西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變成周恩來的人。他對待林彪「四野」系統的軍人也是如此，除了整掉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數十名黃嫡系頭頭之外，大部份「四野」將領都獲得留用。周恩來把葉劍英捧出來，利用葉劍英來團結「四野」軍人，因為葉劍英不但當過「八路軍」總參謀長，而且當過「四野」的副司令員。

周恩來也知道自己最薄弱的一環就是軍事，自一九三五年把中央軍委會主席讓給毛澤東以後，幾十年來毛澤東都不讓他過問軍事。這樣周恩來自然沒有帶兵的軍事幹部，「林彪事件」後，他已經明白，跟毛氏夫婦的決鬪不可避免，便大做亡羊補牢的工作，一方面通過葉劍英去團結「四野」軍人，另一方面大量「解放」「紅四方面軍」和「二野」、「三野」的軍人。（今年「八一」，楊勇、廖漢生、陳再道、鍾漢華等東山復出就是例子），再通過劉伯承、徐向前等去爭取團結他們。以便組成自己的軍事力量，當前掌握着大權的將領，相信相當部份已經被周恩來爭取去了，周恩來跟中共部隊之間的關係要比劉少奇密切得多，因為在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以前，他一直都是搞軍事的，領導過「南昌暴動」，當過中央軍委會主席，在目前當權的少、中、上將中對他都應該有異常深刻的印象，而周恩來也必定會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防止毛澤東再勾結軍事將領，搞「文革」式的軍事政變。

小結

綜合各方面的情形，我們看到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老毛夫婦會不會清算周恩來，而是他們之間的決鬪幾時暴發的問題？八月號「紅旗」雜誌頭條論文作出這樣的預言：「每隔幾年就要有一次大的鬪爭」。它還警告說：「我們決不能取得一次鬪爭的勝利，思想上就鬆懈痲痺起來。要清醒地認識到，粉碎階級敵人的一次進攻，並不等於把他們那個階級消滅了；取得一次路線鬪爭的勝利，不能說以後就沒有路線鬪爭了。」「紅旗」還引用毛澤東語：「階級鬪爭是

正確性，自一九二一年中共宣佈成立時起，至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止，已經發生了十次重大的內部鬬爭，平均是五年一次，那麼未來的毛、周大鬬爭相[illegible]烈，受影響的範圍也必定更加廣泛。[illegible]的崩潰、瓦解。

國際金融制度變革最新動態

金融界一直不斷提出意見，希望能找出一種適合全世界的金融新制度，以取代在去年瀕於崩潰的舊制度。但是由缺乏政治領導階層來推動這項棘手的工作，建立一個富有彈性的金融制度，以促進國際貿易，投資及觀光業。如今全世界已漸趨分裂，形成幾個互相敵對的金融集團。到了上週，所幸終於由美國來負責推動這項工作。尼克遜政府之所以願來推動這項討價還價的工作，是因爲美國如今終於減少了龐大的支付平衡赤字。

美國總統尼克遜在出席一百二十四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首長，於華府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年會時，曾慨允美國負責推行金融改革的建議。次日，美國財政部長舒茲提出一項內容詳盡的金融制度，其中美元將失去它過去作爲全世界之基金貿易通貨和貯備的那一全能地位。

在舒茲的提議中，美元將大致退居爲貯備金。而由國際貨幣基金會所發行之一「特別提欵權」或所謂「紙金」來取代其地位。包括美元在內的所有通貨幣值，將不時有小額的升值和貶值的波動情形，收支平衡不斷出現盈餘的國家以及那些赤字纍纍的國家，將會受到國際間的壓力以求取平衡。

其實，以前學院派的經濟學家都已提過這些建議，但是現在，舒茲的提議有美國政府的信譽做後盾，顯然更爲有力。西德財政部長施密特稱，這些建議爲「我們等待已久的統一政綱」。

舒茲所提議帶來的新世界，對於經營短期投資和設有多國貿易公司的貿易商及金融投機商而言，將是一個更不穩定的世界。事實上，舒茲曾告訴記者說，他的目標之一是要「投出各種曲球、變化球，和下墜球來封殺投機商」。但同時舒茲所帶來的世界中，通貨滙兌率將可依國際間所同意的規則作小幅的改變，而不致於等到一連串的危機四起才來謀求對策。

爲了開始使美元成爲一種普通的通貨，舒茲希望每個國家貨幣的官價，不要再以美元報價，而改以特別提欵權來報價。這種技術上的改變將使美元和其他貨幣一樣，在滙兌市場上的價格可以大幅波動。目前，由於相當複雜的原因，購買一馬克所需之義大利里拉，如今可上下波動達百分之四點五。但美元兌馬克，里拉或其他任何貨幣的價格，皆無正式的升值或貶值，其變動比率不能超過百分之二點二五。舒茲最後還將以特別提欵權來取代美元，以便和其他國家一樣，以之解決國際債務，並作爲準備金。這種改變並非硬性規定，希望大部份以美金作爲該國準備金的國家仍可繼續保留美金。但舒茲已籲請「仔細研究」發行特別提欵權，以便購回美國在過去支付平衡出現赤字時所流出，而其他國家卻希望擺脫掉的六百億美元。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會將以爲了購回美金而設的特別提欵權，來向各國中央銀行購買他們不要的美金，沒有人確知國際貨幣基金會隨後將要如何處理這些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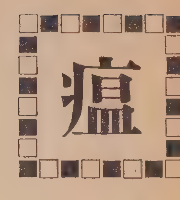
避免世界上對美元的過份依賴還只是部份的問題，另一部份的問題是，制訂尼克遜所謂較佳的「金融制度法規」，以處理未來正式幣値改變的問題，這項工作顯然頗爲困難。這些規則必須充分明確，才不致於動輒遭人侵犯，但是每個國家又有權爲其貨幣確定官價，這是主權之一，沒有一個國家會隨意放棄的。舒茲的解決方法是確定某些條件，在此條件下，力量強大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可能會要求某一國改變其經濟政策，但是如何改變，該會將對受影響的該國提供廣泛的選擇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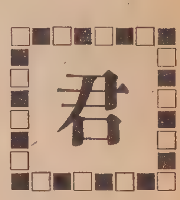
比方像日本，已在國際貿易上的盈餘積了龐大的準備金，到這時候，日本則可以對低度開發的地方增加外援，或者打開日本市場接納較多的進口，來減少它過多的資金。或者日本還可以把日圓升値，最好是頻頻作小幅度的升値。像美國這樣一個赤字一直揮之不去的國家，則可以減少經費的外流，提高利率，使更多的美金尙在國內。或者以不損及財政或政治的方式把美元貶値，或者也可以讓一國的幣値「浮動」，也就是不定官價，任由供求的需要來決定幣値。如果某一個金融發生弊端的國家拒絕設法補救，貨幣基金會要施以懲罰對於赤字纍纍的國家，貨幣基金會可以拒絕借給準備金，事實上即是中止該國貨欵，對於一個盈餘過多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會將准許其他諸國對該國之輸出品徵收特別關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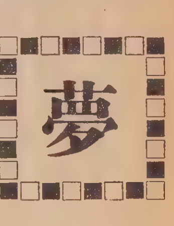
如果這項政策早於過去十年中實施的話，日圓可能早已多次升値，而美元也已多次貶値，這次措施或可避免在日、美兩國於去年關係緊張，致使美元貶値、日圓升値的那種危機局面。

這項龐大的計劃還須解決許多重要的細節問題。在新的金融制度中，黃金的正確地位仍是一個問題。（舒茲僅表示黃金將扮演「較不重要的角色」），在尼克遜政府的意見付諸實行以前，必須先解決技術上的問題。比方以「特別提欵權」來報各種幣値，如今看來還像是一種狂想。「特別提欵權」不能用來買賣其他貨幣，因爲它不是鑄幣或印刷紙幣，這一所謂「紙金」是各國與國際貨幣基金會間會計帳上的簿記登記錄而已。

（節譯自「時代」雜誌）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周恩來笑道：「項英同志當時如果在延安，他就更跳起來罵了。」

郭潛問道：「爲什麼？」

周恩來說道：「老毛當時向大家表示，如不准他同江青結婚，他就不革命了。」

郭潛笑問道：「他的爲人除去革命實在沒有第二種事情可作，他不革命又幹什麼呢？」

周恩來說道：「他聲言要去重慶當參政員，求蔣先生賞碗飯吃。」

郭潛笑道：「這樣說來，爲了這個戲子連黨也不要了。」

周恩來笑道：「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連國家都不要了，何況黨。」

郭潛說道：「老毛這人什麼事都作得出，眞是到重慶蔣委員長再不要他，他眞會去投日本的。」

周恩來說道：「你既然明白其中情形，就不可再逼老毛，他同女戲子已經混在一起，馬上孩子都生出來了，拆也拆不開，由他去了。」

郭潛說道：「我怕他遲早要死在女戲子手裏，同志們應該提醒他。」

周恩來大笑道：「你怎麼這樣天眞，現在就算告訴老毛，再不離開女戲子，明年今日一定抬他出殯，他也不會理會，反而會哼什麼牡丹花下死，作者上鈎，誰也勸不來。」

周恩來與郭潛一道到了金華，浙江省政府自杭州失守後就遷到金華，周恩來見到了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雄，兩人在廣州時也就認識，自從淸黨之後也就未見過面。

黃紹雄出身本是軍人，以後轉入政治，平時風流自賞，雖然有兩房太太，任內政部長時又把部內職員譚惕吾收爲情婦，公然出雙入對，甚至到內蒙視察時，也帶着譚惕吾同行，引起內蒙喇嘛活佛的極大反感，但黃紹雄仍然吾行吾素，不但不知斂迹，反而自詡有艷福，其個性與毛澤東極爲類似，但黃紹雄的學問眞有點基礎，偶然寫寫詩詞，格調不俗，與毛澤東大不相同。

周恩來當然了解黃紹雄個性，到了金華就去省政府謁見，見面鞠躬如也，口口聲聲喊「季公」。

黃紹雄說道：「恩來兄，我們是老朋友了，年齡又差不了幾歲，何必來這些繁文縟節，你喊我季寬就得了。」

周恩來說道：「不敢，季公雖然只大我三歲，但出山要早我十年，你當總指揮時我還讀書哩，怎敢同季公攀朋友。」

黃紹雄怔了一下，說道：「恩來兄，我只大你三歲，你也過四十了。」

黃紹雄搖搖頭：「眞是難得，我已經是老頭了，你還是粉面朱唇，翩翩年少，怪不得國人總把你同梅蘭芳並稱，的確難得。」

周恩來笑道：「我遠道來拜謁季公，想暢聆教益，季公怎麼淨同我開玩笑。」

黃紹雄哦了一聲，說道：「恩來兄，要談正經事就談談毛潤之好吧，聽說他最近把過去在上海的一個三流明星藍蘋弄上了手。」

周恩來笑道：「季公，這還是說笑話。」

黃紹雄說道：「非也，任何事沒有比這件事再正經了，孔夫子都說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何況我們凡人。」

周恩來說道：「正經雖然正經，可是沒有什麼好談的。」

黃紹雄說道：「我的意思不在此，我是想到你們共產黨人的作風，似乎並不比我們國民黨人進步。」

周恩來白臉一紅，說道：「季公別開玩笑，我從來也未敢說過我們較國民黨進步。」

黃紹雄說道：「你老兄確實未說過，但一般共產黨人及左傾人士都是這樣說。而現在擺在面前的事實，老兄做了政治部副部長回鄉省親掃墓，雖說是孝思不匱，但總有衣錦還鄉的念頭。至於毛潤之富貴易妻，棄糟糠如敝屣，我輩國民黨人倒是作不出。」

周恩來笑道：「季公，你別挖苦我們了，共產黨也是人，人的想法總是一樣的，什麼黨都是外貌，內情完全相同。」

周恩來連忙說道：「季公是忙人，實[illegible]，陪遊天目山可是萬不敢當。」

黃紹雄笑道：「恩來兄，你怎麼一張口就是小旦的台詞，我這個主席實在是閒員，終日閒得沒有事作，難得有你這樣佳客，陪你登山遊水，是人生難得的樂事，抗戰前我當內政部長時，到了北平也曾經約梅蘭芳同遊過西山。」

周恩來不便再推辭，兩人一道去天目山玩了一日，在途中黃紹雄拿出許多詩詞請他欣賞，並要周恩來提出評論。周恩來說道：「季公要原諒，我對詩詞一竅不通，你幾時遇到毛澤東同志就好了，你們可以暢談一次，他是行家。」

黃紹雄撫掌大笑道：「恩來兄，你太拿我開玩笑了，毛潤之的詩我見過，他只能去北平同劉寶全談上一夜，同我談就不對路了。」

周恩來怔了一下，說道：「劉寶全不是鼓王嗎，他是唱大鼓的。」

黃紹雄說道：「一點不錯，不過他的大鼓唱詞比毛潤之的詩還要文雅一些。」

周恩來也不禁笑起來，說道：「可是老毛還很自負，認爲他的詩可以追李太白呢。」

黃紹雄笑道：「就憑這一句話就證明他是一個不懂詩的妄人，中國歷代詩人眞正有資格可以學李的只有明代高啓一人，其餘都學杜，因爲李的天才太高，學不得，潤之不明所以，以爲李太白的名聲大，說是上追李太白，就可以嚇住人，實際上只見其妄而已。」

周恩來知道黃紹雄對詩詞是眞內行，不敢再向下扯，將話題扯到國內外大局。黃紹雄更是滔滔不絕，有一套理論，周恩來也十分佩服，兩人在天目山玩了一日，回到金華，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已在周恩來寓所等候。

劉英在浙江仍然不能公開活動，所以秘密會見周恩來，見到面就把浙江省情況滙報一遍。

劉英說道：「不易活動，處處受到限制。」

周恩來問道：「是不是受到黃季寬的箝制。」

劉英說道：「黃季寬這人是一個典型的官僚，只會作門面工夫，有了時間就飲酒賦詩搞女人，對我們並無威脅，倒是國民黨省黨部一羣人太厲害，不能不特別小心。」

周恩來問道：「此地同志對黨中央政策有沒有不明瞭的地方。」

劉英說道：「只有毛澤東同志搞一個女明星的事，大家不太明瞭。」

周恩來笑道：「這些事還說它幹嗎？老毛的這副德性老幹部都知道，不必認眞，有的同志追問，你們負責同志從中解釋一下算了。」

劉英搖搖頭：「不太容易說，要慢慢來。」

周恩來說道：「你再設法同項英同志聯絡，我不方便到他軍部去，但是，我一定要同他見面。」

劉英奉命去同新四軍總部聯繫，項英此時不能馬上趕到金華來，當經劉英從中約定，等到周恩來回途經過蘭谿，兩人在蘭谿相見。

周恩來在金華住了一個星期，每天不是應酬就是演講，在機關學校講演強調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號召大家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只有蔣委員長才能領導全國軍民完成抗戰大業。這一個星期，周恩來瘋魔了金華民衆，他的談吐、丰度，演講時的手揮目送，說到沉痛處熱淚盈眶，女人看到愛，男人看見也愛，大家已不把他當成共產黨，以爲是名角登台。

離開金華，周恩來到了紹興，這裏是他的寄籍，所謂省親掃墓本是彰眼法，不能當眞，紹興人也不相信他的來意，並沒有盛大歡迎，周恩來在家中住了兩日，悄然循原路回去，到了蘭谿，項英已在等候。

周恩來與項英在江西時就是親密同志，兩人曾合力箝制毛澤東，把毛澤東下放在雩都，依照周恩[illegible]適當機會，或者假手國軍，或者項英自己下手，把毛澤東解決，這項計劃當時只有周恩來與項英兩人知道。

不料在會議上一提出留下毛澤東，彭德懷與林彪一齊反對，當時共軍精銳部隊一、三軍團就由兩人統率，周恩來不敢過份同兩人作對，只好勉強把毛澤東帶了走，不料到了遵義，發生大變，一夜之間，大權被毛澤東奪去。兩人見面談起往事，感慨無限，懊悔當初未能狠一點，除去人類的大害。

項英又想起藍蘋的事，問道：「恩來同志，老毛爲什麼丟下賀士珍同志，又搞上一個女戲子。」

周恩來笑道：「這些話你問我實在是多餘，老毛這種個性你又不是不知道，楊開慧同志爲他在長沙坐牢，他到永新看見賀士珍同志馬上就搞上手，當時你雖然未親見，總是親聞，何況今天有了這麼大的局面。」

項英說道：「局面越大，越要小心謹慎，這樣搞法怎麼可以。」

周恩來笑道：「你不要管他，天是塌不下來的，他垮了是他的事，對我們不惟無害，還可能有利。」

項英拍手道：「一點不錯，老毛這樣搞法遲早非完蛋不可，就算不被黨內推翻，也要被那個女戲子纏死，我聽說已經差不多了。」

周恩來說道：「這也言之過甚，我們現在不談他的事，還是談談我們自己的問題吧。」

項英問道：「我們什麼問題。」

周恩來說道：「你這裏有多少兵力？」

項英說道：「夾在一起大概有兩萬人。」

周恩來說道：「兩萬人要控制嚴密，這是我們的基本力量，也是對抗老毛的本錢。」

項英遲疑道：「新四軍的力量比起八路軍差得多，如何對抗老毛。」

江南啼痕錄（九）

宓琴

關於黨部和團部隨校復員，所有一切宗卷文件的搬運，我也和張香公談好，和校具、冊籍、文書一同遷穗。我不必以此事又跑回張橋，可逕赴廣州。復員工作，將分三處進行，開平張橋部份，由張香公主持，陽春春灣部份由盧仲公主持；恩平大江中學部份，由張新貽先生主持。我見毋須到張橋主理工作，倒不如早些赴穗，一看刼後名城，也可見見黃凌霜先生。我寫一封信給股長丘仰天，要他到張橋清理宗卷文件，綑紮打包，以便搬運。倘張香公要他隨校押運，則和大隊出廣州。否則，他可以於短期內自行赴穗。我在此還要特別說明，我當廣陽指揮部戰時工作團第一線地區主任，完全是義務的。因爲我們是响應廣陽指揮部的號召，黨、軍、政一致對外，當地黨務人員以一腔熱血，來參加這戰時的工作。本來每個人都以原職帶薪來參加的，生活自然沒有問題。但自民國三十三年九月的中旬日寇沿西江進犯肇慶，便溯江而上，把西江南岸切斷了，便成了敵後的自由地區，與重慶郵電中斷，本分團再沒有收到中央滙發經費。連撥給本分團的大洋十萬元暑期服務經費，也向曲江本校分教處滙去。不久，日軍進犯韶關，曲江分教處就靠這筆錢，能疏散到東江。所以，本分團對學校也有很大的貢獻，何以還受人歧視？當經費中斷，薪給無着，我仍爲戰工團而努力，仍爲捍衛國土而作戰，我可以說我已盡了匹夫之責，無負於國家了。當時六鄉聯防大隊及六鄉自衛隊的人員，如作戰受傷或陣亡，均由原分配征送鄉，厚爲撫邮。倘使我不幸陣亡，那只好自己認命。因爲戰時工作團爲臨時組織，未列正式編制，不能依照官佐陣亡撫邮條例予以撫

皇天有眼，使我於槍林彈雨中，安然無恙。而我的生活費，只靠十三鄉聯防辦事處那點車馬費，實不足半個月膳費的開銷，遑論應酬、犒賞。幸賴家裏有點租收，全部要家裏接濟。爲國賣命，還要掏腰包，這是靑年時代的傻勁。所以，後來我聽到張香公的告訴，我將受人們的攻擊與排擠，我眞是氣憤極了。因爲報師恩而盡瘁工作，亦以盡瘁工作而効命於黨國，不圖竟獲致如此下場。公道何存？那時，正血氣方剛的年代，一旦遭此挫折，安有不牢騷滿腹，悲憤塡膺。在此一年另一個月當中，有人在游擊區發了國難財，而我則不能違背良心去要錢。作戰則意氣風發，荷包則空空如也。故當我起程赴穗之時，恐旅費不足，連太太的金鍊也賣了，才能踏上另一段人生旅程。

刼後的江門

戰後的交通，可以用困難兩字來形容。先乘電船到江門，然後乘拖渡到廣州。所謂拖渡，並非戰前或戰後從廣州行走四邑的花尾渡。而是用小輪船拖着「牛牯桶」的大木船，無所謂餐樓、大艙，只有前艙和後艙之分，前艙深下一級，空氣不足。這是以前的貨船，臨時改作拖渡。後艙則較高四五尺，地方也較爲乾凈一點。船本來不小，但客太多，能夠買得張船票，已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根本沒坐位，也沒臥舖；艙面舖了蓆，讓大家坐在蓆面。人太擠，大家迫在一起，僅堪容膝，背靠背而坐。只對女客稍爲避忌一點，至於男客則有肌膚之親了。這種怪現象的客船，生平只在戰後一見。

我乘電船到江門，刼後重來，這座爲四邑咽喉，熙往攘來。光復雖然不久，人們像已忘懷了戰爭的災難，慶祝的牌樓矗立在常安路，燈綵未除，蕩漾笙歌的昇平景象。我登岸後，携着皮篋，沿堤岸找廣州渡，結果均是撲個空，僅有一艘廣州渡未開，因客滿見遺。有些蛋婦則在堤上招客，謂可划艇送客到容奇，容奇即有電船到廣州。單身落艇，江濶人靜，是否安全，殊堪可慮。決在江門逗宿一宵，設法找明天的客位。乃携行李入旅舍投宿，戰後的旅舍設備太簡陋，只逗留一宵，何必苛求。放下行李，再奔長堤，在這時候，不能不想個辦法，以免枯候江門，以消耗旅費。乃到拖渡的船公司碼頭，拿出廣陽指揮部所發的符號，來向售票處說明要往廣州公幹，軍人的威風，果然生效，結果便購得一張翌日赴穗的後艙船票，船票購到了，心情也輕快得多了，便環市區蹓躂。江門魚生馳名中區，爲粵人所嗜，據醫學家云：廣東人多生肝蟲，乃由多吃魚生所致。但既屬著名食品，豈肯放過，何況首次嘗試，未必「中彩」。於是走入酒家，要一欵七彩魚生，一碟燒鵝，一味牛肉燒芥蘭。所謂七彩者，乃檸檬葉絲之綠，薑絲之黃，紅蘿蔔絲之紅，白沙葛之白，加上魚肉之淡紅，眞是彩色鮮明。潮蓮的燒鵝，荷塘的芥蘭，均是新會的名產，趁到江門，併此一試。一宿無話，到下午四時之前，携行李直奔江濱，下得船來，已是「高朋滿座」，大家見我是公務員裝束，稍爲一讓，便得了一個算是好的位置。游目一看，慶之叔夫婦赫然在座，問起來，原來他們已比我早一天到江門，經幾許困難才搶購到兩條船票。如果我不是心生一計，托出槍桿子招牌，眞不知輪到那一天。中國自洪楊之亂以來，權力均操軍人手上，文官總比不上手綰兵符的顯赫。社會經長期以軍人爲主宰，軍人在社會上便會得到很多的方便。拖渡在下午四時便啓航，艙裏完全是花尾渡的大艙風格，男女雜坐在一起，有機會乘船算是幸運了，還計較什麼，這種拚盤的客艙，雖諸式人等都有，但談不來。幸在船上遇上了慶之叔，客途有伴

美國一讀者來信

美國糧票救濟貧民 大陸糧票控制人民

在未談美國糧食票之前，我首先要舉兩個我認識的例子，談談資本主義——美國對貧苦家庭的照顧，他們亦是糧食票的使用者。

在我工作地區附近，有數十座政府建的平民屋，都是兩層，是獨立花園的新型建築物，居住於內大部份是黑人、墨西哥、和所謂紅番。經濟可負擔的，每月租金不超過二十元；負擔不來的便用不着交分毫。以我所見，他們大部份都是有工作能力而不願工作，依賴救濟金生活的。

天娜今年還不到三十五歲，她有一子一女，都超過十歲，丈夫因患過糖尿病，四年來閒散在家養病，我看他什麼也做得來，但他說有病在身，不適宜出外工作，他每月從政府處得到救濟金七十元。天娜以照顧孩子和丈夫為理由，亦懶得找事做，每月從救濟金處取得一百五十元，換句話，他們一家的一月收入二百二十元。孩子們不用交學費，糧食方面只用四十元便購得面額一百餘元的糧食票，應該是很豐富了。但每個月天娜拿政府救濟支票來我櫃面找換現金時，卻總是埋怨政府的支票來得遲，糧票的規例太多……。天呀！我心想，這婦人該到共區去吃吃苦，嘗嘗專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生活。

露瑪也是常來找換政府支票的，她也使用糧食票，我對她認識不比天娜深，因為她從墨西哥來的，雖然來了五年多，但仍不會說一句完整的英

未入學，聽說她丈夫把她申請來了美國，便沒有照顧過她們，生活全由政府救濟金維持。本來，福利人員曾安排她到職業訓練學校，更免費送她的孩子到托兒所，但去了二次且不夠二個月，她便又放棄了，就這樣，五年來也沒有以本身能力換取過生活，最近，她的救濟金還從一百五十元加至二百，原來因為她剛生下個不知誰是爸爸的女孩。

美國的糧食票(Food Stamp)形如紙幣，分五元、二元和五十仙（五角）三種，顏色以面額的不同而分為紫、藍、橙三色。申請糧食票的方法很簡單，取表格填後寄回辦事處，合條件的，一個月後便開始享有這種「特權」，擁有糧食票多少，要視乎申請人的家庭環境及人口而定，通常一家四口的，可以用四十元的現金購

不外如此，（各地的消費不同，我指的是亞里桑耶省Arizona）。申請人每月月頭收到糧票一次，糧票到手後，可以到辦館肉食市場（Market）一次過用盡，買足一個月的食糧，回家放進冰箱，慢慢享用，亦可以分每星期或每日去購買，在購買食糧方面，與使用現金無異。

糧食票顧名思義當然不能用於購買烟酒、衣着和日用品方面的。為了確定持有糧食票的家庭將糧票使用於食糧方面，所以每一間辦館肉食市場都收到政府有關部門發出的糧票收購條例（規則）。指定：

㈠糧票中的三種面額只有五十仙（五角）的可作找續之用，因防黑市買賣，流散開便難以追查。

㈡遇有懷疑購買者持用他人糧票，可隨時查閱其糧票證(Food Stamp Card)，證件中附有申請人的照片，簽字和號碼。

㈢由於糧票面額最少的為五十仙，所以五十仙以下的，就只得以現金找續。但規定每次不能給糧食票使用者多於四十五個仙現金找換，例如某人以一張五元和一張二元面額的糧票購買價值六元二角的食物，掌櫃的該以一張五十仙（五角）的糧票和三十個仙的現金找回給顧客。又若某人的其他糧票用光了，只拿着一張五元面額的糧票到市場購買三十五個仙的食物，掌櫃的便要找回給顧客九張五十仙的糧食票（即四元五角）和十五個仙的現金，合共四元六十五仙。

問題來了，一部份不負責任的糧票持有人，他們把糧票分別以每張拿

到雜貨店中購買零食之類，每一次可換得回最高現金四十五個仙，十次換得四元五角，二十次換得九元，可足夠他們買一瓶 One Rint 拔蘭地（美國的酒鬼比香港的爛賭鬼還多），一條（十支裝）的好彩香烟，再到唐人餐館享受一頓「國宴」，也綽綽有餘。

用錢本來各有各人的方式，那是無可厚非的，但糧食票計劃，出發點是解決經濟較差的家庭的食糧營養，因此，於本年四月間，糧票機構又發出了新例，指明從此之後，糧票絕不可能再以現金找續。例如：某人購買一元六角的食物，便要以三張五十仙（即一元五角）的糧票加上十仙現金找數。或多買四十仙，補足以整數二元的糧票找數。這樣看來似乎很麻煩，但少擔心，自從實行了這個條例後，很多較大的肉食市場都自設一些與現金面額相同的「某某辦館」糧食票碎銀，有一仙、五仙、十仙和二十五仙的，作爲方便那些糧票持有人，和吸收長期客戶，這些糧票碎錢不爲政府承認的，只有發出的辦館自己可收回。這現象一直維持到如今。

到過共區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下的人民談食必要講糧票，但我們大概怎也沒想到資本主義的「美帝」也有所謂糧食票的存在，共區下的糧食票是用以控制人民的肚皮，而美國的糧食票則爲保障一般經濟環境較差的人民而設。

馬克思、列寧當年若能預見及此，相信便不會走邪路，搞什麼鬼共產革命了。

人人有發言權

兩封觀點不同的信

編者按：這兩封信原寄給「亞洲新聞週刊」，但該刊調整版位，「人人有發言權」暫時停止，故移本刊發表。本刊讀者或有未讀該刊的，頗有半夜吃青瓜，不知頭或尾之感。幸而這兩封信都有獨立意見，相信也會合本刊讀者的口味。

萬人傑先生：

首先聲明，我只是一個在香港受過幾年「奴化」教育的人，拿來和你比較，簡直是相差一大截。倘若你是「半桶水」，那後學就只得「一滴水」了。事實上，自六七年暴動以來，由於先生在報章上敢於發言，把左派以及一切不合廣大市民的事，大肆抨擊，眞令人欽佩萬分。不過，近一二年來，先生的量度卻好像越來越狹窄了。對在政治上持不同看法的人，假使在文字方面犯着先生，固然受到猛烈回擊；就是對寫信向你請教的，只要畧提大陸上的優點，也一樣給予不客氣的批評。

一位署名在港不如意女士的來函，她不過請問先生到底香港是否一個天堂，最後還說，「如有開罪之處，請原諒」。照後學看來，若果是一個大量的大丈夫，對着這樣一個滿腹牢騷的婦人，就該心平氣和地去回答，香港是不是天堂；不應問人「十年前爲什麼要從大陸來到香港」，更不會有最後一段的說法。請先生再冷靜想一想，眞的應該對一個生活不如意的婦人說這樣重的話？俗語說得好：「好男

義者，更不會嚮往大陸的生活。如果早十年前問我選擇國民政府或是共黨，我會毫不猶疑地選前者；可是近年來，坦白說，觀點已畧有改變。但並不是說我將會轉向共產黨，而是說，我將不選擇任何一方，原因簡單得很，這全是因這兩個政府都不是眞眞正正爲我們中國的老百姓而統管中國。到了今天，這兩個政府所做的事，仍是爲己和自己的黨，還是脫不了「獨裁統治」的惡習。在大陸，反對共產黨或是毛澤東固然是死罪；在台灣，得罪國民黨或蔣介石，結果還不是一樣？

」實在比「國」強，可以想像到的，假使整個中國到如今還是由蔣介石總統統治的話，外交方面一定處處仰人鼻息，給人看低。「共黨」雖然在初期一面倒向蘇俄，萬事皆是「老大哥」好，但我相信這只是政治上的需要，而政治是只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這一點我敢說是每一個人都會同意的——但後來等到毛周這一班人可以自立的時候，他們不惜和俄人鬧翻，甚至互相開火射擊，到現在已幾成敵人。自從「文革」後，共黨的外交不是越來越成功嗎？最低限度，在世界外交上，中國已被稱爲強國了。先生在電視上看不看見中共的外交官在西方受到的歡迎及尊重？承認吧，萬先生，這個世界是現實的，只要你有原子武器，能放人造衞星上天，就是強國，在國際上就有發言權。再加上我們中國地廣人多，在外國的商人看來，不理現在大陸人民的經濟情況和政治情形，就是一個絕好的大市場，因而爭先恐後地想和共黨做生意，而他們的政客們，一方面受了商業的壓力，另一方面也恐怕是怕了中共潑婦和無賴式的政策，想先把外交方面弄好，大家坐下來慢慢地談。（尼克遜是否會有這樣的看法？）如此這般，時局就變成了今天的模樣。

回轉過來看台灣，二十多年來，偏安一隅，民生方面是的確比大陸好得多，但是外交方面，有誰看得起，違論「怕」一字了。或者說「怕」乃霸道，王者不爲也，但總該令人尊重吧？可是，照我看來，尊重國民政府的國家並不多。最差勁的就是，近一

始還發幾句牢騷，到後來只落得個珠淚暗彈，多一句也不敢說了。萬先生，你說這樣一個政府，是否有骨氣？

看到這裏，先生一定會拿大陸同胞現在過的生活來說中共不好，是的，這一點我絕對同意，所以我在上面說過，我將不會選擇任何一方，我現在只是在期望，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會有一個政府，在外交方面獲得世界各國一致推崇，而人民的生活也達到合理想的階段，那就是我們老百姓的願望了，先生以為然否？

寫了千多字了，正是「又長又臭」，而且在開始時還批評先生不是，想必就算先生有耐心看完這篇字體越來越潦草的東西，也不會把它刊登出來，可是，這也不打緊，我不是準備出風頭的，只不過這些見解，在我的腦海中已形成很久，總找不到適合的對象來傾訴，今晚拜讀大作，一時有感，才寫下來。

李福榮敬上

× × ×

（在這裏，我不擬直接給閣下答覆，只把另一封讀者來函錄下，你讀過之後，就會明白我們不是在香港受教育，熱愛國家，熱愛苦難同胞的中年人的心情了。閣下在二十多年的生命中，生活過得很好，有充分的自由，和我們半生憂患，幾歷戰亂的人，心情與思想當然截然不同的。你會把我視為瘋狗，怪我見人就罵。如閣下那樣，從未在共黨統治下生活過的，還值得原諒，那位「女士」從大陸來港，因為「不如意」而大發牢騷，老實說，很難令人「同情」的。）

× × ×

近幾期「人人都有發言權」專欄，掀起一場關於大陸人民生活好壞，及共產主義制度優劣的爭辯。

本人是二十多歲的青年，自幼生長大陸，兩年前才偷渡來港，可說是在共產主義的紅旗下長大，故對共產主義制度及大陸人民生活都有一定了解。在這裏，本人也發表一點意見。

首先，共產主義制度是否像三分二桶水君所說那樣：「是一種較好的生活制度」呢？在個人來講，我十分希望是眞的，因為假如共產主義是一種較好的生活制度，大海就不至漂滿浮屍；梧桐山也不會白骨纍纍。我與成千上萬的大陸青年，大可留在父母身邊，共享天倫之樂，無須離鄉別井，冒死逃亡。還有，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香港人，也可每月節省大筆滙給大陸親友的欵項和衣物。至少許多像三分二桶水君那樣，每月薪金祇得三百多元的人，就會減輕許多負擔，不用百上加斤。

其次，大陸人民眞的是「生活平等，一視同仁，沒有彼此，不會為生活而躭憂」嗎？幸好講這種話的三分二桶水君是在香港，如他在大陸，罪名就大了，最低刑罰也要「企波台」（挨鬬爭）。因為，這是調和階級矛盾的言論啊！據中共官方數字，在大陸，最少也有三千五百萬人是被壓迫的，這就是中共所說的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同時，中共自己也承認大陸有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而所謂差別，就是工資待遇的差別。

還有，在文革期間，紅衛兵攻擊當中共上至中央下至各省各級黨政軍當[illegible]在上，荒淫無恥，生活腐爛，窮奢極侈，既然這樣，何來平等？

講到「一視同仁」，在中共的字典裏沒有這名詞的，在提倡階級鬬爭的社會裏，無產階級不能和小資產階級一視同仁；而幹部、官僚也不能和工人一視同仁。我不知三分二桶水君屬於什麼成份，假如不幸屬於資產階級或地主、富農成份的話，就一定要與家庭脫離關係，劃清界線，並且還要揭發、鬬爭自己的親人。如果不是這樣做的話，中共就會把你與家人一併列為階級敵人，「一視同仁」了。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在現今的[illegible]因如此，同一個社[illegible]不同的看法；而每個人都有權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自己喜歡的社會制度，這本來無可非議，我與成千上萬大陸人民就因為喜歡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生活，才冒死逃來香港。同樣的，那些將共產主義讚譽成「天堂」；將資本主義視為「地獄」的先生們，本來也可以回大陸過那些「沒有貧富之分的幸福生活」的，但，他們為什麼不上「天堂」；偏偏留在「地獄」呢？如果要解釋，祇能套用中共一句術語，他們不過是「口頭革命派」罷了。

人人有發言權

人車爭路

人傑老弟：

某浪費米糧多年，燈籠兩條，亦以弟台文筆清新可喜，尤愛具仁俠心腸，故敢將目睹近事兩則奉陳，如認為實在，請潤飾後刊諸 尊集，一言九鼎，或可使彼司其事者良心發現，加以改善，則蒼生有幸矣！

㈠中環租卑利街每日人來車往，繁忙情形，毋庸多述。東邊行人路被街市竹籮等阻礙，行不得也哥哥；西邊行人路由頭至尾為瓜菜鮮果小販所佔多處，且所佔範圍，不是區區一尺八寸，而是佔有整條路一半有奇，於是原來已擠之路，益形阻塞，行人被迫行入馬路，雖小巴已被禁在該路上落客，但仍不能消除此種人車爭路驚險鏡頭。近舊時新生果店附近，情形更壞。

㈡植物公園（兵頭花園）：A、港府何一貧至此，在此有歷史性之公園，竟以墓碑為石級（為數甚多），初以為臨時性質，質諸老香港，云已起碼二十多年，何以不將之修換？B、道路之損壞，路面破損，尤以近鳥籠斜路為甚；C、噴水池未悉已算是否完工，四週極不雅觀，水柱直升，有風時則水花四濺，濕人衣物，不知有妥善辦法否耳？D、新近在英王像附近加建鐵欄多處，不知是防盜抑為美化，且閘門無扣，任由開閉。E、兒童遊戲設備可以說全部損壞，為時已久，最近見人修理其中一大轉盤，但未竟全功，兼旬仍未復至。

以上兩則，敬請抽空一探，當知並無車大砲，而向有開當道力陳，雖近天眞，但如梗在喉，尙祈我諒。

聽雨樓頓首

人人有發言權

給不如意女士的信

萬人傑先生：

多年來拜讀大作，學益良多。先生於報章和雜誌所載文章，我多曾閱讀。「星島晚報」有兩個專欄，都是小弟每日必讀的，其中之一就是大作「牛馬集」。弟常以「閑花集」比爲「導師」；而把「牛馬集」當爲老友（請恕大膽高攀），「導師」令人敬則有餘而親切感不足；老友晤談，卻可以海濶天空，了無拘束。

這次是小弟第三次向先生上書，前兩次是於六七年暴動時，讀大作「何處是樂土」有所誤解而起；今次卻是爲上期「人人有發言權」中一段而發，如可能的話，祈於「人人有發言權」中刋出。弟因離開學校已十二年有多，在港職業又和文字毫無關係，錯別字多，已是一定；詞難達意，也在所難免，請先生代爲斧正。

× ×

在港不如意女士惠鑒：

讀妳給萬人傑先生的信，我自信可以了解妳的境遇。妳批評人家偏見，然則妳以爲自己的見解是全面嗎？但我就覺得妳過於主觀及憤世。爲避免妳說我也具有偏見，我願意和妳比較一下。

我與妳一樣，也是由大陸避居來港的人，只是較妳早一年多些。誠如

者比妳更「不幸」，當時我是個離校不久的學生，全無社會經驗，也從未過過自食其力的生活。我雖有頗爲富有的親戚在港，然我所受惠者，只是由新界進入市區的交通費。來港後最初的五頓豐富的飯菜（當時對我來說），和三個晚上的住宿。第四天，我成爲建築地盤的雜工——進入了我生命中的另一階段。而我所能報答敝親的，是十年來逢年過節的送禮。我並不爲此而恨他人、恨社會，我明白人必須奮發自強的道理，與妳一般，我不但有過屋租、伙食的煩惱，更有過空着肚子開工的經歷。我由建築雜工、技工到判頭，我想妳總不至於認爲我的生存途徑不正當吧！但我並沒有被香港這社會淘汰。反之，生活由徬徨至安定，再由安定而步入小康之境，除非妳想一夜之間發達，否則爲何不可以由正當途徑生存？妳說不能找到好的工作，我不知妳所指「好」字的標準如何？在我當時來說，只要能解決自己生活，又有能力接濟家鄉親人，我已認爲很好。以前的香港我不知道，但近十年來的香港，勞工的就業並不困難，假如有人以爲可憑在內地的學歷或親屬的關係而獲得「好」的職位，機會當然是微乎其微，也可以說這只是一種無法適應現實社會的

妳又說到中國是以農業爲主的國家，不能拿有七億人口的國家的國民生活水準和西方的文明都市相比，這一點我絕對同意。然妳是否知道，人民有多少不應受的災難是人爲的？妳九年前來港，妳當身歷如「多耕搶種」、「大煉鋼鐵」、「大躍進」、「全民工業化」……等等美好名詞，而其實是盲頭蒼蠅式的運動，民爲之窮，財爲之盡。如妳信中所說：按良心講，我用「勞民傷財」四字形容它，不會是言過其實吧！此外就算妳未曾身歷，但必也是見聞過的，共產黨製造人與人間之仇恨、鬬爭，不斷的鬬爭，兒子被迫着向父親鬬爭，妻子被迫向着丈夫鬬爭，兄弟間被迫着互相鬬爭，妳知否身受者心靈上的創傷和精神上的痛苦，那是古今任何肉體上

半桶水的邏輯

萬人傑：

拜讀閣下九月三十日答白頭人一文謂：「自由中國經濟發展迅速，目前外交上雖遭受一些挫折，但絕不會孤立。正所謂『窮在路邊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經濟發展有了成績，人人會搶着跟你交朋友。」假如照萬先生此段答文反而問之，目前中共外交發展迅速，是因經濟發展有了成績，所以人人搶着跟他做朋友了？請萬先生解答，謝謝。

呂雄敬上

（看來閣下一定研究過「邏輯學」，以爲已抓到老萬的痛脚。老萬自承半桶水，對「邏輯學」這科高級學問，一竅不通。不過，我覺得閣下提出這反證也很不通，道理簡單：有個通俗的例子說：「你的老子有鬍鬚；但有鬍鬚的未必一定是你老子。」用於你提出的問題上，也可說得通的：「經濟發展的國家，可以交到許多朋友；但有許多國家承認的，未必一定是經濟發展特別有成績的國家。」

中共一向垂下竹幕，究竟七億五千萬人的消費能力如何，外國人並不清楚，以他們本身的水準來說，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每人買一碼布，就可做七億五千萬碼的生意；但他們怎會曉得有能力買一碼布的人，只佔百分之幾，爲了要做「大生意」，因而搶着和中共打交道，正如訪台的英議員說，和中共做生意只是一個「幻景」，台灣卻是安定的市場。

英國和台灣雖然沒有邦交，因爲台灣決定減少對日本的依賴，英國人便躍躍欲試，要塡補日本，和台灣大做買賣。單是這一件事，就可看出老萬的話，並非信口開河，無的放矢，而是有事實根據的。）

千種，那是什麼法律！那是什麼世界!!妳若是自小生於海外的人，妳的說話就不足爲奇；但只是短短的九年，難道妳眞是如此善忘嗎？再說及社會福利方面，香港也不見得遜於大陸。這裏有免費的政府醫院，但十年前的大陸（現在我不知道），沒有工作單位的普通居民，不單沒有免費的醫療服務，如果要住院留醫，則必須先繳交二十元「人民幣」的按金，那時妳尙身在大陸，當知吾言非虛。

一般生於海外的人，其中還有高級學府的學生，對故鄉的情況不甚了解（或是故作不知），對問題的表面，也不能看全，只知道大陸易手二十三年，國際地位較前提高，工業較前進步，甚至核子武器也有了。但人們可知道這點成就耗去了我七億同胞父老多少血汗？多少生命？多少人在暴政下妻離子散？多少人爲此而家破人亡？按良心講：所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當然代價不是生於海外的人所付）針不刺到妳肉，火不燒到妳身，妳當然不會有痛的感覺。

空想越多，牢騷也就越大。世上斷無不經耕耘，就能收穫的。就算去搶劫，也得準備用「坐牢」甚至生命來做代價。如妳所說，香港的社會存在的病態很多，但這裏還有基本的自由，只要能面對現實，刻苦工作，任何人都可找到起碼的生活。這裏沒有鬪爭、什麼什麼運動，所以不會有精神上負擔。在有家難投的今日，我又感到慶幸（不是滿足）。最感悲痛者，乃是自己祖國的多難（這只代表我自己的見解），長期來處於分裂狀態，自己的同胞失去自由，更時刻在饑餓邊緣中掙扎，未知何日方休？最後希望妳今後看問題全面一些，牢騷只會帶來煩惱，達觀卻使人快樂。並願祝妳生活一帆風順。我這封信付有眞實的姓名地址，妳隨時可書面向萬先生查詢，以證吾言不謬。

與妳同一遭遇的人雄上

(一)日　　期：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日）。

(二)目 的 地：大欖涌水塘、青松觀及青山。

(三)節　　目：在大欖涌水塘自由活動，獵影瀏覽，各適其適。稍後前往青松觀參觀，午膳。最後登青山，遊覽青山寺及進行各項集體活動。

(四)費　　用：每位港幣十元，包括來回車費及午餐等費用，參加者先購券，憑券參加。

(五)集合地點：該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在九龍佐敦道碼頭文華樓側集合，準九時開車出發。

(六)購券地點：1.萬人協會——香港洛克道四〇二號樂中樓三樓B座。
2.萬人雜誌社——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3.俊人書店——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歡迎「萬協」會員及「萬人雜誌」讀者携眷參加，截止購券日期爲十一月二十一日。

萬人協會康樂部啓

「學苑」言論親共　為變相「新華社」

有一專刊名「學苑」，前些時乃屬「非賣品」，最近開始在市面出售，價格昂貴，但這不是問題；主要是內容不夠充實，缺乏文學造詣，對事理判斷不能深入了解，主觀。說是「變相新華社」，並無過份。觀其內容，除對政府行政措施外，一概否定；餘則均替共黨鼓吹，對台灣貶低。相信該刊主編當是「學生」，對事物了解不深，但也應對自己的刊物負責。蓋「學苑」主要對象爲學生，內容應符合一般學生需要。觀其內容，一無科技之研討；二無性情之陶冶，已不合乎校刊主旨；還對學生灌以不確實的政治思想，後果可以想見。我感到詫異的並非他們不同的政治思想立場，而是政府開辦百分之百完善的高等學府一手教育出來的學生，竟倒轉槍頭，不造福香港已不在話下，惟恐天下不亂，代表一間學府的刊物，無論其讀者對刊物有何不滿，亦會對校刊有尊敬之意，這是必然的事。因此，爲了後輩着想，希望閣下能對此事批評一下，俾學者能有正確之認識，不至盲目附從！

讀者陳可美拜

（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義購老宋遺著 贈給會刊作者

鄭秀堂不愧是「死黨」

萬人傑兄：

宋逸民先生不幸逝世，殊深感悼。推薦他的遺著「星星、月亮、太陽是抄襲的嗎？」得欵送給他的遺屬，義舉更表贊同。該書出版後，張老編在生時送過給我，閱後即送給方中原，該書詞藻甚美，分析細緻，入木三分，最適合青少年愛好文藝者口味，

四本（每本十元）送給萬人會刊，以便分贈諸作者。宋氏以賣油郎、齊又簡筆名在「萬人雜誌」發表多年，深受讀者愛戴，對雜誌幫助其功不淺，雜誌擁躉及協會會員，相應踴躍認購才是。

我有一個小小建議，認購這書得欵送給宋氏遺屬，何妨每本均由萬兄簽名為快，事半功倍，收效必大，未悉允予接納否？

弟鄭秀堂上十月二十六日

× × ×

（書不是老萬寫的，老萬署名，似乎不倫不類。不過，如果讀友喜歡，指定要簽，老萬也決不推辭。在此，謹代表宋先生遺屬謝謝鄭先生。）

星洲報紙偏邪

讀者渴望立場正確刊物

萬人傑先生：

台灣有何期刊在港出售，如有言論是中華民國立場者，請代買寄數本參閱。現在此間很少正確言論刊物，一些大報紙受邪派津貼，言論立場偏邪，此等資本家，自以為進步與愛國，而知識低之人，多欲讀此等報紙；將來東南亞危機，此等知識低之人，相當於香港左仔一般，成為「前進份子」。

二四五期寫「花縣赤坭勞改場內幕」的昌清先生，學問相當好，再約他寫他所知道的毛共腐敗事蹟，公於世人，他寫得詳細與深入，此等資料是人們要知道的，最好每期刊一篇。

弟的意見以為，以後如有此等投稿，在回答他或領稿費時，叫他將所知者多投稿。現在主要是公開毛共罪惡時候，對抗毛共宣傳。

黎基秀　寄自星洲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次董壇主海上觀潮原

澹廬主李懷蒼

孤憤塡膺鬱未消，且抒倦眼看新朝，
築墳不見於峭日，復國徒呼在莒遙，
隨世浮沉應有悟，由人俯仰太無聊，
臨流棖觸興亡感，心血愁邊起怒潮。

敬和壇主力行詞文海上觀潮原玉

李震歐

倭禍瘡痍尙未消，遽將俘虜遣回朝，
免賠軍費施仁厚，撕毀同盟隔水遙，
睦友親鄰原有願，孤恩負德太無聊！
凝眸滄海風濤急，奇險人情起淚潮！

敬和力行詞長海上觀潮並步原韻

鄭維珍

正氣塡胸永不消，千夫手指向毛朝，
豺狼當道遺民苦，林鳥驚弓去影遙，
好步會稽湔大恥，莫教棋局起無聊，
長江後淚推前淚，待看豪雄出挽潮。

時感用力行詞長海上觀潮原韻

鄭維珍

盜政梟雄暴未消，紛紛顚沛避紅朝，
神州沉陸家何在，簞食迎師日總遙，
險惡風雲原可怕，棲遲世路更無聊，
天安門上羣魔舞，血淚斑斑正似潮。

以上三位先生，賜和之詩，併皆佳作，茲有澳門楊日先生，來書畧云：「拜讀大作海上觀潮，及高、朱兩位先生和詩，如逢佳節，如入愁城，遊子情懷，有感五內，只恨才微學淺，不能追隨諸君驥尾，然又覺有骨在喉，不吐不快，因借集各位名句，一抒十載心聲，祈以相憐之心，無責盜墨之咎，是爲幸甚。

集高朱二先生句和董壇主海上觀潮原韻

楊日

(一) 別後中原恨未消，那堪回首話前朝，
夕夕枕戈空待旦，年年復國嘆無聊，
直目黃河長入海，幾時朔望轉回潮？

(二) 晚霞雖盡意未消，薄酒一杯奠前朝，
衣襟滿洒遊子淚，家鄉咫尺路遙遙！
舉目山河今非昔，空言復國嘆無聊，
祈禱宵來還鄉夢，再看珠海八月潮！

楊日先生，用諸人之句，加入其個人感想，集成二律，雖然平仄未妥，當知頗費苦心，而有共鳴之感，並又致書恕咎，語氣謙誠，是爲有道之士。禮當刊登，不負雅意，壇主評語。

秋日登獅子山

董力行

獅子山頭送落暉，愁懷欲傍白雲飛，
還都撥亂心常在，攬轡澄淸事已違，
二十年前辭故國，八千里外突重圍，
秋風鱸膾江南路，張翰天涯未可歸。

次董力行先生秋登獅子山原韻

琴庵 朱敬安

獅峯靄靄映斜暉，寂歷空山蛺蝶飛，
今再來時苔沒徑，舊曾遊處樹成圍，
登高望遠愁猶甚，作伴還鄉願已違，
惆悵天涯雙鬢改，投林徒羨鳥爭歸。

敬安先生附書畧云：「該詩和于夜深枕上，翌晨重讀先生原作，始發覺圍違二韻，先後倒置，初擬予以調整，又因意境所關，無法達成，惟有聽之，希諒。」等語，力行按：古人和詩，題同即可，多半不依原韻，二字倒置，無關宏旨，朱先生所和之詩，勝過鄙人原作。

又彌敦道國際酒樓，柬邀雅集，敬安先生撰贈一聯云：

國門在邇，問幾時作伴還鄉，放歌縱酒。
際會不常，任我輩高談驚座，扶醉登樓。

該聯是爲名作，首尾綴以國際酒樓四字，氣勢渾成，天衣無縫，該聯之所貴，在於自然而不強牽，對仗旣工，語氣得體，高談驚座，「驚」字用得最好，若余爲該樓主人，定將此聯，懸諸大門，以爲光寵。壇主評語。

婚四十年原玉

李懷蒼

伊誰福慧兩修全，且莫尤人與怨天，
最好耽吟忘歲月，無如沽酒過華年，
漫雲知足方常足，不許人憐只自憐，
消長盈虛原有數，待歸梓里再團圓。

附錄吳先生原作

李懷蒼

刼後雖然命尙全，衡陽雁斷奈何天，
同心遠隔三千里，結髮虛稱四十年，
女嫁男婚虧父職，寒來暑往有誰憐，
問卿知否今何日，海誓山盟月正圓。

達連先生，伉儷情深，「同心遠隔三千里，結髮虛稱四十年」。語極沉痛，其本人現居台灣，夫人則在大陸，中國國民，受共黨之害，生活悲苦，不如鳥獸，天賦衣食，被其剝奪，言論思想，受其拑制，出入行動，不能自由，親屬家人，不許團聚，更有子散妻離，音書斷絕，當垂老之年，猶復投荒異地，人生痛苦尙有逾於此乎！共黨絕滅人性之暴政，亘古以來，得未曾有，吾人生當斯世，不能滅此梟獍，確實愧對子孫。壇主自言。

題贈中華民國名書法家李超哉教授書法展覽

李震歐

(一) 紫氣自東來，相逢亦快哉，
心虛如翠竹，蒼勁若寒梅。

(二) 廬陵生永叔，吉水誕文山，
江右人才萃，知公不等閒。

(三) 草聖推于老，龍飛獸駭姿，
今公同字體，半點不差遲。

(四) 發揚文化事，大任一肩擔，
組會倡書法，眾星拱斗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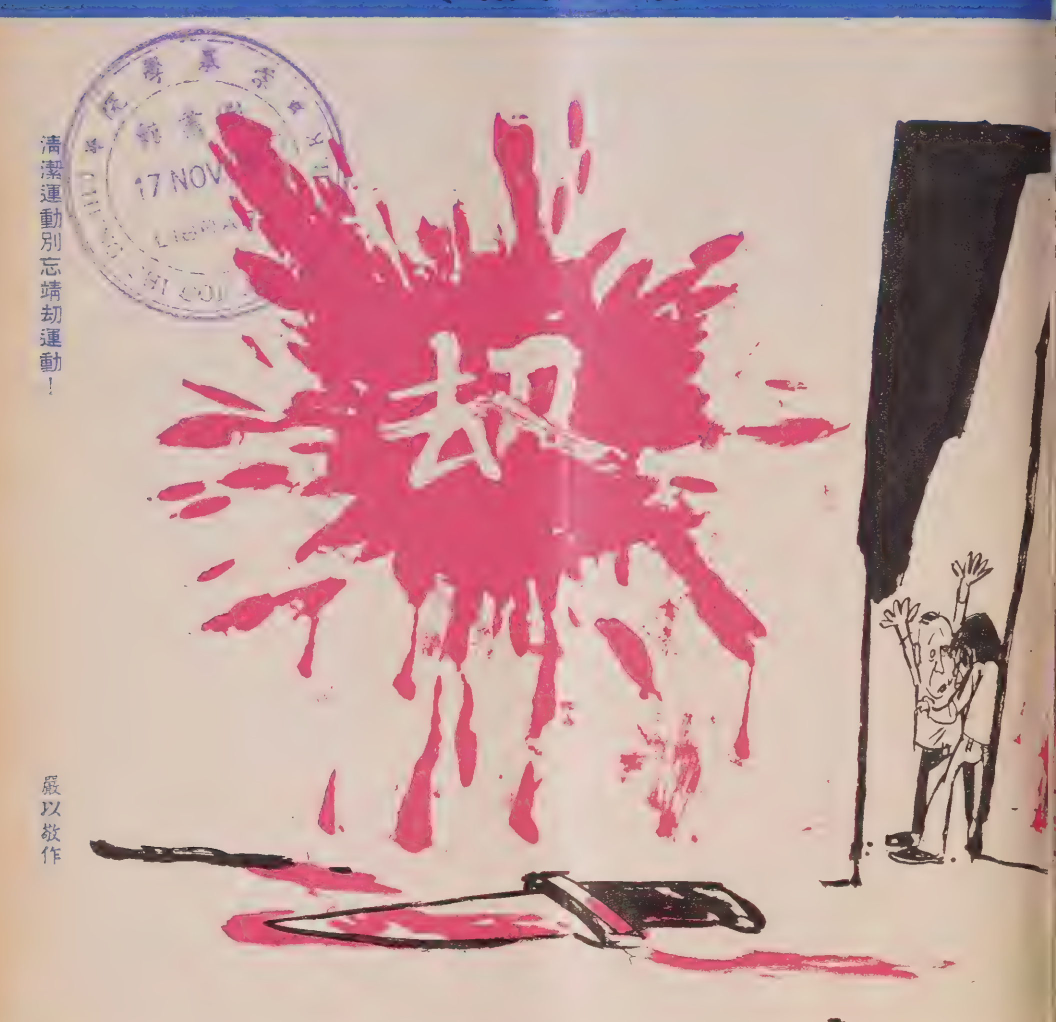
涼秋感詠

鄭秀堂

赤暑炎炎漸懈鬆，驕陽妄詡滿天紅，
露霜絳冷體離傲，鴻雁翺鳴紫氣融，
缺月還圓爭短夕，高山如舊屹蒼松，
金風漫掠珠江畔，浩蕩遠舟掛錦蓬。

萬人雜誌

（第二六四期）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二室
電話：H七三五○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毛派勢已夕陽殘照

十一月三日台北中央社報導了中共一項極秘文件，那是當前中共批修整風的學習文件之一，即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江青的一封私信。

對於這封夫妻私信，本港已有很多評論發表，但是都沒有能切中要害。

有人說，這是中共進一步清算林彪的罪行，因爲信中提到林彪阿諛毛可活百歲，他們則「大樹底下好乘涼」，信中說，這是「爲了打鬼借助鍾馗」。總言之林彪搞個人崇拜完全爲了個人陰謀。信中也提到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報告，大談從秦漢到晚清的宮廷政變，一些觀察家據此認爲毛在指責林彪早就有意搞政變。

有人說，中共在黨內傳達這封信，是毛澤東爲江青洗脫罪責，爲江青的未來作打算，表示所有的「極左」錯誤，都是林彪搞的，與江青無關。毛在信中有這樣的話：

「不要被勝利冲昏了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一點我不知道和你講過多少次了。」

毛澤東與袁世凱

有人說，中共發表這封信，是爲了替毛洗脫罪嫌，因爲信中有如左的一段話：

「我朋友的那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改變問題的，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會有那麼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讓全國都吹起來了，眞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嗎？晉朝人阮藉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至成皋說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曾對他的雜文改過，我的心是和魯迅相通的，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跌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也就成了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爲主，也有些猴氣，是爲次，……」

從這段話的表面字義看來，毛澤東將搞個人崇拜的責任完全推到林彪等人身上，說自己是「被迫上梁山」的。其實這完全是詭辯鬼話！

當年袁世凱搞帝制，不也是被迫上梁山嗎？出面搞帝制的不是楊度那些人嗎？袁世凱不是三推三讓才走進新華宮的嗎？林彪、陳伯達不過是楊度、胡瑛而已，毛澤東只是袁世凱而已。

毛江尊嚴掃地

以上這些評論，當然都有一面之理，但是筆者認爲更重要的是將毛氏夫妻私信在黨內傳達這件事本身。無論從「批修整風」來說，或從「清算林彪」來說，都沒有必要傳達毛氏私信的必要，此事無論毛是被動的還是自動的，都證明毛的尊嚴已經掃地了！

不久以前台北中央社報導的毛澤東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到九月十二日巡視各地的「談話紀要」，毛曾說，在一九七〇年九月廬山會議時，有人反對「個人崇拜」，林彪曾對他說，反對天才就是反對他，他還認爲林彪不對，自己還寫了一篇「我的一點意見」（四百字）來解釋自己不是天才，在「談話紀要」中也否認自己是天才。

今年二月，尼克遜訪問中共前夕，「人民日報」曾發表署名王瀓的一篇文章，大反天才論。其後「紅旗」雜誌曾陸續發表批「天才論」的文字。這說明反對毛是天才，清算毛的個人崇拜已經成爲「批修整風」的一項重要內容。如此的話，顯示新當權派將進一步對毛派採取打擊和削弱的行動。僅存的毛派大將張春橋已經一個半月未公開露面；江青、姚文元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權，已移交給國務院文化組，「文革」最後的一點象徵即將被抹去。





香港「保持現狀」有條件 地下鐵換來二十多年安定

萬人傑

怡和財團大老板亨利・凱瑟克訪問大陸時，和中共高層人士談到香港前途問題，中共默許在一九九七年九龍、新界租約期滿前不提出「收回」要求；但以英國在香港「多些建設」爲條件，地下鐵是主題。中共大概這樣想：現在的一切建設，將來就是中共的收穫。

香港現狀中共英國均感滿意

上一期，老萬給各位吃了一顆定心丸，指出英國外相許篤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與英國間顯然已有了默契，保持香港現狀。因爲，香港保持現狀，兩得其利，在利害權衡下，儘管蘇聯老大哥時加嘲諷，但中共不爲所動，仍盡力維持着對他們有利的形勢。

在老萬發表了上項報導後，本港報章也就這問題發表了美聯社的長篇電訊報導，和老萬的「新聞以外」專欄有許多吻合的地方。

據說，若干跡象顯示，中共和英國間的默契，必須基於下列三種情況，始能發生作用：

(一)中共須在一個時期內，避免堅持這一塊四百方哩的土地應歸還中國大陸的基本要求。(二)英國保證香港將不會被第三者利用作反中共活動。(三)香港必須改善舊有的東西而發展新的東西。這表示香港在貿易、通訊、運輸及動力等方面，與中共緊密合作。

支持「中共與英國有了默契」之說的一項最有力的事實，是許篤外相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謹愼發言，他的話語中反映了雙方對這問題的態度。他曾這麼說過：「中共及英國雙方對目前現狀均感滿意。」即表示：雙方都不願改變目前的現狀。

無人不望保持現狀

歸」，就永遠不可以得到。常常談到「適應」問題的人，他們心中也是無比的惶恐，或者已在暗中進行辦理移民手續了。

上期老萬說過，老金的社論也因爲香港可以維持現狀而欣慰之情，溢於言表。雖然他的報紙上常常刊登一些小爬蟲的文章，「回歸」「適應」是一貫的論調。可見，希望香港能保持現狀是人同此心，不管你嘴裏怎麼說，內心仍然滿足於現狀。

目前，由於英國與中共間的外交關係不斷表現有利的發展，「保持現狀」似乎已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從近日香港股市的活躍情形看到。恒生指數已直迫八百大關，這樣的暢旺，前所未有。引致這暢旺雖說是置地與牛奶的鬪法，大家鬪賣大包；其實，與置地牛奶無關的許多股票，也漲到空前尖峯，就因爲香港「形勢大好」，在一段很長很長的日子內，可能保持現狀，而且一般工商業也會繼續發展。在這樣有利的大

利益，下面是外國人的看法：

歷史方面——香港這個二十九點二方哩面積的小島；被視爲亞洲一個主要的港口城市，不過，在今日世界中，它很難擺脫內陸而生存。這些內陸，包括四點一方哩的九龍地區和三百七十方哩的新界。這些地區是向中國租借的，租期直到一九九七年，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這個租約能否續行下去，及是否會續約。

經濟方面——香港是英聯邦的一個寶藏，在倫敦有巨大的英鎊儲備。亞洲、歐洲及美洲的商人在這裏都有巨大投資，賺取可觀的利潤。

政治方面——如果中共喜歡的話，只要毛澤東或周恩來一個電話，就可以使香港脫離英國的掌握。但，中共認爲香港在爭取外滙和與外間接觸上發生很大作用。同樣的，英國在以法律及權利掌握着



到北平穿針引線的怡和
亨利・凱瑟克，以「地
條件，給香港帶來二十多

擊中共。莫斯科表示：如果北平眞正執行其反殖民地主義主張，應該清除這些帝國主義遺物。但中共鱗視地不理蘇聯這種諷刺。

中共對香港的態度

美聯社認爲，中共對香港的態度，大致是：㈠在未指明的「適當時機」，北平準備與英國商討一個井然有序的解決辦法以解決香港問題；㈡在舉行這種商討之前，中共繼續視香港爲大陸地方；㈢中共並不急於收回香港。

基於上述情況，香港市民在此中間過渡時期似乎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穩定的將來。對大投資者來說，是有利可圖。

從長遠方面看，香港前途不能肯定。如果在這些地區發生一些新的世界危機，縱使是周恩來，也不可能爲其繼承人作出諾言，到一九九七年再談。

在短期來說，中共和英國雙方都明白，可以做很多事，而且這些事正在進行中。

香港工務司盧秉信，十一月七日接受中共邀請前往廣州，可能是商討供水進一步合作問題；在此同時，中共也派出六名人員，到香港參觀無線電通訊。中國大陸與香港間的空中服務也可能在不久開始進行，這將打開香港與中國大陸間的空中聯繫。

上面是外國人的看法，有對的也有不對的地方，但他們都不是信口胡謅的。

凱瑟克穿針引線

從上面美聯社的報導和分析，有幾點值得注意的：㈠「香港本身必須改善舊有的東西而發展新的東西。」㈡許謨說：「中共及英國雙方對目前現狀均感滿意。」㈢「雙方都覺得，可以做的事很多，而且有些事情已在進行中。」

很顯明的，中共默許香港「保持現狀」是有條件的，而這些「條件」正在執行中。

許多人以爲，中共之默許香港保持現狀是英國外相許謨訪問中國大陸之功；其實，許謨未作大陸之行前，這一種默許便早已存在。

因此，凱瑟克經常到北平，和中共最高當局談論經濟上的種種問題，跟周恩來也屬老友記。因而，他們非正式的談到香港前途問題，得到了一些結論。以這些談論爲基礎，然後才作官方的接觸。可以說，英國和中共對香港問題達成默契，是凱瑟克穿針引線之功。

地下鐵是主要條件

據說，凱瑟克和中共談好的「條件」是：㈠在一九九七年九龍、新界租約滿期之前，中共不提「收回」問題。㈡英國保證不被第三者利用作反中共活動。（這一點似乎已作了初步的實行，最顯明的例子是：凡香港政府所屬的地方，均不許右派社團租用。近來香港大會堂的展覽室、戲院、音樂廳，即使右派社團抽中簽，也被取消租用，且不問他們的活動是否有政治成份。目前只做到這一步，將來會不會對反共言論，或者掛旗問題施加壓力，尙在未知之數。）㈢英國在香港拿到的錢，不能再大量拿回倫敦祖家，必須將大部分建設在香港。中共尤其關心是「地下鐵」。據說，地底火車的興建，在凱瑟克與中共高層方面的談論中，成爲主要條件之一，中共要求「一定要建地下鐵」，因此，沉寂多時的「地下鐵」問題，在凱瑟克訪問大陸回來後，就密鑼緊鼓的進行了。

日前，地下鐵已成爲香港以至海外許多財團競逐的目標。最感興趣的是英國和日本的財團，雖然香港政府收到的計劃書有十五六份，但財政司夏鼎基爲此事而進行訪問的目的地只有倫敦和東京。

英日財團平分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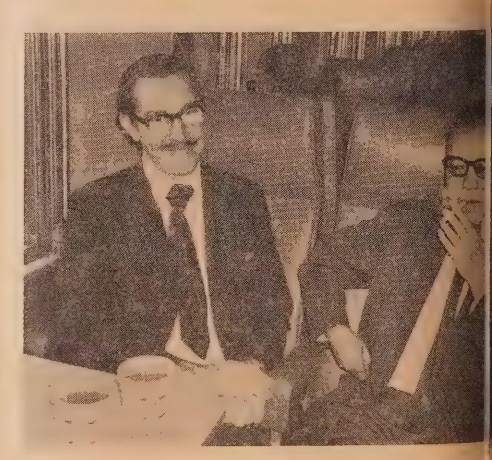
本來，照香港政府一向作風，這樣龐大的工程，當然肥水不流別人田，一定英國人自己做。今回日本有機會染指，是因爲日本人跟怡和合作，凱瑟克是地下鐵的功臣，不能事成就撇開他。

但香港政府也不放棄一向作風，因此代表了英國財團的和記，也有逐鹿的實力。據說今年祁德尊有很長時間留在倫敦活動。因此，一般人認爲，將來實行興建地下鐵，怡和、和記會平分春色。近日來，怡和與和記的股票漲價，據說就是受了地下鐵影响。

上述的消息，看來眞實的成份相當高。地下鐵興建之日，表示香港還有二十多年安定日子可過。二十多年之後，太長遠了，誰能知道會怎樣？毛澤東、周恩來以至江青，到那時都墓木拱矣。

在這一段期間內，如果沒有「新的世界危機」或者中共又來新的文化大革命之類，香港不會有問題的。盡情享受豐富的物質生活和可貴的自由罷，炒股票仍然大有可爲。

保持現狀，香港的四百萬市民，都可以繼續的生活下去，對香港的不論左仔、右仔，都是一個喜訊。



工務司盧秉信，應中共之邀，專程到廣州，據說是……題。看來，中共與香港更友善了，港共鬬垮港英……壁匿跡。

中共為接班人而苦惱

王恩



周恩來的談話

周恩來在對美國二十二位編輯發表談話時提到，蘇聯在北京設立了龐大的大使館，工作人員上百人，但蘇聯對中國領導人的情報，反而不如美國的正確。這種評語，實在給蘇聯重大的貶抑。但這是不是說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對中共接班人的問題，就研究得十分透徹了然呢？不能這樣說。舉例來說，同一批編輯，在報導周恩來同一天的有關中共接班人的談話中，就互相矛盾。有的報導，周恩來說毛澤東死後，中共將實行集體領導，偌大的一個中國，怎麼由一個人領導呢？有的報導，周恩來曾提到，姚文元是毛澤東未來的繼承人。這就是說，中共仍將實行個人領導。憑我們推測，周恩來的意思可能是偏重於集體領導，不過也可能提到中共已經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接班人；例如姚文元等人。美國編輯也許把毛澤東的繼承人同一般的接班人混同起來，以為談到接班人，就是一定指的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了。殊不知，中共指的接班人，當然包括繼承人在內，但一般都是其全國各部門，從中央到基層的未來新的、年輕的領導人的。美國編輯擺的這種烏龍，並不是只此一例而已。

變幻莫測難觀察

過去，美國的中共問題專家，對毛澤東的繼承人的分析，就出現不少預測，後來都為事實所粉碎。例如，文革期間，有的專家就對林彪很看不起，認為他多病，很少露面，不一定能夠當得起毛澤東繼承人的重任。因此，他們推測陶鑄、楊成武、甚至黃永勝，可能被舉為接班人。結果，九大會議上，中共正式確立了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陶鑄、楊成武反而被整肅了。林彪死後，黃永勝也沉沒了。現在，這些專家又推測，姚文元、張春橋，可能被選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至少也碰了釘了，因為周恩來就明顯地指出，中共未來將實施集體領導制。

但話又說回來，毛澤東繼承人的問題，誰也是不能以一般常理、常情，或以西方自由國家的傳統和見識來推斷和預測的。因為中共內部的爭權奪利，變幻莫測，連毛澤東自己也捉摸不定。否則，他也不會推舉劉少奇為他的左右手

訓，但對於接班人的問題，並不是解決了的。目前中共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正深深為未來中共接班人而苦惱着。毛澤東不但擔心誰將繼承他的位置，實際上現在也沒有一個人能夠適合擔任他的繼承人；他還擔心，偌大的中國，全國千百個領導單位，從中央到基層，未來的接班人是否能夠繼承他的遺志，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他所希望建成的國家？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是否還會變了質，變成了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思想呢？「紐約時報」就在社論中指出，毛澤東最害怕的就是「中國赫魯曉夫」。既然劉少奇和林彪都變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赫魯曉夫，誰還不會變成中國的赫魯曉夫呢？

迄今仍未解決

不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正在為接班人問題而煩惱，七億中國人民，也對這件事表示關切。中國人民所思所想，當然不會和毛澤東的一樣，中國人民考慮的是誰將擔任毛澤東的繼承人，在毛澤東死後，中共的領導人是否會採取更加溫和的政策，以便使他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有所改善？一方面，固然毛澤東也預見到可能不日就會去見上帝了；另一方面，也許看到大陸人民也在心裏盤算，因此最近的「人民日報」，對接班人的問題就發表了一些文章，公開進行討論。有些文章雖然不是直接談接班人問題，但所討論和強調的問題，實際上都跟接班人有關的，例如權威問題啦、統一指揮啦、無政府主義啦、絕對自由啦等等，都是為解決接班人問題而製造的輿論。從這一系列論點來看，中共對於未來接班人問題，實際上仍未能解決，也許認為基本上解決了，但是否穩當可靠，則又是另一個問題。總之，接班人的苦惱，是將會困擾着整個大陸，從而醞釀着巨變。這是後話。

現在，請看中共如何為接班人問題而苦惱。

害怕黨、國變色

中共為什麼對接班人特別重視呢？據認為，中共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所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就是要把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說，要按照毛澤東的意志不斷進行革命。但是，這個所謂革命事業，又不是一朝一夕，或一年一代就可以完成的，必須要有「若干年代革命者前赴後繼

[illegible]

毛澤東爲了把衣鉢傳給後代，必須有一批能傳毛澤東衣鉢的接班人出現，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否願意再走毛澤東的路綫，這就是最大的問題了。而中共把這一批不願走毛澤東路綫的人，都說成是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劉少奇一伙，劉少奇一類騙子，指他們爲了復辟資本主義，顚覆無產階級的天下，必定要把希望寄託在青年一代身上，同中共爭奪接班人。爲此，這一批所謂中國的赫魯曉夫，他們講「高舉」、「突出」、「幹勁」，走和平演變的道路，影响和爭取青年起來反叛。

五個基本條件

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就規定，中共未來接班人必須具備五個條件，即：㈠必須是眞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㈡必須是全心全意爲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㈢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㈣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㈤必須謙虛謹愼，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中共就是利用這五個條件來識別、選擇和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以便和劉少奇一類騙子爭取人心。

要培養符合五個條件的接班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一點，中共也認識到了，所以，中共一直指出，這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有些人認爲，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已建立了黨委和革委會，接班人也都參加了三結合的領導班子，所以接班人的培養和造就工作已經做得很好。中共指出這是錯誤的說法。一方面，是因爲不願走毛澤東路綫的青年越來越多，資產階級還在施展各種手段，與毛澤東爭奪青年；另一方面，世界觀的改造是長期的，即使是一個覺悟比較高的幹部，由於政治鬬爭的複雜性，必須在鬬爭中不斷改造思想，而且進入領導班子並不等於世界觀已經改造好了。這也就是說，今日被中共認爲接班人，他們的思想都可能在明日變質，林彪就是一個例子。這些年輕接班人，都被毛澤東列爲不可靠的人物，必須隨時改造思想，不斷提高覺悟，才能使他們按照毛澤東的政策路綫辦事。如果一有疏忽，他們就可能被劉少奇一類騙子爭取過去。如此說來，連今日圍繞在毛澤東周圍的那一批最高的接班人姚文元、張春橋、紀登奎等等，也並不是等於世界觀已經改造好了，也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人物。

未來必有巨變

自文革以來，中共確也培養和鍛鍊出來大批新的接班人，許多人還被吸收到各方面的領導班子之中。但這並不等於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接班人問題。中共認爲，他們還會犯錯誤，還會變質，甚至叛變。所以，對他們還必須繼續加[illegible]是一項長期的鬬爭，決不是三幾年就可以解決的。

分析中共的這些論調，明顯可以看出，毛澤東爲了接班人問題，夜夜都可能睡不着覺的。即使毛澤東的繼承人基本上解決了，全國各單位的接班人是否穩妥呢？繼承人和接班人，在毛澤東死後，他們是否還會忠心耿耿地奉行毛澤東政策，追隨毛澤東路綫呢？何況，毛澤東尚未能選出一個適當的繼承人。即使姚文元當眞被選爲繼承人，他的資格也不夠，四方八面也不信服。如果實行集體領導，而以姚文元爲中心，則內部爭權奪利將會更加複雜和尖銳化。所以筆者一直堅信，毛澤東死後，中共必有巨變。

悼宋逸民先生

方程

素爲本刊讀者愛戴歡迎的作家孫樹平先生，不幸於十月十八日晚上因腦溢血病逝九龍浸信會醫院，享壽六十一歲，遺體移九龍殯儀館，二十一日中午在該館禮堂舉行公祭，由大中實業公司董事長尹致中主祭，朱振聲、劉浩、黃思騁、林英豪等陪祭，並由李儆生報告先生生前事蹟，辭靈後隨即出殯，靈柩移香港哥連臣角火葬場火化。據悉喪禮一切費用，由尹致中先生負責。

樹平先生學識淵博，於中國文學、戲劇、朗誦藝術、音韻學等素有研究，近年以宋逸民、無牌教師等筆名在本刊撰寫學術性文章，如「香港音樂節中文朗誦檢討」、「論中學國文教材」、「泛論語文朗誦」、「論國文教學」等篇；頗多創見；有關語文、朗誦之文章，最近且已整理出版，書名「泛論語文與朗誦」。

先生又以「無牌教師」筆名，在星島晚報編寫「成語瑣談」，擁有大量讀者，其他作品則散見於星島月刊、星晚文化、亞洲周刊、金色年代、耕耘月刊等各大報章雜誌，且曾創辦「語文研究社」，出版刊物，於語文教育，貢獻良多。

先生於去年本刊編輯張贛萍先生逝世時，曾輓以長詩，中有「長歌以當哭，願君魂來格」之句，極表哀慟，詎料不過五百日，竟亦以腦溢血與世長辭。短短一年，摧折了本刊兩根編作支柱，於讀者實是莫大損失，也令同文深爲悼惜！

由越戰和談看俄毛關係

岳騫

越戰和談雖然美國在北越指定的限期簽字，但美國似已決心要擺脫這一場戰爭，目前祇求暫時能維護南越的獨立，無損於美國的面子，使美國能安然退出，美國已不再提出什麼特別條件，如果在這一方面發生枝節，就要看阮文紹總統的態度。

反觀北越方面，目前確實亂成一團，共產集團的分裂雖然已有十幾年，但要以這次表現得最爲深刻。

目前越共方面共有六個部份，即蘇俄，毛幫，北越共黨，南越共黨，寮共，施哈諾（可能又分爲二）。這六個部份，步調各不相同，不問表面上如何宣傳，骨子裏卻是各懷鬼胎，各有各的打算。

先說蘇俄，蘇俄是眞的希望越戰停火，因爲蘇、俄認定了唯一敵人是毛幫，蘇俄任何措施皆以對付毛幫爲主，如果越戰停火，對蘇俄可以看得見的就有三項好處。

怕毛幫截斷蘇援來路，如此北越將完全陷於孤立。若是越戰停火，北越政權完全無所求於毛幫，美國更準備給予巨量援助，蘇俄的自然要參予援助，就可將毛幫在北越勢力完全排出，使北越倒向蘇俄一邊。

第二、蘇俄計劃中的對毛幫包圍圈，中南半島佔一重要地位，其中又以越南爲主體，所以蘇俄必然要將北越劃入「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中，但越戰不停火則無法言此。

第三、蘇俄對於軍援北越，已深感吃力處，越戰停火，對蘇俄而言，亦丟掉一個包袱。

次說毛幫、毛幫不是不願越戰停火，但必須按照毛幫條件停火，毛幫條件也可以分爲三項：

第一、南越須由南越共黨統治，此南越共黨政權並不同於北越，爲一完全獨立的黨，獨立的政府。因爲毛幫已深感對北越共黨失去控制力，必須扶植南越共黨政權作爲控制中南半島的據點，基於毛幫此一構想，所以毛幫對越南政策與任何共黨政權不同，如毛幫承認兩個越共政權，兩越共政權均派有「大使」駐北平，所受待遇完全相等，此點與北越共黨的立場已大相逕庭，又如此次北越共黨南下進攻停火線以南重要城市，蘇俄與北越均直截了當承認是北越「人民軍」在南越作戰，毛幫卻硬說在南越作戰的是南越共黨領導的民軍。此點若僅從表面觀察，毛幫似乎有意爲北越遮掩，但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蘇俄與北越所以大力宣傳「人民軍」在南越作戰，用意是在說明南北越共黨本是一個整體，毛幫立場於此相反，所以宣傳也就有異。

第二、毛幫需要由其爪牙統治高棉政府，此一點最爲複雜，目前高棉是由龍諾元帥所領導的合法政府統治，但毛幫卻硬拉着政治廢料施哈諾在北平設立「柬埔寨王國團結政府」，此「政府」也爲少數趨奉毛幫的共黨非共黨國家所承認，如果僅僅就這麼一個影子政府存在，問題還簡單，麻煩的是這個「政府」在高棉境內卻有游擊隊，由「國防大臣」喬森潘領導，直接聽命於北平的施哈諾「政府」

綜起一政府」，這本來已經滑稽，但是，當「內閣」「名單公佈之後，又引起世人驚奇，因爲「內閣」中有三個「大臣」卽喬森潘、符寧、胡榮均是施哈諾當權時因親共被通緝人物，其中最少有一個已被施哈諾處死，目前怎麼這三個人又成了「大臣」，名單公佈之後，施哈諾又宣佈這三位「大臣」正領導軍民在柬埔寨境內作戰，更使人莫名其妙。

直到目前，施哈諾設在北平的「政府」已成立三十多個月，但這三位大臣卻從未到北平見過他們的「元首」及「首相」，同樣地，施哈諾「王國團結政府」也從未派一位「大臣」到「解放區」與這三位堅苦奮鬪的「大臣」會過面，不特如此，任何一個國家的新聞記者均未有機會見到這三位大臣，因此，對於這三人是否存在，一直引起世人懷疑。

但最近數日，喬森潘「大臣」不斷打電報向施哈諾祝捷，聲稱解放了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土地。

毛幫對於施哈諾之厚，不僅爲毛幫以前所無，亦破世界紀錄，但施哈諾似乎並不滿意，有時向外國記者透露，卽使將來柬埔寨全部解放，他也無意再回去，施哈諾此言當是看透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內心而發，事實上毛澤東祗是把他當作一項貨品，隨時可以交換出賣，眞的囊括了高棉，又哪會擁這個廢物去當「元首」。

但毛幫最近仍然把施哈諾當作一項工具在耍弄，此一工具到目前已發生些微作用。當北越搶先公佈了九點和議之後，施哈諾到了河內，與越共政權頭目會商之後，居然發表一項聯合公佈，北越共黨聲言承認施哈諾領導的「政府」是「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此一行動無疑對越戰和談埋下了一枚地雷。

美國對越戰停戰協議，最大讓步祇能說維持現狀，不壓迫北越軍全部退出，目前阮文紹總統已堅持此點，相信龍諾總統一定與阮文紹總統採取同一立場，美國如何勸說阮文紹讓步，已經大費精神，若是要美國公開承認施哈諾的「政府」是高棉（施哈諾仍稱柬埔寨）「唯一合法政府」，誠如尼克遜以前進軍高棉時說的一句話，寧可祇當一任總統，小王，總算發生了一點作用。

第三、寮國方面，毛幫雖然未公開說明要以寮共首領蘇發努馮代替今日的寮國政府，但卻要寮共出面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相信亦必爲寮國政府所拒絕，不過，問題尚沒有高棉嚴重，到了勢不兩立之境。

其次再說北越共黨政權，在所有幾個部份中，北越最希望停戰議和，此舉對北越也有三項好處。

第一、可免於崩潰，北越自從開入南越作戰，人員物資損失均慘重，實在到了無以爲繼的地步，目前在南越作戰上兵已有十四五歲小童，士氣更低落到極點，西方記者曾在北越遺棄坦克車上發現兵上是被鐵鍊鎖住雙腳，以防逃跑，如此戰法要算是古今所無。加以美機再度轟炸北越後，不論河內，海防一概同炸，而轟炸儀器之改進，已到百發百中地步，北越實在無法再支持下去，所以要搶先公佈九點協議，就希望在美國總統投票前夕，迫使尼克遜就範，但此計未售，目前北越態度已趨硬化，可以看出其內心傾向。

第二、停戰可擺脫毛幫控制，自從越戰爆發，毛幫人員物資大量入越，毛幫對越共控制力逐漸加強。越南自古卽爲中國藩屬，也曾兩度（秦始皇帝、明永樂帝）被收爲中國行省，所以越南人不論是否共產黨對北方的天朝上國都有一種畏懼心理，此與黨派思想無關，純粹是一種民族主義表現。據說越戰初期，毛幫曾自動提出願出動「抗美援越志願軍」爲胡志明所拒。胡志明久居中國，精通漢文，對中國歷史研究深度高於毛澤東，自然明白歷史上的中越關係，不願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堅拒毛幫派兵參戰，以後在俄毛之爭更嚴守中立，到目前共繼承人仍然遵循胡志明已定原則。不過，戰爭時間愈久，毛幫影响力必然日益增強。爲了擺脫毛幫的控制，北越共黨自然也希望早日停火。

第三、停戰免使越共分裂，本來南越共黨是由北越派去的，當時祇是爲了推卸責任，將越戰說成是南越內部問題，所以出現了一個南越共黨，以後且組織政府，儼然與西貢政府抗手，就鬪爭技術來年來就出現了許多近似滑稽趣事，前面所擧的「人民軍」與「民軍」之爭，爲報紙所載，擧世皆知，還有根據西方報紙報導，當北越「人民軍」正在南越血戰時，並肩作戰的「民軍」突然悄悄撤走，使「人民軍」陷入包圍中，損失慘重。目前北越南越共黨已失去控制，若是再打兩年，必然要分裂成爲兩個共黨，如同東德政權與西德共黨完全不相干，進一步更要採取敵對的態度。

最後再說到南越共黨，在共黨集團幾個部份中，最不願停戰議和的就是南越共黨，越戰打下去祇有使南越共黨日益壯大，加上毛幫從中唆使鼓動，南越共黨獨立性日益加強，對於目前的停戰協定，雖然對共黨集團有利，但眞正得利的卻是北越，南越共黨所得利益距其理想尚遠，因此可以想到，此項協定卽使能簽字，南越共黨一定也要想辦法破壞。故越戰是否眞能和平，目前實難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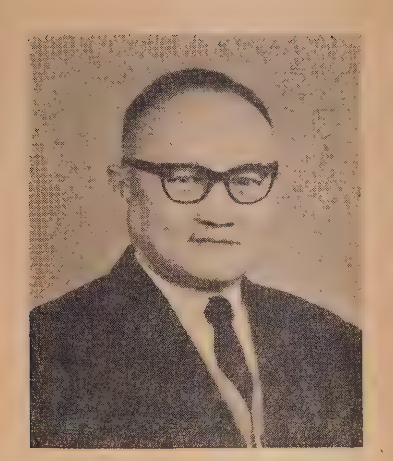
由於共黨各部份對越戰態度的歧異，世人可以發現一項問題，筆者在本刊曾屢次指出，共產主義實質上已經滅亡，目前的共產黨都是外而以民族主義作盾牌，內而以專制手段作爲統治工具，二十年前的國際主義精神久已拋到九霄雲外了。

再從共黨集團此種分崩離析的態度可以看出俄毛之間實在到了勢不兩立之境，大概凡是蘇俄贊成的毛幫一定反對，蘇俄所想作的毛幫一定破壞，成爲不易之理。使越戰眞能停戰，世界已沒有火頭可供共產黨人利用，俄毛之間的敵對情況必日益明顯，類似珍寶島，裕民縣一類的小衝突必將陸續發生。若越戰因毛幫之破壞而未能停火，則俄毛之間暗鬪也必更趨嚴重，最後可能會造成俄毛爲爭奪越南而衝突。

若完全撇開主義立場，純就利害關點看，毛幫與蘇俄對北越均有不能放手之勢，毛幫若失了越南就等於失去整個中南半島，則蘇俄包圍毛幫戰略又邁進一大步，反之，若讓毛幫控制了中南半島，蘇俄在南中國海就永無插足餘地。雙方各處不能退讓之勢，最後祇有以武力定是非了。

我的丈夫宋逸民

王潔心



孫樹平遺像

經過了連日來的奔波勞碌，還有朋友們的熱心協助之後，樹平的喪事，總算告了一個段落。現在，他已撇下了人間一切的愁苦，靜靜地長眠了。但是當我攤開紙筆，想替他寫下幾句話時，心頭不禁重又湧起一陣新的悲傷。正如冰心在南歸裏所感受的：「我怎能想到我的筆竟有這樣運用的一天！我怎能想到我的筆竟有這樣運用的一天！」

十月十八日那天傍晚，我們相携着往看海運七點半場電影。天氣涼颼颼的，帶着點淡淡的秋意，但並不寒冷。未開場前，我們還繞到尖沙嘴海傍一帶的地方，稍作勾留，欣賞海上寧靜的黃昏，沒想到那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散步！電影開場時，由於廣告畫面跳動得他以前也常有的現象，所以我並未留意，不料將近完場時，他卻攤在椅子上無法行動，及至送到醫院，已經陷入了昏迷。醫生診斷是腦溢血症，雖然經過多方施救，仍然無法挽回他的生命。就這樣延至午夜一時左右，他終於在我和孩子的呼喚與哭泣中，停止了最後的一口氣，也結束了他那悲苦多難的一生。

樹平（宋逸民是他發表文章時所用的筆名之一）的遽然去世，給我帶來的震驚與悲傷，遠超過我自己所能想像和所能承受的；不是想到今後未完的責任，我怕早已無法支持。樹平和我結婚了二十五年，除了極短時間外，幾乎是完全相守在一起的。那包括了漫天烽火的抗日時期，倉皇撤退的大陸易手時期，還有自台來港的棲遲海外時期。二十五年來，他一直陪伴着我，用他的堅強，醫治我的軟弱；用他的愛情，醫治我的眼淚；用他的腳踏實地的苦幹精神，醫治我百無一用的懶散和空想。好像軟弱的絲蘿，攀扶在高大的喬木上，他成了我生活上和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在他那雙強有力的膀臂維護下，我曾安渡多少風雨，多少苦難，和多少驚濤駭浪的時日！不論環境多麼險惡，世途多麼坎坷，只要有他在我身邊，我便從不懼怕，更不畏縮。但是現在，那個曾被我依賴了二十多年的強壯的身軀，竟突然無聲無息地倒了下來而長眠不起，天！我怎能不感到椎心的刺痛！我怎能不感到椎心的刺痛！

本來對於生死，我們一向都看得很淡。他常常說人生最快樂的，不是「永生」，而是「永死」，因爲只要有生命，就有煩惱，要想解除煩惱，只有「永死」。這種論調雖然悲觀，卻給了我們敢於面對苦難和承擔苦難的勇氣。他又說過死是人生必然的結果，又有什麼可怕？假如讓他選擇，他認爲最理想的死是腦溢血，其次是被暗殺，二者都是幾秒鐘工夫，便可脫離人生的苦海。當時，我只以爲不過是幾句失意時的戲言而已，沒想到一語成讖，今天竟成爲事實！「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環顧四周，一室寂然，家中景物絲毫未變，

心碎的永世難解的相思！

樹平是個名符其實的所謂「錚錚鐵漢」，生就一把硬骨頭，具有是非分明，嫉惡如仇的性格。對於違反良心或者有損人格的事，從不肯妥協。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狂狷」！他常說「中行」的標準太高了，一般人都作不到，就是有也往往變成了貌似「中行」的「鄉愿」，而那恰正是他所最痛恨的人，所以他寧願作一個被人目爲有點激進和固執的狂狷！就是這點狷介的性格，造成了他顛躓困頓但卻充滿光彩的一生。記得他生前曾經替自己作過一副對聯：「仰觀不愧，俯察不怍，內省不疚，何必媚鬼神？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可以傲王侯！」的確，他一生貫徹了他爲人的主張，在這方面，他可以死而無怨了。

樹平在治學方面，也和他的爲人一樣，確實、仔細，具有一絲不苟的認眞態度。他自幼便博學強記，所讀過的書，幾乎全能過目不忘，那份驚人的記憶力，常常使我感到訝異。不論是詩文成語或者詞章典故，如果你向他請問，只要他讀過，一定能夠正確無誤地說出，一個字也不錯。我常常稱他是個「活字典」。就以他所寫的「成語瑣談」而論，篇幅雖然不多，但爲了言之有據，不知翻查過多少類書古籍，寫來並不容易。正因爲他治學謹嚴，有時爲了是非之爭，未免會在文字上得罪別人。其實他的原意，只是爲了想辨明道理而已，這眞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前天，爲他整理書桌，偶然發現了他親筆寫在案頭的幾句話：「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成爲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能盡力不使任何人成爲我們的敵人」。竟是美國現任總統尼克遜說的。不錯，這些話正是他最近以來所迫切嚮往，和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雖然他曾經備嘗艱辛，滿懷悲苦，卻仍然以自己得不到的同情和愛，祝福了這個世界。

樹平眞的走了，毫無回顧毫無猶疑地走了，他超越了痛苦，也超越了死亡，照他自己的說法，應該是一種大解脫，大安息，但是令人不能釋然的，是他走得太突然，也太意外了。他不但收回了對於我的愛和照顧，使我頓感徬徨無依，在學術上也帶走了許多寶貴的，無法補償的東西！特別是他對於中原音韻的研究。他自幼喜愛京劇，對於唸字收音特別注意，由十三轍、五方元音而上溯韻略易通、中州、中原、曲韻諸書，又在明清曲學家的言論中，互相參證，使他對於中原音韻，有了很多新發現。他認爲歷來的學者，多以切韻眼光研究中原讀音，恰如圓鑿方枘，無法相合，像羅常培、王力、董同和等專家，都走錯了路子。而他自己則是從實際到理論，由經驗中一點一滴領悟印證出了中原音韻的正確讀音。這種無偶獨有的創見，使他大爲興奮，尤其最近到處搜集資料，整理研究，簡直到了廢寢忘餐，如醉如痴的地步。每天回來，都說他又有了新的發現，新的成就，如果假以時日，他一定能夠寫出一部曠世巨著，使六百年前的元人口吻重現於今日。精神上的亢奮，簡直使他失了常態，這也是導致他病發的一大原因。現在，對着他遺留下來的已經編好的部分資料，我不禁要問：我要怎樣才能完成他的遺志？他這樣在自己的研究工作尚未成功之前，便已溘然長逝，是否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其次，是他對於京劇的研究。他一生酷愛京劇（我倆的認識也是由於唱京戲的緣故），一向認爲這種「無聲不歌，無動不舞」的中國傳統歌舞藝術，實在是世界所有歌舞藝術中形式最完美的。經過多年來的浸淫研究，遠在十餘年前，他便常常以「梨園舊友」的名義，在各報章上發表有關京劇的文章，大膽地提出了「以京音唱京劇」「改良唱詞」和「改良文武場」等等嶄新的建議（後來上海京劇團來港表演時，許多改革的地方，都是他曾經提到過的）。數年前更在張贛萍先生主編的萬人雜誌上，連續發表了「漫談京劇改革」一文。現在，傳統的京劇，已經式微，喜愛它的人士也日漸凋零。樹平的死，使京劇的愛好者和鼓吹者，又少了一個。對於京劇，這朵寶貴的中國藝術花朵，我們只有聽任它在時代的流轉中，悄悄地枯萎吧！除了無可奈何的惆悵外，又有什麼話說！

最後，我要謝謝尹致中先生，這位溫和慈祥的長者，一年來不但給了外子一份最適合他的文字工作，對他推心置腹，使他能夠安心愉快地工作，而且在他去世以後，還慨然負起了全部的喪事費用，現在，又設法使我見到了十年未見的女兒，這種急人之難，助人於危的俠義和仁慈精神，眞令人永銘不忘！還有已故的張贛萍先生的賞識，以及此次朱振聲先生的熱誠幫忙，也使我深爲感動。特別要提的，是萬人傑先生，近年來他之所以邀請外子在生活圈撰稿，完全是爲了惜才。他們本來是互不相識的。也許，在對某些事情的看法上，他們所持的角度不盡相同，但是萬人傑先生仍然毫不猶疑地用了他的稿子，這種磊落豪爽的作風，的確令人敬佩，這也許正是萬人傑先生能夠受到讀者擁護的原因吧！

同時，我更要謝謝我所服務的那所學校，上自校監校長，下至許多同事同學，他們都在百忙中，抽空來安慰我，有的還爲我幫忙奔走，盛情實在可感。最難忘的情景，是每天一下了學，便有數不清的男女同學，一批一批地像潮水一般湧進靈堂裏來，陪着我欷歔流淚，固執地要分擔我的悲哀。轉眼間，把一座並不太小的靈堂，擠得滿滿的，有時人數太多，屋子裏坐不下，後來的只好坐在走廊裏，一連三天，天天如此。這種熱情，怎不令人感動！還有馮孟君女士、唐人先生等的捐贈，都使人感到了人間友情的溫暖。好人是不寂寞的！樹平！假如你知道有這麼多朋友，這麼多純潔而又善良的青年，把你當作老師一般尊敬，眞誠地爲你悲傷流淚時，你應該瞑目了吧！

夜幕已收，曙光漸透，隔窗又聽到了街上車輪轉動的聲音，這又是一個黎明的誕生！這個世界並沒有因爲人的悲傷而有所改變，它仍然在轉動！人們仍然照常的擾攘忙碌！窗下再次展讀妹妹從台灣的來信：「世事無常，尤其近年來，同輩的人，謝世的越來越多，可是世界仍然在轉動！人生本來如此，只要孩子茁壯，我們的生命就是永遠長存！」是的，樹平，只要孩子茁壯，我們的生命便永遠長存！你安息吧！我一定要負起未完的人生責任，爲你勇敢地活下去！

（東）（京）（通）（訊）

日圓再升值的展望

芳亭

日本首相一再否認

十月十一日，日本田中首相在外國記者俱樂部午餐會席上答覆問題時，否認了日本國內政治兩件大事，一件是日圓的再升值，另一件是年內解散國會。當他否認這兩件事的時候，大家都笑起來，因爲人們都知道他是在「說謊」。第二天，一位日本政府高級官員在作非正式的背景說明時說：「日本的首相，只有對日圓升值和解散國會這兩件事有說謊的特權。」暗示田中所說的話都不是眞話，而國民對此是有諒解的。

因爲日圓升值和散解國會這兩個問題，都是對國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問題，非到「最後時刻」，爲政者是不能輕於吐露眞情的。尤其對日圓升值問題更應如此。事實上，現在已經內定十月廿七日召開的臨時國會通過追加預算案之後，卽行解散國會（約十一月下旬），十二月十日左右實行大選。十月廿五晚田中在電視訪問節目中對年內解散國會的問題，也已不再像過去一樣的否認了。

同樣的，儘管田中一再否認日圓的再升值，但越否認再升值之說越盛。爲了在大選之前，日圓再升值非避免不可，日政府於十月廿日宣佈第三次的「日圓對策」，以緩和再升值的壓力，但這些措施仍然不能排除日圓再升值的可能性。相反的，大選過後，明春日圓再升值必至，已成爲專家們的一般看法。

去年十二月調整後

去年十二月實行國際貨幣平價調整時，日圓升值了百分之十六點八八，每美元的滙率，由三六〇日圓升值至三〇八日圓，到現在還不到一年，爲什麼日圓又遭受到壓力而非再升值不可呢？

理由很簡單，因爲自去年升值後，日本的貿易收支的順差，不僅未見減少，且在繼續劇增着。據統計，今年一月至八月日本的貿易順差已達五十四億美元，僅九月一個月的順差就達九億二千萬美元，預計今年全年的順差總額將達九十億美元之鉅，相反的，美國在今年頭八個月的貿易赤字已達四十三億美元，照此推算下去，今年美國的貿易赤字（逆差）將達六十億美元以上無疑。

日美貿易問題嚴重

最嚴重的問題是，日美貿易的不平衡狀況，在日圓升值以後還在擴大未已，去年美對日貿易逆差達三十二億美元，而今年預計將達四十億左右。這情形已使美國到了「不能忍耐」的程度。

本月中旬，大平外相訪美說明與中共建交的經過，但想不到美國卻把目標集中到「如何解消日美間貿易不平衡的狀態」的問題來。當大平見羅傑斯國務卿時，羅卽毫無保留地告訴大平：「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已不是會議的階段，而是日本須以行動表示實際的階段了。」他並且說：「如果日本對此無切實有效措施的話，經濟問題將成爲日美間七〇年代最嚴重的問題。」

見了尼克遜和羅傑斯後會見日本隨行記者時，大平說：「美國對日美安全條約的運用當然很重視，但尼克遜總統現在滿腦子裝的是越南和經濟問題。」因此，大平感覺到，日本對此問題，「有認眞處理的必要」。

對日圓評價過低

不僅美國對日本的「無秩序的輸出」表示難以忍受，歐洲國家也同樣受其災害而對日表示抗議。

去年以來，日本的電視機、錄音機、承軸、汽車等商品，像洪水般地衝進歐洲市場，使西德、法國和英國政府都不能不要求日本政府直接介入，阻止這些商品向歐洲輸出，九月中，英國首相希斯初次訪日，主要目的之一，也不是在直接向日本首腦呼籲，抑制日貨以猛烈之勢侵入英國市場。

這情形說明一個事實，那就是去年十二月的國際貨幣平價的調整，日圓被過低評價，以致日本獨受其惠；而英鎊卻被過高評價，以致六月非改行浮動滙率制變相貶值不可。日本國民經濟研究協會會長富塚文太郎說：「日圓之過低評價，現在已成爲

西德五個經濟研究所於本月廿三日發表一項關於貨幣問題的聯合報告也指出：「去年十二月國際貨幣的調整，日圓仍過低被評價着，英鎊卻被過高地評價着。」

英國前英格蘭銀行一位高級職員史丹普，日前在東京一個國際經濟研討會席上，更嚴厲地指責日本說：「日本的貿易順差，使整個世界體系發生大障碍。」

又來新的「日圓對策」

在這樣「四面楚歌」的日本，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大量減少輸出，增加輸入以平衡貿易收支，便得實行日圓再升值，「把日本貿易地位帶到合理的平衡上去。」（史丹普）

日圓的再升值，對日本經濟的影響當然較大，尤其對中小企業的打擊更甚，所以，在大選在卽這時期，任何政府是不敢「碰」它的。因而非從另一方式去避免再升值不可。所謂「第三次日圓對策」，便是在這情況產生的。去年六月，日本爲了回避日圓再升值，曾宣佈「八點」的「日圓對策」，這是第一次。今年六月，國際對日圓再升值壓力仍未衰，日本政府又宣佈第二次的「日圓對策」七點，但未見諸實行。這次也爲了回避日圓再升值又宣佈五點的「第三次日圓對策」。去年第一次的日圓對策既未能阻止日圓的升值，這次第三次的日圓對策能否阻止日圓的再升值，人們便都抱有疑問。

「日圓對策」五點計劃

第三次日圓對策的內容計五點：㈠輸入的擴大㈡輸出的適當調整㈢資本的自由化㈣經濟合作的擴充㈤福利對策的充實。

正如日本廣播電台解說員所說的，五點內容「抽象的居多。」比較具體的約莫如下幾點：

㈠爲擴大輸入，關稅一律降低百分之廿，輸出入銀行的輸入融資利息降低百分之一（由百分之六點五降至五點五）。㈡爲調整輸出，廢止輸出振興稅制，提高對輸出融資利息百分之一（由百分之五提高至百分之六），以及相機適用輸出貿易管理令（簡稱貿管令）㈢爲鼓勵向外投資，降低海外投資融資利息百分之一。

以上的具體對策中，最嚴厲的要算貿管會的相機適用了這一項了。但這比起大藏省所希望實施的輸出稅，就顯得後退很多了。明顯的，這是用來代替輸出的一個手段。日本廠商未表示反對，也因爲「比輸出稅好些」的緣故，因此也足見這個措施的有限度了。

幾個具體的措施

在二十日決定這個辦法的第二天，日政府卽宣佈對輸英承軸和輸歐錄音機適用於這個貿管令。同時，正同經濟團體聯合會商量，協助政府向業者說服，將此貿管令適用到其他產品如汽車，電視機。

二十五日，日內閣決定由下月起，對一千八百多種輸入商品的關稅降低百分之二十，其中包括魚蝦類水果罐頭、威士忌酒、化粧品、衣服類以及工作母機和集成電路（ＩＣ），汽車等。以上以最後三項比較重要。估計由此明年可增三億美元的輸入，但美國所切望的橙汁和電算機等依然除外。

日本銀行當局同時加強外滙管制，以防外國資金對日圓的投資活動。自卽日起，外國人對日本股票的投資均予禁止，日本駐外銀行的貸欵也應經大藏省批准。爲了盡力回避日圓的再升值，田中內閣還編了一個數達一兆五千億的日圓的龐大追加預算，向本屆臨時國會提出，成爲本屆國會的議論中心課題。

歐美冷眼看日圓對策

同過去一樣，歐美對日本新「日圓對策」的效果，仍未寄以什麼期望。

在美國，華府的反應是「過去有七點，八點，現在又再來個五點嗎？計劃，計劃，但順差始終未見稍減，有什麼意義？」（朝日新聞）

在英國，倫敦的金融界認爲「還不是在拖時間而已」不把它當問題看（同上）。

在瑞士，大銀行的專家對日本抑制對日圓投機措施的效果，表示懷疑的態度。專家們說，這些措施，各國尤其西德已實施過了，都未收到效果。日本應付資本輸出自由化才對。」（ＡＰ）不僅外國懷疑，日本國內的專家也同樣沒有信心。每日新聞的消息說，金融界不認爲第三次日圓對策，對回避日圓再升值有何效果。政府不過「盡點人事」而已。每日新聞的消息還指出：「澈底的日圓對策，須在大選過了之後才有可能。屆時是日圓再升值呢？還是全面自由化的實施？全面自由化，在政治上事實甚難辦到，結果只有日圓再升值之一途。」

明春再升值的可能性

假如日圓再升值的話，在什麼時期最有可能呢？據國民經濟研究協會最近發表的一項預測說：「不是年內便是明春三月以前。升值率約爲百分之六點二一，卽一美元對二九〇日圓。」

該會會長富塚這樣說：「在夏威夷會談時，田中答應尼克遜在二、三年內把日本經常收支的順差數字壓至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一以內，日圓不升値就無法達到這個數字。」

現在，年內升值的可能甚少，明春的可能性最大，這是一般的看法，但國民經濟研究協會預測的升值率百分之六點二一，一般認爲太低，富塚自己也已認承。而事實上，現倫敦市場六個月期的貨最高和最低日圓滙率已是二八〇日圓至二八二日圓（對一美元）。日本大商社也已自定一美元對二八〇日圓（現平價爲三〇八日圓）的比率從事交易，他們以自定比價收入的美元向日本銀行以公價換成日圓，已大賺了錢。

根本問題在經濟結構

可是，卽使日圓再升值，問題仍不能說卽可獲得根本解決，倫敦「銀行家」月刊十月號的「日本特輯」中就這樣指出：「如果以推行環境改善爲前提，而把更多的努力放到國內市場去的話，就會停止日本向海外市場進攻嗎？這不大可靠。因爲日本的生產，經營結構，是在以世界市場爲目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就是說，除非日本的經濟結構根本加以改造，否則什麼治標的方法都是徒然的。

中共兩派對宣傳的爭奪戰

待旦

翻開十月號「紅旗」雜誌，我們發覺除了「兩報一刋」「十、一」的聯合社論，及中共和日本建交的聯合聲明，曾經在「人民日報」上看過之外，其餘文章都是陌生的。也就是說在十月份內「人民日報」沒有轉載「紅旗」雜誌的文章。這實在是一很反常的現象。

「紅旗」雜誌是出中共中央主辦的理論性的刋物。「人民日報」則是中共的機關報。前者以理論指導爲主，後者以報導介紹爲主。因而以往凡是「紅旗」雜誌發表的重要文章，「人民日報」卻多加轉載，以便更加廣泛地進行宣傳。尤其是「文革」以來，「人民日報」轉載「紅旗」的文章，業已成爲一種風氣，「紅旗」的大部份文章，都予轉載。但近幾個月來這種風氣，已經有了多少改變。「人民日報」轉載「紅旗」文章的篇幅逐漸減少了。上月（九月份）大約只轉載二、三篇文章。十月份則一篇也沒有轉載。是不是說「紅旗」十月號沒有重要的文章，沒有政策指導性的文章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細心的讀者必定會注意到，無論什麼刋物，都必須維持自己一定風格。把各種的文

「紅旗」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指導性的刋物，當然不會馬虎。不會把重要的，具有政策指導的文章，全部放到十月號前發表，減弱十月號的份量。更何況每一個月必會有其中心內容，中共中央必須環繞着這個中心，發表政策性的指示。十月號「紅旗」沒有重要文章值得「人民日報」轉載之說，是不能成立的。「人民日報」之不轉載「紅旗」的文章，那只是它不願意多加轉載。

筆者認爲「人民日報」之所以要這樣做，就是要藉此恢復自己的獨立性，擺脫「紅旗」自「文革」以來對它的深遠影响。「文革」後，「人民日報」的重要性事實上已經是大大降低了，長期不發表獨立性的社論，長期不發展自己的政策指導性的文章，一味轉載「紅旗」的論文。似乎變成「紅旗」的附屬機構。「人民日報」這種頹勢維持多年，直至「林彪事件」後，特別是今年六、七月份以來，才逐漸扭轉頹勢，露出生機。自今年六、七月起，「人民日報」獨立性的社論多了，轉載「紅旗」的文章少了。逐漸恢復「文革」前的面貌。

「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同是中共中央主辦的報刋。「人民日報」恢復了獨立性，或者變成「紅旗」的附屬機構，似乎無關宏旨。但若深入研究卻會發現其中大有文章。

誰都知道「文革」前「人民日報」是掌握在劉、鄧的手裏。由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西冷兼任總編輯。而「紅旗」雜誌則掌握在毛派手裏，由陳伯達主持編務和一切業務。「解放軍報」雖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機關報，爲中共部隊的喉舌，但其地位和重要性是絕對不能跟「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相比較的。至於「文滙報」更是等而下之的地方報紙。「文滙報」原是民主同盟的機關報，反右後實際上已被中共所接收。上海市委宣傳部把姚文元等派進「文滙報」掌權。但「文滙報」的地位並未因此而提高。「文革」初期，由於毛、林利用「文滙報」來攻擊「北京日報」和「前線」半月刋（北京市委機關報、刋）；攻擊劉、鄧中央，它的地位才提高了。

就在「文滙報」和「解放軍報」地位提高的同時，「人民日報」的地位便降低了。吳西冷被撤職，編輯部

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但實際上卻變成「紅旗」和「解放軍報」的附屬單位。因而，「人民日報」經過六年的消沉，現在逐漸恢復「文革」前的獨立地位，這不僅反映了這份報紙的變遷，而且反映了中共宣傳權轉移的經過。非常明顯「人民日報」之所以能夠恢復獨立的地位，完全因爲領導權已經轉移到周恩來之手。

「人民日報」既然被周恩來一派接管，它就必須反映周恩來的意見，爲「元老派」發言。而不能老是跟着「紅旗」的屁股走。

近幾個月來我們注意到「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出現一種極不協調的現象。有時甚至出現隱約的「針鋒相對」。總的來說，「人民日報」比較着重於反「極左傾向」，和削減「個人崇拜」；而「紅旗」雜誌則時時刻刻都忘不了高叫幾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鬬爭」。對反「極左傾向」則只聊備一格，應應景。例如八月份「人民日報」大張旗鼓批判「英雄史觀」，強調羣衆創造歷史，而不是英雄創造歷史，也不是「英雄和奴隸共同創造歷史」。努力削弱個人崇拜活動；但「紅旗」雜誌卻不肯左相呼應。「紅旗」壓根兒就不願談這個問題。所以提出階級鬬爭長期存在，每隔幾年就要發生一場大鬬爭的論調。例如九月份「人民日報」對工農業生產管理政策，基本上是繼續強調「反極左傾向」，清除「劉少奇一類」極左路線的影响。但「紅旗」雜誌則大談兩樣路線鬬爭，強調「農村的階級鬬爭一直是尖銳的複雜的，鬬爭的焦點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例如十月份「人民日報」的重點是放在反「無政府主義」方面。痛罵毛、林極左分子在「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爲。但「紅旗」卻只談什麼「按黨的原則辦事」，運用「階級觀點」對事物進行分析。

「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不咬弦，已經有好幾個月了。若從字裏行間留心分析，那麼問題也就更多了。例如八月號「紅旗」大罵「推行修正主義的實際頭領」和「漏網骨幹」，而「人民日報」則從藉「反極左」之名，從「先驗論」，「天才論」，一直罵到「什麼『一貫正確』」。兩方面都是指着和尚罵禿驢。相類似的例子在六、七月和九、十月間也有出現。這些事實更說明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仍異常激烈。也說明「紅旗」已經跟「人民日報」分家。這兩份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的報刊，分別掌握在不同的派系手中。旗鼓相對，勢均力敵，看來好戲還在後頭。

「走資派」復出

八月一日被打成「走資派」的前新華社社長吳西冷，突告東山復出，再從近兩月他出現的場合和排名的次序，估計他現時乃任「人民日報」總編輯。

九月底，另一「走資派」頭目，前新華社副社長朱穆之也告復出，並晉升爲新華社社長。他也是搞宣傳工作的老手。自一九五二年起便開始擔任新華社副社長職務。

吳西冷和朱穆之曾經多次跟隨劉少奇、周恩來、陳毅等出國訪問，富有工作經驗。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林發動「文化大革命」，要奪取宣傳權，便發動紅衛兵衝擊新華社，指控吳、朱等爲「走資派」，說他們是陸定一、周揚安插在「新華社」的打手。吳西冷和朱穆之自此便宣告「失踪」。「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也完全被毛、林接管。

「文革」後期，一度跟「江青同志」成爲親密拍友（拍照也！）的石少華，入選爲「九屆」候補中央委員，並晉升爲新華社副社長。軍方代表張紀之也正式進駐該社，接管新華社業務。後來還增加了一名副社長鄧崗，這便是「文革」後「新華社」的領導陣容。

石少華是在「文革」期間被江青一手提拔出來的。他之忠於「宮庭派」那是自不待言的。張紀之的履歷我們雖然不大清楚，但按常理推斷他似乎應該是屬於林彪的人。

宮廷派重視文化宣傳工作，想奪取所有宣傳喉舌，控制全國輿論，那是不容置疑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都以搞宣傳起家。可是在很有利的形勢底下，爭了六年不但還爭不到新華社的領導權，而且連原來跟林彪共同把持的「人民日報」的地盤也丟失了。令人不能不感嘆周恩來手段的高明。

按照「文革」後的建政傳統，石少華爲新華社中唯一一名候補中委，照理很應該升上去當正社長的；即使石少華升不上去，張紀之身爲「軍代表」按理也應該「扶正」。可是石、張兩人偏偏是爭不到手，反而由「走資派」朱穆之出任社長，爆出一個大冷門。

新華社領導權的爭奪戰，就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一種反映。鬥爭的結果是周恩來暫時得到勝利。基本上控制了「新華社」和「人民日報」。但這並不等於說江青已全無反擊之力。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裏，「宮廷派」畢竟還有一些臥底人物。（例如石少華之流。）同時，中共中央最主要的文化宣傳大權，畢竟還是掌握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之手。戲禁還沒有開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只要時機成熟，「宮廷派」隨時都可能進行反撲的。

不過從目前的形勢看來，周恩來奪取了部份宣傳權，控制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對於他在今後的派系鬥爭中，是十分有利的。既可以製造有利於自己的輿論，也可以反擊對方所提出的種種鬥爭理論。但周恩來還有一個致命傷，就是手中沒有特務。

中共兩套特務系統完全控制在「宮廷派」之手。搞「陽謀」似乎奈何不了周恩來，但「暗殺」、「謀害」之類的陰謀，老周似乎也不易防範。林彪就是死在這些陰謀之手，周恩來能幸免乎？

周恩來不敢遠行

古鶴翔

周恩來曾經向英國外相荷姆表示，他因「年紀老邁，恐不能訪英。」荷姆認爲因「年紀老邁」而不能成行，只是一個不成理由的藉口。

在這裏，我們要追究一下，爲什麼周恩來不能出國訪問。

筆者認爲：目前的中國大陸是一個火藥庫，周恩來暫時把爆炸的危機延緩了，他決不能放心遠行。——這才是問題的眞相，在這火箭時代，因「年老而不能遠行」，眞是三歲的孩子也騙不了。

在蘇聯，在各獨裁國家，掌握大權者都常因離國一行，回來後即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劉少奇赴印尼歸來後，不是被毛澤東所算麼？何況，目前的周恩來？他一方面要對抗毛江集團，另一方面要對付林彪和劉少奇的餘黨，更要對付七億憤怒的人民。

最近逃港的難民表示，他們在邊境曾碰到共軍，共軍不但不拘捕他們，還揮手敦促他們趕快逃跑。

又據倫敦消息：由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今年初，因林彪案而被處死及判徒刑之共軍已有三萬七千人。

由此可知，共軍已經離心思變。

更何況，毛澤東曾告訴江青說：「右派會利用我這些話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毛澤東心目中的「右派」是誰？請大家想一想！

周恩來決不敢遠行，否則便會「粉身碎骨」了！



清潔運動辦得好

城市清潔運動由十一月一日開始嚴厲執行，初步看來，成績還算不錯。在街市上，垃圾已顯著的減少，這當是爲了宣傳工夫做得夠，同時，大部分市民都有守法精神，更有不少志願人士參加工作，他們分派宣傳品，並且動手協助清理垃圾，做得有聲有色，成績總算不錯。唯一的問題是：這種熱潮是否能長期維持下去，抑或僅是五分鐘的熱度，運動過去，便回復本來面目，仍然是一片骯髒？

有些人說：推行清潔運動不應該以重罰爲手段，應該着重於教育。更有些人認爲，罰欵無異刮龍。

我們卻認爲違例罰欵並無不當，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都會把罰欵作爲懲治違例的手段，亂抛垃圾，忽視公眾衛生，處以罰欵，該是最洽當的，如果執行法律只是處以坐牢或槍斃，這才是可悲的。

爲了使推行清潔運動更加收效，推行機構與司法界曾有過爭執，正因爲罰則問題，推行者認爲要重罰，司法界則不同意。

現在，總算執行機構拗贏了，違例者最高罰欵二千元，不過，紳士法庭的紳士法官卻沒有予違例者以最高的處罰，多數是罰一百八十。

雖然如此，被罰者固然不會再犯

家，其實，這種說法萬分不通，我們都是在這裏搵食的，在這裏賺錢，如果違例，在這裏罰欵又有什麼不對？

如果認爲這種罰欵不合理，大可以不抛垃圾，不違例，你守法，不抛垃圾，不會把你抓進紳士法庭，當然也不會判你罰欵，你不會破鈔分文，別人刮龍，也不會刮到你身上。

香港有一種不滿現實的人，什麼都不對勁。當然，香港缺點甚多，如治安不好，貪污舞弊等等，但清潔運動，本身並無不好，値得推行，並不是說辦了清潔運動就不捉賊，根本那是不同的兩回事。

尼克遜壓倒勝利

美國大選揭曉了，尼克遜終於在壓倒性勝利下獲選連任。雖然，在投票之前，麥高文及其助選團都牙擦擦的認爲麥高文大有機會爆冷，麥高文的太太還收拾好行李，準備進駐白宮，做美國的第一夫人。民意測驗，也說尼克遜和麥高文的比數不過是五十二對三十六，但，誰都知道，所謂民意測驗是毫無根據，最負責的測驗也不過是「抽樣」調查，但這是絕不準確的。反不若賭博的盤口更接近事實，尼克遜和麥高文盤口是一對一百。

事實上的表現也正是如此，選舉形勢成一面倒，麥高文敗得非常慘，因爲這是美國總統選舉以來和對手票數相差得最遠的一次。反戰的麥高文，居然創造了這個紀錄，對口出大言的他是一個最大快人心的打擊。

麥高文完全是一個投機的政客，他見到美國的反戰分子到處搞事，似乎這是美國年青人的一種新趨勢，而

在這些年來所讀到的有關中共的情勢報告，爲瞭解中共的一切，確實是有很大的幫助。然而，如果不能夠了解資料的來源以及利用這些資料而撰成專論的作者背景的話，就很容易被這些中共情形報告所蒙騙。

特別是在最近一年來對中共情勢的報告，往往受到中共外交動向的影響，而產生很大的距離。在不明所以的讀者來看，也就會產生幻象與錯覺。

幻象與錯覺本來是任何一個人都會發生的情形，不過，對於普通事件和人物，雖然有些幻象與錯覺，恐怕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可是，如果對中共政權產生了幻象與錯覺，那麼所產生的影響可就大了。

識時務與不識時務

很多人都以爲：在今天對抗變對話的時代，如果對中共政權仍然是對抗的話，恐怕是最不識時務者了。識時務與不識時務的按語，任何人都可以加到任何人的頭上，這種批判可以說，只是名詞，沒有內容的。因此，也就不需要在這識時務與不識時務上來較量，因爲，那只是名詞之爭。

二十三四年前，我曾經見到很多的識時務者，大搖大擺，不可一世的情態，以爲非如此就不能表示自己的前進和順合潮流，並且每每譏笑別人是不識時務者。可是，當中共眞的到來時，這些所謂識時務者，卻一一地作階下囚或者是不知所蹤了。

難道中共就是這種作風嗎？在沒有受過中共統治的人，當然是很難相信的。可是，親身經歷過之後的人們，就很容易地加以承認了。

台灣的國民政府，二十幾年來如一日地在對中共的一切，給予世界各國人士正確而深入的分析，基本的原因是國民政府最了解中共的本來面目；也就是爲此，中共總是以國民政府爲最大、最厲害的敵人。台灣的國民政府，一向是以中共對抗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共的這個政權，所加於中國人民頭上的統治，可以說是反中國文化和反人道的統治，既然有能力在手，就得爲解救人民於倒懸的目的而奮鬬，因此，中共一定要在國際外交上盡量孤立國民政府。

在某種義意上來說，只要國父孫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存在一天，中共政權就一日得不到代表中國的法統地位。儘管是國民政府現在遷移到寶島——一小塊中國的土地上。然而，她所象徵的東西卻是意義深遠和雄厚的。恐怕也就是這一原因，海外許多的中國人也就有爲中國前途而生存的意義。

奇怪的是：這一意義並沒有完全爲海外人士所瞭解和認識，因比，就會使海外的中國人士們，陷於妄想和奢望。

認識中國

資料的份

出來，就像取得民主黨候選人的勝利一樣，可以一舉而將尼克遜擊敗，作四年白宮主人。

但他並沒估計到，在美國的反戰分子，雖然搞得似乎如火如荼，實際上只是一小撮的人，沉默的大多數並不同情他們。不但不同情，而且站在相反的立場。麥高文及其助選團因而招致了慘重的失敗。

還有一個原因，民主黨內有很大部分的保守分子極力反對麥高文的政策，他們寧願投票支持尼克遜。麥高文連黨內的票也拉不到，大部分走到對方，那裏還有取勝的希望？

這次美國大選結果，並不在乎尼克遜、麥高文個人的得失，更重要的是表示了美國民意的歸趨，顯然的，美國絕大多數的人都不願逃避他們對世界所擔負的責任，他們不同意退出這一切事務，獨善其身，他們都信賴尼克遜這四年來的政策。

山埃威脅美選民

美國加州當局接到一項報告，許多人都接到「反對者」的警告，如果尼克遜再度當選的話，他們就將有山埃的食物一百零四袋放置在各超級市場內，作為數以千計的在越南被殺的人報復，他們並且指尼克遜為「兇手」。

所謂「反對者」，大概是指反戰分子，也可能是尼克遜的競選對手弄的把戲。但姑無論這些警告函件出於何人之手，都是十分可鄙的行徑。

反對美國在越南作戰，即使有他們的理由，但以山埃食物來威脅選民，這卻和巴游分子採取的行動沒有兩樣。巴游的作風，已為舉世所不齒，選舉，要憑人民的意志，中間不應該有絲毫威脅、強迫的性質。如果他們所指的「兇手」當選，則表示美國大部分的人還是主張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之間繼續擔任警察的職務。

反戰者可以繼續反戰，但不能用如此可鄙的手段去威脅選民改變他們的意志。

尼克遜當選了，他們也眞的把大量山埃食物放入超級市場，許許多多的人因為吃了這些山埃食物而死去，這些死的是什麼人？還不是他們美國的「同胞」？他們之中可能大部分是婦孺。在越南戰死的是美國的壯丁，他們手上有精良的武器，可以抵抗敵人；而這些婦孺對反戰者的毒殺是無法抵抗的。如果他們指尼克遜為兇手，他們又是什麼呢？

何況，尼克遜當選顯然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他們眞的要動手搞山埃食物這一套嗎？

美國這一批所謂反戰分子是無所不為的，把美國旗扯下，將之焚毀，升上北越旗，這種投降主義就是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高文代表了，可惜，大部分的美國人仍然有他們自己的尊嚴，並不同意反戰分子的這種做法，相信加州的選民也不會接受這個威脅，實際上，這班反戰分子無異做了尼克遜的助選團，選民見他們行為如此可鄙，即使要投麥高文的票，也會改投尼克遜的票呢！

萬人傑

瞭解

妄想、奢望與事實

柳以青

在妄想中，他們便寄托於中共政策的大量改變和修正，而每每以目前中共的「友誼遍天下」的「革命外交政策」而沾沾自喜，以為這不啻是他們所妄想的改變與修正在到來。

在奢望裏，他們便以為從今以後，「中國」眞的強大了，人民的生活也改觀了，而流亡海外的人們，也都可以到大陸安居樂業了。

私人的談話中有這些論調，報章雜誌也有這些論調，人們似乎在自己哄着自己，把自己的妄想和奢望，就憑了中共目前的觀眾來作解釋了。他們都以為中共就會照他們的妄想與奢望而眞的逐漸實現了。

當然，世界政治在不停演變中。可是，所有的演變都得每個政治的原則為基礎的。中共的演變，也必是以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原則而演變的。同時，更可注意的是：中共二十三年來的演變，有時更是產生突變，突變得令人吃驚。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對外的關係也已經逐漸展開，可是，在一九六六年以來的「文化大革命」，卻是使到很多的對外關係破裂，那時候從電視片中看到中共駐外外交人員的武鬬情形，不禁使全世界的人士們心寒。

從這一史實上來看，那些只從目前現象而把自己的妄想與奢望而托付中共政權的人士們，該是一種警醒呢！假如只從目前的現象來批判中共的人們，起碼也該注意一下中共所遵照的共產主義的本質，特別使是那「階級的不斷鬬爭」。

是福？是禍

但是，卻也有一部份海外人士們，對中共的這一作為，以為是最能使百年來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畧後，得到「翻身」的辦法，因此就不免同情與贊同。可是，他們卻沒有想到，如果事情是這麼簡單的話，我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就不會這麼曲折了。

假如我們只是為了對付外國帝國主義，而並不理會到國內的民生的話，或是我們只強調國族主義，而忽畧了每個國民的自由的話，我並不認為是最值得的事。無論如何，由於海外中國人享有充份的言論自由，因此，對中國將來的前途，就會依照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來發表自己的意見。

然而，這些意見究竟能夠代表些什麼力量，我卻不敢預卜。不過，有一點我想提出來的是：假如只憑了中共目前的現象而就給予樂觀評論的話，而這些評論，在讀者不太覺察的情況下來接受了，將來所產生的效果，恐怕是禍多於福的。

販賣色情電影的噱頭

林巽

最近有兩部以北歐丹麥作背景的電影在本港首映，一部是「性都哥本哈根」，是一部加拍敍情片斷的紀錄片，這部電影所表現的一切，不會在法國、英國、美國至甚香港出現，只有丹麥才獨有，至少觀眾是從一種遊覽角度去欣賞它。對我們的社會所起的不良影響，也許尚不至嚴重的地步。另一部是「丹麥應召女郎」，是美國國際公司的出品，完全是情節劇，女主角是由「蕩女芬妮」的戴安娜主演，這部故事的背景雖然是在丹麥，但那是不必要的，這個故事中的人物可能在巴黎、紐約、東京或香港出現。除了表現妓女生活之外，還似是而非地賣弄一些類似妓女職業道德及妓女哲學之類的東西

因此可以看出它的意識方面是極其不健康。甚至對某些意志薄弱的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丹麥應召女郎」寫的是一位來自瑞典的應召女郎狄瑪安德遜。電影寫她並不是自甘墮落而出來操皮肉生涯，而是爲了支援她正在讀醫科的未婚夫連納彼德遜。連納因父親逝世，沒有遺產剩下來，她便秘密赴丹麥操皮肉生涯，賺錢滙給未婚夫讀完醫科大學。「丹麥應召女郎」故事全部過程只有一天的時間，那便是她當妓女的最後一天，因爲編導安排了一個時間的限制，於是劇情顯得很緊湊而靈活，所有戲的概念，並不是什麼爲了表現矛盾，衝突時期中的人性的考驗，雖然表面上有這種作用存在，實際卻是製造種種古怪離奇的機會，讓這應召女郎去脫光衣服與各式各樣的人物表演性愛行爲而已。如：與美國大亨造愛，與日本人客造愛，應一位父親要求，教一位處男青年造愛，最後一次當官差，與警官造愛，然後是與控制他的黑社會人物造愛，飛機最後飛回瑞典，她與未婚夫相會，仍是來一幕床上戲終場。不過可以想象其中不少鏡頭是給檢查官剪去的。電影檢查官，雖然可以向某些色上了；那麼當妓女，或當搶頸黨、販毒、拍販賣心理變態噱頭、血腥暴力噱頭電影等等，當然都可以被肯定了。那些「以邪扶正」的人可以這樣說，只要賺夠一筆，我便可以適可而止，從此洗手不幹，下半輩子大可以大嘆其世界了。如果這種觀念在多數人心中被肯定而讓它發展成爲一種風氣時，可以想像整個社會，將不知會紊混成什麼樣子。不幸得很，這種哲學觀念，在今日正不知爲多少意圖走捷徑的青年所活學活用中，而電影檢查制度所剪的，只不過是形色上的東西，剪去「合法小電影」中某些太露骨的部份。至於意識上不健康的東西，甚至意淫的東西，檢查官是無能爲力。以前某大公司有一部一本正經的喜劇，導演很聰明的讓一對偷情男女進了酒店房間，鏡頭即速搖出建築地盤上的打樁機，鏡頭特寫打樁機上的樁頭，有節奏地一上一下動作着，看得阿飛觀眾哄堂大笑，眉飛色舞。我記得當時坐在我面前的兩夫婦，帶着一個兒子，只見那母親大罵下流，隨即偕兒子丈夫離場，對於這些意淫鏡頭，檢查官當然無能爲力，也沒理由標明兒童不准觀看，記得該公司當年還特別用「隔籬打樁」來作宣傳標語呢！粵語片雖然有過一個「餛飩麵」（雲吞麵）導演的典句。給當今國語片人士當笑柄，然而餛飩麵導演至多只指粗製濫造而已，講販賣低級噱頭，意淫噱頭，廣東片導演當然是比不上國語片那麼靈活而夠膽。筆者在此並不是有意強調什麼地方主義，今日國語片導演中的確有不少講藝術良心的好導演。而販賣下流噱頭的風氣，至今天已發展成世界性了，種種販賣低級趣味的源頭都是錢作怪，像「丹麥應召女郎」的主角一樣，撈夠了老本，就去過自己的幸福生活。人生就如表演魔術一樣，「種下荊棘，長出玫瑰」，你說無此可能，我不是做夠了嗎？

名氣的可貴

凌山

記得大約在三年前，法國巴黎曾發生過一樁「藝術」趣聞，當時本港有幾份報紙，也根據電訊報導，作爲「花邊新聞」刊出。

該段「花邊新聞」的大意是說：巴黎一位大富翁，購買了一幅當代名畫家作品，畫布上堆滿奇形怪狀的顏色，總之是花花綠綠，令人看來眼花瞭亂。由於畫主是位大富翁，作品又出自名畫家之手，他把該油畫掛在客廳，柬邀了全市名美術批評家前往飲酒賞畫。於是，一兩天後，巴黎各報章雜誌均刊出有關該畫的文章，眞說得上是好評如潮。

可惜大富翁的秘書在發請柬時，竟百密一疏，漏了一位名批評家。該批評家懊惱之餘，也寫了一篇文章刊在報上，大意是說這幅畫的確很好，但從照片上看來，可惜富翁竟把它倒掛了。該批評家執筆寫這樣的一篇文章，目的非常明顯，無疑他純粹是爲了報未被邀請的一箭之仇，所以在報章上挖苦大富翁雖有錢買畫，但卻連怎樣懸掛也不知道。

大富翁看到這篇文章，馬上把其他的批評家再邀請到家裏，共商對付善策。經過反覆商討，大家認爲：由於那位批評家是時下首屈一指的大權威，如果要另寫文章駁斥他，無論如何是一件行不通的事。不過，爲着要替大富翁爭回點面子，不另寫文章亦不行；結果，終於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他們聯合寫了一篇文章說：該畫的確是倒掛了。但是，接下去卻又筆鋒一轉，謂主要乃緣於該名畫倒掛比正掛看來更富藝術感。

由這一樁趣聞，使我想起了笑話：畢加

是加插一些對這角色的人物氣質加以美化的情節，如那妓女如何爲了幫助她的弟弟解決經濟困難而送上自己的私蓄，如何在當妓女最後一天，還幫妓女朋友陪日本人客，在當妓女最後一天，還得陪警官玩樂，盡量通過一連串小節，表現出這個人物不但有情有義，而且又有商業道德。

但如果我們想想，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人，可以藉口爲了未來衣食無缺，於是便不惜不擇手段去賺錢。這種「以邪養正」的撈世界哲學如果被肯定

欣賞惡狗相咬的娛樂情趣。

今日販賣色情噱頭的電影匠人，大概都摸中了電影檢查官的心理，在緊要關頭，善於將色與性分開，男人的光屁股和女人的乳房可以很完全的在銀幕上亮相，只要出現時不要搭上性行爲就得了。（性教育可不要緊）加出浴、換衣服、蒸汽浴甚至強調大熱天裸體搖扇子等等也都不要緊，等到發展到造愛時才可以畧加含蓄。便可突然過關。至於販賣意淫與心理變態之類，也是絕大多數可以通過的。

這雖然跡近笑談，但卻也可以使人悟出一些「道理」：當一個人成名後，便不論他的成名是「眞材實料」或徒負虛名，其時均可坐穩享「成名」的果實。目前，社會上只求成名而不擇手段的人雖多，當我們深切領會到「名氣」的可貴時，對那些不擇手段的追求「成名」者，也就會見怪不怪了。

有賄賂而後有貪污說

遺珠閣隨筆

先有鷄抑先有蛋？這問題一直沒有弄明白。先有賄賂抑先有貪污？這問題本來也弄不明白，自從看到前幾日的報紙，某官方人士說，有賄賂才有貪污，這問題總算弄明白了。原來賄賂是母，貪污是子，其母子關係如此，若欲撲滅貪污，則必先撲滅賄賂，信矣。

然則要問，爲什麼要賄賂？是否香港人具有賄賂的天性？還是香港人都很有錢，以賄賂爲樂？相信這些答案全不對，正確的答案似乎只有一個，就是以賄賂求通融、買方便，俾有利可圖也。其實在香港這個以錢爲第一的商業社會言，行賄和受賄算是一宗交易，它的開始至結束，裏面還包含着「情面」二字，否則不能交易而退。例如你急於拿到一紙駕駛執照，考了三年牌仍未到手，自然失去信心，於是想到做「交易」，請人搭路，希望考官高抬貴手，放你一馬，這就需要講「情」了，果得其情，在理必須報酬，致送「茶資」若干，授受各獲其益，若易「茶資」爲送禮或請吃飯，反而覺得不乾脆。

又如你是一個非法入境者，想在天堂取得居留權。又如你想走私入口，又如你……這些於法、於理均不合，欲達目的，惟有動之以情，誘之以利，當作交易來做，總有成功的希望。所以行賄與受賄最多的社會，倒是一個富於人情的社會。錢而不能通神，或竟以行賄罪告上法庭，這個社會未免太過冷酷、無情，好在類似這樣的事，香港並不多見。

就社會學的觀點來說，的確是先有賄賂而後有貪污，正如某官方人士所說，賄賂製造貪污，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要撲滅貪污，必要重罰行賄者，誰讓他走捷徑圖利，破壞公共秩序的？假如有一天法律規定行賄罪最高可判死刑的話，受賄人只應判坐監，因前者是主謀，後者是從犯而已。

不過，仔細地想來，撲滅行賄和貪污的事情似乎又不簡單，即知何者爲主，何者爲從亦無用，以法律制裁亦是治標，而非治本。再扯上蛋和鷄來說吧，從古至今，人類、蛇鼠、貓頭鷹、黃狼子都以此作食料，且列爲補品，日夜不斷地吃，人類更厲害，有時竟不分母子，吃蛋兼吃鷄，雙管齊下；有時又殺鷄以取卵，大有滅此朝食之概。但結果呢，鷄和蛋的數量並未減少，比全世界的人口還多，這是什麼道理？很簡單，有人在撲滅鷄和蛋，同時有人在繁殖鷄和蛋，你撲滅一個，我繁殖兩個。養鷄生蛋，孵蛋成鷄，變因爲果，倒果作因，先有鷄抑先有蛋已非重要問題。

行賄和貪污也和鷄與蛋的情形類似，打從有權力產生，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別的時候，它們就已出現，而且大家都嚷着要撲滅，不幸的是不撲則已，愈撲愈多，其後互爲因果，生生不息，有的確是某些人想便宜，主動行賄，化小錢以圖大利，可謂之因；一旦因果倒置，卻是貪污之念在先，逼着人家行賄，不行賄則留難。及至互爲因果，才蒙上「貪污的社會」之名。歸根結底的說，這現象和鷄與蛋一樣，其所以不能被撲滅，直接是錢繁殖的，間接還是由人繁殖的。一婦人用四十大元致一官，酬謝他在某件事情上所給予的方便，而以行賄罪被告上法庭，其實她是因果不明中的獲罪者。假如她很幸運，早聞某官「行賄製造貪污」之說，或許不致撞此大板。

根據一般的說法，在亞洲的國家中，非律賓、印尼、印度等等都是公開貪污的國家，旅客經入境檢查處，護照中必須附美金五元，否則不能通過，實情是否如此，筆者不敢妄說，若是眞的，則是「先有貪污而後有賄賂」的明證。香港這地方雖然有時也遭某些議員的抨擊，指爲「貪污的城市」，但官方否認此說，且設有「專查貪污部」以杜貪污，自不能將之和非、印等國家等量齊觀。平情而論，它至多算一個「不公開貪污的城市」。而這些貪污，再經某官方人士說明是由行賄製造出來的，身爲香港市民的我們，應該額手相慶，第一、我們不是生活在公開貪污的社會；第二、使我們茅塞大開，知道這裏的貪污全是行賄製造出來的。至於行賄和貪污是否互爲因果，那倒不必計較了。

根據有關單位最近從倫敦方面傳來的中共資料顯示：共黨中央機密文件撮要提到一九七一年九月至一九七二年初，對推翻毛澤東案件共逮捕審訊罪犯數字達三萬七千多人。其中高級軍官八人均判死刑，是否包括林彪尚待查明；而中級軍官陸海空軍共六十四人中，被處死刑者達六十人，處無期徒刑者僅四人；下級軍官陸海空軍共四千〇三十人中，處死刑者一百二十五人，處無期徒刑者三千九百廿五人。此外，所謂一般同志（可能是指士兵）三萬三千多人中，也有一千八百人被處死刑，其餘則判「勞改」。

在不久之前，國府的情報當局也曾獲得一項驚人的內幕資料，透露大陸於「文化革命」後，毛澤東密令在河北省某一地區，曾經集體屠殺十萬名紅衛兵及反毛官兵，證明毛共內部混亂，方興未艾！

四十多年的血債

其實，死於毛澤東屠刀下的大陸同胞，何止於千百倍以上的數字？只要我們查閱他對大陸同胞的血債，可說是「罄竹難書」！他為着獨攬共黨大權，自有中共組織以來，幾無日不在排除異己，犧牲別人而成全自己。他曾親口對前印尼共黨頭頭艾地說過：一九二八年時，他在井岡山因一次誤會而集體處決了四千三百名紅軍官兵！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次槍殺了「解放區司令員」石志生，及超過一百名的黨員。同年十二月下令拘捕了江西一百七十名黨員，除康生等數人外，其餘大多數被處決！在陝北延安期間，先後整死同志二萬餘人！

尤其竊據大陸後，更造成血海屍山！中共「人民日報」一九五三年二月六日公開透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以來，對全國地主、惡霸、反動份子進行的鬪爭流血紀錄，計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的數字是：中南區八十一萬一千人；西北區二十五萬八千四百人；而華北、東北、華東區及新疆各地，尚未包括在內。

第二年（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五一年十

暴力將

若干地區未包括在內。若加入，則其總數當在三百萬人以上。

第三年（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五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數字計有：華東區四十一萬七千六百餘人；中南區五十三萬二千七百餘人；西南區六十二萬一千餘人；西北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人；東北區十七萬四千二百餘人；而華北區及各邊疆少數民族，尚未包括在內。

以上是毛共在統治大陸最初三年中，公然承認被它鬪死、殺死的人數，將近一千萬大陸同胞，已屬相當驚人！何況尚有：（一）秘密處死或濫加殺害者未計；（二）上列地區以外的未計；（三）間接致死如被迫參加韓戰、勞改服役、災荒、飢餓、自殺及流亡而死的。總此三類，其數字當不止公開的三倍至五倍！誠如「華盛頓郵報」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所說：「中國大陸上六年來的死亡總數，可能相等於世界第三強國英吉利的總人口（五千七百餘萬）。」若加上「三反」、「五反」、「大鳴大放」、「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這幾個階段被毛幫害死的人數，很可能接近美國的總人口（二億一千萬）。

暴力怎能鞏固政權？

老毛如此全面推行暴力，公開地大事屠殺中國同胞，消滅異己者，應該高枕無憂。然則整整殺了四十多年這麼長的時間，其政權為何始終未能鞏固，糧荒日益加重，經濟越來越陷於絕境呢？一句話，暴力不僅不能鞏固政權，且將促成它的滅亡！書經說：「得人者易，失人者亡」所謂「以德服人者王，以力假人者霸。」中外古今，沒有一個統治者是全靠暴力來平定其天下的。單就中國的歷史來看，便有數不清的例子：秦始皇併吞六國，一統中原後，即收繳民間兵器，鑄為銅人十二個，各重二

不起反的了。但當老百姓被暴力虐待到忍無可忍時，毫無憑籍的陳勝、吳廣、則首先發難，率領閭佐夫役九百人，與暴君拚命！於是項羽、劉邦聞風響應，只需三年工夫便推翻秦代暴政。

隋朝以暴力鎮壓人民的革命運動，比秦代更加嚴厲！楊堅（隋文帝）開皇十五年（五九五），收天下兵器，嚴禁私造並限制民間造船，長不得超過三丈，以防藏匿「奸黨」。其子楊廣（煬帝）大業五年（六〇九），禁止民間私藏刀叉、鈎刀、鑽等利器。如此防範得法，應該可以安心欺負人民了。然而，冷不防大業六年（六一〇）元旦，人民卻發出了抗暴的訊號——這天拂曉，突有壯丁數十人，戴白帽、穿白衣、燒香執花，自稱「彌勒佛下凡」，大搖大擺地進入洛陽皇城的建德門。守門衛士不知是計，乃叩頭禮拜，壯丁則乘機奪取其武器，直逼皇宮；雖因眾寡懸殊，被擒處斬，而暴君楊廣卻已嚇得要命，怕得要死！其後也像毛澤東一樣好大喜功，遠征朝鮮，橫征暴歛，搞到民不聊生，正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於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奮起反抗，自大業六年至十二年，百姓紛紛聚眾起義，令到楊廣走投無路！終於被自己親信宇文化及用布帶勒其頸項，而結束了暴君的性命！

征服中國的蒙古人忽必烈（元世祖），其統治手段多麼毒辣，動輒就把人民處死治罪，規定：私藏和私造兵器者處死，私藏鐵甲全副處死，私藏弓箭至十副處死，妄撰詞典意圖犯上惡言處死，寫匿名文書所言重者處死，假借名義，聚眾結社或集眾鳴鑼作佛者，則各按輕重治罪。尤其防範漢人造反，更無微不至，如不准漢人田獵、學武藝、持有兵器，甚至於連神廟儀仗，也只准用土木紙綵。這樣大力鎮壓人民，應該可以子孫帝王萬世了。但是到了元末，官吏苛刻，賦歛繁重，民不堪命！因此，民間便流行一首歌謠：「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不可一世的蒙族暴政，結果被一個小和尚朱元璋等

抗拒國民革命軍的狂潮，卻仍相繼敗亡！由是證明，暴力是代表邪惡的一面，表示這政權已告日暮途窮！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正因爲這樣，所以不禁驀然想起了孟老夫子那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的老話來。據說孟子一見到梁襄王那副滿臉橫肉，也像毛澤東的可怖面孔時，就已非常厭惡！而梁襄王忽然問他：「天下惡定乎？」孟子立卽答道：「定於一。」接着又問：「孰能一之？」孟子也毫不猶豫地答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自討沒趣的梁襄王繼續問曰：「孰能與之？」孟子則老實不客氣地大發牢騷答道：「天下莫不與也！王知乎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枯矣。天油然作雲，沭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歸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猶水之就下，沭然孰能禦之！」同時，孟子對齊宣王也曾說過：「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這些話雖然已經事隔兩千多年，迄今猶虎虎有生氣，仍不失爲一種眞理。——蓋前段係措施仁政，王者無敵；後兩段則是尊重民意，愛護人民，然後才能獲得人民的擁戴。故孟子在其「人和篇」中補充意見，認爲如能「施仁政於民，則棍棒可以戰勝堅甲利兵，效死而民弗去。」又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不畏危也。」至於暴力，則是一種不得已的最後手段，但難免會引起互相殘殺！因之，漢高祖本來很嗜殺，一旦入關，立卽改變其作風，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

的滅亡

項羽而有天下。

撇開歷史不談，就現實環境而論，前此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顯然是一種政治思想鬬爭；但殺戮則是一種最卑鄙的手段，根本要不得。因爲一種政治鬬爭的展開，表示雙方都很自負，認爲自己的主張、能力、智識和熱忱等等，均將勝過對方，終於獲得羣眾的支持，可以取代其政權。如果自己對於鬬爭有了信心，那就應該使用「說服」、「感化」、「攻心」或「喚醒」等不戰而勝的方法，來壓倒對方，而無需暴力。倘若政治鬬爭而至於進行公審或處決，則無形中承認了自己毫無把握，只好導致亂殺一場！利用恐怖的政策和狠毒手段，以寒敵人之心！殊不知恐怖手段只能夠嚇倒對方於一時，而不能使人信服於永遠。故諺所謂「做賊心虛」！凡棄恩德以奪得政權者，搞得政權之後，一定不患別人幕後煽起革命。假如奪得政權之後，仍然患得患失，濫施殺戮，使用暴力來維持政權，這只是表現其做賊心虛而已！

殘殺所產生的影響

另一方面，使用暴力或恐怖手段，也很容易逼使對方鋌而走險！蓋人性貪生怕死，有許多人本來可以苟全性命於亂世，若濫施殺戮，使他欲「苟全」亦不可得，那麼結果只有逼上梁山！二十年來，大陸各地不斷流血武鬬，就是這個原因。毛澤東是一個熟讀水滸，並藉水滸起家的暴君獨夫，難道還不明白此理。

就階級鬬爭來說，殺也不是一種高明的辦法。階級之間所以展開鬬爭，爲的是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存在，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忍無可忍，才與壓迫者鬬爭。但謂鬬爭，其基本目的在打倒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而不在於報仇雪恨。若是蓄意報復，以己之所不欲施諸於人，則終必造成另一種

何況所謂階級也者，原爲人類實行分工合作的必然產物，農工商學兵都是因爲所操的職業各不相同，而被劃入不同的階級；各階級間本來是可以相輔爲用，相得益彰的。階級鬬爭最大的成功，應在建立公平合理的關係上，以便相輔爲用及相得益彰。若因爲階級間曾有不公平、不合理的現象發生，而必特別保障某一階級，不惟是因噎廢食；並且完全否定了分工合作的利益。

再就經濟的觀點來說，一個國家能否統一？一個政權能否穩定？最重要的條件，便要視全國人民能否獲能物質上的東西去滿足其慾望。換句話說，卽視全國的生產能否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因人民的最低限度生活是固定的，超過限度就可能蠢起刧掠，國家無法統一，政權無法穩定。國家的生產，亦有人力、土地、資本及其技術等因素來決定；在特定的時間、土地、資本和技術等三種因素雖然可以固定，但人力則可能會因濫殺與不濫殺而發生很大的變化！一般說來，人力最主要的一部份是從十八歲至五十五歲的男女。由於這類年齡的男女，一個人的生產所得多半都有剩餘；而嗜殺者卻偏偏把這類年齡的男女，視爲被殺的主要對象。因此，一聲喊殺，立卽發生了雙重影响：直接減少了生產的能力，間接引起未被殺者不能安居樂業的工作情緒，以致令到生產效速大大地降低。

此外爲了實行獨裁，防止反動派的死灰復燃，又不能不豢養大規模的特務和軍隊，以鎭壓反抗，維持其恐怖的政策，鞏固其獨裁政權；因之，其所耗費就特別浩大。據估計：中共的特務和軍隊（包括民兵和公安部隊），約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萬人，不說中國生產落後，卽使生產發達，也斷斷養不起這一大堆不勞而食的傢伙。所以，中共的財權破產，那是無可避免的。財政是任何一個政權的命脈，財政問題無法解決，則其政權遲早一定崩潰，何況中共六年來一直陷於無政府狀態呢？

胡養之

「解放」了的費孝通

嚴躬修

勞動改造兩年半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教授，十五年前被中共打成「右派分子」，自此銷聲匿跡，音訊杳然。今年五月，美國哈佛大學的費正清教授應中共邀請訪問中國大陸，費孝通突然在中共招待費正清的便宴上出現。七月，楊振寧和他的親戚在北平參觀中共的「中央民族學院」，由任職於這個學院的費孝通陪同他們進行參觀，中共「中國新聞社」還拍了照片發到海外。

費孝通已經摘掉了「右派」帽子，獲得「解放」，至此可說證實了。

據費孝通對美國訪客說，他在「五・七」幹校鍛鍊了兩年半，不久之前才回到北平。如所周知，「五・七」幹校爲「文化大革命」的產物，普遍設於大陸各地，作爲共幹和知識分子勞動改造的場所。那裏的生活，主要就是開荒和生產的體力勞動，研讀毛澤東的著作，和接受所謂「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費孝通說，兩年半的生產勞動和學習，徹底改造了他的思想感情，使他從一個資產階級學者，變成一個眞正「爲人民的知識分子」。他爲自己的過去作了這樣的批判性的總結：

「從前，我看不起農民，覺得他們不過是低人一等的、沒有知識的鄉下人。因此，我寫的東西不是爲農民服務，而是爲騎在農民頭上的人服務。」

這些話本來是中共對費孝通的指控。依照中共的說法，凡非共黨黨員或其同路人，不信奉馬列主義，不主張階級鬪爭，而提出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不論其內容如何，都要視爲「不是爲農民服務而是爲騎在農民頭上的人服務」的「反動思想」。費孝通過去反對共黨這種武斷，現在顯然已經按照共黨的要求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以至於承認共黨對他的殘酷鬪爭，他是罪有應得的。道理很簡單，如果不是在共黨所謂的「教育」和「改造」的過程中，表現出已經「覺悟、懺悔、轉變」，共黨絕對不會讓費孝通「過政治關」，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並在開展國際文化統戰活動的時候，把他派上了用場。

反對階級鬭爭

費孝通爲什麼前後判若兩人：從一個反共、反馬列主義的學人，一變而爲共黨的統戰工具？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了解他的本來精神面貌和前期的生活經歷。

敦經濟學院深造。抗戰期間，他在雲南大學教書，農民銀行撥給他一筆經費，支持他領導一個小規模的學術組織，下鄉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其成員寫成了許多有價值的調查研究報告，他自己完成了一部名爲「鄉土中國」的書，被公認爲名著。

抗戰勝利以後，費孝通繼續從事中國鄉土研究的工作，並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名著「鄉土重建」，對中國農村社會改革問題，提出他的觀點和主張。他的調查研究計劃還包括中國的市鎭，終因共黨擴大軍事叛亂而不及着手進行，使他深以爲憾。

當時共黨利用抗戰擴張實力和地盤，至抗戰結束，其勢已坐大，竟在其割據地區，大肆開展階級鬪爭，進行「土改」運動，殘殺地主、富農，製造社會仇恨，裹脅農民，擴大叛亂力量。費孝通根據他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的透徹認識，深知馬列主義若行之於中國，只能引起可怕的破壞和暴亂，而不能解決中國鄉土社會問題。他一再呼籲必須防止鬪爭殘殺的悲劇在中國社會全面上演，爲此他提出實行和平的土地改革，由政府收購地主的土地，給予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同時輔導地主把資本從土地轉投於工業，社會上從此不再有地主這個階層的存在。他還主張知識分子下鄉，主張建立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奠定中國工業化的基礎。

誤中「放鳴陽謀」

大陸變色，共黨建立了政權。費孝通除了在附共的「民主同盟」擔任職務外，由於他過去在廣西、雲南作過少數民族的調查研究工作，故被中共任命爲「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可是，隨着中共政權的出現，從前通行於共黨和所謂「民主黨派」之間的共同語言，立即就不再適用了。「聯合政府」並未成立，而中共政權

中共

中共顯然正在經由它建築中的坦尚尼亞至尚比亞的鐵路工程，加強其對非洲的滲透。

據在坦尚尼亞的美援代表團團長葛林稱，即使在這條鐵路完成之前，中共在非洲獲得一個立足點的計劃，業已提高它在坦尚尼亞的地位百分之九十九。

葛林最近在華盛頓磋商之後，返回坦尚尼亞途中，會在波士頓接受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訪問。他說，坦尚尼亞至尚比亞的鐵路，正由中共工人一萬五千人建築之中，爲

[illegible]」。費孝通的鄉土研究工作被迫中斷，他原來以爲適合「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鄉土重建的理想，連小規模的實驗機會也不可得。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教育和學術研究方面，他和一般附共黨派領導成員與高級知識分子一樣，感受到共黨的無所不至而橫蠻無理壓迫。

一九五七年中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要求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大放大鳴」，對共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作了「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諾言。費孝通在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抒發了一些知識分子的共同感受。他寫道：對思想上的「劃清敵我」，採用「簡單的劃法」，即是「凡資產階級國家的學術都是唯心的，凡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術都是唯物的」；令人「覺得有一點像小孩子看草台戲，劇情看不懂，就看白臉還是紅臉，白臉挨打了就叫好。」他指出知識分子不敢「放鳴」的人「還是佔多數」，大家「怕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將來可以好好整一整。」「如果戴上一個『落後分子』的帽子，就會被打入冷宮，一直會影響到物質基礎，因爲這是『德』，評薪評級，進修出國，甚至於談戀愛、找愛人都會受到影響。」所以，「等着瞧瞧再說的人並不少。『草色遙看近卻無』——這原是早春天氣應有的風光。」

在「民主同盟」內部，設立了「高等學校黨委制」「科學規劃」「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職無權」四個小組，準備利用「放鳴」對共黨的無知而專權提出嚴厲而具體的控訴。費孝通主持「高等學校黨委制」小組。不料他們還未開會，共黨就把「放鳴」轉變爲「反右派鬬爭」了。

「反黨叛國大罪」

由於「放鳴」引出了響徹整個大陸的反對「一黨專政」的怒吼，尤其是大學生，無不極端憤慨，情緒激昂，以至爆發反共示威，提出「新五四」的口號，情況非常緊張。共黨乃壓制「放鳴」，指之爲「反動右派」的「惡意批評」，且宣佈發動「放鳴」是引誘「階級敵人自投羅網」的「陽謀」。

費孝通本來就「怕是個圈套」，到了他發現「眞是個圈套」已經太遲。「放鳴」期間，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一次發言中說：「學生們控訴在肅反中被淸鬬，有人聽了流淚，想不到『解放』以後還有這種事，簡直是太黑暗了！……非黨人士有職無權，黨團掌握大權作威作福。我看不是個人的作風問題，而是制度造成的。我已聲明不參加共產黨以表示態度。」他既亮出了反共思想，自然逃不脫被列入「右派分子」的黑名單。

就在費孝通發表「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一文三個多月後的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登出了他的題爲「向人民伏罪」的自白書。在這篇供詞中，費孝通一開始就說：「我向人民伏罪，繼續揭露自己的罪行」。接着歷述自己自一九五五至「放鳴」時，如何積極進行反共活動。他承認「犯下了彌天大罪，叛棄資產階級的反動立場，抗拒黨的教育，沒有進行應有的改造，以致跌入資產階級右派的泥坑」。最後，他「感激」共黨對他「仁至義盡地教育」，表示要「徹底改造自己，創造向人民贖罪的機會」，並聲明由於「清醒還不久，認識還不深」，今後對自己的「罪行和思想」，「還要詳細交代，深入檢討」。

就這樣，費孝通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大陸這是一個最嚴重的罪名，他的老師吳文藻，和他是「右派」同伙。據一位會於去年十月訪問過吳文藻、謝冰心夫婦的人說：吳、費師徒，現在同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研究國內少數民族，和翻譯有關少數民族的書報資料」的工作。關於費孝通後來如何「詳細交代，深入檢討」自己的「罪行和思想」，以及他何時摘掉了「右派」帽子，迄今未見透露。不過在一個反共即是「叛國」「反人民」，又沒有職業自由的社會，如費孝通者，除了徹底表現「改造了思想」外，有什麼辦法在生活上避免「影響到物質基礎」呢？

非洲

部隊，企圖將葡萄牙人由坦尙尼亞驅逐到莫三鼻給南部，據悉，在坦尙尼亞境內有若干游擊隊的兵營，而且據推測，其中若干是在南部邊境附近。

報導此項訪問談話浦勒斯稱，坦尙尼亞駐華盛頓大使館，並不否認坦尙尼亞駐有中共軍事人員。坦尙尼亞正同時接受來自中共、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援助，目前美國正協助坦尙尼亞建築一條與坦尙尼亞至尙比亞鐵路平行的公路。中共的對越共的支援，似在逐漸減少中。近來運交越共的軍經物資數量漸次減少。對越共所遭遇空前嚴重的困境，所表現的態度，也缺少積極的鼓勵性。據可靠消息指出，越共目前所賴以掙扎的，是以蘇共支援的軍火爲主。中共把減少對越共支援的軍火移作裝備泰共之用，在此情形下，越共的親蘇派乘機推動反毛活動。據靈通的消息指出：中共製造的輕重武器，最近不斷由滇南運出，有的是經駐於寮北通泰境的築路共軍協助運交泰北，有的是由車里用小型運輸飛機空投。

消息中說，中共近在滇南加緊訓練使用新式重武器技術的泰共幹部和泰共軍。據說，中共決協助泰共成立一支數量相當大的火箭砲部隊，以加強對美軍各種軍事建設的破壞。消息來源又透露，目前的泰共，實際上已爲共軍所操縱。最顯著的是：在泰共控制的泰北地區，不僅一百多個鄉村的共黨組織中有政工幹部，所有泰共軍中，也都有中共的指戰員。

訪元軍征日古戰場

縉山

西行

那是一個春天淸晨，我從東京驛登車去九州。送行者有閩陳則道、湘李祖蔭兩友。數小時後車抵下關（過去稱馬關，甲戌之役，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即在此），渡一小海峽，而進門司。由門司乘車，可直達長崎。從門司登車後，我有一感想，想到中國的平綏路（由北平到綏遠），即車箱狹小而破舊，後來我從庇特徉乘往吉包干的飛機，又是如此。足證各國重視外表，而不講實際，心理同是一樣的。

又數小時，車抵福岡市箱崎驛，一出車站，即見一身穿帝大制服的翟士煊兄在候立。他先迎我到其家中，以牛乳拌楊梅招待我，並留午餐，下午高敏兄來，他是一位好客的人，又知我是河北人，更加親切。最緊要的事，是我住處，三人乃同往海濱，找到一個貸間，六疊大，一人足夠用。下樓突遇一中國女子，不需人介紹，互問姓名後，便成爲朋友，此女子是從奈良女高師來的翟淑英，日語稱翟様（Kacu Song）不料同日竟連識三友，眞是可喜之事。翟、高寓所距我較遠，淑英則最近，相距只十數步，因此自然成爲最親密同學。每日我倆同上學，同往圖書館，而又同回家，假期還同出遊。

古戰場遺蹟

一次，我獨自出遊，到市外西公園一個小山巔上，向下望，無意中忽見山崖之下，也即博多灣畔，有無數的豎立着的丈餘長的石柱，這不算奇，奇在石柱上刻着「元寇防壘」四個大字。又一次同淑英出遊，行至一處，像馬戲團遊樂場，但門外掛一大招牌，上書「元寇史館」四個大字，自然非進入

繪馬可孛羅向忽必烈建議征日此點並不可靠。第二是繪從高麗合浦出兵，攻對馬，對馬守護宋助國戰死，元軍乘勝進攻，先後攻陷壹岐、松浦、筑紫、而自博多灣登陸，佔領北九州。第三幕，繪日軍退守太宰府，元軍登陸後，大肆掠奪屠殺，至爲悲慘。第四幕，繪日蓮僧人施佛法，颱風突起，狂風暴雨，元軍戰艦多被吹沉沒。第五幕，繪元軍損兵折將，忽必烈聞訊懊喪悲慟。走出史館後，淑英對我說：「你看日本人是多麼小氣，六七百年前的事，他們還懷恨在心」。我說：「我們是漢人，並非蒙古人，他們根本讀錯了歷史。馬關條約，僅淸末的事，大半中國人皆忘記了，日本人反而把元朝事，還立史館，念念不忘。這個民族，我們應該永遠提防才是」。她聽後點點頭。至此我始了悟，福岡即元軍攻戰場，而我所住處，即元軍登陸博多灣的海岸。既是戰場，又是元戰艦沉沒地。我想必定有古利鏃或其他古戰器殘留灣畔，況正值日人築港，日夜不息地掏取海底沙泥，就更容易發現了。所以我每晩餐後，必到海濱巡檢，希望能發現目的物。大約足足約有一年時間，我撿到的只有貝殼或怪石，書桌上堆成一個小山，至於元軍遺蹟，竟一無所獲，不免使我大失所望。因爲時間太長了，假使明初或更早能來福岡，可能會搜尋到若干古戰器的碎片。

我讀過三篇著名描述戰場文字：一是唐李華「弔古戰場文」，這是一篇四六韻文，詞藻富麗，因亭長一句話：「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而泛述自秦漢到晉唐一段戰場上的悲慘景象，並不是專描述某一次戰役，所以沒寫出地址，未免美中不足，只能當文學看可也。地址當然是有的，照我推測，必是張家口至大同以北乃至以西一大片土地，因漢族與北戎戰爭，自古多集中於此。二是雨果在某一小說中，描述滑鐵盧戰役。這段文字並非小說，這是雨果親赴比利時滑鐵盧戰場考察很久，又參考許多紀錄，才寫出的。他先述當時天氣，連日陰雨，道路泥濘，頗不適宜行軍。次述法軍被引入夾谷，死路一條。三述威靈頓統帥共普聯軍與拿破崙統帥法軍雙方援軍皆不至，同在絕望中，只見一片火海，此時聯軍副統帥普國布律協定率普軍趕到，遂將拿破崙率領法軍打敗，讀後頗令人過癮。三是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作者是追述第一次大戰自身經驗之事，當然讀之更爲有聲有色了。文中最精彩處，是寫前線德法兩兵士的對話：「我倆無怨無仇，爲何要廝殺呢？」「兩國當局如有仇恨，他們何不自行決鬪？」三篇自然以「西線無戰事」爲最佳，有血有淚且有眞理，但這決非普通人所能模擬，即雷馬克也只能寫此一書，再寫便少見精彩了。

征日由來與結局

美國不友好不怕

無可否認，美國幾十年來是我國的盟邦，戰時及戰後都曾給予我們很大的幫助（戰後美政府受「中國通」及共特的影響，直接間接幫了中共的忙，也是事實），最後國府撤離大陸，退守台灣，當時情形是頗爲危亂的，但美國仍然表示支持，後來更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海峽。此舉實在是好壞參半，好的方面，是國府退守台灣，國防基根未穩，經濟建設有困難，在此情況下得到美國協防，自可從容部署，施政建設，爲後來發展成爲反共復國基地。但壞的方

然有好的一面，但卅年來經驗教訓，我們就應該格外警惕。

侍郎黑的、禮部侍郎殷弘持國書使日本。路過高麗，高麗王乃遣其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禮部侍郎金贊等爲嚮導，齊往日本。因海上遇大風，半途而歸。

次年六月忽必烈又派黑的、殷宏往諭高麗王，令其獨自派使節赴日本，宣佈元朝盛德，務必做到。高麗王派起居舍人潘阜等持元朝及高麗兩國國書遞給日本太宰府。元朝國書說：「……日本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爲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致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高麗國書，只是一味幫腔，不贅錄。

日本太宰府於接到兩國國書後，立即派人送至鎌倉幕府，幕府又奏知其朝廷。結果置之未答，以後元朝又接連派使四次，前後共六次，日本始終不肯結好納貢，故忽必烈卒至派兵征討。日本過去一向對中國稱臣納貢，何以獨對元朝黠傲不馴呢？理由很簡單，此可由日本權臣懷良對明太祖使節的對話得到了解。懷良說：「吾國雖處扶桑，未嘗不慕中國，惟蒙古與我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乃使其臣趙姓者詸我以好語。語未既，水軍十萬列海岸矣，以天之靈，雷霆波濤，一時（元軍）盡覆。今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趙，豈蒙古裔耶？亦將詸我以好語，而襲我耶？」至此，方明白日本之不臣服元者，因元與日本同是蠻夷之故。

忽必烈兩次派水軍征日，第一次日史稱「文永之役」（一二七四年），另一次爲「弘安之役」（一二八一年），兩次並非元軍失敗，皆由颱風救了日本。日本有的人嘗自誇爲「不征之國」。其實，這是絕對不合事實的。第一次一八五二年（日本嘉永五年）美國派海軍提督潘理（Perry）率軍艦六艘，強迫日本江戶幕府屈服，一八五四年與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也稱「安政條約」。第二次是元軍佔領北九州，從上述「元寇防壘」、「元寇史館」可以證明。第三次，就是向我聯盟國無條件投降。三次被征服，豈得稱「不征之國」嗎？

……道之處

兆華

日本不道義也不怕

日本近百年來都對我國進行侵畧，廿八年前仍是我們的生死大敵，原本這樣一個國家，與我們實難說得上什麼盟邦，更難寄以什麼道義。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被我們八年抗戰拖垮，戰敗投降。我國政府本着「以德報怨」的人道精神，對日不採取軍事佔領，並保留天皇制度，更放棄戰敗賠償等等。這實是史無前例的優待，目的是使這個量狹器小的民族，知所感恩圖報。

不料這個奸僞狡詐的日本，不但不對中華民國感恩圖報，竟爲一己之私，企圖

待他們第三次向我投降，而且全民都對我國心悅誠服。」

發奮圖強才是救國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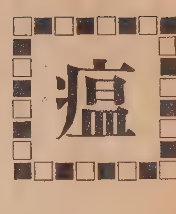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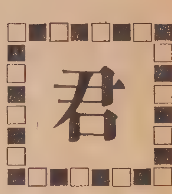
世間的事物，由外來力量壓迫破壞者少，由內在腐爛崩潰者多，古人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國必自伐，而後人伐」，這是古今中外一個不易的道理，一個人雖然處境非常困難，但志不衰，氣不餒，拚命掙扎，旁人絕不敢欺負，若干時候必能打開困境。一個國家也是一樣，中國歷史上殷鑑甚多，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誓復國仇」是一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是一例，近代的以色列、南韓、星加坡都是一個很好的借鏡，但當政的人一定要幹，不單只說幹，且一定要埋頭苦幹，身體力行，任何力量都不能壓抑上進的人，任何力量也擋不住發奮圖強的國家。

人只對上進的朋友尊敬和幫助，國也只對圖強的友邦推崇和幫助，反之必定受人奚落，甚至受人欺侮。田中何以多次強調要保持日美密切和友好關係，又何以突然要與我國斷交，撕毀和約，真的日本仔厚愛於花旗佬嗎？扔原子彈逼它投降的偏要密切友好，「以德報怨」的我們卻連邦交都不要，究竟是什麼邏輯？歸根到底還不是力的問題，有力的人蠻橫霸道一樣有人捧，無力的人要捧人也不領情，國際間的勢利尤其如此，自己不圖強是多麼可怕。

現在事情已經演變至此，我們不能不挺起胸膛，接受殘酷的現實，只要我們有勇氣，朋友不友誼不是一回事，朋友不道義也不是一回事，自己能自立自強，才能於艱危困境中屹立。中華民國的處境，目前實在是千鈞一髮了，再不全民一致，上下一心，打開新局面，前途是不可設想的。

我們不但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且更要「除舊佈新操之在我」。

我們再默察廿多年來，執政當局何以不能把國家處理得更好，更有力量，固然因素很多，但太過受西方的所謂自由民主政治影響，和太信任美國，則是無可否認的兩大缺點，受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影響，我們保持前在大陸時「國大」參政議會等空架，「國大」代表和參議員等閒職，不能集中力量管制或變更國政，因而反被諸多掣肘，畏首畏尾，難於動彈，結果呈現苟安之局。至於太過信任美國，則失卻獨立自主精神，不能當機立斷，及時做出自己應做之事。無可否認，我們要擺脫美國，當然困難甚多，但自力更生，未嘗不可以改變現狀。所以我們今後必定要獨立自主，國家一切操之在我，只要於國家人民有利，任何國際觀感都不必理會，現行之制度、系統、機構、人事，其腐敗、陳舊，一律剔除，一切務求實際精簡，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如此全力以赴，必可打開困境，中共目前似強實弱，內部糾纏不清，今後稍有機會，我們就眞正可以反攻復國。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周恩來說道：「你弄錯了，八路軍並非全部擁護老毛，由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官兵個個恨老毛入骨，不過，在目前情形之下，他們也不敢單獨反抗，因爲蛇無頭不行。」

項英說道：「你講到這裏我要問你，張國燾爲什麼出走呢？他要不走留在延安，老毛敢不敢謀害他。」

周恩來搖頭道：「斷乎不敢，實際上老毛並未正式出面鬬爭他，只是掇弄博古、凱豐加上活土匪賀龍，少不更事的廖承志。」

項英說道：「這幾個人同張國燾都沒有仇恨，他們何以要出作這個惡人。」

周恩來說道：「這就是老毛的本領了，他究竟用什麼辦法嗾使這批人撕破臉鬬張國燾，我到今天都不明白。」

項英說道：「新四軍方面，大部份都反毛，葉挺、陳毅同我是反毛的急先鋒，只有譚震林過去在江西時專門替老毛當殺人的劊子手，不過現在也逐漸疏遠了。」

周恩來問道：「爲什麼呢？」

項英笑道：「譚震林一開始就變成老毛的劊子手，殺人殺上了癮，你們北上之後，把他留在江西擔任保衛分局長，掌了生死大權，不說黨外的人，

樣亂殺呢？」

項英說道：「我只能說他是殺人成了嗜好，大概還是受了老毛的傳染，可是現在也有點後悔了，一再向我要求帶兵，不願再幹政治保衛局工作。」

周恩來說道：「項英同志，我們在江西時未能整死老毛，讓他跟着一道走，終於到遵義被他奪了權，直到今天漸漸被他爬上了第一把交椅，此人得了志，我們都不得了。」

項英說道：「我也是這樣想，看到張國燾下場，我更擔心，張國燾沒有對不住老毛的地方，老毛還把他整得這樣慘，我同你一開始就在蘇區跟老毛作對，把他打下去還不算，且有幾次差點整死了他。」

周恩來苦笑道：「尤其是最後長征時想把他留下交給你。」

項英說道：「我已經準備好怎樣刨治他了。」

周恩來笑道：「怎樣刨治都是多一名烈士。」

項英搖頭道：「怎會容他作烈士，我擺好圈套讓他跑，跑到白區交界處再打死，要他死後還作一個叛徒，可惜你當初不能堅持，又把他帶走了。」

周恩來說道：「並非不能堅持，實在因爲彭德懷與林彪一致支持他，兵權大半在這兩人手上，我硬同他們作對也不是辦法，當時也以爲老毛是死水

項英恨恨說道：「彭德懷、林彪這兩個傢伙最後也沒有好下場，不是被老毛害死，也是被老毛折磨死。」

周恩來笑道：「這個大概不會，老毛就靠他兩人支持，再說一個人總也有點良心，老毛沒有他兩人，那有今天。」

項英搖頭道：「恩來同志，你怎麼也胡塗了，老毛能趕走賀子珍同志，何況彭德懷與林彪，賀子珍同志替老毛出的力不會比彭德懷、林彪小吧——終身幸福都獻給老毛，到了現在年未長色已衰，老毛弄到手一個戲子，就把她一腳踢開，還編了一個罪名，把她充軍去莫斯科，我們罵人狼心狗肺，老毛這種作風，相信狼狗都作不出。」

周恩來看見項英氣得頭上青筋根根暴露，笑道：「項英同志，這件事已成過去，再氣也無益，還是商量我們自己的事吧！你千萬要掌握住新四軍，只要這支部隊在我們手上，老毛就不能統一全黨，成爲梁山泊上的宋江。」

項英說道：「還有些事我不明白，我黨六中全會強調團結，各領導人更信誓旦旦要服從蔣委員長領導，這究竟是眞的還是假的。」

周恩來說道：「當然是眞的，抗日不服從蔣委員長領導又怎麼抗得下去。」

項英說道：「現在問題來了，軍委會當初指定新四軍作戰範圍是在長江下游至江陰，江北則以淮南路爲範圍。黨中央卻要我們渡江開去江北，不但違反軍委會命令，也將同蘇北國軍起磨擦」

周恩來說道：「這件事是這樣的，你們現在所

第一號的飯桶，在江西就被我們俘虜過兩次，根本就不成爲對手，你們到了蘇北就絕對安全，只要你不吃他，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動你們手的。」

項英對於周恩來的解釋完全感到滿意，又商量一些對付毛澤東的方策，項英就離開了蘭谿自回防地，周恩來也就大搖大擺準備回重慶，誰知剛到金華，得悉南昌已經失守，這以來周恩來不但路程要改變，連任務也要變了。

周恩來繞道贛南回重慶，代表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向中共江西省委發出指示。照中共中央及周恩來估計，武漢既失，南昌又失，長沙必然很快也要失守，在三大城市之間的三角地區，抗戰前就是中共的湘鄂贛邊老蘇區，後來雖然被國軍肅淸，但共黨在當地仍潛伏有相當勢力，一旦冒出頭來就可以成爲一股強大武力。因此，周恩來要江西省委在這地區組織游擊隊，建立武裝根據地。

中共力量不僅在偏僻鄉村，卽在大城市，上層社會中亦然，當時許多學校，文化界，抗敵後援會及政府機關均潛伏有共產黨，最著名的有上高縣長黃賢度是中共黨員，吉安行政專員李某，也是中共同路人，因此，中共在江西工作一向進行得相當順利。

南昌淪陷後，原設在南昌的新四軍辦事處也隨省政府遷去吉安，中共江西省委在新四軍辦事處掩護下作半公開的活動，根據周恩來指示，準備建立兩個邊區，一個是湘鄂贛邊區，包括湖南省之平江、瀏陽、湖北之通山、通城，江西之武寧、修水、銅鼓、萬載，也就是幕阜山脈各縣。一個是湘贛邊區包括江西之安福、蓮花，湖南之茶陵、攸縣。兩個邊區，又將湘鄂贛邊區列爲首位，活動中心設在靠近山區的平江。

一九三八年五月間，中共江西省委在吉安召開會議，決定將省委遷去湘鄂贛邊區，比較更容易活動，決定派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前往佈置一切。新四軍通訊處設在平江縣屬的嘉義鎭，靠近山區。因備森嚴。

平江屬於川軍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防區，平時由於新四軍通訊處及共產黨人公開活動，作出一些不利於政府的事件，楊部官兵看在眼裏已恨在心裏，又聽到十八集團軍在河北，山東襲擊友軍，殺害抗日志士的事，更增加了對新四軍的仇視心理。

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涂正坤是中共一個重要幹部，活動力特別強，他當時雖然打着新四軍通訊處的旗號，但行事與新四軍毫不相干，所作的全是向國軍滲透工作，以及誘引民眾參加共黨游擊隊，每天川流不息地要老百姓到新四軍通訊處去登記，參加共黨領導的游擊隊，楊部官兵已經看出不妥，但是沒有確實證據，也無法干涉。

涂正坤的工作範圍越來越擴大，由民運進一步擴大到軍運，商震部已經有部份軍官加入中共，地方的自衞隊更有一部份被滲透。漸漸目標轉向了楊森的二十七集團軍。

駐防嘉義鎭的國軍是二十七集團軍二十軍一三四師，師長楊幹才忠義奮發，勇敢善戰，爲川軍第二代將領中最出色人才，平日對部隊訓練甚嚴，對於新四軍通訊處一批人更不假以辭色，涂正坤恨透了楊幹才，就打主意要拉走楊幹才的部隊，整垮楊幹才。

經過涂正坤百般滲透，一三四師有幾名士兵突然携械潛逃，衞兵看見逃進了新四軍通訊處，連長余某就呈報上峯，一直報到師部。

楊幹才對於新四軍通訊處的活動，一直深惡痛絕，此時見他們居然在太歲頭上動土，還得了，當時把余連長叫來，說道：「你帶幾名士兵去新四軍通訊處檢查，先把我們的逃兵拘回，然後我再同他們辦交涉。」

余連長問道：「如果他們不讓入內呢？」

楊幹才說道：「新四軍通訊處又不是租界，就是租界現在也不作數了，你沒有看見漢口的俄、德、英租界都改爲特一區，特二區，特三區了。新四你進你就硬闖，他們如果敢用武你就開槍，天塌下來由我頂，抓不回來逃兵唯你是問。」

余連長領了命帶了四名槍兵去到新四軍通訊處要見主任。

涂正坤已經覺得事情不妙，但此時卻非硬挺不可，若是把這幾名逃兵送出，今後再進行兵運就更難了，當時帶了兩名短槍衞士走出來。

余連長因爲新四軍也是國軍，通訊處主任階級比自己高，仍然按照軍人禮節擧手敬禮，說道：「有件事要麻煩主任，本部有幾名逃兵，逃到貴處來，請主任交我帶回。」

涂正坤一看來人領章上尉，最高是個連長，更不看在眼裏，淡淡說道：「沒有這回來，我沒有見過你們的兵，你們的兵怎會逃跑。」

余連長說道：「鐵打營盤流水的兵，再好部隊都有逃兵。」

涂正坤搖頭道：「不一定，我們新四軍就沒有逃兵。」

余連長說道：「我不同主任辯論這個問題，現在只請主任交還我們的兵。」

涂正坤說道：「我已經講過，沒有見到你們的兵，你怎麼一味糾纏，我要去電話同你們長官辦交涉。」說了轉身就想回去。

余連長急了，說道：「主任不能走。」

涂正坤回頭看看余連長，冷冷說道：「怎麼，不讓我走，你要扣留我。」

余連長說道：「扣留倒不敢，不過，主任既然說沒有本部逃兵，請讓我進去搜一搜。」

涂正坤當時轉過頭來，指指余連長說道：「怎麼，要搜我軍通訊處，你長幾個腦袋。」

余連長也火了，說道：「我只長一個腦袋，但是我不犯法就沒有人敢殺我，你們既然未藏匿逃兵，爲什麼不讓我搜，今天非搜不可，除非你殺了我。」

涂正坤問道：「你搜不到人怎麼辦？」

江南啼痕錄（十）

宓琴

東扯西談，來打發時光。船上雖有晚餐可食，但萬萬比不上花尾渡，花尾渡可以點幾味可口的粵菜，甚至可以小酌兩杯。在這種拖渡上，只能吃碗叉燒飯、燒鵝飯、切雞飯等而已，是無菜可點的。晚飯吃過後，夜幕已從海面拉過來。有些人欲尋睡鄉，於是，大家你移我讓，你將我就，倒頭躺下，作蒸鹹魚式的睡了。只有女性靠船邊臥着，用她的丈夫或親人在旁構條防線而已。夜初還有些人未睡的，在互談到廣州之後如何如何；我因連日的奔波，有些累，睡意漸濃，不久，也睡得甚甜了。

愛群矗立珠江堤畔

突然，一片騰悅的聲，音把我驚醒。只聽得有人高叫着：「看見愛羣酒店了。」我也急忙爬起身來，朝外一望，果然在晨光曦微、薄霧隱約中，看見一座灰白色的巍峨的建築物，矗立在珠江堤畔，白鵝潭浩浩瀚瀚，烟波萬頃，滾滾東流，啊！濶別八年的廣州，終於再見了。

上午九時，經過一番忙亂，拖渡才泊好碼頭，客人便魚貫上岸。慶之叔到他的親戚處寄寓，乃在碼頭揮手告別。我估計本校復員先遣人員，必有到達。我便乘三輪車直奔惠福路本校的第二學院。該處爲僞府據作機關，破壞不大，但校舍還是一團糟，入得校門，果然見校工張福已到，他告訴我他們在張仁傑先生率領下，作第一批先頭復員的人馬，早在三天前已到達了。張仁傑爲張香公的侄輩，在校任文書組組員。仁傑兄一聽我已到廣州，奔下樓來，高呼「黨老爺」！（我的年齡，在本校同人中屬於年輕的一個。但以工作崗位關係，除了幾個首呼，隱含着諷刺，我常常想要他們「取消」這種稱謂，但又覺他們並無惡意成份在內，如我過於認眞，反爲影响了雙方的感情。便如太史公所說：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呼我以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又何必認眞。這一來，大家更成習慣了）。大家相見，握手甚歡。校工張福挽了我的行李，仁傑兄陪我到臨時宿舍。原來第二學院的天台，有一座大房子，上天台的梯間，也在那裏。這座房子絕對完整，毫無破壞，雖屬高一點，上落稍嫌費力，但因高在天台，清風入室，頗爲幽雅，乃由仁傑兄選爲臨時宿舍，以便陸續復員的同事，先有安身之所。仁傑兄告訴我奉香公之命，作開路先鋒，觀察情形，然後派人回去詳細報告，以便決定復員步驟。照兩天來實際勘察結果，校舍以荔灣本校所受破壞較爲嚴重，惠福路第二學院較爲完整。但校具、圖書、儀器等損失殆盡。將來只能靠張橋正校所保存的爲基礎，再湊上春灣、大江、東江等分教處的所添置的，以作復校的設備，然後急謀補充。看此情形，爲學校前途計，則張香公非遠渡重洋，向美洲作第三次募捐不可。安頓了行李，看看當天的報紙，知道一羣朋友彈冠相慶的消息，原日廣東省支團書記李國俊先生榮陞幹事長，以接李伯豪將軍的遺缺，並兼廣州市的警察局局長，所遺書記一缺，由秘書陳魯愼兄接充。民國三十二年馬家寺的羣英大會，李國俊先生與陳魯愼兄均爲代表，彼此朝夕相見，尤其是與陳魯愼兄相處甚歡。一別兩年，獲其榮陞消息，亦是可喜。擬即走訪黃凌霜先生，但未悉其住址，如逕往省政府拜訪，恐新官登場，忙於處理政務，不便騷擾，且在公署見面，談話的機會亦不先跑往高第街和之府前街看看幾間親屬的樓宇，有無受到戰火的破壞，因起程前受他們所托，囑咐我代他們巡查一番，將實情覆知他們，以便對產業的處理，有所準備。幸而屋宇還算完整，門扇卻有些損壞，且每座樓宇都有人居住，據住客云都得業主委託看屋人的同意而租賃，租値也按月繳交云云。我只有將實際情形，分別詳細寫信回去報告。

刼後重來，如三春燕子，再回舊壘，必覓故巢。乃渡江到河南的珠海波光，一探宏英中學故址的伍家祠，及重臨原日廣州市民衆育館故址的海幢寺，我於民國二十五年，二十二歲那一年，在宏英中學擔任一年級國文和歷史課程，兼任該校的舍監。宏英中學是租賃河南伍家祠堂的客廳而開辦的，校長爲郭善甫先生，毗鄰於河南的南武中學，但規模則比不上南武。伍家祠便是廣東四大富豪潘、盧、伍、葉中那伍紫垣的家廟。伍紫垣於前清道光、咸豐之間，以洋務起家，而成爲粵省富豪，在河南成珠橋畔一帶的產業，都是伍家所有。宏英中學規模雖比不上南武，但校舍也不小，三進兩廡，所謂三進乃前座、中座、後座，都是連貫性的三座大建築物。每座都隔一個天階，且是兩層的建築物。所謂兩廡，乃在三進大建築物的兩旁，隔一條小甬道，都建有兩列房間，其中包括有廚房、厠所。宏英中學以前座的兩層爲課室。中座樓下前段爲禮堂，後段爲課室，樓上則分設校務處、圖書館、儀器室、課室及職員宿舍。後座樓下爲室內運動室，樓上爲學生宿舍，另在後進天階的兩旁還有兩間房舍，爲校工和廚伕的住所。當年豪富的客廳，便具有這麼大的宏規，那麼整座伍家大府的氣魄，便由此可窺全豹了。豪富鉅宅，逸樂荒淫，紅樓夢裏的榮寧二府，除了門前的石獅子，無一乾淨，伍家當年的紙醉金迷，可在想像中。故在這座伍家客廳常有鬧鬼的怪聞。宏英中學的會計員，半夜躺在床上看書，自己雙手拿着書，但偶然看見按在他的胸膛上，還有一隻手，嚇得他魂飛魄散，急忙吹熄了燈，躲在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四）

迢迢

文化活動頻繁

文化學術界在華僑中亦不少傑出之士，夏威夷大學中，雲集我國著名學者，紀不勝紀。至於文化團體，則有中國文化基金會，林榮貴醫生爲主席，副主席則爲程和，此會乃是數位有財有力之僑領，藉此會之名義，出錢出力。以維檀香山中國領事館之部份開銷者，於眞正文化活動，則反而甚少。檀香山的中國領事館，乃華僑集資所建，美侖美奐，爲全美領事館之冠。由於國府外交經費短缺，領館經費每見拮据，故有此會之設。

次爲夏威夷中華文藝協會，會長乃書法家黃仲乾，副會長乃畫家林藹。該會組織健全，分書畫、戲劇、音樂、文學、武術等部門。以提倡國粹爲主旨。最近活動，乃徵詩徵聯，去年徵詩，獲得全球華僑響應，成績可觀，今年繼舉辦徵聯，應徵者十分踴躍。間亦有協助來檀書畫家舉辦畫展等。

其他的各種宗親同學會等團體，共有百多個，由中華總商會領導，展開每年的僑社活動。

水仙花節有特色

檀香山華僑的活動，最主要的是每年的農曆新年間的水仙花節。水仙花爲年節點綴之花。水仙花節的主要節目是選舉水仙花皇后，水仙花后的責任，乃是負起這一年內華人婦女對外的交際活動，故除容貌外，對於其品行及德智，家庭背景，俱非常注重。非比別的地區選美，品流複雜。檀島的水仙花后選舉，已舉行了二十三屆，每屆選出的都是大學生，檀島華籍少女，亦以參加競選爲榮，蓋選美會，每不惜重資聘請專門人材，對參加競選少女，於其化粧、衣着、台步、儀態，均先訓練一番，故不少女子，明知不會入選，亦報名參加，以便免費學習，這一切摩登玩意。一旦當選，當然是飛上枝頭作鳳凰，從此成名，省長親爲加冕，除許多獎品外，還可免費遊歷遠東。一名金龜婿，更在那裏等着她。土生華僑子弟，無不以娶得水仙花后爲榮。歷屆水仙花后都得到很好的歸宿，只有一屆的水仙花后給香港某大財主之子量珠聘去，結果因夫婿太過浪漫，用情不專，近竟以離婚聞云。

檀山華僑女子的美麗，是馳譽中外的，除了本埠每年選舉水仙花后外，還派出女子去三藩市競選全美華埠皇后。三藩市自舉辦每年一度華埠皇后選美以來，十六屆之中，有六屆是爲檀山女子奪去后冠的，其他每屆不得后冠的，亦皆得入選於四名公主之內。即以今年華埠皇后楊蓮愛小姐，在檀香山的水仙花后競選中落了選，但到了三藩市，仍然奪得后冠。據多屆曾主持三藩市選美的朋友告訴我，美國各地的華僑女子，無法與檀山女子爭一短長，其秀外慧中，美麗嫻雅，精於歌舞，一站到台上，就使其他地區的女子失色，若不是有時故意抑壓分數，把面子給同美國各地的華僑，否則，每屆的后冠，都値得頒給檀香山的女子的。檀香山女子之美麗，想是由因山水清秀，又肯游水運動，華僑家庭又多注重舊式家庭教育，固守舊道德，故此孕育出來的女子，全與別處不同。

水仙花節內又有舉行「華埠之夜」，各種文化活動，如書畫展覽，武術觀摩，在此期間水仙花后出來與眾相見，往各華僑商店拜年。華埠數條街道，仿元宵夜市，小攤擺賣雜物，花果，三頭瑞獅出動採靑，於此數夜中鑼鼓喧天，爆竹遍地，省府特別准許華僑如此慶祝，加派警察維持秩序，熱鬧有趣，有不少遊客，每年特從遠地來看華埠慶祝新年。筆者亦在此時，於屬下商業機構之在華埠者，高懸利是，請瑞獅來採靑，同時乘機大宴賓客，尤其是外國友人，使其參觀我國過年情景。有個剛由內地逃來難民，首次在華埠過農曆新年，喜極而垂淚，謂只在兒時在鄉下依稀記得有此情景，自從解放，不知熱鬧歡樂爲何物，會竟在外國得見故國風俗，寧不令人傷感云。

說起華僑之水仙花節，亦欲一提夏威夷土人的「阿囉霞週」，在每年十月中，「阿囉霞週」爲檀香山重要節日之一，他們亦選舉土皇土后，各種音樂舞蹈比賽，此節日之高潮，乃爲花車大遊行，由各商業機構，學校團體等紮成花車，出動海陸空三軍樂隊，政府首長，土皇土后領導，在熱鬧街道遊行，十分熱鬧，以夏威夷特有的音樂及舞蹈，自比其他遊行出色得多。

夏威夷除草裙舞外，其音樂亦獨樹一幟，土人多以「結他」爲樂器，又有一種小型的名「育固里里」，用以伴奏，其音樂歌唱脫胎於聖詩，以柔和之詠嘆聲調，歌頌大自然之美麗。聞之令人心神舒暢，忘卻憂愁，近世有夏威夷天才作曲家及演唱者，名李佳（Kai Lee）乃我華人血統，不獨歌聲嘹亮感人，所作樂章，更傳誦一時，可惜在前數年，三十多歲時，就給癌症奪去生命，使夏威夷人有無限的懷念與哀悼。現在最出名的歌手何端（Don Ho）亦有一半華人血統，名滿全美，其他的著名歌者及音樂家，亦大多數有華人血液在內。



人人有發言權

扶乩推背未必可信 暴虐政權必定垮台

萬人傑先生：

九月尾出版的星島月刊第四期，內有「姑妄猜測姑妄待之」一篇文章，內容根據唐朝李淳風的推背圖、宋朝的梅花詩、明末的扶筑謠三篇預言詩，解釋民國元年以來的內憂外患，層次分明，十分恰切。諸如孫中山、袁世凱、汪精衛、蔣介石、毛澤東、江青等人的姓或名都在書裏出現。同時又透露在今年鼠年，蔣經國上台之後，國運將會逐漸好轉，中共會相反跑下坡去，至一九七六年一場大戰之後，北京政府便要打烊。最主要的關鍵在中共有地利而沒有人和，內部爭權武鬭，結果便走上太平天國的路子。

作者解釋的全用易經學理，請問先生易經一書是否迷信？在現在毛、周控制之下，中共還再有內鬨武鬭嗎？江青派會再和周恩來爭權嗎？台灣現正在外交逆流之中，將來有機會打敗中共嗎？事關七億國民命運，所以斗膽請教。

小國民敬上

× × ×

（我不認為「易經」是迷信，外國許多學者也研究易經。同時，易經已譯成英文及其他若干國文字，成為一本世界性的書籍。預言家，又不懂「扶乩」、「推背圖」一類東西，無從置估。不過，照常理來說，一個暴虐的政權，無法維持長久，遲早一定垮台。即使國府不打敗它，它也會自己倒下來的。）

心儀老萬 免費拍照

萬人傑先生：

您好！記得六七年港共暴動時，心儀先生凜然大義，挺身而出，為四百萬市民道出心聲，冒生命危險，與左仔週旋，確是萬人之傑，頂天立地好漢。迄今數載，每日必讀台端大作。不論見解及立場，均有同感。

先生確是「好嘢」。我時常嘆息，若能多幾位如先生之人傑在文化陣綫上，應該是國家之福，起碼也壓低毛共猖狂。

事實上，香港文化戰上不少，如眞報陸海安，您的拍檔馬森亮，星晚戎馬書生，及已故張老編贛萍，均是小弟欽佩的人。小弟久欲奉函，總無勇氣。今天剛讀牛馬集，「毛澤東讚蔣總統」，想起昨日（十一月五日）明報，胡菊人所放之屁，確是臭不可當！小弟以前喜歡金庸的武俠小說，但每每讀了它的「社論」及自由談，立場不定，言而無物，根本沒有報格，與快報「社論」（快語）簡直是天淵之別，小弟希望先生若有機會（時間許可）執筆再拍落水狗，此是小弟今天投函主要動機。數年來希望認識台端，若不見棄，有空請駕臨敝室，如先生需要攝照，小弟很樂意免費奉送。

小弟三個C拜上

鐵幕人民唾棄共產黨 大陸同胞冒死投自由

今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代表王潤生，在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第五十三次會議席上，就聯合國幾年來對西藏難民和港澳中國難民進行援助問題，發表聲明，公然要求「撤銷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機構，並稱香港、澳門沒有中國難民，印度境內沒有西藏難民。

中共這一掩飾醜惡的大謊言，不攻自破，因為多少年以來大陸同胞扶老携幼，無日不有冒死投奔自由的事實，拆穿了此一謊言。

根據香港警方統計最近十年來拘獲的大陸逃港難胞的人數總計達十六萬二千一百一十八人，分計為：一九六二年，十四萬二千人。一九六三年，二千五百四十人。一九六四年，八百〇四人。一九六五年，一千三百五十六人。一九六六年，一千二百七十五人。一九六七年，一千

人，一九七〇年，一千七百九十六人。一九七一年，三千六百九十四人。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止）二千五百七十一人。

香港警方強調，在所有逃港難胞中，被警方截獲的比率是四比一，照此推算，其最保守的人數，高達六十多萬名，這是十年來的數字。

一月——一四六人。二月——四十三人。三月——一二一人。四月——二三四人。五月——三五三人。六月——四〇六人。七月——九四三人。八月——七六八人。九月（十八日止）六〇四人。以上合計已達三千六百五十六人。如連同未被捕到的並保守估計，今年由大陸逃港者至少有一萬四千餘人，形成近數年來最大的逃亡潮。

另據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本年四月間公佈自大陸變色以來，逃抵香港與澳門的難胞總數共爲二百一十三萬二千人。

這樣一個龐大的逃亡數字，實爲世界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

其他地區也有逃亡：一九六二年四至五月間，在新疆伊犁地區，曾有五萬維吾爾族人逃到蘇聯境內。

今年十月新疆阿克蘇城附近，崑阿里克河谷內一個公社的全體居民於於八月間帶着駱駝馬羊逃往蘇境。

我國西南部與印度交界古來就有貿易孔道，所以成爲西藏同胞唯一逃亡路綫。藏胞逃往印度據估計已達五萬人以上。雲南貴州等同胞，逃往緬甸、寮國、越南等地區者亦復不少。

回顧十年以前，一九六二年五月間，大陸同胞在共黨迫害和饑饉雙重

水華山村、打鼓嶺坪洋村、黃花山、沙頭角等處，大舉逃入廣九，勢如排山倒海，使香港當局在各山頭堵截窮於應付，當時集結深圳的難民，不畏共黨威脅，高叫一定要到香港，將生死置諸度外，這是說明了大陸千千萬萬同胞求生存意志和饑餓的怒火滙集成巨大的逃亡潮。這次大逃亡潮，人數約有十五萬四千人。

自此之後，中共雖加強嚴密封鎖廣東邊境，頒訂許多嚴禁逃亡的規定。中共近在廣東邊防地區採取嚴厲手段，包括對外逃份子，就地格殺勿論，對拘同的偷渡策劃人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徒刑等措施，以防範大陸同胞逃亡。綜合各方面報導，中共在沿海邊防地區，各處多設有鐵絲網、民兵組成「反偷渡」聯防大隊，日夜留守。一經發現即予射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種恐怖手段，並不能阻遏大陸同胞逃出黑暗求生的鋼鐵意志。

我國同胞性格向來安土重遷，喜歡落葉歸根，且能吃苦耐勞，苟非共黨過份壓迫奴役、饑餓與恐怖統治，決不會離開自己千百年來的祖宗基業，所以大陸的善良老百姓，紛紛冒死逃亡，投奔自由，此一慘痛事實爲歷史作證，證明了共黨在大陸的殘暴，民心唾棄中共政權嚮往自由的鐵證。更有力地駁斥了中共的所謂「香港無難民」及「印度境內無難民」以及「大陸人民生活已大好」的天大謊言。

人人有發言權

垃圾股騙人須嚴厲管制

萬人傑老師：

垃圾股提出者是滙豐董事兼經理沈弼君，這篇對香港整個經濟有關的評述，缺少附和者，這是社會極壞現象，是銀彈政策的成功。除華僑日報李宗文署表支持外，賢達如先生，亦未見在報上發表攻擊文章。也許在別人地盤，不能發揮先生高見，但無論如何，先生對垃圾股來源消息，一定較羣眾明瞭，敬盼先生本過往精神，倘不能在報上發揮，亦可在「萬人雜誌」多多評論，爲羣眾求福利，爲香港經濟盡其努力，使大家能受其益。

彭浩才敬上

人傑先生：

自從滙豐沈弼君批評：一些二三流公司，股市頭頭隨便核准上市，其中分派經過，先生會較一般人明瞭。這樣大的新聞，響應者極少。除 先生尚在你範圍內（登登「人人有發言權」）。其他大主筆對不利頭頭來函，一概不登。

好了，現在一切風平浪靜，憲報有明文規定：「可以過往不究。」再加上官樣文章：招股書要用中文譯本。這樣一來，頭頭大功告成，即日合家「凱旋」。

這點消息，先生認爲對大家有利，可以登在閣下地盤，大多數人（如鄙人）特別欽佩萬先生作風，敬盼你健康！

晚張秋萍上

（這兩封信的投函者雖然用兩個不同的筆名，但老萬看行文筆跡，顯然是出於同一人之手。垃圾股的不斷上市，的確害死不少人，尤其初入行的新雀，人炒他也炒，炒着這些虛有其表的垃圾股，極可能傾家蕩產。聽說，立法局諸公要制訂法例予以嚴厲管制，相信若能言行一致，對投資者將大有裨益。

許多人慨嘆股票投資已變成股票投機，這確是一點不錯。大魚吃小魚，大戶操縱一切，受到損害的，是一些小戶。且看政府是否真有決心保障小戶的投資，能否真的辦到，嚴厲管制股市罷。）

請領稿費：

十月份稿費（二五八至二六一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萬人意見

中共加強滲透東南亞
新加坡表現若即若離

一位新加坡來客說，新加坡由於地理上位居東南亞交通孔道，又是印度洋與太平洋之間的重要門戶，多年來，成爲列強覬覦的戰畧性據點，自一九六五年獨立以來，這個年青共和國對外標榜中立，廣結朋友，與許多自由國家和共產國家建立外交、貿易、文化、通訊等方面的密切聯繫。以宣傳和滲透起家的共產集團，特別是中共，自然不會放過這個要衝據點。

一、美國務院報告

據今年七月間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份世界共產實力報告說，新加坡由於它的華裔人民跟大陸的感情聯繫，將繼續成爲共產黨滲透的目標，報告中說，新加坡共產黨組織，估計僅有三百名成員，全部從事地下活動。他們選擇當地主要反對黨「社陣」爲工具，而且已滲透到某些左派工會和學生團體。

報告中又說：共產黨組織是強烈傾向北平的馬來亞共黨的一個組成部份。馬來亞共黨視新加坡爲馬來亞的一部份，而不承認馬來西亞。

美國國務院的這份報告，只是有形的部份，中共對新加坡的統戰工作，居心叵測，手段狠毒，可說無所不用其極。在文化、經濟和傳播媒介方面的滲透，對新加坡毒害尤甚。

去年五月發生的報業風波便是明顯的一個例子，政府指控南洋商報藉華文教育問題挑起種族情緒，並故意渲染親北平的新聞，宣揚共產制度，這種指控，有圖文爲證，可說證據確鑿，五月報業風暴會在國內外掀起軒然大波，但新加坡政府不惜忍受許多以維護「新聞自由」爲題來自國內外的抨擊，而剝繭抽絲地揭穿了中共陰謀，可見事態之嚴重，已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也說明中共滲透伎倆卑鄙之一斑。

五月風暴過後，左派報人可說不得不收歛一時，但報館內潛伏親毛派分子，並未銷聲匿跡，還是隨時伺機而動，中共也不僅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做它海外統戰的主要工具，新加坡的「中華書局」、「東亞文化公司」、「上海書局」、「商務印書館」以及經營電影事業的「綜藝公司」，也都是它在新加坡文化統戰的重要據點。「中華書局」經理施某，據說是個「非官方」的中共代表。施某在文化和出版界頗爲活躍。這些書局，來自大陸的[illegible]藝作品佔大多數。到目前爲止，新加坡還是禁止中共宣傳性書刊進口的。至於「綜藝」公司屬下有三、四家二流以下的戲院，多半放映香港左派電影公司「長城」和「鳳凰」的華語影片。

經濟滲透種種

中共在新加坡滲透活動，是以中共「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爲主體，其次是中共「廣東省銀行」新加坡分行，本地商家採購大陸貨，需到中共「中國銀行」開具信用狀。據報導，該行經理張某今年六月間曾有北平之行，奉令返總行接受「新指令」，報界紛傳張某此行意義重大，意味着該行將加強開拓在星洲的業務。

中共「中國銀行」一直以經濟支援本地親中共商家，銀行和這些商家之間有一筆永遠算不清的爛帳，爲數達星幣四千五百萬元之鉅。前年，星政府下令中共「中國銀行」暫停對外結匯，據說與爛帳有關。

目前，專門經銷大陸貨的百貨公司，有九家較大，包括「東方」、「東風」、「人民」、「新華」、「中華」、「中僑」、「友誼」和「新加坡」等。新加坡百貨公司經理是一個[illegible]機構「中國資源」（China Resources）有關係。據說：「中國資源」有權核准海外華僑或外國人赴大陸的申請。

爭取文化團體

以華人會員居多的新加坡文化團體，經常活動的有三個，即「中國學會」、「南洋學會」和「新社」。中國學會會員約二百人，大多數爲受英文教育的華裔新加坡人和外國人，以英語爲規定語言，以廣泛介紹中華文化爲主要宗旨。分子複雜，是各方有心人爭取的對象，目前，似乎是反共分子居上風。

「南洋學會」一度落入毛派分子掌握，會址遷入「中華書局」內，中共且有意把這個包括各種思想的華人教育人士的學術組織，變成他們在星洲的「外圍」機構，但目前似乎也還是反共分子居領導主流，會員約一百五十人，於一九四〇年成立。

「新社」是接近新加坡政府的官方文化學術組織，會員大約一百五十人，是一九六七年度政府爲注意「南洋學會」而設的兄弟會，會長一職，曾一度由左傾分子所把持，目前的活動通常與「南洋學會」聯合舉辦，形同後者的附屬機構。據說，中共分子極可能在短期內再利用中華書局，另組「學術團體」，作爲文化滲透的掩護。

政治關係矛盾

在政治上，新加坡與中共關係微妙。中共一直不承認新加坡是個獨立[illegible]

。新加坡政府也因國內人口華人佔百分之七十六，華人之中由於血緣關係，有少數難免在政治上同情中共，甚至有華人「沙文主義」的潛在意識，這一切不只是中共對新加坡進行統戰最大本錢，也是新加坡獨立七年來在建立自主、獨立共和國過程中努力克服的障礙，多年來，新加坡在政治上對北平所表現的「若即若離」，原因在此。

今年七月八日到十五日，中共乒乓球隊訪問了新加坡八天，並作六場比賽和表演賽。曾引起各方注意華人的反應是否表現過份熱情，有人還認爲這是新加坡建國工作多少成就的考驗。但李光耀總理在這方面表示樂觀的態度。他說：「我的估計是有一部份人仍然可以被操縱。不過，不比十年前，現在大多數人是『新加坡人』了。」

他表示，在體育、文化、醫學方面，新加坡與中共日後將有較多的交換活動，這些接觸他認爲也將安全多了。

貿易呈現萎縮

在貿易方面，一九七一年新加坡與中共雙方貿易額達一億六千〇八十萬美元（其中大陸貨輸入新加坡佔一億四千四百二十萬美元），比一九七〇年的一億六千一百三十萬美元稍爲減少，今年一月到五月，雙方貿易額六千萬美元，顯有減少的趨勢，今後，倘馬來西亞與中共直接貿易順利進行，則新加坡與中共雙方貿易額減低的趨勢更會日形尖銳化。不過，航運聯繫卻勢將日增，因中共已答應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考察團派遣貨輪到新加坡載運前往歐洲的貨物，以協助打破遠東航運公會的壟斷局面，從今年二月中旬首隻大陸船抵新加坡開始，到四月底已有十三艘來新加坡，這項數字在穩定增加中。

不會引狼入室

表面上看來，新加坡與中共之間的接觸自去年十月以來，增加了不少，但實際上，新加坡與中共若要談正式「建交」，目前還有一大段距離，首先，中共是否肯眞正死心塌地放棄支持馬共赤化星馬念頭，值得懷疑。其次，除非新加坡的一百五十萬以上的華人眞正摒棄與中國大陸的種族聯繫，全力效忠新加坡共和國，否則與中共「建交」不啻予此間親共分子以死灰復燃機會，也大大增加「華人沙文主義」意識，而新加坡今日所面對的主要課題，卻仍是培養國家意識和促進多元種族多元社會的和諧，新加坡是不容許任何內在或外來力量破壞其建國工作的，也絕不會放鬆任何破壞島國政治與經濟繁榮企圖的防備，而引狼入室，因此，中共要加強顛覆和滲透這個具戰畧地位的小島國，並

文孖找文孖

萬人傑先生：

弟是　貴刊長期讀者，可惜弟因終日勞碌，雖偶有執筆，但格於才疏——三分一桶水，未能爲　貴刊盡點微力，實深抱憾。

邇因賦閒故，才將積累數期從頭細讀，偶於「萬人意見」中發見「來函照登」一則，有文孖君者，欲與弟結爲朋友，實感毋任欣慰。如不見棄，請煩將弟通訊地址代轉，不勝感荷。並祝

萬人雜誌令人奮進

弟文孖頓（十月三十日）

通訊處：九龍長沙灣郵政信箱一〇三九九號李棣華先生轉。

小說家醜化女性 女學生感到反胃

萬人傑先生：

本人不過是F·1的學生，年紀輕，不懂世故。

看過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心中很奇怪。他們有些把這世界描寫得像詩、畫。但有些卻把這世界描寫得殘酷而又充滿血腥。當我想深一層，又覺得平平無奇。因爲，即如我對一位青年男作家的反感。他常把婦女們的性格描寫得幼稚而畸形，每當我看完他的作品，便覺反胃。曾看過他在某刊發表：「有許多本地女明星，做了明星，這又不演，那又不做，拒演這樣，拒演那樣，拒與某導演合作……」「哼！我覺得他眞是天下第一「蠢才」，爲什麼將我國婦女與外國女郎相比？記否我國國父辛苦、勞碌，捨命推翻滿清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孫先生爲什麼這樣做？是爲你、我、和千千萬萬的同胞。如今這「蠢才」竟把自己同胞取笑、愚弄，還用自己的文字痛打自己國民。他這樣做眞是令有血性的中國人痛心疾首。不能說愛閱他的作品的人是「沒落」，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我是不會剝奪別人的自由，這是我個人的感受而已。

葉佩儀謹啓

人人有發言權

禁包伙食條數點計
香港市民損失
每年數逾億元

希斯首相管制工資物價上昇，冀解英國困難，眼見成功不易。香港政

必使香港工資物價騰昇，以爲香港之榮，以自居功。如禁止價廉實惠之包

包伙食通常每位每餐一元二毫至一元五毫，今一舉而禁絕之，迫使包伙食客痞街邊大牌檔，食一碗牛肉河粉一元八毫，茶樓所供同價，另加茶錢六毫，共二元四毫，兩相比較，差數爲六毫至一元二毫，平均多費九毫。以包伙食者五十萬人計之，卽每一日增費四十五萬元，每十日增費四百五十萬元，每百日增費四千五百萬元，每年工作三百日，一餐增費一億三千五百萬元。

不只此也，禁例一旦執行，則食肆不能不爆棚，爆棚至不守秩序，善後惟有出諸加價一途以逐客，每位昇價一元，又再多一億五千萬元。

或云：就食工商區外，當不致此。然而舟車之費，時間之失，每位一元，並非奢計。而況交通今已不齊，每年再增一億元。加以人命與養傷一億元，豈非欲減得加？玆不具論，請言其他。

維持生命之物理，首言營養，所在還多，斷非嗜食魚翅、味之珍，可兼而得之，亦非單食牛河之廉，可兼而獲之，更非點一碟神戶牛柳可備，實則在營養學而言，反不若每位一元二毫包伙食，一湯三餸，隨食隨擇，視乎當時胃納之宜，而近於食品調和也。

香港富人，頗多胃病，非不欲衛其生者也。試觀式飲式食之輩，職居衞生之員，會讀營養學者，百無一人。勤攻營養學者，萬無一人，有其智有其位而不此之提倡者，四百萬人中，竟無一人。

羅富國學院之集體食譜，罡上提反小學之集體食錯，共食錯者凡百餘人，而上舉二校，就食學生爲千人而已。以此例彼，則包伙之食客凡五十萬人，理應有食錯者五萬人，共有之乎？無有也，於此可見包伙食者之敬謹其職。故能無負於其顧客之衞生，有足多矣！

包伙食工人一萬五千名，分爲五千檔，每檔平均供顧客一百人，尚遠不及街邊大牌檔顧客之眾多。大牌檔無一檔有烟囱高達屋瓦之上，今必使包伙食小本營生之輩，另建烟囱，以配食品製造場所法例。吾苦思之，何爲而優待政府所愛之大牌檔，而苛責政府所憎之包伙食檔乎？無他，憎其取價太廉宜，不足以使物價提高也。爲其服從希斯國策也。爲其反對香港市策也。變本加厲，吏以文亂法，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嗟乎！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偶吟　李儒來

行年花甲鬢白時，立德立功難可期，
昔日雄心隨流水，晚霞雖艷已斜暉。

壇主言詩

儒來先生，有高雅詩才，因未諳平仄，是為美中不足，該詩意義極好，只以平仄未妥，失去音韻之美，讀之不能順口，近來許多文友，均有此病，作者本人，多半不知，若棄而不取，則有掃作者之興，又以不明原因，易生誤解。若原件登之，而不明言，使其他高雅讀者，又生誤會，懷疑「壇主閱稿疏忽，對平仄大概亦是不甚了解」。

又有來稿頗佳，因有小病，必須畧為診治，使之符合規律，但診詩之事，談何容易，下筆之時，要多方兼顧：㈠要保留作者原意，㈡換字不能太多，㈢要符合平仄音韻，㈣不可離題太遠，其難實有甚於自作者。

凡鄙人所改之詩，該詩必有可取之點，認為棄之可惜，始肯加以斧正，並非逢詩必斧，對於高明作家，縱有微疵，絕不敢易其一字，因每人思想意見不同，作詩是各抒己見，未可以個人之意思，強行加諸別人之作品，使作者心中快然，認為多事。此為經驗之談也。

又如前日詩書畫雅集，戎馬書生朱振聲兄，交下其友人某君之詩，囑為斧正，晚燈展閱，感到無從下斧，全部斧之，乃不啻為之代作，是為不敬，當時有吳君在座，余以事忙倩其代斧，吳讀之，大笑交回，曰：「無能為力，有方台命」，至今未向朱先生交代，因便述之，不再專答。

若干文友來詩，詩箋末行，多有敬希斧正等語，鄙人斧則不敢，見有不妥，則施用二法一為搬遷法，原字不動，只是搬遷其位置，使之符合音律；二用厨司烹調法，用作者詩中原有材料，加上醬油糖醋，使成美味，如果所來材料太差，斧斤雖有「魯班」之巧，烹調具有「易牙」之功，亦感到無能為力焉。

優美，詩為四支韻，第四句「暉」字在五微，棄而不用，換成遲字，首用搬遷，尾加糖醋，搬遷烹調，二法並施，雖然未必高明，但讀之非常順口。搬遷如下：

偶吟

李儒來

花甲行年鬢白時，立功立德兩難期，
雄心昔日隨流水，晚艷斜陽已覺遲。

該詩搬遷之後，一氣呵成，擲地金聲，而可公諸大雅。並非搬遷之功，實因材料優美之故。

總統蔣公八秩晉六壽慶頌

曹文錫

天相中國，誕生哲人，繼承國父，
闡發三民，剪除羣醜，正義是伸，
倭寇侵凌，橫施荼毒，公勗國人，
寧死毋辱，料敵必崩，高瞻遠矚，
抗戰八年，遂奠勝局，與民更始，
宏毅無邊，老人星耀，如日中天，
八六華誕，薄海歡傳。

總統嵩壽，香港新界，舉行慶祝，並致頌詞，公推曹先生主稿，曹先生擅長英文，早歲留學英倫，尊翁亞伯先生，為革命元勛，本是清朝孝廉，家學淵源，對中西文學，造詣俱深，本篇頌詞，是為佳作，壇主敬語。

賀李震歐宗兄新添文孫一律

李幹民

湯餅筵開喜氣盈，滿堂笑語把樽傾，
初看吐豔馨蘭秀，試聽啼聲雛鳳清；
日後鎮邊威北守，天生衛國讚西平，
課餘今得含飴樂，繞膝承歡足慰情。

依韻步和

李震歐

天恩錫我感豐盈，囍酌懷慚未共傾，
八字詳參承愛厚，一章雅詠覺心清；
花燈不許懸家廟，草寇終除見太平，
倫喜蘭馨綿世澤，隴西族彥最關情！

震歐校長，含飴之慶，幹民先生賀詩，李校長又依韻步和，「隴西族彥最關情」者，李民族之正統，鄙人董家，亦是隴西郡，與李姓祖先有鄉誼之雅，古人最重家族世系，宗族中多用「郡」、「堂」之名，以示不忘祖德也。此種傳統精神，對政治有極大關係，是為中國民族數千年正確觀念，各朝保守，以至滿清，為中國優良傳統之一，對民族國家，十分重要。古人深知，聚家成族，聚族成國。族者，國之本也。故各朝明君，重視「宗法」組織。民國以來，此項民族精神，隨革命而俱逝，今人糊塗，多不知矣。為政者，亦皆茫然不曉。所以國愈治而愈亂，命愈革而愈危也。壇主云。

壬子重陽感懷七絕二首

傅裕

籬邊叢菊又飄香，千里離人憶故鄉，
此日登高翹首望，萬山秋老近重陽。

奈何天地兩茫茫，國難深時鬢亦霜，
客邸那堪佳節屆，宋王臺畔渡重陽。

傅裕先生重陽感懷，是為佳作，「萬山秋老近重陽」以及「國難深時鬢亦霜」均為最好之句，平仄音節，達至高深水準，讀之流暢，能令人起迴盪之思，字雖有限，而餘意無窮，萬山秋老近重陽，尚有下文，由讀者自己推想，秋老矣，重陽又近。暗藏有「時序驚心」之意。意在不言之中，允合風人之旨。壇主評。

秋思四絕

雪梨　林康

㈠ 雲飛木落返征鴻，歌笛誰家送晚風，
惜往日兮將進酒，凭欄醉唱大江東。

㈡ 勞燕南飛西復東，客愁勾起是秋風，
蒓鱸張翰思歸去，秦嶺雲橫泣退公。

㈢ 解惱忘憂醇旨酒，娛情養性詩篇友，
禾蟲當造蟹螯肥，只惜舊邦非我有。

㈣ 傷心阮籍哭窮同，路盡羊腸西迤東，
初志未酧人已老，惟餘菊酒養顏紅。

林康先生之秋思，第二首最好，勞燕分飛，秋風勾起客愁，張翰思蒓鱸而欲歸去，但秦嶺雲橫，家鄉何在？退公，韓愈字「退之」，一氣呵成，用典恰當，是為佳作，壇主評。



中日間諜戰

萬人雜誌

(第二六五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六五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廿三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澤東「接班人」面面觀

自從一年前林彪乘機北逃未果「落得個粉身碎骨可恥下場」後，世人因毛澤東年事已高，說不定那天有個冬瓜豆腐，所以，對他的新的「接班人」問題都很注意，有的說：周恩來接老毛的班，是「當然的」，因爲今日北平政權裏裏外外實際上是「耍」周恩來一個人。也有人說，毛澤東很注意培養青年人，所以，又猜測到「文革」運動中後起之秀姚文元身上。不過，還有人說：毛澤東已來日無多，但他還迫不及待地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目的就在於打垮以劉少奇爲首的「走資派」，把權奪回來，自己再風光風光。旣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鋌而走險發動「文革」運動，終於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就是誰都要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成果」，又何況「天下爲私」的老毛，當然更是「當權不讓」。本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道理，把林彪搞垮後，經過「總結經驗教訓」，還是把班交給自己的「愛人」江青最可靠。所以，有些人估計：江青可能成爲毛澤東的「接班人」，實亦不無道理。

周不可能繼承毛

周恩來成爲毛的「接班人」，是否可能呢？有一個時期，可能性相當高，但是到了目前，形勢全非，已經變得不可能了。周在中共過去五十多年的歷史，雖然一直負着相當的責任，但他在北竄途中遵義會議前，和老毛並不是完全合作，以他的滑頭和老毛的陰私無容人之量性格而言，不用說老毛不會把班交給他，卽或交給他，他也不敢去接。儘管一些淺視外國政客看好周恩來，然周恩來不會不知道自己的處境，相信他對於接老毛這個班的問題，在今日的形勢下連想都不敢想。實際上，他只是老毛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外交路綫」的執行人，如果「積勞成疾」先毛澤東而死，那是他的幸運，不然那一天毛澤東發覺外交方面有什麼不對頭，對他「揪辮子」，諸如「賣國」一類的罪名根本不用羅織就可以把他置之於死地。

至於「神童」姚文元，作爲毛澤東未來的「接班人」，老毛是絕對相信他的。雖然姚是毛江女婿這個傳說還未證實，但可以肯定姚視毛江比自己父母還親，因爲，毛江一旦垮台，所謂「毛澤東思想」被清算，他那套本領無用武之地不說，同時他必被迫爲毛澤東殉葬，因爲，他的上半生「好事多爲」，多少文藝工作者被他送上了斷頭台？再說，他是靠「筆桿子」起家，在「槍桿子」方面根本沒有地位，他上台誰捧他呢？

江青才是「接班人」

說來說去，毛澤東的「接班人」最有可能的還是江青。雖然江青「文革」後才大顯身手，然今日江青的勢力實不容忽視。她由「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而中央政治局委員，進且掌握了中共的文化、宣傳、組織和特務等方面的大權。今日北平不少紅人，都與江青有裙帶關係。中共「九大」前，上海、安徽、湖南等人捧江青最力，所以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華國鋒等人都除了保留地方的原有職務外，上調北平衆膺要職。

最近又把上海「工人造反派」頭頭，張春橋和姚文元的「親密戰友」王洪文調往北平，按其列名次序看極有可能主掌中共中央組織部。還有，新升公安部長的李震，以前曾任共軍十二軍政委（軍長李德生），誰都看得出他是經過李德生走的是江青的門路。再加上毛澤東的「警衛員」汪東興等人，她的班底確是有些基礎了。毛澤東爲扶植江青眞是煞費苦心，盡了很大的努力。

十一月三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現代革命京劇」之一的「奇襲白虎團」，今年九月演出之後，由山東、上海、安徽等地帶頭，在大陸上又掀起一個捧江熱潮。可以看得出，今日江青已在全力拉攏「槍桿子」勢力，爲她將來接老毛的班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

問題是江青在中共黨內的資歷太淺了，卽或於老毛死後上台，也必和蘇聯的馬林科夫一樣，曇花一現瞬卽垮台。





給馬文輝先生的公開信
立場不同作風各異

萬人傑

閣下擺下擂台，「任問唔嬲」，老萬倒想問問：一九六六年五月，閣下發動的「一元運動」，究竟捐得多少錢，作了什麼用途，何以後來沒有尾音？我又想問問：你要香港「換過一個政府」，是什麼政府？聯合國托管政府？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雖未正式建交亦算點頭朋友

馬文輝先生：

頃接讀者來函告知，閣下在所主持的「海德公園」中，會對老萬有所批評。「海德公園」是個公開集會，這位讀者親身參加，眾目所見，眾耳所聞，諒他不會供給假情報。

受到閣下批評的人不少，要皆社會名流，睿智之士，想不到老萬這樣一個無權無勇的窮書生，也會看在閣下眼內，竟大費唇舌，最後還幽老萬一默，以爲他日老萬會打着紅旗，以迎毛伯伯的解放大軍。

老萬與閣下雖未正式建交，總算是點頭朋友，如對老萬出身有不明之處，可以隨時打個電話，即會將一切資料奉上，可免閣下盲目摸索，亂嗡一通。閣下所主持的節目是「任問唔嬲」，聽眾雖可隨意發問，閣下可不能信口開河，不經大腦，隨便作答。在閣下答覆「萬人傑出身問題」時，就顯出閣下做人之矇查查，指鹿爲馬，魯魚亥豕，攪到亂籠。因而不但指老萬爲港英的槍手，還把「三蘇先生」改姓爲「三蘇女士」，若非胡塗透頂之人，豈會擺如此滑稽之烏龍？

設若有人叫閣下做「馬文輝小姐」，閣下豈非要馬上剃鬚棄袍，趕快塗脂抹粉，始配得上「小姐」的稱謂嗎？設若有人叫閣下做「馬文輝小姐」，你會怪他烏龍胡塗嗎？

稿齡三十年

雖然，閣下還不致稱老萬爲「萬人傑娑婆」，總算對老萬有點認識了。不過，閣下說老萬是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時「崛起」的，卻是閣下沒有調查清楚弄錯了。老萬從事寫作生涯三十年，雖未成「家」，倒也薄有微名；用「萬人傑」筆名寫作雜文，也在一九六七年之前。

凡是寫雜文，都離不開時事，社會上發生了甚麼事，就以甚麼事爲題材，這才是應時文章，老萬家無古董，從來不出賣。當時既有港共之亂，老萬的筆鋒，當然也轉到這上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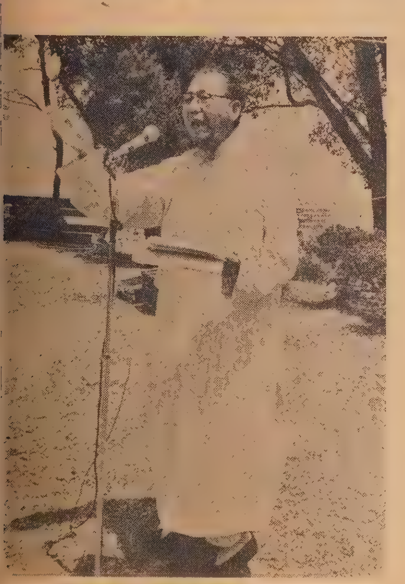
與其說老萬站在港英立場，毋寧說是站在市民利益立場。老萬當時對港英畏葸政策頗多批評，力加督促，要他們盡力保護市民生命財產，拿出鐵腕，鎮壓暴徒。這個主張既爲港英接納，亦道出市民心聲。這些文章發生了影響力，頗爲

從那時起，才曉得有一個寫文章硬綳綳的萬人傑，因而認爲老萬是從那時候崛起的。

這也難怪，閣下平日注意的，只是社會名流的動態，某一個集會可以利用來出出風頭，那會把寫文章的人如萬人傑、三蘇之流放在眼內？你的「任問唔嬲」只是靠估，一切不盡不實，雖有張帝的急智，可惜爆肚爆錯了。

港英港共都變了

閣下認爲老萬是港英的走卒，這一點也與事實不符。老萬的立場與港英立場完全不同。如果閣下



馬文輝先生大聲疾呼：「如果這個政府不好，我們換過一個政府！」要換什麼政府？毛伯伯的？

也達到空前未有的和諧，許讓訪問北平，盧秉信赴穩度水，這些「形勢大好」的新聞，閣下一定已在報上看到。港英的轉變是應該的，因為他們要維護商業上的利益，更要爲香港這一塊殖民地的安定打算，必須委曲求全，與中共修好，希冀可以做到中共的生意，使香港與中國大陸「和睦共處」。

這目的似乎已因港英態度的改變而達到。中共大買英國三义戟飛機；香港保持現狀一個長時期，彼此也有了默契。在英國本身利益立場來說，這轉變是合乎邏輯的。

同時，曾經聲言「鬬垮鬬臭」港英的港共，態度又何嘗不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今天，港共的頭頭也與港督握手言歡，想起在督轅前振臂而呼「抗議」之時，完全是兩塊不同的面孔。

多姿多采

也許老萬生性頑固，一九六七年的老萬如此，一九七二年的老萬仍然如此，如果到一九九七年老萬仍然健在的話，也不會改變。

每個人有每個人做人的作風，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場，此所以老萬與閣下有很大的不同。因爲老萬頑固，不懂適應時勢，所以變不來；而閣下剛剛相反，閣下能適應多方面的環境，譬如，在激進學衝動的學生哥如醉如迷。又譬如在歡迎中共乒乓球隊的集會中，你可以翹起大拇指恭維地說：「毛主席思想訓練出來的這一顆銀球眞了不起！」更譬如，參加雙十節酒會，曾恩波在主席台說：「我們大家爲蔣總統舉杯！」閣下的杯子特別舉得高，更可以興奮地高叫：「蔣總統萬歲！」

老萬不反對閣下「適應環境」的態度，因爲這是閣下做人的作風。老萬作風不同，所以沒法跟閣下的路子走。如果我叫過「偉大的舵手、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就不會叫「蔣總統萬歲」，既然認爲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就不會認爲中共是代表中國。因而閣下說：槍手只剩了三個，老萬就是其中之一。

馬文輝先生這個扮相很不錯，有人說他是個「思想家」；也有人說，他的思想是一堆垃圾。

我要做個好槍手

「槍手」這字眼給人的印象雖然並不好，不過我卻不反對閣下把這名銜加在老萬頭上。老萬的性格是充滿戰鬬性的，槍手也可以作爲戰士的解釋。作爲一個槍手，老萬算得十分用功的，每一天不停地練靶，要把槍法練到最好，翻身一槍，也可以擊中對方要害，使之仆地不起，那才是好槍手。

近幾年來，老萬的槍法鍛鍊得倒不錯，雖無百步穿楊之功，但每發一槍，距離目標並不太遠。老萬的射擊成績是有目共覩的，不論其爲「四成左仔」，抑或「十足左仔」，給老萬射中的已不少。

一個好的槍手，對社會是有利無害的。近來香港治安日壞，刼案頻生，拿一柄西瓜刀走進銀行，便可予取予携，刼個十萬八萬是等閒事。如果警探們個個是神槍手，殺一儆百，相信飛仔刼匪也不敢那麼猖獗。

老萬不敢說有了我這個槍手，幺魔就會辟易，但至少老萬可以跟他們駁火，使他們不敢那麼肆無忌憚。



馬文輝先生擺了擂台「任問唔嬲」，問問，一九六六年間，馬先生發起的，究竟籌了多少錢，這筆錢後來怎樣然老萬捐的只是「一元」，但似乎也這個問題罷？

一定失望

閣下在答覆你的聽眾時說：「我要提及的萬人傑還有一次機會，就是替毛澤東講好話的時候。」閣下的意思大概是，老萬終有一天也會看風轉舵，由說毛澤東壞話而變爲說毛主席好話。

如果閣下在等待這時候，一定非常失望。可以說，這是絕無機會的。除非，毛澤東忽然轉性，不再天下爲私，事事替七億人民着想，改善他們的生活，給他們充分的自由，這樣，老萬會衷心說他的好話。但，他會這樣做嗎？

照閣下的作風，因爲「大勢所趨」，早已說毛澤東好話了。不過，老萬是老萬，老馬是老馬，不能因爲閣下會怎樣做，就認爲別人也會這樣做。老萬和閣下的做人作風，完全兩樣。限於篇幅，有機會再談，請請。

弟萬人傑頓首　十一月十七日

中共歡迎尼克遜獲選連任

完顏

尼克遜以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壓倒性票數連選連任，成爲美國第四十七屆總統，打破美國選舉史上獲得選票最多的總統紀錄，本來已是美國國內民意測驗以及國外人士所預料中之事。然而共產國家的中共，也把尼克遜當選當中意料中事，而且還表示歡迎尼克遜的當選。

官員私下談話表示

在十一月六日，即美國大選前夕，駐北京的外交官表示，中共的領導人希望尼克遜能夠繼續出任美國總統。而在尼克遜當選的第二日，即十一月八日，中共官員在芬蘭大使館的酒會上，對外國記者私下談話時說，尼克遜總統的一面倒勝利是意料中事，並且暗示中共當局歡迎他的獲選連任，因爲尼克遜會允諾改善中美關係。

中共歡迎尼克遜當選是可以理解的，中共也有很多理由歡迎尼克遜的連選連任。中共看中尼克遜的最重要一個原因，是尼克遜曾經作出美國歷史上最勇敢的行動之一，尋求與中共改善關係，並且主動前往北京訪問。尼克遜的這種舉措，正符合中共的利益。當時，蘇聯百萬大軍正部署在中共北部邊境，蘇聯強大的核子武器，也正對準着中共的工業基地。蘇聯在軍事上及外交上，正壓駁迫人，以爲中共陷於孤立，可以欺侮。一旦中蘇共大戰爆發，吃虧的顯然是中共，廿年的建設，也可能毀於一旦。鑑於蘇聯對捷克、對波蘭、對東歐其他國家的用兵，布列玆涅夫這個共黨集團的干涉主義者，有一天可能發出進攻中共，這是中共所必須預防者。所以，中共在忙於文化大革命同時，被迫抽出很大部份的勞力，在各大城市修建地下防空洞，進行緊張備戰，準備對抗蘇軍的來襲。就在這種危險的關頭，尼克遜伸出了援手，與中共改善關係。

聯美對抗蘇聯

中共之所以願意與二十多年一直視爲頭號敵人的美國握手言歡之首要原因，就是要設法解除蘇聯的威脅。中美關係如果改善，中共至少可以解除南顧之憂，而把重要兵力放在北部，專門對付蘇聯。尤有進者，還可取得美國的協助

所繫，中共在對外政策上也有所改變，對西方展開乒乓外交溫和政策，而把蘇聯當作頭號敵人。自從尼克遜訪問北京以來，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並沒有改善，倘且一直惡化，邊界談判也毫無進展，這都是中共有恃無恐，可以取得美國的協助阻擋蘇聯的原故。尼克遜不斷表示，他當選之後，一定要進一步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所以，尼克遜如果蟬聯，這對中共是有利的，爲什麼不歡迎呢？

解除南部的威脅

其次，中共目前所希望的，是結束越戰。越戰繼續打下去，對中共是不利的。在蘇軍大批壓境之際，在中國的南部邊陲，一場熱戰正在升級，參加越戰的對方，是世界上的強國之一美國，另一方又是中共的盟友北越，中共曾經以軍事和經濟各方面援助北越。由於中共內部的動亂，使到經濟建設陷於停頓，

中共

任何社會，都有一種「刑」懲治違法者。治亂世用重典，一定可以收到預期的效果。「刑」是維護守法者最佳的武器，它是能夠保障人類的秩序，因而社會才有進步。在法治的社會，生活在自由天地中的人，如果有意或無意中觸犯了法律，法律會給予他應得的制裁。施於一定的刑罰。

筆者在春間回大陸一次，在廣州與一位朋友談起法律的問題，據他說：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法律」是無從談起，雖然中共也有憲法、刑法、民法等，但是當他們判決案件時，往往是憑着政治因素而判決。看政治因素的輕重，而施於一定的刑罰。人民法院只是虛設，法律的制裁，就是施予羣眾鬬爭大會。而鬬爭的形式，是決定一個「刑」罰的施行。最普通的是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現在簡述中共二十多年來所執行過的刑罰：

㈠炒豆米——中共判決這人有罪後，（在鬬爭大會決定後）指派三五十人，站着圍成大圓圈，被鬬者推進去，落在那方前，那一方三五個人合力把他推到另一方，如是

而不可能再有能力支援北越的作戰到底。何況，美機頻頻轟炸中越邊境，也很有觸發一場中美戰爭的可能。戰爭如果擴大到中國大陸，台灣國軍就可能在華南等地登陸，使到中共三面受敵。

況且，越戰繼續下去，蘇聯一定增加軍援，在北越擴大影響力，同時以北越作爲據點，向東南亞擴展勢力，這對中共更是不利。尼克遜總統所提出的結束越戰的政策，是具有誠意的。迄今美國已減少經費三分之二以上，撤出了五十萬的駐越美軍，作出不少讓步。另外，尼克遜結束越戰的策畧，是一種光榮的和平，是一種實力和談判。不像麥高文那樣完全退卻，全部投降。在尼克遜總統領導下，越戰結束了，南越政府還可以存在，美國仍然援助南越，而不使南越落入共黨手中。這種中共不希望美國全部撤出亞洲的願望是相符合的。正是因爲尼克遜能夠使越戰結束，同時也不全部撤出印度支那，適合中共的要求，所以還是尼克遜比麥高文好。

美國不應撤出歐亞

其三，剛才尼克遜說過，中共希望美國不要在越戰停止之後全部撤出亞洲地區。這個原因是可以理解的。目前，中共還沒有實力在亞洲地區進行擴張，美國人又撤退了，留下眞空，不是益了蘇聯？何況，蘇聯也正在積極向東南亞國家滲入，它在星馬設立大使館，在高棉維持關係，到泰國、印尼和菲律賓活動，在在都想在東南亞地區佔據地盤。美國人如果全部撤出，蘇聯人不是更加有機可乘。蘇聯如果在東南亞建立所謂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則包圍中共的圓圈，就完成了十分之八。對中共的威脅更大。如果麥高文當選，他不但主張九十天內全部撤出美軍，拋棄阮文紹總統，建立聯合政府，他還將縮小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這正是蘇聯所巴不得的，而是中共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中共希望尼克遜當選，也跟亞洲局勢有關。

其四，在歐洲方面，尼克遜還主張維持必要的駐軍，並與北大西洋國家保持密切聯繫，以便對抗蘇聯的威脅。麥高文則主張撤減歐洲的美軍，減少美國對歐洲事務的參與，使美國更加孤立起來。就中共的利益來說，當然是歡迎尼克遜的政策，因爲美軍撤出歐洲，蘇聯的勢力就可以增強，同時也可以抽調一部份軍隊東來駐在中蘇邊境。否則，蘇軍在歐洲被牽住，也就不能全力東顧。

其五，尼克遜總統今後四年的對外政策的主旨，將是繼續結束對抗時代，尋求談判與和平時代的到來。越戰結束在望，東南亞緊張局勢可以緩和，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必將逐漸改善，中共對美國的接觸，也將更加頻繁。在上海公報中，雙方之明確表示不以武力來解決一切爭端，對台灣問題，中共已受上海公報的約束，當然不會用武力來解放，美國更不會協助國府反攻大陸，反而在越戰結束之後，逐漸撤退駐台灣美軍和軍事設施，把台灣問題留給國共解決。這種政策，也是符合中共的利益。

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尼克遜都比麥高文更符合中共的心意。中共希望尼克遜連選連任，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罰

鍾崇吾

者是少女或婦人，則鬬的人更多，把她們衣服撕破，此時鬬者心裏「醉翁之意不在炒」了。

㈡陪殺——當中共對「炒米豆」方式不能達到目的後，他們再用「陪殺」的方法進行達到一定目的。共黨決定某日要殺多少人，心中再把幾個「陪殺」的也在大會上宣佈要殺。並把「殺令簽」插在陪殺者的背後，與眞殺者同解赴刑場，後然決定陪殺者是否能吐露實情作最後判決。

㈢清蒸——所謂「清蒸」，是地面鋪滿小石，然後把犯人衣服除掉，跪在小石上，伸直腰，每天跪數小時。

㈣半邊燒鵝——此種方法是樑上吊住一條繩，繩的一端縛着犯人的手母指，另一端縛着腳母指，再把被鬬者扯高，然後再迫問實情。

㈤磨谷——是把雙腳縛住，用一條繩繫住條牛，然後鞭打牛，牛痛楚狂奔，把這個犯人拖着直走，走到這個犯人頭破血流，面目全非爲止。這個方法，聽說是陶鑄發明，他利用這種方法，把歸國華僑集中一起，叫他們觀看，並且恐嚇他們，下次會輪到你們，然後詐歛歸僑的錢財。

㈥週身蟻——是中共鬬爭那些年老體弱，而又有些「油水」的百姓，因這些老年人經不起重刑，如果把他們一下子弄死，一個錢也拿不到，均衡利害之後，才使用這個「週身蟻」的方法，此法是找一個蟻巢回來，此種蟻是咬人那種高腳蟻，然後把犯人的褲管紥着，把蟻塞到犯人褲內，那些蟻便在陰部內亂咬，這比死還難受。

㈦十字架——這種刑是設在密室內，把被鬬的人縛於十字架上。像耶穌受難一樣，起初是鞭打，鞭打不收效時，再把縫衣針插進被鬬者的指甲內，任憑是怎樣的英雄好漢，也難抵十指痛歸心。

㈧剃頭標記——在「文革」時，紅衛兵最常用的一種刑罰。不管被鬬者是男是女，先把頭上的髮剃光，然後遊街示眾，這樣，被鬬者逃到那裏，也會被人捉住。

㈨三及第——是地上鋪滿小尖石及碎玻璃，被鬬者縛着雙手，跪在尖石上，在大腿與腳內屈處，橫穿一條粗竹桿，兩邊各站一人，不時站上竹桿上用力往下壓，要迫而實招。

㈩一籠蛇——捉一些「水蛇」、「泥蛇」等放進被鬬者褲內，然後用小棍在外輕輕鞭打，那些蛇就亂咬，但是又無毒，所以被咬的人不會死。很多婦女也被這種刑罰嚇死。

以上十種刑罰，只是在大陸上最普遍而已，還是很多很多的刑罰，是不爲外人所知，中共視人命如草芥，其所施用的刑罰，也無需經過法律審判程序。吾書至此，吾髮指，吾背裂矣！

俄毛鬬爭已告升級



最近一週來最重要的事件應是俄毛關係的急劇惡化，首先是十一月十二日毛幫人民日報發表專文，指責俄方核子武器六年來增加了五倍。十三日喬冠華就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猛烈抨擊俄方向世界各國提出的「在國際關係中不使用武力和永遠禁止核武器的建議」是一個騙局，此是兩篇眞正代表毛幫官方的文件，還有葉劍英招待阿爾巴尼亞代表，指責蘇俄已成爲第一號危險敵人，周恩來在會見北歐各國記者時，也公開指責蘇俄在邊境陳兵百萬，威脅毛幫以進行談判，並且指蘇俄不願越南停火，口是心非，翻雲覆雨，至於本港左報連篇纍牘罵社帝的文字，使人目不暇給，看的興趣都沒有了。

俄毛之爭，斷斷續續超過十年，其間雖然有時緩和，但正如本港股票一樣，小跌之後必有大漲，而目前的膨脹確實已到了危險邊緣，爲過去任何時期所未有，毛幫何以出此，其目的何在，有何所恃，玆就所見者畧述一二。

世界局勢趨緩和，東西方關係在解凍中，過去認爲不能解開的死結，此時居然不費力氣即解開，例如東西德竟然簽訂協定，互相承認對方爲獨立國家，可同時加入聯合國，此事不必說在十年以前，即在一年以前也無法想像，德國問題暫獲解決，今後歐洲形勢將逐漸緩和，因爲德國問題一向是西方國家與蘇俄爭執的焦點，一九四八年的柏林危機，幾乎觸發了第三次大戰，雖然自史達林死後，東西方爲德國而開戰的可能性減低，但東西德之間敵視程度卻有增無已，尤其是東德人大量向西柏林逃亡，更造成一種緊張形勢，東德當局爲防止逃亡，且在邊界築上圍牆。就德國問題而言，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蘇俄因懼怕德國統一，想要控制德國，堅持要維持東德獨立。西方國家想法恰好相反，認爲要安定歐洲，必須要有一個統一強大的德國，因此，支持西德的統一運動，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以後，蘇俄與毛幫破裂，不能全神貫注西方，美國也因在世界各國負擔防務太重，是時越戰已經發生，也無力在德國角逐，東西方在德國的立場，均告緩和。但形勢已有所轉變，德國本身比重增加，國朝野同仇敵愾心理，更超出想像。世人習慣上稱東德、西德，但西德人卻不是這樣稱呼，他們稱本身爲西德，而稱東德爲中德，卻把蘇俄在二次大戰後，強自德國東部割一大塊土地給波蘭，這塊土地即是有名的東普魯士，包括但澤在內，稱爲東德。因爲二次大戰後，史達林硬在其盟友波蘭東部割了一塊土地入俄國版圖，就將德國東部一塊土地劃入波蘭作爲補償。世人皆稱東西德，無意中等於承認了史達林的措施爲合法。西德人卻分辨得清楚，硬把德國一分爲三，堅不承認東普魯士劃入波蘭，等於當年我國堅不承認滿洲國一樣。由於西德的態度強硬，西方三強不敢向蘇俄讓步，蘇俄本身因爲附庸國離心，必須安撫東德，也堅持東德獨立，此時主動權轉入德國本身，西諺有「尾巴搖狗」之說，就是這種情況。東西德關係之和解始於社會民主黨執政，現任總理布蘭德立場比執政十餘年的基民黨左傾，認爲在目前既不可能統一全德，何不暫時妥協，解除來自東方的威脅，因此高唱東進政策，首先與蘇俄和解，繼而與波蘭簽署協定，承認二次大戰後被波蘭佔據的土地屬於波蘭，最後與東德簽署協定，承認東德爲獨立國。

布蘭德的行動自是蘇俄一大勝利，因爲布蘭德所作的，即是蘇俄二十多年追求的目標，總算如願以償，但在西方國家卻減輕了一大負擔，所以對布蘭德的行動，皆無異詞。

由於東西德問題解決，歐洲方面已沒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十幾年前東西方冷戰達於高潮時，赫魯曉夫突然提出一項戲劇性建議，要求華沙公約與北大西洋公約合併，當時爲西方國家斷然拒絕，許多報章對赫魯曉夫此一建議備致嘲笑，認爲北大西洋公約如與華沙公約合併，防衛的對象大概是其他行星上的人。但若在今日，蘇俄再提出此項建議，西方國家仍不會接受，但也決無報章嘲笑蘇俄有意同其他行星人作戰了。

隨着歐洲局勢的緩和，東西方國家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召開一次「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籌備會議定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召開，此項會議自產生不出

商討合作，尚爲首次，縱然合作一時尚談不到，但全面和平，已經在望。

毛幫最恐懼的就是歐洲問題獲得解決，蘇俄可集中全力對付東方，不料當初最壞的想法，今日都呈現眼前，這些日來，毛幫開動宣傳機器，連周恩來都赤膊上陣攻擊「社帝」，只緣於內心恐懼。

毛幫攻擊蘇俄，雖然廢話連篇，但中心只有兩點：一是指蘇俄核子武器增加五倍，一是指蘇俄在外蒙駐兵。前者在告訴西方國家蘇俄決無和平誠意，否則何必大量增加核子武器，後者在告訴世人，蘇俄對毛幫構成威脅，毛幫不得不加緊備戰，隨時準備迎擊。毛幫宣傳一向是「謊言掛帥」，只有此次所舉皆是事實，毛幫以爲證據確鑿，即可以堵塞蘇俄侵略，不知事實恰得其反。喬冠華指責蘇俄入侵捷克，誠然是罪惡，不過，蘇俄代表若反問一句，當年誰勸赫魯曉夫血洗匈牙利，相信喬冠華就很難答覆，因俄毛雙方都公佈過血洗匈牙利是毛澤東慫恿赫魯曉夫幹的，雖然赫魯曉夫是主兇，但教唆殺人的毛澤東其罪也均等。何以俄軍血洗匈牙利在毛幫當時的宣傳是鎭壓反革命，是正義行動，到了入侵捷克又變成了侵略，平情而論俄軍入侵捷克行動盡量約束，最初幾日露宿球場，不准與捷克人接觸，以避免流血行動。兩者相較，俄軍單獨行動，比起毛澤東教唆的行動要文明得多，何以前者是而後者非，何以至今毛幫不敢攻擊蘇俄侵略匈牙利的罪行，要說匈牙利當初發生反革命政變，應當由俄軍去鎭壓，則今日蘇俄所宣佈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即一般所稱的「布列日涅夫主義」，不正是師承血洗匈牙利政策而來，是毛澤東教猱升木，此日又責蘇俄侵略捷克，駐兵外蒙，此語出自別人之口自是堂堂正正言論，但出自毛幫之口，其理雖直，其氣不壯，蘇俄固然不會看在眼內，世人也不會同情。

毛幫此時大肆攻擊蘇俄，可能還有深一層的企圖，最近數月來，莫斯科西方外交官就傳出布列日涅夫地位不穩的消息，消息來源根據幾點：一、蘇俄農業大失收，迫得向外國購糧，當初赫魯曉夫就因此項罪名被布列日涅夫推翻，二、俄埃交惡，使蘇俄在埃及十五年經營，數十億美元付之流水，此項外交失敗，爲赫魯曉夫執政時期所未曾有過，布列日涅夫未必能逃避責任。其有尙有許多枝節問題，若追究責任，都可能追到布列日涅夫身上，因此，毛幫可能有一種天眞想法，以爲此時猛烈發動向蘇俄攻擊，也許能與蘇俄內部反布列日涅夫人士相呼應，內外加擊，迫布列日涅夫下台。

此外毛幫可能還有一個不可告人的陰謀，即對外製造緊張以便於控制內部，自從林彪被害之後，毛幫內部暗潮洶湧，毛澤東與周恩來均無法控制，唯一轉移內爭的辦法就是對外製造緊張，毛幫過去的反美，也是此種手法，目前不能再反美，只有集中全力反俄，因爲中國人不論老百姓與共幹，內心不反俄者甚少，毛幫正好利用此一情況，加強反俄，使林系軍人暫時鬆弛了反毛的意志。

但毛幫此種行徑，實在是玩火，毛幫決非蘇俄對手，不待智者而知，毛幫究竟何所恃呢？

首先，毛幫看淸世界局勢趨向和緩，蘇俄未必敢向毛幫用武，因爲毛幫盤據下的中國，究非捷克可比，任何突襲都不能見效，若是兵連禍結，蘇俄將會陷入進退維谷之境，蘇俄頭目對此不能不多作考慮。

其次毛幫自從僭入聯合國之後，國際上黨羽漸多，加之沾了本身是中國人的光，由於有色民族尊敬中國人，愛中國人，把毛幫當作一般善良的中國人，因此容易受毛幫攏絡，爲毛幫搖旗吶喊，蘇俄深感到此日懲治毛幫，已不似一年前簡單。

再其次，毛幫聯美之後又聯日，最近又與西德建交，與英國修好，是蘇俄圍毛未成，發現本身已陷於毛幫大迂迴包圍中，不能不重新佈置外交攻勢，短期亦難對毛幫採取進一步措施，此爲毛幫敢於公開向蘇俄挑戰的最大資本。

毛俄之間此種爭執，將來如何演變，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目前可以見到的是俄方以重兵壓境，迫使毛幫也以重兵駐在邊境，據英美官方傳出消息，俄方在邊界陳兵達四十九師，佔其總兵力之半數，在此情況下，毛幫在邊境自不能不駐重兵對抗，據倫敦「每周評論」最近一期透露消息，毛幫在邊界佈署，多年來是按照「毛澤東思想」將其作第一線，一旦俄軍來攻，毛幫就向內地退卻，誘使俄軍入內地以進行人民戰爭，以後感到這種戰畧近於胡鬧，始修改爲正規戰，將重兵配於邊界，以實兵對抗實力。「每周評論」是有名的「情報文摘」姊妹刊物，其言當有依據，以前毛澤東自己也曾公開發表過此種「抗俄妙策」，但終以不合時代而被淘汰。目前雙方皆駐重兵在邊境，俄方固然是一大負擔，毛幫更吃不消，「角力不已，必同倒地」，最後一定要倒下去一個或兩個，萬不能長期僵持下去。

另一方面雙方皆寄希望於對方內變，毛幫日前乘機打擊布列日涅夫，即是具體表現，俄方更毫不諱言要等待毛澤東死後，毛幫會改變態度，重行一面倒，最初俄方寄希望於周恩來，友人某君去蘇俄訪問，曾與俄方人員談到此一問題，俄方並不諱言有此希望，到了今年，蘇俄方面對周恩來已經失望，正式向周恩來展開攻擊，但周恩來之後，又有什麼人肯供俄方無條件驅使，甚或先意承志代俄方作貓腳爪，一如一九五六年以前之毛澤東，恐怕不可能了。

至於毛幫希望俄方有變更是妄想，俄方無論怎樣變，可以斷言對毛幫態度不會脫離赫魯曉夫——布列日涅夫路線，如此則雙方仍然只有僵持下去，到了一方崩潰或雙方統治集團同時被奴役的人民所推翻爲止。但在未有基本變化之前，也不能否定發生戰事的可能性。

總之，俄毛鬬爭在現階段已告升級，戰爭的危險性日逐增加中，這兩大罪惡集團眞的兵戎相見，恐怕也就是他們總崩潰日子的到來，到時中國內外反毛力量一定會團結起來推翻毛幫的殘暴統治，一如克倫斯基在一九一七年領導大革命推翻沙皇統治，而愛好自由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及各民族也必然會乘機起來推翻克里姆林宮的寡頭統治者，到那時，中俄兩國許多民族同時獲得自由，世界和平的日子才眞的到來。

「林彪事件」對中共內部的影響

徐晴嵐

人所共知的「林彪事件」，中共自己稱為「林、陳反黨集團」，又稱為「失敗的反革命政變」。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已經大傷共黨的元氣，那麼「林彪事件」就是在這垂死病人的背上又狠狠地打了一棍。「林彪事件」給中共帶來的危機，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只是「文革」表現為社會動亂，易為世人所知；「林彪事件」是政治危機，隱藏在內部，不易為世人所見而已。因為「林彪事件」是中共當前政治問題的關鍵，如果不弄清楚「林彪事件」的眞像和意義，就無法瞭解當前中共政治問題的全面。

關於「林彪事件」，我們所蒐集到的一些中共所發出的「絕密文件」，部份會在報端披露，這裏不再重述。我現在僅就其中可能產生的若干問題，及其最近的發展情況，向諸位說明一下。

「林彪事件」的繼續發展

一般人可能認為「林彪事件」發生得太突然，或太出人意料。其實，權力鬭爭的循環不已，是與共黨的意識形態及組織制度與生俱來的，它既不能躲避，也無法解救，有些鬭爭還是它主動導發或安排的。「文化大革命」與「林彪事件」都是共黨組織制度的產物，一點都不突然。

一九六五年年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想解決他與劉少奇之間的權力矛盾問題，到一九六七年中全面「奪權」之後，事實上這一問題應該已告一段落。毛澤東當時提出「團結起來」的呼籲，希望依照「三結合」的原則來安排和重建共黨的各級新權力班子；也就是說，毛澤東想把他的權位建立在共軍、共幹、和所謂「革命羣眾」（即「文革派」、亦即「造反派」）三者的權力系統之上，以便於他利用三者的矛盾來駕馭和控制。

但是，毛澤東這個意圖僅有短時間實現，由於共軍在「支左」名義下，各自勾結利用紅衞兵與造反派，到處發生激烈的武鬭，使本來已經混亂了的社會秩序更加惡化。毛澤東被迫，不得不利用共軍以武力收拾亂局，共軍趁機取得了控制地方局勢的大權。這樣，當一九六八年九月中共廿九個省級「革委會」組成時，毛澤東理想中的「三結合」就逐漸破滅而變成「軍人一面倒」的局面了。林彪雖然不能代表整個共軍勢力，但由於他和他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控制了中共中央軍委、國防部，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與海、空軍總部，再加上若干大軍區、省軍區，林彪一系確實掌握了全部共軍的大權，所以可以說：毛林的權力鬭爭實質上自那時起即已開始。而周恩來係多年主持中共「國務院」的「當權派」，周恩來及其部下會被批鬭，「國務院」各部會曾被「軍管」，周恩來及其部屬當然要伺機反擊，在毛整林之時積極參與打垮「林、陳集團」的陰謀行動了。

至於陳伯達之被整，除因他後期與林彪勾結以外，毛澤東還有叫他作江青的替罪羔羊的險毒用意。江青在「文革」期間掌生殺大權，樹敵太多。整陳之後，就可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陳伯達身上。現在把林、陳並列，更可以說：「文革」期間所有的壞事都是林、陳二人幹的，與毛、江無關，就像說「文革」以前所有的壞事都是劉少奇一夥「走資派」幹的一樣。

中共「國家主席」之成為毛、林鬭爭的焦點，也並非小題大做（暗中還有陳伯達企圖藉林彪奪取國務院而與周恩來的鬭爭）。據參與林系政變陰謀[illegible]不了班，在此期間隨時可能有變化。因為林彪熟知毛之為人，在林彪來說，如不能取得「國家主席」這個名位，他的「接班人頭銜」是個空的，隨時可以被換掉。但毛如給林這個權位，在林系軍人掌握黨政大權的情況下，毛澤東本身的地位也就危殆了。據中共內部文件說，毛澤東會講過六次，他不贊成設「國家主席」，而林彪仍然在中共二中全會上糾眾以「突然襲擊」方式堅持要設。在林彪集團反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毛澤東「好景不常，迫不及待地在最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可見雙方猜疑之深，已是由來有自。

「林彪事件」善後困難

因為林彪反毛是「有組織、有綱領」的，同時中共又說林彪有「國際背景」（意指與蘇聯勾結），所以毛如不徹底肅清林的勢力，恐有嚴重後患。但是「林彪集團」有槍桿子，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觸發動亂，所以毛澤東對「林彪事件」的善後是十分小心的。他現在採取的是「分化瓦解」和「各個擊破」的辦法。毛現時的方策是：㈠整治首要，安撫附從，聯合多數，各個擊破，㈡利用其他非林系的及反林的共軍，牽制削弱並打擊林彪勢力。㈢壓抑軍權，重整黨權，擺正共軍與共黨的關係，減少並降低共軍在地方各級黨政組織中的權力。㈣繼續深入開展「批林整風」（對外稱為「批修整風」）運動，以消除林彪影響，清查林彪黨羽。

自去年「九・一二」事件到現在為止，僅中共中央軍委和共軍各總部、各軍種、各兵種的高級負責共軍幹部，有二十八人未露過面；在地方上有六個大軍區（廣州、成都、武漢、福州、南京、瀋陽

藏、黑龍江、河北、天津）的二十五名掌權的共軍幹部（均兼黨政要職）也長期未見露面，這些人有的已經證實已整肅，有的還在繼續「批、鬪」和「交待問題」。當然這只是初步統計，以後還會有發展變化。儘管如此，毛澤東現時採取的還是較溫和的手段，不敢放手大整，盡量避免觸發動亂。不過，與林彪關係較深的共軍幹部數量很多，現在人人自危，這場動亂能否避免得了，有待以後事態的發展來證實了。

林彪事件給予中共的損害，難以估計，首先是它在「文革」之後所建立起來的「三結合」虛僞團結局面，已告崩潰，其次是在新整肅過程中，又造成了：⑴共軍首腦部的人事癱瘓，與共軍人事的大換班大分化；⑵共軍幹部人心惶惶和軍心士氣的低落；⑶幹部和羣眾的思想混亂；⑷同時由於毛澤東爲整肅林彪自找立場，發表了林彪反毛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等文件，更使大陸人民認淸毛本人的眞面目與其「社會封建主義」的本質，使共幹喪失對共產主義和所謂「毛澤東思想」的信心。

當前中共新權力鬪爭的焦點及可能的演變

也許有些人認爲：「林彪已被整死，毛、林的權力鬪爭應已結束」，這是表面的看法。根據所得情報，直到本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還頒發了第二十四號文件，即「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材料之三」，要各級黨政組織深入持續開展「批林整風」運動。可見林彪事件尙在繼續發展。

當前中共新權力鬪爭的焦點，約畧言之，第一集中於上層的「繼承人」之爭；第二集中於地方的「槍」「黨」之爭。

㈠關於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毛澤東鑒於劉少奇、林彪兩個接班人都發生反側的教訓，已再難指定繼承人。但毛澤東隨時可能死去，而經過「文革」與林彪事件的兩次大變動，黨政軍權力的大改組與大分化仍在持續發展，權力分配與權力轉移都沒有軌跡可循。自以爲有資格接毛澤東班的，包括若干日益坐大的共軍高級頭目，多在預作準備。這就使圍繞繼承權問題的鬪爭，益形複雜而尖銳。

毛澤東雖然不再指定繼承人，但仍將設法將權位傳給他的信徒。依據最近一年來的共黨人事動態分析，毛澤東的計劃是培食幾個較爲年輕的，如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等爲其繼承者。（林系稱他們是「一小撮秀才」）讓他們掌握黨權，並以黨領軍，控制大部分軍隊，俾在他死後，使這個「繼承小組」能以接掌共權權位。據林系共幹李偉信筆供，毛澤東近年正在重用張春橋。這與目前中共中央強調「黨領導槍」與「黨的領導一元化」是相配合的。然而，毛要實現這個計劃，還必須克服許多障礙；就目前而言，主要障礙是來自周恩來。

如眾周知，周恩來是共黨權力鬪爭中的「不倒翁」，因爲他始終安於次位，不爭首位，甚至不去爭第二把交椅；也不建立自己的派系，以免樹大招風；又善於見風轉舵，在權力傾軋主要關頭，倒向能穩操勝算的一邊。早年瞿秋白就會經譏嘲他是「墻頭草，隨風倒」。這樣的政客，應能與毛澤東相安。何況毛現在還需要周恩來爲共收拾殘局，故就常理而言，周恩來應無問題。

不過，林彪消失後，老一輩共幹在台上的只剩下周恩來，周恩來已被推上第二位。兼以「文革」以來，周的聲望日隆，其在國際的聲譽，有蓋過毛澤東之勢，甚至有些外國專家，幻想今後中共將進入「周恩來時代」。這都觸犯毛的大忌。未來這一繼承人之爭的發展有兩個可能：一是設若毛澤東在所培植的繼承小組羽翼未成之前死去，接班者很可能是周恩來。一旦由周掌權，毛可能與史達林一樣遭到鞭屍。所以毛對周，雖仍不得不繼續利用他，但也不會太過放心。二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李德生這一集團，非全部奪得權力不可，鬪爭隨時可能表面化；他們今日高喊，「落實黨的政策，不要忘記總路線」，就含有警戒周恩來及制衡周的用意。

㈡去年林彪死後，毛澤東馬上就進行「整軍」與「削藩」。因爲「文革」後權力膨脹的不止林彪一人，大多數的共軍幹部（有些是不屬於林系的）都趁機奪取了地方的黨政大權。有些由於「軍管」還接管了財、經、文教部門的大權。甚至有些共軍頭目趁機接管了若干人民公社，這種情況如不改變，勢將造成地方軍事割據的尾大不掉之局，對毛澤東的權位構成一種新的威脅。毛澤東自己一向承認，共黨的問題在地方，地方的問題在軍隊。在「文革」後掌握地方黨政軍大權的共軍幹部，對毛想重新擺正黨和槍關係的努力的全面抗拒，也說明了這一點。毛澤東在中共九屆三中全會後，就再度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絕不容許槍指揮黨」，並要共軍「服從黨的一元化領導」「向地方幹部學習」。負責地方黨政大權的共軍幹部，基於既得利益，表面上都表示遵從毛澤東號召，但不願放棄「三支兩軍」任務，僅僅喊出「克服特權思想」而已。而目前中共繼續在地方深入開展「批林整風」運動，正是地方權力鬪爭情況的反映。

有些人或者會認爲，權力鬪爭是共產黨的家常便飯，蘇聯鬪爭了這許多年，也沒有多大影響。不過我們應注意到，中共與蘇聯的情況不同。第一，蘇聯的鬪爭一直局限於黨中央政治局內，在地方它有一套健全的黨政官僚體制，不因中央的權力鬪爭而混亂動搖，失去統治人民的機能。但中共在「文革」期間已將它賴以統治大陸人民的黨政組織和幹部隊伍完全砸爛，任何高層的權力鬪爭，都會使權力失去控制。第二、蘇聯有傳統的「以黨領軍」的組織體制，軍人從不參加最高權力的角逐；而高層權力鬪爭也從不破壞軍隊的體制和作爲統治骨幹的機能。但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利用軍隊武力和羣眾暴力去「奪權」、「篡黨」和「干政」。「文革」與「林彪事件」不僅使共軍全面介入了政治鬪爭，更動搖了軍隊本身的根本。第三、蘇聯史達林式的整肅都是斬草除根，毛澤東目前的實際權位和實際力量都不可能辦到，終將後患無窮。所以我們認爲，高層權力鬪爭的循環不已，與地方權力鬪爭的不能解決，是共產黨致命的絕症。



東京通訊

田中在國會的初次表演

芳亭

登台後的初次國會

田中登台以來爲反對黨所一再催促召開的臨時國會，終於十月二十七日揭幕了。

這是田中組閣後的第一次國會，他初次以首相資格出席作施政報告，並在衆參兩院和衆院預算委員會答覆各黨代表的質詢，可以說是他執政後的初次登台主演。

根據內定的政治日程，臨時國會將於本月十三日通過一兆五千億日元的龐大追加預算案後即告終束，同時國會也於是日宣佈解散，而於下（十二）月十日舉行衆院選舉。因此，這次的臨時國會被稱爲「解散國會」，田中和反對黨都針對着下月的大選而展開激烈的論戰，在野黨的質詢以及田中的答辯，都帶着選舉運動中舉行的「會同演說會」的氣味，臨時國會變爲競選運動的舞台。

第一天擺了烏龍

也許因爲過於緊張的緣故，田中擺了烏龍。二十八日他在參議院作施政報告時，不知怎的把有關「四次防」（第四次防衛整備計劃，即第四次建軍計劃，由七二——七六年的部分漏唸了一頁。當時在場議員，包括反對黨在內，竟未發覺，還是他自己發覺了，要求補充進去。三十日參院運營委員會開會討論此事，二階堂官房長官一再表示道歉，但反對黨認爲非田中本人出席全體會議親自作補充說明不可。結果田中在三十一日親自登台道歉，才把漏掉的一頁在記錄上補了進去。

「漏讀」的事，前外相福田上次也有過一次，所以不是什麼「新奇」的東西。其所以有此現象發生，是因爲大臣的演說稿，都是部下事務官做好，大臣只照着唸而已。總理大臣的場合也是一樣，不過總理大臣的演說稿子，由各主管部提出各自的原稿，然後再由官房長官加以調整綜合吧了。總理大臣拿着這稿子照唸的慣習還是一樣的。也正因爲這個緣故，總理大臣的施政報告，被稱爲「官僚的作文」，從未引起國民興趣。

這次田中登台，揚言要「改變政治潮流」，又以「決斷與實行」相標榜，所以在國會召開之前，有不少人期待他給國會送進一些「新風」，可是結果舊態依然，且擺了烏龍，使他們大爲失望。

施政演說包羅萬象

誠然，田中在他的施政演說中確大吹地說：「一九七〇年代的政治，要求強有力的領導。在新的時代，需要新的政治。」他並且向國民發表承諾：「政治家必須向國民提示課題，表明具體的目標，並示以期限，然後傾全力於政策的實施。」

田中同時也列舉了一些外交內政的主要目標。如在外交方面，他強調「日美友好關係的維持和增進，是亞太地區整個的安全和繁榮所不可或缺的東西。」因此他再度表明「日美安全條約體制（簡稱安保條約或安保體制）必須堅持。」與此關連，田中……力量不可。」他指的就是「四次防」的決定。關於日蘇關係，田中指出：「北方領土的歸還，是日蘇和平條約的前提。」表示對蘇談判立場未變。

在內政方面，田中利用這個機會大鼓吹其得意的「日本列島改造論」，表明以此作爲內政的中柱。他表示所有土地，公害，物價，社會福利這些問題，都能夠由他的「列島改造」去解決。他也提到將下決心改善養老金制度，及實現週二日休息制度等等。可是，田中這個施政演說並沒有引起良好的反應。在野各黨和報界都批評他的施政演說包羅萬象，只有抽象目標，而缺乏具體方策，依然踏襲過去內閣老路。「不能滿足」是一般的批評。

國會充滿競選氣氛

在田中的初次表演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十日那天在答覆各黨黨首對其施政演說的質詢時所表現的「高姿勢」和激昂的感情。

特別是關於衛防問題，歷屆首相都盡量避開，轉灣抹角地過去，獨田中這次採取正面挑戰的手法，把執政黨與反對黨對立的論點明確地揭露出來。在興奮時，他甚至舉起拳頭而激昂地對反對黨黨首答辯。他不時像在競選的街頭演說時那樣，大叫「各位！」起來，使國會瀰漫着選舉的氣氛。

同樣地，在野各黨也滿腦子裏的選舉，所以他們選擇了「四次防」和「列島改造」作爲與田中對抗的題目，想由此去暴露田中的弱點，以削弱目前流行着的「田中熱」對未來大選的作用。

關於防衛問題的爭論

因此，這次國會，也即下月大選的爭論焦點，集中在以「四次防」爲中心的防衛問題，以及以「日本列島改造論」爲中心的社會福利問題。前者與「安保」有關，帶外交性質，後者則純係內政的中心課題。

關於防衛問題，在野各黨的觀點，主要是指摘田中一方面承認國際情勢向着緊張緩和發展，另一方面卻堅持日美安保體制，決定大規模的「四次防

全條約。至少一九六九年日美聯合聲明的台灣條欵」（台灣的安全對日本安全是極其重要的因素。）和安全條約第六條的「遠東條欵」應予撤銷。㈡「四次防」規模達五兆一千億日元，爲「三次防」之倍。且增強攻擊的武器，不僅違憲且與時流不合，應予撤回。

對此，田中予以嚴詞駁斥。他說：「世界雖向緊張緩和發展，但在亞洲區域還有着不安定的因素存在，爲確保我國（日）的和平與獨立，非具備必要的國防力量不可。同時，還得堅持日美安全條約去保國家的安全。由於日美條約是爲着保衛遠東的和平與安全，遠東條約爲我國安全所必要，所以不打算予以削除。」

田中向社會黨挑戰

田中在對防衛問題的答辯時特別顯得興奮、激昂。他在答覆社會黨成田委員長的質詢時，毫不保留地說：「防衛問題不是自民黨社會黨兩黨的問題，而是保障國民的財產和安全的問題，這是政府應盡的任務，社會黨的無防衛中立論，是不爲我們所取的。」田中深知，社會黨的「非武裝中立論」在歷屆大選中都缺乏說服力。因而每況愈下，因此，他充滿自信，以競選的態姿向社會黨挑戰。

不過，田中在充滿自信中，也給在野黨抓到一些毛病來。例如，田中在答辯中說：「在處於和平環境中的國家，也照例列上國防預算。所以，想造出像日本現行憲法那樣全世界所沒有的東西，或者以無防備中立爲前提的想法，都同我們不合的。」他在這裏所說的「現行憲法全世界所無的東西」，在野黨認爲指的是憲法第九條（放棄戰力和戰爭），所以批評他否定了第九條，也即是違憲。這一點，使田中不能不畧加修正。

「四次防」答辯受批評

其次，田中在回答關於「四次防」的質詢時，列舉了各國的國防費對國民總產值所佔的比率來辯護，他說：「美蘇兩國暫置不論，西德、英國、法國等都佔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瑞典百分之四，瑞士約百分之二。比較起來，日本只佔百分之零點八，還不到百分之一，從這點看，日本擁有這程度的國防力，是不得已的。」也因此，田中認爲「四次防」是日本「最少限度的國防力」。他認爲國防費在佔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一的程度內是不爲過的。

新戰鬪機是轟炸機

從佔國民總產值的比率看來確實如此，但在野黨指摘他「忘記了和平憲法的存在」，「忘記了日本的特殊情況」，因而批評他的見解又是違憲的。民社黨委員長春日指責他「不應以數字來掩飾事實，這不是誠實的態度。」

報紙和評論家也批評田中只注意到比率，而忽畧了絕對數額的巨大，是「危險的想法」（每日新聞）。日本廣播電台解說委員平澤三日在該台解說時也指出：「這種說法是缺乏說服力的。不僅不能使外國人理解，即在日本國內也有許多人不能理解的。」

關於「四次防」的爭論，不只在規模的龐大，更重要的是它的由量到質的變化，也即由防守漸向進攻擴充。最具代表性的是FS—T2改良式對地面支援的新戰鬪機。

朝日新聞的社論和短評欄對這種新戰鬪機的製造，指出三點引人注目：㈠這種新機種名爲戰鬪機，實爲轟炸機。它附有電腦的瞄準器，比舊日本軍的重轟炸機能載多二倍的炸彈。一九六八年當時的防衛廳長官增田，曾在國會證言說：「新戰鬪機是否屬進攻的武器，由有無轟炸機裝置去判斷。」現在新戰鬪機附有轟炸瞄準器，自然應算是進攻的武器，而爲日本憲法所不許。㈡防衛廳當局認爲新戰鬪機雖附有轟炸裝置，但其航程短，無轟炸敵基地的能力，所以也不成爲威脅他國的進攻武器。但是，這種FS—TS改良型新戰鬪機的飛行半徑約五百五十公里。而從九州福岡縣的板付基地到漢城只有五百三十公里，由那霸到台北約六百公里，不能說沒有渡海轟炸的能力。如果減少一些炸彈或在他國內能夠加油的話，遠距離轟炸都有可能。㈢日本的軍火工業什麼時候就擁有製造這種轟炸的能力呢？這不能不令人驚異！照這樣做法下去，一朝日本宣佈已經開發核子彈了，也不必驚奇了！

「日本列島改造論」的辯論

臨時國會關於內政的論點，集中在「列島改造」和社會福利的問題。

在野黨從威脅生活的土地，公害、物價和落後的社會福利的現實情況出發，批評田中的「列島改造」實際上是「公害的擴大」而已，而要求應以社會福利優先。

反對黨特別指摘出地價暴騰問題已甚嚴重，民社黨書記長佐佐木說：「據我自己的調查，從『列島改造論』宣傳出去之後，到現在五個月中，全國地價平均已漲了百分之五十。」即對國民說來，利未見已先受其害，地價漲同時帶動物價也漲。

反對黨同時指出日本在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三位，但在社會福利方面卻比歐美各國落後得多。公明黨委員長竹八指出：「各國社會福利費對國民總產值的比率，英國爲百分之十一點八，法國十四點九，瑞典十五點二，而日本只佔百分之五點三。」

與在野黨的「蜜月」已過去

對此，田中表示：「日本應該建立適合於日本國情的理想社會安全制度，不一定要一一學西歐的東西。」

田中在答辯中一再強調他的「日本列島改造論」才是「解決土地、公害、物價各種問題的良方。」他始終堅持「有生產才有福利」的觀點，自民黨政府的「生產第一主義」依然未變。但他的「列島改造論」也只有原則而未有具體方案，國民自還不能安心。田中對「四次防」時用外國的數字比較，而對社會福利卻反對外國例子作比，也引起人們的批評，認爲他缺乏一貫的論理。

總之，從臨時國會這幾天的辯論經過，人們已感觸到，田中首相與在野各黨以及言論界的「蜜月」已成過去了。同時，一般對田中的評價也已開始在降低。

由熱轉冷的「認識中國」運動

柳以青

如果注意香港青年意識形態轉變的人士們，最近一定會發覺，對中共的熱潮——無論是認同、回歸，甚或統一等等的態度，逐漸地冷卻了。

我的這一論斷，或許會受到極少數的人士們所極端反對，以為他們仍是一本初衷地，有增無減地在認同着中共，回歸着中共，和冀望中共的政權，馬上把所有中國的土地統一起來，而普遍的建設起「社會主義的祖國」來。然而，大多數的青年，決不是如此想。

中共面目逐漸揭穿

何以日前香港的青年，不若前兩、三年對中共那樣的狂熱，基本原因是他們所倡導的「認識中國」運動所產生的結果。

這一「認識中國」運動的起源，我不清楚，但是，從「認識中國」運動展開以後的情形來看，幾乎不是「認識」而是「肯定中共」的一切。頗有排山倒海之勢，當時，他們一方面要大膽地衝破香港社會上的反對中共的意識和言論壓力，另方面就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中共所做的一切，一面倒地在鼓掌，在認同，在回歸。

而中共統戰方面，所用的技巧也正配合了這一情勢，有人告訴我：香港的情形，不啻是以前國內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情形彷彿。看樣子，這一時代的青年人們，又重蹈四十年代青年人們的覆轍了。

我只是在聽着，並沒有表示什麼。然而，在我心裏卻並不是如此想。基本的原因是：四十年代與七十年代畢竟在時間的差距上，有了極大的變動，不能同日而語；同時，在地域上，香港與國內又更是在空間上，有了太大的位置差距；可是，最重要的，還是青年人們在生活、思想、文化和感受上的不同。這點，卻是「認識中國」運動觸礁的最大原因。

今日香港的青年，他們可能不滿意自己的職位，自己的工作和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可是，在內心裏決不會就以大陸中共政策所統治下的情況就是理所當然的最佳方法。雖然，有時在口頭上，為了對現實的不滿意而聲稱「社會主義」的好處。因此，如果基於這一原因而聽到今日青年的怨言憤氣，大喊認同，回歸之時，切莫以為這就代表了他們的心聲。那只不過是他們一時的氣憤之言而已。

原因很簡單，回歸大陸為他們是輕而易舉的，為什麼他們在大喊認同，回歸之餘，在行動上並沒有絲毫具體回歸的表現，這一事實，任何人不能無視無睹。討論這一事實時，不需要冷潮熱諷，而應該更深入的了解這大多數青年的內心。

「回歸」並沒有解決問題

青年人是不怕犧牲，不怕挨苦的，因此，如果講生活的富足與否，恐怕很難打動他們的心。然而，這一代的香港青年，在香港生活中，無論在思想、文化和感受上，卻絕對不同於三、四十年代的青年人。

從世界進步上，他們已經知道了文化交流的重要，這文化交流的作用，並不一定認為是西洋文化就優良，中國文化就低落，而是互為影響的。同時，二十多年來，香港的新聞及傳播的發達，使到這一代的青年人，對人類、對世界、對國際、對國家、對社會的關切，都受到很大的思想洗禮，再也不可能把一套獨斷獨行而找不到強大支持能力的主義和思想，就可以任意加以承認的。因此，馬列主義的思想研究，並不是一種神秘的信仰物，而是要經過批判的學說而已。對於這一種學說的批判，香港的書肆中，不知有多少。因此，香港青年對共產主義的研究，絕不是出於信仰的心，而是出於求知的心，在求知上或是在認識上，香港青年所面對條件是豐富的。不若三、四十年代的中國青年人，只要摸到一本有關馬克思主義的人，以為如獲至寶似的，不僅閱讀，同時還加上了信仰。更重要的是：中共二十幾年來所做的一切，在香港這個接近大陸的地區是較為清楚的。每年有很多人去探親，每月有不少人逃亡來港，再面對了中共的喉舌報紙的胡亂吹噓，中共的本質面貌，總是活生生地給每一個香港人有生動的感受的——從探親及逃亡者的口中與宣傳資料的對比。

除非今天的香港青年對這些無知無聞，那要當別論，不然的話，青年人在求知上是一個不可或缺泉源。求知是自由的，任何人都不能強迫任何人。任何人也都可以拒絕求知，可是，拒絕求知的結果，也只能自己負責，任何人是無法代為擔負的。

十一月十四日本港的「明報」的「自由談」裏，有一篇「回歸有感」的文字，記述作者的姊姊的一段遭遇說：「記得小時候，姊姊天真無邪，對人坦誠，只是為了未來祖國的前途，才有回歸之想，尤其在畢業後，她只是被派到窮鄉僻壤去，相信決不會是『反革命分子』，要是走錯了路線，也只不過是照着所謂黨中央的指示而行。可憐的她，今天落得了如斯回歸的下場。劉少奇『反動』和林彪的『叛國』已殃禍及無數無辜同胞；他日再有人要奪權，還要多少老百姓受肅整牽連？」

，他們卻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本港輿論方面的指摘，只是把他們的了解和觀察公諸於眾而已。接納與否仍是每個人的自由，自由的抉擇所帶來的責任是要每一個個人來承擔的。上面所徵引的「姊姊」，就是這一類型。

冷卻原因分析

「認識中國」冷卻的原因很多，現在姑且一一的道來。首先是：中共最近的國際上的發展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同時，中共所注重的是國際方面的外人與華人，而對香港的華人，特別是青年人們，並不太重視。使到不少熱情有餘的香港青年，不免有冷落之感。

這方面正反擊了香港青年的民族主義狂熱和高漲。在國際的外交上，香港不少青年們似乎都有一份民族情懷的伸張，然而，看到偌多的外國人受到中共的招待，以及對國際華人的情形，香港青年卻不能不有民族情懷的鬱結。其中，特別是導致民族情感最高潮的「釣魚台問題」，而中共竟不提不講，使到香港青年對中共政權，在保衛國土的決心上，並沒有與他們心連心。

實則，香港青年的認同與回歸，基礎是建立於民族主義上的，然而，面對中共這個政權的作風，似乎盡是口頭上稱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爲「同胞」，而實質是在意識形態中的嚴格分判出的兩種「中國人」。這怎不叫香港中國青年人面對中共政權而患上冷感症呢？

從去年暑假開始，到今年暑假，香港的青年到大陸觀光很熱中，頗有爭先恐後的姿態。然而，在不同地的觀光歸來的口中或文字裏，除了歌頌之外，卻也發現了不少的問題而暢所欲言。這些，就大大地影響了中共開放大陸觀光的本意。因爲，對中共方面的失敗處，只能由中共中央的代表們公開說出，不能由幹部，更不能由前往觀光的人們說出。

而觀光回來後的青年所觀察得的問題，有時卻是很敏銳和正確，然而，由於是青年，知識仍未充足，並沒能深入的了解他們所道出問題之結癥所在。可是，只要能發現問題，已經算是不虛此行了。

這些問題的產生，使到狂熱的香港青年，一味要認同和回歸的青年們，把他們的理想在現實的事實前給粉碎了。開始發現：所謂的認同，該是有條件的；所謂的回歸只能變成一個口號而已。中共政權所統治下的大陸，決不是香港左派報章上所宣傳的那樣，因此要實事求是，研究調查，採取保留的態度，已經不再是狂蜂浪蝶般地一湧而前，一呼百應的了。

這一態度的轉變，由狂熱到冷靜，可以說是香港青年人在求知上的進步。同時，我還可以指出：對中共政權的認識和了解上，將來還有很多的機會，使狂熱變成更冷靜的。

事實上，在求知上狂熱的精神固然該有，但狂熱並不能解決問題，最主要的要靠冷靜的分析。前者可以說是即興的興趣，後者才是求知的本色。

我總覺得：如果要認識中國，以及爲將來的中國前途求出路的話，青年人的責任卻是很重大的。但是，我總不相信青年人就是那麼狂熱地去趨炎附勢。起碼，在偌長的中國歷史上，都是青年人們在創造着歷史。面對了創造歷史的時刻，絕不能也不該斷然放棄的。

然而，住在香港的青年們，固然應該「放眼世界，關心祖國」，可是，千萬不要忘了這「放眼」與「關心」的基礎，是建立於香港的社會上的。假如只是「放眼世界」和「關心祖國」的話，而忽略了所賴以生存的香港社會，那「放眼」與「關心」是虛無飄渺的。

英國人最懂得這個道理，因此，對目前香港社會的改革與社會福利計劃的推行是很努力的。也就是由於香港政府的這一政策，逐漸地也就改變了青年們對香港社會的疏離感。相形之下，也就使對中共政權由狂熱轉爲冷靜了。

青年人們有時仍然愛談論「殖民地主義」本質的問題。但是，千萬不要忘記，這殖民主義本質的討論，並不能做成反對全港絕大多數中國人們的福利進行。假如青年們想造福絕大多數中國人的話，就該致力於如何研究，推進香港的社會改革運動。

目前，香港治安不好，有心的青年人們，如果能夠把這治安紊亂的責任全部委諸於香港政府的話，我以爲：最好自己投身這一維護香港治安的行列，前往報名參加輔警行列，現在正是大量的招募期。

如果青年覺得香港社會的賭風太盛，而要歸罪於皇家馬會及香港政策的話，我以爲：青年人們勸導所有的青年人，不涉及與賭博有關的場所。諸如此類的事情，實則都可以從本身做起而扭轉社會風氣的。這也是青年創造歷史，改革社會的起點。把一切惡的委罪於他人，或是把一切好的冀望於一個政權，絕對不是青年人所理當如此的！那麼，青年人做什麼？只是「反對」與「擁護」嗎？

老百姓是無罪的

目前了解香港青年「認識中國」運動由熱潮而轉爲冷靜時，正是這一代青年深自反省的好時機。每位青年該當在這一時期，更冷靜地從事研究、調查和分析了。

百年來中國是苦難的，而中共政權並沒帶給七億中國人所希望的安樂與富足。反之，由於內部權力的爭奪一波平未，一波又起，七億的中國老百姓眞不知如何再挨受下去呢，老百姓確是無罪的，不是嗎？

假如青年們不能爲廣大的老百姓的處境設想，而只爲中共政權的行徑來解釋，來說項，這不但不公平，同時更使這一代的青年意識受到沾污呢！

我最反對青年們不加冷靜思考地就給予對任何事物的批判！同時，我也反對青年們只對別人的指摘給予盲目的抗拒而不深一層次的了解。





蘇輪拒載蘇間諜

本年六月間，香港政治部破獲了蘇聯間諜網，一共拘捕了四個人——兩名蘇聯人，兩名華人。

兩名蘇聯人為保列家洛夫、蘇納齊夫，已於本年八月遞解出境，遣送返蘇聯。

兩名華裔中國人，一個已釋放，另一個名何鴻恩，香港政府也要將之遞解出境。蘇聯貨箱輪「卡巴伊葡竇」號由港開返蘇聯，於是香港政治部人員便把何鴻恩押解上這條蘇聯貨船，要將之載返蘇聯。

可是卡巴伊葡竇號貨船的船主認為何鴻恩並非蘇聯人，因此拒絕載送，堅持不肯開航，這事僵持下來，除非香港政府撤消遞解，否則將難找得兩全的辦法。

蘇貨輪之不肯接載何鴻恩，當然有他的理由，如果同意接載，就等如承認了他們在香港從事間諜活動的一切，他們不肯招供，當然不會收容這個間諜疑犯，如果雙方堅持，何鴻恩就會變成一個人球。

看來，這事將會由倫敦和莫斯科交易，希望他們能達成協議。

據說：疑是間諜的何鴻恩，在尖沙咀區開設了一家商行，另外港島中區開設一間商行，專門代理蘇聯貨輪及蘇聯貨品貿易事宜。他牽進這件事是因為他們的間諜組織派人參入大陸

某人傑

，因事機不密，致遭破獲。

香港這個小島，有類於二次大戰中的北非地方卡薩布蘭卡，成為間諜活動的中心。相信這兒除了蘇聯之外，許多國家都一定派有間諜來香港活動。

不過，香港政府對這些從事間諜活動的人物，當然不會歡迎，但也不過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政策。

政治活動而見諸行動，香港政府就不能容忍，必然將其人逐走。過去已有不少例子，但只作政治言論，而沒採取行動的，卻不會受到遞解出境的。

蘇聯、美國、日本、中共、台灣，甚至東南亞國家，都有間諜在香港活動，他們沒有失手，因為他們的活動還未有達到危害香港本身利益的程度，並沒有蘇聯大鼻子那麼公開。

洋幫辦的無影脚

大埔道周生生金行被一名獨行匪徒刦去價值約三萬元的金飾，這種典型刦案，幾乎無日無之，在報紙上，這是例行新聞，閱報的人，他見慣見熟，不當是什麼。

但周生生金行刦案，卻引起一宗不愉快事件，一名外籍幫辦，把在場採訪的新聞記者，用無影脚連人帶機踢倒，這事引起在場採訪的同業憤慨，向該外籍幫辦提出抗議。

，他們往往視新聞記者當仇敵，動不動濫施暴力。

警察查案，記者採訪，都是他們的職責所在，彼此間應互相諒解。新聞記者在案發的現場採訪，容或有妨礙警察進行查案的地方，警官不是散仔，受過相當教育的，應當明白事理，他們應當先向新聞記者警告，不許他們走到事發的地方，如果他們仍然不聽，才可以「認真對付」，但即使採取行動，也絕不該使用暴力。

這位外籍幫辦既未先提警告，飛起無影脚踢人，這種行動，不知他佩起警章，內心會覺得可恥否？

有些行家說，這位外籍幫辦肝火盛，值得原諒的，一個獨行匪徒，憑一柄西瓜刀就可以做到世界，幾分鐘之內，所得是三萬多元。這是對治安負責者一個最大的揶揄，也許這位幫辦無法捉賊之餘，憤無可洩，就把到場採訪的新聞記者當做賊人，拳打脚踢，就彷彿已向那些盜匪耀武揚威。當然，新聞記者除了攝影機外，並無武器可資反抗。

我們認為，這種動輒對新聞記者使用暴力（如維園用警棍打人的洋警官）的警務人員，實為香港警察的一大玷辱。

一般來說，新聞記者對警方只有幫助，並沒破壞，警方對新聞記者應具好感，並且應予採訪上的方便。

也許，因為盜刦案的頻頻會發生，他們也認為這是警方最丟臉的事，而這些新聞記者卻專把警方丟臉的事發表，公之社會，因此條氣唔順，怒極而飛起脚，把相機鏡頭踢破，看你還有膽登否！

，警方不取得新聞記者的合作，是他們的損失而已。

股市的暴起暴跌

藍籌股票由於置地聲言要收購牛奶而掀起一片漲風，牛奶股票竟在一日之內，跳升了六十元，置地的漲勢也十分驚人，這是香港股市罕見的現象。

由於置地要收購，牛奶反收購，兩個大機構因而各出絕招，互相鬬法，鬬法的結果，刺激到股票暴漲。其實，有頭腦的人都可以計算得出，它們的實際價值，和股價相差甚遠。即是說，股價已超出其實際所值，這一種現象，十分危險。

果然，到星期一開市時，所有大小股一律下跌，而高價的藍籌股跌得最慘，牛奶公司一日之間跌四十四元，這種暴起暴跌的現象，據股票老行尊說，他前此也沒見過，除非時局突變，否則不會有這麼巨大的影響。

許多人都認為，這一次的暴起暴跌，完全由於人為的控制，你一招，我一招，造成巨大的波動，大家都曉得，炒股票的人必須有波動才可以獲暴利，如果牛皮，他們便無所作為。

近來股市的波動如此巨大，不消說，許多人會從這波動中取得大利，一朝發達，也有不少人在暴跌之下傾家蕩產。不過，控制大局的人，卻不管是漲是跌，都可以獲利，股市的暴跌，他們可以預見得到的，於是趁高價大量拋空，跌了四十多元，慢慢才補倉不遲，結果，他們從這一跌之中，獲利無算。

其來，人家盤滿砵滿，他們卻揩手不及，成爲控制股市者的犧牲品。

許多股票界的人士都認爲這兩個大商業機構玩弄這種手法，殊不能得人同情。關於「收購」這一類把戲，不久前有兩個小股也發生過類似情形，被大機構的頭頭指責，罵得狗血淋頭；現在，這些事情，同樣的發生在大機構之間，而他們的影響力，不知若干倍於那些小股，誰敢說個不字？

這情形，有類於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股票界的人士認爲，卽使政府不出面予以制裁，四間股票交易所也應該認眞對付，爲他們的客仔利益打算，應該停止他們的買賣，方爲上策。

中英文並重的煩惱

遺珠閣隨筆

爲了孩子讀書的問題，家裏舉行一次非正式的會議，出席的有孩子的祖父、媽媽、姑媽、舅父和我。問題由我提出，將來孩子讀書，讓他進中文學校呢，還是英文學校？

孩子的媽媽不等問題說完，便接口道：「當然讓他進英文學校啦，出路比較好些，將來我們有能力的話，可以供他讀大學，去外國留學，假如實在負擔不起，讀完英文中學出來找份職業，起碼可以維持生活呀！讀中文有什麼用……」

剛說到這裏，孩子的祖父搖頭了，表示反對。接着說：「不好，不好，進英文學校讀番書，將來學足番鬼仔，留長頭髮，做披頭士、稀癖士，滿口洋文，再娶個鬼妹，連我們的後代也完啦。卽是不至這樣，我們到底是中國人呀，怎能中文一竅不通？」

兩個說得都很有理，而且都是現實的問題，不能說誰不對，於是大家沉默下來。一會兒，孩子的舅父說話了，他似乎在打圓場：

「讀英文學校也無所謂，現在的英文學校也教中文的，不過偏重英文罷了。假如怕孩子忽視中文的話，可以在家裏替他補習一下。」

「不！」孩子的姑媽發表意見，她似乎有意在幫孩子的祖父：「還是讀中文學校好，中文學校也教英文的，並且當它是主科，如果怕不夠用，同樣可以請人補習呀！」

舅父究竟是外人，聽姑媽這麼說，只好不斷地點頭，認爲有理，且補充說：「進英文學校和中文學校都不打緊，總之，留意選擇一間既重中文又重英文的學校就是，將來孩子中英文並通，不是更好嗎？」

這麼一說，大家全樂了，覺得這意見非常正確，於是卽席決定，由我負責選擇學校。身爲孩子的爸爸的我，自然義不容辭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自此之後，我便留意告白和打聽學校，卻也不難，僅僅三五天間，已經知道中英文並重的學校有六七打之多，彷彿都是敞着大門，等着我的孩子去報名入學似的；我又發出幻想，彷彿我的孩子已畢業，不但中文好，英文也刮刮叫，孩子的祖父和媽媽都抿着嘴在笑，非常滿意似的。

可是仔細一想，不對頭了。假如眞的有這麼一間中英文並重的學校，我的孩子可慘啦，一天二十四小時，放下英文讀中文，讀完中文又捧起英文，及至中學畢業，論英文則比英文學校的畢業生差，論中文又比中文中學的畢業生差，結果兩種文字都派不上用場，都是半桶水。何況還有其他的課程要學習，不可能成天和文字打交道啊！

想到最後，我感覺我們的教育實在有問題。鴉片戰爭之前，閉關自守，所謂教育，無非讀讀四書五經，考考功名而已，既不通外務，又不知近代科學爲何物，這種教育當然極不合理。其後海禁大開，對外屢戰屢敗，發覺自己的教育需要改良，需要吸收西方的文哲科技知識，乃提倡讀外文，大派留學生，甚至派童子留學生，這樣的搞了一百年，結果呢，可說不幸得很，舊的教育制度被打倒了，新的教育制度並未建立起來，特別是高等教育，一直還停留在讀外文，派留學生的階段，甚至連唸中國文學的，也要到外國去拿一個博士學位，這眞是大笑話，也極不合理。

高等教育既以讀外文，派留學生爲主，於是以外文爲主的中等學校也應運而生，英文學校蓬勃發展，正是這個原因。

我們知道，日本也是一個學習外文，派遣留學生最多的國家，遠在隋唐已派人來中國唸中文，學佛經；明治維新以後，爲借鏡西方，又派人去歐美各國，至今仍未中斷，但他們能很快地建立自己的教育制度，有自己的標準，爲國家教育人才，改革社會，發展工業。在其教育制度中，從幼稚園到大學，本國語文始終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外國語文逐漸地才佔次要地位。至於研究外國文學，有志從事外交工作以及準備留學外國，再專門攻讀某種外文，那是另一回事。

沒有自己的教育制度，自然地會產生病態教育，這裏的學校有中文和英文之分，是最好的說明。中國人不進中文學校，而要進英文學校，不論怎麼說，那是不合理的，猶同英國人不進英文學校，而進中文學校一樣的不合理。但此時此地不合理的教育竟爲大衆所嚮往，眞是可悲之至。

當然，我這樣說亦無意鼓勵這裏的中國人必須要進中文學校，因爲作這種鼓勵不啻要別人自我抑制，有點兒殘忍，還是各適其適地去選擇吧。如果有所指摘的話，那只能怪我們自己的教育不爭氣，沒有辦好。

不過，這裏要指出的是：中文和英文並重的教育不實際，根本也不可能，若以此作號召，無非騙騙人或自我陶醉而已。

從「紅寶書」說到語氣完全一致

旦待

「紅寶書」為何失去蹤跡？

「我們來了解中國，從頭一件碰到的事到一切事物，都出乎我們意料之外。三個星期來我們沒見過一個中國人手上拿着「毛主席語錄」的小紅書，但他們的思想意識卻普遍提高了。我們邀請幾位廚師接受我們對周恩來總理的讚揚而徵求他們的意見時，結果他們的語氣完全一致。」

上面這段話是美國「紐約時報」編輯埃米特·戴德蒙在他的文章裏說的。他爲了居住在大陸的中國人手上沒有拿着毛語錄而感到詫異，爲了北平的廚師們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語氣完全一致」而感到驚奇。他認爲這兩點是中共「宏大」的成就，並給予熱烈的讚揚。其實戴德蒙先生這番話，只表現了他的幼稚和無知而已。

大陸人民現在手中爲什麼不拿着「紅寶書」呢？對中共問題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那是因爲林彪失勢了，「粉身碎骨」了。誰都知道「毛××語錄」是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奉林彪之命令，在一九六六年編印的。林彪還親自爲這個小冊子寫了一篇前言。並且把這本小冊子吹捧爲「紅寶書」，奉爲「最高指示」。無論幹什麼，首先一定要打開「紅寶書」唸幾段毛語錄，然後才照着毛語錄的指示去做。表面上是尊毛，實際上是爲

主席語錄』的小紅書」而驚奇呢？由此可見像戴德蒙先生這類所謂「中共問題專家」，遠遠落在形勢的後面，他們腦子裏的中國大陸，還是六年前紅衛兵揮舞「紅寶書」，高呼「造反有理」時的中國大陸。彷彿對震動中外的「林彪事件」一無所知，對林彪跟毛語錄的關係也一無所知。戴德蒙先生對中共的認識既然如此膚淺，試問他到大陸兜了一個圈又能觀察出一些什麼來呢？試問他的報導又能有什麼價值呢？

大陸人民「語氣」爲何「完全一致」？

「紐約時報」編輯戴德蒙先生，還爲北平幾位廚子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意見完全一致，「語氣完全一致」而大感驚奇。認爲這是大陸人民政治水準提高的具體表現，認爲這也是中共的「宏大成就」之一。眞是令人啼笑皆非。其實只要對大陸的生活方式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知道「意見完全一

都十分圓滿。一般同學也不必跟外國賓客碰頭。

在外國記者的報導中看到「中國人民意見完全一致」，或「語氣完全一致」的字樣，我們只感到悲痛。因爲這是中國人民喪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具體表現。我寧願看到大陸人民對同一問題，能夠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寧願看到他們也像美國人那樣，七口八舌爭論不休。可惜是大陸人民沒有這樣的福份，只有「語氣完全一致」的份兒。

黑名

儘管東南亞國家如星加坡、泰國等有過禁映以黑社會殘酷打鬭做題材的電影，但本港由兩大公司以及不少小公司製片家，仍無意放棄這種以黑社會打鬭作故事背景的題材，於是血腥暴力的電影，便由古代復仇、民初復仇，以至打倭寇而發展到今日的黑社會火拚的境界來。

黑社會本身是犯罪組織，沒法展開什麼公開宣傳，現在我們的電影，卻有意無意爲黑社會做義務宣傳工作了。看，電影中的黑社會頭子多神氣，生活多麼豪華，時時出國遊歷，在賭場上出手驚人，大頭目昂頭濶步，由人群經過，人人陪笑揖讓，不敢正視，黑社會的小頭目氣派也不凡，有華美絕倫的小別墅，任他登堂入屋，有艷女肉體橫陳，任其享受，遇着困難，拿出支票簿，輕輕鬆鬆寫上十萬大元，這算得什麼。至於小馬仔嗎，出入酒吧、波樓，過的也是濶少一般的享受的生活。這是正在上映一部頗賣座的國語時裝打鬭片「黑名單」的情節。

在觀眾席上，發現不少少年、青年觀眾、有學生、也有年輕的工人、或商店的小學徒。如果說香港人沒有什麼大抱負，一切大抱負只爲了賺錢，有了錢便可以過其高級享受生活，夜夜抱艷女而眠，但從正途發展，這似乎是不容易達到的目的。當看了「黑名單」那類電影的觀眾，如果是學生，他們可以想到將來畢業後出社會做一個白領階級，像他們的長輩那樣，生活是注定艱苦的，做學徒的，將來計算自己成爲技工、店員之後，生活並不一定好過。在電影中出現黑社會人物，無形中對他們的成爲一種幻想上的誘惑，假如他們之中，有意志薄弱的，而且在學校中、工廠中，遇着黑社會人物向他們搭綫，他們很容易墮入罪惡陷阱。因爲以前他們本來不知道黑社會是什麼，現在他們知道了，加入了黑社會，雖然危險，但碰碰運氣，可能會風生水起，也許那麼在罪惡邊緣上的少年，在他們純潔的心靈中，還存在一點良知，以爲自己將來賺夠了，可以改邪歸正。心中有了這種意識，一遇着引誘，說不定一拍卽合，很容易毀了一生。

語錄時既然是有目的、有預謀的，那麼他從毛澤東著作裏所摘錄出來的片段文字，當然是對他有利的，對他的奪權造反有利的。而對中共其他領導人當然是不利的。林彪就是用這本「紅寶書」推翻地方黨委，軍區黨委的決議，利用這本「紅寶書」來抗拒黨中央的命令。說黨委的決議和劉、鄧中央的命令不符合毛××的「最高指示」。用以煽動群眾，迷惑人民。

現在林彪既然從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寶座上摔了下來，摔得粉身碎骨了，試問大陸人民有誰吃了豹子心老虎膽，膽敢拿着「劉少奇一類騙子」編印的「紅寶書」招搖過市？試問中共當局又豈能容許，把林彪斷章取義摘錄的東西，繼續奉爲「最高指示」？

其實現時大陸人民手中不拿着「毛語錄」一點也不奇，假如他們仍然高舉「紅寶書」那才眞正值得奇怪。「九屆二中全會」後，中共就號召學習馬、列主義，讀馬、列主義原著，讀毛澤東的原著，掀起「讀書運動」，其目的就是爲了消除林編毛語錄的廣泛影響。近一年來中共宣傳機器已經說得很明白，它說不讀馬、列原著就不能辨別眞假馬、列主義，「劉少奇一類騙子」斷章取義弄幾段馬、列詞句來嚇唬人，你就非上當不可。

「林彪事件」後，「毛××語錄」早就從「紅寶書」、「最高指示」的崇高地位摔了下來。變成假馬、列主義用以欺騙人民、嚇唬人民的東西。戴德蒙先生跟其餘二十名美國報刊編輯上月才抵達大陸訪問，怎麼還會爲了沒有看到「中國人手上拿着『毛

共黨八股的疲勞轟炸，報紙電台說來說說去就是那幾句話，開會學習說來說去也是那幾句話。甚至連牙牙學話的小孩在托兒所、幼稚園裏所學的，也不外是「毛××萬歲」、「共產黨萬歲」那幾句話。七億人民誰不能背幾句黨八股呢！

絡繹不斷的政治運動，接二連三的鬬爭，已經把大陸人民的個性歪曲了，無論對誰都不敢說心裏話，大家見面都從「天氣哈哈哈！」說到「毛××萬歲」，語氣有什麼辦法不一致呢？何況接受外國記者訪問的人，都是經過官方選擇、安排的。有關官員早已交待淸楚，別人怎樣回答，假如問到預計以外的問題，又應該怎樣回答。事前還要經過多次演習，像排戲一樣排演，試問北平幾名廚子回答美國記者的問題時，「語氣」有什麼辦法不一致呢？

筆者在大陸讀書時，有一次碰到外國朋友要到學校訪問，學生科、保衛科的幹部緊張得不得了，公安局也抽調大批便衣警探進入學校，加強保衛工作。黨委書記也在報告會中，向同學們再三叮囑，不准用外國語言跟外國訪客交談，不准使用攝影機和錄音機。（按：其實一百名同學當中都沒一副攝影機或者錄音機。擁有這些東西的人，百分之百是剛從海外回去的僑生）。不准回答黨委準備的五個問題以外的問題。

那一次進入我們學校訪問的，是幾個阿拉伯人，他們實際並沒有進行廣泛的訪問，只在學校裏走了半個圈。有機會跟他們接觸的，只是人事處選出來的學生會和共靑團骨幹。一切

羅馬·生意經

一個樣本，其實近二年來，多少由大公司到小公司的出品，無形中爲黑社會人物的豪華生活與權勢作義務宣傳者可不少。「黑名單」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筆者所以特別引用「黑名單」，就因爲過去會經看過這位青年導演羅馬的幾部片，如：「浪子與修女」、「鈔票與我」等，有文藝片、有反映現實的鬧劇，雖然拍得不見得怎樣成功，但總可以看出這位青年導演對社會現實問題，有點藝術上的抱負，總不如張徹那樣，只抱着「暴力式浪漫」，只獨沽一味，因此筆者很希望他能從不成熟到成熟，摸索出一條藝術工作者應走的正道來。「黑名單」並不像羅馬過去的作品，甚至可以這麼說：這是羅馬「拿起屠刀」之作。當然，這也不能獨責羅馬，在此時此地，製片家才是使電影事業墮落的罪魁，一個職業導演，除非你自己是老闆，否則你要遵命。此時此地的某些製片家，他們拍電影純粹是爲賺錢，但那並不能說拍有教育性的電影不能賺錢，也許因爲學養問題，製片人想像力太貧之了，創新的不敢接受，只好將自己的眼光，放在跟紅頂白的迷信觀念中。本來暴力電影，也可以拍出健康意識的。但你切不可叫他們接受什麼健康意識這些建議。因爲他們的目的只是純粹爲了賺錢。

目前國片的血腥暴力電影，大可以用兩句話概括了製片家接受任何一個故事的觀念。那兩句話就是：「情操假絕，壞事做絕。」所謂壞事做絕，就是凡是任何暴力電影的主角，必定是嗜殺狂人，因爲我們的製片家只相信表演殺人才是最富刺激性，最有把握的娛樂招式。但主角又不能不是一個正面人物，因此爲了使代表正面人物「殺人有理」起見，不得不給那主角人物製造一種「假情操」，那假情操便是種種公式的報仇，什麼報父母仇、兄弟仇、師父仇、只要有了仇，便可以大開殺戒了。於是常見電影中，有種種殺人式樣，用繩勒殺、用刀刺死、用手臂夾死、用棍打死、打鬬到死等等。情操雖是假情操，殺人卻絕不能含糊，更不可草率從事，因爲觀眾看電影，都爲看殺人的刺激性而來的。不夠刺激嗎，可以大灑番茄漿。越殺得夠殘忍越是好戲，因爲表演殺人才是眞正「戲肉」。

「黑名單」也許可以使羅馬成爲百萬導演，那是羅馬的成功，也是羅馬的失敗。因爲最不幸的是羅馬過去導演的約畧表現出一些藝術抱負的作品，沒有使他成爲百萬導演。走上迷途的人，都因爲他在進入迷途第一步時風光太好了。使他失掉了一份反省的心。電影藝術的道路是廣濶的，不久以前，本港有不少賣座百萬以上作品，如「陶氣姑娘」、「珮詩」、「秋決」，「十四女英豪」以及「大軍閥」都不純粹是暴力電影，一個有藝術抱負的導演，至少應對自己有信心，何必一定要藉暴力來達到百萬導演的願望呢？

林巽

重開蘇彝士運河的難題

美總統尼克遜於當選聯任之後所發表的對外政策指出：預料在第二任中，駭人聽聞的新外交活動減少，而把主要的目標轉向歐洲、國際經濟問題，以至於中東談判。

同時，美國務卿羅傑斯，也極力主張早日重開蘇彝士運河，作爲中東和解的第一步。他對一個電視訪問記者說：「我們正在外交方面所能做的，試圖說服以色列與埃及開始談判，從而促使重開蘇彝士運河，部份撤軍的行動。……」

運河關閉將近六年

我們屈指一算，蘇彝士運河之遭關閉，迄今已整整地五年零六個月了。由於聯合國派駐西奈半島緩衝地區的和平部隊，係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杪開始應阿聯要求而撤退的；但埃及使用水雷及蘇式米格機封鎖通往以色列的阿卡巴灣，則在同年五月中旬已開始執行；同時也影響了整個運河的航行。到同年六月初，以阿戰爭爆發後，運河宣告正式關閉，至明年五月將是六年了。這對埃及的經濟而言，顯然是一項無可估計的重大損失；特別是對西歐各國更爲一大威脅！如所週知：前埃及總統納薩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宣佈沒收運河並關閉運河之後，曾一度使英、法的汽油實行配給制，倫敦街上且曾出現馬車代替汽車呢。因此，在中東重現戰爭危機之初，一般人深恐運河再遭關閉。

其實，蘇彝士運河關閉將近六年，究竟西歐各國受到多大的影響呢？據「經濟學人」的分析是：憂慮與悲觀的心理，早爲下列三個因素所掃除。例如：㈠十多年前，西歐的汽油供應有五分之四經由蘇彝士運河輸入，現時對該運河的靠賴成份已大大地減少了；㈡由於近年來，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尼日利亞等地，都能供應汽油，足以供給歐洲需要

船的體積大爲增加，致擁有這種巨型油船的運油公司繞道好望角，比舊時經運河並不增加太大的費用。因此，運河關閉後，對於汽油供應不像以前那樣徬徨了。

不錯，若蘇彝士運河完全通航的話，則東西交通既縮短了航程，又將減少航期，從倫敦至孟買，比繞道好望角足足減少了五個星期，而且新航線的天氣較佳，更有許多煤站及停泊的港埠，對輪船頗有裨益。據統計：以普里茅斯港爲出發點，經蘇彝士運河至孟買的全部航程僅六千二百哩；若繞道好望角，則達一萬零五百哩，其縮短航程四千三百哩，佔新航線的百分之五九點三。經運河至新加坡的全航程爲八千一百哩，若經好望角則達一萬一千四百哩，縮短航程三千三百哩，佔新航程的百分之四〇點七。經運河至香港約九千五百哩，若繞道好望角，則爲一萬二千八百哩，縮短航程三千三百哩，佔新航程的百分之五四點七。——這對平時的海運業固然不便，尤其是對戰時的軍需運輸，更可能影響戰事。

就經濟上而言，蘇彝士運河一再減低了通過費之故，因而成爲歐、亞間郵船和商船最便捷的航道。由於一九一〇年通過船隻噸位，比一九〇〇年約增加了一倍；又因該運河以東諸國，往昔多爲英國的自治聯邦或屬地，與英國的貿易一向很重要，故通過運河的船隻亦以英國爲最多，平均每年約佔半數以上。例如：一九三八年度曾達一千七百餘萬噸；這大量的貨物如果繞道好望角，由於航行日期增加，運輸上必需的船隻和燃料也隨之增加。即以英國與印度的交通而論，其增加約爲五與九之比；亦即是說經運河至印度所需船隻爲五艘，若改道好望角則須增加至九艘。

就英國整個對外貿易來看，其與印度、緬甸、

之八，爲數甚少；即使運河永不開放，對英整個運輸也不至於有嚴重影響。此外，英與澳洲新西蘭的貿易，約佔總額的百分之十二，蘇彝士運河被阻絕後，可改由巴拿馬運河運輸。蓋自英國利物浦至雪梨，取道巴拿馬比經蘇彝士運河航程，只增加一百五十浬而已。至於石油供應問題，除波斯灣沿岸外，其他各地均無影響；如果戰時需要大量供應，則可改由西半球——包括美國、委內瑞拉等地取給。

運河的一頁滄桑史

再就戰畧上的地位而論，埃及介於東方和西方之間的要衝，兼居戰畧和商業樞紐，成爲歷史必爭之地。遠在公元前二千年時，人們就已發現蘇彝士地峽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埃及第十二朝皇帝薛索斯德立斯，便已着手開濬運河工程，稱之爲「發洛」。因之，古運河即叫「發洛運河」。公元前七世紀的時候，由於政治很不穩定，握有運河之權利者數度更易，以致運河幾乎全部淤塞。到了公元前六一二年，埃皇尼古在貿可河之役，打敗了猶太王欲喜之後，而重行對運河大加疏濬。公元前五二一年，波斯皇帝大流士征服埃及後，乃把發洛運河重整舊觀，並加以開寬。至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則將發洛運河改名爲「圖拉眞運河」。到了公元後九八年，羅馬皇帝圖拉眞又把古運河的河漕整理起來，新運河在開羅城附近的巴比倫城與尼羅河主流相溝通，以供給其水利，一直維持到公元後五世紀時，始告廢弛。七世紀時，阿拉伯侵佔了埃及，運河復經疏濬可資通航，直至八世紀末尚能利用。

不過，到八世紀以後，東西方經營埃及的商業已告日益衰落；旋而土耳其帝國崛起，致使蘇彝士地峽的商業，一度宣告斷絕。直到一八五〇年，才有法國人雷賽布修鑿現有運河的計劃；至一八六九年始告竣工。而英國購得埃及總督伊斯美所擁有的運河半數股票，則始於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二年，英軍就進佔了蘇彝士運河坦帶，嚴密防止埃及人侵襲運河，卻未獲致法、德、奧（地利）、匈（牙利）、義、俄、土、西（班牙）等國的同意，乃於

蘇彝士運河永久保持其自由通航狀態，各國商船或戰艦，均可自由通過，各國絕對不得任意干涉或封鎖。」——這一協約可說是純粹警告英國不得壟斷運河權利。

但至一九六〇年，歐洲諸國卻形成了兩大集團，成爲英、德爭霸運河的時期。一九一五年二月，英國利用其強大海軍擊退了進攻埃及的土耳其軍；到一九一八年歐戰告終後，英國便正式取代了土耳其的地位，而成爲埃及的保護者。同時，蘇彝士運河的自由通航，亦由英國予以保證。是故，赫登曾說：「大英帝國是由武力造成的，但要靠威信來維持。」而勞合喬治則認爲：「蘇彝士運河爲大英帝國的命脈！」一九二四年麥唐納也曾說過：「蘇彝士運河的安全問題，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對英國都有重大的關係。這是英國整個國防計劃的中心，必須全力保護，在任何情形下決不可放棄。」

戰略地位與未來問題

實際上，蘇彝士運河不僅是英海道的樞紐，而該地峽且爲英國各部分交通網的聯鎖。從英國至遠東的航空路線，也要經過蘇彝士地帶；自英國至東方的海底電線網，到埃及後的陸上電線通至紅海分爲兩路：一路由賽德港至蘇彝士城；一路由亞歷山大港經開羅至蘇彝士城。故運河地帶，實爲電線網的重要聯鎖。可是沿着這一地帶的民族，全爲阿拉伯集團的回教徒，過去各地既有以政治目的爲互相團結的企圖，藉以反抗英法的統治，一九三六年德義煽動西非叛亂，墨索里尼自稱爲世界回教徒的保護者，從而於二次大戰期間一舉侵略了東非的法屬吉布底與英屬索馬利蘭，以威脅紅海出口，最後目標亦在爭奪運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俄更煽動近東的回教徒起而與英、美、法搗亂，利用其內部的糾紛，以削弱西方在中東和近東的地位，破壞了英國的主要交通動脈——蘇彝士運河。因此，當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前埃及總統納薩宣佈沒收蘇彝士運河的時候，英前首相艾登曾坦率地說：「納薩突然宣佈

一九六七年六月的以阿大戰，也是蘇聯幕後的傑作。它援助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敍利亞等國以最新武器，目的在消滅美國支持的以色列，卻沒有想到阿拉伯國家仍不堪一擊，特別是接受蘇援的埃及敗得更慘！因而運河東岸之地盡入於以色列軍之手，使到蘇彝士運河關閉五年多而未開放。

談到蘇彝士運河未來的問題，一般認爲：即使以阿戰爭能和平解決，運河至少也要一年以後才能復航。據工程處指出：運河的比鄰多爲沙漠地，風沙爲患至烈，平均每年掘出泥沙約達四百萬立方碼以上。當船隻通過時，堤岸受波浪衝擊之故，其壽命平均僅十年至十五年之間，必須重加改建。一九五六年七月，因運河發生危機而封閉僅有一年，且無船隻被擊沉於運河中，後來進行清理工作時，尚且費時半年始能重開航運。何況現今已近六年未曾挖掘泥沙，和修理堤岸了，將來的清理和疏濬工作，顯然成爲史無前例的艱鉅！由於過去的六年中，運河兩邊的許多堤岸已被炸崩，六個淺水湖供應站也都被摧毀，要想恢復這些設施，起碼需一年至半年的時光。河內所積存的泥沙約達三千萬立方碼左右，尤其擱淺於河內的各國輪船，尙有十四、五艘之多呢！

打撈工作將很麻煩

由於運河南北兩端的出口處，都有被炸沉的船隻殘骸所阻塞，令到河中間的輪船動彈不得。其中包括一艘名叫「倫廸斯」號的貨船，排水量僅一千四百噸，船長漢齊克表示：「如果以色列同意局部撤退運河東岸的西奈半島佔領軍，讓埃及清理河道，這艘噸位最輕的貨船是可以逃離運河的。因爲該船吃水僅十呎，而且船身細小，可以靈活地避開河道內的沉船殘骸，而從北端駛入地中海。」

可是被困於大苦湖中的其他十多艘輪船，要想逃離被困的命運是頗不容易的。例如：排水量六千五百噸的美國貨船「非洲山谷」號，就早已發生了電大困難！原因是該輪的機房，在六八年時已被水浸入，船身隨之傾斜！大部份機器都已生銹，縱使能行動；何況兩端還有沉船殘骸所阻塞，及若干河站遭炸毀，河道已被重重污塞呢？

根據運河公司運輸管理處所發表的公報指出：現被困於運河中的十四艘輪船，計有：英國四艘、西德二艘、波蘭二艘、瑞典二艘、美國、保加利亞、法國、捷克各一艘。這一批倒霉的船隻，在一九六七年被擱淺的初期，合共有船員達三百十五名，各船公司初期以爲運河是能迅速重開的，所以紛紛致電運河管理處要求禁止其船員離開。但後來據守運河兩岸的以、埃軍隊，則不斷地進行隔河砲戰，無情的砲彈紛飛河內及岸邊，使到被困於船上的海員們，時時都有生命危險！又苦於運河被長期封鎖，欲逃無路！

直至七〇年秋，當以、埃協議首次停火時，這些船員才有機會離船脫險，從而取道埃及散去；爲了輪船的保養，保留守各船上的船員，一共不過五十人了。他們都是各公司長期僱用的基本技術人員和船長，在停火期間爲着解決他們久困的苦悶，多半輪流登岸到開羅市區去消遣；同時也在船上舉行酒會的，在三百多名水手未離船之前，他們在船上還舉行一次所謂「蘇彝士世運大會」。其中有兩艘船是運載罐頭食品的，一度成爲三百多人的救命糧食。這以中東戰爭狀態對峙之久，運河關閉時間之長，爲該運河自一百多年前開放以來所未有！在此漫長的歲月中，運河簡直變成了一條死港，運河公司的所有工作計劃均告停頓，若干技術人員包括領航員在內，多已離去，公司所僱用的船隻如駁船、垃圾船、挖泥機器、裝油船、救生船及起重機船等，也多已被毀，對於重開運河的工作計劃，將非常難以進行。本來在去年三、四月間，由於美國從中調停，中東和平已露曙光，重開運河的希望增大；特別是在今年埃及宣佈驅逐俄人時，越爲以阿和解更有希望。但「阿游」恐怖分子在西德殺害以色列運動員之後，中東局勢再度惡化，對於重開運河的問題，也更難於解決。

胡養之

元老派—葉劍英

方君歸

葉劍英的經歷

葉劍英，廣東省梅縣丙村雁洋堡人，一八九九年生，現年七十五歲。其家庭爲梅縣客家大族，歷代經商南洋，海外親友極多。幼年在鄉讀私塾，後入梅縣私立東山中學，未畢業卽隨父旅遊新加坡及安南等地。返國後投考雲南講武堂第十二期，與朱德、周保中及北韓勞動黨政委會常委崔庸鍵等爲先後期同學。一九一九年畢業，回到廣東，投入陳炯明部楊坤如師任參謀。一九二三年任粵軍許崇智部張民達旅參謀，參加第一次北伐，隨國民革命軍出師桂林。一九二四年五月黃埔軍官學校成立，經廖仲愷先生引介，聘任爲少校教官，一度任教導團團長；同年經周恩來親自吸收加入共黨組織。一九二五年一月任第二師參謀長，參加第一次及第二次東征戰役，並兼任梅縣縣長。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軍興，任一軍參謀長，嗣調任新編第二師師長。一九二七年任第二方面軍第四軍參謀長兼教導團團長。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共黨在南昌暴動，葉劍英是領導人之一，失敗後亡命香港。同年十二月，與葉挺等潛入廣州，組織工人赤衛隊，並策動第二方面軍警衛團與教導團，於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時發起暴動，葉劍英本人於舉事前兩天秘密赴香港，轉往上海。一九二八年初隨周恩來赴蘇，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一九三〇年由蘇轉往德國考察軍事，至一九三一年返國。

一九三一年冬，隨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江西共區，任共軍紅一方面軍參謀長。一九三二年任中共瑞金紅軍學校校長。同年中共擴編組成紅七軍團，

共軍由江西突圍西竄，兼任中共中央縱隊參謀長。一九三五年一月兼任共軍紅三軍團參謀長。六月紅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會合於川西懋功。八月共黨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組成兩個縱隊，分途竄往陝北，後因張國燾抗命北上，毛澤東被迫改變計劃，以其所率的右縱隊改爲「陝甘支隊」，調葉劍英任支隊參謀長兼第三縱隊司令員。

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戰軍興，共軍接受政府改編，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後改稱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兼八路軍駐京辦事處主任。一九三八年兼任八路軍駐漢口辦事處主任。一九三九年兼任衡山游擊幹部訓練班副教育長。一九四五年四月，當選中共七屆中央委員。同年八月充毛澤東隨員赴重慶參加談判。一九四六年一月任政治協商會議共方代表，同年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成立，任共方首席代表。一九四七年一月由北平撤返延安，復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參謀長。

一九四九年，任中共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中共北京市市長。該年九月一日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員會第一書記廣州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兼廣東省軍區司令員及政委；十九日再兼任中共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及廣州市市長，廿一日兼任中共廣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該年十二月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〇年華南軍區成立，兼任司令員。一九五二年六月，林彪赴蘇就醫，兼代中南軍區司令員職務。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南軍政委員會改組爲中南行政委員會，仍兼任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二月任中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八月被選爲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

月任中共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一級獨立自由」、「一級解放」勛章。一九五八年九月當選爲共黨八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兼訓練委員會主任。十二月任中共軍事代表團團長訪問緬甸。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任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副團長（團長爲彭德懷）訪問蘇聯。一九五八年一月，任中共軍事友好代表團團長訪問印度；同年中共武裝力量監察部撤銷，調任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七月當選爲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十月任軍事友好代表團團長訪問波蘭。一九五九年四月，當選連任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及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同年兼任中共中央軍委條令驗收委員會主任。一九六〇年八月任中共黨政代表團團員訪問北越。十二月任中共軍事代表團團長再度訪問北越。一九六三年隨劉少奇訪問北韓。一九六四年九月當選爲中共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一九六五年一月當選連任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被選爲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一九六六年七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八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提升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六七年一月，升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月逆流」的黑悍將

在中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前期，葉劍英是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毛澤東在上海扣留了共軍總參謀長羅瑞卿，決定予以整肅；由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小組，葉劍英任小組長，負責揭發和批判羅瑞卿的錯誤和罪行。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起，葉劍英領導共軍各總部、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各軍種、兵種、大軍區的負責幹部數百人，對羅瑞卿進行了面對面的鬬爭，

中央工作小組名義，作出結論，向毛澤東建議撤銷羅瑞卿在黨、政、軍系統的所有職務，爲毛澤東淸除劉少奇在軍中的勢力，建立了第一功，因此先後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衞兵」運動興起後，葉劍英也遭到攻擊，指責葉的父母是地主階級，葉本人在香港有私人財產，葉亂搞男女關係，曾先與華僑女子朱月倩結婚。赴蘇聯後又與共黨黨員趙士炎遺孀夏之栩（現任中共國務院輕工業部副部長）同居。充任瑞金紅軍學校校長時，利用職務與該校文化教員危拱之姘居。一九四一年在重慶曾與某大學女生結婚，後又遺棄。最後始與曾憲植同居。以後葉的女婿名鋼琴家劉詩昆（曾在一九五八年第一屆柴可夫斯基音樂節中比賽獲第二名），被指爲「周揚黑幫分子」，多次公開鬬爭，葉劍英愛莫能助，最後劉詩昆被「紅衞兵」打斷腕骨和手指，不能彈琴，葉聞之老淚縱橫，徒呼奈何。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革」進入奪權鬬爭階段，朱德、陳雲、陳毅、李先念、鄧子恢、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及葉劍英等，均爲「紅衞兵」和「造反派」拖出鬬爭，諸多淩辱。二月十六日上述諸人齊集在北平懷仁堂開會，會上譚震林首先大罵張春橋，並說：「我沒有錯誤，用不着別人保。老幹部都被打倒了，我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參加革命，不該入黨，不該跟毛主席革命四十年。」葉劍英說：「過去戰士負傷是掛彩感到光榮，這次文革，戰士負傷後咒罵。」李先念立卽捧叫說得好，舉起大姆指說：「還是參座高。」葉劍英又說：「中央文革不幫助老幹部」，接着大家罵江青、罵康生，並大鬧懷仁堂；周恩來當時雖亦在場，無法阻止。二月十八日毛澤東親自約談勸慰，但諸人不肯罷休，最後毛澤東說：「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可以叫王明來，叫張國燾來，我和林彪同志帶着葉羣到南方去，把江青給你們留下，把中央文革的同志給你們留下，江青同志你們可以殺頭，

採取了分化政策，將譚震林整肅，其餘由周恩來出面調解了事。但中共中央文革仍策動「紅衞兵」向上列各人批判鬬爭。四月葉劍英又被指爲「破壞西南地區成都文化大革命的禍首」，「是青海趙永夫的後台」，並在鬬爭大會中不斷揭發葉的罪行。

當時對葉劍英的鬬爭持續了一個多月。迄至五月，周恩來在一次鬬爭大會上爲葉劍英說情：「我保證葉劍英是毛主席的好幹部，葉劍英對毛主席很忠實，長征時期，反對張國燾計劃組織的僞黨中央；他對反對彭眞、陸定一、羅瑞卿和楊尙昆問題，有很大的貢獻。在處理青海省及四川省問題，雖然犯了錯誤，但這是因爲他太信任部下所致。」在周恩來力保下，葉劍英逃過了「二月逆流」這一關。

葉劍英的人事關係

葉劍英在一九三一年底由上海進入江西共區後，成爲毛澤東的幹部，關係平常。直到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懋功會議中，支持毛澤東反對張國燾，並隨毛澤東的右縱隊北上。中途張國燾抗命，毛澤東改右縱隊爲陝甘支隊，任葉劍英爲支隊參謀長，從此取得毛澤東的信任，而取代劉伯承在共黨中最高軍事幕僚長的地位。（劉伯承當時隨張國燾折返西康，未隨毛北上）以後名義上充任毛的軍事僚幕長達十年之久。但葉劍英除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曾獨當一面外，迄未爲毛澤東所重用。一九五四年以後由廣東調返北平，僅負責武裝監察、軍事訓練、科學研究、條令驗收等工作。直到今年九月林彪被整，毛澤東一時無可用之人，不得不暫以葉劍英充數，協助處理日常事務。

在中共政權中和葉關係最深的應該是周恩來。他們從一九二四年相識，歷共患難，迄今已四十八年。葉是周親自吸收加入共黨，一同領導南昌暴動，相偕逃亡香港，同赴蘇聯。回國後葉又隨周同時進入江西共區，周接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葉任參謀長。抗戰中葉隨周在政府地區從事統戰活動。勝利後又隨周充任政協代表。以後周在南京，葉在北

劍英能獲毛澤東重用，和周恩來自有相當關係。

葉劍英和已被整肅的劉少奇，過去也有相當的淵源。一九三五年一月，葉兼任中共紅三軍團參謀長，當時劉任該軍團政治部主任，相處極爲融洽。一九四四年劉少奇升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爲葉的上級，葉趨奉未恐不週。一九四六年葉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共方首席代表，任用北平輔仁大學畢業生王光美爲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葉等撤返延安時，携王光美同行，介紹劉少奇。以後劉少奇與王光美結婚，葉有撮合之功。一九四九年一月，因劉的力保，葉得以出任中共第一任北京市市長。「二月逆流」事件，葉所以參與，除了本身被批鬬、其婿被打斷手指，因而憤憤不平之外，劉少奇的被鬬和「紅衞兵三審王光美」，也成爲原因之一。

葉劍英的命運

一九六九年四月，葉劍英雖在中共「九大」中當選爲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活動極少，似乎是專責對北越的軍事工作。他在中共政治局的地位並不高，過去的排名在江青、黃永勝、張春橋、姚文元、董必武、李先念等之後。但從去年九月林彪被整肅事件發生後，葉劍英不但經常以共黨軍委副主席身份，公開活動，在黨內的地位，也突然上升，他排名已越超了張春橋之前，取代了原來黃永勝的地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僅排在江青的名字之下（常委不列入計算）。這是葉劍英參加中共四十八年來在政治上的巔峯時期。

目前葉劍英的職務，還是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協助毛澤東處理軍委日常工作。中共中央軍委除由毛澤東兼任主席，第一副主席林彪已死亡，副主席是劉伯承、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五人，其中陳毅已死，劉年已八十，體弱多病，徐聶三人久已不問實際工作，且在共黨內不是政治局委員，均不可能升任第一副主席。因此可以取代林彪的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的，只有葉劍英一人。

台灣十八天遊記

袁暘照

本人歷年十月慶典，例必回國參加慶祝致敬，本年中華民國建國六十一年國慶大典，參與旅港之忠貞團體，於十月六日乘搭中華航機，抵達革命復興基地的台北松山機場，首先映入眼簾是機場上盈空招展着雄壯美麗的國旗，令人心情倍加興奮，美奐美輪的機場大厦正門，橫跨着長十餘丈，歡迎歸國僑胞的金黃大字，使人感到如返家園。下機後卽有僑務委員會僑胞接待組人員及親友等在機場迎接，相見甚歡，一年一度領略到祖國的熱情及親友的接待，能不令人感動呢？出機場乘坐僑務委員會特備專車，直達旅舍，途經市區中山路、仁愛路、南京路等，馬路寬濶百餘尺，六線行車，清潔整齊，兩傍遍植樹木，濃蔭密佈，恍似花都，遠非香港所及。尤値得驕傲與令人羨慕的，在祖國的懷抱裏，無論國民或回國僑胞，都是熙熙攘攘，一切行動，絕對自由。十月七日，本團同人自僱旅遊車聯袂往烏來旅行，欣賞山光水色，參觀遙遠隧道輸水水力發電廠，及乘坐懸空纜車，越過凋深千餘英尺的山溪，登上風景別緻的烏來風景區，聽山鳥的清歌，賞爭妍的花木，眞令人有流連忘返之雅興。

十月八日，同人等遊覽石門水庫，三面高山環抱，樹木靑葱，雄偉巍峨的堤壩，橫跨着兩山夾峙的出口處，唧接羣山水瀑，滙成萬馬奔騰，當水閘升起時，激起水花千丈，壯觀奇景，洶湧的波濤，衝擊着淡水河床，恍似發出代表大陸同胞的怒吼。水閘出口處，建立佔地數萬方尺的發電總機，利用水力發電，可供電量數千萬瓦特，以供台省工業用途，又可藉此龐大水利，灌溉下游之萬頃磽地變爲良田，其裨益經濟價值，據說遠東無出其右者。其水庫縱橫約廿餘里，乘汽艇登上湖心仙島，景物幽清，山地小姐笑臉相迎，夾路濃花，搖曳生姿，迎風吐艷，觀不盡山光水色，賞不盡鳥語花香，入其中恍似蓬萊境界，俗慮全消，眞不愧有仙島之稱了。

十月十日，上午我承總統府鄭秘書長，在總統府會客廳接見，宣示 英明領袖對僑胞的關懷，及對各地僑胞概況，垂詢甚殷，誠摯之情，令人衷心感動。下午承僑務委員會邀請全球歸國僑胞在僑光堂茶會，毛委員長暨高級首長熱情接待，主客聯歡，政府關注僑胞，可謂無微不至！

十月十日，爲雙十慶典，普天同慶，薄海騰歡，二十五萬海外炎黃子孫，集中在總統府前之大廣場上，熱情洋溢，熱血沸騰，雄壯的歌聲，夾着全球華裔高叫反攻復土的呼聲，直衝雲霄，象徵着大陸河山發出自由呼喚，當最高長官蒞場，全體肅立，來華參加慶典之各國貴賓及日本民間親善團體，與我們全

兄帶領，乘坐華麗旅遊巴士，遊覽基隆、野柳、金山及陽明山等風景區，車行十小時，沿途所見除風景外，山則林密靑葱，野則遍鋪青綠的禾稻， 國父民生主義裏所示「地盡其利」，在我復興基地已見之矣！

十二至十三日，承各部門長官邀請茶敍，賓主聯歡，不少僑領席上發言，誓志効忠 總統，追隨國軍，反攻大陸，收復河山，決不因一時之橫逆而喪失其信心，一時之波瀾而稍動其志氣，掌聲雷動，高潮迭起，場面之熱烈，使全球僑胞精神倍加振奮，有熱淚盈眶者，其愛國之心情可想像得之，能不令人快慰。

尤令我難忘而又興奮的，在僑光堂會見萬人雜誌作者李士誥兄，暢敍交情，李君少年英俊，品學不凡。爲了參加國慶大典，遠自加拿大專程回國，聲言爲國效忠，不計個人利益，忠義熱忱，令人欽敬！

十四日在巍峨雄偉，美奐美輪的陽明山中山樓恭參 總統邀宴茶會。總統在休養期中，由 蔣夫人，嚴副總統暨 蔣院長親自接待。對僑胞殷勤慰問，訓勉僑胞堅定信心，尤令僑胞興奮的，宣示政府已握着反攻復土的契機，剿滅共黨，爲期不遠，座中茶點，異常豐富，隆情厚誼，感戴難忘。更顯得領袖仁慈，與民同樂，比之老毛殘民，實有天淵之別也。

在赴會往返途中，均與本港傑出詩人潘小磐詞長，及其所率領一班女弟子同車，客中邂逅，談笑甚歡，互勉以文章報國的熱忱，發揚中華民族精神，盡個人之努力，與共黨之文醜搏鬬，務必達成共同願望，消滅共黨，重建家園。

十五日，僑務委員會特備三列華麗僑團專車，載搭僑胞南下，於是日下午先後抵達高雄，我們列車方抵車站，炮竹喧天，整齊排列的青少年學生，手持國旗飛舞，鼓樂齊鳴，萬人排列，擁擠迎接，又蒙楊市長偕同夫人及當地官員，親到車站月台，與僑胞握手言歡，熱情親切，宛似家人，令人又有一番賓至如歸之感。從次日起，一連三天，全體僑胞在海陸空勤特派官員接待之下，分

雖然俗語常有道：「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小丈夫不可一日無錢」，但是，我們自幼讀書，卻似乎從未讀過教人如何「搵錢」的學問，相反的，一些「審定」課本教導莘莘學子的，倒幾乎都是「自鳴清高」一類的文章；我們的國家，也好像以「淸高」爲主要傳統文明，因此，書史淸議，大都鄙棄「錢」以及「愛錢」的人，歷來「維護仁義道德」的文章，對「愛錢」的人之挖苦，眞是汗牛充棟，數之不盡。由於「傳統文化」影響所及，於是人們心坎裏雖愛錢，但嘴裏卻嚷着不要錢；寧願在暗裏抓錢，也不敢明來明往地要錢。既然「傳統精神」是如此，久而久之，便徒然使人

族英雄鄭成功之神像，肅穆莊嚴，追慕先賢，對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民族英雄，雖然大志未酬，而其赤心衛國的精神，足以傳之萬世而不朽的。在南下數日期間，感謝僑委會派員熱情招待，高雄台南兩位市長盛饌華筵，殷勤欵接，此情如昨，由台北乘坐火車到高雄，沿途工廠林立，禾稻青葱，夾路羣山或園林，滿栽橙柑香蕉等果物，到達屏東，甘蔗播植，一望無際，祖國同胞之富裕，可想而知。

十九日本團同人再聯同僑港博羅同鄉會回國致敬團全體團員，由徐團長自強兄領導，遊覽橫貫公路及天然名勝日月潭。當自台北乘專車啓程，經新店轉入山區，沿路峯巒高聳，樹木青葱，流水潺潺，鳥聲嚦嚦，路花含笑，綠草如茵，景物宜人，嘆爲觀止。中午下了山巒，經宜蘭達羅東午膳，畧覽風光景物，再往蘇澳，此處爲全省聞名橘子出產之地，東接一望無際之太平洋，南西北三面崇山峻嶺，海灣秀麗，構成南澳漁港，爲漁業豐產之區，可惜限於時間，未克多留一夕，欣賞此大自然景色，及今思之猶堪回味的。由蘇澳到花蓮，此段爲蘇花公路，沿線懸崖峭壁，汽車行於山腰之上，左爲似削斷崖，右則巖崖峭石，道路紆廻曲折，恍似蛇行，瀉瀑飛流，宛如懸空匹鍊，經過三叠雄壯險要高峯，越過清水斷崖，到達太魯閣，由此到花蓮，一片平原，康莊大道，時已下晝六時，從車廂外向南遠望，見到花蓮燈火輝煌，沿途不少雲石工廠及其他工業，農作物雖不及西南部之平原，但漁產豐富，商業同樣繁榮，人民豐衣足食，祖國之富裕，可想而知。

二十日自花蓮經太魯閣，向西行轉入穿山貫石，越澗跨流，這就是艱巨工程，聞名世界之横貫公路，由太魯閣車行約二十分鐘到達風景幽美的長春祠，飛瀑自巖中噴出，蔚爲奇觀，九時二十分抵達萬紫千紅的天祥車站，自太魯閣起至天祥，全是雲石巖構成之高山，山峯如削，高插雲霄，其中有些路面，終年不見太陽，山勢巍峨，幾令初到該地之遊客，難於置信。出天祥站，即轉入羣山險峻，道路迂廻。十一時二十五分抵達海拔二千餘公尺之關源車站，路傍有二千餘年樹齡神木一株，枝幹嶙峋，青葱壯偉，堪與阿里山之神木相媲美。是日雖陽光燦爛，厠後洗手，也覺水凍如冰，稍息片時，汽車繼續沿山而上，十二時五十分，抵達大禹嶺與石門兩峯相對之合歡山區，此爲中央山脈之聳脊，清風撲面，入袂生寒。仰視峯巒，依然積有稀薄之雪，彷彿人山相影，同是白頭。汽車在此穿越海拔二千五百一十六公尺之山巓，穿越隧道，轉入中央山脈之兩麓，沿坡而下，山勢雖然險峻，道路比較坦平，下午二時抵達梨山，此地爲產梨所在，故以得名，經過農業專技人員，研究與嫁接，生成各種不同顏色，不同美味之梨子，嗅之清香撲鼻，啖之則入口生涼。此地拔海一千七百餘公尺，建有華麗的梨山賓館和餐廳。飲食價廉物美，本團同人爲特別試食個人常餐，每位台幣只二十元（約折港幣二元八角），有湯有肉，有青菜及鷄蛋一只，香蕉一條。祖國物質之豐，生活之易，可爲遠東之冠也，是晚九時許抵達台灣省會之台中市，人烟稠密，交通擠擁，商業繁盛，較之如世外桃源之梨山，宛似另一番世界。

二十一日晨由台中驅車遊覽日月潭，車繞半徑潭邊，但見碧水澄清，青山似畫，名花夾岸，綺麗多姿。車停玄奘廟前，仰視慈恩塔，遙望涵碧樓，盪漾清潭，樓臺倒影，說不盡天然景緻，洗滌塵心。無奈國難當前，國仇待雪，觸起故園景物，一別二十餘年，廬墓荒蕪，家山蕩刼，難免樂極生悲，而興報國之心，以啖老毛之肉。下午二時驅車而返，途經台中、苗栗、新竹、桃園，於是晚八時回到台北旅中，整治行裝，準像回程之計。

二十二日，偶值星期，與兒女歡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乘坐中華航機回到萍踪作客的香港家庭，結束十八天的旅遊，一點丹心，依舊縈懷祖國，反攻有日，再着戎衣，誓戮共黨之徒，以申夙願，想距離實踐，亦不遠矣！

惡

凌山

谷關，可能是想去搵錢也說不定，大概因爲搵不到錢，才執筆寫道德經。當時，老子寫道德經當然沒有版稅可拿，主要乃爲建立一套精神堡壘以自衛。這好像對別人說：「你別瞧我沒有錢，我才不在乎！」其實，這又何必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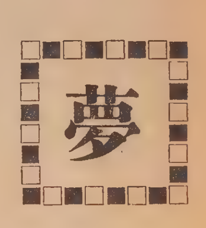
淸曾文正公也曾說過：「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這番話不但說破了人們迂腐顢頇的性格，尤其是由這種性格而造成的積非成是觀念，是一個有力糾正。

英國幽默大師蕭伯納，在「巴巴拉少校」一劇裏，有一段關於金錢的話，說得非常有道理：「世人普遍愛錢，是我們文化唯一吉兆，是我們社會良心唯一健全的地方。因爲財富代表健康、體力、信義、慷慨、美麗，猶之如貧乏代表疾病、懦怯、恥辱、醜陋，這乃是如日月經天，無可諱言的事實。還有最大的長處，就是金錢能使卑下的人身敗名裂，而使高尙的人膽壯心雄。只有一部份人求之不得，而另一部份人任意揮霍之時，金錢才是一種禍害。換言之，只有在不合理的社會情形中，人生就是一種禍害之時，金錢才是一種禍害；因爲金錢就是生活，公民的第一義務，應該是要求可以容易拿得到錢。人們應該攻擊的，不是罪惡、痛苦、貪汚、壟斷、愚昧、天災、戰禍，也不是那些社全改良家犧牲的東西，人們應該攻擊的，乃是貧乏！」

蕭伯納所寫的這段對白，雖並不見得全是「至理名言」，不過，我卻始終也有這樣的感覺：人們應該攻擊的乃是貧乏，而並非「愛錢」的人。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余連長說道：「如果搜查不到我願負連坐責，主任可以請我們師長槍斃我。」

涂正坤說道：「口說無憑，你要具下結。」

余連長說道：「我是一個革命軍人，說話一定算數的。」

涂正坤說道：「你太信任自己，但是，我卻不能相信你，你一定要替我具個甘結，如果搜查不到就槍斃你。」

余連長說道：「可以，不過主任也要具結給我，如果搜到了怎麼辦？」

涂正坤說道：「搜到了你帶走就是了，我給你具什麼結。」

余連長說道：「主任這項算盤未免打得太精了，要具結大家都具結，搜不到逃兵我願連坐，搜到逃兵主任必須負藏匿之責，至於你犯什麼罪，我不知道，要等我們總司令同你們軍長到長官部辦交涉。」

涂正坤當時變了臉，叱道：「胡說，虧你還自稱革命軍人，對長官卻沒有一點禮貌，不准你再同我嚕囌，回去叫你們營長來。」

余連長冷笑道：「主任，別作戲了，實話告訴你，我今天是非搜不可，你同意我也要搜，不同意看看以後還有沒有人敢向你這租界裏逃。」

涂正坤看見余連長眞的拚上了，一時反而不知所措，新四軍辦事處地方並不大，在門首說話後面都能聽得見，加之余連長嗓門又大，聲音一直傳入後院，藏在裏面的逃兵聽到余連長說查出來就地槍決，更加着急，不理會辦事處人員怎樣安慰說，幾名逃兵就想翻牆逃走，但新四軍辦事處的房子又高又大，一時上不去，最後幾個人心一橫，決定由前門向外衝，作死裏求生之舉，余連長正同涂正坤辯論，突然兩聲槍響，幾名逃兵衝出來，余連長一見趕快下令還擊，頓時亂成一團，新四軍辦事處內武裝衛士也趕來參加戰鬪，涂正坤是一個政治幹部，缺乏作戰經驗，尤其是打這種近身仗，一次也未經過，槍聲四起時他還站在當地指手劃腳呼叱，不知那方面打來的冷槍，一槍擊中頭頂，登時開花，倒在血泊中。

新四軍辦事處人員一看主任被打死，這還得了，一齊出來加入戰鬪。此時在辦事處內地位最高的尙有曾金聲與羅梓銘，新四軍辦事處本來是一個作爲掩護的招牌，眞正的組織是湘鄂贛邊特委，受湖南省委領導。特委書記涂正坤兼任省委統戰部長，羅梓銘是特委組織部長兼任省委社會部長。曾金聲由於周恩來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準備遷往湘鄂贛邊區，也就是平江一帶地區，先派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前去佈置，曾金聲恰巧來到嘉義鎮，正好碰上，眼見雙方眞的打上，曾金聲也無法制止，不過，也以爲國軍是放空槍恐嚇，及至聽說涂正坤被擊斃，曾金聲始着了忙，率領幾名衛士想突圍，行到門外國軍與新四軍正在槍戰，余連長一見把涂正坤打死，曉得這一問題不能小結，下令部下不必顧忌見人就打，最多一命償一命，總也要撈回本錢，就在槍彈密如飛蝗時，曾金聲想向外跑，結果一打照面就被擊斃，大部份新四軍人員眼見衝不出去，一齊舉手投降，只有幾個高級幹部仍想向外衝，在亂槍下被擊斃，共計死了六人，除去兩名衛士，其餘是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省委統戰部長兼湘鄂贛邊特委書記涂正坤，省委社會部長兼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特委秘書長吳淵，國軍方面也死傷三人。

槍戰過後，余連長帶着活捉的新四軍，逕去師部向師長報告。

楊幹才說道：「你幹得好，這一次割掉一個毒瘤，再讓他們搞下去，這裏也要赤化了。」

余連長說道：「將來上邊不答應，師長就推到我身上，把我槍斃了就算了。」

楊幹才罵道：「胡說，我那是那種人，要槍斃也是先槍斃我才輪得你，你忙什麼？」

余連長說道：「無論如何這件事一定要鬧到委員長跟前，我們不能等他們先告狀。」

楊幹才說道：「這話倒是不錯，我馬上去總部

，不愧是楊門之後。」

楊幹才說道：「不過這件事不能小結，二爸要先作準備。」

楊森說道：「有啥你好準備的，那些龜兒子八路軍在黃河北把咱們軍隊吃了多少，師旅長他們捉住就殺，今天我們不過殺了幾個小的玩意，有啥了不起。」

楊幹才問道：「他們這樣橫行無忌，委員長怎麼不管？」

楊森說道：「委員長當然不答應，我前天剛從重慶得到消息，早幾天委員長把那個周什麼？長的像梅蘭芳，好似也是唱小旦出身。」

楊幹才道：「二爸老胡塗了，那是周恩來，他哪是唱小旦出身，是道地留學生，不過人長得標緻些，所以大家總把他同梅蘭芳聯在一起。」

楊森說道：「就是那個周恩來吧，還有葉劍英，兩人被委員長叫到官邸痛罵一頓。」

楊幹才問道：「他兩人服不服。」

楊森說道：「見了委員長還容他們多嘴，何況他們那龜兒子八路軍在河北山東不打日本鬼子專打國軍的事，證據確鑿，賴也賴不掉。」

楊幹才聽出興趣來了，問道：「他們總該有個解釋。」

楊森哼了一聲：「怎麼解釋，葉劍英到底是軍人出身，還有點丈夫氣，被委員長一罵就坦白認錯，聲明要改過，那個周小旦就捂着鼻子抽抽噎噎的哭。」

楊幹才大笑道：「二爸，這是擺龍門陣吧！」

楊森說道：「消息是千眞萬確，由侍從室傳出來的還會假，所以說孩子你這次幹得好，殺的正是時候，這兩個傢伙，在這幾天未必敢去見委員長告狀。」

楊幹才說道：「話雖然這樣說，我們也要搶先報告上去，將來一定要鬧到上邊去的，我們要搶原告。」

楊森笑道：「你把那幾個龜兒子宰了，還要搶原告，怎樣搶法。」

土匪，運兵拐逃。」

楊森問道：「有沒有眞事呢？你同我可以隨便說，我同委員長不能胡說。」

楊幹才說道：「千眞萬確，有憑有據，他這個辦事處一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好似趁墟一樣，有許多股土匪都接受了委令，準備時機一到就起來造反。」

楊森點頭道：「這是一條，還有呢？」

楊幹才說道：「至於運兵拐逃，更是鐵案如山，現成就有我師幾名逃兵，逃到他們辦事處，這次衝突也就由此起。」

楊森說道：「這就行了，你去同參謀長商量起草，分電軍委會，長官部，俗說惡人先告狀，格老子這次作了惡人，也要先告狀了。」

不出楊森所料，平江事件發生時，周恩來、葉劍英正因爲十八集團軍在河北山東襲擊友軍，破壞地方行政，有時且與日軍配合作戰，兩人被蔣委員長召到官邸，痛予申斥，着他兩人回去延安報告朱德，要十八集團軍嚴格遵守命令，否則一切後果將由朱德、彭德懷負責。

周恩來當時在蔣委員長辭嚴義正指責下，確實潸然淚下，出來之後次日即飛回延安，過了幾日發生了平江事件，這兩個大頭子不在重慶，其餘的人也不敢向軍委會告狀，及至周、葉兩人得到消息，趕回重慶，楊森報告已經送到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把葉劍英喊到參謀本部，將楊森報告交給他看，問道：「劍英兄，你們在河北，山東鬧事尙未鬧夠，又鬧到江西來了。」

葉劍英說道：「副總長不傳我，我都要來向副總長報告，新四軍平江辦事處重要幹部都死光了，新四軍方面的電報早到我辦事處，因爲我同周副部長奉到委員長的命令回延安，所以今天才看到，想不到楊子惠竟然來個惡人先告狀。」

白崇禧說道：「劍英兄，這是參謀本部，我是以副參謀總長身份說話，絕不雜絲毫黨派觀念，對於十八集團軍，二十七集團軍絕對一視同仁。」

葉劍英躬腰說道：「我們絕對相信副總長的公

白崇禧說道：「現在我請問你，新四軍到處設辦事處，究竟所辦何事。」

葉劍英說道：「只是在後方聯繫之用。」

白崇禧說道：「老兄這是飾詞，平江嘉義鎭既不屬新四軍防區，新四軍又從未在當地作過戰，與新四軍可說是毫無瓜葛，如果說那個地方新四軍可以安辦事處，則全國各地，任何市鎭，新四軍皆可設辦事處了。」

葉劍英說道：「這個辦事處眞正的任務還是在招兵，因爲新四軍作戰傷亡甚大，需要補充，所以設立辦事處。」

白崇禧說道：「照這樣說，楊子惠告新四軍辦事處招集土匪，運兵拐逃，倒不是假的了。」

葉劍英說道：「楊子惠故意張大其辭，用意是在加重新四軍的罪名，此事就算新四軍有點不是，他也應該呈報軍委會，派員調查處理，怎麼可以隨便把辦事人員全部槍殺。」

白崇禧說道：「一三四師官兵殺了新四軍辦事處的人，當然是不對，我一定派人調查，公平處理。」

葉劍英躬身說道：「這就多謝副總長了。」

白崇禧說道：「希望不是新四軍辦事處人員先開的槍。」

葉劍英知道小諸葛的厲害，不敢再向下說就告辭回去。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人被殺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笑着同藍蘋說道：「項英的爪牙又被國民黨砍掉幾個。」

蘋藍說道：「項英手下的人不是共產黨嗎？」

毛澤東笑道：「共產黨也分兩種，我需要的是擁護我的共產黨，不是反對我的共產黨。」

蘋藍說道：「這樣說項英是反對你的共產黨了。」

毛澤東說道：「他何止反對我，而是處處和我作對，連我們兩人的事他都反對，我要派周恩來去解釋，你說可惡不可惡。」

藍蘋恨恨說道：「這種人最好有一天被國民黨捉去殺掉。」

江南痕錄（十一）

一天深夜，床下有花旦唱着戲，床頭邊有大花面哼着大喉，使他驚惶過度，患了大病，迫得辭職不幹。有一個姓劉的同事，晚上出街返校，剛進前楹，看見一個人正向禮堂轉入後進，其背影甚肖一位韓姓的同事。那姓劉的同事便高叫韓先生，但那人絕不理睬，也不回顧的逕進了去。第二天，劉和韓都在午餐同席，劉問韓昨夜何以不答不睬，韓則愕然，謂昨夜根本沒有出街，很早便在宿舍睡覺了。於是，大家又談到鬼的問題去了。由中座進入後座，也須經過一度圓拱門——月洞，出了圓拱門，便有一條小橫巷，再出一道門，才是天階。在那小橫巷裏，左手便有一口古井，右手植有一株梧桐樹，可用「梧桐冷井」來形容這一段空間的景物。但據校工對我說：有人在深夜從那裏經過，會見到一個梳鬢的女子，身穿藍衫，是丫鬟的裝束，站在井邊，身背拱門，面朝古井。如果你不知就裏，口花花，手多多，那女子馬上轉過身來，五孔流血，嚇得你半死。這個女鬼。恐怕就是如紅樓夢中的金釧，所謂紅樓金井夢的寃魂。我那時年輕，根本就不信鬼那回事。他講得口沫横飛，盡其恐怖之渲染，我一笑置之。我還懷疑他們是故意誇大宣傳，放出鬼空氣，使我精神受威脅，不敢在晚上出動來巡查宿舍，他們就可以在宿舍裏胡天胡帝。這樣，我更不置信。我既職任舍監，每晚例行巡查宿舍，雖鬼話連篇，從沒一晚放棄巡視的工作。但總覺得奇怪，每當過月洞的時候，便感陰風陣陣，尤其是秋冬之際，梧桐冷月，落葉蕭蕭，寒風颯颯，益感陰森。但金井寃魂，卻從來沒有出現。但我爲了壯壯自己的膽子，買一對皮鞋，專是在巡宿舍時穿上，在鞋蹄上特釘四個鐵碼，行起路來，得得作响，使

寺，西關的長壽寺，城內的大佛寺等齊名。相傳是清初的平南王尙可喜所建。清初，尙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爲虎作倀，替清兵作先驅，孔有德入廣西，尙可喜、耿仲明攻廣州。廣州之有十八甫，相傳完全爲尙可喜和耿仲明所造成。因清兵南下，廣東義民抗清最烈，打擊尙可喜和耿仲明很大。尙、耿老羞成怒，便誓言於入城後必殺十八甫的人以洩憤。（按一甫爲十華里，十八甫即一百八十華里。）其殘忍可知。城將破，粵人即從廣州城的西北隅起，即標示第一甫，隔一段路便又標誌第二甫，而至十八甫，但實不足一百八十華里之數。後兩王果從這裏攻下，便下令屠城，眞個殺到十八甫才封刀。當時走避不及，被其無辜屠戮者數以萬計。很多人匿入六脈渠裏，以爲可避兵刼，怎知天降豪雨，渠裏的人悉數淹死，難逃浩刼。清室既畧定中原，命尙可喜鎭廣東，開藩廣州。但晚年諸子不肖，深知罪孽深重，妄殺報應，乃布施沙門，建立佛寺。企圖藉佛的法力，洗去雙手血腥。大興土木，以建築背漱珠，面臨珠海的大叢林。海幢寺全盛時期，擁有僧徒三百，可知其規模的宏偉。四大金剛，雄鎭山門，入寺即見，身高數丈，威猛莊嚴。

民國以後，海幢寺闢爲公園，沿用舊名，亦稱海幢公園，梵舍經樓，則爲廣州市市立民衆教育館的公廨。館長似爲王少甫先生。其時，廣東還政中央，廣州將施行營業稅。民衆教育館爲適應需要，乃設改良中式簿記班，使商人熟習新式的商業簿記，以淘汰舊式的天地帳，以符會計。聘我爲該班道師，以二十二歲的小伙子，去教三十到五十歲的掌櫃或老板，心裏未免有點怯場。幸而我是統計專門學校出身，深懂會計原理，扮作老成，本着自己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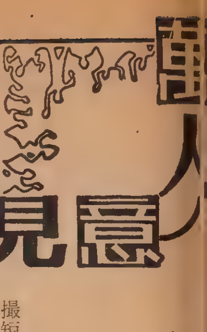
樸，敬師重道，對這個小老師甚爲尊重，見面時，鞠躬如也。

崔護重來，海幢公園遊人如鯽，日本人尊重佛門，毫無破壞。但重臨宏英中學，逡巡門前，則見粉牆剝落，學校招牌，不知去向，門扇殘破，只見三兩頑童，廣場追逐，門庭依舊，人面已非。緬懷昔日，圖書館裏，紅塵飛不到之處，添香伴讀。音樂室中，風姿綽約，按譜教唱，人面桃花，金扇歌漾。今日則烟消雲散，八年浩刼，玉殞香銷化作春泥，抑是名花有主，綠柳成蔭。茫茫不知。不禁低吟彭玉麟的憶舊：

之子門前我慣經，紅羊刼後草青青，
舊時人面知何處，冷落桃花舊院庭。

五、冠蓋滿佗城，斯人獨憔悴（一）

終於查到了，廣東省政府改組，要員南來，接事之後，都是住在沙面。沙面，位於廣州市六二三路的對面，四面環水的小島，可是這個小島，卻成了特殊地區。在清末，以不平等條約，成了租借地。六二三路原名爲沙基，因廣州的學生和工人，抗議上海「五卅」慘案的英軍大屠殺，而舉行示威大巡行，隊伍行至沙基，又爲沙面英租界的英軍開機關槍掃射，殺死了很多學生和工人。這便是民國十四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的沙基慘案。抗戰勝利，列強取消不平等條約，自動將租借地，紛紛交回。在廣東，法國交回廣州灣；英國交回沙面。沙面因曾爲外人所租借，建築宏偉，馬路寬敞，路旁多植樹，有點林園之勝。環島堤岸，風景清幽，東西兩橋，可通沙基，橋中設鐵閘，繞以鐵線網，實乃防華人的進攻。以前橋頭設置哨崗，駐有印兵，裝腔作勢，在我們的領土，派駐武裝，侵犯主權。清末腐敗，容許外國橫行，



以中立理性主義自居某報紙
向中共投懷送抱惟恐不及

自中共推行其笑臉外交以來，國際間一小撮短視政客和姑息主義者，對中共產生了一種錯誤傾向，首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飽覽了長城內外的山川河嶽，名勝古蹟。接踵而來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也不甘寂寞，想和中共拉關係，威水一番，由於美日兩國為其一己利益而出發，絕不考慮自由世界利害得失，直接地助長了中共今日在國際上的政治資本。

香港人過慣了自由生活很現實的，對於政治不甚關心，而且不怎麼深入理解，因此某些時造成了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的現象。近日來一些報紙以「中立」理性主義者自居，在他的社論中，開口一聲中共，閉口一聲中國，向中共投懷送抱，惟恐不及，既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慨，眞令人作三日嘔，其實那裏是「中立」者應有的態度，「中共進入了聯合國今後我們就稱中國，中共今天已是一個強國」諸如這種恬不知恥的謬論，的確是始作俑者，完全是「中立者」的新出籠產物。電視台和電台是否中了獻媚毒？有意無意間，錯把中共當中國就叫個不休，眞令人可惱。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中國和中共，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名詞。兩者不能夠混為一談，正如把馮京寫成馬涼同樣錯誤，我們知道構成中國主要因素，簡單地說就是包括人民、土地、政權，中共是一小撮專制獨裁集團的代表者，今天大陸雖然由中共一黨專政統治，因為它還沒有通過七億人民以民主程序，進行投票選舉出來的，連中共自己訂定的憲法，毛澤東也信不過，中國人怎能相信這種朝令夕改出爾反爾的廢文件，簡單地講中國七億人民到現在為止，暗地裏還是否定中共這個政權，同時它也無權利和資格，在世界事務上代表中國人說話。我們先此聲明；如果有人要作違心之論，把中共當成中國一樣看待，無疑地，就包辦了中國人求生存的自由意志、純潔的精神思想，更直接地損害中國人的自尊心，及其完善人格，相信中國七億人民包括筆者在內，完全反對他們侮辱我們，擺佈我們，因此我們一定要提出強烈抗議。

現在讓我拿出事實作為比較，我的故鄉總共二千人口，過去國府治理下全年應繳納地稅糧六十擔穀子，（每擔即一石一百四十市斤）人們已認為是天大的數字。可是共產黨來了以後，每年要交出公糧竟達六千擔之鉅，而且要乾淨無沙，一粒也不能拖欠，有誰抗交，共產黨就把你冠上破壞國家糧食政策的罪名，那你便要準備挨打的份兒：故此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另外還要按戶根據耕地面積多少，定額賤價賣其「餘糧」，究竟那裏還有餘糧可賣，（相信日前家鄉全年應交公糧不會少於這個數字），農民一年到晚辛苦種出來的糧食，儘給刮個乾淨，連年節也得不飽一餐。中共二十多年來從中國人身上搜刮出來的錢糧堆集在一起，任由一小撮人享受揮霍，今天有了幾顆原子彈，就高興強大嗎？我完全不同意，我要問一聲七億人民二十多年來處於飢寒交迫之情況下，除了身上僅有的一套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破爛衣服之外，一切田產農具，甚至連一扇鐵窗都歸中共所有，家裏還有一件值得一大物博的國家，擁有七億人民給中共作為政治資本任意驅駛，何事不可為，難道有幾顆原子彈人民嗅一嗅就可飽肚子？就是有一百幾十顆也沒有什麼出奇！有一點我相信，香港政府二十多年來的稅收如果和中共那樣橫征暴歛把四百萬市民肚皮勒緊，要製造半顆甚至一顆也有可能，試問你要高興還是埋怨？事實不是很明顯嗎？

中共近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變了一副「慈善」的臉孔和許多國家建了關係，至於這個問題非常複雜，我們要知道，自毛蘇翻臉以來，兩者之間，勢同水火，蘇聯以報復和威嚇的手段，屯兵六十萬在中國邊境，加上蘇印互相訂立軍事同盟，特別國府六十萬訓練精良之軍隊，在中共想來日子並不是很好過，自己陣內爭權奪利纏不清這種內憂外患，相信中共心知肚明，為了要緩和一下國內外緊張局勢，放棄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委實情非所願，今天之所謂中共問題專家，誰敢指出這種笑臉外交是出之何人主意？不久將來說不定毛周鬭個鹿死誰手的時候，兩者之間一定有一個戴上投敵叛國勾結美帝國主義的罪名，那時要作何解釋，共產黨的事情，瞬息萬變，連毛澤東也料不到自己的親蜜戰友接班人林彪是在身邊的計時彈，我們局外人還能說些什麼，奉勸迷醉了中共笑臉外交的人頭腦要清醒一點，像二六三期那個李福榮君暗自為中共「慶幸」字裏行間流露出今日國府外交政策處處不如人。他更指出：「假使整個中國到如今還是由蔣總統領導的話，外交方面，一定處處仰人鼻息給人看低」，我以為李君是一個在這

裏土生土長的人，和我這個經歷了三種不同政治體系的人看法當然有很大的出入，我想李君對於中國近代史和我一樣不也了了，不過有一點我知道，自民國成立以來，有袁世凱稱帝，北洋軍閥割據一方各自稱雄很短的，二十多年中國內亂似乎未停止過，緊接着日本侵畧我國東三省，經過一場空前絕後的八年抗日戰爭，結果中國榮幸地宣佈抗日勝利，當時世界出現中美英蘇四大同盟強國的局面。

蔣委員長雄才偉畧領導全民抗日那種豐功偉績，不是受夠中外人民一致之推崇和擁護？那時中國曾經趾高氣揚一段日子，可惜這強盛局面很短暫，因爲中共在國內倡亂之故，因此註成今日中國這悲慘的情景，想當年國府如以心狼手毒消滅了中共這個邪惡集團的話，中國若能寧靜從事和平建設，其國際地位比今日的中共，不知要強了多少倍，國內人民生活更加好到不得了，生爲中國人，恰逢這個動盪年代只有挺起胸膛，面對現實。（孫一專）

兩則預言詩供讀者參考

萬總編輯人傑先生賜鑒：

鄙人讀 貴刊第二六一期許恨紅先生「猜猜國運」大作，甚感興趣。自避秦海隅，對於有關國運預言，無不留意。茲謹將剪存華僑日報有關兩則詩（已忘時日）抄錄于后，就教於許先生，並供讀友作茶餘酒後之談。

㈠粵桂邊界發現石碑，（本報梧州特訊）此間盛傳：粵桂交界之十萬大山，本年端午節忽然山泥傾瀉，在山石上發現一石碑，高達二十尺，廣約十尺，與山石相連，字作大×（此字看不清）體，上刻「三界至尊靜光佛」七大字，下刻凡五十六字，文曰：「四靈之末，鐵騎之止；十一爲心，口中之矢；三教聖人，護法不已；紫微之光，陰陽表裏；旭日青天，嘉禾大地；二十八煞，虎狼同死；明月東風，兔頭虎尾」。詞意隱晦。事涉荒誕，姑誌之以供考古者參攷。

壇扶乩，叩問時局休咎，降壇者自言係濟公活佛。乩筆動處，得律詩一首，對今後時局之演變，多所評述，若合符節。亟爲錄出，以饗讀者。若謂事涉荒誕，則姑妄言之姑忘聽之可也。詩云：須知萬法有輪廻，冷熱陰晴莫浪猜；率獸食人悲吏治，驅民爲匪痛兵災；紅羊刼化三冬雪，白兔年開十月梅；夜短流蘇驚好夢，春瀰姹女卜艮媒？首江水靜微波散，旗嶺雲迷經歲開；厚子定情懷落日，新官走馬笑登台；飛黃妒白秋風怨，艷紫凌朱曉角哀；馬躍龍騰蛇又蟄，仍容諸子展長才。

如認爲有刊登價值，希予錄出爲盼。

高尙拜啓（十一月三日）

口號叫愛國行爲是賣國

熱血青年受毛共利用

萬人傑先生：

素仰先生敢以正義之筆，對人間醜惡的一面，予以無情的揭發及批評，充份發揚文化從業者的精神。現有牢騷，望先生以不浪費寶貴的篇幅予

近來，香港的報章、雜誌等讀物的專欄，都漫談「愛國」。這兩個字眼，各有各的見解，莫衷一是，令到小弟回憶一些忿忿難平的事。在過去，「愛國」這兩個字眼，是香港左口魚的專有名詞，而「漢奸」、「走狗」一是左口魚常常用來套上不肯跟他們

句。

今年九月尾，田中角榮這個手染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皇軍」，以日本首相的名義，飛到北平，跟中共討論建交事宜。在兩年之前，日本強行佔領我國的釣魚臺島嶼，這種情況，至今仍然保持。這是身爲一個有血性的中華民族兒女，不能容忍的。所以在過去，海外同胞曾就此，不分政治見解及立場，發動了保釣運動，這是我們中國人發揚民族優秀的傳統精神，值得我們喝采的。但由於我國現存的實況非常特殊，日本人就利用這弱點，對我海外同胞的行動，全不理會。所以有一部份同胞希望中共當局能趁着田中角榮訪平之際，能夠就此事向日本表明中國人民的意願及決心，讓釣魚臺重歸中國版圖。但事與願違，周恩來這個匹夫竟將釣魚臺送與日本，以免妨得中共政府和日本建交，

[illegible]
日本，這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行爲，實在不容左口魚們的否認，只要他們有血性的話。

去年，中共海外統戰部在香港發動了有名維園事件，利用香港學生的愛國行動，將保衛釣魚臺的原意全部歪曲，示威隊伍所呼叫的口號，全是攻擊國民政府的所謂無能，喪權辱國。原來，中共所做的愛國行動，永遠加上打擊政敵的動機。中共過去打着愛國的幌子，大幹賣國勾當，認賊（蘇俄）作父，將東北三省的物資，全部無條件運到蘇俄，此其一也。接受蘇俄的煽動，發動韓戰，令到中國人民死傷無數，而且，還被蘇俄追償在此次戰爭中所欠的戰爭物質的債務，此其二也。加上現在把釣魚臺送給日本，以達成其某政治的目的，此其三也。

香港及海外左口魚們：你們過去辱罵自由人士爲「漢奸」、「走狗」、「民族敗類」時，何等意氣風發？但，可知道你們所擁護及神往的中共集團，是一個眞眞正正的賣國集團，他們又有什麼感受？你們過去被中共利用，將你們作爲鬪爭工具，從釣魚臺事件看來，你們應該認識它的賣國本質。所以，你們實有幡然大悟的必要，對中的宣傳，有所警惕，否則，你們一定後悔莫及！

我不是一個靠寫作爲生的工人，所以，信中難免錯漏百出，祈希見諒。最後，希望先生繼續對中共這個賣國集團的卑鄙勾當，一一將之公佈諸於中國人民眼前。

一電子工人上
十月二十日

「四成偏左」報紙毒害了香港青年

萬人傑先生：

讀十一月十一日星島晚報「牛馬集」「四成十足並不一樣」一文後，事實，四成的比十足來得更兇狠更惡毒。如閣下同意的話，讓我說幾句話吧。

那份「四成偏左」（語出九成九右仔先生文）的報紙，站在一個具有良心的中國人立場來說，確實是一份比砒霜更毒的東西。中華民國今天處於這個痛苦的年代，它落井下石之餘，對中華民國辱罵、嘲笑以至幸災樂禍；中華民國外長在聯合國用英語發言也大彈一番，說什麼有損中華民族尊嚴；尼克遜訪問完中國大陸後，毛幫在大陸掀起學習英語狂潮，眞不知那份「四成偏左」的大主筆對此作何解釋？

巴游分子在慕尼黑奧運村用最可鄙的手段，殺害以色列十一名優秀選手，對巴游分子這種極端兇殘的野蠻行爲，舉世無不同聲譴責，只有中共默不作聲；這份「四成偏左」的報紙，其社評中爲巴游分子辯護，把這血淋淋的殺人事件，扯到幾十年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衝突事件，言下之意是：要不是你猶太人當年迫人太兇，今天巴游分子怎會闖進奧運村殺人！

中共發射一枚衛星，它連篇纍牘大讚偉大成就，集七億人衣食、血汗
[illegible]
要你肯再往下想一想，是非曲直，就擺得分明。日本仔戰敗至今有多久，今日日本怎麼樣？我眞懷疑那大主筆是有眼、有鼻、有心、有頭顱的人——如果它確實是一份中立報紙的話。

「四成偏左」這份報紙確實對香港土生青年毒害日深，因爲它說出的話，比正統共產黨報更容易爲人們相信。

萬人傑先生，您應以凜於大義，與它針鋒相對，像對左仔一樣，道其非，揚其醜，使它的眞正面目見不得人。

七億苦難同胞會感激您！

您的讀者亡命天涯上
（十一月十二日）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

敬啓者：自從訂閱貴刊以來，深感貴刊立論公正，對問題分析精闢，其中很多好文章。我們留美的中國學生實在應該傳閱。爲了使多數留美中國學生能夠讀到貴刊的文章，我們想請求貴刊讓我們轉載貴刊的一部份文章，我們所編印的油印刊物名字叫「留學生評論」，祇在美國供留學生閱讀，是否可以？敬請賜覆。

此致

萬人雜誌社

陳德仁敬上（十月十七日）

（本刊文章，歡迎轉載，但請聲明原載「萬人雜誌」。）

中共煽動泰苗叛亂 緬寮出現危險訊號

中共輸出戰爭，輸出毒品，也輸出思想毒素與武器。煽動鄰邦無知山民叛亂，泰北苗共便是一個極鮮明的例子。

一九六八年開始叛亂的泰北苗共，人數無法作正確估計，而且顯示由中共直接卵翼而成。更因中共所築滇寮公路，已延長到湄公河北岸的北濱，與苗共盤踞的難府，披班南山區僅一衣帶水之隔，所以今後苗共在泰北叛亂，將更難控制。

中共利用泰苗叛亂的背景

泰國北部是多山地帶，分佈在泰北山區的府屬，東面是難府、黎府、碧差汶府。正北是清萊府、清邁府、南奔府、南邦府，至彭世洛府而達中部平原。西北部有夜豐頌府，都是崇山峻嶺中出現的平原地帶。

山居民族經常與華人往來交易，山地人到平地交易，亦以華人爲對象。標儸、苗、傜，都只能華語及其本族語言，並不通泰語，過去泰國政府置他們於化外，他們也幾不自知爲泰人，他們早先都是從雲南經寮緬陸續播轉而來，所以自亦不知已置身中國境外。於是中共利用這些因素，使這些毫無知識的人民，變成泰共的武裝叛徒。

泰共爲販運鴉片而戰

爲主要農作。俟鴉片收成後，等候烟販來收買，並由烟販僱用他們結隊揹負循山道運至城市附近，售給另一類私梟。爲他們揹負工作的烟幫，在山地各族中以強悍的苗族人爲主。他們大都擁有武器而長於射擊，在通過平地交通要道時，一面嚴陣以待，一面由私梟向軍警給買路錢。所以他們的幫歌：「開關放卡，金銀任取；膽敢阻路，人頭落地」。這眞極盡威脅利誘能事。

中共滲入煽動鐵的證據

泰國軍警爲執行禁毒，每年一月便入山剷除烟苗，不料一九六八年一月，難府披班南山區與寮境一水相隔地帶，當地苗族居然集體武裝抗拒軍警剷除烟苗。結果發現這批苗族武裝，並非烏合之眾，乃是有組織有訓練，且有政治號召的叛徒。他們居然號召山地各民族羣起反抗所謂「美帝僕從的泰國反動政府。」同時由他們擁有的武器，證明是由於中共的支援，而設在雲南的泰共電台和中共的北平電台，又不斷誇耀這支「人民武裝」的戰績。這批苗人叛徒，不僅抗拒剷烟，更襲擊公路上商旅，以拒巡邏的軍警。

由於泰國政府禁種禁運鴉片，苗人兩面捱夾，斯時中共即派遣其久經訓練的雲南苗族青年，潛入泰北苗區加以煽動，並吸收當地苗族青年，進入寮北苗區受訓，並給予械彈支援，滇寮的苗人亦隨之進入泰北，使其叛亂，由難府沿着大山區而擴及整個泰北地區，最嚴重的是與泰國中部平原接壤的彭世洛、碧差汶諸府，會合起來了。

由隆塞基地展開清剿

在黎府、碧差汶、彭世洛中間的市鎮隆塞，四圍皆高山，有居民一萬五千人，中共輸出戰爭路綫，也就是販毒者走私的路綫，以種烟運烟爲職業的苗人，極易成爲中共發動戰爭的先鋒，隆塞一夜之間也變了苗共的大本營——其實也就是鴉片運銷中心。他們把當地出產的鴉片，搜集而運入寮境製毒廠變成嗎啡、海洛英後，再以此地運銷到曼谷及沿泰緬邊境山區，再運赴星馬轉手，各國共黨的武裝叛亂點，便是藉此走私綫而聯絡補給的。

一九六七年，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在隆塞設立訓練基地，訓練泰國特種部隊與國防警察，從事反叛亂工作，從此此一小鎮成了泰國軍警的重要剿共基地，基地範圍約三至四十英畝。對泰北苗共的清剿工作，也就開始以隆塞爲中心。今年春間經過一次大戰之後，叛亂情勢始控制，不過陸軍傷亡數百人，而苗共游擊隊的遺屍則不到二十具，泰北剿共，的確是一種非常困難的事情。

政治軍事並重剿撫政策

泰國政府爲泰共在北部各府極爲猖獗，並且發覺苗共係受中共訓練及武器支持，乃特別重視進行清剿工作。上次死傷陸軍數百人，換來二十具苗共屍體，足見泰北共黨叛亂，實在是泰國的中心大患。

日前先把苗人劃分爲紅白，前者是苗共，後者是反共的，讓反共的苗

到效果的，但因爲有中共滲透其間，困難就比較多。但是泰政府必需進行此工作。

緬寮星馬的危險訊號

移民殖邊的中心地點是隆塞，在這裏有一個移民村，叫「克务」，過去是苗共中心，如今爲泰華居民千餘戶的聚區，離此不遠地區目前正在集中清剿工作。

泰國北部軍事當局，由於中共所築的滇寮公路，已經伸至湄公河的北岸的北濱地方，而這條路最大的作用，便在販毒走私與補給支援各國共黨叛亂合而爲一，所以泰北的苗共勢必將因此而益加猖獗，這是泰國軍事當局的隱憂，也是緬寮星馬等國共同的危險訊號。

電視電台態度轉變令人氣憤

老萬先生：

本港電視台和電台，自中共入聯合國後，已作極大轉變。最突出的是無線電視台，經常將原有節目時間停映或延遲播映，放映中共宣傳武器——乒乓波和羽毛球，有時還重播，怕人不知，我看得十分討厭，恨不得將電視機打破。我忠於中華民國，希望無線電視台新聞報導，述及有關我國時，無線常用的詞句：台灣政府，應改爲中華民國政府才對，如果不是，我認爲有辱國家和領袖，相信身爲愛國同胞都有這反感，無形中本港電

老萬處境獲得瞭解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萬先生：

本人居港十五年來，從未間斷閱讀「星晚」，蓋因其正義、嚴肅、公正。自「星系」宣佈股票發售，使我驚歎，一份報道自由民主社會實況，導人於善而受廣大讀者所喜愛的精神食糧，原是銷路廣濶，完全可以自立，保持正義立場；怎料它在這個「十字路口」，以「利」字爲第一，公開發售股票。我意想它的立場會慢慢轉向。

近來發覺有幾成應驗了，如「星晚」把中共稱爲「中國」，把中共醫生訪問美、加稱爲「中國醫生」。我覺得當今國際上不顧道義，國與國之間祇有利害關係，管人家的人道不人道。但身爲一個中國人，認中共代表中國，已是默認和同情這個摧毁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殘暴政權的合法化，忽視了保存中華民族的正統歷史和文化，並爲千千萬萬爲自由和個性尊嚴的中國人所寄望的中華民國的存在。

老實說，而今閱讀「星晚」是爲了萬先生的「牛馬集」；至於所刋載的新聞、遊記、生活，同樣可以閱讀其他的愛自由、愛正義的報刋。

讀十一月四日「牛馬集」，對先生處境，我是瞭解和同情。回看大陸「解放」前後，許多學者、科學家、千萬的知識青年不是或因自私、無知、天眞、幼稚而喊着「進步」的潮流啦，「大勢所趨」啦，如今他們害了他人也害了自己，「進步」的潮流不是淹沒了他們的人格和自由嗎？

我總耽心有那麼一天，這份「星晚」自右轉左一百八十度，那時不是「大勢所趨」嗎？

二讀者

電視廣告欠通

一錯經年，未見改正

萬人傑先生：

閣下曾在「牛馬集」提出「服虎降龍」之辯，一時吸引不少讀者。今無綫所常播出之廣告：「……最貼身享受『唯』皇冠莫屬」。不知是否通？以我所了解，「『非』皇冠莫屬」才通，此廣告一播經年，深入人心，衆多學子，信以爲「眞」，竊以此句無「服虎降龍」之隱藏錯誤，令人忽畧。

宋逸民君離去，無須其引經據典，祇幸先生在報端一提，勿使外人譏香港爲「無人」可乎？

弟多咀上

市民不可忍要求除匪患

萬人傑先生：

我是星島晚報長期讀者，對先生凡事敢言不私，委實敬仰。目前港九各地搶刼殺人無日無之，簡直不成話，愚見認爲治安爲當局首要任務，應即採取行動，甚或實施緊急法令或宵禁一個時期；或如抗戰時期，捉到搶匪即遊街示衆，隨之槍決，希望有關當局徹底消除匪患，以保民安。雖然以上辦法可能與目前法例有抵觸，但法例不是永久合用，應以社會情況變易，予以修改。坐牢不痛不癢，如坐花廳！相信有很多無依無靠貧苦者，寧願坐監以解決生活之危。再請教何謂「市價盈利率」，請代刋並指教。

不可忍市民啓

徵求長期閱戶

三十元訂閱卅期

本刊為擴展讀者隊伍，特徵求長期訂戶。訂閱三十期，收費三十元（海外、澳門加郵費五元，即三十五元）。因本港郵費增加，本社已取消贈書辦法，祈各位體諒。訂閱者可用劃線支票或郵票逕寄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本社，說明由第幾期起，當即按址寄奉，香港、九龍免收郵費。

茲付上 現金／支票／郵票 港幣　　元　　角正

訂閱「萬人雜誌」由第　　期起共　　冊

請按址寄下。　此致

萬人雜誌社

訂閱者：

地址：

面對世界逆流不必氣餒 站穩立場不可動搖

萬先生：

多謝你以「不要望失」對本人作答覆，使我吐了積下多月的苦水。的確，作為一個對中國稍為關心的青年人，看見目下的一切反常現象，實在有難以形容的抑鬱。七億同胞處於水深火熱、鐵蹄魔爪之下，過着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六十萬國軍由於形格勢禁，未能解同胞於倒懸；國際關係由於姑息逆流冲擊，以致黑白不辨，

之路，能不太息！

中共是個極權暴政，殘民以逞，對待自己的同胞，無所不用其極，盡力壓搾，搜刮民脂民膏，使毛共政權變成最大資本家，拿着這些資本，慷慨地「援助」非洲小國，遂其不可告人之野心。反觀大陸同胞，無以果腹，衣不蔽體，沿海或接近自由地區的同胞，不惜冒死逃亡。香港市民對這種情境，有目共睹，此情此境，聞之

心智變態之士，飽暖之餘，竟發為狂言，高唱「適應」「回歸」「認同」的反調。我日常在寫字樓裏見有些「明足以察秋毫，大不足以見薪」的同事，對國府作諸多攻擊，聽在耳裏，實在想歪了心房也不明他們是甚麼用意。他們似乎一點也不明白香港安危繫於國府的存亡，難道他們會歡迎香港被「解放」嗎？假若眞的「解放」了，他們還可以賭字花、刨馬經、狗經？一個電話可從股市賺來一萬幾，還可以上酒帘滾滾女人？活見鬼！

蔣夫人在中山堂對華僑代表說：當今之世，「社會科學發達，道德淪亡」。我們應本國父遺訓，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地愛護我們的國家，我們

轉變，愛國心不因形勢「轉壞」而懼怕；三戶足以亡秦，不必因為國府屈居小島而氣餒。我們不怕被譏為「反共英雄」，我們仍站穩自己立場，基於人性去反共，統一中國，正如萬先生所說：「就算全世界不承認，只剩下一寸土地，她存在的事實仍不能抹煞，我們還是可以稱之為『中國』。」

一讀者上（十一月十二日）

擁護「清潔運動」

（龍舟）

龍舟鼓，响叮鼕。本港清潔運動，幹得如火通紅。各區製訂措施，取締執行種種。電台廣播清潔歌曲，動聽過貝多芬及馬思聰。清潔運動利己利人，我們亟應護擁。政府為人群謀福利，此舉大家拍手贊同。細想往日辣撻污糟，殊堪慨痛。果皮紙屑，亂丟一通。住在大廈高樓，拿手「仙女散花」個一槓。搞到隨街垃圾，亂哂大籠。這個香島之珠，完全不堪讚頌。難怪世界遊客，指責這不齒之風。其實環境衛生，有關切身癢痛。往日污糟辣撻，無異把病菌縱容。幾許人不幸染病身亡，無辜命送。皆由環境衛生不清潔，病菌乘勢就鑽空。記取衛生部門，以往闡明切種。不過從前大家隨隨便便，有些還更詐啞裝聾。因此缺乏公德心，至有舊時如斯大懵。今日幡然覺醒，愛好清潔蔚然成風。人人自覺地粉飾市容，「新香港」人皆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㈠ 草檄書生獨枕戈，文韜武畧一胸羅，我叨將校同窗末，兩者輸君萬倍多。

㈡ 抱膝哦吟見性情，立言端不負生平，廡舂廿載棲遲久，人困南天兩袖清。

㈢ 萍梗天涯偶一逢，愁懷共用酒來攻，知君不願甘糟粕，故爾扶搖變國風。

三不齋詩鈔，作者黃中一先生，湖北羅田人，出身軍校，昔年國風詩壇，與卓吾先生同爲吟侶，筆名褐翁，工商報市聲版，常見詩詞登載。其詩，金聲玉振，大雅超羣，論器識，軍人中之傑出人才，三不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也。

國家興盛之際，人得其位，位稱其才，才盡其用。衰微之時，大多愚者當朝，賢者在野，忠奸不明，是非顚倒，改朝換代之因，莫不由此，黃先生才兼文武，久歷戎行，經驗既豐，學識又富，如國家衡才用人，事業功名，未可限量，可惜者，生當亂世，黃鐘不響，瓦缶雷鳴，區區共匪鴟張，本爲癬疥之疾，稍知重視人才，早經剿滅，何至神州鼎沸，廊廟播遷，演成今日之災禍！

曹卓吾先生，與黃同學，歷充將校，百戰身經，剿共抗倭，均有建樹，昔年一度任國風詩社社長，才堪倚馬，下筆成文，國民黨中，特出人才，在香港與三餐奮鬬，淪爲紗廠職工，「廡舂廿載棲遲久」，是用梁鴻之典，鴻以愽學通才，在廡廊之下，爲人舂米，言之可笑，思之痛心耳。壇主語。

閱報驚悉許菊初詞丈鼓盆之戚，未獲親臨執紼，歉憾奚如！勉成兩絕，藉申弔唁。

李震歐

其一

驚聞菊老鼓盆歌，我未臨喪歉意多！

其二

和丸教子著賢聲，鴻案相莊孰與京？郎伯躭吟憐瘦影，悼亡詩句倍多情！

「分梳」：俗人喪妻於蓋棺時，將其妻生前所用理髮之木梳截爲兩半，一半放於棺內，一半交其夫留念，俗稱「分梳」。

遊橫貫公路有感二首

袁暘照

峻峯如削接天齊，峭壁車馳繞險溪，情寄瀑流淸澗外，身隨崖立暮雲低，風侵薄袂肌雖冷，花曳餘香智未迷，家國幾回牽旅夢，宛聞隔岸鳥悲啼。

前題

前人

勝地風光結伴遊，山嵐水色眼中收，登峯未減青春態，顧影難消白髮愁，喜趁機緣歸祖國，卻憐身世寄南陬，他朝若遂西征志，誓雪羈牢十載仇。

袁先生最佳之句：「登峯未減青春態，顧影難消白髮愁」。壇主評。

十年四首

双如

㈠ 十年鄉小伴愚頑，欲仙未能髮既斑；鬼斧神工原坦坦，手持朽木淚潸潸。

㈡ 十年幾度到青山，韓石巍峨獨拜還；自古文章憎命運，高山遠戍證人間。

註：青山峯頂巨石，鑿有韓文公橫渤之「高山第一」四字。山腰之青山寺內設有一碑，拓此四字，以便遊人就近仰止云。

㈢ 十年靜住避塵寰，詩酒相逢意自閒；得得馬蹄窗外逝，何如陋室耐時艱。

㈣ 十年一日懼車轘，港九天涯事不關；最怕乍撩離別恨，榴花開後果猶孱。

註：暑假前，學校人事類有流動，對幼小學子不無想念。

李常謙

飛觴對瀑嘯懸崖。落帽風吹笑鬢華。醉罷青山歌絕頂。八仙嶺上逐烟霞。

靜夜南園對月獨酌

山居最樂悟無生。醉酒竹林臥月明。靜聽鳳凰峯頂上。天風吹落鳳凰聲。

題贈閩僑第二小學開幕紀念

李震歐

閩僑興學又葵芳，媲美殷周序與庠；繼往開來施教化，三千桃李仰宮牆。

步壇主董先生海上觀潮

雪梨林康

展卷圖將永晝消，細翻史頁紀前朝，殘民孽己身先死，無道終凶鑑匪遙，春日遲遲驅霧障，秋心寂寂與誰聊，紛紜人世知何似，且立崖頭看海潮。

秋日感懷

美國 李楚

每對西風便感秋。菊花容易動鄉愁。可憐燕子無歸處。籬下依人一小樓。

秋夜感懷

美國 李楚

漏盡更闌倚畫樓。一輪明月襲心頭。不知何處吹胡笛。騷動旅人萬斛愁。

冬日寄友調寄「清平樂」

美國 李楚

冬風凜烈，開得梅如雪，寒霧暗香人意悅，驛使難逢嫩折，問君鐵幕如何？莫將歲月蹉跎，海外支援復國，槍淋討共干戈。

中秋月

馬天

朗朗游絲嫩，風襟爽不傷，升沉今古目，滿缺喜愁腸，我輩思鄉切，李生散髮狂，神州解放後，佳色可會將。

萬人雜誌

（第二六六期）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六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看中共整肅運動的新動向

—從外賓訪問瀋陽長沙—

至十一月二十三日止的十多天中，由巴盧庫率領的阿爾巴尼亞「軍事友好代表團」；由黎清毅率領的北越「政府經濟代表團」和尼泊爾首相比斯塔一行人，先後到達北平訪問。然後分別到瀋陽、旅大、昆明、長沙和杭州等地訪問。

阿爾巴尼亞是中共在共產集團中「合作」最久的「戰友」，北越是中共和蘇聯爭奪的對象，而尼泊爾則是中共全力拉攏用以對付印度的棋子之一，所到之處當地大小頭目本應傾巢而出才顯得「熱烈」，然在事實上有些應露面的人卻沒有出現（如湖南卜占亞，廣西韋祖珍），而有些「失踪」已久的軍人卻突然浮出（如曾雍雅）。這些情形表示：今日中共正在深入整肅林派，同時，也正在「解放」當年被林彪踏下去的與江青有些關係的軍人。

卜占亞凶多吉少

這次阿爾巴尼亞和尼泊爾「貴賓」先後到達長沙時，湖南省黨政軍負責人出頭「歡迎」的為長期在北平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員，廣州部隊政治委員，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華國鋒和湖南省軍區司令員楊大易等人，而目前還在長沙不斷出現的卜占亞卻未見露面。

在「文革」運動前期，湖南省革委會主任黎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共軍四十七軍軍長），係「四野」出身，但他在湖南卻大捧江青，可能因此於一九七〇年四月突然「失踪」，另調廣州部隊副政委卜占亞到湖南掌握大權。雖然當時中共「九大」已經開過，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之一的華國鋒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後任湖南省革委會代主任，然在湖南卻排名在湖南省軍區第一政委、省革委會另一副主任卜占亞之後。

因卜是林派，到湖南後「風氣」馬上一變，由捧江青而改捧他們的「副主席」林彪。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北平兩報一刊「國慶」社論「為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鬭爭」中有一段稱：「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所向無敵的」。這幾句話，是表示共軍是由毛林二人指揮的部隊。然一個月後的十一月一日，因打下一架美國無人駕駛偵察機在「中南地區」某地召開的「祝捷大會」上，卜占亞卻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所向無敵的」。北平「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社論中說的話，在大陸上既是「指示」更是「命令」，一班幹部只有學習的份兒，而卜占亞這個「小爬蟲」竟敢隨便篡改，特別是向毛澤東「奪軍權」，難道說他不怕死？當然，那是因他摸清了林彪的意圖。

林彪事件發生後，卜占亞雖不似過去那樣「老子湖南第一」，然卻經常在長沙出現，而此次華國鋒特別頂着「廣州部隊政治委員」的頭銜出北平回長沙，可能卜占亞已凶多吉少。繼卜垮台後，可能廣東那一堆林彪餘黨有更多的人被整肅。此次，尼泊爾首相等人到桂林，廣西方面負責人只有韋國清、劉重桂等人露面，但卻沒有韋祖珍，這也證明被林提拔起來的「四野」分子遲早要倒霉。

曾雍雅再次浮出

以巴盧庫為首的阿爾巴尼亞「軍事友好代表團」於十一月十二日由共軍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陪同到達瀋陽時，前往機場歡迎的以陳錫聯、曾紹山為首的一羣人中還有曾雍雅。一九七一年六、七月間，任榮和陳明義二人先後以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代主任和西藏軍區司令員名義出現，這雖不等於曾雍雅（西藏軍區司令員、西藏自治區革委會主任）垮台，但顯見他在西藏的兩個職務已失掉。一年半後他竟能在瀋陽出現，相信過去他在西藏所犯的錯誤是因捧江青而被林彪整肅。今日他能再浮出，相信與江青有關。

他能不垮，那麼黎原也必有出頭露面的一天，因為他在湖南被撵走也是因為捧江青。

日前，毛澤東集團對林派的整肅運動，是凡被林彪「別有用心」提拔起來的人遲早必倒霉，而捧過江青遭林彪打擊者卻總有「翻案」的一天。



新聞以外

強把西風壓東風
美式民主在東方行得通嗎？

劉人傑

查社長罵盡亞洲國家領導者——蔣中正、朴正熙、阮文紹、馬可斯（單單除掉李光耀）全是獨裁者，認為這些國家沒有實行「美式民主」為「不是美好的現象」。可是，在美國國內，美式民主的弱點，暴露無遺。難道讓裸體示威、焚燒國旗的事件在台北、漢城、西貢、馬尼拉出現，才算「真民主」嗎？

「美國制」？「台灣制」？

十一月二十二日明報查社長又發表一篇暗箭式的「社評」，題目是「南韓從『美國制』改『台灣制』」，單看這標題，已曉得查社長要發什麼高論。什麼是「美國制」？什麼是「台灣制」？名詞雖是我們的「偉大武俠小說家」創造出來，像創造那些武術招式名詞一樣。不過，一看這名詞，很容易使人理解到，查社長又一次要借題發揮，譏諷蔣先生——他從來不會放過這些機會的。

今回，查社長利用南韓的公民投票，一石二鳥地諷罵了南韓的朴正熙和台灣的蔣先生。

他說這次南韓修改憲法的公民投票，是「向蔣先生學樣，放棄美國式生活方式。」他自以為十分「幽默」地說：「朝鮮歷史上長期來接受中國文化，他們的文字中今日還有不少中國的漢字，棄美從華，倒符合歷史傳統。只可惜這一項『中國文化』未必是中國文化中好的一面。」

照這麼說，查社長還是主張南韓採納「美國生活方式」。但查社長又說「歐美式的民主制度未必盡善盡美，也未必適合亞洲各國的國情」，這篇「社評」讀來十分矛盾，使人有胡言亂語的感覺。查社長自己駁自己，顯得難以自圓其說。他的目的似乎要指出一點，亞洲各國國家元首趨向「獨裁」，蔣先生是「始作俑」。

美式民主是不是最佳的制度？查社長認為「缺點雖多，但其他任何制度缺點更加多得多」，他說這畢竟是「人類數千年來從各種試驗之中得來的最佳制度」。查社長這些話，確有商榷餘地。美國從一七七六年立國到現在，還不夠二百年歷史；中國卻是個文化古國，歷史數千年。同時，東方與西方有很大分別，西方能行的，東方未必適合。歐美的民主方式硬要在東方推行，結果只是不倫不類，非驢非馬。

過去，接受「美援」的國家，美國就要把「美式民主」套進他們頸項，使這些接受援助的國家吃不消，結果大起反感，美援不但收不到預期效果，且適得其反。這就是說明，查社長認為「最佳制度」的美式民主，未必適合東方國家，強把西風壓倒東風，那是辦不到的。

美式民主的弱點，在美國國內完全暴露出來。因越戰而興的「反戰分子」，只有在歐美「民主」國家可以

諷的台灣，就不可能發生這類事情。或者查社長認為裸體示威、焚燒美旗、豎起北越旗才足以表現「民主」；不過，受到戰火威脅的亞洲國家的領導者，卻不會同意這看法，他們有責任使他們的國家避免一切被傾覆的危險。

恭維李光耀並非由衷

蔣中正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六年，查社長視為不民主；南韓修改憲法，總統有對內對外的絕對權力，任期由四年延長到六年，任滿可以無限制的連任，查社長認為這新憲法是朴正熙「邁向終身總統之途」，更不民主。

南越阮文紹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當選總統，查社長認為是競選的笑話；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在毫無對手下獲得全面勝利。不過，查社長對李光耀不但沒有譏諷，而且寫過幾篇「社評」大力捧場。

李光耀行的是「美式民主」嗎？並不，他是家長式的獨裁者，他說一不許人說二，他的話就是法律。其實，李光耀的政治作風，東方色彩濃於西式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向嚴禁，除了抓人封要實行檢查新聞。

彈反譏？拆穿西洋鏡，其實很簡單，因爲查社長在新加坡開了分店——「新明日報」。如果譏諷李光耀一如譏諷蔣先生那樣，新明日報難免遭到封報抓人的厄運。查社長在台北、漢城、西貢、馬尼拉沒有分店，可以隨意批評，對李光耀就不敢放肆，投鼠忌器也。新加坡的行政效率也許高一點，說到政治作風，和台灣、南韓、南越其實沒多大分別，菲律賓因非共勢力大，較爲亂籠一點。

精神領袖

查社長忽視了一點。中華民國和中共是對立的，蔣總統是反共的象徵，是推翻暴政的精神領袖，因此即使他不再處理國家事務，也不能退出精神領袖的地位，他的連任，意義在此。

韓戰以後，南韓從一九六〇年朴正熙領導以來的十多年間，漸趨安定，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提高；南北韓從對抗走向和解，是朴正熙努力的結果。因此朴正熙得到南韓人民擁護。在這次修憲公民投票中，他獲得百分九十二大多數的支持，可見一斑。

至於南越，他們的國家也一分爲二，十多二十年的長期戰爭，人民苦不堪言。在北越和越共明暗進攻下，自由生活，岌岌可危，南越人民分分鐘可能在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生活。吳廷琰被殺後，南越局勢混亂，各派各系，爭權奪利。直到阮文紹上台，才把混亂局勢穩定下來，並建立了一枝有效對抗共軍的武裝部隊。今天，南越的力量，已足以自衛，這是阮文紹領導之功。即使不是「一人競選」，他也必因得到人民支持擁護而獲得壓倒優勢。他之成爲「一人競選」，完全因爲沒人敢和他做對手，不能說這又是什麼「獨裁」把戲。

查社長對這些人的譏諷，完全是昧於實情。

人民並非全部是「猪仔」

查社長因身不在中華民國，不知國內人民擁護蔣總統的熱烈，二十多年來他們得享繁榮安定生活的成果，不必跟大陸同胞同樣捱苦，是查社長瞧不起的這個政府給他們帶來的。查社長對國府的批評立論，無非受了包圍他的幾條小爬蟲的思想影响，因此認爲不依循美國軌迹，就不算眞正民主；反而對毛澤東的作風未加批評，這種袒共反台的論調，怎能使人認爲公平？

查社長不是南韓公民，也不是南越公民，不會了解他們經過半輩子苦難後，對朴正熙、阮文紹擁護的熱忱，絕不如查社長所想像，他們全部是「猪仔」。查社長的「社評」中也點出：「在南韓、南越、台灣這些地區，處於戰爭或準戰爭狀態，當權者應當比民主國家的總統擁有較大的權力，那是可以理解的。」但對這些地區的「當權者」（領導者），他還是盡嘲罵的能事，新加坡目前還沒受到顯明的軍事威脅；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出現「準戰爭狀態」。但，李光耀卻準備扼殺新聞自由，實行檢查制度，據說目的是爲了「國家安全」。曾經爲了維護「新聞自由」，藉于長城、于長庚兄弟事件攻擊台灣、菲律賓的查社長，爲什麼卻噤若寒蟬，不敢再「仗義執言」呢？況且，李光耀若執行新聞檢查，新明日報的自由也遭剝奪，切身問題，查社長更不該保持緘默。

貝隆事件的啟發

查社長的社評也提到阿根廷的前大獨裁者貝隆，他流亡海外十七年，最近回國，大受歡迎，大有重握政權的可能。一個獨裁者受到如此熱烈擁護，查社長覺得莫名其妙。事實是這樣：貝隆任阿根廷總統時，政策是「勞工至上」，不過他擠用公欵，以致國庫空虛，造成嚴重通貨膨脹，在反對聲中，一九五五年迫得流亡海外。可是，繼承貝隆的人不但沒把國家搞好，而且越弄越糟，外幣儲備，竟等於零，相比之下，人民覺得貝隆時代好得多，因此，他仍受到勞工支持。他的已故第二任妻子伊娃，更被國人奉爲「女聖人」；貝隆的「中間黨」在阿根廷勢力歷久不衰。貝隆坦白自承：「不是我們好，只是繼任我們的人比我們更差。」查社長雖譏諷蔣先生如何獨裁不民主，但相信如果有一天蔣先生也和貝隆一樣，重返大陸，恐怕情形也差不多。可以說：「不是蔣先生好，而是毛先生比他更差。」



（由上至下）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大韓民國總統朴正熙；南越總統阮文紹；菲律賓總統馬可斯。他們都是「獨裁者」嗎？

共產主義在中國

彙論日本

我應邀對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崛起的現代中國歷史發表此一演說。我雖非史學家，但生活於中國共產黨出生、成長而最後奪取中國大陸的現代時期中。因此，我只能大部份說明個人對中共的知識與個人對中共的經驗。當然，我不能記憶每一件事，且在細節上難免錯誤，但重大事情，依然記憶猶新。

我在「五四」運動中被捕

我能清新的想到當一九一九年在北京所發生的一次事變。那是在五月初而夏日炎炎的星期天下午，我的少數同學從位於城郊的學校回到城市，很激動的說，他們要從事許多冒險工作而回到城內參加對日本提出抗議的學生大會。集會之後，他們遊行隊伍抵達外交部。當時外交部大厦已關上了大門，但少數學生爬上牆去，打開大門，他們一轟而入。

這一行動所發生的情況不難想像。他們搗毀器具，打破窗戶，並放火燒屋。（外交部大厦建築堅固，並未焚毀）外交部長早已逃逸，但他們找到返國述職的駐日中國大使，並飽以老拳，當場受重傷，可能有致命的危險。他們也說，政府已宣佈戒嚴令，並授權軍警射擊在街上遊行的任何人。

此一事件後，一切趨於平靜。但學生活動並未停止。約在一個月以後的六月三日，學生們決定在城內從事演講運動，驚動了市區的居民。這次我也參加了。我們於清晨分爲約十人一組的小隊伍，向城內進行。當我們抵達主要街道時，我們集合行人與商人形成人叢後，即開始對他們發表演說。當無處不是軍警出現時，我們很難有開始行動的機會。軍警們對我們並無任何警告，就以槍托與竹棍笞撻我們。許多學生受傷，也有的逃離現場。我是其中行動太慢而不及逃走者之一。警察對我們包圍起來，並押解我們步行（因無警車）到作爲臨時集中營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去，許多學生都在其內。結果，當天收押的學生，約爲八百人。

我們之中，無一人攜帶任何食物、被褥與盥洗用具。因有人對我們供給食物，並不飢餓。我們睡在教室中的狹窄板凳與書桌或地板上。因氣溫很高，在晚上雖一無可供睡眠蓋用之物，但並未着凉。

各學校教職員可以探望我們。我們記得若干清華大學美籍男女教授到我們的房中來訪問，因爲我們之中有些人是該校的學生，還有一位女教授詢問我們：「你們都好嗎？」

百名學生爲了愛國的理由，在大都市遭受拘捕，並宣判死刑的新聞所震驚。在上海同情我們的學生罷了課，並前往街頭與工廠向商人與工人說明這一事實，同時熱淚盈眶的向他們磕頭請願以及哀求他們採取同盟罷工作爲抗議，以挽救我們的生命與我們的國家。工商界的反應令人感動，他們實行全面罷工與杯葛行動。政府大吃一驚，所以才釋放了我們。

「五四」是反日愛國的民族運動

從此，此次事變，即被稱爲「五四」運動。這一天已變成所謂「巴士的監獄日」（巴士的爲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時被毀的一座監獄的名稱），它像中國雙十國慶一樣出名，而在中國現代史上顯示在外力壓力下爲國家獨立與自由而奮鬪的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許多新的活動與組織都因此應運而生，中國共產黨即其中之一。其實它不妨稱爲「五四」運動的副產物。中共史學家胡喬木於一九五一年出版一本名爲「中國共產黨的卅年代」的書中說，「五四」運動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先河。我完全同意這一說法。

現在，「五四」運動如何發生變化呢？其直接原因由於日本。它是世界上對中國最具侵略性的國家。一八九四年，中、日發生大戰，中國戰敗，而結果是朝鮮脫離中國，台灣割與日本。我不想細數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四年日本對中國許多的侵略行爲。到了後來，現在被稱爲第一次大戰的歐戰爆發，日本迅即藉此機會奪取原由德國佔領的山東省的若干領土。數月以後，即一九一五年元月，再向中國提出著名的廿一條約，中國終於是年五月九日接受此一要求。從此，這一天就被全國視爲國恥紀念日，而最激烈的反日情緒也深植於全體中國人民的心目中。

後來，兩國間發生新的危機。當歐戰結束，日本要求他應該承繼原歸於德國的領土與特權。此一要求激怒了中國，因爲中國也曾在戰爭中參加同盟國的一邊，但至少遣送了大批勞工前往擔任挖壕溝與做其他的工作，但以中國國勢衰弱，而日本處於有利地位，因此，巴黎和平會議應允日本的企圖，並同意將山東的領土與特權轉移給日本。當此訊傳入中國，中國人民的憤怒再也不能抑制了。這就是北京學生集會抗議的原因，也是「五四」運動的由來。

我應附帶補充說明的是，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前，日本曾向中國政府提供若干鉅額的貸款，而以鐵路、電線、礦場與森林作爲抵押。無論任何名義的貸款，都是用於資助內戰與加強派系之爭的。而且，部份運用這批貸款的中國官吏，發生許多與貸款有關貪污事件，所以不難了解中國人民的憤怒。

蘇俄乘「五四」運動建立中共組織

我想特別指出者，就是日本與共黨運動在中國的密切關係。這並非說日本曾直接予中國共黨以援助。不僅如此，日本是堅決的反共者。但由於它在中國的侵略行動，實際促成中國共產黨的發生，而且挽救中國共產黨免於覆亡，並幫助了它的擴張。日本並未在中國播下共產黨的種子，但爲蘇俄提供了播種的

源與成長時期

共產黨

董時進

翌年，即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在上海成立了。

（陳獨秀早年在上海主編「新靑年」雜誌，該雜誌頗爲中學生所歡迎。他是一個急進的改進主義者，反對舊道德與孔子言論。他以書記長地位而變成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但他不能追隨共產黨左翼，所以在一九二九年被開除了。他曾被國民政府拘捕下獄。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後，他於是年八月恢復自由，他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並斷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在後來的數年中，他表示贊成西方民主政治，尤其主張反對黨應有言論自由，而工人也應有罷工之權利。他說蘇俄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相同。他於一九四二年在孤獨中去世。毛派罵他爲右傾機會主義者。）

（李大釗是北京圖書館館長，也是毛澤東的上司。他深信蘇俄大使館的勢力可以保護他——一種顯係來自遺傳和類似仰賴帝國主義者的心理——而無視中國政府的權力。他將蘇俄大使館當作他的辦公總部，並公開介紹共黨事務與顚覆活動。但他估計錯誤了。當時主持中國政府的是東北軍閥張作霖，突然進入蘇俄大使館，逮捕了李大釗，搜獲的文件與其他陰謀顚覆工具甚多，他被處絞刑。其主要共謀者姓高，亦爲北大教授，他在蘇俄大使館外面協助李大釗工作，也被捕槍決。）

約在伏丁斯基來華與陳、李組織共產黨時，蘇俄也派了一個名爲越飛者前來中國拜訪孫逸仙先生，討論安排國民黨與蘇俄合作事宜。兩人並於一九二三年元月對此措施發表聯合公報。合作事項之一，即國民黨准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盟其間。此事迅即明朗化，即共黨只是利用國民黨作爲達到他們自己目的的工具，同時兩黨展開鬪爭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攻克京、滬，蔣介石先生發動全面清黨運動，並有許多人被判死刑。共黨曾企圖在若干城市發起運動，結果失敗。最後他們向江西與湖南的山區農村退卻，到處搶奪，殺人並燒毀房屋。他們對人民形成如此的威脅，蔣先生認爲有派大軍予以圍剿的必要。這一運動於一九三〇年年底開始，但初期並無多大成就。其後，正値進軍順利之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忽然無故侵入瀋陽。

日本不斷進犯中國，阻撓剿共和統一

此一侵犯震動了全國，當然，政府反共運動的注意力也趨於轉向了。況且，軍隊不得不調往北方，爲進一步的「偶然事故」作準備。政府領袖明知中國不能對日作戰，故決定不予抵抗，但寄望日本緩和其事。但日本軍隊繼續推進。一切來自日本的侵犯行爲，與要求停止內爭以抗日的呼聲，均對共黨有利。他們藉此機會整編、擴大軍隊，並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蘇維埃政府，選舉毛澤東爲主席。大勢更趨惡化，蔣氏復職。他宣佈爲了抵抗外侮，必先求得內部的和平與團結。因此他調集大軍包圍共黨地區，但他的這項努力，又遭到日本人的破壞，因爲在一九三三年元月，共黨軍隊向長城南方推進而深入接近北京的中國內部。這自然又引起抗日與反對內戰的吼聲了。

中、日軍隊又在長城安排停火事宜。一九三三年秋，蔣氏開始對共黨發動新的攻勢，他於此時對共黨實行軍事與經濟雙重封鎖，修築公路，以利軍運，並在各鄉村建構小型碉堡。這些措施，到了一九三四年十月發生極大成功作用，共黨不得不向西北逃亡。此即所謂「長征」，共黨對此自詡爲非常的英雄主義。其實，這對共黨而言，是一件非常可憐的事，而非英雄行爲。所有在中國中部的共黨均已肅清，它的威脅顯示將爲陳跡。在此剿共期中，日軍進一步向中國進犯，而抗日情緒日益高漲。共黨藉此機會，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表調停內戰與聯合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宣言。於是開始談判，共黨降服。他們的蘇維埃政府被解散了，他們的軍隊被命名爲「八路軍」隸屬國民政府指揮之下。然後，全國對日的抗戰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開始了。

中共乘抗戰發展實力，攫得大陸

後來發生意想不到的事。共黨並未眞正的對日軍作戰，但只利用戰爭擴充軍力與地盤。據悉當朱德率軍至前線時，毛澤東曾實際告以：「中、日戰爭予我們以擴充實力的最佳機會，我們的政策是以百分之七十的力量，用以擴大自己的實力，百分之廿，對付國民黨，百分之十對日作戰。」又悉，在是年十月份，共黨政治局曾作如下的決定：一、擴大統一戰線，並爲中國共產黨爭取合法地位。二、軍事力量在中國政治上具有決定性因素，所以，我們必須在抗日戰爭中，以最大的努力，加強我們的軍事實力，爲將來政治鬪爭奠定基礎。

這些傳說，均由事實獲得證實，據胡喬木指出，在一九三七年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爲四萬人，至一九四五年，已增爲八百萬人。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以後，共黨黨員竟增達一千二百一十萬人。在抗戰之初共黨的軍隊爲四萬人，三年以後，已發展爲五十萬人。其時共黨已掠取一百五十個縣、市，而生活於「解放」與游擊區的人民增至一億之多。我不知道這些城市與人民有多少是從日本軍隊佔領時奪取的，但我推想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從國民黨的據點中搶來的。（現在，共黨要人民相信，是他們打敗日本軍隊的，純屬謊言。）

因此，中、日戰後，中國共產黨的龐大已發展至不可忽視的程度。另一方面，在這一戰爭中，國民政府雖是公認的勝利者，卻大傷了元氣。蘇俄在東北將裝備與武器移交共黨而完成了他們的勝利。但我們不可忘記，所有的裝備與武器並非來自蘇俄，而是日本製造的。因此，俄國人只在中國播了共產黨的種子，但日本人卻做了許多其他工作：提供園地、培食、施肥、灌溉與保護等。

（此文係董先生本年十月在國際關係協會舊金山支會之演講，原文爲英文。）

再論毛幫「接班人」問題



最近各方對於毛澤東死後誰接班的問題，仍在熱烈討論，有主周恩來，有主江青，也有人說是姚文元與張春橋。此事本是猜謎，由於毛幫本身謎底有變，所以所猜的對象也隨時變更。

依照最近跡象看，毛幫不但沒有確定接班人，可能壓根就不再培植接班人，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大概毛澤東已放棄此想，而從所謂集體領導上用工夫。

毛幫不可能真有接班人，基本因素在於毛幫現有大頭目之中，再也找不到一個像毛澤東這樣陰險狠的人，而作為毛幫的領導人來說，似乎非此不可，毛澤東自稱過去黨內有十次鬬爭，其中如羅章龍一案不值一提，另外被鬬倒的陳獨秀、瞿秋白、陳紹禹、秦邦憲等人，學問固非毛澤東可及，才華尤勝毛澤東十倍，至於陳、秦等人對馬列書籍研究深度，與毛澤東相較，大概是大學生與幼稚園之比，即以張國燾而論，也較毛澤東勝一籌，何以都敗於毛澤東，只因為他們在鬬爭中尚有所不為，而毛澤東則無所不為。

試觀過去戡亂期間政府軍所以敗，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外交方面受到美國一羣親毛分子如艾其遜等人之破壞，軍事方面則受到毛諜滲透，主管軍令的國防部次長劉斐，主管軍事情報的第二廳廳長郭汝瑰皆是毛諜。國軍行動，毛方比國軍將領知道的更清楚，安能不敗。此皆重要因素，但有一點似為坐寫字枱上寫文章的人所不知，即毛幫有兩種慘無人道的手段，任何人一看就懂，但誰也不敢用，第一、所謂「參軍」的問題，毛幹在農村活動，看中一個青年可作砲灰之用，就誘騙他當兵，如果毛幹開門見山勸其當兵，青年一定不幹，因為當時農村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仍然視為洪水猛獸，要說去當八路軍或新四身（是時毛幫尚不敢用解放軍之名），誰都退避三舍。毛幹乃從這青年身世及個性作廣泛調查，如這青年與某人有仇，毛幫就召開鬬爭會，鬬爭其仇家，看這青年出面將仇人毒打或殺死，如果青年好吃懶做，毛幹就誘使他出面鬬爭有錢者，鬬得財物也可分給一份，總之，用種種方法使青年人開罪鄉里，為親友所不容，當時尚在游擊時期，國軍一到，毛幫就要撤走，及到毛幫撤走時，這批青年自然不能在家安居，非跟毛幫走不可，既走之後只有當兵，由於得罪鄉里，斷絕後路，只有死心塌地到底，除死方休，外人皆驚於毛軍何以如此耐戰，即使在極端艱苦絕望情況下，如由江西向陝北逃竄時，已經進入絕地，仍然能協力同心抵抗進剿國軍，以為毛澤東真有了不起的辦法，維繫軍心，不知實因為這批毛軍早斷了後路，無處可去，天地雖大，難找容身之地，只有跟隨毛澤東到底了。

毛澤東這套魔術，是從水滸傳「逼上梁山」變來，把水滸傳而毛澤東化。稍為留心便可看得懂，但國軍能不能作，自然不能。

第二、人海戰術，勝利之後，毛軍不論武器，數量都較政府軍差得遠，何以後來局勢會逆轉，除去前述幾項原因之外，就由於毛幫慣用人海戰術，大概在毛軍過長江之後，政府軍已處於絕對劣勢，毛軍用人海戰術較少，至於在東北、華北、華中各地作戰，無一次不是靠人海戰術取勝。說來駭人聽聞，每次作戰時，毛軍硬以鄉下農民打前鋒，每攻一地，死亡皆是善良農民，有時國軍子彈打完了，有時真是手打軟了，不忍再打下去，於是毛軍精銳一湧而上，就將國軍解決，每次戰役論死亡人數似以毛軍為多，但死的皆是老百姓，真正毛軍，尤其是黨員幹部絕不上火線，名之曰保護幹部政策。此等戰術人人皆會，但只有毛澤東能用。所以說毛澤東之戰勝中共黨內各派首領，不是他真有過人之才，就因為他有無所不為的心術，是以當者披靡，但

在目前，毛幫第二代已經找不到這種人了。

最初毛澤東當然希望江青接班，但江青究是女人，搬是非，拋媚眼自是所長，但要她大量大量殺人，江青自無此膽量，依照現有情勢估計，若要安穩坐上毛澤東的位子，不殺幾萬人是作不到的，這幾萬人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小幹部，而是有份量的毛幹，此事豈是江青所能勝任。

至於張春橋與姚文元更談不到，因爲兩人不但資歷淺，也太沒有實力，兩人所以貴出於江青，正是一條繫火腿的繩子，火腿過磅時，繩子與火腿同價，火腿吃完後，繩子向垃圾桶一扔，再也無人理會了。所以推測張、姚兩人能接班，就不如推測江青會接班，尙較近事實。

大家都不能接班，演變至今仍爲毛幫高級頭子之共同感覺，因此只好向集體領導路上走，目前怎樣安排，不得而知，但可見跡象是江青主黨，周恩來主政，至於誰主軍，暫時只能說葉劍英。

自從史達林死後，蘇俄提倡集體領導以來，雖然中間歷經鬪爭，但到目前爲止，居然也維持了二十年，是集體領導制度，未嘗不可行得，也許毛澤東有鑒及此，所以改弦更張，不求江青繼位，只求江青在集體領導中佔一位置，也可維護其死後不被鞭屍，至於毛澤東思想，目前已不談，更不必說將來了。

不過，毛澤東這一如意算盤，十之八九行不通，首先，毛澤東對於如何處置周恩來，似乎舉棋不定，爲毛幫整個利益計，甚至爲江青集體領導計，毛澤東都應該留下周恩來，但毛澤東對周恩來實在放不下心，不僅因爲兩人過去有私仇，實在因爲周恩來爲人太狡猾，毛澤東過去醜事周恩來知道的又太多，如果留下周恩來，在毛澤東死後，即使勉強可以湊成集體領導班子，江青安是周恩來對手，最後必被周恩來清算掉，淸算掉江青，當然要鞭毛澤東的屍，周恩來知毛澤東之深，較赫魯曉夫知史達林又勝過若干倍，毛澤東看了赫魯曉夫淸算史達林的報告，對此不能不觸目驚心，而周恩來的爲人，比起劉少奇、鄧小平更像赫魯曉夫，毛澤東一旦伸腿瞪眼，將沒有人能阻止周恩來奪去毛幫中央大權，到時江青遭遇倘不如[illegible]，也許要步[illegible]．史達林的後塵，送去勞動改造。

毛澤東搞不掂周恩來，一切計劃皆無從說起，到目前爲止，毛澤東對去留周恩來，仍然舉棋未定。十一月份紅旗雜誌，重提遵義會議舊事，此對周恩來說，是一大噩耗。因爲遵義會議與毛澤東正面鬪爭的是周恩來、秦邦憲及德人李特（第三國際派來軍事顧問），周恩來站在第一線，毛澤東得劉少奇、彭德懷之助，從周恩來手中奪得軍委主席地位，直到今天仍然牢握不放。因爲抓到了槍桿子，以後始抓到黨權，進而坐上頭把交椅。這一段往事，毛澤東自然忘不了，周恩來更忘不了。現在紅旗雜誌重提此事，表面罵王明，實則王明當時在莫斯科，與此全不相干，另兩人李特被遣送回德，秦邦憲則在一九四五年乘飛機跌死，只剩下周恩來一人仍握大權，此時提到遵義會議，自是對周恩來而發。

毛澤東此時提到遵義會議，究竟是有心淸算周恩來，還是藉此迫周恩來就範，將來在集體領導時作爲江青裙下不二之臣，要看以後是不是繼續追究，如果就此不提，可能周恩來地位尙無問題，若是所有毛幫報刊一致談遵義會議，周恩來的日子大概就不多了。

假定集體領導沒有周恩來，則這個中央政權，恐怕比起徐世昌下台後的黎元洪政府，曹錕被囚後的段祺瑞政府還要軟弱無力，根本就失去統御能力，大陸將陷於全面分裂，毛澤東致江青私函說全世界一百多個共產黨都不信馬列主義，到時毛幫將會分成三十個共產黨，都不會再相信「毛澤東思想」，他們相信的也許是「張作霖思想」、「孫傳芳思想」，據地自雄，稱王稱霸。

退一步說，假定毛澤東肯留下周恩來，周恩來也肯一心一德效忠於江青，則集體領導是否可以維持毛幫殘局呢？答案也是否定的。

研究毛幫政權問題，不能以蘇聯作爲藍本，因爲雙方基本情況完全不同。蘇聯與毛幫最顯著差別是軍人在中央黨政部門沒有份量，無足輕重，在史達林生前大整肅時，將重要紅軍將領一網打盡，當時所謂紅軍名將如杜卡契夫斯基，站巴灼夫均如圈中[illegible]，不敢反抗，直至[illegible]二次大戰名將，戰後被史達林派去任波蘭國防部長，戈慕卡上台後又趕回蘇聯任國防部副部長的羅果索夫斯基元帥，淸黨時被史達林下令逮捕，備受毒刑，滿嘴牙齒都打掉，但經釋放後仍對史達林效忠不二。此種例子甚多，不是蘇聯軍人失去人性，而是由於一開始就受到嚴密控制，身心都受到極大束縛，失去反抗意志。毛幫不同，毛幫雖然也有政委制度，但政委權力聲望均不能凌駕指揮官之上，此由於毛澤東迷信武力，高唱槍桿子出政權，及到「文革」更靠槍桿子奪得權力，於是每一軍事頭目皆氣焰萬丈，以爲黨的命脈在自己手中，此種情況正如「督軍團」作亂時，張作霖、曹錕等人相同，形勢一日造成，即無法扭轉。

毛澤東害死林彪，並非爲了向槍桿子奪權，只是向林彪一夥開刀，焦點仍在爭奪中央權力，對地方性割據勢力影響不大，故福建之韓先楚，廣東之丁盛，雖爲林彪嫡系，仍然屹立不動，至於非林系之陳錫聯與許世友，正如民國十四五年之張作霖、孫傳芳，虎踞一方，完全不把毛幫中央看在眼內。

毛澤東並非不知此種情況，但苦於無法安排，其他不論，即以「國防部長」、「總參謀長」而論，至今仍未有人遞補。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毛澤東找不到一個合適頭目接任，一是各省有力量軍事大頭目皆不肯放棄目前的實力地位而就此有名無實的名義，兼之過去擔任此兩職務者皆無好下場，誰也不敢坐上這把電椅了。

總之，毛幫政權目前情況實在是病入膏肓，卽使盧扁復生亦無法下手。毛澤東留下周恩來擔心周恩來變赫魯曉夫，不留周恩來集體領導亦無從談起，卽使毛澤東願意留下周恩來，周恩來亦矢志效忠江青，實行眞正的集體領導，但對於各省割據稱雄的大頭目也將無法善其後。還有周恩來已七十五歲，滿臉老人斑，行路蹣跚，他究竟還有幾天，也在未可知之數，再向下怎麼辦，毛澤東自己就向史諾說過，他也不知道將來的事，可能復辟資本主義。

如果毛澤東所說的「復辟資本主義」是指中國人民重獲自由，將來不僅可能而是必然的了。

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新趨勢

吳新民

毛澤東羅織林彪罪狀的宣傳與林系黨羽的整肅，發展到目前已達到了顛峯，但仍是不能結案，仍須假借「批修整風」做幌子，進行多方面的清算整肅。這暴露着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林案既不能結束，但已由林案發展到全面的多角的鬥爭，因此纏糾不清，愈鬧愈亂，無法終止，即暫告一個段落也不可能。危機嚴重性超過任何一個時期。

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但目前連到暫告一個段落的機會也沒有，這是因爲鬥爭的複雜性。在現實問題上，滲入了歷史的因素，當然是使得鬥爭成爲複雜性的一個因素，但主要尤在於鬥爭的方式所造成。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各個頭頭之間，時而團結，時而鬥爭，陰一面，陽一面，不計恩怨，不顧道義，只講手段，不分敵我，花樣百出，變化難測。目前的鬥爭形勢，既非毛澤東、周恩來等所盼望、所預料，未來發展，他們也就無法掌握。現實環境，使他們無法停止鬥爭，鬥爭下去對他們不利，但停止鬥爭，只有滅亡。於是只好在繼續鬥爭中求生存、求出路。

鬥爭是全面的，也是多角的。隨時在變化敵我關係，也隨時在變化主角、配角。鬥爭的總目標是權力，環繞着權力的攫取，產生許多現實問題，在每個現實問題上，基於利害的不同，分爲敵我，展開了各種手段的鬥爭。我們只有從當前的若干現實問題，去探索權力鬥爭的線索與可能的發展。

「繼承人」與「集體領導」

中共九大黨章明確規定林彪爲毛澤東的「接班人」（也即是「繼承人」），林彪粉身碎骨之後，誰將是毛澤東的「繼承人」呢？這自然是一個問題。當然也可以不設「接班人」，九大黨章以前各個黨章均沒有此種規定，因此牽涉到九大黨章的修改問題。

共內部權力鬥爭的一個結果。目前的任何一種情況，都可表現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新形勢。

這個問題早已使人注意，但引起討論和探索興趣的，是九月三十日周恩來對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代表團的談話。周恩來曾說：「指定唯一繼承人，是林彪陰謀之一。」又說：「中國幅員如此之廣，我們面臨的問題如此之多，如何可能僅有一位繼承人？」周恩來的意思極爲明顯，即是周恩來是反對指定一個「繼承人」的。反面的意思，周恩來是主張「集體領導」的。

周恩來的意思本來很明顯，但是由於美國新聞編輯人協會代表團之間有了不同的報導而引起爭論。奈特系報紙編輯麥瑞與卡特報導：周恩來在討論中，曾提及姚文元；但是華爾街日報編輯華倫・非列浦的報導：周恩來曾透露，毛澤東死後，將由一個集體領導階層繼續執掌權力。

以目前情況來說，中共中央，軍事是由毛澤東直接掌握，而以葉劍英以幕僚長的地位主持共黨中央軍委。葉劍英的共黨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因無實權，不能與林彪相提並論，更不具備與毛澤東爭權的條件。葉劍英與周恩來的淵源頗深，這一次的被毛澤東再度起用，可能即出諸於周恩來的建議，即使是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也一定大力支持。葉劍英應該多少作爲周恩來在軍事方面的一支力量。在黨的方面，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現在只成爲二個半人。林彪與陳伯達已被整肅，康生久病已不能實際管事作爲半個。因此五個常委，只剩下毛澤東與周恩來。江青、姚文元等只是委員而非常委。因此，周恩來是在毛澤東之下，獨掌黨權。在中共政權方面，董必武的代主席本是傀儡，朱德的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偶然在重要節日或公開場合露露面，不實際管事是肯定的，實際執行人代會常委會職務的是副委員長郭沫若，郭沫若當然是在周恩來最高行政機關」，亦即是「中央人民政府」，而目前實際上人代會形同虛設，周恩來就成爲最高行政首長，領導他的只有共黨的主席毛澤東。他是座實第二把交椅的。

在「文革」之前，周恩來的排名居於第三。如果按照黨內地位來排名，是毛、劉、周、朱，改爲按中共政權地位排名，是劉、朱、周。這因爲在黨，劉少奇、周恩來與朱德均爲副主席，在政則劉少奇爲主席，朱德爲人代會常委會委員長，地位均高於周恩來。「文革」以後，林彪冒尖，躍居第二位，但是劉少奇鬥垮後，朱德沒落，無論黨政排名均成爲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迨林彪不出面後，周恩來便升爲第二，僅在毛澤東之下。

最近周恩來的排名有了變化。華盛頓明星晚報在十月五日刊出駐香港記者布拉秀的報導，指出北平政權外表上的穩定，可能是一種錯覺。細心研究最近公開露面的中共頭頭們的名次排列，暗示北平現在也許正在醞釀一次動亂。照此推測，周恩來並不像自由世界所想像的那樣地位穩固。今年「八一建軍節」後，董必武和朱德排名在周恩來之前，改變了往常排名次序。今年十、一中共「國慶」，周恩來排名在董必武之後，但在朱德之前，這種分析，好像無關重要，但是林彪的遺整肅，自由世界所獲得的第一線索，是在宴會的敬酒中漏掉了他的名字。現在又有了北平正在醞釀事件的線索，而這次的犧牲者的目標，可能即是周恩來。

林彪與毛澤東的面對面的衝突，起始於一九七〇年九月的九大二中全會，內部展開一連串的鬥爭，但是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爆發墜機外蒙事件，才揭開了鬥爭，眞相迄今尚在逐步透露之中。目前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已由林案發展到新的角度，這個角度可能即是周、江的鬥爭，也即是毛、周的鬥爭。

周恩來是善於巧避的，在過去的十次大鬥爭中

。形勢逼着他非鬪爭下去不可。

周恩來過去有反毛的歷史，而且對毛有極大的損害，毛澤東不會不記恨在心，他遠不及劉少奇、林彪對毛的忠誠。劉、林終於反毛，林彪甚至決心致毛於死地，周恩來必然仍有反毛之心，不過事機尚未成熟而已。

中共內部權力鬪爭是永遠不會停止的，誰也避免不了的。我不鬪垮你，你必鬪垮我，無法退讓。目前以江青為首的「宮庭派」，雖然無條件攫取「繼承人」，獨攬大權，成為新的獨裁者，但是在「集體領導」局面下，仍是要展開權力鬪爭，決不願聽從周恩來指揮的。周、江的鬪爭無法避免，發展下去，即成毛、周的鬪爭。

權力鬪爭的欲望是無止境的。以江青為首的「宮庭派」，早在「文革」奪權期間，即以周恩來為攻擊的主要目標。江青的悍將戚本禹、林杰等曾公開宣稱：「現在的鬪爭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鬪爭，周恩來是『舊政府』的頭，不要聽他，要打倒『舊政府』。」戚本禹、林杰等因為過於囂張，而被整肅，成為政治犧牲品，但是戚本禹、林杰等反周恩來，當然出諸於江青的指使，否則他們也無如此大膽、狂妄。等到江青抵抗不住周恩來的反擊，只有閃過一旁，把責任推給戚本禹、林杰等，以保全自己。

目前，「宮庭派」的勢力仍在增長和擴大之中。「宮庭派」首先攫取了文教、宣傳等專政工具，並且進一步控制了黨的組織部門，特務系統原來在「宮庭派」掌握之中，目前正在伸展力量到共軍中去。「宮庭派」雖不能直接掌握軍隊，但是可以收買籠絡共軍頭目，以職位和地盤來結派，於是形成力量。假以時日，也可以壓倒周恩來及其他各派系的。周恩來的國務院，除了文教部門，已為「宮庭派」攫取到手，其他部門也在展開爭奪。周、江兩大集團，業已短兵相接，沒有妥協、緩衝的餘地。周恩來要想躲避，已無退路，只有搏鬪下去。

毛澤東目前對周恩來，仍有極大利用價值，周恩來的反撲力量也很大，對付周恩來，較之對付劉

段。毛澤東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然而在毛澤東生前，如果不把周恩來及其集團根本剷除，將來「宮庭派」是無法生存的。「宮庭派」更需利用毛澤東生前的力量，鬪垮周恩來及其集團，因此必然地要加緊鬪爭，鬪爭也必然要激烈化。

新的「接班人」

在毛澤東一小撮中，已產生不出「繼承人」，毛澤東又不願周恩來作「繼承人」，「宮庭派」更擔心周恩來掌權，勢必被整肅，下場很慘。於是出現「集體領導」。

「集體領導」的局面不會維持太久，由於各派系勢力的消長，某一派系或某人可以壓倒一切、控制一切時，便成為新的獨裁者，「集體領導」便自然地消失。

所謂「集體領導」，按照共黨體系，自然是共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目前常委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如果要實現「集體領導」，勢必改組擴大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江青、姚文元等勢必成為常委。此外，必須從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選拔常委，並且更擴大範圍增加新的力量，這樣「集體領導」才能有力量。但是目前來進行共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改組擴大，也很困難。只有拖到毛澤東死後，就非改組擴大不可。

未來的「接班人」，必然是擁有強大軍事力量者。沒有軍事實力，決不能掌握政權，沒有軍權，爭不到政權，即使利用矛盾攫取了政權，也會迅速地被推翻。因此，未來新的獨裁者，要在目前已有相當地位的擁有重大軍事實力者中，去推斷。

目前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擁有強大軍事實力者，當推陳錫聯和許世友。陳錫聯現任瀋陽軍區司令員又兼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與遼寧省革委會主任，他佔據了東北一大塊地盤，他是原「二野」的新首領，劉伯承已老大，不能再統轄「二野」，「二野」的各實力派，勢必要擁陳錫聯以爭權。許世友是南京軍區司令員，又兼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與江蘇省革委會主任，佔據最富庶的華東地區。目

江、福建、江西六省。財力之雄厚，任何地區無法比較。許世友為原「三野」的新首領。「三野」首領陳毅已死，粟裕早已沒落，伏瀝於北平，備位於國防部副部長，失去實權，號召「三野」者自然推許世友。陳錫聯與許世友「九大」之後同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他們決不放棄地盤，也不願到北平去。最近半年來，他們在地方都很活躍，但沒有在北平的公開場合發現過。林彪粉身碎骨，林系黨派紛紛落網，中共中央重要軍事職位均未補人，他們均不願調到中央，他們不願拋棄地盤而居於沒有實權的最高軍事職位。反之，「二野」和「三野」的部隊紛紛調到他們防區之外，例如在北京軍區就調駐了不少原來的「三野」部隊，不能不說是許世友勢力的擴張。林彪的粉身碎骨和政變失敗的悽慘結果，不能不使他們驚心動魄，他們早有戒備，早有佈置，知道情況變化時，如何應付，如何獲勝。

目前必然發展的形勢

目前根據現實情勢，可以作出下列二點結論：

(一)毛澤東目前無法決定他的「繼承人」，在目前中央頭頭中，除周恩來外，包括江青、姚文元在內，沒有具有作「繼承人」的資格的人選。而周恩來既不會被毛澤東決定他為「繼承人」，周恩來自己也不願重蹈劉、林的覆轍。因此，在毛澤東生前，是派系的對立與權力鬪爭，毛澤東死後，必然出現「集體領導」的局面。(二)「集體領導」的出現是權力鬪爭相持不下的產物，是暫時的，通過殘酷的權力鬪爭，分出勝負時，必然有新的獨裁者產生，「集體領導」便會自然消失。

未來的「接班人」必須是擁有強大軍事實力者，在目前中共中央方面已缺乏此類人選，年紀太大已失去實際軍權。因此，「接班人」必然在地方，羣雄爭逐，鹿死誰手，必可預料，必須要經過長時期的權力鬪爭。陳錫聯和許世友條件好，希望較大，但任何地方軍事頭頭均有問鼎中原的希望。至於中共內部權力鬪爭，不到新獨裁者出現，不可能告一段落。今後的鬪爭將更趨殘酷與激烈。

蘇聯黑社會面面觀

凌山

蘇聯雖一向被稱爲社會主義國家，根據共產主義者的宣傳，曾謂蘇聯國內已沒有人壓迫人的現象存在，並大言不慚地說，有關資本主義的一切罪惡事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蘇聯也均不會發生。不過，宣傳儘管宣傳，而實際上卻絕對不是那麼一回事。在蘇聯，不只人壓迫人的現象普遍存在，而且，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罪惡事件，長久以來，在蘇聯亦同樣一再發生。西德的著名記者雅魯·彼得，年前往蘇聯作了十個月的旅行，在蘇聯境內經過廣泛的採訪以後，竟發現號稱老牌「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國內的黑社會勢力仍非常龐大。在大獨裁者斯大林當政時代，斯大林雖能以殘酷的手段清除異己份子，但卻不能以鐵腕消滅蘇聯的黑社會組織；迨至赫魯曉夫登台，推行修正主義，對國內政治措施採取了較溫和的政策以後，蘇聯國內的黑社會組織，亦跟着更加壯大起來，黑社會份子在蘇聯所幹的罪惡勾當，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黑社會份子比較，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雅魯·彼得返回西德後，曾根據他在蘇聯搜集所得的資料，在報章雜誌上斷斷續續發表了好些有關蘇聯黑社會概況的報導文字，其中最富於暴露內幕性質的，是報導黑社會頭子貝倫特，在獄中被另一位黑社會份子邁可里擊斃，而引至揭發莫斯科一個黑社會團體「大聯盟集會」內鬨的新聞。從「大聯盟集會」在蘇聯境內所幹的種種勾當，不難看到在老牌社會主義國度的蘇聯，黑社會勢力的龐大與其罪惡活動的嚴重程度，是何等使人咋舌。

大聯盟集會

邁可里在獄中擊斃貝倫特，事情是發生在一九七〇年，根據檔案的記錄，邁可里與貝倫特同是於一九六九年因販運毒品被緝而判處入獄，由於蘇聯當局當時只把該兩人作爲普通毒販判罪，而該兩人又把黑社會頭子的身份隱蔽得極爲嚴密，故在貝倫特被邁可里在獄中擊斃後，莫斯科當局仍不知該兩囚犯乃是黑社會頭子，及至貝倫特被擊斃半個月後，對邁可里進行此宗命案的審訊時，邁可里供出了個中秘密，莫斯科當局才驚悉一年前被判入獄的兩個毒犯，原來就是「大聯盟集會」的兩名首腦。

「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組織，最近十年來，在莫斯科居民的印象裏，已不是一個怎樣陌生的名稱。雖然，在斯大林當政時代，「大聯盟集會」已經存在，但由於斯大林對各階層的控制着實嚴密，「大聯盟集會」的活動並不很顯著，故當時能知道「大聯盟集會」這個組織的莫斯科居民也甚少；近十餘年也冒出了頭來，會員的活動較前活躍了許多。最近幾年間，有關莫斯科發生的擄人勒贖事件，便多是由「大聯盟集會」幹出來；此外，莫斯科近郊有地下賭場及地下毒窟的存在，亦已是公開的秘密，各地下賭場和毒窟的幕後主持人，亦無不是「大聯盟」集會的成員。「大聯盟集會」的種種活動，對莫斯科居民的正常生活無不具有威脅性，故莫斯科居民對「大聯盟集會」這一名稱實已頗爲熟悉，但老牌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爲什麼尚有如此衆多「反叛」份子加入黑社會組織與國家爲敵？而蘇聯政府當局爲什麼連消滅黑社會勢力的本領也拿不出來？局外人就無法不感到莫名其妙了。

第二次大戰期間的活動

蘇聯當局對邁可里審訊有關「大聯盟集會」的種種內幕，由於「蘇修」將消息緊密封鎖，沒有透露出來，詳情當然無法知曉。不過，根據雅魯·彼得所搜集的有關資料，起碼卻可以斷定「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團體，遠在第二次世界以前便已在蘇聯出現，並可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聯盟集會」在蘇聯境內曾經頗爲活躍。戰爭期間兵荒馬亂，尤其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曾一度被納粹軍隊兵臨列寧格勒，「保衛領土」之戰尚窮於應付，那還有餘暇顧及黑社會組織持其大亂？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大聯盟集會」的成員都大做其黑市生意，混水摸魚，給當時蘇聯的「保衛領土」之戰增加了不少阻力，而「大聯盟集會」的黑社會份子，卻均發了些「國難財」，過着比「和平時期」較好的生活。

黑社會份子多有槍在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赫魯曉夫執政的一段漫長歲月，可說是「大聯盟集會」在蘇聯最黯淡的日子。黯淡雖然黯淡，但在這段歲月裏，「大聯盟集會」的成員，在莫斯科還是有其「地下」活動。據雅魯·彼得所得的資料，可信「大聯盟集會」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會員，在斯大林當政時代仍擁有手槍，黑社會份子只要能有槍在手，便可以幹出驚人的勾當。斯大林當政時代，蘇聯秘密警察之多雖爲世界有名，但「大聯盟集會」爲了利益，卻居然有膽量與秘密警察作對，據說當時被「大聯盟集會」擄獲而秘密予以處死的蘇聯秘密警察，每年都要發生十多宗。當然，「大聯盟集會」的黑社會份子每年失手被拘捕而送進鬼門關去的，爲數也絕對不會太少。儘管雙方均有犧牲，但由此卻可看

專門與秘密警察為敵

雅魯·彼得曾在莫斯科近郊一些老農的口中聽到這樣的傳聞。在斯大林當政時代，有一個時期，秘密警察失踪的數字，曾經連續三個月之久，每月平均竟達二十名之多，最初，克里姆林宮頭子斯大林，尚認為乃是「異己份子」所為，只顧偵查「異己份子」的活動，以便將「異己份子」一網打盡，殊不知真相卻大出斯大林意料，原來秘密警察之失踪以至秘密被處死，乃完全是「大聯盟集會」份子所為。當斯大林手下的鷹犬在「異己份子」羣中查不出任何有關的線索，再轉而向別的方面偵查後，在無意中才發現了此事原來是與表面上經已消聲匿跡的「大聯盟集會」黑社會組織有關。被斯大林手下的鷹犬查獲線索後，那一趟獨裁者雖然集中火力，大力進剿「大聯盟集會」，企圖將該黑社會組織連根拔掉，可是，結果卻仍未能達到目的。當然，在該役裏，「大聯盟集會」的成員被送進鬼門關者為數甚多，但漏網之魚卻亦不少。如果那一役「大聯盟集會」果被連根拔掉，則當今蘇修集團便不用再為「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組織的困擾而傷腦筋了。

大聯盟集會的黯淡期

在斯大林嗾使鷹犬全面進剿，窮打猛追之下，「大聯盟集會」的成員雖有一部份倖免而漏網，而在當時形勢之下，黑社會的漏網之魚為了保存生命，也均只能偃旗息鼓以待大局有變，才好再度重張旗鼓，恢復活動。至於仍沒有被斯大林手下鷹犬趕盡殺絕的那些「大聯盟集會」成員究竟有多少？這些漏網之魚又怎樣過他們的日子？雅魯·彼得雖然沒有搜集得較詳確的資料對此點加以闡述，但他卻頗為自信地說：那些漏網之魚在紅都莫斯科絕無可能混進工廠去隱蔽，他們乃是混進了農莊去過一段較平淡日子的生活，到了斯大林暴斃，紅都莫斯科的特務組織起了根本變化以後，然後東山復起，重振「大聯盟集會」的旗幟，與克里姆林宮的頭頭為敵。雅魯·彼得的說法，我們雖不敢相信其真實性會達到百分之一百，但他既然在蘇聯經過一番搜集資料的工夫，諒必定有一定根據才作出此一論調。若雅魯·彼得的推測屬實，則可信「大聯盟集會」的成員雖是黑社會份子，但在斯大林獨裁統治時代，卻有不少平民同情他們，使他們能夠在農莊裏長期隱蔽，由這又可以看出斯大林的統治在蘇聯國內給予一般平民的印象，簡直是連一個黑社會組織也不如！

黑社會組織日趨龐大

迨至斯大林暴斃，由馬倫科夫以至赫魯曉夫當政，蘇聯對外對內的政策次第改變以後，「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組織的活動亦日趨活躍。據雅魯·彼得的見解，他認為「大聯盟集會」黑社會組織的成員，其活動雖一貫是與莫斯科為敵，但在斯大林時代，該組織「擾民」的事件仍不很多，故在蘇聯民間對「大聯盟集會」的印象也並不很壞，至於最近十年——尤其是近期五、六年間，「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組織所幹的一[illegible]蘇聯民間每提及「大聯盟集會」這個黑社會組織時，蘇聯的平民均認為此一黑社會的成員均是魔鬼，必須剷除「大聯盟集會」的勢力，平民的正常生活才不致受威脅，但是，奇怪的乃是蘇聯政府近年卻似乎完全想不出對付「大聯盟集會」的辦法，任令「大聯盟集會」發展，甚至任令「大聯盟集會」作種種罪惡活動。在雅魯·彼得的採訪報導裏，最近五、六年間，「大聯盟集會」較顯著的，對蘇聯民生影響較大的罪惡活動，應該是在這個黑社會組織的控制下，在蘇聯好些地方均出現了地下賭場及地下毒窟這兩件事。

經營地下賭場

黑社會份子怎樣去經營地下賭場與地下毒窟，雅魯·彼得大概搜集的資料不夠，未能詳細道出其來龍去脈。但據雅魯·彼得所說，蘇聯的地下賭場目前已發展至與西方的賭場相差不遠，不但賭客眾多，而且賭博的式樣也款式繁多，下注可觀的賭客也大不乏人。地下賭場的顧客成員雖然相當複雜，但雅魯·彼得指出，進出於地下賭場較多的，卻還是商人和政府官員。蘇聯近年已容許私營生意存在，商人賺到錢，到地下賭場去博一博固不足為異，政府官員進入地下賭場去賭博，令人聯想到的問題便不簡單，起碼人們要發問：蘇聯官員如果不貪污，那裏來的錢去賭博？那些蘇聯官員如果不是與「大聯盟集會」有默契，為什麼竟會進入由黑社會勢力控制的地下賭場去賭博？對這些問題，雅魯·彼得雖然找不出答案，但他卻這樣說：「地下賭場在蘇聯出現，實在並不單只是黑社會勢力的問題。」言下之意，當是指蘇修政府官員有不少已與黑社會組織「同一鼻孔出氣」了。

地下毒窟與毒品

地下毒窟的出現，牽涉到的問題也實不簡單，因為必須有毒品供應，毒窟才會存在。供給地下毒窟「道友」吞雲吐霧的毒品，究竟是從何而來？雅魯·彼得雖亦仍只能說出一個「問號」，不過，若從「大聯盟集會」頭子適可里與貝倫特被捕入獄是緣於販運毒品出事，尤其是這兩位頭子被捕後，蘇聯官方竟不知其為黑社會頭子，實際情形究竟是官方「朝中有人」故意替適可里隱瞞身份？抑或蘇修官員果真已懵閉到如此田地？在事情真相尚未水落石出之前，依然是問號重重。更值得注意的，是適可里居然在獄中擊斃貝倫特，此事是否又意味着「大聯盟集會」有內鬨傾向？對這一連串疑問，身為採訪者雅魯·彼得不能逐一解答，但他卻指出：「大聯盟集會」近年能夠重振旗幟，半公開進行種種罪惡活動，並不是蘇聯當局沒有能力抑制它，而是蘇聯政府故意對它不進行抑制所造成。

雅魯·彼得的報導，雖然只是個人片面的看法，但我們由此也可以領悟到：老牌共產主義國家如蘇聯，政府與黑社會實在不分彼此，幹罪惡勾當的團體，當然也不單只是黑社會組織了。

訴、仇、攪與鬥、批、改

柳以青

鬥、批、改這三個字所代表的意義，任何知道中共對待反對他們人士們的一項政策的方略。可是，訴、仇、攪這三個字，雖然讀者們覺得有些新奇，然而，並不是我的發明，也確是中共的統戰方策，它們這是訴苦、仇恨和攪動。

鬥、批、改方策的運用，是對於他們已經統治了的地區，在層出不窮地做着鬥爭、批判和改造；然而，在他們還沒有統治的地方，他們就利用了訴苦、仇恨和攪動來進行統戰，以便使到那些社會中的人士們逐漸解體，最後使之傾向於他們那動人的理想。當然，如果在這一方面他們成功了，慢慢地就接受了他們的統治，隨之而來的就是鬥、批、改了。

鬥爭、批判、改造

關於大陸進行的鬥、批、改的情形，大家都耳熟能詳，並且也正不斷的進行中，我們不需要在這裏去討論，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鬥、批、改目前進行得更是如火如荼。不但熱烈，同時還產生很大的內部危機。爲那些只注意中共最近外交上的發展，而忽畧了中共內部危機的人，卻是該細細思量的。原因是：不知又有多少的中國老百姓，會因此而遭殃。

本年十一月份出版的「紅旗」，就有一篇「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歷述了中共黨內領導一次的鬥爭，因此，要求所有工、農、商、學、兵、政等應以黨來領導一切的。特別指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一個地區，應當由地方黨委對黨政軍民各方面實行一元化領導；地方黨委不但要抓政治，還要抓經濟，不但要管地方，還要管軍事。……統一組織，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全黨服從中央，這是黨的一元化領導的最高原則。我們所講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首先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的領導。……如果在路線和政策上另搞一套，就會產生多中心，二元化，就會脫離黨的一元化領導。」

妙是妙在「紅旗」作者在反映目前大陸各地的分化運動的實況時，不敢直接寫出，而用了毛澤東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一文中的一段話：「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方針和策畧，執行他們自以爲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方針和策畧；在工作繁忙的藉口之下，採取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錯誤態度，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這種狀態，給予革命利益的損害，極爲鉅大。」相信這「一元領導」的政策，就是一個新的鬥、批、改的好題目。

中共當權派，只是在爭權奪利上着意，而忽畧了認眞去反省：何以會有偌多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無政府主義、復辟資本主義？這些二元、分化、不滿恐怕將是中共內部的一大危機，究竟不知何時才眞的可以「領導一元化」起來？

訴苦、仇恨、攪動

現在我們討論一下中共對外統戰的三個策畧吧！那就是訴苦、仇恨和攪動的「訴、仇、攪」了。

中共所策動的訴苦，決不是我們社會中所倡導的社會改革時的批評和建議。或是對自己所受的不[illegible]

啓發人們「階級覺悟」的第一件工作，訴苦的結果就引致仇恨。

基本上是引導人們回憶個人的苦難，然後使人們把所受的苦難，上升到理論。也即是通過自己的經歷和體驗，逐步地體會這是共同遭受的民族恨、階級仇，從而接受共產黨的「革命眞理」。

在訴苦中，使人們接受「教育」，在訴苦時，使人們感到羞恥，不再爲「敵人」們辯護。

訴苦是一種「教育」，這「教育」中該有帶頭訴苦的人，用種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來使受苦的人充份信服並達到眾所公認。然而就把階級仇恨夾雜進去。有了仇恨，便會把一切的事物與遭遇，都從這階級仇恨中去分析了。

猶記在解放前，中共策動的全面訴苦，使人們由訴苦而導致仇恨政府，與政府之政策誓不兩立，階級分明的站了出來。然而，就借了這一仇恨心理，形成了一種仇恨的力量，再從中攪動，遂有了反飢餓、反美軍等反什麼、反什麼了。

有過經驗的人士們，事後都知道這「訴苦、仇恨、攪動」的中共統戰的三部曲是怎麼一回事。然而，爲沒有經驗的人士們，不但沒有發現這一危機，同時，還以之爲理所當然呢！特別是在香港，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讀到和聽到這「訴苦、仇恨、攪動」的消息與理論。而年青的一代，又最容易爲這「訴苦、仇恨」的策畧所「攪動」。

目前，雖然不會有什麼激烈的行動，然而，這種「訴苦」而逐漸掀起的「仇恨」，卻會種下以後「攪動」的因素的。例如：目前青年們一談到香港殖民地政府，就很自然地就要撇開現象而直指殖民主義的本質。因此，就把各種各樣的壞處加以揭發[illegible]

主義本質上去解釋，而使人們產生「仇恨」心理，做成以後「攪動」的張本。這方面卻該是關心香港前途的人們加以注意的。

青年們的真正心聲

香港左派的報紙與雜誌，一向是揭發香港傷疤的發源地，提供各方面的資料以供「訴苦」。因爲長期以來都是如此，慢慢地，使人覺得香港只有瘡疤，沒有其他了。也就是如此，在左派報紙所到之地，就成了增加累積和宣傳「仇恨」的媒介。使它們的讀者們，日積月累的對所生存的社會產生了惡感，種下了仇恨，逐漸以「階級」的分野，來強化共產黨的「階級鬭爭」。

由於這一時代的青年人們，深受這一長期宣傳的影响，不知不覺間，在思想上就會走向極端，在行爲上就會偏激，在看任何事物時，總是強調了這「階級」分野，以爲是萬應靈藥。因此，就會有對一切社會上的建樹，加以輕蔑與否定，這些，起碼在思想意識中是如此。

爲了領導這一思想的宣洩，左派報章雜誌，就大加宣傳報導大陸中共政權下的一切，都是那麼美好的，以引起香港青年人們的嚮往，在這「文鬭」的時期，起碼使香港的人士們，在精神上有所分裂，反而對所賴以生存的香港社會沒有歸屬感，成了社會的游離分子。可是，一旦「武鬭」時期的來臨，則一九六七年時的暴動場面，是不難出現的。

由於青年人們這一受長期性宣傳的影响，如果要加以糾正的話，不是不可能，而是要從幾個方面入手的。除了全面的社會改革，大量協助中下層社會人士的生活水準提高外，當然要在教育方面致力了。

教育不僅要在課程方面加以修改，同時，對擔任教職的人士們的作風，也該加以檢討。否則的話，即使課程與教授法都合乎理想，而身爲教授的人士們的惡劣作風，反更能影响對學生的教育的。

最近讀到中文大學新亞學生報（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由於徐復觀先生的一篇討論新亞中文系的情形的文章，而引起了許多新亞中文系同學的共鳴，竟有十三位同學發表了他們的意見，題日是：「且聽中文系被犧牲的一小撮人的心聲和呼喊」。例如：顏國明同學就有這樣的一段話：「假如中文系的老師們仍然有良心的話，我願意（也許別的同學也願意）——跪在他們跟前，直至跪出他們的良心來。老師們：你們永不休止的派系，那是你們的私事。請勿使第三者的我們成爲代罪羔羊，請勿讓我們陪葬。我求求你們。」

彭健兒同學說：「中文系是戰場中的戰場老師竟成了化石？派別鬭爭犧牲了學生們唯一的夢想，哦，老師，可知道，你們傷透了我們的心！已經兩年了，沒有一位先生關懷你的人生態度，關懷你的理想，關懷你思想上的徬徨，與時代加諸身上的悲憫，儘有的，是請喝茶的時間，是堂上罵這罵那的奢侈，缺乏的只是對下一代會面的責任感！我們不單止要學問，也要沉思，我們剛脫離了大孩子，矛然面對蒼茫的一片，數不清的矛盾，對立的學說，如驚濤澎湃目前，我們是那麼可憐而誠敬地憧憬眞理，追逐着光明，渴慕着爲我們照明的智慧！是的，我們立志自己去找，可也需要公平而正直的照明星，誰願意當我們的星？誰想過，我們有這樣的需要？」

十三位同學都很坦誠地說出了他們的心聲。這是值得香港從事高等教育人士所該沉思的！

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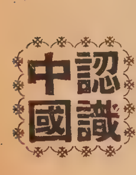
很可能有人在怪徐復觀先生，何以把新亞中文系的內幕公佈出來？要知道那是「家醜不可外揚」呀，特別是強調着「新亞精神」的大專院校。然而，無論徐先生基於什麼原因而說出了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的內幕，我總覺得像新亞這樣一個有崇高理想的學院，是該深自反省一下的，特別當有人及時提出了批評和置疑。如果知所改進的話，任何的批評都是好的，否則，終於有一天來個「窩裏反」的。這不能不說是本港高等教育的失敗，同時也是「新亞精神」的失敗，失敗在「爲小利害，小意氣而鬭爭，無原則，無方針，完全把學術和學生擺在一邊」。誠如徐先生說的：「大學教育是爲學術而存在，離開了學術，離開了學生，還談什麼新亞精神？不過，弄成這種情形是一個基本問題存在，就是教育制度問題。香港的教育制度，人事上請的只要過了一年後，便爲永久教師，因爲大家有了鐵飯碗，可以毫無顧慮的向壞的方面發展，這便是香港教育與學術不能站起來的根本問題。有些人在胡鬧，又奈何他不得，怎樣辦呢？我也有時想到這種問題。」

質言之，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優厚條件，爲教授的人們如果眞有良心的話，對於進入大學的學生們該是如何的關切備至，給予多方面的引導呢！這樣，起碼對這一代的青年人——有幸進入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的青年們，有一個健全的學術和人格的教育呢！反之，照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的情形，我只有爲「官立」的大學而悲。

在這一個號稱學術的高等學府裏，竟然出現這一類的情事，試問，姑無論在中文系中，把中國文化中的聖賢們的著作發揮得淋漓盡致；把往聖絕學的道理絲絲入扣的博引廣徵，但在教授們的日常生活中又距離聖人之道那麼的遙遠，試想，接受教育的大學生們，他們有什麼感受？有什麼感想，而所得到的又是什麼樣的教育？

誠如譚惠冰同學所說：「站在一個中文系的一分子來說，是既汗顏而又驚喜的。汗顏是因爲這一個自命爲發揚中國文化，保存傳統文化精神的學系裏，會有這麼一種叫人恥辱的事情，道什麼中國文學系，一點兒文學精神也沒有，爲人師表的智者仁人，抱着一個儒人學者的名堂，卻爲了這一點小意氣，和小利害而發生鬭爭？試問我們討論什麼『陶淵明爲五斗米折腰。』還談什麼『孔子的承繼人』呢？我驚喜的是終於有一位人能夠對國家、社會、學術表白自己的良心……的一位客座教授……。」

面對高等學府的這種情形，我豈能無言嗎？否則，在訴、仇、攪之後，接着不就是鬭、批、改嗎？



師道

彷彿見過一副對聯，聯曰：

不重師道，天誅地滅；
誤人子弟，男盜女娼。

作者何人，已經記不得了，但看聯意，顯然是一位教育界人士，有感於今日師道與生道之泯滅，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類學生，有所感而作；語雖刻毒，如同咒駡，而事不離實，用心卻也甚深。

本來嘛，我國原是一個尊師重道的國家。從事教育的人，一向受人尊敬，視爲清高，自孔子以來，把「天地君親師」並列，請先生必施之以禮，要磕頭的。一旦有了師生關係，那先生就把學生看做自己的兒女，竭其所能，教而導之，務使學生成人。大概自從商業發達以後，一切以利潤爲目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了，教育亦隨着商業化起來，我們看這裏的學校須有商業登記即是明證。學校既是商店，知識也成商品，先生好似店員，學生等於主顧，彼此之間只有買賣關係，於師道與生道則不予重視了。

例如這裏的打字學校、英文夜校、補習學校等等，確是「有教無類」的，「自行束修以上」就可以進去了，不滿意的話，下月再轉第二間，同樣受到歡迎。磕頭拜師，反而是多餘的。等而上之，什麼私立學校、補助學校、津貼學校、官立學校等等，儘管其名甚美，手續較繁，若是招徠無術，缺少學生「幫襯」，總難免遭遇「執笠」之危，早些時就曾聽說某官校有停辦的新聞。

老於商業的人有句口頭禪——顧客至上。學生變成至上的顧客，先生們自要看他們的顏色。這裏的小學生，或許還未明白己的身份，見到先生尙能站立道左，鞠上一躬；中學生則點點頭，像招呼熟人一般；大學生則視而不見，點頭也免了。倒是先生們要賣他們的賬，和他們攀談，拉拉交情，甚而請飲茶、吃飯，稱兄道弟，否則無人選自己的課，砸了飯碗；或者集體罷課，自己得馬上滾蛋。

這樣的情形之下，什麼學術研究，什麼授業、解惑、傳道……都是屁話。眞有學問而不想誤人子弟的，受不了這口氣，已經改行轉業而去。做得下去的大概分兩類，一類是眞有學問，而善於「明哲保身」的；另一類是根本不學無術，「濫竽」一條。反正「天誅地滅」和「男盜女娼」之說，都是唯心的話，誰見過這樣的報應的？

善於「明哲保身」的不去說它，且說說這些「濫竽」不諱言，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一位津貼小學的教師，只教上午班，但學生的作業簿自己從來不改，統統交由一位私校的教師代改，月致筆潤若干元。自己呢，放學以后就呼朋引類去旅館打麻雀，起碼十六圈，然後才回家睡覺，第二天又去上課，遇到例假還通宵直落，日日如此，可謂樂此不倦。問也不改作業簿，怎知學生的成績呢？也



蘇聯要利用香港

自一九六〇年蘇聯與中共鬧翻，從最親密的戰友變成第一號敵人後，蘇聯無時無刻不想對中共進行傾覆，傾覆的第一步是間諜活動。

因此，從一九六〇年起，蘇聯就展開了對中共的間諜活動。香港這個接近大陸邊緣的自由土地，成爲他們選擇的一個亞洲最佳的據點。

十多年來，蘇聯用種種方法要利用香港這個據點，可是都失敗了。

香港由於地理環境，它的安全，有賴於中共的諒解。容許蘇聯間諜在香港活動，將會觸怒中共，也就會給香港帶來麻煩，因此香港政府對蘇聯間諜的混入，防範綦嚴。

英國對蘇聯間諜的技倆最爲熟悉，在倫敦，經常破獲蘇聯的間諜活動，蘇大使館百多人被令離境，就是英國防諜的傑作。因爲英國有此經驗，蘇聯間諜要在香港活動，就不會是容易的事。

據說：蘇聯先後向港英提出過㈠蘇聯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在啓德機場降落；㈡在香港設立領事館；㈢在香港設立蘇聯貿易辦事處；㈣文化交流㈤設立塔斯社香港分社。

這五項要求被港英拒絕，只有「文化交流」一項，作有限度的接納。年前蘇聯綜合藝術團來港表演，曾獲得批准，其演出也相當成功。

這一招就是目前所發生的事件。

蘇聯的船隻到香港來「修理」，香港沒理由拒絕，但蘇聯船員之中，許多是特務身份，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蘇聯船隻到香港修理，其目的是使特務身份的海員，混入香港活動。

年前發生的派發傳單事件，可說是蘇聯最笨拙的活動，一來這不會有什麼效果；二來暴露了他們的意圖。自此之後，他們的行動更受到注意，不得不利用中國人來替其活動。不過，香港政治部人員倒也醒目，何洪恩這些人到底也被揭發出來了。

布蘭特獲得民心

西德這次大選結果，社會黨的布蘭特獲得全面勝利，在國會裏，擁有四十票的大多數。

香港人只注意美國大選，也注意日本選舉，因爲美國大選，關係世界大局，尼克遜和麥高雲獲勝，有很大的不同，對於香港，雖無直接影響，間接影響卻相當重大。

日本選舉結果，改變了外交政策，對香港雖無大關係，但台灣局勢，與香港息息相關，不會沒有影響的。但對德國大選，似乎大部份人都漠不關心。

其實，西德大選布蘭特獲勝，也有很大意義。

在過去布蘭特執政期間，和蘇聯取得了「諒解」，和東歐的共產國家表示友好，甚至對波蘭以及東德，他都採取了善意，這和戰後二十多年來西德所採的一貫態度，相去十萬八千里。

如所週知，戰後蘇聯割去德國一大塊土地，劃歸波蘭。更分裂了德國

道

卻答得妙：「知道又怎樣？……我說小學的眼份，先生們也是如此的！」

一位中學的教師，是教全日的，雖不好打麻雀，卻好賭狗馬，無論外圍內圍都合炒，平時身邊常夾報紙多份，空堂則坐下來「研究」，又寫又畫，像是很用功。周末連飯也來不及吃，便進了馬場，晚上又趕船去澳門，星期一才回來，真是風塵僕僕。最近且兼炒股票，報紙之外，身邊並多一個原子粒收音機。據說他一向在教會考班，頗得校長的器重，原因是歷年所給予學生的「試題貼士」很準確。

我的天！

遺珠閣隨筆

最後談到一位高等學府的講師，這更妙。此公如何能到外國去留學，已經不大了了，弄到一個博士回來卻千真萬確，於是當上講師。有一天，我們「老朋友」見面了，還未等話舊，他就滔滔不絕地敍述講師生活有多麼的寫意，什麼每月薪水四千二啦，房租津貼二千九啦，每週教課八小時啦，一年眞正上課不到五個月啦，還有……。

當時的我，聽得眞是羡嫉交併，但故不以爲然的道：「每週上課八小時，也不輕鬆呀，照說上課一小時，要備課四小時的，算起來每週也要工作四十小時以上的。」

「備課？」他哈哈大笑道：「誰備課？傻人才那麼做呢？上課遲到五分鐘，早退五分鐘，唸一段書，寫一段黑板，一堂課完啦，可以回家抱孩子。」

「那麼，你教的書是自編的講義？還是現成的書？」

「我用英文原本。」他擰一擰腦袋。

「以老兄之才，大可以把它翻成中文，讓學生自己看，豈不更省事？」

「不行！」他正經起來了，「翻出來，白紙寫黑字，錯的地方就容易受人指摘了。用原本，說起來也好聽，學生領悟慢，也顯得有學問。」

聲稱用原本的奧妙原來在此，既然道破了，也不好意思再問下去，便轉換話題道：「老兄的著作不少了吧，送兩本給我看看好嗎？」

「有！有！有！我的博士論文，外國的學校已經答應替我出版。」他拍拍我的肩膀，「最近我正在搜集資料，準備寫一部書，由這裏的學校給我出版，將來會送給你的。」

之後，我們彷彿是嘻哈的分了手，但我迷惘了一陣子，聯想起了教中小學的那兩個寶貝，此時此地的所謂教育，整個的輪廓已經畢現，還有什麼話說？我只得向上天禱告：「不重師道，社會之過，孺子無過，毋讓他們天誅地滅；至於這些誤人子弟的，該不該讓他們男盜女娼？上天決定吧。」

，這表示了西德的民意趨向和平。

他們理解到，東德這個政權沒有可能推翻，劃給波蘭的土地也不可能重歸版圖，因而感到應當面對現實。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西德經濟發展極佳，人民生活冠於世界，大家都安於現狀，最怕打仗，布蘭特的政策，爲他們所擁護，大選的結果，其實早就可以預卜。

西德與兩大共產集團都極力打好關係，他們並不像日本那樣，最大目的在做生意，他們對蘇聯和中共都沒有做生意的要求，唯一的目的是「和平」。

在和平安定的日子裏，享受他們經濟發展的成果，這是西德人聰明的地方。

看來，歐洲「對抗」的形勢已漸消失，這是中共最不樂聞的消息，因爲，中共一直希望西歐吸住蘇聯的兵力，如果「對抗」不再存在，蘇聯就會集結更多力量在中蘇邊境，構成更大的威脅了。

林彪餘孽被整肅

台灣新聞局長錢復說：中華民國在大陸的軍事情報員以機密文件於十月卅一日送交中華民國參謀長，據說一九七一年九月中共國防部長林彪死亡以來，中共軍中已有三萬四千名官兵在四個月來的整肅中，受到軍事審訊。大約有十二名高級幹部，被捕後經過軍法審訊後，已被判死刑，約有五十名中級幹部被捕，其中十二人被判處死刑，三十八人被判終身監禁；中共國防部有三百名初級官員和低級官員也分別被判死刑及終身監禁。

在這期間之內，大約有三萬三千七百多名共軍人員被判入勞改營。

整肅林彪，陪葬者有這麼多人，因整肅劉少奇、鄧小平等而被鬬的千百倍於此，文化大革命被鬬死的人，更不知凡幾。中共的整肅，一幕又一幕，如果將來還有同樣的整肅運動，犧牲的人必定不少。大陸人們死於這一連串的運動尤多死於天然壽數者。

或者，這是減少人口惡性膨脹之一法罷。據說中國大陸因爲糧食缺乏，而人口又急劇增加，因此節育已成爲大陸人民的常課。目前，在大陸的人固然盡力實行節育，同時，墮胎是合法的。大陸人口如果再增加，實有爆炸危險。

據學者們說：當人口不斷增加的時候，就會引起戰爭，因此，要消弭戰爭，就應該減少人口的增長。文化大革命的千萬人頭落地，武鬬中死人無算，或者，也是因爲人口過度膨脹所形成罷？

林彪事件株連了三萬多名官兵，數字雖然不少，但以林彪多年來多方樹立勢力，他的心腹爪牙，當不只此數。因此有許多熟悉大陸情況的人認爲整肅林彪及其爪牙的行動，並未中止，目前仍在進行中。不過，重要的分子已剔除，在羣龍無首狀況下，那還有反叛的能力？

林彪的一派，已消滅得差不多，可是，新的整肅運動，又會隨時爆發的。

萬人傑

李翰祥扯起文藝白旗？

林巽

看了「風月奇譚」，打算用「李翰祥扯起白旗」作題目寫這篇稿子，想了想，終於不嫌累贅，在「白旗」之上，加上「文藝」兩字。因為「風」片中不少東西，看來像是從我們古典文藝作品中蛻化出來的，記憶所及，男人的性器叫「那話兒」是出自「紅樓夢」，又叫作「勢」；叫作「外腎」，出自「尙書」。至於故事中的情節，也很多是我們古代文學作品中蛻化出來的產物，「聊齋誌異」、「鏡花緣」、「肉蒲團」、「金瓶梅」等等，看來都熟口熟面，呼之欲出，還有一段「捉姦記」的開首，打鐵匠與對門的老闆娘調情故事，彷彿是脫胎自法作家皮亞．葛思嘉的「小廣場」。有了這麼多文藝材料活在其中，因此不得不在「白旗」之上，加上「文藝」兩字了。

在此還要特別解釋的就是我所說來購「夜壺」，老闆娘問尺碼，客人從一列孔道不同的夜壺中選了一個最小的，老闆娘笑道：「那是孩子用的。」接着來了一位師爺借筆改狀子，對白特別強調一個「筆」字，重複了好幾遍，看得外省觀眾眉飛色舞，原來「筆」字是外省語女人生殖器官的諧音。

「捉姦記」情節，不但極盡低級，而且也相當大膽，鐵匠夜間如何潛入磁器店老闆娘的房中，老闆入睡，鐵匠爬上床去，電影還加插些瓦頂上的貓兒在嬉春，作為象徵，下面三人大床同眠，及老闆發現時，鐵匠及時逃走，於是老闆藉故遠行，然後半夜帶人來捉姦，將姦夫淫婦用大麻袋裝着抬進官署告狀，誰知鐵匠妻子買通師爺，在官署中偷偷將淫婦換上鐵匠的妻子，結果那可憐的老闆，白白挨上四十大板。但那個鐵匠妻子，事後必向師爺及兩個官差獻身，故事最後鐵匠站在官署房外，聽着房中傳出太太的呻吟之聲，面上充滿痛苦之情，大有「淫人妻子笑呵呵，人淫你妻將奈何」的意境。結局有警惕性，但過程表現「意淫」的東西可不少。

第二段是「畸婚記」，故事寫一位十三歲的富家孩子，奉父母之命娶一位二十四歲的妻子，結婚前父母特別請來一位古老性教育專家，教孩子如何行房，有什麼禁忌。誰知新婚之夜，新娘的表哥潛進房中，將小新郎縛起來，借新娘溫存。家長發覺，招來軍警，包圍洞房，救出小新郎，將新娘與她的表哥捉到官署去判罪。

「畸婚記」純粹是胡鬧戲，賣弄點古老風俗情趣。並沒有「捉姦記」

李翰祥在「風」片中唯一聰明處，就是將敍述古老怪風俗及遊戲情趣豐富起來，遊戲氣氛將肉麻的色情的東西誇張成玩耍化了。讓觀眾在歡笑中欣賞，在成年人看來，當然不能誇張它會有什麼壞影響。

但以我個人看法，第一段「捉姦記」開首鐵匠與老闆娘由眉來眼去到通姦那個過程，對於青年觀眾的感受上說來，是極不健康的，因為在現實社會上，這種家庭悲劇仍很多。電影不無產生啓示作用的可能。

也許香港這兩年電影欣賞賣座的情形誘惑太大了，一百萬、二百萬、三百萬……為了香港這市場，製片家經過精打細算，很值得拍兩種拷貝的片子，將一部份含蓄的拷貝在台灣及星、馬、泰上映，看來仍大有化算，這是本港近年來看到這麼多畸型電影的原因。

「風月奇譚」如果大大轟動，問題不在它對現代觀眾可能產生什麼壞影響，重要的是因為它的轟動，使製片家一窩蜂向它看齊。像血腥暴力電影一樣，成為一種歪風氣，屆時，它對現實社會青年所起的影響，恐怕就不會這麼輕鬆了。

大公報居心

十一月十六日香港大公報第六版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糧食。」它說：「亞洲大陸正處在偉大的變革中，一切都在變，包括飢餓和貧困。人們從中國這個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看到了這種變化。一九七一年，中國生產的糧食已經達到二億五千萬噸，超過本國所需量四千萬噸。有外電說，今年由於自然災害，可能減產一千萬噸。即使他們所傳不謬，也還有二億幾千萬噸。現在中國國家有儲糧，集體有儲糧，糧食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了。」（鶴翔按：大陸缺糧，人所共知，本文不擬駁斥。）

大公報繼續說：「重要的是社會制度。中國連年豐收，就是社會制度起了保證作用。」

我們讀到這裏，十分同意大公報「重要的是社會制度」這句話。

在俄國，在東歐，在中國大陸，這些地區在赤化以前都是以農業為主的，可是「自從來了共產黨」以後，全都缺糧。

美國、加拿大、澳洲，卻是拯救蘇聯和中共的恩人，如果這些國家拒絕以糧食接濟中蘇共統治區，共區內飢寒交迫的奴隸必將奮起反抗！

為什麼中蘇共統

不是向權威只扯起白旗，[illegible]扯白旗呢？這一點，恕我不敢妄斷，讓聰明的讀者自己去猜猜吧！雖然藝術的白旗，並不一定能被迫扯起來的，主要還是李大導演甘心情願才能扯起來的。

星期日與幾位朋友去擠着喝早茶。席上有一位太太多年來都是李翰祥迷，話題很快就談到「風月奇譚」。那位太太說：「看了李翰祥名字之下出現『兒童不准觀看』覺得很奇怪，但終於忍不住去看它，眞想不到低級得令人難以相信。」太太的丈夫向朋友說：「我太太只看了三十分鐘就離去了，我倒看完它。」

「它根本是男人電影嘛。」我說。這位丈夫在朋友中是善謔出名的，他說：「從機械觀點分析，風月奇譚可說是李導演自降三級的作品，第一級是頭部，代表有思想性的作品，像『冬暖』、『一寸山河一寸血』、『緹縈』。第二級是心部，代表有血氣有熱情的作品，像『四季花開』、『倩女幽魂』、『江山美人』。第三級嘛——是心部下一級……」

太太拿起前面一杯茶，作勢要向丈夫頭上潑過去，丈夫不敢說下去了，惹得全座哄然大笑。

「風月奇譚」從一間妓院開始，然後從三個妓女敍述自己的故事，「捉姦記」、「畸婚記」、「偷情記」。第一段「捉姦記」，確實如那位善謔的朋友口中所述的第三級，電影是從影射男女性器官部份展開起來的，打鐵店對門的磁陶店子，磁陶店老闆娘與打鐵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幾個很誇張的性飢渴大特寫，然後是燒紅的鐵枝伸進水中，發出怪聲。人客

苛刻條件，太太只愛上那夥計，愛得發狂，於是將夥計開出來的條件，一一實現。這段戲除了胡鬧之外，看不出什麼含意，但其中藉一株梨樹扮神裝怪，拍出一些男女全裸鏡頭，拍得頗夠美，比第一段「捉姦記」略爲高級

我們要注意：中共統治區今年的糧產比去年減少一千萬噸了。依照大公報的論點，卽是說：在一九七二年，中共的社會制度變壞了。而這一年來，中共正在實行周恩來的政策，在內政上和外交上都右傾了。

毛澤東給江青的私函透露出十分躭心右派的心情，而香港大公報則要社會制度負起減產之責。大公報是斥責共產政權，抑或打擊周恩來呢？是暗示自由世界比共產政權好，還是另有目的？

古鶴翔

權威的微妙處

丹 堯

假讀美作家富萊丘一篇奇異的流行偵探小說「遠距離的望風者」（林浦生譯），故事寫一名叫甘卜的倫敦職業竊盜，多次受一個警探翟生拘捕，於是便想出一個奇妙方法，目的是想打擊翟生的信心。故事像一齣輕鬆風趣喜劇，警匪雙方就如奕棋一樣展開鬪法。故事開始是有一富家失竊，主人失掉不少珠寶銀器，竊匪臨走時還喝主人家的酒，在酒杯上留下指痕，翟生從竊盜資料檢查，迅速查出是甘卜的指痕，翟生再調查甘卜當晚是十時離開公寓，早上六時才回家，立卽根據這兩點證據拘捕了甘卜。誰知甘卜在審訊過程中，竟利用法官做證人，他直認當晚有一朋友告訴他法官的私邸中有許多值錢的東西，他便先潛入法官的花園看察情形，他看到法官當時正招待一個人客，並詳細說出人客的形狀。法官證實了，但法官私邸遠離倫敦，一個竊盜不能同時在兩個地方出現，甘卜終被宣判罪名不成立。翟生心中很迷惑，他一直跟踪甘卜，希望找到他將贓物出手時再拘捕他。但過了不久，甘卜赴澳洲謀生去了，於是有一甘卜的朋友告訴翟生，甘卜當夜確是在富家盜東西，而在法官花園出現的人卻是甘卜人的合夥人，甘卜所供出的一切，都是合夥人供給的資料。法官不是警探，不會想到這種事，但法官一成了證人，便沒有人會去懷疑法官了，甘卜就是利用這種奇妙心理去愚弄執法者。心理學在今日，已成爲一種時髦的分析人們精神狀態的主要學科，越發展越複雜，但似乎沒有見過特別研究人類容易受某些權威面貌所迷惑的弱點，警探與法官同是對法律負責的重要角色，而法官的權威，有時會不知不覺在其他執法者的潛意識中，佔一個相當重要地位，當法官被利用作爲證人時。當時在場的檢察人員，因爲將視點集中在法官身上，他們平時一切精於察微知著，對任何細節都不放過的特質也給弄得糊塗了。權威代表某一行業的專家，但絕對不是通天曉，權威代表他的經驗，並不一定能解決所有的困難問題，但權威在一般凡夫俗子眼中，往往被捧得過高了，高過他的專長之外。倘被視作權威而懂得自省者，可不會出亂子，如果被捧爲權威之人，爲了面子，或爲了自私的利益，居然也冒充通天曉，那眞是害人不淺了。

權威並不等於權勢或權力，好些權威只居於一種提供意見的微妙地位。他並不強迫人跟從他，但在心理上，只要有了羊牯，自然會有羊兒跟從上去。在這種情形下，借重權威，往往無形中成爲一種新的「行業」，譬如你是一個擁有些讀者的影評權威。你的權威便有價了。影評權威既然如此，股票權威也然。這便是權威的微妙之處。因爲人與羊一樣，有時感到無所適從時，不得不跟着羊牯走。羊牯當然有羊牯的自由。羊牯可以爲義務走，也可以爲自身私益走，這是羊牯的微妙之處。

毛澤東與袁世凱

胡養之

本刊二六四期的每週評論題爲「毛派勢已夕陽殘照」一文，根據毛澤東給江青一封「情書」，指出毛江尊嚴掃地，毛澤東只是袁世凱第二。其實，袁之壞不及毛之萬一！他稱帝不成，受人指責，終於良心發現，以致愧死！而毛則好話說盡，壞事做絕。論殘忍毒辣，毛也可做袁的師傅。因爲毛所明殺暗殺的人，不知多過袁的幾萬倍！而且袁生平喜用暗殺手段，以誅鋤異己。毛則喜歡集體屠殺，實行血腥統治！不過，他們的獨裁野心及其殘忍的政治手段，則同出一轍。茲分析如下：

暗殺政敵與集體屠殺

在民初曾有幾句口頭禪：「黃金和白銀是袁世凱的兩件法寶——不是利用金錢來收買他的政敵，便是重賞特務暗殺他的政敵。」關於這點，可從嚴復給江西熊純如的信中看出：「……生性好用詭謀以鋤異己，往者勿論，乃革命軍興再行出山至今，若吳祿貞、若宋教仁、若趙秉鈞、若應桂馨，最後若鄭汝成、若張恩仁、若黃遠庸……海宇嘩然，皆以爲洹上之主使。夫殺吳、宋，雖公孫子陽外而不爲，然猶可說；至於趙秉鈞、鄭汝成，皆平日所謂心腹股肱，徒以洩秘滅口之故，忍而出此，則羣下幾何不解體乎？……」這種批評是非常恰當的。

袁所暗殺的政敵，充其量不過十餘人；但老毛竊據大陸以來，除屠殺數以萬計的無辜人民外，即跟他同撈同煲的手足高崗、饒漱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李立三……等，無一不被老毛整死、整垮！甚至親密戰友兼繼承人林彪，也被滿門抄斬！這比袁的手段不知殘忍幾千萬倍？據說袁之所以要殺黃遠庸，因爲黃曾在「少年中國」週刊上發表批評袁的文章說：「……爲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扶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知識與舊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乃至舉國人物爲供奔走，盡國家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不失爲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爲亡國之罪魁。……」

像以上這樣貶多於褒的文字，如出現於今日大陸，而其目標又是針對毛澤東，相信會立即遭到逮捕，加以反毛罪名，就是十個黃遠庸的腦袋也會馬上分家，何必等到四年後當黃逃到舊金山時才動手呢？由是可知當時還有言論自由，決不像今日共報直是捧毛的喇叭筒。

又嚴復給熊純如的另一封信中，對袁世凱的爲人也批評得淋漓盡致：「大總統（指袁）固爲一時之傑，然極其能事，不過舊日帝制時一督撫才耳，欲與列強抗衡，則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欲強人以從己，不欲以己從人。其用人行政，使人不滿意處甚多，望其轉移風俗，奠定邦基，嗚呼！非其選耳。」

所謂「太乏科哲學識，太無世界眼光，又欲強人以從己，不欲以己從人。」——這豈僅是對袁個人而言，也是今日毛澤東的大好寫照。質言之，毛澤東與袁世凱的獨裁性格，可說是一丘之貉。

「籌安會」與「文革」運動

老袁爲了子孫萬世，認爲總統權位不可家天下，乃有稱帝野心，於民國四年八月，「籌安會」成立，主事者到處約人簽名，隨即發起，經議決「洪憲」爲年號；並於民國五年三月中旬正式登極，迄同年六月六日，袁世凱僅做了八十天皇帝而宣告「

但自「籌安會」成立之日算起至袁死爲止，則先後整整擾攘了十個月。因之，袁世凱稱帝那一幕悲劇，彷彿六年前在大陸上重演。由於一九六五年冬，當林彪從北平前往上海叩見毛澤東時，人們便開始秘密商議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陰謀；老毛當時顯然獲得了林彪的充分贊成，猶之乎五十年前（一九一五）楊度輩對袁世凱的勸進。一九六六年一月間，毛林等人即在上海成立了一個「黨中央」，準備發起「文革」運動，等於袁世凱當年的「籌安會」發起恢復帝制。一九六六年四月，毛派在上海「文滙報」上刊出關於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論文，更像「籌安會」當年在北京報上刊出的啓事一樣。

惟有所不同的是：當年籌安會發起之前，袁世凱曾遍邀全國著名學者參加議事，而且遭人拒絕亦不以爲忤，如楊度強求嚴復的信件所說：「籌安會事，實告公，蓋承極峯旨與公商榷，極峯諭：『非得公爲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即逝，發起啓事明日必見報。公達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覆矣。」

同時，經學大師王闓運也不贊成，他爲此事特上袁一書曰：「……籌安參議，理宜躬與，天氣尚寒，當候春暖。三殿掃飾，事已通知，外間傳言，四國忠告，想鴻謨專斷，不爲沈惑也。但有其實，不必有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於毫末？廣詢民意，轉生異議也。若必欲籌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國體；且國亦無體，征禪同揆，唐宋篡弑，未嘗不治，羣言淆亂，何足問乎？闓運在遠，未知近議所由發生，及民意之所左右，然聞羣疑，當攄一得，輒因湘使，齎函上聞。……」可見老袁當時廣詢民意，不似老毛的獨斷獨行。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文滙報」刊出的論文，顯然未嘗徵求任何人的意見，而由毛、林、康（生）、陳（伯達）數人秘密決定：「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進行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來老袁比老毛還要民主得多。

袁懼輿論毛無人性

的支票請人為文反駁，也可見他重視輿論。尤其是蔡松坡在滇中宣告獨立，通電討袁的電文：「成則為一旅之興夏，敗則為五百之殉田」等語發表後，更令老袁憂慮成疾致死！反映出老袁作賊心虛，終於良心發現，一死以謝國人，天良未泯。因此，嚴復於袁死後，曾以三詩輓之曰：「近代論才傑，如公亦大難；六州悲鑄錯，末路困籌安。四海猶羣盜，彌天戢一棺；人間存信史，好為辨奸賢。」又「霸氣中原歇，吾生百六丁；黨人爭約法，輿論惜精靈。雨洒蛟龍匣，風微燕雀廳；蒼蒼高寶蓋，極眼望雲軿。」又「宿承推獎兮，及我未哀時；稍毀能銷骨，遺榮屢拂衣。持顛終有負，垂老欲疇依；化鶴歸來日，人民認是非。」

曾經對袁提出二十一條件，並慫恿袁氏稱帝的前日首相大隈重信，於袁死後所發表的「弔袁世凱警告中華民國」一文，也認為袁氏是受刺激過度而死的。其中有一段說：「自雲南革命事起，為期不過四、五月，而袁竟現困疲之態，足以知華人生活方式，無有憂患之力。……故大難一發，而憔悴抑鬱，以病以死。……」而投共的黃炎培，當時在上海報紙上，也曾發表一篇「吾教育界之袁世凱觀」，列舉如下九點：認為可作世人之教訓云：

「一、道德不滅。二、不道德之勢力必滅。三、凡違反大多數人心理之行為，必敗。四、其知識不與地位稱，必敗。五、欲取大巧，適成大拙。六、欲屈之下人奉一人，必至盡之下人敵一人。七、以詐偽盡掩天下人耳目，終必暴露；以強力禁遏之下人之行動，終必橫決。八、以不正當之方法，誘致人於惡，而不悟人之即以其道誘致之於惡，以抵於敗且死！九、盡其力以破裂道德，其結果反資以證明道德之不可得而滅。」（見「中華民國與袁世凱」一書序文）

以上兩文，前者是說老袁經不起打擊，而一敗塗地！後者則寫出了邪惡終必失敗。我覺得：袁世凱還有點人性，他受了良心的譴責，乃「憔悴抑鬱，以病以死」！而死不要臉的毛澤東，簡直是冷血動物，心狠手辣，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在「違反大天下人的行動。」所以，有人認為黃炎培這九點教訓，對袁世凱的批評固然得體；而用在毛澤東頭上更為適當。相信黃炎培在靠攏之前，根本沒有想到老毛比老袁更壞！他在五十年前所寫的文章，終於一幕一幕地出現在自己的眼前，無怪乎黃炎培早已抱恨而死的。

新憲法與黃袍加身

毛澤東與袁世凱不同之點是：後者還畏懼輿論，稍具羞惡之心；而前者則面厚心黑，不知輿論為何物？笑罵由人笑罵，皇帝則非做不可！因而不惜犧牲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作為他個人爭奪皇位（文革時奪權運動）的賭注！尤其是七〇年九月，由毛共「第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所謂「憲法修正草案」，更為明顯地確定了老毛的黃袍加身，實際已登上了「皇帝萬歲」的大寶。因該憲法第一章總綱中的第二條明白規定：「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民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人民的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並曾一度暗示：該新憲法將在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作形式上的通過後，中共將不再選出新的「國家元首」，以代替既被篡弒的劉少奇了。

由於該新憲法中已硬性規定：毛澤東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元首」，自然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比中外古今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更獨裁、更專制。同時，新憲法中也沒有選舉或罷免「國家元首」的字樣，即以該新憲法第二章「國家機關」第十六條中，關於「全國人代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高權力的機關，規定每屆任期五年。……」而其職權，則在第十七條中規定：只是參加「修改憲法、制定憲法，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審核國家預算和決算。」但沒有選舉或罷免「國家元首」的權力。

換句話說，「國家元首」是毛澤東的終身職位，用不着再選舉。今後僅由「國務院」將代表中共毛共早已公佈其第四屆「全國人代會」將於一適當時間」召開。實則開與不開，也不足輕重的。

老毛老袁，難兄難弟

事實早已告訴我們：毛澤東的帝王之夢始自三十多年前，他填的第二闋「沁園春」詞（詠雪）云：「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盡是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臘象，欲與天公共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盡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鵰。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老毛的自大狂，顯示他根本沒把袁大頭之流看在眼裏。因之，他無須仿照老袁的那套「勸進」、和成立「籌安」的把戲，而直截了當地公開進行奪權運動，取代了劉少奇，毀掉舊時的憲法，自訂新憲法，自動登上皇帝大寶，誰也不敢反對。本來「一朕即國家」，皇帝的話就是法律。看來毛澤東比袁世凱的手段老練得多，他把心一橫，老子「不信邪」（湖南人的口頭禪），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敢蠻幹瞎搞！然則老毛為什麼要幹掉他那前後左右的幫兇如林彪、陳伯達之徒呢？說穿了，他還脫離不了暴君獨夫殺功臣，烹走狗的範疇。要知道世界上沒有一個獨裁者死前是有繼承人的，許多皇帝因不相信太子而隨立隨廢。而由林彪起草的新憲法，硬性規定他是毛的唯一繼承者。這對老毛來說，豈非一大威脅！

老毛雖無子可傳，但自「文革」以來，毛江夫妻上陣，其「傳妻」野心已昭然若揭！所以非殺林彪不可！而前此分別傳出的所謂「五一七工程要旨」，毛江私函等等，都是後來老毛偽造以加重林彪罪行的。

至於陳伯達呢？據說他在延安時寫過一部「竊國大盜袁世凱」，與老毛復位有所抵觸，影響所及，便不能不以言廢人。這與袁世凱謀殺親信趙秉鈞、鄭汝成同出一轍，毛也，袁也，實為難兄難弟！

哭歸德孫樹平兄

李韺生

（其一）

無端消息忽驚聞，落雁何辜報失羣？
豈厭人間難用武？遽歸天上應修文。
情懷索寞誰知己？涕淚模糊我哭君！
往事依稀如昨日，不堪茶座話風雲！

（其二）

抗戰當年敵自東，中原血火已通紅。
義拚身命酬家國；勇執干戈建事功。
危苦未辭稱志士；犧牲無意作英雄。
贏來勝利非容易，五子登科一掃空。

（其三）

轉眼神州告陸沉，鳶飛渡海枉歸林。
靖康小雅聽新唱；正始元音廢舊吟。
堂繫匏瓜猶隱忍；雷鳴瓦釜最難禁。
自甘外放爲逃避，未免讒人隔海侵。

（其四）

掉頭不顧作逋臣，突出篇章宋逸民。
張祿姓名多自改；敬通文史總相親。
開弓左右何須忌？下筆縱橫更有神。
賢士難逢天不佑，一朝千古痛斯人！

（其五）

殯館靈前拜一卮，遺容瞻仰不勝悲！
看他妻子雙垂淚；有彼賓朋獨斥資。
天喪斯文留此恨；人歸大暮竟何期！
生平事畧凄然講，正是傷心不已時！

（其六）

一柩隨車火葬場，洞門開接好皮囊。
凄迷永別空稽首，號哭同聲欲斷腸。
滄海逝波波有淚；青天懸日日無光。

中華民國國慶前夕，內人在星島晚報上發現「無牌教師」逝世的新聞，慘然告訴我：「眞不幸，孫家麒兄已經逝世了。」我搶來看過之後，不易流眼淚的我，淚水便不斷的流到滿面。兄是一個富於情感，深於學問的朋友，彼此又以天下之事相期許，所謂爾神余契，我懷子情。不料相隔沒有幾天，聚餐之約期未至，便爾匆匆死去。「人生到此，天道寧論」，何能免於江郎之恨。悲痛之情莫止，爲之垂淚到了天明。與起床的內人商量，把輓聯寫好，急急帶到九龍殯儀館去！

行過禮，向孝子回禮當中，見到了嫂夫人王潔心女士，坐下詢問情況。她將經過和淚相告，彼此對泣不已。正當我方欲詢後事時，而見朱振聲兄過來相告，謂工商界聞人尹致中先生，願負責一切喪葬之費用。所有奠儀，留作公子之教養費。我爲了好朋友之死而悲當中，聽到熱心人士之助，就不再耽心。況且事情復有朱振聲兄伉儷爲之打點，我就不須再托鄺金枝小姐爲之照顧了。

到了十一日之上午十時，提前再到殯儀館禮堂，看看有什麼要做的事。朱兄對我說：「主祭是尹致中先生，大家以爲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所謂義不容辭，當得從命。

孫兄學名是樹平，官名則是家麒，宋逸民不過是筆名，乃河南之歸德縣人氏。抗戰開始之後，敵兵入寇中原。兄以一個校長身份，率領校中員生，與縣中志士，組織游擊隊，與日寇作戰。兄多讀書，能知兵法，對於強敵之襲擊，戰無不克。統帥部得到報告，即派戴雨農（笠）將軍與之聯絡，得到了接濟，進而縱橫馳騁於中原。因聲名之大震，鄉人有民族英雄之譽。到了勝利，以少將官階，協同政府人員處理河南善後事宜。旋被調回中樞，以能幹之故，在戴將軍飛機失事後，仍得繼續工作，轉而入了總統侍從室任職。大陸赤化，歸隊於台灣，仍爲總統之侍從秘書。兄對老子哲學有研究，深藏若虛，不肯一露其文章。妬之者，因而說兄只是一個不會寫文章的秘書。兄的政治智慧，使他知道伴君不易之理，乃請求外放，到海外來掌理文化事宜，與香港反共非共之文化人士，有所交結。其工作很是不錯的。可是妬兄的分子，還是對兄不相饒，多方面加以中傷。兄雖可以忍受，但到了不能抵受之際，不得不斷然離開了其工作崗位，斷絕了政治關係。當時有人傳兄投於共產黨，又有人傳兄投入當地政治部。但他則屹然不動！寫其回憶之錄。我久知其姓名的，因不想再沾政治之塵，沒有與之打交道，不與之見面。但到了讀到兄的著作，才約之相見。我那時辦了一個「風雲茶座」，邀兄參加我

中學生

幾個朋友坐在一塊聊天，甲說他對香港的教育事業受到最大感觸還是最近從電視上看到「常識測驗」這類玩意的事，他特別聲明：「我不是說那個節目不好，相反地，從那個節目，可以引導我思索到某些問題，當你看到某某中學的學生，對着電視上的測驗員，從文學、歷史、地理、化學、數學、時事、電影等等，差不多答中了十之八九。而那些問題中，有很多是人名、地名、數字等必須死記的東西。當我從螢光幕上看到每一張稚臉上，看到他們對着測驗先生，聽着秒針的聲音，盡量搜索近視眼鏡後的腦袋，他們的腦袋，就如一本字典，裏頭塞滿了那麼多死公式；他們的注意力，永遠集注在儲藏着這麼多枯燥的材料，那還有空餘地方容許想象力的活動呢？」

「這是香港教育制度塑造出來的典型。」乙說：「本來英國現下的教育制度並不那麼重視記憶材料，但香港教育卻很特殊。爲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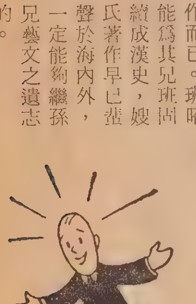
民國及孫中山主義而努力，爲我寫了許多沒有稿費的文章。因此不滿意我們的人把他與我，和司俊民、鮑光祖兩兄，稱爲四大寇，到了風雲茶座停辦而未已！

兄是一個具有多方面學問與才能的人，文學、哲學、文字學、語文學、音韻學之外，對於戲劇，也有深湛的研究。兄曾把孔雀東南飛，改編爲黃梅調之電影劇本，賣與國泰公司。嫂夫人是河南大學畢業的，存有文憑，得做了有牌教師。而兄則沒有，不甘坐食，化名寫文章，投到認爲可投的報刊去。其筆名爲人所稱道的，不是無牌教師之外，就是宋逸民。其他賣油郎等等，多到不能勝數。

他批評由大陸而來的京戲大戲及電影，化名投於香港時報發表，使到了中共也不得不接受，依之而改進。香港詩歌朗誦的評選者過於「離譜」了，兄聽不入耳，才以宋逸民之筆名，投書於萬人雜誌，作出嚴峻的批評。編者張贛萍君因之，找兄同做該雜誌的支柱。接着對於「不學有術」，而又帶有狂妄性的新文學作家，作出了翻尸倒骨的批評外，對於一般寫錯字講錯語的，據文字學與語文學爲之糾正。學識之豐富，不但雜誌中人呼之爲老師，即爭論的對手，也寫道歉之信，夾了鈔票請兄飲茶。兄見識之廣，與文字之佳，在文化沙漠中，射出了強烈的光芒。萬人雜誌是反共的，他既是一個孫中山主義者，他那屬於政治的文章，也暨上無名的在寫，依舊反共，影響之大，決不是自稱忠貞分子的文化工作者所能望及。但據萬人傑說：還有人向他與張贛萍施壓許他有發表文章的機會。但沒有理由的壓力，不能把萬、張壓倒的，宋逸民的文章，依舊見於萬人雜誌。無牌教師的文章，也繼續見於星島晚報，在沙漠中做其駱駝，踏上爬蟲也爬過之路而行。但以其任過重，此道太遠之故，勞瘁之餘，在與夫人看電影到了半場時，因低頭拾取跌下的眼鏡而暈倒，到了醫院即告不治。

兄是一個武而能執槍，文而能執筆的人，其學識之廣博，與乎人格之莊正，在政治文化圈中，是一個不易見到的人才，兄不能也不想有政治作爲了，乃隱名埋姓，要在藝文有所貢獻。但當其功能稍顯之時，便爾天不假年。在政治上是國家的損失，不須再說。而在國家文化到社會藝文，其損失之大，實難以言喻。所謂哲人云亡，邦國殄瘁，以之來做悼詞，並不過份。兄是我最傾服的朋友，在公義與私情交織當中，乃含淚寫下六首輓詩，以遣悲懷。「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有恨不能作賦，但有以哀爲文，爲此不尋常之友誼，作出悼念而已！

傷哉痛矣！我還能再說什麼呢？只有對於嫂氏王潔心致慰，不可因此而過度悲傷，擱其生花之筆，而繼續其文藝創作，以完成兄所未完成的工作而已。班昭能爲其兄班固續成漢史，嫂氏著作早已蜚聲於海內外，一定能夠繼孫兄藝文之遺志的。



問題

王屯

獎學金，他們是可以超越過經濟困難問題而問鼎大學的。而今日我們教育的所謂考試，實際是默書而已，要書默得不錯，一定要靠死記。」

甲說：「可是讀中學的學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註定必被淘汰了，他們將來離開中學後，就要出來社會做事，費了幾年在讀中學時死記的東西，有多少能實用呢？」

「沒有可實用的。」丙君說得有點激動：「中學教育，只是通才教育，什麼都懂些，什麼都不很懂，他就是要做一個工人，也必須從頭學起，倒不如一個工人或店員，利用夜間去專修英文或會計還實際，在我的學生中，多少人中學畢業了，你叫他寫一封英文信或中文信也都是錯字連篇，而且全是「默書」材料中的片斷，很難找到能表達自己意思的東西。」

「他們既然沒有學到使用文字來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那麼用語言來表達自己意見的能力也不會很好的了。」我說。

「可不是——」甲說：「你知道一般英國人在對華人高級公務員的批評如何？他們說，在會議席上，華人公務員大多數很沉默，很少發表意見。」

乙打趣說：「如果叫他們背書，可能會很生猛了。」此語一出，逗得大家都笑開來。

當晚回家，從星島晚報讀到一段教育新聞，那是港大校長黃麗松博士對改善本港中學所發表的意見，黃博士意見是：「……中學教育的目標，應該是不是管學生將來是否能繼續升學，中學教育對他們人格的發展，及將來踏入社會都有良好的準備及影響。」黃博士又說：「目前大學學位的競爭極爲劇烈，引致本港許多中學爲了預備學生考進大學，便偏注重「塡鴨式」地灌輸學生大學入學試課程範圍內的知識，完全忽視了訓練學生發展理智而獨立的思考能力。」

黃博士的意見，已是本港教育文化界多年來對當局作過不知多少呼籲的老問題。也是目前本港教育當局特別應正視的現實問題；本港的中學生，既然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讀中學可能是他們受教育最後的階段，但每一個人都必爲升大學博一博命運，最後注定百分之六十以上成了失敗者，請問教育當局，在那班升大學失敗的學子當中，我們的教育制度，給他們多少？在他們幾年的辛勤苦讀中，多少是有實用的？多少是浪費掉的？目前的「塡鴨式」教育，不是唯一無法解變的方式？如果將爲升學而接受教育與爲出社會做事的實用而接受教育，兩者折衷一下，讓失敗者多獲有點價値的東西，豈不更好。

對王浩「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的分析和深入探討【上】

每一位曾到大陸參觀訪問過的美、加籍華裔知識分子，歸來之後，都毫不例外地會寫一篇遊行報告式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又是毫不例外地大讚特讚，中共統治大陸二十三年來的偉大成就。我不知道這是他們由衷之言，或者是在某種壓力下必須作的交待。

假如說，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生活方式，和對中國共產黨統治辦法的讚美，是眞誠的衷心的，那麼他們爲什麼不像二十年前錢偉長、錢學森一樣，留在「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而要跑回他們認爲充滿罪惡的、虛僞的，你虞我詐的資本主義社會生活呢？莫非僅僅爲了美、加的三文治比北平的饅頭好味道？莫非僅僅爲了美、加的抽水馬桶比北平的更加乾淨和漂亮？

左語曰：「良禽擇木而棲」，作爲萬物之靈的人類，特別是知識分子，選擇美好的至少是適合自己生活的社會居住，那是十分自然的事。目前那些在海外刮刮叫的知識分子，倘若具有錢偉長、錢學森當年的決心和勇氣，毅然拋棄一切，回到祖國的懷抱，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跟廣大的中國人民共甘同苦，那麼我對他們只會有無限的敬佩。

可是近年來那些所謂「愛國」的海外知識分子卻死抓着資本主義糜爛的物質生活不肯放手，但又要「神往」、「嚮往」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只會躲在冷氣間裏，持着香檳酒讚美中國的社會主義，而不願跟自己的同胞同甘共苦，去嚐嚐蕉楂餅的味道，去體驗文化大革命的滋味。

然而，假如說他們全部都是存心欺騙海外的同胞，包括他們的學生和朋友，那麼又未免有點過份。在這羣讚美中共的知識分子當中，有許多是著名的科學家，他們不會熱衷於搞政治，沒有必要做中共的走狗。假如說，他們之所以大力讚美中共純粹是胡塗，那也不見得。至少，他們不會胡塗到眞正的「回歸」。

我雖然不能確鑿知道，海外知名的知識分子，大力讚揚中共的目的，但卻十分清楚，其中的確有一些是口是心非的投機分子。最典型的就是那位以搞反共活動，寫反共文章起家的先生了。那位先生常在本港某刋寫反共文章，甚至他踏過深圳橋頭時，他的反共文章還在本港的刋物上發表。但到大陸兜了半個圈之後，立刻換過一副臉孔，化名大捧特捧中共。這是徹頭徹尾的投機，徹頭徹尾的欺騙，爲虎作倀，企圖誘靑年人上當。

不過話又說回來，有一些學者雖然爲了某些不可知的原因，撰文讚揚中共的成就，但他們也不至於胡塗到底，在他們的字裏行間，多少可以看出一些問題，知道他們在短短的訪問時間裏，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只不過是由於某些不

王浩先生這篇文章也像其他「回國參觀」的知識分子一樣，讚揚中共的各項所謂成就是不遺餘力的。可是多多少少也談到一些令人感興趣的，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沒有選擇工作的自由

王浩先生在文章中，談到中國大陸的居住、工作、升學等問題。他說：「舉例來說，有許多人在美國住慣了新式的大房子，回國會覺得住處不夠舒服。在國內據我的瞭解，一般不能隨自己的意願換差使，而且往往不能隨自己的意思不換差使，不去別的地方工作。對很多人講，工作的方向，特別是作程度較高的研究工作的，依自己的興趣來決定的可能性，恐怕比在外國還要小。我看到有些夫妻在距離頗遠的不同地區工作，這種情形我想比外國要多。此外我看到有些知識分子的子女，程度很好，但是沒有能上大學。孩子上大學這一點，許多知識分子看得很重。可是就在今天，知識分子的子女，在比例上仍比工農兵的子女上大學的多。同時關於上大學不考書本的知識這一點，現在也在重新討論，而且有的大學（像廣州的中山大學）已在不同的形式下重加了這種考試。有些朋友厭倦了美國爭名奪利的日子，覺得回國以後便可以完全沒有競爭的問題和苦惱。這在基本上當然是對的，但是我以爲既然仍在按勞取酬的階段，仍是不能沒有各人工作價値大小的問題，只是標準頗不相同而已。」

這段短短的文字中，接觸的問題倒不少，可惜都只輕輕帶過，沒有深入研究，我認爲在這裏很有必要稍加闡述。

中共

一日，正當我阿馬伏案疾寫情書之際，鄰房的「四眼仔」忽然跑到我的房間來。還沒有跨過門檻，「四眼仔」已經揚起手中的報，邊跑邊嚷：「馬公（這個「公」字乃尊稱之意，並非喻阿馬年紀老邁也），在社會主義祖國裏，人民生活幸福又一明證。」祇見阿馬慌忙收起「兒童不宜觀看的」的情信，將報紙搶過來一看，原來是那份以「中立」、「獨立」爲標榜，實際以放毒爲能事的「不明報」。

「四眼仔」將報紙展開，指指其中名爲「自由談」的一欄說道：「嘩，原來在社會主義祖國裏，不單止人民生活幸福。就算是監獄中的囚犯，亦都比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囚犯幸福得多。可不是嗎？你看看這篇文章的報導吧！一

不換差使，不去別的地方工作。」在這裏「差使」一詞就是「工作」或者「職業」。其意思就是說，大陸人民沒有選擇工作和職業的自由。即使你對目前的工作不滿意，也不能另外找一份工作。即使你對目前的工作很滿意，但組織為了「工作需要」，要把你調到別的地方，改幹一件你不願做的工作，你也沒有權利拒絕。一句話，就是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

港、澳地區有一句著名的俗語：「東家不打打西家」。工人對東主或頂頭上司不滿意，隨時可以辭工不幹，另外找一份工作。對目前的行業不滿意時，也可以隨時轉行幹另外一行。誰也沒有權利干涉你。這麼一點點自由，就已經是大陸人民寤寐而求而不可得的東西了，更遑論什麼人權。每一位對大陸的「社會主義社會」感到嚮往的人，只要稍為想一想，假如你目前在一個令人討厭的地方工作，又對着一位令人討厭的上司，既又不能辭工到別處去，又不能發脾氣頂撞上司。一輩子要如此度過，其滋味如何？

王浩先生又說：「作程度較高的研究工作的，依自己的興趣來決定的可能性，恐怕比在外國要小。」說得明白點，就是搞研究工作的人沒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研究題目和範圍。這一切都由組織決定分配。研究任務分配到你的手裏，感到興趣你要研究，不感到興趣也要進行研究。研究工作不是一般機械性的操作，而是一項仔細的深入的花心思的工作。必須跟個人的興趣相結合。如果研究工作者對自己研究的專題缺乏興趣，是很難把工作做好的。但中共卻根本不管這一些，它的傳統卻是「一切服從組織分配。」」

新的王母娘娘和牛郎織女

王浩先生也稍為接觸到「居住自由」、「遷徙自由」的問題。他說：「我看到有些夫妻在距離頗遠的不同地區工作，這種情形我想比外國要多。」試問這是為了什麼？一雙夫妻為什麼要分配到海南島，而另一個卻分配到黑龍江？

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數以千萬雙夫妻兩地分離，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一個在東海之濱，一個在西域之西，試問這是為了什麼？這是由誰造成的？試問這是出於自願，還是出於被迫？這個問題本是極值得深入討論的，可惜王浩先生只是輕輕帶過。

一雙恩愛夫婦，長期分居於兩地，假如說是出於自願，誰都不會相信。他們假如不是希望共同生活在一起，結婚幹什麼？夫婦不能共同生活，可以說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獨有的特色，非但在自由世界見不到這種情形，甚至連素以強蠻著稱的蘇聯共產黨也不敢悍然拆散千千萬萬對夫婦。在蘇聯調動工作時，一般都是夫妻調到同一地點，甚至對那些類似放逐的人，當蘇聯政府把他們強行遷往西伯利亞地區時，也會連他們的妻兒一塊遷去。

我知道有一些會拿「工作需要」、「祖國需要」來為中共辯護。但我們認為無論為這種拆散別人夫妻的行為，冠上怎麼美麗和堂皇的理由，也絕對無法掩飾中共的冷酷和殘忍。

待旦

第一

駿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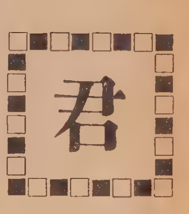
住的是骯髒的舊村落加四面圍牆封鎖，沒有地磚，排排的竹架加上崎嶇不平的小木片便是睡覺的地方，臭蟲與蚊子是唯一的伴侶。每年，在東徑勞改場死去的平均約一百人左右。誰敢在裏面說一句「肚餓」的話，便以煽動囚犯：論罪，被打得遍體鱗傷。看管囚犯的幹部都是殺氣騰騰的。」但自從一九六七年三月開始，「首長幹部和囚犯一起動手勞動，廢去舊監房，全部新築成像大陸兵房的監倉，裏面不但不恐怖，而且陽光充足，空氣流通，衣服、被褥全新，還有電燈、籃球場、圖書館、娛樂室、戲劇組、牆報欄、黑板報等等設備，每月有四天假期，兩天可接見家屬。生活照城市人口配給，經過四個月後……由於環境好，囚犯釋放很多不願回家，留場做職工，領薪水。現在東徑每年可給中共生產百萬斤糧食，還有茶、豬、魚等出產」云云，這位仁兄相當「蠱惑」，採取以退為進的筆法。首先承認了中共以前的監獄非常之黑暗，但跟着對中共監獄的近況大吹大擂。還沒有等我開口，「四眼仔」已經搶着說：「馬公，國內監獄設備這麼好，口糧充足，試問世界有那一個國家對囚犯的待遇能夠這麼好，我們的祖國眞是偉大、偉大。」說到興奮之處，「四眼仔」不禁搖頭擺腦，面露得意之色。的確，監獄內有這樣的設備，確是世界第一流，難怪當年港共紛紛指責香港的監獄是「黑獄」了，拿香港的監獄與之相比，簡直是「蚊髀與牛髀」之別，我阿馬實在替那些如傅奇、石慧之流，誓死不肯「投到社會主義祖國懷抱」而可惜。我建議現在還留在「黑獄」的「愛國份子」向港府提出申請，要求回到「祖國」監獄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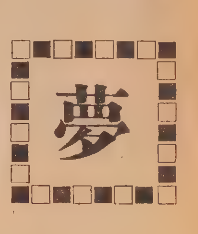
意氣風發的「四眼仔」見我不答話，又擺擺手道：「你看，由於環境好，囚犯釋放後都不願回家，這是在社會主義祖國下才有的事，可稱『世界第一』了吧!?」

這何止是「世界第一」，簡直是「獨步古今」。事實上，假如中共監獄的環境是那麼好的話，犯人肯離開監獄才是怪事。試看「陽光充足、空氣流通、衣服、被褥全新、還有電燈……。」這是何等「享受」！這與普通農村居民比較，可以說是皇宮了。阿馬有一位朋友向來親共，但自去年底回去看過之後，整個思想變了。原來當他回到家裏的時候，發覺家裏的傢俬沒有添置過一件，破落的磚牆也沒有修好，最要命的還是二十多年前當他來港時遺下的一件「飛機恤」，正穿在他的姪兒身上。試想，有誰願意離開美好的監獄，回到生活條件惡劣的農村去呢？

想到這裏，我不覺啞然失笑，看見「四眼仔」好像又作議論宏發」的準備，連忙說：「難怪在大陸上有這麼多人『陰謀』破壞和『反人民』了，原來他們都希望到監獄去享受一番。」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毛澤東笑道：「你不用急，遲早總會有這一天的。」

藍蘋奇怪道：「你怎麼這麼有把握？」

毛澤東說道：「天機不可洩漏，一說出便不靈了，你等着瞧吧！」

平江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當時周恩來、葉劍英尚在延安，在會議上，毛澤東要他兩人報告出事經過。

葉劍英說道：「我一點也不知道，究竟當地怎麼發生的衝突，推測可能是辦事處人員活動得太激烈了，引起川軍懷疑，有意製造事件。」

毛澤東說道：「楊森也不是外人啊！老總就同他共過事，他不看僧面也應當看佛面，怎麼可以隨便就下毒手。」

朱德一聽這句話不善，連忙說道：「我同楊子惠雖是同鄉同事，但自從大家分道揚鑣，久已沒有私人交往，那年長征經過四川時，誰也沒有他二十軍打的起勁，如果川軍都是他，我們眞到不了陝北了。」

毛澤東說道：「恩來同志，這件事你應當去向蔣先生報告，都是他的部下，怎麼可以使自己人殺自己人。」

周恩來苦笑道：「主席的話，委員長前天已經對我和葉劍英同志說過了。」

毛澤東頓時笑逐顏開，說道：「這可見是英雄所見略同了，蔣先生怎麼說。」

周恩來說道：「委員長指責八路軍在河北、山東不打敵人，專門攻擊友軍，這種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他不能容忍，要我們兩人回來報告老總，設法制止。」

毛澤東登時呆住了，回頭看看朱德，問道：「我們部隊在河北，山東搞得怎麼樣了。」

朱德說道：「都很順利，秦啓榮、張蔭梧、鹿鍾麟、朱懷冰、石友三都受了很大的損失。」

毛澤東說道：「這樣幹的對，這才是好樣的，能把河北、山東全部拿下來，我們就立於不敗之地了。」

周恩來說道：「主席想想，在這種情況下，我怎麼去向委員長要求懲處楊子惠呢？」

毛澤東說道：「這就算了，不過，我們要發動宣傳攻勢，指國民黨內部有親日派，想走汪精衛的路子，所以打擊新四軍與八路軍。」

張聞天問道：「這個宣傳方法很高明，但指誰是親日派呢？」

毛澤東說道：「你不必問誰，我們先假定有這麼一羣人，將來看誰不順眼，就說誰是親日派。」

張聞天笑道：「辦法很好，不過，我們幹部若

毛澤東想了一下，說道：「暫時就說何應欽好了。」

周恩來皺眉道：「主席怎麼會想起何敬之，他是蔣先生心腹，同汪精衛沒有半點關係。」

毛澤東笑道：「你別忙，山人自有道理，我所以找到何應欽，因爲他具備了兩項條件。」

大家都不懂，一齊睜大眼看他。

毛澤東不慌不忙說道：「第一，他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

葉劍英說道：「主席這樣說法有點不妥，國民黨高級將領一半出身日本士官，就連蔣先生也是的。」

毛澤東擺手道：「你別忙，還有第二條呢，因爲他是參謀總長又兼軍政部長，我們要同國民黨作軍事鬥爭，必須目標先對他。」

周恩來說道：「無論如何，這項消息不能外洩，我們有好些人在重慶，若被何敬之知道了，怎麼見面。」

葉劍英苦笑道：「尤其是我，我身爲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兼重慶辦事處主任，經常要同何敬之見面的，若是他見面問我一句，我眞不知怎樣答。」

毛澤東說道：「當然不能洩漏出去，我剛才本不願說出人名的，是博古要我說。」

周恩來說道：「我同葉劍英同志馬上要回重慶，見到委員長應該怎麼說，關於我軍在山東、河北與國民黨軍隊作戰的事，委員長指定要老總答覆的。」

朱德本接腔，看看毛澤東。

以解決。」

葉劍英皺眉道：「同將委員長講話，不能隨便亂說的。」

毛澤東說道：「並非亂說，我們是準備這樣作，你只管大着膽去說，我還能害你嗎？」

葉劍英同周恩來皆無話可說，散會後兩人就飛回重慶。向軍委會提出報告，說是十八集團軍總部已派人去當地制止衝突，戰事不久即可停止。

軍委會根據葉劍英報告，致電各地國軍，相忍為國，國軍不得不退讓一步。但十八集團軍並未退讓，更加緊進攻。當時十八集團軍活動重要地區是山東、河北，這兩個地區各選定一個有力人物作為進攻目標。

在山東，目標是軍委會別動第五縱隊司令秦啓榮。秦啓榮當徐州撤守之後，奉令赴山東組織游擊隊，這時山東孤懸敵後，雖然也留有山東省政府及于學忠部，但是不能控制全省，當時全省分成若干區，各派專人領導，此時秦啓榮兼任魯南行署主任，發展地方武力，實行敵後游擊。

中共也看出山東孤懸敵後，是一個理想的發展區，就派郭洪濤、郭化之帶一批幹部到山東活動。郭洪濤本來地位很高，在毛澤東尚未竄抵陝北之前，派郭洪濤同朱理治去陝北，要他們把陝北土共頭目劉志丹、高崗一網打盡，誰知兩人不夠狠，把陝北土共首領全部捉住，只是鬬爭，毒打，套問口供，並未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就地活埋，及至毛澤東趕到，這批人還未死，毛澤東無法下台，如果再把這批人謀害了，責任就要他自己負起，只得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全部釋放，予以重用。

高崗被釋之後，不肯干休，一定要求中共中央處分朱理治與郭洪濤，毛澤東本來可以把兩人交付公審再處死，但此事確是由自己所主使，如果兩人在公審時講出來，更加糟糕，只得把兩人下放。這時抗戰已開始，毛澤東下令把朱理治派去河南，郭洪濤派去山東。

秦啓榮已經有了基礎，地方秩序完全恢復，二郭想混水摸魚已經不成，只得從秦啓榮身上打主意，第一步先去遊說秦啓榮，要求合作抗日。

秦啓榮個性嚴敬，一向嫉惡如仇，聽到郭洪濤說合作抗日，當時冷笑一聲，說道：「郭先生，你一開口就講錯了，我們無法談下去。」

郭洪濤愕然道：「請問主任，我什麼地方講錯了。」

秦啓榮說道：「你們共產黨人一開口就說國共合作抗日，我不明白這兩個字的用意，怎麼合作法，眼前事實是你們共軍投誠，軍委會將你們招安，編為十八集團軍，你們的官兵除下蘇聯的紅星帽徽，換上中國的青天白日帽徽，成為百分之百的國民革命軍，在一個政府領導下，一個統帥指揮下共同抗日，怎麼能說是合作呢？我再打個比仿，你挑一桶水倒進黃河，這一桶水頓時無影無踪，你能說這桶水同黃河合作嗎？黃河沒有這桶水還是黃河，這桶水若不倒盡，黃河就一定被太陽晒乾，你們的處境同這桶水一樣，如若不投誠早完了，什麼合作，你不提合作我還可以同你談談，你再提合作，馬上請你出去。」

二郭頓時目瞪口呆，才領教了這位主任名不虛傳，眞的厲害。

秦啓榮又說道：「你們兩人前來，究竟想作什麼？老老實實說出來，行得通的我可以接納，行不通，我也送你們回延安去。」

郭洪濤說道：「我們想來抗日。」

秦啓榮說道：「這就奇了，你們想抗日，在山西一樣的抗，為什麼巴巴的跑到山東來。」

郭洪濤說：「因山東孤懸敵後，容易發展。」

秦啓榮說道：「我知道軍委會將十八集團軍劃入第二戰區戰鬬序列，作戰地區在晉北，山東不在第二戰區範圍之內，你兩人預備來這裏發展，一定軍委會另有命令給你們。」

郭洪濤看見秦啓榮每講一句話就像用尖刀刺一拳了朱總司令的命令。」

秦啓榮大笑道：「朱總司令作戰地區在晉北，怎麼可以派人到山東來發展，你們兩人的命令拿給我看看，我要向軍委會請示。」

郭洪濤本來是有十八集團軍發給的護照，證明兩人是十八集團軍總部人員，此時卻不敢拿出來。當時改口說道：「我們雖是十八集團軍幹部，卻並非朱總司令所派，是個人的行動。」

秦啓榮似笑非笑的問道：「那，你們來山東幹什麼呢？」

郭化之接腔說道：「我們想來投效主任，在主任領導下抗日。」

秦啓榮說道：「又是合作抗日。」

郭化之說：「不是，是在主任領導下抗日。」

秦啓榮登時板起臉說道：「你們兩人犯了幾條死罪，知不知道？」

二郭大驚失色，一齊問道：「我們犯了什麼死罪？」

秦啓榮說道：「你們自稱是十八集團軍的人員，卻脫離十八集團軍到山東來，顯然是潛逃，抗戰期間，無論逃兵還是逃官，抓住一律槍斃，這是你們死罪之一。」

兩人頓時面色如土，剛想張口解釋，秦啓榮打手勢不准他們開口，繼續說道：「你們逃潛不算，又私自到了本區刺探消息，陰謀活動，一定別有企圖，死罪之二。是不是日本人派你們來的，快說！」秦啓榮說到最後，叭的一拍桌子，一杯茶也被震倒。二郭心膽俱碎，久仰秦啓榮殺人不眨眼，這次可能眞的接近死神了。此時也顧不得體面，連連鞠躬說道：「主任息怒，我們實在是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派來的。」

秦啓榮一伸手：「拿護照我看。」

兩人把護照掏出來，雙手捧上去，說道：「我們懇求主任千萬不要報告軍委會，否則朱總司令會殺我們的。」

江南啼痕錄（十二）

廣東省政府選沙面為高級人員臨時行館，當然是氣象萬千，氣派華貴。但僻處珠江南濱，離城內頗遠，奔走公卿之門者，不免跋踄之苦。這天，我想新官登場，登門求職者必多，忙於接見，如果我於九時之後去訪黃凌霜先生，恐談話的時間不多，不如早些到沙面為妙。故於七時起床，匆匆盥洗，即乘三輪車逕赴沙面。到了勝利路一所巍峨的大廈，入得門來，向傳達處道達來意，是要拜訪黃委員，那傳達帶我到會客廳，我朝會客廳一望，不禁呆了。原來會客廳裏早已坐滿了人，相信百分之九十是為求職而來，使人感慨繫之：中國文官制度，只有考銓，在職時沒有保障，退休時沒有長俸。抑有使人氣索者，政務官的掛冠下場，事務官隨之要捲包袱，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陋習，為政海中的波瀾。於是宦場中人都惶惶然而求保位，安能專心致意，為國民而工作，便產生兩種不良後果：(一)抱五日京兆的意念，敷衍塞責，不求效律。(二)為求於樹倒猢猻散之時，能解決失業期中的生活；在職時，便利用職權，貪污舞弊。當然，五步之內，必有芳草，其中很多能潔身自愛，一本愛民若赤，風骨棱棱，不肯同流合污。寧願兩袖清風，鶴俸安貧。但不飲貪泉，廉潔可風者，假如以百分之五十作比，則百分之五十污吏貪官，仍可使政風敗壞，影響政府。惟結癥所在，追本溯源，乃基於下列兩項因素：其一為待遇脫離現實，辦公費不切實際。文官委任十六級，於民國二十三年的編制，其薪俸約為國幣三十六元（年代久遠，記憶中似屬此數，故說約為。）當時的稻穀，每擔約值國幣四元左右，每月所得約有值稻穀九擔（一百司斤）。而其時膳費，每人月支四元，頗為豐富。絲綢布疋，不逾四角一尺。故以最低之文官，其俸給足養數口之家，

穀已漲至國幣三百元一百司斤。要九個委任十六級的文官的收入，才能購得起一擔稻穀，幸而有公糧配給，否則不特不能養家，連自己也不能養活了。其時文武百官，慷於國難，勒實肚皮，一致對外，不需整肅政風，而政風淳美。但抗戰勝利以後，肅奸、接收，首啟頹風，蔓延官場，實乃俸食不足，而不能養廉的造因。衙門辦公費更不合理，據單水口警察所長楊魯兄對我說：一個警察所的辦公費，僅足供紙張，郵費兩項而已。不足之數，當然要自己去張羅。上焉者吞兩個警察額去彌補，下焉者則上下其手。勝利後的第三年，我在台山縣，巡視大江警察所，在點名時，發覺其中很多警察，其制服和身段很不相稱。回憶起楊魯兄的話，知道是臨時「拉伕」來湊足人數的把戲。所以，辦公費一項，必要研究如何切合實際的需要。先供應足而仍貪污者，則按刑章治罪，罪有應得。

文官制度，全世界則以英國為最佳，規定退休年齡，使新陳代謝，政府幹部不斷由新血輪流補充，以防止昏庸老朽之壅塞政治。在職時，如無過失，不能免職。按級遷陞，以迄退休，絕不隨政務官之去留，而喪失其職位。退休時，更有長俸，以養終年。壯有所用，老有所安，何必貪污，以干刑律。國府遷台，冰結人士，「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一掃而空，聞近年實行退休，發有長俸，則人事制度，已上軌道，再過三五年，文官已有定制，對政治風氣，政治制度，真實的作劃時代的改革了。另一因素，乃為中國知識份子的通病，「學而優則仕」。知識份子沉迷於官祿，讀書乃以做官為目的。大家追求官位，形成爭權奪位，因政府官員的定額，限於編制，不能按年遞增。但民國以前之經考試，民國以後之經學校，而製造未來的官員，

額的官員。於是謀職者，百計鑽營；在位者，千方保職。諂媚逢迎，排擠傾軋，便成政治的歪風。因岌岌於個人的名位，竟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錢謙益以文壇祭酒，首先跪降於滿清；黃秋岳以政院秘書，甘心通欵於日寇。豈因人性盡失，實乃利祿薰心。這是知識份子的悲哀，也是中國文人迷夢官祿的惡果。倘知識份子只求做事，不求做官，可以磨粉筆為國育才；可以入工廠為國生產；可以到塞上為國墾殖；可以到峻嶺為國開鑛。做技術員、做工程師、做醫生、做記者、做實業家、做科學家，把人才疏導，流入各部門去，使人盡其才，則其貢獻於國家者·也，何必做官，始為報國。人不爭官，政風自肅；政風既肅，老百姓當首蒙其益了。

抗戰八年，文武百官懍於民族大義，啖糲茹粗，砂、穀、米的軍糧飯，一菜三味的抗戰菜，大家捱到「金睛火眼」，但甘之如飴，毫無怨懟。惟一旦勝利降臨，在廣東而言，武則余幄奇調衢州；文則李漢魂免主席，由廳處長而至省府委員，除主計處外，無一留職。且廣東所屬一百零五縣的大老爺，亦有朝不保夕之嘆。「樹倒猢猻散」的現象，頓使人感政海波瀾，為官不易。令中下級幹部，徬徨終日。難怪黃凌霜先生以一個禿頭委員，而奔走其門下，去求職，去請求推轂者，竟使客廳裏座為之滿。我見此情形，以自己純不為謀職而來，何必就多了黃凌霜先生會客的時間，原擬引身自退。但回想既然抱探望濶別兩年的朋友而來，見見面，稍致寒暄便可以離開。既來之則安之，乃信步行入客廳裏面，客廳面積頗濶，但高朋滿座——後來聽聞羅卓英將軍的公館，更客似雲來。客者指客籍的人，羅將軍為大埔人，是講客家話的，鄉親開府南天，同鄉當多謀職，踵門求見者必多，說者用「客似雲來」四字來形容，則跡近諷刺了——我正要找個位子坐下，以等候順序接見，猛抬頭，只見黃凌霜先生戴着那副金邊眼鏡，身穿一套灰色中山裝，風采依然，坐在一張梳化椅上，正和客人談話。

宓琴

美華盛頓大學教授指出 中國大陸領導權已衰落

毛繼承人選仍在鬥爭中

據外電報導，周恩來在北平接見美編輯人協會會員時，曾故意透露，姚文元將是毛澤東最適當而又年輕的唯一繼任人。之後，十月十三日中共人民日報以整頁討論此一問題，指出「有人推想訓練領導階層繼任人的工作已在進行中，這想法是錯誤的，事實上自文革以來，我們的黨已訓練和考驗了很多新人，其中若干人已加入我們不同的領導階層。」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所謂毛繼承人選仍在繼續鬥爭中，這是大陸權力鬥爭的新暗流。

中共黨內的鬥爭是永無止境的，過去曾有十次重大的奪權鬥爭，毛自己會說：「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則黨的生命將告中止」。去年毛於整肅其接班人林彪時又曾說過：「我們的黨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還要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毛專以路綫、鬥爭爲名，以清除異己爲實是不變的一貫的手段，毛說過：「在同一時期，只有一個主要敵人；然後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等到主要敵人被消滅之後，再將次要敵人中一人，升爲主要敵人繼續打擊。」

周恩來深知毛的手段，所以一直保持次要地位而不爭第二把交椅，在毛鬥劉少奇時，他站在毛林的一邊，在毛清除林彪時，他又站在毛江夫妻的一邊。但自劉林整倒後，周不得不坐上第二把交椅，因此他一直設法避禍自全，諸如對黨權不輕染指，由毛指揮，對軍權則任江左右；他又不敢輕植黨羽，拉攏共軍，以免重蹈林劉

人，建議黨內集體領導。這都是退避求全的一種姿態。然而事實上以退讓爲掩護，毛將來死後他還是要搶奪第一把交椅的。何況一年來中共在外交上的攻勢打進聯合國，接待尼克遜，勾搭田中，都由周包辦，西方外交界甚之稱爲「周恩來時代」。毛一旦看到情勢不對，一下將周除去，此一可能事亦不可忽視。目前北平警衛權在毛手中，繼承人問題的謠言，足以表現共黨內部鬥爭猜忌，不一而定，這是中共內部高階層方面的不穩。

林彪死後共軍益動亂不已

今日中共第一大問題，即共軍的動亂，毛深感恐懼。毛自整肅林彪，影響至爲深遠，林彪集團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把毛攻擊得體無完膚，批評得針針見血，毛在共黨中多年來，自己捧成偶像的神話式人物，這下

新自大陸抵港人士曾言，由於林系軍人對「中央」態度至今仍未明朗化，引起北平頭頭的疑慮。目前中共對林的批評，仍遭相當阻力，主要原因是林在軍中的影響力實在太大。

抗戰勝利之後，在中共奪取政權的戰爭年代，林彪所領導的軍隊——四野人數最多，裝備最好，而且自東北打到海南。「戰功」也最卓著。一下子將他戰功一筆勾銷，不併不是他個人問題，而且遭受到四野軍人的必然反對。

林系軍人主要散佈華南一帶，在幾個省中都有控制作用，自從對林彪批判以來，紅旗雜誌不斷發表省黨委的文章，作具名的批判，這叫做向「中央」「表態」，凡發表過批判文章的省，算已經明確表示支持中共中央，到目前爲止，凡是文革期中控制權落入林系軍人手中的省，還有未採用此種方法表態的很多。地方軍人這一表現，引起了北平的疑慮，目前正進行拉攏分化。這雖然也是一種暗鬥，但火藥味越來越濃厚。

據獲得情報，自去年十月以來，大陸山東膠東，福建泉州，河南軍分區及武漢等地，相繼發生軍隊叛變事件，並有大規模羣眾流血戰鬪，足證林彪事件而引起內潰形勢，正在發展，最近新疆地區反毛活動熾烈，黑龍江共幹思想動搖，十一月五日香港訊，多數中共軍及駐各地共軍首要，仍未改變消極反抗態度，尤以華南爲甚，廣州共軍部隊高級共幹，直到目前仍不執行毛的建軍路綫。總之，各地均在不平常中。雖然毛正全力設法掩

飾其內部的混亂，企圖製造表面上安定，事實上中共情況極端混亂，那裏行大好的今天與未來？

大陸情況正劇烈轉變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主任邁可教授，他熟悉大陸情況，他於尼克遜訪中國大陸後，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校刊發表文章答覆詢問時指出：

(一)亞洲與中國大陸的情況正在劇烈變化之中，由於中蘇共衝突延續，促使北平積極向外爭取其他方面的接觸。

(二)中國大陸領導權已衰落，毛周老去，林彪去年遭整肅，「我們可以看見繼承權鬪爭已經開始。」

(三)中國大陸經濟並無進展，緩慢的進展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到大挫折，與中華民國在台灣情形比照，相差甚遠。

(四)毛澤東主義將否延續，實在值得懷疑。

(五)尼克遜訪中共時的電視，給觀眾上了一堂課，即是深切感到中國大陸在共黨統制下人民生活的黑暗與困苦。

大陸同胞苦痛到極點，痛恨共黨到極點，在如此鬪爭動亂，殺戮的時日，說不定中共很快就告崩潰。

中共內部暗潮洶湧 四屆「人代」召不開

因去年「九月事件」政治風暴，盤旋吹襲，內潰危機暗潮洶湧險象環生，因而臨時流產的中共「四屆人代會」，到現在還沒有召開的跡象，中共兩報一刊「十・一」社論和「十・一」前後的宣傳，都根本不再有「迎接四屆人代召開」的字樣。我們以為中共「人代」是無法召開的。

但今年十月四日，日本朝日新聞引述「可靠西方人士的話」報導，說中共可能於本月內召開「九屆三中全會」，以解決林彪事件，和討論召開第四屆「人代會」問題，中共是否能

出了。

對中共而言，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共憲法，改組「中央人民政府」，重整「文革」後被摧毀的中共統治體制，乃是文革鬪爭的最後一步驟，也是其迫不及待的問題。但以後即無法召開，今天我們看看當前中共的形勢，實在沒有具備召開「人代」的條件，所以台北方面著名的研究大陸問題專家。認為年內召開「人代」的可能性很少。

召開「人代」必備條件

林彪事件發生後，共黨原擬擴大整肅、徹底肅清林彪黨羽，其原則為：原出身於紅一軍團、一一五師和四野共軍幹部中，在「文革」期間被提升者，以及在「文革」期間由林彪、葉羣等個別召見談話的共幹，必須把他當作重點審查和整肅的對象。

可是林系勢力在奪權鬪爭和整黨運動中的確擴張非常可觀，實在無法悉數加以整肅，所以迫使老毛不得不採「一打一拉」的辦法來分化林系勢力，並解放一些前被鬪過的非林系幹部，來削弱林系的影響力。同時在整肅步驟下也非慎重不可，所以到目前為止，對林系勢力肅清工作，尚在進行未見結束。

(二)召開「人代」，必須經「批修整風」，徹底清洗林彪集團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响。所謂批修整風，實際上就是「批林整風」，中共連續發表「四號文件」、「十二號文件」、「二十四號文件」，也是因為在批修整風未能收效情況下企圖用更多罪證來坐實林彪反毛「叛國」罪行，迫使大陸各階層接受林彪被整肅的事實之故。惟中共批修整風多為牽強，且名不正言不順，況毛派事實上採取了「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綫」，致其革命大批判，難以進展和收效。

(三)中共憲法修改草案必須重新改寫，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基本通過」的憲法修改草案，有許多內容與當前情況不符，尤其有關林彪條文更是如此，例如：「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全國全軍的副統帥」，同時在「公民最基本的權力和義務」第一

後非重新改寫不可的。可是，到目前為止，中共新的憲法修改草案尚未見發表，發表之後，在形式上又必須交付「人民討論」。

(四)各地「人代」代表的必須加以重新調整。各地出席「人代」的代表，在省級黨委會成立之前，都是由「革委會」經「軍、幹、羣」三結合的原則，「協商」推選的；至省級黨委會成立，掌握實權的軍人派，對三結合名單大表不滿，甚之認為按「革委會」原則決定的「人代」代表是不合法的，要求對已決定的代表名單作一次複選，從而導致各派的劇烈鬪爭，林彪事件後，「文革派」勢力當然要

」各部門負責人選必須決定。但其工作迄未完成。未來「人代」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按照中共憲法修改草案和中共政府組織法，重組「中央人民政府」，所以在中共「國務院」的裁併和改組，雖已進行三年，」未改組完成前，是不能召開「人代」的。

高層權力鬥爭現分兩派

再說，林彪事件，是中共近年來最大事件，其影响之大超過劉少奇。林彪事件發生後目前的情勢是高層權力鬥爭仍在進行，並未終止，中共上層，目前是在老毛大帽子掩蓋下，彼此暗中從事權力鬥爭，鬥爭的主角主要是兩種力量：一個是以周恩來爲代表的官僚集團，另一個力量是掌握着黨的招牌且有軍權和特務權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汪東興一幫人，我

、姚文元等的這個「宮廷派」。目前這兩個集團還在鬥爭中。中共誰掌握了軍權、黨權，誰就有發言的力量，而今掌握共軍的並非周恩來，所以實際上並沒有周恩來的地位，不會出現

爆發。所以中共「三中全會」未能舉行，中共四屆「人代」一再延期，這是必然的。千言萬語一句話，不消滅中共政權，中國老百姓是永無翻身之日的。

中蘇共對河內之爭 千方百計勾心鬬角

中共與蘇共展開尖銳的鬬爭，導致雙方派駐北越的軍事顧問、技術人員和外交使節的關係，也因而惡劣。

據內幕消息說：中蘇共在河內的軍事人員，自美國封鎖海防沿海及擴大北炸後，雙方關係，即意見紛歧而趨於低潮。近月來，中共對蘇共更展開猛烈的宣傳戰，大揭瘡疤，在河內的雙方軍事人員，不但不同席參加越共的集會，且見面也不點頭招呼，有些中共組訓和技術人員，曾毆辱蘇共海員。

消息中說，中蘇共目前對越共，因雙方互相猜忌懷疑，正在加緊展開爭奪鬬爭，企圖於越戰實現停火後，在中南半島保持相當勢力，以便向星、馬及南亞擴張。

中蘇共這種勾心鬬角的鬬爭，一方面是對越共最高階層領導人進行千方百計的拉攏，爭取他們的向心力。

另一方面，是以支援軍火作爲爭奪的資本。消息指出：蘇共在這方面進行最爲積極，有龐大數目的蘇製一百糎以上口徑的大砲和砲彈以及火箭等，已運抵北越，而越共也正希望在和談簽署之前，補能充大量重武器和彈藥，以抵消越南政府獲自美國的軍援。

據悉：最近飛赴北平由黎清毅率領的越共「代表團」，是出於中共的邀請，中共主要目的，就是與蘇共爭往雲南。據說：是視察中共在滇南代越共設置的訓練營和軍需物資支援站的情形。

消息來源又透露：中共已答允這個「代表團」於越戰結束後，中共將全力給予越共經濟上的支持。

合力消除應聲蟲

應聲最下流，
應聲最賤格，
人人都憎佢，
呢個應聲蟲。
應聲蟲，應聲蟲！
媚共應聲揾大眾，
應聲蟲，應聲蟲，
合力消除應聲蟲！

× ×

應聲蟲不但「凡共必媚」，而且「媚共媚到過頭」（這兩句套用應聲蟲「名句」）因而被馬森亮先生的一「胡痂十八拍」拍到失魂落魄，有如分體式冷氣機，靜如深海，粒聲都冇。當時我也曾給他一封公開的信（見本刊第四十四期），希望他能夠反省，盡知識分子應盡的本分（這也是應聲蟲的「名句」）不再向惡勢力獻媚，不再爲暴政塗脂抹粉。可是他生就一副媚骨頭，一日不替當權得勢的人擦鞋拍馬，就混身唔舒服。近日又媚態大作，在他的地盤露出令人看到作嘔的媚態。

毛澤東向蘇聯一面倒，惟史太林之命是聽，實舉世皆知之事。他卻稱：「毛澤東參加韓戰是反史的行動，

岳騫著「瘟君夢」第二集「毛澤東走江湖」已出版

抗蘇的妙着，値得世人稱讚。」的確語不驚人死不休，我不明白他這番言論不在大唱毛蘇友誼牢不可破的時候發表，偏要留到七二年十月才刊登，顯然忘在替毛澤東洗脫通蘇賣國罪名。假如當日毛澤東有反抗史太林之心，那就不會做出下述爲天下後世所恥笑的醜惡事情。在史氏服天誅後，毛澤東迫命全國軍民帶孝，默念致哀，中國還沒有給蘇聯滅亡，中國人民不是蘇聯的奴隸，爲什麼要爲蘇聯國家元首死亡披蔴着孝，使中華民族蒙受亘古未有之奇耻大辱？毛澤東對史氏的死屍也崇拜得五體投地，在史氏生時他怎敢存有半點反抗的念頭？不知應聲蟲對這點作何辯護？可能他當日也帶着黑紗拜倒史太林照片前，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非如此，不足以顯出他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依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

聽毛澤東的話，說來容易做時難，如若不信，請聽我道來。

去年尾毛澤東親口呼籲「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義主及其走狗。」聽毛主席的話的人們，立刻做好部署，集中火力，炮轟美帝及其走狗。正當罵得起勁之際，在今年二月，毛澤東竟以上賓之禮欵待美帝頭頭尼克遜及其走狗田中角榮，並發出聯公合報，使全世界人民都曉得他們是老友記。這回卻苦了那班聽毛主席的話的人狼狽不堪，不知所措，只好改變口風轉罵爲捧。侍候反覆無常的人，眞不容易，應聲蟲的媚功確是要得，他竟爲毛澤東前言不對後語作辯。請看他那篇「毛語錄的有效性」最後幾句：『……毛澤東之思想威信論的上張與策略，當情勢改變、當階段轉換，他的某一時期的言論，就再沒有效了。所以那些把毛澤東一語一字都奉爲永恒眞理的人，實在是愚蠢萬分。』簡而言之，就是「言者無罪，聽者有罪。」愚蠢萬分的聽者，不要以爲一次轉罵爲捧就算數。遲些兒「當情勢改變、當階段變換」，預鑊的又是聽者。及早準備好轉捧爲罵的文章，免得到時又再手忙腳亂。

媚毛的人不少，像林彪的「天才論」；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的威信」；陳伯達的「一貫正確」等。他們都已銷聲匿跡，現只有應聲蟲一枝獨秀，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歸有日，以媚「主」有功，蒙「主」眷顧，勅封「親密戰友」、欽定「接班人」，得償宿願，可惜好景不常，「當情勢改變、當階段變換」，轉眼間就會改謚「粉身碎骨」之野鬼，追贈「死無葬身之地」的遊魂。耳邊又聽到爲應聲蟲唱出的輓歌：

應聲最下流，
應聲最賤格，
人人都憎佢，
呢個應聲蟲。
應聲蟲，應聲蟲！
媚共應聲損大眾，
應聲蟲，應聲蟲，
合力消除應聲蟲！

大小架步超過三百處 旺角成罪惡之區

嚴正

萬人傑先生：

社會上現在大吹歪風，搶刼之風，吹遍每個角落，此舉與賭及黃色架步之盛不無關係。際此治安日壞之時，爲政者好似全無辦法；差餉增加，毫不猶豫，話加就加。

星期一下午五時，弟路經彌敦道新興大廈門口，有公開派出招紙，作口頭保證，如何順嘢。試想：社會上德育如此淪落，教我們怎不慨嘆！先生鐵筆橫掃歪風，此其時矣！

[illegible]

家；公寓（變相妓院）二百多家；毒品架步已知有五、六家；蔴雀夜場（即通宵）八家；音樂茶座（三十九家）上列共約三百多家。

若粗畧了解一下，每一架步平均每日製造一名靑少年歹徒，聚集起來，就是糾黨行刦，引誘少女失身，招致社會罪惡。

這雖是早已公開存在的事，難道爲政者就無法對症下藥嗎？萬先生，憑你一枝鐵筆，喚醒一班做官及立法

馬文輝之流 要認眞對付

萬人傑先生：

我是「牛馬集」長期讀者，因家貧讀書少，知識不多，只曉得看報，不識寫文章。

這兩天「牛馬集」關於馬文輝之流，掛着聯合國招牌，什麼秘書等職，大發高論。六七年暴動時，對台端作陰濕的惡意攻擊，小弟今晚回來，特地抽點空，一談往事。

「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是中共的論調，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只許一邊倒，絕沒有中間或右倒。這句話小弟七八年前曾寫給任畢明先生分析過。當時任畢明先生在報章發表，小弟以中共的理論，讓本港人士警惕一下。現在馬文輝之流自以爲中立派，左恭右迎，但他爲何不想想共黨的理論，不革命就是反革命這句話？現在香港安定繁榮，假如香港在共黨統治之下，請問馬文輝先生敢說中立嗎？不槍斃也得勞改。馬文輝先生，你自稱什麼聯合國、什麼秘書，希望你叠高枕頭，想淸楚你實在是狗屁不通！

萬人傑先生，馬文輝之流一定要認眞對付，有咁長罵咁長；有咁臭罵咁臭。

如要問馬文輝是什麼出身？

共人之產復加勞役

中共有甚於箍頸黨

人傑先生：

自去年九月中共進入「聯合國」時，星島大爲捧場，喻爲「滿面笑容」，「外交家風度」，從此小弟即與該報絕緣，由此連 台端牛馬集亦無領教。

昨由敝友鄧君轉示十一月四日「一讀者」上先生函，承蒙答覆「自從中共進入聯合國，不論外國人、中國人，對世局都有『新』的看法，否則美國總統不會到北平訪問」。實際而言，並無答錯。如果站在有理智的人，以現實理由分析，可作兩點的見解：

(一)尼克遜訪平，簡單而言是適應美國鴿派人心，不惜打擊盟友，以爭選票；田中訪平，並訂「外交」，是夢想與七億人口「國家」大做生意。都爲了他們本身利益。中國同胞的痛苦，與他無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理所當然。

(二)中華民族不失爲優秀民族，但在優秀中也不少蠢才，不少昧着良心的人，更不少被外國牛油麻醉了理智的「知識分子」，以爲中共有了原子彈，又進入「聯合國」，就是強大。民生疾苦，一概無知，祗識說「進步」的漂亮名詞，不識國以民爲本的道理。有朝一日，他們落到中共手上，就知欲哭無淚！

至於 台端述及「如果你自認是大英帝國的子民，在英國承認後，就該稱中共爲中國」。小弟不全同意。中國大陸亦爲中華民國不能分割的領土，稱大陸爲中國，並無不當，孔子「下論」已有「摒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所以中國名稱，由來已久，在於今日，亦可爲中華民國的簡稱。惟如果稱中共集團爲「中國政府」，這些人是癡呆，或希圖與中共做分贓主義，如非別有用心，就不應盲目稱「政府」。毛澤東集團由井崗山落草，至竊據大陸，一向謀財害命，殺人放火，好話說盡，壞事做盡，所有行爲

爲土匪的地盤，並非行政機構。如這些土匪地盤可稱政府，在香港箍頸截刼，謀財害命之徒，也有其「地盤」，亦有不少善長仁翁先生對他們給與同情的「承認」，莫非又可稱爲「政府」？

我認爲在香港糾黨打刼之人，還比毛澤東慈心得多，最低限度不會將別人來改造思想，給人長期無法忍受的痛苦生活。更沒把別人來做長期奴工，祗刼去金錢而已。

在此特別向「一讀者」奉告一言，吾人是中華民國國民，姑勿論國際環境如何變遷，盲目媚共之徒如何狂妄，吾等絕不畏懼。下定決心，擁護中華民國政府，效忠 蔣總統，爲正義而奮鬬，爲反攻大陸、解救大陸同胞而奮鬬！

長期萬人讀者袁暘照叩

足球大牌遊罷大陸 成績低落戰無不輸

萬人傑先生：

我是先生的長期讀者，因近日有件事使我費解，請你在牛馬集答覆，以開茅塞。本港有三隊左仔甲組足球隊，七一至七二年度的成績總算不錯，自今年下半年起，招兵買馬，以高價收買大牌球員，加強實力。但今成績反不如前，是否該三隊足球隊與曾於月前返回大陸有關？

茲問：(一)在大陸期間體察到昔日在港所學的貨不對辦，覺悟前非，提不起興趣，因而放水，以示悔意？(二)學得微笑攻勢，友誼第一；(三)學到毛伯伯的「戰無不輸」的道理？除以上三點外，還有其他嗎？

讀者周宅上（十一月七日）

隣人眼濕吾人迎

讀來使人感慨萬千

[illegible]閱報章，見到日相田中訪中共時，吟有絕詩一首，其中一句云「隣人眼濕吾人迎」，據聞該詩係日文所寫，譯成華文。但無論如何，其文義必然符合。

但以句中含義，似爲隣國之人眼淚濕透而相迎的。惟以字義而論，所謂流淚者有喜極流淚，也有悲極流淚，總而言之，悲從中來，繼之以淚爲多數。

吾人迎者，有謂即迎吾人之意，此句是否爲日文文法，抑我古代文法，以予學識膚淺，未便武斷，仍需領教者也。

乍觀報章印象，這田中神色煥發，喜氣洋洋，老毛則表情尷尬，欲哭無淚，啼笑皆非，此情此景，回憶我國受隣人侵畧，戰禍連綿，人命物質，損失浩大，難於統計，田中詩詞所指，實係隣人眼濕吾人歡迎之意歟？被人欺侮、嘲笑、譏諷、猶作光榮，殊深浩歎！素仰史席董狐大筆，姑以田中的絕代佳句爲題，少作評論，以提醒環宇同胞迷夢，有心人亦一好事也，尙希加以考慮，幸甚。

晩才辰上

（十月二十日）

中共發行「人民畫報」免費兼強送世界之最

世界上銷數最大的雜誌，大概是美國的兩份時事性通俗刊物「時代」與「新聞週刊」。但發行最大的雜誌，則肯定是中共的「人民畫報」。這份政治宣傳性的大型畫報，實際銷售量遠比不上任何世界性的外國刊物，但是「免費贈閱」的數量之下，則超過上述兩份美國刊物的銷數總和。

「人民畫報」用十六種文字刊行，總發行量從來沒有宣佈過，但肯定。今年二月間，巴黎「世界報」報導一月號的「人民日報」由船運到法國的計有十六大箱，每箱二萬本，而這只是人民畫報十六種版本之一的法文版之一小部份，運往非洲的法文版數量比運往法國的更多一倍。又據今年七月間秘魯「利瑪先驅報」報導，六月號人民畫報由船運到利瑪，計有英文版，西班牙文版，法文版等共四十二萬冊，而這些僅供在南美洲北部和期畫報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及墨西哥市發行。此外，在非洲發行的有英文、法文、斯瓦希里文、烏爾都文及德文等六種版本，數量則不得而知。在日本發行的日文版則每期達一百二十萬本。

在這龐大的發行量之中，絕大部份是「奉贈」的。香港一家雜誌的編輯鄭君最近訪問英國時獲知，每期「人民畫報」運抵倫敦後，中共大使館內有六名幹部專職辦理裝入信封投郵事宜。有一名獲得長期贈閱的英國「讀者」對這本東西實在不感興趣，因此寫信「要求」中共大使館停寄，但大使館一於好少理，仍然照寄如儀，於是這位讀者光火了。寫了一封類似最後通牒式的信給中共大使館：「本國，請立即停寄貴刊。」結果他非但沒有減少麻煩，而且還增加了麻煩，因爲中共大使館寫了一封正式公函給他，除了對他「長期來對本刊的愛護」表示感激外，並請他「不要客氣」，接着表示將繼續寄贈，「台端如離開英國，可將本刊轉贈親友代收」。搞宣傳搞到這種地步，也是世界第一了。

女學生勉老萬
鬬臭「小爬蟲」

萬人傑先生：

你好。我是一個六年級小學生，除了讀書外，就是看「星島晚報」。我是「牛馬集」、「人人有發言權」、「人海百態」、「街談巷議」的長期讀者，每天讀到先生的大作，敬慕不已，希望你不要斷稿。那些人說你「撈起」長期霸佔「牛馬集」地盤，我想他們眞是懞查查，前兩天在「牛馬集」裏不是看到一個名字叫「馬森亮」嗎？

望先生繼續努力，每當你反駁那些所謂熱愛祖國的傢伙的文章時，眞令我和很多喜歡你的讀者人心大快。我很高興香港有你這樣有膽量的人，因爲你有膽和那班「臭傢伙」作對，道出萬民的心聲。

女學生黃復華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和二五六期董壇主遊大嶼山詩原韻

釋安慧

(一)正法眼藏遠續燈，盧能信果嶺南登，
遺風古德眞堪羨，壇主錯知粥飯僧。

壇主註解

安慧法師，佛學高深，詩中用字，有佛經之典，如不加以註釋，青年人大多無法了解。

正法眼藏：佛家語，佛祖涅槃經「佛告諸比丘，我將無上『正法』，傳付迦葉」，洞察一切事物謂之「眼」，包涵萬德謂之「藏」，「正法眼藏」者，翻成白話，卽是明白一切事物，包涵萬般德性，而爲無上正法之謂也。

粥飯僧：陸游詩，「國家圖籍合中興，歎息吾寧粥飯僧」，其意，只要國家中興，吾寧願去做飯桶和尙，但知吃粥吃飯，毫無作用均可，自謙之語也。

(二)洞天別有起烟霞，寂靜僧居問落花，
壇主遊踪匆促過，鳳凰山下產新茶。

萬人雜誌楊先生，游大嶼山，安慧法師，付詩四首，名茶數小包，囑其轉致鄙人，該茶名「紫貝天葵茶」，產於鳳凰山，十分珍貴，試飲一包，其餘留作詩人雅集之用。有錢無處可買，色紅紫，瀹以沸水，色紅如琥珀，入口有雋味，爲生平之初嘗，博雅廣知，又增新識矣。

(三)寡欲清心卽是仙，無求高品盪茶烟，
年來不羨湘江水，日望重欣卓錫泉。

壇主註解

卓錫泉，泉水之名，地點有二，(一)在廣東南雄縣東北大庾嶺，六祖行經該地，口渴，以錫杖點石，淸泉湧出。(二)在曲江曹溪，六祖於此卓錫浣衣。僧人所到之處，停留曰「卓錫」，爲佛教專用名詞，緣古代無汽車，僧人多步行，行必有杖，杖頭有錫製飾物，大小輕重不等，有重至數十斤者，藉以鍛鍊體力，而便於游歷名山也。休息謂之「卓」，杖頭有錫，故曰卓錫。

(四)相憐同病寄天涯，當哭狂歌我出家，
古德太虛應效法，與君攜手起龍蛇。

各朝歷史名人，出家頗多，世人不察，以爲和尙出家，乃爲消極之事，如此想法，是爲莫大錯悞。凡中途出家者，皆具有決心毅力，大智、大仁、大勇，有道之士也，非普通俗人所能爲，安慧法師原爲軍人，有詩集曰「狂歌」，「當哭狂歌我出家」，卽指此也，鄙人因讀其詩，而重其人，雖未見面，而心儀頗深，文字論交，深入肺腑。非浮泛之誼，可足相比也，壇主。

生辰述懷詩序

董力行

前日鄙人賤辰，無慶可祝，爲避免朋友之勞，秘而不宣，獨自一人，酌於西區別墅，深宵微雨，燈火齊明，雞鴨魚蝦，菜蔬十品，先請烹調名家施小姐做好諸菜，食時加熱卽可，墅中狗四猴一，邀之入席，以作嘉賓。

四犬之名，黃耳、黑頭、長腿、來富，猴曰大聖，猴居首席，諸犬環坐，無喧叫之聲，有賓主之禮，猪肝牛脯，以酬看守之勞，猴素食而喜飲酒，狗食肉而不能飲，各有所好也。

佛視一切衆生，皆爲平等，余解其中道理，待之如人，人畜同歡，別饒佳趣，諸犬守門，克盡厥職，愛主情深，忠心不二，猴爲靈敏動物，智慧較高，諸犬受其指揮，如士兵之對官長。夜間不眠，發現敵情，大聖一嘶，四犬齊集，五方進攻，無法敵擋，只供飲食，不支薪金，活學活用，仿效毛君。

諸犬各有專長，黑頭最爲勇敢，曾經咬人，坐監七日，警察登門，手持拘票，警車載之而去，英國法官，坐堂審訊，請狗主答覆咬人之因，余以口難盡意。改用書面呈答，畧云：

一犬性善良，絕不知咬人，見衣服整潔，紳士來賓，無不搖尾歡迎，以表敬意，昨日有一青年，長髮有鬚，狀貌奇特，按動門鈴，聲言尋找某姓，犬初不知，趨前迎迓，繼見形態特殊，因起疑惑。以鼻嗅之，知非善類，拒之入門，其人不解狗意，以足蹴之，狗大怒，見飛仔無禮，意在懲罰，遂加撲噬，此種咬人，在狗之立場，是爲盡忠職守，而兼自衛，狗之內心，認爲此舉是合法行爲，人用腳。狗用齒。互相鬭毆。人被咬，則可控訴。狗被踢，呼籲無門。人可狡辯。狗不能言。不合衆生平等之義。該青年侵犯狗身於先，狗是反抗於後，先遭腳踢。不得已而回咬之。卽使因咬致死，只可列爲誤殺，不得謂之有罪。狗應從輕判處，且係初犯，並無案底，本案理當由狗主鄙人領回感化，是否合理公平，敬乞裁奪」。

譯官照文翻出，洋法官最講道理。細聽之大笑點頭，連聲OK．OK，認爲言之有理。是爲法學名家。罰欵三十，准予領回感化，並蒙發給皇家牌照，懸於項下，勝利而回。因之不可不記。

黃耳，肥壯，善機謀，多心計，在狗羣之中，形同領袖，事必當先，戰無不勝，狗不聽命，立刻鬬爭，狗黨之中，是爲主席，善登山，快比奔馬，郊遊多爲前衞。

來富，性溫文，善「托大腳」，國語曰「拍馬」，見富人，則搖尾，見窮人，則猙獰，雖經告誡，頑固不聽，特性如此也。

長腿，膽小而殊慧，叱之則搖尾先逃，明進退之意，有禮讓之風，從不爭食，追隨黃耳主席左右，察其天性，具處人之方，宜乎諸犬親善，對之無敵意焉。

猴子「大聖」，香港名「廝佬」，上海曰「活生」，英國曰「忙佢」。猴子最忙，一時不停，英人起名，頗爲切當，曾經參加比賽，香港鳥獸協會，發給奬狀文憑，生活高貴，勝過鄙人，不似大陸，人無衣，狗無食也，是夕，人畜同樂，歡聚一堂，人醉狗飽。

「名著」的藍本　「教授」的老師

四十年代名作家**姚雪垠**的傑作

春暖花開的時候

未看比較談先要讀此書
鹹魚養番生各地均暢銷
斷市多時趕印新版供應

●本書未經刪節，照來原底穫色，因此特別受歡迎，星馬讀者搶購，供不應求，本港甚多讀者向隅，現已恢復供應。

●如想欺世盜名，文壇登龍，該先讀本書，再讀比較談，便可懂得抄書訣竅，由抄書而晉身文壇，自號大作家，威水之至，有志做大作家者，值得花一點小本錢。

●有人十分害怕本書，出盡八寶想毀屍滅跡，可惜欲蓋彌「張」，造成文壇醜聞。

●曾在「萬人雜誌」連載的「比較談」，即將印單行本，與本書參照閱讀，特別過癮。

●學校及公眾圖書館索取贈閱，繼續有效。

經售處

俊人書店　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九龍旺角亞皆老街六號B

湘濤出版社　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　環球大廈五〇一室

命相談奇

齊東野著

真人真事　不可思議

「命相奇談」一書，為著名命相家齊東野先生轟動一時著作，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歡迎，暢銷一時。本書取材，全部是真人真事，內容詭異，不可思議。全書十五冊業已全部出齊，餽贈自讀，均甚適宜。

全書共十五冊已全部出版　　每冊二元全書三十元

經售處：1湘濤出版社，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501室，電話：H—156426；2俊人書店，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廈1302室，電話：H—735033。

萬人雜誌

（第二六七期）

只顧牆壁清潔，任由溝渠泛濫？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六七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七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七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
金鐘大廈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毛澤東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毛澤東爲了「奪權」，與以林彪爲首的槍桿子勢力勾結，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權是奪到手了，但被打爛了的黨卻一直無法恢復團結從而形成核心的力量。中共的「九大」據說是一個「團結勝利的大會」，「九大」的路綫據說是一條「團結勝利的路綫」，然在事實上，自「九大」召開後的三年多時間以來，中共不僅不能形成團結，且一天比一天分裂。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第十一期「紅旗」上刊出署名「鍾實」寫的一篇文章：「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文章批判了「有人在組織上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破壞黨的團結統一」的行爲，據稱：「組織上的二元化、多中心，是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綫的必然產物」。本來，毛澤東曾說：「黨是領導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是中共中央主席，然卻首先貼出「大字報」：「砲打司令部」。雖然當時的劉少奇派在中共中央較佔多數，然毛澤東如果眼中還有所謂「紀律」，還顧及「黨的利益」的話，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因爲劉少奇一派根本沒有反毛篡權的野心。而毛澤東卻「正路不走走邪路」，搞了一場「文化大革命」。事實證明：這既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作祟，更是一種十足的「機會主義」的表現。這種「機會主義」充份表現在勾結林彪上。當然林彪也不是好東西，他想利用毛澤東使自己成爲毛的「接班人」，結果，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而毛澤東雖然繼擊敗劉少奇派後又打垮了林彪一伙，然他不僅沒有得到勝利，還弄得天下一團亂糟，不可收拾。

中央政治局殘缺不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原來共二十五人，今日剩下的除了毛澤東的幾個親信外，還有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幾個人經常活動。康生長期抱病，劉伯承、朱德、董必武等幾個人只是點綴。作爲中共中央核心的政治局殘缺不全，地方省級黨委尤其顯得混亂。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從一九七〇年末湖南省委第一個成立，到一九七一年八月黑龍江省委最後成立，到現在只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然不少省份的黨委也已變了樣。如新疆、浙江、黑龍江等省，區黨委第一書記龍書金、南萍、汪家道已先後被整肅，還沒有正式發表誰是接替者。另如江西、貴州和西藏等省、區的第一書記程世清、藍亦農和任榮等人均「四野」出身，可能在內部進行的「批修整風」還沒有頭緒，雖然他們都長期未見露面，然到底垮沒垮還不知道。最妙的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張國華死亡，第二書記梁興初被整肅後，論理應該提升李大章爲第一書記，但卻由廣東調劉興元去負四川方面的黨、政、軍的最高責任。

中共「槍指揮黨」局面未變

「四野」出身的劉興元，無論如何不能說他和林彪、黃永勝及梁興初等人沒有關係，可是他不但沒有被整肅，還調他到四川收拾亂局。固然，這是毛澤東慣用的「拉一個打一個」的手法，然也可看出：今日大陸仍是「槍指揮黨」的局面。「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是中共的「傳統」，也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這個「傳統」不能維持，毛的主張不能貫徹，這充份表明今天中共組織不僅不健全，而且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更表示今日的毛澤東雖在大陸上被捧爲「偉大領袖」，然他的權力並不像一些人們想像的那樣大。

中共只能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而不能主張「集體領導」。本來在黨內實行「集體領導」，這倒可以限制負責地方黨委的軍人搞「一言堂」、「自己說了算」。然在北京卻慣用「毛主席、黨中央」的說法，這又與「集體領導」的主張背道而馳。所以，這些年來，在地方有的主張「黨委一元化領導」，有時又強調「集體領導」，其說法長期不能統一，關鍵主要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

說來說去，中共過去的派系鬬爭和今日的局勢亂糟糟，完全是毛澤東個人的「偉大狂」造成的。毛澤東曾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他說這是「形容蠢人」，其實正是爲自己的行爲作的註腳。

每週評論

共黨毀滅中國固有文化 美國佬竟然作幫兇！

萬人傑

中共擅改漢字，倡用簡體，鬧出不少笑話。有識之士認為中共此舉，簡直要毀滅中國固有文化。不料，美國新聞處出版的小冊子，居然也全部使用中共簡體字，無異做中共幫兇。美國佬此舉不知有何企圖，不過替美國佬操刀的一撮小漢奸，值得揪出示眾！

新加坡報紙改用簡體字

老萬曾在本刊說過，一些「捧共分子」大力提倡中共簡體字，譬如，新加坡的中文報紙，都改用了。老萬初時以為是新加坡報人自動改的，後來向新加坡行家查問，才知是「奉命」而為。他們奉了新加坡教育部命令。新加坡李光耀政府是「反共」的，為什麼會下令漢字用簡體？老萬實百思不得其解；是否故意做作，滿足親共華人？

新加坡華人很大部分是親共的，新加坡報紙投其所好，差不多清一色親共。不過，一向他們都沿用中國固有字體，並非他們不捧中共的場，實際上換一副簡體字模，不是簡單的事，這筆錢花不來。因此一向報導上雖十分親共，報上所見字體，仍是「舊社會」用的那種。

如不是政府下令，新加坡報老板都不肯花這筆錢，看來，新加坡雖還未做到「外交上承認中共」，卻已在「文化承認中共」了。

港共少用簡體字

最奇怪的現象是：中共推行簡體字以來，其國內雖已十分普遍，除一些老頑固寫熟了，無法「改造」外，差不多大多數人都寫簡體字，尤其受中共教育的青年一代，除了簡體字，他們不懂正統的中國字。至於書籍、刊物、報章，更都一律用簡體字

可是，在香港，左派出版的報紙、刊物，一直用老式漢字，沒有改，甚至左派機關，在十・一「國慶」時，懸出標語，也有很大部分不用簡體字。

照老萬的想法，他們不是怕讀者看不懂，事實上，香港很大部分的人從大陸逃來的，簡體字他們原已看慣。不過，他們因不滿中共才逃亡，對中共的一切，深惡痛絕。左報若用簡體字，無異表明真正立場，無法魚目混珠。

正統共產黨報紙改用簡體字無所謂，反正他們的眞面目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人家對他們的立場，也不會不知，用不用簡體字，沒什麼分別。但一些形右實左的報紙，萬不能用簡體字定了型。可以說，他們用老式漢字，是要掩飾眞面目，使讀者發生錯覺。因此，二十幾年來，所有中共正統報、外圍報、僱傭報及充共報，沒一家敢改用簡體字。

這一點，似乎新加坡華文報紙比香港「進步」得多；在這裏，卽使每期替中共搖旗吶喊的學生刊物，也沒膽用簡體字。

笑話百出

論。

老萬個人以為，中國文字十分美，中國書法是一種傳統的藝術，每個字的構造，都非常有意義，無論象形、諧聲，均有源流可稽。簡體字無異把這一切毀掉。更要命的是他們把一個字簡化了，而簡化的字卻有其本身的意義，變成一個字代表幾種意義。譬如「干」字就代表了「幹」「乾」等字；「發」「髮」同一寫法，使人對中國文字弄得混亂了。

難怪有些對中國文字素有研究的老師宿儒，見到中共簡體字就不禁搖頭嘆息，認為他們此舉簡直砸毀中國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字大鬧笑話。

他們舉出一個例子，中共郵政局把「零陵」這地方名寫成「〇〇」，使人看起來莫名其妙，只能靠估，那像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國家？

中共有一個時期還致力「拉丁化」，更是豈有此理！一些沒有文化的落後國家，可用拉丁化，使他們的口語變成文字，無可厚非；但中國有極豐富的文化遺產，窮畢生之力也不能研究淨盡；中國的文化，豈可以簡單的拉丁化來取代？

拉丁化，既沒有英文、法文、德文的好處；也不及方塊字變化多端，豈不是把中國文化大開倒車，與落後民族等量齊觀？

中國人否定簡體字

，甚少人可受到高深教育，多數只能得到微不足道的知識灌輸，把漢文簡化，只化幾年工夫便搞通，如果高深研究中國文字，便難得普遍。或者，中共用簡體字，就是這作用，砸毀中國固有文化的這一後果，他們也不加考慮了。

除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地方，簡體字沒法普遍，足以反映一般中國人多否定中共不倫不類的簡體字，他們寧願多揮幾筆，把字寫得像樣一點。

海外華僑，對香港及台灣出版的中文雜誌及書籍十分歡迎，來自中共的書刊，他們大都「看不懂」，因此，中共對海外中國人的「宣傳」，大都使用老式字體，否則，他們就白費氣力。

「今日」是何「世界」

但，老萬發現一樁「奇事」，最近，到美國圖書館看書的，都獲得一本免費贈閱的小冊子，中英文對照，所用中文，竟全是中共的簡體字。

這本小冊子名為「美國大選手冊」，從封面設計到書內每一個中文字，都如大陸的出版物。

自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擔任「宣傳」工作的美國新聞處諸公，便意氣風發，除出版「專刊」外，以前在「今日世界」每期刊登的「大陸報導」也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中共的宣傳文字。台灣在他們「態度改變」後，就不許運銷。

這本「中共化」的小冊子，也是由今日世界社出版的，用這姿態出現，可說變本加厲。老萬一年多前已為文指出：在那裏有許多潛伏的親共分子，伺機而動。

也許，因為老板訪問大陸，他們認為應該作配合的轉變，因而拿美國納稅人的金錢出版的小冊子，也改用了中共簡體字。

今日世界社出過很多宣揚美國民主的中文小冊子，這些小冊子分發對象是海外華人。這一本，當然也不會例外，可是海外中國人讀正統中國文字，比讀簡體字更方便，美國新聞處的小冊子這一「改革」，如果仍以那些人作對象，簡直多此一舉。

美新處內的親共分子

也許美國新聞處的人天真到認為這些小冊子可以送入中國大陸，讓七億五千萬中國人有機會看到，使他們了解美國的民主選舉。

可是，尼克遜到中國大陸是受歡迎的；但這些小冊子卻絕不可能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共產黨不會讓七億五千萬中國人知道世界上有一種叫民主選舉，人民有權選擇他們的執政者，倘中國大陸人民看了這本小冊子而嚮往美式選舉，替毛澤東找接班人，那中共政權就會亂晒大籠了。

這本小冊子既沒有機會進入中國大陸，那麼，用中共簡體字刊印，豈不多此一舉？如果說中共使用簡體字是砸毀中國文化，美國新聞處就是幫兇！

美國新聞處用簡體字排印這些小冊子（老萬相信除了這一冊外，還有別的）和新加坡政府下令中文報改用簡體字同樣莫名其妙。

原；文化上承認中共簡體字是不可恕的，其心可誅！現在美國還未對中共作外交上的承認，而美國新聞處內的親共分子，先在文化上承認了中共，我們必須大聲譴責！為了維護中國固有文化，對甘作幫兇的一撮小醜，一定要揪出來示眾。

美国大选手册

HANDBOOK

右圖為美國新聞處出版，中英文對照的「美國大選手冊」封面。

「美國大選手冊」的內容，所用鉛字，和大陸出版的書籍完全一樣，可見，美國新聞處內有企圖毀滅中國文化的「漢奸」在內，這就是他們的「傑作」。

U. S. ELECTION HANDBOOK.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August 1972

美国大选手册

今日世界社出版

一九七二年八月初版

定价港币一元

THE ELECTORAL PROCESS

of Columbia have such primaries this year. Some will be mere popularity contests, but others will bind the delegates to vote for the winning candidate at least on the first ballot a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A series of presidential primary victories can give a candidate a hefty boost toward his party's nomination. A classic example of how primaries can greatly help a candidate's chances occurred in 1960 when a young Senator from Massachusetts named John F. Kennedy proved his vote-getting ability by winning primary contests in West Virginia and Wisconsin. These victories not only assuaged doubts that voters would think him too young or would distrust his Roman Catholicism but also boosted Kennedy's stock with national party leaders, brought him nationwide publicity, and demonstrated his effectiveness as a campaigner.

But such primaries can also bring crushing and permanent political defeats. Although losing a state primary may be the result of special local conditions, the fact is that primary election losses have ruined otherwise promising political careers. Wendell L. Willkie, who had been the Republican party's unsuccessful nominee in 1940, lost the Wisconsin primary in 1944 and, feeling that he could not recover from the blow, resigned from politics. in 1948, the Republican governor of Minnesota, Harold Stassen, who had been given a good chance to win his party's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lost a primary in Oregon and faded from the scene. Most observers believe that a major reason Lyndon Johnson decided not to run for reelection four years ago was the narrow margin he gained in the New Hampshire primary, although he actually *won*. In none of these cases did the primaries tell how all the party members in the nation felt about the candidate; nevertheless, those contests had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13

亚特区举行这种预选。有些预选只可以从中看到总统候选人声望的高下；有些州的预选，规定好该州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至少在第一次投票中，必得选举在预选中得胜的候选人。

一个候选人如果在总统预选中获得连串胜利，对于他获取政党提名，将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一九六〇年便有过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预选对于一个总统候选人大有帮助。那一年有一个代表麻州名叫约翰·F·甘迺迪的年轻参议员，在西维珍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预选中获胜，证明他有赢取选票的能力。这些胜利不单祛除了选民因为他年纪太轻，或是因为他信奉罗马天主教而起的疑虑，而且使他得到全国性政党领袖的重视，使他在全国各地声名鹊起，并且证明了他在竞选中争取选票的能力。

但这种预选也可以使候选人在政治上一蹶不振。虽则在一个州的预选上遭受失败，可能是由于特殊地方情况的关系，事实是在预选中遭受失败，[illegible]

暴力的頌揚與實行

柳以青

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由於日漸在國際上扮演着他的角色，因此，他的政權本質，就會逐漸地暴露在我們的面前。這為我們冷靜地認識和了解中共是很需要的。儘管中共對其每一行徑的解釋，理論上總是振振有詞，可是，我們就可以從他們所用的理論中，知道中共的本質。

以前，中共所統治的大陸是個十足的鐵幕。現在，這個鐵幕似乎是畧開孔隙，使到很多好奇心特盛的人士們，紛紛地前往，並且把所見的一切，如獲至寶地向別人宣佈。以滿足他人的好奇心和自己的自傲感。同時，人們似乎都在沾沾自喜，以為中共終於收歛了他們那窮兇極惡的面目，而正笑臉常開呢，並且國際上也都為中共這一表現而進行歌頌和進行妥協，以為和平的世紀即將到來了。

希望和平是不錯的，也是全人類所共同想達致的目標，然而，只求表面上的和平共存，而忽畧了導致和平的基本原則的話，這種和平不但不會持久，同時會引起更大的災禍，盼望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士們注意及之。

中共大談支持暴力

最近，中共在聯合國大會就國際恐怖主義問題，大發議論，聲稱：「中國政府反對以個人暗殺和綁架的手段來進行政治鬭爭，也反對個人的或少數人脫離羣眾的冒險恐怖行動，因為這有損於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的利益。……我們認為，儘管最近一個時期發生了一些少數人幹的暗殺、綁架等事件，但是，我們決不允許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利用這些事件來誣衊和鎮壓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鬭爭。如果要講什麼國際恐怖主義，那麼帝國主義對世界各國人民的侵畧和壓迫，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狂轟濫炸，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和迫害，葡萄牙、南非和羅得西亞殖民當局對非洲人民的殘酷的殖民統治及以推行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的罪行，才是眞正的而且大規模的恐怖主義。……在所謂恐怖主義問題上，誰要是誣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攻擊阿拉伯各國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立場，攻擊非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鬭爭，誰就是在這裏宣揚和支持恐怖主義。」

就憑了這一理論，中共就反對把國際恐怖主義列入議程來討論。

本來，日前的聯合國大會的所有發言，大多數就做成國際上的「海德公園」，什麼理論，什麼言語都可以在會議台上大放厥詞的。然而，我們就可以從

暴力不是中國文化

照上面中共代表的意見：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是該用恐怖暴力的，這一恐怖暴力的行徑是必需的，光榮的和平值得頌揚的。但對個人的或少數人脫離羣眾的冒險恐怖行動，由於是有損於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的利益，所以就加以反對。

這一論調，為不了解暴力的人們，以為眞的是值得的，並且也以為是從事改革歷史的必需條件。然而，我們可以深自思索一下，這暴力的本身是否是值得鼓勵、頌揚和實行的呢？姑無論是把暴力做成工具或手段，或是做成目的，恐怕是現階段的人類歷史上是最不能出現的方式。然而，中共代表竟在大唱其暴力第一，恐怖第一了。

假如我們以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看這一篇演辭的話，我們就會發現，這絕對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而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得到廣大的宣揚，也絕不是由於暴力頌揚和實行。如果眞的以之為實行的方法和工具的話，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汚衊和對中國文化的反宣傳，身為中國人們是絕對無法忍受的。

政權，特別是中共這個政權，絕不代表中國文化。雖然為了維護他的政權利益，而故意發動一些與中國文化有關的文物出土之類的運動。一個政權之能否代表中國文化，是要看他的對內對外政策，有無中國文化的優點和特點，絕對不是古董的陳設之類。

基本上說：中共所強調的暴力是針對人的。對物的暴力已經是暴殄天物了，而對人暴力的行實，不啻是把人當物了。這可以用二十幾年來的中共政策，何以總是以恐怖與暴力來統治大陸七億人民的。在中共諸多美麗的藉口下，竟把最滅絕人性的暴力形容成「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業」的不二法門。不啻是以仇恨做為推動歷史進展的原則。這種仇恨心理為基礎的政策，絕對不是其他國家所想像地以愛為中心的和平政策所可了解的。

小焉之，固然可以獲得一陣國際方面的妥協姑息思想的蔓延，大焉之，則國際上就會由於這一仇恨為基礎的力量大形膨脹，而把整個的世界捲進仇恨的互相摧殘中。中共這一對國際恐怖主義的立場，是不能輕易放過的。

暴力易為下列人士所接受

簡單的說，中共的統治者們的暴力頌揚與行實的理論，就是死守馬克思、列寧的仇恨、偏激思想而來的思想。列寧所著「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曾引述恩格思的一段話說：「暴力在歷史上還起着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替任何一個孕育着新社會的舊社會接生的產婆（馬克思語），暴力是社會運動借以開闢道路並破壞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在

世界的工具了。而以之爲「從舊到新的催生婆」，「爲社會運動開闢道路的工具」；並且還頌揚着在暴力以後，無論「思想和道德都顯著的提高」。

事實上，這一暴力思想，爲那些無知無識的人們，是最容易掀起衝擊作用的，因爲他們對解決問題的方法知道得不多，似乎覺得只有用暴力才能解決問題。可是，在暴力的實際應用上，無知無識的人們，不斷的成了暴力運用的犧牲者而不自知。所以，中國共產主義的策動暴力革命，何以要用廣大的農民羣眾們，就是一個很大的原因。中國的老百姓一向是良善的，而能參加這種共產主義的暴力行動，基本上是有人在用美麗的謊言和僞善的理論加以鼓勵的。誠如列寧所引用的那一段話一般。

再其次，青年人們也是最容易受暴力主義所吸引的。一方面是由於生理因素的活力過盛易於採取激烈行徑；另一方面由於心理因素的求變心切，要求大幅度的變更，如果不能立刻看到改變時，就易於採取孟浪的動作。再一方面是青年人多是充滿對將來世界理想憧憬的，有人就借了這一夢幻般理想境地的供給，驅使青年爲了夢幻的理想而不惜犧牲地以暴力爲達成理想的手段。

再次，爲失意喪志的人們，也是高興見到或是淪於用暴力思想的。往往是在正常的競爭上總是遜人一籌，無法與之較量，因此，就不自覺自知間，想到了利用暴力。以爲用這種方法可以達成他們在正常競爭上所不能達成的目的。

最後，確也是有一類最毒惡的人，他們總是在鼓吹着暴力，特別是集體的暴力，而他們卻坐在幕後，等着坐享其成，或是在某種意識中，他們能夠不勞而獲。或是在人們都在利用暴力而互相殘殺後，他們可以漁人得利。

暴力的口頭與行動

共產主義所強調的不斷鬬爭和暴力革命的理論與行動，相信已爲目前的世界人類所共知共曉。姑無論他們如何用「解放」來鼓勵民族；用「革命」來號召人民，到頭來是一個你爭我奪，流血捨命，是人類生存的最大危脅和最大悲劇。

有人說：中共目前口頭上所倡導的，與實際行動間有着很大的距離。因此，沾沾自喜的肯定說：口頭上不妨多講些，而實際行動上愈離所講的愈遠愈好，因此，就不必太加顧慮，同時也不必介意。

這一肯定雖然有道理，也確能道出了中共政策的言行不一的弊病。可是，這種雖然只是在口頭上所倡導的暴力思想和仇恨思想，畢竟不是導致世界和平的基本辦法。反而，在這類仇恨與暴力思想的宣傳鼓吹下，而更帶領全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

原因是：我們總該給予容易受暴力思想和仇恨心理影響的無知無識、青年人和失意喪志人士們一個更能導致全人類幸福的途徑才對。絕不能使到那些毒惡的人士們在宣傳了暴力和仇恨之後，而他們坐享其成。所以，在自由世界裏，就是連口頭上的鼓吹暴力思想和仇恨心理的人士們，我們也都該加以譴責。

因爲目前沒有暴力的行動就以爲是他們就只是在玩口頭把戲呢！這一推測面對這過去短暫的中共政權歷史，怎麼能夠可以肯定和使人信服？如果只是一廂情願的自言自語，那危機的隱伏卻是很大的。

一九六七年香港的左派暴動，住在香港的人恐怕已經領畧過了。然而，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它的起源，是那麼突如其來的話，也就可以了解目前的所謂和平共處的基礎，是多麼的脆弱。同時，又看得出目前倡導：只是口頭，不落實際的不必顧慮的論調，是多麼的危險。除非是存有苟安一時的心理，否則，這種論調是很可怕的。因爲，假如有一天，中共所一向鼓勵的暴力和仇恨再在香港出現時，相信由於長期的「不必顧慮」的意識之養成，其結果恐怕比一九六七年時或會更慘。

反暴力的堅強堡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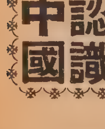
由於中共不斷地鼓吹暴力主義和仇恨心理，特別是集體的暴力與仇恨，因此，在自由世界裏，在杜絕暴力和仇恨，或是在反暴力主義和仇恨心理上的致力，是不可或缺的。這一反暴力和反仇恨的努力，不僅是杜絕了共產暴力與仇恨的擴張，更是保存自由世界人民的生存必備條件。這一說法，在目前國際逆流中似乎是很難爲人所聽聞，可是，這將是人類自由生存的最大保障，相信與否卻關係全人類的前途的。

面對中共的暴力與仇恨的煽動，直接與之對抗的卻是台灣的國民政府。這點是全世界所有目共睹的。姑無論國民政府在諸多方面還需要有所改善，然而，這一反共復國的總目標，卻是海外自由人士們所最依之爲靠託的。有人憎恨中共政權，不滿意國民政府，但是，假如沒有國民政府的話，那些憎仇中共的人士們，前途恐怕是更悲觀，更暗淡了。

有些宗教人士們，從台灣觀光回來，除了道出了他們不同的感受外，最後，就用了聖經上的一段話，做成他們的總結：「匠人所擯棄的石頭，竟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所行的，在我們眼中殊爲神妙。這是上主制定的日子，在這一天我們都應歡樂鼓舞，噫，上主，求你使我獲勝！吁，上主，求你叫我們順遂繁榮！」（聖詠，一一八。22—25）

反暴力、反仇恨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具體行動，在目前的亞洲，似乎只餘下中華民國、越南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了。然而，大韓民國似乎在自己軟化，越南共和國在美國的「和平談判」的壓力下，正在喘息，唯有我們的中華民國卻屹立於太平洋上，要完成「匠人所擯棄的石頭，竟成了屋角的基石」的使命呢！中華民國的屹立，一方面可以看出這個世界上的黑暗現實，同時，又可以看出這個世界將來的光明前途！

海外的中國人，如果有「放眼世界，關心祖國」意識的人，是不能忽視台灣的國民政府的！



現階段的日毛關係

岳騫

自從田中角榮去平，日毛決定「建交」以來，大部份自由反共報紙，均渲染日本爲毛幫所顚覆，走上赤化之路。八月初日本「國民新聞」首先公佈了一項毛幫「解放日本工作方針」，根據這項「方針」，第一步促使「國交正常化」，第二步促成「聯合政府」，第三步建立共產政權，改變現行制度，並將日王裕仁處刑。此項資料來源，該報未有說出，以後中國報紙均與轉載，且有不少報刊就此立論，直到今天，自由反共的輿論，仍然認爲田中上了周恩來的當，日本遲早必被毛幫赤化。此種論調在九月底田中去平之前，作此宣傳未嘗不可，到了今天，一切皆成定局，必須實事求是來研究問題，不能再作自以爲是的宣傳。

在海外大多數的中國人、及熱愛自由的日本及歐美人士，多數認爲這次日毛勾結吃虧的必是日本，是因爲大家都驚於周恩來的談判戰術，斷定田中非其敵手。這種看法當然有其根據，過去政府在大陸敗於毛幫，實在說並非敗於戰場，而是敗於會議桌上，尤其是周恩來那種能哭能笑的本領，凡與其交過手的人皆不能忘，因此，大家就認定田中非其敵手，這種以偏概全，一本通書讀到老的看法，是錯誤而且危險的。

論口才，論談話時的表情，任何人皆非周恩來的對手，因爲一個眞正的外交家，表情總是嚴肅的，而周恩來不然，他辦外交，舉行談判時硬是把年輕時在南開中學演小旦的身手搬上去，所以當者披靡。但外交仍然要以內政作爲基礎，弱國無外交固

無論他如何長袖善舞，但是還要多財始能善賈，毛幫今天的基本情況太糟，被日本摸清了底牌，無論周恩來施展什麼樣解數，再也不可能討去便宜了。

關於這次日毛勾結的經過及未來發展，一句話說完⋯前吃虧的是毛幫，而將來要受其害者是我整個中華民族，我們目前雖然無力挽回，但也要知道究竟。此事可以分成三部份來說。

第一、從表面看日毛勾結，毛幫居然放棄要日本賠償，此事筆者一直所不曾料到，因爲無論於情勢，毛幫既然要同日本重訂和約，自不可能不要日本賠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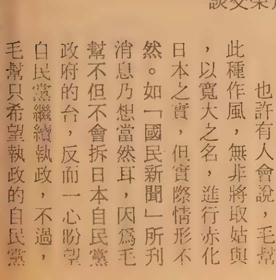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在台北簽署，中國所以放棄賠償，決定於兩項因素：甲、當時我政府退守台灣，本身地位與在南京時大不相同，若索取賠償，小數實不必，太多日本必不肯，若使和約陷成僵局，將會夜長夢多，不得不忍痛放棄。乙、日本當時國力也實在賠不起，我總統既然施仁政於先，保留日本天皇制，不派兵進駐日本，免於日本被分割，此時自不願爲德不卒，再索日賠欵於後，於是也就一筆帶過，免其賠



周恩來和田中角榮交談

但此日情況完全不同，日本已成爲世界第一富豪，荷包腫到要爆炸，美英法的儲備均被其吸去，無法應付，再三迫日元升值。而毛幫於日本之間，亦絕無恩義存在，此時之毛幫處境，與我政府初退守台灣時尤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哪個角度看，毛幫沒有不要日本賠償之理，何況毛幫之窮，直到今天在世界上大概還是倒數第二（第一是阿爾巴尼亞），百萬富翁應付給叫化子的欠欵，叫化子竟然揮揮手不要了，世間安有此種事，就此一點而論，日毛勾結誰佔上風，可以思過半矣。

也許有人會說，毛幫此種作風，無非將取姑與，以寬大之名，進行赤化日本之實，但實際情形不然。如「國民新聞」所刋消息乃想當然耳，因爲毛幫不但不會拆日本自民黨政府的台，反而一心盼望自民黨繼續執政，不過，毛幫只希望執政的自民黨



幫衷心盼望尼克遜獲勝是一個原因，原因爲何，卽毛幫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美日，可作爲其抗俄的後台，如果美國內部不安，蘇俄氣焰將更囂張，毛幫受的壓力也更重。若是日本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像現在意大利及戴高樂上台以前的法國一樣，內閣有時連五日京兆都談不到，有的總理只幹一天，則政局必亂，政局亂眞正受益的是蘇俄，不是毛幫，因爲日共是鐵幕以外的共黨中，與毛幫仇恨最深的一個。目前日毛正在蜜月時期，任何黨派，任何反共人士皆可去北平的日本政客，如果日本組成一個在野黨派訪問團去北平，不可帶埋日共，否則將會遭到拒絕。毛周之流本無什麼政治立場，對於共產主義也莫名所以，因爲不懂，自然就談不到效忠。毛周眞正致力的是如何保存他們一小撮人的權利與地位，能對他們小撮人有所幫助的，卽使是希特勒的納粹，也可以成爲朋友，不能幫助的，縱然是正牌共產黨，也會變成寃家，明乎此，可知毛幫爲什麼要向日本作出巨大的讓步，毛澤東何以強支，對軟腳會見田中，且送一套楚辭示好，而周恩來又在一傍脅肩諂笑了（均見附圖）。

第二、由於毛幫向日本無條件投降，今後將會造成連串的惡果。首先是日本貨將對大陸傾銷，目前的日本貨，尤其是輕工業，在東南亞到處碰壁，在美國又受到中韓出品的競爭，陷於滯銷，對日本經濟的展望，自非佳兆。現在毛幫與日本勾結如此親密，大陸勢必要對日本開放，卽使一些消費品短期未必能進共區，但屬於重工業的產品，將大量傾與毛幫，今後大陸會變成日貨的尾閭，日人數十年前喊的「農業支那工業日本」，「日支共存共榮」，看情形已逐步有實現的可能。

其次，毛幫將養大了日本的軍火工業。戰後二十幾年來，日本首相無論爲賢爲愚，或左或右，但是都有一個堅守的原則，卽遵照憲法，不再武裝。所以如此，並非完全是尊重憲法，一是愛惜國力，反正有美國保護，何不省下這筆錢以發展工商業，此亦是日本戰後暴發的原因。一是缺乏再武裝的條件，因爲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煤、鐵、大豆、石油

中國東北，不僅爲開疆拓土，亦爲掠奪資源。田中角榮上台之後，一心要步伍其「宗長」田中義一後塵，使日本成爲軍事強國，可與美蘇毛抗衡，但軍火工業資源無處取得，非從中國大陸想辦法不可。目前總算如願以償，今後撫順的煤，鞍山的鐵，還有什麼大慶的石油，更傳聞渤海灣亦發現大量油田，加上東北的大豆，將包銷日本，在毛幫固然可得此挹注，稍改其本身（指毛幫，並非指我同胞）的經濟窘困，而十年以後，日本將凌駕美蘇，成爲眞正的軍事強國，眞正受害者是誰？中國也，中華民族也，準此而言，毛澤東、周恩來等輩之肉尙足食乎。



毛澤東向田中角榮贈送「楚辭集注」

第三、毛幫所以由媚日，降日而扶日，基本原因在於受到蘇俄壓力，若不給予日本好處，將日本

實上，蘇俄與日本之間，也確實進行勾結，不過，日本也許是一種姿態，故意要脅毛幫，蘇俄尙能守原則，決不因爲要對付毛幫，而向日本作巨大讓步，甚至日本幾處小島，均不肯歸還，此事是非如何，容另文討論。不過，有一點必須指出的，蘇俄確比毛幫有原則，史達林時代尙能作一百八十度轉變與希特勒訂互不侵犯協定，目前俄酋則無人出此。

毛幫與日本勾結之後，並未能減輕蘇俄方面壓力，相反，也許是激惱蘇俄，也許是蘇俄當局以爲毛幫聯美聯日均告成功，勢必結成一個同盟以對蘇俄，則蘇俄採取先發制人的可能性更大。

一般輿論僅談蘇俄陳兵中國邊境四十九師，不知蘇俄環繞中國建立了十九座核子基地，均可射出二千公里核子彈，是中國全境均在蘇俄飛彈籠罩中，毛幫反俄在過去所以不會出毛病，就因爲毛幫既反俄又反美，又反日反英，蘇俄當局尙可自我慰解，這頭惡犬雖然咬我，畢竟也咬我的敵人，留着牠也有用處，起碼利害可以對消。不料毛幫一變，任何人皆不反，獨反蘇，不僅本身反蘇，且勾結所有蘇俄的新舊寃家，美日之外最近又同西德勾搭，這種情況演變下去，總有一天，蘇俄忍無可忍要採取先發制人，卽使不出動步兵，也會放射核子武器毀滅毛幫基地，我中國同胞，將有多少罹此浩刧，正如毛澤東的「豪語」，也許眞會死去一半，到時雖然仍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中國成何情況，刧後的中國人又如何活得下去。

總之，毛幫無條件的降日、媚日，不僅喪權辱國，勢必要替中國人帶來無窮災禍，討便宜的還是日本人。日本立國的兩大敵卽中國與俄國，現在兩大火併，必然一死一傷，從中最得到好處的就是日本，筆者始終以爲中國與日本不能並存於世界，但日本自身決不能亡中國，中國卻可以亡日本。目前田中利用毛周、故意促成毛俄火併，刧後中國，決非日本敵手是可以斷言。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看，日毛勾結已成定局，所謂毛幫赤化日本，根本無此事，說它作甚，我們要密切注視今後日本的佈局，他們將如何導使中國（包括毛幫）走向毀滅之途。

劉少奇不看「人民日報」

完顏

新聞有多少是眞的

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廿四日對「人民日報」發表談話說：「你們報上登的新聞，有多少是眞的？」「你們報喜不報憂，只登好的，不登缺點、錯誤，我就不看你們那些頭條新聞，我不看。」劉少奇不看「人民日報」，但並不等於這家大陸的報紙不重要。相反，中共中央機關喉舌在中國大陸來說，是「報紙中的報紙」，其他中央級和地方級的報紙，均要以「人民日報」爲馬首是瞻，一般都是轉載「人民日報」的文章和消息，一點都不能修改和節錄。「人民日報」就是「黨報」。

在中共統治下，「人民日報」是黨報，日日板着嚴肅的臉孔發號施令，傳達政策，教育人民，它的重要性和地位，並不小於國務院的一個部，而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宣傳教育工具。所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社論和文章，均被當作僅次於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具有指導性的文件，爲千千萬萬的黨員和幹部所學習。無論在家庭、街坊、工廠、企業、機關和公社，成千上萬的學習小組，每天都要學習「人民日報」的社論或其他政策性的文章，並且按照着社論的指示去行事。「人民日報」是黨的喉舌、發言人。

幹部必須學習討論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〇年發出的通令說：「凡是黨報上發表的社論，黨和政府政策、決議案、指示、法令等，以及中央或各政治局負責同志所發表的講話或文章，各級黨的領導機構應即分別在黨員幹部中組織研究，並討論執行，不得藉口沒有接到黨的通知而置之不理。」由此可見，「人民日報」在大陸的重要性。因此，海外的所有中共問題專家，沒有不對「人民日報」上的每篇文章或報導，每一句話，細心閱讀和分析，希望從該報的字裏行間找出中共動態和發展趨向。事實也是，在像中共這樣一個封閉的社會，如果不從「人民日報」上面找到一些新消息或問題，確也再沒有地方可以挖掘新聞了。可見，「人民日報」在國外也深受重視的。

「人民日報」既然這樣重要，過去是重門深鎖，它的社址雖然設在北京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上，但卻是一個警衛森嚴的機關，任何人都不准隨便採訪或參觀，要到裏面去拜訪朋友，也必須通過衛兵在傳達室登記。最近，由於中共開展乒乓外交，在各方面都向西方開了門縫，「人民日報」也並不例外，而在

加以介紹，這才使到外間人士得以畧窺其中的內幕，這也算是新聞。

社論由中共中央批准

據外國記者報導，「人民日報」的社論是最重要，一篇社論，大都不是在一天晚上就可以寫成，有的必須經過幾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成篇。所以，見報的「人民日報」的社論，就成爲全國性的黨中央的指導性、政策性的文件，成爲黨員和幹部必讀的材料。

「人民日報」的領導人員向西方記者介紹說，他們的社論是這樣寫成的：黨中央將社論的主題和內容通知「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該報的國內外問題社論委員然後跟「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的代表舉行會議，擬出草稿。社論原稿然後送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收到社論之後，再經過反覆的討論，修改或重新起草，有時還要送交毛澤東過目，最後才發表。例如，今年「人民日報」的十月一日的聯合社論，就是經過一個月的時間才寫成的。當然，也並不是每篇社論均必須跟「紅旗」雜誌或「解放軍報」進行商討，有些社論，「人民日報」也可以單獨起草，但必須送交中央審批。作爲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它在思想上和工作方面，都必須起到指導作用，對社論的寫作，也就必須特別愼重了。

報社人員輪流工作

正是由此，「人民日報」必須與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聯繫，而且必須接受黨中央的絕對領導，這是首要的條件，也是原則問題。「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雖然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但他們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正是由於「人民日報」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和經常保持聯繫的關係，所以「人民日報」的工作人員，包括社論委員，編輯和記者等等，幾乎都是黨員，那些不是黨員的，僅是少數的專家，他們只有提供意見的義務，並沒有決定的權利。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人民日報」並沒有建立革命委員會，也沒有軍隊和代表參加管理。「人民日報」地位之特殊，由此可見。據說，目前的「人民日報」共有七名重要的負責人，鄧崗是其中之一。

據「人民日報」的負責人向外國記者透露，該報一共擁有一百六十名記者和編輯，留在北京的編輯部人員，時時都保持三分之一的人數，其他三分之人員則下放到「人民日報」所開辦的「五・七幹校」，一方面進行體力勞動，

寫一些比較專門性的特稿。這種輪流工作和下放的制度，是文化大革命之後才實施的。

日銷三百四十萬份

「人民日報」除了發表自己的記者消息和文章之外，主要還是採用新華社所發的國內外新聞。新華社也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宣傳機構，它所發的消息，「人民日報」或其他地方報紙，是不准删改或增添的。「人民日報」上的新聞，有百分之九十是新華社的稿子。過去，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就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可見兩者關係之密切。

「人民日報」每日出版三百四十萬份，其中有一百五十萬份是在北京印刷，其他則分佈在九個城市加印。「人民日報」的讀者，有百分之九十是訂閱的

民日報」，作爲學習的材料。這家官方的黨報，當然不需要廣告收入，雖然也有一些廣告刊登，但每年還是賺錢。「人民日報」是一份早報，但如有重大事件發生，就可能變成午報。該報目前採用六千個漢字，作爲報紙的常用字。「人民日報」的字房共有一百四十名執字工人，目前每日出紙一大張半，共六大版，每版字數二萬。據說，「人民日報」也準備採用彩色印刷。

「人民日報」是黨報，自必要成爲「一言堂」，並不是有聞必錄，也無法作到客觀公正。爲此，「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新聞或文章，有時未免要誇大、虛構、歪曲，不重時效。無怪劉少奇不看「人民日報」了。大陸幹部和人民對「人民日報」也有「三多三不」的評語。「三多」是公報指示多，教條多，首長言論多。「三不」是有些話不便講，有些話不能講，有些話不准講。一成爲黨報，這家報紙也就不可能成爲人民大眾的喉舌，這是可想而知的。

（股市閒話）

當心粉身碎骨

凌山

最近兩個多月來，本港股票市場可說蓬勃已極，新股不斷上市，交易所每天交投注碼數額鉅大，確眞是濟歟盛哉！於是有人這樣說：從股市的蓬勃，可以看到了香港工商業日趨繁榮；也有人這樣說：從股市的蓬勃，可以看到了近年湧進香港游資的眾多。這些說法，表面看來頗似言之成理，因爲投資股票需要金錢，如果不是工商業繁榮，人們賺到了錢，又何來資金去購買股票？如果不是游資大量湧進香港，又何來有「大戶」專門在股市場「大手筆」地吸貨？但是，如果稍加深入作一些分析，便可以發現近期本港股票市場的表面蓬勃，與工商業是否繁榮，以及湧進游資是否眾多，均無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如果手上有餘資，把買股票當做儲蓄或買樓看待，這無疑是一種很好的投資行爲，事實上，買股票通常都會較之儲蓄或買樓更爲有利。由於通貨膨脹已成爲世界性趨勢，幣值日漸貶低是意料中事，買股票等於買實物，一方面有保值功能，另方面又可以年年生息分紅，站在純粹投資的立場來說，買股票當然比儲蓄存欵或買樓收租更合化算，所以，一般人都稱股票市場爲投資市場。不過，如果買股票不是爲了投資，而是希望在價位較低時買入，在價位較高時卽行賣出，以便在「一轉手」之間賺它一筆，那便不是投資而是投機了。目前香港的股市，可說是投資者少，投機者眾，因此造成股票市場脫離正軌，與正當投資已相距不可道里計了。

說得不好聽一點，日前本港的股票市場，幾乎已成爲了一個「大賭場」，不少投機家、冒險家厠身其間，搞風搞雨，實行投機操縱。當冒險家集團故意要將某一隻股票平空炒起時，便大放謠言，盡量揑造一些有關該股票的「利好」消息，使那些希望在「一轉手」間賺一筆的買家盲目跟風，爭相入貨，以便把他們計劃要炒起的某一隻股之價位捧上雲霄，到了差不多「合理想」時，跟着便逢高吐出，從中賺錢。有時也採用另一種手法，反其道而行，那就是將某一隻股不斷放出拋售，把該隻股的市價儘量壓低，到了價位已低至「合理想」時，再大量以低價吸貨，從中賺錢。這種做法，全部是人爲的起跌，結果不但造成了股市上落幅度鉅大，也造成了一種完全不合情理的人爲價格，使許多股票的市價比其實際價值高出「天方夜譚」式的程度。但是，投機家（大鱷）這樣搞風搞雨，使一隻股票隨時可以平空漲一倍或跌一倍，卻可以造成那些盲目跟風者在一夜之間賺上一兩倍（當然也可以在一夕之間全軍盡墨），因此，乃形成了社會各階層熱衷於股票買賣的興趣，由於賺蝕是「一轉手」之間便可分曉，買股票便變成了與賭狗、賭馬或「買大細」毫無分別。自從本港股市發展到與「賭場」分別不大以後，筆者有位過去喜歡到澳門賭兩手的親戚，近月來再也不用幫襯水翼船了，他坦白的說，炒兩手股票實在比賭大細更夠刺激！

炒兩手股票是否比賭大細更夠刺激，這雖然是「見仁見智」，不過，對於「炒兩手股票」是否「玩得過」？這則是大有研究必要。「炒兩手」間或可以偶爾賺到些錢，但在股票起跌已被人爲操縱的市場下「玩火」，則碎身碎骨的機會實比龍騰虎躍的可能不知高出多少倍！試想想，目前股票市場的股票市價高低，幾乎已與該發行股票公司業務的成長無關，只是直接控制在該隻股票的「莊家」手上，你沒有資格做「莊家」，結果只有被「莊家」吞噬掉，何況在股市場興風作浪的「莊家」也不止一個，此莊家還可以吞掉彼莊家呢！近月如能幸運在股票買賣有所賺獲的，當股票市場已逐漸變成賭場的今天，也不要貪圖希望再賺一筆，應該及早收手，否則，爬得高跌得慘，到那時後悔莫及。

日七十年代的第一次大選

（東京通訊） 芳亭

基本形勢不會變

日本的下院——眾議院已於十一月十三日解散，接着日本政府於二十日發出告示，定十二月十日舉行大選，現在，各政黨正突入猛烈的競選中。

這一次大選，是七〇年代日本第一次的大選，它將反映日本今後的進路，其意義自不在小。同時，這次的選舉也是田中內閣成立（七月）以後的第一次大選，即通過這次大選，田中新閣將問信於民，必須在這次的大選中得到大多數的擁護，田中內閣才能存續下去。在這一點上，對田中個人也好，對日本政局也好，也不能說不重要。

可是，這些都不過是「理論上」的說法，實際上，戰後的日本政治，一直是保守政黨的「萬年天下」每次選舉都沒有導致政局的轉變，這次也不會有例外。

因此，這個「基本形勢將無大改變」的大選，在國內既不引起選民的興趣（對政治不關心的階層越來越大），在國際上也不像最近美國和西德的大選那麼地引人注目。

各黨在眾院的勢力

雖然如此，對日本各政黨說來，這次選舉仍有其特殊的意義。

國會解散時各黨在眾院的勢力，有如下表所示：

自民黨	二九七名	社會黨	八七名
公民黨	四七名	民社黨	二九名
共產黨	一四名	無所屬	三名
缺額	一四名		

合計：四九一名

（前次選舉眾議員四八六名，今年加上沖繩縣五名合計四一九名）

就自民黨來說，選舉結果仍將是「壓倒多數」的第一黨無疑，問題只在能否維持既有的勢力。假如選舉結果減少的太多，那末，田中在黨內的領導權就會被削弱。在這一點上，自民黨所得議席多少，對田中有很重要的意義。至少他要得二八〇議席以上的成績，才能鞏固他的政權。

但是，對田中特別重要的，還是他自己一派，即田中派在這次選舉中能否增長到壓倒福田派，而成為黨內的第一大派。

現在，田中派在自民黨內是第二大派，與福田派相差二十一議席。如果這次選舉結果，依然是福田派大大領先，那末，田中政權將再度受到福田的挑戰而不能安定。

今年七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是「田福之爭」，這次大選依然還是「田福之爭」，因此，人們稱這次大選為自民黨的「派系選舉」。

各派提名的爭奪

現自民黨五大派勢力，約如下表所示：

福田派	六五名	田中派	四四名
大平派	四三名	三木派	三八名
中曾根派	三四名		

因為各派都想利用這次選舉的機會擴立勢力，所以除原有議席全部已由黨提名外，都爭相增加新人參加競選。由此，對於黨的新人提名的爭奪，在任何時期都激烈。有十個選區的新人提名。因為三大派的爭奪不下，在第一次提名時就無法決定。

福田派的消長是焦點

、第二次補充提名時，這十選區中也只能決定四區，還有六區無法決定。由此足見爭奪之烈。

爭奪結果，田中派是總裁派，當然佔了大便利，共得十五名。其次是福田派十一名，太平派七名，三木派八名，中曾根派六名。

在這裏，福田派的優遇很引人注目。這表示田中對福田派仍有所顧慮，不想把福田派逼到「反主流」方面。

在這情形之下，如果福田派在這次選舉中能維持現在最大勢力的地位，則田中對福田派在選舉後的新田內閣中的地位，就不能不重新估量了。那時候，田中內閣現主流四派（田中、大平、三木和中曾根）的關係，可能就會發生變化了。

從這一點看，這次大選所具有的「派系選舉」的性質，是相當顯著的。

所謂

中共一再宣傳巴黎公社，主要目的無非為增強革命信心。因毛澤東所耍的符咒已不靈了，不得不另換新花樣，把法國十九世紀下半期破爛的古董搬出來，刺激一下、炫耀一下。因為反正民眾都是愚昧的，過時的外國歷史，他們決不會懂，只好任由毛周信口利用。

先從時代背景說起，那是在路易拿破崙時代。普法戰爭，色當一役，路易拿破崙（也即拿破崙第三）被俘，普軍急於圍攻巴黎，巴黎陷落在即，乃招募義勇軍以禦普軍。迨法國投降，義勇軍無法解決，乃成立一「國民軍民主協會中央委員會」，以老牌革命黨首蒲魯東為領導人。蒲魯東即利用國民軍為革命資本，奪取政權。

蒲魯東陰謀，欲解散國民軍，結果失敗，法政府乃退出巴黎到凡爾賽。巴黎於是遂被國民軍佔領，施行革命黨宣言，成立自治體的公社，這就是共產黨人所一再宣傳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的生命，計自一八七一年三

社會黨望「收回失地」

對社會黨說來，這次選舉能否「收回失地」重新恢復到一百議席以上的第一在野黨的地位，是個最重要的課題。

日本社會黨在前次大選中吃個慘敗，議席數由一百四十席一跌而到九十席，卽一舉減少了五十名之多。這不僅使日本在野政黨執政的機會爲之消失，也削弱了社會黨在反對黨中的領導地位。所以，這次選舉能否挽回信譽，是最後一個機會，卽使不能恢復到過去的水平，至少要增加到一百的三位數，前途才有希望。爲了達到這目的，這次大量減縮候選人數量，以避免重蹈前次「自己打自己」的覆轍。

公明民社兩黨合作

對公明黨說來，這是該黨同創價學會實行「政教分離」以後的第一次大選，其勢力的消長，也可測驗其從創價學會「獨立」後的能力。現在，公明黨的勢力已達到它的界限，能維持現狀就算成功了。爲此目的，公明黨這次在十四個選區與民社黨合作提出統一候選人，這是過去所未有的新例。

對民社黨是黨首交代後的第一次大選，是對於春日委員長的領導權的一次測驗。一般的報導都指出，目前最艱苦的政黨，要算民社黨，因爲日共的「躍進」，受犧牲的就是它。春日說：「全國有十四個選區須與日共決戰的。」因此，在這次選舉中，民社與日共的「互罵」，表現的最爲露骨。

日共想達成「宿願」

日共預料在這次選舉中將續有進展。它的目標是由十四名增至二十一人以上，獲得在議院內成一交涉團體的資格。現在，日共只以觀察員資格參加議事運營委會議，但遇重要問題時則退席，如果它獲得正式委員會成員資格，則今後國會的運營，就將發生重大變化。因爲運營會的決定，非全體一致同意不可。

因爲這個緣故，自民黨幹事長橋本在二十一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地說：「自民黨的政策，是不讓日共有機會獲得二十一議席，以致獲得院內交涉團體的資格。」

由這點看來，日共能否在這次選舉中達成其「宿願」，也不失爲受人注目的焦點之一。

新舊世代的交替

新舊世代的交替，是這次大選的另一顯著現象。據統計，在這次七千四百萬選民中，有百分之七十已屬於「昭和一代」的了。（現爲昭和四十七年）在將近九百個候選人平均年齡爲五十二點六歲，比前次大選的五十二點八歲相差有限，但在候選人中居最多數的已是四十歲的世代，其次是五十歲的世代，在前次大選，五十歲的世代居最多數，四十歲的世代次之，這次恰好倒轉過來了。

這次新舊世代交替中，這次宣告退休的老議員計達二十人，其中自以自民黨爲多數，佔十一人。其他爲社會黨六人、民社黨二人、公明黨一人。在退休的老議員中，比較知名的莫如自民黨的石井光次郎，賀屋興宣，益谷秀次以及民社黨的西尾末廣。這些日本老政治家，都對中華民國有比較深厚的感情。

現在，自民黨的老人還是很多。在這次候選人中，屬六十歲世代的仍有一百一十六人之眾，而七十歲以上的也還有四十八人之多。所以，人們說，自民黨依然是個「老人的大國」，世代交替的現象不太顯著。這也是候選人平均年齡不大減低的原因。

選民心理的反映

日本這次大選，是在所謂「田中熱」中舉行的。田方一方面以所謂「日中（共）國交正常化」爲其外交上的成就，另一方面以「日本列島改造論」（卽新的全國開發計劃）爲其內政上的金字招牌，希圖藉此爲自民黨爭取壓倒的勝利。但是，前者的「熱潮」已在過去，而後者還欠具體的內容，能否吸引選民不無問題。

特別是日本人民對於經濟高度成長帶來的公害和生活環境的破壞，已感到威脅，田中的以高度成長爲基調的「列島改造」，能否像高度成長在過去選舉中一樣起有利的作用，人們認爲很有疑問。這次各黨的競選口號，都一致強調「社會福利」的重要，可以反映當前選民的心理，和這次大選的社會背景。

「社公

華白

麼事，他們拿手的好戲是宣傳，所以他們發表了不少的政綱和政策宣言。茲將要點概述如下：

一、在公社服務的職工，俸資一律平等。

二、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和自由，禁止

三、工作八小時，禁止夜工。

四、普及教育，免收學費。

五、廢除宗教教育。

六、人民有集會、結社、居住、言論的自由。

七、減少私營生產，提倡國營實業。

八、審判官由人民選舉，並任免之。此外，對農工發表兩次宣言：一是願農民有耕地，一是工人有生產工具。

從上觀之，巴黎公社的主張，除最末兩點宣言外，其他八點可以說也卽自由民主主義的主張，並無什麼新穎處。就說對農工宣言罷，我三民主義及北歐西歐美國的社會立法也皆早已在實施中，這又有何新意義。

老實說，巴黎公社只能說是一場失敗的、短命的叛變或政變，然不知爲什麼毛周卻屢以此做宣傳，要以巴黎公社做至高無尙的革命好榜樣，是無知呢？黔驢之技已窮？還是中共末日已來臨。

中共的「統一戰線」與「統戰工作」

沈秉文

中共「統一戰線」的由來

中共的「統一戰線」這一套非常狡猾、機詐、曲折而又玄虛的統戰陰謀，由來如何，有些外國人曾存在一種誤解，以爲這完全是毛澤東的「傑作」，其實，這是如假包換的舶來品——它來自蘇俄。列寧才是這一套陰謀的「發明者」，毛澤東不過是這一套陰謀的「發展者」、「補充者」、和「擴大運用者」。當然，由於毛澤東具有非常陰狠狡猾的特性，他的這種特性用之於統戰陰謀之中，以至於使中共的統戰陰謀機詐、巧妙、玄虛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當年打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旗號，以推翻沙皇帝制爲革命的目標。與俄國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講「聯合」和「團結」，在一旦推翻了沙皇之後，再使用武裝改變的方式（即所謂「十月革命」），推翻以民主的「資產階級」爲主體的聯合政府，然後建立其標榜爲「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赤色新王朝，血淋淋地消滅所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這就是「統戰」的原始手段。

這即是說，當年蘇共奪取政權所依靠的主要手段，即是統戰手段。這種手段，就是「聯合」俄國國內所有反對沙皇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政黨團體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團體，共同推翻在共黨看來原是屬於「資產階級」的沙皇政權，以推倒俄國這一座屬於「資產階級」的「最大的山頭」（共黨用語），以便布爾塞維克奪得政權，實行赤化，消滅所有的資產階級。不過，當時還沒有「統戰」這一名詞，而稱之爲「聯合戰術」，由布爾塞維克爲了推翻沙皇而與俄國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團體結合起來的陣線，則稱之爲「聯合陣線」或「聯合戰線」。「統一戰線」這個名詞，可說是「聯合陣線」或「聯合戰線」等詞之俄語中用。而「統戰」一詞，乃爲「統一戰線」之簡稱，現已沿用成習。

蘇共扶立中共以後，他一手懷抱和哺育中共這個嬰兒，另一手代替中共與中國國民黨打交道，竭力爭取所謂「國共合作」，這就是中共在特殊情況之下由蘇俄策定的第一個統戰陰謀，即是利用它的敵人——中國國民黨的奶水，來養大它自己，然後喧賓奪主（竊取領導權），甚至實行反噬（進行顚覆）。自此以後，隨着中共之逐漸蔓延，時局之演變，以及中蘇共鬭爭之日益曲折，而致中共的統戰陰謀，亦爲之層出不窮，而且不斷地推陳出新，終至於陰險詭詐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中共「統戰」的「法寶」

現在，誰都有這樣一個正確的認識：國府在大陸時與中共鬭爭的失敗，中共之居然得以竊踞大陸，並不是我們的軍隊打不過共軍，而是中共的統戰陰謀從各方面腐蝕了我們，分化了我們，乃至瓦解了我們。使我們應該反共的人們（即共黨心目中所有的資產階級，包括實業家，大小商人，大小工業家，擁有不等量土地的農民，以及其他凡被視爲「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人士），不知道反共，甚至還甘受中共的蠱惑和利用，以媚共事敵爲「進步」、「時髦」。並使我們堅決反共的各種人員，產生消沉、苟且、僥倖等等的心理，而至於喪失戰鬭意志。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共黨的星星之火，居然得以燎原；而我偌大的一個自由社會，竟然陷於土崩瓦解之勢。

中共赤化大陸以後，毛澤東在志滿意得之餘，也曾自詡他們之所以竟能赤化大陸，完全是得力於「三大法寶」——「黨的建設」、「武裝鬭爭」、「統一戰線」。所謂「黨的建設」，即是共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控制和運用，以及這種組織作用在各方面的充分發揮。所謂「武裝鬭爭」，即是實行武裝叛亂，以武力保障共黨的組織不被完全消滅，以武力掩護共黨勢力的擴張，以武力糜爛和割據國土，最後並以武力作所謂「最後的一擊」而奪取政權。所謂「統一戰線」，即是種種統戰陰謀之施展。通過這類陰謀，一方面滲透、腐蝕、分化、瓦解其整個敵對陣營——以執政黨和政府爲核心的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將一切可以拉攏和利用的社會力量置於它的控制和利用之下，而形成一條反政府的陣線。如此，假使說「黨的建設」即是中共的軀幹，那末「武裝鬭爭」即是中共暴力鬭爭的一手，「統一戰線」即是中共政治鬭爭的一手。

這即是說，武裝叛亂與統戰陰謀，乃爲中共叛亂、顚覆的兩手運用。在這兩手的運用中，由於毛澤東曾強調「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因而並不強調統戰的陰謀作用甚於它武裝叛亂。但就事實而論，統戰的陰謀作用，非但超過了它的武裝叛亂，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中共武裝叛亂的擴大，還有賴於統戰陰謀所發揮的效果。這是因爲當年有不少人正是因爲受了中共統戰陰謀底蠱惑，

才投入了中共武裝叛亂的隊伍，擴大了中共的武裝叛亂。更其重要的是：在現代這種思想意識的競爭較之實力的硬拼，更具決定性作用的鬬爭中，政治形勢之優劣，實爲鬬爭成敗的關鍵所在。　蔣總統指出對中共鬬爭須賴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原因卽在此。而中共的統戰陰謀，正是一種改變政治形勢，使它由劣勢轉爲優勢，而使我們由優勢轉趨劣勢的一種政治技倆。試想：如果不是因爲依靠這種政治技倆逐漸改變了政治形勢，開始僅由一小撮人建立起來共黨和實行武裝叛亂時的不過千把支爛槍，怎能實現其赤化大陸的夢想。

因此，說穿了，中共的「統戰」這件「法寶」，卽是迷惑、滲透、腐蝕和分化其敵對陣營，蠱惑、拉攏、控制和利用各種羣眾（特別是屬於所謂「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羣眾），以削弱和瓦解敵人而壯大其自己的一種欺騙技倆。如此說來，中共的統戰技倆，原只不過是一種「縱橫捭闔之道」、「鷄鳴狗盜之術」而已，委實卑之無甚高論。但這種技倆，卻正是中共最重要的一件叛亂的「法寶」，是在政治形勢上決定其成敗的一件「法寶」。

中共的「統戰工作」

那末究竟中共所謂的「統一戰線工作」（簡稱統戰工作」）又怎樣呢？照中共的說法，所謂「統戰工作」，卽是「階級聯盟工作」。所謂「階級聯盟」，指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等四個「階級」的「聯盟」。因此，凡是以標榜爲「工人階級」的共黨，去拉攏和利用農民，去拉攏和利用「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便是「統戰工作」。同理，凡是共黨爲了拉攏和利用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而使用的策略與手段，卽是統戰策略與統戰手段。

說到這裏，關於「工人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這兩個名詞是必須加以解釋的。

直到現在，儘管事實早已揭穿，中共卻一直都自稱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稱它所進行的「革命」爲「工人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其實，中共既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更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是一個視政權爲私有的專制特權階級。反之，廣大的工人正是他們奴役和剝削的對象。只是因爲馬克思的理論中稱呼他們的「革命」爲「工人階級革命」，於是一直便假借「工人階級」這塊招牌以自欺欺人。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吉拉斯在其「論新階級」一書中，對於這一事實，早已有了非常透澈的說明和分析。據此，中共的「統戰工作」，應該被理解爲卽是中共欺騙工人階級，拉攏和利用農民、「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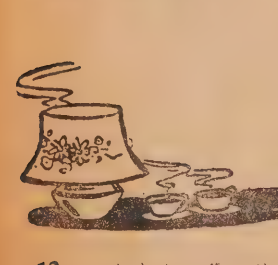
關於「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名詞，乃是中共爲了施展統戰技倆的需要而製造出來的一個新名詞。大家都知道，中共是最擅長於玩弄名詞術語的。中共之所以要製造這樣一個名詞出來，一方面是因爲中共早就標榜過它的「革命」爲「無產階級革命」，既然是「無產階級革命」，當然要消滅「資產階級」。而後來又說要與「資產階級」這個敵人結成「聯盟」，畢竟難以自圓其說。於是，它就在「資產階級」這個名詞上面分別加上「民族」及「官僚」兩頂不同的帽子，表示它所要「聯盟」的乃是「民族資產階級」；而「官僚資產階級」，仍是它的「革命」的對象，以此聊以自欺欺人。

另一方面，中共之創造這種名詞，還含有另一重陰謀作用，卽美化附共的「資產階級分子」，醜化反共的「資產階級分子」，藉以誘惑某些「資產階級分子」附共。並以「民族資產階級」一詞爲這一類受中共利用的糊塗蟲遮羞開心，委實機巧之至。

但僅僅如上述的以「階級聯盟工作」去理解中共的「統戰工作」是不夠的。因爲中共的「統戰工作」並不只是拉攏和利用農民及所謂「民族資產階級」等等，而還包括着對它的整個敵對陣營的滲透、分化與腐蝕。

什麼是共黨的整個敵對陣營呢？大而言之，卽是整個有產階級——包括「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具體言之，卽是被中共視作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堡壘的政府。蓋儘管任何一個自由的政府並不代表某一特定的階級，而爲代表全體人民的政府，中共卻硬將自由的政權，說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權。據此，可以變換一個方式來作進一步的說明：所謂「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既然是共黨「革命」的（卽消滅的）對象，那末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當然應該團結一致，共同對付共黨。同理，任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都是共黨的敵人，都是中共遲早要加以屠殺的對象，因而他們應該堅決地反共。中共的統戰陰謀，卻正是要盡量使「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分子不把中共這個敵人看成是敵人而採不反共的立場，甚至還要盡量使一些「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分子，誤將共黨看成是朋友而傾向共黨，依附共黨，甚至投效共黨，甘受利用。如此，整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乃陷於分崩離析狀態，而致共黨得以摧枯拉朽之勢，瓦解整個自由社會，而達到其顚覆的目的。至於被共黨視作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底堡壘的政府，不用說，它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員（無論是執政黨黨員及軍、公、教等人員），更是義不容辭，應該堅決、勇敢，而且頑強地對共黨進行鬬爭。

中共的統戰陰謀，卻正是要盡量滲透我們黨、政、軍各方面，或者是從思想和觀念上來腐蝕我們的人員，使我們喪失反共意志，而陷於麻木或沉醉狀態；或者是立場上來動搖我們，而使我們某些人員受惑變節，暗中投向共黨受其利用，而致成了共黨隱伏在我們內部的政治代理人；或者是從組織上來分化我們，使我們派系紛雜，四分五裂，自相傾軋，而至於使得共黨輕易地從我們的內部來攻垮我們，瓦解我們。



橫眉語

萬人傑

美巨商賠錢做官

尼克遜政府新近提名爲預算管理局長的雅士，原本是個工業巨子，國防部主要承造商，列頓工業機構的董事長。據說，加入尼克遜政府做官，使到他每一年要損失十五萬二千五百元的收入。

雅士說，這是有數得計的，他在列頓工業機構的年薪是十九萬五千美元，而預算管理局長的年薪只不過四萬二千五百美元，這一來，他每一年收入便減少了一大橛，和他董事長的職位相差得太遠了。

還不祇此，雅士爲了做官，還得把他手上擁有的二十萬股列頓工業機構的股票出售，這批股票價值不少於二百六十萬美元。出售股票之舉，是爲了避嫌。

從這一則新聞，使人感覺到，在美國做官並不怎麼好，如果要賺錢，沒有辦法和商人比較。雅士爲了做官，利益上要受到很大的損失，這情形，和香港可能剛剛相反，誰都知到，在香港做一任探長，已經盤滿砵滿，退休之後，可以開酒樓、開工廠，做其大老板；比探長職位權力更大的，更不用說了。

說到股票，情形也是相反，雅士做官，要賣清他的股票；香港的官，卻不少是股票市場的大客仔。有一件

票是「公開發售」的，照例，申請之後要經過「抽簽」的，理論上，抽簽是不會預知，也沒有一定把握可以中簽的，但，香港有一位「官」，卻是逢抽必中，永不落空的。你猜這個「官」是甚麼「官」？聰明的讀者一定可以猜着，因爲我們廣東佬有句俗語說：「唔怕官，至怕管。」這位保證中簽的官，當然是與這一行業大有關係的。雅士賣了股票去做官，香港卻有人做了官才大買股票，因爲，他們的「貼士」特別準，逢買必賺。這情形，如雅士曉得，一定羨煞。

香港的官，和美國的官有這麼大的分別，因此老萬讀了雅士的新聞，生出無限感慨。當然，要香港的官學美國的官，那是沒有可能的，但求他們不要把「權力」視爲發財捷徑，情形就會好得多了。

神祕潛艇溜走了

爲了有一艘不明來歷的潛艇駛進挪威領海之內，潛伏了兩個多星期，這事鬧得相當嚴重，挪威出動了飛機、戰艦來對付這艘神秘潛艇，要證明它是屬於那一國的。

這事轟動了世界，因爲，挪威聲言已「四面包圍」這艘潛艇，可是後來又宣佈它「溜走了」，這其中究竟有甚麼「景轟」？頗引起人們的疑惑。怪不得挪威的反對黨在國會中向政府提出質詢，要求政府作出解釋，因

挪威水域被外國潛艇侵入這並不是第一遭，戰後這類事情已發生過多次，不過情形不及這一次的嚴重而已。

這艘潛艇匿藏在峽灣裏，有些地方深達四千多尺，海水有淡也有鹹，使偵察儀器不容易發揮作用。挪威在搜捕中，使用了火箭及深水炸彈，不過，他們的目的只是要知道這艘潛艇的國籍，並不是要將之毀滅擊沉，並且要盡力避免這種行動危及艇內人員的安全，因此在迫使潛艇浮出水面的行動中，受到了種種的限制。不過，最後給它「溜走了」，卻也是大出人們意料之外的。

爲甚麼在搜捕中竟會給它溜走？可以肯定的，是挪威故意把它放走，而不是這艘潛艇如何神通廣大。

據消息靈通的觀察家說：在兩星期多的搜捕行動中，其實挪威早已把謎底揭開，知道了是那一國潛艇了，不過不便公佈出來罷了。

挪威人士相信，那是屬於蘇聯的潛艇，是一艘普通潛艇而不是核子潛艇，大約有水手六十名。當挪威當局知道它是蘇聯潛艇後，便故意讓它悄地溜走。

爲甚麼挪威當局要這樣？實在他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因爲，如果將潛艇捕獲或擊沉，都可能引起國際政治風波，蘇聯或會因此而老羞成怒，正在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會議便會受到影响。目前，東西方關係正日益改善，爲了這事而造成緊張局勢是不必要的，挪威故意放走蘇聯潛艇是不願使已改善的關係惡化。

險惡的風雲已過去，蘇聯當然曉得挪威放走潛艇的用意，大概短期內

中共工業的水平

在香港，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到或用到大陸貨，大陸工業的成就如何，從這些貨物的質素，就可以看得出來。香港是個開放的都市，各國的貨品都可以在此推銷，因此香港人對各種貨物的認識也特別深。一般人的印象，大陸貨唯一的好處是便宜，它的售價適合一般市民的經濟條件，因此爲普羅大眾所歡迎。如果說到品質，則遠不及香港產品，當然更比不上香港運銷外地的高級產品，這些產品在香港買不到，在外國卻大受歡迎。

許多到過大陸的外國商人，和鼓吹回歸的投機分子，都說「祖國工業進步」，究竟進步到怎樣程度？從大陸的產品看，已可以下一個定論。外國商人的稱讚，在討好中共，回歸分子的稱讚卻是盲目的。

「日中備忘錄貿易日方代表團」首腦岡崎嘉平太也和許多外國商人一樣，他也大讚中共工業進步，不過，在他的談話中，卻又暗示了中共工業的落後。他這段談話的主要點似乎不在稱讚中共，而是說明了中共工業比日本落後得多。

岡崎是最近到北平，進行了一次貿易談判後，在東京舉行的「國際內外情勢調查會」的每月例會中以「今後日中關係」爲題，發表他中國大陸之行的觀感。他說，這次到中國大陸訪問，看到中共的工業、技術，在最近十年有了顯著的驚人進步。

但他接着又說：中共的工業水平，要在二十年後才能趕上日本現有的水平。也即是說，中共今日的工業技術，和現在的日本比較，要落後二十

年。這話，是明讚暗彈，他是貿易團代表，當然不能開罪中共，因此必須運用說話的技巧了。

彈了之後，岡崎再讚一句：「三十年後，日本就得向中國學習。」他的整個意思是說：中共的工業進步得很快，二十年後就可以達到日本現在的水平，三十年後更超越了日本。不過，看他這一段談話要注意一點，這是假定日本的工業停留在現在的水平而言。但，三十年內日本的工業會進步到怎樣，岡崎卻不去說它。

貓城乎香港

遺珠閣隨筆

香港人很不喜歡貓，有時達到輕視和蔑視的程度，和對待狗的情形比起來，眞有天壤之別。例如養貓不必向政府領牌，市區無貓公園、貓醫院、貓酒店之設，汽車在路上輾死貓，可以絕塵而去，無須報案，這已不平等之極。晨昏陪狗上街散步者有之，誰見過陪貓上街散步的？那怕此貓來自波斯，種出金絲，比那些北京狗、哈叭狗還漂亮和魁梧，亦沒這資格。

這種有跑狗場而無跑貓場；有狗展會而無貓展會。住在花園洋房的人們，儘管傭僕成羣，出入汽車，有呼少爺、小姐、太太、老爺之聲，若無呼狗之聲，其濶氣也大打折扣。即使冬令進補，論滋陰補腎之功，也多推狗而少用貓，除非舉行「龍虎鳳」大會，貓始以形取勝，獲登大煲之堂。當然，此間亦有養貓的，但多屬貧困之人，只因家中老鼠太多，無貓則難以安寧。

貓有捉鼠之功，而所獲之代價，無非貓魚伴飯一餐，從不見牛奶和牛扒之賞，代爲理毛洗身更不用談了，所以站在貓的立場言，可謂「非狗生活」。更有甚者，人類作壞事，每以貓喻之，如「生貓」、「扯貓尾」、「姦人食死貓」、「貓刮咁嘈」、「踏親貓尾」、「神台貓屎」、「污糟辣撻貓」等等，生而做香港的貓，眞是太不幸了。

香港人爲什麼這麼對待貓？想了很久，才想出一點頭緒來，大概香港人都看過老舍的小說「貓城記」吧，這部書對貓的評價是很壞的。

我也看過「貓城記」，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依稀記得老舍乘飛機到了另一個星球上，看見那裏和地球一般，有山水、有城市、有國家、有二十世紀的文明，自然也有人類，不過，那些人類和地球上的略有分別——全是貓樣。

貓人分紅、黃、黑、棕、白數種，老舍降落在一個黃貓人的城市裏。這城市大概總有四五百萬人口，幾萬幢洋房和幾十萬輛汽車，商業和旅遊事業最爲發達，輕工業次之，重工業則付闕如；這城市也有政府機構設置，只是高級官員們全是白貓而非黃貓罷了。

貓城的人大都不很健康，特別是那些黃貓，他們染有一種吃「迷藥」的嗜好，吃下「迷藥」，精神頗好，當無「迷藥」可吃之時，便涕淚交流，像垂死的一般。在貓城，「迷藥」被列爲禁品，而且本地沒有出產，它之來，全靠外處走私入口。據老舍的估計，貓城年需「迷藥」六十噸，政府所能緝獲的，不過一噸而已。爲了這件事，老舍曾經指摘過，說他簡直不成比例，政府設立龐大的緝私隊，起碼要將緝獲的和漏網的數字調轉來才對頭，可是當局並沒有理睬他。

貓城的人極之崇洋，他們崇拜老舍，自不在話下，即對白貓，也崇拜的很，老舍親眼看見白貓踢黃貓的屁股，黃貓也安之若素，且不斷地叫「也是，也是，師爾，師爾」。但另一面，黃貓都非常憎厭自己的同胞，所以富欺窮、大吃小的事情很多。黃貓幫白貓辦事的，也以官自居，對待一班平民黃貓，官腔十足，動輒要人「通氣」、「磅水」，否則「抄牌」，或者說：「我告你，你阻差辦公！」可憐平民黃貓惟有照做，且要做得像樣，例如「磅水」吧，可別太少，更不可讓第三者看見，否則又會獲罪，被控「你賄賂公務人員」。

崇洋之外，貓城的人還崇拜金錢，或者說崇洋正是爲了金錢，也非常的恰當。有了錢，官府自然另眼看待，封上好幾個銜頭，什麼士呀士的，即算斗大的字識不了幾石，也會送上一個博士，這時當白貓辦事的黃貓也不敢隨便欺侮了，有時還要特別予以方便和巴結。至於錢是怎麼來的？絕對無人追問。所以貓城的人一見到錢，良心便跑到脊樑後去了。開賭、包娼、偷搶、貪污、欺詐、訛騙、拱抬物價，乘火打劫、炒股票、驅使妻女走國際路線、販賣黃色讀物、販賣「迷藥」，無一不是因錢而做，等而上之，有些送子女留學，希望將來做個什麼師呀師的，刮刮龍，也是從錢而做。及至壞事做夠了，錢也差不多了，良心似乎轉過正面來了，這些貓人才想到做些好事，自九牛的財富裏拔出一毛來，施賑啦，救災啦，但毛也不是白拔的，捐上五百大元，報紙就得代爲宣揚，登上尊容和大名，稱爲「善長仁翁」、「大善士」，否則的話，以後不會「慷慨解囊」了。

⋯⋯⋯⋯⋯⋯

貓城的人就是這麼一副德行，香港人很不喜歡貓，大概和老舍的「貓城記」有關，也許沒有想錯。不過，很遺憾的，香港人也因此學會用貓來罵人，而且很刻毒，很普遍，稍爲留心，幾乎隨時隨地都會聽到。

例如一個窮措大追求百萬富翁之女，那女的覺得不配，便會罵道：「睇吓你個貓樣，又唔照吓鏡，本小姐點會愛上你？」又例如百萬富翁希望嫁女給千萬富翁之子，在權衡財富之後，千萬富翁便會對人唱：「睇渠個貓樣，點同得我做親戚噃？」

香港人這樣罵人，又被人罵，看來豈不也是一個貓城乎？

希治閣與「奪命狂兇」

林巽

一個愛尋刺激性娛樂的朋友，自認搓麻將贏了錢，硬拉我們三個老朋友去看希治閣的「奪命狂兇」。電影散場，再去喝下午茶，那是茶樓人客最稀疏的時間，人人一杯啤酒在手，高談濶論，別有一番樂趣。

大家談起「奪命狂兇」，談起希治閣，希治閣今年七十五歲了，從他自己的電影看，他自己沒有老，但例有點老薑味道，但從今日電影風氣看，他是老了。

他不理會電影風氣變得怎麼樣，依然保持自己二十年來的一貫風格，好像希治閣對人說過一句這樣的話，他從來不看別人的電影，想來倒有幾分可能，即使他看了別人的電影，他顯然是不接受的。當然他難能可貴的就是出品不多。四十歲以上的人，不少是他的基本觀眾。英國人的保守，大可以從差

可看作偶然即興而已。」我說。

B君補充說：「希治閣的丑角多數用兩種人；一是笨頭笨腦的老太婆，一是脾氣古怪的姑婆型女秘書。」

多少分析希治閣電影技巧的人，稱他做緊張大師，那難免有一個錯覺，以爲希治閣是營造氣氛的高手，但別忘記他的營造氣氛，完全依靠失掉理性的人物來藉作觀眾心理上的脅迫力量。因此，所謂氣氛，不是光線、不是景物的不對稱，而是觀眾潛意識中對正面人物的安全感受到脅迫而感到無能爲力恐懼。

「奪命狂兇」可說是希治閣式老橋段的翻版，故事的脅迫力量，來自一名表面看來與正常人無異的心理變態狂人魯比。用領帶勒死女人。電影製造一個作替死鬼的李察，墮入魯比

只是一種心理魔術，一切危機都是從不可理喻的情況下製造出來的。「奪」片的情節構思，就只是制造兩個孤獨的人，一個眞正殺人犯，被人看成正常人；一個正常人，被人看成殺人犯。含寃的人專選擇最笨的方法來自投羅網，眞兇卻利用最聰明的方法來作掩飾。整個故事，就是眞兇與假兇的兩條「平行式蒙太奇」行動線條在演進。因此一切緊張的效果，就是眞兇一次又一次在正常人世界中殺了人，然後再作選擇被殺的新對象，觀眾眼看一個又一個人白白送死。假兇越做越錯，使觀眾處處替他緊張。當然，觀眾的注意力是有限度的，一幕緊張之後，必須利用愚笨的老主婦及姑婆型秘書，製造些小幽默，讓觀眾的注意力鬆弛一陣子，然後再來另一幕。不過希治閣也有一點固執得可愛的地方，就是不賣弄絕望主義，他的電影，惡人一定有惡報，同時也不將殺人不眨眼的傢伙當作正面人物處理。像阿倫狄龍的電影，在銀幕上到處爲非作歹，手段毒辣，但電影匠人則將他塑造成少年人的偶像那樣的可怕。至少在希治閣電影的正面人物中，沒有藉什麼復仇道理的嗜殺狂人。

賣弄娛樂噱頭的電影，道理可以不必說明，但是非必定分明，這是希治閣唯一可取的地方。

雖然如此，我們不能將希治閣的電影列爲純粹富娛樂性而內容健康的電影，賣弄最殘忍與最恐怖仍是希治閣多數電影必有一、二個高潮，那可說是希治閣電影筵席中的兩道主菜。「奪命狂兇」中，魯比兇性大發勒殺李察前妻的一場戲是一個高潮，那一場戲拍得很詳盡，害人者與受害者的強烈反應，極盡兇殘可怕。在貨車上，魯比如何在遇害者的屍體上，搜回證據，那一個高潮也拍得很恐怖而且很詳盡。這便是希治閣式主菜。其次，「像觸目驚心」，珍納李在浴室裏被殺，以及地窟中的死屍乾大特寫突然翻過臉來，其恐怖殘忍形象，大可以令人作嘔。「後窗」沒有恐怖鏡頭，但卻利用觀眾的想像，同樣收到恐怖的效果。希治閣寫一個人被殺，不是寫一個人如何被殺，而是構思一種殺人方法。殺人方法，就是他的所謂刺激性，設計越新奇越殘忍越好。這是他的電影特色。希治閣讓他的被害者陷入險境，他不重視原因，而是如何編織一段新奇的歷險過程，這是希治閣式的娛樂招數。

要是有人與希治閣打賭，不許他的電影出現心理變態者及政治謀殺者兩種人，不許利用死騙編織恐怖效果，恐怖希治閣要技窮了，其情形有如叫魔術家不要用道具來表演魔術一樣。所以說，希治閣不能算作藝術家，只配做魔術家。魔術不論千變萬化，基本精神，只是依靠掩眼手法，使人驚異而已。

只有兩種人。一是政治暗殺兇手，如「擒兇記」、「國防大秘密」、「奪魄驚魂」等；一是心理變態人物，如：「火車怪客」、「電話情殺案」、「蝴蝶夢」、「觸目驚心」、以及這部「奪命狂兇」等。雖然也有不用這兩種人物作脅迫力量的作品，如「含寃記」、「怪屍案」等少數作品，那只問道理，希治閣使李察逃亡只是爲了他的戲劇效果。當李察逃避警方追捕時忽然遇着一對朋友夫婦，竟然知道他有殺人狂的危險仍然收留他，後來又明知他含寃而不願作證，所持的理由只是赴巴黎要緊，你也不必問希治閣什麼理由？他這樣做全只爲了戲劇效果。希治閣的電影觀念，就是電影

老布險遭老赫命運

譯文

由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發回的機密電文表示，克里姆林宮的第一號頭目，布里兹涅夫已成功地解決了對他領導地位的一項挑戰。

他最近遭遇到和一九六四年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同一問題，當年，赫魯曉夫由於在農業方面的失敗，迫得只好以黃金向西方國家購買谷物。布里兹涅夫處理埃及問題的方法，也受到克里姆林宮同僚的指責。

現在，另一次情況慘重的農業欠收又逼使布里兹涅夫再度以黃金來購買谷物。由於急需谷物，布里兹涅夫遂被迫軟化他在中東及越南的立場。

蘇聯在亞洲部份的領土上本來還有些收成的指望，但是陰冷的雨水掃平了田園，管理的不當更加深了這一場災難。耕耘機器發生故障，也由於缺乏零件而無法修妥，潮濕的谷物由於缺乏烘乾設備而腐爛，谷物的運銷則由於缺乏貨車行駛阻滯不前。

至於中東方面，在莫斯科高級階層會議中，布里兹涅夫向尼克遜保證停止供應埃及正急需的武器，雙方也同意相互約束在中東的活動，並尋求解決以埃糾紛的辦法。

顯然這一切已使埃及總統沙達相信蘇聯將不可能支持他對以色列的攤牌舉動，他可能因此認爲，萬一他須與以色列達成協議，透過美國也許還可獲得較優厚的條件，總之，沙達跟着就下令蘇聯軍隊離開埃及。

此舉使布里兹涅夫和國防部長葛瑞契柯及烏克蘭黨魁君勒斯特之類的強硬派起了磨擦，據報導，他們認爲由於布里兹涅夫拒絕給予埃及充份的軍事支援，在反對美國轟炸並佈雷北越港口一事，未能採取強硬立場，業已削弱蘇聯在世界權勢鬪爭中的地位。

這份秘密電文報導，蘇聯權力最大的「政治局」中，至少有三位委員試圖促使「中央委員會」召集會議來檢討布里兹涅夫的政策，當年解除赫魯曉夫權力的，也正是這個機構，但是據這份秘密電文報導，布里兹涅夫阻止了這項會議，而獲得以繼續保持其領導地位，雖然如此，他的政敵並未就此完全消聲匿跡。（譯自日本時報）

育司署直接查詢。得到教育司署的覆函是：「……查目前該區經有足夠之官立及津貼小學，收容適齡學童。故對天台學校學位之需求，已日漸減少。惟本署對天台學校結束之問題，仍時加關注。」下欵是教育司衛寧（陳世彬代）（根據十一月二十四日香港時報）

十間天台學校結束，一萬多學童會進入官津學校，近百教職員因而失業，這件事對整個香港社會來說，只是一件小事，筆者不願誇張它對社會的影响，但它的眞正意義與所起的副作用，卻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香港過去是一個純粹經濟社會，關於教育、社會福利問題被重視，還是近年來出現新氣象的事，教育是爲經濟社會培養人才，社會福利是爲遭受困難的市民解決種種困難問題，而遭受困難者多是貧民。對於幫助貧民除了金錢的救濟外，還得配合良好有效的技巧。如輔助其就業，幫助及矯正其生活方式。主持社會福利工作的人要做到這些，做得有效力，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必先對此時此地貧窮家庭各種情況，有透徹的了解。

最了解本港貧民特殊情況的人，就是本港天台學校的教職員了。他們的了解，不是自己努力去了解，而是自己也是貧民的一份子。

筆者有一位朋友，在十多年前曾經在天台小學執教，他說當時月薪只有百五十元，而且兼作清潔工作，但覺得非常有意思。

一個資歷很好的教師，因爲他（或她）沒有對貧民特殊情況有夠足的了解，看到一個學童成績不好時，以爲這是一個資質頑劣的學生，對他厭惡，但天台教師則不同，他知道這孩子回家以後，當別的孩子在作功課時，在遊戲時，他正在做家務，替弟妹洗澡，因爲父母是街頭小販，或者是每天上班十多小時的傭僱。由於他們了解，因此對他的學生，便會想出種種有效的幫助方法。讓該學童維持學習的興趣，不致歧視或誤解。

天台學校不可忽視

至於副作用方面，徙置區的天台，如果沒有適當的利用，它會變成什麼地方？它可能成爲不良靑年阿飛聚賭的地方，或挾持女子去做非禮的地方，成爲犯罪的集會場所，有了天台學校，這些情形便可避免。

天台學校的結束雖然是小事，但這件小事的存在過去對本港貧民是有過貢獻的，將來如讓它存在，或改變方式，它一定會繼續有貢獻。筆者希望有關當局，對一切有益無害的事，應盡一切辦法保留；對一切有害無益的事，應盡一切辦法整治；對好些有益也有害的事，應嚴加管制，設法改善。無疑地港九天台學校聯會主席鍾創業呼籲安置天台學校問題，應不以小事而忽畧它。「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應是本港最佳辦事原則之一。

王屯

獨裁者貝隆與阿根廷

有人說一個大獨裁者的官癮，比一個吸毒道友的烟癮還要重。實際上，吸毒的道友如有決心，在一年半載中也許可能戒掉，重新做人；但一個搞慣了政治的人，因迷於權位，非搞到死不肯罷休。前阿根廷大獨裁者貝隆，曾經流亡海外達十七年之久，且其年高達七十七歲，將就木焉；卻仍未能冲淡他那種「還我總統來」的雅興。這位野心勃勃的南美大獨裁者，最近已捲土重來，企圖參加阿根廷明年三月的總統選舉，將使該國從此多事。誠如詩人小說家保格斯，聯同一批律師、商人及知識分子們，對貝隆的斥責說：「這獨裁者的回來，使國家陷於黑暗！」

究竟貝隆是怎樣的一個人？這裏不妨先談他的歷史。

貝隆崛起得力於納粹

貝隆是一八九五年，出生於阿根廷，父親是個著名的地質學家，他幼時愛好技藝，對於擊劍頗有心得。一九二九年在阿國參謀部任上尉軍職，便開始研究戰術，並獲德國威廉福普爾將軍的賞識。由於一九一一年，德國參謀部即派福普爾赴南美洲，擔任阿根廷總統的顧問，說服接受德國的援助，策動爆發內戰。一九三三年，指揮學生向阿國前總統烏里臭諾奪取政權，從而開始創造南美軍事獨裁化。因此，福普爾成為阿根廷的功臣，喧賓奪主。而貝隆當時得到他的提拔，扶搖直上，出任了阿國陸軍部次長，兼最高戰爭大學的軍事史及戰略教官等要職。

一九三六年貝隆在福普爾支持下，出任了駐智利外交參贊，從事第五縱隊的地下工作，曾將英、美及智利的軍事秘密報告德國情報員，智利當局查悉後，便把貝隆驅逐出境。但他後來發覺用七萬披索買來的情報是偽造的，上了大當！幸而未受德國處罰；並於一九三九年親到德國軍隊中服務，在歐洲兩年，曾經隨希特勒的納粹軍進入巴黎；更在德國支援下，返回阿根廷實行奪權運動，奠定南美洲阿根廷的納粹制度。他這時的官階是上校，但已喪偶十年，心靈空虛，於是邂逅了一個寡婦的孤女，名叫馬利亞，以播音唱戲為生；其時芳齡十九歲

一九四一年，貝隆從德國返回阿根廷，首先組織了秘密社團「GOU」（聯合軍官團），擁有中、上校及少將軍官共五十六人，打入了政府內，趕走了一般不附和納粹的政客。當他奪權成功之初，還故意推出拉米雷茲將軍擔任臨時政府的傀儡主席達九個月。後來發覺拉米雷茲有抓實權的跡象時，貝隆便挺起胸脯對他說：「這是聯合軍官團的政府，我就是聯合軍官團的首領！」

一九四四年當納粹失敗，阿根廷政府宣佈和納粹斷絕外交關係時，貝隆極力表示反對，他曾憤然闖進外交部，拔出自己的指揮刀將外長伯特趕出了內閣。後來看到美國大西洋艦隊迫近了，無可奈何，而不得不同意與德絕交。其時拉米雷茲將東山再起，決定把聯合軍官團排除去，下令陸軍部長法萊爾跟貝隆一起辭職。貝隆則對那送命令的人說：「你回去告訴那老傢伙，我活着一天，他們就不能趕我出去！」當晚就被貝隆手下六個軍官進入拉米雷茲的書房，以手槍強迫他簽字，把政權交給貝隆部下法萊爾將軍，他自己便做了阿根廷的獨裁者，一九四六年二月當選為阿根廷總統，他此後一貫的作風是效法法西斯的政策；且一度盛傳納粹魔王希特勒可能乘潛艇逃至阿根廷。儘管這是傳說，但戰後阿國境內潛藏着二千名重要的納粹黨員，卻是事實。

貝隆的獨裁政權到底對阿根廷有什麼貢獻呢？其實毫無政績可言。大家都知道：阿根廷位於南美洲的南端，面積二百七十九萬三千方公里，為南美第二大國（僅次於巴西），人民約二千萬左右。西部是安達斯山地，峯巒峻拔，地勢最高。北部是拉巴拉他平原，中部則為巴姆巴斯平原，土質肥沃，農牧都很繁盛，產品以小麥、玉蜀黍、亞麻仁、及牛、羊為主。南部為巴斯哥尼亞高地，農牧亦盛。西部山地，則盛產葡萄、甘蔗、柑橘等果品。其工業有：肉類、乳酪的製造最盛，棉油、製粉、製糖等次之。交通發達，鐵路長達四萬一千五百餘公里，航海也甚便捷，居民以西班牙人的子孫為主，其次是義大利人。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為南美第一大都會，市內街道整齊，市民的生活很奢華，向有「南半球的巴黎」之稱。

換言之，阿根廷原是一個出產豐富之國。一九四六年貝隆上台後首先頒佈了一份五年計劃：㈠農業機械化，以求增加農產。㈡由政府包辦農產品出口，以所得利潤來提高燃料和電力生產。㈢改良運輸。㈣由外國購入原料和機器。這計劃如誠意推行，當可實現國家經濟進步。由於戰前阿根廷的牛肉、植物油、小麥等出口佔全球第一，羊肉出口第二，羊毛出口第三。所存的外滙共達十七億美元。國內的輕工業，由一九三五年起大見發達，製造食品、織造品、皮革、玻璃及其他消費品。自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一年，工廠由四萬間增至五萬八千間。

但是到了一九五〇年後，阿國的外滙似已空了，五年計劃的目標也一項沒有實現。原有的機器逐漸破舊，以前是世界第一位牛肉和穀類出口的國家，五年後則被規定：每星期兩天不準吃肉，白麵包亦早絕迹。一九〇八年就已開墾的土地約四千七百萬英畝，後來僅存四千英畝了。談到工業，則電力實行配給，失業人數，陸續增至五萬餘人；生活比一九四四年前高了六倍。貝隆政府只有乞靈於印刷機，多印鈔票，來抵當一切。為博取工人的擁護，便實行提高工資，可是錢幣的購買力則大跌。一九四三年市面流通的鈔票為二十億披索，到一九五三

工資表面上增加了，卻仍敵不過通貨膨脹的影響；尤其更壞的是，戰前阿根廷的出超現象，貝隆任內則變成五千萬美元的入超。

貝隆政權的無能與腐敗是不可否認的，外滙於購買軍火的時候流入貪官汚吏的荷包，農村人民在通貨膨脹之下，紛紛湧入城市裏。貝隆的應付辦法只用隔靴抓癢的工業化政策，而不敢涉及大地主的地益。他的小舅子（首任太太之弟）經常大開宴會，自命爲世界上最富的獨身漢。第二任太太馬利亞從前的梨園同伴，也分沾各種專賣權，例如中國茶葉，便由女優摩里羅包辦進口。

貝隆倒台被逐的經過

提起貝隆的第二任太太馬利亞，雖是出身貧窮之家，但自嫁貝隆之後，則學到丈夫的作風而成爲阿國的名女人。據「紐約前鋒論壇報」較早時報導：貝隆夫婦曾分別掌握阿國——一方面利用「聯合軍官團」控制着陸軍的軍權；由他太太掌握了社會救濟基金會」、「勞工總會」及「貝隆夫人基金會」等三大機構，擁有一百五十萬勞工，而貝隆對這個龐大勞工的手段，又恰與共黨的工會組織殊無二致。因之，貝隆勢力便逐漸伸展至其他南美國家；並收買各國內的勞工領袖，而進一步地製造南美各地罷工運動的導火線。

另一方面，貝隆更與國內的共黨分子狼狽爲奸，凡貝隆政府遭遇到任何困難時，阿根廷共黨頭子普萊茲，就馬上出面替這獨裁者辯護。同時，貝隆又利用共黨滲入教育界，拉攏青年學生，足見貝隆是一個論目的而不擇手段的野心家。因此，各大學裏擁護貝隆的學生，教授們不致不予以及格；法院法官於判案前，必須向各警局請示：凡擁護貝隆的人便大事化小，否則處以重刑！甚至連婦女們咒罵物價高漲的，也都不免被貝隆的爪牙所逮捕。

一九五五年五月，當阿根廷天主教徒與貝隆政府發生衝突時，他便是利用共產黨與工會力量來對付他們的。但由於貝隆加緊迫害人民，而阿根廷卻是一個天主教國家，百分之九十居民爲天主教徒，因此，勢力強大的教會與信徒起來反抗貝隆的獨裁政權，從而引起了軒然大波；同年八月十九日，貝隆終於被革命軍所推倒；並且加以放逐至多明尼加，隨後又輾轉到了西班牙的馬德里，先後渡過十七年的流亡生活。

所謂革命軍，包括阿根廷的陸海空三軍領袖，如陸軍將領羅納廸（前任臨時總統）、阿藍布魯（前任總統，兩年前曾被貝隆分子綁架謀殺）、海軍將領卡爾特朗及拉爾，空軍將領費華朗等，在西部的「革命策源地」發動革命，一舉推翻了大獨裁者貝隆政權，成立了臨時革命軍政府，首推羅納廸爲總統；並由臨時政府簽了一張護照，即將貝隆放逐到國外。這位獨裁者離開阿根廷，然其手下的雞鳴狗盜之輩，依然潛滋暗長。在貝隆倒台不久，查出貝隆分子又鑽進了新政府裏去，於是柯林勃領導陸軍在同年十月廿四日，再度發動革命，爲了清除貝隆分子，迫使羅納廸下野，由阿藍布魯繼任總統。

儘管阿藍布魯精明強幹，他一上台即着手整肅貝隆分子，可是促成國內共黨與工會團體則更加緊勾結，乘機竊發。例如：一九五六年六月的一次大騷亂，便是貝隆派與共黨攜手合作的表現，幸而阿藍布魯出身軍人，且在陸軍中頗有勢力，曾施行大刀濶斧的手段，處決了一批貝隆派領袖人物，始告控制局勢；卻亦因此而與貝隆派結下了血海深仇！一九五八年二月廿三日的一次大選中，佛朗廸茲當選爲阿根廷總統後不久，則發生了一連串的大罷工潮，也是貝隆分子與共黨的「傑作」。其中最顯著的是在曼都蘇省十三萬五千人的三天大罷工，令到油田工作及火車交通，都陷於癱瘓狀態！因而引起了同年六月十九日的小型海軍叛亂；加上貝隆派的推波助瀾，鬧得全國雞犬不寧！

佛朗廸茲總統爲了鎮壓那次的事件，曾經方寸大亂，一面要設法制止罷工運動，一面則下令大捕海軍叛將——包括着參加推翻貝隆的海軍少將拉爾及卡爾特朗等人。這一來，更助長了國內工會與共黨的氣燄，而增加軍方與政府間的摩擦。尤其是當時流亡在多明尼加的貝隆，更公開發表一份條約的攝影副本，指出佛朗廸茲之所以當選總統是由貝隆分子支持的成果，他答允競選成功則讓貝隆派入閣的。此一爆炸性的驚人內幕揭發後，有如火上加油！陸軍便對總統進行攤牌——向佛朗廸茲發出最後通牒，提出四大條件，要求他接受，否則表示難免兵戎相見！幸好佛朗迪茲處理有方，以渡過危機。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晚上，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內，曾發生炸彈爆炸多次，並謠傳貝隆分子發動的政變迫在眉急！而通入首都的南方鐵路亦遭炸毀，火車交通即被切斷，情勢一度非常緊張，使佛朗迪茲的政府搖搖欲墜！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卅日的一天當中，阿根廷曾分別發生兩處武裝革命：一處在首都西北一百七十五哩的沙里奧城，由一個「貝隆派極權顚覆組織」所領導，經過四小時激戰始擊敗叛徒。另一處則發生於北部的薩爾塔省，也由貝隆派領導進行襲擊。

一九五二年三月的一次大選，貝隆派在國會及各州的選舉中，曾以傳遍的勝利擊倒了佛朗迪茲政黨，從而在政治優勢的情況下企圖掩護貝隆東山復起。當時爲貝隆派在全國六十二個工會團體及共黨的大力支持，曾在十個州中獲致全勝。如果當時不是陸、海、空三軍首長，迅速要求政府干預，而把那次選舉宣佈無效，並劍及履及地採取了軍事行動，則貝隆派與共黨早已奪得了政權；而流亡於馬德里的貝隆，也早就凱旋布宜諾斯艾利斯了。以是陸軍趕快接管了佛朗迪茲政府，實行軍事統治；隨後將總統職務交由最高法院院長基多代理，實則仍爲陸軍所控制，使貝隆分子無可施其技。

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九日，前總統阿藍布魯突告失踪，而自稱貝隆派的秘密組織，則公開承認綁架阿藍布魯，並指斥這位前總統自一九五一年起反對貝隆政府。一九五六年曾處決七名貝隆派領袖，表示將他殺死。因而引起軍方對政府不滿，同年六月七日發動政變，強迫憲法總統安根尼亞下台，由利文斯頓少將繼任。六月十九日再度政變、則由三軍組織軍政府。貝隆以國內動盪不安，乃於今夏返國，企圖參加明年三月的大選。不管他能否東山再起？而阿根廷今後的亂事更多，等着瞧吧！

胡養之

何香凝於今年九月一日在北京病故，終年九十五歲。中共在九月五日舉行追悼會，九月六日下午葬於南京東郊廖仲愷墓地。在追悼會上和落葬時，凡是沒有死亡或被整肅的中共「民主黨派」頭頭，又在北平和南京出現了。這是「文革」以來附庸黨派頭頭出現得最多和最整齊的一次。這顯然是共黨有意的安排，用以表示統戰工作仍在抓緊，附庸黨派也仍舊存在。

它的全部名單是這樣：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

常務委員：甘祠森　盧　漢　朱蘊山　劉仲容　劉　斐　吳茂蓀　陳此生　侯鏡如　許聞天　錢昌照

中央委員：王葆眞　李平衡　李俊龍　李　蒸　陳　離　焦實齋　計雨亭　武新宇　廖運澤

「民主同盟」（簡稱「民盟」）

副主席：史　良　胡愈之　鄧初民

委員：童第周　陳中凡　范存忠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

副主任委員：胡厥文　胡子昂

常務委員：劉國鈞　沙千里　張敬禮　羅叔章　榮毅仁　黃長水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

副主席：周建人（代主席）　楊東蓴

常務委員：吳貽芳　趙樸初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

主席團主席：季　方

中央委員：劉樹勛

「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

常務委員：黃鼎臣

「九三學社」

主席：許德珩

副主席：周培源　茅以昇　嚴濟慈

委員：陳鶴琴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

理事：田富達

沒落中的中

中共「民主黨派」人事現況

根據上述名單，可作下列分析。

「民革」主席為何香凝，副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的「四屆全國代表大會」中選出了六個：程潛、蔡廷鍇、張治中、熊克武、鄧寶珊、陳紹寬，已先後死亡。何香凝的主席是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補選出來的。「常務委員」原有二十五人，這次出現者有十人，死亡者有十一人，所以有四人沒有出現。委員原有一〇九名，這次出現者九人，連同兼任常委者十人，共計出現了十九人，死亡者計有二十四人，所以沒有出現者達六十六人之多。

「民革」出現之十九人，其中任中共人代會常委者有三人，任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者有三人，在江蘇省政協負責人中有二人，其餘十一人均未透露職位。投共叛將傅作義、曾澤生、董必武均以政協常委身份出現，程思遠以「知名人士」身份出現，此四人均不是「民革」的成員。

「民盟」主席楊明軒病故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廿二日，未見有新人繼任。「副主席」原有八人，除馬敍倫已故外，這次出現了三人：史良、胡愈之、鄧初民，其餘四人包括吳晗在內均已被清算鬬爭而遭到整肅。

「委員」原有一四一名，這次只出現了三人：沙千里、陳中凡、童第周。固然，死亡者不少，但大多數被清算鬬爭，其中也有少數是跨黨的，如周建人（「民促」）、季方（農工民主黨）、沙千里（「民建」）等。

「民盟」成員大多為高級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中，大多數遭清算鬬爭的命運。

「民建」的「主任委員」李燭塵已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七日病故，未產生新的「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原有八人，死了五人，這次出現了二人：胡厥文、胡子昂。其餘一人郭棣現在廣州。

「常務委員」原有四四人，這次出現的只有六人：劉國鈞（「江蘇省主委」）、沙千里、張敬禮、羅叔章、榮毅仁、黃長水。除少數死亡者外，遭清算鬬爭者也不少。

「民促」在主席馬敍倫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病故後，即由「副主席」周建人代理。周建人在共黨九大當選中共候補中委。看來突然，實際不足為怪。第一，他加入共黨已久，可能在抗戰時已由許廣平（魯迅妻，已故）介紹加入共黨，或者還要早一些，至遲也不會在上海陷共之後。他的「民主黨派」頭子身份本來是用來作幌子的。第二，他之當選，是毛澤東安排所謂從事文化科學工作的共產黨員入選的，李四光（已故）、「候補中委」，錢學森「中委」，均是此種身份。第三，他之當選共黨中委，係毛澤東用以表示「民主黨派」頭頭被改造好的一個典型。在當前附庸黨派頭頭和成員中，周建人是職位最高也是沒有遭到清算鬬爭而身兼中央和地方的重要職務。在中共政權中央，他是人代會常委會副委員長，在地方，他是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他經常在北平，常在公開場合露面。

「副主席」原有四人：除周建人外，這次還出現了楊東蓴。王紹鏊和許廣平先後死亡，車向忱情況不明。

「常務委員」出現了吳貽芳，她目前是「民促」的江蘇省委會主任委員。另外出現的趙樸初，值得注意，他本是「中日友好協會」的副會長，在「文革」前是中共對日工作最得力的幹部，甚為活躍。在「文革」中已被鬬垮，這次出現，已被「解放」，可能將重新起用，加強對日工作。

「委員」出現者除上述四人外，只有陳禮節一人。原有委員七十二人，候補委員二十九人，合計一百零一人，只出現了五個人。

「農工民主黨」的主席團主席季方這次出現甚為尋常，因為他目前是被中共在若干接待外賓的場合中，作為裝飾品的。「主席團」委員原有八人，除出現了劉樹勛、王人旋已病故外，有六人情況不明。

七人，合計六十一人，除季方和劉樹勛外，已知死亡者有四人，有五十五人情況不明。

「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已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日病故。這次出現了「常務委員」黃鼎臣。「委員」包括「常務委員」在內原有三十四人，但目前只有黃鼎臣一人出現。該黨重要人員如陳其尤（主席）、嚴希純（「副秘書長」兼「北京市委」主委）、官文森（「副主席」）均先後病故。碩果僅存者黃鼎臣。他本兼「組織部長」和「福建省委主委」，可能是該黨目前唯一負責人。

「九三學社」主席許德珩這次以「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身份出現。

「副主席」原有六人，除梁希和涂長望已病故外，周培源、茅以升和嚴濟慈均出現。潘菽這次雖未出現，但目前經常在接待外賓場合中出現。此四人中，以周培源目前政治情況最好。他是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外交學會副會長。目前凡是來大陸訪問的文化、教育、科技外賓，接待人員中大多數有周培源。嚴濟慈現任中共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茅以升現任中共土木工程學會的理事長。

「委員」原有八十七人，加上候補委員四人，合計九十一人，除上述四人外，只有陳鶴琴一人在何香凝落葬時出現，陳鶴琴是「九三學社」南京市分社主任委員。

「台盟」只有理事田富達一人出現，「主席」謝雪紅、「副主席」李純青、「秘書長」徐萌山和其他主要負責人均已先後被清算鬬爭。

「民主黨派」之存在問題

從上列人事的簡單分析，對於當前「民主黨派」的處境以及中共利用附庸黨派的方法與目的，就可以通過綜合分析，歸納為下列幾點：

第一，「民主黨派」的利用價值愈來愈低，但是現階段仍有其一定的作用，儘管作用不大，但還是要使它們繼續存在。在大陸初陷時，共黨將各階層、各行業的領導人物，或具有領導作用的人，加以籠絡，使之完全在控制之中，在社會各階層中找

這是各種人民團體和附庸黨派的主要任務，特別是附庸黨派的對象是偏重政治性的人物，更為重要。

凡具有獨立性格的政黨，在中共赤化大陸之後，都作為反動黨派而不允許其存在的。那些允許存在的黨派，在共黨進行全面叛亂時期，早已接受共黨的經費而只是共黨的外圍機構。

主黨派「

何雨文

根本就是共黨組織的，它們披上民主黨派的外衣，隱藏身份，替共黨工作。在大陸失陷後，它們雖然以黨派名義活動，但是先後宣佈沒有獨立的政綱、政策，並且不能自由發展本身的組織，失去了「政治自由」和「組織獨立」，按照正常的黨派定義，它們根本不是黨派，

「民主黨派」共有八個，都參加了政協，都依照共黨指定的工作範圍，擔任指定任務。它們的分工是按對象劃分的，任務是一致的，即是對指定對象進行控制、鬬爭和改造。

「民革」的工作：控制、改造原來國民黨員及其有關人士。

「民盟」的工作：控制、改造知識分子。

「民建」的工作：對工商業家的控制、改造。

「民促」的工作：對知識分子中的教育工作者的控制、改造。

「農工黨」的工作：對醫藥衛生界的控制、改造。

「致公黨」的工作：對華僑、歸僑、僑眷等的控制、改造。

「九三學社」的工作：對科學文教工作等的中上層分子的控制、改造。

「台盟」的工作：主要是集結內地與海外台籍人士，對台灣進行統戰活動。

目前由於對象的重要性已有變化，知識分子重要性高於政治人物，有些工作如策動台灣叛亂活動

改造知識分子等，所以共黨對附庸黨派的重視程度與利用方法與早期不同，但仍有其一定的利用價值，故予繼續存在。

第二，「民主黨派」雖然存在，但它們的本身已在逐漸趨於自然淘汰之中。一九六六年九月廿四日北平「紅衛兵」對八個附庸黨派，發出最後通牒，限令這些黨派自廿五日午夜起計的七十二小時內解散。日本朝日新聞派駐北平記者報導：「民盟」和「民革」均在二十五日分別在各自黨部門前，張貼通告，表示遵照「紅衛兵」指示辦理。此事中共「新華社」和所有報刊，均未有提及。駐大陸的外國記者也沒有作進一步報導。看來只是一種威脅，這些附庸黨派，在此期間不許有任何活動和言論。毛澤東迄至目前尚未有解散附庸黨派的意思，只是停止其活動。因此，附庸黨派頭子就陸續地在若干場合出現，充點綴品，表示統戰政策未消失。

由於附庸黨派是不允許發展組織的，所以參加的成員限制在初成立的一個階段之內。附庸黨派在一九五八年以後，即未舉行過全國性的會議，人事早已凍結，活動也早已停頓。因為沒有新陳代謝的作用，所以頭頭死了無法補選。例如何香凝死了，因為六個副主席先後死亡，誰是接替何香凝者，就沒有人了。「民盟」、「民建」、「致公黨」自楊明軒（一九六七年八月）、李燭塵（一九六八年十月）、陳其尤（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死後，均無法產生新主席。附庸黨派在沒有新人接替情況下，再等幾年，就自然地消滅了。

第三，政協與共黨統戰工作在現階段仍有其一定作用。中共四屆全國人代會的召開遙遙無期，中共政權的體制未變，在政治策略上，中共仍有推行統戰工作的必要，所以「政協」仍要存在，當然活動早已停止。「政協」既然繼續存在，則作為政協的主要構成分子的「民主黨派」也就存在了。

中共政協儘管存在，但沒有實際活動。共黨統戰部和統戰工作雖然照常，但共黨的統戰工作已有了質的變化。目前已經以「革命統一戰線」代替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統戰對象改變了，統戰工作也就改變了方向。

對王浩「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的分析和深入探討【中】

「牛郎織女」這個古老的神話，之所以比其他中國神話流傳得更加廣泛，變成一個無人不曉的故事，就是因爲牛郎織女的遭遇獲得廣大人民的同情。可是現在，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卻有着數不盡的現代的牛郎織女，他們被千千萬萬道「黨爲」的銀河所隔開，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一年才有一次探親的假期，一年一度見一次面。難道這是合理的正常的？難道這是可以拿「工作需要」作爲幌子而獲得原諒的事情嗎？爲什麼這麼多「回國觀光」的知識分子不置一詞，不說一句譴責的話？

假如說，爲了國家的富強，人民應該做出這樣的犧牲，犧牲他們的家庭生活，犧牲自己的青春。那麼爲什麼身爲共產黨員的中級以上官員，就不能必作出同樣的犧牲呢？爲什麼中共允許處級（中級）以上幹部，享有把老婆拴在褲帶上的特權？無論調到那裏都可以把老婆帶去呢？

根源在於沒有遷徙自由

跟家庭拆散有十分密切聯繫的問題就是「遷徙自由」的問題。也許有一些人以爲，那些分居兩地的夫妻，只是爲了捨不得放棄那份薪金，捨不得放棄工作，以至被迫分離。事實卻是許多做妻子的願放棄工作和薪金回到丈夫的身邊也不行。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七億中國人民，已經被中共當局剝奪了遷徙自由的基本權利。

中共奪取政權的初期，無論一九四九年政治協商會決議，或者是一九五四年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都明文規定人民享有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出版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當然也享有遷徙自由。上述各種自由儘管全是空言，但遷徙自由最初還受到尊重。五十年代末「大躍進」期間，一般人民還可以享有遷移戶籍的權利。可是一踏入六十年代，工業下馬，城市人口過剩大規模的「下放運動」開始了，城市壓縮人口辦公室成立了。中國人民的遷徙自由被剝奪了。這時，不但不可以從農村遷移戶口上城市，即使從這個城市搬去那個城市也不行。

誰都知道在糧食配給、棉布配給、所有副食品和日用品都按戶籍配給的情況下，沒有戶籍是不能活下去的。即使你有錢購買黑市糧食可以活下去，但沒有戶籍的本身就是犯法。公安部門隨時可以採取行動，把睡在丈夫身邊而沒有戶口的妻子抓起來，押送回她戶籍所在地去。試問千千萬萬對被拆散了的夫妻，除了像牛郎織女那樣，利用一年一度的探親假期聚首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些在海外熱烈歌頌「社會主義祖國」生活方式的人啊！如果你們不是昧著良心說話，要是有一天，你和你的妻子兒女被迫拆散，各居一方，申請調職等待十年八年都毫無結果，你們能夠容忍嗎？你們會認爲這是應該作出的犧牲嗎？

即使你們眞的「回歸」到中共的懷抱，也許你們本身不必受這樣的痛苦。因爲現在你們「回國參觀」已享有一定的特權，你們回去之後也會受到一定的照顧。但是假如你們眞的有一天回大陸工作生活，你必定會發現，在你們的周圍，在你們的同事中，在你們的鄰居中，數不盡的家庭正在上演夫妻拆離，兒女四散的悲劇。而愈年青，愈沒有名譽地位的夫婦，也就愈沒有被照顧共同在一塊生活的機會。這絕不是什麼前人種樹後人吃菓的問題，絕不是什麼爲了子孫的幸福作出犧牲的問題。而是因爲中共藉各種漂亮的口號，剝奪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最基本的權利、和最基本的人格尊嚴的問題。

我是一個過來人，我曾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生活了十八個年頭，我也曾在香港和其他殖民地生活過。我從來沒有見到什麼國家或者地區的人民，像我們居留於大陸的同胞那樣，享有的權利這麼少，而肩負的義務卻那麼多，我也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一個政權，（包括殖民地政府）像中共政權那樣專橫，那樣漠視人民的痛苦。

廣大青少年被剝奪受教育的權利

王浩先生談完了「夫妻離異」的問題，筆鋒一轉，便談到中共的教育問題，其中有兩段話甚值得注意。他說：

「此外我看到有些知識分子的子女，程度很好，但是沒有能力上大學。」

又說：「同時有關上大學不考書本知識這一點，現在也在重新討論，而且有的大學（像廣州市中山大學）已在不同形式下重加了這種考試。」

關於第一個問題，王浩先生只點到爲止，不敢作深入的探討，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知識分子的子女倘若由於無心向學，程度低，無法升上大學，那倒不足爲奇。狀元父親不一定就能生出狀元兒子，奇怪的卻是這些「知識分子的子女，程度很好，」但是也一樣「沒有能力上大學」。是不是知識分子生活貧困沒有能力供子女讀大學呢？不是。因爲在大陸唸大學全部都是公費的。那麼這些「程度很好」的知識分子子女爲什麼無法唸大學呢？

一句話，就是他們被剝奪了升上大學的權利。被中共當局剝奪了「受教育的神聖權利」。

「解放」初期，中共搞了一個「助學金」制度，幫助貧苦家庭的子弟讀書，培養工、農、兵學生。但當時並未因此而剝奪非工農兵子弟接受教育的權利。沒想到一九五七年那場「反右」運動，影響竟然如此深遠。不但當時有一大

堆知識分子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而且導至中共提出「貫徹階級路線」、「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口號。爲了大力培養工農子弟，便剝奪了「黑五類」子弟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全國高等院校統一招生，再也不是憑考取成績取錄新生，而是單純根據「家庭出身」和「政治鑑定」錄取新生。出生於地、富、反、壞、右五類家庭的人，即使考試每一科都得一分，也不能取錄。反之家庭成分好，政治鑑定好的考生，即使成績再差也一樣取錄。

自此中共當局也就墮入了「唯成份論」的泥坑，而且愈陷愈深。

五八年至六六年間，「黑五類子弟」雖然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但其他剝削階級（例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海外僑商）的子弟，以及非工農兵子弟（例如自由職業者，小販，城市貧民，知識分子等家庭的子弟），仍然能夠享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這兩類人在大學裏所佔的比例也達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餘百分之五十五當然是工、農、軍、幹、烈屬的「紅五類」子弟了。

「文革」運動開展後，剝奪接受大學教育權利的人的範疇，更加擴大了。連許多大學教授、講師的子女，也不准上大學了。舊的招生制度，考取制度也統統取銷了。這一來基層革委會便操縱着學子們的生殺權，喜歡保送誰去讀大學，便保送誰去。喜歡叫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學再教育，誰也得乖乖「上山下鄉」，到遙遠的邊疆去。知識分子的子女程度雖高，但總逃不脫「上山下鄉」的命運。

王浩先生回大陸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星期，但還是發現了不少問題。王浩先生雖然不敢深入分析，但他至少也沒有歌頌中共的「上山下鄉」政策，可見他並未完全埋沒知識分子的良心。

廣大的出身於各階層的青少年，被當局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可以說是中國近十年來最大的悲劇之一。這也就是中共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技術，遠遠落在世界水準後面的主要原因之一。

封建時代教育水準雖然低，文盲遍地皆是，但各宗族似乎都有一種獎掖讀書的制度。聰明好學並有一定成績的貧家子弟，往往可以從祖田祖產中得到援助，繼續升學。在資本主義社會甚至是殖民地，也有各種獎學制度，幫助學業成績好的清貧子弟得到升學的機會。中共卻恰恰相反，程度好成績高的學生，不但得不到應有的獎勵，反而被剝奪了繼續升學，繼續受教育的權利。至於那些成績差，無心向學的人，往往因爲出身於工農兵，而被硬拉進大學來培養。如此辦教育，除了用「倒行逆施」來形容之外，我們實在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詞了。

須知牛頓、愛恩斯坦這類偉大的天才，以至次一等的天才，在全人類中可能幾十年才出現一個，甚至幾個世紀才出現一個。他們既有可能出生於貧窮之家，也有可能出生於富貴之家。可是在中共目前這種教育政策底下，假如他們出生於約佔全大陸人口百分之四十的非「紅五類」家庭。小學畢業不准升初中，初中畢業不准升高中，高中畢業不准升大學，那麼即使是「天才的天才」也注定要被埋沒了。

中共現行的教育政策，實在是人類教育史上最冷酷，最不合理，最反自然，最反動的教育政策了。

廣州中山大學爲什麼考慮恢復考試制度呢？毫無疑問是爲了中共倒行逆施的教育政策在實踐中行不通。大專院校的學生質量愈來愈不像樣，技術幹部荒也愈來愈嚴重。如果不及時回頭，拋棄死硬的政治偏見，正視現實，這種教育政策必定給中國人民帶來，比「大躍進」、比「文化大革命」更大的禍害。中國的科學技術也必定被先進工業國家，遠遠拋在後頭，永遠無法迎頭趕上去。

中共爲什麼沒有青年學術人才

王浩先生在他的「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一文中，也接觸了「青年學者」的問題。他說：「在北京看到許多長久沒有見面的老師和同學，一方面非常興奮，一方面難免要想到何以沒有碰到很多年輕一些的學術人才，是不是解放以後學術方面出得人太少呢，後來發現這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同去的人所認識的人都是年齡較大的，第二是年紀輕的人較多分派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第三是由於注重理論配合實踐在純理論方面的工作較少，年輕人的名字在國外不大有機會聽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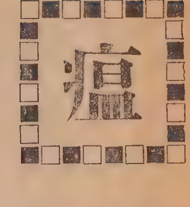
王浩先生不愧是一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學者。「回國參觀」的時日雖然不多，但卻注意到「何以沒有碰到很多年輕一些的學術人才？」這個問題很重要，目前中共各科技部門的專家，和著名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例如馮友蘭、錢學森、錢偉長、費考通、華羅庚等，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家了。儘管中共的宣傳機器每次提到他們，都必定加上「老當益壯，精神奕奕」之類形容詞，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以爲這批學者必定像「林副主席」那樣「永遠健康」、「長命百歲」。但他們終究有一天是會死掉的。他們逝世之後由誰來接班呢？由誰肩負起「科技研究」工作呢？別說王浩先生心中無數，我們心中無數。中共當局也心中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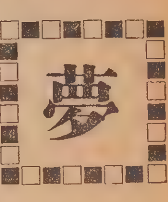
在政治上周恩來還可以舉出一個姚文元來作爲「年輕人」的代表，但在科技學術上，恐怕連一個可充任「年輕人」代表的人物也找不出來。這實在是中國青年的莫大不幸。

五十年代初期，在一羣開明的知識分子的帶動下，還呈現出一些學術氣氛，也着手培養了一些青年作家和青年科學工作者。可是隨着中共教育政策的轉變，五七年後積極培養青年的風氣也蕩然無存了。中共領袖也像中國歷代統治者一樣，極盡壓制青年一代爲能事。絕對不准青年人爬頭，每一個冒頭出來的青年，都必定被中共的大棒子政策打下十八層地獄。

中共當局雖然高叫「又紅又專」，但在實際做法上卻把「紅」與「專」對立起來。並利用「政治掛帥」的口號，把專業知識貶斥至一錢不値的地位。而那些對專業知識感到濃厚興趣的青年，卻往往被戴上「先專後紅」、「走白專道路」、「業務掛帥」等等政治帽子，輕者受批判，重者遭整肅，試問在這種風氣下，誰又願冒險去鑽研學問？

待旦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秦啓榮接過護照，說道：「你們兩人既然有護照，自然不是逃官，也不是漢奸。」

郭洪濤陪笑說道：「還是主任明白，一語破的，我們眞是逃官、漢奸，敢到主任這裏來混嗎？簡直是不要頭哩！」

郭子化也說道：「主任精明強幹誰不知道，我們兩人眞的有毛病，怎麽也不敢來見主任，同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秦啓榮擺手道：「你們兩人好話別說完，留幾句回頭再說，現在我要問清楚，你們到山東來幹什麽？」

郭洪濤說道：「我們已經說過，追隨主任抗日。」

秦啓榮說道：「你們這個見意究竟是你們個人的意思，還是朱總司令的意見。」

兩人對望一眼，都不敢輕易答覆，曉得無論怎樣答都有下文，仔細想一想，還是說受命而來危險性比較小，否則秦啓榮一變臉又說是逃官怎麽辦！想到這裏，郭洪濤只好硬着頭皮說道：「是朱總司令派我們來的。」

秦啓榮說道：「我剛才已經同你們兩人說過，朱總司令作戰地區不在山東，他怎麽隨便派你們兩人到這裏工作。」

郭洪濤說道：「朱總司令並無別意，實在是想要我們來向主任學習一點本領。」

秦啓榮大笑道：「太客氣了，我要向你們學習，恐怕你們還不肯收我這個學生哩，現在閒話少說，我本意是想留兩位在此工作，不過，可惜局面太小，眞的不能屈才，朱總司令好意，感激得很，兩位回到延安見了面替我謝謝。」

郭洪濤愕然道：「怎麽？主任還送我們回延安。」

秦啓榮說道：「我可沒有時間送你們，你們兩人怎麽來的就怎麽回去。」

郭洪濤實在忍不住了，說道：「不行，我們不回延安，主任怎麽不准我們抗日。」

秦啓榮大笑道：「你們又把辯證法用上了，誰不准你們抗日，我只是不准你們任意活動，抗日隨時隨地可以抗，不必來到山東，再說山東，尤其是我這地方也用不着你們，你們只有回到那邊去抗日了。」

郭洪濤搖頭道：「不成，我們一定要在這裏抗日。」

秦啓榮說道：「你們還是乖乖地回去，對你們自有好處，留在山東工作沒得作，也許會把一條命賠上，早點回去吧！見了朱總司令替我致意，我不派人去延安，他也不要派人來山東，免得傷了和氣。」

郭化之說道：「主任你別管，我們留在這裏自行抗日。」

秦啓榮笑道：「這才是你們的本意，不過，我不讓任何人在我轄境內作非法活動，你們兩人要在這裏自由活動，我擔保你們活動不了半天，一條命就沒有了，不信你們就去試試。」

兩人當時無話可對，悻悻辭出，郭洪濤仍不服氣，自信搞羣衆活動最拿手，就想在山東試試，誰知剛走進鄉村就被民兵捉住，解送到行署。

秦啓榮見到兩人，笑問道：「怎麽樣，我說你們無法活動，你們總是不信，幸而你們剛離開行署就被捕，若是走得遠些，連命都沒有了，快點回去吧！我派人送你們兩人出境。」當時眞的派人把兩人解出魯南，給予路單、盤費，讓他兩人回延安。

郭洪濤去山東本是毛澤東派去的，本意是避免與高崗衝突，現在郭洪濤又回來了，毛澤東就問什麽原因，郭洪濤說道：「秦啓榮太厲害，我們會的他全會，他會的有些我們不會，所以一交手就落於下風。」

毛澤東笑道：「我們會的他都會？他會不會作詩塡詞。」

郭洪濤一怔，說道：「未聽說過，大概不會的。」

毛澤東說道：「這就是了，怎能說我們會的他全會呢？我會有許多把戲他都不會的。」

郭洪濤說道：「可是，我們是被他趕出來了，主席看看應當怎麽辦？」

毛澤東說道：「你們再去，同他死纏。」

郭洪濤搖頭道：「不成，且不說死纏也纏不贏他，就算他肯把我們收留，我們在那裏又能作什麽

事，等於坐監一樣。」

毛澤東說道：「這怎麼辦呢？我要是鬬不過秦啓榮，還有什麼辦法爭天下。」

郭洪濤說道：「要鬬秦啓榮只有用武力，別無他法。」

毛澤東想想，也只好如此，當時將郭洪濤派去河南，暫時避開高崗。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提出進兵山東計劃。

朱德說道：「我軍目前在晉北、冀中、察南分佈得很廣，如果再抽調部隊去山東，兵力就很單薄了。」

毛澤東笑道：「老總，如果要是同日本鬼子打仗，我們兵力再多一倍也沒有用，要是到處游擊，一味游而不擊，兵力多少也沒有關係。」

朱德縐眉道：「現在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抗戰，其他部隊都打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勝仗，只有十八集團軍沒有戰果可以發表，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毛澤東說道：「這話又不對了，我們不是也打了一次平型關大捷。」

彭德懷說道：「別提那次大捷了，事後我去調查，最多繳獲了一百支步槍，一門砲都未得到，如果軍委會當時也派人來檢查戰果，我都不知怎麼辦！」

毛澤澤笑道：「世間事什麼眞假，說多了，假的可以當眞，說的少了，眞的別人也懷疑是假的，只要矇混過去就行了。我們還是談現在的事，我覺得要派兵深入山東。」

張聞天問道：「我們派兵入山東，軍委會不答應又怎麼辦！」

毛澤東笑道：「造成既成事實之後，不答應又怎樣，蔣先生最多把周恩來、葉劍英喊去申斥，葉劍英臉皮厚，挨駡時鼻直立正，一直說是，周恩來臉皮嫩，挨了駡就摀着鼻子哭，這兩人身份一文一武，臉皮一厚一薄，什麼局面都能應付，你們放心好了。」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朱德看看彭德懷，問道：「就算派兵入山東，派誰去呢？」

未等別人開口，毛澤東搶着說道：「派徐向前去。」

毛澤東爲什麼要派徐向前呢？說穿了仍是想公報私仇，因爲徐向前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在毛澤東眼中看是異端，明知派去山東有相當危險性，所以派徐向前，若是通過鐵路時被日軍消滅，或者到山東被民團打死，都去了一個眼中釘，背上刺。

彭德懷說道：「徐向前現在隨一二九師劉伯承同志作戰，他是一二九師副師長，要知會劉伯承同志一聲。」

毛澤東一聽到劉伯承又縐起眉頭，因爲毛澤東一向把中共軍事大頭目分成四川、湖南兩大壁壘，四川軍人中毛澤東並不忌朱德，最忌劉伯承，劉伯承綽號小諸葛，在毛澤東看來，劉伯承一肚子壞主意，朱德作的事，皆是劉伯承在幕後指使，所以一直對劉伯承加意防範。現在一見彭德懷提到劉伯承，恐怕獨眼龍又要花樣，當時說道：「你通知劉伯承同志，就說這是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不能變動，至於怎麼安排，就由他了。」

彭德懷把命令發下去，劉伯承當然不敢反對，就派徐向前帶了一個旅，開去魯北。

徐向前臨行時，趕回延安見毛澤東、朱德請示機宜。

朱德仍然謹守份際，說一些門面話，要他到敵後游擊，發動民衆，與敵人作戰。

毛澤東見到徐向前，劈頭就問：「向前同志，你到山東同誰作戰。」

徐向前說道：「不是同日軍作戰。」

毛澤東大笑道：「同日軍作什麼戰，我們這點力量還夠日軍打的嗎？」

徐向前問道：「不同日軍作戰，是同誰作戰呢？」

毛澤東說道：「最好同誰都不作戰，你到了山東之後，所有民團，地方自衞武力，一律編入十八集團軍，他們接受命令最好，不接受命令就用武力解決。」

徐向前說道：「這樣成嗎？」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不成。」

徐向前說道：「軍委會不答[illegible]」

毛澤東說道：「軍委會不答應，第一步找周恩來同志、葉劍英同志，第二步找朱老總同彭副總司令，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你的頭上。」

徐向前說道：「最後會找到我的頭上的。」

毛澤東擺手道：「沒有的事，天塌了都有我頂下來，不與你相干，如果我騙你，就不是人，是畜牲。」

徐向前說道：「我當然按照主席指示去作。」

毛澤東說道：「這就對了，你到山東之後，第一個目標要對付秦啓榮，這人是頑固派，摩擦專家，不把他消滅了，我們在山東不能立足。」

徐向前說道：「聽說秦啓榮的力量也不小。」

毛澤東說道：「如果下戰書，擺出陣勢你可能打不贏他，但你有兩項法寶可用，第一攻其不備，你是堂堂十八集團軍，秦啓榮決不能先下手打你，但是，你卻可以先動手打他。第二，集中兵力先攻他的小部份，然後再攻大部分。慢慢就可以給他吃光。」

徐向前受到指示，自去山東。

藍蘋在徐向前走出後，問道：「徐向前眞的在山東惹了大禍，老將不答應怎麼辦！」

毛澤東笑道：「不答應自有這小子頂缸，他是張國燾死黨，又是黃埔學生，最好是被蔣先生捉去殺了，少了一個眼中釘。」

藍蘋說道：「你剛才賭咒罰誓，十分誠懇，原來是假的。」

毛澤東笑道：「怕什麼？還眞會犯咒嗎？」

藍蘋說道：「不是這個意思，就是怕老將會怪到你身上。」

毛澤東說道：「絕不會的，你放心吧！我是國民參政員，是國會議員，法律管不着。再說打仗的事，更與我毫不相干，事情鬧大了，也只能找朱德的晦氣，絕不會找到我的身上。」

藍蘋說道：「你的辦法最多，有些事我想都想不到。」

毛澤東笑道：「辦法少了，能在此坐上第一把交椅嗎？那一個人容易對付。」

江南啼痕錄（十三）

他一見我走入，便即向我招手，要我立即和他面談。舉座投我以奇異的眼光，像很羨慕我的，一進門來，即獲得此間主人的青睞，提前接見，反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但黃先生既已招呼，我只得走上前去。黃先生站起來，先和我握握手，便對我說：「請你今晚到我這裏便飯，詳談詳談。」我說聲：「好的。」便爾辭出，特受青睞，出人意表，滿座心裏必以為我這個幸運兒，將會以百里侯拜命，春風得意了。豈料冠蓋滿佗城，斯人獨憔悴，豈非命運使然！

晚上，我依約再到沙面，時華燈初上，新月東升，在南國，雖已入秋，但秋老虎依然炎氣逼人。幸海風從堤岸蕩過，消除煩熱。我享受一頓涼快的晚風之後，便往黃公館叩閽，司閽人今晨曾見過我，且承黃凌霜先生吩咐，問我姓名之後，便引導我登上二樓，黃凌霜先生便出來接見，寒暄一番，詢我後別情況，情意殷切。黃先生隨即要廚子開膳，今晚並無別客，只賓主二人，對面而坐，三菜一湯，不設酒，時月掛簾櫳，樹影印欄干，清風入檻，欵欵而談，別有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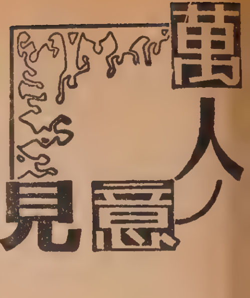
人的得失，冥冥中似有定數，黃先生告訴我，此次粵府改組，羅主席原定延攬他擔任委員兼教育廳長。適他患染瘧疾，纏綿病榻，在北碚寓所，深居療養，足不入重慶市區，羅主席無法與他接觸，致遲遲不決。但人事又須從速決定，以便行政院發表。恰陳公伯南提薦姚寶猷為教育廳長，陳伯公為粵省軍政首腦，香港淪陷，伯公大節凜然，關山冒險，偷渡回國，為我元首所敬重。日寇屈膝，勝利降臨，國府即發表伯公為兩廣宣慰特使。此時雖不負行政實權，但為黨國大員，且為本省先進碩彥，羅慈威將軍當有所尊重。廣東省教育廳長一缺，乃為姚寶猷捷足先登。但省府委員方面，依然借重學者，如黃凌霜和羅香林兩先生，仍為羅慈威將軍所倚重。等到黃凌霜先生病癒入市，則「遲來三日馬家娘」了。一場瘧病悞了機會，那只好嗟嘆命運。

南下接事後，羅主席以黃先生為台山人，與華僑關係尤深，特請他擔任廣東華僑事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又以黃凌霜先生和羅香林先生為名教授，為教育先進，特在省務會議通過：將省立勷勤商學院，改為省立法商學院，派黃先生為院長；將省立勷勤師範學院，改為省立文理學院。而以省立江村師範改為勷勤師範學校，以紀念黨國元老古應芬先生。因省立勷勤商學院以戰時關係，遠遷南路的信宜。黃先生約我今晚晤談的目的，希望我能幫他的忙，以省府委員的秘書名義，遠赴南路，與卸院長黃典元先生辦理交接手續，並把勷勤商學院搬遷回穗，正式改為省立法商學院。古勷勤先生為南路人，粵南高州籍的軍政要員，多與這位黨國元老具有淵源，且勷勤商學院南遷日久，復為高雷唯一最高學府，當為高雷人所重視。在觀念上，將勷勤商學院易名，將勷勤商學遷穗，於感情而言，對南路人是一種刺激。所以，南路之行將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但黃凌霜先生將重任付託，且奔走於其門下者，戶為之穿，凌霜先生獨賞識我於濟濟多士之中，這份情誼，我怎好推辭，只好一口答應。

談到姚寶猷，這個為中共第一個公審所殺的「官僚」，實為知識份子在亂世中，如何自處的殷鑑。聞說姚寶猷原為中共的地下份子，為何犖所逮捕。但其頗具儀表，陳伯南先生竟動憐才之念，特網開一面，由姚寶猷悔過自新。陳伯公送其赴日留學，學成歸國，適西南還政，伯公去粵，影响他進入仕途，只在石牌的國立中山大學任教授。抗戰軍興，國立中山大學內遷雲南，後來姚寶猷又離開中大，到西南公路局任職。其時，陳伯公已出長農林部，姚寶猷在這時可能已和伯公常常見面，伯公對其不負所望，學成歸來，當然很是欣慰。所以，羅慈威奉檄南歸，開府百粵，伯公便力薦姚寶猷出掌教育。姚寶猷在教育廳任內，沒有什麼特殊建樹，但他很是幸運，因為抗戰勝利後，中共積極進行傾覆陰謀，為了配合這項行動，唆使全國各地潛伏的職業學生，鼓動學潮，以困擾政府。惟廣東防範得宜，學潮雖曾有小波瀾的發生，但絕無天翻地覆的事件出現，使姚寶猷抹了一頭大汗。但他最可悲的事，床頭人為中共的地下份子，他卻毫無所知。所以，當中共進入廣州，姚寶猷便於十月十三日由香港返回廣州，這當然是聽太太的慫恿。他既然已由廣州逃亡到香港，而卻興扣攏之念，當然是他的太太撕下偽裝，還向他保證：「只要他戴罪立功，中共會獎勉他率先扣攏的表現。」不知他給利祿迷了心竅，抑是他自恃和中共有一段淵源，自己可以憑舊「黨員」的身份，可請求恢復聯絡。熟料中共卻認反動可諒，叛黨難饒。假借公審的方式，來執行「黨的紀律」，成為第一個給中共公開槍決的廣東官員。讀書人首重氣節，姚寶猷不能為中共盡節，搖身一變，而靠向國民黨，獲得高官祿位，只能說是迷途知返的結果；但姚寶猷卻認為是識時者為俊傑的把戲。故當中共竊據大陸的時候，姚寶猷便不能為國民黨盡節，再想做「俊傑」的人，怎知自投羅網，以一念之差，自尋殺身之禍。以一個出身於共產黨之門，而忘了共產黨執行紀律的殘酷，尤甚於黑社會的戒條，利祿薰心，迷失理智，是個人的可憐，抑是知識份子的悲哀！

曾任中央團部海外組長的林作民兄，奉命為廣州市區團部主任。民國三十二年的代表大會，彼此同為代表，互有往還，既知他出主廣州團務，特往面賀。濶別兩年，一旦重聚，握手甚歡，他表示廣州區團為新創之局，一切有待於努力開擴。但限於編制，人手當感不足。

安琴



澳洲人民自由委員會主席賴德指出

日人民反對與中共建交
中共實爲世界最大毒梟

澳洲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主席賴德，最近編撰了反共刊物一種，總題爲「騎虎難下」，分別詳述日本與中共建交的影响，中共竊據大陸經過，中共的販毒等問題，言多精闢，特將其中大意摘譯如下：

自從去年的所謂「乒乓外交」以來，在澳洲的報紙、期刊、廣播和電視上，隨時可見有關中共的新聞報導，這些報導總是一成不變的偏袒中共政權，難得一見嚴正的批評。

到了去年的聯合國「恥辱日」，多數的聯合國會員國置中共違背聯合國憲章，漠視人權的事實於不顧，而讓它混進聯合國之後，已有幾個國家爲圖貿易之利，承認了中共政權，日本是最近的一個例子，田中角榮上台之後，一改其前任政府的政策，即赴北平訪問，到他結束中國大陸之行的時候，已經決定廢棄一九五四年間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和約，轉而給予中共政權外交承認。

在這段談判的期間，以及所有的新聞報導中，對於中國大陸上的政權，我們沒有看到隻字片語的批評，可是，回顧人類歷史，尙無任何政權像中共一樣，如此充滿了暴行、壓迫、與謀殺的罪行，與中共的野蠻行爲相較之下，希特勒和史達林的手段，眞「相顧失色」。

在全球性的毒品走私網裏，雖然證據俱在，顯示中共正是其中一大毒梟，許多人卻還在爲它掩飾，而將責任推到寮國、泰國和緬甸身上。

誠如古語所說的「上帝要毀滅人，必先令其瘋狂」。中共一直在公開叫囂赤化世界爲其最終目標。它肆無忌憚的公開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顚覆活動，並於一九七一、七二兩年，在其「兩報一刊」的所謂「元旦社論」中，揚言「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然而，中共所企圖摧毀的那些國家卻反而競相奔往北平，磕頭求和，以期分些貿易上的殘剩羹餚。

曾經歷過三十年代的變故，眼見對於希特勒和納粹主義的妥協，終致引發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些過來人，必當驚於當年與今日之間的相似之處。現正重蹈話多當年鑄下大錯的國家，現正重蹈覆轍，又在企圖綏靖妥協。

正如當初他們鼓勵希特勒得寸進尺，今日他們又在唆使中共進一步來壓搾迫害其人民，並對別國顚覆侵略的行徑。中國古語有謂「騎虎難下」，此語當予三思。

對澳洲、東南亞國家，乃至日本本身來說，田中角榮與周恩來於九月二十九日在北平所簽署的聯合聲明，實具深遠的影响。

回顧歷史，中日之戰是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時，正式結束，蔣總統不但未採取報復，並備早遣返日本戰俘，在十個月之內遣送兩百萬名日本人回國，但在蘇俄撐腰之下，爲共黨分子所盤據的地區裏，情況就非如此，中共扣押的八萬名日本人，迄今二十餘年，生死不明。

若說日本志在貿易，情況卻未必樂觀。雖然日本一直希望與中共進行貿易，並於一九五二年六月簽訂一項民間的貿易協定，中共卻一再以貿易作爲政治武器，例如一九五八年，它曾切斷與日本的一切貿易關係，目的即在影响日本的大選，好讓支持中共的日本社會黨當權。雙方的貿易額即由一九五八年的一億五千萬美元，猛

降至一九五九年的二千二百五十萬美元。許多日本工廠因此破產，並跟着引起一大批人失業。

而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卻一直有增無減；一九七一年的雙方貿易總額即達十億三千四百萬美元，其中日本出超五億美元，相當有利。現在，中華民國已經採取行動，自行製造過去它要進口的許多產品，並向澳洲、歐洲和美洲增加採購，來削減此一有利於日本的貿易情況。

另據報導，日本的許多國會議員認爲田中首相「卑怯屈從」了中共的要求，而爲此極感震驚。如此一來，可能在執政的自民黨內造成分裂。現在已有多人支持前外相福田赳夫，在此情況下，田中角樂最後勢須與幾個支持中共的小數黨，民主社會黨或公明黨等，結成聯合陣綫。

據最近的民意調查，日本人民大致均反對與中共建交，並反對與中華民國絕交。由日本廣播公司舉辦的這項全國性民意調查指出，反對者居百分之四十七，贊成者卻只有百分之二十七。

需知九月二十九日的協議上面雖是甜蜜，中共的目的仍在赤化日本，一九六一年時，毛澤東對一個「日本工人教育家代表團」說過這樣的話：「世界的第一次革命是蘇俄的十月革命，再就是『中國的革命』，第三次將是日本的革命，日本一旦解放，東方即可獲得解放，全世界亦將跟着解放。」

到今年二月間的尼周公報，中共仍在叫囂「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對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願望。」可見它對日本是居心未改。

日本境內已有不少親共團體，若干親北平的學生團體行動更是激烈狂暴，日本的報界已遭親共分子滲透，不少貿易機構亦已與中共訂下有利於中共的協議。中共一旦在東京開設「使館」之後，人手必多，預料即鼓動顛覆，破壞日本政府。

在香港的一位日本教授，最近曾透露一份得自共黨方面的機密文件，裏面即清楚擬訂了中共赤化日本的步驟。

其計劃是以中共東京的「使館」爲基地，來影响日本人民，從事秘密活動，利用大眾傳播作爲顛覆工具，收買國會議員以便鼓動風潮，形成一個由親北平的首相所主持的聯合政府。日本一旦赤化之後，即可在「世界革命」之是成爲一股強大的助力。

如此看來，澳洲和東南亞的自由國家對於日本與中共的協議，應予密切注意。

中共曾再三申述其赤化世界的野心。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澤東所謂繼承人林彪寫了一篇題名爲「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三萬字長文。在這篇長文中，他力陳毛澤東那種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術，要如何來加以運用，才能征服世界。他說：「從全世界範圍看問題，如果說北美、西歐是『世界的城市』，那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農村』。整個世界革命事業，終究要以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鬭爭爲轉移。社會主義國家理應把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鬭爭，當成自己的國際主義責任。」接着還說到要如何孤立北美與西歐，使其崩潰。

林彪已遭到兔死狗烹的命運，他的理論到現在仍陰魂不散。周恩來在一九七〇年談論到「繼續革命」時還說道：「我們堅決支持美國人民（安：如『黑豹黨』等）的革命鬭爭。堅決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鬭爭。堅決支持北美、歐洲及大洋洲（原按：包括澳洲、紐西蘭在內），人民的革命鬭爭，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二月五日，在阿迪斯阿巴巴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特別會議裏，中共代表黃華也仍在揚言：「武裝鬭爭正在逐步加深。非洲民族解放運動正與亞洲和拉丁美洲的運動滙合成爲革命鬭爭的一股有力潮流，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非洲的發展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明，顯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乃是當前世界上一股制止不了的歷史趨勢。」到今年的六月三十日，「北京周報」還一再在申述這一套理論。

東南亞國家裏，包括菲律賓和印

作亂，中共對美、日外交上的勝利，再加上它的混進聯合國，必將加強了這些「革命」團體的力量。

因此，如果，像澳洲這樣的國家，也和三十年代那些漠視希特勒與納粹之危的所謂政治家一樣，睜眼不顧中共在今後所潛伏的危險，那又豈非同是鴕鳥態度，只有愚人才會一廂情願，智者當不致如是。

情況顯示在中共和蘇俄的統治下，內部的不安已達到前所未見的高潮，年輕的難民源源不絕的逃出中國大陸，他們對中共的失望正如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反共青年一樣。中共和蘇俄的谷物歉收已達到嚴重程度，以致只好硬着頭皮，由那些受嫌惡的「帝國主義者」進口大量糧食。甚至即使澳洲承認中華民國，中共還是不得不要向它進口六千萬美元的小麥，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願令中國大陸和蘇俄境內的人民餓餓，可是這應是加強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由於當年之錯，致令中共竊據中國大陸，由此才有韓戰戰火，西藏的種族絕滅，五千萬以上中國人民的慘遭謀殺，北越的不停挑釁，以及世界各地的顛覆活動，從而不斷的危及世界和平。

當代的一大悲劇在於不該坐令中國大陸陷於共黨之手，假如西方國家瞭解共黨的本質，數百萬人民是可免遭塗炭之苦的。至少，吸毒的問題是避免的。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倫敦「星期電訊報」透露埃及總統納塞爾的書信內容，其中曾經提到，「當晚，在我們談到如何瓦解美軍士氣時，周恩來最令人難忘的一席話是：『他們（指美軍）當中已經有人在吃鴉片，我們正要幫他們上癮，我們已經爲越南境內的美軍，備有上等的鴉片。』」

「澳洲人民爭取自由委員會」會

當今一大毒梟。其經手的鴉片、嗎啡及海洛英，每年可以帶來八億美元的收益，在全世界的非法毒品走私量中，約佔到百分之六十五。這種恐怖的「貿易」已使世界上的無數民眾，特別是年輕人，身陷罪惡淵藪而不克自拔。這在美日兩國更已達到「瘟疫」的程度。

雖然中共販毒的事仍有人在盡力

者畢竟亦不少。這方面的專著論著頗多，可以明白列舉出中國大陸在那裏種鴉片，面積的大小，提煉毒品的工廠所在，乃老毒品的廠牌名稱，對於共黨這種企圖毒化自由世界，以便赤化世界的野心，任何人若是心存掩飾，或不予追究，均無異是在幫助共黨爲害世界。

讀者要求

借老萬影响力 求限制垃圾股

香港市民有民族思想者多，拜服萬人傑先生，因一九六七年左仔鬧事，香港寸步難行，萬君憑一枝筆與左仔鬬爭。大議員、大財主見了萬君這本「萬人雜誌」，含羞返來。見識淺的議員，在議會上亦提出如何向左仔低頭。

香港今日繁榮，當然是政府堅強不屈有以致之；然民間工作，倘無萬人傑勇敢偉大的奮鬬精神，今日那有海底隧道之成？四年來，人稱萬君爲香港紅太陽。

現在香港股市繁榮，交易所開了四間，新的三間，當然走法律罅而成立，其中難免有不可告人之苦。新近一元股票上市，經二家新交易所當權派核准上市，尚美其名謂將自身美果分享於同道，每一大人物願出擔任東華三院或保良局總理，出出錢爲大眾服務。因而引起新嘉坡、日本、英國大小財閥，多要來分享一杯羹，這種做好心而上市的股票，老交易會員見多識廣，一笑置之，大多不聞不問，故要仗先生才具，早日道破，爲民眾造福。

倘香港政府眞能顧到羣眾利益，憑先生文章，對股市實際狀況必能進一步管制，實先生所賜也。

經先生攻擊垃圾股，政府有擇作呈上高級，一年後必有許多笑話鬧出，屆時先生地位又升級，羣眾對先生更拜服。

鄙人學識淺，但意義深，所說多是實情，借先生才華在報上或雜誌上發表，亦即做到先生有遠見。

相生上

在港澳的不是難民
在大陸的才是眞正難民
印度迫西藏人做難民笑破肚皮

編輯先生：

中共代表在聯合國表示：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絕非「難民」；而「居留」在印度的西藏人則係在「印度政府的強迫下前往該國的」。

亞夏讀完呢段「新聞」，攬住個肚笑完一番之後，又不能不爲祖國政府作出杞人之憂。

試想：中、印雖爲鄰國，但卻隔着一度可作天然屏障的喜馬拉亞山脈，長年積雪，交通困難。而印度政府竟然有本事「強迫」西藏人前往該國，究竟他們有何等高強的法力，實在耐人尋味。而且再想落去：印度既可「強迫」西藏人移居其國，久而久之，很可能連西康人也受影响；再過若干時期，則整個大西南的中國人，也難免受到印度人「強迫」；再想下去，亞夏當時已越諗越驚，驚到登時伏在案頭瞓咗一個晏覺。

談到港、澳「難民」問題，亞夏對該代表所作出了的表示，亦有同感。中國人千辛萬苦，排除萬難、不怕犧牲的逃來港、澳找生活，當然不是爲了要作「難民」，眞正的「難民」，目前仍被困在大陸。

聯合國如有心解決中國「難民」問題，[illegible]最實惠、最有效的方法：似應仿照古時「十字軍」的先例，組織救民的「聖軍」，協助國府摧毀大陸殘暴政權，方爲上策。

（宇文夏）

在下本月十九日看報載有關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喪心病狂的黃華，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提出反對印度、香港政府當局收留救濟來自大陸的難民，強蠻將干涉內政的莫須有的罪名加於印度、香港當局，並要求聯合國廢除援助中國難民的一切機構和行動。

因爲我是難民隊伍其中之一員，比較了解大陸爲何產生這麼多難民，和中共爲何會扼殺否認我們難民。爲了駁斥中共暴徒騙子黃華這個混蛋，特寫信給貴刊，表示我們難民的憤慨，強烈抗議，謹煩先生斧正刋出。

在下因仰慕先生美德，有事請教。請先生向國府駐九龍災胞救濟總會了解，便洞悉在下的底細。

爲何大陸會這麼多人願拋妻棄子，離父別母，不辭勞苦，不畏強暴，投奔自由，逃亡香港、印度、台灣？正因中國大陸自被中共竊據以來，二[illegible]人民死活，變本加厲地對人民愚弄、奴役、剝削和剝奪自由，置百姓於吃不飽，穿不暖之境。百姓日以繼夜辛勤工作，不但精神物質得不到絲毫享受，甚至連生命也無保障。人民久受中共奴役迫害，雖已覺醒，但深知獲得眞正自由和幸福，惟有把中共的暴政徹底推翻，可是如言論、行動、糧食、武器……等，均被中共一手操持，嚴密控制，爲了苟留殘生，以圖達到自救救國，就毅然走上往外逃亡，當難民的道路。

爲什麼中共要扼殺和否認我們難民？原因在於難民是受中共迫害最深，也是反共的堅強者。因爲大凡向外逃亡的人，如不是被中共強迫放逐去農村受過活罪的知識青年，就是會身經百鬬，給中共視爲牛馬的階級敵人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兒女，和一些經被處理了給批判鬬爭過的共幹。我們難民受中共的迫害，創傷苦痛，的確無法形容和枚舉的也是史無前例的，也可說我們難民各自一致抱着對中共同仇敵愾的態度，以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而從事逃亡。所以中共對我們難民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生怕我們將他歷年來鎮壓殺[illegible]世界各國所宣傳的騙人言論，滲透顛覆活動揭穿。再者就是我們難民本來就是出生成長在中共時代的青年，正所謂是喝中共的甜水，受中共的無產階級的教育而長大的，今走上唾棄中共，甚至反共的道路，這豈不是作了中共週日對外宣傳的中國大陸是何等自由平等富強幸福的活生生的反面的見證嗎？

另外是大陸的逃亡風日趨緊張，但中共爲遏阻大陸人民逃亡，雖已在邊際增兵加崗，可是無濟於事，無法將外逃的人制止，相反地獲得勝利到自由的人數日俱增加，中共自知自己以武力禁制，和進行耐心細致的強迫愚惑的政治思想工作，亦無法改變逃亡者的意志而告失敗，故此便挖空心思，在國際間要出弊端，迫使收留救濟中國難民的當局，將逃亡者遣回。有了我們難民，對中共圖爭世界地位，遂眞將世界人民關入鐵幕受其奴役

的目的，都有很大影響和阻力，所以中共便迫不及待，對難民加扼殺和否認的。

讓我們難民衷心感謝香港政府、印度政府和台灣國府，堅持人道主義，對我們難民的同情和支持，給予收留及救濟，使我們得以永久脫離中共魔掌厄運，永消沉重苦痛，重見自由幸福，對這恩情，我們難民當永記不忘，銘刻心田，正如蔣經國院長所說：「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的道理，香港、印度、台灣政府能仗義堅持人道主義，對難民予以收留救濟的精神態度，無可否認值得欽佩和感謝。我們難民一致誠懇地希望他們能繼續發揮光大，而給予從各自中國大陸的逃難者收留和救濟，粉碎中共在國際間扼殺和否認我們難民的陰謀。

就中共駐聯大代表黃華向聯合國提出吊消從事收留救濟難民的各機構和強加他人頭上莫須有干涉內政的罪名，對此一無理要求，和不切實際的行動，我們難民是同聲憤呼，表示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堅決反對。我們難民亦誠懇地渴望一貫堅持申張正義，親愛難民同胞的中華民國政府，能挺身而出，給我們難民撐腰，堅決粉碎中共的傀儡陰謀，獲得勝利！

劉均謹上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飛彈指向莫斯科
蘇聯核基地環伺中共

中共現在至少擁有五枚可以射到莫斯科的飛彈。不久前香港一家英文報紙的特稿報導這項消息，謂係根據美國偵察衛星所得的資料。據稱這批飛彈的射程爲三千五百哩，相當於美國在九年前發展的「泰坦二號」越洲彈道飛彈。

與此同時，北平當局上週破例招待當地所有外國記者參觀北平地下城，並且強調地下城之建立完全是爲了備戰和防空。所謂北平地下城，就是一條環城的地下鐵路，並在這條地下鐵路的兩旁築有各種商店、食堂、會場、宿舍、甚至文娛設施。事實上，北平街道寬濶而車輛稀少，根本沒有必要建造地下鐵路，這項建設除了備戰目的之外，看不出任何其他原因。

自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北平已不再公然叫嚷備戰口號，但備戰的實際行動變本加厲，諸如設置越洲飛彈及建造北平地下城等等，都是文革結束以後的事。但備戰的對象究竟是誰呢？北平從沒有公開談論過。可是上述措施卻說明了北平中共頭頭們心目中有可能拚個你死我活的對手是誰。中國大陸的東海岸與華盛頓及紐約相距六千哩，而中國大陸的西北地區與莫斯科及基輔相距僅三千哩，現在設置射程三千五百哩的越洲飛彈，目標顯然是蘇聯而不是美國。再看今天國內不可能再有人相信美國會對中國大陸施行核子攻擊，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日漸好轉，中共的醫生代表團、科學代表團、貿易代表團等等接二連三到美國進行友好訪問，而另一方面周恩來在接見西方記者時則一再提到蘇聯重兵壓境的威脅，由此可見北平之廣建地下防空壕，也是對蘇備戰而不是對美備戰。

據稍早英法及東歐國家傳出的消息，中共除了發展五枚三千五百哩的長程飛彈之外，還有二十枚中程飛彈，射程由一千哩至二千五百哩不等。這就是說，西伯利亞的所有城市都已經在中共核子飛彈的射程之內。中共現在有能力把核子彈頭投到莫斯科，已是毫無疑問的事，但問題是中共只有五枚可把核彈投到莫斯科的飛彈，是否足以嚇阻蘇聯不敢對中共發動攻擊？歐洲方面的觀察家對此問題有幾種不同看法。

蘇聯在一九七二年內，又在與中共邊界接近的地區建立了五個戰術性核子飛彈基地，其中兩個在外蒙古，一個在黑龍江以北，兩個在中亞細亞。這使蘇聯在過去五年內環伺中國北方和西北方邊界以外的戰術性核子飛彈基地增加到十九個。（通常所謂戰術性飛彈，是指射程二千哩以下者。）因此有一位法國軍事評論家指出：即使中共果眞擁有五枚可以射到莫斯科的戰略性核子飛彈，也不足以嚇阻蘇聯對中共攻擊的野心。因爲蘇聯如果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從十九個與中共接近的基地發出之中程及短程飛彈，足以摧毀絕大部份中共飛彈基地，即使有一兩枚中共長程飛彈僥倖射出，也不一定能射到莫斯科，因爲蘇聯有大把時間可在中途加以攔截，而且在環繞莫斯科週圍的反飛彈防空網已經建立。這位軍事評論家認爲，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嚇阻蘇聯，那就是中共擁有[illegible]彈，以及大批可攜載核子炸彈的「圖十六型」重轟炸機，有能力一舉摧毀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十九個飛彈基地及毀滅西伯利亞各大城市，唯有在這種情況下方能嚇阻蘇聯不敢來犯。

有許多歐洲觀察家認爲蘇聯和中共不會兵戎相見，原因是「看不出有必須訴諸武力解決的必要。」在近代史上，每一場戰爭爆發之前，總有一批樂天派的觀察家認爲打不起來，這是因爲他們自己不希望有戰爭——事實上誰也不希望爆發戰爭——因此認爲仗打不起來，用時髦的說法，這就叫做「主觀願望掩蔽客觀事實。」有人針對這種樂天派觀點而提出一個問題：過去九個月來，蘇聯又在中國邊外增建了五個飛彈基地和加派了三師機械化部隊，如果蘇聯當局不準備大打一場，這些措施所爲何來？

另有一批「倫敦學派」的觀察家則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問題。他們認爲今後十八個月是關鍵時期，因爲到一九七四年中期，中共將擁有三十至四十枚越洲飛彈，可射到莫斯科及蘇聯地區的其他大城市，屆時蘇聯即使先發制人也對自己太危險。

「萬人協會」簡訊（三八）

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本會康樂部舉辦第三次郊外旅行，由於連日來風雨無間，預定人數僅六十人，符合一部旅遊車儎客數字，二十三日後已不再將旅行券出售，但到了這天卻是天晴日麗，氣暢風和，沒有購券的讀者群和會員們很多都提早趕到集合地點佐敦道碼頭側要求繼續購券參加，這就苦了康樂部部長岑嘯雷，臨時再僱請一部九人車跟隨前往，才滿足大眾要求，一行共七十三人乘車先到大欖涌水塘欣賞那湖山秀色，享[illegible]車到青松觀遊覽，該處近來更粉飾一新，菊花盛傲，與荷花燦開時的別饒風味，各人紛紛拍攝美好鏡頭，大收良佳之獲，午膳食齋，還算滿意，平時食得佳肴多，不妨食些齋素蔬菜，實屬美事。

下午，繼續暢遊青山寺，一部分青少年還進行爬山比賽，優勝者足有十人，結果仍要抽籤決定名次領獎。

最有意思的還是集體抽獎遊戲，孫一專會員的九歲大女小孩，黃善美獲得了第二獎，領獎時眾人喜笑嘻嘻[illegible]宮，意義卻很深長。各人玩個淋漓痛快，稍感倦意後才回程返市區，一路車上仍潤論着這次旅行樂趣，談笑風生，難怪部分會員還要求今後更多地開展這樣的旅遊活動哩！

本會會刊創刊號已印就，不日可寄發給各會員觀閱，希望有變更居址的會員儘速來電會所告知新址，以免寄失，這次發刊經費不須母會負擔，係由萬人傑會長，曾憲光副會長，秘書處鄭秀堂執委及醫療部張仲仁執委四人分擔。又，一向熱愛母會的會員黃同化醫師日前聽說發刊經費困難，捐出港幣五十元以作會刊專用，情隆可感。

該欵擬留作以後第二期發刊應用[illegible]作，編委會仍擬繼續辦下去，希望會員群眾及萬人雜誌的讀者們繼續踴躍投稿，寄來會所「會刊編輯委員會」收。又，編委會準備了一些書籍，贈送給會刊的作者們，希望「東左、馬天、小萍、梁子衛、林淡珠」等人有空來會領取贈書，或來電會所聯繫。

由於本會近來仍受經費的困擾，希望欠交會費的會員們儘快地來會所或托人來繳交會費。本月二十八日晚上七時三十分，本會召開一次執行委員會及候補執行委員會議，席間先由岑嘯雷、陳定生、陳挺拔、尖鋒等執委報告這次赴台回國參加國慶觀禮的情況，各人均異口同聲地傳達祖國政府部門各單位及各社團對萬人協會的期望和重視，並盛讚萬人雜誌刊出的戰鬭性文章中肯果斷，給予很好的評價，同時並指出在港環境不同，不要因困難而氣餒消失意志，這都是很正確和很善意的意見。跟着，聽取了曾副會長報告會內經費發生困難，各執委義不容辭，又來一次即席捐欵，計有：萬人傑一百元、曾憲光五十元、岑嘯雷五十元、袁暘照一百元、陳挺拔一百元、余雲義一百元、陳科五十元、鄭秀堂三十元、藍海文二十元、陳定生二十元、朱仝二十元、尖鋒二十元、周朗二十元、胡養之元十元、江灝川十五元、連同第三次旅行剩欵五十五元撥給本會作經費合共七百六十元正。又，袁暘照執委來電囑將刊在萬人雜誌上的一篇稿子的稿費全部撥給協會作經費，不勝感謝之至，經費困難一節，暫舒一口氣。

秘書處供稿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生辰述懷詩序（續上期）　董力行

人畜同樂，歡聚一堂，人醉狗飽，繼之以詩：

二十年來想見之，衣冠無復舊風儀，
持籌已短英雄氣，寫稿空傳幼婦辭，
天下關心餘我輩，華中翹首望旌旗，
懸弧且作今宵醉，人畜同歡樂此時。

古代人生，是有四樂，宴有歌舞，室有美人，居有良犬，出有駿馬，所謂「聲色犬馬」也，在港二十年中，所見歌舞，幼稚俚俗，無法欣賞，美女思想不同，未足以動情，馬則改爲汽車，使用既少，麻煩且多，「任是深山最深處，也應無計避抄牌」，獨有犬隻，尚可娛情，暇則飲酒賦詩，著書自遣，文人之樂，如是而已。

鄙人職業軍旅，身有賤骨，惡逸喜勞，不知享受，生平最愛浪遊，萬里步行，是爲家常便飯。忍飢寒，衝風雪，朝朝逆旅，處處爲家，人以爲苦者，我則自以爲樂。大陸謊言「解放」，人民不得自由，爲因俗務繁多，自身反不願解放，終日營營，不知何事，韶光一瞬，二十年矣，每屆生辰，必多感想。中國歷史記載，所有政治糾紛，朝代鼎革，均無今日花樣之多，今日各項名詞，史書中殊不多見，例如：革命、解放、民主、政黨、主義、主席、黨委，等等名稱，皆爲近世所發明，猛獸毒蛇，望塵莫及，尤其解放二字，最爲有趣，對人民明明「束縛」，謊言欺人，偏曰「解放」，酒酣興起，解放有詩：

解放家家痛別離，政權如此亦稀奇，
民無衣食須擁戴，天有循環自報施，
萬磔難消酋首罪，千秋宜鑄黨人碑，
黃花詩史從眞寫，愁絕江山下筆時。

余寫明日黃花錄，文中有詩，詩中有史。寫到當前國事，搖首興嗟，無從下筆，一羣土匪流氓，統治國家，共產黨原爲蘇俄產品，蘇俄使用失敗，向外推銷，民國初年，朝野人士，均知共黨爲洪水猛獸，不料國民黨一時疎忽，聯[illegible]

蔣公，高瞻遠矚，率領吾人，從事剿滅，因對日作戰而未果，後世史家，當有正確評論，吾人不幸，生當此時，受害之深，筆難盡述，生辰之夕，詠之以詩：

容共聯俄鬼上門，當年政客入迷魂，
祗知黨國增夷力，未解江山種禍根，
七義漫天迷日月，人倫掃地泣乾坤，
是非功過何堪說，留待千秋付史論。

詩人頭腦清楚，明眞僞是非之辨，曉治亂興亡之理，詩文所貴者，在於敢言，敢言之旨，在於眞情實話，各代名詩，大多不顧忌諱，或爲當朝所不喜，但百年以後，自有史家，引爲正確之論。去歲生辰之詩，已載星島晚報，今再錄之，共計合成四首。

弱冠荷戈萬里行，鬢霜對鏡客心驚，
中原久別眞成夢，嶺表初來最有情，
書劍未荒人意冷，江山無語氣難平，
自慚蓬矢桑弧志，落寞天涯一老兵。

[illegible]

楓葉紅顏猶未老，蘆花白髮莫生悲；
面前直向標竿跑，背後渾忘軛軛疲，
牧養小羊同有責，霜寒維護要先知。

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第三章十二、三節有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着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的獎賞。」約翰福音末章十五節：「耶穌對西門彼得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震歐校長詩，用聖經之典，是爲創作，所以務須註釋，否則不知典出何處，贈教友之詩，用聖經之典，最爲允當，壇主語。

花甲生期述懷二律　陳克炎

㈠紅羊歷刼走泥牛，正待耕耘敢罷休，
廿二韶光空逝水，萬千逸興等浮鷗，
建元立命逢開國，紀事吟懷感缺甌，
磈磊滿胸輸栢酒，高歌一曲震東樓。

㈡甲籙重新報嶺梅，生朝一瞬廹人來，
年年家釀隨緣會，寂寂鄉心付刼灰，
蒼狗白雲多幻變，花辰月夕憶低徊，
孤忠且頌開民主，天道無常斗柄回。

陳先生詩，是爲佳作，由詩中得知到港二十二年矣，與鄙人同時南來，「年年家釀」，客家人會做甜酒，克炎先生大概是客家人，「生朝一瞬廹人來」，是爲佳句，余亦有同感焉！壇主語。

敬和救世軍光明學校校長林舒宇詞兄秋深有感原玉　李震歐

步董力行詞長海上觀潮原韻二律　傅裕

㈠滿眼山河刼未消，一陵風雨泣今朝，
家亡國破紅塵暗，地覆天翻白日遙，
旋轉乾坤方有濟，稽延歲月最無聊，
黃花烈士頭虛擲，遺恨珠江咽怒潮。

㈡鶯花月露未曾消，烟雨秦淮賦六朝，
投共騷人多悔恨，過江名士盡逍遙，
金陵從古饒佳趣，鐵幕於今正寂聊，
自有黃庭留腦海，不教紅粉亂心潮。

傅先生和詩二律，頗見功力，對仗旣工，意義亦好，壇主。

憶錄汾江八景　韓粹然

（一）汾江夜泊

汾江夜泊一帆懸，無限低徊幾變遷，
白馬灘頭何處是，文昌鷹嘴二沙前。

註：汾江爲佛山原名；白馬灘頭在正埗（土音讀若埠），水流湍急，婉如瀑布瀉下。

韓先生所詠八景，共有八詩，但爲佳作，篇幅所限，只有次第刋出，壇主。

湘濤出版社

香港中環德輔道中151號環球大厦501室　電話：H-456426

介紹香港年青男作家馮嘉

馮嘉創作小說「龍約翰故事」叢書面世，大受讀者歡迎

有人懷疑「[illegible]」片之類裏面有太多馮嘉創作的「龍約翰」的形象；理由是「龍約翰故事」的出現，較之「〇〇七」還早得多。我們對此，不[illegible]置評。不過，「龍約翰」較之「〇〇七」[illegible]的是，他是[illegible]黃[illegible]中國人，使我們產生了親切感。至此，那些一忽兒出生入死，一忽兒享盡溫柔的細節，已用不着多所介紹了。



定價港幣四元

一架飛機飛在動亂中的非洲，機上是一羣神秘客在那裏，包括龍約翰，他們爲什麼在機上，誰都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眞正目的！接着，他們中的劫機者首先發難，機師中彈，飛機逼降在荒涼的森林中，之後，龍約翰不但要作求生的掙扎，還要提防無數的詭謀！在這過程中一個對生命失去信心的女人找到了新的生存意義——然後就死去了，一雙青年男女找到了眞愛，一個有抱負的愛國志士發現好夢成泡影……他們的遭遇，就是整個人生的縮影……



定價港幣四元

長鬚長髮的嬉皮士是時代的產物，嬉皮士對人生採不負責任態度，受世人唾棄並非無因，龍約翰爲了追踪一個萬惡的兇手，黏上假鬚假髮，混入嬉皮士羣中，由三藩市追踪到巴西，周旋於熱情的美女與冷血的兇手之間。

二十年前一宗寃獄被翻出來了，二十年前蒙寃逃走的疑兇今日已身居高位，他的眞正身份現在卻被揭發！這些證據在大風中沉於海底，這位身居高位的人請龍約翰替他把證據尋得，加以毀滅，他的對頭則派一位美麗狡猾的女間諜企圖捷足先得，把證據保存……誰能先找到？龍約翰能否分辨兩個美麗的女人，哪個是眞對他好，哪個是假情假義？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在一連串的鑽石失竊案中，失主除被割斷喉嚨之外，屍旁並遺下一張鑽石皇后的紙牌作記認。這兇惡狠毒的鑽石皇后究竟是誰，龍約翰遍尋她的蹤跡，卻屢次上當而誤中刪卑，最後揭發一個悽涼感人的故事！故事充滿超乎想像的詭計，溫馨的桃色陷阱及新穎的打鬭場面！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illegible]	$8.50	[illegible]	$2.50	[illegible]	$2.50
[illegible]	2.00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1.80
[illegible]亡綫上	2.00	按圖索命	1.80	祗死兩次	1.80
魔鬼門徒	2.50	金剛島	1.80	十二銀蛇	3.00

外埠讀者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另須寄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SURF ECHOES PUBLICATION COMPANY
Room 501, Universal House 151, Des Voeux Road C., Hong Kong

萬人雜誌

（第二六八期）

「人人都話，香港人清潔！」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八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寄本社或代理處調換

中共不能代表大陸同胞

自美國總統尼克遜不惜以民主國家「盟主」的身份移樽就教訪問北平後，世界上颳起一股所謂「中國熱」的歪風，一些由投機政客掌權的、國家，好像是不在這個當當兒承認中共政權就趕不上飛速發展的時代，作爲一個「學者」、「專家」或「教授」既或不到北京逛逛，起碼也要寫幾篇似是而非，望風撲影的文章，這才顯出「進步」、適應潮流。嚴格說起來，連尼克遜先生在內，都是短視傢伙，十足的「半桶水」。他們之中有的人可能心裏想的是「和平」，有的人認爲是「中國好」，然他們卻沒有瞭解到中共政權和中國人民完全是兩回事，中國大陸百姓視中共極權統治集團爲死對頭，中共政權也從不爲百姓着想，如果把中共看成是中國大陸人民的代表，那豈止是糊塗，簡直可以說是荒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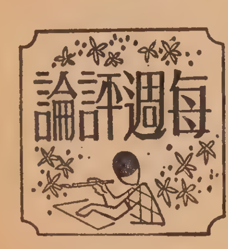
中共沒有放棄它的「原則」

中共對外從未放棄「暴力革命」原則和所謂「支援世界人民革命」的做法，特別北京和莫斯科間關係顯著惡化的今天，中共以「眞正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自居，在國際間對於所謂「原則性」問題更是寸步不讓。當前，中共正在大陸全面結合「批修（林）整風」運動，強迫幹部、羣眾「看書學習」。中共中央規定必須讀馬列的「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這些著作既是毛澤東「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念念不忘階級鬭爭」論點的根據；又可找出中共強迫百姓勒緊褲帶「爲革命作工」、「爲革命種田」和「爲革命貢獻一切」等口號的出處。中共本來沒有放棄它的「原則」，只在表面上裝出一副「笑臉」，推行其「以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的戰畧，而國際間一些政客，如尼克遜、田中角榮和二十三年來首次執政的澳洲工黨領袖魏特蘭等人，一個跟着一個和北京打交道。當然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然與虎謀皮終必受害。尼赫魯、蘇加諾和恩克魯瑪以至今日豢養在北平給周恩來玩之於股掌之上的施哈努克，那有一個眞正撈到一點便宜，最終還不是吃了大虧，死的死，垮的垮，被自己國家的人民以至舉世有識之士所唾棄。有些人錯誤地認爲：今日中共的態度已比過去爲緩和，其實，這完全不符合事實。既或對外有此現象那也是假的。這從中共不斷叫囂「戰爭解決問題」和加強推行以「階級鬭爭」爲核心的「黨的基本路線」就可看出端倪。

由淺薄的洋人談到「二鬼子」

外國政客爲了自己國家的私利，與中共勾搭還有其「理由」——儘管是令人噁心的「理由」，但總還是有「理由」。而那些以什麼「學者」、「專家」個人身份，爲着「趕浪頭」千方百計到大陸「訪問」一個短時期，只看到一些皮毛出來就替中共宣傳叫好，這種人豈止是淺薄，可以說是混帳！因爲他們所看到的，都是中共事先安排好的，與事實相距何止千萬里？不過，到底他們是外國人，本來就對中共一無所知，他們所寫的文字令人看了覺得可笑，是當然的。

有一種人——原先是「中國人」，入了美國籍，於回大陸「探親」後竟罔顧事實也替中共大吹大擂，充份表現出卑鄙無恥、投機取巧的「二鬼子」相。如果這些人對中共毫無理解，純粹出於「愛國心」也還情有可原。像那類在香港研究中共問題十幾二十年，對中共有深刻瞭解，但於回大陸走一圈後，馬上停止寫研究中共的文章，改寫捧中共的文字。這種顛倒黑白的「探親記」，只寫一篇可視爲向洋人主子和中共交差，然連續不斷寫，那就顯得其用心可誅了。在他們本身來說，一是爲了保持美國那邊的飯碗子，二是爲了顧全在家鄉會過的親人的性命，於是，就不顧一切地堅決出賣良心和靈魂！請問，國家民族重要，還是你自己的飯碗子重要？你在大陸有親人，被中共迫害的數億大陸同胞就都不是人嗎？這種人是「心淸」如水的，只因私利和投機，走上了與中國同胞爲敵的地步。不過也可看出他們的用心是良苦的，能用「心淸」二字，就可看出古往今來當漢奸的人其內心都是痛苦的。



新聞以外

雙方積極作攻防準備
中蘇共會打核子戰嗎？

萬人傑

中共已擁有五枚三千五百哩射程，可以射到莫斯科的洲際飛彈，並正在繼續發展中，到一九七四年就會擁有三十至四十枚；蘇聯在中國邊界外建了十九個飛彈基地，又在莫斯科週圍建立了反飛彈防空網。在今後十八個月內，將為關鍵時期，在這時期，核子戰爆發的危機最大。

北平地下城

本刊曾報導過，在中蘇邊境，雙方屯駐重兵，劍拔弩張，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沿中蘇邊境七千哩，到目前為止，共駐有四十九師蘇軍，每一師有一萬人，但其中幾個師只有番號，因此實際不到四十九萬人。有十五個兵員足額的坦克師，三個足額的火箭師，其餘是機械化步兵師，半數兵員不足。

不過，說蘇聯會在邊界發動大規模進攻，倒是不可能的。蘇聯早已認識到，如果對中共地面作戰，很可能像美國在越南一樣，泥足深陷。因此，在未有充份準備之前，決不會輕舉妄動。

值得注意的是核子戰爭的準備。雙方在邊界屯駐重兵，容易眼看得到，但核子戰的準備，只有情報人員才知道進展的程度。

最近，中共當局破例招待當地外國記者參觀北平地下城。所謂地下城，是一條環城的地下鐵路，並在鐵路兩旁建有各種商店、食堂、會場、宿舍及文娛活動的設施。其實，北平街道寬敞，車輛稀少，在實際需要上，這條地下鐵路沒多大作用。不過，北平當局並不諱言，他們強調指出，地下城的建立，完全為了備戰和防空，不是要疏導北平交通。

中共飛彈指向莫斯科

不久前，本港一家英文報紙發表一篇特稿，據說中共目前至少擁有五枚可以射到莫斯科的飛彈，這些資料是根據美國偵察衛星所得。這批飛彈的射程為三千五百哩，相等於美國在九年前發展的「泰

從中國大陸東海岸與華盛頓、紐約相距達六千哩；而中國大陸西北地區與莫斯科、基輔的距離僅為三千哩。現在中國設置的飛彈射程三千五百哩，其目標當然不是美國城市而為蘇聯。

同時，今天已再沒有人相信美國會對中國大陸施行核子攻擊，美國和中共的關係日漸好轉，中共醫生代表團、科學代表團、貿易代表團等，像走馬燈般到美國進行友好訪問，當然不會一面握手言歡；一面按鈕把飛彈射到北平。

最近，周恩來接見西方記者，一再提到蘇聯重兵壓境的威脅，這是爭取國際同情，諒解中共對核武器的發展；由此也可以見到，北平廣建地下防空壕，是對蘇聯備戰而不是對美國。

莫斯科建飛彈防空網

中共除發展五枚射程三千五百哩的飛彈外，還有二十枚中程飛彈，射程由一千至二千五百哩不等，這一來，西伯利亞所有城市，都在中共核子飛彈射程內。

中共已有能力把核子彈頭投到莫斯科，已是毫無疑問的事；但問題是中共只有

嚇蘇聯不敢向中共發動攻擊呢？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偵察衛星在高空攝影，顯示中共已有五枚射程可達莫斯科的長程飛彈裝置在地下發射台中，隨時可以發射；這一個情況，蘇聯當局自然也知得清楚，因此，蘇聯也針對這事，做好了準備工作。

最近，美蘇兩國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在蘇聯堅持下，美國卒同意在莫斯科及華盛頓周圍建立新的防空飛彈基地，這項協定，在今年五月間尼克遜訪問莫斯科時，與蘇聯共黨總書記布里玆涅夫簽署。

為什麼蘇聯可以同意今後五年內不得建立新的飛彈基地或建造攻擊性飛彈，卻堅持建立防空飛彈基地呢？顯明是針對中共的五枚可以毀滅蘇聯的傢伙。

CHINA

SOVIET UNION

中蘇邊界形勢圖

百枚防空飛彈，這種飛彈是專門用以攔截來襲飛彈的，有了這飛彈防空網，中共的五枚飛彈可能無所施其技。到目前，蘇聯已在莫斯科周圍設置了六十四枚「高拉殊式」飛彈，這是一種長僅三呎的地對空飛彈，射程二百五十哩，專用以攔截巨型越洲彈道飛彈的。不過，「高拉殊式」已是一種落伍的防空飛彈，是否能攔截中共的長程飛彈，頗有疑問。但有證據顯示，蘇聯正在研究發展更新型和更有效的防空飛彈。

照美國專家意見，中共雖擁有飛彈，卻相當落後。他們目前還只能使用液體燃料作動力，相當於十二年前美國飛彈的水準。美國官方所得資料，中共已經建立一座製造固體燃料的工廠，但迄今為止，中共還沒試射過使用固體燃料的飛彈。

中共一九六九年前，已數度成功試驗了威力達三米加噸的核子炸彈，及供飛彈使用的核子彈頭。按一米加噸等於一百萬噸TNT烈性炸藥，三米加噸炸彈的威力，等於一九四五年美國投落廣島的原子彈的十五倍。要是中共飛彈有機會落到[illegible]，那毀滅性是相當驚人的。不過，核子戰是相對的，同樣受到威脅的是北平，和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城市和基地。

環伺中共的飛彈基地

在一九七二年內，蘇聯又在與中國接近的地區，建立五個戰術性核彈基地，兩個在外蒙古，一個在黑龍江，兩個在中亞細亞。到目前為止，環伺中國西北和北方邊界以外的戰術性核子飛彈基地已增加到十九個。所謂戰術性飛彈，通常是指射程二千哩以下的飛彈而言。

因此，一位法國軍事評論家指出：即使中共果眞擁有五枚可以射到莫斯科的戰畧性核子飛彈，也不足以阻嚇蘇聯對中共的攻擊野心。假如蘇聯採取先發制人的攻擊，從十九個與中共接近的基地發出的中程及遠程飛彈，足以摧毀絕大部分中共飛彈基地。即使中共有一兩枚長程飛彈可以徼倖射出，也不一定能射到莫斯科，因為蘇聯有充裕時間可以在已經建立起來，[illegible]

這位軍事評論家認為：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足以阻嚇蘇聯。那就是：中共也擁有大批中程及短程核子飛彈，以及大批可以携載核子炸彈的重轟炸機，有能力一舉摧毀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十九個飛彈基地及毀滅西伯利亞各大城市，唯有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才有所顧忌，而收阻嚇之效。

十八個月內是關鍵時期

樂觀的歐洲觀察家認為：蘇聯和中共不致發生大戰，他們的論據說：中蘇共之間看不出有必須循諸武力解決的必要。不過，也有人認為，在近代史上，每一場戰爭爆發之前，總有一批樂天派的觀察家認為打不起來，因為他們自已不希望有戰爭，事[illegible]個月間，蘇聯在中國邊界外增建了五個飛彈基地，並加派了三師機械化部隊在邊界，如果蘇聯不是準備大打一場，為什麼要作出這樣的措施？

據倫敦的觀察家認為：今後十八個月將是關鍵時期，因為到一九七四年中期，中共將擁有三十至四十枚越洲飛彈，可以射到莫斯科及蘇聯歐洲地區的其他城市，到那時，蘇聯即使要先發制人，對自己也太危險了。因此，蘇聯要發動攻擊，很可能在這十八個月內行事。這看法，中共很可能體會得到，北平的地下城，是防範性質，萬一北平受到飛彈襲擊，這「地下城」能有多大作用，恐怕要受到考驗了。中蘇共會打起核子戰嗎？看上述的種種情勢，你自己可以下一個結論。



中共為了珍寶島事件，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蘇運動



一九六九年在珍寶島前線作戰的蘇軍，冰天雪地下與中共軍交火

中共人員考察香港旅遊業

完顏

參觀著名豪華酒店

中共派了十六名旅遊業考察人員到了香港，研究香港的旅遊事業以及其他旅遊事業，帶了很多寶貴經驗回去。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社會取經驗，實在已成了家常便飯了。本來，取長補短，互相學習，並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只是中共認爲有失體統，不願公開張揚吧了。

這十六個人是由北京的對外貿易部的金屬和礦物進出口公司派出的採購團，名義上是貿易代表團，實際上就是旅遊業的考察人員。他們到過文華酒店、半島酒店、利園酒店、怡東酒店以及尙未完成的富麗華酒店和澳門的李斯保酒店參觀訪問。例如，他們在文華酒店訪問時，拚命記下一切所聽到的東西，諸如建築材料、排水系統、空氣調節、垃圾處理、地氈、花磚以及房間的服務等等。他們對這座現代化的高級旅館的一切都感興趣，不時通過翻譯表示：「很美觀，十分好」的讚詞。

他們到了正在修建中的富麗華酒店時，團員均忙於拍攝通風設備、門的材料等等。他們也承認，中共必須

得很少，但聽得很多，看得更多，可見他們此來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要看看香港是如何接待外國旅客的。

五年後才能發展

目前，在中國大陸，確沒有一間比較現代化舒適的旅館，可供遊客居停。例如，在中共的旅館內，如果要熄燈時，必須爬起床，到門口去按鈕。在香港，比較普遍的旅館，都可以躺在床上熄燈，十分方便。這一點，中共的代表人員是看在眼裏的。這些北京派來的代表，他們也穿起比較舊式的西裝、白襯衫，結起領帶，不再套上毛裝，標新立異。他們好像不願驚動香港居民似的，但香港人還是從報紙上或從街道上，看到這批代表的。他們的到來，必然引起香港人的一個疑問：「到底中共何時才發展旅遊業呢？」中共發展旅遊業後，香港人不但可以更加頻繁地返回大陸遊覽觀光，同時香港的旅遊業也可以獲得進益。相信，全世界人士也都在渴望中共打開大門，容許遊客隨時進去自由參觀遊覽。

據香港的旅遊業和旅館業人士透露，中共發展旅遊業，至少需要再過

撥出人力物力發展，則三年內也可以頗具規模。香港的怡東新酒店，在十八個月內修建完成開業。在中共，相信無法達到這種速度。中共目前對旅遊業務，仍然是一個門外漢。中共在旅遊業方面欲趕上香港，還得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旅館設備極差

自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中國大陸的旅館建設，是十分落後的，雖然北京也修建了幾座算是高樓大厦的旅館，但在規模上和設備上，在香港來說已算是三、四流的了。據最近訪問過北京的人士說，北京市已有六個建築地盤，據說是用來興建大型的現代旅館的。這些代表人員，也許就是要在香港取經驗之後，返回北京去開始新旅館的建設。

中共不但在旅館方面正在積極準備迎接旅遊業的開展，在其他方面，也在作着準備。例如，目前中共已經放棄全國學習俄文的課程，而掀起一個學習英語的運動。這些英語人才，就是爲了迎接西方訪客的。另外，美國的一位室內設計師戴基勒，已經去過北京三次。各國申請到中國大陸旅

氣公司的代表，也被邀請參加訪問香港的代表團的雞尾酒會。最近在廣州舉行的秋季交易會，中共已批准了二萬三千名外國商人進去參觀交易。由於中共的旅館設備不夠，很多商人不得其門而入，很多只得呆在香港，等待輪流到廣州去參加交易會。中共也承認，由於旅館設備之不足，因此無法邀請更多的外國商人進去。

外國遊客不方便

一位到過廣州幾次的英國商人，曾經向中共建議開設一些小型的士多或餐室，供應即時咖啡、餅乾、黑麵包等食品，方便遊客隨便購食。因爲一過了營業時間，就沒有辦法吃到東西。他們也沒有一處可以聊天或飲茶的地方，晚上只有買一些東西，回到旅館的房間內談天，很不符合外國人的習慣。同時，旅館房間內的服務也不夠週到，所以有人建議在房間內應多準備一些茶袋、滾水，使客人可以隨時飲用。

據英國商人透露，中共海關目前是准許每個遊客携帶兩瓶烈酒入境。由於瓶的大小未規定，很難有一個標準。有些人好飲北松子酒，也應該准

大陸旅遊，最好記得帶肥皂和洗頭水，因爲在大陸很難買到這些東西，即使買到，質量也不好。據說，有些旅館的房間，一年才使用兩次，因此到了交易會期間，旅館房間內有霉味，十分難聞。臭蟲和蚊子也經常出現。據住過中共旅館的外國人士指出，中共的旅館實在太落後了，無法趕上現代的需求。也許爲了這個緣故，中共才派了代表團前來香港學習先進。

中共代表團確實也細心考察，願意學習。他們對於一些新式的設備特別感到興趣。例如在旅館的每一個房間內設有小型雪櫃，按鈴叫侍役的信號，以及每個旅館房間有一座看台等等。他們一看起來，房間外面均有看台，不是很奢侈嗎？但經過解釋之後，他們才知道，原來這種看台可以擋住炎熱的陽光，可以省下冷氣費用。

準備興建高層旅館

這一個代表團裏面，當然也包括貿易人員在內。他們對德國機器的質量和耐用方面深具印象，他們十分讚賞美國的升降機，對瑞士錶之準確性和耐用，也深表讚揚。他們雖然對日本的仿造很了得，但卻認爲日本貨並不耐用。代表團人員不願談到中共準備在何處修建現代的旅館供外國遊客使用。

有一個參加中共代表團酒會的香港著名設計師甘明曾多次問到代表團團長，廣州是否準備修建一座三十層高，內有三千個房間的大旅館。他並不知有此事，問另外一個團員，這位團員才說，準備修建的一座旅館，並不是三十層，而是廿七層，並沒有三千個房間，只有一千個房間。這個

由這位甘明先生所設計的。甘明認爲，未來中共爲「外國朋友」所修建的旅館，一般都選在市郊。他是從過去的歷史和中共的心理方面作出上述預測。中共希望符合這些招待外國人的

如果把旅館修建在郊外，比較容易控制。旅館的附近可以建立一些接待外國遊客人員的宿舍，避免和民間混在一起。

這位設計師十分幽默地對中共代

一個共產黨重要人物設計一座住宅。這位重要人物問我：『你怎麼知道這樣設計？』我告訴他，我也是中國人，我知道你需要很多不同的出入口，可以秘密接待不同人物的訪問。」

毛澤東的「原則」

古鶴翔

當毛澤東跪在「蘇聯老大哥」面前，簽訂所謂「中蘇友好條約」的時候，是以「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爲號召的。

現在，所謂「中蘇友好條約」並未廢除，而日本已眞的走上帝國主義之路了。

日本重佔了冲繩島，侵畧我釣魚台，而且公然支持日本向蘇俄「索回四個島嶼了。」

我們要質問中共：日本究竟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國家？爲什麼中共要支持「帝國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的老大哥」？

或曰：蘇聯已變質成爲「社帝」了，但日本是否已成爲中共的「同志」呢？請看十一月廿五日大公報的標題：「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

爲什麼中共對日本「邦交正常化」會如此高興呢？

理由是：日本富有了，中共可以利用這富翁來鎮壓中國同胞，搗亂美國，對付蘇聯。

誰都知道，近日泰國、東南亞各地都掀起了抵制日本經濟侵畧的浪潮，而馬克思主義就認爲經濟侵畧必將發展成爲「軍國主義」。

中共責罵蘇聯是「修正主義」，照理中共應該堅持「馬列主義」才對。

何以中共卻爲了與日帝「邦交正常化」而歡呼呢？何以中共支持日帝與昔日的「老大哥」鬪爭呢？

是中共已成爲「日帝的同志」，還是中共本身已成爲「最偉大的修正主義者」？

是中共想向自由世界滲透，抑或中共根本就不講「原則」？

老實說：中共根本就沒有「原則」。中共一貫來就只曉得假「原則」之名，胡作妄爲。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可以「擁護蔣委員長」，「實行三民主義」；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可以襲擊抗戰的國軍，支持侵華的日本人；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會不顧人民死活，擾亂國家的金融，打擊國幣的信用；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要擴大內戰，奪取政權；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可以「一面倒，倒向蘇聯」；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毛澤東便會破壞中共的「憲法」，自吹「四偉大」，發動「千萬人頭落地的文革」；只要對毛澤東有利，林彪及中國人民便要「粉身碎骨」，「文革」之罪盡屬林彪。勾結美帝、日帝，殘殺中國人民，這都是毛澤東的「原則」。

可笑近日的一小撮所謂大學生，竟然急於「認同」這一個政權，而誣蔑反共者是「毀謗自己的祖國」！

眞奇怪：「大學生」竟然不知道國家、人民和統治者是有分別的。我們攻擊毛澤東共產黨，但我們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同胞。在這媚共逆流洶湧的國際環境下，爲什麼我們堅持反毛反共的立場？就因爲我們熱愛孫中山創建的、蔣中正領導着的、中國人民希望之所寄的中華民國！

也談「反共不是反華 愛國必須反共」

岳騫

最近看到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吳俊才先生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反共不是反華，愛國必須反共」，讀後深覺意有未盡，茲就此點，再抒己見。

首先說「反共不是反華」，此點至關重要，因爲目前海外各毛幫爪牙及應聲虫，一致把反共人士的行動說成反華，認爲凡是反共皆犯了罪，甚至有些幫閑更指反共人士是漢奸，筆者每聆此種妙論，不怒反笑，因爲這批人違共黨的外圍都談不上，既不了解毛幫過去的歷史，也不明白現在的政策，不知道眞正有資格稱爲漢奸的，就是毛澤東及其一小撮人，他們不但過去是漢奸，現在將來永遠都在作漢奸，他們決不能代表華，祇是中華民族的一羣敗類而已。口說無憑，舉例以證。

中共於民國十年第一次開成立大會時，就確定是第三國際共黨支部，出席大會十二人，除去一個張國燾因受不了毛澤東壓迫，脫離了漢奸集團，其餘諸人幾無一例外皆作了漢奸，所不同的是陳公博、周佛海投了日本，其餘的人投了蘇俄，假如根據勝利後施行的懲治漢奸條件，凡通謀敵國，意圖危害本國者皆應以漢奸論處，則毛周及被鬪垮的劉鄧，死去的林彪，無一人能得到赦免，茲將毛幫賣國通敵罪狀，逐條舉出。

一、毛幫在江西時組織僞政府，國號是「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旗子就是蘇俄的國旗，天下有沒有一個國家、國號國旗與另一個國家相同的，即使澳洲與加拿大本是英國移民所建，但最多也祇是國旗上角保留英國國徽，以示不忘宗邦，也沒有完全把英國的國旗國號都搬過來，我們每述及漢奸政權皆舉出滿洲國，王克敏、梁鴻志、但這些組織何嘗以日本國旗爲旗，日本國號爲號，至於抗戰期間在南京成立的汪政權，更是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執此而論，毛幫就在漢奸中也是最低級的。

二、民國十八年蘇俄軍因中國軍警搜查哈爾濱中東路俄人宿舍，引起衝突，俄軍乘機進攻札蘭諾爾，滿洲里，我旅長韓光第將軍殉國，梁忠甲將軍被俘，要算是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最大一次對外中共不然，當時中共尙偏處江西，自身不知命盡何日，竟然擁臂高呼保衛蘇俄，不但說，而且眞的實行，組成援俄義勇隊，在東三省招募土匪流氓以擾亂中國軍後防，策應蘇俄進攻，隊長是劉伯承，副隊長葉劍英、這兩位爲蘇俄內應，屠殺自己同胞的「元帥」、現仍健在，葉劍英好似掌了忠義堂的帥印，此種行徑不僅爲民國以來任何漢奸集團所無，就在中國歷史也甚少先例。

三、毛僞政權成立時，毛澤東以「國家元首」身份在天安門宣佈「建國」，在那樣「隆重」的場面下，竟然振臂高呼：「我們決不中立，我們要一面倒。」此語爲天下人所共見共聞，願歷史家有以告我，上下五千年，東西數萬里，有沒有這麼一個「政府」，這麼樣的一個「元首」，眞眞是打破了作漢奸的紀錄，中國的石敬瑭、劉豫，固然拱手欽服，就是二次大戰的賴伐爾、吉斯林也會相顧失色，羣嘆後生可畏。筆者感到自慰的，就是從來未曾默認過自己是這個「政府」統治下的「人民」，否則自己也要蒙上一點漢奸的色彩了。

四、民國四十三年毛幫公佈了「憲法」，「憲法序言」中有這麼一段：「我國同偉大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同各人民民主國家已經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誼，……對這種友誼將繼續發展和鞏固。」這總算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憲法」，從沒有一個獨立國家的憲法會把同另外一個國家牢不可破的友誼載入的。菲律賓是美國一手建立，但菲律賓憲法何嘗載入與美國牢不可破的友誼，就連日本現行憲法是在美國佔領下草擬，日本人至今稱之爲麥克阿瑟憲法，但這部憲法也並未列入同美國牢不可破的友誼。毛澤東行事，多屬空前絕後，就以這部憲法而論，過去固然未曾有過，相信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是一部典型的漢奸憲法，起草公佈這個憲法的人，當然是漢奸首領，漢奸怎麼可以代表華，漢奸與華基本上是站在對立地位的。

五、一九五〇年史達林七十大慶，毛澤東親去拜壽，此時毛幫已是一個「國家」，毛澤東也是一個「國家元首」，依照國際禮節，毛澤東到了莫斯

步時，出面歡迎的衹有一個副總理兼外長莫洛托夫，蘇俄那位總理史達林高坐克里姆林宮中等候毛澤東這個「元首」去拜謁。當時在共區也有人據此提出疑問，毛幫宣傳人員答覆說「史大林元帥」是全世界革命領袖當然不能去迎接「毛主席」，這個理論壓根就說不通，事實上史達林並非不去火車站接送客人，二次大戰時，史達林就去火車站送過日本外相松岡洋右，而且還抱住松岡親熱的說：「松岡先生，咱也是亞洲人呀！」這件事經過也是天下共見共聞的，能送松岡洋右，何以不能接毛澤東，是不是確定毛澤東身份不如日本外相。

再退一步說史達林身份太重，不去迎接倒也罷了，奇怪的是蘇俄也有國家元首，當時的元首名什維爾尼克，地位並不高，他怎麼不去火車站接一接。而且根據紀錄，東歐附庸國的元首去莫斯科，史達林當然不去接，但什維爾尼克是到機場迎接的，獨獨不去接毛澤東，可見在史達林及蘇俄羣酋眼中，也[illegible]。

中國人談起溥儀在滿洲國，總認爲是恥辱的象徵，但溥儀在民國二十四年四月訪日，日王裕仁偕首相以下官吏，親王以下貴族，拱立東京車站恭迎，溥儀走下火車，由裕仁介紹與日本官員見面時，當時日本閣員首相岡田啓介，外相廣田弘毅，藏相高橋是清、陸相林銑十郎，內閣書記官長吉田茂，這批人或前或後都會擔任日本首相，但當溥儀經過面前時，個個鞠躬九十度，自稱姓名臣××，臣××，比起毛澤東之在莫斯科，眞是雲泥霄壤之別，同是作傀儡、作漢奸，則溥儀要比毛澤東有骨氣得多。

當然毛澤東在莫斯科也受到「特別禮遇」，記得當時毛報紀載兩大「盛典」，一是斯大林大元帥當晚接見，二是斯大林大元帥爲了接見毛「主席」特別打了一條領帶。這兩大「恩典」在毛幫人員看來眞是聖恩深重，在筆者感覺幸而未作毛澤東的子民，否則畢生也蒙此恥辱。

六、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去莫斯科出席蘇共四十周年大會，向留俄的中共的學生演說時，竟然聲稱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要有個頭，這個頭就是蘇聯，全世界共產黨也要有個頭，這個頭便是蘇共。爲了向蘇俄輸誠，把肚裏僅有的一點墨水，紅樓夢的掌故也搬出來了，把林黛玉說過的「東風壓倒西風」作爲向蘇俄的頌揚，可惜赫魯曉夫是個掏礦的出身，未看過紅樓夢，不詳其出處，不能領情，結果鬧翻了。

以上所舉六點毛幫作漢奸的證據，件件眞實，鐵案如山，怎麼漢奸一變又代表「華」了，如果有這種理由，則抗戰期間我們同漢奸僞組織的鬬爭，不是也變成反華了。

當然許多爲毛幫辯護的人會說，毛澤東現在不是也反蘇了，過去的事應該一筆勾銷。

這一說法更加不對，歷史上與毛澤東處境相同的人甚多，不必他舉，祇說一個人所共知的吳三桂，吳三桂後來也反清了，當吳三桂起兵反清時，曾秘密派人至安徽徽州延聘處士謝四新，謝辭不赴，答以詩：「李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來詎臥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爲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夜角聲應不寐，那堪思子又思親。」此詩畧改數字就可改贈毛澤東，尤其最後一句更爲神似，毛澤東自幼忤逆，自不會思親，但思子倒是千眞萬確，可能因思子過度而至失常，所以在廬山會議時才不打自招的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一個兒子死了，一個兒子瘋了。」

其實以毛澤東與吳三桂相比，吳三桂地下有知，可能會又衝冠一怒的。因爲吳三桂反清，還是架出大明作號召，不問眞眞假假還又架出一個朱三太子。毛澤東反蘇、直到今天還是用馬恩列史去反蘇，等於吳三桂反清，要舉起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清世祖福臨的神主牌去反康熙皇帝，吳三桂決不屑爲此。所以同是當漢奸，吳三桂仍然要高毛澤東一級，青史難寬白髮人，歷史永不會原諒毛澤東的漢奸罪行，誰認爲毛澤東代表的是華，願意供他驅使，誰就是甘心作漢奸。

前面說的太多，現在再說愛國必須反共。

有關毛幫危害世界的事，此處不暇細談，衹說屬於內政的事。現在姑不談毛幫僭竊政權之不合法，祇就其役擁而論，首先要認定一點，政府是爲人民而存在，一個好的政府是要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教育程度，發展工商業，對外與隣國和睦相處，對內使人民安居樂業。決不是擺出一付黑社會首領的嘴臉，對外國任何事務都干涉，而本身內部問題樣樣不能解決。

許多人身在國外爲毛幫作幫凶，口裏喊着強大的「祖國」，但是直到今天尚未見一個眞正有成就的人肯回「祖國」服務，何以？大家都知道「祖國」同胞，包括共幹在內，都過的非人生活，大陸人民生活如何，祇看每月逃港難民便可知道，曾經看到一位過去現在都吃反共飯，內心也仍然在反共，但爲了要回大陸觀光可以再回美國騙飯吃，竟然作毛幫傳聲筒，說大陸青年逃亡是受了同鄉探親港澳居民的引誘，希望來香港享受資本主義生活，眞是奇談，喪心病狂之論，一個人除非眞到了活不下去，誰肯抱着一個球膽去泅過大海，以生命作賭注，而這場賭，在跳下水時已經輸掉了七成，想起前年大海的滾滾浮屍，說此種話的人，尚有心肝乎。

我們在海外的中國人，如果不愛我們的國家，不愛我們的同胞，我們也可以學那些幫凶幫閑者高唱「偉大的祖國」如何如何，即是品格高一點，也可以緘口不言，作一亂世逸民，何必聲嘶力竭反共。這是基於民族的情感，人類的良心，我們在海外吃得好，穿得好，過着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坐視大陸八億同胞受毛幫荼毒宰割，永遠過着死不得活不得的生活，而無動於衷，此種人尚能謂之人嗎？

爲了愛國家，愛同胞，必須反共，毛幫僞政權不倒，共產黨這個邪惡組織不消滅，我同胞永無見天日之時，他們如同一羣墜在井內的人，眼巴巴望着井口上有人經過，援助他們出井，我們恰好處在井口上，若是坐視不救，於心何安，至於落井下石，自己不肯援救，反而阻止別人作援救同胞工作，這種人連禽獸都不如。



和談能侈言嗎?

柳以青

最近讀到了一篇由海外大羣大學生署名，題目是「國共談判是時候了」爲題的文章。

他們列舉了東西德、南北韓最近的情勢發展，因此，就問：「爲什麼中國人不能用和談方式，來解決自己的紛爭？」於是，他們提出了以下五項建議和談的初步行動的大綱：

「一、雙方立即指派代表，分別在台北和北京磋商和談的議程和原則；二、停止武裝挑釁，和惡意宣傳；三、免除返鄉探親的一切限制，保證出入境的自由與安全，並共同設立專門機構，協助辦理必要手續，使分裂的家庭得以團聚，使通信旅行和其他民間活動，得以迅速有效的進行。四、取消現有的妨碍文化交流的禁令。鼓勵文化及新聞團體的互相訪問。五、共同表示支持，而不阻撓海外同胞推行的統一運動。」

統一只是爲滿足民族感情

在提出了這五項建議之後，該文說：「這些建議，以目前雙方敵對的現況來看，似乎是陳意過高。事實上，它們不過是大樂章的前奏曲，只要雙方執政的人，看得遠，想得深，體會民族的感情，拿出勇氣，超越意識形態的限制。民族的驕傲，和幸福的樂章，就會在和諧的氣氛中節節呈現。世界上沒有不可能的事，『不可能』只是我們沒有勇氣向政治現實和僵化了的意識形態挑戰的藉口。」

我不懷疑這一羣「海外大學生」們的憂心憂國的熱誠，他們只是見到了目前中國的分裂情形，提出了他們的願望。可是，我卻對他們所提出的建議內容，雖然僅是「初步行動」的綱領，覺得頗有商榷的地方。

第一項建議是派代表舉行和談，以決定議程和原則。其實，這一「派代表」的建議是多餘的。因爲我們是生活在海外，國共雙方的原則都是很鮮明的發表出來了。何須再以「派代表」的方式來表達？問題是身爲海外的人士們，如何來表示他們對這一和談原則的內容。

根據「海外一羣大學生」的原則內容是：「站在民族情感和國家利益的立場，我們現在呼籲兩個政府進行和談，初步期望只是在消除雙方互相敵視的態度；對任何一個愛人民的政府而言，這不是一個太苛刻的要求，我們主張和談，只是希望統一。……分裂的中國永遠是病態的，國共的極端敵對，嚴重地損害了國家利益。今天的國際社會，說穿了，還是以國家利益爲先的老套強權政治。……國共的敵對，只增加外人佔便宜的機會，國共雙方社經建設，雖有初步成就，但在今日強權的世界中，爲了個人恩怨，黨派鬭爭，仍不顧最高的國家利益，和民族生存的發展，而非要鬭到你死我活，豈不是自取敗亡？」

從這一段的描述上，才清楚了「海外一羣大學生」所倡導的和談原則。是爲了民族感情高傲和國家利益最高的主旨而願由和談達致統一的。又可以總結一句的說：乃是對任國際的對外關係，以及海外人士們的民族情感的宣洩而立論的。

立國之道對內大於對外

這裏，有一個理念我們必須澄清：究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建立，是對外重要呢？還是對內重要？其實，也是任何一個國家之所以成爲一個國家，在基本上應該考慮的問題。原則上，一個國家該是對內和對外互相發展而倚重的。然而，在無法兩相兼顧之下，對內必然是重要過對外的。這是一個政權的立國之道。無論從民族與國家立場，我們只能強調對內的政策的不斷改善，使到國內的人民，不但有豐衣足食，同時，也該使他們自由自在。假如對內的政策健全的話，才是對外關係的基礎。假如一味的謀求對外的關係，而忽畧對內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的話，那決不是一個國家的立國之道。

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們，基本上對自己的生活，無論物質與精神生活都是自由自在的，因此，在對國家的希望上，很自然地就偏向了對外關係，這也是海外人士們所生活於不同地區的希望而已。事實上，絕不是一個國家正常的立國之道。從近代歷史上以及我國傳統的歷史上，我們都可以找出很多這方面的例證，證明一個國家和一個政權的立國之道的常態與變態。

一八七〇年時代的德國和義國，並沒有順隨那一時期的殖民主義者的發展，儘量向外擴張，原因乃是對國家內部的整理政策，置於首要地位，以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當希特勒當政之後，專心向外發展，而忽畧了內政，卻給德國帶來了厄運。

再如我國的宋代，固然遇到了強有力的外患，致使逐漸無法抵抗，可是，假如宋代末期的內政眞是有所改善的話，外患也決不是能如此得逞的。

可是，我們卻看到很多的國家，由於內部不穩而拚命向外打關係，希圖以對外的關係，來解決內部的困窘，到頭來，還是問題重重的。因爲對外關係，對於國際方面固然有不少收獲，但決不會由對外關係就可以解決對內的矛盾的。實質上來說，如果眞的關心國家民族的話，應從對內政策之改善做起。這方面海外人士們，應該大加強調才不愧是眞有愛國之眞誠。

難民問題的事實與宣傳

第二項是「停止武裝挑釁，和惡意宣傳」。首先，所謂武裝挑釁是指十[illegible]

？很可能是指金門與大陸間的炮戰——隔日的。這方面很可能是「海外一羣大學生」不太明瞭情況。假如有機會的話——相信大陸的廈門前線，永遠不會讓海外人士們參觀的，可是，台灣的金門前線，曾經有很多的海外人士們前去訪問過，這羣「海外大學生」可以乘寒假和暑假之便前去參觀。以前，中共卻曾有武裝挑釁，但卻在古寧頭被結果了，多年來炮擊，宣傳彈多於實彈而已。

關於宣傳，我不想在上面加上「惡意」兩字。原因是這「惡意」兩字的定義頗有商榷之處。事實上，很多被人所目爲之宣傳，卻是眞眞實實地實情透露和傾吐。那麼，所謂的「惡意」與否，該是如何訂立呢？這裏我們不妨舉一個例子，來看一下這種的宣傳是否是「惡意」的。

對印度的中國西藏難民，和港澳的中國難民，中共的代表黃華，何曾一次的宣佈：根本沒有中國難民，並且要求聯合國救濟難民的機構停止援助，否則以干涉內政論之。

台灣的國民政府對這一點大加反對，以爲中共在無視難民存在的事實，藉以掩飾暴露中共統治下的暴政。從這兩方面的聲明來說，如果以「海外的一羣大學生」來肯定他們都是宣傳的話，那麼，究竟誰的宣傳該加上「惡意」呢？而判斷這一「惡意宣傳」的標準是什麼？相信任誰都會很容易指出的。因此，關於宣傳的問題，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問題，基本上我們要看的是：誰說了事實，誰明了眞相？反對不說事實，不明眞相的聲明，恐怕是最有價值的。

第二及第三項，可以說是對中共而言的。這方面我以爲不必外人國共和談的項目裏，實則是對中共對內政策的改善要求而已。

就我住在香港來說，很多人都可以前往台灣，到現在並沒有發現由於入境後，就被拘留等事情；然而，前往大陸的人士們，卻不時有被扣留的新聞。同時，我又知道，每當海外人士們前赴台灣後，任你自由自在地去亂跑亂闖，根本無人注意你到台灣後的行蹤，願意去找親朋可以，願意深入民間也可以，根本可以說是自由的天地。可是，回大陸的海外人士們的待遇是如何？只要一問回過去的人士們，就可以知道了，絕對沒有行動的自由。同時，所謂「分裂家庭得以團聚」的要求，在台灣根本不成問題，可是，在大陸上，卻會產生很大的問題。第一是團聚家庭的經濟吃飯問題如何解決？在大陸人民的生活是按月配給啊！第二，很多的大陸家庭，由於工作的分配，本身家庭成員就是長期分散和短期相聚的。請想，在這內政完全不同的兩個分裂的政權內，怎麼可以要求他們互相保證呢？

所謂統一運動是空談

第五項聲稱：「共同表示支持，而不阻撓海內外同胞推行的統一運動」。

在這一點上，我有幾點要表白的意見。

一、共同表示支持統一運動，這方面根本是存在已久的事實，只不過是所標榜的主張不同，一是復國，一是解放。相信「海外一羣大學生」絕對不是對這方面加以請求雙方表示支持的。

動。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這一羣海外大學生所主張的統一運動，要求國共雙方支持並且不要阻撓。那麼就是說：在這海外人士所發動的統一運動中，國共雙方應該放棄他們的「復國」與「解放」，而要支持海外大學生們的統一運動主旨。這主旨是：(一)「苦難人民的生活和安定的要求」；(二)「雙方不要再以正統自居」；(三)「免於近代民族的悲劇」；(四)「消除政治上的敵意，開放胸襟，互相接納」的和平統一。

這裏可以看出這羣「海外大學生」的意見是：先行把國家統一，其他的政治政策可以慢慢的談。因爲他們說：「要談實行理想，貫徹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我們並不反對，但要在不互相敵視，不妨害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才可以談。」

恕我不能接受這一個只談統一，不談理想的建議。假如沒有一個建國的理想，又如何能夠談到統一。如果眞的要爲統一而統一的話，我並不覺得這樣的統一會有什麼效果。因爲，統一不僅是一個理念，同時也該先有統一的內容的。否則，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海外人士如果要談中國統一，主要的是先該對統一理想給予一個藍圖或設計，這樣恐怕是最實在的，否則的話，並沒有眞正的解決了統一問題。

假如說「貫徹三民主義或共產主義，都不反對的話，那就是先肯定了將來統一中國的設計，在海外的這羣大學生中，是想以調協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來做將來統一中國的建設藍圖。問題是：究竟這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否能夠調協呢？恐怕該値得先去研究的。

而這羣海外的大學生，不要只以身處海外的身份，來侈言將來統一中國的期望，而也該體察一下，究竟一個生活在「貫徹三民主義」和「貫徹共產主義」制度和政策下的中國人，其生活的情形究竟有什麼不同？假如兩者相差無幾的話，當然可以做成統一的基礎；可是，如果做成天壤之別的話，那恐怕要分判一下彼此的優劣了。起碼，生活在海外的人士們，還有充分的認識、了解和批判的餘地。

內政賢良乃統一的保障

在我所了解的目前中國分裂的現況，恐怕絕不是由於「個人恩怨」和「黨派鬪爭」就可以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的。從近代中國發展歷史來看，那是民族文化的復興與摧殘；人權的民主自由的建立與奴役的大前提所決定了的中國目前的分裂。而將來統一的保障，也必決定於民族文化的復興與人民的自由與人權的建立的。

目前的國際情勢是很難再有外力之大舉侵略了，除非一個國家的內政有問題。因此，我以爲統一既是中國內部的問題，我們只有比較兩政權的內部政策之孰優孰劣了。藉口對外，對國際而要求統一，當然是一個歧途！

認識中國

蘇聯間諜潛伏西方情報機構

譯文

犧牲長期盟友反爲敵人解困

許多西方情報機構，在戰策和安全方面，存有一種危險的情勢，致使自由世界的高層政治領袖，產生許多錯誤的決定和政策。

其中有許多決策與政策，是基於不正確的情報分析，或敵人故意散播的假情報，這些決策現已危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部公約組織」及「東南亞公約組織」的繼續存在，並且在心理上削弱了自由世界抵抗蘇聯或中共作進一步侵略的意志。

這種情勢並非突如其來，而是西方國家情報效率日漸減低的結果，而其情報效率之所以減低，乃是因爲情報機構的高層人士領導不當，以及在戰略情報機構內，刻意栽培了一些同情他們心目中的蘇聯與中共目標的主要人員所致。

在共黨長期的耐心栽培下，他們已經滲透不少間諜到西方的情報機構內，而且在蘇聯領導階層所設計，而由蘇聯秘密情報機構的執行下，一項週密的欺敵計劃，已經提供不少假情報而使西方領袖採取了有利於蘇聯的行動。

例如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的簽字，自由世界的小麥大量運向蘇聯，以挽救其窘困的經濟，鞏固其獨裁政治，不惜犧牲長期盟友，來改善與北平之友好關係，西方工業與技術不斷輸向蘇聯，美國對越戰之缺乏決心與層出不窮的謬議，以及美國向蘇聯和中共所做的種種讓步，均在在顯示出長期以來情報方面的失敗和無效率，現在，這些現象更已到了危急的階段。

以下對各情報機構所作的檢討，將着力說明其目前的若干問題。

美國中央情報局發現許多問題人物

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於一九四七年成立時，曾由二次大戰期間的類似機構「戰略處」（OSS），承襲了許多人事上和政策上的弱點，共黨之滲透「戰略處」已是一件公開的事實，該處許多有問題的人員，在新成立的中央情報局內，隨即找到一個現成的安樂窩。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初期，中央情報局還由國務院及其他部門，引進許多因爲反共調查而被迫離職的政治難民。

在此同時，共黨及其同路人，已滲透到美軍情報機構及美軍反情報圈，原來擬定一項調查計劃亦被取消。

杜勒斯經任命爲中央情報局局長後，曾接受了柯芬、湯姆斯・布瑞登、小柯德・麥葉，及許多極左傾之輩，其中的柯芬在最近的銷燬徵兵令的案子中，[illegible]

在當時，中央情報局的國家研究委員會會員威廉・彭岱、和許多中央情報局官員，並曾對蘇聯間諜艾哲・奚斯，捐助訴訟基金，布瑞登被任命爲中央情報局國際組織部主任，其助理手就是麥葉。

布瑞登認爲應該以社會主義來「對抗」共產主義，因此中央情報局卽撥款援助美國國內及國外的一些極左派組織，來對抗莫斯科的國際陣線集團。

這項政策到後來證明大錯特錯，並反而助長了新左派的崛起，到處興風作浪，中央情報局忽略了存在已久的共黨組織，許多的社會主義集團剛在中央情報局的捐助下，更加坐大。

西德聯邦情報局近年來一蹶不振

西德聯邦情報局總部設在慕尼黑城外的普拉赫，自從魏瑟中將受命爲該局局長後，該局已受到極其嚴重的挫折（特別是最近兩年來的活動），這一切一直未曾對外公開過。

實際上，在莫斯科與卡爾修斯的特務機構總部，對於西德聯邦情報局全體職員的姓名，不僅知之甚詳，而且還把他們的資料編成索引存檔。另外在德國各地一百處情報工作站工作的兩千四百名聯邦情報局人員，也都全在蘇聯監視之下。也許蘇聯情報界近三十年來，最大的成功是，大約九千名在鐵幕內、中東、非洲和遠東（特別是印尼）活動的聯邦情報間諜與線人，已在最近迫得只好向蘇聯的特務機構妥協。

聯邦情報局在那些掩護良好的特派工作站，蘇聯全都知之甚詳。

在蘇聯與華沙公約國家內工作的聯邦情報局人員，不僅已向蘇聯妥協或遭破壞，其中許多現仍活動的間諜，更有被迫反叛或轉過來爲蘇聯工作者，他們成了反間諜，向西德供應假情報，成爲蘇聯龐大的欺敵計劃的一部份。

賈倫將軍退休前情報工作効果不凡

也許有人會問這是怎麼搞的？

西德聯邦情報局，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日成立的，由當時的「賈倫組織」轉交給西德政府，並由賈將軍擔任局長，在此之前「賈倫組織」從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起，卽一直替中央情報局工作，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七日起它還曾經爲美軍「G—二」，特別是美國陸軍第七軍「G—二」（情報機構）工作。

「賈倫組織」的前身，在陸軍中校邦恩的領導下，於一九四六年三月開始爲美國十軍「G—二」工作，邦恩是位反情報官員，在二次大戰期間，曾與賈

賈倫曾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的這段期間，主持這個機構，這是對付蘇聯最有効的一個軍事情報組織。賈倫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被希特勒免職，由魏瑟中校繼任，二十三年後繼賈倫之後，擔任聯邦情報局局長的也正是魏瑟。二次大戰結束之前，賈倫在美國人的援助下，仔細安排了對付蘇聯的計劃，經過起初的一段躭擱後，他的計劃都已付諸實行，「東部外國軍組織」的餘部，便成了新的賈倫組織中的骨幹。

聯邦情報局和賈倫組織，在情報工作上，有過非凡的成就，也上過蘇聯的當，遭到若干嚴重挫折，然而，主要還是在布朗德和民主黨執政，並對蘇聯和東德採取綏靖政策之後，聯邦情報局才出現了更多重大的問題。在此之前，賈倫和聯邦情報局早已知道布朗德和他的一些心腹，曾與共黨分子秘密會議。

由於布朗德親蘇該局已向蘇妥協

在布朗德成爲總理之後，他卽強迫聯邦情報局局長魏瑟，讓三名社民黨員擔任該局要職。這三人的職務是，迭特・布洛茲擔任聯邦情報局副局長（卽其第二號人物），理查・梅爾博士擔任該局第一部主任（這是該局最顯要的部門），赫伯・李克擔任第四部門（中央機構）的主任。

這三人都是由社民黨任命的，他們在基本上都是親馬克斯主義的。

聯邦情報局副局長布洛茲，並無情報工作的經驗，他以前是社民黨漢堡黨部的主管。梅爾及李克正忙着安插社民黨員到他們的部門去。

如此一來，整個聯邦情報局，在許多社民黨員的連累下，或由於安全上的疏忽，或者兩者兼有，已向蘇聯妥協了。

美國中央情報局與英國秘密情報處都已知道，在鐵幕內的聯邦情報局工作人員，早已被蘇聯特務機構所控制，摧毁，或收買了。

了解梅爾和李克在聯邦情報局內所主持之部門的功能，是很重要的。

三名親共社民黨把持要津爲所欲爲

根據魏瑟構想的聯邦情報局改組計劃，第一部門設有以下的幾個處，東德、蘇聯、波蘭、捷克、華沙公約其餘諸國，中東、遠東（包括中共及印尼）、非洲、拉丁美洲、西歐、南歐、北歐及北美。各處並設有軍事、政治、經濟、軍備、科技及反間諜等小組。

同時，第一部門還負責西德境內一百處工作站的活動，維護在西方國家和不結盟國家內，聯邦情報局人員的合法居留問題，同時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英國秘密情報處及法國的外國情報暨反間諜機構還時有聯繫。

此外它與主管西德內部安全的「聯邦護憲辦事處」、及「聯邦軍事安全處」也保持聯繫。由此可見，梅爾博士及其派任的部屬，佔有非常重要的職位，近數月來，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英國的秘密情報處和法國的外國情報反間諜機構，對於他們供給聯邦情報局第一部門的情報一直都非常的謹愼。聯邦情報局的第二部門，處理的是技術方面的事情，包括通訊、情報或無線電的截聽工作，該部目前由漢斯・布加特領導，一般認爲此人經驗豐富也可以信任。

第三部門由羅勃・波加特領導，處理情報鑑定工作，並準備各情報文件。

聯邦情報局的第四部門，由社民黨員李克領導，這是該局最重要的中央機構，其轄下各處包括有財務、法律、行政、組織、人事、訓練、安全、責任、聯絡、公共關係、以及資料室。

以上四個部門，均在普洛赫聯邦情報局總部辦公，每天均受到副局長洛茲的監督。

聯邦情報局迫切需要改組，以除去其中的左翼政治分子，盡力彌補目前已經造成的重大破壞。由於布朗德的政策，不僅聯邦情報局已處於危機重重的狀態中，西德的三軍情況也是如此。

魏瑟將軍打算在明年十二月廿四日，屆六十歲生日時退休，如果布朗德在大選後仍然執政的話，（按：已當選）很可能會以布洛茲來取代魏瑟。

魏瑟是一個要求很高的職業情報官，卻甘於與布朗德和社民黨妥協。

英反間諜機構還算幹得不錯

另外，蘇聯還一直企圖滲透到英國的秘密情報處和法國的外國情報暨反間諜機構。法國的外國情報暨反間諜機構已曾公開承認，在其組織內，有蘇聯特務組織的間諜人員潛伏，並正盡最大努力在搜尋這些潛伏的人。

英國的反間諜機構「MI－五」，大致說來，幹得還不錯，去年九月間，英國驅逐一百七十五名蘇聯間諜之事，就是他們之功。

儘管如此，它還是有遭到滲透的危險。

五月間辭去「MI－五」主管之職的馬丁・佛尼瓦鍾斯爵士，最近提出警告謂，蘇聯不斷企圖刺探機密——特別是針對政界人士。他在法蘭克斯委員會就官員保密法令舉行的聽證會上曾經表示，政治界人士與新聞從業員，是蘇聯間諜的主要目標，他在更具體的一段評論中還曾表示：

「我可以確定的說，許多國會議員與許多情報官員有聯繫，無疑的，許多國會議員，進了下議院就希望日後能當個部長。如果蘇聯的情報機構能夠拉攏到一名國會議員，而這名議員又能保持數年的議席，逐漸爬到部長級的職位，那眞是家賊難防了。」

馬丁爵士堅決反對修改「官員保密法令」。

「MI－五」的情勢，可能還未達到危險的程度，但其主要人員不希望再有任何法律上的漏洞，讓蘇聯的諜間可以逍遙法外。

在過去，情報界曾經發生許多醜聞和錯誤，但在今天，醜聞和錯誤比起以前更是有增無減，並幾乎影響到每一個西方情報機構，蘇聯特務機構與其衛星組織數年來滲透、欺騙西方情報界的努力，如今已經有了收穫。

自由世界如今不僅是警戒漸趨鬆弛，似乎還決定要自取滅亡。、

（譯自十一月份英國「情報文摘」）

從英國社會風氣看物質與文明

王屯

英國政府統計處最近發表了一篇從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一年的「社會風氣」調查報告書，指出英國國內的暴力案件——包括謀殺、誤殺及暴行擄人等案，一九六一年的數字是一萬二千三百零四宗。一九七一年的數字是二萬九千八百七十四宗。至於朔上一九三八年這類案件僅一千七百零六宗。這就是說暴力案件在英國一九七一年比一九六一年增加了一倍半。比一九三八年增加了約十六倍。統計書又說：離婚數字一九七〇年是一萬五千宗，一九七一年時七萬七千宗。報告書又指出：英國家庭這十年中每週的平均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九十四，物價只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

上面的答案給我們指出一個眞正的事實，物質生活的改善，剛好造成精神文明的倒退。這個文明倒退數字並不是算術級數而是幾何級數的。

不少專家用人口增加的數字，指現在全世界人口總數約三十億，到本世紀末，如出沒有適當的控制，屆時人口會增加至八十億。但從英國政府發表的暴力案件及離婚案件的統計。它顯然比人口增加的比率快得多，我想西方民主社會，如果拿不出辦法，重新建立社會道德，改善目前的教育制度、倫理生活制度，相信西方文明社會的崩潰日子，大概可以將每年犯罪增長率，收進電腦計算機中去求得準確的答案了。

香港雖然沒有將犯罪律的進率提出報告，但從近年的治安情況來看，犯罪率並沒減少。本來自由民主是可以節制在一種倫理生活及社會道德模式中的，如果自由民主與倫理生活兩條線是並行的，每個享受自由的人同時也重視自身的做人責任，一種理想的社會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反之自由民主畸型至將倫理生活社會道德拋棄，再加上文化教育的商業化，[illegible]必向別人負責，也不必向社會負責，犯罪案件，難得不循着壞風氣而增長的。

法律即使是如何開明，亦不過是懲治犯罪的工具，並不是防止犯罪的東西。防止犯罪的方法，過去是依靠倫理觀念。相信將來也是。因爲倫理觀點對每一個人的心性長成，都有自然的節制作用。

我國古代教育家荀子，他是承認人是性惡的，他主張要改變人的劣性，必須從外部教育入手，雖然我們對他的學說，不能照單全收。但如果我們從反面看問題，由商業化帶出來種種販賣刺激的犯罪遊戲底娛樂節日，功利的教育，即使人的心性本來是善的，也有被教育成惡的可能了。荀子的性惡篇說：「有聖人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矣。」

這些話解釋起來，可以這麼說：知識是有高尙的，也有卑劣的，每一種知識經過傳宣，都可以自成一家。這是知識作用而不是心靈內在的作用。「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換句話說，就是好人和壞人都有自己一套學問，都是可以學來的。「性猶湍水也，決諸東則東流，決諸西則西流。」「生之所以然謂之性」，他主張「愼習俗」；就是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謹注錯」，就是叫人最好養成經常反省的習慣。要做到這兩點，前者必大刀濶步先掃除社會上一切犯罪媒介。後者則必須從兒童接受教育時就應該開始培養起來。

以目前英國社會說，罷工風潮，物質上漲，大家都以爲是經濟問題，其實造成這連串嚴重問題的背景，與社會道德的墮落是有關係的。香港近年來的漲風，事實上並不是經濟問題，只是社會風氣，[illegible]經濟困難只是副作用、正作用是由於社會風氣的敗壞，譬如今日中華民國台灣，工業發展固比不上英國，國民生活水準也比不上英國，爲什麼倒沒有經濟危機？答案很簡單，就是台灣沒有社會風氣敗壞的情形。英國目前的經濟困擾，深信經濟專家運用多少智慧、設計種種補救方法。可能搞不出什麼奇蹟，如果他們不從改革社會風氣做起，恐怕是無能爲力的，英國如此，美國亦會如此。

英國大哲學家羅素，寫了兩本書「幸福之路」、「婚姻與道德」從心理、宗教、職業以及性生理種種角度去演繹一個人及一個家庭如何才能獲得眞正的樂趣，如何才能建立幸福的生活，兩書共四十多章，很多見解都非常透徹，但可惜每一章都以個人與家庭做出發點，如果我們仔細思索，所謂家庭，並不是社會的孤島，而是社會的一部份，人們很多時感到不愉快，不是來自家庭之內，而是受到一種社會風氣的影响，一個風氣敗壞的社會，能保持不受影响的家庭，恐怕只是絕對少數而已。當然像羅素這樣的大儒，或者能夠做到，但這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然而羅素爲什麼不看到這一點呢？我以爲他是看到的，但如果他觸着社會風氣問題，就難免要觸及民主自由的制度問題。西方知識份子，當然不願意去碰及自由民主的問題。雖然今日的宣揚暴力的電視，販賣血腥暴力的電影，色情玩意吸毒等等，都顯示今日的自由民主必有所矯正的必要。但這卻是某些自以爲開明的知識份子碰也不敢去碰的。

今日東方國家，自由民主並沒有像西方社會那麼樣放寬尺度。但倫理生活對社會風氣所起的調節作用，仍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我們應做的就是盡量保留我們的優點。只要這優點能保持住，經濟[illegible]

對王浩「回國參觀的幾點感想」分析和深入探討【下】

待旦

中共公開宣稱它自己的教育目的只是培養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是培養學者專家。王浩先生又怎能奢期在大陸能碰到大批青年學者呢？王先生自己不是首先揭露了嗎，那羣「程度很好」的知識分子子女，連上大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又怎能夠成爲有地位的學者呢？

在美國，三十來歲的大學教授遍地皆是，但在中國大陸，現時有誰能夠找出一名五十歲以下的大學教授，可以砍我的頭。有人說，青年人在台灣缺乏出頭的機會，這或許是一件不幸的事實。但我敢擔保，大陸的青年如果想出人頭地，恐怕要比在台灣還要難上十倍。除非你碰巧像雷鋒、歐陽海那樣突然死掉，而中共又要利用你的死來激勵別人。一言以蔽之，在中國大陸只有死掉了的「青年英雄」，絕不會存在生存着的「青年英雄」。

由此可見王浩先生解釋爲什麼見不到「年輕的學術人才」那兩點理由，是爲中共遮醜之詞，是一種不正確的看法。

到底是誰見樹不見林

王浩先生觀察力雖然十分敏銳，注意到很多別人注意不到的問題，但對於這些問題他卻沒有勇氣深入探討和進行剖析。但對於別的問題，卻甚有興趣進行研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批評香港的報刊，他這樣說：「近幾年來，西方國家對新中國的成就一般有相當的好評，而在香港的許多印刷品，反而不改一向的作風，很多惡意的攻擊。有人說這是因爲在西方見林不見樹而在香港卻見樹不見林。換句話說，大處是好的，小處不免有許多不可避免的毛病。例如就文化大革命說，毛主席和周總理都曾說過是有很多事作得過份而錯誤。不過我想確切的缺點和造謠中傷是應該清楚地分開的。」

我爲香港的報刊不像西方國家某些報刊那樣，變成「歌德派」，盲目歌中共之「功」，頌中共之「德」而感到慶幸。香港報刊之所以不因爲中共進入聯合國而突然轉變方向，那只是爲了香港太接近中共，也太了解中共了。

香港的人，每一天都可以看到，一批一批在中共一手教育和培養下的青年人，在中共政權成立後才誕生的青年人，冒着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難，越過邊界，逃亡到香港，他們絕不是爲了羨慕香港的物質生活而逃亡，而是爲了生存和自由而逃亡。在他們所看到的中國大陸，跟那些「回國參觀」的學者們所看到的中國大陸，是完全不同的。他們不但看到，而且親身體驗了無窮無盡的苦難。他們不但看到，而且以自己的經歷證明了，在中國大陸沒有絲毫自由，也不存在什麼人格尊嚴和人身保障。有的只是飢饉和無窮無盡的「鬭爭」和政治迫害。

香港的人，每一天都可以接到成千上萬封的大陸來信；香港的人，每一天都可以看到載滿小郵包的卡車向深圳飛馳；香港的人，絕大部份人都有親友在大陸，每一天都有成千盈萬的人，挑着一大包一小包行李，越過羅湖橋，拿一些物質回去接濟他們的親屬。香港報刊之所以不能向左轉，變成中共的「歌德派」，那只是因爲香港人對中共的認識太清楚了。他們拒絕接受任何盲目歌頌中共的言論。

王浩先生的文章狀似客觀公正，但還有一點必須在此一提，王浩先生說：「出國前我在昆明，看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流氓式的殺害四個學生。以後在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作爲詩人，學者滿懷知識分子良心的聞一多，居然也被暗殺。所以在感情上和我同一時代的知識分子也許比更早或更晚的知識分子對舊政府有更多一點的憎恨。」

聞一多事件在中國近代史上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件。此事的是非曲直，由於我不是研究歷史的，不敢盲加月旦。但試問此事跟「文化大革命」比起來又如何？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試問有那一個朝代那一個政府，迫害知識分子的行爲，比得上中共那麼殘酷慘烈？試問在「文革」運動中，有多少知識分子被殺害了？有多少人被迫自殺了？又有多少被鬭爭被侮辱，被抓去勞改了？爲什麼不大書特書？也許王浩先生對國民政府老早已存有「更多一點憎恨」。所以對中共的「文革」慘劇視而不見，並搬出「錯誤不可避免論」來爲中共做擋箭牌吧！

（完）

橫眉語

黃色架步難禁絕

香港的黃色架步相當多，甚麼「浴室」「酒帘」「音樂廳」等，觸目皆是。有心人認為，這是罪惡的淵薮，許多色情案件固然由此而起，刼案不斷發生，也有間接關係。因為，許多飛仔為了要到這些地方「享受」，卻又付不出那麼高的消費，便出於「做世界」一途。這個說法當然有理，因此婦女界領袖，希望政府採取行動，嚴厲執行取締。她們要求像清潔運動清除街上的垃圾一樣，把這些架步掃清。

每一個大城市，都免不了有黃色架步，香港比起紐約、東京、倫敦、巴黎等等，可能小巫見大巫。當然，每個大城市的衞道之士，也必大聲呼籲，要求取締。可是有一項事實是不容否認的，這種色情架步是：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儘管怎樣「大力取締」，架步還是存在，而且愈來愈多。

取締黃色架步，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當局沒有決心，當然不會成功；就算有決心，也會日久玩生，過了一段時間，便又故態復萌，或變本加厲。

並不是因為有困難我們就不去取締，老萬也和婦女界領袖一樣，嫉惡如仇，百分之百贊成取締。不過，取締並不是說說就可以辦到，也不是單憑警方的「掃蕩」就可以絕跡的。而且，色情架步往往在政府嚴緝的時候，偃旗息鼓，政府稍為疏懈，便又捲土重來。除非把香港法律改變，凡開設色情架步者問吊，這樣，色情販子或會斂迹；如果只是罰幾百皮，那會收效？可是，要修改香港法律，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也即是說，取締這些架步，很難獲得「徹底」的效果。

朋友告訴我，美國有些專映「成人電影」的戲院，初時確能吸引不少觀眾，但近來這些戲院冷落得令人不相信，因為，觀眾們已看得厭倦了，三十六道板斧，不過如是。

所謂成人電影，就是大銀幕的小電影，由頭至尾都是交媾的，看得多，自然失卻刺激，因此，生意如江河日下，到如今，只有小貓三隻四隻，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據說，香港的無上裝夜總會也有這個情形，似乎高潮已過，由絢爛化為平淡，這情形，值得參考。

南北韓永難統一

南韓與北韓由於紅十字會人員的接觸，氣氛「十分融洽」，而統一全韓的談判，似乎大有成功希望。在外國記者的渲染下，更像是立刻可以見諸事實的事。

南北韓統一會在這樣的談判中成為事實嗎？儘管外國記者的說法如何樂觀，不過，老萬不相信這是可以實現的事。

南韓總理金鍾泌對朝日新聞記者說：南北韓統一談判，兩年之內也難成功。

何祗兩年？照老萬看，那是一輩子不可能實現的。主要的障得是兩種社會制度，在目前是無法使之揉合。

南北韓「統一」之後，實行共產主義呢，還是民主主義呢？

如果實行共產社會主義制度，等如南韓向北韓投降；如果實行民主社會制度，那就是南韓消滅了北韓。那麼，各行其是罷，一個國家，豈能容許有兩種社會制度存在？

老萬認為，要達成南北韓不再處於「敵對」地位是可以的，但「統一」則談何容易？

東德和西德最近也達成了協議，彼此建交、通商並取消敵對。

不過，東德、西德現在是兩個國

太平山下

從表面上看，香港人都很有錢。到處是洋房汽車，家家有電視和收音機，人人戴手錶和戒指，茶樓、夜總會、百貨公司隨時擠滿了人。站在碼頭和車站上看搭客，男女老少穿得很光鮮，若說香港人窮，誰相信呢？

前些日子的報紙並且發表一個消息，証明香港人是有錢的。它說香港銀行存欵總額達到二百三十億，股票總市值達到六百六十七億，以人口平均，每人擁有兩萬二千元；若是五口之家，除屋宇、首飾、傢具等不計，其流動財富應在十萬元以上。聽起來，嚇死了外國人，也羨死了外國人，試想，世界上那個國家比香港更富有？

若說這個數字是做遊戲，開香港人的玩笑，倒也未必。計算國家財富，人民財富，或國民所得，就是這麼回事，都少不了用平均方法的，例如說美國國民收入每年一萬二千美元，日本國民收入每年一萬五千美元，並不等於日本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好，也不保証每個美國人和日本人真的有那麼多收入，經濟學家只是如此這般地計算而已，至於多少人夠此標準？為什麼不夠？要等社會學家去研究。

說香港人每人平均擁有銀行存欵和股票兩萬二千元，這數字也有些意義，它告訴我們，不擁有存欵和股票的，和雖擁有而未達這個數字標準的，私底下應該承認，自己在香港已經撈輸了，當有人問你是不是香港人的時候，回答可得小聲點兒，以免人家笑話你是冒牌貨。

香港究竟多少人合乎這個財富的標準？很難說，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社會學家研究出來，即或研究出來，結果也未必正確。因為每個人的性格不同，有的身價百萬，卻喜歡裝窮；有的債台高築，反一味充濶；特地去調查，更難了解其實在的數字。不過，要想知個大概亦不難，只要留意大勢和小事，就會明白了。

先說香港的大勢。香港車多路窄，有人提議建築地下鐵路，這事已經喧騰了十幾二十年，皆因沒有錢而作罷，近來似乎有些眉目了，說是要日法等國來投資，分二十年攤還。從這件事看，香港人其實窮的叮噹响，連六十億港

家，並不是兩種社會制度並存的一個國家。因此他們的談判可以成功，如果要東、西德「統一」，成為一個國家，也是沒可能的。

因此，老萬認為，對南北韓的最大期望不過是互不敵視，或者彼此建立邦交，互相貿易，如此而已；若要把南韓和北韓兩個政府結合起來，成立一個「聯合政府」，肯定不會成功。

南越對「停火」談判堅持的兩點中，其一是不與共黨組織聯合政府，阮文紹當然不會愚蠢到這地步，他也明知容納了共黨的政府，將來就變了清一色的共黨政府，如果願意有這樣的政府，又何必二十年來拼死反共，致令生靈塗炭？

目前一分為二的國家，有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中華民國與中共。關係攪得最好的是東西德，其後是南北韓，南北越和中華民國與中共則仍在強烈的敵對中。

取消援助烏干達

為了烏干達驅逐英籍亞洲人離境，走的時候，還不許攜帶任何財物，他們遺下的商業及資財，給予烏干達人「公平」分配。

被逐的亞洲人，得到世界各國（除了共產國家）的同情，英、美、加、澳等國，都予以有限度的收容。不過，雖然如此，亞洲人已喪失他們半生經營的事業，要在一個新的環境中重新苦鬪。

烏干達總統阿敏，受到世界的譴責，專家還認為他是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物。他給予亞洲人的迫害，雖曰沒收，實際上等如強搶。不過他以一個國家元首去搶東西，那當然是一…法」的了。這就等如共產黨，把人家「有罪」，要公審、要批判、要勞改。總之，當權派即使倒行逆施，也是對的。

阿敏當然也認為他的驅逐亞洲人是替天行道，不過，他給予英國的困擾，不可謂不大，英國受到困擾，對烏干達採取報復行動，是情所不免。

英國為此，取消了一項對烏干達一千萬英鎊的發展援助貸款，並決定逐漸減少支付在烏干達工作的英國專家們的費用。

平情而論，英國決定並不過份，烏干達對英國既然不賣帳，有意拆英國的台，而英國政府還大力予以支持，這是說不過去的。即使希斯十分慷慨，國會議員，也會大力抨擊，烏干達表示不友好的態度，為甚麼還要給予經濟上的支援？

烏干達總統阿敏顯然老羞成怒，聲言要認真對付英國，並且派出閣員到美國去，「儘可能邀請多些美國黑人訪問烏干達」。

從這事情上面，烏干達總統阿敏顯現得一副無賴相，其實，他既然決定驅逐亞洲人，也得考慮到必然引致這樣的結果。一個窮困的國家，需要人家支持建設，不能太過感情用事，阿敏的「鐵腕」，以為藉沒收亞洲人的財產，可改善烏干達的經濟，卻得到相反效果，為了英國的削減支援費用，烏干達的經濟馬上便發生問題了。

萬人傑

錢佬

遺珠閣隨筆

再說香港的大問題，住屋缺乏是其一，急待徙置的人近百萬。真有錢的話，銀行大可幫政府一臂之力，投資多建廉租屋，問題馬上解決。這種投資很穩健，不消十年或十五年收齊本利，然而就是沒有銀行肯這樣做，豈非怪事？

也是一個大問題。香港人不是要發展工業嗎？發展工業必須要有工業銀行，這是大家知道的。香港銀行有百家，但十九都是商業儲蓄性質的，真正的工業銀行一家也沒有，請問如何發展工業？勉強有一兩家打着工商銀行招牌的，其業務實是重商而輕工。這是什麼緣故？一言以蔽之，曰香港人不是真有錢，銀行不能作長期性的工業貸款。

我的朋友亞王，有正當職業和固定收入，住的是洋樓，坐的是汽車，家中有洗衣機、電視、雪櫃等自不在話下，但這些東西，無一不是分期付款而來。所謂分期付款，說得不好聽，就是欠下債。周身債，這個日子很難過，每月薪水到手，大半還了債，小半留着做家用和替孩子繳學費，若是做多兩次人情，超出了預算，便得再借債。

又一位我的朋友亞李，有太太而沒有孩子，夫婦兩人都打工，生活非常地簡樸。他們租住一個中間房，出街行路多過搭巴士，逢上年節才看次電影飲次茶，這樣辛辛苦苦地忙了幾年，手上確是存着萬兒八千的，不料前兩個月太太鬧頭痛，上公立醫院去檢查，也說不出是什麼病，吃下藥丸又不見效，逼着轉看私家醫生。毛病看出來了，說是腦神經有問題，要開刀，手術費索價一萬二，這可把亞李嚇壞了，傾其所有也不夠太太醫病的，眼看小富變成大窮了。

依我說，香港人窮的很啦，這句話或許有些讀者諸君不服氣，銀行裏的百多億存款難道是假的？不錯，這筆錢是真的，也有主兒但這主兒可不是你和我，也不是亞王和亞李之流。這筆錢絕大部份是游資，屬於少數人的，有什麼風吹草動，這筆存款隨時就跑了。所以說，香港銀行存款多絕不等於香港人富有。你我所以蒙上富有之名，那是有錢佬吹漲的。

及說香港股票總市值六百六十七億，那更風馬牛，就算閣下手上揸着千兒八百股的，實值也有限，不信算個賬。某商業機構發行股票，票面是十元，未上市先大吹一輪，製造空氣，要人看好，等上市伸値一百元，再炒上幾炒，高到每股一百五十元，比票面漲了十五倍。以此為例，六百六十七億的總市值，底價也不過四十五億。何況就連這個底價也大有問題，他說他的資產值這麼多，買股票的人幾時去詳細核算過來？

由此以觀，香港真的被有錢佬吹漲了。

從「鐵三角」看郭南宏的招數

林巽

在今日獨沾一味打鬪賣座電影的國片導演羣中，郭南宏與張徹有一點相同的是善於捧新人。郭南宏重視故事情節，注重培養一個使觀眾同情人物，張徹不大重視故事情節，只從硬打中突出主人翁的憤怒高潮。郭南宏重視詭譎，重視悲哀的力量。在人物塑造上，郭南宏倒消化不少我國古典文學主人翁的悲哀壓力。所以像「鐵三角」的主角聞江龍在電影中的角色，雖然打得如何狠，但如果你試行將古典劇中的「趙五娘」或「搜孤救孤」中的程嬰這類人物氣質來作一個聯想，可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偕一位朋友看了「鐵三角」，我打趣說：「蘇三起解可以改成打鬪片，只要將蘇變成男人，不要模仿原來情節，只握着人物的悲哀遭遇，然後一針一線找尋代入資料就可以了。」朋友叫道：「對了，聞江龍豈不是同樣有那種悲哀氣質？」

在我古典劇故事中，女主角多負着沉重的三從四德的包袱，在種種被損害與被侮辱下哀鳴。男人則負着忠義的沉重包袱，與羣奸週旋，越鬪越危，最後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終於哀兵必勝。

張徹與郭南宏不同的地方是張徹很難演文藝片，郭南宏捧起的演員，戲路會濶得多。且從江彬、田鵬、與王羽的劇中人氣質上看，就可以分別出來。

「鐵三角」的故事，只有三個派勢重點作為不同情操的背景；代表正面的派勢是江南的武館，代表反面的派勢一是武道會，一是苗天的武館，所謂「鐵三角」就是苗天僱用三個武林高手，佈置一個用三人互相配合的招式去合力攻擊一人的陣勢。江南的武館，設館授徒，標榜着「以柔制剛」的館規，苗天卻是空手道一派，重硬打。故事有兩層獨立層次：一是因江南不答應讓他的武館參加武道會，苗天以為江南看不起各派武林人士，便向江南武館多次惹事生非。迫江南比武，苗天用三對一方式，用鐵三角打死了江南。另一層是聞江龍自己的故事，他出身是一個小孤兒，長大後當江南的私人黃包車夫，時時從江南授徒時偷師。因他一片赤誠，遂贏得江南的好感，收他做正式徒弟，他這個徒弟是特別的，也是孤獨的，因為他時不時在外邊抱打不平，又與武道會主持人的女兒鬧戀愛，因此給江南誤會，將他懲罰。電影就從聞江龍自己一層次的故事中塑造魄力。如他與他再受圍攻時不敢還手被打重傷。當他被門徒救回去時還給師父誤會，再吃一頓拳頭。

因此，所謂柔能制剛的一個「柔」字，就從聞江龍這角色的氣質上建立起來。

故事發展到江南給鐵三角打死後，才由聞江龍去報仇，這才由聞江龍自己的故事滙合到江南武館的故事來。故事的結局是由聞江龍如何拆鐵三角，那完全是公式的，差不多所有觀眾都能料到了。它能表現出一點點特色的是拆鐵三角的方式是靠智而不是靠力。至於電影中的武打方式只用拳腳不用武器，這一點表現方式雖然新，但也是今日流行打鬪片的方式之一，如說此片有些可取的地方，那便是對殘酷的人性，尚不過份誇張，因此打鬪場面打傷人較多，打死人只有最後報仇的一幕才出現，也許這是台灣出品與本港出品的分別吧。

故事情節沒有什麼眞實感，但打鬪可有眞實感，這是今日暴力電影的所謂最新技巧的形式，也是「鐵」片的公式。「鐵」片本來可以表現出一種意識方面的東西，那就是從武道會主持人的失敗中，表現出一點懺悔的力量，否定了練武而造成派生的禍害作。雖然電影如何藉正面人物空口說練武為了健身，但人終究是喜歡合羣生活的動物。一班打仔集合在一起，那當然是暴力集團。如遇着班中有人受欺負，自然會形成集體打鬪的。像今日報章常見的羣飛集體開片情形差不多。

當製片家及藝術匠人不得不靠拍暴力電影賺錢時，倘能認眞正視暴力電影對現目青少年可能產生什麼壞作用；並且承認越是現代感的打鬪式電影，其壞作用越大。倒不如將時代性眞實地拉到一個眞正黑暗時代去，讓他們看電影時一如看一段過去的歷史教訓。壞作用會少些，如上期映的「黃浦江頭」一片，就是壞作用較少的一種。

暴力電影不是沒有健康典型的。以西片來說，畢蘭加士打與卻德加拉斯就多拍暴力電影；舜榮的西部片也屬暴力電影之類。但那些暴力電影中成幫結派的多屬反面勢力，正面人物總是孤軍作戰，粵片中的黃飛鴻雖然也有徒弟，但並不成羣結隊，只有兩三個人。

一間武館訓練徒弟，像本港的武館，多是業餘的聚會。並不儼然如一支軍隊那樣生活。譬如說「鐵三角」中

（股市閒話）

細價股不易玩

凌山

一項來自證券市場權威人士的消息：目前，正在輪候上市，希望能在農曆新年年底前能夠公開掛牌交易的新股，爲數幾達二十隻；而計劃申請上市的新股，則起碼超過四十隻。計算起來，於未來的半年內，本港當會再有六十隻左右的新股上市。遠東、金銀兩證券交易所半月前宣佈暫停接受新股上市申請三星期，使新股上市的數字雖較一度和緩，不過，九龍證券交易所在本月一日正式獲得港府認可後，未來數月內在九龍交易所上市的新股一定會大大增加。這樣一來，在可見的半年內，每月平均有十隻至十五隻新股排着隊上市，也就並不爲奇了。

有人或許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目前在本港四間證券交易所掛牌買賣的股票已超過一百六十隻，凡是擁有一定資產的企業公司，均已有票股在交易所上牌了，而在最近的半年內，估計尚有六十多隻新股上牌，香港的企業公司眞是何其多？當筆者最初聽聞新股仍在陸續排隊等候上市的消息時，也有着同樣的想法，但經過探查之下，很快便恍然大悟，知道了本港的大企業公司，並不若想像中那麼多，因爲目前排隊輪候上市的新股，不會是些什麼藍籌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蚊型股（細價股）而已。

說到細價股上市問題，照筆者記憶所及，今年的十月和十一月份，乃是細價股被炒得最瘋狂的一段日子，直到了大魚吞大魚（置地收購牛奶公司）事件發生後，炒細股的瘋狂氣氛在股市場才畧見收斂。在細價股被炒得最瘋狂的一段日子裏，跟風的散戶賺到點滴油水的雖有其人在，但卻絕不多；相反的，跟風的散戶弄到囊空如洗的卻大有其人。那麼，在股市場炒細股炒得袋袋平安，獲利優厚的是何許人？此則當然非操縱市場的大鱷集團莫屬了！

大鱷集團炒細價股大都是會穩操勝券的。原因很簡單，一些上市價格得股一元的低價新股，通常其發行數額都是三百萬股左右，亦即總金額只爲三百萬元。三百萬元在股市場的散戶來說，無疑是一個龐大的數目，但對於專在股市場搞風搞雨的大鱷集團來說，這個數目卻是微不足道，不但「大庄家」視這個數目的資金是等閒的一筆，就算是稍有資金的小型財團，亦多有足夠的資金去控制發行額爲三百萬股的蚊型股仔，他們只要動用數百萬元，即可置該等小股於掌上，隨時可以控制市價升降。舉例來說，一隻一元面額的細價股（發行額三百萬股）開市價爲一元二角，則這隻蚊型新股的總金額爲市值三百六十萬元，一個「大庄家」持有四百萬至四百五十萬元，便大可以控制這隻新股的行情了，其法是開市後即落手收購，一路橫掃吃進，使市價扶搖直上。有些富於冒險本色的投機人士，自然不相信該蚊型股的市價會漫無止境地上漲，於是，當該蚊型股漲至一定價位的時候，便家行放空，企圖從中混水摸魚，撈點油水；不料投機人士放出的貨，卻還是爲「大庄家」吸納了，「大庄家」既然集中火力囊括該隻蚊型股，該隻蚊型股的市價便當然繼續上升，而且像是升無止境。當市價被「大庄家」抬至再高的時候，曾經放貨混水摸魚的投機人士也悔恨放貨放得太早。人最怕是「悔恨」，投機人士既然有「悔恨」之感，跟着當然便又想再行入回一點貨。這時，該蚊型股在「大庄家」的控制下，市價雖已比投機者放貨時又高出了不少，但投機家爲了「補空」，也在所不計了。可是，此時此際，該隻蚊型股的股票已幾乎全部握在「大庄家」手中，必須待「大庄家」拋貨，該隻股票才有貨在市場買賣，於因積居奇之下，「大庄家」漫天討價是意料中事。盲目跟風者及投機者既然高價也要貨，於是「大庄家」在高價中次第拋出，結果是賺了個盤滿砵滿。「大庄家」拋貨後，該蚊型股的市價當然即次第下跌，如此一來，以高價向「大庄家」購進該蚊型股的散戶及投機者當然全軍盡墨，而「大庄家」在經過一番囊括、抬價、拋貨之後，則大獲全勝矣。

正由於蚊型股容易爲「大鱷集團」操縱，所以，目前有隻一元面額之蚊型股，上市未幾即扳高至三元多，並一度升至四元多，連發行該隻蚊型股的公司董事會也莫名其妙，其實這只是大鱷集團操縱該隻股票賺錢的手法，如果要他們長期持有這些超值的股票，他們也絕不肯這樣做的！

本來，不論任何股份，包括新股舊股在內（當然尤以蚊型新股更值得注意），除非有極大發展，否則，在短期內有逾倍的升幅是極不合理，特別是新上市的股票，在上市之前，公司對資產均已重新估値，如果是超出賬面的，已大多分配與舊股東，或者已將面値升水上市。因此，對一隻新上市的股票，在短期內如果市價升得離譜，便可以肯定有「大鱷集團」從中整蠱作怪，身爲散戶切忌貪圖暴利跟風入貨，否則，貪字變成「貧」，徒然使你在跟風中傾囊而已。

大鱷集團在控制了一隻蚊型細股後，要將該蚊型細股的市價抬高然後放貨，通常多是盡量在市場中散播所謂「利好消息」，而最慣用者又是收購、換股之類的「新聞」，但這些所謂「利好消息」全部只是自撰出來，絕無事實根據，待至大鱷集團抬高了市價，把手上的貨拋完以後，「利好消息」便也在股市場絕響了。有些小戶認爲玩細價股需錢不多，賺錢也容易，其實是錯誤的想法，當你清楚了市場大鱷怎樣控制細股以後，炒細股賺錢的美夢大概可以粉碎了。

抗戰武術談

揮大刀砍倭寇

張仲仁

中日戰爭初期，湖南省主席何鍵提倡武術強身救國運動，當年最風頭的武林人物是柳森嚴和顧汝章兩位大師傅，十年前香港的報章雜誌，時常可看到湖南長沙比武的論述，想起那次武術運動在湘、贛兩省，也的確轟動了一段時期，此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將一班年青人鍛鍊得身強體健，氣力充沛，有克敵制勝的武功，以雪數十年來被外人稱爲東亞病夫的恥辱。

日寇自馬關條約嘗到甜頭後，洞悉中國清廷內政的腐敗，國防的脆弱，因此用蠶食政策，步步進逼妄想滅亡中國，直到七七蘆溝橋事變，竟使用雷霆萬鈞式的閃電戰，務必使中國無力抵抗而屈服，達成鯨吞我國的目的。

當時後方青年人一致熱烈响應武術強身救國運動，隨時準備參加衞國保民的抗日聖戰。

吾鄉萍鄉縣鄰近湘省，各種風俗習慣類似之處頗多，與湖南的商業往來也較省會的南昌頻密，因此很快也跟着掀起了練武術的風氣，尤其我們北鄉一帶，各學校均聘請國術教師，各鄉族也請武師集體教授，不論教師學生工商人士，個個熱心參加此練武強身運動，每晚各處都可見武術團體，明燈高照，哼哼哈哈的練武聲音，此起彼落好不熱鬧。

各武舘除武術師傅外，尙有專負責督導的長輩，所有經費均由公家負擔，因此同鄉老表人人都學會有幾套拳脚功夫。

武術大致分硬功軟功兩種，普通練國術都是指硬功，初步要學坐樁、紮馬，是練腿部的下盤功力，配合學拳掌功夫，拳脚功夫是五花八門千變萬化的，先由直線拳練起，即左脚向上跨一步，隨手右拳向前直線打出去，右脚跨上左拳出，退後也是一樣，左脚退右拳出，如此練到拳脚有力有勁，能手脚靈活配合爲止，然後開始學整套的拳脚功夫，坐樁、紮馬、跨步、出拳。均要按部位尺寸，一點不可歪斜，嚴格的師傅會用尺來量度，記得大舅父教我練武時，曾用尺替我量度位置，一點不能馬虎，如練了幾次，一手功夫練不好，還要挨罵。

侯拳脚練功夫得有相當成績，進一步才能學練刀槍劍木棍器械等，所謂十八般武藝也者，欲想全部樣樣精通，沒有十年八載的苦功是難以學得齊練得好的，木棍分長短兩種，刀也分大刀短刀，短刀即稱雙刀、單刀，約尺半長，大刀分兩種，一種好似京戲中關公華容道釋放曹操時，所握的青龍偃月刀那樣長柄的，另一種短柄的馬刀約兩尺半長。

在抗戰時中國的大刀隊是世界聞名的，這種馬刀是專砍日本倭寇頭顱的特種軍器，那時日本軍隊，最怕中國大刀隊夜間襲擊，如遇到此煞星，立時喪魂失魄，心膽俱裂，因他知道死神已近，末日來臨，無路可逃時，竟會要求寧可槍斃，不願大刀砍頭，據日本人的迷信，砍了頭死後永世不得再投胎做人，被槍打死的，第二世還可做人。

可是中國軍人，卻不能如他所願，用大刀砍頭，既可節省一粒子彈，更可令這種侵畧者，嘗嘗死後變猪狗的痛苦滋味，並非心狠手辣，因日寇侵畧中國，帶給我們國家民族無窮無盡的禍害。

回想我幼年時身體很瘦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那時期，族家們叔們都笑我是一根經不起風霜的幼嫩薑苗，又高又瘦，怎能練好國術哩！所幸我有兩位能幹的舅父，一文一武，因此自己堅決的誓願，在寒暑假期要專心向大舅父習武，向二舅父學中醫。

當開始學武術時曾立下志願，學好武術要投軍上陣殺敵，要做到不打自己的同胞，但漢奸及盜匪不包括在內，不和同道中人士較量高低，因爲立下此戒條，後來外人總摸不透我的武功到底練到了何境界。自此一年兩年三年不停的練下去，身體漸漸的強壯，功力也一步步的加深，直到投軍參加抗戰那一年。

有一晚我的堂兄秋生哥來看我練武功，幾年來他一直不相信我會練好武功，所以見面就笑說：「你這根嫩薑苗，這樣辛苦，算了吧，練不好的。」因他是做工的人，比我壯健，而且也曾學過國術，當時被他笑得我心癢癢，忍不住要和他比較一下。我笑着說：「想和我試一手嗎？」他亦有意考驗下我的功力如何，經他同意後，兩人對面站定。誰知兩人剛一交手，他竟站立不住，向後一仰，我即隨手將他牽住，免他跌落下地而傷了他的自尊心，隨後我說：「再來過，這下不算，因你未準備好。」他搖頭說：「夠了，估不到你進步這樣快，眞使人刮目相看。一

經過此次事件後，他在外面宣揚，加油加醋的說我如何如何功夫了得，因他當時有大力士之名的，地方人士當然會相信他的話，但實際我只學到皮毛，淺薄得很。

回想練國術時眞的打得虎虎生風，如欲知道自己的拳力強弱，可點燃一支小蠟燭，一拳對着蠟燭打去，可是拳頭要距離燭火四寸或五寸遠，如拳風將該燭火打熄了，可再距離遠點，如能練到距離一尺仍能將燭火打熄滅，那就功力已經很不錯了。那時我對大刀木棍兩樣器械有特別的愛好，因爲練國術的目標是準備上戰場衝鋒殺敵時使用的，大刀可隨身携帶，方便與敵人近身肉搏。同時只要手握一支步槍，必要時也能代替木棍，隨時隨地均可使用。

練跳縱步法，跳高跳遠也是必須的，如上火線追擊敵人時，遇到深坑阻隔或鐵絲網等障礙物時，只要縱身一跳，即可縮短距離打擊敵人，起初練跳縱步法是用厚棉布縫製兩條空心通帶，裏面灌鐵砂綁在脚上，先由四両綁起，以後再加二両逐步的加上去，時間長練得久，鐵砂加得重，一樣跳得高跳得遠，而後將鐵砂解下來，自然而然的跳得更高更遠了，最主要是靈敏快捷，向前跳是追擊，向後跳避開對方攻擊，也有各種身形跳縱變化不同，欲練好一門功夫並不簡單，恒心和毅力最緊要。

譬如練脚法，我們這派相傳下來一套脚法共一百零八脚，分三段，每段三十六脚，又分東西南北四方向，每段各方向分踢九脚，每一脚踢法不同，而且要把全身脚當門，所用各打脚時，連這些脚的器具，是用粗木料做一架約四尺高四尺長兩尺寬的車仔，下面裝四隻車輪，裏面放砂包，頭尾也紮上砂包，輕重由自己練的功力而定，擺好位置，朝着車頭的砂包一脚踢去，該車仔向前滾到牆壁處碰一下，回返來到原來的位置時，再起一脚踢去，但第二次踢出如不小心或功力不夠，很易踢傷自己的脚，因車仔碰到牆壁回返來的衝力大，不比第一脚只須踢動車仔，滾向前去的形勢完全不同，我的師祖江西李德和師傅，全靠這路脚法威震江湖，如練得好，一脚可當三手，如練得火侯未到功，一起脚容易被對方乘虛進攻，因功力不夠，剩一隻脚企立不穩。拳頭練得不夠硬，時常打傷自己的手，武功是不能冒稱的，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確有道理。我在前兩年曾醫治兩位朋友的手背骨破裂症，一位是打磚頭受創，另一位打木板，自不量力去蠻打而受此傷損，練武功好比飲酒一樣，切忌與人鬪氣。

學了硬功的人又想學軟功，此種教軟功的師傅很少，很難請到，因他們並不隨便傳授，爲着學這門軟功夫，我曾化了不少的金錢和時間及精神。這種點穴功夫，先要學會全身的穴道位置，分三十六大穴，七十二小穴，合共等於梁山泊好漢一百零八穴，師傅教的時候並非爽爽快快的傳授給你，要乘他老酒喝飽了，心情高興時詢問他，眞是初一教一穴，十五教一穴，而且有時他將穴道故意不教準確，費盡了心機，卻很難學齊一百零八穴道，學軟功點穴，必定要練手指功力，預先煑好一碗藥水，燒紅一塊小鐵板，先將食指在藥水裏浸一下，然後在鐵板上點一下，再在藥水裏浸。

[illegible]四下不傷手指，那有此成績，功力已很不錯了。

此種功夫對人身有利有弊，一是損陰德去害人，乘對方不覺時下手點穴道，這叫殺人不見血，二是可利用此功夫救人醫病，有很多病症，如能使用點穴，及推拿按摩手法並用，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只要你使用得法，害人的穴道也一樣可救人。凡事都在乎自己的心意，善良仁慈，惡毒欺詐，存心自有天知。醫術學得好能濟世人之急，武術練得好能防身禦敵，因此我時時鼓勵青年學生們在課餘之暇，學習國術是最有益身心健康的良好操練。唯願我們的下一代，個個都有強壯的體魄，必要時能爲國爭光榮。

羣衆不理會批林

詠輝

「批修整風」運動爲何不能深入？據十二月三日中共安徽電台透露旌德縣「雙河公社」的情況，歸納起來有如下數點：一、小頭目與羣衆對運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二、開展運動的方法有問題，沒有聯繫本地的實際情形；三、小頭目對運動「畏難、厭倦」。

其實這幾點，也只不過是問題的表因而已。相信連包括毛、周在內的共幹都十分清楚，這次運動不能深入開展的根源，就是沒有「羣衆基礎」。關於這一點，中共在過去的歷次運動中都是十分重視的。

例如在「土改」時，他們除了有計劃、有步驟地煽動起農民中的階級仇恨外，更用「退租退息分田地」來引誘農民，在利字當頭下，便收到了若干效果；「三反五反」，表面上也是針對少數「老虎」而維護大多人的利益，因而很容易使人受騙上當，作其幫兇；「四清」，其對象是一些基層幹部，這些人平日欺凌鄉人，作惡多端，貪汚枉法，汚辱婦女，無所不爲，民憤極大，因而運動頗受農民支持；至於「文革」，毛澤東公然慫恿一般非黨、團員羣衆起來「打倒當權派」、「砸爛公檢法」，這可以說是一般平民夢寐以求的，故能使運動一觸即發。

唯獨這次「批修整風」，所有的人都洞穿這只是赤裸裸的中共高層派系鬪爭、權力鬪爭的產物，誰是誰非與一般百姓毫不相干。正所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又怎能指望引起羣衆的共鳴？

毛澤東一伙做壞事做了幾十年，其自鳴得意的一點，便是善於掌握「羣衆心理」。然而，這一次卻「大失水準」，亦可謂心勞日拙了。

中共「國務院」人事調整現況

南柯

中共國務院雖然在「文革」奪權中砸爛，但它是「最高行政機關」，亦即是「中央人民政府」，以共黨行使統治權來說，無論對內對外，一天都不能停頓工作。因此，它始終在活動，癱瘓着也要動一動，不能完全停頓。並且力求擴大活動，重行整頓或改組機構，及早恢復常態。

迄至目前十一月五日爲止，中共國務院機構已大致調整完成，主要人事均已出現。從現有機構和主要人事，不僅可以知道「國務院」奪權鬬爭的結果，並且也可看出「國務院」目前工作重點和未來動向。

「文革」前，中共國務院設「總理」一人，「副總理」十六人。其附屬機構可分爲四大類：(1)七個辦公室；(2)四十個部；(3)九個委員會；(4)二十四個直屬機構。經過「文革」奪權後之多次調整，目前的情況：

(1)介於「國務院」與部會及直屬機關之間，作爲督促綜合協調各性質相同機構之中間機構的七個辦公室已完全取消。

(2)四十個部通過合併、撤銷、改變等方式，目前只有十八部。

(3)原有九個委員會與上述情形相同，改爲三個委員會。

(4)直屬機關也同樣地由二十四個，改變爲十八個。

(5)此外增設了二個組，以代替過去的若干部會和直屬機關。

主要人事的變動的幅度很大，保留原職位者甚少。大部分是由軍中調任，小部分則由原單位（或性質類似單位）中級幹部升任。

副總理只剩下四個

中共國務院總理一直是周恩來，迄未變動，目前也沒有任何變動的跡象。

副總理在一九六五年元月中共三屆人代會第一次大會選出十六人。迄至目前已死亡者有四人：柯慶施、林彪、陳毅和謝富治。在「文革」中相繼被、薄一波、陸定一、羅瑞卿、陶鑄。目前僅存四個副總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和聶榮臻。

目前僅存的四個副總理，只有李先念一人實際管事。他經常出現，特別有關對外經濟援助時與貿易協定的簽字儀式，他必參加。他目前主管的戰線，想來仍是在財經方面。對外活動各部門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文教由江青、姚文元掌握，周恩來甚少過問。李富春和聶榮臻僅在節日或迎送重要外賓才拋頭露面。李富春有時用中共中央委員身份出現，聶榮臻多用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但有資料，可以證實此二人迄至目前仍是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在「文革」以前已被清算鬬爭，在「文革」中未列爲重點清算對象。陳雲突於今年八月一日的中共「建軍節」集會上出現，並且還透露他仍是副總理。雖然，陳雲、聶榮臻、李富春已證實目前仍是副總理，不論他們過去曾否一度停職，復職之原因以及目前不實際管事之原因何在，但他們只居副總理之名而不管事，這是可以肯定的。

已調整之各部

「國防部」——「文革」中，林彪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出現，但有時仍以國防部長身份拍發外交賀電，這可以證明在去年九月粉身碎骨之前，他仍是國防部長。自他死後迄今，尚未有新的國防部長。目前經常出現的副部長有三人：蕭勁光（仍兼海軍司令員）、栗裕、王樹聲。出場次數以王樹聲最多。許世友原來是副部長，目前多在南京，任南京部隊司令員（兼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省革委會主任），久已不用此身份出場，即使目前仍擁有職銜，也不會實際管事。

「外交部」——外交部長陳毅在「文革」中鬬得很慘，一度停職當無問題。中共九大仍當選爲中委，隨後常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出現。但他在今年一月六日病故，訃告中的職銜中仍有一項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姬鵬飛早於去年四月一日即以副部長代理部長身份出現，今年一月陳毅病故後即

經過今年五月的人事大調動，目前外交部有七個副部長。其中只有二個副部長：喬冠華、韓念龍是原來的。五月發表新增的五個副部長都是由外交部中司長級提升的，即是仲曦東（前駐坦桑尼亞大使）、馬文波（外交部軍代表）、符浩（外交部辦公廳主任）、何英（外交部西亞非洲司司長）、余湛（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另外還提升了二個部長助理：章文晉（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王海容（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毛澤東侄女）。

「公安部」——部長謝富治在今年三月病故，部長久未發表。直至十月原任副部長之李震提升為部長。目前常見之副部長有二人：于桑在共黨九大當選中委，頗為活躍。尼克遜訪中共之安全工作即由他領導。另一副部長劉復之原為內務部副部長，「文革」中被整現已「解放」。內務部已併為公安部，劉復之調任公安部副部長。汪東興現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任共黨中央辦公廳主任，直接指揮中央警衛總團，負責保衛共黨中央並控制中共中[illegible]大權[illegible]，當已不能[illegible]公安部副部長。

「交通部」——早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郵電部軍管會指示中，已透露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之郵政總局已合併為一個部。前共軍裝甲兵參謀長楊杰在「文革」期間調任交通部軍管會主任，一九七一年二月改任部長。現有七個副部長，其中有二個是由鐵道部副部長調任的是郭魯和蘇杰，三個是原交通部副部長留任的是于眉、陶琦和馬耀驥，潘友宏是交通部軍管會負責人，另外一人是彭敏。

「農林部」——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的共黨文件中，透露新成立的農林部下設有農業組、畜牧組、林業組等，可見林業部與農業部已合併為農林部。一九七二年一月又證實水產部也合併為農林部。農墾部也已合併於農林部。現任部長沙風原為裝甲兵學校校長。現有副部長六人。梁昌武、李樹榮和楊立功三人原本是農業部副部長。蕭鵬是由水產部副部長調任的。郝中士和王觀瀾原先都是國務院農林辦公室副主任，在「文革」均遭批鬭，現已「解放」起用。

[illegible]的新部長是錢之光，他由是紡織工業部副部長調升的。一九七一年五月已有文件可以證實輕工業部是由原來的第一與第二輕工業部及紡織工業部合併。現有副部長四人。其中曹魯與夏之栩均為前第一輕工業副部長，謝鑫鶴為前第二輕工業部副部長，陳維稷為前紡織工業部副都長。

「燃料化學工業部」——一九七〇年七月共黨的一項文件中，指出原來的化學工業部、煤炭工業部與石油工業部，已合併為燃料化學工業部。目前部長何人尚未透露。原任石油工業部長余秋里曾以燃料化學工業部副部長代理部長，今已透露余秋里已員除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可能已不再代理部長。除余秋里外，經常出現的副部長有三人：孫曉風（前石油工業部副部長）、徐今強和唐克（均原化學工業部副部長。）

「水利電力部」——原有機構未有變動。部長傅作義經常出現，但他的身份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部長為張文碧直到十月才透露。現已透露之副部長有五人：錢正英、杜星垣、張彬與王英先，均為原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留任。張維曾任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主任、副校長，一九六八年曾遭批判，現已「解放」啓用。

「冶金工業部」——原有機構未有變動。去年九月事變之後，始出現新部長陳紹昆。他前任瀋陽部隊政治部副主任。現有副部長二人，林澤生和楊殿奎均為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留任。

「第一機械工業部」——「文革」前「國務院」共有八個機械工業部。一九七〇年七月的資料，原來的第八機械工業部（農業機械）合併於第一機械工業部。由前濟南部隊副司令員李水清調升部長。副部長四人：周子健、沈鴻均為原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徐斌洲由原第八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調任。馬儀會擔任共產黨共青團中央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

「第四機械工業部」——去年一月十八日與六月二十五日曾先後出現第四機械工業部，其人選與職掌不明。但我們可以知道「國務院」目前至少應[illegible]明第一與第八兩個機械工業部，國務院轄有一至四機械工業部，其餘或劃歸共軍。

「對外經濟聯絡部」——對外經濟聯絡部是由原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改編的。部長也由原來的主任方毅連任的。副部長有三人：韓宗正與陳慕華均由原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的局長升任。

「對外貿易部」——部長白相國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即以此身份出現。副部長中的李強、周化民均為原副部長留任的。陳樹福、趙立祥和陳潔是後增的。

「商業部」——商業部合併了原來的第一商業、第二商業部和糧食部。糧食管理方面已改組為商務部的一個機構。商業部主要人選未有透露。

「衛生部」——這個機構早已恢復活動，但部長和副部長人選迄未透露。經常以負責人身份出現的有謝華、閻鈞、邢正勤、周發言。謝華出現次數多而且比較重要場合，可能仍只是副部長。偶有場合發現衛生部負責人排列，陳仁麒在謝華之前（十月十日機場歡送「中華醫學代表團」）訪美、加、法等國。陳仁麒甚少出現，在「文革」前他是炮兵政委，可能由衛生部軍管會主任而任部長。

「財政部」——「文革」前部長是李先念。在「文革」中唯一保持原來地位沒有動搖的副總理只有李先念，目前經常以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出現，財政部長可能仍是他。另外出現的，有財政部負責人殷承幀，他是共軍組後勤部財務部副部長調任財政部軍代表的，目前實際主管業務。另外出現的二個負責人有：樊九思和劉鴻章和姚曉程。

以上十六個部，加上第二、第三兩個機械工業部，共計十八個部，由於裁撤、合併，較之「文革」前的四十個部，精簡掉二十二個部。



澳洲新閣對東南亞影響

胡養之

澳洲最近舉行全國大選結果，工黨領袖惠特藍獲勝，結束其二十三年來在野的地位。儘管右翼的民主黨強烈指責工黨聲言：「將計劃從越南、新加坡撤軍，廢除征兵制及承認中共。」但惠特藍之所以當選，就是因爲他在大選前曾向選民許下諾言：「一旦當選上台執政，澳洲將結束在英、澳、紐、新（加坡）、馬（來西亞）五國協防中所擔任的軍事承擔，以及承認北京政權」。尤其當選後更表示：「澳洲今後對全世界，特別是對亞洲及太平洋區將抱着超然的中立態度，而不再作美國的衛尾。」因此，觀察家們認爲：澳洲工黨新閣將對自由中國、及整個亞洲甚至美英等國都有影響；且其內政措施也有重大的改變，將無疑給予澳洲共黨以復活的機會，而使其政治前途未許樂觀。

支援東南亞的大後防

由於第二次大戰中，澳洲便是西方國家在東南亞作戰的總基地，戰後又成爲包圍中共的重要後防。一九五四年當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時，澳洲更爲其中的重要分子。在整個形勢上而言：澳洲能支持前線的日本、菲律賓、新、馬和越南；軍事上，澳洲向來出產勇敢的戰士；地理上，也有繁盛的海港，和工農業集中的南部。自一九四二年起，澳洲就已草創有軍事工業；並能協助盟邦供應前線的糧械，而成爲自由世界較重要的角色。

如所週知：一九六三年九月，當馬來西亞宣告誕生，而與印尼發生糾紛時，澳洲就在這新國家境內維持着一枝小型的武裝部隊，計有砲兵、工兵及其他特殊兵種等估計約達八千二百餘人。前澳洲總理孟齊斯曾在國會宣佈：「澳洲對印、馬的局勢發責。」同時，澳洲駐馬高級專員克里契來，也曾一再聲明：「澳洲將確守保證，援助大馬以抗拒印尼的侵畧和顚覆行動。」他並進一步地表示：「只要馬來西亞聯邦中央政府向澳洲政府發出任何請求，澳洲將會迅速予以接納。」

一九六四年十月，當印尼的游擊隊侵入婆羅洲，而令到馬來西亞受到嚴重威脅時，孟齊斯總理曾宣佈實施一項「三年國防計劃，積極擴軍，使澳洲軍隊增加百分之二十五，並表示於必要時，澳洲隨時派兵赴海外服務。」據「海峽時報」說：澳洲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即着重經濟發展，而忽畧了國防。自一九五五年才開始增加其國防實力，截至一九六〇年爲止，澳洲已擁有正規軍十八萬五千人。兵力雖少，但比一九五四年前卻已增多了三倍。軍事專家認爲：在東南亞風雲緊急的時候，澳洲可能產生較一九四三年更大的軍力。在一九四三年的一年中，年齡自十四歲至六十歲的澳洲男子，有百分之二六點四被武裝起來，一共動員了一百萬男女參軍作戰。

澳洲軍在各戰場陣亡和失踪的人數，也達二萬八千餘人。澳洲的作戰部隊，是由受過嚴格訓練的後備兵作後盾的。按照規定：每一個適齡壯丁都要接受國民軍事訓練，隨時應召入伍，參加海軍的人須先受一百五十天的訓練，然後服五年後備兵役；陸軍在征召之初，先服九十八天兵役，並在以後兩年內還要入營四十二天，或參加週末露營，隨後也要服五年的後備兵役。

如果發生緊急戰事時，則澳洲便可全國動員。故於一九六五年當東京灣美海軍被襲事件發生，美前總統詹森請求各盟邦出兵時，澳洲便毫不猶豫地通訊兵等馳援南越。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當北越共軍企圖施行「以大吃小」的游擊戰術，消耗高棉軍的實力，致高棉境的戰況達到緊急時，澳洲政府立即答應援助龍諾將軍，而於十二月初即派一架「巨人」式飛機，首先空運二千挺輕機槍及大批彈藥到金邊；其餘各種軍械裝備，也曾隨後陸續運到，使嚴重缺乏械彈的高棉軍，鬆了一口氣。

共產黨對澳洲的威脅

本來澳洲是大英聯邦的成員國，在情感上和經濟來源上，多半傾向於英國；但在政治方面，和國防上的需要及若干的經濟關係上，則與美國維繫着較爲密切的關係。當英國率先承認北平政權之後，若干英聯邦國家都步其後塵；惟有澳、紐兩國則採相反的立場。曾有人說，假定澳洲到了不得不就英、美兩國擇一而事的時候，結果是很可能會發生混亂、分歧的弊端！好在英美對於澳洲的政治和軍事興趣，不僅沒有互相衝突的地方，且有共同的願望。蓋英、美兩國都需要一個穩定的亞洲、澳洲所提倡的英聯邦援助亞洲的「可倫坡計劃」，並不抵觸美國戰後的第四點計劃。英對澳洲除了聯邦的關係之外，兩年前更有英、澳、紐、馬、新五國聯防的協定；美國與澳洲除了東南亞公約組織的關係外，早已有了「美澳紐安全協定」。這個協定的內容是：保證澳洲、紐西蘭如果遭受侵畧時，不管侵畧來自何方，美國都不能坐視。

但在一九五四年那一年之中，卻連續發生的事件均使澳洲惶恐不安！例如：㈠是越南被瓜分之後，澳洲認爲共黨如果奪得整個越南，就等於衝破東南亞的門戶，則得勝的共軍，勢將沿着一九四〇年

國、緬甸、馬來西亞、菲律賓及印尼，一直推展至大洋洲的澳、紐等地。㈡是澳洲過去雖與蘇聯有外交關係，可是由於五四年蘇聯駐澳洲大使館高級參贊彼得洛夫夫婦投奔自由後，即與蘇斷絕了關係；同時對共黨的威脅也有了新的認識。

加以澳洲國內也有共黨組織，幾個基本工業的工會如：碼頭工人工會、鋼鐵工會、礦務及運輸等工會，早為共黨所操縱。共黨的唯一目標在控制澳洲工業生命。一九四九年全國選舉時，自由黨與鄉村黨之所以獲得勝利，其主要因素是由於澳洲人民痛恨共黨所致。一九五〇年澳洲政府曾提出禁止共黨的議案，惟國會所賦予政府的權限卻超出憲法的規定，故於一九五一年五月被法院判為無效。但政府決心要取締共黨，隨即解散國會，並於同年九月再度舉行全國投票表決，結果仍然未能獲得大多數通過，卻已反映出澳洲人民實際反對共黨，而只是尊重憲法的傳統精神罷。

因為澳洲自有憲法以來，修改憲法的進行曾先後失敗了[illegible]次，成功的[illegible]四次，故[illegible]黨政府，不敢冒險嘗試，仍准共黨發行刊物，現時那本「澳洲共黨雜誌」，便是它們的喉舌。但澳共始終不敢觸犯足以適用於取締它們的聯邦刑事法例：㈠是煽動叛國罪；㈡是鼓動工潮影響省際或國際貿易罪。而工黨上台後，將與共黨一鼻孔出氣，對澳洲工業和運輸業的影響甚大。

毛以購麥玩弄政治手法

究竟澳洲的共黨勢力有多大？黨員人數多少呢？從來沒有詳細地統計。據「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較早時指出：澳洲共黨力量微乎其微。因澳洲不像其他東南亞國家那樣貧乏落後，所以澳共勢力的發展也較為困難。事實上，澳洲地廣人稀，面積七百七十萬方公里，而其人口不過九百萬；全國入息，平均每年超過三十三億澳鎊，照此比例計算，顯然它是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

澳洲也正缺乏人力，據五年前的統計：起碼有二十萬份職業找不到適當的工作者。這種粥多僧少的現象，反映生產原料國家的繁榮。由於戰後澳洲的對外貿易，獲利大有可觀；尤其是中共政權自一「大躍進」失敗後，即不斷地向外大量求購糧食；在一九六一至六四年間，更向澳洲購買了五百五十萬噸小麥，這可能是澳洲政府改變立場的原因之一。但當澳洲外交部於去年四月六日首次檢討對中國政策時，前外長布里會經表示：「儘管北平做出了某種程度，以改善其內部建設，並採取積極的外交政策，已取得加拿大、義大利、智利、依索匹亞、科威特等國的承認，可是，澳洲必須考慮中華民國的權利與利益，並考慮保護對中華民國人民的權利與身份。……」

同時，去年三月當選的前澳洲自由黨總理麥馬漢，在國會答覆詢問時也曾指出：「雖然共產中國素來是購買澳洲小麥的最大主顧，在六十年代中曾購買澳洲輸出品總額幾達三分之一，而本年（七一）北平未有向澳洲寄送訂購單的原因，據說是因為澳洲拒絕承認其政權所使然。但倘若中共企圖利用購小麥問題以玩弄政治手法，那末，中共是想錯了！因澳洲在政治上不承認中共，絕不會受到[illegible]首的。即使失去了中共的售麥市場，澳洲政府也不致改變它的外交立場。何況近幾年來，世界各地對於小麥的需求，已有甚大的增加呢。」

澳洲前政府為了遵循中華民國的權利及身份，必須獲得保護的原則，而不顧損失一億美元（四千七百萬澳鎊）的貿易利益，這與其他唯利是圖的國家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且其堅定的立場，和正義的國際友誼，更屬難能可貴，值得喝彩！

實際上，麥馬漢總理的反對中共，而與中華民國保持友善的態度，可說是與前自由黨總理孟齊斯及賀爾德等一脈相承的。由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當前澳洲總理孟齊斯宣佈退休時，自由黨副領袖兼財長的賀爾德，便在國會中以絕大多數當選為孟氏的繼任人——澳洲總理。而麥馬漢則遞補了賀爾德的原有職位，於是他們繼續前總理的對華政策，並曾與中華民國簽訂新的貿易協定：澳洲輸往台灣的產品計有：牛乳、羊乳等製品；而由台灣輸入澳洲的則有木材、蔗糖、茶葉及供煉鋁的礦等農產和礦產。其中以木材一項貿易為大宗——由過去每年總值經五萬美元，而一躍增至三倍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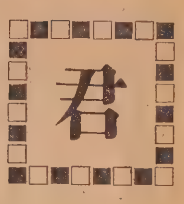
工黨引狼入室的後果

澳洲始終維持其對華友好政策的原因是：自一九四九年當自由黨擊敗工黨而成為澳洲第一大黨之後，便一直統治了澳洲。後來成立聯合政府，包括次要的鄉村黨（原名國家黨）在內，而其聯合政府中，總理一職向為自由黨人所佔有，副總理兼貿易部長則為鄉村黨人。以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當前總理賀爾德因游泳而突告失踪之後，身為自由黨副領袖的麥馬漢，本是前總理的繼承人，但澳洲憲法規定：「總理如中途因故去職或突然逝世時，副總理便可暫時執行總理職務，直至自由黨選出領袖為止。」於是前鄉村黨副總理麥基溫，便依法接任臨時職務，並堅決反對麥馬漢出任總理之職。原來他是鄉村黨的有力領導人，一向與自由黨的麥馬漢不合，他曾指摘自由黨太保守，而工黨則過於激進；只有他的鄉村黨才是澳洲政治平衡力量。

因此當時一般觀察家便認為：如麥馬漢上台，則聯合政府可能分裂，將無形中給工黨及共黨以復活的機會。好在一九六八年大選時，麥馬漢深明大義，轉而支持自由黨的哥頓，得以渡過危機。直到去年三月初旬，由於澳洲國防部長費里沙與參謀總長德里爵士之間，因對南越方面的非軍事性質的援助問題，而發生了歧見並加深其政府中的危機。故於同月十日自由黨舉行不信任投票時，使哥頓失去了黨領袖和總理職位，麥馬漢則以一票之多（由哥頓投他一票）而當選。鄉村黨的安東尼則任副總理兼貿易部長，他對中共政策與麥馬漢採同樣立場：「澳洲不能為小麥交易而改變立場。」

可是在野達二十多年之久的工黨，則認為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於是該黨領袖惠特藍親赴鐵幕訪問，暗中與北平協議暫時不向澳洲購麥（北平一九六八年還表示將向澳洲繼續購糧食），而促使澳洲人民對自由黨總理麥馬漢的反感，以便易於選舉時獲勝。所以工黨的競選口號是：「現在正是轉變的時候了！」但澳洲人將會覺悟：承認毛共，引狼入室，後果將不堪設想！

瘟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在徐向前入魯之後，毛澤東又命令在河北省十八集團軍向當地抗日民軍加緊攻擊，主要目標則對付張蔭梧。

張蔭梧號桐軒，河北省博野縣人，幼年出關入東北陸軍小學，畢業後再入保定軍校五期畢業，入晉軍工作，一路由連排長升到總指揮，勇敢善戰為諸將之冠，國民革命軍北伐，張蔭梧率部到達長辛店，張作霖即離開北平退往關外，將北平行政權交與王士珍、熊希齡等一批耆老組成之治安維持會，又留下鮑毓麟一個旅維持秩序。當時國民革命軍距離北平最近的就是張蔭梧部，北平治安維持會派人到長辛店與張蔭梧接洽，歡迎入城，並請擔保鮑旅長安全，任其率部退回東北。

張蔭梧一口答應，為了取信於鮑毓麟，不帶部隊，單身赴平，這時北平各門均已屯住，不能開門。由城上守軍用繩把他縋上城與城內耆老及鮑毓麟見面，鮑毓麟是前任黑龍江督軍鮑貴卿之子，其弟是張作霖女婿，在東北軍資望不高，但地位頗重要，鮑毓麟單身入城與之相見，開誠佈公，商談一切交接事宜，談妥之後，張部入城，鮑部退走，北平九城匕鬯無驚。張蔭梧的膽識能力，贏得全國讚許，中央當即任命為北平市市長。

民國十九年張蔭梧辭去北平市長，回到家鄉辦四存中學，這是為了紀念清代大儒顏元而辦的，學校教育以發揚民族精神，身體力行為主，數年以來，畢業學生在社會上均卓然有成，蔚為一股安定力量。

抗戰開始，張蔭梧出任保定行營民訓處長，不久保定行營撤銷，改為第一戰區，中央政府又任命張蔭梧為河北省民軍總指揮，付以指揮全權。張蔭梧任保定行營民訓處長時，對組訓民眾已經有了基礎，加之四存中學在社會上的潛力，所以在他出任民軍總指揮之後，很快就將地方民軍組織起來，以太行山為根據地，劃分為三個區，第一區民軍司令由張蔭梧自己兼任，以陵川為根據地，向林縣，淇縣，輝縣，汲縣等處出擊。第二區民軍司令喬明禮，駐冀西贊皇，向平漢線元氏、高陽一帶出擊。第三區民軍司令吳明濬、駐博愛縣，向道清縣及豫北之沁陽、溫縣等地活動。由於張蔭梧的威望，加之當年青年在恐日又恐八（八路軍）的情況下、找到了一條可行大道，紛紛加入民軍，一時聲勢大盛，光復了許多縣城，並殲滅了投日的馮玉祥舊部鮑剛、張人傑部偽軍，這些成就對中國政府對張蔭梧，皆是一大勝利，但對中共來說，卻感到不安、沮喪、因為自從抗戰開始，共軍編為八路軍、又改為十八集團軍，堂而皇之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兩年以前毛澤東率領林彪、彭德懷、出其全力渡搶黃河到山西境內打糧，結果被關麟徵打得潰不成軍，林彪幾乎被俘，毛澤東雖然乘機除去劉志丹，但損失也相當巨大，以後再也不敢渡過黃河。不料一朝時來運轉，日軍發動戰爭，中央政府予共軍自新之路，改編為第八路軍，於是，公然由當年被關麟徵打敗的渡口堂而皇之入晉抗戰。由於日軍在山西進展過速、太原很快失守，晉北變成眞空，雖然各縣有縣長，有民團，但如何能抵抗了十八集團軍，很快被消滅，編併，落入中共統治。中共控制了晉北之後，就要向河北中部發展，但河北中部已被張蔭梧組織起來，中共要控制河北，必須先解決張蔭梧，但是張蔭梧勢力雄厚，不容易擊敗，中共於是先採取笑臉戰術，派人去同張蔭梧聯絡，恭維備至，同時又派遣重要幹部張存實，楊秀峰，朱程，安道敦等滲透張蔭梧部隊工作，張蔭梧以為既然是全民抗戰，都是國家部隊、服從一個領袖的指揮，又何必分彼此。同時又覺得共產黨人畢竟是人，不是野獸，祇要結之以恩，應該可以感化，所以就坦然收留了這批人，委以要職，毫不歧視。但中共對於張蔭梧的開明作風，毫不感激，反而認為易欺，張存實，楊秀峰等日日向延安傳遞報告，說明要解決張蔭梧非出全力不可，像以前對付一般民團的辦法，不易奏

開入河北對付張蔭梧，命令見到民軍就吃，兵擄過來當兵、官一律殺死不留活口。

劉伯承，賀龍開入河北後，就向民軍進攻，第一個目標是邢台區民軍司令張錫九部，張錫九部被呂正操部突然圍攻，全數被俘，重要人員一律被殺，士兵則併入八路軍。

邢台事件發生後，張蔭梧報告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把葉劍英召去參謀本部，要他電告朱德、彭德懷趕快制止十八集團軍這種專門襲擊友軍的罪行，否則中央將要採取行動、葉劍英報到延安，毛澤東自不理會，仍然命令劉伯承加緊向民軍襲擊，在最短時期控制整個河北省。此時冀中已大部被十八集團軍佔據，劉伯承，鄧小平對外揚言冀中已屬於十八集團軍防區，任何民軍都必須併入十八集團軍，否則就要強硬對付。

鹿鍾麟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之後，調冀中民軍南下受訓，中途又被襲擊，全數被消滅。張蔭梧此時擔任省政府民政廳長，與鹿鍾麟見面，談起如何與日軍，十八集團軍兩面作戰，毫無善策。

日軍情報非常靈通，曉得中國軍裏面國共兩系部隊有了磨擦，不可能團結一致抗日，於是向冀中發動掃盪，本來十八集團軍在這一帶兵力雄厚，可以同日軍打一仗，但自從平型關戰役後，毛澤東嚴格規定，十八集團軍不得與日軍作戰，任何部隊如向日軍放一槍，指戰員不是托派漢奸，便是國民黨特務。

當毛澤東在軍事會議上作此宣佈時，一羣帶兵官都覺得說不過去，別人不敢開口，彭德懷獨自站起說道：「我軍同不同日軍作戰，自應由黨中央決定，但有些名詞卻不太妥當，從來祇有同日本人合作的是漢奸，哪有同日本人作戰的變成了漢奸。還有說同日本人作戰就是國民黨特務，不也就證明祇有國民黨才抗戰嗎？」

毛澤東搖頭道：「你的理論不對，這個問題要從大處看，首先要確定一點，日本人佔了半個中國，就算十八集團軍拚死命去打，也打不走日本人，反過來說，抗戰必勝，任何中國人都相信，十八集團軍打不打日本人，與整個戰局無關係。」

大家聽了一齊點頭，覺得這倒是實話。

毛澤東又說道：「但十八集團軍打國民黨軍隊卻可以擴大自身的力量，力量愈大，革命成功的機會就愈大，誰不希望中國共產黨成功，祇有托派漢奸同國民黨特務了，所以凡是主張同日軍作戰的，就是托派漢奸，國民黨特務。」

一羣大頭目對於毛澤東講歪理的本領，都領教已多，明知他說的不對，也無法駁斥，祇得按照他的意見執行，日軍一到，十八集團軍當時撤得無影無踪，整個冀中變成眞空。

鹿鍾麟得到報告，把張蔭梧請來，說道：「桐軒，日本鬼不打來了，十八集團軍跑光了，冀中地區變成眞空，這事怎麼辦！」

張蔭梧問道：「主席的意思怎麼樣？」

鹿鍾麟說道：「我想派出部隊去冀中迎擊，日軍在冀中發動掃蕩戰，勢難持久，我們派軍迎擊，既可給予日軍以打擊，復又可重建冀中地方行政組織。」

張蔭梧搖頭道：「主席的意見自不錯，但是恐怕行不通。」

鹿鍾麟問道：「爲什麼？」

張蔭梧說道：「十八集團軍的原則是不打日軍，專打國軍、所以日軍來了他們就撤走，但是撤的並不遠，祇是化裝潛伏起來，日軍一走，他們馬上又從地下鑽出來，又要襲擊國軍了，說不定我軍正同日軍作戰，他們會在後面突然襲擊呢？」

鹿鍾麟說道：「這樣行爲不簡直是漢奸嗎？」

張蔭梧笑道：「要叫我說，共產黨人連漢奸都不如，漢奸無論怎樣墮落還承認是中國人，試看北平偽組織掛出的五色國旗，過去也會在中國飄揚了十七年之久，但共產黨在江西搞的什麼政府叫蘇維埃，用的旗鎌刀斧頭、是蘇俄的國旗，兩者比較，是誰比較像中國人。」

鹿鍾麟說道：「桐軒，你的話很有見解，但這一仗我們不能不打，我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你兼任河北省民軍總指揮，咱們若是對日軍掃蕩冀中置，我們兩人卻逃不掉責任。」

張蔭梧想想也是實情，當時同意挑出民軍第一、第六兩團及特務團，編成一個支隊北上與日軍作戰。

這支部隊北上行到安國、博野一帶，十八集團軍呂正操部突然出現，派人前來聯絡，表示熱烈歡迎，要求雙方並肩作戰。並送來猪羊及酒來慰勞。

民軍雖然對十八集團軍沒有好感，但對方既表示好感，自不能置之不理，也派出專人前往聯絡，研究共同作戰方案，當天談妥一切，準備次日發動攻擊，誰知夜間呂正操集中全部兵力分別向三個團展開包圍攻擊，第一團稍有準備，匆忙間起而應戰，終於突圍而出，第六團與特務團則被包圍繳械，官佐被殺，兵被編併。

鹿鍾麟這次眞是忍無可忍，當時致電彭德懷嚴加詰責，要他查明眞象見覆。隔了一日，彭德懷來了電報，說是根據呂正操的報告，這三團民軍實在是開去襲擊十八集團軍，因此引起衝突，希望鹿總司令今後不要再派隊向十八集團軍防區進攻。

接到彭德懷電報，鹿鍾麟眞是氣瘋了，把電報交給張蔭梧看，說道：「你看共產黨是不是人？」

張蔭梧說道：「這些也在意料中，共產黨人一貫政策如此、專門把黑的說成白的，這次事件他們既然拒絕調查，我們祇有呈報軍委會了。」

鹿鍾麟說道：「呈報軍委會當然可以，不過沒有證據，軍委會也很措手。」

張蔭梧說道：「我想可以變更一下方式，他不準武裝人員入境調查，但我是民政廳長，總可以到各縣視察民政，祇要到了出事地點，就能找到證據。」

鹿鍾麟想想這倒是個辦法，當卽致電彭德懷，說明要派民政廳長張蔭梧前去冀中各縣視察。電報去後不久，彭德懷覆電來了，說是冀中各縣在日軍掃蕩後秩序未復，鹿主席如果前往，十八集團軍不能擔保其安全。鹿鍾麟接到電報祇有乾生一陣氣，此時不論中央地方，對於十八集團軍均已無策可施了。

江南啼痕錄（十四）

他正創辦一份青年日報，使青年有自己正確的讀物。在青年運動的工作中，實為不可缺少的文化園地。可是限於經費，預算還未獲得中央的核准，但工作卻要全力開展，不能鬆懈一步。他希望我義務的幫他擔任青年日報的副刊編輯。我見任重道遠，自己又不是新聞的從業人員出身，同時以我的身份，更不宜當一間報紙副刊的編輯。但我一生就是有這一份怪脾氣，如果別人求自己幫忙，自己吃了大虧也肯去做，就是經不起別人的央求。所以，後來的「斬枱腳就桌圍」，遠赴湛江，竟然自貶地位的去助人，使自己的前途受了打擊，卻也甘受如飴，在政治的官場而言，可以說是阿Q式的可憐蟲。這次我也老病復發，我見林作民兄肯為青年而去辦青年日報，而又希望大家一起的去辦好它。其時，青年日報由林作民兄自兼社長，而由目前在香港新聞界大名鼎鼎的唐碧川先生任總編輯，還有一位譚先生任副總編輯，因年代久遠，已忘其大名了。剛好社址也在惠福路，離我們的學校不遠，不妨助林作民兄一力，便答應他不受任何名義，義務性的幫忙，但鄭重聲明當我替凌霜先生交接搬運勷勤商學院時，我便停止該項工作，林作民兄只求有人替他押住陣腳，使有時間等候經費的核准，才有待遇去物色人，這些枝節問題，他當然滿口應承。所以，在我的人生史上，也曾當過短期的不掛牌的副刊編輯。

冠蓋滿佗城，斯人獨憔悴（二）

奠定了以軍領政的局面。滿口「革命」的毛澤東，他以曹操奸雄式的坦白，也高唱：「槍桿子出政權。」所以，近百年來，在中國的政海中，除非得軍人的支持，否則，很難取得高官厚祿。可是，我親無中將，戚無軍長，沒有軍人撐腰，難怪我蹭蹬名場。雖然我曾以白面書生，置身於槍林彈雨中，鐵馬金戈，於役抗戰，但只屬於臨時編制的戰工團，而非正規部隊的組織。抗戰勝利，戰工團便即結束，一年另一個月的軍人生活，曇花一現，還我儒冠。故與任何軍人系統，均無淵源，故先天的政治資本，非常貧乏。

沒有政治資本，必須具有政治手段，談到政治手段，必須具有厚的面、黑的心、吹的口、拍的手。運用之妙，李宗吾的厚黑學可說是陳述得淋漓盡致。李宗吾這本憤世之作，雖然罵盡世人，但世上會做官的人，有誰不懂其中秘竅？有誰不是個中能手？可惜我這個書獃子，只有戇直和傻勁，根本不懂逢迎，吹拍功夫絕未入門。如果有一個欣賞我幹勁的上司，還可以讓我表演一番，當然士為知己者用，鞠躬盡瘁的以酬知己，放手拚命去幹。倘使要我以七分精神去應付人事，三分精神去應付工作，那我準是焦頭爛額，給人轟了下來。

最上乘的功夫，那是「水晶猴子」的八面玲瓏，祭起吹、拍的法寶，而使人不感肉麻，處處獲人好感，處處化敵為友，套取現代術語，那是「公共關係」的傑出人才。聽完這些人傑所採用的不二法門，是運用戴高樂的政策。所謂「戴高樂政策」，並不是法國總統大鼻佬戴高樂所訂立的政策，而是給人一頂高帽，戴得別人陶然自喜的妙法。因世帽，則會惹起莫大的反感。故善於戴高帽者，必身懷無數的高帽，三丈六、四丈八、一尺二；高的、矮的、三角的、四方的、圓的。喜三丈六的則送上三丈六，愛四方的則送上四方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則無往而不利。否則會有相反效果，一個寫字拙劣的人，你讚他龍飛鳳舞，鐵畫銀鈎，那你是表錯情，送錯了帽。他以為你是挖苦他，惹起他無限反感，還會懷恨在心呢。

談到戴高樂，有一段政海的笑話，堪足解頤。為政不罪於鉅室，是官場的秘訣，曹雪芹在紅樓夢就提到「賈不假，金陵王」的官帖，以為大鄉紳的威勢，不可以硬碰。而且入門首先就要拜土地，以圓滑的手段去籠絡地頭蟲。有一次翰林院散館，（明清兩代，進士經殿試登第者，狀元即授翰林院修撰，其餘則分別予以翰林院編修，翰林院庶吉士等優差。三年後，新科進士又經殿試登第，又要派到翰林院去服務；原有的修撰、編修庶吉士等人員，則由禮部會同吏部查核當時全國各級官員的出缺，按照其資歷，派遣實際行政的官職，或派為各省學政的典試官，稱之為散館。但要看個人的運氣，散館時是否碰得好時機。否利傳臚派知縣，那只好去做冤枉的「大老爺」。）有翰林某奉派為知府，當他走馬上任之前，特晉謁其座師辭行。（以前中國人敬師重道，考試登第的人，都尊稱上試官為座師，閱卷官為房師，自稱為門人或門生。關係甚為密切。）當那翰林某請老師訓示為政之道。老師扳起面孔的鄭重問道：「你準備了什麼去上任？」翰林某坦率的躬身回答：「門生準備高帽一百頂而往。」老師正容的嚴詞告誡道：「什麼？你將以諂媚行事，則正氣何存？必生敗壞的政風，不特違反為政之道，且屬胡為！」那翰林見座師嚴詞厲色，連忙堆起笑臉的接道：「方今之世，如師尊的正色立朝，持正不阿，能有幾人？門生只不過想隨俗隨俗，稍為敷衍強豪鉅室，當然不肯以諂媚求榮，以辱師門。」那座師聽得翰林如此解釋，才放寬臉孔。大家閒談一會，

宓琴

老編删節作者來稿 投函叶屈並提意見

萬人雜誌第二六四期，刊登筆者「國府今後自處之道」一文，此文全篇原分四節，即「美國不友好不怕」、「日本不道義也不怕」、「自己不長進才是致命之傷」，和最末的一節「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更要除舊佈新，操之在我」，筆者寫此文之意，原[illegible]關係正常化，隨着日本的田中更搶先一步而與中共訂交，由於兩個都是一向支持國府的大國，現在一旦轉向，不獨台灣執政當局與人民覺得有點沮喪，就是很多海外華僑，都以爲大事已去，來日大難了，所以筆者針對這個問題，才分四節寫出此文，一方面要國府掌握今後自處之道，一方面鼓勵着沮喪了的人心，爲要能達到這兩個目的，自然要將中美、中日、和國府的前因後果，都稍爲揭發和敍述，但本文被編者割裂太多了，所刊出的三點，不能說全沒關聯，但全文每節的主要部份卻是被割掉，變爲空泛的應時文章，（甚至可說過時），當然老編對來文是有增删權，何況本文更沒有聲明不得删改，但删改是否認爲不得已，删改是否爲了某種顧慮，筆者實在有點不明白，因之要爲此稿叫屈，更要提出多時的積悃：

第一、此文第一節「美國不友誼不怕」之末段，曾談到：「尼克遜之結交中共，也全不是有利於中共和美國，相反美國只顧利害，不重友誼的輕薄相更加表面化，這點亞洲人會更亂在心頭，今後恐難再如前之易受擺佈，中共鬥[illegible]鐵幕[illegible]、外來的影響與內部心理之衝擊至大，周恩來這一着恐怕得不償失，殊非始料所及，由美國這次的不友誼行爲來看，三方面，可說各有利害得失，[illegible]問題，國府似乎損失較大，但「好漢甩牙和血吞」，知拙不算拙，咬緊牙根，承受困難，從而改變困難，未嘗不是開創新機的機會」。

此段在提醒國府及國人，美與中共的結交，固然於我不利，但他們雙方也不是全無害處，相反可能害處更大，只不過苦果是後來耳，這不是阿Q精神，抗日戰爭香港淪陷後半年，韶關、桂林、昆明、重慶等城市的青年男女生活與衣飾，都受到由港澳逃來僑胞的影响，衝擊着大後方的艱苦與樸實風氣，何況飽受二十多年鐵幕關閉的同胞，怎會不舒一口氣而淆亂其思想呢，可惜此段被删去了。

第二、「日本不道義也不怕」是該文的第二節，此節更割裂得體無完膚，筆談戰後我們對日本的「以德報怨」問題，岳騫先生在本刊二六〇期「中日關係的未來」一文，曾有如下的意見：「……可知我們戰後對日本[illegible]時所以採取此決策，推測由於兩點：一是蔣總統及實際決策人物張羣、何應欽加上湯恩伯都是日本留學生，對日本人民有相當感情，認爲只要打倒日本軍閥，也就算了，何必與日本全民結怨，一是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蘇俄勢力已膨脹得不可抵禦，不如留下日本作爲對抗蘇俄的盾牌……」，我在此節是同意岳騫先生的第二點，而不同意第一點，因爲我覺得這是國家重大政策，不可能憑着他們幾個人的留日感情，而置八年抗戰，上千萬人民死亡，天文數字的財產損失於不顧，如是則太因私廢公了，試問我們避難香港十多廿年，如果有關民族大義，我們會對英國產生殖民地感情嗎？我在這段文章寫出，國府當時是有其不得以的困難存在，是日本的投降，不是我們直接迫降，（八年抗戰是有拖垮的因素），故後來對於佔領本土，保留天皇制度及賠償等問題，我們只能提示不能決定，這在三強雅爾達會議，變相出賣我東北便可知之，另一主要原因，是中共這時到處倡亂，拖住後腿，蘇俄全面支配東北，我們雖說抗日勝利，實則內顧不暇，又焉能再事向外伸張，爲權宜而又希望將來得一鄰助，無可奈何而出此「以德報怨」，眞是用心良苦，並不是出於三數當權者之感情，這可使國人明瞭此事之隱衷，不圖這段文字又被删去。

第三、末尾一節「要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更要除舊佈新、操之在我」，此節筆者是有責難之意的，因爲「莊敬自強」，退守台灣二十多年，一向做得不夠，「處變不驚」，在當

前波濤洶湧中，只表示有變而陣腳未亂耳，至於如何處變，怎樣變中求安，從而打開出路，政府似乎還沒有這一套，因之「除舊佈新、操之在我」，就更見其重要了，二十多年來舊的不除，新的難佈，因循下去，俯仰由人，又怎能自立自強，筆者對應興應革和精簡政事等，於此節曾有論列，可惜有被刪去，亦有語焉不詳。

以上三點，是筆者要為此稿叫屈的地方，至於對本刊要提的意見，也有如下幾點：

一、萬人雜誌一向的宗旨是反共、愛國、反邪惡、反積弊，我們何以要反共，因為中共的政權，不是替國家和人民謀福利，而是以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因之人民沒有起碼的自由，（既無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亦無讀書、就業和居住的自由，不特統制行動，甚至統制思想），長期過着牛馬的生活，受盡鬭爭、迫害、及勞役的痛苦，面對着這樣一個政權，我們焉能不反，自古革命是以道伐無道，如湯之伐紂，孫中山之推倒滿清，都是將暴君和專制皇朝打倒，這所謂「解民之倒懸」，但中共則驅民赴死，馮玉祥對革命最顯淺的解釋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好」，才叫做革命，如果是「你不好，打倒你，我來幹——不好」，就不能叫做革命，中共何止不好，簡直是亘古之極壞，因此我們就非反共不可了。

至於愛國，當然是愛中山先生手創的中華民國，他的三民主義理論，原可領導國家與人民，躋於富強康樂之境的，可惜強鄰外侮，中共內擾，承繼的當權人物，很多又不能闡揚政

敗了，現在作為海外一愛國份子，除了堅定立場，更要全力支持國府，但另方面對政府的措施，應常作善意的批評和有建設性的建議，這點政府不應拒絕，而且應該歡迎的，可惜長期以來政府做得不夠，我們雜誌也似未盡言責，其實要懲前毖後，翻下舊案，揭下瘡疤，有何不可，若果一味「歌德」，政府從何改善，「忠言逆耳利於行」，是我們先哲立身、持家、治國的名言，人民有敢說諍言的權利，政府應有勇於接受諍言的義務，這才叫做眞正的愛國。

此外反邪惡、反積弊，對國家而言，是愛國的表現，對地方而言，則是愛地方的表現，我們都要針對時弊，勇敢的揭發和給以無情的打擊，這是國家的國民，和地方的公民應盡的責任，何況我們更是負文化宣傳使命的人呢！應本此宗旨，多做實際而有

二、萬人雜誌既是海外反共愛國唯一的刊物，五年以來立場不變，出版和主編人萬先生，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由戰前到戰後，由國內到海外，一向支持政府，崇尚人權與自由，偏偏他的這本雜誌，不能內銷台灣，眞是大惑不解，更奇怪的是僑委會已登記多年，究竟有無轉呈核辦，抑或政府宣傳文化部門，對本雜誌仍不滿意，因而擱置不理，但無論什麼原因，我覺得政府都難除盲目與疏忽的責任，更遑論爭取人心與增強國力了，記得早在本刊二二三期，萬先生於「新聞以外」對此事曾有如下之述及：「……這是老萬第一次回到自由祖國觀光，內銷的交涉雖然沒有頭緒，卻有另一種收穫……」筆者當時以為亟欲知道的內銷交涉問題今後會有所報導，但接連的看下去只是說另一種收穫，此事後來根本沒有再提了，看

要質問政府，究竟是何道理，海外孤臣孽子的意見，全不值得考慮嗎？國人回台投奔之路的難行，早已為人所詬病，難道反共愛國言論的傳達，也同遭峻拒嗎？這豈不是有壟斷愛國之嫌，今後我們的路徑究應怎樣走？

三、由萬人雜誌推廣或發展為任何活動，筆者以為都不及出版萬人日報強，因為報紙的宣傳效力比雜誌大得多，發行量與推廣面更非雜誌所能及，報紙是天天出版，暢所欲言，更能把握時間性，香港親國府的報紙雖多，但因屬民營性質，立場與原則性依然不夠強，很多標題、插圖和廣告，常叫人啼非皆非，能劃清界綫，壁壘分明的眞不易覩，為要樹立鮮明旗幟，堅定立場，則萬人雜誌實有擴辦萬人日報的必要，此事除資本較成問題外，人才與人手必不成問題，從前有集股辦報之議，（以二十元為一股，一萬股可有二十萬元），外埠讀者也很多願作較大量投資，可惜此議不久便沉下去，筆者看發展其他的活動收效不大，很多反像從前在內地之「演劇籌欵」，變為「籌欵演劇」，更屬虛耗精神而無收穫，稍為大的問題又多限於人力與財力不易辦到，形成不少難於兌現，結果反予人以不良反映，我們不要被大主筆的說話嚇倒，他私人只有十七股置地，但是次擴展報館卻花了三百多萬，這樣我們要辦一份新報紙，豈不需要資本更多，但創辦事業不一定就此推算，其實能權宜行事，按步發展，相信三幾十萬也能辦報的，這是萬人雜誌很早的初衷，所以竭誠希望辦到。

（兆華）



英文雖然吃香 身爲中國人不可以忘本

萬人傑先生：

我天天讀你的文章，把你當作知心朋友，現有一件心事請教，不知能幫忙解決？

我有一個在大娛樂機構做宣傳工作的朋友，總是說中文不值錢，勸我不要讀中文中學，轉讀英文，低班也好。

起初我不明白什麼原因，他也不肯說，後來才慢慢瞭解到，他工作的機構，美術工作可得月薪一千七百元，做廣告做公共關係的可得一千多元，且有專車接送。在同一部門裏爬格子的，月薪不夠上述那些人一半，所以爬格子的越爬越少，公司對他們不重視，走了算數。現在偌大機構，爬格子小組只剩兩人。

更好笑的是：走了的人總是經常寫文章，批評他們的出品。當然，兩方都不對，所以最好不要吃中文飯。

一個靠中文起家，以中文爲主的娛樂機構，尚且如此輕視中文，所以勸我改讀英文中學。

我至今還沒決定轉不轉學，因爲雖然聽人說過中文不值錢，但不相信爬格子是這種情況。我朋友總是吞吞吐吐，不願說內情，只說聽話轉讀英文中學好了。

萬人傑先生是爬格子專家，所以想從你那裏證實一下內中情況，更急切希望解答，應不應該棄中讀英？

張雪玲上

（你的朋友說的，百分之百是實情，香港一切職業，大部分是重英輕中。最簡單的，中文報的老編，和英文報的老編，待遇相差兩倍。說到爬格子更慘，十元八塊一千字，餓死老婆[illegible]兒是、不過，社會上重英輕中是一件事，我們究竟是黃面黑髮的中國人，中國人豈能不懂中文？因此，老萬的兒女雖到外國留學，但對中文的修養，都相當不錯，我特地請了一位國學湛深的老師，長年大月教他們中文，使他們除了懂英文外，還有中文的根底。因此，我主張你即使讀英文中學，也要盡量自修中文，不要變成假洋鬼子。）

「成語」瑣談 由宋嫂嫂續撰

萬人傑老兄：

近兩三天見你在報中把馬文輝罵得狗血淋頭，眞不好意思再浪費你的

大概四五天前，有一天出奇的再見到已故宋逸民老師的專欄在報中登出，不過作者已改名「宋了」，想必是宋老師的妻子的筆名。

但高興不過兩三天，這幾天來又不見「成語瑣談」了，其中理由，小弟當然不知，所以勞煩老兄代爲打探。其實「成語瑣談」是十分有教育意義的專欄，所以希望宋嫂嫂能繼承宋老師遺志，讓我們能永遠受益！

文句不通人上（十一月二十日）

（那幾天因爲來稿郵誤，所以[illegible]刊，近已恢復。老編答應，宋嫂嫂有幾多登幾多，直至登完爲止，你大可放心。）

輓孫樹平兄

刁俊民

（一）

當年茶座共風雲，志道相同記一羣；
大雅扶輪方有待，一朝便報喪斯文。

（二）

述客何堪變姓名，文章張祿始開聲；
縱橫到日無誰敵，沙漠奇花獨見榮。

（三）

難得才多藝更多，中原衞國執干戈；
劇憐四海風塵後，膽有丹心沒奈何。

（四）

讒人自告總高張，當道無由伍此狼；
去國忠臣天不管，天涯廉價賣文章。

（五）

世道人心兩不堪，書生爲國了無慚；
鞠躬盡瘁腸空熱，五丈原頭死未甘。

（六）

匆匆撒手去塵寰，一代英才不再還；
檢我陣容思大將，傷心淚眼夜潸潸。

內潰危機日益嚴重 毛幫加緊控制青年

中共積極重建「共青團」的各級組織，加緊控制各地已成立的「共青團」。

中共積極重建「共青團」，是企圖利用它對數達三億以上的大陸青年進行思想和行動的改造和控制，以減少青年因不滿現狀和受反毛派策動而形成日趨嚴重的內潰危機。

綜合中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南方日報」和「解放日報」最近的報導，重建後的「共青團」所負的任務，主要有如下各項：

一、嚴禁青年男女早婚，對已結婚的，限令實行「生育計劃」。

二、組織青年批判「四舊」思想的復活。

三、領導青年對「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罪行」作深入批鬬。

四、肅清在教育、廠礦、企業等方面泛濫的「三無」，即「讀書無用」、「技術無用」、「制度無用」，和「抵制無政府主義的歪風邪氣」。

五、勸導青年加強「無產階級」的紀律性。

六、過止青少年講究吃、穿、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禁止青少年閱讀「腐蝕性的壞書」。

七、組織青少年開展「大批判」，打擊「階級敵人」與共黨爭奪青少年的活動。

，從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進行嚴密監視。

中共一方面利用「共青團」控制青少年，同時要包括共軍在內的各級「黨委」加強對「共青團」的領導成員和一般團員，因「不堪歪風邪氣的腐蝕而滋長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不但不能起對黨的「助手」的作用，反而導致青少年走上更「墮落」的道路。

希望多登益世格言

萬人傑先生惠鑒：

弟乃 貴刊長期愛讀者，以 貴刊揚善癉惡，義正詞嚴，不畏強禦，據事直書，久爲各界人士所歡迎。或謂 貴刊只有青年人愛讀，老年中年人，多嫌 貴刊措詞過於激烈，弟則殊不謂然。弟所接觸之六七十老翁，愛讀 貴刊者，大有其人。弟亦已「中坑」，且將近「老坑」矣， 貴刊一出版，即趕往報攤購買，先覩爲快。

茲有陳於 文幾者：最近本港人心乖戾，世道衰微，已至極點。究其原因，實由於在家庭、學校、社會，俱缺乏德育訓導，品性之薰陶，一般青少年，從未聞古今聖哲之嘉言法語，故不知道德倫常爲何事，視作奸犯科爲家常便飯。殺、盜、淫、騙，無惡不作，放僻邪侈，無所不爲，遂令社會騷然，居民難安寢食。特不揣冒昧，懇請 貴刊劃出一小角之寶貴篇幅，每期選登古今聖哲格言，俾作德育一課，各戶家長又可藉以教訓子女（長篇大文，反不如一句格言之易入人心而便於記憶。）猶記貴刊初出版時，有此類格言一欄，不知因何停止？務祈早日恢復選登，必於轉移歪風，大有裨益也。萬望垂納鄙見，幸甚！

貴刊讀者周明甫、胡瑞敬啓
（十一月二十二日）

請領稿費：

十一月份稿費（二六二至二六五期）已結出，請各作者於即日起，携帶身份證前往香港德輔道中環球大廈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領取（自備印花）。已領稿費而未帶身份證的，請將身份證號碼補告本刊，以便報帳。

投靠老毛談何容易

萬人傑先生：

也許您會感到詫異，或者一點都不感意外。因爲像您這樣的一位勇敢文化戰士，敬仰您的人，會去信給您，表示對您的仰慕；仇恨您的人，也會去信給您，以示對您刻骨仇恨。同時採取下之濫之卑鄙恐嚇手段，企圖封閉您的口，甚至欲置您於死地而後已。倘幸，您並沒被他們嚇倒，恰恰相反，他們刺激着您，使您的戰鬬意識更濃烈、更加高漲。這封信，卻是

對馬文輝，像對您一般，我完全未與您們謀過面，但從您說好話與說壞話這篇文章畧知馬文輝先生想投靠毛大人。像馬文輝一類文人，大概幻想着自己會成爲郭沫若得到毛大人寵信。其實，毛大人是利用郭沫若這塊活傀儡來誘使一般文人對其本人或政權存有「希望」與「幻想」。毛大人自有一套政治投機主義份子的手段，像馬文輝這類人在共產黨認爲條件成熟後會像垃圾般清除出去。馬文輝要

萬人傑先生，希望您繼續寫下去，把共產黨人的僞善面孔，醜惡的面貌，無情的揭露出來，讓他們無所遁形。讓世人，特別是海外僑胞認識以毛澤爲首的反動統治集團，好話說盡，壞事做透的反革命行爲。千言萬語也難以表示小弟對先生的熱切期望！

謹祝安好！

一位逃亡者（十一月廿三日十一時半）

何必為蹩脚馬浪費筆墨？提到他的名字，簡直上當！

萬先生：

牛馬集居然爲了一隻蹩脚馬浪費多日篇幅，未免使我覺得太可惜！

一個人渣在繁華都市裏混了一生，最覺得苦悶的是不會引起人們注意，出不了風頭。在這社會裏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只如蟲蟻一樣。一旦能使他在報紙上出名，不管讚也好，臭罵也好，他會沾沾自喜，認爲自己成了「名人」，感到非常得意。這些人渣像爬蟲般，千方百計鑽營，盡標奇立異之能事。蓄長鬚，穿長袍，裝成道貌岸然，用什麼「聯合國協會」、什麼「海德公園」像癲婦倚在街邊牆角，語無倫次，咒天罵地，只怕沒受人注意，給孩子圍觀，咒駡到他喉乾沙啞，無趣爲止，要是有人向她理睬答語，她越咒罵越長，簡直上了大當。把癲婦罵街寫成新聞，或爲一隻蟲蟻大作文章，非常不值得！

人渣既沒一技之長，文不成，武不就，左不是，右也不是，根本沒有國家民族意識，所有舉動，全是投機取巧。純以個人風頭虛把思想爲出發點，忽而擁護「毛主席」；忽而蔣總統萬歲！簡直痴人說囈語。他對中國社會政治演變及歷史、地理、文化、風土一切，都莫名其妙；對西方文化皮毛及民主政治也是懞查查，倒吊也滴不出一點墨。這類的人渣還值得在報紙給他提點嗎？希望今後再勿談蹩脚馬之事。

讀書包武丞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萬人旅行團新界半日遊

十一月二十六日，萬人協會旅行團晨早九時由九龍佐敦道乘坐旅遊巴士，浩浩蕩蕩直駛第一站——大欖涌水塘。男女老幼，親如一家，個個禮貌而客氣。自由活動中，三五成群拍照，逗留個半鐘後，乘車到第二站——屯門的青松觀，仍各自拍照，此地鮮菊花撲鼻香，萬人大爲讚賞。豐富的素菜午膳使我們大飽一飡。旅行團總領隊岑囒雷導遊經驗名不虛傳，身先士卒，八點鐘前第一個到達集合地，等候萬人車輛的是鄭秀棠，最難得是隨隊軍醫張仲仁，抽住十字藥箱。譚昇從爬山比賽中途給野草割傷，全賴張醫師止血裹傷。我們的團員來自四面八方，分住在九龍、荃灣、官塘、香港。職業分三大類：學生、工人、老闆，擠滿大小車輛。第三站由青松觀轉到青山參觀。還有爬山競步及抽獎，熱鬧非常。十四青年選手將會旗插上青山頂上，頓使萬人協會蒙受不少光榮。青山寺裏石岩擺放「二千年龍骨」，可供欣賞。青山寺門前後有東莞陳伯陶和前廣州鐵蟬和尙寫的對聯牌坊，鐵蟬書「回頭是岸」，彷彿叫毛共幹部官兵掉轉槍頭。青山名符其實，風景佳美，有如世外桃園，百遊不厭。下午四點半乘旅遊車回原來集合地落車，萬人齊叫：拜拜！各有各歸家。

（棄左）

中共承認內蒙已有內憂外患

北平承認內蒙古有內憂外患。據共黨在下達的「時事學習」資料中說：「蘇聯在蒙古烏蘭巴托以東五百里的喬巴山附近，設有地對空飛彈基地。在蒙古西部，設有重武器基地，在中蒙邊境附近的貝爾諾爾地區，設有地對地導彈基地，擁有大量中程導彈和大型導彈。目前仍不斷向蒙古邊境調集軍隊。」

又據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人民日報」說，內蒙共幹由於思想動搖，滋長消極情緒，牧民在反毛派的煽動下，泛濫着資本主義，到處出現對牧場濫墾，對牲畜亂殺、亂賣的「妖風」。牲畜下降三分之二，公共積累分光。

又據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會調查組」指出，「有不少牧業大隊胡亂開荒，削弱了牧區的主業，破壞了草場，畜牧業受了損失，糧食收成也很低」。

色情暴力電影氾濫
社會道德日趨淪亡

編輯先生：

最近，本人曾經看過一套國語片，整套電影可以說是毫無主題，內容不外是誇張人性之軟弱點，渲染色情之氣氛——以「三字經」的第一個字來取悅於人，眞是太過豈有此理！我並不有意出言中傷任何人，而卻是出於我個人對現今這個社會的怨憤，和一份正義感而已。試觀本港治安日益惡劣，道德的日趨淪亡，毫無疑問與色情、暴力電影大行其道有關。因固然很多，但絕大部份的責任，乃是由於政府對於此等電影之處理失當所致。

政府所採取之漠視態度，形成電影檢查尺度之放寬——這是一種嚴重的錯誤；成年人看了此類色情、暴力電影尙且興起犯罪的念頭，又何況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少年呢？長時期受這類電影的「教育」，社會所獲得到的是些什麼？我們的下一代又會怎樣？此外，其他問題：如治安、道德等等

由於本港缺乏適當之娛樂場所，以及消遣的好去處，因而看電影便成了一種普遍的嗜好；不僅成年人、青年人亦如是。

電影事業的蓬勃，歐陸影片的日益擴展，導致了「電影教育」的危機，若干電影商和製片人爲了迎合觀眾的口味，因而使到色情、暴力的電影大行其道。

政府對電影、雜誌、報刊之檢查或管理尺度過寬，對色情架步存在的姑息，對青少年問題的忽畧；勢必造成治安的日益惡劣，以及更嚴重的社會問題。試觀現今這一個「東方之珠」的境況——一個充滿血腥、暴力、色情的社會；請問香港當局有何感想？

新疆局勢仍混亂
賽福鼎又遭攻擊

新疆局勢動盪不安，一方面是因中共與蘇俄雙方均在邊境加強軍事對峙的部署，籠罩着戰爭陰影。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新疆領導階層的內鬨仍未停止。

據內幕消息說：暫代「第一把手」職務的賽福鼎，又遭受新調升的共幹攻擊，指賽具有民族代表性，無法遏止新疆少數民族搞分裂活動，有的指賽過去曾加入俄籍，認爲在蘇共大軍壓境之際，是有可能搞「修正主義」。

消息又指出：新疆少數民族和軍墾區的共軍向俄境逃亡事件，仍不斷發生。在最近數月來，以在塔里木盆地逃亡的人數最多。據說：這些逃亡的人中，均係屬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的所謂「軍墾戰士」，因這些被流放在新疆的知識分子，被迫修築塔里木欄河閘時，無法挨受沙漠荒原的艱苦奴役生活，他們目睹有不少知識青年在鞭策下死亡相繼的慘劇，因而冒生命危險經阿克蘇沿阿里克河逃入俄境。

消息中說：中共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的共軍勢力，將作進一步的壓搾。中共已限制該師由現有的五十餘萬畝農田擴墾至二百餘萬畝，企圖將新疆西北部建成一個「棉糧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壬子秋懷八首（用杜甫秋興韻）

琴庵朱敬安

(一)
安居師老不聞砧，澹卻雲霓寄望心，
大地霜風嚴肅殺，中天日月蔽層陰，
黃花崗上幽魂泣，赤坎城邊古木森，
早若儲材爲國用，十年種樹已成林。

(二)
誰吹玉笛落梅花，如聽秋風塞上笳，
揚子江中新鑄鐵，田横島外久停槎，
英雄寂寞歸黃土，下士流離甘白華，
極目鄉關音訊杳，長天空見雁行斜。

(三)
蓴鱸味美蟹初肥，擬飽鄉厨願已違，
客夢每隨雞唱斷，歸心欲逐雁行飛，
時驚瞥眼容光減，總覺澆胸酒力微，
去了吾將何處生，凭欄無語對斜暉。

(四)
搔首茫茫不盡思，卅年飄泊此棲遲，
魚龍曼衍無窮日，鷸蚌爭持未已時，
信誓寧謀天下樂，死心早有古人悲，
成王敗寇瞬間事，萬刼同歸一局棋。

(五)
未聞凡骨列仙班，豈有靈方可駐顏，
黃鶴何曾去緱嶺，青牛無復過函關，
誰驅黔首墮千刼，孰抱丹心照兩間，
當日若貪周粟美，夷齊不上首陽山。

(六)
蓬轉萍飄海外州，茫茫天地一沙鷗，
江楓葉老和顏醉，籬菊花開伴客愁，
蛩語每驚孤館夢，雁聲遙帶故園秋，
匆匆十五年間事，黑髮如雲換白頭。

(七)
自笑行將七十翁，衰顏常借酒盃紅，
閒參司馬長卿賦，畧染東方曼倩風，
少不讀書資質陋，老來視物有無中，
佛家眞諦儒家道，故紙堆間尠用功。

(八)
故園西望暮雲垂，歸臥吾廬志未移，
三徑黃花標晚節，一庭綠竹長孫枝，
香飄稻隴禾初熟，露冷蓮房水滿陂，
但使此心長不息，山川何用歎逶迤。

敬安先生，秋興八首，逸韻高懷，近代詩壇之中，可以首屈一指，第五首：「黃鶴何曾去緱嶺，青牛無復過函關」。是爲最好造句，緱嶺，在洛陽東六十里之偃師縣，周靈王太子「晉」，乘白鶴昇天，成仙之處，余爲考察神仙遺跡。特此往遊，見拙著明日黃花錄第一集（遊徐州快哉亭），中國神仙故事，很多與鶴有關，王子「晉」駕鶴飛去，丁令威化鶴歸來，因羽禽之中，鶴壽最長，書中有云，可活千歲，余爲明其究竟，費數年之時間，考其品種，欲證古人之言，是否眞實，而作定評，費盡心力，終無結論，又淝水之戰，夜有鶴鳴，余遊淝水，並無此禽，人事滄桑，禽鳥亦無例外。

函谷關，在陝西潼關之外，今屬河南靈寶縣，老子騎青牛過函谷之處，余曾往遊，該地爲古代豫陝交通兵家要道，今日隴海鐵路通車，關塞之險，已不存在，余爲實地觀，下車步行，路爲黃土深溝，西有高山，東近黃河，晉南中條山，隔河自覩，路旁有碑，高約二三尺，上書「函谷關」大字，古代秦國，有兵駐守，史稱「秦有崤函之固」，路窄，只可單騎前進，是歷史有名之地，今則黃塵衰草，寂無行人矣。

立潼關城樓，俯視城側，黃河滾滾，隔河即爲山西中條山，首陽山爲中條支脈，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即此地也，朱先生詩，「當日若貪周粟美，夷齊不上首陽山」，其詩意言，「當年中共竊國，若有靠攏之心，即不來香港矣」。吾人初到香港，帶錢有限，人地生疏，言語不懂，即使才勝李白，詩同杜甫，滿腹經綸，毫無用項，等於夷齊，來到首陽，首陽有蕨薇可食，香港則無，首陽不需房租水電，香港到月必繳，薇蕨不生，夷齊無恙，足證吾人本領，遠超夷齊之上也。余詩中有句云：「此生不愧夷齊節，磨劍南荒學採薇」，與朱先生之意相同，以上八首，好句頗多，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加以解釋，壇主。

踏莎行 和紉詩詞長步原韻

南溟叟

海水拖藍，椰林疊翠。逢春倍覺山城媚。斜陽雨後照樓紅，穿簾燕子知人意。日斷遙岑，心[illegible]衷，雞聲隔院人千里。

又答香港彭遂民先生用前韻

留得心丹，任凋眉翠。春來且賞山花媚。幾番風雨易春殘，天涯莫負東君意。　飄緲雲山，滄茫烟水。無端隔斷人間事。港婆兩地一般春，同牽遊子思千里。

又春日賦感

霞燦峯頭，帆搖水面。春花薰得離懷暖。故園依舊隱雲間，林禽啼處歸心亂。　濃綠生涼，輕紅祛怨。斜陽翻近鄱陽遠。已羈婆北卅餘年，椰風蕉雨何曾慣。

南溟叟先生之詞，符合規律，用字之工，造句之雅，達致最高境地，壇主。

憶錄汾江八景

韓粹然

（一）南浦客舟

南浦津頭渡客舟，輕波微蕩在中流，
石橋横亘如虹臥，旖旎風光宿雨收。

註：南浦爲佛山斷橋頭之一，宿雨住了，特別風景優美。

（三）孤舟鑄鍊

山紫村枯大樹枝，今無吳莫少年時，
孤舟鑄鍊丘墟是，閱盡滄桑一笑之。

註：此一風景區位於山紫村，淸社未屋之前，吳莫二姓不讓王謝專美。

雨

馬天

雨密秋聲急，雷狂制電多，
江城空困惑，人海漫消磨，
醒醉傷同類，賢愚混一波，
家園悲侷促，昂首更如何。

腥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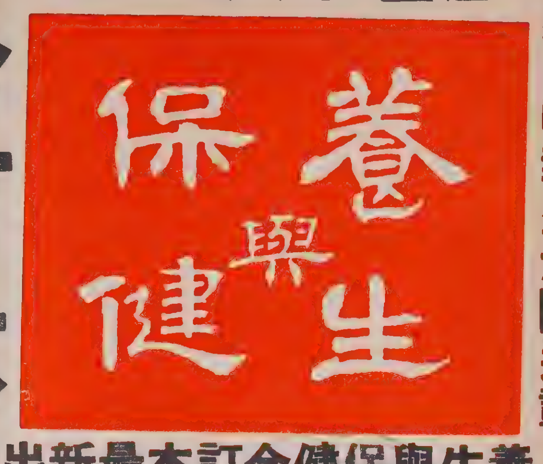
馬天

廿七年前恨，心中死復生，
凝旗血已紫，褁腹淚能淸，
姑息資殘寇，和平誰請纓，
盛衰豈定數，革命起天兵。

陸奎生中醫師著

第一集至第五集

星島晚報生活圈連載



合訂本

精裝一鉅册 定價港幣廿元

陸奎生著醫藥書

書名	定價
胃病速愈法	H.K. $5.00
胃病根治法	2.00
體弱康復法	5.00
腦弱康復法	6.00
神經衰弱根治法	4.00
失眠防治法	4.00
風濕骨痛速愈法	3.00
衰老防治法	5.00
高血壓防治法	3.00
治哮喘咳嗽捷效方	2.00
中藥科學化大辭典	5.80

養生與保健合訂本最新出版輝煌鉅著要目如下

人生健康第一
養生保健與生活圈
脫離壞的生活圈
爭取好的生活圈
你想活到一百歲嗎
先從天年說起
神經系的保健
充分休息睡眠
運動鍛錬體格
切莫誤解營養
咳嗽不是小毛病
哮喘慎用麻黃
根治哮喘三步曲
哮喘不難根治
胃病切忌遷延
胃弱與體弱
胃痛原因五花八門
慎思明辨防治胃病
胃是情緒的反映板
胃酸與胃痛
胃酸過多貽害大
胃酸過多的飲食宜忌
胃酸過多的正確療法
胃酸過多療養之道
暴食釀成胃擴張
你可以不可以吃蟹
怎樣防止消化不良
冒辟疆十二指腸潰瘍出血
杜甫死於營養不良
論樂蒂長眠
論聖誕狂歡
欣逢元旦蓬勃生機
及時進補迎接新年
身體瘦弱如何補救
補氣養血强壯神經
杜月笙神經衰弱治愈記
杜月笙中氣虛弱
杜月笙死於骨瘻
欣聞腎臟移殖成功
補品與補藥
食補與藥補
虛不受補怎麼辦
疲勞與疾病
體弱的回春之路
體弱人特別怕冷
怎樣增强禦寒的抵抗力
酒果能禦寒嗎
鼻塞噴嚏與流涕
膏滋藥補全身
用腦健腦和補腦
睡眠與失眠
心臟衰弱與强壯
神經衰弱與神經衰

養生與保健已出至第九集每冊三元

神經衰弱與頭暈
精神疲勞與頭痛
讀書與神經衰弱
黑眼圈與陰虛
戀愛婚姻與健康
十月懷胎三月吐
討厭的口臭
口臭根除法
論除舊更新
健康就是財富
新年談飲食
肥胖病
減肥與素食
高血壓與中風
夢的科學觀
論岳飛的頭髮
脫髮不容忽視
風濕性關節炎
腦充血與腦貧血
低血壓氣血弱
貧血的來龍去脈
氣血調和萬事亨
氣血旺精力壯
貧血與惡性貧血
貧血易致體弱
貧血根治法
貧血與營養
肺虛與氣虛
中氣虛精神倦
血脈營養與精神
氣足神旺體力强
論春寒料峭
十八姑娘一朵花
人比黃花瘦
艾帥與運動
勞動與健康
白居易的折臂詩
奇怪的敏感病
敏感病脫敏療法
敏感與麻痺
風疹與風癩
不通氣的鼻子
鼻炎與噴嚏
感冒的危害
傷風感冒速愈法
賈母死於感冒
婦女生理的特徵
婦女衛生與保健
婦女腹痛論治
流產與安胎
產後病
婦女更年期障礙

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
治療經驗談
胃腸保健健法
論食粽之道
端午與消毒
皮膚與皮膚病
論快高長大
夏日炎炎正好眠
困人天氣日初長
清涼綠豆沙讚
天時與食慾
厚膩的舌苔
出汗與健康
出汗與疾病
冷氣敏感與鼻炎
鼻竇炎與傷風
鼻竇炎的底蘊
人生與睡眠
神經性失眠
論睡眠的姿態
論食色性也
性教育與戒色
處女貞操與優生
痛經與結婚
神經衰弱的煩惱
神經衰弱與焦慮反應
神經衰弱症象紛紜
神經衰弱百病叢生
神經衰弱與神精疲倦
神經衰弱與肉體疲倦
神經衰弱與心跳
神經衰弱心悸怔忡
神經衰弱與心臟衰弱
神經衰弱與中氣虛弱
神經衰弱與腦弱
腦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與腎虧
神經衰弱與胃痛
神經衰弱與食慾不振
神經衰弱與消化不良
神經衰弱神志恍惚
神經衰弱與緊張大師
神經衰弱記憶力差
神經衰弱頭重頭痛
神經衰弱頭暈目眩
神經衰弱心驚肉跳
神經衰弱多疑寡歡
神經衰弱自卑自責
神經衰弱情緒不安
神經衰弱與睡眠
神經衰弱與失眠
神經衰弱亂夢紛紜

胃液的分泌與功能
消化不良的分析
小兒消化不良症
消化不良治療規律
胃腸炎療法
慢性胃炎與絕穀
朱自清死於慢性胃炎
憂鬱的人易患胃潰瘍
胃潰瘍與十二指腸潰瘍
潰瘍飲食宜忌
胃病與養生
腸炎與泄瀉
肝炎與黃疸
咳嗽與氣喘
春色惱人眠不得
自然安眠法
祝君晚安
安神藥與睡眠
科學健腦法
太空人吃當歸紅花
採月與腦的聯想
靈機記性在腦
怎樣來你聽明
精神與事業
「杯弓蛇影」病
爲什麼疲勞
怎樣祛除疲勞振精神
青年與健康
怎樣增强抵抗力
食物中毒從口入
冷氣與風濕

神經衰弱與靈感
神經衰弱與幽默感
神經衰弱與健腦力
神經衰弱與七情六慾
神經衰弱與精力消耗
神經衰弱與精神活動
神經衰弱陽氣式微
神經衰弱血不養心
神經衰弱意亂心慌
神經衰弱心腎不交
神經衰弱胸翳氣頂
神經衰弱困倦嗜臥
神經衰弱脾氣壞
神經衰弱筋骨酸痛
腸胃型神經衰弱
心臟性神經衰弱
神經衰弱補氣第一
神經衰弱更須補血
氣足血旺神經强壯
神經衰弱如何補救
神經衰弱與鍛錬
神經衰弱健康教育
神經衰弱能速愈嗎
神經衰弱治愈的信心
神經衰弱根治原則
神經衰弱康復之道
神經衰弱愈後保養法

內容豐富 不及備載

陸奎生中醫師

上午九

下午

LU KWEI SUN

外埠函購・另加郵費一成・掛號寄上

萬人雜誌

(第二六九期)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六九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六九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
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中共與蘇聯
戰爭不可避免

自一九六九年三月蘇聯與中共在黑龍江發生珍寶島衝突後，同年八月十三日又在新疆發生裕民事件，當時中共與蘇聯戰爭大有一觸卽發之勢，可能因兩者由這一年十月開始邊境談判，而壓下了火頭，然歷時三年餘，卻毫無進展，陷於互不相讓的僵持局面。十二月十日、十一日據西方幾家大通訊社分別發自莫斯科和北平的消息謂：中共與蘇聯曾於十一月下旬在新疆與哈薩克斯坦接壤邊境發生新的衝突，有五名蘇軍和一批牧民被越境中共軍隊擊斃，並有大批羊群被擄去，在中共方面有一人被俘。關於此事，蘇聯方面「拒絕加以證實或否認」，而中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卻說：「就我們所知，並未發生過此種事件。此項報導純粹是捏造出來的謠言。」

這次「袖珍型」的衝突，「勝利」者是中共，所以它說是「謠言」。而「失敗」者是蘇聯，既不「證實」也不「否認」，可能後者正在考慮強硬措施，對中共施以報復，甚至是本着「戰爭解決問題」的馬、列教條，準備以雷霆萬鈞之勢，給中共以摧毀性的打擊。

蘇共第一書記布里茲涅夫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發表演說時就大罵毛澤東小集團對蘇聯及其附庸國採取「公開敵對的立場」。三週前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聯合國大會上也大罵蘇聯談裁軍是欺騙行爲，並指名攻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今日勢如水火的蘇聯與中共關係的惡化已進入一個新階段。日前新疆邊境的衝突不管是有沒有發生，而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有跡象顯示越來越接近事實。

蘇聯和中共在漫長的數千哩長的邊境綫上，各陳重兵百萬以上，這當然不是爲了「和平」，而是準備厮殺。中共不惜與「最兇惡的敵人」美國和「美帝的僕從」日本打交道，這並不意味中共放棄所謂「世界革命」，而是在日益加重的蘇聯壓力下不得不採取的「戰畧」措施，以便騰出手來集中全力應付來自北方的所謂「反侵畧戰爭」。

中共對蘇聯毫不退讓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衝突發生後，特別是一年多來針對林彪事件開展的「批修整風」運動中，中共一方面固然在於肅清林彪一派的殘餘份子，然其重點則在「批修」——徹底拔除潛伏於中共黨內，特別是盤旋於一些高級幹部腦海中的「修正主義根子」。在對林彪一伙的批判中，已多次指出他們「叛國投敵」——投向「社會帝國主義」。並不斷由托洛斯基、赫魯曉夫、布里茲涅夫歷數至「劉少奇一類騙子」（以林彪爲主），連在一起稱爲「叛徒集團」。這些事實說明一個事實，就是中共不僅企圖在「理論」上壓倒蘇聯，進一步還打算在內部徹底割斷與蘇聯在思想上的千絲萬縷的聯繫。

據美國情報消息，中共已擁有射程可達莫斯科的戰畧核子飛彈，可携核彈的TU十六型轟炸機，而F九型戰鬪轟炸機也正在加速生產中。此外，中共於批判林彪的「空頭政治」、「形式主義」的同時，在共軍中大辦「教導隊」，加強軍事技術訓練。並聲言：「有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這裏所說的「帝國主義」對於美國只是陪襯，主要以指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中共毫不退讓決心一打，而佔優勢的蘇聯絕沒有理由向曾經是自己「兒子黨」的「忤逆」投降。

每週評論

蘇聯可能對中共進攻

蘇聯針對中共的強硬態度，繼續增兵西伯利亞，軍力共達四十九個師，佔蘇軍總數的三分之一，復在外蒙集結大量飛機和飛彈。

中共是由蘇聯卵翼而發展壯大起來的，長期以來，蘇聯希望中共「痛改前非」，重新「一面倒」向它的懷抱，稱「太陽」、喊「爺爺」。退一步打算，希望毛澤東快些死亡，把他的「毛澤東思想」一道帶進墳墓裏去，則不用一兵一卒，一槍一砲，就可和中共覆水重收，再續其中斷的「萬古長青」的「友誼」。然據說老毛「身體非常非常健康」，看樣子短期還不能「龍馭賓天」，加上中共在內部大挖「修根」，把蘇聯的如意算盤徹底打碎了。

時屆嚴冬，中蘇國境冰封千里，隨着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由小衝突而爆發大戰是隨時可能的。沒有人願意大鼻子殺中國人，但相信也沒有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不希望中共被砸得粉碎。



越南停火美國退出亞洲
東南亞國家危矣！

萬人傑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近來急得有如鍋上的螞蟻，僕僕於倫敦、西歐；並呼籲美國在越南停火後要守住泰國，否則「紅流」便滾滾南下，淹沒東南亞許多國家。澳洲、紐西蘭大選結果，工黨上台，變成中間偏左；日本大選，顯示左翼勢力上揚。凡此種種，都鼓勵了各國土共，從而加緊滲透、顛覆。老萬深深替這些國家危！

「再談」一月毫無結果

一波三折的越南和談，基辛格跑來跑去，和黎德壽談了又談；又到西貢做說客，希望阮文紹鋸低枱腳。談到現在，還只是一個「桔」，沒有多大成就。

早些時，基辛格本來已跟黎德壽談好「九項」，憑這九項達成停火協議。可惜基辛格枉負「聰明」之譽，實則相當「笨實」，如果這「九項」付諸實行，則北越打了十多二十年的仗所沒有達到的目的，這麼一談，就不費吹灰之力而得到。

大概基辛格這協議通不過西貢當局，便拖延了下來。北越等得不耐煩，將九項協議公佈出來，南越爲了本身的生存，當然誓死反對。基辛格不能公開出賣西貢，只好要求北越「再談」。一談又談了一個多月，因爲雙方堅持立場，談來談去，毫無所成。

北越雖然一方面在捱炸，但不肯讓步，理由很簡單，他們和美國原已達成「九項」協議，即是說，美國退讓的限度，可以達到這田地，已經到口的利益，北越又怎會因「再談」而放棄呢？

再談談不出結果，恐怕就是這原因。

妙想天開的「撤兵」辦法

談不攏的原因是：美國、北越、南越三者立場

三者中找出折衷辦法。

美國最大的願望是釋俘，只要北越答應立刻將手上的美國戰俘釋放，美國可以作絕大讓步。基辛格和黎德壽談的「九項」，正是如此，因此九項內有釋俘的承諾，他便不惜犧牲南越。

北越目前在軍事上雖處劣勢，但並沒放棄赤化全越的目標。同意停火，不過尋求喘息機會，因此戰俘可以釋放，侵入南越的軍隊卻堅持不走。給美國迫得厲害時，卻出了怪招，表示在下列情況下可以達成協議：㈠停火協定實施後，北越的士兵與人員，可以以平民身份返回北越。㈡他們離開南越，撤回北越時，不必攜帶軍械，武器及裝備。即是說，北越撤的只是「兵」，不包括武器在內。

北越這個「怪招」目的何在？顯而易見是把所有武器裝備，移交越共，以加強「越南南方臨時革命政府」的「革命力量」。這不過是玩弄魔術的掩眼法，南越的威脅根本沒有解除，仍然存在；同時，過了一個時期，北越軍隊又可以「平民」身份，再度滲入南越境，只要換上軍服，又是一枝正規軍隊了。

假如要求「政治庇護」

督停火的中立國家收繳，這撤兵方法是可行的；但北越怎會把艱難得來的武器雙手奉送給南越？因此，即使將來達成「協議」，北越也早已秘密移交給越共，只把一小部分「廢物」交出，這些移交給越共的武器，成爲南越生存的一大威脅。

不過，如果達成這「協議」，對北越也不是百分之百有利。在南越境內的北越軍，將以「平民」身份撤退，既是平民，當然不再受軍方管轄，他們都是被迫上戰場賣命的，得到這機會，難保不紛紛要求「政治庇護」，爭取自由，不願撤走，那時又該怎辦？如果有此情形出現，對北越將十分不利。

美國和南越可能認爲基於人道立場，應該給予庇護，因爲，如所週知，大部分北越士兵是強迫入伍的，且看他們用鐵鏈鎖在坦克車內作戰的情形，就可以知道北越軍隊的士氣何等低沉。一旦有求取自由的機會，他們怎會放過？不過，如果他們要求庇護，少數還可以；多數如此，安置便成問題。同時，問題還不是這麼簡單，如果請求庇護的北越軍有一部分是僞裝的，那麼，便後患無窮了！

東南亞國家感受威脅

不過，越南和談困難雖多，遲早必然達致停火，這是任何一位觀察家都同意的。因爲，事實上美國、北越、南越任何一方都不願打下去，大家都想停火，只是大家希望得到較佳的條件而已。儘管尋

但，停火與永久和平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這[illegible]停火，並不就等於已得到永久和平。停火後，美軍從南越全部退出，勢所必然。即使北越喘息後捲土重來，美國也將不會再介入戰事，只靠南越本身抵抗侵略。南越有此實力否，頗成問題。因此，越南停火，表面上看是好的，但東南亞國家卻爲此而感到喘喘不安。

最近，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呼籲美國在越南停火後，一定要保住泰國這個基地，如果泰國有失，則整個東南亞也必完蛋。

李光耀並非杞人憂天，也不是獨具遠見，這形勢誰也看得出來。當美國自亞洲撤退，東南亞國家的土共，會受到鼓勵，加強滲透、傾覆，這些國家極可能於一夜之間變色，李光耀的憂慮不是沒有理由。

李光耀的徬徨

一九六七年時，許多人認爲新加坡比香港安全得多，從香港流入新加坡的資金不少。可是，時至今日，新加坡面臨共黨威脅，牙擦擦的李光耀也開始感到形勢大壞不是小壞。

新加坡是比香港還小的小國，李光耀雖有意武裝起來，聘請以色列軍事人才，訓練軍隊。不過，一個只有二百萬人口的國家，即使弄到全國皆兵，也不可能抵抗越南式的進攻，除非有美國佬在泰國頂住，否則一股「紅流」，必會自北越滾滾而下，由此淹沒整個東南亞。

李光耀一方面寄望於美國佬；另方面則希望英聯邦五國聯防協定能給予安全保障。所謂英聯邦五國是英國、澳洲、紐西蘭、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不過，由於最近澳洲和紐西蘭大選，都是工黨得勝，成爲執政黨，因而五國聯防也有「散晒」的可能。在這五國中，有軍事能力的只有英國與澳洲，紐西蘭力量有限，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更無論矣。如果依靠澳洲和紐西蘭，危險多過食飯，工黨政策中間偏左，他們以爲只要和共黨打打交道，就可安枕無憂，其實，這只是「死快的」而已。

情勢如此，難怪李光耀着急。但如果美國政策是退出亞洲，[illegible]，並作西歐大陸之行，大抵和應付這新形勢有關。

日本青年靠左走

澳紐大選後，變成中間偏左，日本大選結果，也顯示左派力量增強，這都是對亞洲有重大影響的轉變。

近年來，日本左派勢力有驚人發展，文化界、新聞界，幾乎完全由左翼人士包辦，日本報紙的報導；百分之百對共黨有利。連佐藤下台，也是日本報紙所促成，老萬在這裏說過不少。

同時，日本青年大部分是靠左走，熱中於共產主義，認爲如此才夠時髦、進步。他們視共產主義與暴力主義爲進步的意識形態，趨之若鶩，甚至有些日本青年加入巴游作恐怖活動，以屠殺無辜作爲職業，這種風氣，的確使人躭憂。誰也不能預測十年或二十年後，日本將走向何方。如果一夜之間，突然成爲一個共產國家，亞洲就將[illegible]

[illegible]次大選中獲得進展，主要因爲受到田中角榮大搞「日中關係正常化」的鼓勵。這看法雖有他的論據；不過，只是原因的一小部分，即使田中不搞「日中關係正常化」，日本青年也是靠左走，何況，田中之搞「日中關係正常化」也不過因爲「民意」所趨，他是遷就民意才有北平之行的，這，到底也是亞洲隱憂之一。



詹森變了老阿飛

旅美讀者楊永慶君十二月一日來信說：記得萬先生的大作說過，美國前任總統詹森不大容易給新聞記者拍得照片，因爲他現在的扮相是個老阿飛，留長了頭髮，新潮打扮。現附上報上剪下的詹森夫婦近照，是從十二月九日的報紙上剪出的，特奉上給萬老作證，證明萬老所說乃是事實。

大陸海外學人比較談

柳以青



讀到了一篇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在回大陸訪問後，一篇有關對大陸學人的訪問記錄。其中包括了馮友蘭、費考通、謝冰心等人。

就我個人來說，我不反對別人前去大陸訪問，但是，我最反對當他們回來後，不將眞實的情形報導出來，反而爲大陸的一切大大的歌頌，自動地做了中共的傳聲筒。這不但對不住自己的良心；同時，更對不住讀者。面對這類人士的言不由衷的語言文字，我是會百無禁忌地提出我的不贊成或相反意見。

在今天傳播工具如此發達，而人們也已經習慣了如何透過傳播工具來看問題、找問題，任何一篇不盡不實的報導，都會被讀者們覷穿的。爲此，那些企圖爲了大陸的妥善招待和熱情歡迎而在所發表的字裏行間，眞想蒙騙海外讀者，討好中共的話，很容易爲人所發現的。

請向興亡事裏尋

以前，我曾在本刊的這一專欄中談到過馮友蘭，那時，我對他寄以同情，特別是他的一首詩句：「爲有東風勒着力，朽株也要綠成蔭」。這次，在讀到了有關馮友蘭與中大學生的談話中，我仍然沒有改變我對馮友蘭的同情。誠如十二月十日星島晚報上，所刊登的唐君毅教授的意見：「如果我們用諒解的眼光去看他（按指馮友蘭），爲他作善意的解釋，也許他每次退一步，總想保留一點中國哲學之傳統，沒有想到壓力一步比一步大，所以他只好一步步的退，所以，他每次自我批判，都是因政治壓力所造成。」這方面我是首肯的。

從馮友蘭的一連串的談話中，起碼我們可以歸納成三點，這三點，也正是所有大陸學人們面臨到問題與浩刧。或者更可以說，是做成了所有學人們能夠生存於大陸的必備條件，否則的話，眞不知他們的命運將伊於胡底。

首先是用毛澤東的話語來做大前題，這樣才能免除不必要的麻煩。內心裏是否贊成這一句話，這一理念，只有藏在內心，無人能夠知道，然而，在外表上一定是全盤加以肯定，變成教條，沒有絲毫含忽。同時，在這一基礎上，一定要不斷地把自己的一切，在毛澤東的標準上加以否定。也就是因此，馮友蘭對着自己過去的著作就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提出的，爲什麼人服務，爲那一階級服務，是最重要的問題。批評一本書的時候，首先就要看這一部書是『爲誰而服務』。……過去的書是宣揚、鞏固封建資產階級哲學，爲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爲什麼說爲封建資產階級服務是不對的呢？毛主席明毛主席的話是正確的。」

在香港，很多人也似乎受到了這一「爲誰服務」問題的沾染。這方面可以說是左派報章雜誌推銷毛語錄思想的成功。然而，我們並不必強把服務的對象，照大陸的教條來照樣搬了過來。像馮友蘭，他不得不這樣說，因爲他是陷身於大陸，而我們呢，卻沒有這份壓力和這份「義務」。

假如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話，我們的服務對象只是人就行了。如果一定把人分成不同的人，不同的階級並且也強調了專爲某些人，某一階級來服務才爲正確的話，那麼服務一詞便被政治、思想所利用，所染汚。而這政治是偏狹的，這思想源於仇恨。

因了這一壓力和錯誤思想的導引，馮友蘭也就不得不說出了這樣的話：「脫離了階級和政治，就沒有哲學可言。」可是，值得思維的卻是馮友蘭接下去的一段話：「有許多人以爲可以離開任何階級的立場說話，不帶任何偏見，其實這種態度就屬於資產階級的立場。」

馮友蘭是一位哲學家，他這話的意義當然很清晰。反面的意義是：「現在我所站的階級和立場來說說，是會帶有偏見的，這偏見是無產階級立場。」因此，他特意把他送給王浩的詩句再寫了出來給中大的學生們，相信是有極大的意義的：詩云：「去日南邊望北雲，歸時東國拜西鄰，若驚道術多遷變，請向興亡事裏尋。」最後的兩句可以跟前面所引的兩句相媲美。不能不使關心馮友蘭的人，有所深切致意。

比較的內容與作用

其次，就是新與舊，現在與過去的比較。這一比較，似乎成了所有到過大陸觀光的人士們，無論是外國人和中國人，都作過了比較的工夫。只是所比較的新與舊，現在和過去的項目不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馮友蘭的比較，只比較了對外的情形，對於內政和人民生活，一句具體的話都沒有提。這是爲了什麼呢？例如他說：「我們看今日的中國怎麼樣，三十年代的中國又怎麼樣？從前外國人怎樣對待我們，今日外國人又怎樣對待我們？」。和「馮教授請王浩先生將當年的中國和現在的中國比較一下，當年日本人怎樣欺侮中國，現在中日建交，事實上是日本自己要和中國把關係『正常化』。過去日本的態度怎麼樣？今日的態度又怎麼樣？馮先生又重覆了同樣的反問。……你們在香港亦會體會到過去和現在外國人對待中國人的態度是怎樣的不同。爲什麼會有這樣巨大的改變，都是由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生了作用之故。」

過程描述：「他表示認識是有一段歷程的，很難一下子接受，初時是有排斥性，慢慢透過自己的反省和大家的討論與批評，才逐漸改變過來。」

在這短短的一段描述中，使我產生一種迷惘之感。研究學術與政治；學人與政治人的關係該是如何？是學術指導政治呢？還是政治指導學術？或者用比較更容易接受的概念：學術應獨立於政治呢？還是附屬於政治？這裏，我就不能不引用唐君毅教授對這方面的看法：「唐君毅認爲馮友蘭再也寫不出什麼哲學史來，因爲在政治立場的陰影之下，馮友蘭不可能有什麼創作，更何況，在壓力之下，他的作品如果是純粹的馬列主義，並把中國的一切視之爲封建，那麼，他根本無法下筆，如果他還認爲中國的思想有價值，但又要適應政治立場，也是無法達成目標的。……馮友蘭在學術思想獨立與極權政治干涉的歧途上，實在很難做一點他自己想做的學術工作。他向訪問的學生所說的話，顯然是有點心照不一的矛盾現象，對於一個崇尙哲學思想的人來說，這是相當痛苦的事。」（見十二月十日星島晚報）

封建云乎哉！只是帽子

最後，馮友蘭提到了海外的學人們，並且都給予他們一頂「封建」的帽子。例如：「他在談話中提及錢穆先生，他說錢穆最封建，他的書任何一章都是封建的。」同時，當學生問及目前香港新亞書院兩位哲學系老師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有什麼意見，馮友蘭笑笑說：「他們比我過去還要封建。……請他們看看今日的中國，中國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馬列主義，希望他們兩位多講馬列主義。」唐君毅與牟宗三先生對此都有了表示，這兩位教授的意見，我更是敬佩不已的。從大陸與海外的學人們的談話，我們更能認識中國，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因此，也樂意地把唐、牟兩位教授的話抄在下面：

「唐君毅不同意馮友蘭批判自己之作品封建，也不承認如馮友蘭所說他現在之作品比馮友蘭過去更封建，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一點也不封建，因爲自秦代以還，中國根本已經沒有封建，他認爲馮友蘭所說的封建可能是國外國人的立場來解釋中國的歷史。……唐君毅說：梁（漱溟）、熊（十力）、張（東蓀）等三人，一貫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改變他們的哲學論點，充分表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風格與節操，反過來看馮友蘭，他的學術地位遠不及他們三人，而風格與節操更不能相提並論。」

牟宗三對馮友蘭的話，「認爲根本不値一提，他認爲學術是絕對獨立的。但現在馮友蘭已沒有學術思想，再加上他的一切談話都犯了泛政治的毛病，何況哲學思想是不需要跟社會型態而轉變的，所以，他所說的話都有問題。……如果學術思想不能獨立，而是隨着看政治的方向，政權的興亡而轉變，那是知識分子最悲哀的一件事。」（見十二月十日星島晚報）

思想獨立自由與國家

的人士也不例外。然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上，表面上看起來只是改治人物方面的替換，可是，私底下或是內層裏，卻都逃不了學術思想的指導。由於政治表現上面容易爲人發覺和見功效，而學術思想並不易爲人們所覺察。於是，我們只重視了政治，而忽畧了學術。

更可悲的是：部份的學術界中人，也盡量在歷史的表現上，向着不同政權的投靠，更使人分不清楚，何者是政治，何者是學術了。

起碼，在本篇的相對比較上，可以給予人們一個淸晰的印象，何者是政治？何者是學術？政治與學術間的彼此關係應該是如何的？而在大陸內事實上又是如何呢？這卻是値得海外的知識分子加以反省和體驗的。

從學術思想上來看大陸政權，卻是走錯了路向，不可能維持長久。而到今天仍能維持的原因，只是猶似強弩之末的恐怖控制而已。事實上，大陸的學術思想是在冬眠狀態。但是，我們知道的很淸楚，冬眠之後，就是醒春呢！

我常大惑不解，何以海外自由地區的學術界中人，不能盡量利用他們的學術自由的機會，來在學術上發揮抗拒中共扼殺學術自由和學術獨立的作爲呢？要知道，現在海外自由地區的中國人不能在這方面致力的話，恐怕很難向歷史交代的。固然，有一部份人士是有某方面顧忌的。可是，談學術如果在海外自由地區仍有顧忌的話，自己的緘默事小，而對下一代的中國青年們的戕害，卻是難以彌補的大損失呢！

另外有一部份人是想在自己的地位與生活上有所投靠，雖然在海外地區本來並沒有這方面的必要，那麼，我對這方面的人士們，都只有浩嘆了。有人說，目前我國的情形只是政權之爭——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之爭。其實，這只是表面而粗淺的看法，本質上是思想之爭與學術之爭。是中國思想與外國思想之爭；是人性尊嚴與人性戕害之爭，是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之爭。

在政權上，似乎是擺明了國民黨與共產黨，但在思想和學術上，已經不再只是囿於政權了，而是思想獨立與獨斷，學術自由與歸一的對壘。在思想和學術的戰線上，任何人士，只要他們不想被控制、被恐嚇、被強迫、被壓抑的的話，都該挺身而出，爲維護思想學術的獨立和自由而致力的。因爲唯有有了思想和學術的民主與自由，才能有一個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否則的話，不啻是在走着緣木求魚的歧途。除非是在強大而不得已的壓力下，人們或許還可以對學人們給予原諒的省釋，可是，在海外自由地區的光天化日下，學人們仍不能爲學術的自由、獨立而仗義執言的話，所產生的後果，不僅只關係到個人，同時更關係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前途。

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然而，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必需要繼往開來呢！

在認識中國上，不認識中國思想與學術，那就不免浮淺了。浮淺到只會被人利用，被人控制，而透不出自己的獨立與自由來！



「亞東關係協會」質疑

岳騫

在日本田中內閣片面宣佈與我絕交之後，經過三個月的醞釀，終於成立了一個半官方組織以代替原有的使領館，因為並非官方組織，所以名稱不同，但所負擔的任務卻並無差別。

日本方面最初定名「日台協會」，外務省邀請財界巨頭崛越禎三擔任會長，崛越禎三是日本「經團連」（地位猶如香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過去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日方常務委員，常到台北，與中國朝野均有相當交誼，日本外務省所以請他出馬，也就是因為有此淵源。但崛越認為中國朝野最忌諱的就是把中國作為台灣、如果用「日台協會」，他不願出任會長，堅持要改為「日華協會」，但日本外務省有又怕用日華協會，得罪了自認為「華」的毛偽政權，經過再三斟酌，最後決定用「財團法人交流協會」。由崛越禎三任會長，板垣修任理事長，板垣修曾任日本駐港總領事，調回國升任亞洲局局長，再由亞洲局長外放為駐華大使。這個協會總會會所設在東京，另在台北及高雄分設事務所，台北事務所所長由原駐華公使伊藤博教留任，高雄事務所人員也是原來的總領事館職員。

中國方面也組織了相應的團體，但可能是避免刺激本國國民，未曾列出地區，祇用了一個「亞東關係協會」名義，理事長張研田，常務監事莘振甫，理事中皆知名人物，其中包括了中央日報社長楚崧秋，立法委員梁肅我，至於在日本方面尚未有正

這兩個「協會」雖然以民間團體面貌出之，但絕非民間團體是勿庸諱言的，以日本方面來說，「協會」是由外務省推動組成，台灣兩地事務所所長均由現任外交官擔任，經費方面因為是財團法人，基金兩千萬日圓（約合港幣三十萬元）由協會自籌，至於全年「運營經費」（中國話即固定開支）則由日本政府國庫支給，後者估計要超出前者數十倍，所以日本新聞界也稱這個「協會」是由「外務省與通產省合管的財團法人」，當然不能算作民間團體。至於中國方面並未公佈此一協會經費來源，估計也是出自政府預算。所以這兩個協會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不是民間團體，而是代表政府的機構。

如果「協會」眞是民間團體，中華民國憲法規定國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任何人也不得加以干涉，但因為它實在不是民間團體，而是屬於政府直接領導的機構，經費又來自國庫，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對於此一團體，不能不表示一下個人的看法。

保持協會為了經濟

首先要指出的是，日本此次片面聲明與我斷絕邦交，在日本本身說是一種違憲行為，日本憲法明白規定，必須遵守國際條約義務，即使不根據憲法解釋，中日條約是經日本國會通過，經日王批准，循正當手續進行，僅憑其外相大平片面聲明廢除，即認為發生效力，如果兩國訴之戰爭，日本又來一次偸襲珍珠港，自不必談法律條約，但在平時非談法律不可，要談法律，日本此項行為絕對非法，我們祇視為懸案，不能認定大平之言已發生效力。

再就我國立場來說，七七事變中日兩國雖兵戎相見，但由於日本是不宣而戰，我國將士為保衛國土奮起應戰，雙方均未經過宣戰手續，雖是敵國並未構成戰爭狀態，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偸襲珍珠港之後，我國政府始正式向德義日三國宣戰。直到一九五二年中日條約簽訂後，戰爭狀態始告終止。目前日本既然宣佈廢除一九五二年中日和約，也就等於是恢復了一九四一年以來戰爭狀態，此在法理言是絲毫不能含糊的。

所以無論根據日本憲法，國際公法，日本此項舉動均屬非法，我們肆應之道，唯有處以戰時狀態，即使不能馬上派兵進攻日本，但也要切實遵守對待敵國的立場，不可自毀原則。

日本方面組織什麼協會，我們儘可置之不理，但對台北組成的「亞東關係協會」，卻不能不發生一項疑問。

疑問焦點在於此次中日斷絕邦交，等於日本片面廢除一九五二年和約，廢除和約，兩國自然進入戰爭狀態，故此日之中日關係與一九四一年之後並無分別，如果有人在一九四一年之後，在重慶組成

不允許其成立，組成此類協會的人，政府會不會科以漢奸之罪，目前時雖移而勢未易，政府竟然贊助此類機構成立，是否政府已默認日本廢除中日和約爲合法，二者必居其一，深盼政府當局能有以合理解釋，否則我輩在海外高呼擁護政府國策、抵制日貨，與日本斷絕一切關係（事實上日貨近來銷港大減），是不是又走錯了路。

次就利害言，政府所以要與日本保持此種半官方機構，基本原因是爲經濟，而官方報紙則隱約指出是爲了護僑，爲了保護在日愛國華僑權益。此點亦頗難使人入信，自從政府播遷台灣以來，東西各國與毛僞政權建交者日有增加，但除去共產國家之外，曾經將反共華人送與毛幫者，前後統計祇有澳門政府作過一次，其他國家則未曾聽說。英國是西方大國中承認毛僞政權最早的國家，不惟在英愛國華僑未受到絲毫歧視、即以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而言，反共愛國中國人在此地何嘗受過半點壓迫，每年雙十節國旗如海，流浮山上，面對咫尺大陸國旗飄揚，英國人也從未干涉。再以印度而論，鐵幕以外國家最媚共親共無過於尼赫魯當政之印度，但新德里愛國華僑也從未受過干擾，此是文明國家應守尺度，日本人雖然不是東西，但日本國家確已進入現代國家之林，要說我們沒有半官方機構設在日本，華僑即會受到迫害，別人信不信，我不知道，但區區是絕對不信。

再退一萬步說，日本人眞的迫害愛國華僑，我們設在日本的半官方機構也決不能發生作用。本年九月之前，我國在東京有大使館，那位將軍大使究竟幹了些什麼事，起了什麼作用，凡是由香港去過東京的中國人，幾乎是有口皆悲。

日本諾言不可置信

護僑既是飾詞，打開天窗說亮話還是爲了經濟關係，日本所以先我組成協會，態度較我們更爲明朗，就因爲日本對維持雙方貿易比我們更爲重要，因此，茲就經濟問題作一檢討。

中日貿易，我國始終處於入超地位，數字異常龐大，去年達五億美元之巨，總計去年全年貿易我國實際贏餘不到兩億，被日本賺去五億，如果少掉日本這個貿易對象，我國可以淨剩七億，筆者所舉此項數字可能有誤，但旨在說明一點，我國與日本貿易，實在是一大漏巵，即使沒有中日斷交事件發生，也應急謀堵塞之道，試看泰國與日本並無條約糾葛，但泰國學生尙發起抵抗日貨行動。我國既然與日本斷絕邦交，全民一致起而擁護政府，政府正應因勢利導，杜絕漏巵，怎可以自壞諾言，失信於民。除去貿易之外，政府當然還有其他顧慮，例如台灣對外航空路線，不經香港即經東京，如果中日航線割斷，中國民航飛機將延長航行時間與開支，而日本航線四通八達，並非必經台灣，此或許爲政府對日本遷就原因之一。其他尙有何種因素，不能全知。這些問題在雙方設立協會之前，有無諒解，不得而知，日本縱有諾言，亦不能置信，試想煌煌國際條約，尙可由其外相片言廢止，而謂其當局一句諾言即可信守，有是理乎。

目前雙方成立協會，舉出若干條任務，其性質儼然使領館，毛幫對此則不作批評，但可以想到，毛僞政權一旦在東京設立「大使館」之後，對於這個半官方外交機構的活動，一定會提出抗議，田中、大平之流對中國大陸正包藏更大禍心，自不會因此與毛幫結怨，最後勢必要犧牲與我方之關係，或縮小協會工作範圍，或乾脆予以結束，到時我將如何，豈非一辱之後，自取再辱。

目前已傳出消息，毛幫對於與日本簽訂航空協定，准日航飛大陸事，已裝腔作勢擬予拒絕，理由是中華航機仍飛日本航線，毛幫民航即不肯經過日本。此項消息尙是傳聞，如果毛幫眞的堅持此點，後果也將難料。

此外尙有一事由於周恩來告知田中不要釣魚台，日本政府已公然宣佈[illegible]台區域，逮捕我方漁船迫令漁民宣誓下次不來，始予釋放，此據泛亞社十二月九日自東京發出消息，當不致有錯，我政府對此何以無一字抗議，是否亦受協會影響？

向政府提兩點意見

目前協會已經組成，自不能憑區區一篇拙文有所改變，但因爲個人太愛這個國家，而我們的國家也禁不得半點打擊，爲此，謹向當局提醒兩點。

第一，如果以爲藉此協會而可與日本長期維持半官方交往決無可能，以目前情形而論，協會存在期限最長不會超過兩年，我政府必須在這兩年中間擺脫日本一切控制，到了日本受不了毛幫壓力，宣佈停止協會時，我們不至再陷於進退維谷之境。

第二，國家當此艱難之際，端賴國民萬衆一心，共度難關，但政府必須示人以誠，言而有信，既然堅決宣佈與日斷絕一切關係於前，就不應當自毀諾言於後，使愛國國民無所適從，即以筆者而論，自從九月以來從未買日本貨，亦不敢戴日本手錶，突然政府又組成協會發展對日貿易，豈非是同愛國國民開玩笑。

目前唯一亡羊補牢之道，政府當局應明白宣佈組成「亞東關係協會」的打算，不必再委之爲民間團體，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切實宣佈一個時間，到了何時，我國經濟始可完全脫離日本而自立，政府在此期間必須要說到做到，不能假任何藉口，如此則政府此次不得已組織「亞東關係協會」之苦心，始可見諒於愛國之士。



浸會書院妾身未明？

王屯

最近從報章讀到兩則新聞，使我心中感到很不舒服，一是「星島晚報」十二月五日報導浸會書院社會工作學會指責社會署歧視他們。內文指出社會福利署不久前刊登「福利助理員」及「助理福利主任」的啓事中，指明中學畢業生或浸會學院社工系畢業同學可以申請，但其所提供給浸會畢業生之待遇則各有不同。浸會學院工作學會並說明該校社會工作系對於選擇學生入學資格是：必須中學畢業，會考五科合格，並必經重修中六預科課程或中文大學入學試合格，入學後需要四年嚴格的專業訓練，其中二年要到各福利機構實習：「一如兩間大學之課程。」還有浸會學院社工系畢業生若出外深造，美國及加拿大的一般大學都欣然接納他們為碩士攻讀生而不須重修一些大學的學分。

這就是說，浸會學院的大學畢業生的學士資格應該被認可的。如果不被認可，那些在浸會學院就讀的學生苦學幾年的代價，所得到的是什麼呢？

又：十二月八日，我又從「華僑日報」讀到另一則社會福利署副署長李春融先生對浸會書院社會工作學會的指責，

的學歷。這些學生似乎認為他們的學歷應獲得承認與大學畢業生相等。但是，在事實上，浸會書院目前並未擁有大學的地位。」

從這兩則新聞報導上看，浸會書院社會工作學會所說的，以及社會福利署李副署長所說的都是事實的眞相，而兩個眞相如此不相同，如此矛盾為什麼呢？看來這實在是本港目前尚在某些需要修改的不合理的學位資格的制度問題了。筆者無意為浸會學生在社會福利署所受到不平等待遇而說什麼，但筆者受了這件事的感觸，因而聯想起本港目前尚存在一些急待修正的問題卻很多。

幾年前，本港揭起一個「中文合法化」問題，多少青年學生，前赴後繼，用文字、簽名運動、發表談話，努力了好幾年，現在終於贏到公事上中英文並用及即時傳譯這一時代，但當我們看到在教育上尚存在種種需要改革的現象時，香港青年所努力的目標還很多，「中文合法化」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

濟經」

各地仍有貧民窟

在英國出版的「經濟學人」週刊，是一本獨立而權威的時事經濟雜誌，它所發表的文章，立場均十分超然客觀，不偏不倚，在國際上很有地位，頗受各國領導人和國際人士的重視。

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發表了一篇特派記者的報導文章，談及訪問中國大陸的情況，說來十分中肯，不像時下一些報紙雜誌，尤其是日本的幾家報紙，為了討好中共，不惜替中共宣傳，只報喜，不報憂。「經濟學人」的記者在這篇題為「快樂就是自行車」的報導裏，既對中共的建設有所讚揚，也對中共貧困和落後的地方加以分析，客觀地反映中國大陸的眞實情況，值得讀者參考，爰特節譯如下。

「經濟學人」的文章說，毛澤東政權罩在中國人民的安全網之下。短期訪問中國大陸的人士得到這種印象，這也是

本港大學學位很少，多數中學畢業生，並沒有足夠的大學學額來容納他們，但本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很多，一個中學畢業生不能進港大、中大，並不是由於他們的成績不及格，而是由於港大、中大學生名額有限，這些學生後來轉到浸會學院去就讀，同樣專修四年，與港大、中大的大學生一樣讀大學，但當他畢業了，所獲到的看待仍是「浸會學院目前並未擁有大學地位。」

所謂「大學地位」是指實學方面的呢？還是指傳統制度的認可的呢？倘如認爲是實學的，政府方面當然多以負起督導責任使浸會書院專修學生，修足名副其實的實學地位。倘如浸會學生確已修足大學應有的學分，但爲了傳統制度所限，不能認可，那是必須矯正的。教育工作，是一種嚴肅神聖的工作，一個學生，可以受實學不足夠的理由而不認可他的資格，但不能因傳統制度遺留下來的不合理限制而將他應該認可的學位加以否定。

香港目前雖然是英國治下的地方，但由於近年香港，居民在經濟上的大大擴展，爲了配合這個擴展，通過教育、培養更多的專材是十分重要的事。凡是任何殖民地地方，過去總不免存在着種種不平等的事情，存在不少歧視的事情，今日應隨着實際的需要而加以修正了。當一個在浸會學院專修了四年的課程，然後到美國或加拿大去，可以順利地被允許專修碩士學位，但他們的大學地位在英國或本港，卻不被承認，這種現象，不但可以促成年青一代，對英國沒有好感，同時也是造成人才外流的原因之一、這對於英國本身或香港本身的實際利益與心理方面，對於現在和未來，將是一種無法補償的損失。

我們倘若需要見到本港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開明社會，那麼走向這種社會的第一步，是必須找尋一切尚存而被疏忽的某些「被歧視」的東西，提出來一一加以修正。目前似乎已看到的是「大學地位」這一問題。筆者認爲凡在本港成立的大學或專科學院，倘如學院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名實相符。那麼學生本身所專修到的大學地位，應該爲教育當局認可，更應該爲英國教育當局認可。

學位並不同於舊社會中的大婦妾侍之分，學位應是一件名實相符的東西。並不是利用來作空談不用，或利用來作排斥競爭的鐵飯碗之用。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有一個極有意思的故事，故事敍述當時耶穌進了聖殿講道，遭祭師長干涉，因爲在聖殿上講道的、領禱的，只有資格被教會長老認可才能做的，耶穌的資格當時是沒有被認可的，所以便被干涉，耶穌當時引用了一句經文來責備干涉他的人，那句話是「匠人所棄的石頭，已做房角的頭塊石。」如果拿現實意識來解釋這句話它當是：「那些資格被你們不認可的人才，往往成爲新時代的創造者。」

當然今日在浸會學院專修了四年的社會工作者，他們的大學資格，比起當年在聖殿講道的耶穌，條件更佳，如果他們所獲得的待遇，與別的大學專修的學生待遇不同，唯一理由，只是如李副署長所說的「浸會書院目前並未擁有大學地位」這一原因。那麼目前浸會學生所要爭取的，並不是待遇問題，應是大學地位被認可的問題。這是原則問題，其影響所及，是與浸會書院及在浸會書院就讀的每一個同學將來前途有關的。

如何看中共

完顏

衣食住最起碼的水準。

消費品遠遠落後

這種平衡生活的過程中，毫無疑問必定使到社會景物失去了顏色。正如每個遊客所注意到的，中國大陸的百貨公司在這些日子來擺列很多貨物，尤其是鮮艷的紡織品（不是美麗，而是鮮艷而已），六個月前，人民已接到指示，不要常常穿一套藍色的制服。平衡生活水平也帶來人民要求舒服的生活，但中國人民還是不敢挺身出來，突出生活水平的。

如從消費社會來看，中共遠遠落在後面。在北京和上海的商店，無論什麼時候均擠滿人群，一方面是工廠放假時間是輪流的，另一方面看看商店的櫥窗也是一種最廉價的休息，還有一方面是因爲買東西的錢比賣出的東西還多。中共人民最奢侈的享受，是希望擁有一輛自行車，自行車的售價就要佔去三個月的入息，縫紉機也是同樣價錢。另外，短波收音機和嵌鏡子的睡床，也是他們的奢侈品。工人多數均能買到這些重要物品，例如在今日的廣州，人口有三百萬人，單車就有五十萬輛。

棉布仍必須配給

布料還是比較貴重的。一般的毛絨料，有的比英國的還貴，棉布則必須憑布票配給。除了布料以及其他一些廉宜的日常用品之外，什麼也沒有。「經濟學人」記者向一個在銀行中存了四百鎊的黨員說：「你爲什麼要儲蓄？」這個黨員回答說：「不爲什麼。」

人們儲蓄的目的之一，據說是爲了搬到一間較大的房子內居住。大陸住屋一般跟工作單位連在一起，按照西方水準來看，大陸人民的住屋條件是十分擁擠的。在一個城市內，也有很大的差異，從頹落了的舊式房子到現代化住宅區都有。在城市內，新房子都是由工廠或市政當局興建和管理的，解放前的一些屋主，還可佔有自己的房屋，也有極少數的屋主，尚可以出租房子。在鄉村，只要獲得生產隊和公社的批准，仍可修建自己的住宅。在上海附近的一個公社，有百分之九十的社員自己有了房子。

從西方的水準來說，中國大陸的屋租是很便宜的，即使在較爲好的上海樓宇，每月才只有二鎊的租金，等於夫婦兩人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城市的屋租，要比鄉村地區貴十倍。工人所聽的現金，至少要比農民多兩倍。工人如果在國營工廠工作，還可享受到免費醫療。自文化大革命以後，全國的衛生保健計劃，已經擴大爲合作醫療服務，地方企業的工人和公社社員也都可以享受到。但合作保健並不是在每個地區都推行。目前，中共最難解決的病患，也像世界其他國家一樣，是癌症和心臟病。

義與中共建交兩年一無所獲

王應機

義大利與中共建交，到今年十一月六日開始滿兩年。兩年前，爲了與中共勾搭，當時的中左聯合政府，不惜降志辱身，兩年後才能畧有所悟，但悔之已晚。

一些比較客觀的義國觀察家也承認，義大利與中共建交以來，除了偶而可以派個把記者，進入中國大陸，拍幾張萬里長城的照片登在報上外，實際一無所獲。

當年醞釀承認北平政權時，「開闢中國大陸市場」，一度會是最冠冕堂皇的口號，但兩年以來，事實勝雄辯，儘管今年下半年的貿易數字顯示了義大利與中共之間的雙邊貿易額畧有增加（義大利對中共輸出總值四千六百六十萬美元，自中國大陸輸入總值四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且義國繼續保持對中共貿易的出超優勢，但歷次貿易訪問團從北平歸來後，無不坦白承認：「開闢中國大陸市場，困難比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主要的關鍵在於：義大利商人一心想賺中共的錢，而中共對義大利產品，除了萬不得已不得不買機器之類及高級工業製品外，均毫無興趣。反之，他們倒是千方百計地想在義大利傾銷大陸貨，今年九月底到十月初，在羅馬舉行的「工商產品展覽會」就是個好例子。

班門弄斧商展好慘

這個展覽會以「在西歐舉行的第一個中共商展」爲號召。起初義國輿論界的確對它抱頗大希望，不惜以巨大篇幅爲它捧場，但開幕之日，紙老虎被當場戳穿。原來中共自我吹噓了許久的「工業大躍進」，也不過爾爾，商展會場陳列的幾套重機器，不但粗製濫造，幾乎和義大利差了十年，就連一向言論雙中共的一些報紙，也嘲笑中共在羅馬展出重機器之舉，無異班門弄斧，實爲愚蠢。但從另一角度看，中共利用這次商展，不計血本，在會場廉價傾銷之瓷器、刺繡以及手工藝品等，迎合了一般消費者貪小便宜的心理，商展結束後，不旋踵間，各色大陸貨在義大利全境各大百貨公司中大量出現，足見中共對義大利市場，不但下過工夫，而且處心積慮，志在必得。

「輸出顛覆」原是中共從事國際統戰的慣技，對義大利自也不例外。不過儘管義大利和中共建交，中共在義大利的顛覆活動仍不敢明目張膽，但它在幕後操縱義國左派政黨（包括共產黨、社會黨及無產階級社會黨）中的所謂「毛派」份子，從事恐怖活動，爲近數年義國社會的安寧構成極大威脅。就連義國治安當局，也不止一次坦承，義大利政府承認中共後，他們對中共人員的監視已較前更加嚴密。其實絕大多數西歐國家的作法，也是不例外。在外交上他們也許不得不承認中共，高喊「親善」與「友誼」，但在內政上卻是百分之百地「反共」、「防共」的。

中共派在義大利的工作人員，包括「外交官」與「記者」，兩年來給人的印象是，表面上笑臉迎人，似乎「可親」，實際上卻是「極難接近的」。中共「大使館」目前工作人員逾四十人，連司機都是從大陸派來的。一年前在國府原駐義大使館舊地附近，買下一幢巨大別墅，全體館員一律住在裏面，鐵門深鎖，過的是與外界似乎完全隔絕的生活。「新華社」記者三人，從不出席任何記者會，和羅馬的其他外國記者，也幾乎根本不相往來。

安德瑞奧謀赴大陸

義大利與中共建交兩年，究竟彼此間的關係密切了多少？這不但義大利方面無法回答，中共自己恐怕也答不上來。外界看得到的雙方兩年來的接觸，只是稀稀落落的人員相互訪問，和中共參加威尼斯影展、乒乓球比賽，以及前述商展等等。最近，義大利外長麥迪啓已定在兩個月內對中共作一次官式訪問。據說，他除了表面上負有「促進邦交」的使命，也將乘便替中共與歐洲共同市場之間拉關係，消息傳出，他此次遠赴大陸，或者也是爲了替義大利總理安德瑞奧可能訪問中國大陸之行鋪路，不過此間觀察家指出即使安德瑞奧雖然去了北平，也並不代表義與中共關係有了至大的「突破」。他們的看法是——安德瑞奧不過是想藉此提高他在義大利國內的政治聲望，延續他的中間內閣的壽命，動機和他一個月前的訪蘇之行並無二致。

報端瞎說讀者明白

除了「義新社」目前有記者長駐北平，義大利國營電視，以及羅馬、米蘭的幾家大報也經常有記者在大陸進進出出。但他們所撰報導，寫來寫去還是萬里長城、紫禁城那一套，根本觸不到中國問題的邊緣。和多數美國大報記者一樣，幾家義國大報的記者也都「左」得可以，他們把中共人民失去自由硬寫成他們喜歡「規律」，把中共人民「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硬說他們是爲了「造福下一代而甘於貧困。」起初基於好奇，讀者也許對這些天方夜譚式的報導還多少寄以興趣，但久而久之，本性傾向民主自由的義大利人民終於不再相信那一套。儘管記者照寫，報紙照登，讀者卻已覺醒，說什麼也不信中國大陸是「工人的天堂。」

綜觀中共與義大利的現行關係，可以說，中共心裏明白，要在一個連共產黨也買汽車、置產業、上教堂，去年每口國民所得達一千五百美元的國家，推銷他們那一套勒緊腰帶的「意識形態」是行不通的。換句話說，義大利不是一塊可供中共推銷「世界革命」的沃土，那末，退而求其次，他們目前最大的目標變成，「賺義大利人的錢」。偏偏義大利人抱的也是同一想法，加上義人經商一向以精明著稱，短兵相接，至少到目前爲止，中共並未討到便宜，多年義與中共貿易，義大利一向保持出超優勢，就是個最好的證明。

千方百計誘騙華僑

義大利全境，華僑不到千人，而且僑社星散，缺少中心領導人物，僑資有限，也不足以構成搾騙的對象，照理說，中共不值得爲了爭取僑社花大本錢，下大功夫，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兩年來中共爲了爭取義大利華僑，千方百計，無所不用其極，分析起來，主要還是爲了義大利境內的華僑，一向太反共，也一向擁護中華民國，令共幹們受不了。

旅義華僑，約有百人聚居米蘭，四百人聚居婆羅亞，一百人聚居羅馬，其餘八、九十人散居其他都市，他們之中，百分之九十都經營製造及販賣皮包生意。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中義斷交前，米蘭華僑早已分裂爲左右兩派，但反共派的力量遠凌駕親共派之上，婆羅亞華僑絕大多數反共，僅三幾個中共派來潛伏的「職業華僑」叫唱反調，製造糾紛，羅馬華僑，並無嚴密組織，但平均知識水準較高，立場反共自不待言，義與中共建交之初，除了極少數中共潛伏份子化暗爲明，在僑社中大爲囂張一陣外，一般無明確政治意識的華僑大都採「觀望」態度，這些人遂成了中共爭取的目標。

僑心向背非常明顯

中共的第一步棋是邀請華僑們回大陸訪問，由於大多數老華僑都有親眷滯留大陸，因此「响應」此一「號召」的人不在少數，不過這些華僑從共區回來後，個個都變得反常地沉默，絕口不提故鄉事，但如果你問他們「還想不想回去」，他們會不猶豫地對我三搖其頭。中共的第二步棋是慫恿華僑換領中共護照，由於義政府對持國府護照的華僑橫加許多旅行上的限制，而這些經商的華僑又是長年非四處旅行不可，遂予中共以可乘之機。

據估計，到目前爲止，除少數華僑改入義籍外，大約有百分之五十在中共威迫利誘下換領了中共的護照，不過這並不表示已有半數華僑改變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舉個簡單的例，過去兩年，每屆「十・一」時，從未有持中華民國護照的華僑出現在中共使館的酒會上，但持中共護照仍照常參加雙十國慶及蔣總統華誕慶典活動的卻不乏其人。人心向背，於此可見一斑。

可敬與可憎

尖鋒

偶爾在明報中看到了沙翁在其赤足集中，用堅定標題讚揚了萬人傑這塊硬骨頭的反共立場。的確，一個處在這邪惡勢力極囂張之際，而具有一種富貴不可屈，威武不能移的氣節，這確實是難能可貴，值得欽敬的。

記得老萬說過，他的反共是具於理性的，也就是說他深刻的體會到共產黨是邪惡與魔鬼的代表，爲了國家民族、爲了眞理與正義，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畏懼左仔的恐嚇，用他一支鋒利筆尖向邪惡的共黨與一切牛鬼蛇神進行不懈的鬪爭。這種善惡分明而富有大無畏精神，是那些隨風擺柳的市憎與文丑之流絕不能比擬的。

歷史也充份證明了過去媚共的許多投機政客與文丑在投共後所得到的下場是多麼的可耻與悲慘。可是一些自認爲現實主義者，仍然不能好好地接受歷史事實的教訓，依然夢想着媚共可以自保，甚至更幻想分一點殘羹餘肴，可是這種可憐的思想也正是過去一些投共者的想法一樣，而毛共正好利用這種思想進行它的統戰，但等到一旦利用完了之後你已經成爲它的籠裏雞，清蒸、白砍、或鹽焗任由它決定。

當然人總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有價值，正所謂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其正氣歌中所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正是此一道理。一個人眼光總要看遠一點，雖不能造福人群留芳百世，也不要遺害人民遺臭萬年。

但俗語有道一樣米養百樣人，其中難免有些執迷不悟進行投機取巧的份子，例如左手毛主席，右手蔣總統的馬××之流。據筆者所知本港的名流紳士之中，有的還是日寇侵華時的漢奸走狗，也與馬××之流一樣以媚共爲榮。牠們何以能如此？實因牠們仍然生活在這自由民主的地區，受到民主制度的庇護才能從事這種危害自由民主的勾當，倘若因牠們這種愚蠢的行徑而導致共產主義這一毒瘤蔓延世界，試問牠們又如何能以自保呢？

一個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正義與眞理就是死，有如林彬先生也是可貴的。但是爲了一己之私不顧大義泯滅良知，這種人雖生也是可耻可悲的。

張春橋其人其事

汪和

「無產階級司令部」

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中，政治地位躍升得又快又高的，除姚文元外，當推張春橋了，姚文元是中共的「新血液」，張春橋是中共的「老幹部」。在「文革」期中，「老幹部」大都遭到批判和整肅，而張春橋卻獲得躍升，而且擠入由十四人組成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之中，排名第七，高於姚文元，次於江青。因此，張春橋堪稱為中共「文革」中的幸運兒。

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這個名詞，是中共兩報一刊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聯合發表題為「劃時代的文獻」之社論中首先提出的。同年六月三日，中共「新華社」在報導毛澤東接見南京和瀋陽地區部隊幹部學習班學員的消息中，首次透露了這個「司令部」的成員依次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汪東興、溫玉成等十四人。

對於這個「無產階級司令部」，大約有兩種不同的分析，一種係以毛澤東本人為基礎，一種係以毛澤東以下的派系為着眼。

第一種分析可以莫斯科電台的評論為代表。一九六九年一月廿六日，莫斯科電台發表題為「毛家王朝裏的姚文元」的評論說：

「文化大革命以後，毛澤東建立了新的領導班子。後來這個班子，發生了多次的變動。」「去年慶祝建國十九週年的時候，這一個以毛澤東為首的班子，共有十四個人。這個班子的名單，很像是一個晚宴參加者的名單，根本不像國家領導人的名單。你們自己想想看，這裏既有毛澤東原來的私人秘書陳伯達，也有他喜愛的劊子手康生。既有他的妻子江青，又有他的女婿姚文元。秘密警察的頭子謝富治、總參謀長黃永勝、林彪的妻子葉羣、老警衛員汪東興等人，也排在名單裏了。」

評論又說：「正因為毛澤東很重視政權交給誰的問題，他才不時地調換自己的領導班子，以疑神疑鬼的態度，觀察班子裏的每一個成員。如果從發展前途來觀察，這一小撮同人民沒有聯繫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那麼希望最大的，應該算是姚文元了。」

這種分析主要的是以毛澤東為基點，并指出姚文元的特殊地位，及其「飛黃騰達」的原因。至於「司令部」裏的周恩來和張春橋等卻沒有提及。

第二種分析比較全面，即將毛澤東以下的十三人，分成三個系統——林彪系統、周恩來系統、和江青系統。

林彪系統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羣、溫玉成等，共計五人；

周恩來系統只有周恩來自己一人；

江青系統包括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汪東興等，共計七人。

如今，林彪系統已完全瓦解，周恩來系統仍只周恩來光桿一個，江青系統僅整肅了陳伯達一人，仍佔優勢。

在江青系統中，由於陳伯達的遭受整肅，以及康生的年老多病，使得張春橋無形中又躍升兩級，在中共「司令部」裏更顯得地位重要了。

張春橋得意的原因

張春橋於一九四二年曾在聶榮臻的晉察冀邊區從事文藝工作，一九四九年五月隨共軍進入上海，一九五〇年三月，任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并兼任「新華社」華東總分社副社長。一九五四年一月，應蘇聯眞理報邀請，隨鄧拓（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率領的「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到蘇聯訪問；四月，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一九五六年八月，任共黨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部長。一九五八年六月，任共黨上海市委，一九五九年四月，任共黨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四月，任共黨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一九六五年三月，升任共黨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一九六六年五月，共黨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張春橋任副組長。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任社長；旋因毛澤東說「還是革命委員會好」，「上海人民公社」乃於二月廿四日易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乃改任主任。十月，兼任共軍南京軍區第一政委及上海警備區第一政委，共黨「九大」時，一躍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張春橋在「文革」前，一直在上海負責新聞與文學藝術方面的領導工作。他之所以混入毛江集團，似有四項主要原因：

第一、張春橋在上海追隨柯慶施多年，彼此關係當甚為密切。柯慶施係於一九五五年調至上海，充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一九五六年升任第一書記，一九五八年五月升任共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兼華東局第一書記，十一月當選為上海市長。一九六五年一月，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仍兼上海地區各項職務，三月因會商支援越共戰爭赴成都，四月九日在成都因病死亡，由此可見柯慶施躍升也很快。柯慶施乃是擁毛者，曾經主張「寫十三年」

（即寫中共政權成立以後的十三年），反對周揚等鼓吹「三十年代文藝」，因而柯慶施很可能成爲毛張間的橋樑。

第二、張春橋本人似乎也是一個毛澤東思想崇拜者，他在「上海文學」一九六〇年一月號發表題爲「踏上新的行程」的文章，強調「堅定不移地沿着黨的總路線，沿着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前進，就是勝利，稍微離開（更不要說遠遠離開）這條路線，就犯錯誤。……我們要學的東西很多，但是需要着重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使毛澤東的思想，成爲我們的思想，我們就能夠無往而不勝，我們的文藝事業就不但能夠普及六億五千萬人民，而且能夠提高到偉大的高峯」。在眾叛親離的時期，張春橋能提出這樣的論調，自然易於爲毛澤東所重視。

第三、張春橋對於江青的「京劇改革」曾大力支持。一九六四年，江青在上海指導「上海京劇院」排演京劇現代劇「智取威虎山」，同年六月北平舉行「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這個後來被稱之「爲京劇樣板戲」之一的「智取威虎山」曾在會上演出，而張春橋也趕到北平參加這個大會。其間，周恩來曾接見各地演出團和觀摩團的負責人，幷舉行座談會，會上除康生、江青發言外，張春橋也發了言；而在座的周揚、林默涵、齊燕銘、鄧拓等卻沒有發言。這也許就是張春橋與江青的政治關係趨於密切的原因之一。

第四、張春橋首先支持中共「文革」運動。當毛澤東在上海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特別是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顯然得到當時在上海主持宣傳和文藝工作的張春橋的支持。當彭眞在北平成爲「獨立王國」時，毛澤東得到張春橋的支持，自然非常感激。這也許正是張春橋在「文革」期中躍升快速的主要原因。

張春橋也有「隱病」

自「文革」以來，張春橋是遭「紅衞兵」攻擊較少的一個，這大概是因爲他較少接觸「紅衞兵」，較少直接處理「紅衞兵」的糾紛。但是，事實上張春橋也是有很多「問題」的，其重要者最少有下列三件：

(1)張春橋與江青之間也有矛盾——江青是共黨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張春橋是副組長，但他們兩人之間也有矛盾存在。例如陳伯達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廿四日公開對「造反派」代表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北京開始的（按：實際是從上海開始的），現在北京許多工作落伍了。……上海爲什麼呢？上海工人組織起來了；北京工人以沒那麼老練，……要向上海學習。」張春橋在上海就是以「工人總部」爲基礎，進行「造反派大聯合」，進而重建上海政權組織的。但是，江青於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卻公開地指出：「有人講，上海的革命比北京好。這是沒有做具體的分析，各有優缺點。不可以說，那裏比北京好，北京比那裏好，不能這樣籠統地講，要做具體分析。有的人就不做具體分析，就說北京比不上上海，這個話不對！」這幾句話，直接的是對陳伯達所謂「上海比北京好」之說法的駁斥，間接的則是對張春橋在上海之「功動」的否定，並反映出江青與張春橋之間似乎也存在着政治上的心病。

(2)張春橋的歷史有問題——中共在「整黨、建黨」之始，即把「叛徒」列爲清除的主要對象之一。原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在「文革」期間，曾寫信給毛澤東檢舉張春橋是「叛徒」，並且「拿頭和黨證來保證」。「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一次擴大會議上爲其辯護說；「春橋同志從來沒被捕過。其實解放前，春橋同志從沒去過山西的，霍士廉說拿頭和黨證來保證，其實霍有沒有黨籍，也有問題！」（張春橋曾否被捕，尙待考證；但是一九四二年卻在晉察冀邊區的腹地北岳區工作，怎麼能說「沒去過山西」？不過，由於張春橋現獲毛澤東的寵信，被捕與否，並沒有什麼關係，一旦失寵，則就有問題。

(3)張春橋羨慕修正主義——張春橋在「文革」期間雖然滿口反對蘇聯修正主義，但在「文革」前卻曾羨慕修正主義。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訪問蘇聯後曾寫了一本「訪蘇見聞雜記」，文中對史達林死後蘇聯走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蘇聯人民生活流露出羨慕和嚮往，並大力加以宣傳，特別強調蘇聯人民的「富裕」。他說：

「蘇聯的工人們在車間裏是穿着普通的工作服的。但是，一下班他們換了衣服以後，你就很難認識他們了，他們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

「在斯大林汽車廠文化宮，我們遇到青年男女工人正在開舞會，每個人都穿得乾乾淨淨，姑娘們打扮得漂漂亮亮，他們跳得那樣熱烈，快樂。」

「自然，我不是說蘇維埃人是一些專門講究吃穿的人，他們是很樸素的人，處處講究節約的人。我想說明；共產黨員並不是生來愛窮，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窮社會；相反，我們生來就是爲創造一個富裕的共產主義社會的。」

「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我們逛過幾次百貨商店。毫不誇張地說，那裏的物品是很豐富的，應有盡有的。買東西的人，不論是早上還是晚上，都擁擠得很。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購買力實在高，有許多在上海商店裏銷量不大的物品，比如手錶、收音機、照相機、留聲機，很珍貴的地毯，也要排隊買。有些精緻的兒童玩具，還常常缺貨。」

「回到上海，我曾經跟一個工廠的工人談起這件事，我問他們；今天我們服從國家計劃，克服困難，建設起我們的重工業，生產發展了，大家跟着富裕起來了，我們也去排隊買自己製造的手錶、收音機、地毯等物品，這樣好不好呢？他們都很贊成。」

張春橋的這些話，不僅顯示出他對「修正主義」的羨慕、嚮往、追求，而且曾向上海工人加以宣傳鼓吹。

自從陳伯達和林彪等相繼被整肅以後，張春橋的政治地位仍在躍升中。張春橋目前的主要職務乃是「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但則經常在北平露面，足見他目前活動的地區係以北平爲主。

事實上，以毛澤東爲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殘缺不全，除了江青、姚文元和汪東興三人外，只有張春橋可以役使了。因此，如果沒有特殊變化，張春橋還要「飛黃騰達」一段時期。

粵語稱金錢，常用一個「水」字來代替。有錢曰水足；無錢曰乾水；錢不夠曰水緊；錢很多曰大把水，拿錢來曰過水、磅水……諸如此類，在國語或其他方言中似無此說。

何以粵語要以水喻錢？出自何典？自何時始？此事頗饒興味，甚想查考一番，可惜請問了許多「老香港」，均說不出個所以然，惟有自己來尋思。

最初我想：香港人迷信得很，信鬼又信神，拜完耶穌又去拜黃大仙，十家居九按着土地牌位，連衙門裏也供着關武大帝，迷信者說，水屬五行之一，能生金，以水喻錢或者因此，但證據似不充分。

繼而我想：古人作詩喜用「比」的手法，以艷花比女人，以虎豹比英雄，以新娘、翁姑比君臣，凡事不直說，隱隱約約，暗含意思，就是要人去領悟，也許香港人正是採用詩人的手法，以水喻錢吧！但這想法很快被自己否定了，因這太過文雅，文化沙漠中沒有太多的詩人呀。

接着我又想：古時有個人嫌錢髒，日常避免和它接觸，甚且絕口不提它，遇到非說不可的時候，則以「阿堵物」三字代替之，是否香港人也嫌錢髒呢？達到以水喻錢的程度呢？

經過一番小心地求證，這假設又很快地被推翻了。蓋香港之人也，不僅不嫌錢髒，而且很愛錢，有時為了錢，寧可不要命。

早年發生一件事。地上有一毫子，兩個苦力爭相拾取，在互不相讓的情形下大打出手，結果一個死了，一個重傷，報紙登載過這件事，絕非信口雌黃。此外，類似的情形很多，例如夫妻反目，兒子打老母，父女脫離關係，其所以倫常大變，研究它的主因，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為了錢，這不是香港人很愛錢的證據嗎？

再放眼看香港這個社會，可說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什麼人都有，而且大家都在忙，若問忙什麼，答案很簡單——為錢。走私販毒、綁票搶劫、開妓寨、賭狗馬、炒股票固然是為錢，其實做生意、辦工廠、開銀行、當醫生、教書和唸書、江湖術士看相、和尚打醮、道士捉鬼，同樣是為錢。即或為錢而無力，好像那些年邁的老媽媽，連走路也蹣跚了，但是腦袋瓜子裏還惦記着，屋子裏貼滿「萬事盛意」、「日進斗金」、「馬票高中」、「狗馬勝意」、「橫財就手」等等的吉利語，米缸空空是另回事，若忘記給「五方五土財神」上晚香，就會嘮叨大半天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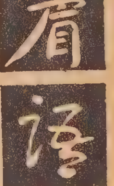
我說香港人為錢而活着，

粵語以水

會以水喻錢呢？眞是一個迷。

最後，終於被我想出來了。這裏不妨說出來，是否正確，還望讀者諸君指教。

前晚翻閱舊報紙，偶然看見某年的中學會考試題欄，其作文題有曰：「民非水火不能生活」，因而想到水對人生之重要，猶居火之上，又想到香港人為錢而活着，問題立刻聯繫起來，簡而化之，水重等於錢重，由是恍然大悟，粵語之以水喻錢，無疑是出典於此。

殺光馬可斯全家

由于非律賓總統馬可斯夫人被刺，政府拘捕了八十五名涉嫌與案有關的疑犯，另有三名陰謀分子被捕後，供出「右派分子的陰謀」。據這三人的供狀中說：他們計劃殺害馬可斯全家。事實上從一九七〇年以來，企圖殺害馬可斯的事件，已發生過七次之多；這一次馬可斯夫人竟遭刺傷，刺客當場遭擊斃。關于此人的身世，非政府未有說明，只認為這是「右派分子」所為，企圖推翻政府。

三名被捕的右派分子為費古拉斯、阿里凡諾、克里梭洛格。克里梭洛格是爆破專家，其餘兩人的身份，非新聞部長達德則未有說明。

從這三名被捕者供詞所述，推翻政府的陰謀，牽涉到非律賓社會名流多人，包括政界人物、在野的自由黨人及退伍軍人。其中最知名的，有馬尼拉記事報出版人洛平。

據說：蓄意推翻政府者，有支持恐怖分子行動的計劃，目的在藉此製造「革命局面」。

馬可斯在施行軍事戒嚴，所採取的措施，頗使人對他的動機有懷疑。譬如：㈠大捕反對派首腦以至其他政壇人士。㈡封閉所有報社以及電台等大眾傳播機構。㈢收繳所有民間武器。㈣除官方派遣者外，任何人不許出國。

碎反對力量，所以才出此激烈手段。不過，在他進一步的種種行動中，顯示他確實是為了國家的安全與人民的福利而努力。

馬可斯的計劃，決定下列幾項步驟：㈠實施土地改革，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㈡大舉掃蕩貪汚；㈢治安比前大為進步——民間武器清繳後，隨意殺人、綁票、刦掠等等事件都大為減少。

可以說，馬可斯看出非律賓面臨局勢，再不設法挽救，就會淪為赤化。他採取斷然的強硬手段，當然引起反對者的強烈反應，因而要殺他全家。

英毛關係續改善

一九六七年中共文化大革命之前，英國還在工黨執政的時候，曾經在北平舉行一次工業和技術展覽，不過這次展覽，並非包羅英國工業和技術的精華。

現在，英國又將于明年三、四月間，在北平舉行另一次工業和技術展覽會。這次規模之大，遠在上次之上。據說，參加的有英國廠商和工藝技術設計公司等三百家以上，預期展出的工業產品和機械設備，將屬英國工業最精華的一部分。

英國在北平舉行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展覽會，確是前所未有，屆時，英國各廠商的技術專家，到北平參加這個盛會的將達五百人以上。

據說，英國舉行這次展覽會，是英外相許謨在今年十月間訪問大陸，與北平當局洽商的結果。

自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西方國家都搶先向中共拉生意，英國做成

至當說

遺珠閣隨筆

得下去，無水有電，卻住不下去了。又如香港向大陸買水成功，不禁喜上眉梢，報紙和電台都當重要新聞來轉播。又如常聽「樓下閂水喉」聲，幾時聽過「樓下閂電掣」聲的？

這一切說明粵語以水喻錢，確實有些根據的，特別是在香港這個地方，不說錢而說水，既堪玩味，又無形中帶此詩意。這樣的詩我亦曾聽過兩次，先道其一：

前幾年浪蕩在說粵語的H城，這城的官員以「不公開貪污」而聞名全世界。所謂不公開貪污，就是不明白地向人家要錢，只能暗示一下，使對方自動奉上。這本來是件難事，但因有粵語之助，做起來卻十分方便。

這日，一個政府官員想勒索某建築商，藉勘查工程為名「你新建的這層樓用料不合規格，工作也馬虎，趕快拆掉重建，否則我告你。不過你記住，如果今晚不落水，就要拆，要是有水落呢，你就唔駛拆！」

那建築商是個讀過書的人，自然神會這首詩的本意，忙着落「水」搞掂，免去拆建之危。這事本來不公開的，不料過了兩年，那樓地腳下陷，以危樓被封，這事才傳了開來。

其二，那城一日某處大火，消防員下車之後，手揸水喉站立火場四周，作預備射水姿勢，只是不開掣放水出來。原來那城有個陋規，失火而想救的話，必須自動去找消防員講數，指明出多少錢買多少條喉，當場「過水」，始得獲救。不幸某處是個貧民區，住的全是早搵晚食，家無隔宿糧之輩，那有能力去買喉？因此過了大半刻，一樁交易沒做成。偏巧這日風高物燥，躭誤之下已燒得個差不多，那消防指揮官深恐激起眾怒，假意大聲喝道：「你地一班契弟企響處做乜嘢呀？縱唔快的開掣射水？」

那些消防員全是吃慣這一套的，明白詩意何在，也就七嘴八舌大聲回道：

「大佬呀！開咗掣啦！冇水呀！我地企響處等水呀！」

據說某處就這樣地被燒光了，留下一片瓦礫場，如今變成什麼樣，因多年不去H城，也就弄不清楚了。詩話表過，就此擱筆，但我還在翹着大姆指，稱讚第一個把錢說成水的廣東人。

小啓

編輯先生：

此稿如蒙採用，請將稿費移贈香港消防員伍亮秋先生之家屬，並請儘速辦理。因他為救別人而不惜犧牲自己，精神偉大，實在是人類社會的模範，應該崇敬。這區區之數，只表示我對他的崇敬萬分之一而已。我相信 貴刊的宗旨，也在維護社會正氣，對那些危害社會的，必須大張撻伐，對有貢獻於社會的，必須予以表揚。最後，再致伍亮秋先生及其家屬以無限的悼念與致禮。

市場。

不過，中共的政策一向把做生意和搞政治視為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目前似乎立場有多少改變，不過，這只是權宜之計，改變不會太大。

即是說：凡是中共有意或者已經與之進行貿易的國家，在外交方面必被視為對中共友好或準友好的國家，否則，中共不會跟他們做買賣的。蘇聯和東歐國家近年和中共的貿易關係，每況愈下，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從這個例子看，英國與中共間的貿易進展，表示彼此間的友好關係，已有極大進展，與文化大革命期內的交惡固然不可同日而語，即使在文革之前，也從未有過這樣好的關係。

英國外相許謨在下議院中透露，中共外交部長姬鵬飛，可能在明年六月間訪問倫敦，這事更可以進一步證實，英與中共的關係，進入了新的階段。

至于這是否有利于香港局勢的安定，那就是見仁見智了。

中共今年糧產缺

中共「紅旗」雜誌最近提出一項呼籲，要求人民不要暴飲暴食，節省糧食。人們看了這個呼籲，都感到十分滑稽，因為，大陸人民的口糧，是實行配給制度的，管理十分嚴密，很難獲得額外的供應。憑這些配給的份量，能吃飽肚子已算幸運，那還會有暴飲暴食的機會？

不過，從「紅旗」的這個呼籲，可以反映大陸的糧食生產情況並不很好，為什麼不好？據說，今年有許多生產區發生旱災，因而歉收。

關于大陸今年糧食產量減少，周

的口糧還總是有辦法解決的。

從加拿大、澳洲、美國都可以買到大量的小麥，中共既成為他們爭取的主顧，自己國家糧食不足，向外添補一些，是很正常的，蘇聯老大哥同病相憐，早已向美國購入大批小麥，並沒叫人民勒緊腰帶，這一點，蘇聯似乎比中共高明得多了。

在中國大陸，旱災、水災的消息是被封鎖的，一如軍事、政治活動一樣，因此外間知道的不多，現在人們所知道的，卻是中共官方在事後報導的。因此，人們認為，中國大陸糧食減產，其程度一定相當嚴重，否則不會發出這麼一個呼籲。

中共統治大陸已二十多年了，可是，時至今日，還是要人民勒緊褲帶，還未免太可憐了。偶然的歉收，甚至長期不足，在許多國家都可能發生的，不過，政府眞要為人民解決兩餐，理應有責任的。

早些時，毛澤東曾經發出「最高指示」，要舉國「儲糧備戰」，在糧食生產不足的情況下，而要「儲糧備戰」，叫人民怎活得下去？

同時，無糧不聚兵，人民吃不飽，戰士也未必能吃飽，戰士不飽，如何作戰？如果大陸的糧食問題無法徹底解決，中共就不可能眞正的成為強國。

這一點，北平的統治階層應該比任何人更清楚的。

萬人傑

（股市閒話）

是投資 別再患……

股票市場中盛傳港府「即將」訂立法例管制股市已傳了將及兩個月，直到今日，港府管制股市的法例還沒有訂立頒佈，本月十一日，港府新聞處卻出版了一本中英文對照的「購買股票須知」小冊子，免費分送贈閱。這本小冊子主要是向狂熱而盲目湧進股市，視對股票投機作爲賺錢捷徑的市民提出警告：「切勿視投資如賭博！」內裏有一段並這樣說：「購買股票是有一定的風險的，賭博亦然，除非可以抵受損失，否則切勿投注。」「在購買股票之前，應先問問自己能否抵受金錢損失的痛苦，如果不能的話，還是選擇一個免受風險的儲蓄方式，把金錢放進銀行收息好了。」視買進賣出股票爲投機方法的投機者，目的當然只是爲了賺錢，如今港府印行的小冊子，開明宗義第一段卻不講賺錢而專講「金錢損失」，確實是很有意思。

事實上，購買股票的正當態度，只能把它當作長期投資，而絕不可以把它視爲一條賺錢捷徑，若將它視爲賭博，便須先要準備抵受「金錢損失的痛苦」才行，因爲「炒股」賺錢的機會絕不大，尤其是手上資金有限的中、小戶，「炒燶」的機會就更比「炒起」的可能性不知高出多少倍。終日做着白日夢，希望藉炒股而一朝發達的投機者，不妨早點到各證券交易所或民政司署去領一本「購買股票須知」回家細閱數遍，以便清醒清醒自己的頭腦。

港府印行「購股票須知」，免費分發市民，目的在警告患上「股市瘋狂症」的投機者知所警惕，以免泥足一再深陷，可謂用意善良，苦口婆心。可是，對一些患上了「股市瘋狂症」的投機者來說，憑這一本「購買股票須知」小冊子，便是否會收「藥到回春」之效，使瘋狂的投機者猛醒過來？看來卻似並不容易。視股票買賣如賭博的投機者大概亦多數都會知道，投資必須謹慎才可避免損失，但是，當他們從事股票投機進入瘋狂地步以後，很容易便會喪失理智，在投機活動中以往會經嘗過「甜頭」的，希望能再有機會在投機中賺得更多；至於以往會經損失的投機者，當然又會希望在今後的投機活動中翻本取利，再加上新股源源上市，「業務穩健、利潤可觀」的「利好」消息頻傳，以買賣股票賺取佣金爲職業的經紀人推波助瀾，所以，希望以[illegible]……業的交易所也爲數甚多，買空賣空，投機之風甚盛，患上「股市瘋狂症」的人，爲數也不在少數。

但是，瘋狂投機的結果是怎樣呢？「一朝發達」的人雖有，但爲數卻絕少；相反的，因瘋狂投機而招致傾家蕩產則多的是，[illegible]，當……

「小色狼」當……

看「小色狼」這部電影的觀眾，絕對不會對導演留什麼印象，那是一部沒有導演風格的電影，鏡頭只通過人物去說故事，人物表演都是公式的，爲交待故事出現，並沒有通過什麼小動作來反映主人翁的心靈。演員在導演指示下演戲時，可能不知道他在做什麼，但通過一些對白與幻想片斷將電影編織起來，它的效果就相當可怕的了。

看「小色狼」的電影觀眾，可能不是嗜好看變態心理電影情節的觀眾，而是喜愛看麥斯里德的觀眾，麥斯里德的可愛又可憐的形象，在「新苦海孤雛」中給觀眾留下一個印象後，製片家便利用他去拍成人電影，「小色狼」片中有一個女主角碧烈愛蘭與麥里斯德赤裸地臥在床上擁抱的赤裸幻想鏡頭，原來製片家的目的是利用這十二歲的童星去表現宣洩成人淫意的電影，所以才藉幻想鏡頭把這童星作爲表現意淫對象。製片家的構思之骯髒，不問可知。

麥里斯德今日的受歡迎，可以媲美當年粵語片的馮寶寶，所不同的是粵語片的製片與導演，不忍心將觀眾的童星偶像，去塑造成成人宣洩意淫的對象。麥里斯德如果拍華路特斯尼的一類健康寫實或健康浪漫式電影，一樣會受歡迎，製片家爲什麼要利用這可愛的孩子去表演成人的變態刺激的東西呢？那只能解釋爲製片家受今日壞風氣的迷信觀念作祟而已。這種對壞風氣的迷信觀念，不但西片如此，日本電影如此，近年的好些開墮落風氣之先的國片某些大製片家也如此了。

倘如從今日電影檢查制度去對照「小色狼」，可以看出電影檢查制度在矯正社會壞風氣方面，是那麼難起作用的。當麥里斯德從游泳池中走上來，女主角用毛巾替他擦身，那一副緩慢動作、性飢渴的眼神在麥里斯德身上凝視，在意識，那並不是健康的表現，這種變態性反應，觀眾是很明顯地體會到的，但這並不觸犯檢查尺度，在「小色狼」片，麥里斯德沒有使用過暴力，也沒有眞正偷窺的鏡頭。他所做的一切可怕的事，只是通過對白與第三者說出來的，觀眾可用想像去編織出一切可怕的情形，這與檢查尺度並沒牴觸，今日電影檢查官的剪刀，只有對有動作的不健康鏡頭採取行動，而變態的影響力，往往是意識上的。只要製片家認爲宣染變態心理是發財……

表露不出眞愛或眞恨的態度。當他爲丈夫對兒子的祖護而吵鬧時，口口聲聲叫丈夫面對現實，她如何做着幫助兒子的工作，但在表現上，她的心理同樣是不正常的。

爲什麼電影不將那太太塑造成一個正面人物，給她一個純潔的動機呢？原來電影所表現的，就是一樣東西，——變態，變……

……是賭博！

……瘋狂症」

機者只會日趨地加因患染「瘋狂症」而招致半身不遂或全身癱瘓的投機者，相信也只會有增而無減。

據筆者一位同事說：目前本港股票市場的瘋狂程度，已足可以媲美數十年前的上海。

那時的上海，交易所盛極一時，除了證券交易所，各行各

力發展紗廠業務，最後才終於成為紗布業鉅子之一。由此也可知道，如果患上了「股市瘋狂症」而沉湎於投機不能自拔，則不但中、小戶容易血本無歸，就算是「大戶」，也往往難逃覆舟浩刼，可見瘋狂投機後果可怕之一斑。

由於本港股票市場投機風氣甚盛，去月有兩隻股票暴起過一段期間，着實給一些投機者賺進一筆，某些人見獵心喜，更視炒股為「發財」之不二法門。據股票市場人士透露，目前已極可能有些工商業者有限度地挪用業內的資金去炒股，如果此說屬實，那就更加可怕，記得不久前台北曾發生過一次「台糖」股票風潮，鬧得滿城風雨，後經調查，始獲悉是一家大的工業公司老闆，將其公司的資金抽出從事股票投機買賣，而且有操縱股市嫌疑，結果金融管理處對之查驗帳目，查出了大有問題，因此罪違犯了公司法例乃予以嚴懲，結果那工業公司的總經理站不住腳，只好遠走高飛。這不但說明了患上「股市瘋狂症」可使一個人身敗名裂及傾家蕩產，若患者身為工商業單位之主管，則更可影響整個公司的業務與財政。

香港的經濟制度是自由經濟制度，自由經濟制度的特點是放任自由，放任自由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固然有很多優點存在，但不能忽視的則是放任自由的過度發展，往往會孕育着經濟危機。在本港股市越來越趨向瘋狂，尤其月前由於置地、牛奶換股之戰而刺激大市呈現瘋狂且畧帶混亂的時候，滙豐銀行的董事長沙雅，曾站出來說過了這樣的話：「目前股市已經變成一種純粹的投機活動，為了免招金錢損失，投資者必須謹慎。」他並「溫故知新」地喚醒市民應該記取一九六五年銀行擠提事件的教訓，因為目前股市的投機情況，與當年確已相差不大。滙豐銀行首腦這番話，無疑是對本港股市亮起了「紅燈」，照道理來說，以滙豐銀行董事長的「份量」，說出了這番話，對股市的瘋狂投機應有所遏止才對，但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投機者似乎全不把這位有份量人物所說的話放在眼內，只顧瘋狂投機如故，而股市場的瘋狂情形也愈來愈甚，可知有不少投機者已「病入膏肓」，非到自嘗苦果不肯收手，但到了自嘗苦果的地步時，後悔可能已太遲了。「切勿視投資如賭博」，願患染「股市瘋狂症」的投機者勿忘把「購買股票須知」細讀一番，清醒清醒自己的腦袋，長期「瘋狂」下去，絕不會使你「發達」啊！

凌山

常……

林巽

繼母。作家丈夫，因為業務關係，時時要到巴黎去，於是那年輕的妻子便與十二歲的前妻的兒子相處。那個孩子看來與正常孩子一樣活潑，也有點兒童的幽默感，一張看來溫柔得像少女的面孔，有時神情抑鬱，予人一種憐愛的魅力。至於那位年輕太太，由頭到尾都是一副迷惑的表情，她對這前妻的兒子，總是有點扭扭捏捏，

正常的，像一種西方正常典型紳士一樣。其實在電影中，那丈夫只可視作一種對比性人物。電影只利用他的正常來反映兒子與太太的反常，這個人物在精神方面，與他的兒子與妻子都是隔膜的。反而不如太太與兒子的那對變態的神秘心靈的容易互相溝通。

電影為什麼將一個十二歲孩子渲染成殺死親生母親的兇手。眞正作用就是將那孩子的地位提高起來，強調他的早熟。好容易賣弄一個二十二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連串其變態式的不正常關係。

心理學家認為變態的刺激，可以喚起別人內心的變態發展、常態刺激，可以喚起別人內心的常態發展。難道一部販賣變態心理的電影，除了不准兒童觀看之外，對一些十六、七歲的少年，就不會產生不健康的影響力嗎？這是今日有識之士值得深思的問題。

我們如果不自欺，應該承認今日好幾類常見販賣不正常的刺激電影與現實社會的壞風氣，都有連鎖性的影響，如寫黑社會打鬪的電影，與今日現實社會的阿飛開片已成為一明顯的呼應。販賣性心理變態電影與今日阿飛強迫少女到小公寓去輪姦然後迫被姦的少女出來當妓女供其吸毒和賭博。爆竊電影，無形中與今日打刼風氣也成為一個對照。

曾經有一位導演，通過報紙發表他的意見，說什麼他的電影是反映現實的，社會上有暴力，他才拍暴力電影，但他不敢說拍暴力電影，是否會引起更多的暴力作用？變態心理在電影出現，是否會引出更多的變態作用？

電影與電視，是今日一種最強有力的傳播工具，同時也可說是最強有力的教育工具，不理你對它的內容，有沒有教育上的抱負，它同樣會產生教育作用的，不產生正作用就產生反作用。如果說它全無作用，當然也不會有人對它有興趣了。近年西方社會的少年犯罪數字，從統計得來的資料，每年都直線上昇，難道這是偶然的嗎？西方社會，已嘗到從對犯罪電影的容忍而自吃惡果。希望我們的亞洲國家，尤其是今日發展中的東南亞國家對於販賣色情暴力變態的電影，應拿出決心來加以制裁，看來是很必要的。只有政府肯拿出制裁手段，才能改變製片家的鐵石心腸。

暗殺陰影籠罩菲律賓

胡蓑之

從菲總統馬可仕夫人於十二月七日，在巴塞市遊樂場被刺受重傷的事件看來，充分顯示出菲律賓國內正醞釀着恐怖的暴亂危機！正如菲政府新聞部長塔達德所說：「行刺第一夫人的行動並非『孤立的行動』，而是包括謀害馬可仕總統在內的各領袖之陰謀的一部份。……」事實上，自今年九月二十二日當菲國防部長遇伏事件發生；馬可仕總統於二十三日宣佈實施全國戒嚴令以來，該國一直陷於緊張的情勢中！特別是到了十一月杪，陰謀叛亂的跡象更顯得不絕如縷：㈠十一月二十三日，菲政府宣稱：若干菲律賓大亨們，曾僱用美國職業殺手，以好萊塢式的陰謀暗殺馬可仕總統。㈡十一月廿七日菲政府當局指出：六名美國人與一名被捕的巴拿馬人，均與行刺馬可仕總統及策動政變陰謀組織有關。他們企圖利用一架以無線電指揮而滿載爆炸品的飛機，來摧毀總統府。

菲律賓的滄桑史

在菲律賓歷史上雖然還沒有一個總統是被刺斃命的，但它卻是一個飽經滄桑的島國，位於東印度諸島的北部，東濱太平洋，西臨中國海，北對台灣，南望西里伯斯；距離中國大陸不及八百公里。由七千六百多個島嶼（若包括珊瑚礁達一萬多個）所組成，以呂宋和民答那峨二島爲最大；其餘均爲細小島嶼，甚或無人荒島，面積約二十九萬六千二百方公里。因此，對於管理上極爲困難。

全菲人口約二千八百餘萬，其中多爲馬來人與印度尼西亞人的混血種；小部份則是尼革利蛇族及其他野蠻部族。華僑不過二十多萬人，但是在工商業方面頗佔勢力，尤其歷史悠久。遠在西元八世紀之前，菲律賓曾分爲若干個小國，當華人移居斯土開始經營商業時，呂宋島上的土人還很稀少；至十世紀以後，菲律賓便屬於印度馬來國。因之，島上逐漸增多了馬來人；同時，華僑也由三百五十人，一躍增到八百多人。自十六世紀（一五六五）起，菲律賓即被西班牙人統治以迄十九世紀末（一八九八），才由美國以二千萬美元，從西班牙人手中收買了菲律賓，於是成爲美國的屬土。

西班牙統治菲律賓達三百卅三年，它使用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牢牢地控制了這一羣島。換言之，有了天主教方有今日的菲律賓，不僅國名爲西班牙人所命定，數千島嶼也是由它組成起來的。由於西人統治菲國期間，其統治力與宗教的發展同時並進，相輔相成。其政治和軍事力量，協助其宗教的傳播；而天主教各階層機構，也全部由西人主持，運用其教權直接間接地鞏固其統治力；並使不相同種族和宗教信仰的居民，逐漸信奉了天主教。統計全國共有天主教堂二千一百卅五所，教徒約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五，平均每一萬一千五百人便有一所教堂。全國計有樞機主教一人，總主教二十二人，主教卅八人；其他傳教士——包括外籍的人員——共達八千六百五十餘人，而奠定其邦基。

但在西人統治菲國時，蘇祿島仍爲中國的藩屬。據「中華喪失地畧誌」指出：「清雍正五年，蘇祿遣使內附，不許。乾隆五年，其國王送回內地遭風飄流之商船，遂許其入貢，爲藩屬之邦。惟我國向不重視海權，以後亦未嘗顧問，故其國後爲美屬菲律賓之一部。……」一九三四年，美國接受該島人民要求，並於翌年二月，美國會通過十年後准許菲國獨立的法案時，菲國內已經有了政黨——國民黨從而實施其憲政了，成爲東南亞較早推行民主的國家。不過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菲首府馬尼拉則改爲不設防城市，當日軍進攻呂宋島時，美菲軍卻不戰而退，使到菲人大失所望！而當時菲國朝野，又受日人「大東亞共榮圈」的誘騙，因而思想趨於日方，美前遠東統帥麥克阿瑟所部還在巴丹作戰時，前菲國總統羅哈斯則投降日本，議員季里諾（前菲總統）也贊同其主張；且曾簽名上書日本天皇，願爲「大東亞共榮圈」而努力。

共黨的死灰復燃

獨立後的菲律賓，由於一方面有着天主教的根深蒂固，使共黨的滲透較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曾說：「毫無疑問的是，天主教在菲律賓不獨有助於該國文化的發展，促進東西文化的合流；而對於菲政府推行其堅強反共政策，也有重大的作用。……」前菲國駐西班牙大使蓋瑞洛也曾強調：「菲律賓將不會遭受赤化的，理由是菲國共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民信奉天主教，在整個遠東來說，一個天主教的國家顯然是一種主要安定的因素。」

另一方面，大戰結束後，美軍重返菲島，麥克阿瑟對於戰時投降日人的菲政府官員，亦能曲予諒解，不究既往。而菲當局也與美國保持着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兩國曾訂有商約，保證美國對菲經濟開發予以資助。一九五五年間，兩國又將商約重訂，延長其協定時間，保證菲律賓的原料產品在美的出路；也保證美國的製成品在菲的市場。而美、菲的軍事關係，亦達到最密切的合作。蓋菲國國防，大體上全部仰賴美國的支援；甚至負責國內治安的菲國陸、海、空軍，也需要美國的協助。當菲國獨立後的一九四七年，美菲訂有「菲律賓軍事協定」，及「美菲軍事援助協定」。美在菲的空軍基地以邦之牙省爲基地；海軍則以北部的馬尼拉爲中心。一九五一年，美菲又訂有聯防條約，華府曾聲明其海空陸軍，有保護菲律賓不受外來侵襲的責任。然則菲國內的共黨爲什麽能死灰復燃呢？

根據內幕報導：菲共武裝又稱「虎克」，本是「抗日民族解放軍」的游擊武力，起初組成時，以反抗日本佔領軍爲首要任務，總部設在中呂宋。它們也鼓勵農民反抗地主，每到一處即成立所謂「解放區」；日軍投降後，菲共企圖通過憑選舉而奪取政權，秘密推舉議員候選人，旋被政府發覺而加以制止。因而恢復其武裝鬪爭，一九四九年時已擁有一萬名正規軍，非正規軍則達四萬餘人。加以若干反季里諾政府的抗日派積極分子，完全趨向左傾，逃入山中，與民抗軍（非共）總司令泰洛克共同發展其恐怖的游擊部隊，一度達到二十多萬左傾分子；并從中呂宋發展到南北呂宋。尤其到了一九五〇年，由於中蘇共的競相支持下，使其恐怖活動更爲猖獗！虎克黨的勢力更爲膨脹。一度估計武裝游擊隊的背後，至少有二百萬農民予以支持。在內地幾省，並且統治城市而向人民收稅；甚至於馬尼拉也曾遭五萬游擊隊進攻而幾乎陷落！

至五〇年秋，當前菲總統麥塞塞出任國防部長後，改變共剿共方法，使游擊隊每戰必敗；到一九五六年，只剩下六百人。而麥塞塞空中失事罹難後，共黨勢力已微不足道。一九五七年十月，加西亞正式當選爲總統，仍由國民黨執政，然其副總統一職，則由自由黨的馬卡柏佳所贏得，他們的立場雖大致相同。但其政府的貪污腐化，則變本加厲，故許多在野黨的政客都暗中同情並支持左派活動，企圖奪取政權，而非共亦利用各黨派間的矛盾，乘機暴動。

歷屆選舉的流血暴動

據估計：二次大戰結束後，散佈菲國民間的武器，及虎克黨受挫後所遺下的搶枝共達八萬多件！這表示當恐怖分子向政府投降時，而暗中保存其武器，企圖捲土重來。實際上，菲律賓的恐怖分子一直在潛滋暗藏！特別是在每屆選舉時，更到處製造流血的恐怖事件。例如：一九五三年的大選時，在菲律賓的五十二個省份中，共計有十一人死亡，五十七人受傷，二十八人被捕；那次的浴血鬪爭，至少有二十三省選民受到暴亂的流血威脅，以致當選的[illegible]六屆總統選舉期間，官方發表死亡數爲四十七人，傷一百三十餘人；而民間調查結果和報紙報導，死亡達五十二人，傷一百七十餘人，六十餘人被捕。

一九六七年間，因菲律賓國會參議員及其地方選舉所造成的官方死亡數字爲六十人，傷二百餘人；而各省政府的報告，則共達七十三人死亡，二百八十人受傷，百餘人被捕。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日起，一千零三十萬菲律賓選民，即在全國五萬四千名武裝軍警護衛和戒備下，分向六萬個投票站投票選舉總統、副總統，八名參議員及一百十名眾議員。結果國民黨的馬可仕總統當選聯任，但這次的競選運動爲時幾達一年以上，雙方競爭得有聲有色；到接近選舉期間所造成的傷亡數字，更打破了歷屆選舉的紀錄。儘管官方宣佈的死亡數字僅五十二人，而菲律賓通訊社於同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八時的內幕報導則說：「自本年（六九年）七月一日起至選舉開始投票爲止，估計來自各地非正式的死亡數字，至少在六十八人以上。」又據菲律賓的「前鋒報」指出：「官方公佈在政治衝突中已死五十二人，是今年七月以來至十一月九日的死亡數字。但在投票選舉的前夕，仍有二十餘人死於暴動中。甚至馬可仕總統在選舉前夕，也曾受到極大的恐怖威脅！成爲最緊張和流血事件最多的一次！」

到了一九七〇年一月下旬，菲國的局勢更加混亂。單在同月廿六日，馬尼拉便有兩萬學生工人，藉口經濟問題如物價高漲、通貨膨脹及失業增多等，而對國會進行激烈示威抗議！隨即變爲暴動，除襲擊總統馬可仕的座車，和焚毀其芻像外，羣眾標語中並雜有「立即革命」，與「聯合毛澤東前進」等口號，因而引起警察與暴徒衝突，致雙方共有數百人受傷，數名學生死亡。至同月卅日，更有四千餘名暴徒試圖衝入總統府，高呼「打倒法西斯走狗馬可仕」，及「歡迎共黨領袖丹廸」口號。

今年七月杪，又有一個共黨恐怖活動小組，曾分別滲入政府各機構，企圖暗殺高級官員，並於九月中旬搜捕涉嫌的顛覆分子達八十餘人。於是菲總統馬可仕爲防止暴亂，宣佈戒嚴令。

馬可仕夫婦英雄美人

馬可仕現年五十五歲，律師出身，一九三九年他在律師考試中名列第一，所得分數爲菲國前所未有。就在那一年，他曾殺死了他父親的一名政敵而被判有罪，他自己進行上訴，竟能使菲國最高法院相信他是被人陷害的。他雖是一個習慣出人頭地的人，也是一個眞正的英雄，在大戰期間曾參加游擊隊，從事抗日工作，戰後成爲菲律賓勳章最多的一人；一九四七年當選爲國會議員，且一度擔任過參院議長。由於馬可仕以往未嘗擔任政府的重要實職高官，政敵尚少；加上他那年輕太太伊美爾達，又是一位黑髮的絕代美人，她曾當選一九五四年的菲律賓小姐，風頭甚健。使馬可仕獲得一連串的優越條件，故於一九六五年參加競選總統時，輕易贏得勝利。

在他當選上屆總統之初，曾表示對外交政策不變，忠於東南亞公約組織及美菲共同防衛協定；並準備加強對美關係。對內則表示繼續其民主政治，而改善措施以促進國民的繁榮。他首次履行的諾言是，在就職後一個月即表示希望派遣菲軍援助南越，響應美國的號召，雖然遭到國會保守分子的強烈反對，但他終於實現其諾言，派出二千名工兵，深獲美朝野人士的好評。

不過，他也背棄了民主精神，六六年二月，他竟宣佈取消馬尼拉市的唐人街，包括華人商店的招牌及華文廣告，實行排華。一九六七年八月，菲最高法院宣判，全國所有米黍業行都不准僱用華人，令到若干華僑失業。這些歧視華僑的行動，如果是純粹防止毛特滲入而所採的措施，還有可原。但菲政府於六七年四月，則計劃向毛共購買糧食，後因北平要求兩項條件，而使雙方談判陷入僵局。一九六八年後，馬可仕改變其對外政策，曾表示：「亞洲國家應在地區性發展，減少依賴美國。」六九年他在連任競選運動中也說過：「將推行對亞、歐洲各地包括共產國家的貿易關係。」不久前，他曾派他的太太訪問莫斯科並準備訪北平，因毛共不歡迎而作罷，在在促成了這次的惡果！

中共的毒化陰謀

丁宗裕

中共毒化陰謀的具體事實

中共大量製造毒品的輸出，含有「經濟」和「策畧」的雙重意義。所以共黨歷年來的種毒和販毒，曾遭受聯合、美國、英國、日本、菲律賓、泰國、新加坡、印尼、荷蘭、法國、西德、加拿大、蘇聯、匈牙利等十四國的指證。至於策畧方面共黨擬定兩個目標：一個是越南美軍，另一個就美國廣大的青年，這就是它要毒化全世界，就必須先要毒化美國的起步。現將共黨兩種意義的陰謀毒化目的說明如下：

經濟意義——係以換起戰畧物資，增加外滙收入爲着眼。其主要的事實如一九二八年毛澤東率部逃竄至江西井崗山時，即下令幹部廣種鴉片。以「換取物資，毒化白區」，來對抵國軍圍剿及突破國軍的物資封鎖。一九三五年毛流竄至陝西、甘肅、寧夏等邊區時，即下令賀龍所屬王震部隊，在延安東南之南泥灣建立屯墾農場，專門種植鴉片。隨之強迫邊區農民擴大種植鴉片區域，并規定收成爲「三分之二歸公，三分之一私有」的分賬辦法，但私有者仍須交由共黨統購統銷，實行「以貨易貨（鴉片特貨）換取物資」。一九四五年共黨在河南盤踞區，廣泛種植鴉片，并公佈「淮太西縣鴉片土稅徵收管理辦法」，設置專門機構，統一管理鴉片烟土之經營與稅收，用以充實裝備，發展力量。一九五〇年中共赤化大陸初期，鼓勵農民向銀行領取鴉片種子、肥料及貸欵，種植鴉片，全由共黨統購統銷，以利獲取暴利。一九五二年中共政權「國家計劃委員會」、「財政部」及「對外貿易部」等單位，舉行秘密會議，討論鴉片輸出增加收入問題，決定大量產銷鴉片，使鴉片輸出所獲之收入，成爲共黨財政收入支柱之一（即白貨——糧食，黃貨——金銀，黑貨——鴉片）。一九五三年共黨第一個「五年經濟計劃」，將種植鴉片列爲重要項目之一，由「中國科學院農業科學研究所」及各地大學和農學院等，研究採用「米邱林」方法，試驗改進鴉片種植，以資提高鴉片品質等，以增加生產及收入。一九五六年共黨在北平舉行一次高層財務會議，特別強調「必須開闢外滙財源，必須依賴鴉片、海洛英及嗎啡的輸出」。同時共黨曾利用鴉片輸出的收入，在緬甸、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秘密套購大量汽油，樹膠等戰畧物資，破壞聯合國的禁運。

暴亂爲着眼，其最顯著的事實：如一九五四年美國麻醉品管理局局長及聯合國麻醉品管理委員會委員安斯格林指稱，中共販毒以賺取政治資金爲目的，就是中共政權的行徑。一九五八年泰國總理乃沙立指稱，中共販賣毒品，以作爲其滲透與顛覆自由世界的一部份。一九六三年美國「時代」及「生活」雜誌駐香港記者華倫泰周指出，北平麻醉工業，爲中共政權歲收的一個重要來源，同時也是一項思想武器，在日本中共將毒品用來資助日共學生暴動及其他活動。一九六五年五月廿四日「歐洲人」雜誌，刊出斯陶得格雷芬在東京作出的「對西方的鴉片戰爭」的專文中指出，世界性的毒品交易是由中共北平政權所主使，中共宣傳機構曾招認其主要目的，在毀掉資本主義世界。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美國專欄作家芮塞爾指稱，流入美國的鴉片，只是中共每年向海外銷售價值六億美元當中的一部份，中共利用這些金錢，作爲鼓動世界各地游擊隊以及宣傳活動的經費。一九六七年西恩·歐克拉曼經過五年的調查，在其寫成的「毒品交易」一書中指稱，中共的販毒網以北平爲大本營，其目的完全是政治性的，將大量毒品流入亞洲及美國，以賺取金錢，用以支援亞洲及非洲顛覆活動。

除以上的各種指陳以外，一九七〇年以後，世界各地對中共販賣毒品指出計有：一九七〇年香港警署麻醉品調查組指稱，中共每月的毒品收入，存進中共在香港的「中國銀行」，作爲顛覆其他國家的主要財源。一九七〇年中共對外貿易部代表王誠，曾與緬甸共黨頭目彭家飛在雲南康南鄉舉行會議，雙方協議，由共黨提供製鴉片烟，由緬共負責外銷，所獲金錢用以發展共黨武裝。一九七〇年查力士威頓指稱，中共將大量毒品運銷世界各地，基本上是實施一項政治活動。同時美國新聞評論家勞威湯姆斯曾將參議員詹姆斯·杜蒂，在國會證詞刋載「赤色中國無法無天」的錄影中指出，中共販賣毒品，企圖毒害自由世界，麻醉人類的身心和靈魂，使人們成爲容易被顛覆的獵物。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澳洲自由人民協會會長賴德於寫成的「死亡交易」小冊子中稱，中共從事毒品交易的主要目的，在賺取外滙收入，支持海外滲透顛覆活動及腐蝕自由世界。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英國國立麻醉品處理中心及研究所主任柴普博士指稱，中共所製煉的海洛英，刻正充斥英國倫敦、利物浦及格拉斯喬業大城市，這是一種有職業和有組織陰謀買賣。一九七二年四月英國外交問題出版公司出版專欄作家杜息佈所寫的「中國紅金大烟」專文中指出，中共向世界輸出的大量毒品，在遂行其大規模的「秘密化學戰」。

中共肆無忌憚的從事毒品陰謀

在西方國家中，很多人都可以爲共黨的種毒販毒列出確證：英國麻醉品專

來時，他所看到的是一個擁有八十萬畝鴉片種植地的[illegible]

前麻醉品管理局長安斯林證明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未，中共便會肆無忌憚的從事毒品交易，其時他在聯合國提出一項控訴，指責中共將毒品走私到日本。安斯林於一九五五年在參院司法委員會的證詞中，亦宣稱中共將美國當作鴉片與海洛英爲不法交易的主要市場。一九六一年九月眾議員華特在其演說中，提到中共在韓戰期間，曾向美國及聯合國部隊從事「毒品戰」。

一九七一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英國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團曾出示一封中共的信件，信中表明願出售鴉片五百噸給「帝國化學工業公司」的香港分公司，「條件優厚」，英國代表團證實，當時英方拒絕了這筆生意。上述鴉片據稱爲含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嗎啡成份，產地是大陸共區的熱河省。去年六月西德「世界報」駐遠東記者依里賽報導，中共每年走私到日本的鴉片，約值六億馬克，他估計中共在一九七〇年販毒的收入爲三十億馬克，在中共進出口的總額中佔了很可觀的數字。去年十二月澳洲昆士蘭「自由中國之友協會」會長萊德曾著文抨擊中共的販毒行爲。據他的瞭解，中共自己的廣播已招認其販毒的目的「在毒化資本主義世界」。萊德指稱，日本禁毒單位的估計，自由世界所販運的毒品，約百分之九十係來自中國大陸共區。一九七〇年八月香港警署指出，中共僅在香港一地的販毒收入，每月卽超過一百五十萬美元。

今年一月間印尼中央情報機構，曾對全境吸毒活動作嚴格搜查。在其搜獲的毒品中，發現都是中國大陸的黑貨。同時倫敦的外交問題研究中心指出，曾於今年四月分別在倫敦、華盛頓、東京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共每年向非共的自由世界，輸出約二千噸鴉片。前越南北部戰區美軍司令華特將軍，在參院國內安全小組作證時，說明共黨的鴉片，是以雲南爲主要出產地，其數量早已超過東南亞「金三角」生產的總合。美國民主黨德州參議員費希爾，於九月二日在眾議院發言，警告美國不要對中共成爲今日世界主要毒品產銷角色的事實，視若無睹。他將七月廿三日日本每日新聞英文版的一篇文章列入國會紀錄。該文係由布羅撰寫，文中說：中共之成爲聯合國會員國，與其他種植鴉片和製造嗎啡、海洛英毒品的卑劣行爲，實在不能調和，同時中共目前正以五百八十萬畝的土地種植鴉片。

九月份出版的英國「情報文摘」，對中共的販毒罪行，更有精闢的分析，該刊認爲中共的鴉片生產品，已經超過土耳其，雖然尼克遜總統和基辛格向北平頻送秋波，共黨則利用各種隱秘的路線以及不正當的手段，逐次加強對美國的毒品滲透。而共黨走私毒品到自由地區的路線爲：

一、從雲南由武裝部隊的護送，經大陸南部運往緬甸，然後沿緬泰邊境運往泰國、寮國、高棉、越南、以及其他的國家。

二、經由大陸東北，透過北韓運往南韓、日本和其他地區。

三、經由天津、上海、青島、威海衛，運用遠洋貨輪，運往世界各地。

四、從港澳附近的深圳、石岐等地，廣東的陽江等地運往香港、澳門，然後轉往其他地方。

德，然後轉往歐洲各地，預料這條路線將由一條飛越巴基斯坦，通往中東運往東歐的新航線所取代。

六、由海南島靠船或潛艇運到菲律賓、沙勞越或卯卯。

除以上的指證外，我們再從進出大陸的日本商人和逃出大陸的難民目覩與口述的情形介紹如次：

一九六九年自張家口購買皮貨返日本之日商木村談稱，張家口及熱河地區一帶的農村，自一九六八年種植鴉片。其第一期產品，運至北韓轉銷南韓，及運至北越轉銷南越者，各爲一萬兩，運銷香港者五千兩。

一九六九年自廣東揭陽探親返回香港之劉道競談稱，揭陽大洋公社五更舖山區一帶，大片種植鴉片，被列爲禁區，四週設有武裝守護。一九七二年五月自該縣逃港之李炳松談稱，揭陽之五經富、九斗埠及埔仔寨等山區，種植鴉片，由公社管理，統一收購，運銷至香港與澳門。

一九七〇年自廣東惠陽探親返港之朱自強談稱，惠陽三多祝馬頭山區，自一九六九年起，用勞改犯六百多人從事鴉片的種植。

一九七〇年自雲南騰衝逃至緬甸之蕭應降談稱，雲南，騰衝、保山、梁山、盈江、隴川、潞西、瑞麗等縣，所有邊境山區，普遍種植鴉片。同年自四川經雲南逃至緬甸之袁懋如談稱，雲南、高黎貢山，以及怒江流域山區，皆是種植鴉片，并有武裝部隊守護。

一九七一年自四川逃至香港之張曉青談稱，四川巴縣、江津、貴州桐梓、畢節；雲南宜威、鎮雄；湖南松桃、麻陽；湖北宜昌、思施等山區盛產鴉片。四川宜賓大型勞改場係四川省公安廳管理，由四一一勞改大隊一萬多人種植鴉片。

由以上各人的指稱，證明共黨正在大陸積極展開鴉片的種植，因爲鴉片體小價貴，又富毒害人身效力，所以共黨就大事種植販賣，以達到毒害人類最陰險的目的。

毛澤東深知欲達到赤化世界的目的，就必先毒化美國，欲求達到毒化美國的目的，必先從事毒化美國軍隊和美國青年着手。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畧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其主要企圖在掀起亞洲人民和世界輿論，脅迫美軍撤離越南。

毛澤東亦早於一九六三年發表「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鬭爭聲明」，其主要企圖，在掀起世界黑人反對美國和擴大美國黑人內部暴亂。

毛澤東對以上兩種企圖，均未發生其預備效果，故乃進一步使用「骯髒武器」毒品，來對付越南美軍和美國本土青年，構成對美國的嚴重威脅和困擾，所以美國應該及時提高警覺，抑止毒禍。除美國以外，自由世界都可說共黨毒化的目標。所以自由世界隨時都應提高警覺，共同一致起來防止中共的毒化。如此，才能確保人類的健康，世界的和平。

清潔與治安

高級衛生官員一席話

兆華

上星期參加一婚讌，同席一衛生局高級官員，係筆者的表親，平日絕少往來，這晚剛巧席上見面，坐下相與聊天，由親戚故舊，扯到天南地北，後來竟談到香港的清潔運動。可能「清潔香港」，是他目前的本位工作，所以談得特別起勁，據說這個運動非常重要，並且是百年大計，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本來香港法例是不易增改的，但為要推行這個運動，竟出動到港督向立法局提示，因此迅速通過「清潔香港」衛生條例和處罰法則。同時這個運動在醞釀期間，也曾遭受很多阻力，但當局認為非行不可，結果排除困難，最後才得以依計劃進行，由此可見這個運動的重要性。

清潔運動是有計劃有步驟推進的，先由政府撥出一筆頗為龐大的專案經費，再選派人員到新加坡考察學習，以為工作展開的借鏡。因為當局認為新加坡是遠東華人社會中最清潔的城市，這城市的清潔運動，做得有聲有色，其居民的生活習慣，大致和香港相同，以新加坡清潔地方的辦法和經驗，來處理香港是最適合不過的，因之新加坡就成為清潔香港的借鏡。

舊區都住到滿坑滿谷。由於人口擠逼，環境衛生隨之日壞，加以清潔工人長期人手不足，很多地方就形成衛生黑點。現在由男工僱用到女工，女工條件非常優待，只要每日在指定地方，出勤打掃街道三次，其他時間可以回去料理家務，但應徵的人依然不多，原因一般人對這種工作，都認為不大體面，甚至認為丟臉的；其次現在香港的各行各業，都發展得很不錯，莫說有一技之長的人不愁工作，就是普通人只要不是殘廢而又肯勞動的話，也很容易找到職業，因之清潔掃街這一行，找人去做就實在不易了。這是此項工作目前所發生的困難問題，直接影響到整個城市的衛生事務，如果再向後看呢？清潔人手的缺乏可能更甚，因為香港近年來已推行小學義務教育，即使貧窮人家的子女，都有機會入小學免費讀書。小學六年，他們固然學到基本知識，具有初級文化水準，加上結交到一班同學，即使無能力升中學而要出來做事，他們也要找一些好的工作，對潔淨掃街這一工作，試問誰人肯幹。如將來中學也推行義務教育，則中學畢業生當然更不願幹這一行，而這時一般市民仍像目前一樣不能自我清潔環境，則香港到時豈不變成臭港。為要解決這個問題，所以現在就要推行這個「清潔香港」運動，這運動并不是一時性，而是要長久維持下去的。這運動負有很大的教育意義，不特要市民對藏垢納污隨意拋棄的壞習慣自我約束，而且人人要身體力行，還要養成風氣。

對羅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雖然是歷史故事，但歷年來它在民間產生的魅力是藝術的而不是歷史的。我們如果拿「三國誌」與「三國演義」作一個對照，可以看出「三國誌」對人物塑造、人物形象、人物情感以及地理環境及人情風俗都沒有詳盡的刻劃，羅貫中則將每一個人物形象性格到地理環境、風俗習俗都栩栩如生的刻劃出來。

中國的儒家傳統思想，自元末明初以後，能廣泛地深入民間，并不是教育的力量，因為當時的教育還沒有那麼普及，而是得力於歷史故事改編的戲劇及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關羽、諸葛亮實在是小說家創造得最成功的傳統思想人物氣質形象。「三國演義」中正面人物的形象，所以產生如此巨大的感染力，就是作者塑造下的人物情感，泥土氣味很濃重，廟堂氣味很薄弱。反之，反面人物則廟堂氣味很重，泥土氣味很薄弱。看「三國演義」中的曹操的形象，[illegible]然，「三國演義」雖然加些枝節，基本上仍是「三國誌」的放大體而已，但唯一委屈曹操的是將這人物排斥在儒家傳統思想之外，將曹操的人物精神形象，刻劃成具有強烈權力慾的梟雄而已。

不過從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可以使人產生一個有趣的問題，羅貫中是元朝

市衛生便難以想像，隨之而來的只有臭氣薰天，垃圾滿地，春夏季的流行病疫，恐怕就無法避免，這是四百多萬市民所不欲見到的。

衛生官員這番話講完，不禁對政府推行這次清潔運動原來有如此深長意義，難怪他說是百年大計了。無可否認，當局的決心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對於這事的推行步驟，確實也幹得有聲有色，醞釀時間和準備工夫做得不錯。從報紙的宣傳，電視的播影，以至焚燒垃圾蟲而運動正式展開，都按步進行，并選清潔小姐以爲倡導，名流首長帶頭示範，務求人人動手，同向清潔之途邁進，月來街道已見清潔，衛生黑點亦次第肅清，今後人人堅守下去，這運動一定成功的。

治安的看法又如何

我見談「清潔香港」問題差不多了，因爲他既是政府官員，便將話題轉向市民認爲比清潔運動更爲重要的治安問題，再提出來聽聽他的意見：據說這問題政府也已注意到，上月由民政司召集兩局議員提出討論，當時各抒己見，眾議紛紜，似乎未有具體辦法。只聞當局有意將現行的感化辦法，改爲嚴格勞役之說，看來恐怕也有困難，收效也有疑問。其次有關治安和暴力等問題，牽連社會關係甚廣，各方面的利害得失也甚大，不像清潔運動的單純和意見的一致。說來千頭萬緒，更似有難言之隱，剛巧這時開席上菜了，這段話也隨之而結束，但橫亘於心卻湧現了一個問題：

爲什麼「清潔香港」可以立法，搞好治安則放任？難道直接生命財物之傷害，比不上清潔衛生對人的影響嗎？我們雖然不能說它是輕重倒置，但環境衛生要講百年大計，而天天刧殺則似有難言之隱，起碼拿不出具體辦法，究竟是什麼原因從中作梗呢？

我覺得此時此地，有些事情確令人啼笑皆非，全市人民盼望急於解決的，它卻等閒視之；放慢亦無不可的，它卻搞得如火如荼。上面兩件事就是很好的例證。如說刧殺屬於個別問題，但香港的刧殺有如家常便飯，無日無之，經報案的日必十數宗，損失少、怕麻煩沒有報案者更倍之，這還能說是個別問題嗎？實在是全面性的嚴重問題了。

由於這全面性的刧殺而引致的後果，商場生意普遍受到連累。首先是夜市的黯淡，娛樂事業全面走下坡，每晚十時以後，從前熱鬧的地區行人也稀少，最好的電影，尾場也不滿座，街邊大牌檔也說無生意可做。最慘是早出晚歸和上夜班的工人階級，身上沒有錢時怕被傷，出糧有錢時又怕被搶，天天作息都要碰運氣，到頭來也難逃厄運。爲什麼受政府保護的納稅人要這樣委屈，誰令爲之，孰令致之，負責治安的當局，能辭其責嗎？怎能推說是個別問題呢？

有人說大城市必定有刧殺的，這是不負責任和沒腦袋的人的講法。要知這裏的刧殺不是偶然性的，有人說警察人手不足，分身不暇，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警察不是長期招募嗎？正規不夠還有輔警。又有人說這是社會問題，色情架步這樣多，大檔賭窟亦這樣多，黃色報刊這樣普遍，物慾的誘惑，自然是刧殺的媒介。絕對不錯了，爲什麼當局會讓它公開存在，無牌的架步，可以五步一樓，是誰容許它經營，裏面是大有文章的。有人向它每月收片錢，而經營這些不正當事業的人，都不是善男信女，如何不使他們變本加厲呢？架步派了片就有恃無恐，此類罪惡淵藪就無法杜絕，如是刧殺事件就永無休止。

此外更爲人所詬病而又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量刑問題，我們常見飛型的青少年犯了殺人、放火、搶刧、強姦、迫良爲娼，先姦後殺等儘管如此罪大惡極，人贓并獲，但法律量刑都甚輕，不是入院感化便是判監三幾年，如能聘律師打下官司，還可能減刑，試問如何能阻嚇得犯罪，青少年絕不畏法，甚至玩弄法律，治安怎樣搞得好？

價評的

霍大川

答案。

據與羅貫中同年代的賈仲明寫的「錄鬼、簿續編」寫一點羅貫中的生前事蹟，因爲他在書中寫羅氏是他的朋友，所以寫的當是眞實的。原來羅貫中在文學上是一個從廟堂文學走出來用全力寫小說的作家，但他是一個畢生不得志的走江湖流浪漢，因爲元朝是一個重視霸權的朝代，對知識分子極端歧視。科舉停了幾十年，我們如了解到這點時代背景，可以看出羅貫中寫「三國演義」實在是表現一個知識分子，如何在流浪中，默默地作着民間復興傳統文化思想的工作。於是劉關張諸葛亮是他用自己想像塑造出來的傳統模範人物。曹操卻是一個被他選爲叛徒形象的模特兒。那完全是藝術家塑造下的人物形象，並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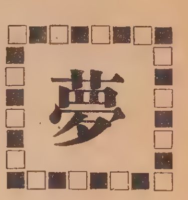
芳自賞，充滿權力慾的典型。他可能是嚴嵩、是吳三桂、是袁世凱，是毛澤東，不一定是曹操。

還有一點是作者與歷史人物的奇妙情感，那可以解釋爲出身的同異問題，在三國歷史上，曹操與孫權出身都是貴族，劉備、關羽、張飛，甚至諸葛亮都是出身平民。諸葛亮出師表中也承認「臣本布衣，躬耕南陽」。羅貫中則是走江湖人物，在情感上平民出身的人，當然特別使他感到親切。

至於將曹操誇張成大奸雄，并不是羅貫中所獨創，宋朝蘇東坡寫的「志林」就有民間聚集聽故事的紀錄「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唱快。」可見羅貫中後來的創造，仍是繼承民間流傳的現成觀念加以渲染起來的。

批評家向來罵羅貫中歪曲史實，就因爲把他看成歷史家。如果將他看成文學家，承認他所寫的是將歷史材料，寫文學作品，那麼我們對他當有很高評價。須知幾百年來，關羽在民間的信義精神形象的感染力，是難以估計的，這正是羅貫中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瘟君夢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岳騫

鹿鍾麟在馮玉祥部下資格最老，但是，卻不為西北軍舊人所重，因為大家都覺得他處世欠缺原則。此時鹿鍾麟身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任冀察戰區總司令，在他一生中要以這次官作得最大，當然不肯放棄。此時河北全省鐵路線在日軍控制下，鄉村則由民軍圍攻襲擊，鹿鍾麟拿不出辦法，只有命令民軍退讓，希望十八集團軍適可而止，因此，民軍雖然屢次被襲擊，卻不能還手，仍然要節節後退。

日本人看出中國軍隊內鬨，於民國二十八年二月間乘機發動大掃蕩，十八集團軍一二九師劉伯承部有一個團在衡水被日軍衝散，與師部失去聯絡，逃到民軍防地，正是張蔭梧部。這一團十八集團軍已經跑散，只剩下幾百人，由於十八集團軍過去一直襲擊民軍，此時逃到民軍防地自覺凶多吉少，就請求民軍改編，張蔭梧得到消息，下令要為招待，然後派人帶路繞過日軍據點，行了幾百里路送去劉伯承師部。

還有呂正操部張團在日軍掃蕩時，逃到束鹿城北，也同上峯斷了聯繫，要求民軍收編，民軍當局仍然把他們護送去呂正操總部。

民軍這種君子作風，並未能感化十八集團軍，反而更使十八集團軍輕視民軍。到了這年四月間，民軍北上襲擊日軍，雙方激戰於博野、陽村、窩頭及束鹿之張古莊等處，十八集團軍一二九師就住在附近，師長劉伯承只有一隻眼，別人喊他獨眼龍，他卻自認是小諸葛，劉伯承眼見有機可乘，當時調動部隊聲稱要去任縣進攻日軍，牽制敵人後防，民軍正苦於孤軍作戰，得到消息自表歡迎。劉伯承進一步就要求通過任縣邢家灣民軍獨立第一旅第二團防地。民軍完全答應，不但准其通過，還準備好糧食供給，誰知十八集團軍一部份進入村內之後，突然向民軍發動攻擊，村外十八集團軍同時發難，內外夾擊，首先殺死站崗衛兵，直逼團部門外，高呼繳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團長公宣清、團附張子英、政治部主任尹小波不料十八集團軍如此卑鄙，當時奮起抵抗，決不繳械。但一團民軍在村內村外共軍夾擊下，全部傷亡潰散，最後團部亦被攻陷，團長公宣清負傷，團附張子英、政治部主任尹小波被俘後當場被活埋。

獨一旅第三團駐在寧夏徐家河一帶，也在同時受到一二九師及十八集團軍淦河游擊支隊襲擊，全團被解決。

十八集團軍一連串的血腥行動，引起各地民軍極大震驚與憤慨，商量聯合一起對十八集團軍反擊，鹿鍾麟得到消息，趕快致電獨一旅旅長王子耀迅速率領涂部後撤，避免與十八集團軍發生衝突。

還有民軍第一支隊張超部，一共三個團，但作戰非常英勇，經常在無極、藁城一帶襲擊日軍，每次均擄獲許多武器，有大砲、機槍、步槍。十八集團軍就跟在張部後面，每次張部從日軍處得到武器，他們就上來攘奪，並將運械官兵殺害，張部官兵對此悲憤萬分，一定要整頓隊伍與十八集團軍拚命，也經張蔭梧從中勸解，始暫時把火頭按住。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間，鹿鍾麟突然心血來潮，要對民軍作一次點驗，指定集中於深縣、衡水、束鹿、冀縣等地。日軍得到消息，將石家莊附近兵力集中，共計六七千人，有汽車二百餘輛，向民軍進攻，自六月十二日打到六月十九日，晝夜激戰於文朗口、太古莊、東西蒿科、沙窩、白家村、護駕池、陳家口、大小柳林各地，日軍始終攻不下民軍據點，死傷又重，只得收兵回去，這一次戰役是中國游擊隊與日軍進行的正規戰，雖然打成平手，但民軍傷亡既重，又疲憊不堪，擊退日軍之後，剛想休息，十八集團軍在獨眼諸葛劉伯承指揮之下，集結了所有在河北省兵力將近五萬人，分頭進攻張蔭梧總部所在地馬莊及民軍第二路司令喬明禮駐地張騫寺。攻到北馬莊的十八集團軍，在村口假冒民軍，將村口崗哨殺死，一部份留在莊外採取包圍形勢，一部份衝村內大喊活捉張蔭梧，直向張蔭梧總部猛攻。

十八集團軍這次進攻張蔭梧總部用盡全副兵力，所有最好武器迫擊砲，輕重機槍完全派了用場，張蔭梧總部住在一個大宅院內，僅僅這一處，院內就落了一百多枚手榴彈，張蔭梧忍無可忍，率領衛

隊還擊，張蔭梧親自登屋頂指揮，總部守衛民軍是第九旅李俠飛部一個團，同日軍激戰七日之後，只剩下七百多人，此時人人均抱必死決戰，奮力抵抗，十八集團軍攻勢兇猛，充份發揮了人海戰術的優勢，進攻時如波浪一樣，前面一批倒下去，後面一批又跟上來，從夜間打到天亮，張蔭梧總部外面死亡的十八集團軍屍體，已經滿佈了整個通衢。

張蔭梧觸目傷心，向李俠飛說道：「這是何苦，十八集軍作戰如此英勇，如果兩日前我們同日軍正在血戰時，他們以現在這種戰鬪精神投入戰場，相信日軍一兵一卒都逃不回去。可惜他們不打日軍，專打自己人，有什麼辦法呢？」

李俠飛說道：「我的部下都打得手軟，他們眼見打死一批又上來一批，死的都是中國同胞，心裏都感難過，但是不打又不成，最最無耻的是十八集團軍向我軍進攻時，一面扔手榴彈，一面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張蔭梧說道：「這就是他們的戰術，在江西剿共時，他們用一些老翁老婦作前鋒，國軍開槍，死的是這些無辜老年人，不開槍他們就突然攻到，國軍措手不及就被消滅。所以最初幾次圍剿失利，都是這樣情形。」

李俠飛說道：「我有一點不大明白，十八集團軍此舉用心何在，要說他們爲爭地盤，奪取武器，何不協力打日軍，如果前天雙方面夾擊把日軍消滅，不僅擄獲大批武器彈藥，石家莊以南各縣全部光復，不比現在好嗎？」

張蔭梧嘆息道：「你不明白，我可是明白了，十八集團軍及領導他們的共產黨人，壓根就不希望日軍退出中國。」

李俠飛問道：「爲什麼呢？」

張蔭梧說道：「你多想一想就明白了，共產黨人最善利用混水摸魚，他們的祖師爺列寧就說過，混亂是革命的資本，但是抗戰前夕，全國已整個統一，年景豐收，物價穩定，全國人心望治，充滿興隆氣象，在此情形下，共產黨人還有什麼機會。」

李俠飛點頭道：「總指揮的話一點不錯，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抗戰，十八集團軍兩萬多人，偏處在陝北那一塊土地上，就算中央不打，硬餓也把他們餓死了。」

張蔭梧說道：「想到這裏你就明白了，那時兩萬多人，抗戰兩年下來，他們的人數起碼超過二十萬了，這樣下去，抗戰如果抗十年，中國都是他們的了，所以他們絕不希望日軍馬上戰敗，如果日軍此時退出，他們的力量比中央還差得太遠。」

兩人正說着，十八集團軍攻勢又緊了，果然如張蔭梧所說，出現了一批年輕少女，手舞小旗，高唱小調，要守軍棄械投降。

李俠飛明白這是陷阱，少女後面埋伏着十八集團軍主力，當時下令嚴加戒備，不論男女，越過警戒線就打，不久，在一羣少女後面突然出現了十八集團軍官兵，向民軍陣地猛攻，民軍此時也紅了眼，不論男女老少，一律用機槍掃射，一輪槍聲過後，陣地前又增加了一批死屍，其中有一些年輕女孩子受傷未死，躺在地下呻吟，民軍目睹慘劇，無法出去救護，十八集團軍被擊退之後，根本就不理傷兵，一任這些傷者，鮮血流盡死去。

從二十一日晚上一時，打到二十二日晚上十時，前後打了足足二十一個鐘頭，民軍死傷雖然沒有十八集團軍多，但是子彈卻打完了。再支持下去，只有用刺刀作戰。

李俠飛說道：「總指揮，我看要突圍了，打到天明，我們都會被俘的。」

張蔭梧說道：「我何嘗不想突圍，不過，我們還有一批非戰鬪人員，尤其是四存中學一羣學生，皆是十幾歲小孩子，帶着他們沒有辦法闖得出去，留下他們又給十八集團軍殺害。」

李俠飛說道：「應該不致於吧——十八集團軍進攻的目標是總指揮同我們，與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沒有仇，如果把他們置之於死地，就太沒有人心了。」

張蔭梧嘆口氣：「你還是不了解共產黨，共產黨談什麼心，他們自詡信奉唯物，天地間任何東西皆是物，對他們有用的物就留着，無用的物就毀掉。即使留下的等到利用完了之後，仍然要毀掉，這是共產黨人的基本信條，也是他們的鬬爭法則，所以必要時他們會把父母兄弟都殺掉，何況外人。」

李俠飛聽得毛骨悚然，正說着，衛兵進來報告，守軍傷亡過重，已經無法支持，請旅長同總指揮趕快突圍，李俠飛不再商量，拉起張蔭梧帶着衛士就向外衝，一口氣衝到村口，一陣密集槍聲將李俠飛射倒。

張蔭梧趕快蹲下拉李俠飛，李俠飛說道：「總指揮快點走，不要管我，你能走掉才可以給我們報仇。」

這時機槍如飛蝗一樣，不容張蔭梧再猶豫，帶了殘餘的衛兵，冒着機槍砲火衝出去。

北馬莊守軍雖然知道大勢已去，但無一人投降，仍然各自爲戰，十八集團軍攻入莊內，發現四面皆是敵人，到處有冷槍，還有機槍間歇射出，一直鏖戰到天光，十八集團軍死在莊內的有一百多人。

天色一亮，潛伏在莊內個別作戰的就無法隱蔽，十八集團軍逐屋搜索，未死者全被俘虜，這一仗民軍陣亡兩百多人，十八集團軍死亡近千。所有民軍被俘官兵，監禁一處，劉伯承來到一查，張蔭梧居然走掉，劉伯承氣得單眼圓睜，下令把李旅長帶來，厲聲問道：「張蔭梧去了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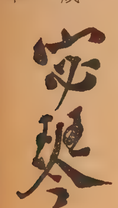
李俠飛腿上被機槍打中兩處，精神極爲萎靡，但聽到劉伯承問話，頓時有了精神，說道：「張總指揮突圍而去，我怎麼知道他去了什麼地方。」

劉伯承說道：「張蔭梧是極端頑固分子的代表，張蔭梧逃掉了，就要你負責。」

李俠飛問道：「我負什麼責？」

劉伯承說道：「你們爲什麼不打敵人，專門打十八集團軍？」

江南啼痕錄（十五）



　　但當出門之際，那翰林卻微笑的對座師說：「老師！我現在只得九十九頂高帽帶到任所去。」座師問道：「什麼少了一頂？」翰林委婉的答道：「因爲送了一頂給老師。」這雖然是政海一段幽默性的諷刺，但反映着戴高帽，是無人不愛，也是無人不樂！

　　隱惡揚善，也是美德，而且爲人延譽，也是美舉。但做得過火，流入拍的一類，令人肉麻。我生平既不會自我的吹，更不會向人拍馬；連起碼的處世技巧，公共關係的法寶——戴高樂，也毫無心得，難怪在廣州路路不通，處處碰壁。

　　如果沒有軍人做後山，自己又不善於吹牛拍馬，但自己走着一條政治路線，或參加一個小圈子，水漲船高，也可以宦海揚名。走政治路線的發起人，首推管仲和鮑叔牙，管仲是走齊國的公子糾路線，鮑叔牙是走齊國的公子小白路線。但他們這兩個「死黨」朋友，雖然分道揚鑣，各走路線，惟是他們不是以政治路線成功爲目的，而是能將二而爲一，而以他們二人的成功爲目的。所以公子糾的失敗，公子糾可以死於魯國，但管仲不可以因公子糾的失敗而毀滅；相反的卻做了小白的丞相。那是「分頭並進，合之爲一」的政策成功，這是把走政治路線和搞小圈子一爐共冶。民國北伐以前，政學系的張群在南方的革命政府，吳鼎昌在北洋政府的財經集團，就是師承管仲和鮑叔牙的妙計。

　　搞小圈子的鼻祖，要數到諸葛孔明了。他表面是「高臥隆中，躬耕南陽」，實際他隱閉在那裏，搞政治集團，結合了徐庶、龐統、水鏡先生……等，一方面運用集團的經濟力量，收集天下情報，故劉備三顧草廬，孔明能「縱談天下大勢，瞭如指掌」，實則他們早已做好了調查統計，收集了寶貴資料。所以，劉備聽來，頭頭是道，非要孔明出山不可。另一面他們到處互相標榜，展開自我宣傳，使天下人都知道「臥龍伏雛兩人得一可以安天下」，造成他們的聲譽，來作政治資本。首先打出徐庶一張牌，卽有輝煌的表現；料不到奸雄的曹操卻棋先一着，拿徐母來做人質，使徐庶不能不向事實低頭，放棄做「軍師」的機會。但他裝模作樣，展開了心理攻勢，等到在劉備送別那一刻，流露出依依不捨，認爲徐庶之走，是無限損失的當兒，把握這個時機，才走馬薦諸葛，使劉備心向往之。運用之妙，令人拍案叫絕。當赤壁大會戰，周瑜決定採取火攻，孔明故弄玄虛，借三天周期性的小陽春的東南風，使火乘風助，令曹操百萬大軍「折戟沉沙」。當火攻的前夕，又出現了龐統，獻上了連環船的毒計，務使曹操的橫江樓船，頃刻化爲灰燼。三國的局面，決定於赤壁大會戰；赤壁大會戰的成功，操於孔明集團，盖龐統不先不後的出現，當然又是孔明集團的傑作。

　　近代史中，搞小圈子最成功的要算曾國藩，天下未亂之時，已和羅澤南等結合，羅致人才。及洪楊革命，直攻長沙，曾國藩以侍郎在鄉丁憂之身，組織湘勇，掌握兵權，拔左宗棠於師爺羣中，另樹一幟；擢李鴻章於芸芸門生，建立淮軍，胡林翼坐鎮武昌，挽糧飛粟，補給前方；楊載福、彭玉麟成立水師，佔領長江；然後以胞弟國荃圍攻金陵，以圖首功。這時黃河以南，軍政大事，均決於曾國藩的手上。曾國藩最高明的地方，小圈以吸收人才爲第一，草包的鮑超，亦以驃悍善戰而馳名全國。功賞罪罰，管制甚爲嚴密，使圈內無人叛變，使圈外無人能作具體的抨擊。雖有一兩個御史之流，提出空泛的彈劾，那是招忌必有的現象。但這種彈劾不爲慈禧太后所接納，不是不想採納，而不是不願採納，因爲這半壁山河，是要靠曾國藩去撐持。穩打穩扎，只許成功，成功則個個裂土封疆，功高而不震主，此曾國藩搞小圈子的神妙傑作。

　　政治資本，最後要數到財，財可通神，自然登龍有術。司馬相如仗卓文君所獲的外家財，鞏金而至長安，大事活動，內有國監楊得意的協助，不久，便一帆風順。戰國時代的呂不韋，就是以財去投資政治，燒秦異人的冷灶，然後把秦異人偸渡離趙，送歸秦國。後來呂不韋能做秦國的丞相，就是政治投資的成功。三國時代的魯肅，指囷相贈，燒周瑜的冷灶，後來，魯肅能繼周瑜爲東吳都督，也是以財而作政治資本。

　　走政治路線要有才，有才方能爲人所賞識，方能爲人所網羅。財可通神，有錢才有辦法。可惜我有貝的財固然少得可憐，無貝的才也更貧乏。別人則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而我則是無可攀緣，走入一個強有力的圈子。當我在廣州候黃元典派人會同交接勷勤商學院之際，傳出縣長的瞎盤，阮囊羞澀的我，不敢問津。且縣長乃親民的公僕，「乃役於民，非以役民而已也。」以服務的存心而出仕則可，如果以金錢去換名位，那又不願作違心之事。

　　上述幾種政治資本，我卻欠缺，書獃子徒興「冠蓋滿佗城，斯人獨憔悴」之嘆！

六、審判戰犯與遣送戰俘(一)

　　這時，使人最快意的事，則是戰俘掃街，囂囂頭做清道伕。

　　日本侵華，表面說是咎由日本軍閥，其實爲日本的國策。執行侵畧的國策，其本則從教育做起，完全採取德國方式，施行軍國民教育。從小學起養成忠君愛國的思想，能以爲國犧牲爲榮。故先後於光緒末年，甲午之役，在黃海擊潰中國的海軍。日俄之戰，東鄉元帥在對馬海峽擊敗俄國的遠東艦隊，逼俄國作城下之盟。便由三等國一躍而成爲一等國，稱霸亞洲。更由於武功的成就，使日本軍人跋扈驕橫，目下無人，常發「三月亡華的謬論」。

萬人意見

為「認同」問題給害單思病的人們

明報月刊的「方皇」，對中共實況，一無所知，航海客以十年經驗點醒他。凡對中共害單思病的人們，都值得參考。

在明報月刊十一月號看到一篇署名方皇論「認同」的文章。他不同意人們說「中共政府不顧人民生活」的論調。反之，認為大陸人民生活苦點卻使「海外華僑沾了點民族復興的光」，海外華僑應該向大陸人民感謝他們的勞苦，不應說他們被壓榨。文說大陸現在內憂外患，東南西北數千里國界都有大軍壓境。能辦到人人能餬口，沒有失業和乞丐，成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是史無前例。

最後所不了解的就是為什麼中共不讓願意出來的人出來，願意回去的人回去。

方先生所言，可以說是代表了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的心聲。雖然首項的觀點有些像怪論。

從文章內知道方先生是在美國大學教書，我卻是一個小學未畢業的工人，以學識論，相差了很多級。所以對方先生的理論部份，我儘管不同意，也不打算和他作學術式的辯論，只想談談以上三項的實質問題，好在方先生的話題也主要在這三項上。

我文化水平雖不高，但因為大陸易手後仍在鄉間獃了一年多，直至生活熬不下去，才來香港轉業航海工作。除了每年必有一、兩次「回歸」，更有一般時間受雇於英國輪船，由中共租傭川航中國大陸各港口和日本或北越之間，這段時間不短，有整整十年，也可以說我對中共「認同」了十年也不為過。

因為月餘船便返大陸一次（有時僅十餘天），因此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每一次運動，從開始到結束都算得是「參與其盛」（船上有毛澤東思想小組設立）。憑這點資格，大概可以高攀方先生談這三項問題吧？

方先生說：「儘管大陸人民生活過得很苦，但祖國強盛了，華僑也無形中增高了地位，人民雖苦，是值得的。大概方先生安居在世界上最天真的國度｜美國，[illegible]的看法。我不否認因為美總統訪問了中國大陸而掀起了西方國家一股「中國熱」風。但這只是西方人一時的天真表現，和增加中國人的光彩相去很遠。我目前仍航行於整個亞洲，從每一個國家的官員對我們中國籍的船員看來，待遇上依然比其他國籍的船員有點分別。最顯著的是出碼頭時的留難。平民方面呢？除非他誤認你是日本人，否則也不會友善到那裏去。

至大陸人民是否如方先生想當然的為了國家強盛，苦點也值得的這般輕鬆呢？我現在抄錄一封從大陸寄來不久的信，是由一個現年二十五歲下放了四年農村的少女所寫。「下放四年了，前兩年仍要家中寄錢來作伙食費，目前雖有工資分，也不過十元左右（人民幣），人已變成老太婆一樣了，早知如此，寧願死也不肯來」。寥寥數語，可謂一字一淚。要注意的這類並非個別遭遇，而是成千成萬下[illegible]也如此這般胼手胝足的「苦」了四年，而前途尚在渺不可知的時候，相信方先生也決不會再有「犧牲個人的一些自由以增加國家在國際上的發言權」的興趣吧。又如果方先生也和我一樣，有機會看到印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敬贈」字樣的大米，遠涉重洋，整船運到人民生活比中國大陸好得多的古巴、肯雅、索馬利、西巴基斯坦等國家時，也不會說大陸人民的苦是值得吧？

我承認中國大陸的公務員是廉潔的，如果中共真正自力更生，大家苦點，自然無話可說。可惜「廉潔」所得到的成果，全部被黨的領導者為了個人的政治私慾花去，人民卻得不到一絲一毫。這等於妻子辛苦工作，所得竟全部被丈夫拿去吸毒，請問這個妻子的「苦」是否值得？不要以為我這個舉例不倫不類，過去中共所花的錢，非常冤枉。例如在國外是無條件

接濟各地反政府人員的武器和金錢，同時又對無能的政權作花花公子式的贈與。我所工作過的船隻，就不知多少次將整船物資運到印尼的蘇加諾政權和巴基斯坦的阿育汗與耶雅汗政權手中。

在國內，數以億計的「毛語錄」和共黨八股書籍的大量印刷，幾十間工廠日以繼夜的生產「毛頭章」等，其所耗的欵項，決不會少於製造「寧缺褲子，也要核子」的核子彈。其實花巨量金錢在核子方面也屬於浪費的，難道一旦實行核子戰時，便眞可以和「美帝」、「蘇修」抗衡乎？說穿了還不是爲了提高個人的政治私慾？可笑一般在海外享受着資本主義科學成果的人們，不爲身在大陸被壓搾的同胞哀痛，反爲中共核子試爆而喝采。以目前核子知識的公開，世界上任何國家，只要肯花錢，都可以作核子試爆。如果中華民國也不顧人民死活，在太平洋來一次核子試爆，不知這些人又作何感想？

例已舉了很多，未知方先生對在下所說，作爲對「中共不顧人民生活」的理由「信服」否？如仍不信服的話，自信資料尙多得很，且保證全是親身目擊得來，決非人云亦云。

第二項：中共是否如方先生所說「東南西北數千里國界都有大軍壓境，而非要兼顧內憂外患不可，和無失業、乞丐、內債、外債而值得自豪呢。」據我所知，大陸易手後，毛澤東宣佈一面倒向蘇聯這個超級大國時，試問亞洲有那一國敢攖其鋒？如果毛澤東當日不是給勝利衝昏腦袋，爲蘇聯在幕後控制參加韓戰，而是口到心到，眞正爲人民服務的話，中共早已雄視亞洲，取代了目前日本的地位，那有給日本混水摸魚的機會？一場韓戰；雖拜美國人民的天眞作有限度的戰爭，挽回中共不算勝也不算敗的面子，卻使國家元氣大傷。一九六〇年的所謂「三年災害」，毋寧說是人爲。蓋韓戰時的羅掘俱窮，影响了以後一段很長時間。

中國大陸既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自然也沒有不做工的自由，沒有乞丐是順理成章，毫無訝異可言。問題是做工是否僅能「餬口」便算滿足，大陸工資，一個熟練工人月入很難超過三十美元，一般店員和雜工則很難超過十五美元。我的表妹是一個織布工人，用的是手織機，十餘年來的每月工資一直徘徊在人民幣二十五元（約十美元）之間。大陸沒有私人工廠，一切工人皆受雇於中共政府，由勞工局控制。如果一個工人不願爲十美元而「折腰」的話，可以申請「脫產」。大陸的「脫產」等於脫離工人階級，以後再申請工作，可說比登天還難。大陸沒有失業，方先生大概可以理解了。

以號稱工人階級政權的工資，我不想拿它和資本主義的時薪工人比較，就以最接近大陸並一直被認爲受剝削的香港工人工資比較，也不知相差幾多倍。我們假定將大陸工人的工資訂爲只值香港工人的一半吧，請問方先生，中共二十餘年來共欠了工人的債（工資）若干？

至中共成立後，一直以「國際爛葸」姿態面目示人，國際上有誰敢向其投資？若謂最近盛傳中共以現金向美國購買波音七〇七機十架，倘是事實，中共之罪更不可恕。以一個人民連計程車也沒有資格乘坐的國家（大陸計程車只供應和外滙有關的人）。購買這些豪華客機，用來做什麼？請問大陸的眞正人民有沒有一個夠得上資格享用？（按：中共對「人民」兩字，一向另有所指，如人民銀行、人民航空，甚至人民共和國都可說與一般眞正人民無關。這點，方先生和遠處海外的中國人不可不知，切勿爲這兩字所迷惑。）

最後一項是方先生不了解爲什麼中共不讓願意出來的人出來，願意回去的人回去。這個問題雖使到高級知識分子如方先生也迷惑不解，唯以我「回歸」和「認同」的經驗，回答絕不困難。中共的原則是大陸中國人和海外中國人最好是一個也不互相來往。三千萬海外中國人一夜死光更妙。我這句話純粹是以事論事，絕對沒有滲入感情因素。

自從一九五六年中共爲了表揚「老大哥」的成就，舉辦了一個蘇聯工業展覽會，打開了「竹幕」的一角，接着再來一個捷克工業展覽會後不久，便感覺得不償失。因爲海外中國人乘這個機會（大部份是香港人，中共稱爲港澳僑胞）返鄉一行，自然會和親屬及鄉人共話別後情況。所謂「不怕不識貨，最怕貨比貨。」大陸人民和歸僑的生活一經對照，自然只有洩氣的分兒。換言之，每一個歸僑都成爲一個細菌來腐蝕這個只許「紅」的地區。中共當然很快便看到這些事實，但兩個展覽會都是用盡一切優待辦法叫華僑返來參觀的，當然不能出乎爾、反乎爾，一下子再把「竹幕」關閉，唯一辦法是將入境者諸多留難。如任何物件都課以重稅，故意帶入密室查詢及抵家後，再由派出所人員「訪問」，並故意將證件滯留一兩天等等。另方面限制人民和海外歸僑談話，除非是至親，否則待華僑告別後，派出所人員或街坊組長之類即接踵而來，問長問短。這段時期連我這個最具有「回歸」經驗的人，也不敢再到普通朋友家坐談，可稱得上是「恐怖

老萬拍馬 大快人心

萬人傑先生：

看到你連日「拍馬」文章，殊感痛快！馬某爲人，早爲六親所不認。雖然他心肝大過肺，滿擬用招搖撞騙的態度來吸收壞人，以便一舉而將英國人逐走，他便可得其所哉。是以他們又有一個五人核心，包括好幾個機構的主事，但這班傢伙都是不照鏡子的。以後他們再放屁，請你大可以罵個狗血噴頭！有必要時，我會將資料寄給你。匆此

順頌

撰安！

讀者就是我敬上（十二月六日）

時期」。直到劉少奇執行「經濟掛帥」政策時，才稍爲放寬。

儘管港澳僑胞節衣縮食替中共增加不少外滙，但在中共眼中，這些「回歸」客無異是一群宣揚資本主義的細菌，腐蝕了「毛澤東思想」而傷透了腦筋。所以巴黎和渥太華大使館對「害單思病的人」的答覆是非常容易了解的。試想想，如果因你的「回歸」而令大陸人民知道巴黎有道傍咖啡檔這種抒情的玩意時，豈不是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條摧毀？

其實中共也試過「讓願意出來的人出來」和「願意回去的人回去」各一次。一九六二年五月間的大逃亡，曾震動世界，幾乎將香港「陸沉」，也使中共丟盡面子。一九五幾年（註：因參考資料不在身邊，恐記憶有誤。）發動香港愛國司機及技術工人回大陸定居，不到半年時間，也一個不留而遣返香港。經過這兩次考驗，自然「見過鬼便怕黑」了。

寄語一般「害單思病」的人們，勿以爲把自己僑居地的生活水平降低，便認爲中共可以接受。中共對非同路人有一個堅定原則，就是需要利用你時，便以貴賓待之；不需要利用時，便當草芥棄之。二十餘年來所有一切大小運動都沒有脫離過這個原則。能夠在海外僑居的中國人，可以說是七億中國人中最幸運的一群，切勿身在幸福不知福，自投羅網，尤其高級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共折磨的對象。儘管你具有郭沫若的骨頭和際遇，和創作「兩個太陽」的天才。如果毛、劉或毛、林的拼鬬是毛氏失敗的話，如郭氏輩的文人下場，也肯定是不堪想像的。以目前情況看，誰敢保證毛、周能夠一直相安下去？

憶自初次離開大陸來香港的時候，也是工人階級的父親，在分別時曾叮囑過一句話，說：「你到香港後，就算淪落到乞食，也切不可回來！」自和中共打過交道後，深佩父親的眼光遠大。至十餘年來不斷「回歸」「認同」，並不是違背了父親的訓言，而是因爲職業上的便利（國際海員），加上本身成份良好（三代都是工人階級），倒也樂得將這個好話說盡、壞事做盡的政權透視一下。十餘年來對中共的認識，自信不會遜於國際間一般所謂「中國通」之流，對中共害單思病的人們，望其愼之。

航海客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二月一號草於曼谷）

內蒙有如火藥庫 中共已大感恐懼

從各方面搜集的資料顯示，中共目前在中俄邊境所隱伏的危機，以內蒙古較爲嚴重。

在中蘇邊境的百萬蘇軍，駐於內蒙邊區的竟佔半數之多，在蒙古烏蘭巴托以東的喬巴山附近，設有地對空飛彈基地，在蒙古西部，設有現代重武器基地，在接近內蒙邊境的貝爾諾爾地區，設有地對地導彈基地，存積大量中程導彈和大型導彈。所有飛彈和導彈，均對正內蒙，作隨時發射的準備。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三番四次發表攻擊蘇俄的言論中，曾一再質問蘇俄：「爲什麼要把軍隊派到中蒙邊境」？就充分反映中共內心的恐懼。

消息中又說：內蒙古的內潰情況在繼續發展中，最令中共困擾的是：內蒙民族的反抗情緒與日俱增。他們不滿中共逐步加強消滅內蒙民族的政策。在這方面，中共採取三個步驟：一、加緊向內蒙移從漢族共幹和認爲傾毛的知識青年。目前內蒙現有人口七百七十餘萬中，蒙族只佔不及四十萬人。二、積極使移徙內蒙的漢族青年與當地蒙族女子結婚。三、嚴格限制已結婚的蒙族人生育兒女。圖謀從以上三個辦法中實現控制內蒙。

另一令中共頭痛的問題是：駐於內蒙的共軍和民兵有不少因受「修正主義」的影響，思想不穩，中共對這些部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因此，非必要將不發給佩槍，並利用軍隊中的特務，對共軍官兵的行動，實行監視制度。

本刊合訂本發售

本刊合訂本第一至二十冊已發售，每冊十本，定價十元，發售處：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中環德輔道中環球大厦五〇一室（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

中共經濟日趨衰落 工農業均無法改善

共幹不信任現行經濟政策

中共配合其擴大對世界統戰，最近要求各地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擺出一副集中力量發展經濟的模樣，粉飾其內部已經太平無事。然而事實上由於執行上遭遇困難，中共各主要經濟部門還是矛盾重重，整個經濟劣勢無法扭轉。

第一、共幹不信任現行經濟政策──中共現行經濟政策，基本上是文革前的老套，並無新內容，在做法上，也走向「反左」「防右」的老路，例如「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的國民經濟方針」以及「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做好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平衡」等等，都是行之已久的東西，照理說這些政策共幹執行應無困難。但中共在文革推行左傾偏激政策期間，許多幹部都因執行此政策而被打成「走資派」；大家滿肚怨氣，憤恨難消。

如今中共所要實施的政策正是一度被批判爲「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的老套，所以共幹害怕重犯走「資、修路線」錯誤，對共黨標榜的政策已不信任。不是抱觀望態度，就是抱「寧左勿右」、「寧嚴勿寬」，以求自保，中共自己承認，「有的同志不認眞執行黨的政策。」

工業缺乏原料農業亦無法改善

第二、重要經濟部門嚴重脫節。目前中共加強經濟，要求各地處理好「農、輕、重的關係。強調脫離農業抓工業，不僅工業上不去，還會扯農業的後腿」，要求共幹想問題，辦事情，一切圍繞着農業這個基礎。這是因爲中共農業與工業發生嚴重的脫節現象，輕工業和重工業也完全失卻平衡。

這「農、輕、重」三方面長期脫節，使中共整個經濟工作，處處受到牽制。才迫使中共重新進行調整。但今天中共強調的農、輕、重關係，一九五六年毛澤東早經提出，一九五七、一九六二曾兩度推行，「以農業爲基礎，以工業爲主導」「以糧爲綱」全面發展方針，一九六二年實施以來，已經十年，今日仍然農工脫節，其關鍵在於受到客觀物質條件貧乏的限制，「一年難抓兩條魚」，正是經濟上捉襟見肘窘態的反映。

第三、工業生產秩序混亂，原料材料缺乏。中共文革期間，藉口廢除劉少奇「管、卡、壓」工人的規定，把工鑛企業的一切規章制度砸爛以後，目前絕大多數生產單位，仍陷於「收支無計劃、工時無記載、成本無核算、消耗無定額、操作無規程、質量無檢查」等混亂狀態。產品低劣現象也長期無法扭轉。最近中共在大陸停止出售二十七種含有玻璃屑和澄明度不合格的注射液，足以看出其產品低劣之一斑。

同時中共鋼之原料缺乏程度極爲嚴重。電力供應煤之生產均大降低，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間，每年平均進口棉花三十五萬包，今年中共仍向土耳其、埃及、巴拉圭等國大量購進棉花，最近又向香港買布三百萬碼。其他輕工業原料缺乏也很嚴重。

第四、農業無法改善，今年又遭大災。中共這幾年一直無法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要各行各業支援農業，但實際上沒有收到效果，最後只好把發展農業的擔子，放在農村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基點上。但今日大陸農村中人民公社「自力更生」的力量最爲脆弱，因此曠日持久，依然解決不了實質上的困難。尤其今年共區遭遇嚴重災害，中共承認今年的旱災爲「大範圍」的春旱和夏旱，「北方今年遇到五十年未見的大旱」。多數省份發生大蟲災，還有七十一個縣市發生嚴重水災。

今年六月以前，中共已向加拿大購小麥三百七十五萬噸，九月又向法國購五十萬噸，向美國購四十萬噸，向澳洲購一百萬噸，這說明目前農產處境是萬分的惡劣。

農村人民公社矛盾絕難調和

第五、農村人民公社內部矛盾絕難調和。自從中共推行農業集體化運動之後，中共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出現了所謂「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間的矛盾。

人民公社化以來，三者矛盾愈見嚴重。

今天中共所執行的分配政策，仍然是上繳任務為第一優先，保證集體經濟為第二優先，也就是說中共為了「國家」，不得不犧牲集體利益，為了保護集體經濟，也不能不犧牲社員利益，到頭來還是農民「多勞」不能「多得」，這是人民公社內部矛盾極難調和的主要原因之一。

香港名報未提隻字，回國一觀光」者全屬盲公鑊佬。「明報」的社評專家，持中共間接宣傳的周青，留長髮抗議的簡而清有何高論？

受害者謹上（十二月八日）

讀者透過本刊上書蔣院長條陳國是

又勸老萬不要為小人物浪費筆墨

萬人傑先生鈞鑒：

近讀「牛馬集」，發覺先生給一些小人物如馬文輝、捕風客等人所困擾，致將寶貴地盤，「鎗口」對着這些不足一提的對象，未免可惜。希望先生能及時發現，這是老八人海戰術，就算將這些人批臭，又會指使另一批人來困擾你，目的是令先生在這些小問題上兜圈子，把原則性的問題反而放過，用心何其毒也！且還會給讀者一個不良印象：說先生在撩是生非。有鑑於此，希望先生在非原則性問題上，毋需自己出馬；但原則性的問題，一定要堅持。謹以一得之愚，獻給先生參考。

現將呈給蔣經國先生的函件，請由先生轉呈，謝謝。

讀者高照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八日）

× × ×

蔣經國先生鈞鑒：

自先生接長行政院以還，提出十點行政改革方案，令上下耳目一新。國家正值存亡關頭，若不是大刀闊斧，實不足以扭轉國運。此國家之幸也！

後學竊以為成大事者，不尚空談，且既經提出，務必全力貫澈，以示決心。上行下效，政令才能如臂之使指。經過若干時間，根據時敝，應提出新的十點改革方案，正如兵法云：「先消除己方的弱點，再等待敵方暴露弱點而消滅之。」解救七億同胞的苦難，刻不容緩。現畧舉數例給先生參考，幼稚之處，請勿見笑。

(一)宣傳——近在港有一些小冊子，其內容是分化中共內部的，應協助之。「萬人雜誌」的意見欄，近來少人投稿，因無稿費。政府應每月撥出若干費用，專用於報導大陸情況之稿酬，這些正是第一手情報，不應輕視。其中可能有一半是假的，政府可以派專人分類整理。（註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註二）攻心為上，攻城次之。

(二)政治——應重金禮聘能時刻製造對政府有利的政治氣氛的人才。而這種人才，求之於大陸逃亡者，必可得百數十人。如曾憲光、雷健、袁懋如、山鷹等人。兵法云：「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就算不「求才若渴」，也應加以延聘，此安邦定國不可或缺者也。

(三)軍事——經濟蓬勃，政治安定，也還要強大的軍事來捍衛的。所以軍人質素，後勤供應，後備兵員，就應事先準備，製訂任何情況下的應變措施。而且，軍事與外交是相輔相成的。為今之計，以不開罪美國的原則下，廢除中美聯防條約。在廢約前，應全力發展軍事工業，然後派兵反攻大陸，作游擊行動或橋頭堡均可。因大陸同胞人心思變，手無寸鐵，惟有等待國軍反攻時作內應，名之為「測驗民心行動計劃」可也。

海外國民高照謹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

羅定水利建設不堪一吹 數百村莊蕩然浮屍逾萬

萬先生：

恕我不會說客套話，數天前獲得家中消息，中共宣傳大陸水利建設最成功的模範縣羅定，十多年來人民米糧配量未見增加。該水庫最近因颱風崩毀，氾濫縱橫數十里，水勢似萬馬奔騰，數百村莊蕩然，萬多浮屍，變為「垃圾」。

學徒無法立足 迫他們做阿飛

如此勞工新例！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十五歲而外表看來已是十八九歲的青少年，因家境貧寒，讀完小學就要到工廠當學徒，可幸每月工資也有二百元，一方面學工藝；一方面進夜校繼續求學，以為從此可以求上進，不料有一天，勞工處派人到工廠來調查，知道我是學徒，爲不了兩天，廠方人事部通知我另找職業，據謂因礙於勞工法例，廠方不再用學徒。我一聽之下，有如晴天霹靂，若然，我就會失業、失學，更增加家庭負累。香港像我這種年齡和環境的青少年一定不少，已無能力升學，又不適合當學徒，請問處理社會問題的大人先生，如何去安置他們呢？無怪，每天報載，都有好勇鬬狠，強姦打刧的青少年了！

一羣學徒上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六日）

中共强制灌輸馬列 共軍採取敷衍態度

自一九七〇年九月中共舉行過「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即強迫每個大小頭目無休止地閱讀馬、列、毛的書，稍後且擴展至每一大陸人民，其橫蠻程度，有甚於封建時代私塾先生之強制弟子讀經。儘管如此，一般共幹包括共軍在內，對於「看書學習」一直採敷衍虛應態度。據中共電台十二月九日廣播承認，共軍頭目對於讀馬、列、毛著一般當爲頭痛的負擔，多以「完成任務，不問效果」的態度來應付之。

中共電台以「上海警備區某團黨委」的學習情形爲例，透露小頭目讀馬、列、毛著作，竟只以讀得快、讀得多爲榮，「有的人一個晚上就看完了共產黨宣言」。廣播承認，「這樣學習，理解較差，印象不深，收效甚微」。

據透露，共軍當局爲了制止這種現象，便以「不講形式」爲藉口，制定了一套強迫「思考」、「結合實際」與「反覆批修」的苛刻的「學習方法」。

中共廣播首先吹噓：「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某團黨委在看書學習中，把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批判修正主義結合起來，……以批修整風爲綱，認眞攻讀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並運用學到的馬克思主義批判修正主義，從批判修正主義中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和路綫鬬爭覺悟。」

繼而中共電台供稱：「許多同志都把精力用在多看一些馬、列著作上。有的人一個晚上就看完了共產黨宣言，有的人一兩個月瀏覽了好幾本馬、列著作。

但是，這樣學習，理解較差，印象不深，收效甚微；這是形式上學了，實際上沒學懂。……馬克思主義是在同機會主義作鬬爭中發展起來的，因此，只有運用馬克思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才能眞正掌握馬克思主義。……不管學習馬、列的那一本著作，都要聯繫實際，開展革命大批判，從比較、分析、批判中提高識別眞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

廣播同時透露，爲了挽救這種「看書學習」走邪路的危機，共軍「黨委」當局迫令小頭目「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的放矢，緊密聯繫實際，批判修正主義」；不能搞「準備好幾天，每人批一遍，讀書擱一邊」的「形式主義」。共軍「黨委」又規定了如下的「學習方法」：

「一、個人邊讀書邊思考邊批判。個人在讀書時學習馬、列的一些基本論點，想一想馬、列的這些論點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歷史又是如何證實了的，然後以馬、列觀點爲武器，批判新老修正主義者背叛馬克思主義的種種罪行，在理論上分清是非，思想上劃清界限，路綫上辨明方向。

二、小組邊議論邊批判。在個人閱讀的基礎上某個問題還理解不深或沒有學通，就在黨委集體學習時提出來，在小組裏邊議論邊批判。

三、學完一本馬、列著作或其中一個章節，分頭準備小組性發言，將書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對新老修正主義的反動論點進行比較系統的批判。

四、經常結合現實鬬爭，反覆學、反覆批，逐漸加深對馬克思基本觀點的理解。一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綺羅香（書憤遣懷）

褐翁黃中一

萬里投荒，千秋灑淚！成敗不關天數。唐漢崇儒，最少百年安堵，溯庚子，八國聯軍；痛華夏，九門擂鼓。問焚燒，舉世園林，海枯石爛不寬恕！

維新思想入主，羞見堂堂大國，飄搖風雨！五四諸人，飲慣外來牛乳，似狂飆，吹到湘湖，化作那，游魂棲附。致今生大半光陰，未能還舊圃。

中一先生，附書有言，「五四諸人之句，是否過火，如有未便，一笑投籃」。等語。

壇主答言

中國詩文，最爲偉大，爲世界文字所不及，各國洋人，一致公認，數千年一脉相承，中途微有變更，但面貌雖殊，根源不異，民國八九年間，天降文妖，敝鄉親陳胡諸人，混入最高學府，以祭酒身份，妄施改革，所謂五四運動，廢文言，興白話，新文新詩，滾鼓高山。臭長難以卒讀，將國學精華，束諸高閣，起名曰「線裝書」，要一律丟入厠所。自命爲民國新聖人，又要打倒孔子，破除禮教，發明「孔家店」，「孔老二」，用褻瀆不敬之名，侮辱聖賢，陳某又想做官，而無出路，對中國政治方針，自身不能有良好發明，竟異想天開，將蘇俄曾經試驗失敗之馬列主義，落伍洋政治，抄襲而來，施諸我文明古國，土匪無知，據爲眞理，試辦二十年，眞相大白矣，清算鬭爭，永無止境，衣食剝奪，民不聊生，結果如何，尚未可料。

馬列主義，是安徽人抄襲，湖南人實行，黃先生詞中，「似狂飆，吹到湖湘，化作那，遊魂棲附」，「遊魂」指毛澤東，棲附於共產主義，黃先生是謙恭有道之士，詞中用到，「五四諸人」，尚且恐防開罪，自感未便，須知他們竟敢媱嫚聖賢，大逆不道，吾人所言者，俱爲實事眞情，大可不必顧慮。

和董力行詞長

國事有感元玉

褐翁 黃中一

除卻詩心不染塵，書生仍有性情眞。
休云轉戰非輕敵，到此方知所謂貧；
時代那容三戶楚，桃源空負百年身！
借君生在周遷後，早料紛爭利一秦。

無題

方何

珠海潮翻萬頃沙，邊城四嶺出烟霞，
夕陣幾陣過雲雨，漫洒岑樓窓畔花。

媳嫿詞欣賞後

方何

自古英雄知好色，風流人物擅題詩；
若留餘韻憐巾幗，要武紅粧亦女兒。

題春睡連環圖

方何

陣陣鳴鐘催曉天，高高華屋戀春眠，
臨風自笑吳牛喘，海上偏教月又圓。

題沙田望夫石

方何

早識細深擬遠人，青山猶在見情眞；
癡癡已自難爲石，愁煞年年苗上春！

懷表兄四海

方何

四海表兄如斷稾，三千去路迷芳草，
兩頭空見岸茫茫，一縷幽情人莫老！

附言：

㈠ 四嶺出烟霞，謂四面山嶺高處露出於烟霞之上，而其下則猶帶烟霧矇杳杳耳。未知是否詞可達意？

㈡ 家鄉把「天色明朗忽然『一陣過去』的雨管叫『過雲雨』。」

㈢ 曹雪芹筆下賈寶玉寫之媳嫿詞（見紅樓夢第七十八回）有「丁香結子芙蓉絲，不繫明珠繫寶刀」句，很美，不逆情，不造作，毛澤東襲用其句法，詠其紅色娘子軍竟有「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粧愛武裝」，則盡奪中華婦女姊妹之志矣，悲夫！果毛某目中尚有人民，應當寫「中華有女多奇志。才卸紅粧又武裝」之言，中國人民亦決不至那麼悲慘境地。這段話，如先生亦有同感，將之附刋，是壇主之見同於鄙人矣！如何？敬請批評！方何再拜

方何先生所言，鄙人極爲同意，壇主敬答。

如夢令（暴雨夕巴士總站即景）

黃 嚴

豪雨萬斛傾注，蜒蜿茫茫長路。衣薄濕嬌軀，冷怯滿懷情愫。將暮，將暮。應是玉人輕步。

遣懷

盧 天

離家去國獨棲身，往事如烟逐世塵，
夢裏不堪常作客，懷中猶自只甘貧，
爭流復土千杯血，惜聽笙歌聒醉人，
歲歲空餘還都恨，遺民六億又淪秦！

第七句，還都恨，都字是平聲，不能用，應改換仄聲之字，其餘，句句均好，壇主語。

萬人雜誌

（第二七〇期）

送一九七二，迎一九七三！



嚴以敬作

本期要目

·萬人雜誌第二七〇期目錄·

萬人雜誌

逢星期四出版

THE POPULAR MAGAZINE

第二七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一九七二年 十二月廿八日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KAM CHUNG BUILDING 3-7 FENWICK STREET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WANCHAI, HONG KONG

督印人：葉觀基

主編者：萬人傑

總經售：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H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新蒲崗四美街23號九樓 電話：K二一〇二六一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 外埠加收郵費

讀者如有發覺釘裝錯誤請到本社或吳興記調換

老毛搞「文革」到底爲了什麼？

——由楊尙奎「解放」談起

十二月十五日北平「人民日報」報導：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中共中央委員鄧子恢病逝，十四日下午，北平「隆重舉行追悼鄧子恢同志大會」。鄧子恢生前雖仍掛個「中共中央委員」的銜頭，但他早已失勢，只有「十．一」一類日子才有「亮相」的機會；不過，中共倒有一個「光榮的傳統」，是凡人死了，只要他們生前沒有公開反毛，就會被認爲「絕對可靠」，不僅替死者舉行盛大追悼會，還照例地稱讚一番。其實這不用「辯證法」也可以知道：一個人死了不會再拉山頭，搞陰謀詭計；患上嚴重懷疑狂的老毛，說來也有其「偉大」之處，譬如說，他有時對死人還很「溫情」，有時更表示得極其「寬大」。對陳毅、陳正人、曾山和鄧子恢等先後死的這些人，就有這些個表現。

在鄧子恢追悼會上亮相的人不多，但在鄧子恢「生前友好」那幾個人中，居然有「文化大革命」前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尙奎其人。由楊尙奎的「解放」，使人聯想到：今日中共，不僅「紅衛兵造反」已成歷史陳跡，就連軍人掌權的局面也在開始發生變化。

造反「無」理支左「無」功

在「紅衛兵造反」階段，一些和楊尙奎同等地位的地方頭頭，有的被迫自殺（如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有的被「紅衛兵」逮捕，用繩子五花大綁遊街示衆（如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迨經過「造反」開始「大聯合」成立革委會時，所謂「毛主席的紅衛兵」開始倒霉，掃數被送往農村「安家落戶」，從此「扎根農村一輩子」，將永無翻身之日。繼之而起的是共軍「三支」「兩軍」人員，由革委會而黨委幾乎淸一色由「軍代表」當頭頭。所謂「槍指揮黨」的畸形局面就是這麼造成的。

老毛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所以，他繼續施用「兔死狗烹」的手法，於下放「紅衛兵」後，又開始對自居「支左有功」的軍人進行整肅。如山西的張日淸、貴州的李再含這兩個「支左名將」於中共「九大」被安排進「中央委員會」後，就一直沒有消息。

去年九月林彪事件發生後，不少軍人也跟着倒了霉。如武漢劉豐、福州周赤萍，成都梁興初以及後來的新疆龍書金，廣州孔石泉和湖南卜占亞等人，他們雖非靠「支左有功」而遽膺要職，但卻是代替林彪在地方搞「槍指揮黨」的「小騙子」，所以，也先後被整肅。

這些變化說明一個事實：就是當年本着毛澤東「造反有理」口號大造其反的「紅衛兵」，以至他們的頭頭，如北平的蒯大富、聶元梓和山東的王效禹、四川的張結挺等人，不僅變成「無理」，其結果比一些「走資派」還慘。因「造反」鬧得天下大亂，由共軍利用「支左」名義收拾殘局，可是到了今天，有的因違反「黨指揮槍」原則，有的受林彪事件牽連，也有不少人被淸洗。

雖然，今日大陸仍是「槍指揮黨」的局面，然毛澤東正在努力扭轉這種形勢，不少「走資派」被「解放」就是一個苗頭。

「走資派」將陸續「解放」

在「紅衛兵造反」時期，江西局面大亂，所以，現由山東調程世淸、楊棟梁率軍前往「支左」。江西新省委成立後，程由省革委會主任兼任省委第一書記，楊山省軍區司令員兼任書記，他們受到林彪的牽連，已近一年「下落不明」。根據廣東趙紫陽的例子，楊尙奎「解放」，未來可能仍回江西去掌權。一些「走資派」的紛紛「解放」，人們不僅要問：老毛搞「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爲了什麼？如果說是爲了打倒以劉少奇爲首的「當權派」，那麼他所勾結的林彪今日證明比劉少奇更壞。還是前北平「人民日報」社長鄧拓說得對，就是「頭腦發熱」，專門胡來。

未來，必有更多的軍人被整肅，也必有更多的「走資派」站出來。不過，可以想像得到，被整肅的軍人當然對老毛不滿，而被「解放」出來的「走資派」也未必對老毛有好感。他們不僅會對老毛個人喪失信心，更會對「革命」發生懷疑；這就是「文革」的唯一「收穫」，這個「收穫」將來必成爲葬送中共政權的主要因素。



新聞以外

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說香港、澳門沒有難民，這話說得不錯。不過，他卻沒膽說明，眞正的難民在中國大陸。這裏，老萬舉出一些眞實的故事，用以證明大陸同胞過的確是「難民」般的生活。

眞正的難民在大陸

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十二月十八日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華爾海，提出反對印度、香港政府當局收留救濟來自大陸的難民。要求聯合國廢除援助中國難民的一切機構。黃華表示：香港和澳門的中國人絕非「難民」；而「居留」在印度的西藏人，則是在「印度政府的強迫下前往該國的」。

讀友宇文夏君在二六七期「萬人意見」發表文章，幽了黃華一默。不過想落他的話十分有理，並非怪論。他說：在港澳的不是難民，在大陸的才是眞正難民；又說印度居然可以迫西藏人到印度做難民，簡直莫名其妙，令人笑破肚皮。

香港出版的報刊駁斥黃華的文章很多，老萬認爲宇文夏這篇東西雖用嬉笑怒罵筆法，卻最有份量、最有道理。事實確是如此，能夠逃到香港、澳門來的大陸同胞，已不再是難民，只要他們肯用勞力工作，一定可以生活，實沒有「救濟」必要。反而，被中共形容爲「過幸福生活的人民」的八億大陸同胞，卻眞眞正正過着難民生活。

印象深刻

爲支持宇文夏君的這一說法，老萬隨手在喜歡歌頌中共「偉大成就」的「明報」紀載中，找出幾則身歷的有關大陸人民生活的報導，轉錄在這兒，讓廣大讀者拿大陸同胞生活，和香港、澳門「難民」生活比較一下，便知黃華所言，確實一點不錯。不過他只說上面一段，不敢說下面一段，讓我們來補充一下好了。至於老萬特別選「明報」的紀載，

大陸同胞

「港澳沒有難民」說得對

首先是一位署名「亞盈」的談及他回到家鄉，兩次遭到變相乞丐騷擾，使他留下「深刻印象」。中共素來自誇大陸沒有乞丐，看了亞盈身歷的事，可知中共宣傳與實際情況是兩件事。

下面，是亞盈報導身歷實況的原文：

「番客」的「賞錢」

第一次是在鎭上的「僑務股」辦事處和一個算是那裏比較有規模的飯店。我們爲了辦理註冊戶口的手續（每一個回鄉的人都要這樣做，否則在返香港時海關會嚴厲查詢甚至扣留你），大清早起來，半坐自行車半走路的來到那個只是普通的一個地下舖位的辦事處，已經有很多人擠在櫃台邊，聽說是申請到香港或廣州去會親的。我們既是與別的不同，而且手續應該很簡單，也就不忙着加入擠迫的人羣中，在一張長木櫈上坐下來，先休息一下。

就在這當兒，兩個年紀約五十多歲的老婦，穿着一套已有點褪色的黑衫褲，紮髻和紮𨈇（那是很普通的閩南婦女），在我們面前站定，身子愈湊愈近，口中唸唸有詞，聽淸楚一點，原來是向我們要點零錢的。但她倆的措詞相當婉轉，儘環繞着發達的「番客」，（即華僑客人的俗稱）應賞點錢給貧困的老婦人；我不想給她倆纏着，就隨意掏了一個二分輔幣給其中一個，那知她搖搖頭說起碼要一角錢，我只好不給。

粗麵，另外買了兩大湯碗五毛錢的肥豬肉湯，正待舉筷吃喝時，桌旁不遠處已站了兩三個等待吃我們剩下的麵和湯的人，眼瞪瞪地窺伺着。我們初不以爲忤，自顧自的吃，但窺伺的人不只沒有散去，後來還加入兩個剛才討不到錢的老婦，只待我們放下筷子，就要發生爭奪戰。我的一位表哥說，大家儘量吃，不要留給他們；但從香港回去的我，根本有不能下嚥的感覺，還是留下了一點湯和麵，筷子還未放下，那個站得較近的人便快步上前，搶了碟子就狼吞虎嚥的吃了。飯店的服務員看了也叱責他們幾句，但沒有驅逐或其他進一步的行動。

最妙的是當年我家在鄉下請客時，竟招來幾個遠道聞風而到的乞丐。其中有一兩個是殘廢的，但大部份只是老弱一點而已，打扮也和一般老百姓沒有太大分別。他們並不像普通乞丐只要一兩毛錢，而是開天殺價，要一兩元，還得抽一兩支烟、吃點菜，不給的話，就賴着不走，甚至恐嚇講些不吉利的話。而他們的祝賀詞已經進步得很，連共產黨、毛主席都加插在內，例如：「中國出了個共產黨，現在世界是東方紅。」

上述兩種情形，在香港、澳門絕不會發生。即使是越過梧桐山，或泅水逃到香港來的，過得一兩年，站定腳跟，都可以過着安定生活，很少還需要爲吃的、穿的就愁，甚至有些已做了小老板。

亞盈最後說：「乞丐在中國大陸曾經絕跡，自從文革以後再度出現，現今仍無法杜絕，他們雖然不敢光明正大的行乞，但實質卻已和全世界的乞丐毫無分別。」

寄鐵釘回大陸

另一位署名「飛蓬」的，報導「寄鐵釘回大陸」的故事，更使人啼笑皆非。

事情是這樣的：表姊的夫家那間古老祖屋經已破陋不堪了，必須要拆卸重建，否則會發生屋塌的危險，在這樣的情形下，公社配給他們一些木材、磚瓦（是要付錢的），趕着在明春雨季來臨之前將屋建好。建磚屋需要鐵釘，而大陸的鐵釘供應又缺之，故希望在港的母親寄十斤鐵釘回去應用，從這

以及微小如鐵釘這類物品也要寄回去的時候，你們心中又作何感想呢？儘管你們在大陸參觀訪問過工廠、公社甚至家庭，但你們疏忽了自己只是以客人的身份，走馬看花式的參觀訪問，所得的是浮光掠影的印象，這算是能了解大陸社會狀況嗎？

逃亡青年

一位「新丁」從逃亡青年身上，發掘了大陸生活的一斑。他的文章標題是「一段對話」——他和一位逃亡青年的對話。從這對話中，你可自己判斷，在香港、澳門的中國人是「難民」；抑或在中國大陸的同胞是「難民」呢？

下面是「新丁」的原文：

廠內今日來了一位二十七、八歲，剛從大陸逃亡來港的青年，短短的頭髮，結實的身軀，充分顯出一副勞動者的體型。彼此認識了不久，我便問他：「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冒着生命的危險逃來香港呢？」他說：「因為我努力工作亦不能維持自己最低的生活水準，食不飽，穿不暖，我自己還可以忍受，但孩子們卻受不了。」我說：「照你說，大陸上豈非人人餓死凍死？」他說：「不能一概而論，要看工作在城市或農村而定，在城市的工廠工作生活較好，平均每月收入約有五十元人民幣。但我在農村工作，豐收的時候還有五角錢一日，失收的話，二角錢亦不到，單身一人亦未必夠用，何況我要養妻活兒，試問怎能夠家裏的開支？雖然我妻子亦在農村工作，但她的收入比我更少，我們不能餓着等死，所以沒辦法下才逃亡來港。」

拋妻棄子

我問：「那麼你自己不愁餓死，就讓妻子與兒子在農村餓死嗎？」他說：「請你不要把我看成是個忘本的人，我妻子與兒子在我母親家裏居住，我母親在城市教書，生活較好，況且我亦會寄錢給他們。」我轉話題說：「你覺得香港怎樣？」他說：「我來香港不夠三個月，一切不大清楚，但我相信在香港只要肯工作，生活是不愁的。」我說：「你曾讀過書嗎？」他說：「我高中畢業就給下放農村作選擇的自由，分配什麼工作就做什麼，不做的話，等餓死好了。」我說：「在農村工餘有什麼娛樂嗎？」他說：「娛樂倒是有多少，例如下棋、打樸克或聽收音機，我最喜愛聽收音機，因為在農村可以收聽到香港電台的時代曲、新聞報告和偵探故事，十分有趣，因為接近香港，所以收聽很清楚，但在城市裏是收聽不到的，因城市裏有一個干擾電台，香港電台發出的電波給他們干擾，任何收音機也不可能收聽到。在大陸收聽香港電台是犯法的，給他們知道，罪名倒不小呢！」我說：「你思念你的妻子與兒子嗎？」沉靜了好一會，他才說：「我與妻子結婚不到一年，兒子還沒滿月，若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我怎樣亦不來港，我愛我的妻子，更愛我的兒子，你以為我來港[illegible]他們嗎？來港三個多月，沒有一晚不想念他們，夜深人靜，想起自己無親無戚，你以為我好受嗎？」我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眼中充滿淚水的青年，我不了解他，但我明白他心裏的痛苦，我能幫助他什麼？一個離鄉別井，拋掉可愛的妻子與兒子逃亡來港的人，為了什麼？他是受了香港客的引誘，還是上了什麼人的當？

才是「難民」生活

模範之家

老萬在他報也搜集了好些資料，足以幫助讀者了解大陸生活的情況。

第一個故事是：劉君原籍湘省武岡縣化石市，昔日曾任軍政中級幹部，大陸變色時，個人隻身來港，從事經紀業，未幾畧有積蓄，念及家人，投以書信探詢近況，不過一月，果獲家人回信，痛述受「清算」、「鬬爭」及慘受酷刑之苦，與乎被驅逐於自家屋門之外，既不准參加生產組織工作，又不予留自耕地，任令自生自滅等情。

劉君獲悉後，其痛不欲生，不在話下，礙於插額收訖無誤。其間已博得中共的歡心，即將劉君家人譽為模範之家，並為其另建新屋居住，以紅布大書「模範之家」橫聯懸於屋內。遠近人民聞悉，莫不為劉君家人鼓掌歡欣。迄劉君在港生意失意，對家人明告中止滙欵後，中共政權基層幹部立將劉君家人從新屋中逐出，並拿出所謂「人民銀行」先先後後經過兌交之欵額單據，向劉君家人清算，勒令如數交出，不管其因增食添穿所用去或尚存者，不能有半文差少，否則便遭「清算」、「鬬爭」，加上什麼「不顧國家建設」、「只顧私人享受」的罪名。

婚禮奇觀

第二個故事是：本港廣東台山籍僑民楊氏婦人，近期曾回鄉公益埠探親，目見鄉人結婚時，以腳踏單車迎接新娘，而親友各以五角、六角，多至八角人民幣祝賀，然後新郎以小菜、大碗，上面放幾塊薄薄的豬肉置於桌上中間，八人一桌，各以白飯兩餸待客。她又道及一般人民的生活狀況，比十年以前要好一的的咁多」，不過買乜嘢都要憑票才能買得到。只有買火柴、豆豉不要憑票，食嘢無票唔得，但我們港客回鄉，上茶樓不必憑票食嘢，包括隨同的鄉親。

產婦之死

第三個故事是：現居本港的陳先生，去歲接獲其兄由湘西芷江縣寄來的信，有云：「你次女萃蓮本年三月產生一子，在多方設法下：湊成一升半米給她坐月三天。三天過後，又要參加生產勞動工作，由於調補不善，勞動過度，已於五月初死去。其他家人的情況是怎樣？想不詳言你是知道的。」

以上幾個故事，都有事實根據，不是共黨的宣傳可以掩飾得來；這些故事，卻可有力的支持了宇文夏的說法，眞正過着難民生活的，是廣大的大陸同胞；香港、澳門根本沒有「難民」問題存在，如要救濟，救濟大陸難民罷！




學人、人民與搞通思想

柳以青

認識中國如果完全被情感所包圍的話，這種認識恐怕不能成為有效的認識，同時更混淆了認識。目前，偌多回到大陸觀光和探親的人士們，在回來後發表了很多文章。同時，也有很多的專書出版，然而，我並不以為是最上乘的認識，因為由於時間太過短暫，並不能真的了解到什麼。

不過，有的回來後，經過冷靜的思考後，所寫出的訪問情形；以及逃出了大陸後，被訪問的記載，恐怕是最能反映出大陸實況的。

馮友蘭的認知公式

在一篇「記內地幾位知識分子的談話」的文章裏，我就體會到一些大陸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是多麼的刻骨銘心。這裏只舉幾點來討論一下。

「同學又問（馮友蘭）：『站在唯物的角度可否了解佛學呢？』他反問同學：『了解是指肯定抑或否定呢！』

了解一件事情或一種學說，是否就等於肯定或否定呢？這是一個認知上的問題。了解的結果是否必該是肯定或否定的呢？這是一個頗饒風味關鍵問題。

假如：我們的了解，只是為了肯定與否定，這就不是真的了解。了解，無論結果是肯定與否定，那是一個人的主觀的事，與了解與否並沒有必然的關係。了解只是在求事與理相吻合與否的關係而已，是客觀的。

我相信馮友蘭的哲學造詣很深，不會不知道：了解在哲學上的作用。然而，在學生們問到他對佛學的了解時，立刻脫口而出的說出了：「了解是指肯定或否定呢？」這是知識分子在大陸的生活方式裏，已經養成了自然而然的習慣，只把認知問題與價值問題混二為一了。你覺得可嘆不可嘆？

也就是因此，文章中的形容就有如下的一段：「同學們支吾應了，沒有答他。經過一連串發問後，此時，馮教授好像沒有剛才那般穩定，說話的速度有稍微的加速。」這方面是可以理解的。由此可見，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的認知情形，甚至連哲學造詣很深的馮友蘭教授，也在不知不覺之間，用「肯定」或「否定」來做了解認知的標準了。這不能不說是：「都是由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發生了作用之故」。

費孝通的改造結果

費孝通也是我敬佩的學者之一。很多次的回大陸訪問的海外人士也見到了他。這次中大的學生們也見到了他，並且也和他暢談了不少話題。其中有這麼的一段：「部份同學覺得費教授將自己過去的著述評價得太低，便有點不平，認為三十年前，費教授所提出的主張，今日黨政府不正在執行着嗎？……費教授搶着說，這完全是兩回事。他當時的主張是讀過書的人到鄉間指導及教育農民，在農民之中，他們是高高在上的，但今日知識分子深入農村，與農民打成一片，所以是完全不同的。後來有人又問及人性問題，費教授的說法與毛主席一致。人性是有階級性的。一個人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是由所處的階級來決定的。」

假如把費孝通所著的「鄉土中國」、「重訪江村」、「鄉土重建」、「皇權與紳權」等著作翻開來細讀，我們就會發現，目前大陸農村的一切，基本上是依費孝通的理論而實現的，可是，所不同的是所用的方法。這方法相信決不是費教授所贊成的，否則的話，費教授就不會「從五七幹校出來，大概有半年時間，楊慶堃教授回國旅行的時候，費教授仍在五七幹校，所以沒有見到面」了。同時「他透露最近一次在五七幹校裏學習有兩年半的日子，並表示那段日子非常愉快」。

可是，根據王春生、王正方合著的「在中國大陸的見聞」一書，曾有對五七幹校詳細的描述，是要「學工、學農、學軍，還要批判資產階級……學習方面有三個：第一是要向廣大的貧下中農學習他們對階級仇恨的深刻了解和新舊社會的愛憎分明。……第二是向貧下中農學習他們的樸實、艱苦奮鬪自力更生的意念與作風。……第三是向中國人民解放軍學習，學習他們的紀律性、組織性，學習他們的政治覺悟，學習他們怎樣聯繫羣眾，怎樣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還要學軍事知識。」有的是三個月，六個月的時間不等。似乎費教授的時間長了些。因此，費孝通剛離開了五七幹校，只有以毛澤東的人性階級論為人性論了。同時，又否認他以前的著作。

例如：中大的學生們見到到處都有毛澤東的照片和萬歲，覺得內地仍然是搞個人崇拜，就把這一想法說了出來，而費孝通的答覆卻是這樣的：「現在中國的成就，都足以證明毛主席所提出的路線是正確的，所以，毛主席值得尊敬，譬如，我寫的書錯了，便不值得尊敬了。」

這幾句話，特別有味道，特別是出自一位六十二歲的學者，其態度是「平易近人……整個人就似是和藹善良的化身。從他身上你覺得天賦的敦厚比外在的光芒更覺可貴。」

謝冰心談母愛的階級性

謝冰心在談母愛時，有這麼一段話：「無疑，母愛非常有價值，但是也要明白，母愛亦是有階級性的。地主的母親，就不會愛奴婢的子女，奴婢的母親就不會愛地主的子女。」

這段話又是把階級的成份加進去了，一如馮友蘭談到學術為那個階級服務的問題；費孝通在談人性時也加上了階級。在大陸，知識分子似乎一談到有關學術、求知和理論問題，都是盡快地把結論說出，而這結論就是毛澤東思想。這方面我們是可以理解的，否則的話，中大的學生們也就不會見到這些知識分子了。究竟談學術、思想和理論時，是否一定要分階級？這方面卻是值得討論的。事實上，學術和思想都是無所謂階級的，如果說有階級的話，那恐怕只是毛澤東所強調的階級了。依照毛澤東所說的就是無產階級，否則，就是資產階級了。無產階級是正確的，資產階級就大有問題了。

事實上，母愛或者是所有的愛，是否一定要有階級呢？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是覺得有很大的不妥的。特別是冰心所舉出的地主與奴婢的母愛比較。

如果一定把所有的東西和事物，都以階級來劃分的話，顯然不是一個常理或常道。只是一種政治手腕的策略而已，本質上是站不住的。然而，由於背後的政治壓力的重大，人們在這種壓力之下，也只好口是而心非了。

也就是為此，冰心在答覆青年男女戀愛的問題時，不再能用愛來解釋了，只是說：「我認識的一位年輕人下鄉娶了妻子回來見我們，並沒有說他們如何表示你愛我，我愛你，卻都是愛說生產的情形。」用談生產情形來代替談愛，基本上還是限於了勞動辭彙而已。為此，中大學生們問冰心：現在的年輕男女選擇對象的標準是什麼時，冰心只能[illegible]消極地說道：「這些問題你們怎會問到我這些老人家來，應該問年輕人才是呀！」原因很簡單，因為選擇愛情對象的標準，恐怕很難用階級來分析的。因為愛本來是沒有階級性的。

從上述的三位大陸學人是否是真的改造成功了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盡管馮友蘭大談海外學人太頑固、太封建；費孝通大大責備自己寫錯了書，不該受尊敬；謝冰心在高呼着「我們還年青」等，這些只是外面表象而已。

一篇真材實料的訪問

原因是在最近一期的「東西風」上，有一篇「有客自北京來」的訪問，是一位非律賓華僑十五歲時回歸了大陸，今年十月底從大陸出來，一共在大陸經過了十六年的時間。記者問他，何以這次有決心出來的原因，他直率地答覆說：「簡單的說來有兩點。第一點是政治的絕望。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弄得人心灰意冷。尤其是林彪事件發生後、把我最後的一點希望也打碎了。……老實說，在文革期間我屬於騎牆派、觀望派，我根本也不贊成林彪。林彪事件所以使我絕望，因為像林彪那樣，由毛主席親自讚揚過的人，竟也成了『頭號敵人』，在我無論如何也搞不通思想。感到政治變化太大，太快，太無情了。以往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雖然也都見過許多錯誤和偏差，但是都能理解、能夠信得過，這一次，我感到沒有任何可以堅信不移的東西了。」

從這一段大陸來人的內心透露，我們就可以知道，在大陸上真能搞通思想的人，恐怕永遠只是少數人而已。其實，所謂搞通與搞不通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做成政客們隨心所欲的利用工具。否則的話，那一定會肯定是搞不通者了。

政治，本來是眾人管理大家的事的東西，然而，在大陸，雖然強調了為人民服務為政治的總綱領，可是，這為人民服務不是每個人自動自發，自由自在的，而一定要在毛思想、黨原則的指導之下進行，舉凡稍有差錯，那就注定倒霉了。因此，就會使大陸的人民對政治起了反感，特別由於林彪的事件，而認為「政治變化太大，太快，太無情了。」

住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總是在批評着這個社會的種種弊端。同時，又因為左派對所謂的「社會主義祖國」的種種成就之宣傳，而心焉嚮往。然而，中共所統治下的大陸，是否是一個值得嚮往的地方？同時，中共所大量強調的宣傳是不是名實相符呢？這裏有一段很好的答覆，這答覆是來自居住大陸十六年的前文中所提及的華僑的描述。他說：「以往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腐敗透頂的，美國是資本主義的首都，是革命的最後目標，可是由於尼克遜的訪華，又與日本建交，一夜之間資本主義國家成了朋友，而蘇聯老大哥則成了社會帝國主義。在我看來，蘇聯無論多麼壞，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怎樣也不能與資本主義國家聯手反對蘇聯！」

這一段話充分說明了：中共之所以統治大陸的基礎，根本是沒有一定標準的，由於二十多年來的政策之變化多端，使到大陸的人士們都陷於走馬看花的遊戲心理。對於所謂的政治運動，感到極端的無聊與逢場作戲而已。也就是為此，這位華僑就毫不隱瞞地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每週的星期三、星期六下午是政治活動時間，機關停止辦公、醫院停診、工廠停工、學校停課。此外，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晚飯後還要開會，天天弄到深夜回家，回家時面無人色，自一九六五年起，搞了七年之久。……從今年五月起算是放寬了，改在每週的星期二、星期四作為政治活動時間，晚飯後的政治活動時間，由一週五次改為每週一次。這一改變，對全國人民來說，無異是一大恩赦！」

由此可知，所謂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活動，竟成了擾民的毒害。難道如此地加強政治活動，真能搞通思想嗎？我在想着，為普通的人民還產生了如此的反感，對學有專長的學者們，我根本不相信他們真的被搞通了。

生活在自由地區的海外人士們，盼望在盛讚大陸一切成功建樹之餘，也想想他們的思想方面所受的迫害，也發出一點設身處地的想法，千萬不要把自己所謂的「揚眉吐氣、趾高氣昂」的榮譽感，建築在七億五千萬中國人的痛苦上。這恐怕是當前最值得注意的問題！

政治並不是什麼值得恐懼的事，可是，共產黨徒手上的政治，就大大使政治變質了。所謂政治，不啻是迫害良善中國百姓的手段！而中國共產黨徒們，更變本加厲地，先從思想搞通與否來着手。因此，除了中國人民在身體上，不能自主、自由的參加勞動和工作外，甚至連他們的精神，也被重重的思想毒素所包圍呢！任何人都會希望中國富強，可是，這種以高壓、恐怖的手段而強作「富強」之狀的中共政權的政客們，實際上正是殘害中國人的富強潛力的本質。關於這一層，將來的歷史上必會有公斷的！

認識中國

由鄧子恢之死看毛幫

最近毛幫一個老幹部鄧子恢病逝，假如他死在五年前，最多在毛報中佔三行新聞，這次卻是隆重得很，毛澤東送了花圈，周恩來、江青、葉劍英、張春橋、姚文元、李先念、汪東興及中央委員級的頭目。大概所有在北平的大頭目，除毛澤東之外，傾巢而出，要算是陳毅死後，最大的一次出喪。但由參加的名單中，也看出曹營（毛幫）的事眞不易辦。

筆者常常自幸由於祖上有德，個人前世未造孽，所以未當共產黨，否則即使爬到中央委員的位置，今天這個滋味也不是人受的。這樣說決非笑話，因爲筆者在中學讀書時，正值抗日開始，許多同學因抗日而投筆，當時十幾歲青年，有幾人分得清黨派，尤其是共產黨擁護蔣委員長的口號比國民黨人喊得還要響，許多人就糊裏糊塗走入了歧途。以後因爲共產黨根本就不抗日，他們死於日本人槍下的少而又少，都是在內部整風、淸算、鬬爭下被殺死，被折磨死，屈指算來，當時一般同學好友中，唯一未當共產黨的只有筆者一人，及今思之，猶冒冷汗，眞是險過剃頭也。此本個人小事，無關本文，不過順便提出供給海外一心親共的靑年們作個參考。

現在且說鄧子恢，鄧子恢在中共內部嶄露頭角甚早，與傅柏翠、張鼎承等人在閩西打家刼舍，成立了一支共產黨其名，土匪其實的隊伍，在鄉下流竄，時間與朱毛在井崗山落草時間相同。

到了一九二九年朱毛在井崗山立不住腳，流竄至贛南，朱德曾三度入閩西，與當地土共聯成一氣，到了朱毛在瑞金建成根據地時，閩西也劃成一個省，由張鼎承任省委書記。

如果認眞研究毛澤東思想，雖然大部份是由水滸傳上梁山泊思想變化而來，但也有一些確是毛澤東所獨創，例如每到一處一定要拉攏土著力量，在拉攏過程中是去其爲首者而收買坐二三把交椅的人。在井崗山時拉攏當地土匪惡霸王佐、袁文才，以後又假手彭德懷將兩人殺死，但兩人部下則被吸入共黨，到陝北時，害死劉志丹而重用高崗。在瑞金時對付閩西的一夥人也是如此，當時以社會民主黨罪名排除了傅柏翠，卻重用張鼎承與鄧子恢，毛澤東沐猴而冠當上了「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時，鄧子恢也當了「財政部長」（名財政人民委員）。在毛澤東小圈子中間，鄧子恢雖不能與鄧小平相比，擠不進第一層，卻總在第二層。

不過，鄧子恢的官運並不亨通，當財政部長時出了問題，被指爲只知道乞靈於印刷機，意思是說鄧子恢這個財政部長只會印鈔票，不知道向老百姓籌欵，不知道去「蘇區」以外打土豪（實卽搶刼，綁票）。

負責淸算鄧子恢的吳亮平在「鬬爭」二十三期撰文稱：「在去年鄧同志就以爲蘇維埃政府把種種負擔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艱苦，而且甚至比革命前更壞，……這種話簡直只有國民黨的擁護者才說得出。……

鄧同志在負責領導財政部的中間，始終不知道發動羣衆來做籌欵工作，以爲蘇區內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盡，再無餘欵可籌了……。

鄧同志對於籌欵的屈服投降，使他在財政工作上不知從積極方面設法（向白區豪紳地主殘餘籌欵，發展國民經濟等等），而專注意於消極方面的加稅發紙票等。向容易的方面做去，眼睛向着石印機瞄準。這就是在困難面前投降的鄧子恢同志的財政政策，……

在中央局嚴厲地揭發了鄧同志的錯誤政策之後，他在會場上雖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可是在以後一個多月中，鄧同志非但在工作上絲毫沒有轉變，而且把中央局的指示簡直是拋到九霄雲外了。在中央政府黨團檢查工作時，鄧子恢同志竟對中央局指示一字不提，而且堅持自己在稅率問題上的錯誤意見（更有趣的是鄧同志因爲怕反對到他自己，所以

在財政部內竟沒有開始中央局所最嚴厲指出的反官僚主義的鬬爭）……」

吳亮平當時指責鄧子恢，實際上是周恩來、項英領導的中央局（是時中共中央尚在上海、江西方面由中央局領導對毛澤東的打擊，鄧子恢是被選中的槍靶之一，其他尚有何叔衡、蕭勁光、鄧小平、毛澤覃等人。

這次給予鄧子恢的處分是降爲財政部的副部長。以後地位更一直向下降，到了中共軍決定西竄時，周恩來想乘機害死毛澤東，建議將毛「主席」留在中央蘇區堅持鬬爭，後以彭德懷堅持反對，林彪也不同意，勉強將毛澤東帶着長竄，卻把毛系人物分散。毛澤覃派去閩西蘇區，何叔衡、鄧子恢同瞿秋白一行也去閩西，瞿秋白繞閩西去上海，結果在長汀被民團包圍，瞿秋白被俘，以後槍決，何叔衡當場被打死，鄧子恢卻僥倖跑掉，回到閩西與張鼎承打游擊，不久毛澤覃即被擊斃，他們這一小夥人，與項英、陳毅在蘇北的情況相同，完全過的野人生活，中間將近三年，到了抗戰開始，陝北共軍首先投誠，改編爲第八路軍後改十八集團軍，江南共軍也在周恩來要求下，改編爲新四軍，這批首領才如死囚遇赦，穿上戎裝，作起正式的國民革命軍的官佐。

這裏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最初成立的新四軍是周恩來的軍事資本，自從遵義會議周恩來被毛澤東奪去「軍委主席」之後，逐漸失去軍權，到了抗戰開始，周恩來被派去中央政府任中共代表，並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完全失去軍權，毛澤東明白槍桿子出政權，周恩來何嘗不懂得，但此時十八集團軍由於彭德懷、賀龍是毛澤東死黨，林彪又傾向毛澤東，周恩來沒有插腳之地，就想到新四軍，新四軍以不到兩千人的共黨殘餘，中央政府竟核定爲兩萬人的力量，固然是周恩來的外交成就，也由於軍委會內部有共黨潛伏分子（軍令部次長劉斐是較著者），但周恩來卻想抓緊這部力量據爲己有，所以軍委會發表新四軍官佐名單時，重要職位皆是周系人馬，如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兼政委，因國軍無此編制，故不敢對外公開，而以副軍長作掩護，實際權力則大於軍長），第一支隊司令陳毅，第二支隊司令張鼎承，第三支隊司令張雲逸，清一色周恩來死黨，鄧子恢只擔任軍部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共全面叛亂之前，鄧子恢地位始終不高，新四軍被政府明令解散後，毛澤東下令組僞新四軍，鄧子恢升任政治部主任，也擔任新四師政委（師長張愛萍），還擔任一次非驢非馬的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

毛幫竊據大陸後，鄧子恢官運突然亨通，當時毛僞政權將全國分爲五個大行政區，初期是東北人民政府及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四個軍政委員會，華北地區在毛幫僭號之前，原有一個華北人民政府，由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任中央局書記，毛僞政權成立後，華北人民政府撤銷，在僞政務院內設一華北事務部管轄華北各省，由劉瀾濤任部長，以後隨各大行政區撤銷而撤銷此部。

當時的五大行政區實際上是由五大軍閥分治，中南軍政委員會屬於林彪的地盤，林彪當時的官銜是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南局書記，鄧子恢則是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軍區第二政委，爲林彪之下第一人，而林彪既多病又專注意軍事，黨政權力全握於鄧子恢之手，大概是鄧子恢一生最得意之時。

一九五四年毛僞政權公佈「憲法」，僞「政務院」改爲「國務院」，僞「中央人民政府」撤銷，毛澤東由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變爲僞「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僞「國務院」升格爲「最高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區全撤銷，黨政大頭目在撤銷之前調中央任要職，如饒漱石任毛黨中央組織部部長，習仲勛任僞「國務院秘書長」，鄧小平初任僞「國務院財政部部長」，以後改任僞「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則調任毛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以後也兼任國務院副總理。

毛黨中央大權當時操於劉少奇之手，鄧子恢在劉少奇直接領導下自不能不遵照劉少奇命令行事。當時毛幫在大陸的殘暴統治尚不如後來之甚，農村土地名義上尚在農民手中，只利用合作社名義加以集中，農民已查覺共產黨在欺騙，過去鼓動農民鬬地主分地，現在分了地又要集中，逐漸要收歸公有，農民感到不滿，發生怠耕情事，劉少奇比較注重實際，經過研究之後，批准了浙江省解散四萬八千多個農業合作社，農田仍歸農民私有。

這一舉動未必就有利於農民，但卻與「毛澤東思想」不符，毛澤東爲此大怒，但在中委會又鬬劉少奇不贏，乃改變方式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大罵解散合作社的人爲「小腳女人」，最後劉少奇只得讓步，改變政策，這次實是毛劉衝突第一次表面化，不過，並未爲外界所知。以後就按照毛澤東的意旨處分解散合作社的人員，首當其衝的是浙江毛黨書記（即第一書記）兼省主席譚啓龍，免了官，其次是譚啓龍的上級，代理「華東行政委員會主席」兼僞「江蘇省主席」譚震林也免職調半「學習」，鄧子恢雖未免職，卻飽受批評，此後鄧子恢雖然名義上擔任農村工作部部長，只是虛名，不能算事，一直到「文革」把整個攤子打爛爲止。

「文革」時鄧子恢因爲失去權力已久，並未受波及，卻也長坐冷板凳，剩了一個政協副主席的官銜。不過，總算保留了中央委員席位，可以看出還不至進五七幹校。

由這次鄧子恢之死，看見許多「文革」時被整的人又冒出來，尤其是他的「生前友好」那一班名單中，有「反黨分子」方強（前僞海軍副司令員兼僞第六機械工業部部長），「國民黨特務」錢信忠（前僞衛生部部長），劉少奇爪牙楊尚奎（前毛黨江西省委第一書記）。不由得想起有一天周恩來被清算時（只是遲早問題），李作鵬、吳法憲也許還有冒出來的時候，我們只看見這批匪酋如走馬燈一樣轉來轉去，所見到的只是他們得意時，但是，誰也未想到他們下放時過的什麼日子，只見賊吃肉，未見賊挨打。想到此，不能不再說一句，幸而祖上有德，前生未作孽，所以眾人皆濁我獨清，否則當時若當了共黨，眞不知這二十幾年日子怎麼度過了。



工展會中的日本幽靈

王屯

過香港領稿費，隨便到工展逛了約兩個鐘頭，發覺今年這第三十屆工展比上一屆是褪色一些了，上一屆也比前幾屆不如。我想負責策劃工展會的諸公，應有好好地檢討一下的必要了。

香港的工業出品，它的地位在亞洲是數一數二的，工業發展也成爲本港生存發展的唯一原因。這是生活在香港的市民，每個人唯一可以引以爲傲的地方。一年一度的工展會，應該是展示我們的成就，我們的成就一年好過一年，我們的工展，照理應一年充實過一年，可是從本屆工展情況看，正好剛剛相反。爲什麼呢？個人以爲不是場地問題，也不是經費問題，而是策劃人付出的精神力量不夠的問題。香港有四百萬居民，如果一個成功的工展，它可以使每一個居民都有一種親切感，它除了吸引外來人客之外，更可以使本港每一個居民，都必須一覩爲快。它所展示出來的，不只是沽貨攤，貨品的展覽而是展示一種香港人的成就、精神與信心。

也許因爲筆者逛遊的時間是遊人較稀的時間。但都可以約畧看出遊工展會中的人仍以青年男女佔絕大多數。筆者在逛遊中倒也由此觸發好些不成熟的新主意。我想假使將來的工展會，如果試行讓本港幾家大專學校，選出就讀工商管理系及社會學系的學生策劃主持，原有工商業知名人士，可以顧問身份從旁協助，可能會搞出較多富有吸引力，富有青年人的朝氣的景象和意念。

當我經過大門口入口處時，我想，本港工商業人士，每年爲推銷自己的產品，付出了不少宣傳費，要是他們能有計劃的印行一部有資料價值的工展特刊，每個遊人贈一份，這份宣傳刊物，可以擁有二百萬人以上的讀者，並通過旅遊人客，傳遍世界各地，這比本港任何權威性刊物的讀者還多，也是在報刊賣廣告難以收到的效果。

有一家攤位，（名字忘記）在攤位面前擺了幾張坐椅，讓遊人休息，看到有好幾位坐着休息的是年老的婦人。於是我想，工展的空餘地方不少，如果在適當地方，特別設幾個「休息走廊」，擺些坐椅，可以裝設些燈飾及音樂，製造一種悅樂氣氛。使一個這麼的展覽會，每一個人必須逛上兩三小時才滿足時，中間可以找個地方，坐下休息半小時，豈不更妙？

「藥城」將各成藥廠各單位，集中成一組總滙，這個設計很好，如果各個工業出品，亦這樣結集成一個聯合宣傳小中心，將各攤位的出品、價格，用圖表及壁報之類說明，讓觀眾欣賞一個攤位時，更能了解一些自己所需要解答的資料。豈不更妙？

工展廣場，有一個表演中心，我逛遊的時間，因爲不是表演時間，除了看到一個舞台外，沒有什麼，不過想像中如果工展會是由大專學生策劃的話，這個表演中心，可以安排種種青年文娛節目，如話劇、服裝表演、演講比賽、音樂演奏、舞台劇、或露天舞會之類，在開放時間，一直都有節目，那麼工展會一定帶來一番更蓬勃的新氣象。

香港政府館有一項少年繪畫，少年想像中的未來香港很有意思，彷彿給踏入門的參觀者投下第一個樂觀印象；其次是介紹十年建屋計劃。至於其他材料仍少，如改善交通及發展教育方面的資料，那當是市民感到興趣的問題，都不見有什麼特別介紹。香港貿易發展攤位，形式設計雖然另具一格，但從圖片、幻燈材料看，仍屬統計及成績報告一類，對於貿易知識方面的材料並不見。如果用簡單的程序，介紹一件產品製成，如何推銷到世界市場、如何證明香港出品受到歡迎等等，用一些趣味性的演繹，說明這種過程，對於青少年學生，應是一門引人入勝的學問。在一個較遠的角落，在一幅牆壁上，看到「香港人用香港貨」幾個大字。我想，如果香港政府館，從對未來的社會福利、交通、居住、教育等等，勾劃出使每一個參觀者都帶着充滿樂觀充滿信心走出香港館出口時，忽然發現就在出口前面有一幅牆這樣寫着：「如果每一個市民都盡一份心意去用香港貨，你們剛才所見到的美好的理想，將更快實現，將比理想中更美好——」這將會給到來參觀的每一個市民，留下難忘的印象。

看到一家工展飯廳，於是也進去喫些東西，跟着進了三個青年學生與一個中年紳士，不知他們是父子或師生，他們四個人一起擠到我的座位上來。有一個青年說道：「既然是香港工業出品展覽，爲什麼倒出現日本出品攤位來？」另一個青年幽默地說：「只差一個字而已，因爲攤位上展出的日製輸送帶、起重機、汽車，都是香港人常用的東西。所以說，錯就錯在將出品變作用品罷了。」那中年紳士任三個小傢伙胡扯，自己啣着烟斗微笑。「那麼？」又一個青年說：「叫香港人用香港貨又何解呢？」。「當然是用自己有得出品的、自己沒有出品的，就只好用人家的啦。」

中年紳士忽然摘下嘴中的烟斗說：「展覽自己沒有出品的東西，用自己沒有出品的東西，它與「香港人用香港貨」的涵義，基本上並沒衝突。不過——」中年紳士沉思一會說：「我們可以將它作爲一種反面教材，經濟滲透者的政策，第一步是推銷你自己沒有出產的東西，更進一步又推銷你自己也有出產的東西，再進一步，恐怕又要在競爭上打倒你了。」

三個青年面色都沉下來，三個青年人的幽默感沒有了。

中年紳士接着說：「不只香港如此，整個東南亞也會如此。只要自己不爭氣，人家對你經濟滲透只是第一步而已——」

我離開了飯廳，在出口時，遠遠看到工展會大門頂上的旗幟飄揚，日本出品的攤位就在旗幟不遠的地方。我心中想，今年參展的單位顯然少了，希望放棄參展權利的人，並不是因展覽香港出品變成展覽香港用品而採取沉默的消極行動罷！

中蘇共暗地調情

譯文

雙方都不願見美國坐收漁利

雖然蘇聯與中共仍在彼此攻訐，但是無庸置疑，莫斯科與北平正在進行秘密談判。然而，截至目前為止，雙方都不願公開承認他們在尋求達成協議的基礎。

一九七二年七月份「情報文摘」首先披露了雙方展開談判的事實。據我們所知，這項影響深遠的重要事實。目前並沒有其他報刊發表。據本刊所熟悉的幾位消息靈通人士說，在美國總統尼克遜今年初訪問中國大陸和蘇聯之後，基於種種現實的理由，中共與蘇聯間障礙重重的關係業已有所改善。

雙方有一個共同處，那就是雙方都需要經濟與資金援助，而且雙方都可能希望自美國獲得政治讓步。中共與蘇聯都十分仰仗於北美的糧食供應。

而且雙方之所以展開談判，乃是因為彼此都不願看到由於雙方相爭而讓美國坐收漁利，中共與蘇聯展開談判立竿見影的一項結果是，雙方共同向河內施壓力，迫使北越加速與美國達成停火協定。

對非洲勢力範圍決不介入

「情報文摘」派駐歐洲，並經常接觸外交圈內人士的觀察家報導如下：

布魯塞爾和海牙外交界人士認為，中共與蘇聯最近已就雙方在非洲的勢力範圍達成一項「選擇性的彼此諒解。」

雖然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默契並沒有官方式的承認或列入紀錄，就事態的發展與非洲事務專家的看法認為，凡是中共活動的地區蘇聯就不插足其間，坦桑姆鐵路就是一例。

而且雖然蘇聯極想在達來撒蘭據有一處海軍基地，但是顯然蘇聯已決心不介入東非。

蘇聯在非洲其他獨立國家的情形也是如此。至於所謂對葡萄牙、羅德西亞以及南非政府的「解放運動」，則以訓練煽動份子、間諜、恐怖份子並分發武器——主要的是過時武器，偶而也在「適當地方」將一些精良的新式武器，給予「適當的人員」——來維持這種「解放運動」於不輟。

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蘇聯與中共在下列問題方面並無競爭的跡象。獨立觀察家說，過去競爭激烈的蘇聯與中共，現在不再在南非互相對峙。顯然他們以彼此的勢力範圍達成諒解。

總之，情況似乎意味着，非洲北部劃歸蘇聯的勢力範圍，而讓中共在非洲西部、中部以及東南部為所欲為。同時，蘇聯已鞏固了在印度洋的海軍勢力——包括亞丁、錫蘭、印度諸港以及索馬利亞。

彼此各有所忌願談判息爭

就實際上說，在最近的將達成某種解決的可能性並非沒有。就中共方面而言，無疑地非常留意蘇聯之集結五十師大軍於大陸邊界，蘇聯此舉對中共的影響也很大。

在布爾格森德和其他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共「總理」周恩來十分樂意簽下條約，以便把雙方在東北亞冷戰十二年期間，蘇聯軍事意圖撲朔迷離之情勢作一終結，值得注意是：周恩來是一個冷酷的實用主義者，這跟權勢似乎逐漸衰頹的毛澤東大相逕庭。

周恩來可能非常瞭解，蘇聯也許會利用中共內部突然的政治紛亂——譬如毛澤東的死亡——而對中共發動攻擊。因此周恩來希望儘速結束中共與蘇聯的爭執。

另一方面，蘇聯本身也有希望與中共達成協議的理由，除了在戰略上希望免除東方的威脅以外，蘇聯知道，中共日漸充實核子軍備，幾乎完全以蘇聯為目標。

同意越戰停火各懷鬼胎

美國希望中共與蘇聯，共同向河內施加壓力，促成停戰，河內定十月為簽署停戰協定的截限日期，而儘管如今期限已過，中共和蘇聯仍力促北越繼續進行和談。

為了顧及面子，莫斯科和北平同聲譴責華府拖延初步停火協議的簽署，但是同時也勸告北越不得趾高氣揚，而從事繼續談判。

在中共和蘇聯對河內採取一致的行動之際，可以明顯看出，既然美國已準備撤出中南半島，中共與蘇聯也都希望停止以大批武器供給河內。

但是中共與蘇聯彼此都非常懷疑對方在亞洲的意圖，而且都害怕，且越戰結束以後，一方可能以犧牲對方來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目前這種疑慮對中南半島非共國家可能反有助益。

表面勢不兩立暗裏進行談判

周恩來於十一月十日與訪問北平的一群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記者的閒談中表示，中共願意參加討論中南半島問題的會議，同時他指控蘇聯頭目與中共進行曠時曠日的邊境爭端談判時，採行的是「一種反常的心理路綫」。然而他說，中共願意繼續舉行邊境談判，而且伊利契夫已經重返北平，恢復這項三年多以前就召開的談判。（這項談判如今已非一般性會商）。

雖然中共與蘇聯的「部長」和「外交官員」還會在某些場合中拂袖而去——但是克里姆林宮和北平暗地裏已在致力恢復正常關係，但是真正的會談仍然保密，而且莫斯科和北平都守口如瓶。

中蘇共協議世局將大為改觀

中共與蘇聯軍方都希望達成協議，對於雙方的爭執總覺得遺憾，而且，蘇聯的政治領導階層處境艱危，中共的政治領導階層也不見得穩固。

蘇聯與中共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協議一旦達成，世局將大為改觀，的確，屆時只有所有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包括南非和羅德西亞）聯合起來，才能與蘇聯——中共集團互相抗衡。

萬一如此，歐洲的戰略價值將大為降低。唯一能夠與之相抗衡的組合，只有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聯合一致，而且這些國家必須大大加強其防務。

（譯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號「情報文摘」）

林彪關於政變和「天才」的講話

袁悅

毛澤東信件提及的林彪講話

中國大陸內部，中共目前正在深入進行所謂「批修（林）整風」運動，清算林彪反毛澤東的罪行，批判林彪掌權得勢時的言論。中共爲了要加強批林的火力，並且不惜將毛澤東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給江青的一封私信發交黨內，作爲幹部學習的材料，內容全文業經中央社根據敵後消息於十一月三日發表。

這一封「文革」初期的信，主要是毛澤東當時爲發抒對林彪一篇講話的複雜心情，向其枕邊人而寫。信中明顯地對林彪的作法，表示了不滿，對林的講話內容，表示了警惕和憂懼。毛澤東的警惕和憂懼，集中在如下兩項：一是關於政變的論點以及「權力至上」論，二是吹捧毛澤東爲「天才」的「天才論」。

我們知道，林彪事件以後，中共在理論上批判林彪，無非是「權力至上」論、「天才」論、「政治可以冲擊其他」論和「羣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等項，其中「權力至上」論和「天才」論，就是根據林彪講話而來。所以，當此中共繼續深入「批林整風」的今天，毛澤東公開了當年給江青的私信，並不是偶然的。

所謂林彪的講話（毛澤東在私函中稱「我朋友的那篇講話」），指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林在共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同年九月廿二日由共黨中央列爲「典範」文件，批發到各級黨組織（縣、公社）去，要大家「認眞學習、認眞討論、認眞領會，把它運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動中去。」

這一次共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所謂「文化大革命」歷史中極爲重要。會議分別在杭州和北平舉行，杭州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北平會議由林彪主持，兩次會議的重要決定是：「㈠爲彭眞、陸定一、羅瑞卿、楊尙昆等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定了案；㈡撤消了彭眞等所草擬的『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另行成立，『中央文革小組』置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一項即「五、一六通知」）；㈢改組共黨北京市委；㈣改組共黨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可以說，所謂『文化大革命』，是從這一次會議後正式開始的。

林彪講話的重點

自從「廬山會議」毛澤東鬪垮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反毛勢力後，林彪就懂得了毛澤東晚年的心理：第一是生前怕失去權力，就是毛澤東所謂「亡黨亡國，人頭落地」的危機；第二是死後怕被鞭屍，重演斯達林被清算事件。所以，針對毛澤東第一項心理，林彪挾其軍權，處處以「勤王保駕」自居，表示對毛死心塌地、最最忠貞；針對毛澤東第二項心理，林彪又處處表現「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即使在毛死後，也要決心貫澈，並保衛毛的思想和路線。

也因此，林彪第一必須誇大反毛「政變」的危機，假藉毛的名義來清除既有的當權派，實際上是清除他本人的政敵；第二，必須煽動起無知的青少年，盲目崇拜毛澤東，吹捧毛澤東是「天才」，歌頌毛澤東思想，並使毛澤東相信他自己的邪說謬論，的確可以流傳多少年代下去。

因爲這樣，林彪才博得毛澤東的歡心，而取得了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地位；而毛澤東基於自己死不放手的權力慾望，明知林彪有着「陰謀詭計」，爲了從劉少奇等手上奪回權力的需要，也就不得不「逼上梁山」，互相勾結利用，做了打鬼的鍾馗了（請參閱毛澤東給江青的信。）

林彪在這一篇講話中，爲了要說明防止反毛政變的重要，就扯出了「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的「權力至上」論；爲了要神化毛澤東，就吹捧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最偉大的天才舵手」，也就是「天才」論。林彪在講話中又表示，現在要擁毛，毛死後也擁毛，他說「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毛）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按：即清算史達林罪惡的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完全迎合了毛澤東生前怕失權，死後怕鞭屍的心理，也完全反映了林彪本人的深刻用心。

「權力至上」與政變理論

林彪這一篇講話，當年被中共中央列爲「文革」的典範文件，如今被中共中央作爲批判資料，說它「流毒很深，危害很大」。換句話說，香花已變成了毒草，由此可以認識兩點：㈠共產黨在理論上並沒有一定的是非標準，完全隨權力地位的升降大小而定，誰有權力，誰就可以創造「眞理」，誰一旦失勢，他的言論便成了邪說和罪證。㈡理論是有階段性的，何時對於篡奪權力有用，就可以運用來作爲經典和教材，運用完了，便要視爲毒草，予以批判消除。因爲害怕被別人繼續用來危害自己既得的權力，林彪在講話中的政變論，也就是「權力至上」論，以及「天才」論，其遭遇正是這樣。

持平而論，林彪當時的講話論點並沒有錯，他是基於勾結毛澤東，從劉少奇手中奪取權力的需要。「權力至上」論來自列寧的教條「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林彪申論「政權就是鎭壓之權」，也沒有違背共產黨的教條，何況都是獲得毛澤東同意了的。錯就錯在林彪讓毛澤東看清了林對「政變」太有研究，暴露了眞正的用心，所以使得毛

澤東「深感不安」（致江青私函中語），而有所警覺也有所防範，不必等到去年的九月事件，林彪早已處在隨時可被毛澤東毒害的危機之中。

林彪在這篇講話中講「政變」，有兩部份內容：一部份是透露一九六六年的上半年，毛澤東對防止政變如何的一再找人商議，如何忙於採取措施，「調兵遣將」，使軍隊和公安系統，來防止北平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被人佔領，爲此毛澤東「多少天沒有睡好覺」。

另一部份便是關於政變的歷史事例，和由此而總結所得的理論原則。照林彪的說法，改變政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從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一種是內部的「宮廷政變」。林彪對政變的史例舉了很多，從周朝、春秋、戰國、秦、漢、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歷代直到民國，都有因政變而「丟掉政權」的例子，他說這些宮廷政變的方式，「除了相武切殺奪取政權外，還有用其它陰謀危害黨的」。

林彪進一步報告了他對政變的研究心得說：「搞政變，有兩個東西必須搞。一個是宣傳機關：報紙、廣播電台、文學、電影、出版，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

「另一個是搞軍隊，抓槍桿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軍隊，不論是會場上的政變，戰場上的政變，（他們）都有可能搞得起來。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桿子。」

這些話，對於毛澤東來說，眞是句句打動心弦，令他膽戰心驚。一方面是有感於林彪已將毛澤東利用槍桿子，又組織新的筆桿子，向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當權派，發動奪權「政變」的圖謀，盤托了出來，一方面是他也看出了林彪本人深刻的用心。當年，因爲毛林還維持着互相勾結、互相利用的「團結」局面，不好有所表示，現在林彪果然搞政變身死，爲了避免這一套「政變學」繼續遺害於中共全黨，中共自然要發動批判，並且不惜把當年毛澤東給江青的私信公開出來，毛澤東爲了要「安排後事」，實在用心良苦。

「天才」論的用意

至於「天才」論，前已言之，乃是由於發動青年學生之所必需，任何羣衆運動在技術上，都不能缺少製造羣衆的狂熱情緒，必須有破有立。「破」就是要提出打倒的對象，讓羣衆去衝鋒，喊打喊殺，「立」就是要樹立擁戴的偶像，使羣衆去盲目崇拜，爲他奉獻身心。毛澤東爲要發動對劉少奇等當權派的「政變」，已可利用林彪的槍桿子，缺少的是槍桿子和宣傳機關，這就需要從煽動青少年學生起來向一切文化教育宣傳機構造反，以奪取文化宣傳陣地，幫助槍桿子來奪取政權，這就是毛澤東集團當年將這一政變行動從文化部門開始，冒稱「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而將毛澤東吹捧爲「最偉大的天才舵手」和「領袖」，更是發動紅衛兵羣衆暴亂，和造反派奪權鬪爭的需要，林彪的「天才」論用意在此。

當然，林彪在講話中所說「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也正好說明他們之所以吹捧「天才」，無非是要借助毛澤東這個偶像，作爲打鬼的鍾馗（毛澤東致江青函中語），以有利於己而已。

總之，毛澤東致江青的一封信，爲我們揭開了當年毛林勾結利用的醜惡一面，信中提及的林彪講話，更使我們明瞭了當年共黨上層權力鬪爭，即毛林策劃反劉少奇政變的眞相。爲了研究共黨「文化大革命」的史實，探索林彪反毛事件的內因，都應該細心研讀林彪這一篇講話。

黃華有搞有錯

尖鋒

中共駐聯合國代表黃華一再叫嚷着港澳沒有難民的存在，並要求聯合國馬上停止對港澳難民的救濟。可是結果遭到聯合國的否決，而得到一個可耻的失敗。

對於港澳到底有沒有中國難民的存在，其實是不値得一駁的讕言，港澳有沒有難民這是世界所共見共聞的事實，尤其是港澳的同胞更爲了然，中共企圖加以抹煞這鐵一般的事實，不只枉費心機卻更充份的暴露了中共醜惡的面目與狠毒的心腸。

但黃華說港澳沒有難民存在，諗落這句話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可能黃華也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人物，用港澳沒有難民來反證大陸人民的苦難。因此筆者願舉出一些理由與事實支持黃華的這一說法。

在港澳對於偷渡者，稱爲大陸逃難來港，從「大陸逃難來港」這幾個字義來解釋，是非常明確的說明是逃離苦難重重的大陸來到香港。所以有苦難的人民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而港澳沒有苦難的人民這一說法是非常正確的。

事實也正是如此，當大陸的難民一腳踏上了港澳的土地已經不再是一個苦難的人民了，首先在行動、言論、信仰、職業等人生最起碼的權利，都有了充份的自由去選擇了。對於生活那更加毫無問題，只要肯幹三餐一宿完全可以解決，不僅如此而且每月還可滙欵，付藥品衣物等回大陸去接濟家人與親友，因此對這樣的人也稱爲難民，事實也有些欠當的。

筆者也是一個逃亡客，但筆者也不願被稱爲有苦難的人民了，而眞眞正正地廣大苦難人民卻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有得做冇得食的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但黃華身爲中共代表，有投鼠忌器的威脅所以不敢正面向聯合國申請，以免爲其難，爲了廣大同胞可以早些得到溫暖，筆者願代黃華向聯合國呼籲，把難民救濟工作遷入大陸，使大陸人民得到一點救濟，同時也可使到港澳同胞減輕每月援救大陸親友的各種負擔了。

這不是眞正的冰心

待旦

繁星閃爍着——
深藍的太空，
何曾聽得見他們對話？
沉默中，
微光裏，
他們深深的互相頌讚了。
（「繁星」第一節）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音緒。
向你揮手
緩緩地流入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靜回響。
（「春水」一八二節即最後一節）

聽說七十三、四歲高齡的冰心女士又寫詩了，不禁令我想起她在五十年前所寫的詩，不禁想起她的「繁星」和「春水」（寫於一九二二年）。因爲我曾經是她的「小讀者」。

冰心是以她淸新的散文，聞名文壇，而不是以詩，所以人們常稱她爲作家而不是詩人。正像魯迅在二十年代初期也寫過新詩，但絕不因此而稱魯迅爲詩人一樣。自「繁星」、「春水」出版以後，此後冰心就很少寫詩，最多只是翻譯詩。而譯詩和寫詩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因爲譯詩，只是設法準確地表達別人的感情，而寫詩，則是自己感情的昇華和迸發。

寫文章的人，很少沒有嘗試寫過詩的，但以詩聞名的詩人卻不多。因爲有許多作家都只在年輕時稍爲嘗試，年紀稍大便不再寫詩了。難怪寫文章的朋友都異口同聲地表示，詩的領域是青年人的世界。

年長者善於觀察，善於洞悉事物的本質，善於推理，擅長邏輯思維。可是在此同時，感情也冷卻凝固了，再也不那麼容易激動。因而也就不容易寫好詩。更不會輕率地動筆寫詩。

「五四」運動期間，爲了打破舊詩詞，文言文的條條框框，不但研究哲學的胡適之先生以白話文寫新詩，魯迅先生也寫新詩。以新詩聞名的劉半農等諸君子，更不在話下了。可是，胡適之出了「嘗試集」之後，便沒有嘗試下去了，魯迅放手更早，寫過幾首新詩後，竟然改寫起舊詩來。劉半農、鄭振鐸等可說還堅持得比較久一點。

上了年紀的作家雖然不寫新詩了，年青一輩卻人才輩出，徐志摩、聞一多、朱自淸、李金髮、戴望舒等，取代了胡適之、劉半農、郭沫若在詩壇上的地位。等到進入三十年代「左

得更加蓬勃了。新詩的影響當然也更加廣泛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有艾青、何其芳、臧克家、卞之琳、田間、阮競章、高蘭等。

可是冰心作爲一位啓蒙時期的詩人，自「春水」出版後根本就沒有繼續寫詩。連熱火朝天的抗日戰爭，也沒有激發起她的激情。我連作夢也沒想到，隔了五十年後她竟然會拿起筆來寫詩，而且是寫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詩！請看看她現在寫的是什麼「詩」吧！請仔細咀嚼，仔細品嘗這些分行的句子裏面有多少詩意詩味吧！她最近寫成的那首九十多行長詩，開頭是這樣寫的：

雖是說，人生七十古來稀，
在毛澤東時代就不算稀奇。
你看有多少年過七十的老人，
仍在爲社會主義奮鬬不息。

接着便回憶起什麼「帝國主義的烽火漫天」的時代，然後再來歌功頌德。她說：

必須和新的羣衆相結合，
不能有任何猶疑，
和他們共命運，同呼吸，
熟悉他們的生活，
懂得他們的語言。
寫出他們的憎恨和歡喜，
打擊敵人，團結自己，
讓文藝成爲有力的武器。
…………
在毛澤東時代就要這樣來生活，
活到老，學到老，幹到老，
革命的青春永不老！
…………
年青人，你們是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
我也不是那金色的黃昏。

孫悟

睡前隨便翻閱一段「西遊記」，希望能起催眠作用。當時讀的是第七回「八卦爐中逃大聖，五行山下定心猿」，忽然發覺吳承恩筆下塑造的孫悟空，是一個不懂得思想的傢伙。孫悟空自封大聖，自恃本身有七十二變化，萬刼不老長生。會駕斗雲，一縱十萬八千里這麼多本事，所以認爲思想這東西便不重要了。當他發現什麼心愛的東西，便非要拿到手不可，當他發現有人阻碍他，便毫不遲疑的去對付，因爲他有的是一身本事，所以都將他自己的對手估計得很低，於是鬧了龍王宮、鬧了地府，又鬧上天宮去。忽然他對玉皇大帝的位子發生興趣了，於是叫道：「他雖年幼修長，也不應久佔在此，常言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便罷了，若還不讓，定要搞擾，永不淸平。」

如來佛祖見他這麼大口氣，正在向他裝彈弓。如來說：「我與你打個賭賽，你若有本事，一觔斗打出我這右手

喜愛新詩的讀者們，你說這算什麼「詩」？曾經喜愛過「繁星」、「春水」的讀者們，倘若不是署上冰心的名字，你們能相信這些分行的句子是冰心寫的嗎？是那位寫過「寄小讀者」，寫過「繁星」、「春水」的冰心寫的嗎？

那些負有宣傳使命的左派文人，當然會強調說，這是最好的詩，是冰心在創作上的「大躍進」；是「革命豪情」的迸發；是與「工農兵」相結合的碩果；但我看了這些分行的句子，只能想起兒時被大人捏着手腕，填寫上大人，孔乙己的情景。我看到這些「歌功頌德」的分行句子，看着伏案握管的冰心照片；我彷彿見到有一隻無形的巨手，正捏着她的手腕，硬逼她在紙上填上這些歌功頌德的字句。我為她難過，也為她悲哀。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一個人想保持緘默，想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解放」後，冰心沉默了二十二年，但現在終於不能沉默下去，終於被迫唱一首「歌德派」之歌。這是多麼可悲，多麼沉痛的事啊！

這種沉痛跟一位保持了幾十年貞操的老處女，臨死前還要遭受別人強姦的沉痛絕無兩樣。

冰心是甘於淡薄的，假如她熱衷名利，假如她想以寫歌德派邀功，那麼近二十二年來，什麼時候不可以這樣做呢？可是她一直不肯這樣做。她不但不寫詩，甚至連文章也不大願意寫（應景應節的文章例外）。

半年前當左報大肆宣傳冰心的寫作計劃時，我就曾經指出：「二十二年來，冰心一直在『作家協會』裏搞創作，可是一部作品也沒有寫出來」

新書就是「泰戈爾詩選」（筆者按：冰心跟另一位作家合譯）。這部「泰戈爾詩選」譯筆非常優美，予人一種清新的感覺，我非常疼愛泰戈爾的詩，尤其喜愛他的「游思集」和「新月集」，而鄭振鐸的譯筆可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儘管台灣的糜文開對鄭氏有所非議，但我認為鄭振鐸在這方面的成就還是在糜文開之上。

冰心翻譯的「泰戈爾詩選」的出版，使我對她產生新的好感，從那麼優美的筆觸，說明其寶刀未老，可是她卻只是翻譯而不搞創作，這又是為了什麼呢？我不相信這是她的「江郎才盡」，那時她大約只有六十歲還不太老，如果中共不為作家劃出一個個創作框框，允許作家較多的思想自由和創作自由，我相信冰心是可以寫出許多好文章來的，而相信她的成就將超越「繁星」、「春水」、「寄小讀者」固有的水準。

我曾經斷言，在目前這種形勢下，冰心不可能寫出什麼長篇小說來。果然不出所料，長篇小說寫不出來，只好胡謅一首歪詩聊作交待。

寫到這裏，令我不禁想起林語堂先生和曹聚仁先生談到許廣平女士的幾句話。曹聚仁先生在「魯迅評傳」裏說：中共要把魯迅捧成「神」，連作為魯迅夫人的許廣平，也不敢說眞話了（大意）。林語堂先生在「無所不談集」裏，回憶起跟魯迅在廈門大學相處時那段生活，他說許廣平是「正正規規」的好人。林語堂先生認為，「反右」一時，在政治壓力下批評丁玲時的許廣平，「不是眞正的許廣平。」我倒想借這句話來容形現在的冰心，我認為，寫這些「歌德派」的「詩」的冰心，不是眞正的冰心。

懂得思想

霍大川

的腦袋，[illegible]

，可能想，如來的腦袋比我大得多，他並不是傻子，為什麼開出一個如此便宜我的條件。因為對方如輸了，要讓出天宮來，這損失是很大的。

可是孫悟空並不懂得用思想，還以為如來是傻子，非常得意的說：「這如來十分好獃！我老孫一觔斗去十萬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圓不滿一尺，如何跳不出去？」

孫悟空因此上了大當，不得不乖乖認輸。

「西遊記」是一部浪漫主義作品，故事中的妖魔以及天宮、地府等貴族神聖，看來是作者用豐富的想像力塑造出來的神怪。但細細把玩，你會發現不少神怪，原來都是潛伏在人們心靈中的東西。對付種種妖魔，法力固然重要，但還有一種高於一切法力之上的法力，那並不是法力，而是思想。

本港中學課本中，有一篇「孫悟空」，那是「西遊記」的第一回，敍述他受一樵夫指示到靈台方寸山去拜師學道，所謂「靈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實是心字的解釋，斜月是心字下面的一個斜勾，三星則是一個斜勾中的三點。「西遊記」第二回，寫孫悟空學道不成，被師父逐出師門。小說正暗示他的思想功夫沒法學好，但由於他到處亂闖，倒學了一身法力。然後由第三回到第七回，便到處闖禍，由龍王宮、地府闖到天宮完全將他的法力發展到極致。由孫悟空那一段到處闖禍的歷程，我們很自然地可以將他來譬喻今日好些不懂得思想的少年阿飛。

到了第十四回，才由唐僧用一頂嵌金花帽，以及一道念起來使他頭痛的緊箍咒來約束住他，引導他走上苦行的正途。當然我們更可以聯想到今日到處闖禍的阿飛，也必須有頂嵌金花帽與緊箍咒才能將他們管束上正途的。從這一點看，吳承恩的「西遊記」，就不能算作純粹為浪漫而浪漫的作品了。

吳承恩是一個終生失意的知識分子（約公元一五〇〇——一五七二），科場屢試不利，到了六十歲謀到一個小小的長興縣丞，後來經不起折腰所苦，拂袖而去。他雖然活到七十歲，但沒有兒子，也許沒有兒子，所以對少年人特別喜愛，孫悟空，無疑地是他對少年人的頑皮氣質神化出來的人物。一種憑着意氣而不懂思想的典型。

孫悟空如果懂得思想，他不會跳進如來佛掌中去。如來佛掌是什麼？在現實世界中，它可能一如可以獲到玉皇大帝位子的階梯。代表了一切容易名成利就的捷徑。現實中如有如來掌，那個如來，你看來也許外貌溫良得有如如來，但那如來的心肝絕不如如來心肝那樣，那心肝，可能硬如鐵石而且長滿了茸毛的。

香港有多少定期刊物？沒有經過調查，也說不清楚，但看街頭的報紙攤，憑直覺估計一百種，大概不太離譜。若再問，這些刊物中究竟有多少合乎水平？健康的？恐怕少之又少，往多裏說，總不會超過百分之十吧！不信可以發個傻勁兒，把所有的刊物買回來，仔細審閱一過，撇開水平二字不談，祇論其健康與否，這問題自會明白。所謂健康，就是不教人賭狗馬，不談怪誕和色情，不登「架步」廣告等等，再嚴格地說，它且是不損害人們心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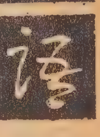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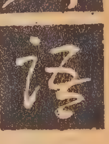
有些兒童刊物，表面看來，沒有引導兒童走邪路，似乎夠「健康」，但深一層研究，它們卻在有意無意地損害兒童心理。舉例說，睡公主的故事，許多兒童刊物常常登載，讀了這故事的兒童，不自覺地會在腦子裏留下「美麗」的影子，以爲世上眞有那麼回事，於是夢想作主角，也來「美麗」一番，因而許多女孩子每以睡公主自視，由小到大都在盼望白馬王子走近自己身邊，輕輕地一吻；男孩子也作夢，以白馬王子自居，希望未來的配偶是睡公主的化身。故事的確是夠浪漫了，然而脫離現實，影响之壞，可謂無以復加。我想，歐美之所以產生新潮派，多稀皮士、披頭士，吸大蔴，亂搞男女關係，視墮胎、離婚爲等閑事，這故事要負大部份的責任。因爲女的都想找白馬王子，男的都想找睡公主，結果都難遂願，失望之餘，不由地趨向墮落，用大蔴來痲醉自己，追求超脫，唯有迷幻的時候，睡公主和白馬王子才會出現。香港追隨歐美之後，青年男女的墮落程度雖不及歐美，然亦難以自拔了。此間之女性，平日濃粧艷抹，周身義乳、義臀、假髮、假睫毛，看起來已夠噁心，還有些不滿自己的尊容，不惜忍受皮肉之苦，花錢請美容醫生代改鼻子，割雙眼皮、平貼皺紋，注射酥胸，究竟爲了什麼？無非是希望自己美麗得像睡公主一般，以勾引白馬王子的到來。

再說這裏的青年男子披頭散髮，你罵他飛子，他不一定生氣，若說他不「士嘜」，則非打架不可。不「士嘜」，等於說他不像白馬王子，戳破他的美夢，豈有不惱的？現在「王子」無馬可騎，卻有車可飛，請看馬路上那些揸汽車、騎電單車飛馳而過的，十九都屬這類青年，如果側邊還坐着一個女子，那就顧盼自豪，動頭兒十足，非扒頭不顯「英雄」，但撞車失事的，也多是他們。

還有些兒童刊物，常介紹世界「偉人」及「名人」給兒童，總是千篇一律地說，這些人自幼不凡，自幼就有領袖的天才，自幼就顯悟過人，自幼就迥異常兒……，並且還編造些故事出來，以證實所言不謬，彷彿邱吉爾在他媽媽肚子裏已註定要作首相，希特拉出世已是一塊元首的材料，這眞是荒唐絕頂的說法。許多兒童深中其毒，爲了表現異禀，往往受讚而不受教，隨時隨地表現自我，目空一切，完全忽視他人的存在，等到長大成人，發覺自己並不比別人特殊，有些地方且不如人，於是又轉向自卑，寄望下一代。常見一些無知之輩，逢人就誇自己的孩子聰明，惟

「民要吃毒，可



阿飛打刧眞離譜

近來阿飛打刧愈來愈離譜，不但刧餐室，更要刧食客。在顧客如雲的餐室中，來了一羣手執刀仔的阿飛，指嚇各人，逐一搜刧，幾十名食客，竟然無一倖免。

這類刧案連續發生多宗，相信將使餐室夜後的生意大受影响，大家會躭心到，同類的事件會猝然發生。事情發展到這個田地，政府才計劃發動一項什麼反罪惡運動，人們不禁問：遲唔遲的呀？

事實上政府現在才去研究對策已是太遲的，現在想辦法要把燎原之火撲滅，那是十分費勁之事。何況，仍然有大部分鬼佬認爲要潛移默化，姑息養奸。

在台灣，也有不少太保（阿飛），可是台灣的治安，與香港無法比較。太保打刧，是難得聽到的新聞，如有這種事發生，當局處理的方法很是爽快利落，抓到了，只消往火燒島一送，市上便少了一個作惡的太保；如果是刧殺，鬧出命案，便立即槍斃。

或者有人認爲這種處理方法太嚴厲，但如果香港依樣葫蘆，照辦煑碗，相信飛患之肅清，是指顧間事。

但香港的鬼佬法律，卻成爲他們的保障，無異在鼓勵他們犯罪，憑着一把刀仔便要什麼有什麼，打刧所得，供其揮霍，錢用完了，又再出動，

唯一消極的防盜方法是提早回家，不出夜街。因此近來市面夜市很淡，戲院尾場也少人看，將來還會有更惡劣的情勢出現。

朋友告訴我，不久前新區發生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有兩名阿飛經常在電梯中打刧，一次遇到一個大聲婆，見了他們，便沒命的大叫打刧，恰好驚動了一名牛精男子，立即提了一條大竹槓出來追截，不到十分鐘，驚動了一千多住客，合力捕捉，結果把兩名阿飛抓住，拳腳交加，打到他們半死，最後，要勞動警察保護這兩名阿飛離開。這事證明了「團結就是力量」，只要同一幢大厦的人同心協力，不難將刧匪擒拿，試過這一遭，誰也不敢再蹈兩飛的覆轍。

中日非正式邦交

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正式邦交雖然斷絕了，但日本卻搞了一個新名堂，叫做「日中交流協會」。很顯明的，這個所謂「日中交流協會」是用以接替中斷了的中華民國與日本外交事務。

據說，「日中交流協會」將與台北的「亞東關係協會」在下週簽訂一項協議，以確定辦事處的任務。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邦交是在十二月十五日中斷的，相信新的關係，會在明年初開始。

據東京消息說：「日中交流協會」台北辦事處的負責人將爲前任日本駐台北大使館的伊藤傳教公使；高雄辦事處的負責人則爲前任日本駐高雄總領事田中重英。所有這兩個辦事處的其他職員，則由日本政府外務省、

說：「虎子無犬父」，兒子尚且如此，何況本人呢？其實一名人」也好，「偉人」也好，幼年的時候都和其他兒童差不多，一樣的拖鼻涕，流口水，不凡又在那裏？「名人」或「偉人」的成功，另有因素，根本不能這樣的來介紹他們。

所以我說這裏的兒童刊物，多是損害兒童心理的，不健康得很。

毒餵之？」

遺珠閣隨筆

至說這裏的報紙不健康，更是有目共覩，也不必多講了。而不健康又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公開的不健康，一看報名即知是教人賭博的，如「狗經」報，「馬經」報等均是。等二、是半遮面的不健康，其報看來頗為正經，有國際新聞、有本地新聞，也有評論和副刊，但不論那一版，標題總採用脫女人褲子的手法，副刊亦以飆滛為主，等同誨淫，特別是廣告版，所登的不外幾個字，什麼青春玉女、美女如雲、隆乳豐臀、肉帛相見、一絲不掛、全脫、韓日女郎、開封府、架步搵我、十元小電影、美人侍浴、一元通場，……等等。第三、是隱晦的不健康，這種報是前兩種揉合體，既教賭，也誨淫，只是比較「文藝化」了，不彰明而已。這種報的一個編輯，筆者倒是頗熟稔的，某天相遇閑談起來，我道：「聽說你們的報銷路不錯，很賺錢的，不過內容就不敢恭維了，例如教人賭狗馬，給貼士，時常佔去一兩版，這有什麼意思？」

那編輯道：「我們的報所以賺錢，正是因為有狗馬經，貼士準，說得正確些，本報以狗馬起家的。今天辦報好難呀，無狗無馬，其報必垮。」

我道：「你們貼士準，登出來幹什麼？何不留作自用？買中了豈不多得些錢？」

「真準的話，我也去賭，不打這份牛二了」他笑道：「給貼士自有竅門兒，例如貼一隻馬吧，說牠後勁十足，必須說牠初速平平；說牠近況欠佳，又必須說牠防止爆冷，那些看貼士而贏錢的，歡喜得什麼似的，自然把我們的報捧上天，代為義務宣傳；那些看貼士而輸錢的，早已頭昏眼花，只記得否定的話，忘記了肯定的話，也不會埋怨我們。」

「這倒挺有學問的，是心理學呀。」我又道：「再說你們那版武俠小說，也太離譜兒了，一個人的肚腸都叫刀子統出來了，還運氣打上三個跟斗，翻到山腰上去，想像未免太豐富啦，而且對青年人的影响也不好，鬧打喊殺的，這應該改……」

「不成！」他中止我的話頭道：「追着看這小說的人可多啦，就是因為裏面有怪論。」

「那麼，你老兄打算害人到底了？」

「有什麼法子？生意眼光，這樣才賺錢，誰叫讀者愛好這些呢？」他苦笑道：「正是：民要吃毒，何不以毒餵之？」

正式外交關係，但雙方因實際上的關連非常多，必須保持頻繁的聯繫，因此要維持一種「非正式的外交關係」，也虧他們想出了「交流協會」這麼一個名稱。

台北和日本這樣藕斷絲連的關係，始終無法一刀兩段。二十多年來，台灣和日本在工業技術上和貿易上，都已建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這個交流協會即使不設立，也必定有其他名堂的機構，擔負起這項任務。

日本已決定明年一月在北平設立大使館，但，由於日本抱持這樣的「騎牆態度」，必然使東京與北平間外交關係正常化受到影响。

即使日本在北平，中共在東京正式成立了大使館，也不過是形式上的，真正關係特別是屬於政治方面。

中共和英國建立外交關係最早，但二十多年來，也不過是形式上的關係，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才算得是真正建立了邦交，淡水領事館，在中共堅持下，結果也終於關閉了。

永不兌現的支票

十二月十日病逝的中共老幹部鄧子恢，北平為他舉行一個隆重的追悼會。

也許人們對鄧子恢有點陌生，但一向注意中共動態的人一定曉得他。在大陸「解放」之後，鄧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同時，又是中共黨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地位算得相當崇高。

當中共推行「人民公社」的時候，鄧子恢是負責人之一，公社失敗是有目共覩的事，不過，鄧卻表現得意氣風發。當時曾提出一個報告，說「

「人民公社」推行已不祇三年，發出「空頭支票」的鄧子恢也已作了古人，而他許下的諾言，也隨之長埋地下，大陸農村人民，距離兩枚雞蛋一瓶牛奶的時期，還有很遙遠的一段日子，或者如鄧子恢的長逝一樣，永遠也沒有成為事實的機會。

本來，早上吃到兩枚雞蛋，一瓶牛奶，並不能視為難以達到的奢望。在香港，一個匪偶的工人也可以辦到，而在大陸則成為永遠不能兌現的支票，想起來也確是太可悲。

許多沒有「人民公社」的地方，人民早已過着超過兩蛋一奶的生活，鄧子恢若不死，他一定因自己定下的標準太低而感到慚愧。若到普通的餐室，二元二角至二元半的早餐餐單是牛奶麥皮（或通心粉）；火腿煎雙蛋；牛奶麵包；咖啡或茶。香港有能力吃這份早餐的藍領階級不可勝數，相信一定羨煞大陸的農村人民。

鄧子恢也未免太過小家種，反正是空頭支票，他應該開得好看一點，任他盡量開，也不過雙蛋一奶而已，他何不開得豐富一點？人說畫餅可以充饑，他可以寫一張最豐富的早餐餐單在他的支票上，相信也一定像畫餅一樣，使到七億五千萬人民都可以充饑。

其實，中共領導階層對人民開出的空頭支票多得很，並不祇鄧子恢這一張，二十幾年來，這些支票卻一一證明為空頭了。



從「忍」與「餓虎狂龍」發掘的問題

林巽

近期一氣看了幾部同期首映的國語片，這裏僅選了楊羣出品，主演，巫敏雄導演的「忍」以及吳思遠導演的「餓虎狂龍」來談，當然我選這兩部，並不說這兩部國片是同期中比較好的兩部，而是覺得這兩部片有些東西值得發掘出來分析一下。老實說，我對於此時此地某些大公司的出品，已感到失望，不但是我，有時與某些文化界朋友談起這種問題時，大家都有同感。國片要進步，得先不故步自封，隨時要用新的東西出來突破舊框框。這是大公司從來不敢面對的現實，反而小公司與獨立製片，拍實驗電影的青年，是比較肯拿出這種突破舊框框的勇氣。雖然並不是全面突破，但有一部份突破也需要勇氣的。

所以說，電影事業，永遠不能大魚吃小魚。創造新紀錄的永遠是人才的事，不是大公司的事，那人才只要有相當力量，即使是在搞小公司或獨立製片，同樣會敢做新的嘗試。

「忍」與「餓虎狂龍」的故事不算新，但有一點相同的是編導根據主角的原有氣質來發揮，發揮得非常淋漓盡致。

「忍」可說是一齣將歷史故事人物用浪漫方式表演出來的故事，有一位行家朋友說：「楊羣自從李翰祥的『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後，可懂得利用自己了。」

我完全同意這位朋友的看法，但據我記憶所及完全利用着楊羣的氣質的角色，應是從「路客與刀客」開始，

二本就叫出抄「捉賊記」的橋來。

在電影中通常見到的任何代表正面人物的特警，因爲他們多是奉命執行職務，人物行動與機械無異，很難使觀衆產生好感。「密探霹靂火」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編導先將他們的上司對緝毒工作無多大熱心，但兩個密探執行職務時，完全突出一種嫉惡如仇的氣質，執行職務時，火氣十足，情感性特強。「餓虎狂龍」中兩個特警，也是火氣十足，因爲編導給他們加上查出日本人的侵華特工活動，偏偏上司不相信，因爲他們的任務只是緝毒。由於編導給劇中人加入這種代入材料，使「探」片的戲劇效果，完全在「餓」片出現。

「餓虎狂龍」與「忍」一樣，劇本並不寫得怎樣成功，但最成功的是電影中幾個角色的生命力很突出。陳星是從吳思遠的「蕩寇灘」紅起來的，他的成功，吳思遠居功不小，同時也可以證明吳思遠對塑造一個角色這點功力，已摸着一點門路，不過只是僅僅一點而已，因爲片子中許多旁的角色，顯然尙處理得不成熟。猶其是劇情急轉的關鍵，譬如警車赴碼頭搜捕黑社會黨羽時，只派一個小流浪兒報訊就將警車截回去。這是很牽強的，至少警察即使相信，小流浪必同時被帶往警局的，這種關鍵是很重要的，處理得不好，可能使齣戲的眞摯魅力大大洩氣的。「忍」片也犯有同樣的毛病，譬如楊羣逃走後，蔣光超冒充楊羣，那位車立標，斷不能輕易將

一段期間日本人侵略陰謀，「餓虎狂龍」則屬陽謀，從這一點看，兩片是有呼應作用的。

「餓虎狂龍」既是開始於抗戰前的南京一個軍營的某師部，這是眞實時代，眞實的歷史。廣場上理應豎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軍隊制服應求眞實式樣的，可是電影的表現形式，卻不大符合實際式樣。像有意逃避什麼似的，爲什麼呢？

股市閒話

在本刊寫了幾期「股市閒話」，每期「閒話」的題目，都是警惕投資股票人士應該審愼，不可胡亂盲目跟風，並多次揭出目前股票市場的「黑暗面」，奉勸投資股票人士切勿貪圖眼前暴利。爲了避免在購買股票中損手，本來這些都是必須注意的問題，但是，有位對股票買賣具有濃厚興趣的朋友，看完了前三期的「股市閒話」以後，卻把筆者「加封」爲「淡友」，以爲筆者在勸人不要購買股票了。其實，筆者在第二六七期的「閒話」便已說過：「如果手上有餘資，把買股票當做儲蓄成買樓看待，無疑是一種很好的投資行爲。……站在純粹投資的立場來說，買股票當然比儲蓄存欵或買樓收租更合化算……。」股票市場是投資市場，購買股票絕不應該反對，値得反對的只是投機——炒股。因爲對股票進行正常的投資，乃是將金錢生利的良好辦法，至於在股票市場「炒兩手」，則往往會使人炒得焦頭爛額，血本無歸，與投資股票的意義背道而馳！

對股票進行正常投資，不但不應該加以反對，而且還値得加以鼓勵。目前，在歐美社會中，已有不少中產階級以投資證券作爲生活費的開支；換句話說，就是那些退了休的老年人，以及一些得到保險賠償的寡婦，因本身已失去生產能力，而手頭上只有數萬元現欵，似乎頗難有足夠金錢栽培子女成人，於是，便大多數都撥出一定數目的金錢購買證券生利。事實上，投資證券確不失爲可靠而方便的生利辦法，在利益的獲得方面，它比銀行存欵往往可優厚至十餘倍；在風險的保障上，也比經營小型工商業更爲安全。而且購進股票以後，亦可以隨時把它變爲現金，以應急切的需要；持有者遇到急需時，縱然不願意將股票出售，把它作爲抵押借欵的保證，亦同樣受到歡迎。至於定期獲得的股息、紅利、股權，更是利益可觀。若遇到所購存的股票爲投資集團高價搜求，還可以在一夜之間獲利數倍；購買股票保値、生息，確非儲蓄或定期存欵所能比擬。最近兩三年來，本港股票市場日趨蓬勃，備受投資人士重視，可惜的只是視購買股票作爲保本增値者仍甚少數，大部份均是跟進跟出，希望在「一轉手」之間獲取厚利，以致結果只有遭受損失，甚至爲大戶吞噬，筆者認爲，購買股票縱使不將它長期持有作爲本身的資產，但也必須按照正常途徑進行買賣，才不

態度也有密切關係。要在投資股票中獲利，最忌是聽到好消息時即把股票買入，聽

帝前一段時間，蔡松坡如何從袁世凱勢力範圍中逃出虎口的故事。

嘉凌並不是一個眞正的歷史人物，可說是歷史故事人物中的一個爲藝術匠人加工塑造出來的浪漫人物，由於嘉凌這人物的愛動，在「忍」電影中，剛好與楊羣的靜成爲一個一動一靜的對比。使兩人的角色魅力，自然產生牡丹綠葉之妙。「忍」的情節頗單薄，它的魅力，完全是由楊羣與嘉凌的角色生命力充溢出來的，有些地方，極富感染力，如最後嘉凌被槍斃一場，表現得相當出色。雖然有好些地方，打得過火，將大好的氣氛也打淡了，這都是受到今日流行打鬥形式電影的影響的緣故。

吳思遠的「餓虎狂龍」雖然是一部[illegible]的電影，但因爲故事的時代背景，[illegible]了一個我國在抗戰前夕的上海，一個日本特務混入上海黑社會中去做情報工作的故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時代卻是眞實的，倒也有些感人的力量。從醜化黑社會以及表現日本人的陰險，加上狂龍的自發性愛國情操作爲精神角色的精神生命，所以從意識觀點看，這齣電影尚算是健康的。

顯然地，「餓虎狂龍」的情節構思，是從美國威廉佛烈堅的「密探霹靂火」套出來的。因爲編導選擇代入材料很細心，所以才套得一點不露痕跡，即使行家看了，可能也不會想起，但如果有人從旁一點出來，自然會悟出所以然的。前年邵氏公司由張徹導演的「大盜歌王」，同是從希治閣的「捉賊記」套出來的，因爲代入材料選得不好，拍出來變成不倫不類，座上觀眾，有些希治閣迷，只看了一

感來的。

「忍」雖然不涉及日本人的陰謀，但由於袁世凱當年與日本人勾結，所以它也可以視爲「餓虎狂龍」的前

燕子磯上的「回頭想一想」

——共產主義並不是意味着幸福而是痛苦

這是中共中南局宣傳部長王匡在未被打落十八層地獄之前所說的。一個所謂把一切獻給黨，爲共黨出生入死革命了數十年的老黨員，竟然說出了這樣一句鐵語，到底原因何在？確實值得一些叫嚷着：認同，回歸的媚共者思考一下的必要。

記得南京有個風景區叫做燕子磯，懸崖峭壁高聳，千尺之下是長江，江水滔滔迴旋流急，夕陽西下景色更爲迷人。但有人卻選擇了這個地區作爲自殺場所，由高聳千尺的峭崖上跳入長江，在那凶惡的江水旋捲之下無影無踪，確實乾靜利落，可免家人收屍拾骨的麻煩，後來有人在峭壁上樹立一塊石碑，碑上刻有「回頭想一想」五個大字，規勸一些情場上與賭場上的失意者，不要隨意輕生，應該很好的回頭想一想。王匡的這句鐵語與燕子磯上的「回頭想一想」，對於一些心竅迷塞的媚共者來說應具有同樣的意義吧。

尖鋒

資中賺錢

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有些對股票進行投資的人，常常不但不能得到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潤，而且反會招致損失，這則除了罪在「炒股」之外，對於投資股票的觀點與所採的

冷靜地分析走勢，聽到壞消息不會驚惶失措，更不會道聽途說，輕信「謠言」；絕不是聽別人說買某隻股就買某隻股，也不會聽別人說賣某隻股便賣某隻股，而是根據市場走勢，加上自己的分析行事。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必須先戒除希望在「一轉手」之間賺錢的念頭，也就是說，要在投資股票中獲得合理利潤，首先便不能「炒股」！

有些投資股票的人，往往主觀地替自己定下一個買入價及賣出價，這實在是投資的大忌，要知一隻股票起落的因素很多，絕對不能憑主觀去預測，筆者有一位朋友，他希望以一百元買入某隻股，當時，大市回至一〇一元該股便報升，由於該股報升時「利好」消息頻傳，他受了「謠言」攻勢，結果在看好下乃以一百三十元入貨，希望該股直線上升至一百四十元即行賣出。但該股只升至一百二十八元便回跌，而且在跌至一百二十元時擠家拋貨凌厲，看市勢仍會直線下瀉，他心慌之餘，結果只好以一百一十五元賣出。主觀地替自己定下一個買入價及賣出價，並且輕信「謠言」，而不根據大市走勢進行買賣，這是招致虧損的主要原因，也是一般股票投資人士的通病，要循正常途徑投資股票，此點必須引以爲戒。

那麼，怎樣才是正常的投資股票方法？嚴格地說，投資股票是一門複雜的學問，絕不是三言兩語便可得出結論，不過，投資股票卻也像經營其他生意一般，仍有若干可循的原則，筆者謹先就其基本原則提供幾點意見給投資者參考，以後再行討論各類股票的有關問題。

我們都知道，目前本港上牌股票的種類，不外是公共事業股、銀行股、酒店股、紗廠股、建築股、地產股、倉塢股、酒樓股等幾大門，爲求穩健計，徹底剔除「急功近利一想頭，應盡量選擇熱門性的大公司股票投資，因爲這些公司業務良好，可以保值，即使要將股票賣出時也容易脫手。選擇派息最高的公司股票購買，絕不是投資股票的最適當辦法，因爲某公司今年的派息率雖高，卻並不保證它明年的派息率亦高；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公司往往在盈利情況不符理想時，爲了製造條件吸引別人投票，常常會故意提高其派息率，如果投資者不洞悉眞相，只以派息率高低爲選擇條件，很容易就會上當。

最後，在購買某一種股票前，還必須先行搜集有關的資料，對發行該股票公司的財政狀況、經營性質、生產情形、盈利紀錄等作一定的了解，判斷是否適宜購入，然後付諸行動，對購買股票切戒跟風或抱着博彩心理，因爲這樣最易爲大鱷集團所乘，被大戶吞噬了還不自覺。如能謹遵這些基本原則進行投資股票，雖不能說十拿九穩可以賺錢，但虧損的機會卻必會甚微，總之，買股票只能視爲投資、儲蓄才是生財之道，若抱着博彩態度以「炒股」爲主，則「輸」的機會要比「贏」的可能不知要大上多少倍。

凌山

中共無力控制新疆亂局

一項來自莫斯科的消息指出：中共與蘇俄的軍隊，十一月下旬在新疆與哈薩克斯坦邊境又發生了新的武裝衝突，致有五名蘇軍及一批蘇俄牧民被入侵俄境的中共軍所擊斃，並有大批羊羣被它們掠往華界；而中共方面亦有一人被俘。但這次透過西方外交界傳出的消息更說：北平政權於答覆俄方的抗議時，曾拒絕承擔其責任，而聲稱「入侵者並非中國的正規軍，只是一夥不能控制的土匪而已！」

假如上述消息屬實，那末，充分反映中共對新疆局面簡直無力控制，而使到那裏成為「土匪世界」！尤其土匪居然能夠侵入俄境，擊斃蘇俄的武裝軍，更表示北平不能控制的反毛、反共及反蘇勢力，已越來越強大。因為，中共往往指反共或反毛派為土匪；而所謂「土」者，也可能係指新疆各少數民族而言吧。

新疆形勢的險要

實際上，新疆境內形成反毛、反共的「土匪世界」，是有前因後果的，除了中共一向把新疆各少數民族視為被征服者外，而新疆各族也把中共對它們的姦殺掠刼，視為強盜，仇恨愈結愈深，反毛行動不絕如縷！加上近年來，林彪、黃永勝等被抄斬後，在新疆方面的林系人馬——包括「新疆軍區司令」龍書金在內，都怕得要死！據內幕資料顯示：龍書金所部可能與賀龍舊部支持新疆土著反毛。

新疆即古代之西域地，亦稱西域。漢時的天山北路，為匈奴的一部份及烏孫國，南路為車師、鄯善、龜茲、溫宿、疏勒、莎車、于闐等國，即漢班超出使的西域各國也。魏晉時的北路為烏孫及鮮卑兩部，南路為龜茲和于闐。隋、唐之間，突厥稱雄，太宗征服其地，後為吐蕃所佔。五代時，回紇據有大部份。宋朝分屬吐蕃、西遼；元時併合為一。明代又分為吐魯蕃等國，至清初的天山北路為準噶爾所據，南路則為回部所佔。經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屢加重兵，收其全境，受伊犂將軍的統治。同、光之間，回亂蠭起，俄軍乘機越境佔伊犂；左宗棠平回後，要求俄方撤軍被拒，曾紀澤使英力爭，卒以九百萬盧布贖回伊犂，遂於光緒十年改行省，以其新建，故曰新疆省。

新疆簡稱新省，介乎蒙、藏之間，中華本部的西北，全國的西陲，面積五百五十萬方里，南北長約三千里，東西廣約三千七百里，比英、法、德三國合起來的面積還要大；且與蘇俄的中亞哈薩克斯坦接壤，邊界幾達一千英里。西伯利亞的鐵路，正在新疆的北面及西北面的邊境上，形成了一條包圍的弧線。其形勢異常險要，向為我國內地的屏藩。北連蒙古，唇齒相依；南接西藏，得失互隨；中國歷代迭次用兵，經營西域，不遺餘力，固圉之策，無非為了控制蒙、藏之計也，而新疆有事，蒙、藏亦莫保。

新疆境內的伊犂、塔城，向為西北面的屏蔽；疏勒、和闐，則是西南鎖鑰；哈密、吐魯蕃更扼東部咽喉，均成新疆重鎮。而迪化則雄踞中央，總握樞紐，更為全境的重心。惟西北、西南、印、俄錯壤，路僻人稀，邊備空虛；蘇俄帝國主義者，窺隙伺機，視同俎上肉！因此，近百多年來，幾乎陷入俄人的勢力範圍，而新疆數度形成半獨立狀態，致使我中央政府無奈其何，甚至連殘忍成性的中共，今日也無力控制其亂局。

各族反對中共搜刮

估計新疆的全省人口，約在四百五十萬至五百萬人之間（據民國二十年調查報告，新疆人口約為二百五十餘萬；中共於一九六〇年公佈該省人口約為四百餘萬），為全國行省中人口密度最稀少的地區。然其民族則極為複雜，除了中華本部的漢、滿、蒙、回等四族之外，尚有印度、猶太、俄羅斯、阿利安、阿富汗、土耳其及中亞細亞諸族；更有與西藏血統混合的葛勒查人、羅卜諾爾吉斯人、東干人、哈薩克人、突厥人、日耳曼人等等，不一而足，彷彿是亞洲民族人種的展覽館。其主要原因係新疆地接中亞、西藏，鄰近民族之經商，游牧於茲土者，習俗相染，婚媾互通，種族愈來愈雜，故新疆的各地居民，對於宗教信仰、語言、文字，也多不相同。

根據有關新疆各種記載顯示：在新疆的漢人極為少數，全部住在各大都會中，多數來自冀、晉、陝、甘、湘諸省，大半經營商業。滿人則大部住於伊犂，其中多是昔日官僚及軍人的後裔。回人可說是該省的土著民族，佔絕大多數，然其回族之中又分如下二種：㈠是東干人，俗稱漢回，因其久染漢習，故早已臻於同化，他們散居各處，多營商賈，清時所謂回人變亂，即指東干人而言也。㈡是纏頭回——簡稱纏回，亦即喀什噶爾人，其身材魁梧而皮膚則呈黃褐色；且其鬚髯甚濃，平日經常頭纏布帛，故以名之；在全省中，要佔最多數。

至於蒙古人，則多半居於天山北路，專事游牧，而屯田以耕者，也不在少數。其中如中亞民族的哈薩克人，則游牧於北部；又有沙爾托人，及羅埃人，便大都長於做生意，在商業上頗佔優勢，而堪與漢商抗衡；餘族亦以經商者居多。其宗教規模，首推回教，回族皆信仰之。蒙人多數崇奉喇嘛教；漢人、滿人所奉宗教，則與內地大致相同。而新疆的語言文字，一如種族之龐雜：漢人、滿人及漢回等，大多採用普通官話；而最通行新疆的土耳其語，與歐洲的土耳其語，畧有不同。這是喀什噶爾人、猶太人，以及中亞細亞諸族人，全部採用。此外，各族人還通用其本來的方言；故派去新疆的外交官吏，起碼要通曉十國方言，才能應付裕如。各族所通用的文字，多為阿拉伯文，而官廳文告則全用

漢文。

準此以觀，新疆言文雜出，民情渙散，自來未能潛被漢化，團結一致；特別是中共竊據新疆後，起初倒有蘇俄老大哥協助統治，新疆內部的亂局尚不足爲外人道；但至北平與莫斯科發生思想分裂，從而進行鬼打鬼之後，中共對於新疆的各少數民族，則一直未能加以掌握。據有關資料透露：新疆的反毛活動，近年來已接近俄境的喀什市一帶爲最激烈；且多數爲維吾爾族青年。他們經常活動，煽起該族的農民、牧民及工人等不與中共合作，並極力反對中共搜刮新疆的土特產外運。從內地調去的漢族共幹及技術人員，常遭當地土著狙擊或無故宣告失踪！而中共搜刮囤在喀什噶爾河畔的棉花，及在疏勒、疏附兩地區的糧庫，也遭維吾爾族人放火焚燒，多年來的損失不可勝記！

中共像餓狗進了糞坑

談到新疆的物產也很豐饒，因爲許多民族專事游牧，故其動物除家畜牛、馬、羊、驢、駱駝及犛牛之外，野獸多爲麋、鹿、狼、狐、貂、野牛、野馬等。水族則在塔城河中盛產冰魚，塔里河更饒水獺。植物在天山北麓，森林茂密，面積廣大，木材有杉、松、樺、樅、柳等，蔚然蒼然。蔬果穀類，則有哈密的西瓜、焉耆的蘋果、天山的杏桃，以及豆、麥、高粱、稻米、粟、棉花等。又有宛豆，夙昔出大宛；葡萄則著於漢史，均爲名產。境內的礦物，蘊藏無限，據調查計有：阿爾泰、葉爾羌及焉耆等地之金，庫東、溫宿、烏什、廸化之銅，吳吉沙之鐵，哈密、鎮西、吐魯番附近之煤和石膏，阿克蘇之水晶及鹽等。而石油之產量亦豐，民國四年（一九一五），開掘未果；至民國九年（一九二〇），英人也曾擬組中華礦業公司，以遂其越俎代謀之計，其後更有俄人未得中國政府許可，而在新疆各地竟分別偷鑿油井數十口；其後並把二千五百噸礦物強行運返俄境！

自古以來最著名的礦物，莫過於玉；尤以哈喇哈什，及玉隴哈什河所產的爲最上品。兩漢以還，輸入兩地，代有所聞，漢人特別加以珍視；故甘肅西偏，新疆之東，古有玉門關焉。因之，中共據有如此富饒之區，好比餓狗進入糞坑，強盜潛入了銀行，盡量搜刮！況喀什噶爾河流域多爲繁盛之區，如疏勒的土名喀什噶爾，蓋「喀什」二字謂各色，而噶爾則指甎房之意，即地多各色甎房，故名。漢、唐以來，爲疏勒國、唐置疏勒都督府於此；清置廳，旋又改府，至民國則改縣治。

疏勒城有二：漢城即新城，名徠寧，乃疏勒縣治；回城在其北，即疏附縣治。城濱喀什噶爾河岸，北負天山，西憑葱嶺，南據帕米爾，東南臨大戈壁，爲天山南路一大都會，新疆極西之門戶也。清咸豐十年，與俄訂約，開爲商埠，街市喧闐，繁盛推爲全省之冠。其南莎車，土名葉爾羌，漢爲莎車國，旋爲沮渠；唐代稱斫句迦；清收回疆，置州升府，民國改縣。其西二百里有米爾台山，遍山皆玉；尤其南面和闐的白玉黃金，更夙推名產。有詩詠其境者曰：「東走長途葱嶺邊，平開沃野是于闐；六城烟雨生金玉，雞犬桑麻世外天。」讀之可想見其富庶！無怪乎中共在以上這些地區，大肆搜刮囤存而引起了少數民族的反感。

一九六七年，當老毛的奪權派實行「除四舊」時，承化和庫車的居民曾經表示強烈反抗。承化土名薩拉時美，亦稱圖勒塔。其稱承化者，以當地有「大利承化寺」故也。中共當時要改名，而爲居民所否定。承化位於額爾齊斯河之北，阿爾泰山之南，背山面水，形勢天然。西接俄疆泛額爾齊斯河而下，至俄境鮑扒栗福，爲新疆入俄境交通的捷徑；當地哈薩克人，於春夏游牧之餘，輒事漁業，獲利頗豐。但毛共侵入後，居民利益全被剝奪。

駐軍支持土著反毛

庫車即漢時龜茲國，唐代置安西都護府於此，清爲庫東州，民國改爲縣名。自漢以來，爲佛教重地，名勝古蹟，薈於其境。西南丁如山，亦名千佛洞，刻佛畫像，漫壁爲滿，爲考古家所重視。而中共曾宣佈廢除此佛教遺蹟，則引起流血暴動。

新疆省會廸化，舊名烏魯木齊；又稱紅廟子，以城北紅山上有廟一楹，紅泥堊壁，故名。城據烏魯木齊河東岸，舊時分漢、滿兩部，後來合併爲一。自清光緒十三年設爲省會，屹然爲西陲重鎮。光緒七年，因伊犂條約開爲商埠，許俄通商後，冀、隴、晉、湘之行商，亦來此貿易；且有「小南京」之稱。

廸化東北的奇台，亦於光緒七年開爲商埠，繁盛可擬於省會。但中共竊據後，市況已非常蕭條。而焉耆則爲漢、唐間的焉耆國故址，明爲準噶爾，清收入版圖，設哈喇沙爾廳，即黑城之義。城瀕博斯騰湖之西，開都河下游，地勢窪下，富潤而肥沃，農地牧場，到處皆是。

中共的所謂「生產建設兵團司令部」，一向駐紮於此。它曾將所有良田充公，壟斷一切，而引起當地維吾爾族人極端憤恨！故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在石子河的一次流血大衝突，傷亡共達二百四十餘人！儘管中共曾經調遣其大兵團予以鎮壓，可是一直無法控制當地局勢，反毛的組織「八一野戰軍」，曾在各地作頑強抵抗多時；甚至新疆各共黨首「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的舊部，其態度也始終不明，更促成了各少數民族反毛反共的活躍。

這次中蘇共武裝衝突，據蘇方傳出的消息是發生於哈薩克斯坦與新疆接壤邊境，觀察家則認爲很可能在伊犂及塔城一帶。蓋所謂哈薩克斯坦，即原屬新疆的哈薩克部落，分爲左哈薩克與右哈薩克兩部，均在伊犂和塔城的西北面，居民都信奉回教。清乾隆中已歸附中國，同、光間，新疆回教徒倡亂，俄人乘機越境，強佔伊犂，駐紮俄軍，及左宗棠平定回亂，幾經折衝，於光緒七年，割霍爾果斯以西——哈薩克地區與俄，並賠償鉅款及予以通商特權，始換回伊犂。自訂「伊犂條約」以來，伊犂與塔城，均孤懸邊塞。中共竊據後，雖置有重兵防衛，但當地居民早已揭破了中共殘民以逞的陰謀，因此到處反抗，而使中共無法控制，故中共稱這些反毛的民眾爲「土匪」。

胡蓑之

中共公安部的組織和人事

．呂恩．

中共公安組織系統

中共公安部在成立初期的組織，除辦公廳和政治部外，設有七個局，各局的業務劃分，大致如下：第一局（「政治保衛局」）：主管對內政治鬪爭。進行「防特」、「肅特」、「防鑽」、「防襲」、「防滲透」等工作，從事政治調查，清查不穩分子，監視投靠分子，執行逮捕、偵訊、暗殺等政治任務，保衛高級共幹的安全。

第二局（「經濟保衛局」）：主管對內經濟鬪爭。保衛工廠、礦山、農場、倉庫以及其他生產機構的安全；配合海關協助征稅、緝私等工作；監視工人、農民，防止罷工、怠工和暴動。

第三局（「治安行政局」）：主管戶籍，對特種戶口之調查與監視，交通管理，處理流亡難民、盜竊等一般問題；協助司法、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

第四局（「邊防保衛局」）：主管邊區及沿海地區的保衛工作。從事出入邊防地區人員和貨物之檢查，管制邊防交通，防止大陸人民逃亡。

第五局（「武裝保衛局」）：主管各級人民警察之編組、訓練、防止和鎮壓人民抗暴和反共游擊隊的破壞活動。

第六局（「國內調查局」）：主管保防業務。佈置情報網，蒐集有關治安、社會、政治、及經濟情報，負責執行郵電、出版、新聞、廣播等等檢查工作。

第七局（「勞動改造管理局」）：主管政治、刑事犯的勞動改造工作，從事對反對共黨的「壞分子」，不良青少年的勞動教養工作。

以後不斷擴大組織，到一九五八年時，已增加到二十三個局，一九五九年九月，謝富治出任公安部長後，又縮編為十四個局，直至文化大革命時，並無變動。

省、市、自治區以下的公安廳直轄市及縣市設公安局、專區及自治州設公安處，縣市以下設公安分局或派出所。各廳、處、局按其地區、人口多少、業務情況，分別設六至十五處、室（科、股）。

中共公安部隊的演變

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從共軍野戰部隊中抽調了幾十個師，編成公安部隊，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兼任司令員。公安部隊受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公安部的雙重領導。在中央設有「中央公安縱隊」，在各大軍區均設有「公安司令部」，各省、市設一至二個「公安師」。當時共軍公安部隊兵力約幾達一百萬人。

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共憲法公佈後，為配合軍事制度的改革，將原有的「公安部隊」改編為「公安軍」，成為共軍五大軍種之一（此外為海軍、陸軍、空軍、防空軍）。

一九五八年，共軍實施精簡，撤消公安軍，業務由總參謀部警備部接管，同時依各地備戰任務之不同，將公安師分別改編為「邊防」、「警衛」、「守備」等部隊及「人民武裝警察總隊」。

一九六三年再度改制，在共軍總部設「公安部隊」領導機構，各省「人民武裝警察總隊」改編「公安總隊」，並在各專區設立公安支隊，縣設公安中隊。

「文革」初期，各省「公安總隊」改為各該省軍區獨立師，專區的公安支隊同時編入，從此中共公安系統不再擁有武裝的公安部隊。

中共公安部隊，從公安師、人民武裝警察、公安總隊到軍區獨立師，不論其名稱如何改變，但它的任務，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它是特務和武力結合的特種部隊。目前的各省軍區獨立師，不過改變了過去的隸屬關係，它的基本任務還是一樣，那就是運用特務方式，配合野戰軍部隊，鞏固「國防」，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保衛共黨、政、財、文各級機關，保衛廠礦、企業、公用設施、倉庫的安全，駐防勞改機構，逮捕反共人士，看守私押人犯，鎮壓民眾抗暴和游擊隊的活動等等。

「文革」時期的公安系統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後，公安系統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等一小撮人擁毛以外，其他各級公安系統幹部大都與地方黨委勾結反毛，鎮壓毛派羣眾。一九六七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公、檢、法要徹底鬧革命，徹底砸爛公、檢、法。公安機關是無產階級手裏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擊敵人，保衛人民；掌握得不好，就容易傷害自己，這把刀子要是被敵人抓住了，那就更加危險。」中共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也在公安部「革命造反派鬪爭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羅瑞卿（謝之前任公安部部長）大會上說：「還沒有發現那一個地方的公、檢、法是支持革命派的。當然作為某些人員來講，支持左派的那個地方都有，但作為一個組織來講，都是支持保守派的，這是在大城市。縣公安局支持保守派有八成。我們公安機關當了「馴服工具」，四川抓了五萬五千人，川大一個大學就抓了五百多人，這

不是公安機關出的點子。……所以公安機關在那裏臭得很，成了被打倒的對象，成了鎮壓革命羣眾的劊子手，砸爛公、檢、法，毛主席當我的面講過沒十次，也有八次。」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革」進入奪權鬭爭階段，公安系統亦爲毛派羣眾奪權的對象，毛澤東爲了徹底砸爛公安系統，同時確保此一專政工具，不准造反派奪權，命令共軍接管，對整個公安系統，實施軍事管制，同時鬭爭公安系統中的反毛幹部，自公安部第一副部長徐子榮以下，高、中級幹部被整肅者，數以萬人計，另有十餘萬人被送入「五七幹校」勞動改造。

一九七二年一月，僞公安部首次解除軍事管制，本年十月，並派出新的部長，但省以下的公安系統，迄今仍在軍事管制中。原來中共國務院的內務部已合併於公安部內。

中共公安部的主要人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公安部成立時，由羅瑞卿充任部長，一九五九年九月，羅調任共軍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之後，公安部部長一職由謝富治接任，在「文革」發動之初，中共公安部的主要人事是：

部　長：謝富治——紅四方面軍出身，曾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委、「二野」三兵團政委、共黨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副總理、共黨八屆中委、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文革」後任共黨九屆中委、政治局委員、共黨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

副部長：徐子榮——曾任中原軍區豫西支隊政委、中原軍區一縱隊一旅政委、公安部辦公廳主任、共黨八屆候補中委。「文革」初被整肅。

副部長：楊奇清——紅一方面軍出身，曾任三軍團政治部保衛局局長、八路軍總政治部鋤奸部部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長。「文革」中被整肅。

副部長：汪金祥——曾任長春市公安局局長、東北人民政府檢察署檢察長兼公安部長、東北軍區公安部隊司令員　。「文革」中被整肅。

副部長：汪東興——曾任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兼警衛處長、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長、江西省副省長、共黨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處長兼警衛團政委。「文革」後任共黨九屆中委、政治局候補委員、共黨中央辦公廳主任。

副部長：劉復之——曾任共黨中央社會部副處長、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

副部長：凌　雲——曾任共黨中央社會部第二室偵察科長、東北局機關文化學校教務主任。「文革」中被整肅。

副部長：于　桑——原共黨中央社會部幹部、公安部第三局局長。「文革」後，當選共黨九屆候補中委。

副部長：李震——（經歷詳後）。

政治部主任：尹肇之——曾任共黨中央社會部某室科長、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部副主任：王赤軍——曾任八路軍一二〇師獨一旅旅長、公安部第六局局長、公安軍政治部主任。

此外根據資料已發現的主要負責人有：辦公廳副主任耿增澤。第一局副局長綦豐韵。第二局局長李釗、副局長白均。第四局局長宋烈。第七局局長馮約。第十二局局長耿正。第十局局長蘇宇涵、副局長姚倫。

「文革」中，公安部第一副部長徐子榮，首先被毛林造反派公開鬭爭，指爲劉少奇的幹部，一九三六年在北平反省分院拘押時，接受劉少奇指示，自首投降，並在華北日報公開刊登反共啓事，因而出獄，再度混入共黨，最後以「叛徒」罪名，而遭整肅。

接着副部長楊奇清、汪金祥、凌雲亦被批鬭，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後失踪。一九六八年副部長汪東興升任共黨中央辦公廳主任，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共黨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成爲共黨中央特務系統的主要負責人。一九七二年三月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病故，公安部經常公開出現活動者僅李震、于桑、劉復之三個副部長。

李震起用之原因

本年十月，副部長李震升任部長，其人事資料及背景如下：

李震，河南省人，民前六年生，出身富農家庭，曾受大學教育，紅四方面軍系統。抗戰時期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營教導員、團副政委。一九四六年任渤海軍區公安局局長。一九四七年任共軍中原野戰軍六縱隊十八旅政委。一九四八年任共軍六縱隊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任共軍第二野戰軍十二軍副政委。一九五〇年升任十二軍政委，兼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一年率部入韓參戰，一九五五年九月受共軍「少將」軍銜，以後調鐵道部工作，曾任濟南鐵路管理局局長。一九六三年任鐵道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五年升任鐵道部副部長。一九六六年五月調任公安部副部長，一九六九年四月當選共黨九屆中央委員，本年十月升任公安部部長。李震曾長期追隨謝富治，在「文革」初期由謝調爲公安部副部長，爲時不久，該部第一副部長徐子榮被整肅，李震即代其職位，成爲第一副部長在共黨「九大」中，由謝之推薦，當選中央委員，政治地位日高。李震與共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爲同一共軍系統出身，李震任共軍十二軍政委時，李德生任該軍三十五師師長，雙方關係極深。李德生現爲以江青爲代表的「文革派」中唯一擁有部隊的高級軍事幹部，由於李德生的關係以及在文革派企圖完全掌握特務系統的情況下，李震始能升任公安部部長。

人間樂園夏威夷—檀島僑情（五）

迢迢

據最近美國統計署發表一九七〇年人口調查一項統計，全美國十個收入最高城市中，夏威夷檀香山家庭收入屬首，平均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九元，三藩市屈屬第七名，平均收入爲一萬五百〇三元，紐約市爲第二十三名，平均九千六八三元。由此可見檀香山人民生活之富裕。在華僑方面，富有者，其住屋美侖美奐，固不必說。如在檀香山有名之住宅區「彩虹谷」「鑽石山」「夏威夷溪」等地不少華人居住，地價最貴的鑽石山，每間屋均過二十萬元美金，被稱爲「唐人埠」。華僑中皆普遍的自有其屋，新來的移民，工作三兩年，卽自置住宅，比比皆是。夏威夷人最注重家庭享受，新式的家庭用品，一經發明，卽在夏威夷上市，如不用自己動手的電牙刷，美觀平滑得彩色繽紛，像一幅瓷畫似的電爐，若不加解說，任誰也估不到這是煮食用的電爐，全部自動化的電焗爐，焗完食物，還會自動洗淨，最新式的電冰箱，內部除了有不同溫度的間隔，以分貯不同的食物，在外面還可自動供應冰塊和冰水，廚房裏的垃圾機，可將各種垃圾、玻璃、鐵罐等五六加侖的垃圾，壓縮成一塊磚頭大小。屋子太大，人客按鈴叫門不用親自走過大房小廳去應門，只須按下電鈕，便可與在門外的客人對話，按下電鈕，大門自動開啓，讓客人進屋，至於可見面，可留字的電話，已不時新了。汽車回到家門，只須在車內電鈕一按，笨重的車房門自動開啓，讓汽車進內。美國生活，一切已經電氣化，而夏威夷人的生活，可以說是美國生活的最高標準，至於什麼是美國生活標準，只要參考 Better Home & Garden（美好的家和庭園）American Home（美國家庭）等美國家庭雜誌，便可明白美國家庭內的設備。

至於「行」的方面，在別的地方，坐在汽車內的紳士淑女，必是衣冠楚楚的，但在夏威夷有個可笑的現象，坐在華麗汽車內的男女，許多是身穿泳衣拖鞋，或竟是赤足大仙。論理人民赤足是因爲鞋袜缺乏，或節省物資，或便於行路。（例如大陸的赤足醫生，因爲窮苦，才提倡赤足）但是夏威夷人的赤足，卻是爲了享受，在戶外到處有如茵的綠草，在戶內，那一家不是舖着厚厚的地毡，加以天氣溫暖，赤足最爲涼快，鞋袜簡直是多餘的。最近檀香山星晚報舉行兒童漫畫比賽，題目是：「在夏威夷什麼是最好的」。得獎者的圖畫，畫着一雙腳趾特別大的赤足。他說：「在夏威夷最好，是每人都可以有一雙露腳腳。」意卽謂赤足不會被視爲衣冠不整或失禮，沒有鞋袜的束縛，是多麼自在。赤足亦是夏威夷王朝留下來的傳統習慣，學校內准許赤足上學，小學生如此，夏威夷大學亦有許多偕着汽車上學的赤足大學生。

或問夏威夷人習慣赤足，想必人人善於跑路，這又不然，赤足的夏威夷人可說是最懶於跑路的，因爲夏威夷汽車之多，佔美國第二位（首位是洛杉機），平均每三人卽有一輛汽車，造房子，沒有車房，不許興建，開店鋪，沒有廣大停車場，卽沒有生意。普通家庭，丈夫一輛汽車用來上班，妻子一輛汽車用來上街買物及訪友。有兒女的，一上十六歲，聖誕和生日禮物，往往是一輛汽車，故此，人口多的家庭，擁有三四輛汽車的，比比皆是，夏威夷的高速公路，花木扶疏，是尼克遜夫人提倡美化綠化美國後考第一的。此輩十六七歲的青少年駕着汽車風馳電掣，但往往最恐怖的車禍，也是這輩飛車小將的傑作。

因爲汽車太多，交通部發現，早晚上下班時車輛交通擁迫，同時每輛汽車內都是坐着一個人，於是向民眾呼籲，搭鄰人的車上班吧，好減少路上車輛。有個時候，又發起乘單車上班，有時又提倡步行，謂最有益身體，有時又勸諭大家搭巴士。但是人民都好像置若罔聞，政府沒有軍法，只得加開公路，加建停車場來應付。

除了汽車外，巴士便是夏威夷唯一交通工具，（沒有電車或地底電車）但，說起巴士來，香港人或許以爲那是神話，夏威夷的淺黃色巨型巴士，車內沙發，冷氣設備，擋陽光玻璃，可謂設備豪華，而且六十二歲以上，一律免費，但車內只是小貓三隻四隻，永遠搭客不足，巴士公司一向虧本，因爲蝕本，老板便不能加薪，因此前數年，巴士司機時常罷工，鬧得不可開交，（此只是巴士公司內糾紛，對市民的交通沒有影響）於是巴士公司老板只有放棄，給市民收回市辦，由市府津貼維持巴士行走。

至於食在夏威夷，亦是多采多姿，除了上述的夏威夷特產食物外，市面上各種餐館都有，各族人民，自有他們傳統的食物，如中國人，在家裏當然是吃中國菜，至於中國餐館之多，在夏威夷亦可說是首屈一指，中國廚師之渴市，遂產生了在美國「才子不如廚子，太師不如廚師」的現代諺語。一個起碼的廚師，和餐館侍者，每月皆有七百多元美金的收入，毫不稀奇。此外，介於各國各種傳統食物中爲普通大眾最主要的食物，便是牛扒，在夏威夷大島的柏加養牛農場，是美國個人私有農場中最大的一間。而牛扒的烹調，在今日亦非以前的留學生所描寫的那麼無味。牛扒烹調花式之多，二十年來，已有很大的改進，因爲物質的豐富，生活的安適，美國人對於食的藝術，已極注意。單是每天報紙上必有兩大頁，報導食物的營養成份，新食物的面世，烹飪方法，各國烹調法的研究，營養的市量，酒類的調製，宴會的方式與設置，花樣繁多，凡比

種種，常使筆者擔憂中國烹飪，在固步自封，不求進步，終有一日落於人後。因中國人慣於掩耳盜鈴，沒有自知之明，於今尤烈。我曾作一有趣之試驗，在同一時間內我對一羣剛從香港來之八九歲兒童（平日在家裏食中國食物，毫未受西方食物影響），每天饗以熱狗，各式美國夾肉餅、雪糕及西餅甜品，他們皆欣然接受，尋且不再喜歡中國式的點心。另一羣是本地中國兒童，每天供應中國式叉燒飽、餃子、粽子、紅豆粥、燒餅、油條等，他們皆叫苦連天，不願進食，難於接受，如果說兒童是最純潔的，這種表現，又說明了些什麼？

夏威夷人的娛樂，最普通的是運動和旅行，高爾夫球，是男女皆好，最高尚的娛樂，全島共有三十五個球場，單奧鴉湖一島（即檀香山所在地）已佔有美如仙境的高爾夫球場廿一個，美國最有名的尼古拉斯，和十萬元二十萬元美金的錦標賽，均常在夏威夷舉行。此外，夏威夷的火山奇觀，則是世上有名的，蓋夏威夷全島，皆爲火山熔岩所構成，可說人民是居住在死火山上，但在夏威夷大島，尚有五處活的火山口，稱爲最年青的火山島，美國政府在此設有火山觀察站，每時每刻注意火山之爆發，但夏威夷之火山爆發，卻不成災害，只給人欣賞（因有效在科學管理之下），奇拉烏拉火山對面，建有火山酒店，遊客可以坐着進餐，一方面欣賞火山的嬝嬝濃烟，和洪洪的烈火，在火山範圍內，建有火山國立公園，約有三百四十四公里方圓，若驅車過火山公園，只見兩旁盡是一望無涯的灰色熔岩，在裂縫中，火舌火烟仍嬝嬝上升，眞是驚心動魄，叫人想到大自然的威力無窮，個人是如何的渺小。聽說火山公園的情景，與月球上的情景，大致相同，故美國每次太空人奔月，皆先到夏威夷之火山公園研究觀察一番。

看火山，是夏威夷人最刺激的節目，一碰到火山爆發，世界各地人士，蜂湧而來，一睹奇景。一九五九年冬季，奇拉烏拉火山口大爆發，來勢兇猛，火柱噴到一千九百尺，不能近視，筆者曾乘專機在空中盤旋欣賞達二小時之久，只見烈火熔熔，火柱齊升，在黑夜中光耀奪目，驚心動魄，嘆爲止觀。又去年三月間，夏里茂茂火山爆發，熔岩從山頂流到海中，淹沒公路五六里路之廣，筆者又專誠飛赴大島參觀，剛流下的熔岩，奔流入海，一兩日後凝結，科學家言此種熔岩，要十五年後方完全凍卻，故筆者在這種熔岩上步行一里之遙，欲追踪而去看熔岩與海水相激撞的奇景，腳下仍覺熾熱薰人，越行越熱，有如孫行者過火焰山，終因不耐而折返。又曾驅車到最高處，處身於烟霧繚繞，猶如在虛無飄渺之仙境之中。火山熔岩冷卻，堅黑如鐵，土人用以彫刻成各種玩具及小用具，供遊客採購，成爲夏威夷特產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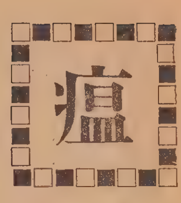
如果遊完火山，覺得火山太熱，最好去滑雪，在別的地方不可能，但在夏威夷卻能如願以償，離火山公園不過數十里的曼那奇高山上，終年白雪皚皚，其高度拔海一萬三千七百餘尺，稱爲全世界最高的海島高山，同時這山伸展到海平線下一萬八千六百尺，故這個山全部實在共有三萬二千尺。有時它的積雪在冬天有二百五十尺之厚，故此在山坡上，可玩滑雪遊戲，成爲夏威夷人玩雪的去處。

誠然，有許多新來的僑民，因爲生活不能習慣，抱怨在美國工作太苦，生活太寂寞。生活太苦，原因是在廚房工作，新僑爲教育程度及知識所限，除了在餐館工作，不能做別的行業，筆者亦承認做廚房工作，確是很苦的工作，生活太寂寞，原因是言語不通，不能駕車，且居住環境與香港相差太遠（房子太大，與鄰居相隔太遠），故此感到寂寞，在筆者屬下有幾位新來僑民，初來時皆怨天怨地，謂在美國沒有享受，問他們在香港之享受爲何？他們均說可以時常看電影、打麻雀、上跳舞場，把與舞女吧女鬼混的生活，說得有聲有色，問他們爲何不即回去，相信向移民局申請，誓言不再來美國，他們會奉送機票一條。但他們均說在這裏捱幾年世界，待積些美金，好回去享福，果然過得兩三年，他們束裝回港，筆者擺送行宴也擺過幾次了，但此輩回到香港不過三個月，又大包小包的搬回來夏威夷，據說他們回到香港，一切都看不慣，過不慣，還是回來捱世界的好，說罷不禁相對哈哈大笑。

筆者有幾位後輩子姪，父兄也是華僑，未來美之前，靠父親的外滙，在香港有洋樓可住，有美金可揮霍，讀書不成遊手好閒，每天手牽大狼狗，逛街上舞場，身爲男兒，卻帶金鍊手飾，一副敗家子，阿飛模樣，但來到美國，在現實生活磨鍊下，現在是脫胎換骨，克勤克儉，開餐館，自行經理，娶妻生子，成家立業。有時問他：「×仔，現在還懷念香港之生活否？」他說：「絕不，以前在香港，精神空虛，現在生活在安全合理之社會中，自己有理想，可以按步就班的達到自己的理想，同時亦領略到肯工作，就有報酬的意義，故我覺得工作中具有無窮樂趣也……」他來美後，雖未曾再入學讀書，但我亦覺他甚有見識也。

夏威夷華僑的政治思想——土生華僑，早已給美國人形容爲笨那那（banana）（即香蕉），意思是面孔是黃的，思想是白的，已完全美國化了。至於老一輩之華僑，絕大多數保持中國農民純樸忠誠的傳統，這輩華僑，大多與共產黨有段不可解的仇恨。因爲他們在外國辛苦一輩子，回鄉買田買屋，希望落葉歸根，死老鄉間，誰知共黨一到，便以地主對待，弄得家破人亡，僥倖的逃出生天，再回到所居地來，不幸的便在鄉間遭鬬虐待而死，共產黨對待華僑的政策，可說是天下最不合理，最不人道，最不公平的政策。在檀香山的華僑幾乎每一個都有一篇不平的血淚史，最典型的一例，一姓梁的華僑，在每次節日中登廣告時，必附有大罵毛澤東的句語，記得以前的每是：「毛澤東最臭檔……」（惜過眼雲烟，未曾剪存），今年雙十，他卻登了「中華民國，瓜瓞綿綿，湖南澤東，其無後乎。」雖然這只是洩憤之一法，但亦可見到華僑對共黨的評價。

自尼克遜總統訪共以後，共黨容許華僑回國探親，在檀香山的華僑，亦有多人回到大陸去，回來後，大多印象不好，也難怪，以夏威夷的生活標準，與大陸人民的生活相比，那簡直是天堂與地獄的相比，難怪許多華僑在觀光大陸回來後，眼見親友過的水深火熱的痛苦生活，十分難過，有些亦傷感成病，共產黨此舉，恰好是弄巧反拙。





瘟君夢

岳騫

第三十五回：國事益蜩螗　乘機作亂　人言真可畏　委曲求成

李俠飛說道：「這就奇哩，是你們到北馬莊來打我們，我們並未找到你們駐地去打，怎麼變成了我們專打十八集團軍，實在是你們不打敵人專打友軍，卻把話顚倒過來說，你這個人眼睛怎麼心也瞎。」

劉伯承勃然大怒，拍案叱道：「你既然身爲軍人，應當明白階級服從，我是師長，地位比你高，你怎麼可以對長官任意侮辱。」

李俠飛說道：「你的話我是越聽越胡塗，你既然還承認是國民革命軍的師長，爲什麼不打敵人專打友軍，我們也是國民革命軍，張總指揮同你一樣，都是軍事委員會任命的。」

劉伯承說道：「你這人簡直不可教育，算了，我不再同你嚕囌了。」說過擺手叫人把李俠飛架過去。

這時政治委員鄧小平，副政委宋任窮一齊走過來。

劉伯承問道：「小平同志，對這些俘虜怎麼處置。」

鄧小平說道：「只有一個原則，不能放回去一兵一卒，因爲只要回去一個人，就有了活口，可以作爲證人向軍委會控告我們。」

劉伯承說道：「當然不能讓他們回去，不過，最好還是說服他們參加革命，這些人實在能打，鄧是堅強戰士。」

鄧小平說道：「這一仗下來，我們死傷近千，也都是重要戰士。」

劉伯承笑道：「正好把這批俘虜填進空缺，等於沒有損失。」

鄧小平說道：「不成，一定要處死一部份，不然我軍官兵不服。」

劉伯承笑道：「根據唯物論觀點，人本來就是物，這批物件或留或殺，全由政委負責就是了。」

鄧小平說道：「我在江西時曾見過政治保衛局處決人犯，極端殘酷，也只有那樣，才可以嚇住其他的人。」

劉伯承連連點頭表示同意，但是斜眼看看這個矮子一臉殺氣，心裏也頗不自安。

鄧小平與宋任窮選擇北馬莊的一間廟宇作爲審判廳，安置了各種刑具，佈置宛如閻羅殿，下令帶所有俘虜應訊。

當張蔭梧被圍於北馬莊同時，民軍第二路司令喬明禮部也被圍於張騫寺。喬明禮是張蔭梧之下民軍最有力領袖，作戰勇敢，待人誠懇，雖然這時十八集團軍襲擊友軍事件不斷發生，喬明禮尙以爲是小誤會，大家都是中國人，大敵當前，稍有心肝，何至於不打敵人打友軍，這種行爲等於幫助敵人，事實上變成了漢奸，十八集團軍既然打着抗戰的口號，何至於去作漢奸的事，所以不太相信。當十八集團軍包圍張騫寺時，喬明禮同參謀長楊文錦尙以爲是誤會，走出寺前喊道：「我是喬司令，你們官長呢？請過來談談。」

一句話未說完，突然湧上一羣士兵，架起喬司令同楊參謀長就走。

喬明禮大怒，喝問道：「你們到底是土匪還是十八集團軍。」

其中一個帶隊的官獰笑道：「你說是什麼都好，先解決了你們頑固軍再說。」

喬明禮憤而拔槍，被一個兵士用槍托照喬司令手臂猛力一擊，登時將喬司令手臂打斷，右手垂下，不能動彈。

楊文錦睹狀憤火中燒，大罵道：「你們這羣東西，簡直連土匪都不如，老子不死必報此仇。」一句話未說完，腿上被刺了兩刀，人當時倒下去，又被兩個兵士架起來。

守在張騫寺的衛兵看得淸淸楚楚，趕快去裏面報告，寺內此時只有一個特務大隊，士兵多是四存中學學生組成，大隊長張士忠，也出身四存中學，見狀悲憤塡膺，下令搶救司令同參謀長。政治部主任鄭錫純到寺前一看，說道：「別忙，敵人就埋伏在左近，不止這幾個人，他們綁架司令同參謀長，旨在誘我們出擊，乘虛襲擊總部。」

張士忠說道：「照主任這樣說，眼看司令同參謀長被綁架不救嗎？」

鄭錫純嘆道：「大隊長，你還未看透火色，十八集團軍此次傾巢而來，兵力不知要大過我們若干倍。我們兩人的命運同司令、參謀長相同，只是時

間有早晚，擺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是不抵抗，繳械，聽憑十八集團軍處置，一是打到底，作死中求生之計。」

張士忠還未接腔，大隊官兵一齊嚷道：「我們一定要打到底，爲司令，參謀長報仇。」

鄭錫純說道：「這就對了，我也是這個意思，大家準備吧，敵人馬上就攻上來了。」

兩人正在交談時，十八集團軍果然攻上來，站在寺前一看，遍地似螞蟻一樣，不知道有多少人。民軍已決心抵抗，也就不理敵人多少，據守寺內還擊，本來第二路民軍在張驀寺周圍村莊皆有部隊駐紮，戰事初起，張士忠尙希望他們能來援救，後來聽到周圍皆有槍砲聲，知道全部被包圍，只有各自爲戰，打到幾時算幾時，這樣支持了一天，各村民軍全部被消滅，張驀寺也被攻下，鄭錫純、張士忠皆被俘，一齊解到北馬莊。

鄧小平在廟中佈置得似閻王殿一樣，各樣刑具擺齊，帶俘虜審訊，首先被帶上的是河北省民政廳秘書主任鄭元平。

鄧小平高坐在神位上，宋任窮坐在旁邊任紀錄，鄭元平帶到下面站定。鄧小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在頑軍任什麼工作。」

鄭元平問道：「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在匪軍任什麼工作。」

鄧小平大怒道：「是我問你，怎麼變成你問我，我是誰？幹什麼工作，你還會不知道？」

鄭元平笑道：「鄧矮子，你的話也代表我說的，我是誰？幹什麼工作你還會不知道，你到省府來求見鹿主席、張廳長，都是我招待你，你也不會不記得吧？」

鄧小平說道：「我不同你攀交情，我只問你們爲什麼不打敵人專打十八集團軍。」

鄭元平說道：「鄧矮子，你問這句話什麼意思，究竟誰不打敵人，專打友軍，你也明白，我也明白，你還要重說一遍，是不是想騙上邊的神像。」

鄧小平說道：「你胡說，我們從未打過你們，是你們頑軍襲擊十八集團軍，我們起而自衛。」

鄭元平說道：「你又把話說顚倒了，今天情形是我們在這裏住着好好地，是你們打到我們這裏來，我們不得已而自衛。我眞不明白你們共產黨人，把這些神鬼不信的謊話說了又說，到底是什麼意思，有什麼用處。」

鄧小平忽然變了臉色，和顏悅色說道：「鄭秘書，我們也算是老朋友，大家商量一下，如果你願意同我們合作，我就可以釋放你們。」

鄭元平笑道：「你們的合作辦法一定不大容易接受，所以我不存希望，不過，我還是想聽一聽到底是什麼意見。」

鄧小平說道：「其實很容易，你只要在一張文件上簽個名，就可以了。」

鄭元平問道：「是個什麼文件呢？」

鄧小平說道：「你只要承認襲擊十八集團軍的罪行，就可以放你回去。」

鄭元平笑道：「鄧矮子，你這一套騙術，我可以斷定你必定失敗，沒有人會上當的。」

鄧小平又變了臉，猛然一拍桌子，喝道：「你想死還是想活。」

鄭元平說道：「我如果是落在人的手裏，原無死法，但是落在野獸爪下，自無生理。」

鄧小平說道：「你把我們駡苦了，先駡我們是匪軍，又駡我們是野獸，你口頭上得到便宜，皮膚就要吃苦，有幾樣刑罰，你試試。」

說過擺擺手，過來幾個人把鄭元平扒掉衣服，用皮鞭蘸水猛抽。鄭元平咬緊牙關一哼也不哼，一直打昏過去，又用涼水噴過來。

鄧小平問道：「怎麼樣？你同意或不同意簽字。」

鄭元平搖搖頭，說道：「鄧矮子，咱們都不必費氣力了，我永不會答應你的要求，你有什麼刑法還是快點擺上來吧！」

鄧小平哼了一聲，又擺下手，過來兩人把鄭元平搭在一條凳子上，綁住手脚，在脚下面塞進去兩塊磚，鄭元平哼都不哼，鄧小平伸三個手指，又塞進一塊，鄭元平低哼了一聲，人又昏過去。馬上又用冷水噴醒，鄭元平已無力講話。

宋任窮皺下眉頭，說道：「政委，這樣似乎沒有什麼意義，乾脆拖出去活埋算了。」

鄧小平笑道：「這是殺鷄給猴看的。」當時揮手把鄭元平拖下去，再着人把張蔭梧總部代理政治部主任李華民拖上來。

李華民走到大殿中間，一語未發就解鈕除衣。

鄧小平問道：「你這是幹嗎？」

李華民說道：「免得你們費事了。」

鄧小平問道：「你看見鄭元平的情形沒有？」

李華民說道：「就因爲看見鄭秘書主任所受的刑害，我才除衣服，反正總是這麼一回事了。」

鄧小平說道：「你要肯簽字，就不致受刑。」

李華民說道：「我還是被你們害死了好些，要我簽字作不到。」

鄧小平不再說話，擺擺手，下面的人把李華民搭下去，照樣用了一凳毒刑，李華民身體較弱，就死在老虎凳上。

第三個是張蔭梧總部的特務大隊長張文祥，彪形大漢，道地燕趙健兒，拉上來時本來兩手被反綁，及至要施刑時，剛解開背後繩子，他突然兩臂一張，將兩邊的人推出幾尺遠，彎腰從地下撿起兩塊磚，對準鄧小平擲去，幸而鄧小平身子矮，趕快一縮，躲到神案下面，站在他後面一名衛兵卻躲閃不及，被磚頭擊中頭部，當時腦漿四濺，倒地死去。

這以來神殿內秩序大亂，站在兩旁的十八集團軍衛兵向張大隊長開槍射擊，張文祥就地一滾，滾到一個衛兵面前，伸手奪下一支步槍，就同他們打起來，血戰一個多鐘頭，張文祥固然死在槍下，十八集團軍衛兵被他打死四個，鄧小平躲在神案下面一直發抖，恐怕落入張文祥手中，所受待遇將較鄭元平更慘，抖到後來生理上失去機能，順着褲脚小便，一條腿全部淥濕，好似剛從水裏拖上來。

比起鄧小平、宋任窮就更慘，他因爲坐在下面，不似鄧小平可以鑽神枱，只有伏在地下不敢動，頭上面子彈如飛蝗一樣射過，耳朵裏聽着啣——啣聲音，響個不停，宋任窮有點經驗，知道是子彈正在身上飛過，稍微射低一點就完了，最初還能支持，到了後來就昏過去，等到十八集團軍衛兵把張文祥射死，兩位政委已經昏迷，不成人形了。

江南啼痕錄（十六）

田中義一的奏摺，乃侵華的具體計劃。赤裸裸把野心公諸世界。「九、一八」事變，是侵華的開端，即是田中奏摺第一步的實施。此後一連串的「一、八」事件，冀東事件，亦不外執行侵華計劃中的步驟。及西安事變，日本人目覩中國全國上下一致擁戴 領袖，凜然自怵，認爲非提前發難，恐再難得有利的時機。於是，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藉口在宛平城郊演習當中走失了一名士兵，而爆發侵華戰事。

日本不特是中國的頭號敵人，且一手造成中共禍延亞洲。民國二十五年，中共流竄到陝北，國軍的包圍圈日見縮小，旦夕成爲甕中之鼈，「將聚於一點而殲滅之。」乃在史丹林指使之下，運用統戰，利用日寇得寸進尺的侵畧，全國熱血澎湃之際，極力煽動「打回老家去」，以迎合大衆「抗日救國」的心理，改移國民視線；並由周恩來鼓其笙簧之舌，以誘慫衝動的張學良，草包的楊虎城，演出刼持統帥的「西安事變」。解救了束手待斃的中共，故沒有日本的野心，決沒有中共的生存。及盧溝橋點起神聖抗戰的火把，中共乘機發表「共赴國難宣言」，自願取消紅軍番號，參加抗戰。其實游而不擊，襲擊國軍，以擴展勢力，民國二十七年賀龍，呂正操進入河北；二十八年徐向前進入山東；二十九年佔領河北省政府轄下地區；復佔領魯西自由地區。民國三十年初竟有皖南事件，「新四軍」公然稱兵作亂。

及民國三十二年，中共以其勢力坐大，竟向我政府提出要求：㈠承認其「蘇維埃」邊區政府及一切敵後武裝部隊。㈡恢復「新四軍」，並准許中共擴充爲四個軍十二個師。所以，沒有日本的侵畧，就沒有中共的坐大。其後赤浪滔天，大陸沉淪，溯源禍始，皆由日本。中共既竊據大陸，高唱「世界革命」，對外進行傾覆活動，亞洲地區烽火遍及馬來亞、印尼、越南，民無寧日，皆由日本一手所造成。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的晨早，同盟國由瑞上政府所通知，昭和天皇已頒勅令，接受無條件投降。中國戰區由日軍駐華派遣軍總司令代表投降，其所統屬兵力共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我統帥部乃劃分十六個地區受降，指定受降官如次：第一受降地點爲越南河內，受降官爲盧漢；第二受降地點爲廣州，受降官爲張發奎；第三受降地點爲汕頭，受降官爲余漢謀；第四受降地點爲長沙，受降官爲王耀武；第五受降地點爲南昌，受降官爲薛岳；第六受降地點爲杭州，受降官爲顧祝同；第七受降地點爲上海，受降官爲湯恩伯；第八受降點爲漢口，受降官爲孫蔚如；第九受降地點爲徐州，受降官爲李品仙；第十受降地點爲北平，受降官爲孫連仲；第十一受降地點爲濟南，受降官李延年；第十二受地點降爲洛陽，受降官爲胡宗胡；第十三受降地點爲郾城，受降官爲劉峙；第十四受降地點爲太原，受降官爲閻錫山；第十五受降地點爲歸綏，受降官爲傅作義；第十六受降地點爲台北，受降官爲陳儀。我軍進行受降，統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全權處理。八月二十一日日軍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派乞降使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飛抵芷江洽降，八月二十九日，陸軍總部副參謀長冷欣先飛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我大批空運部隊亦先後向京滬平各地挺進，以配合受降工作。

中共原企圖乘我主要受降部隊，還偏處西南各省，未能及早抵達受降地點及戰畧要地之際，打算破壞受降工作，慫恿日軍向其投降。幸而我最高統帥部及早規定受降地點，並暫保持日軍之建制指揮系統，使其擔任聯絡傳達。岡村寧次亦能謹奉天皇勅令，以我政府爲投降對象，在統一聯系狀況之下，始終能有秩序的接受並奉我最高統帥及陸軍總司令部之命令，分別飭令所屬向各受降主官投降。以日軍軍紀的嚴峻，服從性的堅強，乃秉承岡村寧次的指示，遵守我方的命令，實施投降。由九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中旬止，受降工作已次第完成。日軍的充分合作，紛碎中共的陰謀。

受降工作能順利開展，順利完成，基於岡村寧次的識大體，深明國際法，以軍人絕對服從的意旨去實行，在受降方面而言，岡村寧次殊有貢獻。後來，岡村寧次以戰犯之身，在軍事法庭受審，刺處徒刑；及徐蚌會戰，國軍失利，我政府乃假釋岡村寧次，以飛機送回日本，使岡村寧次終身感激，亦所以報岡村寧次當日投降以國府爲對象之誠意。其實，日本軍官對中國之寬大，多感激涕零，故對國府大恩大德，多有感恩圖報之心。聞國府現於台灣所實施徵兵制度，非常優良，乃國府遷台後，而從事計劃，乃由精於此道的日本軍官，偷渡赴台，竭誠協助而設計的。又聞曾任日軍駐華南派遣軍參謀長，亦偷渡赴台，擔任戰術教官，每次登壇講授，必沉痛流淚，表示中日兩國彼此慘受教訓，應緊密攜手，共搭亞洲於安全之石。故其對戰術一科，無不悉心指導，亦由於感恩圖報的存心。這兩項的消息是否屬實，不得而知，但日本軍人能重返家園，與家人團聚，開世界戰史最優待戰俘之例，稍有良知的日本軍人，當必感恩感德。張贛萍兄生前也和我談過勝利後駐防汀泗橋，日軍輜汽大隊長佐藤三郎少佐，對他表示衷心感激中國的偉大。當然，日本是一個島國，其民族的特性，惟我獨尊、偏狹、善變，那種優越感泯滅了感情，其中不少見利忘義，或自信重霸亞洲。對我們的「不忘舊惡」，「以德報怨」的美舉，視之爲傻瓜，東北的日僑，京滬各地的日商，在遣送歸國的時候，居然有對中國人說：「朋友，我們二十年後再見！」

安琴



一個最近逃脫「共散檔」的青年之見聞

中共阻止大陸難民逃港 大搞其所謂反偷渡運動

由於毛共的獨裁專制無比殘暴，因此迫得廣大人民羣眾，爲了自由、爲了生活、爲了前途，不惜離鄉背井，冒九死一生之危險，投奔自由的香港。這一來，更使毛共惱羞成怒，在聯合國的黃華公然胡說港澳及其它地區無難民，引起全世界公正輿論的駁斥。同時，毛共爲了阻止大陸難民繼續向港澳及其它地區逃亡，絞盡腦汁，拋出一項自認爲有效的法寶——「反偷渡運動」。我就是最近才逃脫「共散檔」統治來到香港的幸運兒之一，現就把我們鄉間開展「反偷渡運動」經過寫出來，或有助於海外同胞對毛共的瞭解。

「運動」一開始，由「反偷渡」領導（縣公安局保衛組負責人）主持召開羣眾大會（五類分子不但不准參加，而且派民兵看守罰無償的勞役），在大會上，那個毛幫小頭頭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地說：「今天召集大家來開會，目的就是要大家提高警惕，提高階級鬥爭覺悟，防止資產階級的『香風臭味』腐蝕我們無產階級的本質。但是，就是有一些人在毛主席的領導下，翻了身當家做主人，特別是年青一代，處在『福』中不知『福』，嚮往、羨慕香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甚至認爲香港自由、幸福，容易找工做，有前途。其實香港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是舊中國的寫照，香港是人間地獄，多少人偷渡過去找不到工作，飯都沒得吃，淪爲乞丐，睡在街邊，女的爲了三餐便被迫去做舞女、妓女，而且不少偷渡者受人欺騙，成爲『叛國投敵背叛社會主義祖國的『特務』……。」聽完報告之後，接着參觀事先佈置好的圖片及「資料」。

看樣子有的是實地拍攝的，因爲個個都是腳穿皮鞋，身穿西裝和帶着手錶的。看過圖片展覽之後，社員們更加不相信毛幫頭頭的胡說八道，因爲看到高樓大廈和穿西裝帶手錶的人，人人更加羨慕，接着便是依照安排分組進行討論。

「反偷渡小組」，將已有偷渡行爲的人編成一組進行討論，規定人人要發言，要將聽過報告之後對香港社會的認識和體會加以「聯繫實際」「觸及靈魂」進行發言。當然，在淫威之下，大家都說，聽過報告和參觀過圖片之後，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了，認識到偷渡是極端錯誤的，是「叛國投敵」的行爲，是「害己」、「害國」的。也有些比較聰明的人聯繫實際這樣說道：「通過聽報告及圖片展覽之後，使我認識到香港是無肉票、糧票、布票等證的，我們縱能走過去都一定會餓死凍死，我們『社會主義祖國』，一切都要票證，什麼要按照計劃供應。可以無憂無慮過日子……」。更有大膽的人說：「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理論聯繫實際，最好讓我們親自到香港體驗一下那裏人民的生活究竟如何辛苦，從而更能夠使我們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生長在毛澤東時代的幸福……」。

「反偷渡小組」認爲一般的社員羣眾多數都是不識字的文盲，因此，面讀（「反偷渡小組」印發出來的）資料，讀完之後啓發大家發言。但是新印發的資料，儘管毛幫不知打了多少折扣還說香港的工人每人每月祗有三百元港幣左右的收入，社員羣眾就聯繫實際地說：「我們辛辛苦苦在田裏勞動一個月，最多能記得三百工分

，每十工分以四角錢來核算，每月也祗不過十二元人民幣，而港幣折付人民幣，每百元將近四十元，香港的工人也起碼還有一百二十元人民幣，等於我們的十倍，他們的生活怎會辛苦呢？」

又如在資料上說：「香港不易找工做，容易失業，資本家每年要辭人，便在尾禡請大家吃飯，在飯上放一塊雞脾，即表示你已經開除了。」有一個女社員在發言中說：「『解放』二十多年來，我只有在過年才有雞吃，但是雞是養過不少，每到荒月，拿到市場上去出賣，再買回米來養命要緊，香港不要你做工還有雞吃，與我們相比，眞是天淵之別。」她接着還訴說她的丈夫一九五七年被「政府」無故劃為「右派」失業，趕回農村，且還要受管制。說到此處，主持討論的毛共幹暴跳如雷，站起來立即宣佈散會，並且說這裏一定是有「階級敵人」在背後搞鬼。事後那個發言的女社員被叫到公社去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其所受的迫害就難以想像了。

毛幫從來搞什麼運動，都是需要人人過關的，只不過術語有所不同罷了。在「反偷渡運動」中，就是那些為毛幫效勞賣命的走卒亦是一樣。所有幹部也要一一上台發言進行「鬬私批修」。且看看當日毛幫幹部嚮往羨慕香港實況：

我們的「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劉主席在發言中說：「在未開展這場『反偷渡運動』之前，自己也承認為香港比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好得多，產品的質量也大大超過我們，因此千方百計託在港澳有親友的人，弄個全鋼、自動、防水、防震、日曆手錶和弄輛「克佳路」單車與幾套呢絨服來，通過『反偷渡運動』之後，使我認識到這是貪圖享樂三洋（崇洋、羨洋、靠洋）思想的具體表現，幸得這次運動來得及時，把我羨慕香港資產階級思想扭轉過來……」。

另一個年輕的公社婦女主任在發言中說：「在未開展『反偷渡運動』之前，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是十分嚴重的，認為香港幸福、自由，聽人將歌子一樣終日在唱：『香港客，無一千有八百』，因此我也與人一樣起了同樣的一個念頭，在嫁老公時的原則標準是：一華僑，二港澳，三軍官，四幹部。通過這次運動，使我深刻地認識到這是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幸得這次運動來得及時，否則我會掉在資產階級的泥坑裏去……。」

（重生）

「滄桑閒話汪政權」出版

有人把民國歷史上的漢奸，分為「前漢」「後漢」「新漢」，前者王克敏；後者汪精衛；新者目下的台獨分子。正當「後漢」汪氏死去二十六年，仍為國族所不齒之際，竟有新漢起而效尤，令人百思莫解。

湘濤出版社出版之「滄桑閒話汪政權」一書，作者古龍先生以身經目擊的史實，將汪偽政權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道出，藉此台獨「新漢」猖獗之時，眞値得所有國民再讀三思。

每册定價三元六角。總經銷：㈠中環德輔道中一五一號環球大厦五〇一室「湘濤出版社」電話H四五六四二六。㈡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電話H七三五〇三三。

日本名稱蘿蔔味重 地下鐵萬不可再用

人傑先生：

別的不想談，只說「地下鐵」這個名稱問題。「地下鐵」的確蘿蔔味太重，明報曾建議改為「地車」。其實，遠在明報前，小弟早就對此名稱不滿了。素知 先生與明報是對頭，但「敵人反對的」，我們也不一定非贊成不可，因此， 先生可另改一名稱，但「地下鐵」卻不能用。

小弟對日本極為反感，尤其在與中共建交後，更對其人、其國不屑一顧，想先生亦具同感。

先生與明報對頭，從狹義說是私事。但堅持用地下鐵這名稱則有違眾望，諒 先生必有所取捨也。

一讀者敬上（十二月十六日）

人傑先生：

昨奉一函，論及「地下鐵路」正名問題，意猶未盡，再贅數言。

關於明報的建議，若不以人廢言，其出發點是正確的。至於是否用「地車」這個名詞，那是另一回事，倘先生對明報這項建議響應，絕不致予人立場不堅定的印象，反而有仁義可風之感，大丈夫該是非分明也。

這裏附帶說一件事：在下對日本的一切，有着一種說不盡的惡感，因此當本港無線電視某女藝員，往日本「學藝」回港後，大唱日本歌曲，似以此為榮，使在下打從心坎裏鄙視她。我曾給她寫過信，告訴她我們怕聽日本歌曲的靡靡之音，這種心情她也許無法體會，但請她不妨去問問她的父母。結果她沒有聽，日後更穿起和服來，眞是好一個日本藝妓型。

在此建議兩個名稱：「地龍」、「地道車」，先生以為如何？

一讀者再上（十二月十七日）

悼宋逸民先生

張仲仁

痛惜我所敬愛的孫樹平先生，於十月十八日晚突然患腦溢血逝世，放下了他所喜愛的文藝工作，使得千千萬萬仰慕他的讀者，悵然若失，無限痛惜。

先生平素治學嚴謹，學識淵博，尤其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心得，及追求眞理的精神，每每為着一句一字的註釋，不厭求詳的為讀者求引證，先生

實已至臻教不倦，學不厭的境地，但數今朝文壇，能有幾人？

憶六九年孫先生在萬人雜誌撰寫文章，對朗誦及國文批評建議，這是眾所週知。關於現今香港中文教材的錯誤百出，正須要學有專長的人才來從事修正。那時由家先兄海山任編輯，他常在電話中囑咐，要我注意讀者反映情形如何，因先生所寫的是有關學術性文章，故此要在朋友群中，尤其對文學有修養的讀者中，徵詢意見，然自孫先生的文章在雜誌上連續的刊出後，各方面各階層的讀者們，無不一致讚好，曾記得有人諷刺，香港是文化沙漠之地，而今結出了一顆靈芝草，能針對時弊，痛陳謬誤；如能得到教育當局的採納，是最好的教育方針，是造福下一代的偉大貢獻，但可惜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確令人可嘆可惜。

當在前段時間中，我曾時常將各方面的意見，綜合轉告編輯知道，因此談論中，提起孫先生的大名，比任何作者爲多，眞是雖未識荊，但神久已交。至去年四月才在先兄處偶然碰到了頭，介紹見第一次面。但眞正認識先生的時候，是在我最哀傷悲慟的去年六月二日，辦理家兄的喪事時，當時承先生賢伉儷整整陪伴幾天。記得先生輓家兄的哀詩，其中有兩句，「生我維父母，知我萍鄉客。」所謂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失去一位知己，內心的傷感，在此哀詩中表露無遺，由此可知先生與家兄友誼之眞純可貴。

前後不到年半時間，萬人筆陣折損兩根支柱，尤其先生的文藝工作，正在光芒畢露時期，忽傳文星殞落，突然失去了一位大眾良師，嘆文壇凋零，人才寥落，怎能不使千萬讀者震驚，而同聲哀嘆呢！

世俗以有名有利定身價，但名利終有敗裂的一天，唯有先生所遺存的文學著作，對中國文學的貢獻，可以說是無價之寶，將來遺傳千秋萬世，永垂不朽！而先生的尊名，亦將永留人心。

人如朝露，短短數十年寒暑，而先生有此卓然學識，遺留人間，得益後輩，想來應無遺憾！我們讀者大眾的良師，唯有祝你靜靜的安息吧！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出殯那天，我於十一時四十分鐘，匆匆將診所事務料理好，正準備赴殯儀舘參加執拂弔唁，向我尊敬的良師作家行禮，作最後的致敬！

然而，我卻將出殯的時間記錯爲下午一時，撥電話詢問殯儀舘時，時間已趕不及了，祇好作罷。至今還耿耿於懷，特爲文以悼念之，聊表寸心。

石硤尾天台學校未獲政府安置補償

要求輿論支持向當局交涉

萬人傑先生：

石硤尾安居計劃經已展開，因此敝會曾去函政府有關部門請求安置區內天台學校，而所獲答覆是敷衍從事，並無兼顧安置。但根據「石硤尾安居計劃」之目標，對於所有居民、店舖、工場、小販甚至街市攤檔一律妥善安置，惟天台學校獨付闕如，此事確屬極爲不公平。政府過去拆遷木屋區，未註冊學校都有舖位配給安置或合理補償，各方面都兼顧妥善處理，此次竟反常態，對於石硤尾已註冊天台學校則置諸不理，倘無合理安置亦無合理補償。

新區成立伊始，天台學校收容數以萬計失學兒童，對普及教育及社會貢獻，十餘年來，功不可沒。天台學校雖由不牟利志願機構主辦，而創辦者已付出一筆龐大欵項建築設備費用，如建築全部牆壁、鋼窗及一切設備檯椅校具等，一旦拆遷，則所有裝修費用化爲烏有，同時天台學校在兩三年內或未被拆卸校舍。但政府自從去年以來不停公佈拆建，影響學生人數大爲減少，最近徙置事務處又在報章大肆宣傳，現時即可協助安排天台學校學生往附近官津學校就讀，因此，天台學校遭遇打擊更加嚴重。

政府應立即採取「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設法補救，從速安置石硤尾天台學校於白田新邨，或其他新區津貼小學校舍或幼稚園校舍。況該等校舍裝修需時，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開學，素仰閣下言論公正，一言九鼎，懇請主持正義，賜予輿論支持，促請政府有關部門從速合理安置石硤尾天台學校，俾得會爲新區教育開拓有功之天台學校得以繼續興學育才，則社會幸甚，教育前途幸甚

主席鍾創業、副主席余永東、周圍謹啓。

明報寫文章侮辱廣東佬

萬人傑先生：

剪明報副刊一段，作者大罵香港廣東人爲愚昧無知下流，想先生是百分之百廣東人，不會以不能講中國話爲榮，說「阿拉不懂」來表示你是十足殖民地華人，不幸鄙人也係，可是要再學，爲時已太遲，並且豬脷已硬化，再也學不會。

明報同你們的報一樣，爲何能有這樣爲中共統一戰綫張目的文章出現？實在不解，請先生得閒解釋之。

阿尊上

（按：阿尊所指的是一言堂的日月壇專欄，文章題爲「說外國話」。）

中共默認教育面臨破產
工農兵讀大學全不中用

十二月份的中共「紅旗」雜誌在一篇文章中透露了在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隱憂。那便是毛澤東的「教育路綫」因遭遇各方面的阻力而面臨破產。

這篇作者署名「高戈」、以「扶植和發展革命的新生事物」爲題的文章，暗示毛澤東「從工農兵中選拔學員」的大學教育路綫業已「出現了問題」。而中共的「高級」部門各級頭頭，因那些問題而對毛澤東路綫「看不起、看不慣」和「不順眼」，產生了「信心不足的情緒」。

顯然，所謂「出現問題」，就是指教育質量低，「學員」成績差。

文章警告共幹在「智育」方面，「不能單純地看學員掌握多少書本知識」。同時強詞奪理地叫囂，毛澤東所規定的「高教」路綫這一「新生事物」，「是不可抗拒的」。又自我安慰一番，說什麽「一些由於缺少經驗而產生的問題，只要實事求是加以總結，是不難解決的」。

文章首先供認：「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工農兵上大學，這是貫徹「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一項重大措施，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中出現的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當然，在前進過程中也必然會出現一些新矛盾、新問題。……有的人對一些前進中出現的問題，不能作全面的歷史的分析，不善於區分主流和支流，或者自覺不自覺地用舊尺子量新事物，因而往往表現出看不起、看不慣，或者信心不足的情緒。這種態度和觀點都是不對的。教育革命深入到教學領域中去之後，當然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積累經驗的過程。同時，對於教育質量問題必須從德、智、體三方面來看：就是在智育方面，也不能單純地看學員掌握了多少書本知識，還要看三大革命運動的實踐知識學得怎樣，更要看理論聯繫實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如何。」

「紅旗」文章又施出「無限上綱」的慣技來威嚇抵制毛澤東路綫的頭頭。說：「對待新生事物，不同的階級有着截然不同的態度。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堅信革命的新生事物符合發展的方向和規律，是不可抗拒的。……在無產階級教育革命中，工農兵上大學這件新生事物一經誕生，就必然會克服各種阻力和困難成長起來。」

文章還可憐兮兮地發出哀鳴：「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不少『卑賤者』依靠長期的實踐和個人的鑽研，尚且能夠在科學文化領域中有所發明創造，那麽，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劉少奇一類騙子的修正主義路綫……有什麽理由說不能培養出大量無產階級的優秀人材來呢？一些由於缺少經驗而產生的問題，只要實事求是加以總結是不難解決的。」

文章還供稱：「有一些人把開門辦學這種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看作只是『出出進進』，這也『不順眼』，那也『看不慣』。……有的人既不眞正理解爲革命刻苦鑽研，加強基本理論研究的重大戰畧意義，缺乏攀只登科學高峯的雄心壯志；又不懂得有堅持政治統帥業務。……如果因爲新生事物在前進中出現了某些問題，就動搖起來，甚至加以挑剔指責，那就會同歷史前進的步伐背道而馳。」

大陸河北旱災嚴重
中共強迫人民節食

今年大陸旱災，以河北省最嚴重，而石家莊災情，爲該省各區之冠。

據「中國新聞社」在十五日報導中說：石家莊的嚴重乾旱，是半世紀以來所罕見，全區從春到秋，乾旱幾乎長至全年，降雨量較正常年景減少一百五十多毫米。

又據大陸消息透露：今年大陸糧食減產，約達三千萬噸。中共雖向美、澳、加等國購進了五百餘萬噸小麥，但仍要缺糧二千餘萬噸，導致各地發生饑荒。據悉：華北、東北有些地區的農村羣衆，紛向集體組織提出動用儲備糧的要求，中共指係受了「階級敵人」的煽動，蓄意破壞毛澤東的「備戰計劃」，已令飭各地對農民加強「政治和思想教育」，並以「批修整風」爲動力。

消息中又稱：中共爲了減少主糧的消耗，已下達「指示」，要各地在配給民衆的口糧時，搭配雜糧。但恐引起反抗，先擇重點試行，再擴及其

他地區。

由於糧食失收，野生植物又派用場，目前大陸所有工業用糧，均改以野生植物代替，連釀製醬料和食糖，也不例外。有些地區的共幹，在[illegible]強迫推行「計劃用糧」時，要民眾用菜葉或瓜莖等滲入米中混煮，以達到節糧的目的。

[illegible]

你的讀者梁耀基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共反無政府主義反而產生嚴重後果

前些時在大陸各地鬧鬨地開展起來的「反對無政府主義」活動，目下又似乎出現了反覆，那顯然是因爲採用強硬的手段非但未能把無政府主義思潮鎮壓下去，反而產生了出乎意料的嚴重後果之故。

十二月份中共「紅旗」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爲「靠『狠剎一陣』行嗎？」的文章，便坦承打擊無政府主義收到了反效果。那篇文章有幾段頗「精彩」的供述，先摘錄如左：

「前一時期，會經出現過一些紀律鬆懈，制度執行不嚴的現象一律叫做『無政府主義』，都採取『狠狠剎一剎，上綱上綫批一批』。誰知這樣做，雖『太平』一時，但沒過幾天，又是老樣子。」

「過去，我們把開會學習經常不參加，對某些規章制度不執行，工作時間遲到早退等紀律鬆懈現象，統統都說成是『無政府主義』，把有這種現象的人，劃入『狠狠剎一剎』的範圍」。

「那樣做，必然擴大打擊面，不僅不能改變落後面貌，反而使我們自己站到了羣眾的對立面。」

「我們把革命生產上不去，一概看作是羣眾『鬧無政府主義』的結果，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問題，這不是一種片面性嗎？」

以上四段話，已經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精華，也表達了共產黨的所謂「是非界限」的真諦，對着敵人聲勢洶洶，打贏了就實行「追窮寇」，低首下氣在所不計。總之，硬的不行就軟，軟的不行就硬；能收實效的即「是」，反之則「非」。說到底仍離不開功利主義。

試想，設使當初大陸廣大工人在中共「狠剎一陣」的淫威之下，一一俯首從命，「痛改前非」的話，結果又將會是怎樣？

姑不說那時工人們的必然死有餘辜，只論中共，到時還會輪到他們在中共「最高理論刊物」中爲文痛詆自我的「片面性」！

從這處，我們也應得到一點啓發，對付共產黨人應該堅持什麼態度。

（輝）

年青校工生性孤獨渴望能成為小說家

萬人傑先生：

我是個十九歲青年，祗唸了兩年初中，現在一所小學校裏擔任校工職位。我愛好讀書，每當工作完畢，必定拿起書來看，直至深夜。我最希望看的是名著小說：希望將來能成爲小說家。我天天在讀，天天練習，卻時時刻刻懷疑我的計劃。我拋棄了上夜學的念頭，傾全力於這願望中。若果不成功，我的前途不是完蛋了嗎？我能成功嗎？這問題經常在煩擾我。先生，你能爲我解答嗎？

我不大喜歡我周圍（學校中）的人；不知怎的，我一看到他們的缺點，便很憎恨！這顆仇恨之心，給我帶來無限苦惱。我一睜開眼，見到滿是我憎厭的臉孔。我曾設法驅逐這惡魔似的東西，但趕了這個憎惡的目標，另一個又從另一方走上來。爲什麼我一聽孩子們嘈吵之聲或其他種種令我不願聽的話聲時，便感到很不耐煩。當我自己一個人坐着，工作着或想着時，心裏會覺得很愉快，我是一個孤獨的人嗎？

人生到底是什麼？我活着究竟爲了什麼？凡此種種問題，終日盤旋我腦海中。我愈想愈虛空，生活像沒有什麼意義！我想逃避現實，但我不知逃到那裏去，躲在什麼地方才對？我想我最後會變成瘋狂！

先生！望你能爲這個徬徨無知的青年，指出一條明確的道路，解救解

倫敦衛報分析中蘇邊境衝突

倫敦衛報上刊出一則分析性的文章說，中蘇共邊境上戰鬪的消息來源是莫斯科的事實。衛報說，據說：五名蘇聯士兵被殺事件的報導，是上月作爲背景資料散發給蘇聯記者。

但是事實上，這則消息洩露給西方外交圈子，這強烈暗示蘇聯希望這件事宣揚出去。

衛報回憶說：一九六九年發生一連串的邊界事件，使莫斯科與北平接近戰爭，也是由莫斯科透露發生在烏蘇里江的首次衝突，及發生在談判緊要階段的稍後事件。

衛報說，自一九六九年九月以來，雙方同意將狀況冷靜下來，沒有什麼報告，但是在這三年的時間裏，從未發生過據稱上月發生的那類小事件，是難以令人相信的。

但是，即令這件事是一九六九年以來的首次，蘇聯決定宣揚出來，不可能有助於莫斯科與北平間的關係。

衛報以「蘇聯大做邊界文章」爲標題說：北平已有充分的理由，疑懼蘇聯沿邊界配置的大軍，並據各種報導自一九六九年來已有增強。

今天的北平似乎在暗示蘇聯的威脅，比以往更使人驚懼。

何不封他一個「騎牆黨」首領

萬人傑先生：

最近我從你的牛馬集裏讀到有關對馬先生的評語，在此，我頗有點感想，現特向你說：

記得多年前，余曾在大會堂恭聆過這位馬先生的「偉言」，當時他說：世界上最大的笑話莫過於老蔣所談的反攻大陸和老毛所稱的解放台灣。上述「偉言」，無非把國共雙方各打五十大板，盡其譏諷之能事。

馬先生一向在先施公司高踞優職，實則不辦公，專門搞人（白求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人家埋頭苦幹，踏踏實實；君不見很多老職工畢其一生替先施公司服務嗎？到頭來有何收益？在階級觀念而言，馬先生實非左仔之輩無疑。恰恰相反，他肯定地要給共產黨鬪垮鬪臭的！因此，余得出一個結論：倘若解放軍有朝一日操到香港來的話，馬先生的處境必然比小生姓高的老宗高先生在六七年騷動期間的處境還尷尬！

平日，馬先生以道貌岸然的姿態出現，來到大陸公司，跟售貨員點頭點腦，逛台灣民生公司的時候，也是笑口吟吟，其狀一若去修頓看乒乓和到希爾頓祝蔣壽一樣。

余昔日求學時，曾以「騎牆」一語求教於老師，所答未有盡然者，如今看看這位馬先生，他可為「騎牆黨」的首領了！（香港有很多黨，什麼籮頸黨、夾萬黨，等……何妨添多一項騎牆黨？）

澳門何某，年前他也像這位馬先生一樣；十．一，他去康樂館，十．十，他也給錢支助體育館。如今，他不是表明態度了嗎？由於他表明態度了，才能在每次交易會裏站在陳郁之前，行其開幕典禮也。

陳不明上

大陸糧食減產主因共幹消極

大陸農業歉收，糧食減產，遭受自然災害的侵襲，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主要還是由於人謀不臧所造成。

根據中共最近一再下達的「指示」文件和各地有代表性的報刊所透露：多數基層共幹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又趨復活，有的堅決不想再幹，有的情緒消極、怕擔風險，放鬆了領導。廣大農民，則憤恨中共對糧食搜刮的永無止境和變本加厲，因而對農業生產不感興趣，流亡到城市，因此影響勞動力的調配。就是有多少農業機械，也因無法配套或買不到零件，常年處於閉置狀態。在這方面，中共曾作如下供認：「根據各地調查和匯報的消息，發現有不少生產隊所購置的拖拉機、柴油機，由於機具不足或部份不全，有的有頭無尾，有的有尾少頭，長期在車棚裏睡大覺，對農田作業根本不能發揮作用。這是因農械製造廠只重主機的製造而輕配套，拒不製造零件，所以便出現「只造不修，一壞就丟」的現象。

更嚴重的是：有些公社購置拖拉機，不是用於農業方面，而是放下農活，而用拖拉機去替廠礦企業運貨賺錢。

萬人詩壇

壇主董力行

敬和袁暘照君六秩述懷原玉

梁莊

(一)不慕虛榮自潔身，滄桑世事幾經塵，我慚肉食難謀國，君有醫方普濟人，故里凋殘安入夢，他鄉洵美又何親，庭前教子唯忠孝，應記紅朝是暴秦。

(二)六旬歲月已躬臨，兩鬢鋪霜覺老侵，學易十年慚不學，吟哦廿載愧長吟，懸壺未敢誇生佛，養晦唯存濟世心，倘許餘齡能報國，豈甘伏櫪任浮沉。

(三)安貧隱晦志非窮，榮辱何曾介五中，松耐歲寒猶挺綠，竹經霜冷不沾紅，衰微世道吹歐雨，優美人情羨古風，家訓祖傳唯一正，媳兒守教且癡聾。

梁莊先生，和袁暘照先生原韻三律，允稱佳作，和韻之詩，既不牽強，復無痕跡，實爲難能者，其中佳句，「我慚肉食難謀國，君有醫方普濟人」，對仗極工，平仄亦好，第二首，「六旬歲月已躬臨，兩鬢鋪霜覺老侵」，第三首，「安貧隱晦志非窮，榮辱何曾介五中」，覺老侵，介五中，是爲最好押韻，壇主評。

奉和董力行先生「生辰述懷」原韻

林杉

(一)先生華誕近知之，聊和詩章當賀儀。文陣既攻如可已，沙場重返復何辭？同袍早報備鞍馬，志士待機動鼓旗。來日黃龍齊痛飲，牽猴帶狗勝斯時。

(二)幾多死別幾生離，魔鬼猶云未足奇。祗恣瘋狂貪殺戮，無嫌倒逆亂行施。罪魁自必遭腰鍘，臭史早經載口碑。肅淨妖氛思往事，黃花對讀正其時。

(三)鍾馗有像未懸門，鬼蜮潛踪播國魂。到處含沙能射影，此時流毒已侵根。人遭吸血猶敲髓，士誓旋乾復轉坤。

(四)解厄煩君施法力，步罡踏斗細推論。騏驥騰驤脫轡行，道途險阻未爲驚。看來氣節如松柏，讀到詩文見性情。黎庶飢寒常繫念，國家紛擾望安平。仲淹憂樂關天下，何況胸中具甲兵。

林杉先生，和鄙人之詩，「來日黃龍齊痛飲，牽猴帶狗勝斯時」，最爲有趣，北方有玩猴戲者，綿羊一隻，狗一隻，猴一隻，作各種遊戲，海角天涯，江湖浪跡。猴帶面具，狗跳圈，羊背騎猴，鑼敲口唱，狗猴繞場而走，童婦圍觀，擲錢爲樂，果眞痛飲黃龍，鄙人帶狗牽猴，容易發生誤會，見者必曰，「猴戲者，歸來矣」。

人生居處，隨遇而安，今日故鄉，已非昔比，年長者，皆已老死，年輕者，多不相識，丁令威化鶴歸來，城郭猶是，人民已非，即使還鄉，並無樂趣，政治害人，豈淺鮮哉。

敬賀力行兄國事有感原玉

曹卓吾

無端風捲一天塵，五步之間認未眞，故國久懷人欲老，蕭齋住慣鼠嫌貧，曾聞刻鵠原非鵠，不惜投身反束身，早歲若逢吾黨俊，與君携手滅嬴秦。

略改謝四新處士夏吳三桂詩

轉贈毛澤東

袁暘照

抗倭國力久消磨，三十年來禍患多，輔漢未能先覆漢，帝俄何必又仇俄，艮心早爲江青改，暴政難邀歷史歌，永夜鬼鳴應不寐，那堪思子淚滂沱。

醉月

李常謙

暑往寒來又復秋，星稀月朗照高樓。菊花美酒千杯飲，醉伴嫦娥作夜遊。

孤雁

李常謙

塞上迎霜逐落暉，青天碧海影微微。一聲霄漢關山白，萬里啼寒帶月飛。

村尾垂虹

韓粹然

(四)村尾垂虹兩道旁，芙蓉疇昔映波光，年年十六行通濟，時運通時更弄璋。

註：村尾俗呼大基尾，芙蓉爲生草藥，醫治奇難雜症多聚於彼，通濟橋正在於彼，佛山人每於農曆正月十六愛去，說是行過會有運行且可得男云。

崗心烟市

(五)崗心烟市倏烟消，除夕新年不日遙，鳳眼翠眉今已矣，紀綱仍在任塵囂。

註：此一景位於鳳眼氹，平日冷靜，但除夕新年暢旺，翠眉，大餚館名，紀綱，街名。

萬人協會秋季旅行勉成三律

馬天

青松觀小憩

青松溜細光，旗幟惜晴芳，弱柳垂秋緒，飛檐引殿廊，構思尋勝慨，興會入康莊，抱璞殘蓮柄，孤歡萍碎塘。

青山禪院

寒籟侵龍骨，懸流注薄苔，靈岩芝草淨，生意天風開，愈迹能通石，心源可渡杯，青山秋況裏，料有漢根哀。

登青山

萬協秋天律，精神健步傳，高攀看世面，延宕好山川，赤岸狂瀾闊，青襟怪夢連，旌旗動日色，潛力起龍淵。

俊人書店

香港灣仔芬域街金鐘大厦一三〇二室　　電話：五一一七三五〇三三

羅小雅最新創作

仙島是個美
的小地方，位
台灣石門水庫
岸，這裏發生
一段平凡而動
的故事，這部
是作者羅小雅
行回來，第一
以台灣作背景
小說，親臨其
，寫來細緻動
，是一部不可
得佳作。



定價港幣二元六角

「十二月之歌」是一部涵意深刻，構思嶄新，主題正確的作品，讀後發人深省，寓意深遠，扣人心弦，是一部清新的作品。



全書 228 頁
定價港幣三元

「淚滴蓮花」是青年女作家羅小雅新作之一，是曾在香港報章連載四個月，佈局新穎，刻劃入微，受到讀者歡迎，紛紛來函推崇，故刊印單行本，愛讀羅小雅作品，不容錯過。



全書 240 頁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夢迴日月潭」在「南華晚報」連載時，哄動台灣與香港，寫一個香港小姐在台灣與一個有婦之夫的相戀故事，故事哀感頑艷，盪氣迴腸，寫情寫景，歷歷如繪。對少女心情之刻劃，入木三分，堪稱羅小姐近年來代表之作。



全書 218 頁
定價港幣三元四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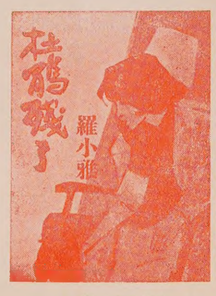
人是感情動物。雖然說理智可以戰勝感情，但卻不是絕對的。羅小雅小姐創作的「感情的節奏」，是一部敲擊着每個讀者心房的小說，故事是那麼動人，感情是那麼豐富，說出了金錢不能買到一切，你要愛一個人，就必須付出你的全部感情去愛他的眞理。這是一部難得的佳作。

「明眸」在暗藍的海上，海水暢快飛濺，我們的心靈自由，我們的思想無邊，迢迢的地方，風能吹到，海濤飛沫……她安息黃土裏，她的明眸卻永遠照耀，她給予書中女主角光明，帶給人們快樂，是一部盪氣迴腸的小說，女兒家的纖細心理，活現書中。



全書 272 頁
定價港幣三元五角

「杜鵑殘了」，杜鵑花是美麗而使人傷感的花，我們古代詩人常有詠杜鵑鳥杜鵑花的詩詞，無非寄托哀思和悽怨心情。杜鵑花壽命最短；在香港，每年正月開花，歷時三月，燦爛奪目。人的生命悠長，但很多人不懂利用時間，發揮其生命力。令她的生命變得黯淡，儘管生命是長久，沒有美麗的時光使人懷念。



全書 198 頁
定價港幣二元

外埠郵購可寄郵票代金或用劃線支票，另按書價三成(30％)加收郵費，當即寄奉。本社英文地址如下：

WISEMAN PRINTERS

Kam Chung Building 13th Floor Room No. 1302

3–7 Fenwick Street Wanchai, Hong Kong.





